叢書集成新編

九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五冊目錄

史地類

江蘇地理

吳船錄二卷	宋	范成大撰	知不足	一
江上雜疏一卷	明	彭宗孟撰	鹽邑	一一
揚州鼓吹詞序一卷	清	吳綺著	龍威	一六
雲間第宅志一卷	清	王澐纂	藝海	一九
桃溪客語五卷	清	吳騫撰	拜經	二二
金陵賦一卷	清	程先甲著	金陵	四三

江蘇地方史

中吳紀聞六卷	宋	龔明之紀	知不足	四七
平江紀事一卷附提要	元	高德基撰	墨海	七四
吳中舊事一卷	元	陸友仁撰	函海	七八
淞故述一卷附提要	明	楊樞纂	藝海	八四
吳乘竊筆一卷	明	許元溥著	指海	九三
虞鄉雜記三卷	明	毛晉輯	借月	九九
雲間雜誌三卷附提要	明	撰人不詳	奇晉	一一二
松江衢歌一卷	清	陳金浩纂	藝海	一二九
淞南樂府一卷	清	楊光輔纂	藝海	一三三
金陵歷代建置表一卷	清	傅春官纂	金陵	一三八

河北地方史

燕魏雜記一卷	宋	呂頤浩纂	藝海	一五五
京東考古錄一卷	清	顧炎武著		
潞城考古錄二卷	清	劉錫信撰		

河南地理

豫志一卷	明	王士性著	學海	一七三

河南地方史

汝南遺事二卷	明	李本固撰	借月	一七六

福建地理

泉南雜志二卷	明	陳懋仁撰	寶顏	一九一

福建地方史

閩部疏一卷	明	王世懋撰	寶顏	二〇一
閩小紀二卷	清	周亮工撰	龍威	二〇七

浙江地理 九

澉水誌二卷	宋	常棠撰	鹽邑	二一九
嘉禾百咏一卷	宋	張堯同著	學海	二二八
金華遊錄一卷	宋	方鳳撰	學海	二三五
景定嚴州續志十卷附揭要	宋	鄭瑤等撰	漸西	二三七
嚴州圖經三卷附圖、校字記	宋	陳公亮修	漸西	二六四
洞霄圖志六卷附提要	元	鄧牧編	知不足	二九八
游唤一卷	明	王思任著	寶顏	三二六
熙朝樂事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稗乘	三四〇

西湖手鏡一卷	清	季嬰輯補	借月	三四五
石註記箋釋五卷	清	鄭元慶箋釋	粤雅	三六一
湖壖雜記一卷	清	陸次雲著	龍威	三八五
硤石山水志一卷附提要	清	蔣宏任撰	別下	三九三
西湖紀遊一卷	清	張仁美撰	借月	三九八
清波小志二卷	清	徐逢吉輯	讀寶	四〇一
清波小志補一卷	清	陳景鐘輯	讀畫	四一一
浙江地方史				
會稽三賦註四卷附傳略、提要	宋 明	王十朋撰 南逢吉註 尹壇補註	惜陰	四一七
樂郊私語一卷附提要、補正	元	姚桐壽撰	寶顏	四三七
甌江逸志一卷附提要	清	勞大與著	龍威	四四五
東城雜記二卷	清	厲鶚著	粤雅	四四九
湖北地方史				
渚宮舊事五卷附補遺、提要	唐	余知古撰	平津	四六七
湖南地理				
岳陽風土記一卷附提要、辨證	宋	范致明撰	逸史	四八六
楚書一卷	明	陶晉英著	學海	四九四
楚南小記一卷	清	吳省蘭纂	藝海	四九八
蒙古地理				
黑韃事略一卷	宋	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	問影	五〇二
西北域記一卷	清	撰人不詳	龍威	五〇九
蒙古地方史				
譯語一卷		岷峨山人撰	紀錄	五一一
和林考一卷	清	黃楙裁撰	慶鶚	五二〇
和林詩一卷	清	李文田撰	靈鶼	五二一
吉林地理				
甯古塔記略一卷	清	吳振臣著	漸西	五二三
吉林外記十卷附刊誤	清	薩英額紀	漸西	五二八
熱河地理				
灤京雜詠二卷	元	楊允孚撰	知不足	五八一
出口程記一卷	清	李調元撰	函海	五八五
甘肅地理				
西陲聞見錄一卷	清	黎士宏著	學海	五八九
甘肅地方史				
西河記一卷	晉	喻歸纂	二酉	五九二
涼州記一卷	北涼	段龜龍纂	二酉	五九三
沙州記一卷	宋	段國纂	二酉	五九六
西河舊事一卷	清	張澍編輯	二酉	五九九
青海地理				
塞外雜識一卷	清	馮一鵬撰	借月	六〇二
貴州地理				
黔志一卷	明	王士性著	學海	六〇五
黔書四卷	清	田雯編	粤雅	六〇七
續黔書八卷	清	張澍撰	粤雅	六三五
黔游紀一卷	清	陳鼎著	學海	六五八

貴州地方史
黔記四卷　清　李宗昉著　問影　六六二
東三省地理
龍沙紀略一卷附提要、補正　清　方式濟撰　借月　六七四
東三省輿圖說一卷　清　曹廷杰撰　問影　六八二
東三省地方史
建州女眞考一卷　明　撰人不詳　寶顏　六八七

題詞

王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事物之外。然欲一游岷嶺。竟至死不果。蘇子瞻云。山水游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誠哉是言。予夢想函關劍棧。垂三十年。殆今顚毛種種。亦卒未償此願。范石湖吳船錄二卷。自成都至平江數千里。飽厭飫探。具有夙緣。其紀大峨八十四盤之奇。與銀色世界兜羅綿雲。攝身清光。現諸異幻。雲端雷霰電掣。如觀戰於昆陽。呼聲動地。屋瓦振飛也。蜀中名勝。不過石湖。鬼斧神工。亦虛施其伎巧耳。豈徒石湖之緣。抑亦山水之遭逢焉。雙亭陳士業書。

吳船錄卷上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是日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合江者、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煙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營在亭傍。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監司預焉。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余在郡時。每出東郭。過此橋。輒爲之慨然。東下五里曰板橋灘。自蜀都下峽灘之始也。

六月己巳朔。發槃累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兩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秦岷山道中。流渠湯湯。聲震四野。新秧勃然鬱茂。前兩旬大旱。種幾不入土。臨行連日得雨。道見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五十里至郫縣。觀者塞途。皆嚴裝盛飾。帟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者。自是而西州縣皆然。郫邑屋極盛。家家有流水脩竹。而楊氏之居爲最。縣圃大竹萬个。流水貫之。濃翠欲滴。未至縣二十里。有犀浦鎮。故犀浦縣。今廢屬郫。猶爲壯鎮。杜子美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辯之。唐元宗幸蜀。嘗以成都爲南京云。郫筒。截

大竹長二尺。以下留一節爲底。刻其外爲花紋。上有蓋。以鐵爲提梁。或朱或黑。或不漆。大率挈酒竹筩耳。華陽風俗記所載。乃刳竹傾釀。閉以藕絲蕉葉。信宿馨香達於外。然後斷取以獻。謂之郫筒酒。觀此。則是就竹林中爲之。今無此酒法矣。

庚午。二十里。早頓安德鎭。四十里至永康軍。一路江水分流。入諸渠。皆雷轟雪卷。美田彌望。所謂岷山之下沃埜者正在此。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

辛未。登城西門樓。其下岷江。江自山中出。至此始盛壯。對江即岷山。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山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自門少轉。登浮雲亭。李蘩清叔守郡時所作。取杜子美詩玉壘浮雲變古今之句。登臨雄勝。又登懷古亭。俯觀離堆。離堆者。李太守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懷古對崖有道觀。曰伏龍。相傳李太守鎖孽龍於離堆之下。觀有孫太古畫李氏父子像。出玉壘關。登山謁崇德廟。新作廟前門樓甚壯。下臨大江。名曰都江。江源政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此。故名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李太守疏江驅龍。有大功於西蜀。祠祭甚盛。歲刲羊五萬。民買一羊將以祭。而偶産羔者亦不敢留。併驅以享。廟前屠戶數十百家。永康郡計至專仰羊稅。甚矣其殺也。余作詩刻石以諷。蜀神聰萬一感動云。廟前近離堆。累石子作長汀以遏水。號象鼻。以形似名。西川夏旱。支江水涸。即遣使致禱。增堰壅水以入支江。三四宿。水即徧。謂之攝水。余在成都。連歲遣郡丞馮備攝水祠下。皆如期而應。廼得稔。親謁謝於廟。徜徉三樓而返。將至青城。再度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然。大略如漁人曬網。染家晾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皆失色。郡人云。稍迂數里。有白石渡。可以船濟。然極湍險也。五十里。一作十五里。早頓羅漢院。沿江行。由山脚入青城界。道左右多幽居。流水淙琤。脩竹彌望。晚漸入山。三十里至青城。由門曰寶仙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在丈人峯下。五峯峻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巖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嶽丈人。儲福定命眞君。傳記略云。姓甯。名封。與黃帝同時。帝從之問龍蹻飛行之道。本朝增崇祠典。與潛廬皆有宮名。此獨號丈人觀。先是。其徒以爲言。余爲請之朝。李蘩仁父適爲禮部侍郎。上議曰。按河圖括地象。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注曰。昌。即慶也。青城實岷山第一峯。會慶又符聖節之名。乃賜名會慶建福宮。余將入山而敕皆適至。乃作醮以祝聖謝恩。眞君殿前有大樓。曰玉華。登飛輪奐。極土木之勝。殿四壁孫太古畫黃帝而下三十二仙眞。筆法超妙。氣格清逸。此壁冠於西州。兩廡古畫尚多。半已剝落。惟張果老、孫思邈二像無恙。

壬申。泊青城山。始生之辰也。今春病少瘥。幾殆。僥得更生。因來名山醮祭。夜。道士就殿前作步虛儀。方升壇。有大炬出殿後巖上。色洞赤。周旋山頂。有頃滅。同遊者疾趨來觀。則無有矣。余默請於丈人。此燈正爲伏出者。當復見。使諸人共觀之。語脫口。燈復出。分合旋轉。若經緯然。食頃乃沒。觀人云。從來此峯無燈。四年前廿一見。今日山後老人村。耆耋婦子輩。聞余至此。皆扶攜來觀。村去此不遠。但過數繩橋。俗稱其

村曰壽浮。余以爲不雅馴。更名老宅。近來蹤蹯路通。語亦誠。

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堵牆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正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曰芙蓉平。道人於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雪山三峯。爛銀琢玉。出大面後。雪山在西域。去此不知幾千里。而了然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眞天下偉觀哉。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靈者有光。或又以謂龍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爲仙聖之所設化也。

甲戌。下山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有孫太古畫龍虎二君。在殿外兩壁上。筆勢犇放。雲煙飛動。孟孫筆之尤奇者。殿壁又有孫畫味江龍一堵。相傳孫欲畫龍而不知其眞。有丈夫過云。君欲識眞龍乎。忽變而夭矯。孫諦視。盡得之。觀稍久。一日遂去。即此畫也。舊壁宣和間取入京師。隨行。道士蒙名筆摹於新壁。今所在者。摹本也。晚宿范氏莊園。

乙亥。十五里。發青城縣。同年雅州守何正仲子方來見。招遊其莊。從園林。江水分流入縣。灘聲聒耳。以故人家悉有流渠脩竹。易成幽趣。四十五里。晚宿蜀州城外聖佛院。

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周氏三大第。皆高爽嚴潔。大抵沃埜所在。二百年不見兵火。居民屋室如法。有承平氣象。十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汎之。繫纜古木脩竹間。景物甚野。爲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郡守吳廣仲一有廣字撤舊四相堂。新之。名曰縣春。余謂不若仍其舊。四相謂唐李絳、鍾紹京等。皆嘗爲蜀州刺史者也。然但名四相。雖限定數。乃爲更名相業云。

丁丑。三十里。早頓江原縣。前曾識監紀季長招至其舊廬。所作善頌堂。季長之祖。與司馬溫公范太史同朝。相善也。論新法不合。歸。二公作善頌堂詩以送之。使歸藏其親。詩卷皆存。壁有趙清獻公宰邑時題字。季長之族祖溫藏。仁宗御飛白書。由谷所跋者。其末句擧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自字蓋後來所增。語意方全。山谷自稱洪州分寧縣雙井里前史官臣黃庭堅。蓋謫戎州時所跋。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及此郡送客畢會邑中。借居儀舍。皆滿。縣人以爲盛。成都萬里橋下之江。與岷江正派合於此。

戊寅。爲送客住一日。俄能發遣。分各歸。留者尚十五六。新津縣廨上雨傍風。無一席寬潔處。送客賃於相從。寂然竟日。忘其居之陋也。

己卯。大雨。不可登脩覺。脩覺者。新津縣對江一小山。上有絕勝亭。一望平野可盡。西川杜子美所謂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是。且霧雨昏昏。非遠望所宜。故不復登。辰初。以小舟下彭山。巳未巳到。與擊累船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玻瓈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漲怒濤。皆黃流耳。江上小山名蟆頤。用原平崗似江浙間。城中荷花特盛。處處有池塘。他郡種荷者皆買種於眉。號城悉是石街。最爲雅潔。前守王陽英昭祖所作也。昭一作暘景疎樓在子城上。舊草草。開舊樓在其角。尤不如今。其前多草木蔽虧。甑

所見。

庚辰。劉焞文潛招集於郡圃起文堂。堂名蓋爲東坡設對起文。又一堂。前守李石知幾所作。名元祐學堂。眉人云。李初揭堂名。輕薄子於郡前旗亭上亦書其榜曰淳熙酒肆。其俗大抵好論議。文潛。郡人也。眉郡治有古跡。在廳事後。太守不敢居。扃鑰奉祠之。又開軍資庫有一水甕。滿貯石子。每月朔亦祠之。仍增水石各一器。不知其幾年。而至今不滿。官府怪誕之事。未有如眉之鑑甕者。

辛巳。招送客燕於眉山館。與叙別。荔子已過。郡中猶餘一株。皆如渥丹。盡擷以見餉。偶有兩梓留館中。經宿取視。綠葉紅實。粲然。乃知韓常用蜜絡盛貯。徒欲透風。不知爲雨露沾濺。風日炙薄。經宿色香都變。試取數百顆。貯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遺高朱二使者。朱一作宋 亦兩夕到。二君回書云。風露之氣如新。記之以告好事者。

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至中巖。號西川林泉最佳處。相傳爲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又爲慈姥龍所居。登岸即入山徑。半里有喚魚潭。水出巖下。莫知淺深。是爲龍之窟宅。人拍手潭上。則羣魚自巖下出。然莫敢玩。兩年前有監司從卒浴其中。若有物曳入崖下。一作巖下 翌日屍浮出江上。又半里有深谿泉。凡五里至慈姥巖。巖前即寺也。凡山中龕灣亭院之榜。皆山谷書。山谷貶戎州。亦敘州也。有親故在青神。遂至眉遊中巖。自此不復西至。元不識成都。疑有所畏避云。入寺側出石礙半里餘。有三石峯。平正如高樓巍闕。巖巖奇偉。不可名狀。前二峯後一峯。如品字。前二峯之閒。容一徑。可以竝行。至中峯之下。有石室。諾矩那菴也。舊說有天台僧遇病僧。與一木鐵匙。曰。異日至眉之中巖。以此匙扣石筍。我當出見。已而果然。天台僧悅然識爲病僧。挈以赴海中齋會。既囘。如夢覺。自此中巖之名遂顯。三峯十八謂之石筍。余觀之。乃三石樓。筍蓋不足道。傍又有寶餅峯。數百尺。上侈下縮。其一古壺。亦甚奇怪。送客復集山中。遂留宿。初夜月出東嶺。松桂如濛蘋雪。與諸人凝欄極談。至夜分散。

癸未。早食後與送客出寺。至慈姥巖前徘徊。皆不忍分袂。復班荊小飲巖下。須臾風雨大至。巖溜垂下如布。雨映松竹。一作松柏 如玉塵散飛。諸賓各即席作詩。不覺日暮。遂皆不成行。下山復入宿寺中。

甲申。早出山至江。步與送客先歸者別。放船過青衣。入湖瀼峽。由平羌舊縣至嘉州。日未晡。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巖其半途也。呂憲使程詠之於雪堂。雪堂者。詠之昔亞堂之後一堂。深邃清涼。專以度暑。蓋取所藏雪圖挂四壁。而榜曰雪堂。將以館余。余不暇遷。然未行以前。蓋日遣吏。先是余造舟於敘。既成泝流泊於嘉市巢。而被召。自合江乘小舟至此。登新艦乃治裝。及減諸軍封椿。稍治一行私商匿稅之弊。例留數日。行館之側曰閒月堂。雖久不葺。然月正出前。舊名不虛。得城巢大石爲之。以備漲溢。雖庳而堅。儀門之榜曰犍爲郡。然非漢郡舊地也。尤多荔枝。皆大本。輪囷數圍。以九頂寺殿前種核者爲最。每歲憲司專之。

乙酉。泊嘉州。渡江遊淩雲。在城對岸。山不甚高。綿延有九山頂。故又名九頂。舊名青衣山。青衣。蠶叢氏之神也。舊屬平羌縣。縣廢併屬龍遊。躋石磴登淩雲寺。寺有天寧閣。即大像所在。嘉爲衆水之會。導江沫水

與岷江皆合於山下。南流以下犍爲。沫水合大渡河。由雅州而來。直搗山壁。灘瀧險惡。號舟楫至危之地。唐開元中。浮屠海通始鑿山爲彌勒佛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極天下佛像之大。兩耳猶以木爲之。佛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佛閣正面三峨。餘三面皆佳山。衆江錯流諸山閒。登臨之勝。自西州來。始見此耳。東坡詩但願身爲漢嘉守。載酒常作淩雲遊。後人取其語。作載酒亭於山上。

丙戌。泊嘉州。遊萬景樓。在州城傍高丘之上。瞰嘉登臨山水之勝。既蒙西州。而萬景所見。又甲於一郡。其前大江之所經。犍爲戎瀘遠山縹緲明滅。煙雲無際。右列三峨。左橫九頂。殘山剩水。閒見錯出。萬景之名。眞不濫。吹余詩蓋題爲西南第一樓也。九頂之傍有烏尤一峯。小江水繞之。如巧畫之圖。樓前百餘步有古安樂園。山谷常遊之。名軒曰涪翁。壁閒題字猶存。云見水繞烏尤。惟此亭耳。是時未有萬景。故山谷以安樂園爲勝。今不足道矣。下山入小巷。至廣福院。中有水洞。靜聽洞中。時有金玉聲。琅然清越。不知水滴何許。作此聲也。舊名東丁水。寺亦因名東丁院。山谷更名方響洞。題詩云。古人名此東丁水。自古丁東直到今。我爲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淸音。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泊嘉州。道近送人馬。歸者十九。留家嘉州岸下。單騎入峨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小峨。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峨一山。其高摩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即雅州江。其源自蕃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

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遝類壯縣。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袖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燃之發煙。意者熏祓穢氣。以爲候迎之禮。午後至峨眉縣宿。

癸巳。發峨眉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磵谷舂淙。林樾雄深。小憩華嚴院。過青竹橋、峨眉新觀、路口、梅樹埡、兩龍堂。一作兩龍堂 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七峯繞之。一作十二峯 背倚白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菴。人跡罕至。孫思邈隱於峨眉。茂真在時。常與孫相呼相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焉。並流至橋下。石壁深數十丈。窈然沈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爲一。以投大壑。淵渟凝湛。一作泓澄 散爲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綠麓。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爲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關溪上。攬得其一。上有一目。端正透底。以爲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嘗造有榜曰天下大峨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步步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峯頂之山腳耳。

甲午。宿白水寺。大雨。不可登山。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敕成都所鑄。有太宗、眞宗、仁宗三朝所賜御製書百餘卷。七寶冠、余珠瓔珞、袈裟、金銀鉼缽、奩爐、匙筯、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宮

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幡等物甚多。內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盛，一切衆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寧殿御札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尚方工作寶藏也。正面爲樓閣，兩傍小樓夾之，釘鉸皆以鍮石，極備奇靡，相傳紙用京師端門之制。經背則造於成都，用碧硾紙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經旛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縟葉之中，今不復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冶鑄甚朴拙。是日設供，且禱於大士，乞三日好晴以登山。

乙未。大霧。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磴，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轎強登，以山丁三十夫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轎。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山，言峻甚，足膝點於心胸云。過茅亭、猪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猴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煑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舁、錯數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在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沈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弊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鬖鬖，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數十間，無人居，中間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已申後。初衣暑綌，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驟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毳衲駞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鞾，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煑米不成飯，但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携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中，即雷洞山也。雲行勃如隊仗，既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一甌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

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

間。瑰奇勝絶之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有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卧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横亙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得與巖正相值，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圯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俊、楊光商卿、周傑德俊、高進士崑稚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瑟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亦至而光現。

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與後，梯斗下，與夫難著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絺綌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幕客范謨季申、郭明復中行、楊輔嗣勳，石湖集作商卿皆自漢嘉來會，而不及余於峯頂。食後，同遊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移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趵之，亂流以濟，故以名溪。白黑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稍潔，宿寺中東閣。

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雨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人肝。如層冰積雪，鑑輿下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過消毛坂、蠻蛛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邈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及洵朱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竈傍多奇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圖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迦之筆爲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迦源流所自。條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即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出塞西行，由靈武、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入伊吳、高昌、焉耆、于闐、疏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葱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處，遂至健陀羅國，謂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爛陀羅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陌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塔，故基。又西至波羅奈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蹟最夥。業自云別有傳

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圖。自鹿野苑西至摩竭提國。館於漢寺。寺多租入。八村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巍峯巋然。山北有優波掬多石室、及塔廟故基。南一作西南百里有孤山名雞足三峯。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在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河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村。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師子國伽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毀羅寺。謂之南印土。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有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峯。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迦蘭陀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嶺頭寺。一作烏嶽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漢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卻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所謂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太祖已宴駕。太宗即位。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修習。登峨眉。北望牛心、衆峯環翊、遂作菴居。已而爲寺。業年八十四而終。出牛心復過中峯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斗下。冒雨以遊龍門。躡蹤數里。蔽至一處。澗溪自兩山石門中湧出。是爲龍門峽也。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岸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盤石承之。激爲飛雨。濺沫蒲峽。舟過其前。衣皆沾濡透浹。又數丈。半巖有山竅。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即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有壁益峻。水益湍。迺回棹。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沾濡。著肌起粟。骨驚神悚、凜乎其不可以久留也。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眞奇絕。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之遊者。必以余言爲過。然其路險絕。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輿。躡草履。緣磴顚步於棧牙孔泉中。方至峽口。蓋大峨峯頂天下絕觀。蜀人尙自罕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縣中。

己亥。發峨眉。晚至嘉州。

庚子、辛丑。皆泊嘉州。

壬寅。將解纜。嘉守王亢子才留看月榭。前權守陸游務觀所作。正對大峨。取李太白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之句。郡治乃在山坡上。正堂之偏。有孫眞人祠。祠前有丹井。有石洞。亦有水聲如東丁。號

鳴玉洞。食後發嘉州。監司、太守前路相別。憲司吏獨棹葉舟過佛頭灘。設於堂中。予姪船上重下幄。盡歡側不免。謂易舟。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辯之。謂當作皤字。矜直肥滋州別駕。自號滋皤。或從其俗云。

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護鎮。岸有石如馬。村人嘗以雞豚之云不然爲怪。有里至犍爲縣。縣有江樓甚高爽。下臨長川。過縣二十里至下壩宿。

吳船錄卷下

甲辰。發下壩。百里。至敍州宣化縣。百二十里至敍州。綵亭午。敍。古戎州也。山谷謫居在小寺中。號大光崖。後人就作祠堂。并哀塑蹤刻其中。方山谷謫居時。嘗有鎖江亭詩。今江上舊基。則作新亭。頗如法。鎖江者。舊戎州在對江平坡之上。與夷蠻雜處。馬湖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夷自馬湖舟行必過舊州下。故聯鎖於江口。以防其出沒。今徙州治於南岸。而鎖江之名猶存。猶設鎖中流。但攔稅而已。舊州有韋皋紀功碑。巋然在荒榛中。對江諸夷皆重屋。林木蔚然。盛者猶荷蓧以觀客舟之過江。兩岸多荔子林。郡醞舊名重碧。取杜子美戎州詩。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之句。余謂重字不宜名酒。爲更名春碧。印本拈或作酤。郡有碑本。乃作拈字。

乙巳。發敍州。十五里有南廣江。來合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五里至瀘州江安縣。道中有灘。號張旗三灘。謂湍勢森急。張旗之頃已過三灘也。百二十里至瀘州。方申時。大雨中不暇登眺。瀘雖近年以爲帥府。井邑草草。不成都會。亦以密邇夷蠻故也。然在漢巳爲江陽縣矣。蜀中惟瀘敍之城。皆以屋蓋之。極類廣西。敍多瓶把。瀘獨全好。然猶不及桂林之壯。瀘敍對江即夷界。近城有渡瀘亭。竟不知諸葛孔明的從何處渡。或云。敍正對馬湖江。馬湖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

丙午。泊瀘州。登南定樓。爲一郡佳處。前帥晁公武子止所作。下臨內江。此水自資簡州來合大江。城上有

來風亭。瞰二江合處。於納涼最宜。梁介子輔所作。子輔蓋得末疾於斯亭。竟以不起。亭名疑讖云。

丁未。將解維。遞帥馬顯德峻移其江亭。比散風起。日亦曛。不可行。

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岸有廟。曰登天王。相傳爲昌光廟。事苻堅以破虜將軍平蜀有功。後其子紹即天王位。登天之名或以此。舟人至縣皆上謁。以魚爲享。無即以鮓。又以鳩摩羅什從祀。而享以餅餌。又有劉仙觀。在對江安樂山。劉仙名珍。隋開皇時人。山中出天箒木。葉上有篆文。如道士書符。人採以相贈遺。蜀中送客至瀘州歸盡。獨楊商卿父子、譚季壬德稱三人送至此。踰千里矣。乃爲留一宿以話別。譚季壬一作季王

己酉。發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漁洞。宿泥培村。

庚戌。發泥培。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自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路益陋矣。恭爲州。乃在一大磐石上。盛夏無水。土氣毒熱。如爐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氣尤毒。人喜生癭。婦人尤多。自此至秭歸皆然。承平時謂之川峽。自不同年而語。軍興。置大帥司。始總名四川。然法令科條。猶稱川峽。泊舟小溉報恩寺。熱亦不可逃。生平不堪暑。未有如此日者。

辛亥。發恭州。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有張益德廟。大觀中賜額雄威。紹興中封忠顯王。蒲氏舉族出此縣。大蒲死久矣。其族人猶貿墨。不復能大佳。亦以賤價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濆淖如屋。不可梢船。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州來合大江。大江怒漲。水色黃濁。黔江乃清泠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涪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爲四人。四人者。謂華人、巴人及廩君與盤瓠之種也。自眉嘉至此。皆產荔枝。唐以涪州任貢。楊太眞所嗜。去州數里有妃子園。然其品實不高。今天下荔枝。當以閩中爲第一。閩中又以莆田陳家紫爲最。川廣荔枝子生時。固有厚味多液者。乾之肉皆瘠。閩產則否。

壬子。發涪州。過羣豬灘。既險且長。水雖大漲。亂石猶森然兩傍。他舟皆蕩兀驚怖號呼。百二十里至忠州酆都縣。去縣三里有平都山仙都道觀。本朝更名景德。冒大暑往遊。磴道數折。乃至峰頂。碑牒所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山得道仙去。有陰君丹爐及兩君祠堂。皆存。祠堂唐李吉甫所作。碑亦有吉甫像。有晉隋唐三殿。制度卑庳狹不突兀。故能久存。壁皆當時所畫。不能盡精。惟惜殿後壁十仙像爲奇筆。豐腰妍擇。各各不同。非若近世繪仙聖者一切爲靡曼之狀也。晉殿內壁。亦有溪女等像。可亞隋壁。殿前潛丹池。不甚甘涼。滿山古柏大數圍。傳運司歲遣官點視。相傳爲陰君手種。余以成都孔明廟柏視之。彼止劉蜀時物。乃大此數倍。然段文昌修觀記已云峭壁千仞。下臨湍波。老柏萬株。上蔭峯頂。段時已稱老柏。或真陰君所植。直嘉瘦耳。陰君以煉丹濟人爲道業。其法猶傳。知石泉軍章森德茂家有陰丹甚奇。即陰君丹法也。觀中唐以來留題碑刻以百數。暑甚不暇徧讀。道家以冥獄所寓爲酆都宮。羽流云此地或是。晚行數十里。至竹平宿。

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有四賢閣。繪劉晏、陸贄、李吉甫、白居易像。皆嘗謫此州者。又有荔枝樓。樂天

所作。又行五十里至萬州武寧縣。八十里至萬州。宿在江濱。邑里最爲蕭條。又不及恭涪。獨諺曰。益存利夔最下。忠涪恭萬尤卑。然泝江入蜀者。至此即捨舟而徒。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即須十旬。

甲寅早。遊西山。萬有西山及岑公洞。皆可遊。岑叟事見嚴挺之碑。隋末避地得道。洞隔漲江。不暇往。西山之麓。登陂及山半得平地。有泉瀦爲小湖。作亭堂其上。荷芰充滿。四山紫翠環之。亦佳處也。山谷題字極稱許之。湖上有煙雲閣。取題中語也。食頃回。解舟。六十里至湖江口。水自開達州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巖。沿江石壁下。忽嵌空爲大石屋。即石壁鑿爲像。設前有瑞光閣。閣上石巖。如簷蓋之承。簷落巖下。排溜閣前。此景甚奇。然此水乃山頂田間溝澗之餘。旱則涸矣。閣前有大荔枝兩株。交柯蔽閣。入蜀道至此始見荔枝。巖壁刻字尤多。坡谷皆有之。坡書殊不類。非其親蹟。寺屋尤弊陋。昔有劉道者創之。劉死。葬巖壁以巖骨。今有石室處可辨也。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

乙卯。過午風稍息。遂行。行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蕝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癭。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頭頷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川月餘。方漸消散。守倅乃日取水於臥龍山泉。去郡十許里。前此不知也。

丙辰。泊夔州。早。遣人視瞿唐水齊。僅能沒灩澦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灩澦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況撒髮耶。是夜水忽驟漲。渰及排亭。諸簟舍亟遣人毀拆。終夜有聲。及明走視。灩澦則已在五丈水下。或謂可以僥倖乘此入峽。而夔人猶難之。同行皆往瞿唐祠白帝。登三峽堂。及遊高齋。皆在關上。高齋雖未必是杜子美所賦。然下臨灩澦。亦奇觀也。

丁巳。水長未已。辰巳時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唐口。水平如席。獨灩澦之頂。猶渦紋瀺灂。舟拂其上以過。摇艣者汗手死心。皆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傍觀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自然。不暇問。據胡牀坐招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敢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灩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灩澦大

如馬。瞿唐不可下。此俗傳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辯之甚詳。入峽百餘步。南壁有泉。相傳行人欲飲水。則叫呼曰。人渴也。泉出巖罅。盡一杯而止。舟行速。且雖梢泊。不暇考也。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皺皺然。而黑石灘最號嶮惡。兩山束江驟起。水勢不及平。兩邊高而中窪下。狀如茶碾之槽。舟楫易以傾側。謂之茶槽齊。萬萬不可行。余來水勢適平。免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淹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水寬少浪。可以犯之而行。余之來。水未能盡沒一作設草木。俱名草根齊。法亦不可涉。然犯難以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山亦差遠。夔峽之險紓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夕水大漲。灩澦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至巫峽則不然。恰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

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瀧稠險。濆淖洶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

在北岸。前後蔽虧。不能足其數。最東一峯尤奇絕。其頂分兩岐。如雙玉簪插半霄。最西一峯似之而差小。餘峯皆[illegible][illegible]非常。但不如兩峯之詭特。相傳一峯之上有文曰巫。不暇訪尋。自縣行半里。即入峽。時辰巳間。日未當午。峽間陡暗如昏暮。舉頭僅有天數尺耳。兩壁皆是奇山。其可擬十二峯者甚多。烟雲映發。應接不暇。如是者百餘里。富哉其觀山也。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神女廟乃在諸峯對岸小岡之上。所謂陽雲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云以諷襄王。其詞亦止乎禮義。如玉色頩以頳顏。羌不可兮犯干之語。可以概見。後世不詧。一切以兒女子褻之。余嘗作前後巫山高以辯。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眞人。廟額曰凝眞觀。從祀有白馬將軍。俗傳所驅之神也。巫峽山最嘉處。不問陰晴。常多雲氣。映帶飄拂。不可繪畫。余兩過其下。所見皆然。豈余經過時偶如此。抑其地固然。行雲之語。亦有所據依耶。世傳巫山圖皆非是。夔府官廨中所畫亦不類。余令畫史以小舠泛中流摹寫。始得形似。今好事者所藏。舉不若余圖之眞也。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於數里之外。或直至縣下。船過亦送數里。人以餅餌擲空。鴉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謂之神鴉。亦謂之迎船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艑掀舞。不當一槁葉。或爲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有寇忠愍公祠。縣亭二柏。傳爲公手植。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吒灘。其險又過東奔。土人云黃魔神所爲也。連接城下大灘。曰人鮓甕。很石橫臥。據江十七八。從人船傾側。水入篷窗。危不濟。間交代胡長文給事已至夷陵。欲陸行。舟車且參辰。義不可相避。泊秭歸以須之。

己未。泊歸州。峽路州郡固皆荒涼。未有若歸之甚者。滿目皆茅茨。惟州宅雖有蓋瓦。緣江負山。僻仄無平地。楚熊繹始封於此。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其後始大。乃有今荊湖數千里之廣。州東五里有淸烈公祠。屈平廟也。秭歸之名。俗傳以屈平被放。其姊女嬃先歸。故以名。殆若戲論。好事者或因作此姊歸字。倚郭秭歸縣。亦傳爲宋玉宅。杜子美詩云。宋玉悲秋宅。謂此縣傍有酒壚。或爲題作宋玉東家。屈邑與山縣。王嬙生焉。今有昭君臺。香溪尙存。城南二里有明妃廟。余嘗論歸爲州僻陋。爲西蜀之最。而男子有屈宋。女子有昭君。閫閱如此。政未易忽。

庚申。辛酉。泊歸州。歸故嘗隸湖北。近歲以地望形勢。正在峽中。乃以屬夔。是矣。而財賦仍隸湖北。歲輸止二萬緡。而一州兩屬。疲於奔命。非是。當別撥此緡補湖北。而併以歸隸夔。始盡事理。

壬戌。泊歸州。水驟退十許丈。沿岸灘石森然。人鮓甕石亦盡出。昨夕繫舟排亭。乃在半山間。移舟近東泊。從船遷徙稍緩。爲暗石所觸。水入船幾破敗。

癸亥。泊歸州。假郡中小圃。[illegible][illegible]緊[illegible]駐望洋軒。所謂圃者。崖上不能兩畝。花竹蕭然。有秭歸懷忠二小堂。前後山既高且近。窒塞壓迫而臨之。如欲覆壓。

甲子。泊歸州。長文自峽山陸行。暮夜至歸鄉沱。渡江往渡頭迓之。余前入蜀時。亦以江漲不可泝。自此路來。極天下之艱險。乃告峽州守管鑑。歸州守葉獻。倂熊浩及夔漕沈作礪。請略修治。先是過麻線堆下。入

告余不須登山。有淨居法寶於山脚刊木開路。盡避麻線之厄。縣尉孫某作小記。龕道傍石壁上。余感之。謂一道人獨能辦此。況以官司力耶。乃作麻線堆詩以遺四君。是時余改成都路制置使。號令不及峽中。故以詩道之。繼而四君皆相聽許。以鹽米募村夫。鑿石治梯級。其不可施力者。則改從他逕。除治十六七。商旅遂以通行。新制使之來。正賴此。然猶歎咤行路之難。特不見未修治以前耳。

乙丑丙寅。泊歸州。

丁卯。欲解船。而長文因留。復泊歸州。

八月戊辰朔。發歸州。兩岸大石連延。蹲踞相望。頑很之態。不可狀名。五里入白狗峽。山特奇峭。峽左小溪入玉虛洞。中可容數百人。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漢晉時山再崩塞江。所以後名新灘。石亂水洶。瞬息覆溺。上下欲脫免者。必盤博陸行。以虛舟過之。兩岸多居民。號灘子。專以盤灘爲業。余犯漲潦時來。水漫羨不復見灘。擊楫飛度。人顯以爲快。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洺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廟背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廟門兩石馬。一馬缺一耳。東坡所書歐陽公夢記及詩甚詳。至今人以此馬爲有靈甚嚴憚之。古語云。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其山岩巇紆日猶望見之。歐陽公詩中亦引用此語。然余順流而下。回首即望斷。如故之語。亦好事者之言耳。自此以往。峽山尤奇。江道轉至黃牛山背。謂之假十二峯。過假十二峯之下。兩岸悉是奇峯。不可數計。不可以圖畫摹寫。亦不可以言語形容。超妙勝絕。殆有過巫陽處。歐陽公所以泝峽來遊。正不爲黃牛廟也。黃牛峽盡。則扇子峽。蝦蟆碚在南壁半山。有石挺出。如大蟆吐吻向江。泉出蟆背山竇中。漫流背上。散下蟆吻。垂頤頷間。如水簾以下於江。時水方漲。蟆去江面幾丈餘。聞水落時。下更有小磯承之。張又新水品亦錄此泉。蜀士赴廷對。或挹取以爲硯水。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檥泊。相慶如更生。舟師嘗工。皆有犒賜。上下驩然。將吏以刺字通賀。不待至至喜亭也。舟將至平善壩。靑天烈日中。忽大風急雨傾盆。食頃。至壩下。風定雨止。晴色如故。若江瀆之神相送者。

己巳。發平善壩。三十里早食時至峽州。登至喜亭。歐陽公記。州宅有楚塞樓。山谷所名。古語曰。荊門虎牙。楚之西塞。夷陵即其地。自古以爲重鎭。三國時又爲吳之西陵。陸遜以爲夷陵要害國之關限。今吳蜀共道此地。但爲蕞爾荒壘耳。郡圃又有爾雅臺。相傳郭景純註爾雅於此。臺對一尖峰。曰郭道山。景純所居也。夷陵縣有歐陽公祠堂。草屋一間。亦已圮壞。對江渡即登峽山。陸路之始也。向余入蜀時。以漲江不可泝。自此徒行。備嘗艱厄。過渡有甘泉寺。山上有泉及姜詩妻龐氏祠。相傳爲湧泉躍鯉之地。傍近又有姜詩泉。此地之信否未可決也。百四十里至楊木寨。宿鄭堆。蜀都至漢嘉。則江之兩岸皆山矣。入夔州則山忽陡高。無不際雲者。自嘉以來。東西三千里。南北綿亙以入番夷之界。又莫知其幾千里。不知其幾千萬峰。山之多且高大如此。然自出夷陵。至是回首西望。則杳然不復一點。惟蒼煙落日。雲平無際。有登高懷遠之歎而已。

庚午。發楊木寨。八十里至江陵之枝江縣。四十里至松滋縣。二百十里至荊南之沙頭。宿沙頭。一名沙市。

辛未。泊沙頭。遣大堤。入城謁諸官。

壬申。癸酉。泊沙頭。江陵帥辛棄疾幼安。招遊渚宮。敗荷剩水。雖有野意。而故時樓觀無一存者。後人作小堂。亦草草。舊對此有絳帳臺。今在營寨中。無復遺跡。章華臺在城外野寺。亦僅存梗概。詢龍山落帽臺云在城北三十里。一小丘耳。息壤在子城南門外。舊記以爲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爲牧。掘之六尺。得石樓如江陵城樓狀。是歲霖雨爲災。用方士說復埋之。一夕如故。舊傳如此。近歲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畚其土於傍。以俟報應。往往掘至石樓之簷。則雨作矣。雨則復以故土還覆之。不聞其壤之息也。然掘土而致雨。則辛幼安云親驗之而信。

甲戌。泊沙頭。

乙亥。移舟出大江。宿江瀆廟前。

丙子。發江瀆廟。七十里至公安縣。登二聖寺。二聖之名。江湖間競尙之。卽在處佛寺門兩金剛神也。此則遷之殿上。傳記載發跡靈異。大略出於夢應。云是千佛數中最後者。一名婁至德、一名青葉髻。江岸甚險。歲時巨足跡印其處。則險止。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對岸宿。縣下石磯。不可泊舟。

丁丑。發石首。百七十里至魯家洑。自此至鄂渚有兩塗。一路遵大江。過岳陽及臨湘、嘉魚二縣。岳陽通洞庭處。波浪連天。有風卽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魯家洑入沌。沌者、江傍支流。如海之浦。其廣僅過運河。不畏風浪。兩岸皆蘆荻。時時有人家。但支港通諸小湖。故爲盜區。客舟非結伴作氣不可行。偶有鄂兵二百更戍。欲歸過荊南。遂以舟載。使偕行。自魯家洑避大江入沌。月明行三十里宿。

戊寅。己卯。皆早暮行沌中。

庚辰。行過所謂百里荒者。皆湖濼茭蘆。不復人跡。巨盜之所出沒。月色如晝。將士甚武。徹夜鳴艣。弓弩上弦。擊鼓鉦以行。至曉不止。

辛巳。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監司帥守劉邦翰子宣而下。皆來相見邀飯。皆曰未敢定日。及欲移具舟次。余笑曰。若定日。則莫若中秋。張具則莫若南樓。衆亦笑許。

壬午。晚。遂集南樓。樓在州治前黃鶴山上。輪奐高寒。甲於湖外。下臨南市。邑屋鱗差。岷江自西南斜抱郡城東下。天無纖雲。月色奇甚。江面如練。空水吞吐。平生所過中秋佳月。似此夕亦有數。況復修南樓故事。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向在桂林時。默數九年之間。九處見中秋。其間相去或萬里。不勝漂泊之歎。嘗作一賦以自廣。及從成都。兩秋皆略見月。十二年間十處見中秋。去年嘗題數語於大慈樓上。今年又忽至此。通計十三年間。十一處見中秋。亦可以謂之游子。然余以病乞骸骨。儻恩旨垂允。自此歸田園。帶月荷鋤。得遂此生矣。坐中亦作樂府一篇。俾鄂人傳之。水調歌頭。細數十年事。十處過中秋。今年新夢。忽到黃鶴舊山頭。老子个中不淺。此會天教重見。今古一南樓。星漢淡無色。玉鏡獨空浮。斂秦煙。收楚霧。熨

江流。關河離合。南北依舊照淸尊。想見姮娥冷眼。應笑歸來霜鬢。空敝黑貂裘。釃酒問蟾兔。肯去伴滄洲。所謂十一處見中秋。今略識於此。始自酉年計之。是年在東觀。戌年艤船松江垂虹亭下。亥年汎陽羨荊溪。子年守括蒼。丑年內宿玉堂。寅年使金。次睢陽。卯年自西掖出泊吳興城外。辰年歸石湖。巳午年帥桂林。未申年帥成都。而今酉年客武昌也。

癸未。泊鄂州南樓。月色如昨夜。

甲申。泊鄂州。蜀兵遠戍者。封椿裹糧之具。至此當盡數貿易。非三日不可了。故爲之留。統帥李川邀看新寨。鄂營皆茇舍。今始易以瓦屋。方畢四分之一。登壓雲亭。則前後盡見。周給井井。甚有條理。將司中又有雅歌、鼕暇二堂。皆面江山登覽超勝。

乙酉。丙戌。泊鄂州。遣遞兵之卒歸成都。

丁亥。風作不可行。

戊子。早。解維。欲出江。風不已。至暮益甚。又留一夕。土人云。江上社前後輒大風數日。謂之社風。上下水船悉不行。果然。

己丑。社風稍緩。解維。小泊漢口。漢水自北岸出。淸碧可鑑。合大江濁流。始不相入。行里許。則爲江水所勝。混而一色。凡水自兩岸出於江者皆然。其行緩。故得澄瑩。大江如激箭。萬里奔流。不得不濁也。午後風息。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之名。所在多有。凡水參會處皆稱之。

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皐亭下。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見所謂亂石穿空。及蒙茸巉巖之境。東坡詞賦微夸焉。郡將招集東坡雪堂。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東坡下居時。是亦有取於風水之說。前守鳩材欲作設廳。已而輟作雪堂。故稍宏壯。堂東小屋。榜曰東坡。堂前橋亭曰小橋。背後人旁緣命之。對面高坡上。新作小亭曰高寒。姑取水調中語。非當時故實。然此亭正對東岸武昌數峯。亦登覽不凡處。晚過竹樓。郡治後赤壁山上方丈一閒耳。轉至棲霞樓。面勢正對落日。暉景明麗。晴霞亙天末。倂染川流。赬黃醲紫。照映上下。蓋日日如此。命名有旨也。樓之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皐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棲霞云。黃岡岸下。素號不可泊舟。行旅患之。余舟亦移泊一灣渚中。蓋江爲赤壁一磯所撄。流轉甚駛。水紋有暈。散亂淵合。全如三峽。郡議欲開澳以歸宿客舟。未決。

辛卯。發黃州。四十里過巴河。水淸澈。自北岸入。濁流如漢口。通行二百三十里。至桐木溝宿。

壬辰。發桐木溝。八十里至馬頭宿。

癸巳。發馬頭。百二十五里至江州。泊琵琶亭。前守曹訓子序新作。通判呂勝己隸書琵琶行。刻石左方。

甲午。泊江州。登庾樓。前臨大江。後對廬山。背面皆登臨奇絕。又名山大川。悉萃此樓。他處不能兼有此。獨擅之。庾元亮故事。本是武昌南樓。後人以元亮嘗刺江州。故亦以庾名此樓。然景物則有南樓不逮者。樓下思白堂。正直廬山雙劍峯。相傳此名最不利。郡中每二百年輒有兵禍。父老久願更名而無定論。余欲

取東西二林所在。名之雙林。

乙未。泊江州。早出南門。去城百里至漲溪。溪水闊尋丈。從流荒田中。瀦爲小湖。郡守潘慈明伯龍。新作周先生祠堂。及小亭於溪上。三十里至太平興國宮。在聖治峰下。左則香爐石頂諸峯。右則獅子蓮花諸峯。面對嶄黃諸山。形勝之地也。宮之領神曰九天採訪使者。唐開元中。見夢元宗。作廟於此。南唐號升元府。本朝更宮名。而加號使者曰應元保運。相傳唐創廟時。材木皆浮出江上。命曰神運。云紹興初。賊李成破江州。縱兵大掠。焚宮殆盡。所存止外門數間。其後道士復修建。惟眞君之殿差如法。餘率因陋就簡。從屋在山下及澗之外者。今皆灌木生之。殆不可復矣。又道士張各自開戶牖。荒涼之象可掬。入山五里至東林寺。晉惠遠師道場也。自晉以來爲星居寺。數十年前始更十方。樓閣堂殿。奇巧巨麗。然皆非晉舊屋。虎溪涓涓一滿。不能五尺闊。遠師送客。乃獨不肯過此。過則林虎又爲號鳴焉。白蓮池亦不復種花。獨遠公與十八賢祠堂。猶榜曰蓮社。山上五杉閣。皆杉也。近年爲主僧所伐。閣後舍利塔。鳩摩羅什所攜來以獲者。其屋又南唐時所改作。獨聰明泉如故。殷仲堪與遠公談易處也。凡山之故物。如婆娑壁扇。皆已不存。承平時獨有晉安帝輦、佛馱耶舍革舃。謝靈運貝葉經。更李成亂。今皆亡去。成屯此寺。故與西林併得不爇。而唐以來諸刻皆無恙。最可稱者。李邕寺碑。開元十九年作。并張又新碑陰。大中十年作。李訥兀兀禪師碑。張庭倩書。顏魯公題碑之兩側。略云。永泰丙午。眞卿佐吉州。夏六月。次於東林。仰廬阜之爐峯。想遠公之遺烈。升神運殿。禮僧伽衣。觀生法師麈尾扇。謝靈運翻涅槃經。貝多梵夾。忻慕不足。聊寓刻於張李二公耶舍禪師之碑側。自魯公題後。世因傳此石爲張李碑。又有柳公權復寺碑。大中十一年作。書法尤

遒旭。又有李肇、裴京、諸紳等碑。皆在。遠師塔寺西數十步。晉杉存焉。出虎溪門。隔路有澗從東來。澗上峯如屏障。翠樾蔽密。絕似杭之靈隱之飛來峯下。余囑主僧法才作亭。名曰過溪。呼山夫鋤治作址。一夕畢。僧約以冬初可斷手。自是東林增一勝處。而余於山中。亦附晉唐諸賢以不朽矣。寺東北隅有新作白樂天草堂。樂天元和十年爲州司馬。作堂香爐峯北。遺愛寺南。往來遊處焉。後與寺並廢。今所作非元和故處也。遠師塔西。即西林寺。惠永師道場也。案諸碑。始於僞趙時竺曇現而成於惠永。規摹大略似東林而微小。此地舊名香谷。永先作此寺。遠徙而爲鄰。號東林。至今稱二林焉。主寺久不得人。廊廡缺壞。榛莽生之。惟殿堂僅存。獨餘主院一僧。余入山時亦竄逃不見。寺有西林道場碑。隋太常博士渤海歐陽詢撰。大業十二年作。而不著書人姓名。筆意清潤。微有肉。酷似虞永興。然結字之體。則全是率更法。疑詢在隋時作此體。入唐始加勁瘦刻削也。顏魯公題其碑額之上。亦以永泰丙午歲遊東林時來。大略謂緬懷遠現之遺烈。躋重閣。觀張僧繇畫佛像。梁武帝懸綿繡鏤叢。因題歐陽公識永公碑陰。然其實乃題碑額之上。非碑陰也。碑陰別有大中時遊人題名。筆法亦不凡。還宿東林。

丙申。離東林。飯太平宮前草市中。過清虛菴。在撥雲峯下。晚入城。廬山雖號九疊。然其實不甚深。山行皆繞大峯之足。遠望只一獨山也。然比他山爲最高。雲繞山腹則雨。雲罩山頂則晴。俗云。廬山戴帽。平地安竈。廬山繋腰。平地安橋。此語可與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爲對。

九月丁酉朔。泊江州。風作。終日不行。

戊戌。風小止。巳時發江州。回望廬山。漸東而高。不復迤邐之狀。過湖口。望大孤如道士冠。立碧波萬頃中。亦奇觀也。九十里至交石夾宿。

己亥。發交石夾。東望小孤如艾炷。午後過之。彭浪磯在其南。風起波作。又行食頃。通行八十里。泊澂背洲。欲泊馬當。風甚不可前。江中有風。則白頭浪作。使不可行。

庚子。風未止。強移船數里至馬當對岸小港中泊。

辛丑。風少緩。移舟五六里。風復作波斯夾。泊夾中。浪猶洶湧。

壬寅。泊波斯夾。日暮風息。月明欲行。船人鬨云。小龍見於岸側。競往觀。則已夜。

癸卯。發波斯夾。至皖口北岸。淮山相迎。綿延不絕。霧皖瑯琊。雲物縹緲。生平未曾著脚處也。南岸自牛磯順汊行。幾二一作三百里至長風沙下口宿。

甲辰。發長風沙。百里午至池州池口。泊望淮亭。去城尚十餘里。夜大風。舟檝搖蕩。達旦不寐。

乙巳。泊池州。入城。登九華樓。作重九。風雨陡作。懶至齊山。望之數里。聞一土山極庳小。上有翠微亭。特以杜牧之詩傳耳。九華稍秀出。然不逮所聞。夜移舟出江。却入南湖口。泊非水亭。

丙午。離池州。十數里風作。泊清溪口。

丁未。泊清溪。九華所謂九峯者。至此始見之。

戊申。發清溪。泊長風沙。

己酉。發長風沙。入夾行。晚泊太平州。

庚戌。登淩歊臺。宋武帝所作。爲登臨往跡。更兵燼重修草草。道徑亦蕪莽不治。塔寺亦蕭索。

辛亥。發太平州。

壬子。至建康府。泊賞心亭下。

癸丑。集玉麟堂。

甲寅乙卯。泊建康。從留守權密建安劉公行。視新修外城。自賞心亭渡南岸。由舊二水亭基登小輿。轉至伏龜樓基。徘徊四望。金陵山本止三面。至此則形勢回互。江南諸山與淮山團欒臨接。無復空闕。唐人詩所謂山圍故國周遭在者。惟此處所見爲然。凡遊金陵者。若不至伏龜。則如未始遊焉。一城之勢。此地最高。如龜昂首狀。樓之外即是坡壠。綿延無際塹。自古爲受敵處。相傳曹彬取李煜。自此入也。行城十之九。乃下登舟至清溪閣。南朝諸人爲遊息處。比年修治爲閣及小圃。傍有空地可種植。隸漕司不可得。自清溪汎舟。還集玉麟。

丙辰。發建康。

丁巳。泊長蘆。襆被宿寺中。此爲菩提達磨一葦浮渡處。寺在沙洲之上。甚雄傑。江波淙齧。行且及門。寺前舊有居人。今皆蕩去。岸下不可泊舟。移在五里所一港中。寺有一葦堂。以祠達磨。

戊午。開啓法會。慶聖節道場畢。登舟。

己未。至鎮江府。聞已閉。運河淺淤。買小舟。盤博不勝煩勞。

庚申辛酉。泊鎮江。

壬戌。發鎮江。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鄉墟。蕭然有漁釣舊想。不知其身之自天末歸也。

癸亥。盡夜行。

甲子。至常州。

乙丑。泊常州。

丙寅。發常州。平江親戚故舊來相迓者。陸續於道。恍然如隔世焉。

冬十月丁卯朔。雨中行不住。

戊辰。未至滸墅十里所泊。

己巳。晚入盤門。

江上雜疏

彭宗孟撰

彭孟公江上雜疏叙

今年五月友人彭孟公以迎侍至京口又一月東歸出一編示余則江上所韻之爲詩而筆之爲疏若記也孟公詩故旅麗清新乃北固焦山諸什氣韻更超矣疏記巧骨冷語上者劉臨川世說次者蘇長公短札洵絕遊雅製也葢世稱爲遊者非宦遊則客遊耳然宦遊也而夾簡書則有遊資而無遊暇客遊也而困餱糧則有遊暇而無遊資即有其暇與資矣而其人不文江山之勝能以屐盡而不能以筆留轉盼之間昔之所徘徊嘆咤以爲奇絕者盡付之夢境而杳然無以舉其景嚮是又爲有遊名而無遊實今孟公承尊人之庇處不宦不客之間故得腹飽公庾而目飽私景其以迎親而遊則遊而若歸也其以遊歸而又有是編在則歸而若遊也故不居遊之名而巧於收遊之實者是則孟公之遊而已矣夫人生世不過百年其中大半家食閱歲或一出遊遊或不及旬日至有風雨爲祟未達所届而中返者愧往歲同孟公遊武林余觀濤浙江孟公病不能從無何孟公入西山余又病不能從我兩人每語及輒嘆人事靡常而勝跡易阻余今齒近三十矣乃南武不得至會稽北武不得踰毘陵其爲志若九州不足處而踪跡則似伏井之蛙卽余亦自醜而諱言之昔人閱山水畫而與青鞋布襪之想則是編也其彭氏之歸藏而胡氏之祖龍也矣

丙申仲秋友人胡震亨孝轅叙

江上雜疏跋

嘗鼎一臠可知其味窺豹一班可見其彩古者稱三不朽王太傅以德掩其言韓魏公文章不及永叔三代而下唯諸葛武侯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然而偏伯之相徒有復漢之志耳若我師繡衣彭公者其殆兼三立而振千古也乎公舊按楚保障吾國惠鮮吾民抗親藩之請求蠲敵賦之悉索巡方者例朞月而徧而公以四年葢非獨監之實撫之矣以故方城之衆沐浴膏澤深不能忘卽窮鄉下里孺子婦人無不尸祝而誦公者其德之入人若此也城以戊午省試得出公門下已未釋褐又承乏於公之邑歲朝月旦趨謁庭階猶及拜公尊人昭毅將軍門有萬石之風巷無一車之貴益信公之治本諸身以御於家邦靡三代後人所易言也城以擁帶之儔每因利病請間於公未敢泛及文章事癸亥長至後邑乘將成復羅文獻得公昔所爲江上雜疏讀之其叙述景物則風雅之倫也其寄託胸懷則騷人之致也乃更見孝弟之性而無隣恻之感知公之文欲與道德事功並垂無極而徒工槃帨者有所不能几至於篁什以來則又以其才經綸天地而不肯以篇句示人固其所小者不獨歐陽而所企者豈徒管樂請未獲命則姑以俟之異日聊出此以與天下窺之嘗之云爾天啓甲子元夕知海鹽縣事黄岡門人樊維城頓首拜手謹跋

彭孟公江上雜疏

璽邑志林第五十一帙

黃岡門人樊維城彙編

社友姚士麟　訂閱

表姪鄭端胤　劉祖鍾

久不至江上偶家君自秦量移余以迎侍復游京口時家君未至以暇遍步江上諸山蒼翠澄鮮波濤澎湃蕩心豁目枯腸中如得瓊露慰我渴饑余素不善麴主胸中磊磈政須以此澆之耳

五月二日舟中記

夜臥江上潺湲有聲梵響鐘音相錯到枕塵氛都盡中宵起坐自覺灑然也

潤州四面阻山其左遠而北孤懸一脈廣可二尺長數十百武宛轉若游龍至江濱忽回顧衙向峙左右兩翼環抱諸山自西北來南轉而東皆拱揖向之卧午石當其面政如印此確是回龍顧祖與王猛祖丘絕相似甘露寺踞其巔開山者有意也

雨中步江上諸山雲水翳然蒼翠沾人衣袂若遠若近倏忽改狀眞令人應接不暇不久且別奈何奈何午日書

是日競渡挽船人駕五色龍舟甲冑宛然旌幢紛若入巾服各如其色宛轉跳躍若飛士服女婦俱袨服傾國出游綠楊萬樹中紅紫若繡映水盡作絳霞與雲物相斐亹康莊閒填委幾不能步輕薄少年多窄服雜揉都無顏色可爲風俗一慨

甘露寺有麥幡二掛纓絡寶珠萬花千葉色色如鏤乍見之必以爲金縷也

玉山下有人以長絙墜石測其淺深凡四千八丈他處不可睫

獨坐江干莫可與語偶入銀山禪院有無相老師已七十餘矣俯臘高潔出語皆眞諦其上座知休頗好客剪山蔬施食食予又誇蹤者談理亦玄著且知詩出手卷索題爲成一律因設淨水供爲予淨垢蔭長松下久之乃歸筆此爲異日蓮社中一大緣也

金山南面石塔中有秀頭陀者閉關精進已四十年矣已丑歲曾入山起居距今八載而神明彌茂放參之暇都無一言眞有道者也

金山禪堂中有一講師忘其名高座說法若墜天花偶一孝廉負時名者首問和尚何爲無情有情和尚言公自見無情有情山僧不知何者是無是有孝廉無語因乘銳問予心外可有法否予應聲曰外在何處講師亦無語

月夜步江上澄波萬頃四山或爲有無蒹葭蕭瑟風露泫然沾衣因誦坡公兩賦中語慨焉千古也

乙未春潤州民家有牛生麟身皆作五色龍鱗遍室火光若晝以爲怪也椎殺之一日而甦復斃之議者謂是麟乃以聞於守瘞於北固之西南謂之麒麟塚立碣其側

坡公云吾平生無他嗜獨好佳紙筆墨予亦有此癖寄江上日久索書者頗多匣中所携穎生禿盡買之於市不堪畫塼爲之悵慨異日者出游當令中書君百輩相隨毋令緩急乏人也

潤州山水當以焦山爲最幽曠奇絕他莫之比次則金山之鉅麗然頗爲俗置所穢緜邈杳遠迴互起伏令人翛然世外則招隱爲勝北固內府鐵甕外控金焦長江流其下羣山包其前亦其流亞矣玉山下瞰江水怒石突起波面坐漁磯可濯足然非獲滄嚴而下幾無足觀銀山絕頂獨出南北一望蒼然千里然山石巉重可恨禪院頗閑寂齋廚亦弘敞每鳴鐘會食幾百人僧守戒律可與言余每至輒竟日也鶴林竹院最古惜地甚近稍復之僅闢草萊耳若壁間斷碣猶紹聖元豐所遺足爲諸寺之冠九華名特勝故是燕人之朴其他石壁小院頗多應不悉品張王東嶽二廟即壯鉅無奈其溷雜何象山而東以俟異日然問之居人云過此不足辱游屐也

江上

爲道清聯好江頭坐不歸柳陰低客帳山色隋人衣水落蒹葭瀏天空鷗鷺稀欲將魚蟹擲長此付漁磯

江山久別乍見若得故人念劉少彝在楚郭得相把晤頗足擬也

三年蹤跡隔江煙芒屐重游補石眠但說春潮來萬里石城東下更依然

甘露寺

翠微一逕隱檀林山外長江千尺深日落金焦留幻色風傳鈴鐸湧潮音僧寮竹樹時相掩佛首藤蘿半已侵忽憶西來仙掌上白雲何處不閑心（時家君自秦還迎侍未至）

獨游北固山

歷覽冢區勝長天望不迴雲中百雉斷水上雙螺秦石禍時留兩松濤忽起雷千秋如可作吾欲對杯

雨中步江上

莫問觀濤日幾迴衝泥游屐亦悠哉林間積雨千村失江上長風萬里來當暑冥冥寒乍起孤帆漠

漠漠雜開烟波最是能娛客不向鄉關首重回

買魚口號

漁人擧網向江干網得鯖魚噴雪寒幸有詩錢堪
入饌匣中長鋏不須彈

登玉山寺俄而大風

憑高天際遠眞想自言尊地脉分王氣鐘聲斷海
門驚濤翻日月疊嶺陣乾坤忽見雲如翼東南徙
化鯤

卽事

江干小女坐青林看罷龍舟態不禁分得五絲長
命縷歸來也學綰同心

其二

新妝到處是家家共看龍舟出水涯幸不相逢在
邪狹莫將夫婿向人誇

京口天中日念家君未至

大江淼渺片帆孤令節他鄉強自娛探艾幾人能
作賦辟兵何地擁新符家家簫鼓調佳麗處處雲
山半有無競渡歸來天欲暝不禁翹首在長途

曉晴過銀山禪堂示知休游蹤二上人

長林窅窕帶禪關處處蒼烟逗曉山斜日依然修

竹裏浮雲無住滌池間齋時草榻初回定禮罷蓮
臺總是閒乘興儘容來往便芒鞋不礙紫苔斑

爲游蹤上人題卷

一悟眞如性飄然出世方水流還自在日蔭本清
涼浪跡孤雲捲浮生彼岸長欲知無住相大地湧
慈航

銀山叅無相上人口占一偈印可

大道本現前尋求了不得譬如日月明如行坐服
食欲以息諸緣不起自無息心生分別境相去千
萬億但持平等觀安知情想識灼灼青蓮花乃生

汚泥側願開不二門破我百重惑

銀山雄踞江滸巋然獨出金山意少遜之王
山則坏土矣余戲謂游蹤山本無情乃復
以物性貴賤生分別大小心耶游蹤笑謂
余山何自知人自分別耳因成一偈

鷲嶺西來共渺漫偶然江上列嶙岏若教了得三
般義萬疊青山自在看

重登金山

窮崖曲磴倚崔嵬浮動高寒落景催山到海門排
地斷水從巴蜀劃天來中流丹鷲時孤而坼峽若

虬莽自雷總爲勝游論王氣長風萬里上蓮臺

其二

幾從海外指神州此日登臨共一坏匹練長衮三
島色層陰不斷四時秋星河夜靜窗中落烽堞雲
低水上浮欲問向來翹首處煙波漠漠晚初收

焦山寺

扁舟東下大江腹瞥見瑤林入座開綠樹平分羅
磴去青天削出石屏來依微海氣帆成市減沒碑
銘半是苔更喜山僧能道客烟蹤指點不教回

其二

遙天無際掛斜暉兩岸風煙接翠微忽向千檣看
漸杳儵然三島去還非雲生白石泉流古（山上有東泠泉）
（靜焦君隱葉處）月出青松鶴影歸我亦欲從招隱士手寒
薜荔吹春衣

過鶴林寺古竹院（卽李涉因過竹院逢僧話處也）

古寺荒涼便相過問昔時野晚依席笑山鳥向人
窺竹徑非唐院苔封尚宋碑逢僧殊愛客坐語夕
陽遲

山行

層巒一重氣芊芊到處探奇足可憐鳥道忽窮開

古刹鷄聲遶出隔溪煙參差立石疑無地遠近蒸
霞各異天但得勝遊常借客不須歸辦買山錢

招隱寺

尋幽臨絕徑苔沒少行蹤不見山中寺微聞樹杪
鐘亭依青嶂合洞有白雲封更酌雙泉水養禪味
可供

月夜放舟江上

澄江月影碧溶溶望入銀河霄漢間歸去若攜磯
畔石何人不道之槎還

其二

月明如練水悠悠清露沾衣濕不流愛殺江風能
解意吹人五月似涼秋

江上望歸舟

江上望歸舟歷程阻且脩遠親已三載別弟又經
秋情與山俱疊思將水逆流不如秦驛使何地重
淹留

贈知林上人

小時落魄關繁華回首歸來日已斜露濕楊晚雲
在水無人知道故侯家

其二

當年持袖鄒情塵去向恒河學問津今日蒲團消
受盡到來元得幻中身

得家弟寄江浦諸詩志喜

渡江小陸早稱奇寄我新裁幼婦詞縱使池塘幽
夢好也應斂手讓吹箎

江頭對雨念家君未至

孚親何處慰加餐屈指晨昏數渺漫歸況三年須
入夢客衣五月尚留寒卽看新水兼天下轉覺孤
燈帶雨殘今夜浮雲迷萬里空依北斗望長安

再過竹院

殘碑磨敢鎖烟蘿作客風塵再一過欲向山僧徵
往事當年俯仰已無多

即事

吳姬十五駕扁舟去向莫愁湖上游折得芙蕖君
試看與儂秀色更無儔

客江干日過曉公蘭若題字頗多於其行再
成一律

天涯端不少逢迎日日蓮花好結盟古寺頻來忘
作客山僧遥見各知名有時清磬分齋供每坐長
松落梵聲怪得雲堂留業衆手題詩卷石牀平

家君自秦歸不肯迎侍江上值梅雨霖霪不
能多貯京茶却成一章自解

建節西來擁傳年漢家仙掌尚依然因貪天畔金
莖露坐失黃梅雨後泉

撥悶

城下江流若建瓴水深風急不揚舲誰能作客無
鄉思豈有當樽夜獨醒烏鵲遶檣梅雨滑魚蝦入
市脆潮腥即今非土成滲倒懶向潯陽夢裏聽

京口拜瞻家君命韻短述因念祖母在家

三年違問寢今日喜聞詩健食還加昔聰頗只去
時圖青泰隴棠節鉞漢官儀樹倚庭前玉(有妹初嫁)蘭
抽雨後枝(適得弟姪)情真酒自薄歡劇淚翻滋回首高
堂上倚門有所思

京口紀游上

金山爲南北孔道余嘗四躋其顛焦山在委流去
稍遠不能取道一游丙申夏迎侍奉君僑棲江上
得以服决策杖從城闉遶北可四里過北固之陽
甘露寺巋然出焉余雅意亟欲訪焦君不復至度
嶺東北行人家皆大樹脩竹兩傍木槿雜作翠屏
嘗盡依然時方暑徘徊嘉蔭覓野香穫蓮裊人衢

此曲折可復四里得平疇土人謂余從此涉江頗
便乃遶北至江岸三里許喚渦洲擺艋渡去一牌
而達洲大可千畝其半爲水田短垣柴舍鄰鄰相
次麥隴如雲檣堤如織爲之欣然循畔行可三里
乃入山麓寺僧出迓時熱甚訪焦君罷想方丈適
金閶顧君朱君來邂逅道合相與訪舒菴已持鉢
乞食入城矣乃緣崖登山翠微間茅菴出焉稍折
而上卽佳處亭楊石淙閣老題碑記已蓮萃緣登
絕頂有亭址六角僧曰此古浮圖風圮易以亭頗
日吸江今亦廢鐵大士四面觀世危坐亂石中不

知城中長者居士何無一布金也東望海門與天
一色俄微雲氣間倏忽變態其將市耶金菴西浮
水面僅一拳不敢講敵禮徧覽周山寄篠叢葺蘿
徑若斷大石林出錯雜綠樹問其北稍降爲三詔
洞前有井碑曰東泠泉相傳焦君煉藥所也此上
下磨崖字無慮數十百皆兩宋人及國朝名筆取
他道北行瘞鶴銘在其下半卧蒹葭中半覆巨石
伏地可讀共數得四十餘字石屏從面起高三十
餘尺廣十餘人斧劈而植自茲以西壞與爭效入
徙石罅間行若蒼虬者卧牛者狻猊舞者還花者

跏趺坐者方廣若席者宛然神工琢就東北一巨
石大方丈高如之周轉有繩跡縧縷俱具深洞各
寸許俗云三保繫船石戲謂山僧西方聖人慣爲
人解脫六結豈其一者石閣而千載纏縛若此耶
因相與大笑然亦奇矣已折而南兩小山作雙闕
對峙土人名爲繡他山頗不雅馴細石淺流微紋
潆洄濯足罷復憩水晶菴菴在南面最勝坐瞰江
流帆檣來風快過象山近若可超設樽罍酒一載
行趄二時大抵茲山以幽邃勝其後更佳絕潮滿
時漥不可步非跣足周遠幾不悉矣同游者顧君

間道取會亦以至張帆抵北固灣顧義和之嗅尚
有可待顧君請爲北固之游朱君不狎水亟從史
登陸從柳岸南里許至山北不可登石洞深可三
丈高廣殺其半傍有穴不可測壁淨如拭人世傳
絕中龕大士像一僧住錫其中與之語亦稍解西
行過絕澗懸崖斗削相傳爲孫劉走馬澗井湮洼
無足之奇恐不能下注也下卧巨石或云試劍石
亦湫隘不可信稍南得問道積級而升鐵浮圖踞
門左廻廊隨山曲折每折一回眺一改狀至絕頂
北俯大江南眉鐵甕金焦西東湧不啻雙螺遠近

樓觀映帶萬樹諸山環遶郁向郡治收得阿堵中
並佳麗之區出山孤懸一脉闊五尺許宛轉而南
約百武稍衍爲臥牛石卽武侯與仲謀坐策曹瞞
處令人慨然上有玄帝宮老僧作禮迎指點煙駿
頗悉自東南孔道下與二君別絕聞武場歸抵舟
中日巳薄崦嵫吸涼糜命額生一錄且以解煩炎

京口紀游下

次日爲招隱諸山之游自江口從陸南折數百武
入山麓平疇遠風垂楊錯植頃之得長堤亘大江
里許諸山羅面前東望鐵甕百雉鱗鱗與雲日晃
蕩游人士女每廂堤坐因徘徊而去稍西南一高
阜東嶽廟由焉廟甚宏整瞻謁罷下阜折而西爲
張王廟張王者本水神俗所稱祠山張大帝也居
民信奉日爲優賽神囂礎特甚自此稍東南入山
路傍牓曰鶴林寺唐故馬素師卓錫其地寺址幾
百畝其左爲竹院竹幾二十畝卽李博士涉因過
竹院逢僧話處也今寺已廢爲民家丘塚纍纍素
師塔亦雅其中院基今爲寺寺之左有竹一畝餘
新結數椽以存舊跡耳左爲蓮池周濂溪先生觀
蓮處池可方丈古亦不應爾爾池上亭亦無機覽

之妛然增懐古之感素師碑是宋所遺木牓耳無書人姓氏字頗古雅今亦少其比壁間癸碑斷碣猶冠諸寺米元章昔以聽法時至因寺中伽儖爲素師所逐與山僧作詈沒爲此寺伽儖今祠在左廡僧嶽中能作致語出詩扇折墨刻爲餉余亦題一詩而別出寺折而西南萬山環抱中僅容運紆廻欲絕久之烟范中時見朱欄招隱牓出焉寺基故戴淵女所捨宅也旣入寺樹木皆參天東西嶄蔽不見日月又數折而始至佛像莊嚴甃石皆工巧甚惜殿宇蕪圮僧寮俱寥落以地僻故無布金

者然亦以是得遠俗囂殿前銀杏樹抱竟五人云是齊梁前物即不然且千年矣殿之右爲鳳凰泉從大樹折而東爲虎跑泉泉上有亭重池下注淵然凝碧池外爲流觴數曲又上爲鹿跑泉視虎跑頗清而亭特據勝前俯大江後臨泉環視萬山中一徑走伏蜿蜒若游龍則余向所從望而入山處也已涉頂四望金蕉諸山培塿來就稍下並崖行得招隱洞洞可容二席他傍巖異態往往以洞名無慮六七皆嵌空闃轉可愛西度嶺逵九華俱石磴巖巢邐不能盡受趾則緣木木且盡則蛇行凡

涉山以十數九華在池州故是名勝不知此何以得名不憚重足至乃空山始構欲爲九華行宮耳令人鞅望自此而下則孔道直達江口山皆作青石怒出卽不大峭絕亦足娛客沿江而東爲玉山横山可數百武旣小且童不足寓目禪房頗閒寂進窮渡頭怒石突起波面金山北亦隱隱可見漁人藉草棄穴居山下風日澄鮮懸網若畫再折登銀山特高衆嶺絕頂一望城中舍宇魚鱗雜溱江流一衣帶江北水田坦然千里眞大觀也山故有闍若後以燬老僧無相者稍葺復之講堂淸迥徙

衆雲集倚勤法事布金者日廣幾成一勝區客江干多暇日過從說法時得解悟須臾日墮波間金支翠旗相擁而去余亦別山僧聽然東歸路傍黯淡一點青其蒜山耶以沮洳不復至因自幸茲役也無行旅之苦酬應之煩次第躡屐而徧悉山靈之秘卽異時決策褁糧來游所得當不及此因援筆爲之記凡上下二篇且籍以獻之家君明日幾爲金山之游其他名蹟前人志之已詳故不復識

揚州鼓吹詞序

吳綺著

揚州鼓吹詞序

廣陵吳綺園次著

文選樓

在府城小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爲昭明太子文選處。煬帝常幸此樓。見宮娥倚欄。風飄彩裾。因而色荒愈甚。夫齋梁廟社。皆已成灰飛滅。獨是維摩讀書之處。在在有之。其當年霸業。乃不如數箴一編流傳千古也。

爭春館

在郡治內。園多杏花。唐開元間。太守大宴。每一株立一伎于傍。題其館曰爭春。宴罷夜闌。聞花有歎息聲。今則坊前碎錦。不可復見其風流。盛事已逐烟銷。而花神亦歸天上矣。

東閣

在揚州法曹廨中。有梅一株。何遜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日花適盛開。遜於東閣延諸名士醉賞之。杜甫和裴迪詩有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蓋謂此也。楊用修辨之甚力。然唐去梁不遠。拾遺之詩必有所見也。

蕃釐觀

在大東門外。漢后土祠也。宋政和易此名。有瓊花一株。類聚八仙。草色微黃而香。歐陽修作無雙亭覆之。因呼瓊花觀。淳熙間。壽皇移之南內。逾年而枯。送還復茂。紹興辛丑。金主亮拔本而去。及元時其種遂絕。嗚呼。一花之微。而盛衰各有其時。今則餘蘖無存。徒堪歎息。何况唐昌仙女不可復見乎。噫。余之所慨豈獨一花也哉。

謝安宅

在新城內。今法雲寺也。按晉謝安鎮廣陵時居此。手植雙檜。至唐猶存。夫與午渡江。符秦來犯。非安殆將不保。棋墅逍遙。東山攜妓。亦何損於文靖哉。此檜與召伯棠並傳矣。

董井

在大東門外兩淮運司廨後。即漢董仲舒宅也。廣川先生爲漢大儒。使終所用。必有可觀。惜其見忌當軸。遠置江都。此地之幸。先生之不幸也。

石塔寺

在府治西。唐木蘭院也。相傳王播微時。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始鐘。播題詩于壁。有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二紀出鎮揚州。向題處。僧已碧紗籠矣。乃續云三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播亦可爲得意矣。然炎涼多有。世皆若斯。漂母亦豈易得哉。

鬬鴨池

在府城西。漢孝景帝封易王非于江都。王治宮苑。好佚游。常與寵妃李陽華、浴此池爲鬬鴨之嬉。又按王故後。陽華之姑嫁馮氏。陽華老與馮氏同居。猶畜鬬鴨于池上。今城內有鴨埂。疑即此地。董仲舒曰。以正誼明道之說陳于王前。而不能移其所玩。甚矣聲色之好入人甚深也。

重城

在郡城內。唐盛時。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粉黛綺羅之盛。甲于天下。時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牧之爲書記。牧嘗夜出私往宿焉。僧孺密令街卒數十潛護之。後擢御史。將行。僧孺餞之曰。君貴人也。然當持重。牧始猶以爲諱。僧孺命取一匣以示。則皆街卒密報也。曰某日某夜。杜書記宿某妓家無恙云云。牧覽而泣下再拜。夫牧才不羈。固倜儻佻達。然憐才如僧孺者。復何人哉。

康山

在郡城徐寧門內。相傳爲閱河時積土所成。明康狀元海以救李夢陽罷官。隱居于此。佯狂玩世。終日對客彈琵琶痛飲而已。因以此得名。後爲少廷尉姚思孝別業。余少時曾讀書于此。季子難逢。空笑虛編之有蠹。萊蕪不幾。誰知舊井之無禽。每一經過。不勝今昔之感也。

蕪城

在江都縣西蜀岡上。即吳王濞故都也。竟陵亂後。城邑荒墟。後臨海王子頊事同於濞。故鮑照作蕪城賦以諷。今廢興屢易。舊跡都湮。茲值兵燹以來。幾爲灌莽。照所云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者。能不復見乎。嗟夫。

治亂相尋，曷其有極，燕雀處幕，吾恐參軍不知我幾度唏噓也。

蜀岡

在府城西，延亙四十餘里，一名崑岡，鮑照蕪城賦、軸以崑岡，蓋指此也。上有蜀井，相傳地脈通蜀，而一郡勝境皆萃于此，郡人之藝花者，亦多居之。

隋宮

在府城西七里大儀鄉，按史、大業元年，敕長史王宏大修江都宮，有西宮、臨江、歸雁、松林、楓林、九華、九里、大雷、小雷、揚子、等宮，今則珠旒玉瓦，化爲蔓草寒烟矣。夫紫泉已鎖烟霞，而彩樹難禁兵燹，帝亦寧知鏡鼓暮雞，更無棲處也。然帝引鏡自照，亦有早識，但夢醒吳公，都無改悔，其何故哉。

迷樓

在城西北七里，煬帝以浙人項升進新宮圖，遂建此樓，使稱女居之，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使烟氣霏微，有若朝霧，謂之神仙境。樓中千門萬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極，自古未有，人悞入者，終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眞仙遊此，亦當自迷。因名之曰迷樓。後爲唐兵所焚，仍卽其地造鑑樓焉。余兒時猶及見之，今則爲觀音閣，嗚呼，六代繁華，都歸劫火，昔日雕甍，今成瓦地，迷樓可鑑，鑑迷樓者復何人哉。

月觀

在隋苑中，大業十年，選殿腳女使給事月觀，帝月下幸之，常凭蕭后肩說東宮時事，又命后誦雜憶詩，乃曰，日月遄邁，今已幾年事矣。后又言、時多盜賊奈何，帝曰，朕亦知外間大有人圖儂，然終不失爲長城公耳。後及于難，死葬雷塘，求所爲長城公者，亦何可得哉。

螢苑

在隋苑東南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逢清夜放之，光照山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指此，然不若玉溪生一語，於今腐草無螢火，更爲愴惻也。

雞臺

在郡西北四里，乃吳明徹增築雞臺也。煬帝常于此游，恍惚遇陳後主，後主指其侍女曰，此張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時，麗華方倚臨春閣試紫毫箋，書小研紅綃作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衙人都不存去就，至今日，大抵人生各圖快樂，難時何見罪之深耶。帝悟叱之，恍然不見。夫陳隋之荒亡相類，而帝較劣，臺前夜遇，得非帝之精魂自爲顚弄耶。

隋堤

按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楊柳，謂之隋堤，堤今不復可考，然計稱二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玉鈎斜

在府城西，煬帝葬宮人處，昔人詩云，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棲。故國青山，美人黃土，可勝慨也。

平山堂

在府城西北五里，宋郡守歐陽修建，每政暇與客嘯詠其中，夏月取荷花百朵，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歸。又以江南諸山皆拱揖于檻前，與此堂平，故曰平山，山特爲此地拖藍獻翠耳，或乃謂山色借江南，何言之陋也。

明月樓

今失其處，相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者，一時題詠甚多，皆未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卽席題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酒器爲謝，至今傳爲勝事。夫子昂之句誠美矣，然顧阿瑛不可復見，時無好事者，遂令明月二分，竟作淒涼世界，良可歎哉。

竹西亭

在官河北岸禪智寺側，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因名竹西，向子固以歌吹易之，紹興毀於火，郡守周淙重建，遂復舊名，今復弛廢，冶游勝地，鞠爲茂草，並所爲十二樓者，皆不可問其址，奈何。

芍藥廳

在郡城東五里禪智寺前，向子固所建，花時、聚一州絕品于其中，人爭購之，號爲花市。宋韓琦守廣陵，忽開金帶圍四朵，時王珪爲郡守，王安石爲幕官，及陳升之來謁，公命開宴，折花各簪一朵，後四人相繼入相，蓋花瑞也。今廣陵芍藥，其盛不復如前，及金帶圍者絕不可得，時無廣陵花神，亦復憔悴矣。

九曲池

在府城北七里，煬帝將幸江都，命樂府作水調，其音淒苦，時樂人王令言子當從駕，夜于戶外琵琶彈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聞而唏噓曰，宮君聲也，此調宮聲往而不返，帝不歸矣，後果然。

二十四橋

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烟花夜月，相傳爲二十四橋舊址，蓋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於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廿四橋，今不可考。然禁籞繁華，風流盛事，尚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涼景色、在唐季已然矣。

雷塘

在城北十五里，名雷塘，煬帝每攜宮人來遊，後卽葬此。羅隱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亦已慘矣。今冢已平，並所謂墓田數畝，更不復爲阿麼所有，茫茫野土，餘魂何在，豈三十六封書，不抵淳于一夢。

雲山閣

在府城南，宋守呂公著建，值中秋落成，宴客其上，秦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卽席題句，詩成、末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座歎賞，觀由是著名焉。噫，據案作草，古人所難，如觀之才，誠不易得，然非碩望如呂公者，不足以發其聲，甚矣人之相知未可易言也。

紅橋

在城西北二里。崇禎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欄數丈。遠通兩岸。雖彩虹臥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雕楹曲檻。鱗次環繞。綿亙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于其間。誠一郡之麗觀也。然老人徽揚殊難相得。

廣陵濤

在城東利津門之南。庚申秋、官河水涸、下鑿二泉。其水上湧。瀾翻不竭。謂之曰濤。信有然矣。枚乘七發云。以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即此地也。夫廣陵之濤。在漢已艷稱之。而今曲江之名多無知者。豈山川之顯晦亦各有時耶。夫物之顯晦、尚亦有時。而况于人乎。况于人乎。

梅花嶺

在廣儲門外。明萬歷中、太守吳秀開河積土而成。衒名士山。後樹以梅。因名。有塘有池。有樓有臺。又名崇雅書院。聚諸生講業。幷諸大夫期會所憩也。今毀。嶺前有史相國可法墓。乃郡人葬其衣冠處也。嗟乎。芳樹摧殘。一坏空在。謝皋羽不免作西臺痛哭耳。

淳于棼宅

在城東十里。按李公佐南柯記、淳于棼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一株。夢槐安國王召尚金枝公主。大獵靈龜山。出守南柯郡。爵邑寵貴二十年。及覺。乃悞入古槐蟻穴耳。棼事之有無。誠未可信。然古今人同在夢境。夢固爲夢。醒亦非醒。醒者夢者。互相嘲弄。大地茫茫。何多螻蟻也。

茱萸灣

在城東北十五里。今名灣頭。蓋吳王濞開通海陵倉。隋仁壽四年謝以通漕者。今多爲郡人送別之所。然由淮入海。由南至北。皆取道于此。逝水滔滔。古今不息。吾不知往來其中者有幾何人也。扣舷而歌。能無長嘆。

雲間第宅志

王澐 纂

雲間第宅志

王澐纂 里貫見集部桐川詩鈔。

聞之長老言。嘉隆以前。城中民居寥寥。自倭變後。士大夫始多城居者。予家世居城南三百餘祀。少時見東南隅皆水田。崇禎之末。廢舍櫛比。殆無隙壤矣。乙酉兵火之餘。惟東西大道。官署民居僅有存者。其他皆爲瓦礫。老者過而隕涕。少年皆迷失道。已三十餘年。予耄年昏眩。雖于杖履每一念至。輒爲愴然。失今不志。將爲桑海。然衰病既久。苦多遺忘。所能記憶者十之三四耳。今自我生之後。迄于乙酉。聊述所見。口授子孫。藏諸敝篋。以示來者。豈敢比明遂熊城之賦。東京夢華之錄哉。

府治約當城之中。稍偏西。治左爲東城。右爲西城。治前一河。自東至西貫城之中。東自亭橋入北。迤治後至大吳橋。一支折而出北門。西經北倉前過黑橋。南出豐樂橋。會于前河。治前河南爲南城。治後河北爲北城。以東西河爲界。先內後外。此志之大例也。

治東單工部國祚宅。陳少參嗣元、孝廉汝谷宅。後有朴巷。 黃太守廷鳳宅。今爲顧孝廉伯闓宅。 東察院左倪孝廉甫英宅。今歸謝侍御秉相。傳爲二沈學士舊第。 姚家巷張太常明正宅。 察院後顧光祿正心宅。有洪厓閣。 杜方伯喬林、職方麟徵宅。有安拳堂。董文敏書。今爲姚蔭君世曙宅。亦顧氏業也。 張太學之象、孝廉雲門、齊顏、蓋臣、五世宅。有傳硯齋。 亭橋北邱家灣爲北城界。 橋東何學憲西化宅。 理刑廳東吳戶部嘉允、孝廉欽章宅。有時趾堂。 進士永孚宅。 李孝廉經厚宅。 莫方伯儼卓宅。 彭孝廉賓宅。 李大參伯春宅。 王京兆庭梅宅。 東明橋張太守翼修宅。 孝廉壽孫宅。 後士坊下馮家何氏宅。宋元時舊居。

治西廣明橋唐工部呂世宅。 橋北河已堙塞。有小橋曰東陽。後有東陽道院。予家譜載一世祖玄覺道人居東陽橋西畔。今不可考。 趙店土地廟。 西郁太守山宅。 華亭縣治西金孝廉時揚宅。 委中翰雲龍宅。 普照寺西林太僕景暘太守有麟宅。有玉恩堂。莫如忠書。後有翼文閣。趙宦光書。 鶴城書院。今改求忠書院。祀方正學孝儒也。後有陸昭侯邇祠林氏址。 陳工部所聞給諫子龍宅。有平露堂。座師黃詹事道周書。 佛字橋河南徐文貞孫金吾肇英宅。 橋鋒里張兵部明化宅。 施通判印宅。 張貢士天從宅。 河西徐文貞公階舊第。有平格堂。 豐樂橋北思鱸巷。章工部憲文宅。予孫聚居。孝廉簡、進士驥。其諸孫也。北至黑橋爲北城界。

南門內有河。自南至北。有石橋三。曰新橋、曰迎仙、曰城隍廟。界至莊老橋入于河。東行支河一。自長春道院而東者已淺塞。一自陸家橋東過烏龍潭董文敏宅。折而北。會于長生橋河。一自望仙橋東過千戶所。分流而北。過淨土、米市二橋。入于河。又東行過長生橋。折而北。過織造局坦水橋。循東城隅以入于河。南門內河西行。自徐文貞祠府學西文貞第太平橋。折而北。經縣學西過沙家、合掌二橋。文貞舊宅。循西城隅以入于河。今以南門內南北河爲界。分列東西。

府治河南一大街。直至羅神廟。 東察院莊老橋一大街。直至南門。 理刑廳橋一大街。直至錢家府巷。 東明橋南一大街。直至坦水橋。 縣治河南一大街。直至縣學東。 普照寺河南一大街。直至縣學

西。 南門內迎仙橋一大街。自東而西。過羅神廟縣學西。出普照寺南大街。

南門河東大街。從祖司李坊宅。南有龔家巷宅。舊在巷內。今改西向臨大街。 先祖學博公宅。 陸家橋北。先曾祖贈公舊宅。門有額曰五鳳齊鳴。今爲張宮諭以誠子安茂宅。里人至今稱予家爲望仙橋王氏云。 橋北從祖憲副域舊宅。 錢相公龍錫宅。北出莊老橋東察院大街。 河東小街長春道院東。徐文貞孫文學繼芳以崇宅。本龔給諫舊居。北向南烏龍潭。有額曰龍門里。久廢。西有龔家巷。出南門大街。徐改宅南向面城。 馮孝廉大受竹素園。今分爲三。南爲許給諫譽卿園。有愛日堂。西爲楊少宗伯汝成園。東爲杜太學元培園。龍門寺居其中。北向。 東杜太學元培宅。 陸家橋東竹籬茅舍。陸貢士施宅。 張宮諭以誠子安茂宅。有酌春堂。董文敏書。本范方伯惟一子允中宅。後有雙鶴園。相傳爲張侍御庶故園。 盛太學慶遠宅。本陸孝廉萬言宅。南西烏龍潭。與龍門里相對。今潭堙塞。董文敏孫庭築爲園。 積慶寺東。從祖孝廉遵穡宅。 董文敏公其昌宅。 長子蔭君祖和宅在後。北向。 楊宮諭繼禮、少宗伯汝成宅。 又東爲綱帶葉副憲有聲宅。 王工部庭柏宅。 杜大司空士全宅。 弟孝廉士恭宅。 子蔭君元方、太學元凱宅。 孫太僕士美宅。 高孝廉汝栻宅。 西長生橋進司副爲吏部愼行宅。 王副憲會宅。有百客堂。 高太史承祚子太學秉棻宅。 秉棠宅。 董文敏少子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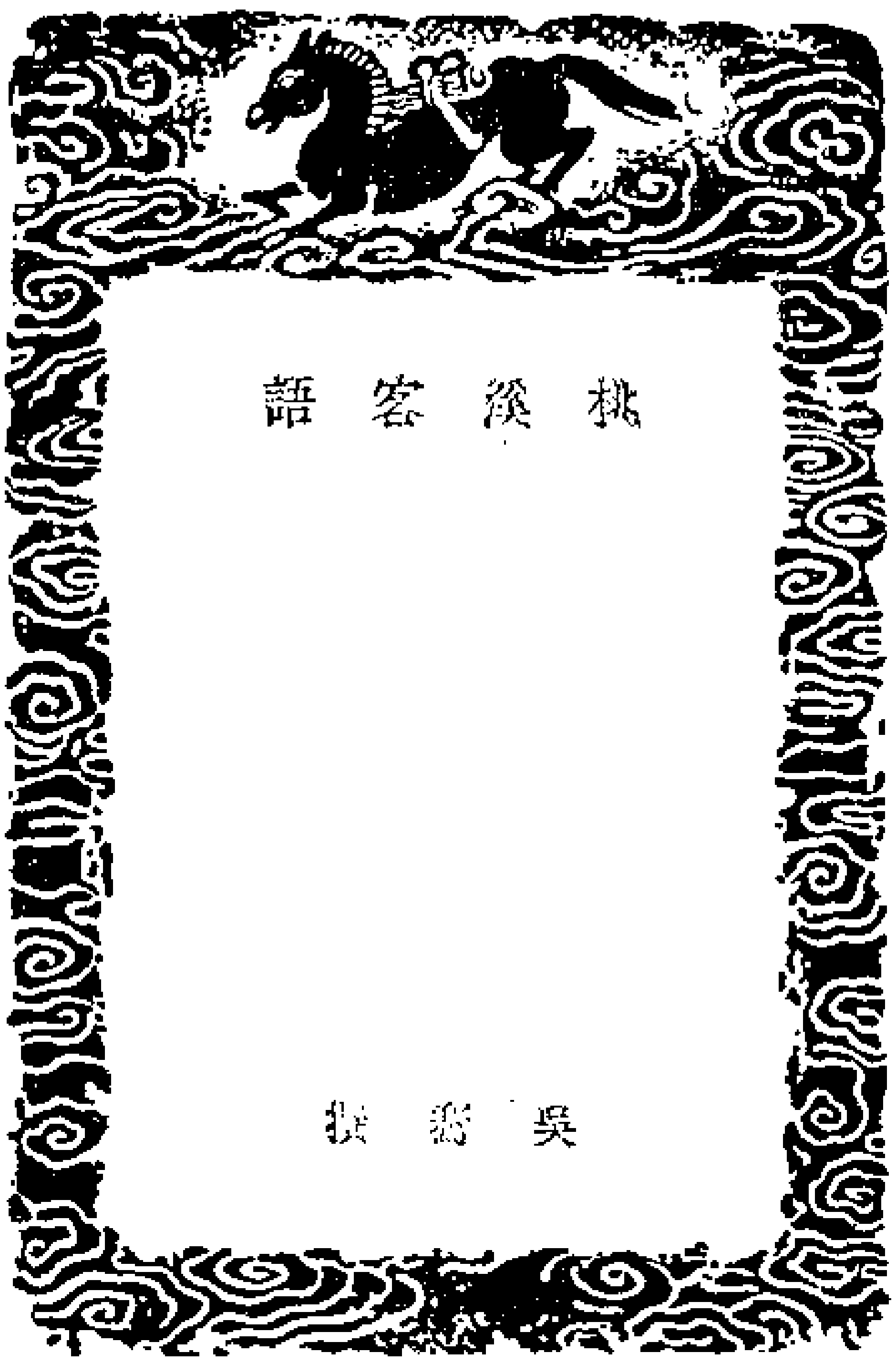
君祠京宅。東長生橋北爲假山頭，宋侍御賢中翰天顯宅。望仙橋東陸進士堯輔宅。沈司馬猶
龍宅，卽堯輔祖侍御嵩鏜舊居。東卽千戶所，所後街從曾祖饒平令焯舊居，今爲從祖憲副域宅，淨
土、米市、二橋間，宋孝廉世澄二宅。子敬興、徵興分居，前爲友恭堂，後爲佩月堂。東爲錢家府巷。高
承順孝行坊下陳少參夢庚宅，今爲從祖太僕陞宅，有環恩堂。朱憲副正色宅，今歸太僕，有合美堂。
李孝廉耆卿宅，今歸宋氏，有海鬮堂。李中翰待問書本東向，今改南向，小巷曰仁讓里。楊太守汝
翼宅，北出理刑廳橋大街。自太僕宅東，陳徵君繼儒宅，門有額曰山中宰相。袁太常樸宅。高孝
廉汝誠宅。李大參叔春宅。隸燈籠橋吳氏鑑室，有松風草堂，董文敏其昌書。陳徵君繼儒題其閣
曰大隱在朝市，仙人好樓居。北曰馬頭，李刑部繼元宅，織造局東西，李氏聚族而居，李孝廉之楠宅。
坦水橋南李中翰待問宅，有玉塔堂，董文敏其昌書。北出東明橋大街。
南門內新橋河西，徐文貞公階祠，後徐孝廉孚遠宅，文貞弟司寇陟曾孫。祠西翁文學起鵬起鵾宅。
府學西街，徐文貞孫貢士繼振宅。仙鶴館西，徐文貞公附賜第，有章賜、世經二堂，門有額曰三賜存
問。弟少司寇陟宅，陟孫太學爾鉉，孝廉爾承宅。河南陟曾孫文學致遠宅，有師儉堂，中文定時
行書。西有生生菴別墅，陟子太守琳放生處。西河莊吳廷尉爾成宅，有春暉堂，董文敏其昌書。宅西
有園。莊少參元貞宅。何職方剛宅。迎仙橋河西李侍御凌雲舊宅，北向，後有牛市涇，久塞，南與
弟凌霄始通迎仙橋沿河之路，復購楊中丞豫孫、鍾給諫宇淳舊居，更新之。東有元楊維禎草玄閣。
董孝廉羿闇宅，本張侍御祚舊居，有石坊，祚孫進士若羲重修。李中翰待問書曰威鳳德麟。陸中丞
樹德宅，曾孫孝廉慶紹居。馮太學鼎爵宅。單進士恂宅。朱吏部永祐宅，西至羅神廟。城隍廟
橋河西，董文敏其昌祠，棠谿書院故址也。城隍廟西王進士宗熙宅。顧光祿正心宅，額曰特命嘉
賢。西有高義祠。興聖寺前李總憲沾宅。張孝廉軌端宅。羅神廟北街錢少司寇士貴宅。過會仙
橋北，出府治大街。羅神廟西，馮廷尉從居。錢相公龍錫宅。西父子忠孝祠，爲馮侍御恩、楊給諫
允繩建，至縣學。自會仙橋西集仙街，許通政樂善舊居，今爲其族給諫譽卿宅。張職方履端宅，有素
宜堂，門人黃詹事道周書。林太僕景暘別宅。李太僕逢申宅。董中丞象恒宅。徐文貞孫文學
景曾宅，有中美堂，董文敏其昌書。董中丞象恒子文學景傅宅，有築野堂，李中翰待問書。西街吳
孝廉天淳宅。石臨張給諫承憲、太學翀之宅，有端蔭堂。北出縣治大街。清和橋姚太學維和、文學
綸宅，余外舅家也。姚工部元僧宅。莫孝廉是豹宅。董太學培申、祜申宅。東北府獄司前企古
泉蘿室，元時故居。縣學後南察院，陸昭侯逕舊第。吳進士培昌宅。董貢士巽申宅，有重瑞堂，董
文敏其昌書。南察院後周夏二公祠，曾氏樂室。董大學羽翀宅。縣學西章孝廉元復宅。沙家橋
陸文定樹聲少司寇彥章宅，有麟慶堂，門有額曰天恩存問。陸君其元宅。曾孫貢士慶裕宅。進
士慶衍宅。孝廉慶臻宅。張進士翳之宅。俞臬使汝爲、孝廉廷錫宅，北出普照寺大街。
東亭橋邱家灣以下，郁孝廉繼垣宅。夏太常嘉遇宅。東北日新書院，錢相國龍錫父孝廉大復講學

處。張宗伯鼐宅。鄭太守棟、孝廉重光宅。唐兵部昌齡宅。東馬橋一帶，皆范方伯惟一舊居，今
各姓分居焉。范家巷內有嘯園，方伯孫孝廉必世居之，今廢。城東北隅多故家別墅，有林木之勝，何
司李三畏園稱最，有觀稼堂，門人陳徵君繼儒記。城西北隅馬嶠寺。董蔭君祖源宅，有龍孫館，文
敏書。東馬橋西章工部元衡宅。朱僉事本洽宅。朱庶常積宅，北祖司丞大韶舊居，有經術堂，汪
道昆書。直府治之後，東有繡衣坊，宅後相傳爲蘇御史恩舊居，司丞築爲文園，屢易主矣，今太常國盛
居之，大加營治。庶常爲汝陽之辭不得，爭訟不已。蔡孝廉懋廉宅。徐憲副祖稷宅。西馬橋徐文
貞孫太守肇台宅，西出大吳橋，南出縣治大街，北出北門大街。唐氏醫室。雷司李德音宅。陳孝
廉正容宅。唐中丞瑜二石坊。安于道院東，唐中丞孫文恪公文獻宅，有占星堂，後有霞城閣。少子
孝廉允諸居之，北出柳家巷。董少宰羽宸宅，有印浦堂，文敏其昌書。錢進士世貴宅。柳家巷張
方伯所望宅。李侍御時榮宅，侍御自縊，死宅已廢。東倪氏居，今董貢士卞申宅，東卽朱氏文園矣。
見前。以上北門河東。北門河西，包進士爾庚宅。姚大參懋信宅，今爲孝廉揚美、玄之、鼎三世宅。
張貢士密宅，有正興堂，黃詹事道周書。王孝廉元琮宅。馮侍御明玠宅。河南周貞靖先生思兼
別墅，其孫文學裕淳居。本一禪院，西宋中翰徵璧宅。李侍御凌雲宅。前街北倉林太守有麟宅。
後有素園。許孝廉士奇宅。王侍御元瑞宅。馮侍詔鼎位宅。錢刑部大忠宅，前有黑橋，水出鸞
鸞橋，入于前河。
南門外官紹塘張涇二河，皆入黃浦。大街姚孝廉鑵宅。先府君貢士宅，有與書堂，李中翰待問書。
龔進士士龍宅。金孝廉以得宅。普濟橋彭孝廉賓宅。周太學立勳宅，有符勝堂，崇禎間周爲吾
郡名士之冠，不過而沒，士論惜之。登山主橋董孝廉中立、進士中行宅。薛孝廉瑞宅。阮家巷陸
宗丞樹德，梅南草廬有讀書樓，崇禎間郡中諸名士嘗醵飲，裔俞其中，人稱曰南園。清水石橋任大
參勉之宅，門內有石刻云登科致仕，恩榮始終。楊文貞士奇書。呂解元克孝宅。學士里顧文僖公
清舊居，今張司李一鵠宅，有來鶴樓、潟范堂。文信後宅爲林太僕景暘別墅，有玉蘭宇，陳道復書。
西陸郵有朱郡丞潮園。吳進士培昌宅。東城河張莊簡公悅宅，有坊曰完名全節。張職方履端
宅，有永錫堂。張莊懿公鎣宅，有御金堂。少宗伯鼐宅。莊簡、莊懿同時名臣，有城河一灣，兩尚書之
名。東至龜蛇廟，莊懿祖墓在其後，鼐卽莊懿兄鎣之裔也。
東門外南北俞塘，皆入黃浦。南俞塘宋孝廉之蘭宅。李太學延亮宅，有棲雲館，李中翰待問書。先君授
經處。徐孝廉行宅。夏孝廉廷珠宅。朱刑部格宅。彭侍御彥昭宅。楊刑部忠裕園。顧允祿
熙園有太湖巨石，宅有坊曰高義。咸通橋金孝廉時振宅。巢子巷張中丞肯堂宅。宋待詔存標
宅，有四志堂，李中翰待問書。北俞塘孫文簡承恩、太守克弘宅，有勤有、敦復二堂，東皋雪室、聽雨軒、
壺璧、諸勝。河南有文簡父太守衍別墅，今爲高氏園。陳太守懿德宅，今歸錢宅。吳長史稷宅，有
石湖精舍，胡宗憲書。嘉靖間倭冦至，不入其廬，世傳有千金難買俞塘北之語。沈進士士英宅。顧

中翰正誼濯錦閣。有同野、聰林、二堂。

西門外河西入翼。河北大街張思雲藥室。元時故址。莫家巷杜方伯喬林、職方麟徵宅。貢士騏徵宅。太學駿徵宅。深潤橋西北陸文定公樹聲祠。有百歲名臣坊。白龍潭西至雲間驛。謝侍御來讓宅。夏吏部允彝宅。完節坊。爲沈進士泓母建。九峰書院。祀宋李忠定諸賢。今廢。東塔巷徐少司寇陟孫、太學鳳彩宅。有鷲公居。西塔巷徐少司寇陟孫太學爾鉉園。前涇橋東北翁給諫元益宅、西北舊有高禮部士別業。今皆爲民居。惟瑶臺尚存。花園浜夏吏部允彝舊居。兄之旭宅。白龍潭張太守昂之宅。有室曰冷石度書處。董文敏書一聯云。善且不爲而況惡。身將隱矣焉用文。採花涇張進士若羲宅。黃京兆庭鶴宅。石匠鋪徐文學方廣宅。萬歷間名士。文行淸高。士林敬之。河南竹竿匯王侍御元瑞宅。吳孝廉道醇宅。蔣孝廉爾揚宅。許孝廉啓源宅。湖橋徐孝廉世禎宅。諸行聚奎里錢狀元福宅。谷水道院沈太守匡濟宅。長橋西笏溪陳孝廉玄叢宅。陸高士應暘宅。堂有額曰主盟風雅。谷陽橋張太守汝弼宅。有壽康堂。左右皆其子孫衆居焉。陶行橋袁長史爾徵宅。有海雲樓。

北門外河北入吳淞江。陸文定公樹聲賜塋。左有廬曰嘉田丙舍。堂中以朱文公耕雲釣月四字爲額。公孫陸君景元宿居焉。餘皆民居。



序

義興為東南奧區。吾友吳君槎客。寓遊其間。既著國山碑考。復著桃溪客語。搜剔溪山。爬疏人物。博而且精。洵不負此地矣。昔倪迂家於祇陀。屢遊荊溪。題咏甚多。余最愛其題畫贈王光大云。荊南山色青如染。卜築正當溪水南。浪翻漁舟鷗泛泛。雪消沙渚柳毿毿。涼軒楓葉晴雲綴。秋浦荷花落日酣。舊宅不歸幽夢遠。吳松聊結小禪龕。讀之覺荊溪勝概。宛在目中。光大蓋亦由吳移居於此者。故落句云爾。雲林又嘗於春暮。冒雨過鄒九成舟中。與劉德方郎官。論詩煑茗。賞目快時。移泊綠水岸側。仰睇南山。遙瞻飛雲。夾岸桃柳。相映如散綺霞。九成因出片紙。索畫眼前景物。雲林為題句。有云。復過武陵第。共尋花滿川。是荊南地故饒桃。其佳處正不減淵明所記。槎客方結廬國山之下。流連觴咏。於昔賢何多讓焉。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暢月。耕厓弟周廣業題。

桃溪客語目錄

卷一

甄仲氏墓　岳武穆詩　輿元勇士
唐家巷　龍池曉雲　蠶官巷古塚
張居詠　夢芝　盧公故居
國山封禪　石獲　岕茶
國山城　張水曹　毘陵志
鄒補之　醒醉石　竹菇
蘭　甕宅　雞
縣齋紅梅　徐騎省　漢上易傳
陳香蟹　國山天篆　雷書記
茶墨　元時造墨　杜樊川詩
長橋　荊南酒　碧鮮庵
鮫魚　善權寺石刻　翰墨香

前亭山　澗隱園記　李夫人
陸氏易傳　易本老氏　金沙泉
梁祝同學　大石自立

卷二
東坡易傳　斬蛟　風土記
月臺　封禪碑　夏中中雨
倪高士　陶得和墓　李嶠詩
蔣竹山　浣紗女廟　茶舍
中江　小蘇墓　高槎翁詩
葉令升　假道偈　東林黨人
雷壽逆上　史玉池　武穆題屏
三洞題名　祝陵　所前橋
立信中郎將　潛庵語錄　祐陵批旨
香祖智說　君陽序易傳　吳大本
傅待制墳刹　承福甎銘　孫堅釣磯
芙蓉山石　省莊　孝感銘
陳坦公　忠肅遺像　皇甫茂叔詩
金沙寺題壁　俞安期　歷陽山石文
靳文信

卷三
洞山茶品　桃溪　馬元康
山花　周生烈墓　鮑郎山灣
俞貂鼠　鮒魚　湖中鐵錢
西溪詩　琵遊　臺陽百咏
陳遘　陳子雌　毛禹門
禿角龍　盧錫侯　水樹道址
周孝侯碑　荆南唱和集　釣臺經學
紅字唐類函　賀方回墓　陳述古詩
鵝籠書生　東坡買田　崇鑑廟
石牀侯　蔣仲永　沙隨論易

刀削古杏　周廟著盤　小水洞題名
杜醉晦　翠碧　李蟠贖寺碑
李蟠爲節度使　義興異夢　比之匪人
宜興再召　吳楓隱　孝經章句
堵牧遊　忠肅佩刀　古藍羽化
夾紵玉仙

卷四
永定海棠　三江　百瀆
銅官仙桂　王文恪　婦人集
荆溪雜興　長溪賦　鹿乳
天花菜　沈无咎　詩人墓
卓去病　戴叔倫墓　羅岕茶法
盜印　葉文忠詩　谷繼宗
水利議　小水洞紀異　東西氿辯
李定臣　內簡尺牘　朋溪瑞蓮
寺壁題詩　密有二堂　張眞君
耿　用　張公洞留題　祠山事要
開元石幢　聽秋軒詩刻　司農劉夫人碑
許太尉廟碑　香蘭山寨

卷五　續編
東坡四事　東坡在陽羨月日　通眞觀
天遠堂　李定臣詩辨誣　喚魚
陳昭詩　鐵匣張公洞詩　釣臺遺址
任彥昇詩　銀龍銅馬　李嬪
洞靈觀　陽羨春歌　雨到詩
夜明竹　燒香臺　瀛山集
檀弓逸文　仙李巖　張公洞唐人留題
宜興甄隱

桃溪客語卷一

予寓來荊南,樂其風土之明曠,人士之嫻淑,買田卜居,結廬岡山之下,日與田叟野老相往還,燄聯多暇,輒有聞見,隨筆而志之,積久成帙,以其皆推尋瑣細,一若道聽而塗說之,命曰桃溪客語,若夫撼懷古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世有東都主人,能無听然而笑乎,丁未冬日,海昌吳騫。

承簡殿,在張渚西南一里,祀張渤,即世所謂祠山大帝也,不知創始何時,俗傳亦爲,或云天監,今殿乃元大德丁酉重建,頃歲士人更葺之,得人骨一軀,於殿西右礎下,骨幹極偉,而髑髏尤鉅,莫詳何代人。十八刹,禪衲遊之,予戲微邵潤甫筆,爲題曰,甄仲氏之塚。

桃溪一曰張溪,乃宜興至廣德要道,宋建炎四年六月,岳武穆提兵經此,嘗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者,詳雲麓漫鈔,又有贈張完絕句云,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容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完次答云,相別由來不記春,眼前非舊亦非新,修求色相皆虛妄,莫認無疑是昔人,玩二詩,蓋武穆至桃溪非一次矣,完字安國,石刻待亡,今在前河墩張氏祠中者,乃完後人所重刻,而遺珠,蓋武穆湖南僧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何亦佳。

婁元勇士者,盧姓,名象貞,忠肅公族弟也,少年驍勇,明季土寇肆掠,象貞甫弱冠,率鄉兵立柵東州門,以爲保障,賊攻柵,象貞用鍬,首爲賊所斬,其軀植立不仆,轉步入柵內,賊駭以爲神,遂遁去,鄉人祈之獨

山之下,碣曰婁元勇士,順治乙酉八月,大兵破峽石,周五重弟啓琦,巷戰死,頭已落,尚屹立持戈,兵叱曰,公無頭,猶力戰耶,遂仆地,陳梓爲作無頭將詩,此與元一統志載由花蕊定事,皆絕奇。

唐家巷在南門內,凝菴先生之故居也,凝菴雖家武進,尤愛桃溪之勝,其自南太常免歸,常往來二邑間,故卜築於此。

龍池嶙𡵉爲義興八景之一,山在桃溪東十里,峯巒聳峙,巖壑杳冥,真棲神之勝地也,唐凝菴太常,每喜登龍池觀朝旭,復捐資重建禹門禪院,而爲之記。

豐宦巷西史氏宅,其外爲列肆,內室古墳一,中有朱棺四,維以鐵絙懸之,無碑碣,不知何代墓,人亦不敢發,每有所見,祿之輒已。

張居詠,南唐時,爲門下侍郎,兼平章事,後能爲浙西節度使,桃溪張氏,以居詠爲始祖。十國春秋,居詠墓在金陵,有神道碑。

明何武義給事家桃溪,今何家橋及桑園,皆其故址,武義少孤,父爲族人所害,母吳,私以血衣繫桃枝,桃輒爲枯,夜夢老人,持一靈芝,與之曰,此而家報復之機,三七以爲驗,武義舉于鄉,忽一芝生于空桑,吳泣曰,此復讐之時矣,遂出血衣授武義,時族人黨於魏閹,俾至京圖之,其冤始白,計距夢時正二十一年云。

九台盧公,其先本浙人,宋南渡後,徙居宜興之茗嶺,復徙桃溪,所前橋,實公始生之地,既而又徙于新橋之側,公嘗擬創園于此,號曰湄隱,先爲之記,其園竟不果成,公將出師時,與夫人書,予嘗見之,書法秀整絕類趙承旨,夫人王氏,金壇人,康熙中嘗賜杖,有司歲給粟帛,壽九十餘。

國山在桃溪東北十五里,即離里山也,其下一小山,吳孫晧封禪碣存焉,俗以其遺蹟朝所封,故謂之董山,常州府志,以此山爲國山,非是。

石蠶生山磵中,形類螃蟹,而皮色深紫,四足甚長,蓋南風蛤之類也,柿狐即果子狸,食柿則更肥美,二物土風用充珍饌,陳迦陵詩曰,曾數他州食品無,廚娘風調冠南都,紅槽醉蒸山獺,銀縷如絲切柿狐。

荊南茶惟茗嶺爲最,以此嶺絕高峻,受風露獨深也,茶最先運必次毛尖,次白毫,次花香,大抵毛尖爲勝,至陽羨界茶,夙推廟前廟後,俗傳漢光武廟,任安上虞才云,本茗嶺廟,以當秀石爲鼓鑼。一片舒之,可得茶一甌,又若君山縣腳嶺所產者,唐時修貢,均絕響久矣。

古國山城,周廣二百九十步,有濠西臨滆溪,太平寰宇記云,晉初置于離墨山西,後徙平疇,隋廢,今遺址在五洞橋東,耕者往往得古甎,猶城堞也。

九斗壇在普擇山,高三尺,周廣一十三步,有九峯,形類覆斗,梁天監中,積雨不應,武帝夢神告曰,陽羨九斗山有神,號張水曹,能興雲雨,帝遣使築壇致祭,果降雨,今壇址猶在寺東仙人橋側。

常州古毘陵郡,昔之爲志者,宋則有鄒補之毘陵志十二卷,史能之重修毘陵志三十卷,明初則有謝應芳毘陵續志十卷,成化中朱昱王僎續修毘陵志四十卷,正德癸酉張愷又續修常州府志八卷。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於朱子及東萊之門,淳熙初,舉進士,爲常州教授,判江寧府,史能之字子善,

四明人。彌遠從子也。第進士。淳祐中。尉武進。有廉名。嘗補新江砦以禦金。咸淳初。知常州。

宜興邑治中。舊有醒醉石。元豐中。令李元益嘗題詩。今石不知所在。昔李文饒平泉別業。有醒醉石。每酩酊輒踞之。嘗誡後人曰。有以平泉一片石與人者。非賢子孫也。至五代時。醒醉石為張全義監軍所得。其孫延古。從全義求之。監軍忿然。以語觸全義。遂為所殺。（事見野乘。只為全義殺延古耳。）此石亦豈有相爭敗者。而貯廡乎。姑書以發笑端。

竹菇產于南山者。作三四月尤多。色亦如丹砂。味不減海鹽、永安、湖之松花蕈。桃溪諸山。所出菌類。名目亦不一。絲而有斑者曰蕊豆。白者曰白茅。黃者曰牛矢、曰狗肝。黑者曰芝麻。皆微有毒。大抵以春初之桃花。秋後之臘來為最。黃梅則味淡薄。雅不逮矣。此可補菌譜所未備。

桃溪之蘭。遠近諸山谷皆有之。凡春夏秋三種。春蘭亦曰草蘭。一莖一花。亦有一莖二花者。俗稱並頭蘭。亦曰重蘭。瓣以荷花為上。柳葉為下。玉板為優。蠟板為次。心有純素、及桃腮、鶴頂紅、西施吐舌、等目。大要素心而荷花瓣者。為上品。好事家每過花時。則設讌會。以第其高下。夏蘭即蕙也。一莖花自六七至十五六。品與春蘭略同。素心者。尤珍貴之。有山僧嘗得蕙一本。莖十餘花。花十餘瓣。瓣各有紅點一。心純素。攜以出售。香聞一市。人不之識。目以為怪。竟不酧而去。婁海有蘭。一花九瓣。名曰濮蘭。陳子文太守。嘗為吾溪一友寫濮蘭圖。并繫詩云。異質何須勞勝賞。奇材真是出天工。不因遠筆收闌貌。誰信炎花九葉叢。然濮蘭雖九瓣。而莖止一花。蓋春蘭之異種。僧所得莖十餘花。乃蕙之異種。尤不易得。而人目為怪。一草之微。其亦有遇不遇歟。秋蘭形同春蘭。葉短闊而柔。香過春夏二蘭。頗不易得。

昆陵之俗。多於幽暗處。築小室祀神。謂之蛇宅。神形人首蛇身。不知所自始。祭止舒鳧而禁燭夜。蓋以雞與蛇不相能也。按北山經。自單狐至隄山。管涔至敦題。其神皆人面蛇身。殆此類與。

野百合。瓣似蓮花。色白如玉。味甘而柔糯。勝家者遠甚。毘陵志謂蚯蚓所化。予初未之信。後人掘得一枚。其半猶是蚯蚓。始知爾雅翼羅下所云不謬也。

宋嘉熙間。近郡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傳麗華粲。交蔭半畝。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醉歌寫言。或凝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乖吏。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時昔之夜。所見者豈即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楹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生。雖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為之惘然心醉。舁尸至齋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比。于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惙然。疲薾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見癸辛雜志。弁陽老人自謂得之于親舊所目擊者。明湯義仍作還魂記傳奇。彷彿濫觴于此。

徐騎省。有走筆送義興令趙宣輔一絕云。閒君孤棹向荊溪。隔岸雲隨別恨飛。杜牧舊居憑買取。他年藜杖願同歸。趙嘉南唐時為義興令。而邑志未載。鼎臣父延休。大祐中攝義興令。多治績。鼎臣少嘗隨侍。

故有藜杖同歸之語。

漢上易傳。引用古注。多不可盡信。如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引陸希聲曰。枕閡礙險害之貌。按此解。已見陸德明經典釋文。蓋是後漢陸績語。而以為希聲。且釋文本云。閑礙險害之貌。閑礙蓋即輔嗣所謂枝而不安意。朱復誤為閡礙。閡之與礙。音義略同。不應重出。又若引子夏易傳古本與世行之張弧十一卷本。錯雜無別。大抵宋人著書。疏于考訂。如此類正復不少。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嘗著易傳十卷。自序謂夢三人偃臥云云。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參數。有若符契。又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傳。以授門人崔徽、王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誇誕若此。後避亂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陽居之也。

鄭夾漈通志金石略。有吳國山天璽一卷。不知何書。今國山上。亦未見有所謂天璽者。豈即善權寺之雷書耶。蓋雷神之書。固可稱天璽矣。

桃溪之雷書有二。今皆不存。予嘗作雷書記。略附於左。義興善權寺。舊有雷書于柱者三。曰詩米漢。曰謝約記。曰詩米漢謝約之記。文皆倒。當逆讀之。體在篆隸之間。或以為行書者。謬也。書最奇古。昔人多載之于書。以為唐迹。明正統間。周文襄嘗遊寺。見而嗟異之。國朝康熙中。寺燬于火。遂失雷書所在。予少時客桃溪。每來遊善權。輒叩住僧以雷書之形。罕有能舉其彷彿者。未嘗不為惋惜。或有告予曰。桃溪西南承福殿。雷書見存。試往觀之。果得於左偏庭柱。凡四字。其書亦倒。字徑五寸。入本可四五分。下去地尋餘。筆勢雄偉奇古。特未知作于何時。亦未見諸傳志。考邑乘。此殿元大德間重建。則雷書或作于元以後歟。夫善權既燬。則斯殿巋然獨存。為魯靈光矣。顧士人亦不知愛也。歲庚子。復客桃溪。聞殿已毀。急往尋之。則柱委于瓦礫中。未幾復新承福殿。雷書竟遭斤削。惜哉。夷考雷書之見于前載者頗多。而各稱亦不一。晉中興書。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字。唐人謂之鬼書。韋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亦曰雷書。李肇國史補。饒州玉真觀火焚後。一柱有雷書云。謝仙火作。何仙姑言。謝仙是雷部中鬼名。夫婦俱長三尺。色如玉。登行火。又湖州項王廟覺海寺。有雷書侯米等字。宋人又謂之龍書。見歐陽集古錄。又曰天篆。鄭樵通志金石略。有國山天篆一卷。世又傳有霹斧雷楔者。每于震霆後。得之土中。雷之奇跡。悉悉若是。歐陽公乃謂龍書。恐是溶從中記號過矣。惟是謝仙、謝約、詩米、侯米、之等。說者謂皆雷神之名。而今承福殿之迹。乃作卍曰卍己四字。（或疑己卯曰口）何雷公好作此狡獪伎倆。令人莫測如是耶。聊記之。俾好古者。得以考云。

墨與茶。皆宜興土產。載明一統志。今茶尚有。而墨不可得。茶山下有金沙泉。唐皆充貢。見唐書地理志。杜牧之謂此泉修貢時出。罷貢即絕。今其迹久湮。

元於材仲。宜興人。工製墨。與朱萬初、杜清碧、齊名。見輟耕錄。又若吳國良、湯生、（不知其名。）李文遠、吳善、並荊

南造吳名手。倪元鎭歷有附詩。枝集中大抵茶盛于唐。而盛于元也。

杜牧之茶山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涌。牙香紫璧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迴。磬音藏葉鳥。雪艷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逕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剋。俯首入塵埃。又李侍郎（幼卿）。于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產。敍舊述懷。寧成長句四韻云。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今放曠。白頭郎吏尙留連。終南山下拋泉石。陽羨溪頭買釣船。欲與明公操几杖。願聞休去是何年。（何屺瞻學士曰，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頭顱如此，長卿九卷，此古人用此字出處也。世本或刻願聞者非是。）又正初酬敍州刺史那舉詩云。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其他題咏尙多。即此數篇觀之。牧之之眷眷於斯土也至矣。

風土記云。陽羨縣前有大橋。南北七十二丈。橋中高起。有似虹形。袁君所立。按此即所謂長橋。袁君者。袁玘也。孝侯嘗斬蛟於橋下。南唐時吳越搆兵。飛焰及橋。橋遂焚燬。有司以聞賜錢八十萬重建。徐鉉爲之記。今僅長二十餘丈。故王百穀謂。斬蛟橋實在西九中。非今長橋也。

穿石山在宜興縣東南二十里。有石刻唐盧綸、崔光遠題名。輿地志云。穿山石內潛空。上受許陂長流。下注民田十道。志云。昔有大蛟卵殼。可容三斗。

吳興統記。荆南酒最佳。是荆溪水所釀。故張協七命曰。酒則荆南烏程。按盛宏之荆州記。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七命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景陽似指荆州烏程鄉之酒。而吳興統記。蓋因吳興之烏程縣。與荆南山接壤。遂牽累言之。然今兩地亦自多名酒。（張元之山墟名，謂荆山以漢荆王賈登此得名，乃荆溪水所自出。）

善權寺大殿及藏經閣。俱燬于火。殿後石壁有巨碑。書碧鮮庵三大字。字逕二尺餘。前後無款識。筆法瓌瑋雄邁。絕類顏平原。旁倚石臺。臺高一丈餘。其上又有明邑令谷蘭宗題祝英臺近詞石刻。草垂裳。花帶儘春筍細如筋。窈窕岩妃。昔日讀書處。幾行題酒雲煙。光流倚綺。更誰伴儲粧容與。無塵處。恰有同學仙郎。笛前寄永詰。芝砌蘭堦。使作洞房觀。只今音杳苗驚。穴空丹膩。但蝴蝶滿園飛去。石刻上有横額。題碧鮮巖三字。蘭宗㬋城人。

荆溪中出鮻魚。宋陳克子高陽羨春歌。石亭梅花落如雪。士般斕斑竹菰赤。祝陵貰酒清若空。香糯蒸魚作寒食。按鮻音役。亦作鮻。別作鰔。四足如龜。長尾而行疾。聲似小兒。善登竹。廣韻云。出文字集略。此魚今亦罕見。

善權寺園通閣下。舊有石刻深居二字。乃宋張即之書。明時閣廢。而石刻尙存。故沈石田詩云。張公南渡誇名筆。勁刻猶存玉質完。作屋誰能仍舊號。蓋非深護絮雲寒。今並石不存。

荆南之水。皆清甘芳洌。最宜于酒。予嘗取周孝侯祠下水。按以釀法。名輸墨香。閒以分餉友人。往往見於

篇什。諸水方閣如處士。嶲作荆溪漉酒圖。竝繫七古云。宛床山人有道稱。一杯獨笑張季鷹。惟耽樂山飲樂水。放船東下遊宜興。孝侯祠前水如乳。取水作醱然紅醅。料量麯米有心傳。擬蘇之綴子野詣酒成。郁烈餘正味。滿甕傾人詛良古。惠及野人恣鯨吞。狼藉不顧衫上痕。黃嬌此日獨泥客。紅友當年醱藥孫。（東坡與賈秀才在宜興，人餉酒，曰：此紅友也。主）野夫眼膠先累口。老饕投剩勸止酒。未逢杯學頻叮嚀。豈得酣醉論卯酉。山人嘗來教醉癡。不云飲事便作殃。只嫌斯意猶未足。不寄醱方寄湛方。（予荊曰：宛床山湛，賦范武子方見寄。）金雲莊比部（德輿）詩云。雅愛荆溪溪水清。糟床合麯釀初成。黎花風裏催歸棹。竹葉吾鄉任擅名。朝來五斗許分寄。餉客何須更過醲。識得此中眞味在。十年交誼倍難忘。陳仲魚茂才（鱣）云。恨難平者古人千載不可求。去無情者落日一竿誰能留。惟有讀書兼痛飲。拍浮差足消閒愁。東海之濱有仙客。半生夙負詩酒癖。揭來更泛荆溪船。欲往名山討奇跡。孝侯祠下水粼粼。取水作酒酒更醇。歲歸許我一浮白。醉到黎花滿地春。

風土記。仙亭山者。仙姥于此得道。後人立亭祀之。山在縣西北。（勁字不見于說文，未詳命字之義，疑草書區之訛，舊區本有訛者，韓時爲上饌耳。按廣韻，甌烏侯切，竹出甌府子後。然則所謂仙姥者，又安知其非甌姥之譌歟。）

盧九台先生。雖身處兵戈倥傯。而故國溪山之勝。未嘗或去于懷。其涵隱園記略曰。陽羨桃溪在邑西七十里。萬山環匝。林壑鮮深。溪水淪漣。其中復有平疇墟落。映帶左右。眞習靜奧區也。出城升行爲猶中。凡數百曲。乃至溪涯。余家讀書園在焉。千柳垂垣。清流繞舍。蒼樹補壁。當其前。遠岫煙村邊其後。羅落雞犬。景色蔚然。衡門數尺。不容車馬。今將壁石爲額曰涵隱。園門以內。松逕桐蹊。花柳竹塢。及所謂雙桂軒、斑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家君。年來稍擴旁址。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歸休焉。擬搆書樓五楹。即顏曰讀書樓。列架滿其四壁。縹緗萬籤。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週以複道。繞以迴闌。丹堊不施。綺綉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令溪山煙月。讓我坐上。時時遺我岑寂。啟樓後望。作露臺與複道平。宜廣可十餘武。列怪石盆草。磊石几之屬。夜深人靜。月冷風長。瑤琴一彈。洞簫數弄。此亦吾之丹邱也。臺名倣居。鐫片石識之。去臺二丈許。高垣圭竇。別爲院宇。曲室數區。宛委而入。東西莫辨。岩壑同幽。爲避暑室三楹。曰月窟。爲煖室三楹。曰旭塢。大寒暑則入而盤礴焉。過此闢隙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塍。其閒值山雨乍晴。吟誦餘息。荷鉏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時亭毒。曰明農逸墅。此樓以下之大槩也。樓前三丈許。鑿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怪石于蓮芡間。可踞坐以釣。疊石爲島嶼。峙乎中流。荷香醲時。或一披襟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再前丈許。編柏爲青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與雙桂軒近矣。客過予者。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適至。設清樽以資著述。披園栞而開榜。藉草飛觴。蔭桐點筆。樂不取乎絲竹。禮不拘於送迎。於石於友。有取焉。花須茂密。樹貴蕭森。松檜竹柏。椶櫚高杉。有不摧之顏。後凋之操。吾愛其貞。牡丹芍藥。桃梅海棠。有歡悅之色。吾尙其不寒儉。蘭桂蠟梅茉莉。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蓮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屬。竝以韻勝。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屬。竝以幽冷勝。橘柚葡萄香櫞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極可玩。果

實復其珍味。咸當博求佳種。多植遠移。夫吾園之富。有至于如此。視古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不太奢乎。然木石煙霞。造物不忌。吾將奢取之。平生無他嗜好。林泉圖史之癖。苦不可醫。一行作吏。與山靈別。且十五年。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作怒濤聲聞於兩岸矣。長鬚從里中來。話其厓略。亟驅之思。寧待秋風而後起乎。家有藏書千卷。久束高閣。日事車塵馬足。方當兒綠鬢紅。欲縱情歡樂。猶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活。又遠去城郭。索居荒寂。想閱者當爲捧腹。然亦各從其志。不可強也。猶憶少時讀書。至于髮思。未嘗不低徊三復斯言。年逾二十。筮仕得司農郎。持籌竊日夜。如是凡三載。出守天雄。佐軍興徵發如雨。訟獄錢糧之苦。視爲郎時十倍。如是復四載。尋備兵幾甸。鎮撫郎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司馬洪公同事征討。躬冒矢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三週。無云家矣。今年又有兵闕入上谷。近畿稱警。倉皇奉詔入衞。介馬馳三千里。兵旋退去。再佩賜劍。督諸路勤王之師。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覽邊地。振旅西還。及凝陽而宣雲之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亟趣受事。因馳視邊隘。冒風雪。束馬渡飛狐之塞。屈指前後在兵間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馬前。深入窮搜。分發劍首。軍吏林立。敵迫所求。盤盤旋書。紛紛奏檄。唇焦腕脫。無閒晨宵。褊衷欲腸之羅。復環伺而思刺刃。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聖主生全。以有今日。豈非倖哉。然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讀古人書。所在蹈危履險。觸忌招尤。先哲所云。濟變勘亂之才。未之聞也。國恩深重。報稱無期。今年三十有七。鬚鬢漸長。心血已竭。夙興夜寐。効一割于鉛刀。倘邊塵稍有起色。當控天聰。亟避賢路。角巾竹杖。歸釣溪湄。盡發藏書。流覽今昔。究養生之秘典。窺述作之藩籬。致甘旨以奉二親。討義理以訓子弟。昔日溪中魚鳥。應有狎予者。山靈豈終相笑乎。或問盧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廬舍。數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園林。得無爲烏有先生之論耶。余曰不然。蘭亭梓澤。轉睫邱墟。何物不等空花。豈必長堪把玩。向者邯鄲盧生。一枕熟睡。歷四十年貴賤苦樂。此吾家故事。吾園又何必不作如是觀。客首肯。揖余而去。

九台母李夫人最賢。嘗以紡軖鍼黹。佐公讀書之資。平居教督甚嚴。夫人孩提時。偶倚門外。誤墮井中。水方及肩。家人聞聲自井出。亟救出之。則水深不可測矣。此與劉器之墮棧道事頗相類。（詳器之語錄。）

唐陸希聲相昭宗。初天下方亂。隱居于湖汶金沙寺。其故宅也。地近君山之麓。自號君陽遁叟。嘗著春秋通例。因三家之例。拔正其宄。以通春秋之旨。書凡三卷。又周易微旨三卷。皆設問答。考崇文總目云。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旨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嗣近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遂闕。不復爲注。蓋近世之名家與今二篇外。餘篇逸。按總目所云二篇者。蓋卽上下經傳也。今陸氏所著多不存。惟時散見他書所引耳。

紫桃軒雜綴。引陸希聲論易云。文王觀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則老氏正易之根。治易者可不明老乎。按輔嗣以老注易。觀陸氏之論如此。故晁說之謂其不能脫輔嗣之藩籬也。

風土記。陽羨縣西南有泉。常有紫黃色。浮見水上。出金之地也。又義興記云。陽羨縣塘西濟墺中。有黃土。

色如精金者。俗名金泉。時獲其金也。以上並見太平御覽。按今金泉區。在邑西南七十里。與永豐區相連。卽舊金泉鄉。源出燈山又小心、唐貢二山下。俱出泉如金色。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傳謂金銀銅。陽羨既產金。漢時復設銅官。（銅官山以此得名。）蓋三品中所欠惟銀耳。

梁、祝事見于前載者。凡數處。寧波府志云。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僞爲男粧。梁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于上虞。始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爲婚。而祝已許字鄮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鄮城西淸道原。（一云梁爲鄮令而死。）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濤不能前。祝知爲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墓忽自啓。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塚。蔣齋曲洧堂集。淸水縣有祝英臺墓。皆爲詩以吊之。又舒城縣東門外。亦有祝英臺墓。今善權山下有祝陵。相傳以爲祝英臺墓。何英臺墓之多耶。然英臺一女子。何得稱陵。此尤可疑者也。又毗陵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云。

吳志。五鳳二年。陽羨離里山有大石自立。太平寰宇記。石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按古以五寸爲一圍。一抱亦爲一圍。然此云十三圍三寸。似爲五寸之圍。漢時尺尤小。據其所言。高與圍計之。亦甚卑小。安得謂之大石。殆傳聞之爲耳。此石今尚在國山碑之東百十武。約高十丈。合十許人抱。土人謂其有神。不敢毀鑿。故得久無恙。又按晉書五行志。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考京房易傳云。庶人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立。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予細觀此石。銳上豐下。不過一峯之小者。蓋亮好言祥瑞。郡縣卽以自立紿之。大抵當時紛紛舉報諸奇異珍怪事。無一足信者。乃未幾而休、皓之立皆應之。豈非所謂妖由人興也乎。

桃溪客語卷二

東坡著易傳。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也。東坡之易。本受之于明允。與子由共述之。其後東坡書先成。子由亦從其解與兄。故蒙卦中。猶存蘇城之說。陸放翁云。時方禁蘇氏學。故謂毘陵先生傳。毛西河獨不取東坡易。蓋亦意見有不同耳。

祖台之志怪云。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于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殺蛟。中數創。流血丹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古今載孝侯斬蛟事頗多迂誕。惟此似得其實。

宋單子發嘗修風土記。今其書多不傳。惟舊志間引之。按子發乃單錫猶子。舉政和五年進士。錫字君賜。嘉祐二年進士。與東坡同榜相契。坡以兄之子妻之。至義興常館其家。錫嘗修風土記。子發殆纘而成之。

何直指士晉。父爲族人所害。里有士豪黃某。實陰佐之。黃築於魏閣。藉其勢以陵轢鄉里。未幾而敗。今斷橋捌西北。名月臺頭。有樓十八楹。釗甚宏敞。樓之後。月臺故址具存。相傳皆黃之舊也。

吳志孫晧傳。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按楚九州渚句・吳九州都句下・疑當在吳志卷末・）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大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按此段以國山封禪碑

證之。頗多可疑。據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考以天册元年乙未歲。徐巖角里山得石璽。文曰。吳眞皇帝。而遣官封禪國山。改明年丙申歲爲天璽元年。是以集古錄、墨池編。皆以碑爲天册元年立。又鄱陽郡有歷陵縣。而無歷陽縣。胡三省通鑑注。已辨其誤。兼司徒碑作大司空。（是當爲・大司徒）又兼大常周處五字。疑後衍文。蓋當日實止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耳。觀碑自丞相以下。十餘臣具其名。而處不在其列。且處爲人素剛正。豈肯假此以諂其主乎。毘陵志又謂。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證史氏見處陽羨人。遂附益之。理或然也。（周必大泛舟錄亦云史氏之誤・）

周益公泛舟錄。謂宜興人故以夏甲申雨。云堯時夏雨甲申。而致九年之水。今俗但以夏甲子雨爲忌。亦不聞有甲申雨之說者。

倪高士於元末明初往來荊溪。窮山水友朋之樂。故集中詩述荊溪者尤多。予搆荊南倡和集。謀重梓。常欲采元鎮詩。別爲一卷。坿其後。蓋迂翁與周履道交最莫逆。故顧阿瑛謂周巽亦極似倪。而三人之詩。則其趣向工力。實堪鼎足也。

雲林有贈陶得和製墨詩。歲膠萬杵搗元霜。蜾製初成龍非莊。悟得廷珪張遇法。古松煙細色蒼蒼。桐花煙出潘衡後。依舊升龍柳枝瘦。請看陶法妙非常。一點濃雲璘彬透。得和未著何地人。是時荊溪多製墨名手。如吳國良、吳善、李文遠、潘生之流。雲林多贈以詩。諸人自於材仲外。志乘俱佚其名。故具錄之。

唐李嶠有題善權寺石壁詩云。四周寒暑鎮湖關。三臥滄溟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涯。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早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按嶠集今不傳。其詩僅見於此。舊有石刻今亡。

蔣竹山。在宋末以詞鳴。人方諸辛稼軒。王叔明嘗爲盧陋作聽雨樓圖。并篆於卷首。一時名流。多有題詠。吳韓奕爲書竹山聽雨詞。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闊雲低。斷鴈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空階點滴到天明。奕書其後云。右竹山先生所賦之詞。今偶獲視此卷。因舉是詞。誠甫俾書于卷末。夫聽雨一也。而詞中所云不同如此。蓋同者耳也。不同者心也。心之所發情也。情之遇于景。接于物。其感有不同耳。誠甫中年人。有樓名聽雨。吾意其與在僧廬之下者。同其情。誠甫乃曰。吾聽雨。吾知在吾之樓而已。遂書。竹山姓蔣名捷。字勝慾。（一作勝欲）義興人也。卷中諸先輩之先輩。詞之腔。虞美人也。以上宋野航珊瑚木難具載之。竹山宋德祐進士。元初遁跡不仕。大德間。憲使臧夢解、陸垕交章薦其才。卒不起。生平著述。多以義理爲主。有小學詳斷。家于竹山。學者稱竹山先生。

西九之濱。有浣紗女廟。斜對洴測口。廟止一楹。頗庳隘。中設女像。未審創于何代。按投金瀨。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一統志謂即子胥逢浣女處。李太白曾爲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於道周。獨不言有廟。意者溧陽與宜興接壤。投金瀨即西九之上游。宜民俯溪流之縈紆。感浣女之激烈。爲之立廟。以崇風節。亦所謂飲水思源之意歟。太白碑詞云。粵唐某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

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宋其史傳。明節尤彰。可激濁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蕙根蘖。歲祀闕缺。而霸邑貞義女光。嶷然埋名古遠。斑斑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遺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黃而不龜。身激濼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戮於倫。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於飛鳥。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日滅。卓絕千古。聲陵浮雲。激節必報之讎。讎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溺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尸。榮動於天倫。鈞嫜乘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鄢。哭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事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瀨所。館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安。家族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籌略。同事相協。稱紀英徽。勒銘追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濁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鄰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右碑不見於金石錄。未審當日何人所書。

余謂瀨上有碑而無廟。西溪有廟而闕碑。安得好事者重書一通。勒之貞珉。藏於廟中。俾貞義高風。永垂不朽。豈非荊南一勝事乎。

茶舍在罨畫溪。去湖汶甚近。唐於此製茶修貢。金石錄。載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每歲選匠役夫。至二千餘人云。右碑。金石錄闕其目。不知誰撰人姓氏及歲月。德父跋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爲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何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爲此乎。書之可爲後來者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據羽言。是茶亦取其稱。今之貴陽羨茶者。多未知也。

前漢地理志。中江出丹陽蕪湖縣。東至陽羨入海。宋易山齋釋周禮。謂宜興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中江無自而通。所論未確。蓋中江自蕪湖東南。合宣歙金陵諸水。匯于荊溪。出太湖。東至松江入海。故建康府志。開元中。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距中江。風波不借。舟楫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以便行旅。則中江。唐人尚能指其處也。餘詳四卷。

蘇叔黨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乃翁。東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亦善山水。並詳畫繼。雲林題跋有云。小坡曾寫雞栖石。猶在荊溪山寺中。幾欲規摹渾忘卻。可憐

霅溪豎秋風。至若荊南山水之勝。昔賢吟賞之餘。往往託於圖畫。如周砥荊官秋色圖。(見書畫舫。及清河絕賦。)陽羨圖。周砥、沈周義興山景卷。(竝見王弇州所藏名畫目。)僧某荊溪秋色圖。(倪雲林曾寫卜宜亭圖。見同上。)陳維允荊溪漏亡名氏荊南精舍圖。(竝見珊瑚網。未載像。)倪瓚荊溪快晴圖。重居寺南山圖。贈岳道士幀。(竝見雲林集。)徐賁蜀山圖。朱澤民荊南佳業圖。(見清閟閣集。)沈周張公洞圖。至今好事家猶傳有藏者。

高樓翁有贈貢墨陶叟詩云。龍井老人稱墨仙。有家近在荊溪邊。歲曰秋鳴竹尾雨。丸聲春擣桐窗烟。元玉初成敢輕用。萬里豹囊舒入貢。日長小殿試鳥絲。光迸驪珠欲浮動。世間潘、李今已無。黃金滿篋爭來沽。詞臣供寫上林賦。贊史繪作瀛州圖。文物年來頗凋弊。喪亂誰言少知貴。使須從子乞隻螺。醉草檄書磨盾鼻。陶叟當即雲林詩中之得和。梁龍井在婺源縣。合倪詩螺製初成龍井莊之語。則得和當歙人。而家於荊溪者。著此以補前考之未及云。

朋溪在宜邑東北五里下渲(毘陵志作下渲。)港之支流也。宋黃彝寄僑居其地。自謂興溪爲朋。故名曰朋溪。孫覿嘗爲之記。彝又于溪上建橋。自爲之記。又作楚頌亭。今皆莫可考。邑志又載黃侍制彝墓。在塽山。塽山之名。不見於方城志。(彝字亦未載。疑即蜀山之訛。)意當去朋溪不遠。惜未有表識之者。彝字令升。東平人。道子。紹興五年。爲吏部郎。建議給祭太祖宜正東向之位。見宋史禮志。(彝一作彛。)六年。試中書舍人。累知衢、嚴、婺三州。紹興末。以敷文閣待制。降集英殿脩撰。終李心傳繫年要錄。載其歷官始末頗詳。又費袞梁谿漫志曰。後漢馬文淵。爲伏波將軍。有功于海上。政和修九域志。以睢陽雙廟例。令祀兩神。紹

興乙卯。黃令升舍人彝爲吏部郎。以爲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令升守嚴陵。付修嚴州圖經。予見宋槧本。楮墨極精好。首有紹興己未彝自序。惜已散佚不全。(錢曉徵宮詹曰。按書錄解題。令升所著有新定志八卷。蓋即此書也。又有朋溪集三卷。政和與議仁義於閩浙之義。簡川家塾三十卷。進其文詞之華。其在西掖。致主上于伊川程氏之學。序。稱諸淡所載。論正太祖東向之位。當時雖未及行。追寧宗時。竟用其議。可謂特立不倒之士。惜史不爲立傳。)

河南有恨過關。相傳關公過五關。有立馬迴頭恨過關之句。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過關。蝨分豫、楚、幾重山。龍泉羽士嫌岑寂。鳥道征人嘆往還。劍削芙蓉身欲蔭。幽棲殘壘意仍閒。遐思壯繆當年事。勝盡江山識嵗寒。又閩人林宏文章。夜度恨過關詩云。楚水東邊別恨多。秋風夜半動離歌。迢迢恨過關前月。獨照行人過汴河。按恨過關。在應山縣北七十里。又曰平靖關。亦曰杏遮關。接信陽境。即古冥阨也。見德安府志。壯繆過五關。本小說不經之語。忠肅提兵經此。偶有所觸而賦之爾。

魏忠賢定東林黨人榜。自李三才至何吾騶。凡三百九人。宜興則蔣允儀第四十二。陳于廷第四十九。湯兆京第五十六。毛士龍第八十四。何士晉第一百八十七。史孟麟第二百八十二。以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兆京卒于萬歷之季。至是已垂十年。忠賢之黨。猶追恨之。故亦列其名。與宋蔡曾于汴等。謂之前錄云。

易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蓋易逆數也。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自下而上。乃成卦。雷出地奮。亦自下而上。故雷字皆倒逆上讀之。此賦天地自然之理也。

史玉抱太僕。平日師事涇陽。友事忠憲。爲學好談工夫。謂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玉抱作性善說闢之。同

時楊晉庵復移書辨論以爲誤會陽明之意然王池之論學曰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吃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工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學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問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于日用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交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卻使同于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于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現現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腳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都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王池之論亦未嘗不切中時弊非徒託諸空言者惜當日在朝直言讜論俱不能用至奸黨矯旨甲課爲東林黨法而削其籍王池嘗恐中朝有牛李朔蜀之變不意竟如其言也

岳武穆題桃溪張大年家屏上云近中原板蕩敵兵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小大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涉遐荒立功異域亦且快國事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舉而復敵擁入江倉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馬不回耳今且休兵養卒蓄銳待敵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即當深入虜庭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飛書武穆後陷入罪其家洗去之而迹猶隱隱可識考中興小歷及宋史武穆本傳建炎失守諸將潰去多行剽掠惟飛屯宜興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俱賴以保全圖其象祀之兀朮渡江而北大肆焚掠飛邀擊于靜安鎮又大敗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是其時也又按高宗紀建炎四年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軍是月辛未朔甲申乃十四日則望日乃乙酉實破戚方之明日方喘息未定而汲汲焉志切匡復其詞感慨激發殊有枕戈擊楫之道

善權三洞旱洞小水洞大水洞昔人磨崖題名及詩詞最多悉爲苔蘚封蝕不可句讀小水洞口惟明人一二處尚可識大水洞側似無題字蓋路逕益險巇遊者至此皆自廢而返矣

祝陵雖以英臺得名而墓道則不知所在民居闤闠頗稠密按咸淳毗陵志曰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庵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後化爲蝶事頗于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巖陳克詩有祝陵買酒清若空之句稍啓疑祝英臺當亦爾時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廢制故稱曰陵碧鮮庵乃其平日讀書之地世以與俗粧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牽合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歟

元時桃溪有批驗茶引所在前河埝北名茶園提領所明嘉靖初省歸本鎮巡檢司公廨粥爲民房今所前橋即其地也有忠肅盧公誕生故宅尚存

國山封禪碑書者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建之名載王象之輿地碑目及陶宗儀書史會要立信中郎將未見于續漢書百官志及三國志吳書按吳書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又元劉大彬茅山志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周孝侯廟碑父魴立節校尉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石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凡千餘言其形上銳無蓋及趺如米囷然故俗謂之囤碑明沈時暘詩云莫歎蘚苔蝕蝌蚪故宮禾黍已離離其實此碑無蝌蚪也

湯文正公語錄云天地何時不生才雖衰晚亦有之顧用之何如耳明季如盧九台孫白谷蔡雲怡都是有用之才萬吉人亦不易得

善權寺自齊梁以來爲禪和所棲舊志謂宋宣和中改爲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爲院予按寺廢殿後鈔截寺碑略曰準內門承奏院刑司帖據清訟院申有常州善權寺僧沖偉執狀立橋稱抑屈者右似此立橋等人當司奉批旨就閤仍取文字遂領到沖偉責問據狀先在義興善拳寺住持寺墻內有九斗壇自來屬寺建隆元年被縣令歐陽度奏陳改差道流主持蒙下吏禮部太常寺刑部定奪批旨下待制院本院不詳省寺元定卻改付道流續次陳奏蒙下御史臺臺司卻牒過省部聽並不與沖偉理定緣此立橋乞下按糾院諸司行遣奏元承刑部牒奉制中外諸司刑獄如有冤訴並大理寺推覆大理寺有冤即送御史臺斷又未息訴即命大僚置制院推覆此件公事合命大僚詳覆御批此小事何勞大僚詳定但問衆僧與創如何見就星辰便是道門中事且如郊天祭地星辰山川嶽瀆不用道士行禮既久係僧主管執因造次所奏故致詞訴可令仍舊隸善權或有請禱只用僧祈澤寺祈禱見差道士互有參雜亦可差僧永爲定式如此去更有如歐陽度小官人子亂撞公方有所陳述不得取旨水旱災沴乃孤之不德非因道流和尚淳熙十三年蒙國史院於余家取索徽宗朝文字嘗以此碑繳納史館按此碑今寺中不存湯抄亦不著歲月觀末所云當是徽宗時事然據碑所云是爾時善拳寺仍爲僧院唯九斗壇屬之道流耳志之言不知何所據也

謝皆人太學少以詩見賞王漁洋與陳滄洲諸公交最深自以爲得四助晚尤篤志于學嘗著曲禮廣說

約禮通義。士喪衍義。總名之香祖習說。多發揮先儒道意。而辭致治潔。令讀者幾忘其爲近世人語。至于正人心。厚風俗。良非小補也。節其大略于左。

思啜親食無齒。欲娛親笑而止。

親在而忽忽焉過而思。歿而泣者衆也。詩曰。父兮母兮。誰久畱木。棲棲人子憂。

生辰如母忌。閭戶辭賀。

愛其親者。慮周于虎子。

殽既熟。腐香杭。及秘蔬瓦勝之屬。佐以芳葩。春以蘭。秋以菊。君子祭。芳香必備焉。

鮮蟹之肪。點于高堂。親命酒歌詩以侑。

或曰。初冬當墓祭與。曰。孟冬之朔。祈附墓而哀其亡。

君子稱人之宮則言文。稱人之貴則言德。

兼三王者周公也。夜以繼思。繼周公者孔子也。歿亦見之。文在茲。文在茲。

裘短不勝寒。位卑難以禍國矣。

周禮。倚審。漢有遺縈之二女。（河間獻王。隋周續子宋氏。伏生之女。曰受尚書。）

父母之墓時至。兄弟之塋歲至。

益友服三月可也。厚矣乎。范式之于張劭。李白之于指南。

喪以浮居涑水。伊川之非人也。（右喪禮廣義。）

漢壽亭侯。無慾而剛。孔子所願見而不得者也。

枇杷寒至而葩。負霜而孕。黃蘊生其貞果乎。

君子朽骨不朽德。

惡如足垢。濯之無咎。

久塞而禽斃于饑。以是知燕之能避也。

著書其年至而學至乎。曾子之書老而出。孟子之書壯而出。（右約禮通義。）

父母生不再得。卽死之日亦不復再得也。二泉之言痛矣乎。

喪伺門戶。謹男婦。慎視燎鐙。儲水過他日。（書上均曰。請水過他日。一字一淚。）

殯設靈座。盤衣履。謀著陳之。圖書列於側。借父書者乞還。

士庶人之沒於外者。猶客子之思歸也。柩返於室而後葬。和之不題非制也。

吉跪先左足。凶跪先右足。

淹柩於堂非禮也。茂林野土亦所娛。異時館舍非其居。

毋浮居。毋淺葬。悠乎忽乎。歡之宮乎。

衣藏于廟。著書藏于廟。理廟從時來宿儒。

三年之喪。君子習其常。孝子悲其速。（右士喪衍義。）

陸希聲易傳自序。予乾符初任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之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數十丈。有告者曰。上宓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寢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出。三聖偃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核少小以來所習諸家注說。質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爲第一。下經爲第二。所以列彖象之微詞。測卦爻之奧義。第三篇演文言之純粹。以顯聖人之賾。第四篇伸繫辭之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之始。述列卦之序。第六篇釋說卦之義。辨反對之相資。第七篇發卦象之由生蓍奇耦之極。第八篇明權與律呂之末。制作禮樂之原。第九通天下之理。第十成天下之務。別撰作易圖一卷。指說一卷。釋變一卷。微旨一卷。又以易經文字古今謬誤。又撰辨證一卷。識上曰。陸氏易傳。削去爻象。自謂彌縫其闕。諧皆以發其辭體。正如子雲作太元。俾學者爲進易之梯階。至於言義。則自有中否。

明吳綸字大本。號別墅。陽羨溪山人。與沈啓南交最厚。至吳門則過啓南。留連旬日而去。他無所詣也。嘗約啓南遊善權不果。啓南詩以寄云。久要三十年。契好未始竭。慰老辱相拉。山水作清放。鄰邑三百里。迢遙累孤動。病淹如蹇窮。美意成缺望。足滯惟心馳。日暮生悒怏。把袂未忍判。彼此默相向。翩翩楊柳花。撩亂白髮上。物亦似人情。留戀聊一餉。歧約須過月。山林綠陰王。突欲誰我沮。指日語敢誑。登堂謝所負。一笑賀無恙。善權待僞夢。蜀山發清況。諸公如不乘。詩酒要酣倡。浮生流電光。石火急難仰。行樂

在及時。得失亦叵量。坐看西飛雲。悠然情莫忘。

宋傳待制楫。陳述古墳也。有墓在祝陵。崇寧閒。楫以徽宗潛邸恩。乞善權寺以爲墳剎。此僞志所載也。案宋史。楫字元通。仙遊人。少從孫覺、陳襄學。徽宗朝。累官中書舍人。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在朝見奸發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乞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疋。今墓不知所在。觀傳公之先見。誠老成遠識之士。豈日卜葬于此者。蓋逆知天下將大亂。雖王侯公相之墓。且不能保。甚至有構坳與伽之禍。惟窮山幽谷。始得安其窀穸。而獨依善權寺以爲墳剎。觀當時諸臣。競求天下名藍鉅觀。以爲香火功德院者興矣。

頃歲重建承福殿。予嘗得垣中故甎。甎側有隸文一行。曰常州路宜興州。蓋元時垣也。分隸極古雅。海鹽張芑堂明經。（燕昌。）收古甎甚夥。予贈以一枚。嘗拓其文貽友人云。在晉咸和、梁天監之閒。

煙山。在桃溪西北二十里。峯巒環峙。山上有漁磯。俯臨深谷。陳沂南嶽志云。舊傳孫堅嘗釣于此。古來陵谷遷變。誠不可以常理測。今七里瀨子陵釣臺。東西相峙。其下臨水際。且數百尺也。煙山又有孫氏祖墓。有葬其旁者。夜輒聞號呼聲。俗稱弔打墳。

自芙蓉迤東山。多奇石。佳者瓏瓏秀峭。不減靈英洞庭諸產。予嘗搜得數枚。藏歸小桐溪。置竹下書室前。張君芑堂一見大賞之。以爲龔氏之玉玲瓏。查氏之綴雲。無以過也。予遂割數峯爲贈。時歲暮風雪中。欣然載之以去。蓋芑堂之癖。更有甚于予者。此石既歸海鹽。芑堂手寫載石圖見寄。并系以二絕。殆欲附予海岳研山之思也。予亦作贈石圖報芑堂。一時頗傳之。芑堂詩云。朅古摶碑快勝遊。探來山骨助清幽。多情最是鮫橋水。千里相隨虹月舟。小桐溪畔讀書堂。分我嶙峋玉一筐。君自拜經我拜石。（拜經樓。芑堂藏書之所。）研山寒翠落繩床。予詩云。老我唯知學臥遊。搜奇誰肎煩巖幽。祇饒墨潑穿雲色。可上山陰載雪舟。無邊歲月去堂堂。疾似江流出飯筐。（飯筐見水經。）多謝新詩兼拜硯。不容塵夢到匡床。俞右衷淵集

太白詩題卷後云。女媧戲黃土。摶彼造化力。煉石補天維。綿邈無一際。散在六合閒。峯巒亦冥密。蓮綿向江開。島嶼佳境色。善權讓天子。冥棲在巖穴。曠哉至人心。千載空石室。吾兄濟蠻士。乘興任所適。遥來荊山中。云弄竹溪月。捫天摘匏瓜。明星如白石。滿岐剡溪船。賞弄終日夕。誰知嵇仲散。解攜時相悅。爲君寫真圖。探元入窅默。我隨秋風來。瑤箱此相得。眷叟談五經。樓高碧海出。稽首再拜之。求古散綵帙。題詩留巖屏。惠好無不絕。

南嶽志云。邊莊在宜興縣南四十五里。又有省莊。南唐封疆止于此。與吳越接壤。爲營屯戍守之所。按邊莊卽今石門。省莊在桃溪東。祖袍山之下。蓋省莊以北屬南唐。以南屬吳越。張居詠居桃溪。入仕南唐。而不歸吳越。此亦可證也。

孝感墩。在邑東三十里。周孝侯母疾。思甘草。孝侯竭誠籲天。墩產甘草。故又名甘草墩。此事在阮孝緒求人蔘之前。而世罕知之者。

陳坦公名安。金華蘭溪人。故盧公建斗部將也。公沒後。坦公依公弟中書象觀。逮象觀死于小梅。坦公亦

殉于新橋之下。其屍越宿不仆。里人感其義。收而葬于堵基山。（按堪公。邑志作蘄人。任玉谷作江西人。）

忠肅公遺像。凡數見。裝束各不同。在新橋故第者。冠朝冠。衣緋。在南門盧氏者。戎裝。傍侍二烈士。一爲楊陵凱。一爲俞振龍。此殆後人追寫之。在邑東門忠烈祠中者。被衰麻。席地而坐。蓋居其父昆石先生憂時。以墨經從軍。不能辦官行服。故寫此以識其惘。與公狀極清朗。秀眉疎目。有古儒將之風。其夫人像。予亦見之。除翟豐頤。面色微紫。思陵賜物甚多。今所存惟瓷碗五。每歲初。新橋之裔。設公像于石友堂。陳之爲祭器云。

唐皇甫茂叔。酢裴十四詩云。淮海每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元鬢何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鄰雞莫遽唱。共惜良夜晏。茂叔本丹陽人。天寶中爲無錫尉。避亂居陽羨。予尤愛春山滿陽羨之句。非身歷不知其語之工也。

金沙寺。在邑東南四十里湖㳇。本君陽遁叟故宅處。宋熙寧初。賜額爲金沙寺。岳武穆嘗題寺壁云。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後立奇功。安社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明時寺有老僧。工爲陶壺。吳學石家僮供春。頗傳其法。由是遂擅名天下。

俞安期。既自松陵徙家陽羨。益縱情遊覽。爾意詩古文辭。所著翏翏集初出。深爲顯甄、弇州、太函、江夏諸公所推獎。而名益噪。其小像自題云。乃公飽地來。久作人間寄。辛亥夏五月。行年六十二。傳神我友曾鯨也。波臣字。丹青素精光。識者詫相類。頰距益三毛。準邊點二痣。自視筋肉豐。幸之未委媚。面目或不愴。軀殼信爲累。偶對相似形。略述平生事。少且鮮奇貨。老復無長計。外若寡合容。中無難測地。能將心赤誰。能披肝示。典籍恣編搜。文詞浪遊戲。往昔妄馳心。發揮遠遊轡。秦楚信淹留。燕齊每即次。五嶽到已三。九塞歷亦四。七年行始休。萬變參仍備。道路即多艱。山林庶無媿。逝矣縱退觀。歸與成遠志。穡穡過蕩家。饗殖伎書肆。出觀盡良朋。入侍有便嬖。閨秀三少姬。兒曾四童稺。似續計已成。聲色意兼遂。愛河老已枯。欲火漸無熾。悟彼幻身幻。涉茲義海邃。元具大士慈。竊慕易窒智。默行師願王。願念師勢至。安宥在人天。不求補佛位。思結九品臺。誓爲衆生利。塵界出光明。大地露法施。宗乘詎不談。淨因導深植。寶地徐往生。火宅猛出離。退藉後因緣。懺悔前好嗜。百凡不諱藏。一往聊誌記。安期足跡半天下。平生尤篤于友誼。嘗在金陵鷲峯寺。設無遮道場。薦交友至百七十有奇。凡三月始畢。又續薦二十八人于瑜伽道場。皆爲位以哭。設饌而祭。噫。世有若安期之才。顧肎鬱鬱久居人下乎。宜乎二沈（子勺、皮臣）。皆稱之爲異人奇士也。

吳志孫晧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云云。此即國山碑文。所謂九州吉發。顯天讖章者也。予疑此文首二句。當曰吳九州都。楚九州渚。蓋流傳本誤倒耳。苟乙之不特辭正而義亦當。且觀裴注引江表傳。晧聞大喜曰。吳將爲九州作都。渚乎。則其語益顯然。惜溫公通鑑。亦未之正也。

明靳文僖公（貴）。嘗愛義興溪山之勝。因卜居焉。陸文裕公（深）。嘗作荊南精舍記。見儼山文集。文僖丹

徒人。康陵東宮僚舉。南巡時。會公葬。車駕將臨其喪。辭臣擬祭文。罕稱旨者。乃御製一章云。朕居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嗚呼哀哉。諸臣咸歛手歎服。

桃溪客語卷三

周高起洞山岕茶系云。羅岕去宜興而南。踰八九十里。浙直分界。只一山岡。岡南即長興山。兩峯相阻。介就夷曠者。人呼爲岕。（履其地。始知古人制字有意。今字書岕字。但注云山名耳。）云有八十八處。前橫大磵。水泉清駛。漱潤茶根。洩山土之肥澤。故洞山爲諸岕之最。自西氿溯張渚而入。取道茗嶺。甚險惡。（縣西南八十里。）自東氿溯湖㳇而入。取道纏嶺。稍夷。才通車騎。老廟後者爲第一品。新廟後、棋盤頂、紗帽頂、手巾條、姚八房爲第二品。（皆洞頂岕也。）廟後、漲沙、大衰頭、姚洞、羅洞、王洞、范洞、白石爲第三品。下漲沙、梧桐洞、余洞、石場、丫頭岕、留青岕、黃龍岩、龍池。（皆平洞本岕也。）長潮、青口、䇾莊、顧渚、茅山岕爲不入品。（皆外山也。）

趙彥衛擁爐閑紀云。張渚鎮有張氏。名大年。臨溪爲圃。號桃溪。嘗倅黃巖。有教子。一于登第。一恩科。岳侯館其家。有題屏記云云。然則桃溪之名。蓋自大年始與。

宋馬令輯南唐書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家金陵。多習南唐舊事。未及撰次而卒。令纂承之。實崇寧時也。書中多言徐鉉、湯悅、被詔作江南錄之疎略。元戚光撰金陵志。求得其書。併爲之音釋。書始顯于世。令陽羨人。志乘多闕載。

山花。見毘陵志土產門云。或曰防風苗。莖纖弱而長。味甚甘脆。與竹菇並產宜興。崔茂吉曾有賦。按山花。今土人稱山花羅蔔。狀頗類土人參。味甘而香。皮黃中白。又微似白朮。能補脾而降肺氣。藥肆用充粉

參。毘陵志以為防風之說。恐非是。桃溪近山所產尤多。凶年貧以救饑。梘郎其為易得。留心荒政者。不可不知。（荊西吳相瓜·有芡花菜卉·饑用此·）

毘陵志又云。洮湖有得斷碑者。乃周生烈所作。又洮湖之西。有其墓。論語疏。博士周生烈。燉煌人。仕魏。三國區立。豈越境終於是邑耶。按周生姓。名烈。字文逸。（或云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皆注論語。今斷碑亦無可考。

獨山東岸有平山。坡陀相屬。延袤可二三里。桃溪貫其中。人呼為松溪山。山之北岡勢稍折。曰鮑郎山。潞亦未審所由名。余昔有竹枝詞云。桃花水暖鮑魚肥。寒食東風燕子飛。日日鮑郎山下宿。如何不見鮑郎歸。

俞振鵬。本以販鬻貂為業。人稱俞貂鼠。見陳鼎東林列傳。

荊溪外紀。載薛士龍善權洞詩云。幾如鷗鷺遊。鰂戲澄潭。注。今小水洞。存鰂魚。四足。考益部方物略。鰂魚出溪谷及雅江。有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又爾疋。鯢大鰕。郭注。鯢似鮎而大。白色。爾雅翼。鯢口腹俱大者為鰕。背青口小者為鮎。然則鰂之與鯢形絕不同。與鯪卻相似。陳子高詩所謂七鰓斑爛者。卽此魚也。薛詩注鰓字疑誤。

烏溪港在獨山東南。港外卽太湖。乾隆乙巳夏大旱。太湖水涸數百里。士人于湖底。掘得獨木舟。長二丈餘。廣深四尺。中有古錢可三百餘千。半雜沙土。不知何時所沈也。競取其錢。毀舟以為薪。錢質輕小而色青。民間頗不利于用。予求得數枚觀之。面有五銖二字。背文四出。徑七分。蓋鐵錢也。考洪氏泉志。引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又隋書食貨志。梁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易得。竝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計數。唯論貫耳。顧烜曰。此錢徑一寸一分。而洪氏以為鐵錢。今世有之。輪郭厚。字迹微漫。背文四出。徑七分。重三銖六參。蓋洪所云。乃梁時私鑄。今此錢輕重大小。恰與洪合。其為梁時私鑄無疑。州舟中尚有鐵刀一。長尺餘。

余以鐵錢分餉友人周勤補孝廉（樂清）。作詩紀事云。陳子（鉏說）。示我五銖錢。鐵質好郭函方潤。面文半漫可辨識。其背四出連輪廓。重約三銖徑無寸。鼓鑄云在萬梁年。何時卻沈太湖底。類此乃滓三百千。去秋亢旱昔未有。巨浸成陸生黃煙。漁翁拋網操舂鍤。詫見獨木刳為舩。長可二丈博四尺。中皆以鐵多且堅。愚民愛錢不愛古。擢取那問名品姸。烏溪巷口集紅去。滿齎錢集供炊燃。吳子携錢得數十。緘寄其一來幽燕。詳審始末貽好事。證以泉志鄱陽編。我為摩挲重歎息。薦稱錢神非虛傳。金石寒渤有不免。獨留舊形模全。豈藏丈人護呵。鱗鮫龍蠍吸餘腥涎。憶昔普通始冶鐵。盜鑄輕重隨所便。大同山積厭論貫。東西賤懸好因緣。風波一失葬魚腹。殉財未已罷為捐。重淵淪沒隔千載。角錢復見豈偶然。萬頃洪濤一朝絕。無祟鑿坼窮腴田。貧妻餅子歲在己。饑黎貿貸天乘憐。米出窮山錢出水。（今春安徽米和糴·）（何地得米千餘石·）得此亦幸充粥饘。吾觀周官說泉布。蓋取流行無枯偏。藏富之源本不竭。民用須藉子母權。侈假變鉛作金穴。坐令十萬腰間纏。入手易盡難救旱。願湖終古碧連天。

東川有西溪。李義山為東川判官時。恆遊息其地。故集中西溪詩凡數見。東坡在鳳翔。愛玉女洞水甘冽。恐人詭取。剖竹為調水符。并紀以古風之二者。與宜之西九玉女潭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為邑乘者輒據據及之。地志之疏謬。如斯之類。指不勝屈矣。（東坡鳳翔山·有玉女泉·東坡調水符事·辨詳咸淳臨安志·志家亦引·）

陽羨磁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至與金玉等價。百餘年來。名滿既盛。時工所製。率粗俗不雅。或塗以丹黃。無一可入清玩者。夷考古來名手。其姓氏尚可指數。如金沙寺僧（不知其名）、供春、董翰（號後谿）、趙梁（梁亦作良）、元暢（或作袁錫）、時朋（亦作鵬）、及子大彬（號少山）、李養心（字茂林）、及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時英（字伯嗣）、陳用卿、陳信卿、閔魯生（字魯）、陳光甫、陳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蓋、周後谿、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陳辰（字共之）、徐令音、項眞（字不損·與人·稱生·）、沈子澈。竝勝國名手。至其品類。則有若龍蛋、印方、雲鑑、螭觶、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方、蘆蕉方、詩囊、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束腰菱花、平肩蓮子、合菊、荷花、芝蘭、竹節、橄欖六方、冬瓜段、分蕉、蟬翼、柄雲、索耳、番象鼻、鯊魚皮、天雞、篆珥、海棠、香合、鸚鵡、蝶杯、葵花、茶洗、仿古花樽、棋花罏、十錦杯之等。大都炫奇爭勝。各有擅場。姑舉其什一耳。周澍臺陽百詠云。寒梧乘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自注。臺灣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小壺。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觀此。知陳定生秋園雜佩所謂。時壺名遠甚。卽遐陬絕域猶知之。良不虛也。

國朝宜興陳遠。工製沙壺。形制款識。無不精妙。予目中所見。及家所藏者數器。意謂卽供春、少山。無以遠過也。遠字鳴遠。號鶴峯。亦號壺隱。挾其技以遊四方。名人勝流。競相延結。海寧則楊晚研、曹廉讓諸公。尤所契賞。故至今遺器獨多海寧。則涉園張氏。假館亦最久。

陳子畦、徐次京、孟臣、鄭寧侯、竝沙壺名手。第不詳何代人。或云子畦卽遠父。

毛禹門總憲。少與何武莪太僕同里相厚。天啟中。復因太僕與楊左諸公交。為魏閹所嫉。以法謫戍平陽。隨遣緹騎追之。禹門挈其子潛逸去。有望門投止之風。竟以此獲免。崇禎初復官。今毛家墩側有毛氏荒圃。皆其故蹟也。

宜邑東北有昌山。（荊溪志作計山·）距邑二十餘里。昌字寄不載。士人讀若几。山巔一池。昔有禿角白龍潛其中。歲兩則見。蔡璽詩云。南山肇肇天作鼓。號召諸龍盡行雨。惟有禿角最先到。潑墨雲中鱗鱗舞。宋時嘗築祠山上。今久廢。每歲旱禱雨。則至龍池山頂池中。取蜥蜴貯之以歸。謂是龍子也。亦往往而驗。

盧象晉。字錫侯。諸生。大司馬象昇弟。崇禎中。嘗疏請步騎三千。屯田關外。不許。後棄家為僧。死以缶殯。見儲大文盧忠烈傳記序。卽杭堇浦詩所云。有時忽來告葬所。亮梢與周非其塔者也。（或云·號……·以缶服多·）

元張伯雨杜牧之水榭詩序云。杜樊川水榭。在義興東郭。宋紹興間。卽其地創招提。今廣福精舍是矣。僧古田築屋三間。仍以水榭名。牧之寄許七侍御詩云。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雲中棹。陽羨訪吾盧。刻石為山中故事。古田諸孫易道上人。從予遊。求予賦詩題其處。好事來續未艾也。愛此招提絕世氛。何因水榭得名聞。幽篁嘉木知誰共。塵意雲情若個分。陽羨溪頭黃葉路。晚晴賦裡白鷗羣。詩僧文

槃居然別解道竹留杜使君。按邑志。廣福寺在縣東九里。宋紹興閒。僧宗賢建。今毀。合二說觀之。水榭遺阯。當不離東九左右。明人修一統志時。蓋廣福已毀矣。

周孝侯墓碑。題爲竹陸機文。王羲之書。昔人多疑其僞託。至文中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云。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喩。公輸般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拌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纔起。潛戢勇于雷霆。春水方生。輒錨同于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賢乎。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飾備之禮。親臨殯壙。此段非特與史傳乖謬。且文勢亦不貫。直似取他人碑誌竄入。尤可笑也。末書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道樹此碑。前試太常協律郎黃□書。朱錫鬯疑文字皆陳令所託。予謂文中插入韓信一段。或出自黃葉所爲未可知。今孝侯廟中此碑有二。其唐所樹者在正殿。碑面多米蒸斑剝之跡。（俗稱麻碑）一乃萬歷閒、邑人吳駇得宋拓本。屬周天球重摹上石。爲亭以覆之。（萬士和有跋）嘉興李光映得兩本。著之金石文考略。疑而不決。似未知明人有重刻也。

梁溪周履道。元末避地荆南山中。主于周氏最久。興邑人馬孝常。爲莫逆交。皆相其詩。爲荆南倡和集。凡百七十九首。時人以方皮、陸。履道工書。兼擅六法。義興富人。多置酒招之。一夕遁去。張士誠據吳。履道從軍至會稽。卒於兵。高季迪爲作荆南倡和集序。季迪死。徐幼文又題其後。

釣臺任先生。銳意經術。尤研究易旨。所著周易洗心。大意主象數。而卦之下。先列錯綜互變。與明梁山來氏。（知德）國朝光山胡氏（煦）之說。殆相表裡。而喜爲新奇之論。嘗自言。生平苦不能貫通。發憤探索。恆至通夕不寐。一旦臥病。忽神出委身如蛻。自客館昇歸。一同死者。雖妻子號慟不知也。越旬有七日始甦。神初出。若遊乾坤圖內。旋轉出三環。（即其白圈先天圖）由黑暗地。漸到光明。始見八卦乾坤坎離之象。如日輪出海。火光四射。坎黑如圭柱。撐天柱地。耳聞人語曰。如此無一毫遮蔽。無一息間斷。方成個心體。又曰。撐天柱地。方可言才。伊尹聖之任。纔盡坎之用。又曰。至要只在大明終始一語。汝體會著。又曰。習坎維心亨。不習無不利。汝意云何。以爲此即遊魂爲變。因作古詩以示學者。時釣臺年已六十餘。其所述易象之語如此。不知果有神人告之耶。抑亦襲陸君陽之故智耶。

宜故多盜。俞安期輯唐類函。初成。嘗藏百十部。以出中道被掠。他物稱是。追捕久無所獲。安期乃復印數百部。以紅字目錄印書側端之。未幾盜書亦出。以無紅字詰之。遂首伏。人多其智。好事者爭貿紅字唐類函。因此乃大售。今世猶貴紅字唐類函。其實與黑字無異也。（周亮工大令說）

研北雜志云。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篠嶺。其子孫尚有存者。按篠嶺在邑東南五里。三鴇前後連亘。有石塔刻所作銘。在叢榜。今無考。

陳述古嘉祐六年。出守常州。有惠政。嘗濬湖去望亭堰。民賴其利。題張渚道中詩云。班春無術勸菑萊。五十年間此一回。黃髮路旁應怪問。使君何事入山來。考公是歲年四十五。故有五十年間之句。公本光

州人。徙家閩之福唐。元豐中。薨于京師。葬宜興磬山。孫覺誌墓。後裔嘗建祠于桃溪。劉翁有夜宿善權寺懷述古詩曰。精誠世所希。直道古稀有。伊人雖云亡。遺德不可朽。嘗歷石渠遊。是邦卿出守。浚河納湖波。脫瓠活畎畝。學宮起城隅。遂人或新櫺。既富而教之。薄俗適忠厚。矧予平生時。昏弱賴靡揉。共擷姬孔微。胃出鼎穀後。醇源泝洄。遡行曠容苟。猶其老嚴阿。寂寞待同叩。天乎斯大成。旅殞宜與阜。我來蒞荆榛。雨淚滴杯酒。慟哭起秋風。落葉紛林藪。永懷三益恩。語報乏瓊玖。願子生人間。世世爲親友。詩見周益公歸廬陵日記。翁字執中。建州人。少從胡安定學。述古女弟之壻。故末句云然。

義興許氏。皆宗漢末尉許馘。許彥遇。點龍嘗生事。邇修家乘者。亦載之。故邵時夏詩云。昔生變幻新聯譜。幼婦迷離吏勒銘。下句指許碑重立也。彥、吳大元中爲東觀令史。詳吳均續齊諧記。

東坡先生買田陽羨。歲得九百斛。三子之爵共享之。叔黨之孫峴。尚居宜興。乾道中爲大府寺丞。見周省齋集。

崇寧廟在陝西渭南縣尹村。周孝侯興齊萬年戰歿處。秦人愍孝侯之忠而祠之。金大定間賜額。元王惲文皆爲廟碑。明人誤以孝侯爲渭南人。且指到猷山爲孝侯殺白額虎處。縣東亦水橋爲卽長橋。其傳會可笑如此。

桃寬西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牀侯十三人火。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此雷書似又在侯米漢尉仙火之外。第不詳古寺之名。今莫得而考矣。

蔣儀字仲水。宋淳熙中令鄱山。有善政。嘗修復縣學。朱子爲記。稱儀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袞袞不窮。蓋嘗有意習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云云。儀義興人也。

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云。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

董賢甫鄉里雜存。余遊荆溪善權寺。正殿乃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檜。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鈞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鈞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皆倒書也。周文襄公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擢而止。今窪處猶存。據此則雷書隨削隨深。而承福殿之雷書。予親見其一削而沒。豈能神於善權。而不能神於承福耶。抑緇流故神其說。以欺人耶。

雜存又云。周孝侯墓在義興城中。有廟貌。歷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處煙氣蔽天。若鬱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俊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予姪繼作令。所目擊者。親爲文致祭。後賊過境上。竟不爲害。蓋歿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若此。所記與邑志飛蟲如旗幟事略異。

小水洞怪石林立。有明人題名一則云。大明宣德四年。春三月廿四日。道善權三洞。時員外趙珩、陳岩、上人如仲、眞公、□中、復公、喆公、顓公。共覽勝槩。題名以紀歲月云。錢塘周羽書。餘宋元人題名及詩詞。隱隱石上。多莫可辨識。

杜辭晦，牧之子也。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辭晦能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辭晦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于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鎭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辭晦於祖席上忽顧聲妓朱娘言別，掩涙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辭晦自飲筵散，不及更衣，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而迎之，其苦于適願也如是，以上見劉崇遠金華子，李瞻與王祝，唐末相繼守常，皆名重朝廷，瞻罷秩後，退隱茅山，得免黃巢之難，祝竟爲王拱所害，觀於辭晦之事，瞻之識，超于石季倫遠矣。

唐李濬松牕雜錄，記物之異聞，有張公洞翠碧，翠碧不詳何物，張公洞又產苦梅，亦異品，宋高宗居德壽宮，嘗謂孝宗曰，苦梅有二種，宜興張公洞者，苔蘚極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不可不少留一觀，詳見武林舊事。按毘陵志云，蘚梅最奇古，蘚梅卽苦梅也。

葉石林云，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之絕景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獨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蠙贖寺碑，蓋嘗廢于會昌中，蠙以己俸贖之，蠙自言大和中嘗于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卽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蠙當時藩鎭，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蠙奏狀，后具敕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敕，李蠙云云，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準此處分，牒至準敕，故牒，與今尙書省奏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皆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尙書省，皆不自行也，勑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姓，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尙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尙書韋旁書使，亦當餘，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此句疑有誤，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誤，皆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按此碑今已不存。趙崡[illegible]曰，中書門下牒敕，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以史考之，僅得其七，予以新舊史通鑑證之，其云檢校司徒崔者，愼由也，云檢校司徒兼太保，而不出姓者，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也，云工部尙書韋者，嶺南東道節度使宙也，是時凡任宰相，惟路巖、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悰、令狐綯、夏侯孜、杜審權、崔愼由、張允伸、韋宙，皆使相也，此七人皆當爲使字，而石林誤舉其二，又誤以徐商爲盧商，此非石刻之誤，石林偶缺記耳，盧商宣宗時宰相，卒于大中十三年，不得到咸通也。蠙疏前列銜，爲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邑志謂其嘗爲相，考新舊唐書，不爲立傳，亦不見于宰相表宰相世系，毘陵志謂蠙因夢蠙易名，而語焉不詳，按南楚新聞，李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蠙也，乃改名果登第。

石林謂碑刻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誤，予嘗觀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四年三月，以戶部侍郎李蠙，檢校禮部尙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據其繫銜，微與碑不合，抑或別有遷授，又考

通鑑，咸通四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五年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以祭詢，蠙不知何時復爲京兆尹，而四年三月，五年正月，唐書與通鑑，又復不同，未解其故，然卽前數事及題善權寺石壁詩以觀，蠙之潘鎭名迹，庶幾略可考見。沈詢，字誠之，傳師子，爲人美丰儀，時目爲神仙中人，按北夢瑣言云，詢有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歸秦旦夕在詢側，詢益憤怒，遂作亂，與通鑑小異，又按侍兒小名錄云，詢在昭義，嘗以府中寶女，所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分離，及歸，夫婦俱爲歸秦所殺，以歸秦爲婢妾，則更誤矣，又據新舊唐書本傳，代詢爲昭義節度使而討賊者，乃劉潼，非李蠙，附識以備考。

義興異夢詩，甓林所作，其詞曰，辛卯之歲，寅月壬戌，我寢未興，戶闔於室，夢鬼物，黯淡慘慄，或奇而角，或獸而纖，夔足跛奔，豕形人立，往來離合，飛擲跳躑，紛擾千態，怪技百出，予茫泊然，抱沖守一，廓如大虛，鑑斂無迹，庭雞既鳴，冠櫛斯畢，涉庭而咏，已化笑怡，春風雅振，亮月在席，淵然何損，榮悲匪益，猶以聞悟，境無順逆，愁夫說夢，轉贅迷惑，滔滔天下，病者良極，僕我大雄，拯此導溺，按辛卯爲至正十一年，甓林此詩，豈爲張士信困辱之後而作與。

陸希聲少工書，嘗以筆法授沙門䛒光，光後入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乃寄以詩，䛒光遂爲之引薦，昔人謂希聲究易，不知比之匪人之戒，蓋指此也，予又觀續侍兒小名錄云，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將言者，遊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者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居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于媚娘，媚娘知而深銜之，密啗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明，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是希聲不特昧于比之匪人之戒，且不知輿說輹之凶，其不能終於君陽之居，而死于道路，固無足論矣。

黃太稚太傅宦夢錄云，某日過濟寧，遂謁周公廟，痾未愈，挾一醫一僧自隨，卽余別後狀，余不便深言，第云，上嫌公巧耳，周公曰，巧之一字，我不敢辭，上如此聖明，豈一味樸直所能伏事，委曲彌縫，亦將以求濟也，爲留語逾久，夜禁升人鼓角聲，愴傷其意，明晨仍過別，周公業裁木自隨，慘然知同永訣，如杜甫送鄭廣文台州時，黃所云周公者，玉繩也，是時太傅方解綬歸田，而宜興復召相，與解后于途中，所謂白首同歸，青山獨往時也。

吳楓隱別業，在南店之蘭墅，其地三面皆山，獨闕其北，中有竹旗峯，升之可望西滆湖，其下有瀑布瀉地，亭館竹樹，雅相稱，其城居有雲起樓，正面銅官，楓隱少日嘗從高忠憲公講學于樓上，蘭墅雲起樓，王百穀、董香光輩，皆爲作記，而繪以圖，楓隱名洪裕，字問卿，年十八舉孝廉，風又俱顯，楓隱獨淡於榮利，日置酒召客，多蓄古書名畫，有黃子久富春山圖，懷素草書眞迹，尤所寶愛，晚無子，將終，焚二卷自殉，奠之以詩，遺命必葬我于竹旗峯上，并捨蘭墅別業爲僧院，卽楓隱禪寺，今廢。

任鈞臺作孝經章句，大抵本朱子刊誤，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章句經一章，傳十五章，自敍謂嘗於山石佛龕得鈔本，有傳之十章，其文同戴記，而今本無之，孔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後世孝之終又盲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傳稱不敢毀傷。及事親事君。而去立身于義何居。知此必逸文也。因補傳之十章曰。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孝之本曰敬。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右蓋取大小戴記、哀公問于孔子、大戴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等以成文。竊意江右佛儒之說。終未敢信。

瑞牧遊先生。少居宜滸。父母俱早卒。家貧甚。附村塾讀書。每遭侮逆。歲饑。轉徙錫山僧寺。復爲僧徒所逐。公散笑行歌自若也。族人某獨奇公。皆厚給之。俾從師力學。遂成名。初其父雖嘗未有子。禱于茅山夢神畀以牧豎。及將產。母復見牧兒笑投其懷。竹聲鳴鳴然。故號曰牧遊。公自少迄長。好學不倦。所著禮經澤書。成于諸生時。詩經澤書成于孝廉時。春秋說義。成于宦中。詩有酎可吟等。皆手定。

姚東照者。鉅鹿諸生也。爲人慷慨知大義。盧公象昇之殿賈莊也。推提餓卒五千。所在州郡。受樞臣指。閉關絕餉。東照出家粟餉軍。與侍左右。同師行。趨往祖。公方被甲立軍門。次第指麾諸將出。東照叩馬。請繼見期。公慨然解腰下佩刀與之曰。苟無相忘。見此如見我矣。遂鼓而前。明日公戰死蒿水橋。東照家世寶此刀。後公從曾孫豪然爲威縣令。求得于姚氏寡婦。攜之歸里。刀長四尺餘無鞘。蓋距公解贈時。已百餘載矣。寒光楚斂。凜凜有生氣。見者多爲之欷歔。王今遠曲周。皆爲之記。豪然字傑夫。雍正甲辰舉人。公仲弟象晉曾孫也。治邑有循聲。

岳倦翁問道宜興詩云。買田陽羨說東坡。想見溪山勝槩多。曾是中齋詩紬帽。（紬疑作·作）倘傳遺扇鎖瑚戈。斬蛟義槩人猶記。化蝶仙蹤事易訛。我欲問津先訪古。古鑑題跋試摩挲。自注。宜興張公洞。刻古鑑題跋。客有爲予言。古鑑後乃仙去者。末句故云。按今張公洞古鑑題跋。莫可考。而其仙去事。亦罕有傳者矣。

天申宮。爲宋章獻皇后誕降之地。有所賜夾紵玉仙。岳肅之詩。粹儀夾綻（紵疑）。盛花鈿人說先朝祀玉仙。是也。按舊志。載宋大中祥符四年。賜金帛一新棟宇。賜夾紵玉仙。殆亦在是時。惜無能考其形製。

桃溪客語卷四

宜荊無西府海棠。東坡自錦官攜至。永定邵氏曉家。荊南始有其種。公詩所謂。日暖風輕春睡足者也。陳定生嘗記于秋園雜珮。今宜地佳種絕不易覯。而定生原文已失。惟其子宗石所排。及史司李夏隆、永定海棠記載之。尚可想見其風致也。（善種仙李變·有白秋海棠·亦異品·）

自漢以來。諸儒釋三江者。紛綸糾錯。雖于聚訟。由三江非一。又有經流源委之不同。古今堙通之異勢。說愈繁而岐愈多。按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又曰。三江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徐堅初學記·三江一源三目·其源皆在蜀也·）三孔入海。猶言三處入海也。漢地理志。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按水經注·沔水·引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吳小湖·會谷水·又東南逕□□城南·出□□·以爲臣海·盧即南江入海之道·亦又有分江水·出丹陽石城縣·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東至餘姚入海·水經以爲南江之原委·其故迹久堙·今無復可考·然餘姚之于南江·雖相距甚遠·即以地勢論·今自海寧上河·迤西而至餘姚入南·已高下懸殊·俗勤云·現了長安埧·漢即吳江塔·自此地勢益高·南江又安得與北江隘壁者相通·海乎·）北江在毘陵縣北。東入海。（明監本無上北字·宋本有之·與顧溪志合·此蓋今常州江陰縣入海之道·）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北。東至陽羨縣入海。（北江合荊溪·出宜興縣東南·出太湖·東至松江入海·）以上乃鄭氏所謂三孔入海者。此禹貢之三江也。（又按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松江仍在中）·此三江皆傅近海口·要實鄭氏所謂三江之一耳·又越語·子胥諫夫差曰·吳國三江環之·三江者指岷江·松江·浙江·與此不同·別詳予吳三江考·）太平寰宇記。荊溪即漢志蕪湖之中江。此水宋時尚通荊溪。迨明初東壩既成後。中江始不復東來。而胡東樵禹貢錐指。謂漢、魏則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南江北江。而無中江。謬甚。（丁升衢·半帆云·水經無中江·乃闕失·非本無也·沔水中觀）

築四十餘、中江在蕪湖縣西南云云、與山海經相符、可見。舊按文選江賦注、引水經、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此水經之佚文明矣。

百瀆之名。全列于毘陵志。元任仁發浙西水利書。僅疏其知名者四十有八。邑志所載。凡九十有九。外此不在百瀆之內。而相傳近者。又二十餘瀆。大抵時移世易。川陸通塞不常。百瀆之名。亦往往隨以遷改。難盡復當日之舊。邑西又有夾苧干瀆。宋單鍔吳中水利書云。夾苧干瀆。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荊溪。此瀆蓋古所以泄長塘滆湖之水。入大吳、塘口、白魚灣、高梅、四瀆。開此瀆。則他州入震澤之水。皆通流。深有利于三州之田也。三州謂蘇、常、湖。夾苧干瀆。及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等。則又在九十九瀆及二十餘瀆之外。而毘陵志等所未載者也。

吳跂劉。居宜興西門外。有給使曰蓮盛。嘗歲正月初。樵于銅官山中。同行數輩。忽聞木犀香甚烈。因其迹之。果見古桂七八樹。枝葉連蜷。花方盛開。與秋月無異。衆競前以樵斧折之。各攜數枝而出。至中路。始悟此非花時。得無誤入仙境乎。時已薄暝。約明早更入山探之。及抵家。莫不驚異。詰朝偕衆復往。覓不得故道。悵悵而歸。其花蓄之旬日始落。此與晉劉驎之采藥入衡山頗相類。聞蓮盛今尚無恙。

沈時暘。亞卿。與震澤王文恪公交最厚。其居在黃瀆。嘗招文恪遊張公洞。文恪至中途。風雨交作。舟不能前。榜人請先遊善權。公笑而許之。因寄沈詩云。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荊溪轉渺茫。潭没無緣隨去棹。善卷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翻成爽。豈謂尋閑覺得忙。寄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王公此舉。與昔賢姑遊廣愛者。是一種襟度。卻恨遊廣愛者。無此作也。

陳其年爲婦人集。發首述長平公主事。餘者閨房之嬖孽。亦復不少。下至纖章挾瑟之流。雜然竝列于其閒。雖文辭可觀。一何蕪穢之不擇乎。

王文恪荊溪雜興詩卷。凡古今體五首。書法蒼秀。得晉人風格。卷前有嘉靖庚申。長洲陸師道子傳。補寫荊溪圖。圖中千巖萬壑。咫尺有千里之勢。前古松蔭蔚。下繫扁舟。篷底坐一人。作宰相官冠服。蓋即守溪也。意致極閑曠。考震澤先生集。荊溪雜興詩。乃作于正德己巳。下距嘉靖庚申。已五十二年。公之流風餘韻。使人久而不忘如此。卷今藏海鹽吾上舍以方家。予嘗借臨之。

蔣京少云。宜興蓋有五溪。皆分長溪之枝流。隨所派別。各擅勝名。謝康樂作長溪賦。賦不傳。傳其逸句。箴按藝文類聚。載謝靈運長溪賦云。渲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厓以如玉。終積岸以成沙。舊志皆收之。以爲長溪即罨畫溪。殆因任彥升詩。有長溪水東舍之句也。以予觀康樂他作。罕有涉于義興者。其謂長溪即罨畫溪。似未足深信。康樂于會稽始寧。別業遊息最久。山居賦有曰。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智謂湖之滸、子虛賦、陂陁僻渚、張揖曰、涯涘流也、會稽。引脩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山幾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自注云。兩智皆長溪。外又云長溪甚遠。故曰泉流。安知前所賦者。非會稽之長溪邪。且越中山水瑞激。故賦語云然。若罨畫溪。紆餘平遠。神理亦甚不似。此與義山西溪詩。東坡玉女潭詩。竝志家一例混入。惜不能起京少而細論之。

鹿乳未見於本草。氣味甘平。大補虛勞羸瘠。尤宜小兒痘瘡不起。服之有回生之功。山人首重之。凡鹿哺子以黎明。每子吸十二口。度一時則消一口。獵者得鹿子。急殺而剖之。其大若圍棋子。歷歷可數。故得于清晨者乳多。而得于日旰者乳少。又須伺其離母而後捕之。設逢其母。即以足蹴地成符。諸子皆不見矣。

周履道天花菜詩云。天花產雁門。惟此生炎洲。名同實不然。事固多謬悠。發春萌芽蘗。傍石已滑抽。修纖荐帶紅。散亂幕絲柔。采擷及卑非時。誰見求。笔蕭濟芳烈。投醋羅璣羞。絮筋析照耀。入盤慨網繆。側聞長老言。味與防風侔。惟當存下體。用紓凶年憂。玩詩意。天花菜似即毘陵志土產門之山花。按五臺山出天花菜。形如松花。色白而大于斗。香味俱美。見菌譜。殆即所謂天花出雁門者耶。又七修類稿謂北地有天花菜。滇人作料絲燈。必用天花菜點成。今常州人亦工製此燈。不知用何物點成也。

鮑珍亞。台叢。嘗與沈無咎。字子惹。獨行士也。避地義興。所居一畝之宮。水周于屋。屋外隙地皆種梅花。又善藝菊。最多佳種。四十不娶。後有湯氏女歸之。頗解韻語。唱酬相得。有偕隱之志。嘗以夢華集一卷見投。詩皆古體。似漢魏六代樂府。參以昌谷、東野。家法予亟賞之。後復攜其內湯朝所著蕉雪集相示。朝自號華嚴女子。詩亦清婉可諷。

叢嘗又載沈無咎樵客吟云。明光殿上叠執戟。歸來深山作樵客。山深木魅畫迷人。每逢怪樹斫作薪。抱薪下山路逢虎。斫虎頭上一百斧。殊古拙可喜。華嚴女子詩。嘗與其夫合刻之。名笙磬同音集。蕉雲金壇人。先無咎卒。無咎爲作傳。築埋時亭於墓上。墓在蜀山東坡書院側。或云在川步。未幾。無咎亦卒于其鄉。鮑珍爲葬之。碣曰。清詩人沈無咎之墓。昔宋李戡卒。趙王孫孟堅葬之弁山下。樹梅數百本。題曰宋詩人李戡墓。二事彷彿相類。

仁和卓去病先生。少負經濟才。常以天下事爲己任。平生師事許孚遠。友事高攀龍。與胡同嘉同學相契。舉萬歷壬子鄉薦。歷工部員外郎。左遷大同府推官。詩盧公象昇。方爲總督。兵戈倥偬。去病贊頌鹽。哈卜二會請開馬市。時議宥不許。之去病奏記象昇。方今邊隅多故。宜專嚴二會。且諭西哈保全殘卜。以存中國大義。而安邊境。牽制敵國。象昇深以爲然。即請行之。量移兩淮運判。歲大祲。爲淮人請賑。語直切多忌諱。坐是罷歸。年七十餘卒。去病湛深經術。有易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麗孟進。講春秋。將錄以獻。會去不果。予嘗搆得易學。凡五十卷。蓋其精究易旨。而尤詳于象數之學。郡志居詩話。斷去病著述等身。惜不甚傳。斯其一斑與。

近有作秋鐙叢話者。載乾隆甲子。常州荊溪開引河。巡檢張某董其役。掘得古塚。碣曰。唐詩人戴叔倫墓。復有銘曰。筮之吉。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云云。考新唐書本傳。叔倫金壇人。德宗時爲容管經略使。封譙縣男。碣不應僅稱詩人。且德宗至乾隆甲子。不下九百餘歲。而曰六百年後。是于紀歷近遠且悖。然至銘詞之鄙褻。斷非出自通人之手。舊傳蜀松淵故塚。輒文筮吉龜凶。百年墮江中。蓋好事者竊取之耳。

日鑄山人藏界茶法。界茶製成後。不可近火。若用炭焙。則香氣全失。而色亦變。入錫瓶亦然。藏者。須用磁罌極大者。焙乾放塊子石灰斤許。上再加竹箬數竹紙。然後將茶傾入盤好。應以大甕。用時隨取出一二包。則味與色俱全。若錫瓶內只可供數日用耳。昔陶石簣與袁中郎品茶。謂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豆氣。虎邱花氣。惟界非草非花。然作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爲佳。真者斤二千。予見之數年。僞得兩許。可見當時風俗醇朴。好事如袁中郎。尚不能多得。今則以僞亂真。且比比矣。而人復有愛其僞者。道其真者。一物雖微。足以論世也夫。

宋建炎中。盜郭吉嘯聚宜興。官軍莫能討。開府武穆至。遂逝入太湖。武穆追擊大破之。復遣辯士說馬皐等。盡降其衆。（今宋史岳飛傳，放說說字。）宜盜以平。往年有遊張公洞。于石壁中得銅官印大小若干枚。上塗以金。或疑吉所藏者。吉之黨又有張威武。武穆以單騎斬之。見本傳。

福清葉文忠公以天啓甲子秋日遊善權洞。題詩四首。同遊者爲周譽餘封君。陳函三大參。李念劬方伯。萬元治郡丞。蔣鉦仁憲副。毛伯高給諫。周玉繩中允。張國瑗、葉伯英、蔣文遠、三山人。詩曰。曾說張公洞最奇。此間奇絕到方知。半空忽見瑤臺起。四壁爭看玉乳垂。絡繹東西時往返。丹梯上下各逶迤。不知混沌何年鑿。留與遊人好採芝。松門深鎖石牀虛。不許塵凡更結廬。洞自仙人留鬼斧。寺從浩劫見雷書。雲中雞犬聲常寂。瀨底蛟龍氣尚噓。若識勝遊能有此。黃扉早已賦歸與。方外從來說善權。樓真今見洞中天。巖懸深布皆成雨。石傍丹邱盡作田。震澤波光搖杖底。荊溪嵐翠落樽前。山靈莫笑初相識。曾讀南華第幾篇。天開洞府似層樓。一半玲瓏一半幽。滴瀝泉聲偏入夜。擁蔥樹色最宜秋。山僧漫說與人渡。野老爭誇客相遊。勝地幾時能再到。每于臨發更遲留。按明史宰輔表。文忠以是年秋致仕。然則其出都歸途。即爲此遊與。詩刻石。今在善權寺中。書法蒼秀。頗類董香光。

谷繼宗嘉靖中宰宜興。在任三載。皆謀興復水利。惜時未能用。按伍餘福三吳水利論曰。夾苧干宜興志無也。惟宋單鍔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故道者。近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武進。半在金壇。東抵滆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昔人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滆湖。洩滆湖之水。以入大吳、塘口、白魚、高梅、四瀆。及自伯瀆而北。入常州運河。以歸大江。于水勢甚便。自五堰既廢之而後。其所謂夾苧干者。亦復淤塞。皆爲桑麻之區。雖有宜東宜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于橋名。亦蹈鴨嘴之呼。將推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蠲其利。而其鄉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爲鯀殛之。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鍔之言不誣。而今縣尹谷繼宗者。相與咸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行。上可以接滆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遠荊溪。而震澤無害。鍔稱深利于三州。以予觀之。豈直三州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棄于滆湖之田戶。再棄于兩浙之豪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而二縣之民。亦詎之何有。遠。繼宗邑志縣城人。考進士題名碑云。山東濟南衛官籍。臨淄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善權寺碧鮮菴碑。作谷蘭宗。蘭宗殆其別字。

三吳水利議又云。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與

而勢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哉。就如志有五千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城瀆。而志則少。其名號。已不能無稍魚之爲。而況古人所謂瀆者。吾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猪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荊溪不能當衆流奔注之勢。逶于震澤之口。疏爲百瀆。各爲分域。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荊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小水洞穹窿崎嵚。勢與乾洞無異。惟乾洞可秉燭而入。小水洞則水直穿山腹而出。深不可測。同之不窮。歲旱可灌田數千頃。洞口怪石瓏瓏。鍾乳滴水中。璣琤如鍾磬音。晝夜不絕。乾隆癸丑正月乙未昧爽。洞忽傾圮。碧闢道邇。沙塡石擁。絡水爲不流。所謂穹窿如室者。今僅道帽壁。昔人題字。無一復存矣。

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爲氿。郡縣志水利考諸書俱作氿字。按氿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漢晉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幾案漢書地理志，西南，此蓋傳寫之誤作。）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爲九江。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江。金陵志云。中江首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里。即其遺迹。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縣入海。開元間。嘗日用作宜興。（案宜當作義興。）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云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餽糧。其遺迹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給官中。（案宋水利書作欺給官長。）、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成過蕪溧。皆入宜興之荊溪。而趨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荊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耳。何得爲氿乎。梁寨亭林以氿爲九之譌。語誠是。但謂即九陽江。則恐未然。金陵志云。九陽江在溧陽西北三十五里。溧陽又在宜興西北九十里。則九陽江距宜興且百數十里。安得以爲二九即九陽江。果如所論。則今湖州府東南有水曰南潯。亦可謂是即潯陽江乎。予細考邑志。合城外遠近。所注溪流。凡一十有八。其在東南與東北者八。曰荊溪、新溪、洑溪、剛溪、吳溪、陽溪、東高溪、東溪。（即東九）在西南與西北者十。曰慈湖溪、折溪、考溪、運河溪、爛路溪、塞溪、丫溪、匡溪、桃溪、西溪。（即西九）安知昔人不因東西皆九水所匯。故謂爲九。而俗又誤加水旁作氿乎。閱世既遠。雖各溪或開或塞。未必皆合當日之舊。然其所以命名之意。大率不過如此。舊志又謂。自湃湖至西九。三九二十七里。故謂之九。不知東九又何說耶。王百穀荊溪疏。作氿又作汍。云汍亦字書所無。要皆不足據也。

唐李戡字定臣。渤海敬王泰慈七世孫也。幼孤好學。二十舉進士。吏唱名乃入。戡獨恥之。翌日歸江東。隱于陽羨里。陽羨民有鬥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論著。凡數百許。後爲平盧節度使王彥威從官。卒于洛陽。而歸葬陽羨。戡又名飛。杜牧之爲作墓志銘。戡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

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片詩，以譏正其失，詳唐書宗室傳。（載詩文不多見，荊溪外紀，載其陪侍叔相公遊善權一絕，似偽撰此題，不足據，姑詳五卷。並邑志於玉潭山莊下，稱此爲令刺史光啓。）

孫仲益自象岌歸卜居湖洑，晚歲精力猶不衰。周益公侍過之，時仲益年八十有七，矍鑠不異少壯，詩逾九十而沒。內簡尺牘中與張季楚言幹云：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觀人品不足齒，而留意于內景卻深。

朋溪以董令升弃得名，在宜興縣北五里（王氏二志，皆作縣東北五十里，宋令董升居此，皆大謬。）令升僑居宜興，嘗卜築溪上，買廢田數十畝，鑿爲池，種蓮以娛母齊安郡太夫人。池中先三歲產異蓮，人以爲瑞。及母喪將葬，冬月大寒，後園木芍藥忽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逡客，莫不嗟異，弃因作圖以示客。詳孫覿朋溪雙蓮記。（南畿志，宜興縣古蹟，有瑞蓮亭，今縣北尚有小字圩，疑皆令升故蹟，惜無可考。）

詞海道珠栽陽羨溪寺樓閉，無名氏詩：碧雲亭上碧流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送春歸，風前古洞巫三疊，雪後華峯玉一圍，遙想上人清太甚，水晶宮裏說禪機。今題詩雖不可考，要非龍巖、金沙、龍池、玉女諸勝，不足盡其趣也。

郡國利病書，郭璞曰：陽羨縣有張公洞，窟有二堂。今宜興有張公洞，予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爲瑰奇，然不知孰爲二堂也。縣西北（案當作西南）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權爲張公耶，緣疑此亦亭林之誤。張公洞從後洞入，穴口僅如甕，拾級如蟻，懸空而下，路皆通暗，然炬行數百級，有石室漸大，仰望穹窿者廈屋，傍多怪石，如玉柱丹竈仙人田等，此一堂也。更行數百武，漸有天光，然路復稍隆，再向東南行百武，天光愈豁，石室愈大，有盤陀可坐百十人，卽宋時鑪燒香甚處，此又一堂也。第昔人相傳，遊張公必須由後洞入，則所見如是，若從前洞，則一覽輒盡，無復餘意，而橫闌阻礙，險隘甚多。顧韓之遊，想不得此法，故未能盡其趣。顧又案闕疋山如堂者密，若善權、乾水二洞，雖一高一下，遠望勢若重臺，而又不可謂之密有二堂矣，姑識之，以俟博洽者詳焉。

祠山在廣德州西五里，祠漢張眞君渤，相傳眞君烏程人，治水有功，後化于茲山，因立廟祀之，靈顯屢著，故廣德、建平、溧水、高淳、長興等，皆有其廟，而宜興亦有數處。案盤希年祠山廣惠廟埋藏記，神以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生，深明水火之道，嘗自長興、荊溪疏鑿聖瀆，志欲通津廣德，是荊溪亦神迹所經，其於鑿固宜。

明耿炳文父君用，從太祖渡江，積功爲管軍總管，援宜興，與張士誠將爭攔，力戰死，炳文襲職，遂領其軍取廣德，進攻長興，詳見本傳。是君用實爲宜捍寇難而死，亦宜祠之忠義。炳文之卒，實在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所撰炳文墓志，確鑿可證，而紀傳皆云建文命帥師討燕，至燕王稱帝之明年，被讒懼而自殺，竊謂枉，蓋由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據爲典要，詳朱錫鬯與馬寒中書，此事尤有關係，因論君用事并及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載張公洞唐人留題，及南唐韓熙載洞靈觀記，今張公洞唐人留題，尚有存者，而會仙

巖上唐人留題尤多，幷有勅一通，茲錄于左。勅諸道修□□□五嶽四瀆名山（右第一行）。大川廿四化所□□□告□□（右第二行）。十二年三月廿五日□洞靈觀修（右第三行）。章醮功德□□□度□□□□（右第四行）。使朝散大夫行內侍省內侍魏成信（右第五行）。□□□□元都觀主賜紫□□王尚（尚字左旁不可辨）靜（右第六行）。判官儒林郎行掖庭監作邵國□（右第七行）。判官承務郎行掖庭局丞魏肯□（右第八行）。□使常選常守貞道士路眞遜（右第九行）。行從□修功德使檢校官常州□試光祿卿辛□（右第十行）。都知檢校官常州衙官守安州護安府折衝□□（右第十一行）。□賜紫金魚袋楊儆（右第十二行）。朝散郎常州錄事參軍韋誠（右第十三行）。將仕郎守義興縣令崔□（右第十四行）。□□□洞□奉義郎試義興縣丞□李翻（右第十五行）。右勅正書在會僊巖上，皆歲月莫可考，其餘古今人留題尚多，詳予陽羨摩厓紀略。

祠山事要指掌集八卷，宋嘉熙乙亥周秉秀著，中述張王有妃一人，夫人二，弟九，子五，女一，又有方使者，亦佐王治水，別祠于方山。廣德州志又載王治水，常變形爲豭，夫人餉之，約椊鼓爲候，一日偶遺粒鼓上，烏啄之，有聲，夫人急餉王，倉卒不及復形，遂入祠山而化，故今廣德俗每歲遇神誕，浹旬禁食豕肉，祭必以鵝，卽豕窩踏啓立遭神譴，驗試不爽，惟宜俗稍寬耳。

靜山菴在宜邑北二里，有唐石幢，失其蓋，僅留下截，高四尺餘，八面上方，各有一佛像，下刻陀羅尼經文，多泐滅，末有大唐開元廿六年歲在戊寅二月己亥凡十五字猶可識，書法端勁，類顏平原，作邑志者不知爲陀羅尼幢，但謂之唐國碑，尤可哂也。

顯親光孝禪院，在城南二里，舊爲法藏寺別院，宋建中靖國初，將樞密之奇，請爲墳剎，賜今額。元至正初，僧方匡建聽秋軒于萬竹間，虞邵菴、柯丹邱皆有詩，不久燬于兵。明洪武時，僧成大移建今地，厥後又屢更興廢，今聽秋軒已鞠爲茂草，惟邵菴、丹邱及明王問等詩刻數石猶存。

司農劉夫人墓碑，其文平與許子將撰，洪氏隸續所載，已止半截，明虛熊猶得舊刻，而案其箇句，今殘碑久亡，拓本亦不可復見，捌合隸續與荊溪外紀所載，而校其同異于左：漢故（下第一行闕）司農夫人，祖自會稽山陰，姓劉氏，伊姚夫人受特貞劃，體性純淑，非禮不行（闕一字）。人（洪無）仁（洪闕四字，沈闕二字）。石（洪無，沈闕五字）。晉愷（洪闕三字）。（沈無）。沈（沈無）。九族穆（洪闕三字）。同（洪無，沈闕二字）。不（沈無）。爭（沈作子）。孫息盈房，導尙以（洪闕八字，沈闕七字）。篤（闕七字）。毋（洪無）。儀（洪闕三字）。容德配古，列任似爲（闕八字）。宮（洪空一字，沈闕十字）。復金（洪闕十一字，金作全，沈闕十字）。酒（洪無）。廿香車騎陳（洪闕七字，沈作陣）。公（沈闕三字）。巖□（沈無）。峯（洪闕七字，沈闕十字）。侯相□（沈無）。迴聲極悠遠（沈作悠遠）。家（沈作案）。名（洪闕廿二字，沈闕九字）。幽藏寄嗟酷（洪闕十七字，沈闕十二字）。命（洪無，沈闕七字）。德（洪闕四字，沈無）。哲（闕）像甄采其（沈作典，闕七字）。鄉人（洪闕八字，沈闕五字）。不忘夫人爲太尉許馘之妻。蓋立碑時，馘猶未爲太尉，故稱司農夫人，此碑與太尉碑，歐、趙二錄皆不載，故其歲月莫可考，洪氏謂劉夫人碑，蓋立在光和之前，想當然爾，太尉墓在城南周瀆，今其地人猶謂之許墓。

許太尉廟，今雖莫可考，大抵與墓道不遠，吳處厚靑箱雜記云，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所謂詼馬礪嶪者也。司農劉夫人碑，至南宋初猶在許氏墓，而太尉廟碑則已不可見，雲麓漫鈔云，紹興丙子冬過顧山，訪故人鄒子門，石（案姓族，又載越廣王厚之云，其友陳□于水濱得一石，摹而藏之，則許君殘碑，傳與子門，不知是一人否。）有殘碑云，舟行許墓側得

之洗而按讀，知爲植碑也，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俗隸漫漶，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忍礱去舊文，以今文刻于漫處，所謂許碑重立也，據趙氏所言，是原碑故未嘗盡亡，殆開元中其廟已毀，而碑多剝蝕，故諸孫以俗文補刊，而重立于墓上，初未嘗別礱一石也，

宋時有香蘭山寨，在邑東南五十里，蓋以備太湖者，土兵頗累民，紹定中，岳肅之將之淮東，經湖汶，至寺口，居民有以摘山爲寨兵所擾，肅之爲査之，後數歲復過此，遇數老父，擁贄爲拜道左曰，適見歸從閩公之姓，曰是姓稀，必吾官也，敢以新茗爲贄，肅之卻之，詩以識感云，路旁迎拜正紛紛，爲憤錯山話事因，老去可憐心尚在，姓稀猶是耳曾聞，驛追少日傳行客，犬吠多年絕過軍，慚媿一錢無以稱，殷勤爲謝若溪雲，時嘉熙庚子歲也，武穆有德斯土，故其後亦有居宜興者，輟耕錄載岳王墓在杭棲霞嶺，元初以來漸傾圯，江州岳氏諱士迪者，于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貌一新，所謂通譜者，蓋是通江州與宜興州岳氏之族，合力以起廟寺，非必若後世之攀援強合者，謂之通譜也，肅之雖不居宜興，守嘉禾日，嘗出貲屬邑令戴桷佐建王廟，其校正九經，每卷後有方印，曰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今傳本世猶珍之，

附朱竹垞與馬寒中書

劉三吾集，于乞覓借憩一觀，緣集中記，有爲耿炳文作墓碑，乃卒於洪武二十七年，此明徵也，今正史野紀，俱載建文命之出師討燕，此一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爲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匪小耳，竊按此書真蹟，今藏海鹽張選巖太學家，予嘗據竹垞之說，以載於前，然劉三吾坦庵集，有洪武二十七年爲耿炳文撰三代祖墓神道碑，而並無炳文墓碑，蓋竹垞偶爾誤記，似未可據以爲實，頃陳仲魚孝廉爲考之如此，故附識卷末，以正前說之誤，嘉慶丁卯十月記，

桃溪客語卷五 續編

周益公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間，凡六至宜興，歷欲考東坡在此月日，後得宜興主簿朱冠卿縉編本邑圖經，載東坡四事，其一，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彼，地主以酒見餉，謂東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邑人傳此帖，今亡，其二，長橋元豐元年火焚，（按王升長橋記，謂元豐三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按今有石刻在橋側，曰，晉平西將軍周孝公斬蛟之橋，凡十二字，乃宋謝采伯重刻，此所記，疑有誤，）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其三，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曹姓者，已售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其四，邑人蔣穎叔者，嗜酒好吟，不務取進，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値如蓋，東坡訪之，曰爲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

益公考東坡在陽羨月日甚詳，有足補紀年錄年譜所未備者，今錄于左，云，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遂來常州，度九月間抵宜興，附通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今觀楚頌帖，及公孫季眞所藏淵明丈夫志四海詩，皆題十月二日，又云，宜興舟中寫，計留宜興不過旬餘，復回郡城，（按紀年錄及年譜，但云，東坡元豐八年至常州，而不及七年曾至常州，溧陽錄，留連旬日，蓋其略也，）自此途由汝州，過泗，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詩云，滿滿清池五月

塞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其爲五月無疑。是月被命復朝奉郞。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潤之金山。贈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則在道月日。歷歷可考。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建靖國辛巳北歸。道遊于常。不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寓客蔣伯球家。蔣氏世爲東萊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宗之。伯球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右故詳錄公全集。蔣伯球惜未知其名。疑當是命升之裔。蓋命升嘗排楚頌亭于荊溪。故楚頌帖猶藏其家也。

郭知訓提舉字宅心。慨寄三益子。宅在觀巷。自謂東坡舊居。門外數步。即通眞觀。造于陳大建三年。（志作二年。）初名宏道。唐改興道。宋賜名通眞觀。有雙柏。紹興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柏去。其一甚大。未幾亦不存。又有丹井。相傳呂洞賓煉丹至此。以其有丹也。唐人嘗作觀記。南唐徐鉉亦爲之銘。亦爲篆額。見歸廬陵日記。與邑志互有詳略。

東坡至陽羨。嘗館邵氏晚家。邵時爲邑中大族。有園臨水。最擅林壑之勝。中有天遠堂。蓋取東坡滿庭芳詞。雅樓東畔。天遠夕陽多之句。又移蜀中西府海棠。宜邑始有其種。皆由東坡致之也。

荊溪外紀所載詩文。多不可信。若李戡陪侍叔相公遊善權一絕。尤爲可疑。按戡爲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是時宗室之爲宰執者。惟程石、宗敏、夷簡。程石爲戡六世祖行。宗敏、夷簡。於戡大父行。不知所謂叔相公者。何人也。編竄此必作外紀者僞撰。蓋以俗稱李蠙爲宰相。故假造此題。以蠙爲叔。而戡爲姪。不知戡卒于開成二年。蠙至咸通八年。始以佛贖善權。距戡之卒。且三十年。即使少時或與同遊。戡亦斷不肯謬認蠙爲叔。且題曰陪遊。而詩又云。十里亂山留俗客。自嗟無計到禪林何耶。

舊志列喩鳧于人物傳。考謝皋羽睦州詩派序云。新定自元和至咸通。以詩名者。凡十人。內列喩鳧、及喩坦之二人。則鳧實嚴陵人也。鳧有夏日因懷陽羨舊遊寄裴書記云。落日太湖西。波涵萬象低。藕花叢瀨發。匠鳧鷺樹及。長橋灘瀨過。七里迷遙應。坐聲眼。詩一夢荊溪。鳧開成五年進士。姚合送鳧詩。有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之句。疑鳧本陽羨人。登第後或徙睦州耳。坦之、鳧子。明人輯唐詩。亦以坦之爲睦州人可見。

陳陳暄。爲後主所輕狎。後以艾灼悸死。其詩多纖佻浮靡。殊乏雅練之致。兒昭作流傳尤少。聊齊經孟嘗君墓云。薛城觀舊迹。征馬屢徘徊。盛德今何在。惟餘長夜臺。蒼茫空隴路。顏頹古松栽。悲隨白楊起。淚想雍門來。泉戶無關吏。雞鳴誰爲開。此詩音節瀏亮。殆勝于暄也。詩見文苑英華。

揚鐵崖張公洞詩云。五月八日記遊伯。三十六天洞藍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蠔蛤鑿骨誰手鑿。納納虛涵爲時淑。龍顛虎臥絡苞蘿。委蛇垂旃挂鸞鳳。黃高玉府陳金粹。匯陷瓊蟠旋碼瑙。元田獨色白於鷗。井室蛇光紅似棘。石函綠字紫泥封。元圃瓊華靑子種。白驟有跡踏石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階四朋。蟠壑初過茅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蝶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林屋剡船毛父通。（去聲。或作迎。音洞。通也。）王生石髓隨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鑑太廟苞氣母。五岳眞圖特兒弄。

書傳丹家樹。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灌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聽。符行律令鬼承呵。蟹出臘宮龍聽頌。宋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此詩瑰奇幽異。古今遊張公洞詩。罕有出其右者。按鐵崖以至正丙戌至宜興。張公洞口摩崖有題名云。至正六年□月八日。會稽楊維楨。領客宮恭吳復□七人來遊。賦詩殆即是時。

任公釣臺。舊志在縣北一里。臨荊溪。而不能指其故址。周益公汎舟遊山錄云。丙戌食後。汎舟度長橋。至邵園。遊方遊小酌天遠堂。荷花盛開。其旁即吳師尹宮教之園。初任昉釣臺在水涯。師尹夾之。別築臺於傍。師尹近死。園已荒。而古跡遂爲菱蘋矣。據此是釣臺自梁迄宋。經六百餘年。而後爲吳氏所夾也。

任彥昇集到溉爲建安太守時。昉嘗從求二綵段。寄以詩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惡須及時。無待涼秋日。考隋書食貨志。謂梁鐵錢至爲惡濫。民間貿易。至以車論。而任詩云兩當一。蓋以車論者。乃民間私鑄。而官錢則仍兩當一而已。又金樓子載溉酬任昉求雙絲段詩云。予衣百結。闕鄉空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者貪。前任所求二綵。綵字疑絲字之譌。蓋二絲段。即所謂雙絲段耳。

志家相傳孫皓國山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其下。乾隆癸丑。予與唐荊溪（仲冕）、及同人謀結石亭碑上。以庇風雨。啓土至底。見碑下乃山頂一片石。堅平無少空隙。可埋銀龍銅馬者。始知千百歲之傳聞。不如一朝之目睹也。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當恐鐸之先相。而己在其後也。迨路嚴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命鐸矣。蠙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飮。鐸妻李氏。疑其甚鴆。使元奴傳言于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蠙笑曰。以吾斯酒爲鴆乎。即命一大觥。引滿自飮之而去。事出玉泉子。此亦石林所謂蠙之名迹也。

洞靈觀在宋時。累有降賜。眞宗天禧中。有御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符萬壽金寶。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有玉杯珓。上上大吉。中平不利。又聖母殿小池。乃京師醴泉觀水盂。不獨章獻皇后之夾紵玉仙而已。觀中石刻。則有唐長慶四年、楊漢公題名。南唐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宋蔡襄詩。竝見歸廬陵日記。今無一存者。

宋臨海陳子高。嘗作陽羨春歌一篇。明人輯唐詩。誤收於李郢。後遂有疑其失而不察者。按此歌發端云。石亭梅花落如雪。士蒜斑斑竹茹赤。祝陵有酒清若空。煮糯蒸魚作寒食。無論石亭之古迹。竹茹之土產。清若空之酒名。皆未著於唐時。至云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蓋宋時宜興邵氏。最爲鉅族。臨溪有名園。所謂天遠堂者。尤才人勝流之所集。周益公言之甚詳。故歌中猶云爾也。其非李郢作必矣。

任彥昇爲御史中丞。嘗與彭城劉繪、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武原到溉、到洽。文酒交遊。時號蘭臺聚。九人在當日、皆文學知名。亦人人有集。迄今時文流傳。惟兩到最少。溉猶有數短章。

而治竟無一篇之道。豈因孝標廣絕交而後。人皆薄其兄弟爲人。并所著而唾棄之耶。

世但有夜光木。未聞有夜明竹。宜興鄧孝子墓獨產焉。孝子名志珪。九苞里忌膣人也。天性至孝。少業儒。家貧。棄而力農以養親。弱冠時。父得危疾。聞醫言。糞不甜滑可治。乃私嘗之。復刲股以進。父旋愈。又數年無疾而卒。志珪晝夜哀泣。既葬。廬墓側。未嘗歸宿。迨母喪。葬亦然。雖祁寒酷暑不少間。久而墓側夜光之竹生。竹初生無異于常。亦不甚修偉。數月籜解。枝葉漸枯。至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爝燿之在窓管中。自雍正庚戌七月至于冬日始熄。遠近見者莫不嗟異。其疏其事。聞諸當事。請旌其廬。志珪自陳力辭。遂中寢。志珪既沒。又五十餘年。至嘉慶丙辰春。而夜明竹復生。予初未之信。得一枝目驗之。良然。藏于篋中近百日乃已。按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噫。異辯之語。不誠信哉。餘詳予夜明竹記。

張公洞中。有平坡。號燒香臺。舊志謂宋淳熙初。宜興尉趙伯津築。按周益公歸廬陵日記。隆興元年四月遊此。云入張公洞。初至燒香臺。頗平廣。隆興元年。下距淳熙初元。十餘歲而已。云然。疑本有此臺。伯津或增修之。非創于其手矣。

董令升集。不見于宋人簿錄。故詩文流傳。不少槩見。朱翌有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詩云。馳波鬥艦疾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直面北風吹雨過。卷簾斜日照樓紅。吳兒戲水用長技。太守行春如醉翁。社稷中興豈無日。擘魚躍水正飛空。行樂何妨縱水嬉。勸耕猶喜及花時。風和官柳未飄絮。綠滿園桑無附枝。訓練指麾談笑裏。清涼瀟灑古今宜。西溪雨足歸舟穩。會送高帆入鳳池。又有次韻董令升尋幽亭、龍秀亭、性樂堂、玉泉四絕。並見灊山集。疑皆令升守新定時倡和之作。蓋新仲紹興中嘗僑寓桐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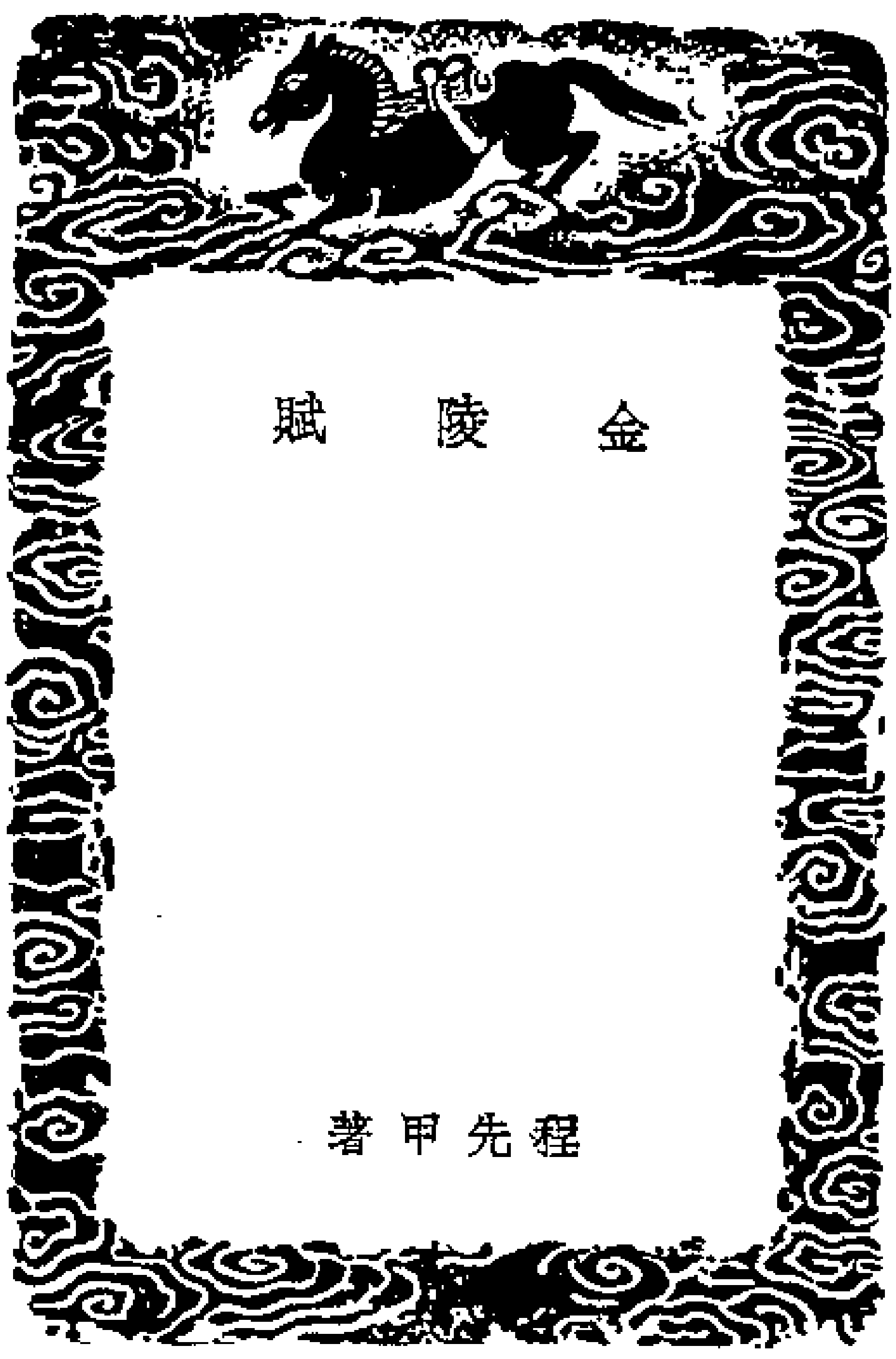
謝疊山先生云。樹弓梁木其壞下。劉尚書美家藏禮記。有則吾將安倚五字。任釣臺作禮記章句。以爲今家語亦有此句。遂取以補入。此先儒之所知之而不敢也。

善權乾洞口。有羅愼李曾伯摩崖題仙李巖三大字。筆甚雄偉。仙李之名。前此未聞。不審長孺當日以已興蟠、經皆賴鄉之裔。故以名巖。抑別有仙李之事乎。惜記載闕略。莫得而詳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張公洞唐人留題注云。見張公洞下。按今碑記全書已軼。其文無可考。予以嘉慶丙辰五月。與鳳巖行大令（繩武。）同遊張公洞。徧閱摩崖石刻。略記于左。勸諸遊好云云。（凡十五行。正書。已見前卷。）大曆□年。歲次甲寅□□月十日。奉勅□□□張公洞□□。（二行正書。）承奉郎。知常州義興縣丞（一行正書。）李隱之、王衡、齊樞、司馬經綸。貞元廿年春三月十三日。四人題。樞侍姑尼闕義衡從姑尼幻通遊。（十一行正書。以上會仙岩。）唐開元二十二年秋。住山梁□□□明□刻于洞口。（二行正書。以上張公洞。）其餘宋元以來留題。及書甚古而無歲月可稽者。別詳予陽羨摩厓紀略。

宜興之爲邑。北爲水道。東西皆崇山峻嶺。東南有太湖之巨浸。惟西南平曠少山。直通廣德、宣、歙、諸路。故南宋于此設寨。以士兵屯守。且視爲江、浙之門戶。宋史劉光世傳。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搖。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間。以備退保。上以章示光世。又今南門外。有岳礎乃

武穆師行。築此以通騎道。則斯地在當時。爲劉、岳、諸將往來經略之所。迄今閱數百年。黃童白叟。鑿井耕田。罕有能指其阨陘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金陵賦後序

光緒丁酉春．余纂金陵建置表畢．程子一變．出是賦相示．蓋其二十二歲時所作也．（中閒涉光緒壬辰以後事．則其續增者．）余讀而善之．以郡人傳觀．叢不暇給．亟爲付梓．或謂昔人爲京都時．尚無類書．故自可貴．近代以來．類書充棟．即效是體．不過鈔錄．將奚取焉．不知類書者．所以資千祿之文．酬應之作．利于塗抹．羌無鉤稽．若夫鴻篇巨製．存乎學識．本之不立．舉趾即躓．未聞塡寫皇覽書鈔．摭拾類林錦字．即可攀班、揖張、淩揚、轢杜者也．或又謂賦旣專陳風俗．則題當繫以風俗．以示區別．其會稽風俗．古有行之．胡勿傚諸．不知律賦旣興．題始纖瑣．古無是也．以若所言．賦陳風俗．題必標明．則自子雲以來．賦京都者．于風俗之外．例陳山川人物之屬．將必一一羅列于題邪．夫文至宋代．古誼寖亡．即王十朋會稽風俗之題．殊形斯淺．乃旣主風俗．而復涉山川物產．顯示乖迕．是可訓邪．余觀一變之學甚邃．而識甚遠．豈不以風俗者．無十年而不變．今日之俗．即他年之古．故賦所未悉．則加自注．以備異日之考驗．或士風有符前古．亦附箸之．此則與昔賢自注．託稱名流不同也．而又詞悉聲音．詳究故訓．故克窮幽極眇．物無遁景．此則非餖飣奇字．脈理梗塞之徒．所可例也．若夫隱興盛衰之感．無已大康之指．寄表託諷．旨外含譏．蓋又詩人之諷諫．賦家之心法矣．至其神氣魄力．方古誰氏．達者自論．夫復何贅．一變所箸．尚有選雅、選學槃閱、文選古字通疏證、補文選校勘記、選學源流記、羣雅劄記、許慎淮南注鉤沈、韓注考、廣續方言、續方言小記諸書．其已刊行者．惟

廣續方言四卷．同縣傅春官敍予晦菴．

一變同年．少工麗文．旁貫倉雅．諏今稽古．纂述斐然．今歲春莫．予歸自滬．日夕過從．相對娓娓．時舉軼聞．以助歡劇．一日．一變出金陵賦．屬爲後序．予惟金陵名都．代有作者．零縑斷璧．僅存什一．大槩夸飾山水．覼縷京都．拘模限格．並極侈妙．然無關考索．雖偉弗貴．一變吝度故老．博聚近迹．凡歲時風物．禮俗典故．方言里語．人情物狀．纖屑畢載．條流無紊．事皆目涉．不繇簡記．傳之方來．足備采摭．遯園贅語．吉市瑣事．體裁各別．其旨一也．一變茲賦作于壬辰．弱冠弄翰．已越蒼製．中更半紀．箸書益多．嘗鼎一臠．豈云雋味．昔葛補敍樊榭東城雜記．稱其撮舉方隅．瑣陳街陌．言不滿萬．美轢數家．求之籍錄．古無其倫．追迹旋編．欽歎若彼．予于茲賦．亦猶是云．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同縣魏家驊．

95
4B

金陵賦一卷 並序

江甯程先甲一夔著　同縣傅春官校刊

蓋京都之作，大氐諷頌兩軌而已，迺其鋪陳形勢，與夫草木鳥獸之瓌異，人物之珍韡，反諸司契，殆猶秕糠，議者謂古無志乘，爰肇京都，志乘既興，茲製可廢，蒙竊惑焉，夫志乘之例，做落禹貢，班張所陳，曷嘗不原本載籍，若夫稽之地圖，驗之方志，則太沖且自道之矣，而當時人士，競誦互寫，是何說與，特後之作者，晉于諷頌之誼，輒觚摭圖經以足篇，襞積地志以成幅，太傅所嗤，抑又不免，余既生長巨麗之域，目稔繁華之習，竊以爲劉向言其域分，變之有涯者也，朱贛條其風俗，變之無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詳，無涯者志乘所略，苟盛衰之任運，將考鏡以奚資，爰以壬辰，閉關寂處，嘿諦家居四時之風俗景物，或得諸躬見，或聞諸父老，歷歷如繢，爰奮觚以散懷，期無愧于古詩之恉，以俟輶軒之使采焉，其辭曰，

於皇樂郊，既麗且腴，揚州之域，建康之都，界長江之天險，跨百里而爲鄣，帝王所宅，則名勝晉于今古焉，驪閎所拓，則廣袤甲于中土焉，寔覩夫城郭之內，隱廛縺獵，屋宇連甍，人煙溢地，市聲沸天，斒斒彬彬，桂轉緣屑，淮流浙焯，毿于渙睢，染人羅絲，廣至偏趨，（江甯緞機，以玄色著名，而染坊多近秦淮兩岸，漂絲必于青溪、東水關、北門橋，三水合流之閒，其色乃光，江湖上時，則瀰近退休矣，見賴縫頭起，）機聲軋軋，比舍贖闠，萬家犇火，世業相傳，商賈雲集于此樊邇，（金陵貢緞，當稠之名，甲于天下，代業機者謂之帳房，亦曰緞號，貿資者曰緞行，機匠領緞曰代料，民從事，亦有屆機匠于屋內者，今皆爲放料矣，機房以南城之東西鋪爲最夥，絨機則在孝陵衛，）與夫田疇之所灌溉，園圃之所蓺植，輪舶之

所聞喧，馬道之所交織，夷氐之所錯糅，寓公之所棲息，車蓋闌干，騶從駱驛，固已足以孕閎苞深，隆上都而觀萬國，然而土俗攸沿，踵事益增，其華縱也，民風所漸，緣情將得，諸擬似也，以金陵之沐浴與澤，雖容太平，蓋二百餘年于此矣，雖閒以癸丑之亂，運距陽九，江南之區，烽燧蹂躪，而廿年以來，元氣漸復，生齒浸阜，已駸駸乎嚮年之富有，故其家居消搖之域，人處安樂之窩，飽獻德飲太和，莫不優游而自得，徜徉乎婆娑，方春之初，衆春蘇魂，時烏引吭，宮爐附與，萬物貢情，金吾弛禁，上元是迎，則有輕𧌄之客，狂趣之倫，翦大帛以爲龍，中然燭以熒熒，蜿蜒蠕蝡，鬱𪖐絕晶，璧儛蹈依節，騰驤拔程，若將迴而復旋，或欲卻而且行，歧髮吐舌，奕奕神生，噏㷔嘘烟，心怖且𢣠，紛雜戲之蝟集，更俳樂鋪繹以驕呈，𧦝優孟之衣冠，兼拍㔫子之伎能，先踡蹷以雙枝，𣜓躍捷而猱輕，（吾俗有龍燈之會，兵燹後，則湘楚士卒爲之，燈後增以高蹺會，塗脂抹粉，往來如飛，案高蹺，即列子所謂雙枝屬脛之戲，今但稱以俳優而已耳，）閬閬爲之四塞，城郭爲之一傾，又有白衣金界，銀花火樹，珥熱纀讙，𢡟怵馳赴，（兵燹前，逢元宵，凡廟闔闈字皆上燈，而府署西偏白衣庵，尤甲于一郡，遊人如蟻，不啻杭州天竺，蘇門上方之遊，春初有燈會，於奇器，每周城市，觀者成塵，稱曰燈爲，燈繞四月初旬，木商聚都天會，亦出廟燈，）上新河前，木商所駐，懿揖新安，寔奇數故，（上新河，爲徽州木商所萃，實橋爲百貨市，屯延于汗市街，比霞衝嵦嶺，而皖學文廟稱盛，）其鐙市則質橋之上，文廟之乖，總總捎捎，千蕊萬枝，或截竹劙紙，妙肖百物，巧鑄衆長，窮神畢狀，詭制殊光，或玻瓈界玉，明角垂珠，飾以彩盈，綴以流蘇，或摛紗裒絹，妃紺儷緗，文極谫續，蟻殫吉羊，摹仿古人之面目，傳故事以鋪張，共列駕而衒璧，絣流燿以含英，別有伉劙縠于陪宮，延盆盎之芳叢，佇鐙光以遠眄，若阿那猗靡而迴風，于是娛春士女，卜夜稚子，安金釭而施珫璗，爭豪奓而闘靡，莫不然爲列炬，爇爲燭焰，虹焱焱炎炎，炤燗乎城中，其猜鐙則向經史以選裔，從百家而徵覈，下逮片字隻言，指事體物，古句新詞，小說里諺之閒，瘖理不謡，胡思兆殺，慧心沿于方朔，隱語邃于齊髡，勝負以贊，洲贈斯㬎，一時羣屣互邀，綦履相繼，摸索踏中，裵回路

曲，其會意也尚巧，故闘角而鉤心，德衹曾不足使縱，黔其純惡足以斬騶，其既望則炸璣椑梯，讌祓除痟疾，呼指囷禁，重桂桑，烏斾鼓噌吰，百戲駱驛，豎夫細民之遨，引逐末者喧，叫紛龍，蹀躞㫰磕，相與般乎城闉之上，（吾俗正月既望登城，鳴鼓爆竹之聲相聞，謂之走百病，亦云踏太平，聚寶、三山、石城、通濟、四門爲尤盛，凡自下致青，今則此風惟聚寶門爲盛，但有鳴鼓，而無爆竹，號有陳蒐壹與遊人觀者，又貢紅作紅色，爆竹爲花，綬諸藝則上，以皆梅枝，押或以爲吹作樹實，實掛枝其上，猶道而賞，遊人必攜一枝而歸，走百病之名尚如舊，特學者殆太平者矣，光緒癸巳，劉制軍因新修城，禁止，此風遂熄，）其清明則紙飛鳶，瀷縱于南郊，溜山祓谷，煙塵起蹋，冰絃響亮，高閒九霄，豎夫游人之踏青品泉者，（永甯泉水，最爲甘洌，）聆遙聽遐，耳側首翹，相與徜徉乎雨花之均，至若莫春三月，鄉人賽會之時，（一年之會，春有都天、城隍、東嶽、茅山大王之屬，近惟東嶽會，城內外兩枝稱盛，而都天、大王，兩會均廢矣，光緒乙未，城西都天廟，傳有神降，遂于六月復舉都天會，）樂迎神于祠宇，昇周游乎九逵，居牗崇其古祀，東嶽肅其儀旗，鑾和宛渾，鳳蓋参駢，車騎滿衢，幢葆蜺馳，戟鋋蝦駥，扈侍騤隨，赭衣道卹，裸𢊾配雜，鉦鑼鐃分鉦鼓，叩音噭嘈兮箾籥，歈佩萱菼兮櫰絲，迥遊架飄兮千秋，移聚似京峙，散似山擺，亙延十里之外，侈𢶉百戲之技，于斯之時，家肆香案，戶張淨几，燭龍爛騰，爆竹聲駛，觀者如堵，門咸若市，頸遠延以鯅踵，首叢聚而似蝗，盈衖溢術，塞閭闐里，則有茬姝妙姬，挈女件擒，錦袘緞緗，紺朵小佇乎門巷之前，閶枑之左，惜嫿曷賗，緞蹤紋綷，閡玉掌以嘻笑，爇瓣香而心寫，遂使游閒公子，𣶮客卿，阿錫輕𨱂，𨨁綠高擡，微訓密語，點揩衣香，左顧右盻，命朋歡躍，精授魂與，馳逐香塵，（游人爭曳蝶衣，隨會所之，謂之會趣，）蓋至曜藝息輪，皓露浥身，燭光人影，艷艷鱗鱗，且蕭𪛗

乎城闉。光燿乎星月。淺漫聊浪。而嬉所退爾。迺吉陽告謝。朱明始受。羣英辭柯。芳蔭集阜。迓端陽之令節。拊蒲劍而爇艾葉。戶榻之蒜辰。綴蘩玉之粽午供。貌終葵之獝惡。攫𪆁蘇以雎盱。狀天師之闖魃。跨山君以揶揄。將以禳厭乎疫癘。更佩鍊而縣符。矧夫南人善船。古之則也。招湘纍之忠魄。遂競渡乎澤國。掉龍舟。縠之而塗粉墨。儵而轉舵以僄狡。勃兮如掉尾之天蟜。儵而打槳以旁划。歘兮如鱗爪之紛拏。往來石城之下。與夫朱雀之隈。踏浪翻瀾。起雪與鑑。迤以桃渡。斜旋曼之叢。秦淮爲旎都之藪。水榭河亭。夾岸而處。茶竈袈裟。萍藏樓船舉。公子詞人。此焉游答。茶狡酒肆。膠鵲從容。人語諠嘩。菆纍甍而買醉。外有舞龛佛閒。悅性之鄉。南曲眉娘之宅。盧家少婦之堂。嬋娟此豸。松服靚粧。蛾眉垂髻。篆箔䰀闌。儇才齊敏。和適心腸。獻倩程謔。謔頰蛙狂。縱縱莘莘。此焉中藏。爾迺迎望舒。送羲和。鬻鐙舫。縱榴舳。張錦縫。火雲爍。移艇籠。赤城燎豹。脩融蠟淚。落月池旬。塔鐙錯陶。影娥踏殿。閣月牙池者。舊時秦淮有月牙池。因得名。白樓子船興水中。而月牙池在。鎭淮水之癈。遂不復規。又南門外報恩寺塔。遙瞻月牙池。有倒影。遊舟者必聚觀之。今塔亦毀于燹。其樓船則綺鐙迴檻。步欄清箱。彫楹芬樧。擸几銀牀。珠簾錦幌。玉塵絮凝。致飾綵緞。鋪陳燮燈。試登升以踞觀。若詣靈闕興華堂。白下瑣言。秦淮燈船。昔人稱之。今則純用。玻瓈。舊時十餘船。久無用之者。其船大曰走舫。小曰七板。又有小于七板。大于藤棚。謂之四不象。先以燈船。不設篷障。客與歌姬。方舟以遊。今亦不圖。有同舟者。于是招頓老。邀安娘。泝中流。集衆芳。瑤筵啓。仙樂張。命恆娥。使乘燭。詔杜康而驅愁。酬明月之掬骴。過讜。旁沛其爵喉。其發瀉則有蕭兜、徐目、錢玉之流。其狎客則有張、吳、盛、沈、朱、柳之儔。巾箱兮紛綸。蜜餞兮盈斧。郡舍人家。名蜜餞。冬日以糯米作封缸酒。甘如蜜。飲後皆風則醉。呼爲迎風倒。飣瓜果兮碧瑱。玕茉莉裝兮籃景。鬟香風颯纚。魄蕩魂。蓋才櫓錦纜。詰詞叢香。若光若滅。達旦不絕者。常蹀躞相羊乎十餘里之外。然而游覽之心。猶未畢。其清娛也。遂迺風舉雲搖。鼓楫前趨。徉徉乎。裔裔乎。相與詣乎玄武之湖。睇北城。賦鍾嶺。醉戶艦。乘小艇。翹菡萏。睥夫渠萬頃。映以柳桃。間以蘋荇。沙隄十里以縈紆。板橋一弓而消夏。衿䍬疑以非微闌珮。蔻蕤而邈覯。擢艋穿花。則捷于魚之逝波。振觸馳森。則翩若鳥之軼散。洵塵表之清娛。而水濱之遊境也。何必調墨雪之散。服壬癸之符。手冰紈之扇。懷招涼之珠。然後軼埃𡎺之溷濁。遁炎氛而滌擾凝哉。若夫素女弭鞭。蓐收駐旆。大比之年。賓興之會。迺申舊章。頒令典。司空僝工。禮官掌鍵。𢺨棘闈之舍。屋治類別。而廣不足。密于蠭房。迫于蝸廬。萬戶千門。位次部居。隸首不能記。張華不能圖。迺備芻茭。偫糗糒。儲水漿。屯兵衞。于時江安兩省之內。少年秀儁。碩德英耆。懷珍挺質。抱璞函姿。趣踔乎文章之藪者。蓋不下二萬有奇。莫不摛裳負笈。犇走而來儀。爾迺傍板橋而賃屋。遵東城以卜居。其聲價之踊貴也。如閶春明坊之廬。其冠蓋之聯翩也。如入公超市之闠。至若聚廟之前。衢璉院之西角。書肆相列。縹本充架。鈴印溢篋。斯鐘板之迂拙。怪巾本之穢數。百貨駢陳。賈留滯弢。中外異物。八方波属。牆不露形。戶無隙屋。溜崑衆趨。嬲耳眩目。汗雨泥中。蹏塵雲晦淮曲。貢院東文廟前。爲傾城遊觀之所。百戲畢陳。雜伎賈肆。凡及貢院。終歲游人如堵。每年節更盛。雖兵燹節之餘。亦不廢也。進科則貢院一切蕭然。而文廟之擁擠更甚。聖東牌樓貢院西。皆綠夜有犂。矧主司入闈之日。多士赴試之期。走馬看榜之夜。鳴鹿吹笙之時。士女如雲。車馬四溢。譚者雖舌敝而脣燋。猶未能勞膂其萬一。且以赤華青豆。八正之門所繇登也。而壁雨花。又五衢之軾所繇偶也。自六朝以來。禪堂林立。僂指難勝。以故勝幡雨振。慧日東升。人崇象教。俗重傳鐙。于東則蕭帝古

寺。即今石觀音院。平踞兩闉之交。際大士之誕辰。輒先期而祝禧。維士與女。攜幼持老。希法雲之庇蔭。覬解脫乎煩惱。燭然迷窟。則斷斷乎如明星萬點之倒涵。香積鼎鑊。則烝烝乎如熱雲千重之交舒。千西則地藏精舍。高倚石頭之山。香火之繇。遠踰岷罔。跪拜愿之襄俗。仿朔方之貴槃。叢𢡟而呶叫。譁泰小凡以逶迤。口喃喃而徹誦。雜梵唄以迷離。羌一步而一拜。曾不憚夫勞疲。常逐隊以麕集。越殊鄰絕黨而森馳。並有崒出雙金供著。道左仇功德之八水。緇因緣于香火。有設茶于道旁者。以飲香客。命曰茶棚。寺前數里。常相屬焉。至于馬鳴說玄。法以伏外道。慈可灑甘露以濟羣生。超應拯厄。垂燭三明。于是迓中元之佳節。大會開夫盂蘭。鳩賦地于中夜。府峨峨之戒壇。匝池焚其寶鐙。沿術布其簫圍。鈴菩緇。鋪巾缾。露列鐃磬。金琛哲。那玉絜。闡圓對之。奠如瑩能仁之寶偈。凡夫黎邸。然而楚仲游光。孅生蜒彌。魃魌挈方。候魂旅魄。貞魂國殤。紛與魕與蜮。燹僉閞櫛而來翔。睹迷盼之窀路。中元前後。郡邑延僧。爲盂蘭會。有中元放河鐙之說。爲荷花鐙。浮水放之。但不言制。爲荷花耳。疊惑水之慈航。中元放河鐙。爲舟。中爲地藏。外則列陳官冥卒。于叢野焚之。邕健兒丹香。舁崗圍避。安會時。有燒月香者。鐃鈸挂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月府殉其說盛興。鬱白下之奇觀。極羣萌之好事云爾哉。至若嚴霜慄冽。朔風闔闢。萬物權輿于內。徂落于外。此迺天地隆烈之秋也。凡在遂圍之域。西北之邦。靡不竷冰犯雪。纍樂凋殘。手龜指墮。捐悅收驩。惟茲都則家繖山麴。戶植曉蘭。瓢兒溢團以篋翠叢。檽園林以燿丹。熙熙然登乎春臺之寬。爾迺迨冰未泮。爰議香禮。吾郡皆期。曾冬。雖用四納徵請期。託蹇修以爲理。先俗期數日。婿家具柬。以香燭茶果。婦家亦答以果物。謂之行盤。先期一日。競供糕餌。先俗期一日。婦家具糕餌。往之婿家。謂之糕盤。案宋時俗。婚之餼。見溫公書儀。豪貴之族。則車物器皿。笥筥衣珍物瓌瑋。九十其儀。若清寒之裔。練寀竹笥。筐器苕箕。孟光操作。禮亦宜之。于是選良辰。筮穀旦。張華鐙。結綵幔。延嘉賓。醮盈案。既醮親迎。肩輿傳喚。姻。婿之親迎者。絕少。惟婿自往迎之。女家惟設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父母。隨送至婿家。賓客家欲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婿國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先甲案今俗。則婿於晨後往婦家。謂婦之父母。曰見。婦家戚友。若婦之三日見拜者。然。謂之米親。若名雖似親迎。而實則將明時迎婦父母一節。禱于前一日。又向晚婿家使戚友四人。導與至婦家。婦家款以茶果。謂之迎親。婦家亦使婦之兄弟或姻戚。陪與往婿家。謂之送親。若即附時。婿往迎婦女。父母送女之送嫁。婿親迎不廬之增。而轉從放之戚友。縱爲非古。甚若將來親終至日昳。婦與即隨婿而歸爲宜。然俗因以來親當親迎也。又西陽雜俎。北朝婚禮。婿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婿爲戲樂。至有大婁頓香。案此則今人于親迎時。亦有所本。賦。異新婿。請之暴新郎。衣冠摛盛。備哉粲爛。吾鄉皆禮。或民間而上擬士。或士而上擬大夫。蓋即所謂攝盛者也。將彩輿。迓婦居。萨伊鐙燭祁祁。車徒闐衢。冰皎騶從。風趨旗幟旛旐。鼓吹喤于闐者。聲讙而聾視。行者佇眙而觸愉。夫何行笄禮以上頭。案南史孝義傳。溫公書儀。所言上頭。本指男子之行冠禮。皇姬丙集。借今之上頭。即古笄也。引花蕊夫人宮詞爲證。吾鄉笄禮久廢。惟新婦將上輿時。料量妝飾。仍沿上頭之名。賦天桃而多祜。三星在戶。見此粲者。煥彩巾之羃首。法加縭于前古。唐時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見西陽雜俎。至婦將登車。用彩巾羃首。合巹後乃去之。名曰蓋頭。則明時俗已如此。今但易稱方巾。而去方巾。仍有綵綵下垂。名遮頭。新婦左持小錦囊。謂之摧囊與守餅。示緘密其若茹。有持錫器。而以錫餅三繸其口。令婦執之。至夫家。在輿中去。蹬朱案以便娟。珮音振夫律呂。西陽雜俎云。新婦乘車。至北朝餘風。而劉岳書儀。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爲合譽之禮。今則婦至婿家。姑下輿時。必先踐鞍。遂亦與其形。常以紫裙。會登華堂而交拜。影婆娑而徵俛。案唐禮志。皇后入門。揖而坐于殿。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爲交拜之儀。日遙撲。引會隱雜俎。北方婚禮。于青廬交拜。唐代亦有夫婦併拜之儀。溫公書儀。亦以交拜爲不可。蔽。足聯步于錦氈。召青衣而接輦。記纂淵海。今新婦至門。轉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冬夜云。青衣傳氈褥。錦繡一條斜。古已然矣。今吾鄉仍其風。不以氈席。而以米袋。遞換代之。新婦入門。以袋承履地。人轉換之。徙行其上。白樂天詩。丁日入之三商。修合巹之令典。于斯之時。枚馬之裔。布幗錦而咏催粧。著以百計。及其成昏三日。歸寧廟見。舅姑爲長者。薦進退紓徐。見拜時。贊儀者必唱。婿。蓋嘏有贊之遺意。婿夫家人瓜

焉。戚里葭莩。鄉鄰雜遝。少長攜扶。紛依班以相見。僉羅拜而揶揄。羌謔諧之並作。譁笑語之軒渠。皆之三日，行見拜禮，亦有半皆之於日者，謂之進喜作，案見拜之禮，宋時已行，書儀又稱長屈雖多，共爲一列受拜，只從簡易，則今之一一受拜者爲繁矣。登降拜跪之禮既畢。磬折勃窣。媒妁前導。遂迺作羹湯而下庖廚。其佗之競觀新婦右軍故步。三日之內，未行見拜禮，無尊卑，皆得觀新婦，謂之看新琪，一月之內，有半面識，皆得觀新婦，謂之看新娘。同車歸寧。偕于高閎。女嫁彌月後，與婿同來，謂之回門，只婿後，或六日，或十日，不必彌月矣。瑱節縟文。蓋猶不可以更僕數。其饋歲遺佽。雖諸西獨。交際官聯。姻婭戚屬。酒肴信洽。比之款。桃李袞報投之篚。則贓穀往來。鬻遺觴也。吾鄉時節，皆有饋餉，不特歲時也，以及餞行者風，送考問疾，移居及贈之類，統謂之送分。灌佛高會。道場風清。粥調七寶。香積製精。桓越市諸大地。神州奮于衆生。則僧徒織路。歲筥登也。春聯題鬭勝國。雞始。神荼鬱壘。岡啟冠履。選辭按氏。考證就祉。銘牖戶于周皂。署桃符于蘇子。則門鬭粉黑。紛煇煌也。軍民祀竈。餳餅糕粲。筵黃麋素。鏐燦鏤塞。封羊匹絜。豫糈侔醇。貢媚申禱。於盤綢繆。則送神迎神。佾樂空也。古祀竈以夏，漢陰識以臘，今祭司命竈之戲，皆于除夕，吾鄉則臘月二十三日祀竈，只芽餅爲黃白金式，命曰糍粑，貼於竈中，放爆仗，其餼豆，謂之送竈，至除夕，則謂之接竈。衆四時而殺俗。眇古昔以觀風。雖隅舉其二三。已可識其氣象之豐隆。且夫東粵麥雖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淮襲。周渠折渠。僻盻巴陝。重氣輕法。剽悍難馴。曷若人知懷刑。戶怯私鬬。國憲是循。嶽浦回斿。駢耆犇欲。孰與練絲織瞀。鄉耕城織。安愈膺福也。夫金陵者。蓋天子之所臨幸。輿輿之所睠顧。帝澤之所湛深。聖教之所布濩。故其巾卷盈門。禮器甡甡。術羅衞謳。蹈德偕仁。生斯世者。漸被元化。穆想休徵。有不懷南巡之典者哉。敢作頌曰。聖祖止焉。高宗莅焉。兩后駐蹕。鈞六次焉。鸞鳳銜蕤。離宮遂焉。蠲租免稅。恩澤施焉。天章璀璨。龍光賁焉。我都人士。渥天賜焉。醴化流衍。永覆被焉。兩后宇萌。嫡謨備焉。後耕茲士。體斯意焉。

中吳紀聞

龔明之紀

中吳紀聞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祀、相傳已及雲仍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兄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廢庠序餘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世異事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蹤迹益疏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復有鴻儒矣。獨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飫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吳地志所不載者。至于鬼神夢卜、雜出其間、蓋効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嘲謔、亦錄而弗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昱新學小生、闒茸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爲書于篇、爲是不滿、必得老於文者隱括之、庶幾不爲攘竊之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聞、以代莊舃之吟爾。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袋致仕、龔明之謹書。

中吳紀聞目錄

第一卷

范文正公
丁陳范謝
閻百章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白樂天
所郎官題名
解額
陸宣公
孫百篇
蘇子美
趙霖水利
崑山編
許洞
辟雍圖
陳君子
半夜鐘
六經閣記
丁晉公
紅蓮稻
太一宮
紅梅閣
先高祖
黃氏三夢
皋橋詩

謝賓客
張子野吳江詩
氽中君
蔣密學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李璋
木蘭堂詩
林大卿買宅
富祕監
智積菩薩
楊惠之塑天王像
三江口
王運使減租
鬪鴨
第二卷
姚氏三瑞堂
丁氏賢董錄
張文定公知崑山
傳燈錄
曾大父
裴侯
滕章敏公
滄浪亭
范文正公復姓
鄭宣徽
五柳堂
林氏儒學之盛
中隱堂三老
國一禪師
葉少卿
二游詩
安定先生
蘇子美飲酒
張伯玉郎中
上方詩
陳龍圖使高麗
樂圃先生
海涌山
盧通議
閶門樓詩
隨緣居士
章守子用皂蓋
石點頭
軌革卦影
夢石天王像
改正洪範篇
范文正四子
林酒仙
章岷
鱠魚
徐都官九老會
第三卷
葉道卿
觀風樓
三高亭
程光祿
晉公飯僧疏
蔡君謨題壁

郟正夫
陳君子父殿丞
鬱林石
謝希深
范文正還鄉
清遠道士詩
幽獨君詩
本禪師
吳王拜郊臺
范貫之
南翔寺
張徽叔
崑山夫子廟
孫子和
張翰
皮日休
橋名
賀方回
白公檜
癸甲先生
方子通
破山寺詩
甫里
有腳書廚
泰娘
南園詩
朱子奢
錢氏納土
白馬磵
禪月大師
第四卷
太公避地處
范忠宣公
滕章敏公納客
思賢堂
顧學正
鄭希尹
執[illegible]詩
王元之畫像
雙蓮堂
蘇威夫人
孫若虛[illegible]稱
元少保
仲殊
如村
鄭毅夫吳江橋詩
張幾道挽詩
夜航船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俗語
方子通詩讖
盧發運
大雲翁
花客詩
中吳
祖姑教子登科
范祕丞
徐朝議
顏夫人

信義縣　李無悔
辨　大本錢王後身
郟正夫失鶴詩　黃姑織女
孫積中　王主簿
著作王先生

第五卷

唯室先生　姑蘇百題詩
范祕書　張子韶與周煥卿館
蝦子和尚　郭家朱砂圓
陳了翁鹽鄉亭詩　超隱子
閭丘大夫　寶嚴院
洞庭山　方子通紅梅詩
范無外　綽堆
陸蒼獻　翠微菴

生老病死　鄭子高
鄭應求　獄山
王學正　范文正爲閻羅王
吳縣冠主簿詩　盤溝大聖
魏令則侍郎　圖經刊誤
草腰帶瑞聲　懸罄軒詩
翟忠惠　白雲泉
詔三命　范文正詞
麗苑　蠡口
蛇化爲劍　賈表之
易承天寺名　章戶部
王教授祭學生文　沈元敍滄浪亭詩

第六卷

西樓詩　郭仲達
淩佛子　崑山學記
王唐公　顧叔繁

慈受禪師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孫郎中　潘悅之侍郎
南北章　余良弼占卦影
王彥光　狀元讖
四橋之助　樂菴
吳江詞　石湖
丁令威宅　周朝宗
蘇之繁雄冠浙右　朱光祿
翟超　正訛
叔父記館中語　徐舉望
羊元貲　蘇氏三百年不識兵
之繇老　紀異
朱氏盛衰　徐稚山
無菴　結帶巾
周妓下火文　諧謔
思韓記　徐氏安人詩
吳中水利書

中吳紀聞卷第一

宋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宰執。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崇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時王文正公曾爲相。見而偉之。服滿。薦充館職。由此爲人主所知。不次擢用。慶曆三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上開天章閣。訪以治道。公條陳當世急務十條。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上嘉納之。一歲之間。次第舉行。無或遺者。公初上宰相書。卽受知於王文正。後陳十事。卽見聽於仁宗。雖曰抱負奇偉。不容不見於施設。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邪。

許洞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洗馬墳在城西。）登咸平三年進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爲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與

廟祠汾陰。時洞爲均州參軍。在路獻文章。令召試中書。（予之族妹、適洞之曾孫、凡其家藏洞之故紙三四紙。）洞與潘閬、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閬坐盧多遜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嘗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嘮嘮。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

丁陳范謝

錢武肅王鏐之子、廣陵王元璙。廣陵王之子、威興王文奉。皆爲中吳軍節度使。開府於蘇。時有丁陳范謝四人者。同在賓幕。丁諱守節。陳諱贊明。范諱夢齡。謝諱崇禮。職中吳軍節度推官。俱以長者稱。守節者。丞相謂之祖。贊明者。東山之奇、字虞卿、之曾祖。夢齡者。參政仲淹之曾祖。崇禮者。太子賓客濤之父。其子孫又皆登高科躋膴仕。足見慶源深厚矣。

辟彊園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辟彊園爲第一。辟彊姓顧氏。晉人。見於題詠者甚衆。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園。陸羽云。辟彊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概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彊。近世如張伯玉亦云。于公門館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其遺跡所在。

鬬百草

吳王與西施。嘗作鬬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鬬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陳君子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初登第。爲郡尉。後爲丹徒、泰興令。李瑋尚秦國大長公主。下國子監。舉通經術有行義者爲教授。遂以公充選。未幾乞致仕。遷太子中允。時年未五十。假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爲教授。詔裴鑄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踵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自掛冠後。閑居十八年。熙寧初卒。葬花山。王岐公爲作志。題之曰。陳君子墓銘。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爲賦詩曰。寵秩方春坊。歸休識歲長。掃門卑魏勃。設醴謝元王。一水蒹葭國。羣山橘柚鄉。喜君添老社。煙艇共徜徉。張伯玉郎中亦贈之詩曰。東吳王孫歸掛冠。玉絲紅鯽滿雕盤。狂吟但覺日月久。醉歸不知天地寬。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新詩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崐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蘊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學。又善書、工琴棋。因游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于朝。賜以紫衣。其東歸也。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歸變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蟠屋。野僧遙相迎。風葉鳴橡槲。後潛遁故山。專以講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室。

半夜鐘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為未盡，姑蘇鐘唯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此張繼詩、王氏學林新編、獨以為溫庭筠。

白樂天

白樂天為郡時，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夜遊西武丘寺，嘗賦紀遊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經閣記

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謀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嘗為郡從事，遂命為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謬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蒼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全文也，因具載之。六經閣子史在焉，不皆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紀之，其後天章蔣公、待制中書柳公、人史館昭文張陸二學士，行郡事殿中丞李公仲儀、先生之猶子中憲、柳兵曹，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賢繼志，學始大成。丙戌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廚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建閣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楹八，椽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蓋梲，圬墁陶甓稱是，新於久，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盡在是矣。古者聖賢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尊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煥之以文物，發之以聲明，先用禁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蔽障，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毆元元入善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習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慈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絃歌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體皇極、序彝倫者，舍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唐郎官題名

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已漸刓缺，兵火後不復存矣。序文、乃張長史楷書，長史以草聖得名，未嘗作楷書，世尤愛之。題名之人雖不一，亦盡得古筆法，唐世崇尚字學，用此以取人，凡書皆可觀。今所傳止序文爾，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

丁晉公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蘇，其祖仕錢氏，遂為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文求見，因贈之詩曰，曉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諷每傳胡客說，五溪閒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薦翰中為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花釣魚，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羣臣皆以為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為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敘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秘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矣，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冠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學篆，亦工於四六。

解額

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慶歷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賁之龍圖嘗作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郡為最寡，熙寧元豐間，應舉者尚多，增為六人。三舍既行，罷去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寡矣。

紅蓮稻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別墅懷歸詩云，遙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至今以此為佳種。

陸宣公

唐書云，陸贄蘇州嘉興人，按武德中，蘇州所管七縣，而嘉興本號長水縣，後改為由拳，又改為嘉禾，吳赤烏中，方易今名也。

太一宮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令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臨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孫百篇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有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

蘇子美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爲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內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慶曆四年。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當時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薦。而杜正獻之婿也。因賽故紙會將事。諷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韓魏公爲請於朝。追復元官。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嘗有觀秘閣蘇子美題壁詩曲。盡其平生大節。其詞藏在玉山家。今集中不載。故見之於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場。風流映海岱。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銀鈎刻琬琰。蠆尾逼纖綳。擬登羣玉府。森倒自生光。春風吹細雨。蔡直夢滄浪。人聲市朝遠。龍影花竹涼。秋河滿筆硯。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祿。誠欲叫未央。小臣膽如斗。朱儲偉一發。請提師十萬。奉辭問犬羊。歸鞍飲月支。伏背答中行。人事寄乖迕。南遷浮夜航。此時調玉燭。日行中道黃。柄臣似牛李。傾奪謀求藏。薄酒圍邯鄲。老蠶禍枯桑。衆官百郡邸。報賽用歲常。招延靑雲士。共醉椒稍觴。俗客避白眼。徵歌舞紅裳。謗書動宸極。牢戶繫桁楊。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志無四旁。論罪等饕餮。因衣禦方良。姑蘇麋鹿壇。風月有書堂。永無湔祓期。山鬼共幽篁。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兔岡。還來四十年。我亦校書郎。雖文終膾炙。妙墨見垣牆。高山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章尙軒昂。草書十餘紙。雨漏古屋廊。誠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遂令駕鼓車。此豈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蒼蒼。敢告大鈞手。才難幸扶將。子泌字進之。任湖北運使。先娶晏殊之女。繼娶參政公之子壻。壻乃耆之弟。於子美爲叔父。

紅梅閣

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爲第一。又中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斗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勻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眞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美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吳死。其閣爲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尙存。子純、字晦叔。文行亦高。鄉人呼爲吳先生。小檜元豪本吳集誤以爲蔣堂侍郎。有小軒號紅梅。吳感亦作此詞附之。

先高祖

先高祖諱識。給事中諱□上一字犯徽宗御名之子。登端拱三年第。大中祥符間。用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歷眞宗東封謁祠還都。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時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紀綱朝廷者。俾入臺言事。得之至難。故被選者。實爲不世之榮。先高祖任職踰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檢校司封郎官。平江軍節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時金花帖子尙存。其制用塗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一大帖貯之。亦題姓名於上。近吳兩英。於周參政處。模寫王扶盛京二帖子。名士題跋甚衆。皆以爲今世所罕見

者。予因歸而觀其所藏。適與王扶同此一榜。規模無毫髮不相似。但多白紙爲護襯。今所謂榜帖者。蓋起於此。

趙霖水利

政和六年。趙霖以待制爲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筆云。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內。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泄放水勢。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今差本府戶曹趙霖。躬親具逐浦相度。經久利害。繪圖進尙書省指說。既被旨。因偏歷諸縣。遂得其利害。霖意不過三說。一開治港浦。二置閘啓閉。三築圩裹田。逐條析其事。合成一書奏之。後略施行。霖所建明與郟正夫差異。霖專主置閘之說。正夫則屬意於開縱浦橫塘。使水趨於江而已。竊謂二公之論。與今日又不同。往時所在多積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於圍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間遂有無窮之害。舍此不治。而欲擧水利、難矣。

黃氏三夢

建寧黃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吳。黃氏有三子。皆勤於學問。其父夢捷夫持榜帖報黃顏者。遂以名其長子。已而果第。久之其夢如初。乃析偏旁。名仲子以彥。彥復擢高科。後數年。其夢亦如初。黃甚怪之。又以頒名其季。頒既第。顏卽死矣。

崑山編

唐人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今古緗帙。所積甚富。嘗分類應用事。注釋于下。如六帖之狀。號崑山編。今其書尙傳。

皋橋詩

皋橋者。漢皋伯通所居之地。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舂役。後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皮日休嘗賦詩云。皋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生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陸龜蒙詩云。橫絕春流架斷虹。凭闌猶想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孟。卻是無人繼伯通。

謝賓客

公諱濤、字濟之。其先三世仕吳越。公幼而奇敏。嘗讀書于陽山澄照寺之西廡。時王翰林禹偁、宰長洲。羅拾遺處約、宰吳縣。皆器重之。自此名顯於時。登淳化三年第。知登州萊陽縣。通判壽州。知興國軍。眞宗卽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命驛召至闕。公在選中。命知曹州。有兇人趙諫者。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以告訐。公奏之朝廷。斬于都市。乃下詔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爲兩川安撫。還除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試直史館。出爲兩浙轉運使。還判司農寺。兼侍御史。知雜事。知越州。任滿。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其子既入臺閣。迎侍于京師。景祐元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子絳。女適梅堯臣聖俞。孫景初、景溫。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子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餘年。皆衣冠之盛事。公分務洛下。悉屏去外累。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佚

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一日因暇寐。夢中作讀史一絕云。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浹生民。越一夕捐館。范文正爲記其事。

張子野吳江詩

張子野宰吳江日。嘗賦詩云。春後銀魚霜下鱸。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紙。靜覓鳥聲深在蘆。落日未昏聞市散。靑天都淨見山孤。橋南水漲虹垂影。淸夜澄光合太湖。爲當時之絕唱。

春申君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吳地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其殺父假不聞。娶齊以史記之言爲正。

蔣密學

蔣堂字希魯。嘗兩守此郡。後既謝事。因家焉。自號曰遂翁。所居曰靈芝坊。作園曰隱圃。圃之內。如巖扃。水月菴。煙蘿亭。風篁亭。香嚴峰。皆極登臨之勝。公嘉賓客。日爲燕會。時以詩篇爲樂。范賢之龍圖。嘗賦詩云。勇退人難學。明公識慮長。波濤濟舟楫。霜雪見松篁。林下開前圃。花間撤亞榆。二疏良宴會。老杜好篇章。道向淸來勝。機於靜處忘。當除印如斗。試一校閒忙。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丁晉公。自叅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既返本鎭。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齔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光福寺。師孟之父。戶部師瀆之伯父。予嘗問師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夏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

李璋

李璋。字京其。居盤門內。爲人不羈。王荊公甚愛其才。嘗有送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尙隨鄉賦已華顚。卻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靑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篇。又有公下第詩云。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羣才。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由此聲譽益著。後以特恩補官。孫益。字彥中。擢高科。歷監察御史。徙居常熟。

公素好譏謔。有一故相遠派在吳中。嘗於妓游之地。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公因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二十七代孫李璋繼至。嘗赴特奏恩。諸同試者云。廷唱日。必不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爲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乞日殿下。果唱李玖。蓋公排第九也。

木蘭堂詩

木蘭堂。多爲太守燕遊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鍾。多慚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倡人爲此舞也。堂之前後。皆植木蘭。舊極高大。兵火後不存。

林大卿賀宅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獸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卿獨求買之。既徙入。中夜據題尋獨坐。以示其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處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鋌。其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富祕監

富祕監嚴。丞相忠文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四年第。慶歷中。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退居于家。未嘗一造府治。終年無惡髮干請。士大夫皆賢之。其朝類苑。皆載其事。卒贈司徒。葬寶華山。有子臨。娶先都官之女。祕監與都官同時登第。今尙存。能文。終池陽守。鈞洵及元衡。擢進士第。皆祕監公之曾孫也。

智積菩薩

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此。初立伽藍。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無錫。聞智積在蘇。即回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此名遂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角黍爲獻。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十百嫗爲角黍會。

三江口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邐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也。三江。即禹貢所指者。

楊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王贄運使減租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尙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贄爲轉運使。轉運衙。舊在姑蘇州治之西偏。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至今便之。

鬬鴨

陸魯望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問其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中吳紀聞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閶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往來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東坡未作此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邪。固卻而不受。此書既作之後。姚復致香爲惠。東坡於虎丘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它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覩至此。則歎美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也。

丁氏賢惠錄

丁氏賢惠錄。安定先生文。蘇子美書。丁氏乃晉公之女弟。陳君子之母也。封長安縣君。賢行甚著。晉公鍾愛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辭。俾其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已而同其弟繼登進士科。觀此。足以知夫人之賢矣。

里人張紳。世與陳倚。其婦娩而歿。夫人憐其嬰孺。付乳媼、親加撫視。能言而遣之。相兄既有識。家日益困。有姝孫女幼孤。夫人訓育篤於己生。及歸湯氏子。婦式閑淑。益宜其家。時工部員郎中宗旦守蘇。聞而謂人曰。茲事可書于史。

張文定公知崑山

張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崑山。時蔣堂侍郎爲郡守。得公著芻蕘論三十篇上之。因舉爲賢良。公知崑山時。吳越歸國未甚久。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遠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傳燈錄

永安禪院僧道元。纂佛祖詵近世名僧禪語。爲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於虎丘寺。晝夜不絕。舉進士。爲鄉里首選。繼登天聖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縣簿。時范文正公爲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淸修。他日必爲令器。識勿因人以進。曾大父敬服其訓。高祖既抱疾。因乞便親移吳縣簿。後以居喪服闋。調建安尉。薦有稱聲。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見。改大理寺丞。知句容縣。發摘姦伏。政如神明。葉道卿內翰。時開府金陵。甚爲之前席。楊紘持使節行部。號爲深酷。吏望風投劾而去。紘過境上。獨不入縣。或問其故。紘曰。聞君治民。所至有聲。吾往徒爲擾耳。其見重如此。自登朝。未嘗游公卿之門。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論美之。嘗通判衢越二州。終都官員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號武丘居士遺槀。子程、孫況、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詩。嘗有六月吟云。曦輪獵野枯杉松。火焚森華嶽如烽。天地爐中赤熛起。江湖煦沫烹魚龍。生獰渦斷屠焦斷。岐翮無聲落晴漢。飢民逃生不逃熱。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淸宮徹羅綺。冰盤森貝齒。炎風隔斷蓴珠簾。池口金龍吐寒水。象牀珍簟凝流波。瓊樓待月微雲歛。王孫晝夜縱娛樂。不知苦熱還如何。夜宴詩云。兔魄使增夜三刻。蜀錦堆香花院窄。風動簾旌玳瑁寒。露垂蛛網眞珠白。美人匝席羅弦管。綺幄雲屏媚嚬暖。只恐金壺漏水空。不怕燈態玻瑠滴。勸君莫負秉燭游。曾見古人傷晝短。贈處士林逋詩云。高蹈遺榮蛻。含華傲素園。靖溪頻下釣。蕙帳不驚猿。養浩時淸嘯。忘機只寓言。幾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軒。送陳君子之四明詩云。短亭艤舸接平川。柳拂迴波繫畫船。漸向落暉分綰袖。忍聽離曲怨鵾絃。雲迷稽嶺應愁右。路近花源好訪仙。那更恐高留天際。江堤煙草重綿綿。擣砧詞云。星河耿耿寒煙淨。白鶴銜月臨樹樓。誰家砧杵細腰杵。一聲搗破江城秋。雙桐老翠墮金井。高低冷逐西風緊。靜如秋鶴啄穿雲。天半驚鴻斷斜影。哀音散落愁人耳。何處離情先喚起。長信宮中祟滿堦。洞庭湖上波平水。萬里征夫眠未成。搖風搗月何丁丁。楚關秦嶺有歸客。一枕夜長無限情。曾大父嘗以所業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溫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爲人也。世以爲確論云。

婁侯

崑山，乃古之婁縣，今縣之東北三里，有一聚落，尚以婁縣爲名，或云在漢爲嶁，後避錢王諱，改今名。予攷三國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謂昔云改於王莽時。

滕章敏公

滕元發，名甫，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之父爲諸舅，見而奇之，教以爲文。文正爲鄉郡，而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爲其文常爲首。舉進士，試于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擬爲第三，以聲韻不中程，黜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通判湖州。時孫威敏公沔守錢塘，一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抗論得失爲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還，復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出知鄆州，移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虜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又上疏論新法，徙青州，留守南都，知蕭鄆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韓不旅殯於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復貶筠州，已而爲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全活五萬人。徙真定河東，除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葬陽山。公歷領帥權，條畫皆有方，識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朝廷雖知公之深，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必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罪，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

滄浪亭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爲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予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爲韓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韋一聯云，志在投荒，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鄭宣徽

鄭戩，字天休，居皐橋，天聖初，登進士第，嘗知開封府，發擿姦伏，都下肅然，遷三司使，知樞密院，俄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移鎮長安，有表曰，聽歲寒之鐘鼓，未卜何歲，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謂左右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歷試於外也。慶歷三年，代范文正爲四路都招討，元昊畏其威，再知長安，兼管部將，遮道臥轍，不得行，六年移并州，詔拜宣徽使，奉國軍節度使，未幾薨，贈太尉，諡文肅，葬橫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謂臨頓里者是也。公諱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則之姪，少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詩謁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之學，皆蒙愛獎，後以特奏名拜官，調晉陵尉，又主鄞縣簿，又爲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陞朝之後，仍賜緋衣銀魚，公既告老，即所居疏圃鑿池，種五柳以名其堂，慕淵明之爲人，賦詩者甚衆，公自中年捐棄嗜欲，延納後進，談論不少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爲常，或與客夜坐久，不過其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江諫議公望爲志其墓。子嶠。

中隱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樂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閒之詩，建中隱堂，與何守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相與游從，日爲琴酒之樂，至於窮夜而忘其歸，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於家，吳人謂之三老。

林氏儒學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吳門，有諱概者，嘗爲省試第一，登校國史儒學傳，其子曰希、旦、邵、顏，相繼俱登科級，希爲樞密，諡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邵爲顯謨閣直學士，諡文肅，顏爲光祿卿，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虡亦登第，邵子之攄，賜出身爲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國一禪師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爲僧，受業於景德寺，法名道欽，因游歷叢林，遇一有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而止，既至雙徑，遂借蘿澗結菴於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慧聚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葉少卿

葉參，字少列，嘗守此郡，既謝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從，少列猶及見之，范文正公嘗贈之詩云，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閒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賜，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輩，爐香叩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慶之東，中有七檜堂，內翰道鄉，嘗持本路漕節侍養，道卿之子公乘，又嘗守鄉郡，搢紳榮之。孝參守丞，乃內翰之孫，長於詩，與刑部員外，唱和甚多，其姪未溥公，娶叔祖內翰諱之女。

二游詩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酣飲於其閒，至日晏忘飲食，又有前巡縣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嘗游二君宅，每爲淺句之歎，精章留贈，不一，號二游詩。

安定先生

胡瑗之，本海陵人，學者尊其道，皆稱爲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授秘書省校書郎。文正上疏請建郡學，首以先生爲吳興學官，繼移此郡，先生居學，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

終日延見諸生，以敦閭弟之誼，解經有至要義，擬儗為諸生論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崇尚行實，自後登科為大儒者，累世不絕，如滕章敏、范忠宣、錢內翰、醇老，皆從先生之學者也。至今學宮畫像而祠之。

蘇子美飲酒

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正獻深以為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為多也。

張伯玉郎中

張伯玉，字公達，嘗為郡從事，剛介有守，文藝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嚮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伯玉在蘇日述作，並見蓬萊集。

上方詩

唐孟郊，因其父為崑山尉，嘗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雲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塲。其後張祜嘗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憑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二公之詩，一夕和韻，詰旦即回棹。其詩云：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蘤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塲。峰巒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此四詩為山中之絕唱。

陳龍圖使高麗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攽、李常寧、李清臣首被選擢。熙寧元豐間，高麗歷航海修貢，朝廷以為恭，選使往諭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辭，更命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金帶。受命七日而行，涉海踰月，出入蛟鼉中，遂抵其國。使還，乃真拜所假官職，凡舍服所賜黃金帶，又賜黃金遝，於令式外以為寵。俄直龍圖閣，知潭州，卒。二子：彥文綏仲，嘗游法從；彥武綽叔，為提舉官，葬在南峯山。

初林希樞密貧，卜於京師，孟診為作卦影，畫紫袍金帶人，對大水而哭。林以為高麗之役涉溟海，故力辭之。後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禍福不可避也。

朱樂圃先生

朱長文，字伯原，未冠擢進士第，英聲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官。後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地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生以志不得遂，棲隱于中，潛心古道，篤意著述，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圃先生。樂圃在錢氏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主人攜酒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圃十詠：一曰樂圃，二曰邃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溪，六曰詠齋，七曰[illegible]閣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常公安民嘗道先生隱居，愛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於人，而惜其遺逸沈晦，因觀所著續圖經，遂作序以紀之。

海涌山

虎丘，舊名海涌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西武丘也。虎字避唐諱，改曰武。

盧通議

盧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少奇穎，舉神童，年十六，擢進士乙科。慶歷間，知龔州，時蠻人入寇，梓管公經畫軍須，以應辦聞。歷婺、泉二州，除廣南提點刑獄，福建、湖南兩轉運使，力請郡以自効。神宗嘉之，顧執政曰：盧革恬退如此，可與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幾告老，遷光祿卿致仕。以子貴，進秘書監、太子賓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踐祚，遷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盧提刑橋，即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既以散秩從親，日與賓客酌酒賦詩自娛。公誠慤莊重，有前輩之風，先殿院雅好其為人，朝夕與之議論。公性不甚飲，每勸之酒，至三分，則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則曰：已五分矣。其他率以是應之。既去，先殿院審執事者，皆曰客之言毫髮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閶門樓詩

閶門舊有樓三間，予猶及見之。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蘇子美詩云：年華冉冉催人老，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復存矣。

章守子用皂蓋

元豐中，章岵弟岷朝議，為郡守，剛介不可屈，人因目之曰章硬頸。其子出入用皂絹蓋，府內不過二人。

隨緣居士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中進士乙科，為雍丘縣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既復位號，典册有未盡正者，因上書引古義力爭之。崇寧初，黨論起，名入黨籍，竄登州。會赦還鄉里，遂休官，號隨緣居士。欽廟嘗書隨緣二字賜之，寶宸翰於家，著隨緣居士記書之。於號建炎中，追錄黨人，除直秘閣。公無疾，端坐而逝，葬光福山，自題其墓曰隨緣居士之塔。

石點頭

今虎丘千人坐旁，有石點頭。十道四蕃志云：生公，異僧竺道生也。講經於此，無信之者，乃聚石為徒，與譚

至理。石智爲點頭。

軌革卦影

韓中孚、字應天。將游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天筮之。畫一金章紫綬人。有青色瓶在其旁、後有一人處僧居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爲貴人所留。應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青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庵花。其狀甚閒。應天宴於其間。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以此知不惟飲啄前定。雖受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

夢石天王像

後唐時。蘇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吾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尙龕置殿閣。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思高僧。皆學于紹明。見本朝僧史。

改正洪範

余凝、字元輔。方會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易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雜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旣言肅時雨若、止蒙常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純佑字天成。純仁字堯夫。純禮字彝叟。純粹字德孺。長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壽不遐。終軍器簿。堯夫位丞相。彝叟爲右丞。德孺亦躋法從。平時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孫明復、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門。朝夕與其子弟、講論道德。故賢行成於所習云。

林酒仙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算。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輒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匿其形。無毫髮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　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眞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鎭。嘗爲平江軍推官。文聲甚著。與曾大父、同登天聖五年第。情好極密。高祖殿院墓銘。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從事鬬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鱵魚（廣韻鱵音庚切魚名似鮎也　鮎音同切魚名鯷之小者）

鱵魚、出吳中。其狀似鮎。隋大業中。吳郡嘗獻海鱵魚。乾膾四瓿。遂以分賜從官。皮日休詩云。因逢二老如

相間。正濟江南爲鱵魚。

徐都官九老會

徐祜、字受天。擢進士第。爲吏以詩自著聲。歸隱中屏居於吳。日涉園廬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于家。同爲九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寄詩以高其趣。晏之首題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使追貲綺作朋儔。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終都官員外郎。（祜子謀、歷[illegible]·女適[illegible]直學士[illegible]）

中吳紀聞卷第三

葉道卿

葉淸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奇之。擢爲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淸臣始。寶元中。爲兩浙轉運使。康定初。知制誥。慶曆初。出知江寧府。召入爲翰林學士。俄丁父憂。有詔起復爲邊帥。力辭不行。免喪、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靑州永興軍。皇祐初。復召入爲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西羌黠虜。頻年爲患。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方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靑、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沈毅有術略。張亢偶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見信任。未幾出守河陽卒。公識度奇拔。議論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媢忌者衆。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爲文祭之云。淸學偉文。發於妙齡。天然淸流。不雜涓溼。又云。高節莫屈。直言屢鈐。朝廷風采。搢紳顧瞻。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觀風樓

子城之西舊建樓其上。名觀風。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在唐但謂之西樓。白樂天有西樓命宴詩。後改爲觀風。今復名西樓矣。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有畫像。在吳江鱸鄉亭旁。東坡先生嘗有吳江三賢畫像詩。後易其名曰三高。且更爲塑像。羅池主人王文孺獻其地雪灘。因遷之。今在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爲之記。

程光祿

程師孟。字公闢。所居在南園之側。號爲錦坊。自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因徙姑蘇。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知吉水、錢塘二縣。皆有政聲。後通判桂州。慶歷中。詔近侍二十人各舉所知。於是柳植施昌言薦公可任。除知南康軍。又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卽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飢民四十餘萬。擢提點河東路刑獄。岢嵐等郡。無常平粟。爲民飢、或竄蕃域。公得請。出祠部牒。募民納粟。置廩以備荒歲。汾晉之旁。山谷之水。可以溉田。公爲釃渠納通泉源。所溉者無慮萬頃。名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知洪州。興利除害。一方甚賴之。英宗卽位。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河北四榷場利害。公請減物直。償闕欠。以來北賈。使還。除利州路轉運使。江南西路轉運使。始江西茶禁既通。賦民納茶租。謂之白紐錢。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計斤輸秤頭錢。代其數。以寬民力。至熙寧中。以公之請。頒下諸路。俄傳交阯爲寇。遂以公直昭文館。知福州。一新學宮。禮先生賢士。以厚教育之意。鉟錢亂幣。公爲罷之。飾疾救荒。蘇息以萬計。閩中父老有云。自國朝守吾郡者。謝諫議泌。以惠愛著。蔡端明襄。以威名顯。兼之者。惟公而已。移知廣州。廣控蠻粵。而無藩垣扞禦之備。公至。則請作西城。廣袤十二里。由是廣人有自安之計。大修學校。日引諸生講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學。秩滿。除右諫議大夫。再任。公治廣六年。威愛並行。上遣中使撫問。召判三班院。遷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改判將作監。出知越州。公至越。寬猛適中。而事自治。民皆愛之。又逾於洪福廣也。官制行。換太中大夫。青社闕帥。以通議大夫充京東安撫使。期年政成。上疏告老。遷正議大夫致仕。哲宗卽位。授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葬橫山。公強敏精察。出於天性。凡臨治五大鎭。斷正滯訟、辨活疑罪。蓋不可勝計。所至之地。囹圄空虛。道不拾遺。既去。民爲立祠。刊石頌德。樂圃先生少許可。至言公政事。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袞化七閩。無以加也。故天下以爲才臣吏師。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丁晉公飯僧疏

丁晉公南遷日。夢南嶽懶瓚禪師。遂捨白金一笏。飯僧于潭州。自製齋疏云。右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情。凡欲拯於傾危。必豫形於景兆。某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袞。雖曲

盡於寸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嘗於安穀。忽夢清容。妙訓冷冷。俾趣心而早悟。其徵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未周身。事乖遠慮。既禍臨而不測。誠災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於南裔。嘗圖遐以甘心。咎實自貽。尤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之臣。永廢經邦之術。程遊湘土。道假衡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閑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盂羹之美。持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齋淨供。仰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惟願天回南睠。澤賜下臨。免致邊夷。白日便同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亦感於君恩。虔罄丹誠。永繫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今多作巧心。後人見晉公以智巧敗。故改云。惟其曲盡於巧心。是以難調於衆口。不知以巧對衆。未如寸字爲切。）

蔡君謨題壁

張子野宰吳江。因如歸亭撤而新之。蔡君謨題壁間云。蘇州吳江之濱。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縣事祕書丞張先治而大之。以稱其名。既成。記工作之始。以示于後。

郟正夫

郟亶。字正夫。太倉人。起於農家。自幼知讀書。識度不類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正夫獨破天荒。後任金陵。遣其子僑就學於王荊公。嘗有贄見詩云。十里松陰蔣子山。暮煙收盡梵宮寬。夜深吏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瀣。數庭霜竹顫琅玕。大鵬汎有摶風便。還許鷦鷯短羽翰。荊公一見奇之。今集中有謝郟亶祕校見訪於鍾山詩云。誤有聲名只自慙。煩君跋馬過茅簷。已知原憲貧非病。更許莊周智養恬。世事何時逢坦蕩。人情隨分就猜嫌。雖能胸臆無塵滓。使我相從久未厭。自此聲價頗重。熙寧中。爲司農寺丞。上書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重。頗難之。正夫條水之利害。著成一書。今刊行於世。未幾。復司農寺丞。除江東運判。元祐初。入爲太府寺丞。出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於太倉。孫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以水利、役法、鹽、鐵、酒、五利獻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司農寺丞。旋出提舉兩浙水利。議者以其說非便。遂罷免。已而歸治所居之西積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獻之說。爲圩岸溝洫。井舍場圃。俱用井田之遺制。於是歲入甚厚。卽圖其狀以獻。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復召爲司農寺主簿。稍遷丞。預修司農寺勅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路轉運判官。

陳君子父殿丞

殿中丞陳符。德行著於鄉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賢者逝如此。皇天豈易知。衆人皆隕淚。君子獨安碑。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道秀在蘭芝。公有二子。曰翊、曰之奇。皆爲吳中高士。

鬱林石

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謝希深

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甲科。楊文公薦其才。召試館職。充祕閣校理。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歐陽文忠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常稱元白不足多也。寶元初。知鄧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二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詭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溫。皆為時名儒。

范文正公還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既至。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又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濟養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遠道士詩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詩云。我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峯翫。近峯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蕩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爭鬼神。忻君共幽讚。清遠道士。竟不知其為何人。以鬼神自謂。亦怪之甚者。顏魯公、李德裕、皮日休、陸龜蒙。皆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詳其因。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必神怪之儔也。

幽獨君詩

唐時虎丘石壁。隱出幽獨君詩二首。其一云。幽明雖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有孤墳。其二云。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况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辭甚奇偉。後人又有賦答幽獨君一詩。不知誰氏所作。

本禪師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淨天寺子院。）懵無所知。征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住靈巖。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從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其它第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初傳宗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倡薦寢。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為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寐。翌日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吳子野絕粲

吳王拜郊臺。在橫山之上。今遺跡尚存。春秋時。王政不綱。以諸侯而為郊天之舉。僭禮亦甚矣。

范貫之

范師道、字貫之。文正公之姪。登天聖八年甲科。嘗知廣德縣。有治狀。孫甫之翰薦之。通判許州。至和元年。吳育春卿薦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經綸天下之志。其長也。遇事未嘗屈。及為上耳目。蚤夜思所以稱職者。始見上。即陳願擇賢相以久其任。既而論奏二府與近侍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極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能去。而公之名遂愈聞天下。移廣東路轉運使。又移兩浙。未幾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嘉祐四年。百官上尊號。公獨諫以謂無益於治體。而有損聖主謙尊之德。至言諸閤女御例遷。因災異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遷侍御史知雜事。會大臣居機宥者無遠謀。繼而進者復不協時論。公論列甚切。上雖納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為三司鹽鐵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請郡。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下車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臺諫凡九載。朝廷之事。聞無不言。言必欲行。如擇宗室以備岡姿之職。請士大夫終葬。始得從仕。限民田以均民產。抑貪墨以清守令。止內降以杜漸。立私廟以廣孝。擇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禮樂之官。減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務。而衆所願行者。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嘗為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祕閣。有詔褒美。子世京、世亮。皆舉進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號豸冠坊。葬天平山。趙清獻公志其墓。

南翔寺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為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隨方而驗。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眞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張敏叔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灑。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為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窶。僦市屋以居。嘗有絕句云。茅簷月有千金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觀其詩。大抵多清淡。嘗題集清軒詩云。泯竹放教風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詩云。白快近來逢棗髮。赤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詩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舊嘗作古風。送朱天錫童子云。黃金滿籯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兒不肯娛。口誦七經隨卷舒。渥洼從來產龍駒。鸞鸑乃是眞鳳雛。一朝過我父子俱。自稱窮苦世為儒。雪窗夜映孫康書。春闈要荷兒寬鋤。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門慷慨曳長裾。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古來取士凡數途。但願一一令吹竽。甘羅相秦理不誣。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釋褐還鄉閭。初景修為汝州梁令作此詩。天錫既到闕下。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卻。因擊登聞鼓。繳景修詩為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

諸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遺材.卽令召對.珪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然後擢用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能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歷仕三朝.每登對.上必問聞卿作朱童子詩.試爲擧似.由此聲名益著.終祠部郞中.年七十餘卒.平生所作詩幾千篇.號張祠部集.子淡之.(淡之嘗宰崑山.邑[illegible]於茶祖.人德云.遂家自號[illegible]此.故不與人來也.)

崑山夫子廟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廟.自黃巢之亂.存者無幾.崑山之廟.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大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請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徵事郎邊做首爲崑山宰.因其遺址.重立夫子廟.門廡甚麗.狀十哲像於其旁.王元之爲作記.景祐初.范文正請立郡庠.於是縣亦有學矣.

孫子和

孫沖.字子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少負才名.爲荆公之客.嘗著鄭黨傳說二篇.荆公甚奇之.後宰和之含山.號爲循吏.律己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擧家人解其歸裝.老獲有畜一砧者.子和見之曰.非吾來時物也.命返之.其它大率類此.鷄章交上.改宣德郞.未幾.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五.無子.以族姪陂爲嗣.陂嘗倅江州.終朝請大夫.

子和妻.子之姑氏.又與叔祖朝議爲同年.叔祖嘗以詩挽之云.結髮欣同籍.聯姻壽素風.期君千里遠.賴我一枝窮.新命拖紳後.殘編旅篋中.空餘循吏傳.紀永在元豐.

張翰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居其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國初王贄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煙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贄之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引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賦三賢詩.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鱸魚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唐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育裁一月.陸龜蒙以所業見之.自此交從甚密.更迭倡和.無慮數百篇.總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吳江別名也.日休自有著述.號鹿門子書.

橋名

城中有橋梁三百六十所.每橋刻名於旁者.始於郡守韓子文度支.兵火後.間有缺者.福昌長老正橋.顯其眼.叢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游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

衲遙疑挂樹猿.蠟屐有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荆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靑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花院.綺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皐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爲武弁.李邦直爲執政.力薦之.其略謂.切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文學.泛觀古今.詞章議論.迥出流輩.欲望改換合入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郞.終於常倅.

白公檜

白樂天爲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之爲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勺.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掾.後絕意祿仕.偏遊天下佳山水.嘗爲雁蕩百詠.其末云.都爲選工圖不得.一時收拾作詩歸.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終之義也.後果以癸日亡.甲日殮.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長洲縣.因家焉.最長於詩.嘗過黯淡灘.題一絕云.溪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蓋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詩.適有契於心.故爲其所喜也.後子通以詩集呈荆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爲.默宕無成一軸詩.悵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過秦醫.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遲.此日知音堪慰意.枯桐正在半焦時.凡有所作.荆公謂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遺以書曰.君詩精淳警絕.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後以特奏名.授興化軍助教.隱城東故廬.與樂圃先生.皆爲一時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帥下車.必卽其廬而見之.前後上章論薦者甚衆.子通竟無祿仕意.其於死生禍福之理.莫不超達.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於壁間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往來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瀟洒類如此.仲殊一日訪子通.有絕句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淸涼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淸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於世.無子.一女.適樂圃先生之子發.

破山詩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吾非人也.龍也.因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亟誦揭諦呪.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與圖經所載不同.謂白龍與一龍鬪.未知孰是.

甫里

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字魯望、躬耕之地。散人嘗食於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詩示於四方。以爲榮耀。唐書云。散人乃唐相元方七世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

有腳書廚

叔祖諱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惑於禍福。嘗憤聖道不用。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儲書甚富之。自幼讀書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廬。攻苦食淡。手未嘗釋卷。記問精確。經傳子史。無不通貫。鄉人號爲有腳書廚。嘗題一絕於壁間云。月度疎櫺起更催。坐聽澄照五更鐘。卻思湖上西興急。風送山前萬箇松。登熙寧六年進士第。歷西安丞。桐廬令。子況既登郎省。贈左朝議大夫。

秦娘

秦娘。吳之美婦人也。劉禹錫詩云。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旟。

南園詩

南園。乃廣陵王舊圃。中有流盃旋螺亭。亞於滄浪之景。王黃州爲長洲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賦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京能相。欲東還。詔以其園賜之。京即以詩謝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太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黃州之詩。不過寓意耳。京遂以無功名而有之。黃州雖終爲顯臣。其名與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嘗爲師垣之尊。至今雖三尺之童。唾罵不已。其賢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爲宏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傳。

錢氏納土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奉表獻漳泉兩郡。詔授洪進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是歲錢忠懿王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錢氏納土。蓋在陳氏之後。或說以爲興國二年非也。

白馬澗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而來。飲於澗中。因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岧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修習之地也。

禪月大師

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爲僧。偏發名譽。又善作詩文。有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久。後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中吳紀聞卷第四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爲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口。見石曼卿殯喪未舉。遂以麥舟與之。蘇黃門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爲給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爲宰相一年。出知潁昌府。既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復欲召爲相。辭卽下世。遺表有云。蓋皆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後御書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游里市。與鄭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綸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謝。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

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旌旄。北闕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落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紹興末。洪內相㫤典藏爲郡。乃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復號爲思賢堂。今參政范公作記。（郡庠亦有三賢堂。祀文正范公、胡安定先生、及朱文公。作於其中。）

顧學正

顧蘐、字公甫、爲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寧元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爲太學正。元豐五年。卒於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逵夫太宰與公甫爲同舍生。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誰爲封禪書。（公病消渴卒）雙親千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旐。塵埃鎖故廬。虎邱山下路。曾兼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冰。幾歎朝衫脫未能。忽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合綴仙都石。妙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箋春水潑。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爲人剛正不詭隨。嘗官有廉聲。嘗爲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輒得其情。以故人無冤死者。既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問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銀幾千兩。棰竹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奪也。時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首從之者甚多。惟公終始無阿附意。子總、字天和。

親婆詩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庭下。家奴嬉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爲唇斂。投柴玉腕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畫像

虎邱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因爲之作贊。今猶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宣和初。光祿呂大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倒影兩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暫然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密學季文作守。亦產雙蓮。范撫外賦木蘭花詞云。美蘭堂畫水晏清。暑晚迎涼。控水檻風簾。千花競擁。一朵偏雙。銀塘遊傾醉眼。訝湘娥、倦倚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並頭宮面齊妝。蓮房露臉盈盈。無語處、恨何長。有翡翠憐紅。鴛鴦妒影。俱斷柔腸。淒涼。芰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去擕將。

孫若虛滑稽

孫賢、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惟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之火。幅巾頂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郵遞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請且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吏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所以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尋即進用。屢爲諸郡帥。時有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狡獝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橫水明光之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時。王荊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荊公既相。神宗一日欲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宦。荊公對曰。有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學士雖下。遂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公雖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諭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篤開元之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能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裂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歘應聖人之作。案圖識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基。宜升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聚。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荊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糸。始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糸。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沈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紀其事。公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猶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大夫。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好作艷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陵遲。正風還陵夷。無人整頹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爵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洒脫無羈縻。要輕三事衲。願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爲。藻思洪泉瀉。翰墨淸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幽柔詞。願師持此才。猛起革浇漓。然後東山嵩。閫祖進疊碑。再續補教編。高步陵丹墀。它日僧史上。萬世爲著龜。廻棄閒歌舞。終被智氣隨。伊予浮薄人。斯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覺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懨懨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懨懨地。

如村

胡嶧、字仲連。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方子通爲忘年交。後以年格推恩。調安遠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號如村老人。治園築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閑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號如村完藁。唯室先生、及蔡政周公葵、皆爲作序。子伯能、登進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懋云。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懋秘校。劉於詩前具位。加榜下二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思。皆爲王荆公門下士。荆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令嗣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詩者。爲之出涕。吳人目子通爲方挽詞。幾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於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舍有病者。親爲調藥以療。病亟。謂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裹。方書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餘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㩳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爲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對之。始於吳王。昔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作詩云。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荆公親書方册間。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爲發運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涇原。懇辭歸養。特賜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大雲翁

林虙、字德祖。旦之子。擢進士第。爲常州教授。在職六年。學者益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於是賜詔曰。因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路提舉學事。任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志。儌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塢。平生好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淸客。菊爲壽客。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醿爲雅客。桂爲仙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各賦一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爲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爲吳州。隋爲蘇州。大業末。復爲吳郡。唐武德中。復爲蘇州。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其奄有。後唐爲中吳軍節度。皇朝興國中。改平江軍節度。復爲蘇州。州嘗爲徽宗潛藩。遂陞爲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諳書通大義。賦詩寄字皆過人。其子綬登進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道經皆千過。嘗問法於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卽屏藥餌。書佛頂呪焚之。灰爲丸。并以然燈法授綬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然燈如法也。因趨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旣小殮。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歎服。以爲不可及。張文潛學士爲墓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陽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邪。旣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鄉。垢面

既是登亢，哀慟不絕，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睦婣及耕桑之事，治聲由浙右。熙寧初，朝廷銳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乃辭歸。蒞治海旁之民，聞公復來，驩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歸田里，乃辛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望聖，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閭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為郡守，大置酒合樂，何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琉、承議郎通判蘇湜，與琉公賦詩為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為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閒，延賓談笑餘幽關，閭門歌舞僧樓上，林屋煙霞指顧間。德粹星臨穎尾，年均皓髮下商顏。名花美酒酣醺盡，坐見斜暉墜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簪蓋上賓閑，金地無人喧皷吹，風簫乘塵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顏夫子

顏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子朵、為學，亦相繼擢高科。朵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為學字仲謙，終嚴陵守；學字端中，崇觀間有聲於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之為顏夫子，人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殿撰游康許嫁以女，竟即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其地，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信義，置崑山縣。華亭舊亦為蘇之屬邑，或云皆屬崑山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雲兄弟，而以此為北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今謂之東城者是也。近歲耕者，於薦嚴寺田中得城磚甚多，及銘鏃以銅為之，識者疑其為春秋時物。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鄉曰信義，如其縣之存舊名也。俗遂訛為鎮義。昔人瑰獨仕至殿中侍御史，居於是鄉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目為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嘗川人，徒居淞江，高尚不仕，獨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從以詩貽之。無悔有畫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書名。又賦佳人嗅梅圖云：渭川鶴鐵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餘香不回首，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尚深遠，大率類此。

蟹

吳之出蟹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龜蒙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大本錢王後身

閭照在鹽嚴時，有一襤褸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門者莫能退，既而閭照屏侍者與語，有竊聽之者，聞閭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答云：八萬四千恆河沙數甲子。閭照云：八萬四千恆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閭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洞賓。

鄭正夫失鶴詩

正夫當時作失鶴詩云：久鎖冲天翼，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鳳侶，傷鳥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為之立祠。按荊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為黃姑，潘子直云：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為索郎耳。鄉人因以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也。祠中舊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靖康之間，邁陟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錢為齋會，所收之多寡，持杯珓問之，無差毫髮不驗，一方甚敬之。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先祖漢英仕錢氏，官為蘇州崑山鎮防遏使，故為崑山人。公幼穎悟如成人，既學，為師友所推。登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為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嬌嬌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薦之中書，擢正官，察訪關中，詳公為官所，公務佽助之，亦不苟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興最遠，青苗法行，乾祐獨不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小民貧，其徒歲以禾麥博易為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稱貸於公家為利，令無罪，宜復其任。公用薦者還官，知湖州德清縣，公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以開說其是非，出於至誠，訟有累年不決者，聞公一言，感悟相捨而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十餘萬斛，明年春，米價翔踊，公平其直，使糴賑，以全活者不可數計，其他便民者，別有數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薦者遷官，知秀城縣，官制行，換奉議郎。其治秀城，如德清，於方田也，以最聞。縣四鄰皆重法地，素饒盜，公明賞格，嚴保伍，姦無所竄。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縱遊，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逃去。迨公受代，亦無復鼠竊者。府界提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神宗出氏名付中書，蓋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路常平，召見便殿，以道之二廣使者，春夏例館出，公至則犯隆暑偏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諸路

常平官廢。公赴吏部。授通判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嶺南五年矣。吏有嘗不快於公者。頗欲乘官。公聞而執留之。乃舉歸。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晉幣。招禮宿儒。爲學者師表。治務大體。遷朝奉大夫。知藝州。移河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宗即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嘗附麗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即歸崑山。日與親戚閭里。飲酒燕喜。道故舊爲樂。任且滿。本路使者等嘗採某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精力幸未甚衰。願更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壠。徧謁昔所往來者。若將別然。既而呼妻子與訣。囑以後事。翌日早起。盥手焚香。即寢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墩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蹟。每遇物無忮心。所至汲引其屬。士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誦易。慕唐人爲詩。著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時。後客于吳門。嘗有所愛。往京師。爲岐公强留之。逾時不返。因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殁也。丁永州注葆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拔。出於天資。該經綜史。博識周知。文華自得。不務彫蹈。古格近體。率意一揮。金玉鏘揚。組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緒餘。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難。徘徊闤闠。出入鳳池。來與南游。曠達不羈。朝貴夕賤。瀟脫冠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置是非。慢授萬緒。付于一巵。頽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爲人。於此可見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舉。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橫山桃花塢。誌其墓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爲人清純簡易。遂於從政。有愛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江。守臣孫佑薦於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遷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人陳長方、楊邦弼、講道于笠澤。如楊龜山、尹和靜。胡文定、皆深推讓。吳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渠山。門人章憲撰誌。吳中閩中皆祠于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生平生所註論語集解。古今語錄。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賜敕。及遺像與擇記書錄。至今藏于家。子孫世守府城德慶坊故居云。

中吳紀聞卷第五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資翁彥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學。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爲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慤不苟。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煙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土之美。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吳中既久。士風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行於世。

范祕書

范溥、字伯達。予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先生見之以爲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於太學。學者至今以爲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參政公即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齎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輩恤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自侯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間粤生，例不受其束脩，有信州劉弟秀才在此，多貽書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則錢三貫，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有九成親批字紹祖三字，及兩面有如此二字，及封印全，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發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神，願公無障難，幸見恐也。仙爵衰自重，不宜。九成再拜。

蝦子和尚

承平時，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乞匃于市，得錢即買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親之，過水則出哇，羣蝦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嚮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顛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覓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丁翁初主吳江簿，嘗爲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寧樂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傍碧欄旁。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慕宦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況，字濬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在館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李文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爲兩蘇。葉石林倪譽藉甚，皆爲文字交。其他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聖父、張敦叔，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狂竟二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逕酤至，旋於籬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詩成須遣菊花枝。直饒無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遊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巢時人物渺岑寂，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道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閒，顏卿家帖到今傳。此公剛鯁無情緒，到得春時也自憐。送唐大監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顏一老翁。子約重來我方去，滿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牆外見鶯鶯，雙雙春水堤。歸來惜

脈脈，無緒理殘粧。其他如食山借船賞，嗜酒典琴沽，問多憂滿新題句，幗梅林堆未著，皆客疎閑吠犬，應賓到啼雞，得句怕難紆，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袖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閭丘大夫

閭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其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閭丘。

寶嚴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念就亭道齋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壯麗，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潤州僧伽塔爲第一，此爲第二，至今尚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內相洪道容齋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荊襄之間，地形雖分，而地脈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穠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醞寄無窮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驪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家園，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盤猶存，中有園亭，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爲龍。方賊起，郡中令鄉甲巡邏，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爲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嫚士，嘗於元宵作寶燈無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艤舟訪鄭子高於崑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聳巨崑，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百里雲。桂子飄蹤空半落，天香借出定中聞。不將此境憑張益，三百年來屬老文。

綽堆（避御名，故曰堆，即今綽墩。）

崑山縣西數里，有邨曰綽堆，古老傳云：此乃黃幡綽之墓。至今邨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眾推爲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柟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爲

時顯人。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皆力陳時政闕失。指名目。有旨竄放。孝聞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柰何以直言罪人。衞士怒孝聞唐突。以挂瓜擿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擯出之。大觀末。蔡京罷。旋見收復。時雍公已不能語。止錄六字道號。居神霄宮。彥猷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并岳廟。都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孜精勤。姑蘇一萬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衆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刱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為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為比鄰。謂之生老病死。

鄭子高

鄭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才疎時。與范無外為忘形交。鄉人至今稱之。謂之鄭長官。晚歲自號疑和子。崑山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俗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寒玉。橫山銷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淩峰寶上人云。步入凌峰閣。尋師師未歸。凭欄寂無語。唯見白雲飛。聞公約有素琴堂。又為賦詩云。素琴之堂虛且清。素琴之韻淪杳冥。神閑意定默自將。宮商不動誰與聽。堂中道人骨不俗。貌臞形瘦顏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樂必絲桐絃斷續。於戲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昭文。阮手鍾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聽我語。紛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自苦。

鄭應求相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聃應求同在郡庠。應求精於人倫。同舍皆為其品題。心甚訾之。嘗見唐鑑子明。以手拊其腰曰。異日金項瑤無疑矣。子明性莊重而大發赤。一日顏仲謙過鄭齋。應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剛猛。乘間又語予曰。吾友乃一壽星。頗類盧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與瑣瑤。衆皆未以為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嚴陵。頗有郡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後七十年。予始拜牙緋之寵。其言輒一不驗。應求亦甚有文聲。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備郎中詩云。當還號令嚴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蔓蔓鄧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圓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倚。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欽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試不利。日遊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舉以為法。彥光自幼知讀書。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大年挽之云。昔觀當年游上都。賢關益篆按諸儒。文華燦燦九苞鳳。俊氣駸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堊漫。白頭空此死樵蘇。遺編殘藁應猶在。搔首令人益歎吁。又云。遺文胎炎在吾鄉。賦能誰能少爲揚。舉跡有妻先蝶夢。行藏無子付泬方。雲羅煙草新泉宅。秋月春花舊野堂。交舊綵旋與翰墨。幾人知爲寶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舉族祀之不絕。

范文正爲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夢還家。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忽促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肅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此官邪。

吳縣寇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閶門外小寺中。壁間有題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但不得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實臣。徐州人。善作詩。少從后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所祈。置之掌上。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鄉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柰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爲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以度人邪。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廟朝。爲東臺御史。入侍經帷。論思獻納爲多。又代言西掖。得溫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以詩云。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夷虜尚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鈐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蠻基行指泰階平。呼韓朝謂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石家岡。前岡。談桧岡。徘徊岡。福山岡。並在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岡崑山。下之三岡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遼絕。續圖經云。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俯相與城之別業也。切詳興城。本皆爲相。爲相者。乃興誠也。城與誠。兄弟爾。

草腰帶聽寧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履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顯仕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嗤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解弁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爲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繼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歷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歷雲軒。邑士胡淸嘗賦詩云。誰建危亭壓翠微。登臨直與碧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株。又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歸言斤釜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待之。旣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孫忠憲

孫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爲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憲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誥。皆用尙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閣殿四人耳。孫嘗自評云。某之視浮谿。浮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嘗石林視忠憲亦然。識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南府。奉養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蔬菜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儺儀。有旨令撰文。是日晨巳間。中使送篇目。至午後屬督索進呈。數篇即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究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觀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間。蘇子美嘗至山中。爲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歸三命

歸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卻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十活雞自隨。聞其聲啼然。則食之愈喜。卑以是爲常。後享高壽而死。其茶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而出。吾家虎邱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假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鐙。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

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臞庵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臞庵。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置對作址。計三百萬錢。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發直嘗賦詩云。王郎臞庵隱詩。煙花遊合江邊纏。石渠東觀了無夢。草牀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市里順有今天隨。潛頭盤谷豈著我。爲具蓑笠縣牛衣。又爲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鞋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墟。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嘗過於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因以名之。楊備郎中詩云。辭越勳名開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僞同器。此地復招文種來。

蛇化爲劍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旁。忽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擊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復可尋。徐觀其餘。乃折劍也。至莫欲得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詩。具載其事。（舊月山因號墓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碪。無虹蜺飛騰。）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倅平江。時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爭持苞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嘗有詩云。倏忽向六十。蹉跎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尙亦足嘉矣。勔之子。爲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金紫服。且日適相會於天慶。朱之虞兵。因見賈所佩魚甚麗之。賈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非緣花石之故。左右皆錯愕。朱甚銜之。爲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爲能仁寺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爲名者。並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合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爲稱者。切慮亦當禁約。其後又有以龍皇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追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爲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爲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舊父押擬仁日。一太守曲盡事行。甚取諸寺額識得。會劉去所擬八字。今猶爲太守寺。）

章戶部

章綍、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閉置一書室中。故綍與綡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部。取綍之姪女。召爲校書郎日。綍以詩餞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煙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終戶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曆中。郡學既建。發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失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爲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曆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在學同人。謹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同動物。賢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夭。爲得不死。惡而壽。爲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爲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夭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死。無親戚左右爲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足。比無助者爲多。同門生幾百員爲子哭。不爲孤。其亦哲德之召歟。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生死之別。旅櫬遐而望。邈不知其所從。哀哉尚饗。

沈元叙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紹興初。崑山沈東元叙。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莖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和張敏叔游滄浪亭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斉聲猶想見長身。欲尋遺址名空在。卻笑張羅事已陳。皆寫其感歎之意。

中吳紀聞卷第六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喚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耿時舉德基。爲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倚筆跋。千古當稱面槊義。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迴欄干夕照多。四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逵

郭章、字仲逵。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菰水年來興未涯。羨騎款段出京華。飄塵回避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腳斜。掠過短莎驚脫兔。踏翻紅葉鬧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絕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卻憶當年重出關。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間。中原百戰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倘有寸功裨社稷。歸來恰好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彼知己薦。居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君子也。紹興中。爲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有妨寒畯進取之路。公論韙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己以廉。待

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請。嘗寓之前。有一茶肆。日爲衆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爲凌佛子。

崑山學記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縣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石。或謂無垢詆此以諷朝士。尋即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近聞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齋廳掩蔽于前。氣象不舒。近乃移子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數十丈。又以東闕建學外門。周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廳。鼎鼎一新。逾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君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貴之。於戲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爲師。以孔子爲師。當學孔子之學。非爲博物洽聞。綺章繪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爲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嘗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擲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傅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何如。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爲御史中丞。扈蹕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宮初建。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未幾拜參知政事。力匄奉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以賜之。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年六十四。謚和子。陵公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于廷。公爲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虜寇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以爲然。已而虜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由鎮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即命賜其家。官其子。東觀宰會稽。時韓世忠、邀擊虜寇歸騎於楊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公雖爲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親。自奉極儉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秦嗣後。寓崑山慧嚴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於寒士。天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又爲之畢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爲樂。其文溫潤典雅。深於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家人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即行。留連無益。薨前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纊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內

典略錄百卷。

顧景繁 與顧禧父子同姓而非其人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饒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爲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工部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歐陽張紫微彥實撰。以詩鳴天下。景繁結爲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艣頭飛花如雪委。髓根老柳絲垂地。吞正溜時若不留。山路曉風鳴馬鐙。鑄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開行李。田園久荒慢檢校。親務相逢半悲喜。行訪諸公訪人材。故人新陽尚崢嶸。他中有策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耳。又他詩稱景繁不一。如云。顧侯風味更嚴若。家貧關鎖三非渡。飢腸撐突五千卷。底用杆槳鹽魚。又云。虎頭文字邁前輩。袞袞顧家分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懲步。景繁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子美除漕。到蘇日。過南峰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遂送至山中。親題子孚之墓。予親見景繁爲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間、住慧林。學徒甚衆。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爲眞贊云。自嫌醜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偈云。靈巖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枝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衆還見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峯瓊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瓊老云。靈巖高峯咫尺間。皆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瓊名瑄深。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爲諸生。嘗受學於蔣。因即其居第。表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貸其背號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遠。蔣公之德。蓋人所投。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綽、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爲人誠樸。好以俗下語爲詩文。而多近理。蔡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嘗獻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於世。

潘悅之

潘悅、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於滄浪之上。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姝民瞻、工於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後。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南第雕結。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于一齋。良弼試上舍前題。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十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是中高選。既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艦。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以免舉赴省。議題與頃貢時不少異。卽欲錄舊作。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驗。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爲信。竟錄之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獨良弼得之。廷試後一第。下世時。去揲著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鄭正夫登第後。有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博士適爲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頹風。冠三千人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開言路。詔求賢良等科。彥光時主鹿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爲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宇晏然。而范鎮等爲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況當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歸。翠華陸梁。天下之勢。危若綴旒。而甲兵之衆。本朝流離。中外惴恐。此爲甚急。臣願陛下爲宗社無窮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厭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自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大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爲。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閤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彥光既丁內艱。服闋再居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曰。杮待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爲右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疏。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處州。終浙東提刑。彥光居鄉。教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尤長於春秋。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弟萬、姪嵩、彥登第。參政范公。嘗作公挽詩云。噫鸛三年成。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星白蛇駒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禮煙。日者懇離索。公乎又杳冥。門人辨韓集。子舍得韋經。此去念總室。空來問過庭。路逢人不見。千古泣松銘。

彥光鑒裁甚精。李樂庵爲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見以爲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第時。愛其博洽。館納之爲壻。二公至卽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於從其學者。亦能篤

其甲科之先後。雖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歎以爲不可及。

狀元讖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夕聞有風雨聲。詰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崑山雖去松江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庵嘗見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龔介子強。因作問潮館。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驗於何時。然潮汐起於崑山。邑人必有當此讖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逢生朝。則捨一大幡於寶積寺剎柱。歲率以爲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壻廟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繫舟於一古柳之下。終夕爲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回顧皆巨浸。舟齊於木之杪。須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幡覆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張浩、字子正。往龍山訪廟沂。舟值水發。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翼一舟。詢問其日。正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二幡於承天寺不染塵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案吳氏盛德錄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爲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是在城報恩寺。今北寺也。

樂庵

樂庵在崑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爲溧水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檢詳。高宗屢引見。俾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即坐禪也。何必他求乎。假以引年。挂其冠而歸。遂即庵廬而居之。自號樂庵安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習。文體爲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王仲行爲右正言。亦力彈之。莫子齊爲給事中。不書黃。周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於教學者。嘗誦康節語。以告人曰。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後。絕欲請修。惟一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及。庵之左右。皆植修竹。經史圖書滿室。忽旬餘不食。屏醫卻藥。終日燕坐。一夕親作手簡。徧別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脩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庵集。又有易說語孟說若干卷。

吳江詞

建炎庚戌。兩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吳江者。不知其姓氏。音極悲壯。今錄之于後。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

跎。膾新鱸。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爲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黃門爲之記。以爲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爲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如此。子閔中。孫林。號竹孫叟。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予肄業郡學。其爲人好詭異。且狠愎。一夕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衆。遂相率聯句戲之云。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發荷葉。尻中放瑞蓮。細毛堪作氈。蘸嫩可爲能。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不能盡記。充實見諸公更相唱答。機鋒甚銳。遂哀鳴不已。自是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羝角難頭之說。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蠭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興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綖。爲蔡京所陷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逮捕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鉆囚鼓州。民目所未覩。莫不爲之旋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畸、姚（名亡其）重案。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道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純老

之純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純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參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寄霧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斂寒煙。數朵清新破雪邊。幽豔有誰能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來最是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譙樓一夕爲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餘者。欲析而爲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又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爲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壁懸上巾四幅。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貯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朱氏盛衰

朱沖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雜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過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繁衣。擇市媼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路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過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和糴地分。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皆預曲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姪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綵繒爲幙帟。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撿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園。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牓。以三錢酬其直。勔死。又徙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詰身者。盡擲之。當時有謳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个保義酬勞。反做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幞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勔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植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譚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蕉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諷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漕使日。嘗案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銜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受風旨。誣劾公譏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庵

崑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行靜濟殿前。偶擡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遁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庵。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謳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盡識。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義。

周紋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微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木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臉。便須抖擻好精神。何柯步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致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碧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諧謔

雞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唐藥蕭文。）三閑草屋田中舍。南面皮醫馬醫丞。（田馬自相謔。）冬瓜少貌猶龐粉。甘蔗無才也著耕。（猜謎。婦人宮笑。謝丁中散。）數行文字。那箇識者一雙人。嫠雖家莊子。塗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艸頭蛙鼃。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百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錢上故鍰。銅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蔬翳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陳道遺。與顧彥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崑山號爲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囹圄爲之數空。嘗石堤。蘊斗門。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以最上。又歸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近便輸於縣。鄉邀塘餘材。爲倉廩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生爲立祠。作思韓記。鏤諸石。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筆聚暇逸。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爲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鍔。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堤。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下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爲民居民田矣。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邪。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隨橋缺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

奉亭苛能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崔超

崑山弓手崔超。素以勇力稱。而稍嗜金剛經。晝夜誦之不懈。邑有盜。尉責其巡警失職。撻之。退而憤然曰。他人爲盜。而我乃受杖。不復還家。坐於一廟中。誦經達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禮東禪謙老。名之曰道川。俄爲僧。見處日明。因行腳江西。途中遇虎。無懼色。虎馴伏其旁。逡巡引去。晚注金剛經。超乎言句之外。名禪老衲。皆以爲不可及。其後圓寂之際。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楖栗。縱橫妙處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霹起一聲春霹靂。今葬於山中。

右中吳紀聞六卷。凡二百二十五條。宋宣教郎龔熙仲譔。及其子昱所錄行實附後。熊之外王父王君家所藏。兩後散脫數紙。先大父錄本以傳。先大父既歿。熊於外家始觀元本。缺軼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會周君正道於吳城寓舍。偶及此事。周君以錄本見示。所存二百條。其餘亦皆缺失。遂得校正增補。尚恨未完。噫。淳熙九年。距今幾二百年。而書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已二十餘年。猶未獲其全。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士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必也如此。豈不甚可惜哉。因爲記其大略。以示來者云。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寧盧熊記。

吳中風土人文。范文穆公吳郡志。無餘蘊矣。崑山龔熙仲又敍新故圖經。及邑志不載者。曰中吳紀聞。命次子昱續爲六卷。自敍云。效范忠宣公東齋紀事。與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裨於人耳。即中幾引詩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說詩寓感時。宗留之意。其卷首載范文正公條陳急務十條。且云抱負奇偉。不容不見于設施。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殆亦爲贊名場昌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歟。二百年後。武寧盧熊。修蘇州府志。輒取材焉。讀其跋。可想見其尚友深情云。或曰字熙仲。宗元之曾孫。父況。與蘇過齊名。干謁人號蘇。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國寮。日飲其間。年九十二。臨終預知時至。遺命二子兒昱曰。毋設仙釋像。于柩前供一花一水。誦論語孝經足矣。其孝行詳本傳。虞山毛晉識。

傳云。明之幼孤。事母李。李自言少時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于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柩。或使以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析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僅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盡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作。明之輒號慟。鄉黨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得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與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尊。舉明之郡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衆所師法。而窮居在下。先是淳熙二年。慶壽赦文內孝行節誼。著于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

時委政從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數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良臣爲之竦然。果得旨。超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親昵。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誠五休居士。

平江紀事

高德基撰

平江記事提要

平江記事一卷元高德基撰德基平江人嘗官建德路總管其書中有記千文傳修遼金宋史事則當成于至正中矣所載皆吳郡古蹟而亦兼涉神仙鬼怪詼諧謠諑之事可裨圖志佚聞其間不免踈謬者如引圖經虞山者巫咸所居而不知其語出越絕書引吳越春秋稱蟹不遺種而不知其語出春秋外傳又胥蘇二字古人本通用故國語史記皆作姑蘇而以爲後人之訛字凡此皆失于考證然其序次詳贍條理秩然足供採擷者甚多亦龔明之中吳紀聞之流亞也

平江記事

墨海金壺 史部

元 高德基 撰

虎邱初名海湧吳王闔閭葬其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傾水銀爲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魚腸之劒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邱一說又云秦始皇帝因循海右自滬瀆經此山欲發王墳取其寶劒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帝挺劒刺虎虎奔去不見乃改茲名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丈周二百一十丈東晉成帝咸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獻穆王珣同弟中書令珉捨宅爲寺始則一山中分二寺號劒池東西建之宋初合爲一寺山在寺中門垣環遶包羅勝槩先入寺門而後登山故張籍有詩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後人有詩云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僧志開亦云中原山寺雖多般未見將山寺裏安蓋以天下名山勝刹皆山藏寺虎邱乃寺裏登山海內福地未嘗有也至元間雲遊僧秋江月到寺題云平生只見山中寺今日來看寺裏山亦得古人餘意

眞娘墓在虎邱劒池之西往來遊士多著篇詠惟王眞州題刻甚佳其詩云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邱眞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賦骨消散隨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邱冢空崔嵬惟有眞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爲酹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後來題詠甚多至德中擧子譚彥良題一絕云虎邱山下冢纍纍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閣筆云

哈雞平章飲食必仰首攪舌大嚼不已或曰虎食狼飡相也余獨以爲不然考之相書云食爲性命之本飲食失節則氣不和擇物當審而有序嚥物欲寬而有容食粗者多肥食細者多瘦含物不欲言食物不欲語虎喉狼食朱紫滿門昂口張吻非吏即卒食如鳥啄家道貧薄大抵食欲快而嚥欲安吞不欲鳴此食之相也仰首含物磨牙攪舌非吉祥焉嚼跟咀貧賤饑死嚼在舌頭饑死他州後平章卒死鋒鏑之下

吳中蟹味甚佳而太湖之種差大殼亦脆軟世稱湖蟹第一正月上元漁人所藏看燈蟹二四隻重一斤風味殊勝故陸龜蒙有蟹志傅肱作蟹譜高似孫撰蟹略皆發揮蟹族之風致也大德丁未吳中蟹尼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有蟹荒蟹亂之說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蕭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大德丙午七月七日葑坊橋民人王仏家酒瓮忽作牛鳴聲聞百步許以物覆之則止去復鳴鳴三日乃已舊聞瓮鳴乃蠶母相感而然若瓮鳴則不知其何爲然也事之怪異有不可曉者此其一也

泰伯廟舊在閶門外錢俶移置門內避兵燹也失其始遷之由至大戊申石牌巷西吳永寧家浚池得舊碑古廟事蹟具載漢明帝時太守糜豹所建池旁廟基高下尚存皆爲民居分占池西大朴樹半已摧折

吳城平門舊名巫門至大庚戌古濠中得石扁上有篆書巫門二字故老云巫咸商大戊時賢臣也其墓在門東北三里許故以名門巫字與平字相似後乃訛爲平門攷之圖經云虞山者巫咸所居是則巫咸嘗居虞山而葬於此耶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吳人立祠江上名其山爲胥山闔閭即其山築臺以望太湖名姑胥臺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故老云吳音謂胥爲蘇今以蘇爲胥是也故謂山爲蘇山臺爲姑蘇臺後人號州爲胥州訛爲蘇州至今不能改也

嘉定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鄉音與吳城尤異其並海去處號三儂之地蓋以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晚之間閉門之後有人扣門主人問曰誰儂外面答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視之認其人矣乃曰却是你儂人遂名爲三儂之地

洞庭西山中有水月禪院昔在縹緲峯下去吳縣百餘里梁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老

間嘗時湖中有木牌爲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溢船觸損之每木上刻小月二字各船以爲神木捨送壓院構築大殿寺僧承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吳民舊有丁身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免之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至大辛亥省臺復徵之吳中大誇値武宗上仙仁宗登極亟除之

吳江鱸鄉亭在長橋之側宋熙寧中郎中林肇所建取陳文惠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爲名亭勢俯瞰太湖爲江南絕勝過者多題詠之又於亭旁畫范蠡張翰陸龜蒙像謂之三高至元丙子里巫爲土偶祠事之張憲過而題壁有云功蹤盡高天下士豈惟吳地作三高夜夢老人與論祠事謂張陸吳

産也吳人傳嘗祀之范蠡越産與勾踐陰謀十年卒以滅吳吳之讎也吳人不當祀之子何從而附會之乎子之詩吾不與也搖手而去遇覺異其所言志於祠壁今剝落矣

吳城元妙觀玉皇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扶薦觀主以緣歎弗就因循數年事不克舉皇慶癸丑燕山一匠者來自稱張撐天謂觀主不須拆卸惟換一小駄梁添一斗拱即皆端正主人從之匠者挾鋸登其上斷下舊梁易以新木架拱設擘之悉皆如舊觀主詰及數年興造後官事弗絕匠者曰此必山門長短不齊也視之左實長寸餘即削去之自是官事果絕

虎邱井泉味極清冽陸羽嘗取此水烹啜世呼爲陸羽泉張又新作水品以中泠爲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虎邱井第三惠山泉煮羊變爲黑色作酒味苦虎邱泉則不然以之釀酒其味甚佳又新第之次於惠山其然否乎

吳城舊傳吳王闔閭時子胥所築故名闔閭城吳越春秋謂子胥伐楚還師取丹陽及黃瀆土以築利其堅也城形如亞字世俗不知以爲龜形本土城也梁龍德中錢氏加以陶甓至元三十一年重修築之甓上歲月工匠皆具蓋土坏皆澄漿爲之欲其堅久故也

閶門舊名闔閭門闔閭時所名也舊有重樓閣道吳之麗譙也夫差從此門出兵伐楚改爲破楚門吳屬楚遂名閶門至元修曰金昌門作亭門內名金昌亭然吳人呼閶門已久不

能遽改名之如故故亭亦圮焉

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有傳秦始皇帝求吳王名劍白虎振邱上帝刺之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爲池因名其地曰虎曝至南唐諱琥錢氏諱鏐遂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點水爲滸市訛爲墅迄今兩稱之不能辨云

柳毅爲洞庭龍女傳書事乃荒唐之說今吳城有柳毅橋太湖濱有柳毅泉意毅乃吳人也彼橋乃住宅之路泉乃別業之井耳井水滿而不溢大風撓之不濁久旱不耗此其異也人以爲下通太湖能宮使果有龍神宮府何不於巨浸中出入而反以此偏仄之井爲通道耶荒唐之言不察其理俱不足信

太伯有國自號勾吳說者云勾語辭吳音也吳者虞也太伯於此以虞志也越滅吳子孫以國爲氏今吳中吳氏甚多而語音呼魚爲吳卒以横山下古吳城爲魚城方言以訛傳訛有如是者

皇慶改元有張三郎者善弄笛八月五日夜在鶴橋上作伊州曲夜靜有老人來同坐石闌上語曰爾笛雖清未能脫去塵俗爲爾論正之嘗熟記心毋忘可也乃指教其孔換易數字曲益清峻張更求別教一曲老人取笛自吹趁出塵囂張問曲內云何老人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鳴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婉轉婉轉妍已哀斷爲是與漢光覩共徘徊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

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浩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氳共容姿張問何人所作答曰先妹劉妙容歌也張叩何人記指答曰妙容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起曰子凡心易忘我豈能教爾耶去數步不知其處張後以指尋其曲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

吳人自相呼爲獃子又謂之蘇州獃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獃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獃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獃兒聲故譏之耳吳推官嘗謂人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獃目之謂之蘇州獃不亦宜乎

吳俗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爲入梅凡十五日夏至中氣後遇庚爲出梅入時三時亦十五日前五日爲上時中五日爲中時後五日爲末時入梅有雨爲梅雨暑氣鬱蒸而雨沾衣多腐爛故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夏至前半月爲梅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入梅須防蒸濕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謂舶棹風以此自海外來舶船上禱而得之者歲以爲常鄉俚不知訛此爲白草風又曰拔草風云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嘗卓錫於此山多平石平石爲硎又以支公處此故名支硎舊傳道林嘗居石室中所遺故物有木鞋鐵拄杖之屬旁有放鶴亭馬跡

石皆因之得名延祐乙卯土人耕其地得小石碣刻偈云風既不來山亦不去逢羊遇狗合作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偈人皆不解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崑山州國初縣也元貞初升爲州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今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狼出沒號事上民復謠云黃狼屋上走州縣住不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治

嘉定州治本崑山州春申鄉練祁市宋嘉定十一年六月高行孫練立縣基於馬軍司酒坊之地十月興工十二年正月縣成國初尚爲縣元貞間升爲州延祐以來治中官吏多物故者家口皆不安有一客僧號知風水謂州內戶氣動作崖鎮之乃安否則日盛一日不可救理時州主任立聞其言從之倩指治後東偏地曰此處爲庫藏鎮之則吉任遂搆架閣庫於上落成後其患果息

延祐改元太倉有一丐者堆髻額上身披皂衣赤腳手擂大瓢常於府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頭往來酒家吃酒度日酒醉飄奔走叫云牛來了牛來了衆人跟我去日以爲常奔走叫噪凡三月餘又於寨木及人家門壁上連書火字人皆惡之或詈之或扑之者不知所往是冬海賊牛大眼烏合不逞自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水軍寨張京鎭人家俱被燒毀殺人橫地不可枚數人始悟昔日丐者之言

吳城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嚴頂珠圓徑數寸宋乾符甲午歲忽有毫光紅黃青紫與中出現士庶觀瞻禮施山積後三日有老翁疑其怪因諸梯升卽佛光發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開一穴以手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綠光發頤入藻井內遂得碎幡數片以紅幡映頂珠卽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嘆息而去或曰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其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兵果作

吳人製鱸魚鮓鱠子臘風味甚美所稱金虀玉膾非虛語也隋大業中以此充貢延祐以來守臣修故事備為方物因之歲不敢缺鱠魚肉甚白雜以香柔花葉紫花綠葉白魚相間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膩伴之實珍品也鯖子魚選肥美者去頭尾潤以酥油風乾爲臘亦加香料相兼他魚無可爲敵回回豆子細如榛子肉味香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

崑山高一百五十丈周廻八里在今松江華亭縣治西北二十三里崑山州以此山得名後割山爲華亭縣移州治於州北馬鞍山之陽山高七十丈孤峯特秀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歷年久遠人不知其故卽呼此爲崑山而亡馬鞍山之名矣山多奇石秀瑩若玉雪好事者取之以爲珍玩遂名爲崑山石山陽有慧聚寺依岩傍壑皆浮屠精舍雲窗霧閣層見疊出人以爲眞山似假山云

千文傳崑山人中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及第一夕夢人遷卦名爲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此正爲胡夢亂夢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承事郎昌國州同知萏笑前夢之不作徵也次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爲偶然又以爲不偶然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爲前任長洲偶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爲吳縣正官既而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前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傳吳人兩爲本路之官亦稀遘也後爲翰林待制修遼金宋史加禮部尚書

白鶴觀在吳城東北隅鶴舞橋之東宋信安郡王藏春園地至元間草石荒凉井旁大松樹獨存雲遊道人張應元初來結屋松下以棲身丁丑三月朔有雙鶴自東南來徘徊久之一白鶴留松上不去經歲作巢底若酒家七石缸性若馴養清晨俛首長鳴日必有六翮飛至候之以爲常預備齋供以待士衆皈依捨雲集應元更號應鶴欲創立道觀以棲修不久物故弟子朱應貞承其業綠募十方卒成其事觀成鶴乃飛去遂名爲白鶴觀

黃窑鹽場負課甚多延祐丙辰一夕海潮甚長夜有火光熠熠數日皆然煮鹽變色如紫粉味鹹如故每鑊出鹽增常數三倍商人初恐難售皆不肯支領後見日煮數多不得已支去雜以他場白鹽貨賣日久白鹽皆變紫色入飲食中略無他故色不相染本場通課償補皆完課完復爲白色物變異也其埋無可究竟

王介軒名鑑字明卿與定安平人少卓異不羣長益耿介厲名節娶同郡富翁女資裝甚盛悉歸之一無所 壯遊燕都受學於虞邵菴之門用力於明體適用不攻詞藻朝貴薦其才行試以侍儀司舍人鑑不就曰某雖不敏安能爲人所役哉卽還故里益加砥礪扁所居爲介軒因以自號其父擢官平江路吳縣尹某侍養終任樂吳中風土遂隱居吳城嘉賓里西閉門獨處足跡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應門惟一婢客至輒叩鄰家貰酒酒至對客劇飲酒乾乃已家貧無擔石之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於人其介老而彌篤性嗜蠏人或饋兩蠏請願易一詩曰吾豈可以口腹害物命耶盡放之江中而償其詩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有田數畝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藏常釀酒數石而自奉惟布衣草屨恬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穴坍陷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物也乃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鋌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刲布造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大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而孝祥受封得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達嚕噶齊巴爾圖國公倜儻通博聞強記凡宴會以文爲娛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對商之解者免弗解者罰一巨觥衆曰如命公曰一字有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泰定中有一道翁自稱古無極不知何許人攜一竹籠荷一竹杖來假居封門道堂後架小室數椽棲息其中四圍上下皆以白堊塗之正中設小木榻出籠中瓢笛漁鼓之類懸壁門一謁一束爲枕市酒一甕置于牀頭自醒自飲人有求飲搖手弗許飲竟復醉日以爲常扁其室曰小小蓬居室中皎然如雪不生一蟲蚊蠅無敢入者暑月闢戶安眠不用帷帳貓犬至其門卽俛首疾過不敢闖其內經年累月四壁無塵人不見其揮拂或以蝸螺之類投其中卽不知其處堂上見其日坐臥室中未嘗出外緣寡飛中青蚨不乏疑有妙術遍其傳授翁只大笑一夕收其所用之物不知何往明日物色追之封門婁門盤門閶門之人皆云是日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妓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婦自弄絃索二人徑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遊江南値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閑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于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竟夕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爲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牕白玉牀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爲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

娃宮虛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草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聲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悽惻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語醉眠脚後不能寤也

聖日事傳吳下

花木之妖世固有之未有如平江牡丹之甚異者致和戊辰八月鐵瓶巷劉大賓家牡丹數株各色盛開開凡三度初開者若茶盂子大中間綠蕊有如神佛之狀數日乃謝第二度開者若五升竹籮花蕊成人馬形耐有半月之久第三度開者只如酒盞大其蕊細長若幡幢旗幟狀而羅衫紫與紛紅種子甚多三日而萎觀者日數百人鬧擾畫皆摧毀不可止遇童謠云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年明宗登極五月暴崩而廟諱乃和字也其應不爽如此

天歷己巳平江十字變萬戶府初構正衙解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字畫相連如纖不斷衆皆以為瑞世之符識者云此木妖也是歲色呼萬戶卒明年改元至順又明年有寧宗之變

平江記事終

皇清嘉慶十四年歲在屠維大荒落且月昭文張海鵬校梓

光緒七年立
重鐫于會蓬

吳中舊事

吳中舊事

陸友仁撰

序

吳中舊事一卷元陸友仁撰友仁字輔之吳郡人此書蓋紀其鄉之軼聞舊迹以補地志之闕者其體例則小說家流也其中如辨吳會吳下之名及陸贄墓張籍宅和令坊高彪碑之類皆足以資考證又如紀陳長方涵化事紀朱勔事亦足以資法戒其他如范純佑慕容嵓卿事頗爲不經李璋事亦頗猥瑣然古人雜記之書類多如是不足爲友仁訾也惟所載鹿苑寺銘記云永和七年陸璣建碑王羲之書則二人時代邈不相及殊失之于不考耳友仁嘗著研北雜

志一書久行于世惟此書傳本絕稀自序稱參記舊聞一百餘事今所存祇九十三條且字句時有譌舛謹于其可考者各校正之存備說部之一種固愈于他小說之荒唐悠謬不軌于理者焉綿州童山李調元雨村識

吳中舊事序畢

吳中舊事卷一

元　陸友仁　著　綿州　李調元雨村　撰按

吳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孫往往淪落而無聞其遺風餘俗邈不可考故因暇日參記舊聞凡二百餘事庶資郡乘之萬一云爾

李商字仲舉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大父晁公善（按大父上疑有脫字）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于晁公宅爐亦清麗以爲珍玩詩云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傍

霸主心當萬夫敵麾下蒼皇無羽衛逡巡窮步逢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奔津橋橋半徹汹湧有聲如地裂蛟怒横飛秋水空鷄驚程度秋雲飲鐵鸇汗沾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扶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花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吳（按宋史師孟致仕在知青州之後此云江州誤）適荊公在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蘇子美云吳中潜茶野醞足以銷憂蒓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

諸詢字永叔隱君子也鄉人罕識之章丞相楊光祿

尤與之厚善

林德祖處云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王大母大母來居于蘇寓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榜也橫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華山有智顗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爲功德寺遂加慈顏之額林氏墓在寺後寶隆寺有米元章題草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元不曾移徙按盧熊蘇州府志云寺舊有米芾大書詩句壁今毀不存矣又吳郡志載吳中諺語曰智積石移狀元來歸淳熙初山中大石一夕自東徙西吳縣黃由遂狀元及第云云此段文不連屬疑有脫誤

林樞密家在寶華山下故書手澤多爲人所得余家藏其手書左傳訓釋二帙末有題字云姑蘇林子中借錄于家藏辛卯仲秋中澣歲大水霖雨不止按此下疑有脫文

紹興中有于古塚得故外黃令高君碑隸書殘缺乃東漢高彪漢書傳云彪吳郡無錫人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寮臨送祖于上東門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卒于官史以外黃爲內黃誤矣當以墓碑爲正稿僧贊筆按宋詩紀事章淵作稿簡贊筆原本訛稿簡爲稿僧今改正隸釋云紹興中吳郡取土于郭外而得之今碑在郡齋

章伯深詞言吳中風俗上元夜鐃鼓歌吹喧街市謂之旱划船

龍溪曾收彥和會稽賀鑄方回二家書最多其子獻之輒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校二家並居郡中今西山羊腸嶺有彥和之父墓碑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嘗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豫造知蓋出神至虜廷而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闓之公之孫子闓

彥和云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籞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掘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樛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至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之材析而爲薪莫敢如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宣和間朱勔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勣閤門宣贊舍人汝挑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綸綽約綱緈綬按原本綬作綏今改正並閤門宣贊舍人緯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初籍其家悉追奪官嶺表

宣和癸巳春勔採石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後池光亭纂上有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淤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是秋方至京師詔置于艮嶽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金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兵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捲入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急走屯通惠鎮爲失印所擕留吏求之吏禱于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箔車涸之春插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亡泥中矣墨莊漫錄

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作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無可考證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則疑傳載爲是余因以詩集攷之有贈陸暢詩

云共踏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昌門舊宅今誰住按原本吳州作吳門誰住作誰在今從本集改正君過西塘與問人由是可知籍吳人無疑矣抑亦嘗寓烏江耶

府署之南名吳會會黃外反坊按後漢蔡邕傳亡命江海遠跡吳會音與會計之會同注引會稽高遷亭竹椽爲笛事又諸葛孔明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吳郡會稽也

吳郡多謂人爲獃子唐韻云獃小大癡不解事者

慶歷間安定胡先生在吳學蘇子美被謫退居滄浪亭太常博士陳庾卿壯歲致仕而歸吳人稱三賢人胡先生以教子美以文庾卿以行名動天下

程若筠吳中道士善書嘗名重京師

秀峯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寺門石幢刻唐咸通年又云上常慶忌尼寺蓋寺舊名云字已漫滅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則大小麥不收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人

范致能有會散夜步詩云忘卻下樓扶我誰挽羅頭

倒酒沾衣貪看雪樣滿街月不上籃輿步砌歸步砌吳語也雕簷綺戶倚晴空如畫曾是吳王舊臺榭自浣紗人去後落日平蕪行雲斷幾見花開花謝淒涼闌干外一簇江山多少圖王共爭霸業閑愁金杯瀲灩對酒當歌歡娛地夢中興亡休訴漸倚遍西風晚潮生明月裏綠蘿背人飛下余有登姑蘇臺續潘庭堅柱間洞仙歌輒徘徊不忍去元統三年冬郡守濟南張侯新修北宮易去舊柱遂不復存庭堅清酣中嘗爲浙西茶鹽司幕幹官鄧道樞字應叔綿州人端平甲午隨擬文靖公舟下瞿塘峽越五年抵吳案此下疑

有脫文
徐妙應者俗姓童鄉人呼爲童和尙妙于刻石居隆
興寺嘗模廬山王翰須菩提像刻寺中其碑陰作天
台五百尊者筆法奇古又于虎邱作石觀音像亦佳
淳熙中人
五柳堂者胡公稷言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故址所
謂臨頓里是也
楊懿儒按吳郡志作僑字彝父其先浦城人與方子通同
時號吳中二老
楊友夔字舜韶有文行許彥周云舜韶長僕十餘歲

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閶闔城南荒
古垣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
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可傳世也
孫寶字若虛郡人少負俊聲特好滑稽談笑有味莊
游鄉校同舍多出田里富家以孫之貧不甚加禮而
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中有云腰
帶頭垂尙有田單之火幞頭角上猶聞甯戚之歌賦
成聞者絕倒是時樂圃先生朱長文爲州學教授命
其父訓飭之遂發憤適京師入太學登第而歸仕至
朝奉大夫知光州卒
丁晉公自光州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堂宇甚古
有曆閣數間臨其後諸孫德隅善篆亦工于四六
鄭宣徽戩字天休居皐橋葬橫山
林概字叔平本長樂人徙居吳中有子六人曰希字
子中旦字次中邵字才中穎字傳中相繼俱登科緘
二丞卒希爲知樞密院事諡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
邵爲顯謨閣學士諡正肅穎爲光祿卿希之子虛中
詞科旦之子慮亦登第有文行邵之子攄賜出身爲
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王仲言閩之陳齋之云林叔平仁宗朝老儒也其子

希旦邵穎俱擅克家之業叔平沒時有二子尙在襁
褓未名既長兩兄乃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
曰邵曰穎後皆爲聞人號衣冠名族
葉少蘊云今言平江府爲吳下灌嬰傳云渡江破吳
郡下吳郡蓋平江也下槪言之猶稷言稷下贅倉言
敖下云爾
潘兌字叔治登第爲吳興郡掾後絕意祿仕遍遊天
下仕山水有雁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
終始之義也後果以癸日卒甲日殯
葉少蘊又云吾鄉有老儒方惟深者字子通能詩嘗
爲王荆公所知用意精苦所居陋巷終日閉門遇有
詩思即又閉其室步行其中引手瞑目若與人語或
空中搏擊跳躍故里人戲之爲方捉鬼子通嘗徑造
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詩壁間云何年
亢突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
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地中誰有千年宅
來往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如此釋
仲殊一日訪子通留詩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
逢小樹東依舊清源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
其清脩矣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父侁字復之娶林大卿
旦之女大雲翁慮之妹與陳瑩中交甚契瑩中謫廉
州侁以書貿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
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其子亦爲學道之
王齊之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究經史號唯
室先生有步里客談漢唐論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
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章氏本建安人郇公之裔後
徙居于吳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
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
章以別之

吳郡城北五六里有一大冢在官塘之西相傳爲唐
陸宣公墓故其地名陸墓水名陸塘淳熙間有于墓
傍得遺刻與所傳合郡人周虎張震發皆紀其事或
者謂公雖郡人生于嘉興自貶忠州別駕薨于忠州
其喪不曾還吳嘉興資華寺乃公故宅按忠州圖經
陸宣公墓在玉虛觀南三十步豈嘗藁葬于此又謂
公已歸葬而忠州特設虛冢爾
郡治之東有和令坊今名槐樹巷或以爲楊和王存
中所居而然非也按圖經在唐季已有此名紹興初
楊始籍爲圃垂三十年楊方進封和國雖事偶合亦

先兆也史發運宅在帶城橋淳熙初宅成計其費一
百五十萬緡僅一傳不能保僦直十萬緡久不售後
爲丁季卿以一萬五千緡得之紹定末丁又不能保
趙汝櫄來爲浙西提刑官占爲百萬倉和糴場故七
說發運初歸時舳艫相銜凡舟自葑門直接至其宅
前用發運司抄紙黏窗煮黏麪六七石自後俗易曰
前耳按此句語意未明似有脫文萬卷堂環列書四十二廚寫本
居多始則論斤買爲故紙其後勢家每廚止得一十
千席卷而去
范雩字伯達在太學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學官見
之以爲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聲京師學者至今以爲
模範入館除秘書郎成象成大郎其子也
郭氏本郡中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
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曏昔荷相接之
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三
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硃砂圖方曰惜乎富
及三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
富三世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張震發字元龍郡人嘉定七年袁省按盧熊蘇州府志作袁甫榜
進士按此條疑有脫文

孫仲益守郡日戶口已四十三萬[按仲翁孫覿之字考吳郡志引龍贊明寺記云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蕩離幾于十室九空則此條追述之語非即守郡日實數也此條殊為舛誤且其語未畢亦似有脫文]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詩冲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

姚濟字子齊郡人淳熙二年進士　張季安　陳少阜字舜卿[按此條疑有脫文]

朱冲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門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棋衣擽市嫗之善縫紉者製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石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本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浙人畏之如虎花石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揚楚泗有轉搬倉綱運兵各處地方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遂變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轉搬倉遂廢糧運由

此不繼禁衞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登節鉞即居第創雙節堂又畫徽宗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謁望勔嘗豫內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數人皆結姻帝族貪緣得至顯官者甚衆勔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幕覆其上每花飾金爲牌榜其名如是者里許園夫畦子藝精種植能壘石爲山者朝釋負擔而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數計園中有水閣作九曲路以入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道者冲設酒食邀之或遺以簪珥之婦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檢估其家[按原本家誤作官今改正]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壞其園所謂牡丹者皆折以爲薪每一花牌估直三錢勔誅又發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諺詞譏之

朱勔之葬其父盛飾一女奴一僮以殉之僮奴不知其死也忻忻然從而入壙靖康末大飢郡人怨毒入骨劫其壙而碎其骨初入壙門見骸骨二具猶志之曰此僮奴也

秦檜妻之弟王㬇字顯道紹興初知府事峻於聚斂酷於用刑然其規爲亦有可取者兵火之餘故墟瓦礫山積乃錢八城小舟[按原本作錢入小城誤今從盧志改正]出必載瓦礫以培𡍼人以爲便石之破碎者積而焚之以泥官舍不賦于民而用有餘覺報寺其私家祠也黃堂前鎔錢鑄大士像而人不敢言每刺鹿血熬酒中飲之以求補益未幾疽發于脅而死

葉少蘊言吳人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瞞人易得醜難鄙亦甚有理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余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爲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瀟散可喜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葉左丞大愛之

潘兌字說之吳人事徽宗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祖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翦天之勢潘一切拒

之勔歸京師果譖子上御筆奪之已而又諷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掠之于一時而吳人至今羞之

龔敦頤字養正和州人兵部侍郎原之曾孫居於郡中有史學念元祐諸臣以及建中靖國上書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甯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爲寖不可致惋然傷之求訪遺闕遂成列傳編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三百九人[按原本人誤作十今改正]而書于編者三百五人其不可詳者四人而已淳熙七年周益公必大修國史薦之得旨給札繕寫以進後七年洪景盧以翰林學士領史事復薦之得上州文學

鄭僑字喬年元豐中人幼學警悟[按此下疑有脫文]

章季思其先池州人中徙浦城後因高祖葬吳遂爲郡人焉祖父皆隱約不仕季思嘗問學于朱文公隱居白屋出入徒步人稱之曰聘君貴之也平生足跡未嘗越州境而四方之人無不知有章季思士大夫過吳以不見爲歉其爲人慕尚如此作詩至多遇紙即書書成人人取去以此爲樂終身不厭年七十八以疾終于家將卒時其正寢梁折壞有聲人皆異之

郡人胡渭從季思學歲時致醪醴薪米其卒也又代二子書世出內壙中渭字以初

姑蘇李璋敏于戲謔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坐其傍既進食璋視主人之前煎鮭魚特大于衆客璋即請主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右邊是合在左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璋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櫂移過右邊如何一坐噴飯而笑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游處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

嘗游琫題其傍曰泥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以此目之蓋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爲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焉舊寓居諸王皆種花往往零枒花亦如之盛者唯藍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號萬花堂嘗移得洛中名品數種如玉盤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玉間金之類多以游宦不能愛護輒死今惟勝雲紅在其家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文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待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

株如畢推官希文韋承務俊心之屬多則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矣至穀雨爲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就壇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不如甚然大概賞花則爲賓客之集矣方臘之起郡中令保甲巡邏雖上流亦不免范無外率府學諸生冠帶夜行用大燈籠書一絕句于上曰自古輕儒號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太守聞之亟爲罷去盛章作守頗輕士范因元夕府會作燈籠現詞投之極蒙嘉獎遺以酒五百尊其詞至今傳播

袁燮字可久昆山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有文齋雅記子宗仁中詞科

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之所後有祠堂貌像蓋當時物咸淳間有盛氏醉遊寺中因仆其像于水中則滿腹皆其平生詩文親稾也寺僧訟于郡時郡守倪普深怒之遂徙坐而更塑其像雖足少雪天隨之辱而無復昔時之腹稿矣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元功尚書之女也後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于琴奕

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

范文穆公成大晚歲卜築于郡之盤門外十里蓋因闔廬所築越來溪之故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則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孝宗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按原本戍誤作戊千誤作午今改正）因作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櫟堂他亭宇尚多一時勝士賦詠無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必大以春官去國過公招飲園中夜分留題壁間云吳臺越壘距盤門才十里而陸沉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之勝甲于東南豈鴟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公爲之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黃端冕家有白鹿岩梅溪鹿苑臺銘記云維定武（按歷代帝王紀元無定武年號惟吳大帝建元黃武定字或是黃字之誤）六年八月日銘大晉永和七年歲在辛亥三月十九日平原內史陸機再建立（按陸機乃西晉人不及永和此條蓋出僞記）華陽眞逸書字盡益王逸少書觀冕以爲視此刻則瘞鶴銘爲右軍書無

疑矣端冕名綬其先建安人居光福山中父榮直秘閣端冕宜和末屢上書言事李丞相綱爲行營使辟居幙府遭亂還鄉紹興初有文名其後有名僴字元易者博學強記善談吐能爲詩樂府所著有東浦集宋豎談儁端冕之弟黃司理緯字師文善豎有奇中喻子才其妹之夫也

晁補之云近見蘇子美墨蹟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能蛇飛動其中有獨酌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鵶微颼大豈堪論楚蠹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今致其詩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亭時所書其詩語放曠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清源莊季裕云建炎三年寓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日舉以報平安留月餘卽過浙東臨行書一絕于壁間云昔年憤牒佐邊侯愁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顏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里有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于壁邊題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畢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

孫風度凝遠少游京師四舉禮部不中出入貴人之間遭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漕蔣璨喜其鑒辨博洽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辨其眞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門客又得東榭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用族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爲東京留守屬官推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卽罷從事留北境三年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有宋城哲夫李師微願良執經師之宋鞔一卷書皆立且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髪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眞好事者寫爲橘經圖留北境時衣褐衣走間道卽以蝸書上之泗上總好動隨蕭說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陛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潘夢旂字天錫郡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及第所著有漢兵編

程泳之沂伊川先生之孫知崑山縣秩滿其弟鉅爲府監倉乃攜其家就居焉

王陵字希武參知政事綯之子有第宅在崑山

紹興三年癸丑八月五日長洲縣地震自西北方來樹林皆搖蕩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嘗如此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郡人潘擇可崇甯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衣禍挽車三十兩其弟端夫衣絲隨其後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孫价字元善居郡中其子紹遠字稍仲提舉福建常平紹祖字交仲

錢俁字維大郡人趙逵榜進士及第嘗任著作郎將作少監

李益字彥中郡人嘉王（按宋史徽宗重和元年製進士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為榜首則此應作王昂）榜上舍出身

魏志字幾道郡人紹興四年進士盧彥仁龍圖閣直學士秉之孫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州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

者錄藏之士子蔡容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為外人無知者君何得之客告之故容卿悲歎曰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竹坡詩話）

魏鑄紹興間人善書學虞世南孔廟記太和宮碑是其跡

龔師旦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為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子相法當有肉峯生頂上愈北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為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矣嘗歷御史主簿秘書郎春秋幾七十年矣終福至左司郎中卒于乙卯（夷堅志）

吳仁傑字斗南其先洛陽人居吳中爻信舉進士官至國子學祿弟仁輔子樗

陸知微吳人靖康中為開封尉氏丞

林槐字伯振珽字玉珪乾道五年同登進士第珽嘉

某王曉字浚明何餐衣獸道信二事見夷堅辛志（按此條疑有誤）

淳熙己未歲夏秋之交天久不雨所在苦旱吳郡醮祭踰月不效通判趙師瑀怒見于色適有寓客林通判光祖自少奉道得法于路眞官有起龍致雨符其應如響翻具詞懇懇于林林為飛牘奏三境上言檄

告木府令其子承壽偕趙客陳擇齋往林屋洞投之洞蓋太湖龍窟土民云欲雨時則洞口出雲如饋餾兩人涉巨浸抵靈佑觀集道流具香几詣洞焚檄竟賽裳以入其前嘉木一本童童若幢云

郡城北數里有古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徙置府第鄉人夜過河上者多見鬼物乃相與請于州復置舊處其怪遂絕

至和中樂安公守姑蘇日虎邱崖下水涌出竹簡數十小片皆朱書有孝建年號蓋宋武時紀年也蔣穎叔自記于手藁其孫世昌錄收之

和靖尹先生去經筵寓虎邱之西庵榜曰三畏齋嘉定初丁焴晦父通守吳郡乃建祠堂于其後

范文正公典鄉郡首建學聘安定胡先生條立學規講堂照壁猶是當時故物元統二年劉漢臣者為教授乃折以造其女奩具未幾失火獨焚其廬而文正公之祠巋然無恙

樂備字功成本淮海人寓居崑山以文學名于時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仕至軍器監簿

顏度字魯子兗國公五十三世孫由唐魯公之兄子（按萬姓統譜顏魯公兄子顏為常熟令原本作魯公之子誤今改正）仕常熟遂為吳

人舉進士以文章政事名一時仕至工部侍郎孝宗嘗謂度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弟愿字叔修子叔平字景晏從子叔玠字景珪叔瑜字粹中叔剛字某皆居高第叔并字景容叔璵字器之特奏名其子孫皆居在眞慶坊

顏直之字方叔世為郡之長洲人生而端厚穎悟異常好讀書壓不涉獵以弓矢應格差監省倉郎丐祠養親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號樂閒居士作退靜齋燕婺其間幅巾危坐焚香撫琴意泊如也平生好施與尤樂以藥石濟疾苦賴以全活者甚眾備物致用率以智創輒出人意表工小篆得詛楚文筆意嘗與參政樓公鑰書攻媿齋榜媿字釆之齊侯鎛樓公意以為與已合賦詩美之所著有集古篆韻二十卷易繫爻論外科會海瘍醫本草等書公氣豐碩善攝生不邇聲色而年止五十一以嘉定十五年五月甲寅卒葬在吳縣至德鄉雅宜山子汝霖汝礪汝勛女勵字元老有清行少傅趙師貢以郊恩奏得官主潮州永嘉簿江陰軍錄參兩浙轉運司帳管改官主管文字知和州含山縣監左藏西庫辟淮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滁常三州慶元府俱不赴奉祠雲臺觀官

至朝散大夫至元二十八年八月四日卒年八十七

吳中舊事卷一畢

淞故述

楊樞纂

淞故述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攸縣　賀　縈　仁塏校

楊　樞纂　樞字達之江南華亭人明嘉靖戊子科舉人官江西臨江府同知

雲開九峯陸寶爲二峯其土皮樹人爭取之寅爲平陸矣定庵曹公時中擬以辟山補之有九峯補亡詩山頭日月長春吐山下亂石難名數小者臥伏如羣羊大者蹲踞如虓虎坐材中矢因得名十笏天留給孤去茲山合補九峯亡後世神今應作古又以盤陀石雨花洞玉

泉翠麓篠竹爲四詠皆行尚先是衢灘錢公福嘗作機小山補之然小山者横山之餘塽也故又名小横山勢不可二務在諸山之北與鳳凰對峙進僚次之於義亦協

湖瀕之水皆發源蘇之太湖故每風自西北來則水患易溢治水者惟浚吳淞江入海浚白茆以入大江太湖之勢分則松無水患夏忠靖公嘗試之矣正德辛巳冬李司空充嗣復浚之水動三郡之衆費巨萬當時頗有謗者今十餘年雖雨浹旬而無大患皆其力也司空四川內江人

山東未息馬山西尙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正氣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衆土如雲山河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崑城通將軍不得騎鬼工平地遂作盤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亭侯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嗟非汝身爲白茆鬼盛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此浙江貝公瓊贈盧彥忠白茆歌也彥忠廬陵人元末年爲華亭丞

通海易塞海難謂君反復思兩端兩賜征期致勝乾此須飛政遠相于人力回天亦民艱惟是築堤護圩田此築者舉人心安單舸寡從相周旋東西偏閱陌與阡伏

道傴民翁翁犁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補綴令完全可以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講論非腐酸前元特設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令君苟納蔦蓄蟠取用不將如淵泉縱横曲直珠走盤但願民力毋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陳迹亦蹄筌吾君吾相聖且賢將與廢墜起陂偏和氣充塞位兩間舜水禹阜非所患側聞西灝過高軒移時不出吏候門方且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華舊歲寒不惜千里披心肝此西灝陳公章寄祝水部詩也弘治甲寅工部徐侍郎貫治水江南議開白茆港洩水于海時西灝貳瑞州聞而著之錄備一說

西灝公以刑部郎中謫佐瑞州府太守何紹適滿任庫有餘銀積至萬兩將自入公至守知不可恃乃欲以其半訂公公不可郎請于上官而附諸籍門人錢福試其款不及此用表出之

象憲許公璘致仕日里人有被誣者以五十金託蒙古袁氏子丐公白之公知其誣直于官得釋而袁覓匿其金不以酬後里人以袁面質於公公謝有之前輩厚德如此

宋太史潛溪先生嘗作松隱菴記有云今之細民窮三

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館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我道無忝于大雅氏之教則因果之疲然者甚可懼也其論甚正而足以寒緇流之心今志不載此碑當仍其從刻而傳之亦不爲無助

王少參璉以戊辰入金山學與羅義爲友適有塡名舉於庚午羅魁南畿有司求其闕璉誓不第不過其門癸酉璉舉于鄉甲戌第進士人稱其有志性剛介成化中郡守有怨科第者璉佯立於貸之守慙而止有縣令酷暴者璉使人持其杖歸暴亦少減前輩剛直之風今亡矣夫

府志稱布名吉貝按南史外野傳林邑國吉貝樹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布不殊則知所云乃北方之詞而松人遂以爲布之名誤矣

西郊笑端集序有曰皇明初松江之能詩者御史袁景文爲最列官懶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董良史處士吳子恩輩亦相頡頏會稽楊廉夫避地而居松其才瞻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往往高古不逮而怪險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滿入纖巧初學效之識者惟宗景文焉郡航稿序有曰顧諒中有四瓊詩簡知稿堂而有經進錄行世袁景文在野集之派

厚含齋藏者謂遠冠盛唐皆將敏翊致集之詩廣修冶謂可與宗方駕他若張樞張璽吳子恩輩亦各成家有足傳者按二序東海張公弼也雖爲民史公至吉而國初淞江詩人之評則盡在是矣

鐵崖先生字廉夫則維楨字當從木而往往見其亦書有作禎字者以爲就近偶以其所識歲月求之始得其意蓋國初諸王有諱楨者先生之從示皆入國朝書也推此亦可以驗其書之真僞

漳州府志有王源者字啓澤龍巖人同知松江府事時羅重額糧三十四萬餘石過直糧三十九萬餘石歲民

宋保等號五虎能害鄉里源以法繩之五虎寧息司六
諸路等議奏二百餘家請以左道惑民逮繫甚衆悉平
反之以母老乞終養民遮留不可得留其靴以去今按
一統志源以甲申應舉士歷職方郎知潮州府而不及
同知前後松志止載源姓名而不著治績此獨見於潭
志頗以爲疑然松志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勅減本
府稅糧其數二十萬一千八百八十五石茲因朝廷之
德意蓋亦必有先者且知府趙公豫是年始任則此爲
源所奏減無疑及讀杜宗桓所上周文襄公書謂兩奉
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悉皆停徵則源

藝海珠塵 松故迹 五

所奏能遂頁之糧也夫源功在松甚大而今無有能道
之者矣嗚呼世固有爲而報備獨源也哉

浦江鄭珠字彥平元至正中任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大使置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千頃餘既隸所中而
都水使者及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口困裁錄爲間
于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萬餘斛上下共利
之皆以爲常錄至則命盡還于民吏并以羡主名爲斛
斛職乃計家口數分之堂門而拜者以千數稻田所素
號米穀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攬其綱紀人雖不畏
其欲而錄日壘于市惡之獨貧人宋詳撰先生錄其事
載其事甚悉按元季籍沒朱國珍管明之田設提領相
脫脫故立稻田提領所掌之而江淮財賦府則領故宋
后妃之田以供太后者也總處權門角立之下而能守
復賦之田當貨利羨餘之會而能守不貪之實古之所
謂能吏廉吏者兼之矣可無聞也乎

米顯忠如臯人元季嘗爲張士誠守松江丙午冬俞通
海兵臨太倉崑山嘉定等處皆附顯忠知天命有在以
城降後守文州死節贈鎮國將軍見功臣錄而統志則
繫于揚州按府志丙午年王立中爲守則所謂守松江
者蓋闖帥之寄也

藝海珠塵 松故迹 六

元末松江罹兵火經史子集無遺而教事幾廢矣中
長王公立中來知府首務興學延五經師訓迪子弟且
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藏于學士習一新自是科目人
才甲江南立中三子曰璉吏部主事次玉春坊贊善次嘉
翰林侍講君子以爲善政之報

景泰中儀都守聽瀆多申而少給滅者謂此人必無後
已而果然孰謂天之視聽遠哉因並表之以爲長民者
勸

唐陸宣公贄松故無專祀正德庚辰撫臣周公佐始毀
靈順宮爲之祠請祀于朝其略曰臣竊祀典國之大事
古先哲王生於其鄉後則食于其土所以崇德報功
風勵天下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宣公贄世傳嘉興人
稽之載籍錢起送陸贄擢第還蘇州詩有曰鄉路歸何處
雲間獨擅名華亭養仙鶴指日再飛鳴則贄之生于華
亭無疑時縣方爲鎮隸于秀州故贄爲嘉興人而廟在
焉元至元中縣始別隸爲府且易今名而贄之祠在故
郡者因弗徙由唐以來殆且千載桑梓故號獨未有爲
之祠者稽之郡典陸遜父子華亭也鄒戴孫吳而三賢
有祠春秋致祭贄之在唐學究天人志存經世偶遇
德宗屬時多艱謀謨帷幄剪除凶寇功在社稷文章節

藝海珠塵 松故迹 七

氣節表百世先正謂其功業赫然心行不戾於聖賢之
道其顧陸遜父子以智謀翊戴偏方不啻碔砆之與美
玉一祀一否輿情未愜非所以示褒崇之道昭勸戒之
方府治西南有日靈順行宮乃郡人以奉五顯靈官者
臣竊因其爲廢毀其像改而廟因存遂上白巡撫改立
贄祠仍像其中第祀典未昭有司無所承命以供祀事
乞賜詳定犧牲籩豆祝帛品數致祭永爲遵守疏奏下
禮部部乃令翰林撰文官府于春秋二丁致祭按松嘉
二郡之士各以爲宣公生于其鄉而不能決周公此疏
成斷案矣

樂宗茂浙仁和人以進士同知府事弘治戊申署府
事食河豚而美既復購有餘則侍卒既食之矣更烹以
進倉猝不熟下咽而死卒懼徙其屍縊廁中以自免宗
茂政事有可觀者時以其自經也樂以貪人饞敗者之
常目之亦冤矣

河豚之美惡前輩論之詳矣予鄉有周姓者與九人共
食而死其八人竟無恙夫松人每以遇毒歸罪于修治
之不佳而不知人有虛實厚薄之不同故有死有不死
且人參葯之美者也而人亦有不能勝者況毒人之物
哉養大君子不食可也

藝海珠塵 松故迹 八

定菴先生爲雲南僉事時分巡所過必有題詠青壁間
比反那麗和殆盡詞翰皆可觀先生罰之始知爲從行
指揮某也後某以罪謫落職先生特釋之及以憂歸
某持三百金爲報先生卻之復益五百先生厲色曰吾
惜汝才耳豈有私耶竟不受

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後因歸
省東海先生作文贈之其略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
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鄉人榮之沂公王曾
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師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
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于一端觀之亦
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
誇市曹婦吾甞竊爲世俗歎今君賜告歸省甚寵之
仕于朝者道示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之事望之亦
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諒之風猶可想見

縣易索州山朱應祥甫易之所也應祥性迂亦貴賤
文通公同予在翰林時嘗過之不善處但不得長年
一聲公處他應祥下文通公爲後輩而其放言如此
蔓藏隨調玉之有鈞自少親與授以詩史輒憶不忘
長亦通敏不妄言動有索其文送行詩者又不在爲代
作云津亭楊柳鶯啼人而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

藝海珠塵 松故迹 九

一葉藏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賞之自是吟咏絕不及閨外事及歸馬龍姑亡鄭負至孝姑沒未几女乃避淨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既嫁始復夫室無出宥夫買妾而生一子將卒以所作稿悉焚之曰非婦人事也夫婦人事筆硯者恒有于天下而行難能之事如陸者豈能行哉夢庵之孫松府文丁于政跋之詳

王懋先生西湖文正公門人也八月十五爲先生初度日卜中歲先生壽八十一西湖寄詩壽之有日八十一迴秋月明門望每歲必寄有八十幾到秋月圓之句且爲當另起例西湖歿松之士大夫猶循其例不廢辛巳先生壽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日卒詢非讖歟

府學鄉貢題名石同知王源撰文知府徐季清篆拔前後郡志皆遺徐姓名然與王同官則其官次當在趙公之前

華亭丞俞仲獻志遺其名獨見於滿江集之霜林說且曰仲獻蚤歲謁書績文有聲吳越間其去而家于九峯也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爲說禍知動心忍性徵其所已悔而益所不能於仲獻何稽人盡亦因官而居於松

鄉貢進士許璣府志止載姓名而他無所紀惟東海有

送許廷玉復任序按廷玉李封邱縣潘泉皆考其廉愛以不能事權勢乞歸當道不許故復任則其人亦有可述者

成化末有顯官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官整衙故對曰松民之財多被官府攫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官愧不能答

李宗伯至剛之子源舉進士其孫相方襁褓出見客因令對新進士相應聲曰家祖昔尚書客有譏之曰將猴解木於山中小猢猻也會對鋸相應曰一馬陷足于沙內老畜生安敢出蹄時人稱爲李敏對後仕御爲仕終

知府

近見唐飾軒所藏黃汝申憲長手評宋仲珙陳東文書二條各與二筆法酷類益學昌黎樊宗師墓志云

錢文通公嘗爲其先人慕銘北山官沒民助之有射士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任黃廉使賴上取北冢故遲耳公默然呼公之卒木今亦幾盡矣

松江學無專志而其因革附見于府志檢舊欲輯記所聞未果也然廟學科目書器之類具有可稽而學之官歷代無恒不可無述謹具如左

學官表

松之守令咸有題名而學官獨缺焉豈不以其職之卑署之耶然刑範之地其重於守令均可無監觀哉作學官表

	教授	分教
元		
至元	張夢應二十二年在任	
元貞	馬允中二年在任	周困二年在任學正
	劉蒙	唐純二年在任學錄
延祐	沈德譔元年任	
	薛鐵七年在任	
重紀至元	林聖予	
至正	倪駿九年任	孫成直學
	趙璘宣州人	胡存道十六年任訓導會稽人
	陳仲微	
	高志道通州人二十一年任	
	馮恕字仁伯會稽人二十三年在任	錢璧字伯全華亭人十七年在任訓導
	陶楨錢塘人二十五年在任	張謐海昌人十九年在任學正
		張肅松陵人十九年在任學錄
		張飾華亭人十九年在任直學
		王文學字伯雨華亭人訓導
		邵亨貞字復孺淳安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明

洪武

林渹字季文浙江台州人占籍華亭

貝瓊字仲琚嘉興人至正二十四年任陞國子監助教

楊基字孟威蘇州人歷陞山西按察使

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召爲文華大學士兼左中允

邱民字克莊歷陞禮部侍郎

王叔字伯純維揚人十一年在任

張樞字夢辰上海人明經

曹膺字新民永嘉人占籍松江

王彥文華亭人陞嘉興教諭

棠原白錢塘人占籍
華亭
馬逵會稽人占籍
華亭
楊試華亭人官至清
紀郎
魏驥字仲房蕭山縣
人在任十二年歷陞
南京吏部尚書
翰陽字伯陽山陰人

歷陞布政
吳讓華亭人舉人
瞿遂元年任
王溥元年任

宣德　鄭興宗元年在任
孫鼎字安銓江西廬
陵人舉人九年以清
江教諭陞任滿九載
陞監察御史總南
畿學政

劉燦
陳仲仁
徐泉

正統　王□江西人九年在任

江漢字朝宗建陽人

成化　葉榮江西進賢人九年
在任
因殿尚作闕

胡昇福閩縣人
周復江西吉水人

傳成山陰人

弘治　朱　仁和人五年任
陳惟亭慈谿人十年任
汪某餘姚人舉人十五

蕭雅
鄧淑
黃琮
王文華

年任

正德　朱隆趙州人己未進士
五年以同知降任彭鍊
江西舉人六年以學正
陞任九年憂去
譚璋廣西桂林人舉人
十一年以教諭陞任歸
王度臨海人癸未進士
二年陞南京工部屯田
司主事
程節江西南城人舉人
七年任十年陞監城知
縣

唐珪
朱鎮
陳新
聞興
楊澥
周瑄鄞縣人
趙偁
林沂莆田人
孫濟
胡相浙江永康人
高明湖廣巴陵人
胡慶山陰人
魏璿廣西桂林人
詹澤鉛山人
王喬莆田人
王儒福建龍溪縣人
劉祖震湖廣華容人
羅斯吉水人六年任
李文廣西馬平人舉
人八年任

華亭學聚奎亭弘治辛亥縣令汪公宜所建也明年東江顧先生清魁南畿龍山張先生弘至第五人癸丑午華公豹葺而新之東江先生有詩云三十年前慶落成白頭重見此崢嶸江山不息鍾靈氣星漢還看日月明談學舊人歌在泮敢先周彥試攻堅天機未欲分明語夢傳泥金有姓名先生嘗有異夢故及之明年徐內翰階賜及第

府學大叢亭巳丑郡守長沙熊公宇建以藏敬一箴教條程公敏書扁

讀書臺雖尚有大樹成化初猶存九峯曹先生泰有詩山古木長松樹劉公龍鱗大十圍涉歷水霜心獨苦支手風雨勢將飛白雲留影常依樹仙鶴巢香夢者衣白十年前曾見說于今尚有年忘歸

九峯過黃浦詩月照黃龍浦水黃南飛烏鵲夜茫茫曉潮天接海門近秋草城埋瀛瀛道上八家金井塌縣中官酒玉缸香秋來直欲通宵飲消得先生醉幾場中二聯道盡虛矣

顧利賓過松江詩吳淞三萬六千頃震澤與之俱渺茫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為霜秋風漫引漁人笛落日偏驚賈客航三十年前此來往塵纓猶未濯滄浪利賓鎮江人洪武中仕於朝

成化中有楊推官者素嫉一吏常欲寘之法吏詒其戍知府鄢陵劉公入覲而吏適役于吏部給劉曰銓曹有言有司之不職者必問松江推官人對宜慎其舉以實告楊名而劉不能對遂至落職吏不職較而責備之論亦有歸矣

正德壬申流賊寇山東諸郡江南震恐松城門晝閉有市墾有司悉命撤之復欲絕四濠之梁民甚不便有問成都有詩曰人情洶洶當沸湯腹裹千愁未易寬未收河朔賊居民廬舍湖西橋大須何曉星初沉樹必經秋葉始飄不似十年前意況青樓明月與吹簫此詩紀一時之事而其命意亦不淺

衛文節公某其祠堂記云墓在湖州今玉屏山之旁相傳有衛狀元之墓蓋後人附會云

賦役賦民樂有賢令也婦辭麻婦紡花了男在田女在家吏卒不下鄉官無橫科老翁弄兒孫逐影向鷄鷄東鄰酒西鄰茶從朝至暮笑呵呵無夜鳴村村稀桑麻不違農作時今年落秋早愛民如子縣令心無事擾民如此好大撫秋妻採桑農事已與勞心大麥尊壽秀小麥華峯菜花半稀青倒黃今年縣官好民害

不下鄉田家得安業出入無驚悍日力耕敢嬉夜其燈燭光能了機上作便是衰中料例其庶可免逋負亦可僅不患心頭肉剜肉只要眼前瘡作者此歌聞其吏所作不知賢令爲漁然國初松之吏稱民安可想

納稅陳公湖以乙榜受學職後陞知州致仕歸鄉邀鄉其鬥入也正德乙亥御史來視學時松人欲入學者爭于於公于公可坐致也張就訪于家見垣壁不治疏撒擯之公曰觀彼秀才時則已過矣張徐曰入學案猶未出蓋君盡之言也公曰予所不敢預者有三堪務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少教矣公之介類如此而其始終不渝有足垂云

一川張君其性東海之孫也厥考後樂公副憲廣西駐兵平樂而歿有通判某籍帳下得餘金四百兩勸往取之君曰父死而因以爲利可謂人乎纂纂無所取後從日泉遊明理學爲盛德君子茲其一節云

顧機字東嶠松之老儒也博學能詩其弟朱端常嘗曰吾嘗干載寄學阿石馬無聲墓草多故里尚傳前代事浮萍應寄逝川波野人夜黑偷金盌山鬼天寒泣翠鬟莫問人間興與廢夕陽何有自興歎東江先生以宗西涯公曰不意山林乃有此作

顧東嶠能通數學皆致周度之數纂輯成編每未嘗歷可預知來歲節候之早之詳一日出示客客曰此私歷也得無犯禁乎始懼而焚之老儒博學而不知世務如此

元伯顏盛日上海有俞俊者賦清平樂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橋舊日婁皇猶弄曉宗保消磨盡了放開河海襟懷休教白髮猶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後仇家以其稿訴于官身聊獲免而因以喪家然則君子豈可易其言哉詩具輟耕錄

前元大盈之間多荒田獵望者廬草之場甚至數十里絕烟火雖有召糴之令無有應者正德中內江駱公來知府事銳意講求乃議分設賑治使民聚貸貸通則田易墾治田墾治則可以省闔郡包賠之苦甚良策也規畫已定而天不慭遺今未有續而終之者

尚書伍公文定嘉靖甲申以操江爲松行苕推常郡此盤糧粟米陳陳盈十萬之句東江先生曰詩雖不工而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治末年也而猶有十萬之積況周文襄時耶今之所以無者其弊有二一逋負也侵欺也逋負固奸頑之常態而亦有出于不得已者猶可言也若侵欺則極爲可惡何也起運

之外存留以備賑濟文襄之良法也自易銀之法行而濟農之倉虛設矣積年之書手慣役之糧長每于領米易銀之際則虛開姓名報官名爲顯米大戶而實自入以肥家至有一人而侵欺至萬石者積弊相仍莫甚於此藥郡討之其麗不億此與文襄之意相戾甚矣牧民君子苟能此弊自足濟農何必爲勸借之令以速怨哉庚寅郡守長沙熊公宇顧究茲弊痛懲其尤者三數人時論快之然竟亦未盡革也

朱潛溪先生特爲上海夏宗顯作樂說夏嘗洪武中糧長也記稱其長謙好禮田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惜細民錄而無所取以長厚稱夫先生之文實錄也敢述之以告鄉人長賦者

藝文稿

自言游得聖人之一體而吳是以有文學斯吳之一隅也漢晉以降亦藝焉耳矣然與元一詔下悍卒之淚開禧一疏奏奸臣之心謂皆厲乎進子茲道不滋已作藝文稿

渾天圖漢藝林太守陸績著

二陸文集晉平原內史陸機清河內史陸雲著按志機著文章三百餘篇雲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舊

十篇茲集所載無幾矣昆山片玉猶可寶也惜乎

四川清論散騎常侍陸喜著借諸葛孔明以行

玉篇輿地志符瑞圖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家表外集梁黃門侍郎顧野王著

宣公奏議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著

谷陽文集宋進士朱之純著

柳文音義進士潘緯著

洪範九疇九說進士陳伯達著

華亭百詠許尚著

靜庵集進士胡璟著

雲間志通功郎林明鄉直祕書省林至尚書朱端常同華亭令楊潛著

易稗林至著

小醜集淮東提舉任盡言著

後樂集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衛涇著

禮記集說直寶謨閣衛湜著

學易蹊徑四書說約田疇著

莊子訂高子鳳著

樗齋詩集朱允恭著

秋聲集常州守衛宗武著

決疑說儲泳著

通鑑筆義進士葉汝舟著

湖山汗漫集趙孟僴著

讀易管見進士衛謙著

古木風瓢集元凌嵒著

王泰來集中庸管見聚疑源孟夏侯尚玄著

九峯清氣集陳朋著

百善百忍二圖徐大職著

易象發揮易通古童子問知吳江州陳炎著

原始協和新喻州羅璧著

水利宣慰副使任仁發書
藝經書斷錢譜孔甫書
水利論說副使集東山高蹈集觀東稿教諭曹夢孫
書
乾坤圖觧天地生成陰陽變化山川流峙四圖贊周
之翰著
尚書制度圖縈白立齋詩文稿訓導王文焯著
松鄉集安定書院山長任士林書
東白集任璿著
古漁唱陸厚著

史補斷丹建夜嘯金聲錄玉露吟符陰生書
田家五行陸泳書
醉漁集草堂集馬麐書
續松江府志韻府羣玉拔遺國朝錢全衮書
春秋叙事教諭曹宗儒書
五服集解盧子聰書
西郊笑端集按察僉事董良史書
蛾術稿訓導張守貞書
四書一貫録五經鈔纏春秋透天關禮經約旨大儒
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樂
府上皇帝書勸忠節平鳴現靈洞庭雲間祁上五
集東維子文集前儒學提舉楊維楨書
四書備遺書史會要圖繪寶鑑說郛輟耕錄陶宗儀
書
在野集御史袁凱書
上海志訓導顧彧書
寄齋明鑑錄潞州判官王黙書
滄螺集國子司業孫作書
雙潞集紀行詩給事中杜隰書
八音圖彭澤稿王震書

獨齋稿訓導曹睿書
九峯一曳稿杜楨書
秪齋集紀善錢驥書
詩醇芳逋教諭王彥文書
蚓竅集長史管訥書
濂畦稿周彥才書
經進集太常典簿顧祿書
薇庵集參政任勉之書
五倫詩孝經旁訓沈易書
淮南稿監窗稿西清餘暇白鶴稿翰林學士沈度書
律解辯疑副使何廣書
嶽菴集太常卿夏衡書
蘭齋集焦伯誠書
杏園稿張年書
鳳城稿尚寶卿集封中書舍人金鉉書
瀼東集教諭黃禰書
壯遊集按察使黃翰書
講餘集教諭錢復亨書
桂稜集范鼎書
夢菴集陸潤玉書

約庵集封監察御史張遜書
雪航集王桓書
大學說大學生張正宗書
瀛洲稿使交錄歸樂集南京吏部尚書錢溥書
雪間通志承事郎錢闕書
文翰類選長史李伯瑜書
政監紀行集備遺錄交游錄史詠布政使夏寅書
定菴集南京兵部尚書張悅書
易髓學正張璞書
鳳山稿進士朱應祥書

九三子集進士曹泰書
讕言長語教諭曹安書
雪牕詩稿上洋吳爰書
鶴城稿天趣稿面壁稿清和稿慶雲稿東海手稿東
海文集知府張弼書
空暁稿續稿究晚文集按察司副使曹時中書
西灘詩集知府陳章書
學吟稿拙庵稿楚游錄滇南雜稿副都御史唐瑜書
雪岑叢知府孫遠書
續通鑑綱目廣義訓導張時泰書

三江水學金藻書
鶴灘稿翰林修撰錢福書
東江文集松江府志南京禮部尚書顧清書
玉屏山顧廷儀先生家弘治中生瑞竹定菴行詩地鍾
靈秀幾經年造化從來本自然出土一根元瑩玉凌風
雙幹欲參天未論板築成臣節絶似夷齊讓國賢春雨
滿林須有作兒孫頭角看騈騈
袁方伯勅旅外家受其恩外家故軍籍也及舉進士不
忍貳之登科錄從其籍後竟以此隸籍戎伍不可解
黃瀛長勿時嘗以事干于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
一棒耳守怒令作水上一棒詩徐吟曰誰把長竿杖碧
流一聲驚破海門秋千斛玉綫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
收鷗鷺驚飛紅蓼岸鴛鴦催起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
釣急急收綸別下鉤守改容禮之
正統中松有兄弟進士顯仕者素不相能兄嘗題竹云
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其
弟知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
竹三萬頃擺動一天星斗寒其相激如此
松人烟火之技載在邑志東江有詩嘲變神奇火一絲
假師嘗日未曾知寶玉流芬浮空下香女輕娟隔霧披

明月上時當甄□璠□虛火輪馳詞臣正□鰲山勝
為報堯賓駿騎歸此詩□□其變矣
浙江金廷桂嘉靖丙戌歲貢廷試第一□平慶公紀以
其鄉無賢範授東光訓導丁亥就講學官由貢者乞傚
會試例從所在禮試許之遂著為令有御史爭學制其
名令無廢對曰願天下之爲學官者皆無廢時論偉之
嚴嵩對學世和正德初會試爲京時張文□方□□
晉錄示氣焰赫然無鄉之與者輒惡□以示得志
數獨不赴識者偉之任止金華推官
蕭安覺得志時有司立坊曰文武驗考以其文術嘗第
運士觀散乃徙坊于府學文廟之南曰大成宮嘉靖中
事極與長谷徐君獻忠平江陵若思崩倡議詞以叛臣
之故物而列於聖人之門非以安神靈示瞻仰也請于
巡撫東湖與公廷□卒命撤之
丙戌歲長谷徐獻忠宅上生靈芝九莖□守□詹何之
蕭然其室曰開光
□殷劉殷古人□非中道□其志亦不失爲孝子但不
可爲訓耳定菴先生□□□白鳩之異西涯李文正
公有贈言稱清隱□割股肉愈母之疾□文通公為
誌實□旨松之獨行也可□泯乎

藝海珠塵 淞故遊 式

松人屋後多植叢竹經幾年而茂密如簀可蔽風雨
故名志竊補雖竹□矣
余山有黃巢洞凡十八所今多崩壞間存數穴相傳為
黃巢之竄避兵者
瀆榮墩□在國山之陽東海□與之鄰今張氏子
孫以配享后土靈□起云
雲間通志載木棉花詩爲龍淵谷依松江府志因之然
此詩乃見于方正學遜志集中孩遜志爲正統間□□
斯修時正學文字尚有禁而集未行于世固或諱之而
託之龍淵外有能辨之者

一統志曰李□貞合州人□□□□□□□□□□文詩興
武舉任本府訓導于□□□□□□□□□界□官
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大與出知興化府
卒于官又曰李□剛不樂求知□化□□□安吏民化
服在任□□所爲而一郡之人□□大□大一統志卷
諸國史□無不公而前後松志于□□之□□□之□
解縉之評先又之□然猶所評十人劉□其最下者而
備竟死節交趾□贈諡則□亦不長于料人乎
□華□承□人元時以聲名于松□亦託而逃焉者程
雲□時奉命採訪江南□孫□以詩有同李士□無臣
諸工而意亦深婉

藝海珠塵 淞故遊 試

藝堂詩話云張東海自謂文勝詩詩勝草書英雄欺人
耳書不以其言爲然求東日記云前輩謂游藝當先有
述者學文勝詩詩勝書書勝圖畫則抑此蓋古語而東
海□□以教人人遂以爲東海自評也不然則東海嘗
有□死者增價之語而不及詩文將又自相戾也
神山□名仲□伏首引尾形肖□後行相傳是山歲出
鬪石□爲□明後人鑿石其首遂不復出今其處□界
□□有天山之陽有□□院院有神□□□其詩相傳
爲□洞□書□□示□□法古雅而中□同□書亦流
逸可愛神仙君子所不道□其□固神品也真迹爲太
守吳黃洲持去今□□本云

識

撰□述者余祖母舅羅林楊先生所撰也先生諱樞字
運之號林其別號云學宦二西文擅兩都親教其子中
丞朋石及余父學憲公俱成巨儒博學雄文顯天下嘉
靖戊子舉於鄉仕臨江都丞卒於官後以子貴贈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先生□集頗多是述其一□也述之詳
具先生自敘中余王大父一山公與先生□戚誼家九
山間□嘉靖庚寅五月手錄而輯訂之存諸篋中爲家藏

藝海珠塵 淞故遊 平

賢公字□敬官興國縣尉致仕家居杜門著述以傳雅
好古嘗手輯有□唱集他纂著不下數十種是錄亦其
一也周楊□家多故中落向未付梓邇來吾鄉樂義之士
不啻古人□有捐資鋟傳以補松志所不逮其有功于
前修後進良不淺矣敬陳顛末敢□見者□萬歷乙未八
月周□鄭□識

松志備覽附錄

敘文

山樵唱　江西興國縣主簿周□著□序□□曾公
爲序　□史□餘　淞故遊　火餘□著　雅歌諸
傳心齋學　□□正□　□江西□江府同知楊□
詩　學道紀□　□□□□　□江西提學副使□
□乘者
西堂日記　楊朋石遺稿　□□都御史□□□

墓

翰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副使楊鏞墓在蔡成涇之原子
□□延平府推官欽祔　汝南□□□□社蔡成涇
□□主周榆子江西興國縣主簿□□封工部都
水司郎中雲鶴祔太僕卿鳳峯沈公□書□文□公
誌銘

藝海珠塵 淞故遊 章

□中□大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臨江府同知楊樞
墓在蔡成涇之□□□之大理寺卿□□少師□
文貞公誌墓萬歷辛巳三月提學御史□水李公□
成給銀□伯雨修墓委松江府推官范公守己□學
訓導陳嘉學董其役　廣西參政楊鎰墓在□官林
八曲里宗伯□公誌墓　提學副使貞靖周先生墓
在蔡成涇太僕卿鳳峯沈公□前刑部郎中袁公福
□誌銘□靖丙寅正月巡按直隸御史□邑孫公夢
□表之□□□永豐
陽烏澤廟在□□□逕□宇□□中□大□　□其鄉人

松故述

每於歲首一日竭誠齋宿拈鬮以卜歲之豐歉無不驗應

周楊蕭書處在楊店兼[illegible]與房右兄弟競爽流閣聲震一時

一山書屋公諱祐字維敬號一山博雅好古以詩文自娛偕意山水之勝築室于周家莊與同郡顧少宰東江曹憲副定菴孫山人東岑結社觴詠其間

無瑕和尚彈琴處在佘山禪堂周學憲聚奎聽琴詩云山寺人迹絕四花春正妍獨行入深山所求貴真詮忽聞弦上聲使我心悠然此聲不在指彼聲不在弦聲聲謳無因不在絃指間思之若有悟惟與會者知

朱道人

不知其名唐行人初不識字嘉靖四十一年四月自言忽於紡紗時性真發見到九月有童子報以示寂之期在來年七月四十二年正月至佘山禪堂謝去塵緣四月間始露消息于人傳言漸廣七月五日刷來祭賀陽衢往見之問以輪迴之事道人云劫外修行方免得不輪迴一性停迷萬事差事可有足無眼不可有眼無足趁蹈血心切不可靠他此是凡心若是性真廣大無邊際[illegible]從前諸佛祖師俱不是自大年紀然見性之後方[illegible]未曾日圓滿了門戶打破虛空否曰打破了[illegible]否曰的當明日恐不能去曰決要去[illegible]道人指其心曰這個怎[illegible]工夫怎免得輪迴因指其上曰[illegible]如何做得到這個那裡照不到正是廣大無邊問何不在家脫化却到此間有人言十方所[illegible]人相送[illegible]認得今日眼前人否曰認不得問火起時痛否曰就如燒這木頭七月六日辰時沐浴畢登山拜謝天地放火自焚安然而化時大衆萬人皆相顧驚異合掌禮拜而散

王孝子行

居任湛涇業農嘉靖辛酉年父病甚篤不告于家人以刀割其左股作羹進之父疾旋愈楊公豫孫表其廬曰白華遺習

災異

正德己巳庚午歲北鄉大水淹沒田禾周一山作憫農詩太息吳民當此劫迭罹凶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成大雨翻盆盡傾沒水深半壁屋已頹男婦赤脚行淤泥一冬柴米真珠玉鬻田售屋來[illegible]今春鬻女翻錢滿又喜見來麥熟[illegible]詎知五月苦淫霖洗蕩蕩然無片九山乘雲欲化龍樹林榜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無際周遭禾稿沉無蹤東家歎敗西家泣何求花線供耕織寂莫蓬門晝日扃冷竈無烟米無粒紛紛饑莩塡溝洫萬姓活少亡猶多[illegible]屋漏那有布衾[illegible]翁筋力竭[illegible]今秋滿接慶豐[illegible]老稚[illegible]不足形容[illegible]人烟少者曰空聞蛙鼓鬧風生畝畝淚聲咽鬼燐熒熒相照羅嗟彼蒼生圖荷延天意如此何由全寄聲憂國憂民相兩爲疲癃解倒懸

隆慶三年僉事鄭公元韶奏勸丈田均糧大遊居士朱大章作均糧謠悉中時弊附錄

均糧便願均糧當塗體國細[illegible]初奴[illegible]輔區畫宏規莫此邦[illegible]公稱上定科稅開公籌算協商[illegible]籍魚鱗供指掌飛科升斗成逃竄民[illegible]糧皇土落何方法久弊滋思變[illegible]更張均糧他郡未均[illegible]贊監司參九重九重[illegible]胞分[illegible]早[illegible]

年禾黍半登入督賦丈量[illegible]均二百念尺寸成規那不得另[illegible]是寶糾人供役到村中爭沽酒肴[illegible]不復來去婦相看有饑色[illegible]求手如綿辛民間一草禁勿犯糧籍謀求意不妨犬牙僅月在相抱前畦橫縱難載量權朴農家那習算手聽算子總茫茫執我孔方移贖徒由他毛類變滄桑久佃官田重納價放舟河面亦收糧幕朵飛籌聯[illegible]戰吏書假手肯參商報稱公正皆持正檢閱良民衆皆良春來[illegible]出東鄉郭驅此輩入西廢販中書算[illegible]府文移森蝟毛食

指萬條[illegible]撰編三[illegible]冊[illegible]造朝更夕改轉分[illegible]成[illegible]紙錦公私困獘日嗷嗷城西魚肉[illegible]好[illegible]可[illegible]肉是民[illegible]冊[illegible]天性罵鄉民少送錢鄉里乘風那敢後[illegible]道途遭走向廒門怕呵禁偶攖月[illegible]典頭稱月息耗棲頻歎損苗田照前田額科增[illegible]愁嘆歸來夜不寐水衙鋤畏起早又聞下令點排年排年貧要更新公家最忌積充役差點偏教窮作賊[illegible]千頭田萬頃一丁不役非王人坐[illegible]戶瓜分傍午追呼動比鄰貼地霜飛[illegible]水涸[illegible]下[illegible]多愁不堪[illegible]元元宣憲[illegible]知[illegible]告劬勞呻吟病口願扶床脈病研精始配方果樹[illegible]郭[illegible]無傷君不見青[illegible]法界迷洞房細柳[illegible]列肆星羅休稅課倩樓[illegible]不治[illegible]能剔垢藏君不見上中下等界三鄉一鄉肥瘠又三鄉畢竟兩鄉偏澇旱中鄉平衍稍相當請向願均庭上坐更陳損益與低昂君不見揚灰砂蹟[illegible]冠[illegible]上甚有人專此地素封千戶若爲強君不見田聯海若皆拋濕圩聚賜侯混稱荒平土植錐皆納稅夜册選壟

豈彝常君不見剛寵丁男不記塲屯田卒伍半逃亡公産役來空存名或輸租城苦追賠君不見吳淞在泄貫三江變作陂田半插秧青龍雄鎮通海舶河流湮塞罷耕蠶皆務販鬻聚淵敝早晚爲積報君王福星一路照江南閭閻父母每存疹興除利病公私便簡策昭然其可探明明天子大夫賢致茲芻蕘奏短篇看取田疇歌子産柱狀綵衛笑臨川時隆慶己巳季夏望日懷古驅町書于抱膝廬中

天游居士朱大韶字南儒少司成文石弟也少爲博士弟子博學能文吾試輒高等及壯以[illegible]擧子業讀書每倩人誦之輒覆記至老不忘所撰詩文幾著不下千餘篇惜以無子俱湮沒無傳是篇洞悉利弊亦其一斑也

淞故述一卷

明楊樞撰樞字運之自稱翔林山人華亭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至江西臨江府同知是書乃所述松江一郡舊聞軼事以補志乘之闕略者松江本以吳淞江得名明初因地多水災故去水旁以禳之此書標目則猶仍其本名也書中於地理人物行誼藝能文字題詠以及談諧瑣屑之事無不備載其藝文籍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例載陸績渾天圖以下凡百餘種悉其鄉人著作可爲徵文考獻之資至於元楊維楨之名或從木或從示諸書參差不一樞以歲月求之謂字本從木入明後以諱王有諱楨者始改從示其言殊屬臆測無據又李至剛在永樂時以善於附會蒙傾覆之譏而樞信明一統志之虛詞反目以德量寬宏舊松江舊志略而不載亦未免迴護鄉曲之私也

吳乘竊筆

許元溥 著

吳乘竊筆目

陸德原　徐華老陳郛
丁謂　節婦高氏
柳道傳　虎邱遺事
錢叔寶文粹　樓上秀才
崑山人物補　吳楚爭桑
鄭虎臣　周砥
千原簪　僧自祭文
八尺　萬六
鄭霖　張鑑
尼性久　稽昭
許思溫　王希猷
史彬　洪武安民帖
塔心發願文　葉祐之
流寓四方　清寧居士
鄭明德　周興
百歲外人

明　許元溥　撰

陸德原

王聞修蘇州志陸德原傳跋云渴元成嘗草德原小傳言其散家財出家爲道士不知何所本黃溍撰德原墓誌志其生平甚明何嘗有出家之說草堂雅集中敘德原出于德原卒後亦無此說其爲妄傳無疑周安期謂德原出家蓋本楊君謙蘇談偶未考按閻修此論極爲詳審今攷蘇談所載原云元時富人陸道原貲甲吳下爲甫里書院山長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付以貲歷曰吾產皆與汝悄爲汝禍耳道原遂爲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納貲爲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爲竹堂寺乃知陸德原與陸道原雖同時同官同姓而不同名本末原自較然何遂認爲一人元成既一誤而安期又再誤特筆之於此庶不令杞菊先生胡盧地下耳至於馮氏傳德原有散財出家之說其謬實祖述七修類藁閻修亦偶忘之邪

徐華老陳郛

徐華老浦城人鳳之子以蔭補官調平江府長洲簿郡以廉能薦就陞長洲令累遷至禮部侍郎陳郛字彥聖建陽人第進士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郛曰歲儉而賦不蠲流轉溝壑何以字民竟蠲之後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以元祐黨坐廢郛性清鯁歷官五十年猶爲寒士按二公皆宋人爲吾吳名宰見八閩通志而范盧王三郡志及長洲崑山志吳中人物志皆缺而不錄未知孰是

丁謂

王濟之姑蘇志丁謂傳全抄范石湖吳郡志文一篇幾增減數字而已范志云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于謂而王志亦因之竟不改國朝爲宋朝草率秕繆至此眞可笑也崇禎初王聞修學憲曾修府志目列丁謂而文相國大不以爲然直欲刪之不知謂雖奸而居鄉瑕不掩瑜傳中有褒無貶何不細考舊文邪惟盧公武蘇州志不入謂傳盡人物一門意主簡嚴耳

節婦高氏

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月旌表節婦高氏高氏蘇州府長洲縣民張德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姑何氏憐其少欲嫁之高氏自陳願攻紡績奉姑訓子誓不易志事聞詔表其門爲旌節之門按長洲縣志載列女如晨星未止一人國初止四人而事蹟多不詳此亦其所軼者姑蘇志列洪武旌表節婦共四人亦不及區區姓名顧得之朝而失之野伊誰貴邪

柳道傳

姑蘇志載柳道傳嘗寓甫里又載其暑中遷寓甫里精舍詩則言之似鑿鑿可信矣按黃晉卿爲作墓表宋景濂爲作行狀述其游歷甚詳而不及甫里惟題其集後有云嘗西遊吳中名之曰西遊藁蓋雖到吳門未必到甫里耳余閱柳待制全集二十卷內有詩五百六十七首而遷寓詩未曾載疑爲假托郎文中止有甫里書院記一篇亦不自言寓茲土濟之果何據而書之當是因書院記而傳譌矣考盧公武蘇州志亦不入柳道傳而猶收遷寓一律殆傳疑之意邪

虎邱遺事

王栖蟬晉射狩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

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歌咏之見南部新書而王仲光徐仲山虎邱志俱遺之

錢叔寶文粹

姑蘇名賢小紀叙錢叔寶有云所纂有續吳都文粹吳郡文粹者葢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踰此惜世鮮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按續吳都文粹乃叔寶二十年博採精摭所得嘉靖乙丑王中丞公諱庭爲之序而未梓叔寶晚歲曾手鈔裝成巨帙向爲蔣氏所購後乃歸余乙酉夏遭亂篋

中書盡失此葢先期攜之出耶鄭文祕牒真蹟宛然殆有神物護之耶卷凡五十有六又補遺一卷世多遙慕而罕覩文文肅謂傳爲數百卷耳且皆以詩文類編不涉事實即吳都文粹雖鄭公所稡要皆取材於范文穆吳郡志絶無增減亦見古人服膺心虛今人不及也

樓上秀才

周大有字逸承豐人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高皇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爲樓上秀才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爲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于蘇之卧佛寺夏原吉爲棺殮而歸之見周氏文獻類要按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給事中同事殆即大有耳姑蘇志惜蹟不爲立傳即夏原吉傳亦不存其姓名遂無有知之者

崑山人物補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沃有玉山之風云陸元泰字長卿先世故宋進士以貲雄一邑至長

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顧佐字襄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葢以漸染玉山之習云張希賢字希顏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無所顧惜趣尚可知矣右五人見楊廉夫西湖竹枝詞集中爲菽園雜記所載而方矯亭王閣修張元長崑山人物志俱不錄豈因薪積遂致烟銷耶

吳楚爭桑

姑蘇志雜事載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攷史記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又作兩女子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呂覽楚之邊邑曰卑梁（吳越春秋作胛梁與呂氏郢同）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于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

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按史記呂覽二書所紀已自牴牾郡志自應備錄今既簡略而又有異同何以示信哉

鄭虎臣

鄭虎臣爲吾郡人盧王二志俱不載其事蹟攷山房隨筆云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姓爲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請其平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身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棉菴病泄瀉踞虎子欲絶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曰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趯數下而殂按宋鑑謂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忻然請行又謂舟次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

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俱與前說相戾末稱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豈爲權奸報復耶

周砥

藝苑卮言云書法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閈按周砥字履道蘭陵人幼學舉子業且力意作詩不泛交來遊姑蘇與顧玉山聚首彌月過草堂即往鴻山與倪雲林最相友愛故其詩畫亦似之見顧阿瑛草堂雅集又無錫志稱周砥少豪放工詩高季迪徐幼文皆愛之號東皐生與荊溪馬孝常友善有荊南唱和集尤善山水後從軍去至正壬寅歿于會稽軍中又姑蘇志稱周砥本吳人號菊溜生嘗寓居無錫徙宜興之荊溪晚歸吳中復與高楊諸人結社效東坡書甚工又高季迪集亦有城西客舍送周著作砥詩原係聞人而弇州卻未曾見咄咄怪事

干原晉

干原晉不知何郡人洪武二十二年知嘉定縣事姑蘇志及龍浦本邑二志俱失載今見隸音有題唐公鋖贈

雲卷詩可以想見其人也

僧自祭文

侯鯖錄云東坡曰近歲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目自作祭文云惟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妒愛喫酒子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按此人磊落可喜堪備盧王二志釋老之遺

八尺

湧幢小品云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憲廟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女髮索種種不盈尺過半望二十里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壽王馳恩父母晉物故其弟禰賈販菜市中即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按陸放翁集有過八赤過雨絕句楊誠齋集有過八赤過雨三絕句則八尺與八赤可通稱其來舊矣姑蘇志亦稱村名八赤朱氏何不考而率爾下筆歟

萬二

禪寄筆談云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

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某嘆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舫載妻子泛遊河湘而去十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按姑蘇志無萬二萬二疑即沈萬三秀耳

鄭霖

鄭霖天台人號蒲溪宋嘉熙承議郎知嘉定縣練音載其集仙宮納涼詩而龔志職官題名亦不錄浦志但稱爲天台人

張鑑

張鑑上虞人字克昭號峨松正統初由賢良方正任嘉定縣丞才識過人長于政事嘗奉檄詣寶山捕虎練音有殺虎歌及載浦志而龔志亦失之

尼惟久

梅氏直龍圖閣梅詢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官豫章之分寧參死心禪師于雲若既于言下領旨嘗以偈伸讚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

明聖昧後當先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眞向甚麽處讚君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蹤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麽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眞眞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于是死心笑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然道韻閒居似不能言者至于開廓正見雅爲精明後于姑蘇西竺院薙髮爲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趺坐而終按此王遵之姑蘇志不載王鏊修新舊蘇州志比邱尼止錄三人識此以補其遺也

稽昭

菽園雜記云稽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滁州涉獵古今治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志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歟記以備考按稽昭字克明長洲諸生也善泥金書永樂中以薦召擢滁州知州赴京時趙宗文有詩送之今見甫里志不知郡邑諸乘何故俱遺之宜文編之無從寫目也其云正統六年任而以長洲爲崑山則誌之誤耳

許思溫

河濱筆記云許思溫字叔雍直隸吳縣人洪武二十九年貢入太學除監察御史改揭陽知縣建文中復職陞北平副使靖難兵起署大興縣事永樂元年以守永平功陞吏部左侍郎兼春坊贊善二年進尚書六年卒于獄洪熙初追復原官遣官祭其墓官其子俊爲太僕寺丞雷司空列卿記如此王汝玉所撰誌銘則云永樂元年以守城功陞行在吏部左侍郎二年遷兼左春坊左贊善三年丁父憂命强行視事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以疾卒豈以卒于獄爲諱邪雷紀亦不詳下獄事但以春坊下獄至洪熙而贈官遣祭豈公以漢庶人譖與黃淮同繫者邪果爾則何必諱也誌言叔雍不能與物低昂故名立而毀隨之幸逢聖明之世竟以自全而其題則曰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贈資善大夫行在吏部尚書雷紀所云二年進尚書者似不實而洪熙中之褒贈與信矣夫公之獄死原不必諱至諱其死而并朝廷贈官遣祭蔭子煌煌大典皆隱而不

書是何所見哉然則誌傳之不足憑也信矣夫信矣夫按閒修此論洵屬闡幽嘗考永樂實錄元年七月改北京刑部左侍郎許思溫爲吏部左侍郎二年四月命吏部左侍郎許思溫兼左春坊左贊善六年六月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許思溫死于獄思溫字叔雍蘇州吳縣人由國子生署刑部主事累遷北平按察副使上靖內難與有城守陞北京刑部左侍郎歲餘改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至是以坐累死合之誌銘明然可信王汝玉以同官銘同鄉豈應有誤至其以卒于

獄爲讞而并漏身後贈蔭及祭則猶有說國初網密如
壬常宗高季廸之見誅當時畏不敢直筆况坐累尤難
觸者乎則固不得不諱也杕菴没于永樂六年戊子
距洪熙元年乙巳汝玉且没十載計墓中之石或已久
埋則日後之贈郎加榮郎欲補入而無由矣及考王文
止題曰明故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
贊善許公墓誌銘而所謂贈資善大夫行在吏部尚書
十一字則必其後人于洪熙時所增原筆蓋無有也又
考姑蘇志稱其以守城功陞刑部左侍郎拳表入賀轉

吏部左侍郎左春坊左贊善盡與誌符復云晉尚書事
不無小異焉此雷紀有二年進尚書之謬所自來耳許
王二公皆吾郡名臣余方有古吳文獻之役有疑不敢
不折九原可作試以質之聞修

王希默

清異錄云吳門王希默觴泳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
飾眉鬢終日無倦以杜甫有勳業頻看鏡之句作勳
亭按此微瑣不足存然亦可備雜事之一以資吾鄉美
談

史彬

遜國忠紀史彬傳略云彬字仲彬吳江人洪武二十四
年以稅戶應詔縛貪縱官吏六人廷見高皇俱付法司
論死上命主政戶部彬頓首固辭賜酒饌及鈔給驛舟
傳歸建文卽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
屬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兼敘彬明德特詔來京
陛見試四書疑一道欽授翰林院侍書元年正月遣往
衞山告卽位四月上與方孝儒等議更定官制彬疏諫
以安靜法祖爲言不報七月尹昌隆面奏燕兵威勢甚

盛勸上讓位守備彬欵務揮之曰昌隆狂言惑世請加
速誅二年疏均江浙賦役從之三年正月副工部尚書
嚴震直督餉山東十一月省親賜勅命四年三月陞見
授侍讀學士六月十三日大內火起上從鬼門遁去從
者二十二人彬與焉踵至吳江之黃溪奉上居所居之
西偏曰清遠軒旋改題水月觀親爲篆文後往襄陽復
之重慶卒過上于白龍山深處上泣問擕得方物否因
各以所有爲供久留始行庚子八月彬復造白龍山歷
兩月一比邱引之行見上于陽菴洪熙改元又往雲南
方入湖廣界遇上旅店偕下江南欲重遊天台也宣德
九年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彬以從亡
故爲仇訟凡有十七宣德二年三月竟死獄中書有致
身錄一十八條付其子晟存之按史彬姓名從前遜國
諸書與莫鱸鄉吳江舊志皆不言及言之自致身錄始
嘗覽致身錄竊疑二百餘年來表章者指不勝屈諸臣
事猶半湮茲何一書晚出而反詳盡也據其書謂讓皇
兩至江南文皇初法令嚴切松陵密邇金陵何以得免
且偵探綦密鄭和至特入西洋豈滇蜀楚可僕僕往來

邪國史經籍志稱永樂中劉有年獻儀禮逸經此云建
文初年事亦相忤及讀所載建文卽位立儲賜減田租
諸詔與過吳江詩何以更不見他書種種駭聞近日錢
御冷閣學輯皇明表忠紀及遜國軼事亦收之而宏光
朝甲申九月管誠齋少宗伯有請諡疏遂以史彬冠從
亡諸臣爲之入告錢牧齋李映碧二先生據吳文定墓
表作十證四誣辨之詳且覈矣溥又考西村集有曾祖
清遠府君行狀君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號也任俠行權
善趨人之急洪武中法制未定貪縱者多勦民以自潤
因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天子爲戮其魁人賜衣與
鈔給驛舟歸家亡幾改行自勵務忠讜以力田起家乃
稅長縣官交譽之洪武詔天下有戶絕田蕪者許民自
墾而薄稅之然法令重失實者有吏舞文要求百端他
人不敢報府君獨慨然曰天子德意也吾輩豈可憚禍
以殃民乎遂條上奏可得減稅若干有黠民率其黨誣
府君以不法事逮繫下獄不卽治竟死獄中宣德二年
三月十日也子五人晟閔昊昌昂其狀略如此西村乃
宏正間詞客名冠一時如祖烈可揚決不待爲歷朝始

藉他人潤色乃知事實不過爲稅長而縛貪縱及瘐死
有子而已與遜國仕宦從亡風影無涉僞造何人字字
說夢若非後昆有道文且傳疑千古西邨舊有刊集世
亦罕傳余更從裔孫文學辰伯獲覩其家藏鈔本比刊
本更倍中有清遠行狀此吳文定墓表所從出也故敢
爲糾繆以俟作史者采焉復閱金壇史氏家譜有永樂
甲申會魁名彬者爲翰林庶常此則姓名官爵偶同或
妄人借此緣飾以欺天下後世乎子虛亡是之說可笑
可恨蓋不待南董而後削之矣

洪武安民帖

余族多世居平江之汲水橋國初尤盛至今猶家藏一
帖上有璽一顆又半顆文曰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
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
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
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
寫得眞著與那百姓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
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

遊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藏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趓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洪武四年月日按讀此知高皇不徒用法之嚴安民至意何等明白曉暢視盤庚之誥屈聱牙豈可同日語哉

塔心發願文

瑞光寺爲吾郡名刹一塔相傳赤烏年建崇禎庚午竺璠上人以久圯募修輪奐然癸酉六月二十五日爲異風吹下其頂鐵輪皆墜遂議重葺竺上人特走荆州得千年古楠二本爲塔心於甲戌十月二日易去舊木舊木有鐫文云朱故安人李氏四十八娘悟眞施瑞光禪寺塔心木以一百六十緡營搬水梁以助植立今□緣慶成而遊者不及瞻玆勝事惟冀慈尊照其初心接以神力頓洗六根之障逕登九品之生淳熙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夫朝散郎新充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官賜緋魚袋陳嵩卿謹作禮以識按後山談叢載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修殿大像腹中得

鐵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邪此塔心木爲余婦王辥珥所喜捐夙緣將毋類是發願文亦何須作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爾

葉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弱冠志學而未得其方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楊敬仲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迴曲之說自書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嘆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異皆自己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猶若礙有一物及再聞敬仲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敬仲示以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鳩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窗一點吐圓明起來又睹無窮景水鑑澄空萬里清見聖學宗傳按吾郡人物以理學著者絕少惟玉峯魏莊簡公一人若有宋濂洛諸賢標名早見此以絕無而僅有不可不垂光簡冊也

流寓四方

東岡生吳人亡其姓氏元末讀孫吳書事藩鎮有功祿食矣未幾歸吳職方以營事軍中例戍于鄞居十年登覽無不至一日不樂訴上官去省其親買舟都城市人不識也都中良醫師多知之得生藥輔其方病輒良已又不樂復歸於鄞益不事事惟酣歌觴詠而已嘗與唐志淳登陽春臺下瞰漢江北望襄樊諸山盡然嘆曰吾安得如龐德公者與之遊乎因泫然呼酒飲數升酒已復慨然爲楚歌聲烏烏也見承天府志朱文民字士文世爲蘇之長洲人祖明之父彥容俱博學隱德士文生而秀異才識過人稍長父遣爲邑庠弟子員洪武中以春秋中京闈鄉舉入太學卒業于儀曹主事曾士最後登進士授行人出使有能聲遷兵部職方主事會詔下在京文臣親族有獲罪責者皆聽免去適士文之族註誤刑憲遂陳請罷歸棲跡林泉詩書觴詠之適泊如也士文聰敏多藝能家居久之有以其才藝薦者徵授織染局副使辭再四始就職遂徙家上元因占籍焉洪武甲戌以疾卒年三十八見金文靖集李昊字志遠舉成化己丑進士忻穆王出閣詔選講讀官薦授翰林院檢討日侍左右數陳諄切王甚重之甫四月卽爲其父母請封遂得請癸巳王薨昊哀痛甚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慰者昊毅然曰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詩改南京禮科給事丁內艱補工科陞浙江布政使司參議昊在言路因黑眚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及勸逆東軍餉優僭牟償圖謁選人稱之在浙值紹興水災輒覓民運貢湖州朳孝豐縣營治勤劇嘉興百戶陳輔以衆刦府庫擁兵分捕之就擒尋以外艱調長蘆都轉鹽運使司同知又陞廣西太平知府遂請老歸南京昊先崑山人大父構洪武初以閭右徙上元父彥輝號松月有隱德昊少警穎從張律菴節之學詩文故有原委所著坦拙藁十卷崎居集四卷藏于家見儲柴墟集王鏊吳郡人國初籍應天弱冠遊京庠卽好爲古文詞成正德辛未進士冢宰揚邃菴公令觀政者各以文字見贄作原泊二篇見之稱賞不置時文選缺主事已久每持缺至公第言綏之及鏊名上公遂自注之官吏部性不飲酒復寡交接公退坐一書室如儒生卷不去手有得

卽書之積累甚富武廟南巡以諫死杖下見西宕存藁按郡邑志例但紀四方流寓而不及流寓四方者余不揣凡陋擬另創一門以述上世惟桑之誼闡幽補闕實冀同心互爲揚扢故偶引四人以況其餘也未審具眼其許我否

淸寧處士

淸寧處士徐姓名某長洲人居吳宮鄉之張林抱質不羣明理識時早年不遇子女婚嫁畢自悟曰知足知止我則行之大德甲辰卜地于西山之陽結屋數間蕭然

絕塵所居後創亭以供普陀像晨夕趺坐習定又鑿山下穴爲身後計旁搆一齋曰無礙對築二亭於前東曰怡閒西曰紫泉鑿池屈曲之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同中杖履章鶴相随徜徉林谷倦時合節必會親朋素與之敎若名士高僧羽流皆虛襟延納雖老以好善著聞方外張真人錫以淸寧處士之號因名其菴曰淸寧本無相趙松雪爲書扁年七十七延祐丁巳二月卒葬山下其友沈詩作淸寧居士碑記予文體字和甫父沒克遵隱操弃湖世緣居山廬墓見甫里志他書所未有

也

鄭明德

張受先太倉志云鄭明德舊志不詳行實叢殘傳有鄭明爲詩文交或其人歟按鄭元祐字明德處州遂昌人兒時乳媼抱攜右臂脫骱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稱一絕自名爲尙左生父右門高士元初徙家錢塘十年不出戶庭手書無所不讀時咸淳諸老猶在皆折節下之父卒移居姑蘇從學者戶外之屨恒滿省臺交章以儒德薦自因臂疾不願仕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禮淵藪在是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者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後薦授平江路儒學教授歷江浙儒學提舉有遂昌山人雜錄一卷僑吳集十二卷行世攷蘇昌齡所作墓銘及盧王二郡志全與他邑不相涉不知張明仲舊志何以收入太倉相沿失考舍名呼字又不作流寓而祀鄉賢疑誤後人亟須改正耳

周與

周與字谷賓號莜樵一號蓬軒先世雲間人祖徙居甫皇永樂初姚廣孝以詩友薦之文皇召試梅花詩稱旨拜官博士志不欲仕自毀一足以疾辭歸徜徉林壑以終有詩集若干卷與後以字行一作國賓人稱爲賓齋幼事親孝由江陵王靜菴館其家爲作怡雲堂記怡雲軒序又各有詩以揚之後尙于蹟宛然梅花詩三百六十首或云每首梅字起止今絕不傳遂同廣陵散矣按興當入隱逸傳其高風可續大隨閣姑蘇志長洲志吳中故實記東吳名賢記續吳先賢讚吳中人物志中吳拾遺姑蘇名賢小紀皆軼其姓名僅載于甫里雜記而皇明風雅亦偶存其詩即此推之吾郡名流之湮沒而名不彰者可勝道哉

百歲外人

吾崑七保有李魁者生于正德間至萬歷甲寅年百有二歲以田爲生每歲以輸租一至業主家生平不識縣前何狀是歲縣令陳公延爲鄉飲大賓士大夫或遺以履韈乃其生平所未有者也或問翁于慾事若何訝曰何謂慾事或言男女交合是也乃掉頭曰此事自六十以後不復有矣其樸而寡知若此明年遂卒見河渚筆

記近日甫里東六七里地名紋上富室金氏有一媼相傳爲嘉靖辛丑生至庚寅春始下世蓋百有十歲値亂世而居荒郵風鶴頻驚期頤尤爲難得國初有周壽誼以上壽特聞年一百十六歲一時名流各贈詩以爲榮然三人皆出崑產豈玉峯佳氣所鍾山爲仁者壽非邪

吳乘竊筆終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吳乘竊筆跋

舊抄吳乘竊筆一卷不具撰人名氏文中自稱爲湑又言有古吳文獻之役檢蘇州府志有許元溥古吳文獻則此實爲元溥作無疑案傳元溥字孟宏長洲人父自昌中書舍人以篤行稱搆梅花墅聚書連屋元溥生而沈靜日出其書徧觀之於經藝罔不淹通尤邃於易立高陽社課子弟著晴書自號千卷生崇禎庚午舉於鄉不仕卒友人私謚曰孝文又鄭敷敎傳稱敷敎與楊廷樞陸坦許元溥爲吳門四孝廉又黃棃洲思舊錄余與

劉伯宗及孟宏約爲抄書社丙子來越城張登子大會名士孟宏與焉合觀之則元溥平生學行交際可得其厓略矣是書考證舊聞拾遺補闕頗有裨於志乘如辨柳道傳未嘗寓甫里許思温未嘗爲僧暨陸德原散財出家之謬史彤致身錄之僞尤爲詳審古吳文獻僅存其目於藝文而竊筆并未著錄亟梓之毋使其湮沒云

己亥六月錢熙祚識

虞鄉雜記

毛晉輯

虞鄉雜記引

余家隱湖之曲每遇風日晴美輒遊山水佳處搜訪古蹟聞有所得或成一編凡有涉於吾鄉者隨書竹冊存諸研北時代先後略無詮次若遡本沿流參藏新志至於國朝人物之盛詩文之富則非草莽臣所敢紀錄者姑俟當今名世君子毛晉識

虞鄉雜記卷一

虞山毛晉輯

虞山今爲海巫山（范石湖吳郡志）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越絕書）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傳云贊告也巫咸臣名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曰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按君奭傳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尚書）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注云巫氏咸名賢咸子（周書）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史記）

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史記）

按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史記正義）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朱子注云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離騷）

虞山在常熟縣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海虞即常熟也（隋道圖經）（吳地記）

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晉建安二年分吳縣海虞置本號海虞縣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旁有盟（即偃也）臨北百步有沈沙石可方四丈縣北二里有海虞山仲雍周章並葬山東嶺上闔閭三子長曰終纍婚齊女早亡亦葬此山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迴六十丈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句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折始蘇臺迄普鄉一十四

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吳地記○按史記吳郡志俱作周章惟吳地記作周章）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仲雍○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史記）

虞仲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與孫同號也（索隱）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孰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孰哉仲雍字也按雍是孰食故名仲雍字孰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虞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始爲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旣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

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夏墟史記作夏虛與）

吳太伯與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皮傾矣高云：廟爭祀兩該君盡太伯廟併剤仲雍行
矣今廟在閶門內東行半里 吳郡志 已上三段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首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正六十里故
謂之海濱相傳郎中皆作詩紀其事 中吳紀聞○石室妄作石室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
之常熟人海邊或見 吳郡志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
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

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
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
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以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爲師○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 史記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
故也 吳郡志

吳地記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
地志云采瀨升德爲鄭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 吳郡志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
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史記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
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

使之受學於夫子 家語　家語作魯人史記作吳人當從史記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云少孔子四十五歲未知孰是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
水海虛其墓在東道左水海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
國死葬虞西山 越絕書

常熟虞山有齊女冢 寰宇記

齊門北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
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號齊門後葬常熟海
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國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能沖天
而去今號齊女冢 吳地記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
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
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 陸廣微吳地記

吳王謀伐齊齊子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
齊女 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
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
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

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
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
定言波太子 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告
許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
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
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
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 疑衍秦字 之
子夫差闔閭曰夫 大下當有若字 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
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
代徵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 吳越春秋○按齊女一事有三說吳越春秋云齊子使女爲質于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又吳地記云闔閭三子長日終纍齊女思波即終纍一人而二名耶一疑也據吳地記云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吳越春秋闔閭爲夫差兄非謬矣及按吳越春秋闔閭欲立太子子胥曰莫大乎波之子夫差又曰父死子代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非兄弟矣二疑也據吳地記云齊女喪夫每思家國據吳越春秋又云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乃至殂落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何夫婦死期互爲先後耶三疑也姑錄以俟高考

齊女墓 南部志作齊女峯

穿山舊西海中島也海虞縣穿山下洞穴高十餘丈昔

有人海行者與帆徑過其下 輿地記

常熟之穿山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輭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
榻上善言人禍福抑之皆應其家因怪之然亦因以致
饒裕故不敗之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
家必有妖物留人劉以則問之召道士問曰君能除之
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
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兒乞命母
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濟書朱砂符焚于道旁柳樹根下
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蟥死於
水面長壯可畏其大如斧周其家子死矣

茯苓山在慶安鎮西北高數丈餘周三百步下有龍潭
石闕猶存舊傳曾產茯苓故名古詩云山高無十丈水
深無百尺山有茯苓名水有蛟龍蟄

黃土山在縣南四十四都魏涇橋南長六十丈闊三十
丈高一十丈山無石惟黃土故名 吳郡志

塔山在河陽山南許處士宅統治城長守邢紹督居此
山名宋徙後改今名 吳郡志 塔山在縣北三十六里長九
十丈高一十五丈在河陽山南山本無塔字當作塔

名箬帽山謂形之揚如箬帽也（邑志 按郡志謂卽崇山又別一山未知孰是舊邑志云山[illegible]無塔宋[illegible]作塔[illegible]可笑[illegible]與[illegible]向行乞[illegible]存吳相傳[illegible]第一[illegible]舊志二句今並在此）

是山[illegible]作施山中央故名（[illegible]在水）

鵝邱山 郡志作鵝邱山或作鳩山

項山在破山北十二里上有尚女坐勺龍池在焉西北有木瓜洞兩水合流從石罅下注瀾流若簾（云商數志）

破山去虞山北六里世傳龍鬬而山破故名上有[illegible]潯旁行纖徑洞東北有空心潭劍井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illegible]（過湖者○宙時尚爲吳縣故云湖去百七十五里今去縣東約二里許）

昆承湖在縣東南五里亦名昆城廣八十里（商鑑志 按越絕書云周七十六頃一畝又按今所載宜從新志作十八里南畿志云八十里爲誤衍二字耳）

虞湖十道四番志云周五十里每逢天高氣清良辰美景則有波濤溢起高一丈許鼓蕩山峯今皆淤漲無考（郡志）

巫咸宅按越絕書與圖經皆云虞山巫咸所居舊志云在虞山下吳縣北馬鞍一山無巫咸宅當在虞山無疑（姑蘇志）

（○）晉郭璞巫咸山賦并序曰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嶕嶢嵝崒峭以隆頹冠崇嶺以峻起覽華霍以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蘢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遊鳥之所喧會溜浪石揚瀾灌迴翔鶢集浚鵾鶴騖衛爲棲陽以晨鳴熊虎窟陰而夕嘷（藝文類聚○按虞山或名海巫山或名烏目山或名海虞山未有名巫咸山者疑郭景純所賦又是他山非虞山也據敘云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斯山而因以名之[illegible]大戊凡七百餘年[illegible]太古人[illegible]刊[illegible]咸無敘文況其詞云[illegible]以助[illegible]云山無峯谿澗蜿蜒起伏[illegible]如卧龍形與[illegible]恐後修志者不辨巫咸山賦混入集中如詛楚文之類因再附辨）

巫咸墓在平門東北三里巫咸商大戊時賢臣是爲巫門巫咸山（姑蘇志○惟此[illegible]巫咸山又屬郡城[illegible]不合）

言公井一名墨井在常熟縣治北一百九十步又名墨井在縣北一百五十步吳地記云言偃宅有井井邊有浣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井中水色同墨井可作書故名）

丹井在虞山南嶺下致道觀舊傳治平中主觀道士李則正浚井得石函一中有綠合藏丹二粒即化爲雙鶴飛去釋今陳聖勝持其函以往而綠合爲則正所藏則正善醫至藥所不療者則以水煮合以飲之疾必愈自則正死而合不知所在矣其丹或至夜陰晦者有二炬焰走湖市倏忽無常紹興初人猶每每見之照耀者有詩云鍊丹井存璵璸古驗鶴人去玉堂空

雪井在致道觀之北嶺上始名竹林庵宋元祐中海陵徐神翁之弟子申先生欲南遊請于師師曰逢庚即止無雪即開申遂渡江至是山徘徊瞻眺入之問於人曰虞山也卽築庵居焉然患無水一日大雪唯山坳不積發之得美泉

常熟縣境東西九十里南北一百里（吳地記[illegible]集）

十二都 積善 開元 太平 感化 南砂 崇素 端委 歸政 雙鳳 思政 郭行 昇平

橋梁五所 言偃 信義 文學 口偃 通泰（已上俱吳地記後集）

外岡昔岡 五家岡蒲岡蓮松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

云故吳縣界今常熟之上之四岡爲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石城在常熟縣北五里吳越春秋云夫差興樂石城吳地志云越獻西施於吳王王擇虞山北麓以石築城爲遊樂之所其地今有石城里越絕書云石城在虞巖山

扈城在常熟縣北五里石城東世傳吳王遊樂石城又建離宮扈蹕故名扈城今有扈城村

九里城在常熟縣北九里世傳吳王牧馬於此築城以欄馬俗呼欄馬城有洗馬池今存

常熟縣城初亦列竹木爲柵（[illegible]郡志云周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建炎）間知縣李閎之始建門五（東行春西秋報南承流北宣化東北介福）元[illegible]城周一萬四千八百四丈闢門十一至元十六年張士誠重甃以甎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步復增闢小東門今門六（行春秋報阜民卽舊承流拱辰卽舊宣化俗呼北阜門通江卽舊介福俗呼北水門阜安卽小東門）

白茆港在縣東南西接昆承湖東入大海長九十里

雲和塘本名元和唐[illegible]郡守李素所治成於元和四年故名後爲元爲吳今但呼常熟塘南連運河北入常熟界

○雲和塘之西爲尚湖一名上湖長十五里廣九里上有虞山映帶頗爲奇勝○尚湖之南有柴涇有朱涇有徐墅涇西有湖橋堰張墓塘東南有白蕩白蕩而出爲羅墩蕩爲六里塘白張墓堰而出爲大和塘白柴涇而出爲南塘又自大和塘而出爲官藏塘爲黃庄塘諸水互流其西吐納江陰無錫諸水其東仍流雲和塘○雲和塘之東爲昆承湖亦名昆湖或云昆湖在虞山北承湖在虞山西北二湖合而爲一亦名八字湖縱廣各十八里○昆承湖之東有五丫涇西有陳涇潭涇貌涇

有東戊涇有莫泉陵涇有徐涇塘莫門塘前涇塘前有鯰涇有六十二涇有周涇有黃涇有龍涇有桑瀆濱涇宋濱有時涇塘其北有丈涇○自五丫涇而出爲七浦自周涇而出爲朱瀝塘自陳涇而出爲利橋塘爲嚴舍涇爲騘涇自黃涇而出爲徐涇爲楊尖涇華蕩在焉○華蕩之西爲堍山塘爲戈庄涇自戈庄涇而出爲五瞿塘華渭蕩在焉○諸水或南或北其流梅李塘者東北入許浦流李墓塘者東入白茆港流福山港者北入楊子江○梅李塘之源發自雉浦轉入耿涇千步涇邏漗

縣城之東逸出許浦入於海○其西弓連涇錢涇其東呼塘岑塘之南爲焦莊涇爲黃泥浜爲李家浜其西爲福山塘○福山塘亦自縣城迤江門而北行四十里入楊子江是爲福山港福山港在焉○其西鵝城港通暢塘又西九折塘其南富平塘富平塘之北爲河陽塘又北爲奚浦○李墓塘之源西自周涇而來轉入白茆塘遂入於海又有肅涇蔡涇湖盪涇鳳凰涇東山涇蓮涇東塿涇姑浜沈浜巖洞官浜黃浜雙浜黃姑浜石墩塘支塘三丫港黃沙港南港北港其流白茆塘○白茆塘之南一水東南流曰鹽鐵塘亦名內河橫亘七十餘里西接江陰東入崑山界

琴川舊志云縣治前後橫港凡七皆西受山水東注運河如琴絃然或又云取言游絃歌之意然絃歌乃武城事於此言之則成附會矣按衆任昉述異記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或云琴川之名始於此後人去鳴字

顧山舊志名靈楓山寰宇記云顧山東屬蘇州西屬常州一名馬鞍山上有寺及龍潭

揚尖市在縣西南去縣四十五里無錫志作羊尖乃河名也在無錫縣東北六十里懷仁鄉與蠡河俱盤塘河之別脈簡市河亦包塘河之別脈並東會於是河入常熟界

虞鄉雜記卷一 終

虞鄉雜記卷二

封爵姓氏邑志不載 今依郡志採補入

泰伯無子仲雍立一名吳仲初泰伯既號句吳吳人或問何象泰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後當有封者吳仲也句吳非其方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當周章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因封周章爲吳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

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吳越春秋周章子熊遂作熊橋作禽盧作盧轉作專譜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大稱王壽夢○壽氏吳王壽夢之後吳大夫壽越又有壽於姚今吳中尚有此氏○虞氏武王封仲雍之後於虞城晉滅虞子孫以國爲氏

宋元志敘官失載姓氏今錄于後以備考其紀載簡者附錄

東晉江康之濟陽考城人文雅有才思爲南沙令○志云海虞令臧前有江康之何後有鮑照按康之爲[illegible]之父伯江淹本傳云淹年十三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侍中著之明帝時累遷侍中衛尉果如母言並未著父名字

臧顒字仲若父奎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起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與行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將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吳郡志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 小學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邑志云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 按南史傳但云遷秣陵令宋志云爲海虞令不解何故

公上延孫齊永嘉中爲南沙令按王敬則傳云南沙人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蕭子顯南齊書 後廢帝本紀云王敬則先結昱 後廢帝名 左右楊玉夫楊萬年呂欣之湯成之陳奉伯張石留羅僧智鍾千載嚴道福雷道賜戴昭祖許啓戚元寶盛道趙千秋王天寶公上延孫俞成錢道齊馬敬之陳寶直吳璣之劉印曾唐天寶俞孫等二十五人謀共取昱 沈約宋書○邑志云王敬則結帝左右二十五人[illegible]迎公上延孫其一也

梁何之元廬人好學有才思爲袁昂所重昂爲丹陽尹辟爲五官掾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位通貴將相顧訪之元終不一造或問之對曰德薄位隆覆敗可待吾懼及禍耳識者稱歎陳太建中歷湘州刺史卒與王叔陵謀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屏絕人事著梁典三十卷禎明三年京城陷移居晉陵陶闢卒 傳入古文苑

唐劉太眞字仲涵金陵人 唐書作宣州人 弱冠以行義修潔詞藻瑰異爲蕭穎士所知廣德中以薦授左衛兵曹李栖筠在浙西表爲常熟令到官未期一邑自化歷官禮部侍郎信州刺史 本傳入古文苑到官未期一邑自化必有政績可傳傳中不及何也

顧顥仁友清白常熟縣令封金鄉男 見邵氏祠堂碑○縣志作常熟尉

宋梁許延祚知常熟子孫遂家焉後孫式登景祐進士第式字叔矜有高行名著雍咸間歷通判博州尚書祠部郎中知洪筠二州官至轉運使年八十餘卒贈禮部尚書紹興二十四年以中丞魏師遜薦爲御史論事忤秦檜罷去檜死召爲起居舍人歷同知樞密院事卒諡章敏

宋李璨文正公昉族人也爲常熟令淳化四年任滿赴調時昉在相位言其父柩在晉爲侍中漢末被誅周太祖時已雪其冤詔其田宅璨始四歲授校書郎及其爲令年近知命乞贖擢詔授著作佐郎

王世昌字次仲許州人端拱初進士知鹽官縣改知常熟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終都官郎中

龐宗裕字季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青州從事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龐宗悋字世恭以世父遺恩補將作監簿知常熟縣修學校理溝洫民賴其利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紹聖間爲御史言元祐修哲宗實錄皆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誣毀先烈願正典刑官至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有破山八景詩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知常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勔怒諷轉運使移令吳江光不爲屈勔終不能害也歷知湖州聯中書舍人任申先因奏事上言及輔郡守臣曰湖非控扼之地今平江方擇人無知李光者乃授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會朝廷以乏軍儲措置和糴數以萬計戶部郎官霍蠡奉命至郡光謂之曰主上自南渡以來屢有約束戒科斂今米或可得第未知本錢安所取辦乎殆有言利之臣惑上聽者光適論奏其事蠡因丞引去疏入有旨降本錢和糴不踰月而畢召拜禮部尚書卒諡莊簡

俞彥與左朝奉郎建炎三年高宗車駕初幸杭州韓世忠自海道領兵從縣赴郡會張浚勤王之師四年兀朮犯吳李閎羅屯兵于縣彥與周旋其間 與一作輿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縣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淳熙

元年七月知縣事上應公家之求下無百姓之隱以治水利有勞特轉一官終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

孫應時字季和紹興餘姚人早從學于象山陸九淵登進士第初爲黃岩尉有惠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邱崇帥蜀辟入制幕改常熟縣既秩滿郡將以私憾摭倉粟累欠三千斛民聞市民感德至相率擔負詣郡願代償不報竟坐貶秩故自爲詩謝其邑人云牛車扶負媿高義甚知銜命非兒覓至今人思之後通判邵武軍未

上而卒自挾編湖始士
趙崇熹字安伯登紹熙龍飛第嘉定八年八月至十一
年九月満秩作龍祠記宗人朝散大夫趙時侃記其畧
曰其操心也誠其律己也廉爲政無愧于幽顯云
趙毅字敎之江陰人知常熟縣勸農勸學擢良摘姦政
以大成曾丞相榜其閣曰吳言以旌之
王爚字敬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端平元年知常熟縣興學舍飭社稷正經界立役法創
義阡百廢具興以政最除架閣禮部尚書加龍圖閣學

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入朝進端明殿學士咸
淳初拜僉書樞密院二年拜參知政事十一年爲左丞
相兼樞密使德祐初進平章軍國重事七月特授觀文
殿大學士充體泉觀使爚爲人清修剛勁賈似道歸天
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洎入相于國亡之際天下
之所係屬與陳宜中不協而去

右縣尹

郭三益字慎求海鹽人家義興琢之子也元祐三年進
士才高有器識大臣屢薦之爲常熟縣丞常平使者調
浙湖常秀四州之人濬青龍江分地程役而三益所部
前期告辦使者留之俾常熟人傑役以助他邑之不如
期者三益即引所部歸使者怒檄追甚急三益以爲戚
其母周曰吾能之役連數郡其分地程役賦廩食宜皆
已上聞今我先畢何名復役之使者儻再思行悔矣雖
然汝不可無會第無以所部從也已而使檄止丞勿來
事遂已
鄭樗字德和汀州長汀縣人家于無錫由滁州倅令
改常熟丞攝縣事有潰兵絕江由福山關闖邑人大恐

雅量車振論趁皆非心有久公翊直袖白金數斤爲謝
移正色却之終朝散郎徽州通判
孫沂字彥猷鎮江丹徒人擢進士紹定四年三月特除
常熟丞時長官有挾不肖民事凡所以下民田里之弊
上憲臺府之令淮沂是恤民有鼓久不決之訟皆引前
于臺府與以禍沂弗聽亦然臺府疑以爲常沂亦不復
計彼此部使者列奏攝府學教授皆謝不就以病而歸
而卒
周苦字虞伯以淳祐十年七月至任

右縣丞

彭偁宜伯人常熟主簿（見杜子美 盧氏嘉話）
顏頡字仁純常熟主簿任域見（見顏氏嗣堂記○姑蘇志作吳縣簿）
宋范撰爲常熟簿曾孝與其挪學能文尤通經術敎重
吏部見分人爲以母老家貧樂仕鄉士堪充館閣及國
子監直講任使
錢抜天聖三年以登仕郎爲常熟主簿范文正公送歸
省詩云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

春尚淺王孫歸思滿江南蓋郡人亦吳越之裔也

右主簿

唐張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吳郡人與集賢院學士延陵
包融及賀知章張若虛皆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官至
金吾長史○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
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擾
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爲
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
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觀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
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幽閒鼓吹）○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
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吳郡志）白與知章李邕之汝
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李白傳）
宋趙善言字從之祖守江陰因家焉初調常熟尉侍郎
劉穎參政張孝伯俱見器重紹興請郎知臨江軍其君
官於利民事則勇爲之兩邑一郡皆有陰德
洪彥昇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
規薦而中分俸入彥昇處但全部俸不納如期始交印
邵泰從仕郎寶慶三年三月
陸銓承直郎淳祐五年十一月

奚煥
尉介夫
常楙字長孺武康人顯謨閣學士同曾孫也淳祐七年
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交薦之
調婺州推官以臨安尹馬光祖薦辟差平江府百萬倉
檢察不受和糴事例致吏卒背取發運使兼提刑趙與
籌屬懋檢覆雪無錫程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兼湖局
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數發運使王某
提刑孫子秀俱薦于朝命僉臨安府判官拜監察御史
言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論繼母子立嗣者爲兩浙轉
運使修築海鹽海晏塘既而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值早故事郡守合得籴錢十五萬悉捐以爲民食單餉
助糴苗九萬税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
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
修府庫歷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稱悉不
受吏儉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
翟超龍
周禹汝南人爲常熟尉遂家焉（并見周村祝略）

右尉

皆闕諸夫子曰盧知州所致重修琴川志郎宋寶祐志也余三讀盧知州跋語云凡所未載各附於末意蓋有修飾焉又云其續志則始于有元惜乎不傳今先錄邑民附載一二以俟考者

孔文貞字從善東平人直學之裔至元丁亥尹常熟是歲大潦漂沒田廬飢莩流離文貞發廩拯溺完活甚衆明年躬督郊民疏港浦洩積水而注之江秋乃大穫邑賦數千石故匿於勢家吏不敢問文貞覈實其數勢家感其至誠遂齎輸納其政大歸在安民不邀浮譽至或忤以權勢咲以貨利乃毅然弗顧吏民望風畏愛之捕學工部詞與邑士唐詠文采可觀去任踰年邑人追懷立石刻銘

韓君仁字君美號友溪汴梁人至大己酉二月修理孔廟戟唐詠涯記

王口豫章人楊維禎撰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惜未詳其名字歲月

張成德字彥卿東平人至正間知常熟州政自紛複獨以興勝欲以垂範久存民皆用新祿稍征衛州獄具序之間皆有善法教敬老成禮賢疾苦暇日命酒賦詠陶然

眞樂士愛誦之

周馳大德丁未知常熟州見至和觀記

盧克治字仲敬濮陽人大德間爲常熟令政多仁恕獄無冤濫奸施勸善教育宣氏子孫設贍學田祭社稷增恢祏公宇脩修邑志民爲立生祠今列祀學宮名宦祠

火失哈兒欽察氏由宿衛入官至治二年擢常熟州達魯花赤凡州事悉倚辦於里正民有訴不勝役者數十戶乃曰里正雖卑而責任易稱其力而均任之田不過十頃者皆釋百事諸役皆倣此吏不得貿緣規利未幾朝廷聞浙右田有賦存而無徵者里正歲代償至破產議勸富民助田以紓之撥火失哈兒親事乃得民一百五十餘戶田一千一百三十頃歲入米八萬四千石慎舊人出內民受賜利又命自檢勸富民佐米平糶廉知田已粥而抑派者居四之三凡爲米四萬九千石有奇若無可償乃奮身延辨以去就爭之卒得蠲釋輸從就食者日來點檢民墾荒田八十餘頃歲增賦三千餘石開松江凌練湖修大成樂今學官課講詩奏定阿賓滿去民爲湯彌昌記其遺愛

班惟志字彥功松江人至元間知常熟州能文工詩尤善揮翰 一云名恕 字惟志

朵兒只延祐四年知州建三皇廟

王英字世傑燕山人先任大同路推官皇慶初知常熟州政教修明訊獄詳允至於獄空

王口淩儀人至正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莅政之二年化被德懷民用大協百廢具舉見鄭元祐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盧鎮淮南人至正間以領兵副元帥兼常熟知州雖起武弁而崇奉儒術延邑士修琴川志將兵民雜於城而不擾鎮之力也

段天祐字吉甫河南人泰定甲子張益榜進士選爲常熟州判官有文學後官至儒學提舉撰空心亭記分常州時四十字爲韻徵海內詩勒石亭中 元時縣爲州無丞設判官

姬錫字尉卿磁州邯鄲縣人至元間主縣簿治多善政時元至延祐丁巳始陞縣爲州見德政碑

李良遇延祐五年儒學教諭撰三皇廟記

闕兒至正四年來除是州見呂陽鄭東李神祀讀碑

林松洲福建長樂人泯補省知任常熟儒學教官遂占籍焉 宋末人

薛舜舉字君儀溫州人至元二年至

林近思松洲子大德間爲州學學賓

唐泳涯至大元年見重修州學記

林修德近思子大同父字立誠號梅溪至正間爲州學直學

朱枋溫州人

徐夢吉字德符杭州人見黃溍文學書院記

何則明

王鳴吉

馮章甫

王守道

陳大鵬字萬里台州人

鮑元龍字仲明溫州人

葛瑛字彧之嘉興人俱至正年間

陳聚字敬德台州人至正十九年秋滿

于德潤爲州教授至正二十二年見陳基重修州學記

黃明德字正善給事中董鉞祖至正間爲州學學賓

黃歸德明德弟至正間繼爲學賓

沒學字彥沖武林人爲州學教授

黃進德字晉之劍城人延祐間任州學訓導見思齋文集

陳儀符至元庚辰以常熟慶安道教授時由禮部劄借官入武也慶安即今虞山湖兒翰林學士陳繹曾功弟曾嘗於此

王聖字擇善燕郡人至順元年庚午以易經登第授文

學書院山長

馬琢字應龍號雲山辟文學書院山長

唐漸字彥博沂州人明春秋

陸舒元字子善號鶴屏州人漕運公之孫授文學書院山長（元時州人皆養賢處延書院祀縣東有大學置山長詳見甘溪記中吉之迎名館於宋景祐元年張忠揚輔役多闕今皆稱）

唐瑩器狀元家於柯陽鳳凰山祠書臺遺址尚存

宋許式景祐元年張唐榜字叔矜祖近祚爲常熟令占籍從此歷祠部郎中知洪均二州終轉運使有爲行卒

贈禮部尚書（按吳郡志張唐卿榜一郡止載陸惠孟郎載陸景獻與戴同人不知邑志何別載耶）式陸歆之二人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衆推爲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樹朝歲錢觀復郎中皆爲時顯人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皆力陳時政闕失昭名日有旨毀放孝聞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柰何以直言罪人衛士怒孝聞處突以拄斧撞其頰數齒與唇光直言者盡捽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放見收復將薦公已不能言止賜六字道號君神霄宮彥猷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吳郡志畧有不同云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徽之進對與雍孝聞等力詆時政闕失第巳登敕數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徽之已卒）將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諺詞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駁賢王并落賜年少自然監官并岳廟都一時閉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爲參知政事卒門人謚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造

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孫曾白評云葉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吾自度今日之集必無踰侯已而果以草具進公在翰院時禁中新創儺儀有旨令撰是日辰巳間中使迭篇目至午後促將進呈數六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頗類勍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觀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中吳紀聞）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閭所佩干將與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

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聘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吳越春秋○邑志云莫城俗傳是莫耶鑄劍之所亦曰之劍城今有小廟云莫耶大王是也或謂之漢鐔城）

李璋字（忘其）居盤門內爲人不羈王荊公甚愛其才嘗有

送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試已華顛鄉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篇又有公下第詩云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群才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工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由此登第孟著後以特恩補官孫益字彥中擢高科歷監察御史始居常熟

公素好詼謔有一故相遺族在吳中宵於遊戲之地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公因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嘗赴特奏恩詔同試者曰廷唱日必不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爲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遺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致易之至日殿下果唱李致蕃公排第九也（中吳紀聞）

單以清常熟人元陽館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適自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異君遂坐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

虞鄉雜記　卷二

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室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圓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與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鬚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出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鄭君因記其事爲八道之記　孝化

隆興間常熟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效一日有客自云姓回謁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水盡瀉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昔賜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鑒遣呂真人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旣嘗表于朝又刻石傳于世予竊謂神仙在地若孔絕之間安得與人接殆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隅山北七十里絕頂有僧

虞鄉雜記　卷二　卅一

慈悅結廬於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瘳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徑詣入見慈悅甚悉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即潰而腫消又以藥一彈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悉其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觀祠宇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務所畫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所隨即感應其人實不變童之天使與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旣以釋吾之疑而且行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于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以精嚴院延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吳郡志

虞鄉雜記　卷二　卅二

唐高僧懷迹字微如學涅槃伊字法門遭武宗沙汰至大中仍復僧衣始終無改塔在文東塔之東北　劉孫詩序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顏海隅人也發跡河陽大福山從學江淮諸勝寺遠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儒俗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蹟後臨方參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展跡山樓委我遯世而無悶焉宣宗重興法幢爲與精舍合境人民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將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纊室惟蒙薜蘿四衆知歸諸方宗化其深白鶴皆如迅咸通十一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海或遊海坰牧或歸僧海瑞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真土鼻東南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有山居道歌播人歌酷忽於自恣明辰鳩衆于長廊合掌遂申長別顏甚劇正因臥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僧清傳因奉靈柩頹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壙也掛誼川陳方撰其銘邑大夫汝南周思範爲僧信寧倚四年立碑焉　高僧

虞鄉雜記　卷二　卅三

虞鄉雜記　卷二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謁屬戒律緇銖靡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抑擊律宗記主得其户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嫉聚律風孔扇號爲毗尼窟宅諸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局圓不全垝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于寺閣哮吼不止偁憫之忙攝衣秉燭下閣言欲拔之弟子難挽過且止者三四候其前閣各應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臥矣皺血顧偁而瞑目爲寶明獄師朱德兢寺斧虎偁皆示其箭朱德悛心拒獄請武肅王錢氏知重爲設齋齋召行持明法嘶習持衣白服而斷還白塔上或見鬼物祇侍爲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　高僧傳

釋晤恩字修已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娠焉及稱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遲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僚愛再三阻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西南山律吾天福初從錢塘皓端師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輩颯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其名

虞鄉雜記　卷二　卅四

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塘慈光寺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元微奉施復述出弟子相次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覩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于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灌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覺呼弟子至稱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爲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偁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鉦鼓且多鈴鐸漸久漸

說依稀西去迎九月九日依西域法衣袈裟令利青白圓村無篳恐平時甚重一食不離衣鉢不蓄財資臥必右脇坐必跏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堂立制嚴峻日別親祀明相方許淨人施粥寅有晚飲藥積湯者即將攜出讚堂每一布薩翔濟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徧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解可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圓意武俗不迎擬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文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家亦不輕詣名者況進趨

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師自彼廢文義殘缺詞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尊繹十妙之始終研覈古運之旨趣書大元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局戒行兼明日是隻運使法平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撰告人科節與荊溪記不相符順因著元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科節三十五帖見行于世吁河漢中有血派流歸上旨何滑泳有所取故望公不覺乘瓶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高僧傳

胡俊言字正思明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園鑑湖之西飾之風種五柳以名其清修寡欲延納後進口雖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其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家在常熟縣之塗松

胡嶧字仲連號五柳松鹿遂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抱病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諭王宮綱道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

矣

乃以五本藏郎爲錢文銀絲致其事歸篆堂日作休佛半里巷錙銖計校始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彬三朝備見吳郡志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峰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稍悟刑名博學强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骨髓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輟耕錄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籲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瘡執楠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斂財命頤貞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臨而過其家觀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瘡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之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予因述其事以爲勸郡宋翠若先生有詩紀之輟耕錄

席應珍字心齋號子陽子常熟人少爲家道老氏法經錄丹法靡不洞究兼諳儒書尤邃于易釋典方術咸能

考通本其母甚示卒未能與如初喪或謂親愛既割何得徇禮若是過與應珍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始提點常熟齊福宮遷郡之白鶴觀及相城盛應宮洪武中卒姑蘇志

石屋和尚諱清珙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賦宋咸淳八年壬申及長依本州崇教興福寺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見高峯和尚授以法歸一之語見及庵庵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處有省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庵與衆曰此子乃法門中透網金鱗也登霞霧山卓庵名曰天湖道治緇素戶履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蘇之役皆躬自爲之有古德之風所撰歌偈作山居吟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之原其徒嗣貽當湖福源禪寺上堂語錄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元詩選石屋語錄

虞鄉雜記卷二

輿地志云晉元帝以海虞縣北境之土山立利城以處流民支遁詠利城山居詩云五嶽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臼方智默守標靜仁者不竭出處託好有常因詩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窺若下金聲瀨沂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眞長嘯歸林嶺瀟灑任陶鈞

丹陽商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唐詩紀事

商璠云高才而無貴位誠哉是言也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于記室鮑照卒于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志大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逕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惟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數十句故可稱爲警策一篇盡善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思既遼古詞又驚絕潘岳雖云能叙悲怨未見如此章句也

吾嘗喜誦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彷彿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强若將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青州山齋 六一居士集

常建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玄集唐詩類選皆作通熙寧元年歐陽永叔守青州題解字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有以鄭杜石本往問

內以見邢和叔始末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乃後改之亦以爲佳不知別有本耶抑永叔自改耶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西溪叢語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謂詠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避暑錄話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有別墅懷居詩至今以此爲佳種詩云水國初冬和暖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授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

鵶或誤作鵶城鵶音平爾雅云鵯鶋郭璞注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鵶鄭樵注按此似鸜鵒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廚櫚間○鵁五忠反音頰爾雅云鵁鶄郭璞注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養之以厭火災今湖中多有之或云鶖類而色灰白狀矣陸龜蒙詠鵁鶄詩云

詞賦曾誇鸑鷟流果爲名悞別滄洲雖蒙靜置疏籠晚不似閑棲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唐吳融送僧歸破山寺一詩向來失載詩云萬里指吳山高秋杖錫還別來雙闕老歸去片雲閑師在有無外我思塵土間居然本相別不要慘離顏

宋元志載唐僧皎然遊破山五言律一首按杼山集題云宿吳匡山破寺非常熟破山寺也應削去詩云雙峯百戰後眞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

更發山月照還家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迴

宋元志載穀屬甚多稻凡八種其金釵稻尤佳劉步得詩云酒法得傳吳稻種是也

唐書傳云蕭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中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裴諝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存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贈其家葺廬物送谷部

蕭員外院長存一絕句從求採入志中詩云襆被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道鵷鸞朝天去遙想蓬萊臺閣重 輿志云字成性

李華穎士集序開元天寶間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年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沒於汝南旅次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緯後有賈誼文辭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與絕無聞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例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穎士卒門人贈文元先生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外郎有功曹之風惡裴延齡棄官歸廬山存子東從事邕南以女妻柳淡字中庸文公韓愈少時受存之知自袁州入爲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知諸子凋謝唯二女在乃爲詩曰中郎有女能傳

業伯道無兒可保宋今日巨山獨歡問空將哀淚對埋喪自以推奬後進爲任如李陽李劝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與事元德秀而友殷頴頴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頴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唐詩紀事○本集作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烟霞

有詢蕭氏集潤功曹氏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尊爲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甍諡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普義普義生左衞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旻旻生揚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爲戸部尚書恃恩姦佞與張滂不叶金部遂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淡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曾文公

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人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烟霞留百縑以拯之因話錄

廬山至今有蕭存魏宏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韓文公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詩已見前 詩注云蕭兄有女爲尼昌黎集

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晝上人有奉陪顏使修韻海畢東溪泛舟與諸文士詩云諸僚欣於學志雁日成彙外史刊新韻中郎定古文顏公著書依切韻起東字盡於別字及古篆苦乖兼百氏纖素備三墳國語恩開物王言欲致君研精業已就歡宴情應分獨望西山去將身寄白雲又有同顏使君清明日遊因送蕭主簿詩云誰知惜芳節別意忽相和碧色汀洲遍春情楊柳多高城戀旌旆極浦宿風波惆悵支山月今宵不再過杼山集

常熟主簿蕭頵即常熟令頵頵之弟吳興晝上人有五言贈蕭主簿云淡家從禮盛名教出諸顏更見尚書後能文在子山杼山集

鶴爲華亭產近世崇明海島間有之從來有云產常熟者按朱元志中叙產亦不載不知新志中何故載陸務觀鶴媒歌鶴媒不知何物尤無謂者識放牛歌鶴媒歌云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飛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聽孤怕竊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作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媒歎無躍勢離披似謟功能邀弩兒云飛水宿各自物如何害物傷爾爲而況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放牛歌云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抵尾乍依隈横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茫濕

然放笑味競稱河蒩或云食柳絮而肥亦未必然蓋因聖俞詩句而好事者造爲此說也宋梅聖俞詠河魨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當此時貴不數魚蝦○宋志魚族不載土鯽不知新志何故附入古詩云生來

盤遊吐哺魚即此物也

海虞一山凹處曰澗曰灣如烏目澗桃花澗龍嗣澗寶巖灣之類是也凸處曰岩曰峰如拂水岩龍母峰齊女峰石門峰石城峰中峰三峰之類是也但諸書所載其名不一惟龍母峰在山之頂故曰頂山南巖志又名高女峰宋人詩多見宜志元人惟周霞賓頂山上方一篇最佳詩云路轉崎風徑泉通古石橋規模小蘭若景象上方遙書壁苔痕秋華源草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春生潮

頂山產栗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餽遺此栗與胡方易州栗鉏頭但易栗殼多毛頂家武瑩淨耳張伯雨嘗以頂山栗寄倪元鎮系以詩云近貨常熟嘗新栗貢玉穗分紫殼開果園坊中無買處頂山寺裏爲求來囊成稍比來禽帖酒熟深傾鶖甲杯爲奉雲林三百顆也勝駿翁奇書回○滿坡產百合花澥多赤斑山中人呼虎斑百合香甚烈味略苦陳表詩云數尺娉婷綠玉標不枝不蔓葉何饒蓬

含燭漫赤鳥啄花發毽毽金鳳翹翬子亂生珠有暈檀心倒卷垂難搖短窗長夏紫華少留與詩人伴寂寥○又產蕨春間緩山布澗山家采以爲食李太白詩云不知何筍下初拳幾指蕨黃山谷云蕨芽初長小兒拳可謂曲盡其初生之狀

中峰在龍母峰之下宋僧懷素結廬其間林和靖有詩贈之已見舊志陳表太和靖韻云仙凡自此分只隔塔頭雲風景尋常異流泉若夜聞嵐光凝殿影香氣雜爐古淡無拘局亭前鹿作羣

三峰與中峰相近後有九里坡新志誤作山峰唐常建有第三峰古詩一篇可正詩云西山第三頂茅宇依雙松杳杳欲至天雲梯升幾重學魏澄玉虛以求鸞鶴蹤逶迤非大人執節乘赤龍旁映白日光縹緲輕衣容孤煙上暝霧餘影明心胸願與黃興鱗欲飛而莫從因叔清萬象輕雲自中峰山暝學樓鳥月來隨暗叢勢空鍾除寂蝸蝸到溪鐘

詠虞山者甚多惟盛昭賦虞山一篇最為典麗其詩云海虞之山何巍巍連岡百里青嵾嵯巫咸卻立在其左

芙蓉倒蘸昆城波云有仲雍之古冢白虹夜燭山之阿狩獸護德且不狀上與日月光相摩我昔奮髮再下拜悄英颯爽志態頹識凝跳紫翁叢眾驚猿猶健舉垂蘿原田甚布迤衍沃裡搖玉立緣坡陀水溢盡歌訪龍母華兩丈空等維摩賞搜遺跡慨往古我懷既痛吾力罷只今陵谷與時變赤觴森衛曳落河險以周垣百餘雉風夜發邏煩撝訶山靈請回俗士駕留游轉瞬成蹉跎玉山高樓隔花也邀我登覽供長哦虞山北向列几格翠峰下窺同幺麼抑有故人意空翠飛滿樓雲窩邈高閣山山不語大笑酹以金叵羅我酹玉山酒我歌玉山歌歌長罷欲朱顏酡人生百年貴適興彼豪欲如飛蛾英雄蓋世竟安在蔽野荊棘生銅駝與闌下樓日復暝虞山虞山奈爾何

顧細二翁虞山懷古作感慨無限詩云躋循青山千萬頭藤蘿落掛長松昭明臺下姦煙幔虞仲邱邊碧蘚封丹井幾時飛去鶴澗泉流處破潛龍古今多少興亡恨都在紫聲晚寺鐘

虞鄉雜記卷三

雲間雜誌卷上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萬曆壬寅有失風一舟飄至海岸乃暹羅國人人皆儞𢖍其船戶尼矢由弗多夷人藥斯哨等四十九人夷婦阿肖姐等八人巡撫批發各處守港兵船分發來年正月十五日差官馬文忠送至福建軍門候有通番便船帶還適彼國貢使

來請遂與之方夷婦在舟與舟卒通閧已懷姙後竟不知若何

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奏寇平時徐文貞爲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誤商議兩日夜始謁分宜他無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

朱太史文石用米二百斛購何柘湖假山一座名青錦屏透徹玲瓏太史寶愛移置文園築青錦亭賞之太史捐館縉紳某載之而去不兩月縉紳又故青錦屏遂臥草間後文園屬之徐奉常寅陽有客進曰青錦屏乃玆園故物彼以計得且今死矣可取而歸也奉常忻然卽令人舁歸不五年奉常復故此石不知流落何處

松江府儀門東發覘左足石理隱約有松江府三

宇

徐師菴中舍喜延方士偶問一客搬運之術有之乎客曰有容訪求奉謁歲餘客果至持一硃砂符來曰公等俱趺坐焚符當有驗切不可驚呼師菴如其言乃於俞養初家試之至二鼓閧屋上有鐵索聲久之見火星滿庭旋入室亂飛師菴大恐呼童而火星滅矣且視之室中古鏤盈地

郡西門內有小西湖徐文貞爵居正在湖上嘉靖辛亥湖中潮涌忽高丈餘是年文貞入相

朱太史文石生平愛聚古玩商彝周鼎名書法書寶玉無算都貯熊祥閣中太史沒復夫人陸氏珍藏如故萬曆壬午七月初忽白氣一道從閣上起冉冉南去不十日陸又殂寶物散盡乃知是寶玉氣也

錢文通公築墳有舁工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

在黃廉使墳上取土故進耳公默然

董幼海爲比部時論劾分宜遭廷杖下獄死而復甦不勝飢渴衆畏分宜不敢進食忽一人自上呼松江董爺擲饅頭四枚倘熱拾而食之賴以不死後訪其人不得幼海嘗語人曰某生平無德不酬獨有此人活命之恩竟不能報由今思之彼何人期乃肯冒死爲此

萬歷庚戌三月廿四日大雨初更時濱城閧鬼嘯似在几處間比且訊之城外及各鄉鎮皆如之後又聞嘉興杭州蘇州亦然

萬歷三十三年郡東十五保地方馬生一卵鍾頤溪親往觀之其大如兩盞相合中惟清水而外作青白花紋

郡西門外彼花涇顧氏有臘梅一株其來久矣風清月白之夕時見一女立樹下亦不爲祟殆花神也

國初有一高士自號全翁不知其姓名或云亦係顯宦之後元季避兵泖濱耕田讀書爲樂倪雲林慕其人訪之翁但極言好名之失且曰君單得毋山林養望以爲名高者乎雲林有慍色遂辭去後江南名士多就徵多不免人始服翁之高今聞其裔爲平湖陸氏甚盛云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寄令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令此

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壻嫌其同姓遂改爲余今余氏子孫繁衍二百人萬歷己酉督學楊公淇園行下司理查方氏子孫命悉復原姓仍捐三百金建坊祠改鶴城書院爲正學書院忠臣有後理所宜然

莫廷韓曾寫一畫酷類大癡徐孟孺彭欽之張伯復在座俱欲得然不能私也乃各呼盧伯復得采欣然取去

李福達善遁法改姓名逃至松郡館於孫雪隱家衆請觀其法乃隱身廳柱中呼其名卽應又試搬運之術書一符焚於廳中少頃黃白爛然復書一符於門忽一無所見

林仁甫家鶴城書院之左萬曆癸巳濬地得銅印一文曰鶴城子古色著然何偶合若此

孫雪居宅在東郊最稱雅潔其敦復堂則旦夕棲息者中陳古玩彝鼎眞一塵不到處指館後來幾此堂一邊作聚一邊牧豬恐華表之鶴異日必不集此

龔全山愷建言廷杖每語人曰汝認得四十御棍打不死的龔御史否

范叔子濂著據目抄直書時事語侵郡邑然多風聞後朱撫臺鑑塘公收繫郡獄王懷我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范君作據目抄而貪官汚吏懼衆謂范必死矣已而械解撫臺幸不深

罪第云此後再不可如此則足以殺其軀而已釋歸無異再生

楊細林樞爲臨江二守攝郡篆午飾偶以銀魚作羹忽躍出十三尾於几上楊悉取食之須臾報越獄大盜逸去者十三人楊曰不須錯愕當悉成擒銀魚示與我已盡吞之矣明日俱捕至

正德間吾鄉一大家蓄一古琴貫無奇也名聞貴公百計求之弗得後中以禍始獻之喜示琴工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躍織之至破其家其人僨死

倭夷入寇海上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五鼓時俱現火光最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銃方裝藥加礎立庭火未焠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

張尚書經奉命剿倭無功爲趙文華劾奏未報張從吾郡出城城門放炮炮碎飛鐵殺其輿人張竟罹伏鑕之禍

嘉靖癸丑倭奴內犯吾郡久不聞鼓擻聲矣忽南城內一小戶成婚偶用鼓吹按院命卽擒解時吳郡憲悟齋公爲郡司理禀曰留此一些還像太平光景得免捕

上海沈孝廬某擢國子學正夢一囚婦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入獄乞公釋之已而丁憂補任夢如初臣汝奉三府公宴畢太守謂沈曰適有婦人迎春犯事君初政試一鞫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寃計沈夢時婦尚未獲罪也

董幼海爲家奴所弑郡大夫捕諸奴鞫問無不承服內一奴騃甚府公問額上一斧是汝用手否奴叩頭曰履間是小人用手額上怎敢

馮萬峰老僕名陳榮祖遺栗木麵杖歷四世矣俱欲洗淨方置河中竟冉冉而去狀如遊龍急撈之無蹤矣陳曰失杖前二夕曾覺杖在壁間跳動

馮南江爲諸生時貧至徹骨友人憐之薦之朱尚書旅溪公謂一往諸當得未數解可以少濟公隨往見據上坐不少遜尚書不懌無斗粟之贈友人訝云何不降氣乃自苦若此公曰吾豈以活秀才復後死尚書邪未幾登第拜侍御以直諫顯

隆慶三年盛重之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徬徨無計夢神云鸎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鸎自念鸎者我也於是引刀割左臂血瀝酒還母俄而臠肉作羹復啜之病尋愈後萬曆二十一年沈應正亦割股救母人共賢之

舊青浦地方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萬曆初墓上時見一金蛇後被人發其墓得金簡一擒而短金蛇見形豈爲此耶陸有身無首以白金碾成墓中觀器甚富衆鼓取之復聞之官各抵罪而黃白亦費盡矣

徐文貞爲首揆世廟賜佛一尊着馳驛送歸時文貞弟鴻臚翠微欲歸乃啟文貞即遣送佛比至家用金字大牌書欽賜馳驛四字樹堂中

宣德間西門外一民家偶蓄一桃既熟巨如碗以饋隣家杜母母曰一樹止生一桃又特巨不可食也却不受民持歸共食之全家死後掘桃有巨蛇十許盤踞樹下杜母眞智婦矣

丙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泅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蹻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泅水入賊巢得眞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錫俱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戸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卜者張甲居北城濠術甚驗倭亂時隣人俱入城避張卜之云賊必不到此妻孥促之不爲動既而賊突至西城去其居僅里許妻孥哭聲動地張乃倉皇登舟舟小人衆全家覆溺張死賊從泖湖去張所居竟不至

嘉靖癸丑倭初至海上屯下沙鎮止三十六人最稱梟捷操院察公可泉招僧兵百餘人其首號月空次號自然傍賊結營一賊舞雙刀而來月空坐不動將至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後擊碎賊首於是諸髗氣沮後賊埋伏草房中舞人妻女令其夫紿僧詭指他路賊追至殺數倭僧遂去

嘉靖甲寅倭過郡城南門外有登山玉橋最高一倭取板門蔽身登橋以覘城中時郡搏韓公善射立女墻流矢穿門貫骨倭墮河而死韓薦陞通府

佘山宜妙寺佛像極精僧云昔有工來自江右塑諸像經歲方畢諸刹罕價後病僧欲延醫治之工曰我想像憶度已盡吾神今此軀殺安能再生竟死

吳俗信鬼人病不服藥聽巫賽神費出不貲鐵至破家甘心無悔正德末年路公迎來守松乃赫然下令捕其渠魁得若干人悉寘之法餘悉竄出境由是諸巫日夕咀咒公後公以美擢去始戢

高新鄭當國與徐文貞有隙時張按院蔡兵尊承望風旨思甘心徐氏凡受過田產准許回贖或加價波及闔郡刁訟成風夜臥不得貼席民謠云種肥田不若告瘦狀時事可知

徐文貞林居遭難鄉民或踵門呼名罵詈公曰愼弗校譬如犬嚙人人豈可嚙犬耶因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毋稱鄉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

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徐文貞家居高中玄脩隙怨文貞不免驚畏忽夢一虎嚙其左臂文貞舒拳擊之虎墮樊醒而自喜知其終不能爲害也不半載中玄見逐

徐文貞居林下有邑令來謁誇曰晚生做了二十餘年舉人世事也都學得些徐曰老夫做了五十餘年進士一些世事也不曾學得令大慚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飛蝗蔽天幸颶風大作驅蝗入海遺種在地得水即化爲蟹食稻有司奏爲蟹災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應家墳霽雨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顧叩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果來顧留宿末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來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癱瘓夫末悔姻櫃死應家墳側則其

外大母塋顧聞之大駭

朱道人松法名德安居行鎮人也嘉靖甲寅年五十二已有二子二女矣始茹素念佛不解文字語言樸野曾於五臺山遇師得審語即不問生事佘山宜妙寺僧無塵留居寺中癸亥正月八日忽覩大光明中有二童來迎因與衆約六月六日午時我將坐化至初三日即不食初五日就池浴浴竟趺坐厥明僧俗聚觀者約二千人

乃令舁龕至山頂整衣登山迅速如飛向龕拜
者三北向拜天者三東兩向拜大衆者三乃入
龕至午刻無虞爇香一握入龕火起道人東兩
舉手作辭衆狀須臾火熾燎及鬚髮猶摩面合
掌端坐而逝

萬曆三十六年郡大水民幾爲魚矣賴撫臺周公
懷魯請賑請捐得免溝中之瘠至今讀其疏令
人酸鼻眞仁人之言也通郡士民作詩文頌之

彙爲帙名大東輿頌

龔方川爲刑科日奉旨勘問伊藩事其至戚受賄
公不知也素慈仁加刑諸幼聞其悲號不覺墮
淚大起物議左遷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
午吳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
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鷄幸弗訝其
菲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沈清婦吳氏與隣嫗何氏善何寄寄百金於吳曰
卽吾子弗聞也後何遷去夫婦相繼死久無音
信吳病革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金與之
曰此若母所寄令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
去

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譏之
曰狀如松江之鱸卽應之曰寧作太平之犬

楊宰雲樓公最疾上舍貲郎充役者必追正身大

半被撻至於酒食餕餘分犒諸公尤覺難堪甑
清宇嘗曰人之所以爲人藉有此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娼家八者全無故曰亾八吾輩不敢棄
去孝弟忠信至於禮義廉恥則澌滅盡矣自命
曰亾四

朱太尊泰菴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
謫戍家居公時加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
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大計幼海遒起爲
考功主事時大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太言
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先生意
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卽往吳隨謁文
貞具道朱公當留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
曰無論其他卽其加厚門生不畏老師足知其
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幼
海復太宰朱遂留用

典客李公中條諸學武林偶宿湖墅一門生家夢

一卒持帖到門云晏爺相訪中條出接見公黑
兩多髯衣冠偉然交拜而别及起則湖墅諸公
相宰懇中條作晏公廟碑始大異之文完亟往
拜廟去寓所僅數百武耳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
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輓詩曰張公不作南安
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
是愛公人

萬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木冰是日燒甚雨滴樹
上卽凝爲冰龕滴愈凝長約寸許風動樹錚錚
有聲兩日始消明年大水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魑魍地方白日起蛟禾苗
蕩盡又嘉靖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佘山前一魑
九蛟水湧丈餘年地成河又萬曆二十五年五
月廿八日鍾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萬曆三
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

倏忽成潭

萬曆丁未正月迎春之日不知何故訛偉是日大
盜入城刼摩郡邑前擺列兵器下春卽閉城門
究竟無事成化甲戌夏秋閒訛言有物入人家
道之者如寐魘或能傷人戚鳴金擊柝驚守達
曙嘉靖戊午八月亦如之訛言狐精將至鄉市
皆徹夜鳴鉦又嚴貯水有物過處輒以水灑之
一着水卽倒視之皆剪紙人也踰月始息

正德庚午九月民間訛言大兵將到居民出走城
中幾空至晦日又云與巳至矣婦女有入井死
者十餘日始定萬曆丁亥東土訛言倭至海岸
男女與不鼠竄入城業謝渡口四十餘人其一
舟舟小人衆至中流覆沒無一生者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未刻日食旣星斗滿天蛙聲
大作閭閻中卽有乘搶奪者各家門戶俱閉

倭入寇時城東房居焚燒幾盡至張氏三節坊倭

亦舉火內一倭搖手曰好人家也勿火乃知人誠爲善醜夷尙然感化況同類乎

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適空中駕一小舟墜城西董質軒樓上觀者塞道視之乃芟草所結時質軒已病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

何祠部良傅娶宋氏爲諸生時病篤語宋曰吾已矣若善事後人宋號泣卽自盧而公病竟愈公感其意終身不復娶

嘉靖閒昇平日久武備甚弛三十一年夏有倭船飄至寶山人不滿百皆飢困吳淞所邏百戶馮舉與隊長屈倫率所部欲擒之僅殺一人墮水賊衆持刀奮鬭二人幷巡江百戶宋元爵俱被殺賊據上海民家楊氏數日遁去賊知沿海無備遂大舉入寇

上海從無城嘉靖三十二年極受倭焚掠之慘邑里爲墟郡守方公雙江始議築城數月間幸賊

不至城遂成

嘉靖三十三年賊首陳義詐投盧參將帳下得入上海城期爲內應會邑人徐某曾被擄義令其播瘡見義左股有一大黑痣後逃歸遇義在酒肆飲酒亟報官擒之驗其左股果有痣卽就戮餘黨皆遁

嘉靖乙卯三月我兵與倭戰於浦東陸家園不利倭酋有衣紅乘白馬者持雙刀衝擊我兵陳瑞挺身獨鬭竟斬之端口衕所斬首截浦而泗賊懼乃退

癸丑倭亂時范中方尙居泗涇聞賊至急攜家眷行至陳方橋暫任一大家明日有人來報賊果至泗上中方曰吾本泗上宦家賊必問所往安知其不來襲我也明須急行以避之遂連夜西行後知是夜賊果至陳方橋掠而去

董漸川避倭全家任舟中覘賊所向以爲趨避一

日泊城西呂港涇抵暮心動卽令放舟而南十餘里明日傳言賊焚刦西門幷諸大家夜半酣臥陸家墳內去董泊舟之所僅數百武耳

倭亂時郡理悟齋吳公守西南城雨久城裂勢甚岌岌公盡撤官兵僅以簫手數千人與盧相持開府周公石厓驚曰兵何寡耶吳曰賊見我兵衆將盛爲之備寡則疑疑且退吳已而賊果遁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倭至南倉場焚燒所造海船煙焰蔽天勢將臨城東門外人擁萬計求入城不得哭聲震天時司理吳公悟齋大啟門納之或有危之者公曰吾寧以一官博幾萬生靈也

嘉靖丙辰五月初一日賊圍上海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作長梯置兩輪於下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百餘人匍匐渡濠舁梯倚城蔽一賊躍

級將登適城夫楊細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戳之細墜梯上賊亦墜於是城上砲石如雨賊退而涉濠會潮大至賊溺死濠中者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大於斗口圓而小色黝黑知爲眞倭其精銳盡於此

倭入寇時總兵張公有親兵取人一鎌郡司理吳公悟齋鞭之數十張怒讓吳吳不爲動徐對曰公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

孫省參名鏜莒州人習騎射負氣不羈商吳越間嘉靖甲寅倭亂吾郡廣募勇士孫倡義而來願戮力藏冠及輪已貲助軍餉郡倭方公雙江壯之叅政翁公見海試之藝賑張超乘趙復無倫所佩雙刀衆莫持擧會兵憲任公爲賊所窘謀者告急翁公卽以孫往孫望見疾呼馳冐賊圍脫任於難不無輕敵心亾何賊黨西渡泖潯孫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遂至

石湖橋遇伏被刺死時年三十四

瓦氏者女帥也調至松娩身纔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親往乃握雙刀果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已而囘首夫又被截復轉鬭竟投夫歸

倭亂時撫按令傍海居民各自團兵禦敵獨十五保盛太學紫亭一枝號盛家兵最稱無敵有家奴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尊卽赴敵營滚入倭營中殺三酋

而歸紫亭積功至世襲百戶顧改文階乃爲青
州三府九年陞提舉
倭亂時南滙所城中有李三兒者驍勇善戰共殺
十餘倭倭亦必欲殺之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
立城之睥睨大呌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於
是倭奴取鳥嘴銃七把一時同發三兒被傷死
次日覓猊類三兒者仍立睥睨呌賊倭罷若不
聞矣其姪震瀛公時方十六歲具呈倚代巡仰

山公爲三兒乞恩倚奇之試文一首甚稱賞送
入衛庠後登科甲
徐長谷云倭人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
刀必折此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述告備倭者

雲間雜誌卷上終

雲間雜誌卷中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徐長谷善覩天文嘉靖癸丑倭亂六月初三日之
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長谷次
日作書達方郡守云蚩尤之下天罡主之理當
大戰南滙嘴正當郡東南隅若韓公果是日合
戰必勝蓋今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

必克昨爲戊子日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
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敗是日酉時報至果
戰勝賊盡散去如長谷言
陳汝同景泰初爲翰學閩人梁編脩謹語家人曰
交遊中惟松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今
病已甚孤子女可托也陳敬諾及諸卒陳經紀
其家事無不曲盡嫁具女得松人黃瑜復恭閩
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
南滙所一人擄於倭二十年曠身娶婦遇便舟挾
婦歸前妻尚在伉儷復合因棄倭婦行乞於途
倭婦無他能惟造酒一日夜卽可飲人酤其丐
不傳其法
徐南湖父病殤甚劇公徙跣風露中覓醫藥不得
向天大泣夢神語曰八角井有金絲草可爲膏
治之得之果立愈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爲之一日十二時凡

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
二利瑪同事之人郭仰鳳任上海時上海人倣
其式亦能爲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
大於斗矣
沈所峰云董璨亭之侯某乘家爲僧韓小菴焚誦
夜有物如獸面醜口大於箕向僧酉坐至第三
夜僧乃燒炭盈盆俟其至傾炭於口忽然不見
且日蹤跡之乃大梆橫一株離菴里許樹有一
竅甚巨炭在其中斫之流血怪絕
曹定菴未卒之前一日香於几席間云明日午時
天地端冥風雷震撼此時我將逝矣子孫以爲
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
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時
年九十
侯公端金山衛景襄指揮以膂力聞府治石發挽
以朧挈之行數步仍置故處嘗騎將遍柵門手

抱橫木以兩股挾馬懸掛人皆駭異西滙地方
有虎公格殺之埲堠下從人呼其地爲侯公殺
虎墩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也
時振作新第公豫令人度其齋而使吾格作氍
毹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徙極喜稱其才公在
江南凡上利侯事振悉從中贊之
海狗腎近來以爲至貴宦青登萊者求之不可得

眞者價值六十金萬歷癸丑四月吾松南滙所
海中網得一狗漁人不知其高價也烹而食之
鎭工張姓者其妻爲五神迷惑夫每出必向床祈
禱往何方得利稽之於簮不爽毫髮然每日所
得銀不過五六分耳妻告神曰朝不多與以滿
其欲神曰不可此人福薄多則禍至矣
陳樂雲之妻黑瘦無比亦爲五神所迷每臥三四
日不起備言神之夫人甚妬妾五六人如陳妻

之輩又十餘人不過奔走給使令而已神廟中
亦治紡織夫人方命陳妻執爨隨命其彈花陳
頗難之夫人大怒令神責陳二十五板永不許
差用陳醒時痰甚喜曰雖病神必不至矣居數
日起
嘉靖間吾郡大旱報荒石首方公爲華令槩縣牽
作五分或曰趙甲全熟錢乙全荒奈何公曰此
熟彼荒卽一戶之產莫悉也設有低昂其弊滋
甚雖監司屢駁堅執不移卽無報荒造冊之費
亦無往來踏勘之煩後糧白各減半萬姓懽呼
時三十六保耆書金姓輩受賄無算悉以還民
據一耆且然他耆可知矣此眞善政
胥塘周氏女名喜姑嘗救活二雛燕於蛇螫明年
女卒燕來哀鳴家人告以墓所卽飛往哀鳴而
去
雁橋莊有桂二株彼踏五尺崇鬱壯茂數百年物

也嘉靖癸巳秋忽開花皆五瓣人共異之
本一禪院山門木檻紅色不知何木歷幾百年不
損假令金石久之亦有磨滅此檻竟不可曉
沈學士度從戍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已
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
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擢
能鎭滇偶見之詢知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
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
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
籍寵眷日隆令凡誥勅俱效沈體羣官翰欲學
士沈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粲官至
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
能書授秩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潘衡齋爲御史日得一古玉印螭紐血斑文皆柳
葉莫能辨識彼示博古者辨爲雪堂二字且曰
必蘇長公物歲餘雖黃州守登雪堂瞿然有感

因出玉印示僚友且數事之前定就印文摹而
大之以顏其堂
陳效參善鼓琴少時遇江右人鄒仰竹者至其家
學琴留三月餘鄒無行李止小皮箱一舉之輕
甚每訣用則取水銀一二兩盛於小罐火方熾
出藥一粒投之水館旋死煎之則成紋銀矣其
藥碧色重四分八釐煉過百金其藥仍在且不
損絲毫後有一孝廉欲傳其法鄒不肯竟過去

效參啟其皮箱視之中有大士前小鞋十餘隻
皆不成對者不知此物何用亦不知此人何人
也
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製彜鼎尊卣之類極精
價亦甚高晳不傳他姓時禮帖稱胡爐後亦珍
之
吾松紫檀器皿向偶有之孫雪居始倣古式刻爲
極學尊彝商以金銀絲係之以銘極古雅人爭

效之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大璫召至京師與鄞人婁德
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
手覩德達義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
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啟視乃給冠
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怏怏歸劉誠意作文送
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賓
高西倖北以誘之明旦大集友人子夫連敗遂
報其榜
張莊簡公見風俗奢侈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
飯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
不擡飯大賓不宰物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
免嬌勞以安生又張南山尚書歸榮家訓云爲
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多不可
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給衣奩不
必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喪禮必依禮弗

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甚至貧乏不能存牽為餓夫毋為奴輩常處人後毋入公門常受鞭罰此皆羞祖辱身之事不可不念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立身之根本成家之要務子子孫孫世世守之勉之近來松俗違二公之戒多矣不可不家寫一通以自警

萬曆丁未四月龍盤李塔灑浮屠雲霧迷溕但見其頂食頃乃散塔上闌干俱有龍爪蹟人都見之

靈哥者山東濟寧州猴也自言汴宋時純陽先生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兗濟間談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張公璞為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詣學合酣飲或人形琴奕深目多髯着襆頭襴鞹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

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胗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益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正統中錢學士溥憲副傳兄弟素不相能兄嘗題竹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氣自然足弟和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頭搖動一天星斗寒相激如此

相傳長泖為由拳沉縣每天色晴朗則見甃砌石皆萬曆元年築青浦城苦於無石父老言之邑侯石公岱字泗水採之果得巨石無數

錢傳巖艮輔嘉靖辛酉已有聲邑庠夢一鯉魚飈上揷杏花一枝昇天耐去自負頗不小竟下第至萬曆壬午歸德沈公鯉主試南都方中式計夢時尚在二十二年前也

隆慶三年七月十四之夜松邊海地面風潮大作

殭屍從潮湥入城市婦女棲止樓閣水一蕩漾閣亦旋傾鮮得免者

隆慶二年訛傳京中點綉女一時男女盡皆配合不論長幼良賤有垂髫即笄者有乳臭為夫者孀婦亦皆再醮禮人樂工晝夜不息肴菓之價騰湧月餘方息後因婚娶不倫往往成訟已無及矣

郡守趙公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時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解紛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鉅致人而自為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上海陳村趙二欲殺異母弟縛樹上杖數百不死更擬大杖時值晴朗忽迅雷一聲趙仆地死弟獲生

郡南門外捕魚者某攜網至黃浦邊大雨急歸至

中途避雨柳樹下雷霆交作眼前通明如火其人驚伏在地頃之雨歇見所持漁竿皆成寸段豎泥濘中裂網作方塊覆竹上大小無二

徐文貞當國按院陳公文峰建青宮太師坊上扁之日按君率屬北向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臧公挺然揷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然

米價之高嘉靖甲辰乙巳旱災每石一兩五錢萬曆丁亥水災次年每石一兩六錢麥每石銀一兩人啗糟糠繼以草根木葉若棉花價每觔賣至六分則惟萬曆壬子歲也

華亭小民周應文以父患心疾醫藥無效乃齋告大士一日忽剖開胸五六寸深三寸思欲取心赴普陀以獻乃入海不溺飄流二十餘里至都林鎮坐石自如不覺痛楚千戶胡某先因母病

乞藥大士得方憐而與之歸以奉父父病隨愈孝子之天神共佑固如此

七寶鎮徐永齡名壽少負意氣人多中傷之正德間一按院過七寶鎮即於鎮上擒壽將置之法已而過石樹十餘處糟上俱鐫里人徐壽建按院閱竟歎曰此義士也立釋之後其孫三重曾孫禰稷皆舉進士亦善人之報云

顧豫齋七十外分析家產命諸千日供錢百文頁

懸書室徐文貞與豫齋少同學壯同官老同林
下嘗訪豫齋曰一飯公猶可備今日一談何如
豫齋指壁間錢曰若留公飯須費千錢是使吾
無十日之資矣文貞只得辭去後文貞薨豫齋
往弔不哭第曰公去我隨來矣前輩何等率直
姚龍石作家山用五十金買得王峰甚鉅甚玲瓏
載至門首似此石跳躍舟覆竭力舁之終不能
起

郡西東塔街居民陸姓萬曆壬子出海商販同舟
者一百二十人至第三日風驟舟撼山龍衆欲
登山見牛大於象異獸滿目有噬人之意不敢
登而舟中水大至矣溺死大半餘者各憑竹木
聽其飄蕩傾東南風一日夜飄至定海者八人
遂見海岸矣岸上疑倭奴浮水而至箭銃俱發
又斃六人其二人則被生擒訊知爲中國人解
道驗無他故放歸陸其一也
本一禪院所藏花利佛以圓錫匣盛之匣近如盂
内雕成一山岫如其匣用檀香刻成三世佛觀
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觀音兩旁有善財龍女
十八羅漢大不踰兩黍而耳目手足毫髮畢具
眞鬼工也
倪新溪母陶氏哭子喪明已十一年忽一人踵門
曰吾能療瞽時其孫上成均宗黨會餞具在其
人曰諸君但少留此視之發囊出鍼鍼目兩眦

目頓能見物撫其孫項曰吾久不覩汝今成人
矣新溪德之手百金謝其人不受而去衆以爲
神
上海秦曉江家有桃一株質幹並瘁委棄籬落間
已二紀將爲爨下薪矣嘉靖已未春其子鳳樓
公會試此桃忽然再榮榮且花花且盛賓客共
賞而泥金之報適至
陸文定尊公志梅翁飲酒無算每歎無對飲者左
右道曰有一箍桶者量頗高然安敢對飲翁曰
第呼之來至則先傾酒二罈於缸内各執大碗
彼此共酌須臾而盡次又傾二罈將罄其人忽
曰願得些少鹹菜翁喜曰此求救兵者彼必負
矣未幾復盡再傾二罈不及竟而其人已醉翁
竟醒然
鄉父老有陸璿者嘗言周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
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

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
數十萬一遇水旱使奏聞免糧奏上悉准所免
之數卽以濟農倉米補完俟豐年仍足前數所
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
成化戊戌濟農倉積米諸厫皆滿尚餘七萬石寄
積於水次西倉時顧東江之父可閒公以老人
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完葢
其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當時米

粟之多如此故水旱不虞未聞空乏有如今日
者安得起周文襄於地下與之講有備無患哉
伍尚善文定公嘉靖甲申以操江巡松有昔推常
郡此盤糧米粟陳陳盈四億之句詩雖不工而
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
治末猶有四十萬之積况周文襄時耶今則絕
無濟農之倉虛設矣爲之一慨
弘治庚戌會試王考徐文定公夢人餽一大錢又

夢人餽黃牡丹三本時錢鶴灘有聲塲屋王守
溪曰大錢之兆其在福手獨牡丹之說未得楊
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
憐亦進姚黃花爲錄惟演故事手斯人也高科
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皆第一而不克
終
硯耕餘録云採花涇顧宅於萬曆壬寅三月初五
日聞庭前草中有聲嘖嘖不止隨掘之得一草
長尺餘具人形手足頭面與人無二且有腸道
掘起時尙能作聲卽以刀截其頭出淡紅水而
聲亦息矣
景泰間選内侍九人於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
翰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恍舒艮以嘗從錢原
溥學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我
何又以此見屬王舒乃傳命内閣推畢倪呂二
公不踰月俱陞侍講學士時薇顧問賞賚優渥

錢始大悔

張雙韓六十餘再娶楊氏初婚時楊語女儐曰阿翁何得常至閨中女儐曰此若夫也楊大哭後生子一郎大綸不十年楊故雙鶴嬪之事之不可知如此

萬曆中歲飢人情恟恟一當事者令人擬告示禁約俱不稱意乃取一白牌大書八字曰飢民必救亂民必斬

古云詩有別才吾鄉馮子潛不肯讀四書詩儹佳有集行世又一友少讀書至雍也第六郎棄去後作詩亦有奇句古語當亦有據

金澤寺側有業販者嘗遊寺中見一羅漢背有一孔手探之得金字金剛經一卷持至吳門識者曰此子昂眞跡也卽以二十金買之販者乃悉破羅漢背而取之遂成富室

莫延韓得一古琴梅花斷紋聲極洪亮後延韓臥

病忽一日此琴七弦俱絕尋不起

文無害唐思橋華亭十二保人也屋後有一樹樹下有五神廟唐之僕婦爲神所魅唐惡之伐其樹爲梁而令僕婦他徙未幾唐摧經死正懸此梁而僕婦竟失去一乳失時無血亦無瘡痛後婦亦無恙

洙涇鎭趙轂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刼盜公行捕之不得乃檄轂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

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後命者曰是可疑也卽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捕之瞽者回面而避轂曰是矣卽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轂撫其背曰持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偶脯相款曰君宜遂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盡轂尾其言詞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捕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轂復抵白下詰其

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留君床頭矣轂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匕首一把在捕下不覺溉汗浹背從此不敢至南都

宋嚴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眞神物也二名八面成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甚經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朱尙書旋溪家探少愍文嚴分得之文嚴不能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後兒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在少愚處者後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訟大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圓扉衆瓜分其有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屋矣於是亟

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大學何胡曰且休矣稍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午湖薄酒一尊斟玉杯中遍賜廝養臧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款太學歡飲而歸徙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冤取原杯以還立碎之

近來中國人都後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貲松人亦往往從之萬曆三十七年焦愼者偕一僕商於彼歸而渡海爲六月十八日舡壞見飄至鬼山山不甚高長可百里有廟在上中多白骨廟內外白鏹還地不幸舟過其下卽爲亂石所破有死而已於是有力者剖海舟疑綿經筏作歸計焦亦令僕佐之編訖僕舉身跳捕曰官人不得相顧矣焦慟泣呼之不應不意筏經

涙大遲見諸人盡溺而僕亦飽魚腹矣所存惟時水一器頗巨焦以三木架其三面而典同事者三人共坐其中解裙爲帆時二十四日也日夜生未少許幸風駛三日夜見漁舟疾呼救命出大銀錢二牖之漁人舁至舟知爲閩地月餘抵家假令常時偕僕登筏又安得獨生哉乃知天意有在

上海北橋巍山道院舊有井逼院門東萬曆甲申秋夜雷雨大作忽移至河邊石甃如故離舊址

五尺餘矣里人報知邑侯許公親往驗之隨文定命建亭其上董太史名天移并唐宗伯為碑文

孫文簡所居之左為太清道院嘗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既不能營葺恐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審迺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牆以障之只此二事何等忠厚其子雪居竟無後天道殊

不可曉

王季常萬曆壬子科場畢在聚寶門內忽遇其父晉菴公言家事甚悉且云汝今年第二篇不得意不中矣忽不見後揭榜季常果下第然無他興

于山圓智寺有磚塔歲久將傾因重建拆開內有舍利子數粒如雨花臺小石子兎匣盛之又一銅觀音古錢斗許其金字經一卷見風卽化

嘉靖癸丑魑魅鎮一婦忽生鬚時縣差以事攝其夫不得從壁間窺之以為男也遂攜至邑觀者如市

萬曆辛卯六月初四日西湖道院內小方池水忽作五色紋頃刻變幻至初八日方止觀者如堵

杜章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患之訟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因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

能久留乃借之燕中未幾卒杜扶柩歸且且渡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數闋一一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致奠哀不自勝乃啟蓬牕躍入江中而死

嘉靖乙未西門外楊氏造小房築短墻於外忽照見松江城影宮室人畜市井貿易歷歷可見近地尤為纖悉一時喧傳郡邑官長皆來觀楊氏懼以墨塗之或承紙其上復見究不知為何故

張家宅地方一婦為五神所迷來時服飾甚麗必携酒榼黃白之器盈案其婦侍酒常留一老嫗作伴神云此嫗餓矣可與之食令此婦攜去嫗臥目見銀錘內菓甚富第不能起食耳飲畢五神留其一與婦同宿率以為常

西門外染坊內一人與某妓情厚欲娶無貲時時對泣時西郊演神劇二人移舟往觀旋登馮氏

西臺泣不自已各解足紈緊纏其身共躍急流而死

松俗婚禮必用花髻以紙為之價之多者至二三金又新婦到門禮人斬蕉徐文貞云國初念小民不能備鳳冠命以柩代今既有金銀冠矣安用此為至於新婦到門正吳吉利乃將蕉一刀兩斷殊屬不祥故此二事文貞家獨不用

倭據新場殺人無數一人被傷太重夜半方甦聞人云此人今在清淨處者乃挾至家中不意明日倭復至此人急走過橋倭已對面遂跳入水倭用刀殺死乃知清淨處卽水也

彭魯溪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太冲公年甫八歲常侍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為小相太冲答云願比老彭彭又令其背書見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葉落為憑風霜太冲郎云燈心徹夜開花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壻

同登嘉靖甲辰進士

曹定菴家居有人到門大罵家人稟知公曰知他罵何人從呼名大罵家人稟曰今呼名矣公曰世豈無同名姓者閉戶可也不三日罵者竟死公語家人曰使前日一與較今日生多少口舌矣

倭亂後夜聞鬼泣雖衆喧鬧泣自若也萬云倭子來矣便寂然

徐文貞甫一歲其父携之任山路險峻舁夫失足文貞墜深谷中舉家痛矣幸依桂樹枝從容得不死衆挽起時文貞正熟睡也廿年相業豈無神護

徐裕湖偕陳敉參數輩往海鹽塘看日出時方五更諸公列坐塘上仰見一龍從南來作黃金色首尾鱗甲纖悉可覩食頃始滅

某姓遷葬其母歲久棺木已朽僅存枯骨一奴面

而嬉笑歸郎發狂云我赤身在此汝何得笑我叫號終夕死

鄉閭一大姓有子方週歲値熱天遍身瘡痛啼哭不休延請諸醫束手無策王起雲後至云能以十金酬我一刻即愈王入唯唯乃濃煎甘草湯浴兒未幾兒即睡去半日方醒已不作痛矣王入大喜出銀酬之特問小兒何病王云此乳母抱令郎納凉爲刺毛所着耳故以甘草湯浴之若豫說明君豈肯以十金酬我哉衆大笑而別

朱同玄任華庄鎭隆慶甲申被盗未幾盗就擒追出賊書一封乃約同夥者云適有好酒一缸無人喫得願借快馬二十匹前往華庄營之

顧豫齋生時其父夢尼父攜一童畀之覺而生公左足拇有一玉麟頭宛然

雲間雜誌卷中終

雲間雜誌卷下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烜訂

馮文所云漢諸侯王皆遙受封之國今之山人皆不在山而日登足朱門亦當稱遙受山人矣

顧少參左山與一山人善出行卷相眎首作元旦有懷三閣老左山云到除夕亦當懷我輩矣

近有節婦之父山人之子俱布衣也輒乘大轎拜客衣冠僕從甚都人稱爲節婦封君山人公子

上海寶山地方嘉靖癸丑民家畜一雞鼓翼長鳴作人言曰燒香看和尚一事兩勾當後便夷進香陽山風便焚掠累歲卒破縣治

隆慶辛未冬海上來一巨魚長十餘丈濱海人競剸其肉售之其肉煮之難熟且如敗絮不可食

曹定菴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詠書壁間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後某犯罪當落職曹特釋之及歸某持千金爲報公却之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

信史載萬曆辛丑八月上海長橋南有流丐豢數猴日假扮戲爲生夜則縱入人家攘竊不意猴逸去鄉間婦女間被淫污一婦堅拒被猴裂乳而死自是各村夜篝燈擊柝以禦之後被獵人殺死乃安

萬曆丁未九月金山衛海塘隅二虎至傷三人衛

卒逐至浙界而返相傳嘉靖壬子有二虎浮海傷人正德已巳北山有虎食人俱眞虎若成化甲辰村落訛傳有虎乃盜蒙虎皮竊豕者夜不辨遂爲虎耳

崇禎五年有虎踞於浦南沙岡後從漕涇被獲不甚傷人

神山舊名神鼉伏首引尾形肖鼉故名相傳是山歲出圓石以爲鼉卵後人鑿其首遂不復出山之陽有道院額曰神鼉仙館相傳爲呂洞賓所書篆宗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欵眞神品也其跡爲太尊吳公黃洲取去今榜蓋臨本

縣南夏氏欲穿井術者謂門內外數尺間皆吉疑而卜之東門陳氏覘兆訖曰異哉內外皆有井內井有寶玉氣浚時須愼之旣穿三尺許有石板其下乃舊甃井門內者有古窰器數百枚惜多爲淘井者所碎

馮南江論劾方公獻夫罪死其子劾齋年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輿訴之偶方公過劾齋右攀輿泣訴方曰汝父今何在劾齋曰朝廷欲殺一諫臣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南江爲南持御巡視上江會世廟遣內相設醮齋雲巖南江亦往行香拜畢內相以長柄香爐付之南江南江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不同遂不受衆服南江一時權變之妙

永樂中吾郡大水朝廷命通政趙居任治水嘗登
超果寺橋令居民捕菱蘆水田中日望青亦可
也民不悟從之後皆據以起稅將有白水徵糧
趙通政之謠
又萬曆十五年三十六年霪雨連旬一望皆成巨
浸止蒙折根得免加耗而正項白銀徵七錢三
明後年一切追納小民何堪之
曆朝水蕩畝徵六十文以實計之爲錢三四文而

已成化三年撫臣邢宥括得業蕩畝税米三升
猶以爲重弘治末加至五升三合六勺嘉靖間
則六升有奇至萬曆間增至一斗矣
章鹿苑居超果寺東隅舊爲文學王君居王之子
偶出爲祟所憑自云山東某縣學增廣生倭亂
時來松訪舊爲亂兵所殺游魂無所歸因嗚咽
口占曰霜凝畫角鼓聲沉血滿刀頭冤氣侵簪
地別來吳地死從教漂泊到如今其意欲王申
文城隍廟轉牒山東一路無碍王如其言爲祭
遣鬼將就道復口占謝曰銅雀空臺歌管稀孤
魂漂泊久無依從今試上東山望目斷雲間一
雁飛因出門仆地而醒越一日復作囈語王問
鬼何故復還云感君提拔無可報德此居定得
聯捷勿爲他姓得之王貸其竟售之鹿苑甫遷
入萬曆乙酉丙戌聯捷
萬曆庚戌徐金吾維岳入都將小船載米入官舫

通經洙涇萬安橋水最急處也舟覆二僕溺死
撈屍不得明日得一屍乃女人無頭者二僕竟
不得相傳橋下有物如鰲頭見則覆舟殞命不
可不知
萬曆己酉六月上海徽商家烹一鱉內有胎胎中
一小兒長二寸眉目畢具時顧無儀在潘同江
家同江則徽商之居停主人也無儀親往觀之
衛玄洲東華庄偶栽花掘土見一石皮下有荳色
瓶瓶中無他物止有一破碟在內瓶口甚小不
知此碟何以能入後瓶已碎其碟伊子涵谷猶
藏之
衛檝樂作壽藏於華庄開土得一古錢鏽蝕不辨
年號下有水湧出急居土掩愈掩愈湧無可爲
計乃仍將錢置故處其水立止遂成壙後作昭
穆穴亦有錢大者如酒杯但無水耳
萬曆戊子大旱郡西南李塔滙塔頂仰盤有一物

盤旋其間狀如猴數日方去人疑爲旱魃云
沈東林云南鄉一家以耕種爲生有大樹一株遠
在數百武之外樹影落其釜中歷歷可見一日
送酒之田飲畢將壺掛樹枝竟忘攜歸則見釜
中樹影宛然錫壺在也
龔方川嘗臥至夜分倏然而起持燈坐中堂歷喚
家人分處某事某事畢則仍就寢且日問之毫
不知也每東必有四五次家人習熟殊不爲異

我松郡城闤闠之勝以顧氏東園北園爲冠東名
熙園大可百畝中有水一泓汪洋浩淼樓閣環
之真酷似仙山樓閣增而羅漢堂梅花東廊數
百步尤茲園最勝也弟東脩則西壤令子孫難
守耳北名濯錦廣不及熙園之半頗有山林之
致顧君實復建一堂可坐百客堂成未幾君實
棄世後遺囑其二園皆爲蔡莽
蔡公龍陽從筮仕司理至開府粵西歷宦三十餘

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陞南少司
馬歸見市上有賣鯧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
之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
非與我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夫儉美德也然
以少司馬之貴食一魚何過哉況甘旨之奉何
忍棄之
徐氏有富僕某無子病亟邀其主仰齋至臥室囑
以後事仰齋見其帷幃以貂氏爲之又見一五
彩服鶯歷之乃中衣也而以蟒龍裁製仰齋不
悅而出
倭夷入寇巡橋宋敖等三員政兵出戰俱歿於陣
停喪嶽廟按臺周公觀所哭之慟曰汝三人得
死所矣不知吾輩若何耳此善於激勵人心者
樗齋漫錄云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詞嘲之其詞
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三道會買箇三升打開
餅後滑辣先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

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重三觔君還不信
把秤來秤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餅此詞譏淡
酒最工但不知何年何人所作起語浙右華亭
豈尙屬嘉興路耶

倭夷焚燬西郊房屋無算寇平王者重建其瓦礫
悉棄之跨塘橋外水中倏忽成堆於是馮侍御
南江因而塡土衛以巨石宛然一洲矣乃建寺
觀樓臺於上傍創忠貞祠祀泰伯文王周公夷
齊留侯武侯狄梁公文文山凡十人命曰迴瀾
臺夏日遊人多登之

我朝草書以張東海爲最蓋其操縱闔闢無不如
意且姿態樓發不襲前人畦畛疑顚素以後僅
入妙品世所謂斜蚓驚蛇未足喻也時求書者
塞戶遠夷求慕至以十金購書一紙百餘年來
眞跡甚寥寥矣其玄孫太史君一公重價搜訪
亦不易得

張東海守南安日布政某將入覲緘紙一幅索公
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草書役我也
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

南門外某姓一姒婦知婢懷姙日夜痛毆既娩身
遂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寘之木板以釵
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
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稚忽墮水流至姒
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

卽將木椎椎殺妒婦其夫方知見之溺死也後
六年拾兒之父俱至婢所見水椎認爲已物婢
問失椎之由云爲撈兒滾入波心復問見衣間
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尙在婢卽日索釵視之果
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
木椎記

閩太守月川公蔬食布衣蕭然如貧士僚屬鄉紳
有所餽遺通不受偶司寇范公岫雲語閩曰晩

生有果一小盒欲獻太夫人不敢輕致閩曰試
取來果一小盒內潭筍二莖衢橘四頭風菱二
十枚山藥二株閩忻然曰尙欲稟之老母時太
夫人年已九十三歲傳言俱受謝別且日貳守
知之乃倩菜菓十二盒送進閩公不勝憤詈帖
亦不受

衛庠向無科第有之自曹雲閣始

董思白乃尊名漢儒少爲諸生已故萬曆己丑思
白會試夢與乃尊同榜自以爲不得中矣得聽
思白中第二名董誼菴名漢儒同年進士

董公懌守綿州日見藏金甚多不顧垂以土掩之
一僕取其二錠公曰此銀必不可動動則十指
俱壞蓋恐嚇之非眞有所見也其僕至家十指
果壞盡

沈東林於華亭縣治西中亭橋見一物豬頭狗身
觀者肩摩

嘉靖戊午董幼海論劾分宜之子已而吳公懷齋
張公鶴揜相繼論奏董旣與徐文貞至戚而吳
張又文貞癸丑會試所舉士嵩疑文貞陰主之
嗾興獄考掠三人死律嵩引文貞三人被訊慘
毒絕而僕甦終持初志不變

小崑山謝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論償爲主人所逼
欲鬻其婦不能自決夫婦相得而泣有客過之
問知其故僕然曰所負多鬻汝婦烏能償也
我不忍見汝夫婦生別陳大喜謂客倪其妻呼
出令拜客客曰無用此爲贈以三十千拂衣登
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一妓動人公卽整裝而
行適巡鹺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公辭隨訪
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
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
酒酣妓出白綾帨請書新句公遂書一抱淡羅

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
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且日竟歸
鹺使縱跡之已去遠矣

顧抱江文僖公之孫也善鼓琴每夜有一狸竊聽
惟之乃杖劍逐狸入大穴中抱得一琴古色蒼
澗聲亦清越遂名爲狐狸琴見琴雅

有一學究設館鄉曲釋稱錢鶴灘我門生也主人
以此甚敬之忽一日錢訪主人學究大窘乃往

舟中詢錢長跪請罪錢云有何不可頃之登岸即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後學究入城詣謝錢錢因語之曰嗣後愼勿復爾前輩長厚如此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合遂捐數十金成婚踰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以婦妒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留連旬月所贈遺巳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空婚嫁無策

怏怏失明張聞之値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粧嫁其二女并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既免喪其父母强之不歸訟之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剔其靨面去至家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諸午泉得一峰石高二丈儼若人形襆頭大袖名爲待漏石從清涇楊氏重價得來左肩有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非刻非寫每至天欲雨氣蒸石潤十四字隱隱可讀殊不可曉

徐文貞公識見超卓言詞敏捷嘉靖乙丑會試中肅題人道敏政一節孟子題詩云天生蒸民一節世廟問文貞蒲盧何物彝何義文貞奏云彝是有恆之義蒲盧乃長生之物上悅又聞嘉靖乙卯順天鄉試首題仁以爲巳任二句次必得

其名二句司禮巨璫見首題之下有死字持主考甚急宜言於朝曰仁以爲巳任不亦重乎之下不知是何語文貞應曰就是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了巨璫默然

青浦北地名孔宅誌稱孔聖三十四代孫禎事隋爲蘇州刺史僑寓於此遂居焉地有梁統廟孔子廟顏淵井宰我墩來歸橋賜在軒及先聖衣冠墓年遠廟像剝落基址傾頹萬曆乙巳秋陸伯生倡義脩復煥然一新伯生屢夢其靈異云嘉靖間里人掘聖墓聞其中隱隱作雷聲懼而退又聖像側有顏曾二像島夷犯境毀曾像俄一人帶兩纓者與戰良久冠遁去人疑子路之靈故塑像以配又孔墓向屬雷氏完糧雷貧乃負聖像至郡哀訴賈侯新其像送歸免稅是年麥秀兩岐天萬曆某年土人伐廟樹目鼻流血乃止又殿傍老樹鸛巢其上殿瓦悉污一夕風

雨拔樹鸛皆擊死而片瓦不動又脩殿完有七十老人緣楊繪棟失足墮竟不死葢有神護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一生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生稟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曰本道科第早未曾讀書遂揖生云承教衆情大服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有人在平湖帶一黃色牝雞至郡西門外三足後有兩爪各自生卵衆共見之

徐文貞公居首揆時偶有一事觸聖怒命逮下獄禍且叵測會地震立免此松人所罕知者

張少塘之室抱病上宮賽神計費銀三兩少塘唯唯至祭日乃如數將銀分作十封召親友之貧者贈之曰我知破財爲福而巳其室旋愈

郡東門外蟠龍塘普門寺偶一無主古墓爲里人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

淨封孺人生一男五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亦不朽廟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繪舷相玩弄人以爲異

司獄司前日河橋上橫架一石即橋闌也長如其橋戲輕搖石端復一端卽聞其聲向來爲人所播石上遂成一坎

徐長谷郡中賢者夏日送客出門云科頭跣足幸勿罪一人竊聞之以爲送客豈有此言一日衣冠送客亦云科頭跣足幸勿罪客笑曰君誤矣此人正色曰徐長谷豈有誤

吳友以政比妓詠政一闋寄黃鶯兒錄之名賤且身輕遇炎京起夢悄尖尖小口如鋒又叮能痛人叮能癢人嬌聲夜擾迷魂陣好無情偷精吮血猶自假猩猩

唐楊富氏其先一老媼家藏一寶物有四老人偕禮造訪求觀其寶媼治具留四人午飯以瓦壺

盛酒四人飲至醉復請曰寶可得觀乎媪曰寶在目前卽是壺也不火而酒自温愈飲而酒不竭一老醉甚把玩間失手墮地而碎四老䠞踖殊甚媪笑曰凡物成毁有數何必介意賢哉媪也

華亭之鶴多稱下沙蓋自海外飛集其地非下沙産也高大異常嘗聞鶴徃飛集此地常數月不易其處故羅者每蹤蹟得之

倭亂時一公差差徃廣東調兵路忽遇虎負徃一大樹下抓土覆之徑去公差俟其去遠急緣樹杪避之少頃引一巨獸至背濶方乎頭似虎而巨若以此人作供狀不料已去獸遽怒搏虎食之而去

萬曆巳丑春海洋中浮出一艦長三十六丈艙如之檣半之濶八丈鎖錀以金銀頭艙髑髏無數謂是昔年塞老鸛嘴者不知是否

萬曆丁丑冬澱湖傍忽湧冰山約高數丈長二里許峰巒洞壑無所不有月餘融釋四方來觀者無虛日特以堅滑不可登耳先是湖中冰堅不通舟楫一夕傍湖居民聞萬馬之聲從屬中窺之見燈火千餘及明乃見冰山始知神所爲也

萬曆三年夏五月晦大風海濤山立怒飲而西浸敗塘於漴闕六百五十丈又狀塘於白沙二百丈漂沒廬舍百十區民死者數百人溺乘其缺

日再入流溢泒介徧及四境而潮味鹹所過禾麥豈蔬立槁適歲旱民不能灌溉賴楊父母臚山公冐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狀以白兩臺監司各捐贖金千餘兩擇吏董厥工尺數月塘成長八百五十丈高厚各一丈五尺趾加厚二丈民甚賴之

隆慶三年丈田均糧僉憲九石鄭公郡守洪溪袁公謂泖塔在湖心淤沒不常遂得免科給帖存照萬曆元年復建青浦泖以西俱屬爲獨泖塔基因不起科仍隷華亭

七寶鎮寺西有羅漢松一株大可四圍中空有冬青木寄生其大且如斗矣萬曆二十年有一巫姿稱五神棲止樹上潛置火樹中以愚遠近日此神燈也越三日不意火大發千年之木遂成煨燼豈不可恨

武弁張赤虬出海爲風所飄見一大石門卽避風其中有山有田鶴高丈許聞無人煙張登山見蘭花盛開摘之則縮入地隨釆其葉斷處流血且有腥氣

孫雪居製一舟名雪蓬制作古雅可坐十人雪居捐館此舟屬之陸咸齋未幾咸齋卒有吳興肇賈茅姓素縱肆謀得其舟徃來吳越居然士夫至癸丑夏茅入舟忽見孫陸二公共坐舟中大駭隨得心疾狂呼奔逸其父用鐵索錮之此雪

蓬爲之祟也

相傳袁海叟避禍歸佯狂自辱令家人以糖拌米潛置籬落間公匍匐食之上命公爲本府教授使者見其取食不潔遂奏爲眞病得免

徐師菴宅將燬之前月餘凡空房遶至及廚餒廩庾之內無處無火煙從隙中出啟之火燄燄也至燬之夕如數十人從內喧嚷而出廣廈百間頃刻燬燼

錢涇橋北有二尼姓方者禁足袁姓者迎賓各宅眷爭先布施數月後一隣人夜聞關房內笑語聲且覩之扃戶如故乃從隙中窺見佛座下一穴正通關房袁夜分而入未明而出乃密報里排地隣共驗袁者爲尼方者乃僧也於是逐去有方和尚盜閔尼姑之謠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颺旛偶有行者畧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丁萬計皆長三尺許人皆異之

郁華谷徐文貞姻家也郁貢期尙遠文貞特懇宗師周公觀所令其超貢周恐衆心不服乃集諸生論之曰天子至尊設相公引薦一人則周之乎衆曰然宗師又曰天子尙然何況本院今存翁老師特薦郁子超貢本院不得不從諸生謂何衆唯唯郁遂膺薦

孫穀齋之兄守齋少穎悟十一歲竊從家人往觀競渡比歸其父雪岑公欲責之諭曰汝能作一詩當貸汝守齋應聲曰虎艾懸門日龍舟競渡時屈原遺恨在千載沅蘭思可謂敏捷

嘉靖壬子春徐長谷同一二友入步郡治前見賣鱉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對曰網之黃浦中徐歎曰介冑之物忽至兵兆可憂也同行者迂其言來年癸丑倭亂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時紅年十三姸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樂戶徐姓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謀之土人土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土人亦應曰諾乃覓輕舸艤漕艘旁夜鑿漕艘水大入王媪睡夢間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舸上時滿船驚擾土人遂携紅入舸挂帆而南舉至京口付徐酬亦如約徐携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徐至吾松朱家角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徧訪不得乃以萬曆辛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

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兎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腿遂不能行寸步仍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爲徐畫策擁應龍至一蕭寺中過寫鬻妹身契僞顛倒之決北牖令應龍疾走逸過蕪湖衆工數輩備述其故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爲政予冤何從白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乃倒橐與衣得一金畀之開道同至郡典訴二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獎徐於獄而陸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流火并撻之闔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乾隆戊子十月余方卧病浹旬忽有吳興賈人携示雲間雜誌一冊亟取披覽則其中所載如倭亂始末及吾邑神迹等事甚詳他若方正學子孫後居青浦孔宅等皆非殘編所載記者又所載國初至一高士自號金翁即往還平湖始祖先人有破從嘉言爲之雲祁元宜亟表處付剞劂而謹識於梅谷山農陸烜

雲間雜誌卷下終

雲間雜記三卷

舊本題明人撰不著名氏下卷載顧氏東園北園一條稱後遭鼎革二園皆成榛莽則國朝人撰矣所記皆明萬歷以前松江軼事中載徐階爲首輔時忤旨下獄會地震幸得赦免一條其事爲正史所未載殆委巷之談也

松江衢歌

陳金浩纂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松江衢歌

陳金浩纂（金浩字錦江江蘇華亭人恩貢生官寶山縣教諭）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匯　周　鉦　庚西校

自序

松郡志書前太守會稽宋公修纂之後迄今歲月已久梵宮道院山房且剝蝕不完矣雖土有常產俗有舊風人情習而安之然易遷聖世數十年所經山川增色況百年以來休養生息之澤

至深且久嗣興相承榮財滋賦尤多　曠典屢頒在諸臣烏敢闕焉弗紀衢巷雅什竊附衢歌頌揚之餘間及里巷俗諺姑備觀摘之使追予前朝稀本未竟會　國史館咨取地方省志承命采輯而事歷三朝散佚殊多催就搜訪所得分析條例以復諸縣大夫乃知向所采獄或以見聞甚近舉之勿錄倘將時浸遠將安所憑而供修志之採擇耶遂復增補數十條依類彙次得一百首錄附既成存之巾笥了科國勿論也

鄉江華亭人陳金浩自記

內史家藏到處知裝懸傳得竹枝謌太平風景今何似

且向旗亭唱竹枝（陳內史士奇先生隨行東宗鄉咸物之大略　旗亭俱名）

自有林西水繞門翠亭高百尺訓留

恩賦蟻天馬排雲山兩度飛騰迎

至尊（康熙乙酉丁亥　南巡賜　御書賦百韻書亭紀　恩　賜額天馬山名）

獵場馳道遙飛遠一片興雲　殿角紅旗擬若來爭較

跡應思

祖德駐　行宮（獵場馳道俱在府治武場臣民今猶望幸云　行宮在）

秋槽淨灘準宮田飛

詔蠲除下九天恩口銜

恩飛又到

青宮仁孝不虛傳（雍正三年減松江浮糧一十五萬乾隆初又減五萬餘誠三百餘年之曠典也）

鶴渡洲翻海變滄金　須內府築新塘蜿蜒龍蟠鼠鱗

石春水秋潮嶺

聖皇（金山北岸得一碑曰鶴渡洲界　雍正三年發帑沿海築石塘花隄塘又爲增築）

禪房古樹百年餘今在楊林驛使東江底而僻周太僕

湖瓌不說夏尚書（顧祠古寺　尚書古剎夏忠靖治水　陽林驛寺在江之北　雍正五年番與淞江周守中）

西里分城隔浦雲東西半壁又三分交得大州容易

鎣上琴聲幾處聞（雍正二年分奉賢金山南匯華亭婁縣八今爲泉世斥書浦）

兵戍孤城第一關口衛大海面金山屯田宜已歸民糧

散秩何須衛尉開（設斷防海要衛尚以參將駐守今設縣治衛所裁並歸衛己少近誠裁衛都）

雨過齊灣滑大堤先農壇下看扶犁爭時老農冠帶

到處擇船早分泥（雍正時始建先農壇在府治及各縣八品頂帶老農）

行田一一望數高低擱淺支河候馬蹄水利判官都食俸

莫教撩稻損平畦（河宜時疏浚乃水利判官之責）

寺後鐘聲細如麻更散譙樓鼓又搗滿縣堂中書難在

鹿銜青草鶴銜花

萬戶恩蠲李令君樓船艤泊有旗軍官倉更免收餘羨

水次船歸望五雲

昭武將軍鐵衣綠旗兵唱凱歌歸猶憶近關南郊外

演陣聘侯去打圍（在府治之西）

鷹子城高靖海氛蜿蜒移駐一枝軍關前更送輕車去

迎歷蘇州兩地分

瑞溪水淺夜輝光海上何人復釣璜從組瑞衍應佐命

太公未許老戎行

三年兩度使車臨絳帳高懸院落深關節不通昏夜寂

清天白日照堂陰

龍門寺外酒筵開郡闕當秋饋茂才誰似使君青眼大

看人直向鳳池來

北籍商人原來多少年却得占高科豈知獨步瑞溪上

逸採還有讀書處

紅杏江南春色多狀元坊下聽鳴珂九重雅選須才分

不但聞道日月河

一日三潮谷口西瑁湖恰報起沙堤從來人相羅門怪

飲馬河橋對水斷（王文恭公居近瑁湖入閣時）

金管題詩一第高承

恩且爲袍鳥號玉堂早有綠綸手秋鶚衰辭濕

御袍（雍正元年秋祭）

至今

何天誰遣厲池除絕勝鴨池泯海樓金馬門開都待詔
幾人贒殺出東華
[illegible]
文苑儒林未足雄大科誰復屬鄰冠至今數百年來少
誰簽何惭六品官
聽渦人去逝悲風鄂渦游魂路不同伏劍獨留臣節在
至今厲勿念孤忠
[illegible]
滄浪灣西佛大幽釣灘舟殘水悠悠萬姿崎下波濤起
猶婦留碑歷濁流

雙鵠一品毅坊存石楔新旌楚婦門只惜埋名窮孝子
祖衣但掩舊刀痕
硯光五色樂宮籤史有雅紅可萬年紙貴洛陽增價
採花留手落雲煙
何處神童有偶才空傳祥甌 搜頭來爭如夏氏一雞
子倚世江南賦大哀
早悲何興作嘗歸 聖童口授說唐詩詩傳復入山人手
老眼變看翻訓進
詩人愁筆望湖溪望見亭湖處士早放落斧柯又賦手
又能點鐵作金鈴
春藻堂空散舊盟江湖欲傳關群更何西子湖婆妓
題與鮫綃定小名
爽籟探對不傷春起草當窗眉未顰畫有胡繩留老手
天游閣底范夫人

三朝國史復增修江介遺文到處收留得我鄉風節
在血濺一斷猶千秋
金匱圖書藏未遍曾收豆豉一行詩還遜太史傳遺帙
正是松風欲散時
峰賺江郭借書遊花影秋聲亦等閒大郡不憂文獻少
幾人遺稿付名山
草堂詩筆舊遊樓虛生老筆織風流文章何與山川事
嶺湖猶然屬秀州
祖風閒憶董華亭志怪欣聞似說鈴划去三隔聽眾手
瓊傳秋谷不堪聽
巷口猶留書學亭選詩曾見一衫青百年遺事無人錄
誰訪南村到酒亭
雲開館驛幾何年地僻乘潮只繫船東海岸頭人信早

風聞跨地已喧傳
新除大使舊分場萬竈鹽白似霜水陸上游都銷怨
却忘遺愛代甘棠
江村社鼓響鼕鼕秋賽酬神曲未終漫說稻田曾化蟹
神鴉飛舞啄蟾蜍
聽鶯橋畔有荒祠報祭黃婆奠大巫白屋朱門無懶婦
木棉紗細似蠶絲
花嫗街頭新嫁娘 數筐曾鳴一隻機冀溪松殺花邑

好經年織有姿無衣
楠溪孔宅水荒蕪望上還傳卓馬圖龍家留題標聖
階前古樹鳳將雛
義士碑留百世芳東阡西陌半蒼茫清河族大田千畝
也仿長洲范氏莊
千山高士墓無門幾處殘碑土一墩春草復青狐兔散
千年故鬼盡銜

夜游澄上冒陰霞白蝶詩傳水一涯庵在不知袁海叟
誰尋獨樹老夫家
花下柴門大小蒸畫留風雪假連城無傳金老琴三弄
貴籬翻半棋一杯
草長西湖湖已平鐘傳道院暮煙橫偶然飛過誰亭鶴
猶向灘頭喚幾聲
海棠原去看春梅黃牡丹開又一回可惜晚香亭壞久
九秋誰彌市門椎
南郭花開梅雨株古香不散到街衢漁塘剩有蟠槐在
低倒枝頭百斛珠
蘇野堂開學九峯陽家園裏雨相從橫雲別有名山稿
也近仙家訪赤松
銀榜高懸擁赤霞謝香山筍貢天家可憐東觀官公
衙一世徵君抱齒牙

藝海珠塵

第八峯高署可摩山閒禮數最無多閑倉饑有荒年粟 [illegible]

古蹟呼人稱綠蘿 [illegible]

龍華路轉浦雲東十八灣流水自通船過物從譜舊夢

鳴珂橋畔憶徐公（龍華有十八灣七保名物從舊人徐氏好善因要建橋生子官方伯名日鳴珂橋）

潮音閘下雨晴潮秋泛星遠識月遊移棹向東南浦口又

驚濤噴雪玉如山（閘在 [illegible] 八月十八日觀潮之處在此黃浦又 [illegible]）

出洋估舶候風還撥得洋花入海關花信幾番爭先 [illegible]

廟巫醉舞不曾閒 [illegible]

魚米遊行閘六時除將人避小巡司兩灌不及諸家筍

看讒閣網總求知 [illegible]

淨居七級塔禪關影落人家懸壁間壽消新塔萬壽

塔摩雲一筆當文山（水塔影 [illegible]）

形家謂文名刊

萬松嶺道草青青濕翠紅旗尙鬭靈錯喚不山何處是

行人拾得賞軍旗 [illegible]

瓶積如山

小蓬萊望小桃源舊有高人來避喧最惜百年遺老盡

藝海珠塵 松江衢歌 [illegible]

鍾山宮外鋼類垣 [illegible]

其居也

兩花印月各栖禪入道何須一鉢傳偏袒右肩登般

坐侍臣誰笑醉僧顛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北諸鄉水繞廬食單風物問何如寒菜無醉金鏤蟹

春筵盤供玉筋魚 [illegible]

漁船艤網泊孤蘆入市魚何且無一部河豚與一 [illegible]

秋風低價四腮鱸 [illegible]

瓜熟五色出南橋海上爭誇水蜜桃舟過青溪涼味少

探錢買得佛前燈 [illegible]

潤家坊裏鴨如何潮水宿蕩淡水波小溜汪鄉十月白

米傍扶出醉人舁 [illegible]

市口行歌天未明將去赴上採花深卓霜滴頭微白

一筐秋瓜我謝肯 [illegible]

淡紅帽子賀鄉閭綠牖排場聽說書歸去鄉家吹年酒

春盤只剩段頭魚 [illegible]

元宵節月鬧春衙簡走三橋笑臉斂一路看燈歸去晚

卻燒露線牡丹鞋（元夕小戶婦女爭走三橋之語）

清明風急紙錢飛墓道松楸近翠微小竹花籃裝五狗

藝海珠塵 松江衢歌 [illegible]

船梢插柳上墳歸 [illegible]

千秋令節舞陽天歌舞分班行殿前此日毬場鬭收

馬吏無聲閣立飛仙 [illegible]

[illegible] 元乃止

姊妹同登放鴨船柏枝棚下記山前村粧不羨街珠鳳

只買朝釵數市錢 [illegible]

龍頭五月聚龍舟街酒隨波沒鴨頭不及閔行喧夜渡

燒燈漿泉鬧吳淞 [illegible]

一肩涼粉水晶融瀉向瓷鉢滿市中那得家家藏好酒

球蘭小架坐當風 [illegible]

江介節聲夜殺殺誘針不待倚樓穿線罷兒童乞天孫巧

隨手指來巧已得 [illegible]

草場安禾小蓬萊月餅分貽籬話開伏謂姮娥須下拜

晚攢不為有香 [illegible]

江城何處可登高一簇塔樓遊市曲點綴重陽無菊粉

小紅旗插白糖糕 [illegible]

山頂雲橫人不歸園林秋晚掩雙扉誰攜小榼看紅葉

醉話與嫠對夕暉 [illegible]

賀歲從來不賀冬家家夜祭薦新春顏思真直要瓶粽

箬裹香蕉到日嚐 [illegible]

藝海珠塵 松江衢歌

藝海珠塵

除日何曾除舊逋節前聊復換桃符翹年不紉新從儉

爆竹通宵聲有無 [illegible]

三朋歌歡未足奇梨園只借玉御俑乖擺搭得來纔唱

院本當場笑我衣 [illegible]

[illegible]

聚金故里重資與粉酒諸羊有世情見慣鄉諳人冷淡

碧紗籠少故題名 [illegible]

方書藥性記參苓今日攜來看一 [illegible] 雨持秋祭鬼

村村巫鼓不停聲 [illegible]

水雲鄉畔廢堂開不復傳聞虎乳孩記得城東收棄子

個儂月月認門來 [illegible]

[illegible]

琳宮廢墜長蘋苔仙鶴飛歸不復來海晏河清方報賽

若人應更話蓬萊（仙鶴觀名 蓬萊院名）

三百二侯有名祠香火闌 [illegible] 社廟神巫唱曲

燒花解 [illegible] 春秋 [illegible]

海陽灌店會成城日貨喧闐似得京不信豐年偏米貴

江東米價幾時平 [illegible]

[illegible]

田舍翁家種稼嗇 [illegible] 米不輕誇兒郎騎馬居然秀

藝海珠塵 松江衢歌 [illegible]

笑傲蓮湖泛泖三泖 [illegible]

鱗塘此地近姑蘇生計何愁變石無縫縫三棱都賣去

紵衫紈褲秋猶好 [illegible]

嫁娶呼盧取食延個人召博謝家皆耶孃嫁娶千金聘

典盡箱冊無一絲 [illegible]

輕平蟋蟀重平鍼結伴登場秋興新拋去花枝纔歇手

提籠又鬬鵪鶉名 [illegible]

瓶枝消冷最無聊茶碗煙香與自饒八月觀潮人夾岸

畫船打鼓叫望潮 [illegible]

不歸遽歸不記相上市三鄉例少年朝弄雛相呼鴿子

松江衢歌

夜吹笛管換箏歌（觸過少年遊冶夾紫謂之蕩子）
客來東粵與西秦裘馬推車到海濱祇有耶如雙翠扇
柘湖情淚比荷人（吳人逆責者少陸東美夫婦情篤漢時柘湖此形人）
斜塘三面大斜塘直接鶯鶯湖水長姿也勸郎稀貫去
斜塘情箭野鴛鴦（斜塘水在近浙孤鴛鴦湖句用朱古詩鴛鴦衛懷棲歇句語）
雙鬟雙頭出水荷把看覷綠笑如何薔來只得供郎障
愁稠湖橋說白婆（上海顏龍普別工姿百貨橋在旁百庭新叢資益者名多皆誑手湖）
荷花蒲桔工
釣月金鈎不釣魚枉尋鳳穴徧江間最憐白骨成灰劫
浮過桐狮蹲一區（黃氏墓在吳淞傳爲金鈎釣月俗詢屬水下戶多將火葬）
[illegible]
隨棚市集夾通衢仿古江西百萬盃米糶社倉經一衡
花磁冷落萬東房（明試瓷市集窯器騰谷一空而去）
苦與微夜喜光餘占氣誰知應鱺魚不道河營傳撒殺
齊來一鬥大專班（乾隆癸亥一冬皇海魚一頭甚大見按甲子春河古今註）
（皆須死必有之）
白苧城東游地歡鄉風約定記無多欲尋鐵笛橫吹去
接柏何人點綿靴（白苧城在澱亭南明楊維楨一鐵笛）

淞南樂府

楊光輔纂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淞南樂府

楊光輔纂（光輔字徵男號心香江蘇南匯人貢生有蔚青堂詩詞集叟塗集續稿等）

悉江南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 輯

上海 沈 諍 竹帆 校

淞南好，沿革辨紛綸。本華亭屬兩晉，探源殷澧定三江，浩淼水雲鄉。

吳詩變始築華亭為停宿所由越而楚為春申君食邑遂開黃浦晉安帝隆安三年孫恩入寇內史袁山松始修滬瀆壘築東西二城于城於吳淞江其時江與浦尚未相通寇至自海不經黃浦故與諸吳淞元至元二十九年割華亭之東為上海 國朝雍正四年又割上海之東為南匯淞南疆域今不雜華亭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蘇氏軾山蔡家傳章之說不在揚州之域應宗祭傳以太湖下流為是但所引吳都賦注曰松江（此指松陵之江在吳江縣界）下流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婁登松分東江究於何處入海蔡氏又言其地今亦名三江口此吳淞支流青龍白鶴二江一而三之

神禹不應舍小為大若此方輿紀要云由吳江縣西北鯰魚口經雙門楊港山縣南至太倉州城南從劉河口入海者為婁江自太湖分流經浙江嘉興府境至海鹽乍浦入海者東江也出吳江縣東南之長橋而東北流合澱山湖又東北經黃浦折而東流為白（六府）浦又東南流歷澱山湖合趙屯大盈諸浦會於盤龍五浦入上海縣境東南流與黃浦合而入海者吳淞江也吾雖後出頗不失實度江東江北為定論而吳淞上下流之故道未請與大新何建閘之地皆非古之吳淞是不可以不辨澱湖在縣東南巨浸

汪洋不煩人力蔡氏謂禹貢書法賢疏縣者雖小必書無施勞者雖大亦略而方輿記要乃務南而失北今角直之北俗稱跡吳淞者此為禹蹟之上流故道又按今吳淞北岸柵橋地方為虬江而引祁港北有虬江口（府志上海縣境內於柵橋北亦託舊江意必後人交附為虬此名）為禹蹟之下流故道今已舟楫難通即前明夏忠靖公原吉疏刷下流淤塞難於疏浚者也疏又言旁有范家浜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俾既開通建置石閘以時啓閉是皆公所開范家浜志稱闊三十丈後乃橫闊二里者在今天妃宮及閘之內外西導吳淞南導黃浦合流至虬江口北仍歸吳淞舊道以入海范家浜既同浦闊土人遂誤浜為浦而向虬江口至海之吳淞下流亦誤為浦所奪出海處（今設關以稽海船出入之地）至今尚稱吳淞口不致謬謬禹跡之僅今邑志祇去范家浜乃稱浦折而東北合於江以達海合亞達海是也其折而東北者范家浜也志蠶為土人所誤而轉誤後人歟

淞南好，今古浪滔滔。文雉飛羅鹽子廢，赤烏留石檜枝凋，何處問南朝。

志稱文雉洲廣數十畝王逢詩此地鳴雉集故名

逢詩所謂吾來初避地黃浦漸出洲可信文雉雄能盟嬪性鷙者也今不可考或以野雞墩當之去浦較遠未之敢信 鹽子城旁有東丁鹽子灰今野雞墩西有西瓜浦疑即遺址 靜安寺赤烏碑為孫吳舊跡陳朝檜一株於宣和花石之採其一亦枯

淞南好，海靖肅妖氛。淞口秋搭連泖日，羊山夜火照舟山，千羽格倭蠻。

大泖口在南匯南嘴掛出吳淞口頃刻可達 羊山在金山東大七小七之外舟山在浙江之定海中有殷前馬蹟柔枝荻盤大衢鎖子馬鳥及東西霍山稱海道要衝夜爆平安火消息便通 聖天子文德誕敷武功丕振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中外一家民食其福

淞南好，古器記零星。一聚香浮供佛缽，六泉滿注煮茶瓶，劫火話承平。

靜安寺雞鳴迦葉兩石像舊建與元年浮海而至後六年漁者於沙際得雙石缽稍觸著輒其發怪遂奉為石佛供具 六泉在浦底如中冷泉之在江心取之殊不易味極甘洌與大成殿之張公井縣雲洞之涵泉錦山道院之天移井並為海邑名泉 賞軍

瓶製極古賞以之供花生根結實志云舊傳將軍以酒犒軍聚瓶為山則應在浦西之錦山左右按宋史建炎四年兀朮（今譯改烏珠）陷臨安韓蘄王將邀其歸路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或謂此瓶乃貯侍軍所頒則應在浦北今浦東亦有掘得者恐是前明剿倭時物又宋時所在官設酒庫酒坊酒務或賞推者取諸庫而務所市於民者瓶式正同敢以質諸博雅君子

淞南好，鎮鑰仰雄關。商貨萬檣通蠻表，軍營千舸逝鯨蠻，滄海靖底安瀾。

舊來僞緫由海道進浦往來候須風汛因海岸近乾陸丁未 大兵討之匪者竄僞由黃浦轉海艘由吳淞口進逆順而旋而平定

淞南好抱郭繞潮流船舶如龍浮浦面樓丹為鳳出城頭形勝控巡瞰

海船之舵龍形因威水族使群舟之氣不敢近 丹鳳樓在城帶門北高出麗譙登此則萬檣悉在足下

淞南好大突祀人寰民聽海堙須內徙宮閘塘圯務先修務力為民謀

學宮轉萬喙悵撻云海堙風雨多其乍往往颶風海

溢 消海向築內外護塘前明循塘築冠多著奇功者遇海潮泛漲民亦賴以全活今內塘已廢外塘乃民命所關官斯土者尤宜加意

淞南好興廢刼灰江神廟重新花姬姹豫園依舊玉玲瓏杯酒醉游公

潘恭定公園豫園荒廢殆盡獨玉玲瓏三峯尚存園今屬邑廟邑人醵資改建亭榭改名西園有玉華堂吟雪樓聽濤閣三穗堂得月樓綠波廊留春塢超然臺濠樂舫凝秀堂挹翠亭凝暉閣碧樓濤芬堂船亭香雪堂可樂軒春風閣流觴處九曲橋湖心亭致遠堂涵碧樓鶴閒亭息舫熙春臺飛丹閣香石亭千岩競秀萬花深處茶精酒壟綠楊春榭諸勝

淞南好兩岸荻吹花浦放哨船巡鶴壁寺修齊塔認龍華南北水程賒

黃浦營船由老鶴嘴出哨北白陳錢南至馬蹟 龍華寺有塔七級為一邑之勝建自赤烏歷經興廢近復修葺丹碧煥然

淞南好勝地女神樓池館鶯花歸斗姥江皋風月奉天妃香火走蒸黎

南園樹石甲一邑明喬郎中煒別業由曹而李幾易

主改名也是廟今為斗姥閣 天妃宮在城而浦海佑酬神演劇無虛日

淞南好佞佛衆心齊酡飯僧施城內外塔燈高照浦東西誦見蔬菩提

家以小瓷盛飯列几上施與化者日齋飯 元夕寺門例長竿以竹編六角勝每角懸燈逆之以機絡絲而上宛如浮圖

淞南好奪錦紀前賢月輞棘闈偕領解雷籬雄撰報掄元金榜冠儒仙

邑志獨行傳楊斐字延齡性至孝有方見刻本返梅河南永樂丁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御常改編修以疾告歸舉進者正統丁卯周公與宏治辛酉陸公深萬曆壬午喬公洪謨丁酉徐公光啓是科湖省孝中南榜第一那南元乙卯葉公有聲皆於南北直發解 國朝朱啟思錦順治己亥會試第一授庶吉士著毅照堂詩集及鑿法新傳後學宗之先是丁酉秋宵讀東城樵巢卻縣陳宗戡卜之日邑之東當出元魁錢籠門二字於城牆以識之 識識岩有祺臣入而衛精康熙戊辰中式辛未狀元王阮亭居易錄藏內閣進呈卷擬央鼎第一 上以書法救取改央第二

黃叔琳第三

淞南好文物盛流傳錢尉嘉祉勾萇鉢時侯詩社戰談箋風雅百餘年

董思翁生上海之沙岡故邑中多其墨跡四方來購者以歸本爲之羢不能辨 談野翁侍郎第在鶴坡塘上其子東石建園以娛親有峯七十二今儀存明詩一峯上刻錢載邁翁偈不舍其孫和以內府持藥施法製玉版玉蘭鏡而諸錢思翁謂其潤而縮蹙而不滯有公謂其精翔在家香冰與之上

淞南好牆膳妙才華翻野將軍書花明征壺都將緘

復百戰筆生花

孫公子一瑚力開五石弓能左右射詩古文辭皆奇贅光喬時法有金剛經石刻行於世起家文士中武巢撫旨為援遼東副總兵守餘積功陞遊擊從劉總兵綖戰死滿水崖於乾隆四十年 賜諡忠烈 鄒昇起邑之卯士康熙十七年閩督姚啟聖征鄭海移檄徵兵昇起率鄉勇百人應募投守備爲姚總勦麾下先登積戰功擢左都督賜爵不之官而歸著有從戎紀略兒泰被詞其鬪南記提一闋云記仙霞秋嶺玉關西寒月排征袍聽岩城講筍戰馬嘶四氣戰騎

刎騎鐵甲三秋聯度猛士氣今鼻飲馬長河箭雲飈弓刀 細柳營開刻鑿正軍紫標說嫖姚擬投獅宦下勢蝸衡南劍指日妖氛淨掃終勦鷹戍投將看提奏三年樂賀凱歸遊覩文武才誓具見一斑惜未竟其用也

淞南好正氣照乾坤青燐鴨嘴光祿血湘江鶴遊侍郎魂一死報君恩

趙璞琯文哲乾隆壬午 召試 欽賜舉人授中書從征兩金川於木果木軍營殉難 賜光祿寺少卿著有媕雅堂詩詞集臧海峯詩紀鷗巢名於識小錄 新楊粱若康熙順治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湖北糧道督標兵夏包子作亂殉難 賜工部侍郎諡剛南巡 御書忠節以諡之

淞南好玉殿寫收儲筆塚墨耕宗祭酒硯城月旦右侍郎嫡派定何如

陸祭酒深書法李北海趙松雪手抄書籍最富 張文敏照生浦東三林塘後遷郡郊片幅流傳爭為拱寶

淞南好風節並文章白簡南臺曹御史青藜東觀顧翰林堂別月接明揚

曹劍亭錫寶實門一士從子乾隆丁丑進士改庶常
歷部郎御史司業　陞副都御史陸耳山錫熊文裕
公從孫乾隆辛巳進士壬午　召試授中書累陞
刑部郎中癸巳開四庫全書館　特改翰林院侍讀
充總纂官至副都御史
淞南好兄弟盛衣冠梁國聯鑣魯衛錢延陵對館各貂
蟬端紀海東塘
秦潤齋光烈乾隆丁巳進士官至巡撫弟東齋照同
科武進士官至提督　延陵謂白華司空稷堂閣學
淞南好名巧列民濟橋前口碑稱學士牌坊旌石刻天
官一樣是鄉賢
學士橋陸文裕公所建在寶帶門外坊浜口俗呼爲
陸家石橋　海邑牌坊獨盛所謂三牌樓四牌樓者
殆不知其姓氏天官牌樓查道乘始知爲張鶴翔建
淞南好塵夢與人醒牧豎荒場騎馬窮酒館新能採花
聽鶴鶴歎非丁
明季操爲淮府儀賓太后特旨入京賜第土人艷稱
其第爲駙馬廳即今同仁里營丁牧馬之地　採花
廳酒館乃沈繹堂太史讀書堂額尚存
淞南好妙手一時誇平怪醫方傾李令倪癡碁局對吳

童性僻藝專工
平希豫精醫術與劉公原沈介徵齊名善用祕方時
稱平怪邑令李璧枝極重之刊行其經驗良方數卷
倪克尙善弈部中無匹性好潔聞人吸唾輒驚走
而衣垢不知浣世號倪癡吳斐章幼即以奕名與倪
亞年垂半百人尙稱爲吳小囡
淞南好方物中江東娘子鳴機丁氏帝美人刺繡顧家
工不脛走寰中
丁娘子布光潔細軟朱竹垞所謂[illegible]渾如飛瀑懸
看來只訝神雲活者也造法祕不示人女嫁他族就

傳娘績　露香園顧繡稱衣被所及人女紅猶其
妙
淞南好話蟹土風尖春浦滿蛤撈蝦蟹冬塘柴窖攢猪
窩有水不須山
蟲蝛類望潮　醃潮信爲盛衰春初一網數千清明即
絕味極鮮美然一杯奚啻千百命矣　猪猫穴地而
居冬於海塘左右除冬以獵犬獲之
淞南好斗酒侶春殘玉簪角鮮和韭炙金花菜好入糟
攤蠶豆又登盤
角蛤菜花開時狀蟹采背觀銀名稍長大名栗花玉

箸　立夏以金花菜入粉攤之若餅然俗名草頭
攤粞
淞南好裙屐女嬌遊十里香雲牽麥隴萬家紅雨簇桃
岡卻此是仙源
西城極空曠清明前後郭外麥苗齊腰城中水鄉桃
花盛開綿亘數十畝絡繹游艇頻人面
淞南好味傳會譜羊胛開筵翔戡九豚蹄登席後徐
三食易報江南
羊胛向推白煮賊九創爲小炒近更以精者爲佳
徐三蓋於海角猪熟蹄每年肆中以蹄酢製入以糖巧
廳舌及肝肺腸胃等曰精蹄頭已入歲稱美味
淞南好人物笑同儕六腿蟹螺蛳於口腿蝦虎鳧
名不用武分明
蟛蜞𧉸身螺𧐒闊人謂之蛸生 [illegible]
形味似蟹 [illegible]
以蟹足 [illegible]
者爲蟛 [illegible] 人以有毛者爲 [illegible]
蟛蜞 [illegible] 小 [illegible] 者爲螺 [illegible]
蜞似蟹而小鄭樵謂據上下文合足蟛屬蟹月 [illegible]
蟛海有小蟛味辛名辣螺二三月間多化爲 [illegible] 其
蟛蜞半成而尙留殼中者可證也此足以破 [illegible] 而

堅鄉說　食之令蝦者本稱蝦虎市者美其名曰四
腮鱸
淞南好海族腰珍羞釜底添新鯔刀邊抽帶煮銀
頭鯽國未全收
赤鬃名鰻蓋鯔名豬頭取形似也
淞南好昔呂儉搜求味敵江鮮鰭甲名輸沙狗縱遊
旅同類各殊尤
鯽魚出揚子江隨流亦入海　漁者得之與其値以
售於市　鰣魚又名甫甲味與鱘同沙狗海灘小蟹
遠入珍爲上品　蟹類繁大小者曰蟚蜞蟛蟹
劍之螃蜞雅謂以大者門小者負
淞南好蔬果發叢脞芋四香殊羊眼豆蓮心餅匹狗頭
菱美味飽闔丁
芋之大者曰魁小者曰圈　羊眼豆莢白糯闊尾
圈皆中如羊眼　蓮子盛於南滙白花更佳　菱四
角者名狗頭取形似即菱也
淞南好闌闠門新奇鮮握檀凝臨寶鏡夜牽佛手旋
蝶魂斷妙香飛
會嫁新翠碧可愛賽粧競以鬪豔　佛手柑出粵海
闔船進口爭爲於市閩人以絲線絡諸枕屏香欄

淞南好新浴晚涼天日本花巾胸挾雪遙羅廉管口噴
煙籐閑出天仙
洋花布手巾出日本非華人所能仿製　遙羅煙
舊時頗暢纖細稀香而易僞價値大增
淞南好香閣巧安排粉似雪從石筍覓酥如新自法藏
來奚口四時開
雪翁家戚於石筍坐其雪鶴酥桃金紅水白琥珀金
頭粉女紅李家白及金銀寶簪諸粉祕不傳苗若
售賣之粉粉亦不甚佳　法華牡丹甲四郡通

以香計有支紅孟白火輪寶珠西番寫塔粉蠶玉簪紫球紫球包藍蘇堤綠蝶香雪疊毬佛座蓮花陽紅瑞綠蝶雞頭素紫羅襴鵝山雪寒潭月霞光射斗十二連城太真晚粧金星雪淚諸名甚夥羅妝瑤池春等郎醬之醉楊妃也而色香尤勝

淞南好負指記曾經尼院餽來和尚豆偈家煮出小娘鰻說破笑難勝

蠶豆一頭去皮用油醬炒熟曰和尚豆　俗呼鮫曰小娘鰻有肉桂雙垂而白故名

淞南好命險一杯羹生願西施乳下死死憑和尚腹中

生生死眩奇情

河豚狀如蝌蚪即吳都賦鯸鮐也腹極甘腴故名西施乳煮之非法毒人立斃紅目紅翅者尤毒蘆芽長尺許便不可食中毒者急以橄欖汁灌之可解諺云拚死喫河豚　宋蝦子和尚名知假嘗從漁艇賒食斗蝦及發門取值仍吐還之悉活今靜安寺鑿鍾蝦傳爲訪蹟

淞南好海捕逐江皋雜袖爭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酕醄

海船金身白墨俗呼白肚皮船俱泊浦心日將暮小船載土妓分宿各艙　紅毛酒味如丁香皆以玻璃瓶

淞南好歡逸趁時與寒食先開春酒讌元宵爭放采茶燈喧鬧鑼鼓迎

清明祭神讌會三日先一日曰春酒後一日曰散福夜　上元節美貞爲采茶女子手執花籃燈唱山歌正月盡方歇

淞南好面笑踏香塵鳥巢雞燈明累夜曲橋蝶影起青春惡少忽雲屯

春日兒童於城上放紙鳶夜則架以烟火九龍飛鼠

能歷進飛蝴蝶白鶴生街俱從寫香飛度　西國進女必由九曲橋至湖心亭向苔梳翎鍋頭前向倚樓傳紅如蝶窺雙開

淞南好四五月之間趁將賴街爭火信魚無何真敗冰鮮木舖日喧闐

麥秋謂之火信　黄魚即石首盛於淡水門洋面泆以藏冰可支數日四五月漁艘市冰以往滿載進浦小船插三角粉紅旗鳴鑼往市曰販冰鮮

淞南好江埠護船收裁浦鹽拖金稽售衡波利快玉孫尚真向我蘇州

船之運鹽者曰鹽拖又名湖船今則稽浚海貨赴蘇船戶飾婦女以獄客使購其貨　利快出劉河近年盛行浦面豔妝飛櫂不減吳姬

淞南好直五關能舟破浪快船誇技可凌風望紡門歐喉檣火照紅樓

端午浦中競渡少年東青龍條減諸艘器械鬥犬龍舟隊裡更番奏技往來如織曰快船富者則坐艘飛此賽十番夜唱清曲謂舟競船遊戲以浦酒糕之翁或放鴛燈心箏鼎兒洞水取之向夜佔樓萬火照浦如書星爛天

淞南好婦者最農家年汗花田鋤[illegible]紗商女弄琵琶

木棉須苗生六七次而後開花若梅雨連綿黃黴稻内工必倍之日[illegible]烈則翻下之童即婁故農婦於盤進必懸赤日中無歇午者夜漏終約坐類來

淞南好市聲日高低海舶販來紅木段洋行收去白花家民瘦寄商肥

紅木可充花梨紫檀上人市之賃船以爲器用　棉花之上白者標去核曰花衣行行街鋪　代閩粵商南販運收之

淞南好耕織不辭勞倘布經車沿架走收花燈竹折桁高辛苦利如毛

以木棉紗上經車於官道理其緒曰經布浸以麪漿置竹架上勻刷使乾曰刷布然後上機　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燈招之曰收花燈

淞南好柴茸與民同鹽販荷枷憑役恃桃梆抱纔聽官判物遂窮詰豐

鹽快尋民鹽以十之一二入官餘仍私售　竊鹽斤不滿十文肆鹽價至二十六文故販私者甘犯禁以趨利雍正四年南令欽公璉請將上海鹽課均攤而

邑地漕項下每畝徵三釐九絲二忽六纖俾民食竊鹽而不罹於法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惜松民例食浙鹽兩江憲省難以上請歸遵必得浙省鹽法衙門將所轄府分存攬之縣統計集題方合政體近年別省業有奏請　允行年終彙計課務而民安　特告嘉興府浙省援例入告此其時矣乾隆癸丑亦仿南滙縣志凡欽公議畧之不合志體者例應刪去光緒志局纂修未將此條刪　國計民生斷有關繫宜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請於邑侯胡公得附刊新志課項下　水蜜桃垂熟官差役從中漁利高其價以售之民

淞南好時物薦秋香月餅佃菱桃肉餡雪糕甜砌糖宵新穀漸登場

月餅即桃酥之類　雪糕以新米粉爲之盛夏即市於市黃邑有五十日沙秫比諸而早登

淞南好伏節話賭縣端午日蘭盆關十地中秋香斗燒三大巾目不成眠

中元盂蘭盆會海邑獨稱於七月晦俗以爲地藏誕辰云　中秋以香製七級浮圖大金爐斗謂之日燒斗香

淞南好古寺傍申陽北郭重臺登振武西郊佛閣躡沈香更上臨江

振武臺即北門敵樓今爲元帝殿　沈香閣潘恭定公建以奉沈香大士　臨江閣舊名大悲閣在利濟渡口昔邑人登高之所

淞南好官禁役生財地棍猛於牽牛劫數村優花鼓媚游蛛華俗待誰來

地棍所通衙蠹日宰耕牛無算賊竊牛以賤售之屠宰殺牛之具　男敲鑼婦打兩頭鼓和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穢之詞賓白亦用土語村嫗悉能通曉曰花鼓戲演必以夜鄉村男女雜戶往觀

淞南好男遐女當先健婦挑鹽行兩縣饑夫擲豆跳三關剪悍婦如天

婦女販鹽網開一面健者能肩重擔自奉賢越南滙而至上海日行百里　五香糖擲以錢豆五粒穴一面如骰每局五擲不得犯五十及十五之數曰跳三關納錢而後擲勝則錢糖並獲敗則不得糖而失錢

淞南好生計水棉周發竹懸弓彈作絮車牀加楦打成紬衣食仰田疇

穴發面插曲竹懸七尺弓以弦入花衣椎擊弦動紐

碎爲絮　棉花核榨油用以照夜者煮食不及菜豆油故價值亦賤

淞南好博局注千金花馬開招搖八將骨龍押角吹雙門白晝接黃昏

紙牌每樣八張曰八將用六般搖色曰花馬三張同者曰指子每益一張曰開招　押寶以骨頭骰心爲勝負者猜則兼勝兩門在左者曰青龍官以寶斗爲賭具近更以骰代之曰搖寶

淞南好時樣冶遊郎入肆壺觴誇琥珀擱街盤碟賣檳榔不問價低昂

琥珀光以紅花蒸釀入火春色味俱佳　近城畫壁以扶留藤葉裹檳榔謂之扶留頭泉

淞南好吸市散神仙葉擬茶杯開建片銅鞋水管吸蘭烟朋話度流年

建片色白醇酸茶肆珍爲妙品武彝以岩茶爲上湯白者洲茶則湯紅今所尚徽寧香茗皆洲茶也惟諦眉即岩茶之選芽而茶商所市者仍洲茶之白毫耳至奇其名曰大王曰幔亭曰玉女諸峰皆險峻道難通僅以數茶授岩茶皆一曲之復古洞二曲之金井五曲之玉華洞六曲之悟峯七曲之東華岩九曲之

白雲洞及山北之章堂竹窠青獅岩諸處皆最著者而尤以玉華爲第一謝在杭玉華洞詩小屋編紫竹結亭藥床茶鼎異榮猴山中一夜雨明雨收却先春一片青蓋指此　水烟出蘭州以銅爲之腹貯水面裝烟眼引管尺許隔水呼吸亦惹茶肆奉客資

淞南好織物各爭奇益樹二三株屋蒲籠禽千百上城噓滑賞合時宜

邑尚盆樹大家庭院園所必備即市肆之尺天寸地亦於垣牆架簷鱗列諸品稱而籬瀕不厭其煩若洋松洋鵑洋楓之類價倍他產　西鄉栽植不惜重金購諸遊手者日擲籠上城門晡後則集西園

淞南好白晝號岩罏窓騁奔騰新得歸好場巡伏二三場行將借羊腸

雍正十三年以邑南聚陷梁新闢於金家灣怒流湍駛渡者必候潮平　瀕海設立頭二三鹽場以課鹽務販私者日踏場

淞南好無處不歡場日婦顛聲嘉蠶婦伴娘炫服裝新艷賺煞少年郎

彈詞皆女近更學勾欄小調濃妝坐茶肆寶唱少年蹤跡相隨　游邑作俱發服相尚若花蝴蝶夜來香

滚燈月月亮底擺荷花燈龍船之類悉有鼓吹在揚艄也有醫廣神款步街頭望而知爲若輩色少衰則妙選女爲義娘其宗派有甚於術者贊禮則而特其名也容不接於家各有私期之所辰集酉散時人戲謂之上學堂

淞南好妓席聽新歌武弁教閒更小帽文人避誘換新靴客比鯽魚多

妓家大半在西城營丁猾處故倚武弁爲屏障　生監不守分者曰坡靴黨

淞南好舊處向消魂客訪前遊過白梃妓翻新樣託元門也算太平春

妓家不常厥居他人邀入客時門多過門傅以為笑　妓欲安身所獸而難與本夫離異多託比邱爲法華轉輪而以甃音是荷華池爲逋逃藪今則所在有之

淞南好秋興接冬春上匣沙盆蓄蟋蟀鬥圍錦袋出鵪鶉賭酣賭黃金

蓄養蟋蟀用泄泥填盆底鬥器以竹爲之上旋細柵故人鬥場曰上棚　鵪鶉鬥竹圈內稱其惜勝者曰鬥過幾圈

金陵歷代建置表

傅春官纂

序

甞爲撰江甯通紀，棨七邑大事備書之，郡縣之興罷亦參錯其中，特未易尋其端緒，欲別創一提挈之法，俾閱者了然於目，因鄉中輟，心常歉焉，會同里傅君苕生以金陵歷代建置表見示，讀竟全帙，歎爲史才，迹其分條，厥有四善，夫一統之時，每輕留都，京師之外，不數行都，遂爲輊軒，何關形勢，茲則地遷天塹，表重鎮於臨江，名從主人，合九朝爲一例，其善一也，至於一縱一橫，鳥飛難直，四至四到，犬牙或交，地有插花，界容表樹，茲則自下立縣，不以畸凋而致疑，浙西實蓋，距因治昇而妄改，其善二也，若乃地異名同，東西莫準，前置後廢，古今攸分，稱謂倘淆，畫莽殊甚，茲則揚州本於禹貢，無與廣陵之衝，丹陽斷自唐時，不混曲阿之號，其善三也，又或流人所聚，主客相侔，軍府周環，兵民未洽，撫斯擾擾，不免斷斷，茲則南朝僑置，槪從土斷之科，明代衛營，亦入版圖之列，其善四也，噫，周應合建康志表，既涉於煩蕪，汪梅翁南北史地志補編，又疏於校勘，則謹嚴簡要，豈非志地者之權衡哉，粲衰年多故，神智日昏，麟角牛毛，輒不能有所成就，此之造述，實獲我心，比於晉南所編證圖經而悉合，宜乎君苗老去，欲鍊研之俱焚也已，時光緒二十三年夏五月，江甯陳作霖敍於徵文攷獻之室，

自敍

金陵之邑，帝王之州，古稱重鎮，八姓所都，東晉以還，復多僑置，欲考名實，最易混淆，建康雖有專書，郡縣仍不免脫誤，至於各家記載，其失更不待言，此金陵建置表之不可不作也，其最甚者，宣城理於秣陵，且作太康元歲，臨沂分於江乘，復作咸康七年，此實錄之誤也，荊王劉賈，乃謂失國於是年，丹楊弘紹胡竟奪封於其子，其志縣也，亦有僑置，新城博陸既未收，肥鄉元城復不載，此景定志之誤也，漢志並無永平屬縣，元狩之年，號尤爲李，唐猶存揚州，當稱江都之專名，實後此圖考之誤也，夫正史所載，亦有可議，隋志之失也，謂東晉置郡曰揚州，宋志之失也，謂國初昇州有節度，若乃寵義州誤屬諸江南，立建興於晃諸補志，梁武瑯邪之改，地記書篆而無文，晉元業邑之僑，嶺城志言而無郡，雖府縣兩志，疏忽亦多，三國有建鄴之名，兩縣亂積地之數，廣川魏郡，迷類無稽，業邑高陽，遽省爰亦，而且丹陽失載於歷代，安業不明於初唐，凡此數端，乖舛實甚，後之攷古，能勿歎與，光緒丁酉夏四月中浣，江甯傅春官苕生甫識於晦齋，

凡例

曰金陵建置者。準今江甯府上元江甯二縣治言之。他縣不與焉。吳瀨渚平陵二縣。金陵縣之故古者。今雖治隸溧水溧陽。然當金陵未見稱時。固皆屬吳國。勢有限制。故錄之金陵。既得名後。凡界乎金陵者。如漢溧陽溧水句容。唐茅州等。放定志收入之。茲概不錄。以嚴體例。

凡每朝州郡等不治金陵者。皆載明治某地。或云治今某地別之。

凡每朝郡縣治金陵某地。書無明證者闕之。

凡某朝析某郡縣置某郡縣。省某郡縣置某郡縣。或某郡縣改某郡縣。有名必錄。雖暫不遺。

凡每朝郡縣仍前代者。及某縣屬某郡仍如故者。不再註。省文也。

凡每朝郡縣革者錄諸前。沿者錄諸後。備參也。

凡前註已見者。不再見於後。後如之。必不能省者。仍互見之。俾閱者易覽焉。

凡往籍所引諸書。或今散佚。而罕見茲並列之。庶不掠美。毋庸炫奇。

凡註所引。正史不足。雜以諸書。間有異同。止於明斷。

凡表所引諸書。悉冠以書名。俾閱者易於糾核。

凡州下註統郡者。以僑郡故也。餘俱不註。

西楚國附秦後者。以無可入也。

東晉錄徐州冀州者。以金陵僑置諸郡隸之。

明代衛所。弗在南京者弗載。

表中漢丹楊郡從木。丹陽縣從阜。三國六朝各從木。隋郡復從阜。仍呂志也。

凡表註所引。間有舍原書而徵諸府縣志者。從詳說也。

凡云官案者。或疑或斷。或有所辨說也。

是書謀於乙未秋。丁酉春畢之。凡數易稿。於僑置各郡縣尤加意焉。脫有遺誤。或非作者所能自知。

引用書目

尚書　周禮
春秋　爾雅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馬氏南唐書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前編
九國志
吳越春秋
通典
李善文選注
元和郡縣志
玉海
太平寰宇記
輿地廣記
輿地紀勝
老學庵筆記
愧郯錄
容齋隨筆
天下郡國利病書
聖安皇帝本紀
讀史方輿紀要
江南通志
乾隆府廳州縣志
補梁疆域志
歷代地理志今釋
汪氏漢書地理志校本
宋州郡志校勘記
南北史補志
同治上江兩縣志
通鑑綱目
七國攷
五國故事
括地志
通考
藝文類聚
建康實錄
野客叢書
元豐九域志
六朝事跡類編
景定建康志
金陵至正新志
金陵圖攷
一統志案說
疆域志
大清一統志
廣輿記
東晉疆域志
補三國疆域志
秣陵集
錢氏新斠注地理志
晉略
楚漢諸侯疆域志
重刊江寧府志

金陵歷代建置表

清　江寧傅春官纂

	唐虞	夏	商
國都			
州省	揚州 書、舜典、肇十有二州。通考、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	揚州 書、禹貢、淮海惟揚州。	揚州 爾雅、江南曰揚州。
軍			
郡州府			
縣			

周

吳國

吳越春秋，太伯仲雍望荆蠻，國民君而歸之，自號爲句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句吳。通鑑綱目前編，周武王十有三年，引皇王大紀云，太伯薨，無子，仲雍嗣，爲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非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六朝事迹編類引圖經

揚州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一統志案說江南分野，屬牽牛之下，須星曰南斗。

云，吳固城在溧水縣西南九十里，高一丈五尺，縱城周回七里二百三十步，子城一百一里九十步。

春秋

吳國

春秋左氏傳曰，周簡王二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宜業，衡山今在江寧縣東南，即橫山也。

越國

輿地紀勝引金陵故事云，周元王四年，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强威勢。又有越臺。建康實錄，越王築城江

瀨渚縣

平陵縣

六朝事迹編類引縣公圖記云，固城，吳時瀨渚縣也。楚遣王與吳戰，吳兵不利，遂循此城，吳乃移瀨渚於溧陽南十

上，纔今淮水一里半，城遺址也。案越范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橫西北，即吳步門築草陵營宅，故城入晉作演貨賦，日，智東城之籽餘，即此城，在三井岡東南一里，今瓦棺寺閣，在其偏也。元和郡縣志，越城在上元縣南六里，本東甌越王所立也。吳王濞敗，先諸此城，後保丹徒。太平寰宇記，越城，東甌越王所立，周顯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築。宜案，其城在今府州，昭得在此築城，當仍以爲越舊址，是元和志

且，改爲陵平縣，襄王別平王立，使蘇適爲將軍於吳，吳軍敗，收與陵平縣，改爲平陵縣。玉海卷秋時郡縣於縣，戰國時縣隸於郡。

寰宇記皆誤。

戰國

楚國

景定志，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子熊商敗越，盡取故吳地，以此地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號曰金陵。

金陵邑

建康實錄，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云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

江東郡

史記甘茂傳，范蜎對昔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宜案，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是仍呼舊故郡名也。

秦

鄣郡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文獻通考稱四十郡。與地廣記，秦始皇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遂并天

秣陵縣

建康實錄，始皇三十六年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

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於是秦障鄣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地理志今郡，今浙江湖州府安吉縣西北。金陵圖考，鄣郡不詳治所，志云在石頭城。地史暨吳興郡西，金陵本吳興西境也。郡國利病書，丹陽地屬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於漕故鄣安吉而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圖金陵爲吳興西境可乎。史闕吳興郡西正陵故鄣郡，非石頭城也。

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爲秦淮。乃改金陵邑爲秣陵縣。秣陵之秣陵縣城，即在今縣城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故城是也。

丹陽縣

江乘縣

西楚國

史記項羽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書項羽傳，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楚漢春秋，楚都彭城。諸侯各城志，自來注史記漢書者俱不舉九郡所在。余案羽所王之九郡，曰會稽郡，故鄣郡，故東陽郡，泗水郡，碭郡，薛郡，陳郡，潁川郡，東郡是也。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七年，過丹楊，至錢唐，從江乘渡。

漢

楚國

漢高祖紀，五年春正月，立齊王信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漢書諸侯王表，楚王韓信，項羽所分楚地九郡，今以項籍地王韓信，得會稽東陽郡，鄣郡，泗水薛郡，凡六郡。

荊國

高帝六年，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荊王。是年，黥布反，失國。官案，據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揚州

宋書州郡志，揚州刺史，宋有所治，官案宋書志引丹陽記云，漢因秦制，至武帝初，置揚州，理于此，元封二年，始置十三州刺史，知天下歸郡。此即爲揚州。揚州本在西州，揚治壽之間，是其理處，後漢知之。劉繇爲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號此爲吳州。又云古揚州城在江寧縣城其西倉城東，至壽州轄治城，府三里，後漢因之不改，即此城也。蓋此則漢刺史治

丹楊郡

漢地志，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楊，屬揚州。汪遠孫校本云，元封當作元狩，武帝紀元狩二年，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蓋其年更爲郡也。新置州郡十六，引作元狩元年，元年爲二年之誤。金陵圖考，元狩二年改鄣郡爲丹楊郡，屬揚州，統縣十七。秣陵附執，永平江乘句容溧陽縣湖，官案，漢地志，丹楊郡領縣十七，曾宗年永平，且元封作元狩，是以宋晉宋書地理志今晉陽，屬漢置丹陽郡，治所宣城縣治，野省蘇，會今安徽甯國府宣城縣。今西州丹楊，晉書地理志丹陽郡，宣從阜，宣者縣之，傳考證地理志，丹陽郡，曾山多赤銅，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丹楊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劉又考之，州後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秣陵爲丹楊郡治，于此

秣陵縣

呂志，漢初屬鄣郡，秦鄣郡屬江，帝時屬江都，元狩武帝初爲江都王子，封秣陵侯，國除，死後爲縣，江都王國除，屬丹楊郡，王莽曰宣亭。

江乘縣

漢地志，屬丹楊郡，莽曰相武，新斛注地里

賈爲荊王，十一年，黥布始反，東擊荊，賈傳，立六年而淮南黥布反，正與高帝紀合，未定志乃前是年黥布反吳國，是誤以賈立六年而布反，當布反於六年立賈時也。

吳國

漢書荊燕吳傳，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乃立濞于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宋書志云，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賈舊封。

江都國

漢書江都易王非傳，

此明矣。而秣陵集序云，漢時揚州治壽春，後末漢苗治壽春，徙揚州治于金陵，孫策渡江，劉繇徙居曲阿，金陵遂爲孫氏所有，其說不知何本，且宋書地志云，揚州治歷陽，後移治壽春，序云後漢治壽春，更誤矣。

漢，而元帝又徙都焉，于是以建康守爲丹楊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所謂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國熊繹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秣陵置丹陽郡，附于丹州置丹陽郡，唐于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七國致引地輿志同。

志在今江甯府句容縣北六十里，復引括地志云，故城在今句容縣北六十里。

丹陽縣

漢地志，屬丹楊郡，新斛注地理志，在今太平府城東，官案，今江甯縣之小丹陽，去太平府約五十餘里，舊

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并鄣郡地。

丹楊侯國

胡孰侯國

秣陵侯國

漢侯表，武帝元朔元年十二月甲辰，封江都易王子敢爲丹楊侯。正月丁卯，封江都易王子胥行爲胡孰侯。纏爲秣陵侯。

日縣治，關界云。

胡孰縣

漢地志，屬丹楊郡。新縣姓[illegible]以盧註引顧氏大野曰：胡孰，輿志作湖熟。今上元縣東南五十里有湖熟縣，即漢故縣所在。自漢至晉，有湖熟無姑孰。宋郡國志胡當作姑孰者

非是。呂志，姑孰本與湖熟，史或作湖熟，皆聲近字異。今之當塗，正古之胡孰，而今上元之湖熟，乃東晉以後之縣耳。實案，呂志說亦近是，但無實證，故不從。姑孰、胡孰，據今廢之，當日皆爲胡孰侯所有地。今之

後漢

胡孰侯國

景定志，後漢亦爲侯國。漢侯表，胡孰侯治丹楊。

揚州

丹楊郡

吳郡

景定志，後漢分揚州置吳郡，治吳縣。

秣陵縣

江乘縣

丹陽縣

續漢地志，屬丹楊郡。

胡孰縣

續漢地志，屬丹楊郡。

蘭臺其名者以此，曰姑曰胡，則又後人轉音也，不足深辨。地理志今辨，今安徽太平府當塗縣東五十。

三國 吳

國都

三國志孫權傳，黃龍廿宜出都陛下，權從之。孫權都，黃龍元年秋九月，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傳，甘露元年秋九月，從西陵督步騭表，從都武昌。寶鼎元年冬十二月，還都建業。宋城志引金陵志云，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

揚州

宋書地志，三國時，吳得揚荊交三州。賈志，吳置持節督州牧八人，不見揚州都督所治。揚三國城志，晉興平中，揚州所屬皆寄入吳，凡得漢舊郡四，增置郡十，校尉部尉郡二，治建業。

丹楊郡

續漢地志註，建安十三年，孫權分丹楊郡爲新都郡。景定志，建安二十六年，權始遷丹楊郡自宛陵治建業。永安中，分置故鄣郡，丹楊所領，惟溧陽以北六縣。據地志，丹楊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

建業縣

三國志孫權傳，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官寮具志，斷改名建康。按炎，且宋書別年號改於十六年者，誤。三國疆域志，屬丹楊郡。

西晉

丹楊侯國

三國志孫策傳，子紹。

揚州

景定志，揚州先分南

丹楊郡

建康實錄，孝武太康元年平吳，分丹

胡孰縣

江乘縣

固皆。晉封丹楊侯。宜案。數定志謂封孫韶。誤矣。

北。南治建鄴，屬吳。北治廣陵，屬晉。晉既平吳，移壽春之揚州并治建業。于是揚州之南北合爲一。

楊南郡爲宜城郡，遷理于秣陵。在今縣東南六里蓮長樂橋。古丹楊郡是也。宜案。宋書地志云，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爲宜城郡，治宛陵。而丹楊移治建鄴。此云宜城郡遷理于秣陵，誤矣。且作元年，不知何本。地理志今郡。今江蘇江甯府上元縣東南五里。宋齊因之。

晉地志，陽丹楊郡，故定志。吳省爲典農都尉，晉武帝復置。

臨江縣

江甯縣

宋州郡志，晉太康元年，分秣陵置臨江，二年更名江甯。呂志失載。齊地志，太康二年，分建鄴置江甯，屬丹楊郡。宜案。

寰宇記云，故江甯縣城在縣南七十里。引輿地志云，晉永嘉中，帝初過江，南以江外無事甯靜，于此因置江甯縣。南門臨淮水。據此江甯不屬自太康矣。宋知何本。晉疆域志云，晉志與沈志皆云，太康二年置。

則輿地志之設誤也。

秣陵縣

晉地志，武帝平吳，以建業爲秣陵，屬丹楊郡。建康實錄，太康三年，分淮水北爲建鄴，水南爲秣陵縣，仍在秦邑地。

建鄴縣

建康縣

晉地志，太康三年，分

秣陵北爲建業，改業爲鄴，屬丹楊郡。宜案。呂志作二年。不知何本。晉孝愍帝紀，建興元年秋八月，改建鄴爲建康，避諱也。建康實錄，縣在故都城宣陽門內，今縣城東二里古御街東。

丹楊縣

東晉

國都

晉元帝紀。建武元年春三月。立宗廟社稷于建康。通典。元帝渡江。都建業。疆域志引金陵志云。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三年。

琅邪王國

晉元帝紀。建武元年春三月。封王子宣城公裒爲琅邪王。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太平寰宇記。以江甯爲琅邪國。蓋襲帝始封之名。在今歷江寧縣界。

揚州

東晉疆域志引寰宇記云。元帝渡江。以江左。揚州舊治建業。不修官築。凡統領郡三。淮南郡屬焉。

徐州

宋書地志。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流在江北

丹楊尹

晉元帝紀。太興元年六月。改丹楊內史爲丹楊尹。晉文獻叢引晉中興書。又元帝紀。永昌元年三月。丹楊諸郡皆加軍號。

南琅邪郡

宋書地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此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咸定志。南琅邪郡領臨沂陽都及懷德三縣。在當江甯縣東北五十里。成帝咸和六年。復琅邪比漢豐沛。

南東海郡

江甯縣

晉地志。屬丹楊郡。

湖孰縣

東晉疆域志。屬丹楊尹。

丹楊縣

東晉疆域志。屬丹楊尹。晉書略州郡志注。郡南少西六分。呂志失載。

秣陵縣

東晉疆域

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又云。明帝世。淮北沒寇。僑立徐州。治鍾離。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東晉疆域志。凡統領郡十七。琅邪東海東平臨淮諸郡屬焉。元和郡縣志。晉咸和中。南州治僑徐州理所。後徐州皆理建業。

冀州

宋書地志。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東晉疆域志。凡統領郡六。廣川魏郡高陽堂邑

南東平郡

南蘭陵郡

晉地志。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咸定志。元帝以江乘置四郡。成帝時以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東晉疆域志案。此附僑郡有南字者。皆宋受禪後所加。晉世無其名也。唐人修晉書。誤采宋書不審。遂疑僑晉明帝所名。失之甚矣。又案。安帝義熙十三年。以徐州之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北潁川北南頓益宋國。是琅邪東莞東海潁川南頓。東晉時皆有南北兩郡。一係實土。一爲僑郡。其實土皆以北字別之。至宋永初後。僑郡又皆加南字耳。南譙南沛臨淮等。則晉太元後已加南字。又非自宋始。

淮南郡

志。屬丹楊尹。宋書地志。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鬥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縣。移治北處。景定志引輿地志云。在宮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內。

諸郡屬焉。

宋書地志。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晉末。遂割丹楊之于湖縣爲淮南郡治。

魏郡

廣川郡

高陽郡

堂邑郡

宋書地志。成帝咸康四年。僑立魏郡。屬揚元城三縣。後省元城。又僑立廣川郡。領廣川一縣。江左又立高陽堂邑二郡。高陽領北新城博陸二縣。堂邑領堂邑一縣。後省堂邑并高陽。又省高陽并魏郡。并隸揚州。寄治京邑。宋州郡志校勘記案。魏是郡名。屬縣元城。是屬縣。不得統稱三縣。晉地理志。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諸郡。本志下文廣川郡領廣川。

建康縣

東晉疆域志。屬丹楊尹。太平寰宇記。初置在宣陽門內。晉咸和三年。蘇峻作亂。焚燒。遂移入苑城。咸和六年。以苑城爲宮。乃徙出宣陽門外御街西。今建初寺門路東是。

懷德縣

高陽領北新城博陸。堂邑領堂邑。並有領字。以此例之。則魏元城上亦當有領字。三縣當作二縣。官本呂志作省高陽并堂邑。又省堂邑并魏郡。據矣。東晉疆域志高陽下案。東晉時。江北之堂邑。華在版圖。亦曾僑立于江南。義熙元年。劉裕以弟道憐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是也。官本疆域志謂其誤。并宋載有堂邑。何也。

費縣

晉元帝紀。大興三年秋七月丁亥。詔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楊郡。建康實錄。縣在宮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東。後移于宮城西北三里。耆闍寺西。又創已北

琅邪郡,而僑郡居之,後改名費縣,其宮城南偏出,咸和中,移建康縣,自苑城出居之.

江乘縣

東晉疆域志,屬丹楊,升成帝咸康元年,僑立南琅邪郡.

陽都縣

景定志,本

漢城陽國縣,後漢改爲琅邪國,晉隨元帝渡江,南頂邪郡,宮案,大清一統志,廢.作咸康後置.

卽丘縣

景定志,本晉僑郡圖縣,元帝置南琅邪郡.

臨沂縣

宋書州志,成帝咸康

元年,分江乘地立,屬南琅邪郡,建康實錄,咸康七年置,縣城在東江鷂石山,西臨大江,在今縣北四十里.宮案,實錄作七年誤.

肥鄉縣

元城縣

宋書州志,屬魏郡.

廣川縣

宋書州志

屬廣川郡.呂志失載.

北新城縣

博陸縣

宋書州志,屬高陽郡.

堂邑縣

宋書州志,屬堂邑郡.

南朝 宋

國都

輿城志引金陵志云,南宋建都八主,凡五十八年.

揚州

宋書州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爲東揚州,大明三年罷州,以其地爲王畿.

魏郡

宋書州志,文帝元嘉十一年省,以其民并建康.

丹楊尹

南琅邪郡

陽都縣

費縣

卽丘縣

宋書州志,永初郡國

以南臺侍御史部諸郡，如從郡之部傳焉。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爲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省東揚州，并揚州。順帝昇明三年改揚州刺史曰牧。

宋孝武帝紀，大明四年，以郡隸王畿。五年，行幸琅邪郡，因數蒞原造塊壇。志今釋，今江蘇江寧府句容縣北四十五。

有陽都，費，即丘三縣。並寄治臨沂及建康區土，斷縣治宮城之北。元嘉八年，省即丘并陽都。十五年，省費并建康臨沂。孝武大明五年，省陽都并臨沂。

江寧縣

湖熟縣

丹楊縣

秣陵縣

建康縣 宋書地志，屬丹楊尹。呂志無丹楊縣。

臨沂縣

江乘縣 宋書地志，屬南琅邪郡。

廣川縣 宋書地志，宋初省廣川郡，爲廣川縣，隸魏郡。

齊

國都 景城志引金陵志云，南齊建都七世，凡二十三年。

揚州

丹楊尹

南琅邪郡 齊地志，本治金城，永明初，徙治白下。太平寰宇記，城在縣西北十八里，齊梁置郡于此。地理志今釋，今江蘇江寧府上元縣地。

江寧縣

湖熟縣

丹楊縣

秣陵縣

建康縣 齊地志，屬丹楊郡，呂志無丹楊縣。

臨沂縣

江乘縣 齊地志屬南琅邪郡。

梁

國都 南北史補志注案，金

揚州 南北史補志注案，梁

丹楊尹

琅邪郡

江寧縣

秣陵縣

輿記云，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餘戶，東至倪塘，西至石頭城，南至石子崗，北過蔣山。四方各四十里。陳時中外人物，不逮宋齊之半。梁武帝簡文帝敬帝及陳氏諸帝皆都焉。景城志引金陵志云，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

武紀下，普通五年，分揚州江州立東揚州。太平元年省，隸此，則東揚既立，兩揚州僅領丹楊一郡矣。又云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梁簡西揚州刺史。蕭對會稽則此爲西也。承嘉，元帝承聖元年九月，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二年正月，僧辯鎮建康，陳霸先代鎮揚州，九月，詔僧辯還鎮建康。

選注引輿地志曰，梁武改南琅邪爲琅邪郡，在揚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寰宇記，洪氏補梁疆域志，汪氏南北史補志，均失載，仍稱南琅邪郡。

南丹楊郡 隋地志，梁置丹楊郡，及南丹楊郡，陳省南丹楊郡。

建康縣 補梁疆域志，屬丹楊尹。

丹楊縣 補梁疆域志，屬南丹楊郡。

臨沂縣

江乘縣

費縣 補梁疆域志，屬南琅邪郡，引寰宇記云，費縣陳亡廢。

址猶有也.南史裴之平傳.以軍功封費縣侯.據定志.梁末.北齊軍平秣陵故城.跨淮立楢柵.常是其地.

同夏縣

梁武帝紀.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誕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太平寰宇

記則引輿地志云.梁大通三年.分建康之同夏里置.縣梁建城志.屬丹楊尹.嚴著南史曾云秣陵縣同夏里.此云分建康.舊傳寫之誤.而六朝事跡.建康志又作大同元年.證此亦不無謬誤也.清自牧疑莫能詳.

梁大同元年.置同夏縣.省江乘湖熟二縣.案此兩縣省改.說非也.北齊一同夏且矣.然江乘一縣.梁書本字訛誤云梁有.不當甘省.景定志引圖經云.縣東十五里有同夏浦.舊有城.今上元縣長樂鄉是其地.

陳

國都

景定志引金陵志云.陳建都五世.凡三十三年.

揚州

南丹楊郡

南北史補志.天嘉五年.置郡.

琅邪郡

建興郡

陳宣帝紀.大建十年冬十月戊寅.置義州及琅邪彭城二郡.立建興郡.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等六縣.隸揚州.官案.景定志云.大建元年.以義州南琅邪郡彭城郡地置金陵國考云.陳以琅邪三郡地置.是均不知紀云.僑某某及某某二郡.立某某者.是僑義州與琅邪彭城同時.立建興.則實無義州也.且義州在江北.二郡在江南.似無并立之勢.景定志且作大建元年.尤誤.南北史補志失載.

丹楊尹

江甯縣

秣陵縣

建康縣

丹楊縣

南北史補志.屬丹楊尹.

同夏縣

江乘縣

臨沂縣

湖熟縣

隋

揚州
金陵圖考。隋初。揚州治徙蔣州城內。徙東府城。後末年以江都爲揚州。置總管府。自後揚州之名。專於江都矣。官案。唐武德間。揚州雖已降爲郡。然猶開治金陵。則揚州之名專於江都。實自唐已後也。陳說非是。

蔣州
隋地志注。平陳。更於石頭城置蔣州。

丹陽郡
隋地志。開皇九年。廢丹陽郡。大業初。置丹陽郡。地理志今釋。今江蘇江寧府上元縣治。

江寧縣
隋地志。平陳。又廢丹陽郡。並以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屬丹陽郡。

唐

東南道行臺
舊唐地志。武德三年。於上元縣置。六年。輔公祏反。據其地。七年。公祏平。置行臺尚書省。八年。罷。

揚州大都督府
舊唐地志。武德八年。罷行臺。置。九年移治

揚州
蔣州
江寧郡
昇州
隋地志。丹陽郡注。自東晉已後置郡

丹陽縣
安業縣
唐地志。武德三年。以江寧溧水二縣析置

江南東道
唐地志。自秦變古。始郡縣天下。至隋滅陳。天下始合爲一。乃改州爲郡。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幷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置十五採訪使。輿地說。江南東道採訪使治蘇州。

浙江西道
舊唐地志。永泰後。潤州常爲浙江西道觀察使理所。元和郡縣

江寧。
江寧軍
唐地志。乾元二年置。

曰揚州。官案。南朝揚州刺史如故。並未降爲郡也。降蓋自唐始。舊唐地志。武德三年。於縣置揚州。七年改揚州爲蔣州。八年。復爲揚州。領金陵句容溧縣。九年揚州徙治江都。至德二年二月。置江寧郡。乾元元年。於江寧置昇州。

丹陽溧陽安業三縣。八年。省安業。九年。丹陽隸宣州。官案。景定志作武德二年。目志失載。

歸化縣
金陵縣
白下縣
江寧縣
上元縣
舊唐地志。武德三年。改江寧爲

志同。

歸化。八年。改歸化爲金陵。九年。改金陵爲白下。貞觀九年。改爲江寧。上元二年。復爲上元。隸潤州。唐地志。隸昇州。太平寰宇記。江寧縣。開皇十年。移於冶城。唐武德六年。又移白下。改爲白下縣。貞觀七年移還冶

城。九年。復爲江寧縣。至德二年。置昇州。縣名不改。至上元二年。以設肅之音。改爲上元縣。光啓三年。復爲昇州。徙縣於鳳臺山西南一里。上元縣。皆江寧縣地。唐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即今所置縣也。至九年改爲

江甯縣.安祿山亂.肅宗以金陵自古雄據之地.時遣艱難.不可以縣統之.因置昇州.仍加節制.實資鎮攝.時人顯榮.力為興造.因舊縣字以為州城.踰山平後.復廢州.依舊為縣.上元二年.改為上元縣.隸潤州.光

啓三年復爲昇州.領上元一縣.元治縣在山西南.今移在鎮司會府.又云故自下縣城在上元縣西北十四里.

五代 吳

國都 五代史楊溥世家.太和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九國志.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

昇州大都督府 五代史徐溫傳.吳天祐十二年.封溫齊國公.領兩浙招討使.始

昇州 據五代史楊溥傳.溥既立.政事成委於徐溫.時溫以鎮海軍節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於上元縣立昇州.

上元縣

江甯縣 太平寰宇記.天祐十四年五月.析上元之南十九鄉.割丹徒之

南唐官案.在位十六年.

齊國 據五代史李昇列傳.僞吳天祚元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昇爲齊王

就鎮潤州.以昇爲宣歙池等六州爲齊國.擴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

鎮海軍 通鑑綱目.梁貞明三年五月.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溫行部愛其繁富.歙州司馬陳彥謙勸溫

北二鄉.改隸江甯縣.即上元縣舊理所.東自太平橋.街北至淮水.與上元分界.

南唐

國都

西都 通考.五代.南唐江東西爲南唐.

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

建康軍 馬氏南唐書.徐溫建節.昇建康軍.

金陵府 五代史楊溥世家.武義二年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

江甯府

上元縣

五代史楊溥世家。天祚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舊五代史李昪列傳。僞吳天祚三年。楊溥遜位於昪。國號大齊。改元爲昇元。建都於金陵。明年改國號曰大唐。五國故事。知誥自以取兩鄉蘇。力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老學庵筆記。建康城李昪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寄塵實晉。南唐都城南止於長干橋。北止於北門橋。

通鑑綱目。石晉天福二年。南唐徐知誥昇元元年。改金陵府爲江寧府。金陵圖考。天祚二年。知誥改金陵府爲江甯府。遂以府治爲宮。以城爲都。宮案吳天祚二年。乃石晉天福元年。圖考作二年。誤矣。

江甯縣

輿地圖志。唐既改江甯爲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甯。分治郭下。寰宇記作吳天福十四年。此云南唐。以十四年。溫從治。金陵蓋耶。然調于祥貫後。此二十年。始得國。當十四年析。

宋

九國志。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國滅。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昇國

景定志。天禧二年。封壽春郡王爲昇王。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言。陛下建國於外。藩次列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宜並升爲大國。詔得封。從之。

行都

宋地志。建炎三年五月。高宗即府治建行宮。紹興八年。置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三

江南東路

元豐九域志。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從并一路。天禧二年。復分二路。宋史志。建炎四年。合江東西爲江南路。紹興初。復分東西。以建康府以下爲江南東路。

建康軍

帥府

宋地志。天禧二年。升爲建康軍節度。舊領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建炎元年。爲帥府。三年。復爲建康府。統太平宣徽廣

昇州

宋地志。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官業。輿地紀勝引國朝會要云。開寶八年爲昇州。天禧二年復爲江甯府建康軍節度。則開寶直昇州耳。並無節度。至天禧二年。始有節度也。且既曰節度。不當無軍字。正史疑誤。紀勝引本朝官書。似可依據。故從之。

江甯府

建康府

續錄。天禧二年二月丁卯。仁宗以昇王。四月升爲江甯府。賜額建康軍。

附郭。不得稱南唐也。姑兩載之。以紀異同。

上元縣

宋地志。屬江甯府。太平寰宇記。元祐以崇山西南。今移在側司會府。

江甯縣

宋地志。屬江甯府。景定志引實錄云。南唐

十一年爲行宮留守。乾道三年。發遣江省。移省。輿地紀勝引中興小曆云。建炎三年。上至江甯府駐蹕。仍改爲建康府。以保甯寺爲行宮。七月。駕幸浙西。紹興七年三月。上自平江幸建康駐蹕。紹興八年二月。詔復幸浙西。癸亥發建康。又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戊申。上發臨安。三十二年正月壬申。上至建康。戊子。幸還臨安。高宗凡三駐蹕於此。云。景定志引金陵志云。宋南渡爲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

也。

輿地紀勝引中興遺史云。建炎三年。詔改江甯府爲建康府。其節鎮號如故。

在州城西偏。西即吳治城。東臨運瀆。今大聽觀東。即其地。舊朝移郭下。在城西北。行宮三百步。又云。舊治二年。置秣陵鎮。今在江甯縣東南五十里。

元

懷王潛邸

元文宗紀。太定元年十月。封懷王。賜黃金印。二年正月。又命出居於建康。

江東道

江浙省

至正新志。江東道宣慰使司。置司建康。管轄江東諸路。專事建康路。隸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方輿紀要。至大二年。行中書省供改曰行尚書省。四年復故。

江南諸道行臺

元地志。至元十四年。初立行御史臺於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又還杭州。二十三年自杭州徙治建康。至正新志。治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

建康路

總管府

至正新志。建康宣撫司。隸附時創立。至元十四年。罷宣撫司。立建康路總管府。

建康路

集慶路

元地志。至元十四年。升建康路。天曆二年。以文宗潛邸。改建康路爲集慶路。

上元縣

江甯縣

至正新志。南宋末並縣。歸附仍舊名。隸集慶路。

明

京師 南京

明地志，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師。永樂元年仍曰南京。雍城志，洪武丙午八月，拓金陵城，命劉基卜新宮於鍾山陽，在舊城東白下門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山，延亘五十餘里，據山川之勝。方輿紀要，明初定鼎於金陵，遂爲都會。正統六年，始盡府部官案。遠都二狀，凡三十五年。濮安鎮帝本紀，崇禎十七年四月丁亥，百官聚見於觀江園。五月己丑，監國帝故事，以福王監國。壬寅，王即皇帝位，弘光元年五月辛卯夜，上出通濟門，幸太平。

江南省 南直隸省

明地志，太祖丙申年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治應天府。洪武元年八月，罷行中書省，以應天等府直隸中書省，領所直隸大都督府。十三年正月己亥，罷中書省，以所領直隸六部。廣輿記，江南，明爲京畿置地，不設三司，而受成於六部。其巡撫專命，自宣德始也。然正統以前，或並設兼大臣，罷置無常。嘉靖間，始定以都御史專撫應天等府。

十道肅政廉訪司。至元十四年，設揚州。察治江浙四省地面，統十三道提刑按察司，二十一年移杭州。二十二年移建江州。夏再遷杭州，是秋移江東建康道治宣州，行臺始自杭州移治建康。二十六年移揚州，二十九年以兩淮山南三道隸中臺，行[illegible]南諸道行御史臺。

南京衛所親軍衛

明兵志，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錦衣衛，旗手衛，金吾左衛，金吾右衛，江淮衛，濟川衛，孝陵衛，鎮南千戶所，不隸五府。

應天府

金陵圖考，太祖於元至正丙申三月，取集慶路，戊申，混一海內，改路爲應天府。

上元縣

明地志，附郭。應天府，太祖丙申年，還縣治於化坊。明年，復置舊治，移建新誌。岡湖在府治東北。平橋西。

江寧縣

明地志，附郭。應天府，在府署路，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橋北坊。元徙城外之鎮淮關。明初徙集慶路治。

大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

明地志，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以所領直隸中軍都督府。吳志，左軍都督府，留守左衛，鎮南衛，驍騎右衛，龍虎衛，瀋陽左衛，瀋陽右衛，俱南京衛。永樂十八年，分隸右軍都督府，留守右衛，虎賁右衛，武德衛，俱南京衛。永樂十八年，分隸中軍都督府，留守中衛，神策衛，廣天衛，和陽衛，俱南京衛。永樂十八年，隸前軍都督府，留守前衛，龍驤衛，豹

丙午，上至南京。九月甲寅，上北狩。

即今治也。

國朝

錦衛，俱南京尚和，永樂十八年分調，後軍都督府留守後衛，鷹揚衛，興武衛，俱南京羽衛，永樂十八年分調。

江南江西總督治所

乾隆府廳州縣志，江甯府爲江南江西總督部院治所。

江蘇省

江南通志，順治二年

江甯府

乾隆府廳州縣志，明應天府。本朝改曰江甯府。府境東西距三百四十里，南北距三百八十里。

上元縣

江甯縣

同治上江兩縣志，上元縣，江甯府附郭首邑，據城

平定江南，改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駐省城。十八年，當左布政使，偕安徽寧府州，分置右布政使，駐蘇州，領江甯等府州廳縣。六年，定爲江蘇安徽二布政使司，領府州如故。乾隆府廳州縣志，乾隆二十五年，復設江甯布政使司，江甯諸府屬焉，駐江甯。安徽布政使司舊治此，分設後，安徽布政使司移治安慶府。

東一面，北算南面，統計城地三千三百四十一方里，合一萬八千頃。江甯爲省城附郭，與上元同城，統轄城之西南一面，統計積地三千四百十四方里，合一萬六千四百餘頃。官錄上元江甯積地相較，是江甯

多上元七十三方里，而合計反少一千五六百頃，未知當日一畝究有得若干方里。然以上元積地所合頃計之，則江甯當一萬八千頃有奇；以江甯積地所合頃計之，則上元當不及一萬六千餘頃，二者必一

金陵歷代建置表終

說，姑識數語，以俟考算。計百畝爲頃，一畝計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五尺爲步，計一百二十丈。又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是一千八百尺，即一百八十丈，以推自之，得三萬二千四百丈爲一方里積。

輿地之學。厥有三端。曰測算。曰形勢。曰致證。致證最虛。形勢較實。測算乃能密合實用。然山川城邑不能語也。惟恃記載而始存。則不必遠求之方域以外。中國史書代相承述。歷朝創制。沿革紛錯。儒者屏袋一室。勤述所向。雖圖之於左。有不能舒其釋說者。名字一爵。形勢頓異。縱擅測算。手抱儀器。出門何之。故致證爲地理家之虛悟。而實爲地學家之初枕也。前人自史志外。或成一家之言。各爲表志。以抒其平日所得。以餉遺並世之讀古書者。至於僅及其鄉一郡一邑。則不概見。然各致其所產之鄉。合究其一郡一邑之建置沿革。積而成爲中國之地志。以至外而五大洲。能互通其語言文字。於以互證其古籍。深見其得失。豈非一大快事。近今而論。南陵徐氏作南陵沿革表。余池陽人也。亦嘗擬作貴池沿革表。茲之若生傅君金陵建置表。則又融余兩人猶唐賢之言。時自愚發出。而堂廡彌覺闊大也。君幼孤。能讀父書。多廣著本。曾以元建本三縣文粹贈余。其先公校邠廬所輯各種。已相繼刊行。又嘗自搜金陵人著作。爲金陵叢刻。另輯有金陵圖經、丹楊記、通俗文、佚文補著。有金陵兵事本末、晦齋筆記諸書。斯表用心于南朝僑置。致證尤碻。其梁武改南瑯邪爲瑯邪一條。雖陽湖洪氏、江甯汪氏尚未及其淹洽。則是書之可貴爲何如

也。夫必能致證不誣。而後形勢不惑。形勢不惑。而後乃能用其測算之精。若生蓋致地而兼能算者。固不患務虛記而鮮實效。若所謂中邦之舊學也矣。光緒丁酉六月。貴池劉世珩葱石。

燕魏雜記

呂頤浩纂

燕魏雜記

宋　呂頤浩撰（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成國公。加少傅。卒贈太尉秦國公。謚忠穆。有集十五卷。）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園鎮。有西門豹祠堂。史記載西門豹嘗爲鄴令。敍河伯娶婦事甚詳。豹發民引漳河水。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老少皆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其後民果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之長吏以十二渠橋相比近。復絕馳道。欲合三渠爲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曰。此西門君所爲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豹祠。至今祭祀不絕。

懷、衛二州境上有朝歌城。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此地也。

北京、眞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縣。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嘗背水陣於井陘口。按信傳。信遣人間探陳餘不用廣武君策。乃敢進兵。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此其地也。韓魏公題詩云。破趙降燕漢業成。兎亡良犬日圖烹。家儋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恨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尚枕陘關道。澗水空傳嗚咽聲。

眞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趙王廟。破屋數間。僅庇風雨。讀其碑。非趙王歇。乃成安君陳餘廟。韓信傳云。斬成安君於泜水上。今泜水在其北。伐趙由井陘路入。僕嘗過井陘縣。今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眞控扼之地。使陳餘納廣武君言。信安能越井陘破趙哉。豈歷數歸漢。人謀不能支耶。

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以關羽張飛配。鄉老言祖父相傳。先主故居也。廟左右大木環繞。云先主爲兒童時。嘗戲於木下。所說與蜀志所載略相合。

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字畫尤工。李嶠張廷珪謂邕文高氣直。嘗爲北海太守。天下名爲北海。李林甫素所不喜。遣羅希奭殺之。杜甫作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詞源有根柢。又云。干謁走其門。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見於世者尙多。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筆勢豪放。尤可愛重。金人不學。當不知碑之存亡。可惜也。

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造語奇特。首云。茂陵劉郎秋風客。指漢武帝言也。今長安西有茂陵。古冢巍然。乃漢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遷金銅仙人於鄴也。又云。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淸淚如鉛水。此語尤警拔。非擺去筆墨畦徑。安能及此。世傳金銅仙人被遷。目有淚下。事雖不經。亦可駭矣。今鄴城荒廢。居民纔數十家。昔時宮殿化爲荊棘。所見者千仞之西山耳。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

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謂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吳漢耿弇攻囂。囂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及囂將陳元等決圍死戰。漢軍退。陳元遂入城。迎囂歸冀。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洮唐羌界。乃自古產良馬之地。宋朝以茶易馬。於秦州置提舉茶馬司。凡中國戰馬。皆自此路得之。豈其地耶。僕雖嘗以職事到秦州。然未詳所以。君子於不知蓋闕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留宮門街東。有何公德政碑。乃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也。柳公權撰并書。公權書畫、冠絕當代。文宗嘗歎美其書。曰。鍾王無以尙也。當是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此碑字大。而尤爲端謹嚴重。魏人愛之。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按唐史。進滔治魏十餘年。兵安之。後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和年間。內侍譚正奉使河朔。遂磨滅此碑。邦人憤恨。可惜也。

杜牧罪言。以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確論乎。所謂山東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故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敎五穀。習兵矢。又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當天下。所自安史之亂。盡失河北地。至穆宗時。兩河底定。朝廷悉收三鎭。而劉總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且憾部將爲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於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鎭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羈旅寒餓。匍匐待官自效。日訴於前。皆抑而不與。及遣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縱克融等還。俄幽州亂。推克融爲留後。縱兵南掠。自是復失河朔。終唐之世不復得河北矣。皇甫湜有言。昔者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蓋痛憤之辭也。

忠獻韓王趙普。保州人。相太祖太宗。開基創業。謨謀行事。具載國史。公於眞定府居。今眞定府大會院。乃其故宅。府城有廟。邦人奉之甚謹。眞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使治所。王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

彊。而蓄積厚。爲唐世藩臣。鎔承襲。年雖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末。諸鎮相斃於戰鬪。而趙獨安樂。王氏無事。飾亭宇。事嬉游。今眞定府使廨。雄盛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二十里。居民繁庶。佛宮禪刹。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後有潭園。園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樓於園爲廢處。今熙春閣是也。鎔乃武俊之孫。

東嶽廟在兗州奉符縣。封天齊仁聖帝。西嶽在華州華陰縣。封金天順聖帝。南嶽在潭州衡山縣。封司天昭聖帝。中嶽在西京登封縣。封中天崇聖帝。唯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于中山府曲陽縣。縣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聖帝。殿前有一亭。沈括筆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留題也。

李師中字誠之。少擢進士第。兼資文武。有經濟才。仕至天章閣待制。嘗爲秦鳳路經略使。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河間府。治邊有威名。邦人畏愛。至今欽頌。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會有災異。神廟詔求直言。師中上書。其大概云。皇天改容。此是威應。當此之際。不審謂何。天生幾臣。蓋謂聖世文武之道。譏其大者。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於民被謫。師中因書。願詔司馬光蘇軾赴闕。條問急數。神考批出云。李師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據其詭誣。所宜不赦。遂落職竄逐。後歲餘。神考感悟。乃令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其謝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卑辭猶在。受知先帝。訓誥具存。受持此心。以事陛下。以愛國爲心。故有二三之論。以愛君爲志。故無苟偃之私。進微卑謝之能。退守浩然之正。易毀之柳。既已分於先顛。後拔之葵。終不移於所向。伏遇皇帝陛下。還臣舊物。分務別都。使臣家私。許在汝上。有田園衣食之計。更欲何求。雖天地父母之恩。不過如此。又曰。臣謹當刻骨銘肌。研精覃思。留一時之盛事。庶幾清廟之舞。詩告三代之成功。敢後泰山之父老。一時士大夫讀其文者。莫不嘉歎而儒之。師中汝上人。蘇軾尤骨鯁之賦。與交游書云。李六丈者。謂誠之也。

李師中文章外。詩什尤高。嘉祐間。唐介子方以言切直。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在高陽關有詩云。鑑中雙鬢已蹉跎。無計重揮御日戈。已是觀林春欲暮。那堪風雨夜來多。詩成自也知無敵。花落辰兮可奈何。闕下

賈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則謀據大名。及河南北使其黨投檄於大名。昌朝疑其爲姦。考問具服。則以事急。遂據貝州反。昌朝遣兵進討。而朝廷已發兵討賊。平之。移昌朝山南東道。加檢校太師。賜僧言賊發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賞。朝廷不從。僧言。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復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姦邪。爲宰位以待宣官。乃出知許州。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薨年六十八歲。謚曰文元。

趙師旦。單州人。頃知康州。儂智高叛。既破邕州。列城長吏望風棄城遁。惟師旦發兵三百人。與賊血戰。康州無城壁。賊入城。師旦坐廳事。詈高聲兵而入。欲脅師旦降。師旦罵賊。被害。賊平。朝廷恩賜甚厚。

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幽薊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邏寨。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口餉可通。至晉石敬瑭即位。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一十六州。以入於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時。易州又陷於契丹。環地千餘里。淪於絕漠。不復爲王民。可勝歎哉。

北京隆興寺佛殿西檐砌下。有魏宮彈棋局。魏文帝時戲。猶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舊樹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匳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餘近紫苔。此藝不傳眞可惜。摩挲聊記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爲朔潤運入禁中。不復見矣。彈棋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藏閣文。尤工於詩。

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蘇門山聳秀。壁立千仞。山下衆泉涌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澈可鑑。瑩瑩瀰漫十餘里。匯爲御河。元祐年間。黃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靜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流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來。大河行河北西路。御府永濟大河。漕運遂不通。自中原陷沒。堤防圮壞。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濟州。注梁山泊。至南清河。趨入海。今南河故地。變爲桑田。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可歎也。

祁州城堅池深。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以捍北戎。北城之巔。有清風樓。元豐年間。先公爲本州司理。是時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詩題清風樓。先公屬和云。祁陽要郡冠邊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敵岸綠楊浮水面。衛山紅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竄己卑污恥飯牛。獨使燕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遺人愁。時韓子華肆帥中山。華見詩喜之。遂刻焉。

京東考古錄

（說鈴之一）

顧炎武 著

京東考古錄

清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考薊

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于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國。永平八年、（一作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注、濕水過廣陽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北、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邱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于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救。建武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噪直進、殺千餘人。魏騎遁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統志云、城西北隅、即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相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爲近之。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本紀注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玄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召蓋其後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

子。考之史傳並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案先儒之說、以薊與燕國爲一。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索隱曰、北燕今在幽州薊縣故城。蓋一地不容封二國、故疑召公即黃帝之後、其不曰燕而曰薊者、有南北二燕、故稱其國都以明之也。

補註漢書二燕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案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于燕、又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考金陵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山峯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案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勗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于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

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謚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于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辨一統志遼陵之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辨一統志密雲之誤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紀、載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以邀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敗、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

與燕合謀而敗趙之兵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石。昔燕趙伏兵于此。大破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言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幷晉書而未之見乎。

考臨朐縣

一統志、三河在漢臨朐縣地。今考二漢志。並無臨朐縣。唐書地里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臨朐、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朐。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考夏謙澤

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案水經注。鮑邱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限也。下云。鮑邱水又東與朐河合。三河志。鮑邱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源流經九莊嶺。過密雲合。人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朐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傳有驛。鮑邱水逕其下。而朐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東望皆陂澤。與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辨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邱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絶。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案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在石門山。

辨一統志楊令公祠之誤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案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于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于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侁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于此張步弓強弩爲左右翼以援。美與侁領麾下兵陳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

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尙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尙書周洪謨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懷柔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于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考盧師山

仁宗實錄。洪熙元年二月乙卯。封大青龍神爲宏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神爲靈顯小青龍神。賜名所居山爲翠微山。遣成國公朱勇諭祭。仍命禮部歲以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蓋京師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有潭。世傳有大小二青龍出沒不時。遇旱致禱輒雨。及是夏不雨。遂即其山禱焉。雨隨注。故有是命。大明一統志。盧師山在府城西三十里。昔沙門盧師馴伏青龍之所。今考元史呂思誠傳云。爲景州蓨縣尹。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蛇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則是元時已有此說。又考唐書常挺傳云。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運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冰泮乃運。則盧師或盧思之誤。

辨遼史引公孫度平州之誤

晉書、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據遼東。魏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而咸寧所置之平州。乃柳城。即昌黎也。魏書營州領郡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眞君八年。幷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橡頭城、猴水。隋書。遼西郡統縣一。柳城。本魏龍城縣。開皇元年。改爲龍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縣。而平州之名。則自魏更立于遼西。魏書、平州領郡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肥如。獨其于平州之下注云。晉置、治肥如城。未甚詳明。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于晉也。其曰治肥如城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遼西郡下注云。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于秦也。豈可以秦之遼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隋唐二書並未有誤。至遼史于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所有。傳子康孫淵。是誤以拓拔氏之平州。爲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下亦云。不知其時皆曹氏所有也。

正後漢志誤字

後漢志。遼東屬國下云。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考之前代史書。並無昌遼之名。而前漢亦無天遼。疑當作昌黎。故交黎。屬遼西。以漢書證之。遼西郡交黎下云。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又胡三省通鑑注云。昌黎今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此後人寫刻之誤。可以意改者也。

辨柳城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省縣爲遼西郡，唐設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二說不同，今府西二十里今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位也。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七百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晉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用田疇計，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柳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垂都中山，其子寶始遷龍城也。）後爲馮跋所滅（高雲[illegible]慕容氏，馮跋[illegible]弗跋盜據，寄氏也。）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州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節度使，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大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龍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甯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遷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于土產則曰人參、麝香、豹尾俱廢柳城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案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葠、麝香、豹尾、皮骨鹽，志本引之，而不知府西二十里之誤也。

考昌黎

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于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于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于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即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于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于今，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頹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如韓擇木封昌黎伯，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之比。若昌黎之韓，竝著于魏，如麒麟、顯宗，史所言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日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考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紀，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于後作亂，註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于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成縣東，廣成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改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于此置臨榆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于石

城廢，皆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海陽縣，何其謬與。

考宋史營平灤三州之誤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考契丹所得十六州

世言燕雲十六州，自石敬瑭以賂契丹，不屬中國者四百四十餘年，蓋不盡然。考之于史，晉高祖所割以賂契丹者，山前之州也，曰幽，今順天府。曰薊，今薊州。曰瀛，今河間府。曰莫，今任邱縣。曰涿，今涿州。曰檀，今密雲縣。曰順，今順義縣。山後之州九，曰新，今保安州。曰嬀，今延慶州。曰儒，今永寧縣。曰武，今在宣府鎮。曰雲，今大同府。曰應，今應州。曰寰，今馬邑縣。曰朔，今朔州。曰蔚，今蔚州。而營平二州，則後唐時契丹自以兵取之矣。其後周世宗復關南北，則瀛莫二州復歸中國，而其餘十四州遂淪于契丹，幷所取營平二州，亦適得十六之數。若霸州乃周世宗所置，灤州乃契丹所置，又不在十六州之內者也。

辨賓徒

漢書，遼西郡賓徒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從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晏爲賓徒縣王。秦苻堅封慕容垂爲賓徒侯，並取此爲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爲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譌，而未考後漢晉二書也。

辨龍城

案史有兩龍城，漢書匈奴傳，匈奴諸王長少，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武帝本紀，元光五年，車騎將軍衛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衛青傳作籠城，註，籠與龍同。此一龍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此又一龍城也。六朝以下，文人多用龍城。隋煬帝與史祥書，望龍城而衡寇，眄狼居而發憤，自此遂相祖襲，皆匈奴傳之龍城耳。

辨一統志朝鮮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城，當日儒臣令稍知古今者爲之，何至于此，爲之太息。通鑑，朝鮮令孫咏，非箕子朝鮮也。

辨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不知其何取。考晉書，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又曰，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韓，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于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又載其習俗朝貢之詳甚具。遼史，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則三韓並是東夷之國，種類各殊，而遼東乃漢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目之。近代文人用古而不求所出，其謬也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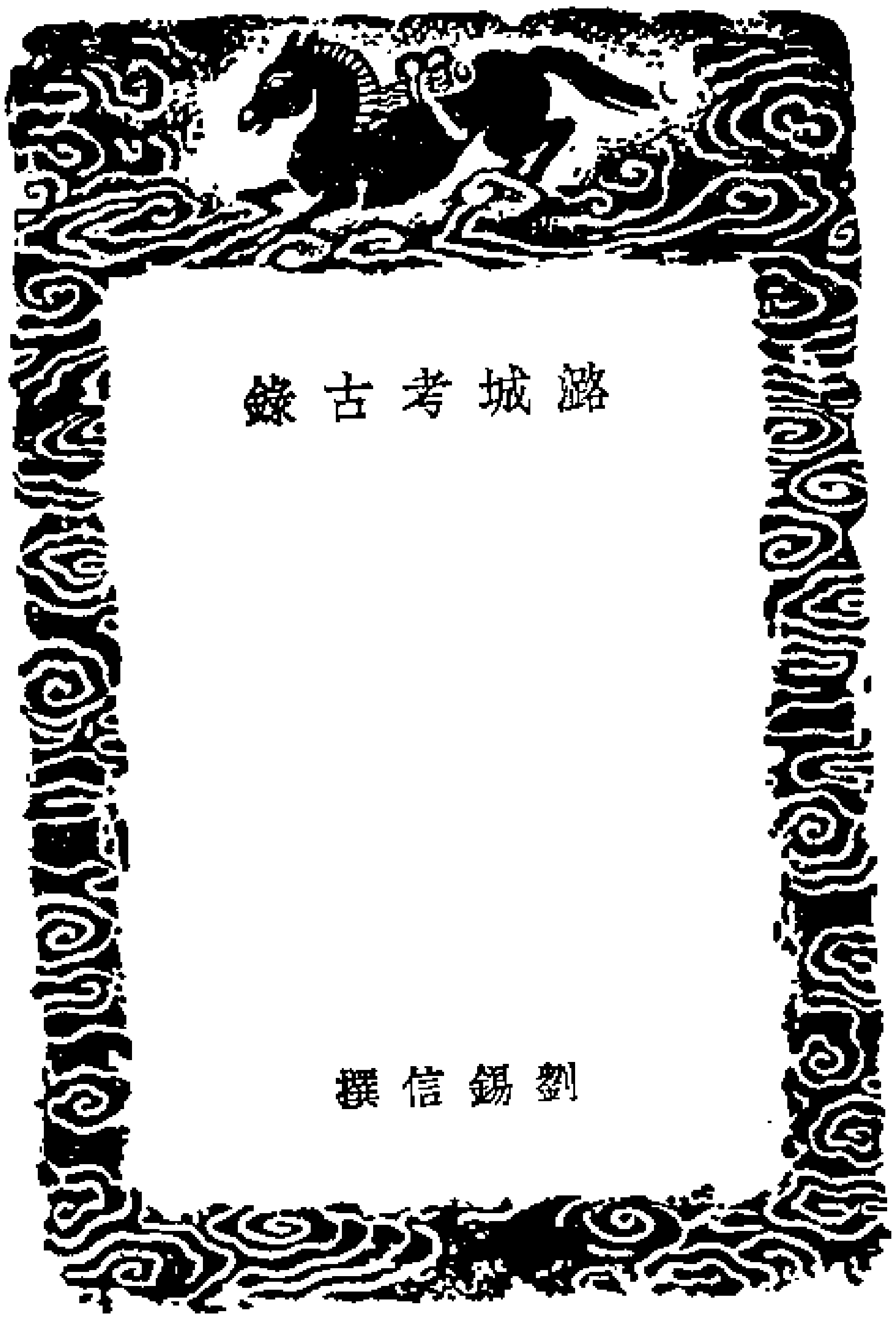
辨張公素

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唐書藩鎮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累擢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爲下所逐，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張公素以列將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案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曾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去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考長城

長城不獨北邊也，其在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太山記云：太山下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後漢志，河南郡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魏之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自代並陰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

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刑之造陽。東行經河山高闕陰山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值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正義。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韋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蘇林云。北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北齊天保二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通鑑注。此長城蓋在唐石州。北據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通鑑注。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七年。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周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至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脩長城。二旬而罷。史所載長城之事如此。



潞城攷古錄卷上

潞縣故城攷（土人呼古城）

清　通州劉錫信撰

通州潞河東八里有古城。周圍四里許。遺址約高五尺。東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近官道。已成陸地。西北隅廢堞。獨高丈餘。疑當日角樓敵臺之類。攷之州志。曰相傳爲前朝駐兵處。或云古潞縣。疑不能明也。歲在壬午。十八於古城北得一石刻。爲唐景城主簿彭君墓碣誌銘。予屢訪之不獲。至癸巳歲始得焉。（予有文跋其後。詳記得石本末。）誌云季弟長源迎神非於古漁陽城北棗貴里之原。稱此城爲古漁陽城。予初疑之。後讀水經注云。鮑邱水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遊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按鮑邱水。即潞河。潞河。過今州城東。即屈而東南流。古城在潞河東。與水經注所謂南逕潞縣故城西合。余嘗尋訪其地。登古城廢堞南望。河去城約三里。時當秋日。潮艘未盡南下。帆檣林立。一一可辨。蓋河至此折而東流。正經古城之南。與水經注所謂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正合。則古城爲漢潞縣故城。無疑也。潞水皆南流。惟此地折而東流。隆是以得軍此水之南。非親至其地不知也。又按司馬彪五行志。建武中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

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即此徵之。亦可見潞縣爲太守治所。寵初被徵。而郡城災。爲破滅之兆。若潞仍如西漢時爲漁陽支縣。遠在數百里外。即偶值遇災。豈得遂指爲太守滅徵。志雖無明文。可以互證也。其司馬彪郡國志云。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則漁陽郡當先古潞縣矣。而郡國志漁陽郡。仍以漁陽縣爲首。或司馬彪沿班志舊文。未及更正歟。又考三國志。公孫瓚既害劉虞。虞從事鮮于輔。燕閻柔。欲報公孫瓚。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破之。則終東漢之世。漁陽郡俱治潞可知。惟彭君墓誌未出土以前。無憑指此城爲潞縣故城。今由此石。證以水經注五行志。使二千年之古蹟。粲然可攷。并可補後漢書及地理諸家之闕。金石之裨益良多也。

通潞亭攷

州志古蹟門載古城一條。又別載通潞亭一條。注云。遺址莫攷。不知通潞亭即潞縣故城也。水經注明言之矣。蓋通潞非亭館之名。亦非漢制十里一亭。及後漢封爵亭侯之亭。按漢書。王莽改縣。以亭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則莽所謂亭即縣也。特異其名以應符命耳。後人不察。似莽曾建亭於潞。別列之爲古蹟之一。非其實矣。（方輿紀要之說與州志同。）

州城攷

唐文獻重修通州新城記云。通州古漁陽地。相傳勝國前無城。捍以籬塞。其有城。自洪武初忠敏侯孫興祖始。（文獻曰下名諱。并州志。）州志城池門。其說略同。予以爲非也。攷通州自漢建爲潞縣。（漢書志作路。後漢書始从水。）其故城遺址。在潞河東。後漢書五行志所云。潞縣火災起城中。當即河東之故城矣。徙治河以西。年代莫攷。酈氏注鮑邱水。謂逕潞縣故城西。既曰故城。知元魏中葉已移治他所矣。近日州城南一里許。土人掘得唐長豐令李君墓誌云。葬於縣之南三里。知唐時潞縣已治於此。惟里數不符者。疑唐城僅今城北一隅。迨後廣其南面耳。今州署學宮皆在北門內。此必歷代相沿者。自北門內至得石誌之地。約有三里。里數適符。後唐明宗時。趙德鈞鎮幽州。苦契丹抄略。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見通鑑。）蓋唐潞縣城。在今都城西。至潞適五十里也。疑城之增廣。即在此時歟。金海陵時。升爲通州。以潞附郭。金末。元攻通州。攸哈剌拔都。一夕造砲三十。擊械數十。附城。（見元史本傳。）余將蒲察七斤以城降。（見元史太祖紀。強伸傳。）明之滅元也。徐達率諸將克長蘆直沽河西務。至通州。衆請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克之。（見鴻猷錄。明史紀事本末。）是通州歷代俱有城。見之通鑑。元史。鴻猷錄。明史紀事本末諸書。班班可攷。而此記及州志。俱謂元以前無城。何不攷之甚耶。

漁陽郡三治潞

漁陽郡三治潞縣。州志俱未載。其東漢及宇文周。并方輿紀要諸書。亦未之載也。東漢治潞。見水經注。前已詳言之矣。隋書地理志。涿郡潞縣下云。舊置漁陽郡。開皇初郡廢。隋承周後。周之漁陽郡治潞。明矣。攷周滅北齊。僅四年。即禪於隋。於齊之郡縣。未必大有更置。隋志不曰周置。而曰舊置。或統承齊氏而言之也。唐書地理志潞縣下云。武德二年。自無終徙漁陽郡於此。置元州。蓋隋漁陽郡。治無終。至此。徙治潞縣

也。唐人州郡並稱。如幽州范陽郡。元州則漁陽郡也。迨貞觀元年。罷元州。以潞隸幽州。開元十八年。又分置薊州。亦號漁陽郡。

州志屬范陽國之訛

通州志序沿革云。晉屬范陽國。按晉書地理志。潞屬燕國。州志誤。魏書地形志。漁陽郡潞縣下云。晉屬燕國。後屬。所謂後屬者。謂後仍屬漁陽郡。（魏志書法多。）其在石趙慕容燕苻秦之世歟。

潞郡辨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載。通州。北魏時分置潞郡。按魏書地形志。無潞郡。而潞縣隸漁陽郡。方輿紀要云。北齊時分置潞郡。不知何據。參考隋志。齊於潞縣置郡。仍名漁陽。不名潞郡也。顧氏似沿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又知魏志無潞郡。遂稍變其時代耳。

安樂故城考

魏書地形志。潞縣下云。真君七年。并安樂縣。太平寰宇記云。安樂故城。漢縣。廢城在今潞縣西北。州志云。遺址莫考。按今州城西北二十里有安德鄉。地名壩上。通州稱曰北壩。都人稱曰東壩。即鄭村壩也。明設御馬苑於此。其故城尚存。疑安德鄉。即安樂故縣。安德為安樂之訛。以音相近而誤耳。明御馬苑或因安樂故城遺址增築。今莫可考矣。

通州防禦使考

金史地理志、通州下云、興定二年五月、陞為防禦。按金宣宗貞祐二年南遷。元史太祖紀、十年、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元太祖十年。金貞祐三年也。至興定二年。通州入於元三載矣。金人烏能復置防禦使耶。興定疑誤。

金制、設防禦使者、為防禦州。刺史者為刺史州。自天德三年、升潞縣為通州。乃刺史州耳。至是置防禦使。復升為防禦州。

元史、張礎傳、通州降。以伯達為通州節度判官。按職官志、無通州節度使。（元不置節度。）蓋是時元人初得金土。廳事草創。設官必暫沿金人之舊。則金時通州曾置節度使。而史失載。此又因元史之文互見。

潞縣治考

潞縣故治。二漢時在潞河東八里之故城。唐以後。即治今州城。俱證之近年所得唐石刻。可以為據。惟中間二三百年。未審治何所。按水經注、引魏氏土地紀云。潞縣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也。以此計之。元魏潞縣治所。當在潞河東三十里。約略在通州三河交界之地。今遺址絕無可考。（古人里數較小。三十里在今。當二十餘里。）蓋是時尚未析三河縣。元魏縣治。在適中之地。理或近之。徙治潞河西。雖年代莫考。疑當在齊周置漁陽郡之時。今州城北門內。十三級然燈佛塔。聳峙高峻。頗為巨觀。雖自周宇文氏皆目此塔。必在郡邑城市之地。意潞縣必已徙治於此矣。潞縣既治河西、與縣東境遼遠。唐初所以析置臨泃縣。既省之後。開元初復析置三河縣。皆劃潞之東境。亦勢所必然也。

潞縣四境考

潞在漢時。東西最闊。至元魏。北并平谷安樂二縣。而南北亦加寬廣矣。唐析潞、置三河縣。而東境始狹。今西境則三間房。（地名。）西即大興縣界。距州僅二十里而細。按松漠紀聞云。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交亭。必當日潞縣。（今通州。）薊縣。（今大興。）交界地也。今此村在大興縣境內。距廣渠門十餘里。（蛤沙韃鎻。以高碑。居為交亭。非也。）知遼金時。交亭以東。皆潞縣境矣。又方輿紀要、邊防考二書、載。州境墩堡及官軍巡哨處。有大黃莊。（本名大王莊。音相近而訛。在三間房西五里。元張翥行云。日暮偷出齊化門。大王莊前行劫掠。楊士奇南歸紀行錄云。余至大王莊。趙安公道子攜酒漷來迎。即此。）是大黃莊。明代尚屬通州。今屬大興矣。州西境又析去數里也。又遼史、香河縣本武清之孫村。居民聚集。因分武清潞縣置。是州東南境又析入香河也。

漁陽考（附）

漁陽郡。自六國燕時已置。秦因之。見史記。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魏書地形志。俱載漁陽郡所領。有漁陽縣。即秦與西漢郡治。其故城在今密雲縣南境。見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北齊後周二書。無地志可考。隋書地理志。始無漁陽縣。蓋廢於齊周之世矣。隋志。漁陽郡領縣一。曰無終。無終自昔隸右北平。元魏隸漁陽。至隋移郡以治之。此無終始兼有漁陽之名也。唐書地理志。潞縣下云。武德二年。自無終徙漁陽郡於此。置元州。領潞漁陽。并置臨泃縣。貞觀元年。州廢。省臨泃無終。此漁陽縣之名。復見於唐初者。玉田縣下云。本無終。武德二年置。貞觀元年省。乾封二年復置。萬歲通天元年更名。蓋徙漁陽郡。治潞。而廢故漁陽郡為漁陽縣。又析其地。而以故縣無終之名名之。其實無終漁陽。皆無終地。非秦漢之漁陽故地矣。如山陰、在晉代本會稽郡治。隋廢會稽郡為縣。并山陰諸縣入焉。唐初。復析會稽縣地。置山陰。與此相同。至開元十八年。置薊州。治漁陽縣。唐以後因之。歷梁唐遼金元皆同。明初。省縣入州。歷年既久。時代且近。後代地理諸家。不加詳考。皆習見唐置之漁陽。遂混為秦漢之古漁陽。通典、通考、方輿紀要、及各地理諸家書。多以鮑邱水、沽水、載薊州漁陽縣下。而地勢水道始紊亂矣。

太平御覽。引圖經云。薊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有無終山。城羅泌國名記。無終子舊國。今薊之玉田漁陽即其地。觀二書。知唐漁陽為古無終地。可為確據。又遼南朴鬷山。（在薊州。）上方感化寺碑。略云。感化者、魏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茲焉營構。此亦一證也。（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注云。右北平郡。治無終。唐為薊州。故秦之右北平。治無終縣。）唐書地理志。檀州密雲郡下云、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開元十九年、更名。知唐開元以前。密雲尚以漁陽名軍。猶沿用漢以來故地名。又密雲縣志云縣學在鼓樓東。唐貞觀十二年。漁陽刺史韋宏機創建。亦仍稱漁陽也。

鮑邱水考

朱氏日下舊聞。亦沿前代地理諸家之訛。於通州。既載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以白河為鮑邱水矣。於薊州。又載水經鮑邱水經文一條。未免歧出。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按漢潞縣。今為通州。薊州在通州東一百四十里。中隔三河縣。若以薊州

爲古漁陽。則此河出薊州之東。爲能返過通州之西。地勢暌隔、有不能強通者。況水經明言。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則漢時。潞在漁陽之南。非東西相距也。薊州治所之漁陽。乃唐所建。非秦漢漁陽故地。鮑邱水。即潞河。一名白河。白河自塞外流入密雲縣境。南逕順義。又南至通州。酈注云。鮑邱水。東南逕漁陽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方輿紀要於密雲縣載。漁陽城在縣南十八里。秦郡治此。據二書、則水經所謂南過漁陽縣東者指此。通州潞河東有古城。爲潞縣故城。與水經所稱又南過潞縣西合。酈注亦云。鮑邱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今潞河、過州東。即轉而東南流。正經古縣城之南。與經注俱屬相符。則潞河爲古鮑邱水無疑。又潞河自通州南流入武清縣境。南會衛河入海。武清爲古雍奴縣。與水經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亦合。與薊州俱無涉。

薊運河辨 附

方輿紀要。既以通州白河爲鮑邱水。又以薊州城南之運河。爲鮑邱水。又稱爲潞水。通州白河名潞河者。以州爲古潞縣。鮑邱水逕潞縣。故稱潞水。見之水經本文。及酈注甚明。今薊運河。全不逕由潞縣。豈有名潞水之理。又因班志漁陽縣、載沽水。水經注有沽水逕漁陽縣故城西之文。復冒以沽河之名。(向之薊人云并即此稱。)總緣著書家。概以唐設之漁陽、爲漢漁陽。而未嘗核其地勢之東西南北也。

沽水合鮑邱水攷

水經元文。沽水鮑邱水列爲二水。各有源流。酈氏注、鮑邱水云、鮑邱水又西南流、注之於沽河。亂流而南。

又云、鮑邱水入潞通。得鮑邱之稱矣。其注沽水云、沽水、又南逕安樂故城東。俗謂之西潞水也。又云、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是以沽水爲西潞水。而云、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指鮑邱水爲東潞水也。云左會。則鮑邱水明在東。沽水明在西矣。至潞合流也。今通州白河自東北來。富河自西北來。至州城東北合流爲潞河。以水經注及今地勢攷之。白河爲古鮑邱水。富河當爲古沽水。富沽或音相近而訛耳。況所云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濕餘水、即今昌平楡河。下流爲沙河。入於富河。合攷之、益見富河爲沽水之證。乃地理諸書、但知白河爲鮑邱水。而不及富河。太平寰宇記。以爲潞河、一名沽河。一名鮑邱水。似一河有二名。實乃兩河會於一也。其云北自檀州密雲縣界流入。亦專指白河上源耳。

州志富河之訛

州志。富河在州城北。源出甕山。自白羊口經楡河。下流爲沙河。由順義縣南界。流至州城東北。與白河會焉。攷甕山在宛平縣境內。白羊口、遠在昌平西四十里關隘之地。若源出甕山。何以返經白羊口、蓋甕山乃通惠河上源。經由之地。州志復指爲富河之源。似屬牽混。長安客話云、自塞外西流入白羊口、經楡河。下流沙河。由順義南界至通州城東北。入白河。即通州富河也。較州志頗明確。楡河爲古濕餘水。以水經注攷之。富河疑即古沽水。水經注謂濕餘水注於沽水。今富河會楡河下流。其說相合。

州志潞河之誤

州志。潞河一條。合水經注鮑邱水本文。及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所載白河諸說。俱不引。而沿吳道南河渠志。及漕河攷之訛。謂白河發源於霧靈山。霧靈山。乃潮河經由之地。昌平山水記云、潮河、經密雲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水道提綱云、潮河經密雲縣城東。又西白河自北來會。二說雖微異。總之潮河白河各有源流。後乃會於一耳。不可以潮河上源、混爲白河上源也。

州志鮑邱河之誤

明一統志云、鮑邱河源自禦夷北塞。南流逕九莊嶺。逕密雲戍。又南左合道人溪水。至通州米莊村合沽水。經三河縣界入泃河。方輿紀要、於三河縣、載鮑邱河、白河之別名也。自密雲縣流經通州東境米莊村。又流經縣界。至寶坻縣界。合於泃河。按陳植三河志云。鮑邱河、白河之分流也。明一統志。似不知白河與鮑邱河爲二水。上文則摭拾水經注鮑邱水之文。下文又非水道核實經行之地。含糊籠統。方輿紀要、皆傳寫之本。文字間有異同。曾見一本作白河別流也。與三河陳志同。志又云鮑邱河自順義縣田各莊入境。至始管營。始有河形。由夏店東石橋下。至蒿中馬房寶坻縣界。平時乾涸。間有水路。每遇霖雨泉水歸河。旋發旋涸。蓋古鮑邱水。即今白河。其支流入三河境。稱鮑邱河。是支流尚沿古名耳。白河爲北直一大川。今爲北運河。鮑邱河、據縣志。則涓滴細流耳。其爲支河無疑。通州志山川門。潞河外。別載鮑邱河一條。襲用明一統志之文。而不知其訛。想因經通州米莊村一語。故誤載耳。三河陳志。所記水道。頗爲詳核。可以證明一統志及方輿紀要之誤。此河既自順義流入三河。絕不經由通州。與通無涉。

高梁水攷

水經注云。鮑邱水入潞。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於戾陵堰。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於鮑邱之水。今都城西直門外。迤北半里許。有高梁河。源發西山玉泉。東入都城西、水門。稍東流入大內。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由大通橋東下、經慶豐閘。平津上下閘。普濟閘。東至通州。入白河。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此河。置閘蓄水通舟濟漕運、賜名通惠。(參取長安客話帝京景物略。)蓋此河在西直門外。今仍稱高梁河。入都城大內。則稱玉河。流出東便門外大通橋下。或稱大通河。由五閘迤邐而下至通州。則稱通惠河。土人呼曰裏河。本一河而隨地異名。是今通惠河。即古高梁水也。白河爲古鮑邱水。據水經注。高梁水至潞縣。注於鮑邱水。據通惠河下流。入白河。與酈注合。攷之前代。魏劉靖(見水經注。)北齊斛律羨、(見齊書本傳。)皆導高梁水會潞灌田者。又桂文襄公奏議亦云、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始。可知守敬即因高梁水入潞故道。廣爲開濬。上流、多引白浮神山玉泉諸水。下流、因地勢建閘蓄水。以成河耳。今人習焉不察。皆知爲通惠河。而不致其即古高梁水也。

通州長城攷

州城西北四里。有古長城遺址。迤北接逕順義。南近通惠河北岸而止。遶河而南。復間存一段。又變而東西橫亙。再南爲州西門外入都孔道。攷其形勢。長城本綿連南北。似攜通惠河。及今西門外通京石路攔

斷者。（兩之村人亦云。）又唐李丕墓誌石，得之城南，其銘曰，屹然孤墳，長城之東，可見長城自北綿亘而南，唐時，城西南遺址尙存也。攷之州志曰，秦蒙恬所築，殊爲傅會，按昌平山水記，順義縣西南三十里，有蘆溝村，村東臨溫餘河，渡河南有長城遺跡，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齊天保中所築，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稍北十餘里，出古長城，卽此，今通州長城迆北接連順義，則卽北齊天保中所築之長城矣，漷縣武清二志，俱載有古長城，疑昔時亦與此接連爲一云。

潞沙辨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云，潞河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尙等鑿渠，自滹沱由泒水入潞沙，按三國志，烏丸破幽州，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據志則操所鑿乃二渠，許混爲一渠，又因潞河東有沙，遂訛河爲沙，皆未詳攷國志也。（輿程錄以潞沙誤爲名者，殊失攷矣。）

石羅漢年代攷

州城南地名王恕園，有漢壽亭侯廟，門內有井，近日土人淘井，得石羅漢，爲今安齋寺中羅漢身下連石座，座刻路縣住人李從善舍辦羅漢一尊，後刻□□八年四月八日，惜年號上一字全磨滅，下一字僅存下半爲女字，攷歷代紀元，下一字下截从女者，皆安字，前代有茲土以安建元者，後漢有漢安，建安，西晉有泰安，永安，北魏有興安，太安，天安，永安，遼有大安，金有承安，大安，其餘安字紀元，皆分帝南方，非其土字也，又攷漢魏及南北朝碑誌，多用八分，卽楷書亦帶分勢，此文皆今體，非漢晉元魏明矣，金承安止五年，大安止三年，惟遼道宗大安十年，此石刻於八年，爲遼大安無疑也，石刻路字不从水，與遼史不合，然班固漢志，路不从水，此刻或從漢志，未可知也，李從善與南唐中主子，封韓王者同姓名，時代先後不同，當別爲一人矣，從善不審官爵，邑之富民也，遼人崇尙浮屠，國人化之，刻羅漢供奉，以祈福祥耳，其習尙然也。

甘棠鄉攷

通州東十五里，有甘棠鄉，十六國春秋，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此詩所謂甘棠，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又名勝志，通州志，並云將臺有三，其一在州城北，通京師東直門中路，舊傳慕容氏拜將臺也，攷慕容氏，是時都燕，潞距燕城僅數十里，地屬近郊，而州又有將臺遺蹟，鄉之得名或以此歟。

太子府攷

通州東南四十里，有村名太子府，（今分前後二村。）州西二十二里，有村名大王莊，（遼已見前，今屬大興，爲入都齊化門經由之地。）攷金史，將持國傳，上謂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持國言，此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務與府音相近，每多互訛，（如州志中家務，土人呼曰中家府，州志及燕山叢錄，載郭縣有得仁務，畿輔通志作得仁府。）則二村得名，當自遼代始矣，通州自遼迄今，爲畿甸近地，州城距京僅四十里，而西境則與京縣壤地相錯，其去都門二十餘里耳，自遼金元明，王公勳戚，食邑賜田，所在多有，諒不僅太子府大王莊也，惜故籍無存，遂多湮沒，今城南迆西

（距城一里。）有王恕園，相傳爲明三原王端毅公別業，今其地爲漢前將軍廟，每歲五月，香火極盛，廟中陳列諸肆，遊人絡繹，彌月始能場上，則楊文貞公賜山見之於東里集，又攷州乘，有咸甯侯莊，（州西十二里，土人訛曰咸寧莊。）塔千戶營，（州西二十里。）八百戶，（州東南三十八里，八疑卽百戶名之上一字。）駙馬莊，（州西南四十里。）喇嘛莊，（州東十五里。）高麗莊，（州南十三里。）高麗屯，（州南十三里。）命名之始，俱不可攷矣，咸甯侯爲仇鸞封號，鸞嘉靖中，曾統兵經畋於通，或卽其賜莊，抑前代別有一咸甯歟。

樂山神攷

魏書地形志，潞縣下云，有樂山神，今遍訪州境，無所謂樂山者，而三河縣志有躲山，攷三河，唐開元中析潞縣地置，則元魏時三河尙在潞縣管內，樂與躲同音，古多通用。

金石遺文

通州古金石之文絕少，所存碑版，皆明代物，自元以前，頗爲罕覯，吳菽廬通州文廟重修碑，載集中，久已片石無存矣，蓋自遼金元之亡，及明咸祖與南軍構兵，暨正統己巳，嘉靖庚戌，迄崇禎之世，此地遭兵燹獨甚，是以古物無存，余留心搜訪，於州城南得唐長樂令李君墓誌，貞元間物，又於古城北得所載城主簿彭君權殯志，建中年物，余俱有文記其事，詳識顚末，二石擬做之學宮壁間，又聞里二寺田氏得石刻於田中，文皆隸書，屢託人索之，伊堅不與，竟投諸河，可慨也，州城南齋發房，訪有佛頂陀羅尼石幢，出土不盈尺，大半尙沒土中，逼近民居，甲午歲，擬欲致之，爲勢所阻，今此物亦失矣，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六一所以致歎也。

補州職官

州志職官表，祇詳載明洪武以後，金元二代僅存六人，遼以前無之，文獻無徵，可慨也，予於所得金石遺文，幷史冊，各家詩文集中，得唐代二人，金代三人，元代五人，詳錄於左。

李丕，初爲潞縣丞。

王諫，爲幽州潞縣尉，撰彭君墓誌者。

右唐二人，見石刻。

王寂，字元老，玉田人，金天德三年進士，官至中都路轉運使，諡文肅，所著有拙軒集，集中鄘縣重修廷祥觀記，作於大定十九年，結銜曾朝請大夫通州刺史兼知軍事。

康元弼，雲中人，大定末，以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潞事。（本傳。）

通州刺史史肅。（見孫鐸傳。）

右金三人，一見本傳，二見金史。

學正楊齊賢。

州長迺朗吉大。

州之參李也先。按吳文正公重修文廟碑云，永平楊齊賢，來爲通州學正，州之參李侯，與州之長協心

主簿於上。又云：州長名速朗吉大，其官承直，李侯名也先，其官承事云云。皆但稱其散官，而不書其職事官。後閱三河縣志，載元文廟加封詔書碑，後書承直郎大都路通州達魯花赤兼管內奧魯勸農事速朗吉大，知速朗吉大為通州達魯花赤也。

右元三人，見吳文正公集通州文廟重修碑。

馬世顯，知通州事。

右元一人，見馬祖常石田集贈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詳中卷。

劉顯，至正末為通州安撫司副使。

右元一人，見朱竹垞曝書亭集。詳中卷。

後漢漁陽太守攷

余既攷東漢漁陽郡治潞，則後漢書各傳中所載漁陽太守，當別立一表載之志中，今詳列於左。

彭寵　本傳：更始立，使謁者韓鴻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及光武鎮薊，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二千人，與上谷軍合而南。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寵轉糧食，前後不絕。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強。

郭伋　本傳：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跡，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

陳訢　王霸傳：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建武十年。

張堪　本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范遷　後遷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見郭丹傳。

王鍚　本傳：遷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

張顯　鮮卑傳：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力戰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俱歿於陳。

李膺　本傳：遷漁陽太守。

又禰衡為漁陽三撾，在後漢末，亦當屬治潞之漁陽也。

補州人物

州志人物，亦祇詳明正統以後，金元則採之二史，遂以前無之。然明代雖詳，仍有明史有傳而志不載者，施聚、閻應元是也。又攷唐書藩鎮傳，吳少誠，幽州潞人，志亦未經採入。又讀楊東里續集，載督河員外郎誠，北京通州人，官民皆譽其廉公剛正，楊公與誠頗久，稱其所論皆當云云，志僅存其名，不載其行事，史又不為立傳，僅從南歸紀行錄見之。東里負人倫鑒，非漫許可者。以上諸人，俱當補入人物志。明史列傳中，金忠應入通州流寓，而志不載。又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寓潞之詩極夥，詩悉採入下卷。知其攜家居通頗久，志亦未及。此二人皆當入州志流寓。

朱竹垞寓潞攷

朱竹垞曝書亭集，昭陽赤奮若年，題何青桐晚詩，有別袂何曾把之句，自注：時余赴通州。閼逢攝提格年，送姚大之淮揚詩云：潞河迎日送征驂，禁雪初晴柳尚含，一路青山到淮浦，照人明月已江南。又鴛鴦湖櫂歌序云：甲寅歲暮，旅食潞河，言歸未遂，爰憶土風，成絕句百首。旃蒙單閼年，有潞河遙送湯陽南還詩。載下卷。柔兆執徐年，讀葉司成崑遊草，有客居通潞冬復春之句。則自癸丑迄丙辰，皆竹垞寓潞之歲也。其柳巷杏花歌，則旃蒙赤奮若年詩，乃罷官後再遊通州，宋牧仲署中旋京途中之作。柳巷在州西十五里，為入都東便門經由之地。但竹垞寓潞集中不言所主誰氏。後讀葉訒菴讀書齋偶存稿，有宿通州水月菴故人朱錫鬯客龔使君所詩。載下卷。攷竹垞交契者，有龔翔麟，官部曹遷御史，疑龔以郎官奉差坐糧通州，竹垞館其行署。駐通部使者，州志無表，遂難稽云。國朝詩別裁集，載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江南常熟人，流寓北通州以終，著有出塞詩，長白描人物，詩無一語不奇。康熙間人。攷府青山人行狀，山人與芝仙善，但狀作於越徐芝仙里貫互異，因攷流寓，故類及之。

封爵攷

郡邑前代有封爵者，志乘中當編列一表，而州志缺焉，余稽之史傳，編列如左。

安樂公劉禪。見三國志及水經注。

安樂侯高閭。見魏書本傳。

潞縣侯孫家。見魏收書官志。

潞陽郡公趙延。見元揭文安公集。

古通州

今通州有二：北通州隸京師順天府，建自金天德中；南通州隸江蘇，建自周世宗平淮時。唐與宋以通州稱也。唐通州隸山南西道，見唐志。今四川之達州。見一統志。劉晏、李賢、元稹，俱曾貶此州。微之詩：通州海內栖惶地。樂天詩：來書子細說通州。及幾助笑歌嘲阿賴，那知傳誦到通州。皆指此。惟北齊書斛律羨傳：除通州刺史。不知齊通州治何地，齊書無志，隋書地理志兼記前代，亦未之及，俟攷。

州縣同名，凡記人邑里者，當以省分或府冠之，此史例也，否則易於混淆矣。嘗見浙江通志職官表中，明巡按御史黃廷聘、巡鹽御史袁九皐、右布政使馬坤、右參政錢嵘，俱書通州人。國朝溫州府知府楊士烜，書通州舉人。攷州志俱無其名，或係江南通州，亦未可知。又載元綠心傳，東陽人，辟授通州判官，亦未明著南與北也。但楊士烜與州志科貢表中進士御史楊士斌、進士沂水知縣楊士抡名類昆仲，恐是州志漏略，姑記之俟攷。

州志漷縣人物之謬　附

漷縣自順治中廢入通州，州志兼載漷邑人物，有後漢泉州人陽球、曹魏雍奴人田豫、元魏雍奴人高閭。按二漢及晉雍奴、泉州各自為縣，見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并泉州入雍奴，見魏書地形志。唐天寶初，雍奴更名武清，見新唐書地理志。今漷縣僅泉州故地一隅，以前

代泉州人屬潞尚可。因泉州并入雍奴。遂以雍奴人亦屬潞。殊失根據。況田豫為三國時人。時泉州尚未并入雍奴。則豫自為雍奴人。又攷魏書高閭傳。眞君九年。徵為中書博士。是時泉州并入雍奴。僅二載耳。閭若本泉州人。隨邑遷改。傳未有不載者。可知閭自為雍奴人。但與泉州無涉。潞縣志雜採史傳。未能詳攷地理沿革。州志遂沿其誤耳。

補潞縣職官附

金史。蒲察思忠傳。思忠本名畏也。大定二十五年登第。調文德潞縣主簿。志未載當補。縣在遼金。本名潞縣。

潞縣棗林辨附

方輿紀要。潞縣下。載棗林在縣西北。元致和元年。上都兵破通州。燕帖木兒與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敗之。

按元史。遼東軍破通州。燕帖木兒引兵擊之。皆渡潞水走。史明言戰薊州之檀子山。又云戰于檀子山之棗林。薊州為遼東孔道。遼東軍敗。燕帖木兒追戰於此。潞縣在通州南。遼東軍未嘗至其地。以遼東軍為上都兵。方輿紀要已誤。又以薊之棗林。為潞之棗林。益誤矣。潞縣亦無檀子山。

補遺

温榆河攷

昌平山水記。温餘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為沙河。入順義西南界。下至通州入潞河。本水經注之濕餘水。以字相似而訛也。　方輿紀要。榆河。一名濕餘河。或名温榆河。蓋濕餘之訛也。　朱竹垞曰。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温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作温餘水。遼史。順州有温餘河。金史。懷柔縣為温陽。豈盡無據。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見坊刻。遂指温字為濕字之訛。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為悖也。　案今沿河居人。仍呼此河上流為温榆河。益徵朱氏攷據之精當。但水經注。濕餘水注于沽水。今富河。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今白河。是温榆河入富河。富河始與白河合流也。今挑濬此河。一切文移詳奏。統稱為温榆河。而富河之名。遂隱而不舉。致水道者。亦不可不知也。

潞城攷古錄卷下

史事　已錄朱氏日下舊聞二十六七卷。及通州與黃二志者。概不再錄。州志與史事小有異同者。仍錄。正史。別史。擬據為者。悉遵原書款式。

後漢書耿弇傳。光武追銅馬。復遣弇與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建武二年。遣遊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隆軍敗績。

後漢書。彭寵傳。彭寵攻朱浮於薊。帝使遊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年。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

三國志。魏武帝紀。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漢民合十萬戶。遼西單于蹋頓尤彊。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水經注。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

五百里。所溉田萬有餘頃。此謂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劉靖。高梁河。蒯戾陂。立遏。今節錄一小段。

北齊書。斛律羨傳。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軍事。幽州刺史。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

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有府十四。曰呂平、涿城、德平、潞城、樂上、清化、洪源、良鄉、開福、政和、停驂、柘河、良杜、咸寧。此皆府兵也。

唐書。契丹傳。孫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總管楊元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杖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

河洛春秋。史朝義東投廣陽郡。不受。北取潞縣漁陽。擬投兩蕃。至溫關。懷仙使使招回。御至漁陽。過從潞縣至幽州城東阿遺門外。於醫巫閭神廟中被絞縊死。

資治通鑑綱目。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郭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

按東都事略作戰於潞縣。考白河在潞縣境內。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六年十一月。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內地。

遼史。地理志。臨潢府潞縣。本幽州潞縣民。天贊元年。太祖破薊州。掠潞縣民。布於京東。與渤海人雜處。隸崇德宮戶三千。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改元。十一月乙卯。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顏穀英來朝。丙辰。次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溫來朝。丁巳。至中都。

金史。穀英傳。大定元年十一月。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節使若將往者。遂帥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州。見世宗於三河。

元史。太祖本紀。十年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爲元帥。

元史。張礎傳。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徙燕之通州。祖伯達從忽都忽那顏略地燕薊。金守其蒲察七斤以城降。忽都忽那顏承制。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遂知通州。父範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

按其蒲察七斤。據太祖本紀作蒲察七斤。此傳誤。

元史。牧哈剌拔都傳。牧哈剌拔都。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礮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

元史。文宗本紀。天歷元年十月。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皆渡潞水走。庚寅。我師與遼東軍。夾潞水而陣。遼東軍宵遁。我師渡而襲之。燕帖木兒以通州知州趙毅能禦敵。賜幣二匹。

元史。燕帖木兒傳。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不兒軍略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爲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林。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臺。平章塔海軍來鬭。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皆潰。已而撒敦將輕騎要之。弗及而還。

按也先帖不兒。據馬祖常石田集。作也先帖木兒。

明史。曹良臣傳。曹良臣從大軍取元都。還守通州。時大兵出山西。通州守備單弱。所部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亙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良臣出精銳追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按仵勇。明史紀事本末作許勇。

明史。常遇春傳。元將也速攻通州。詔遇春還備。

按明史紀事本末作也速復陷通州。

明史。藍玉傳。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

明史紀事本末。洪武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納哈出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必可擒矣。二月。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

明史。孫巖傳。燕師起通州。守將房勝以城降。王以巖宿將。使與勝協守。南軍至。攻城甚急。樓堞皆毀。巖勝多方捍禦。已復突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獲餉舟三百。

明史。成祖本紀。建文元年十一月庚午。王次孤山。遣騎還報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禱於神。至則冰合。乃濟師。景隆遣都督陳暉偵敵道左。出王軍後。王分軍還擊之。暉衆爭渡河。冰忽解。溺死無算。辛未。與景隆戰於鄭村壩。王以精騎先破其七營。諸將繼至。景隆大敗奔還。

明史。徐忠傳。李景隆攻北平。燕師自大寧還救。至會州。置五軍。忠號驍勇。使將前軍。遂敗陳暉於白河。破景隆於鄭村壩。

明史。成祖本紀。建文二年九月。盛庸代李景隆將。復取德州。吳傑、平安、徐凱、相犄角。以困北平。時徐凱方城滄州。王佯出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冬十月戊午。襲徐凱。破其城。明史紀事本末。乃下令軍士循河而南。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彼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兼行三百里。至滄州。

明史紀事本末。建文四年正月。平安遣兵復通州。朱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賈榮等。

明史紀事本末。道衍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

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避晋護衞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明史金忠傳：金忠，鄞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貧不能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為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忠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為謀臣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

明史景帝本紀：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丙寅，移通州糧入京師。

明史武宗本紀：正德十五年冬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一月庚申，治交通宸濠者罪，執吏部尚書陸完赴行在。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誅。甲午，還京師。

明史佞倖傳：帝至通州，江彬尚欲勸帝幸宣府，璫官、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

明史楊廷和傳：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甚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戮之，駕乃還。

明史獻皇后傳：妃至通州，聞考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為他人子。留不進。帝泣涕願避位，羣臣以慈壽太后命改稱興獻后，乃入。

明史佞倖傳：邵元節還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衣及闡教輔國玉印。

太常續攷：嘉靖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獻皇后梓宮行至通州，奠獻，使行上食禮訖，退，題主畢，命官行降神禮，皇帝遣致祭於潞河之神。

明史夏言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恚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為姦利事，遂繫銑，遂下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繫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墜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帝不省。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丁丑，俺答大舉入寇，攻古北口，薊鎮兵潰，戊寅，掠通州，駐白河，分掠畿甸州縣，京師戒嚴。

明史王忬傳：忬遷御史，按順天。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頤劾其不職，忬亦言儀縱士卒困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僉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請賑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尋罷通州、易州守禦大臣，召忬還。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慓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

州，召吏民給使，約束，收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忬復為疏，縋城使之來京師請援，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副都御史王儀往援，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遮擊，鎮守通州都御史王儀詣京即訊，已而儀至下獄，以長儒不戰削籍去。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關以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卻，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按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明史楊選傳：嘉靖四十年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并力剿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我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尚在平谷，遺孽往通州矣，簡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遊擊胡鎮、備總兵官孫臏、遊擊趙溱擊之，臏、溱戰歿，鎮力戰得脫，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逮下詔獄。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四十年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方輿紀要：牆子嶺在密雲縣東北，古北口之東南，嘉靖二十四年，朱顏二十萬騎潰此而入，大掠通州及順義、三河諸縣，四十二年，俺答復由此入，其東北為磨刀峪，嘉靖中寇常失守。

按紀事本末與史小異，而年代尚同，方輿紀要則年分全殊矣，姑并載之以備參考。

明史穆宗本紀：隆慶元年九月，土蠻犯薊鎮，詔宣大總督王之誥還駐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亭駐兵通州。

明史徐貞明傳：初，貞明為給事中，上本利兵班二議，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

明史王國光傳：王國光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即位，還理部事，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逾三日，諸軍便之。

明史神宗本紀：萬曆二十四年冬十月乙酉，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

明史紀事本末：萬曆二十八年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降調。

明史紀事本末：萬曆四十四年四月丙午，當火焚通州稅監張燁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明史徐光啟傳：由庶吉士歷贊善，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啟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

明史熹宗本紀：天啟元年，募兵於通州、天津、宣府、大同。

明史孫承宗傳。忠賢遂揚謎、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爲心動。令三道飛騎止之。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使人偵之。一襆被從輿後。車塵蕭然而已。

明史紀事本末。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閻鳴泰也。（皆魏忠賢生祠。）

明史莊烈帝本紀。崇禎二年。召前大學士孫承宗爲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明史孫承宗傳。崇禎二年。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略。承宗奏。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陣人苦飢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作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卽周視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逼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

明史李邦華傳。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督理河道。旋改兵部。協理戎政。明年春。命加兵部尚書。帝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

明史曹惟賢傳。爲山海北路副總兵。二年冬。京師有警。惟賢入衞。總理、馬世龍令急援寶坻、潞縣。

明史南居益傳。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爲城守計甚備。

明史、范景文傳。擢兵部、添註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役。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官。

劉澤清傳。六年遷總兵。九年京師戒嚴。統兵入衞。命駐新城。爲南北控扼。復命留守通州。加左都督。

明史紀事本末。崇禎九年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鎭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上怒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沽名。議謫。

明史紀事本末。崇禎十一年。通州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

明史吳師孔傳。起懷來兵備副使。移密雲。削籍歸。十五年。詔舉邊才。用薦起故官、監通州軍。勤王兵集都下。嗣劫公行。剹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

明史周延儒傳。崇禎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敕。褒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廄。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

惟與幕下客飮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

廣輿紀。沈城。潞縣知縣。時北兵逼境。城料理城守。舉動安詳。巡方荒怪而問之。曰。斗大孤城。何恃而不恐。城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城卒無恙。

以上事蹟

續文獻通攷。金中都東北都巡檢使一員。正七品。通州置司。分管大興、漷陰、昌平、通、順義、薊州界盜賊事。（司吏一人。掌行署文書。從軍十五人。於武衞馬軍內。選少壯閑弓馬人充。）

至元十六年。置通惠河運糧千戶所。秩正五品。掌漕運之事。通州十三倉。秩正七品。

至元二十四年。分立都漕運司於河西務。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僦運糧斛。各置運使二人。正三品。同知二人正四品。副使二人正五品。判官二人正六品。又至正二年。添設提舉官、運副運判、各一人。

通州甲匠提舉司。隸軍器監。

通州皮貨所大使、副使各一員。延祐六年置。（隸工部。）

通州白河抽分竹木局。織染所。雜造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隸工部。）

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以上俱續通考。）

以上設官

明史五行志。洪熙元年六月、驟雨白河溢。正統三年。通州白河溢。萬曆四十一年。通惠河決。

洪武二十九年二月辛丑。通州火。燔屋千九百餘。正統十年五月癸巳。通州右衞倉火。嘉靖元年二月己亥。通州城樓火。三十一年九月戊寅。通州漕艘火。三十五年四月丁酉。通州西倉火。四十三年閏八月辛亥。通州糧艘火。

成化元年八月。通州大雨。壞城及運倉。宏治十年三月丁卯。北通州雨冰。深一尺。（以上俱五行志。）

明史紀事本末。宏治二年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

以上災異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五月。發五衞親軍千人。濬河西務至通州漕渠。二十九年二月。發通州河西務粟。賑東安固安薊州寶坻縣饑民。

明史食貨志。宣德中。增置北京及通州倉。

正統十年。徙通濟庫於通州。

漷縣諸鈔關。設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自南京至通州。每船百料。納鈔百貫。

移漷縣鈔於河西務。

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課稅之半。（以上俱食貨志。）

以上漕運稅課

馬祖常石田集．禮部尙書馬公神道碑．（祖常撰．略．）子十一人．次諱世顯．知通州事．

臨曾亭集．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太保秉忠之後．至正末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子世襲．

楊士奇北京紀行錄．二十八日晴．早過王家店五里．舟人以事阻．晚始發．夜宿板營口．二十九日．晴．早至蘭家林．數日來河路屈曲．舟中困臥．悶悶．食後便自蘭家林徒步問和合驛．中道阻水．褰裳涉葦荻中．泥濘沒膝．纔里所．始得平地．阜隸高謙從旁攙歎．勸不若靜．余甚愧之．亭午至和合驛．飲商百戶舟中．午後．余舟至．遂發．三十日晴．亭午至張家灣買舟．

楊士奇南歸紀行錄．正統四年二月十八日．早．奉天門陛辭．上復諭速來．士奇敬唯叩首退．光祿寺奉旨賜酒飯．經筵諸公不得隨送．遂別．延年學士偕同院諸公．及鄉邑親友送出朝陽門．建安公遣乃子錫攜酒送至東嶽廟．送至通州者．梁叔車．叔莊．龍士．郁孟嘉．劉德潤．姪昇．姪穀子．及鄰比數人．時北風甚盛．送者不堪．余亦困．未至通州五里．都指揮劉斌來迓．（南京人．故）午至通津驛．南衞州官學師生皆來見．遂登舟．叔車五人小酌舟中．皆辭歸．昇穀及家人鄰比留舟中．遣前子讀以其子穎附舟歸．午阮內史來會．小酌．後家人及行李皆登馬船．余與阮各乘驛船先行．及至金蓋灣．迫暮．馬船不至．余兩人駐候之．蓋馬船閘淺．通津驛前也．是日陰．北風．十九日．余與阮仍駐金蓋灣．候馬船不至．蓋冰凍初解．流沙橫潰．舟行未有常道也．是日晴．家人及鄰比送者皆歸．（其早日有左右抱弭相對．）二十日早．陰．馬船始至金蓋灣．既出灣又頻閘淺．午還辦事吏歸．作寄二楊先生別寄詩諸學士．晚始至張家灣．蓋自通州至此．沿河閘淺．人力所濟．皆劉都指揮及兩衞指揮趙玉．楊齊．遣運所官張聰之助．聰吾宗辦事吏．撥二遞運船．分載行李．晚．微雨．遂宿．趙指揮率人送往和合驛．是夜宿李二寺．廿一日．早陰．行十餘里．過廬陵劉英寺丞．略談鄉郡事．見惠雙二翼．食後．遇李安御史．微雨．遂霽．過漷縣．遇和合驛．會曾豪啓見惠長詩．共小酌．遂別．驛丞宿爲象牙潭人送炭．夜至河西驛宿．是日晴．雖十餘淺．亦未若通州迤下之艱澀也．三月初八日早．行廿里．郭誠員外湯舟相訪．郭提督河道自儀眞至呂梁．初未相見．河上官民皆譽之．謂其廉公剛正．處事有條理．但頗性急．是日坐談頗久．所論皆當．北京通州人也．

晚至和合驛．問民事同楊村．麥下田半收．高田旱無收．張珏．郭智來候．夜宿和合驛．是日午陰．晚晴．南風．初九日．天明．發和合驛．張珏郭智先歸．午後至張家灣．上馬頭．河水淺不能進．遂止．遣人齎關文詣通州官司索車．及夫昇擔．家人來接．二楊先生遣人擔酒殺見候．是日晴．初十日晴．劉斌都指揮及衞官來訪．衞及州送腳力車．遂遣昇導以家人行李先歸．士人云．此地雖旱．地下溼．麥有收．秋殺亦好．余因溼熱．不敢登陸．遂停舟．俟早發．穀以諸鄰來稅．寓仲南之壻沈審．以其子宗來見．宗時授徒河上．晚．宗惠魚酌別．田千戶仍宿上馬頭．是日晴．十一日．早．同阮內使會舟登陸．天明過通州．阮先歸．余至大王莊．建安公遣子錫攜酒來迓．二王錢曾四學士見候．東嶽廟諸老鄰皆至．鳳岐曰．悲來樂見迓朝陽門外．余入城．遂詣鴻臚報名．晚宿朝房．雨涼．十二日入見奉天門．（上問）

抑菴後集．羅亨信起拜山西道監察御史．賜白金．命往通州．察倉庾之弊．得老姦宿蠹若干人．皆伏法．

閩小紀．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人舟．時家口咸匿艙下．止一婢抱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與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攜之．時屆聊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宮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與兒誠福薄．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兒．祖宗有禁．上曰．林某說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與文纘謀．兒當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攜兒去．不久又係致歸．杜門課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璧繼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

青谿漫稿．陳公墓誌銘．（倪岳）榮祿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事．陳公奉命鎮守通州．威德兼著．盜賊屏跡．居民安堵．行旅晏然．上下倚之爲重．在鎮三十年如一日．以老乞歸．能鎮七年．成化乙巳二月卒於京師．

智囊．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特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擬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紿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証之．遂論如法．

香祖筆記．明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參姿父也．以畫名家．其行事怪僻甚．嘗同升之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花盛開．子其從我遊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舟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悞試期．榜發升之中式．比雲湖還．鄉人醵錢賀升之．雲湖於席上畫丁香一本．尤妙絕．洵嗜逸之士也．

居易錄．兵部職方司．村楠主事．康莊說．馬誠所經綸御史別業在通州城中東南隅．近文昌閣．瀕水曰漣花莊．今爲袁氏園亭．

以上遺事

水經．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

水經注．鮑邱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又東南．龍芻溪水注之．大榆河．又東南．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又南逕儻落縣故城．東鮑邱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鮑邱水逕漁陽郡治也．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鮑邱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害劉虞．烏丸思劉氏之德．迎其子和．合衆十萬．破瓚於是水之上．斬首二萬．鮑邱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之於沽河．亂流而南．鮑邱水入潞．通得鮑邱之稱矣．高梁水注之．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遊擊將

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爲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

水經注．沽水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又南出峽岸．沽水．又南左合乾谿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沽水又東南與鵲谷水合．沽水又南．漁水注之．又南與巍山之水合．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爲公國．俗謂之西潞水也．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沽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有潞名．潞河也．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也．

以上水道

豫志

明 天台王士性恒叔著

河南諸水、以河爲經。附河諸郡水、濟、潁、睢、淝、濮、洧、伊、洛、瀍、澗、俱入焉。北以衛河爲輔、而滙於境外合之。南以淮河爲輔。而汝自境內合之。然多岐流橫渡而已。春夏水漲、則堤岸爲魚。冬水涸、則沙灘成地。無舟楫之利。無商賈之埠。無魚鹽之生。間或有之、亦不多也。惟南陽泌、淯、諸水。皆南自入漢。若與中州無涉者。然舟楫商賈、反因以爲利。

中州山皆土阜不生草木、亦不結錯局。氣行於地、而不行於山也。惟嵩高、土皮石骨。蒼翠相間。特出爲奇。

其他則西南邊境處。間有青山。山脈亦自西南而來。下終南、歷商洛武關。東則一支循伊洛龍門而行。去爲嵩山。南則一支、出魯山。經泌陽、桐柏、去爲荆山。直循淮泗南行、爲正幹。

黃河故道、由大名趨河間。往直沽入海。自隋煬帝欲幸江都。龍舟十四丈、汴水狹不能容。乃引河入汴。當時止一時度舟計耳。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遂爲千百年之害。蓋河北地勢高。汴河身低。又河南土甚疏理。任其衝突奔潰。故一入不回。余見世廟時有欲求禹故道者。眞迂儒之言也。

三門而下、石磧如山、連延百里、河過砥柱。聲如雷轟。時轉漕關中。皆繇此路。不知何以挽舟而上。或謂古有月河。今石磧中皆無形影可求。

中州雖無山、然出美石。黑者如漆油。白者如截肪。不若江南之精理也。桐柏花石近佳。不減大理。諸泉品味。腴爲沙土所植。其田土甚寬。有二畝三畝作一畝。名爲大畝。二百四十弓爲小畝。地廣人稀。亦惰農也。

八郡惟睢陳難治、以多盜故。光羅山難治。以健訟故。盧氏南召難治。以好通故。洛中難治。以豪舉故。滎陽滎澤難治。以衝疲故。

大河南北、自古爲戰爭之地。治平以來。忘戰久矣。官無一將帥。民無一兵勇。都圖諸職掌。不過具兵備尺籍焉已。民壯弓兵之設。止備都邑勾攝。雖有唐汝諸守備名爲防禦。而麾下無一卒。且自遣教諸左道。與師尚詔曹偕等。往往竊發。安得謂中州盡無事也。若待有事索兵則晚矣。故甲午飢民之亂。當事者袖手而計無出。余初入省垣。謂中州當立一遊擊。聚兵二千。隨地練習。以防意外。事者以爲迂。及陳金王自簡等變起。始信余言之不誣也。

四瀆惟濟水奇。性喜伏流。流雖伏。然迅急與地上等。本穿黃河截流而過。又能不與河水混。及其千里出地。爲跑突。高六七尺。濟源初出之處。又能洄伏竅匿。所浮物至午餘而出。若用機者。然造物之怪如是。

河北三府。幅員不能當一開府。業已分封趙鄭二府矣。近乃又改潞府於衛輝。城池既狹。人烟又稀。土田少沃。與衛陽相去遠甚。且通省藩潞已至六國。尚有廢府諸郡。兩河民力疲於祿米之輸甚矣。而諸藩供贍尚爾不足。諸藩惟周府最稱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幾五千人。以故貧無祿者。不得不雜爲賤役。或作爲非僻。稍食祿而無力以請名封者。至年六七十。猶稱乳名終其身。故諸無祿庶人、八口之飢、僅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無望。雖生於皇家。適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數年之內、生育愈繁、不知何以處之。

中州俗、淳厚質直有古風。雖一時好鬬。而可以義感。語言少有詭詐、一斥破之、則愧汗而不敢強辯。故其俗又有告助有吃會。告助者、親朋或徵逋追負。而貧不能辦。則爲草具召諸友善者。各助以數十百而脫之。吃會者、每會約同志十數人。飲於社廟。各以餘錢百十。交於會長蓄之。以爲會中人父母棺衾緩急之備。免借貸也。父死子繼。愈久愈蓄。此二者皆善俗也。

汴城在八郡中爲繁華。多妖姬麗童。其人亦狡猾足使。

汴城中壽山艮嶽。乃宋時以童貫領花石綱爲之者。石至數十丈。今尺塊不存。不知移於何處。城外繁臺。土人念繁爲博。亦未審其義所自始。或云即梁孝王平臺。又云師曠吹臺。上有大禹廟。祝河洛思功字。然廟貌狹。不稱所以祠禹者。

周公測影臺。在登封五十里村中。猶部縣也。對箕山許由冢。有所遺立天尺存。其所竪小石碑。夾夏至日中無影。古云陽城天地之中。然宋時測景又近汴。唐顏魯公於汝甯城北小阜立天中山碑。亦謂夏至無影。

周公卜洛時、未有堪輿家也。然聖人作事。已自先具後世堪輿之說。龍門作闕。伊水前朝。邙山後環。瀍澗

內蹇大洛西來橫繞於前出自艮方嵩高爲龍左營秦山爲虎右伏黃河爲元武後繼四山城郭重重無空隙余行天下郡邑未見山水聚齊於此者獨南北略淺逼耳

洛陽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鑱鑑及硬有長十丈者然葬雖如許盜者猶能以鐵錐入而嗅之有金銀銅鐵之氣則發周秦漢王侯將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長里餘者明器多用金銀銅鐵今三吳所尚古董皆出於洛陽緣大冢禁於有司不得發發者其淺小者耳古器鑑鏡最多秦圖平面最小漢圖多爾馬葡萄飛燕稍大唐圖多東輸其緣邊乃如劍脊古者殮用水銀此鑑以掩心久之屍蝕而水銀不壞則鏡收之故硃砂翡翠以年代久近爲差瓦羽觴不知其何始冢大者得百千變以蠟色而香者爲佳若氣帶泥微青而滲酒者皆贋爲之耳郭公磚長數尺空其中亦以甃冢壁能使千載不壞於土俗傳其女能之遂殺女以秘其法今吳越稱以壘磚甃之而洛陽亘細冢趾無不有也

洛陽作窯非必皆牧也亦非皆範磚合瓦之處遇敗冢穴其隧道門洞而居亦稱窯道旁穴土而居、亦稱窯山麓穴山而棲致挖土爲重樓亦稱窯冬煖夏涼亦藏粟麥不壞無南方潮溼故也

陝州靈寶二城皆西北濱河南阻山東南通一線路河崖高尋丈故水不盜入城陝州城無水乃自交口引澗澗來四十里穿城樓上過滴召公祠中

自洛陽西行左秦山右邙山皆綿亘數百里直至函谷中夾綫路而已邙山外則大河包之秦山後則萬山叢出故秦關百二稱天險也新安縣在山上東西可二里南北僅百步自新安上山至義昌始下平坡義昌澠池所轄也過澠池至陝口又上山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孟津在邙山外止轄河坡一帶縱不過五里橫十之與新安二縣爲洛中最小而瘠

衛水發源蘇門山如珠璣百萬飛躍可愛蘇門嘯臺爲孫登阮籍也其後李之才邵堯夫皆幽風與起今皆祀之而獨不及籍豈謂籍人品在諸公下耶

曹操七十二疑冢皆聚於一處不數十里而遠今亦有沈於漳河中者陶九成曰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余謂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屍猶不在也

函谷新舊二關舊函谷在靈寶去河岸數十里正老子騎青牛尹喜望紫氣處也新函谷在新安漢時重關內俗以爲帝里之民故徹侯不治事者謂關內侯樓船將軍楊僕伐越歸恥爲關外人乃盡獻家貲請徙關內武帝遂爲移關於其家外以就之漢家法紀乃至於是

洛陽舊有永寧寺後魏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帀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大小如一石甕子共一百二十鐸浮圖四面面有三戶六窗上有五行金鈴合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駭人心目風中聞十餘里北有佛殿形如太極中有丈八金像一人長金像十軀珠像三織成像五奇巧冠世僧房樓觀千間皆雕梁粉壁青鎖綺疏異卉奇花布滿階墀圖籍咸效富麗門效端門夾以力士金獅皆飾金銀珠玉青槐綠水路斷飛塵時有西域沙門達磨年百五十歲云歷遊諸國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界亦無有此孝昌二年大風寶瓶落入地丈餘復更新之後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焚初起第八級中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雪百姓道俗觀火者悲哀振天時有三比丘赴火死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海上人咸觀之詳伽藍記

伏牛山在嵩縣深谷大壑之中數百里中原戰爭兵燹所不及故緇流衲子多居之加以雲水游僧動輒千萬爲群至其山者如入佛國唄聲梵響別自一乾坤也然其中戒律齊整佛土莊嚴打七降魔開單展缽手持貝葉口誦彌陀六時工課行坐不輟良足以引遊方之目感愷越之心非他方剎宇可比少林則方上游僧至者守此戒忌稱禪林本寺僧則飲酒啖肉習武教藝止識拳棍不知棒喝

內召盧氏之間多有礦徒長鎗大矢裹足纏頭專以鑿山爲業殺人爲生號毛葫蘆其技最悍其人千百爲群以角腦束之角腦即頭目之謂也其開採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跡不到即今之官採、亦不敢及今所採者咸近市井道路處也聞此一時貂璫以狐假虎殺人而吮其血攫按袖手而唯唯宛洛之間初至輒富室以爲礦頭非厚賂不免維視礦脈則於富人墳墓掘之又非厚賂不免其借端公寄貲官物必索富人之莊又非厚賂不免貧人則自裹糧而執役中産則計門攤以賠稅而奏官仲春等賬爲剝削播遷逞刑亡論貧富人皆坐斃湯火礦司歲萬金之出內帑不能得萬金之入昔人謂內帑之一金府庫之十金民屋之百金也良然朝廷此舉譬於仲春之一嘗仲春之肉不足食竊恐中州禍亂不知所究竟也

汝甯郡治二門兩石臺舊與元濟牙城也此淮蔡之地古稱亂邦險要之說不可以時平而廢府城正北突出爲半規建府治其中流汝水於下今汝竄於城之足矣決汝水逆於西門則城浸壁河崖穴地道則半規者壞而不守非計也汝陽惟信陽據險城築於山岡之上四面皆低又瀕水在前淮河在後最易守

汝甯惟光州所屬光固商自爲南五縣通淮河稍集商旅聚南貨與文物與諸縣差殊人才亦發出光山一萬鄉會則奴僕十百幾皆帶田產而來止歸差遣不費衣食可怪也商城自固始分當時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於固始村內固始亦然兩縣今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語

礞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漸見風塵其城四里曾經流賊入居之今城中民不二三百家又多紳巨族女婚興睨七百餘有城而誰與爲守且貿易店鋪穀粟皆聚於東門之外一燎則城中坐困矣縣後與學後又皆空地氣象蕭索余故移一集於城中空處使人煙喧闐以招來四方商賈且築場既立店舍漸興則穀粟可以次入城而此歸市之民即守城之衆亦以數萬百年久遠之計奈後來者不能深識余情而遽毀之

汝甯稱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連朝．即富室皆裂門鬻以炊．朗陵近有煤山．然土嫩未成．余甘堅燒之無焰．想百餘年後用物耳．

汝甯本樂土．癸巳甲午大荒．殺人以食．死屍橫道．有骨無肉．汝潁城中．明貨人肉．以當店肆．最可恨者．寶豐楊松家有祖父．其祖餓甚．令松謀父烹之．松遂殺父．與祖共食．此亦天地之一大變也．故流賊四起．賊首確山泌陽桐柏間則陳金．汝甯則王商．汝潁間則王自簡．皆號召千百人．嘯聚執干戈以叛．所幸浮光商固五州縣豐稔．劫亂者寡．不能成大事也．蓋荊山之北．汝甯之南．左有金剛臺．右有樗栳山．皆亂民所必資．金剛臺在商城．高數十里．其上平原周十餘里．立營設寨．足屯數千人．土沃可耕．路險阻不得上．與麻城天台山相爲犄角．樗栳山在確山桐柏間．山高與金剛臺同．其上則連大山．逶迤數百里不絕．吳元濟昔據之以得淮蔡．城壘臺基．闌干石址俱存．俗又稱方城山．謂即楚方城．如草澤風塵二處．皆當扼塞．

宛洛淮汝睢陳汴衛．自古爲戎馬之場．勝國以來．殺戮殆盡．郡邑無二百年耆舊之家．除搢紳巨室之外．民間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譜．爭鬪殺者．止以殯葬時作佛超度．所燒靈紙姓名爲質．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戶當差者爲親．同姓爲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爲奴．此皆國初徙民實中州．時各帶其五方土俗而來．故也．

閭閻不蓄積．樂歲則盡數糶賣．以飾裘馬．凶年則持瓢籃攜妻子．逃徙趁食．俗又好賭．貧人得十文錢．不賭不休．賭盡勢必盜．故盜徒多．且又不善盜．入其家則必殺人．乃所得皆重累易認之物．今日所刦衣履．明日即被服之．而爲人所獲．故每盜或十餘人．駢首就戮．而計贓乃不值一金．余每心憐之．而無法以脫也．

中州僧從來不納度牒．今日削髮則爲僧．明日長髮則爲民．任自爲之．故白蓮教一興．往往千百爲羣．隨入其中．官府無所查覈．爲盜者亦每削髮變形．入比邱中．事息則回．無論僧行．即不飲酒食肉者．百無一人．

汝南遺事序

頃乙未之冬，樞臣考察軍政，不當上意，怒加譴責，波及言官，臺省幾空，於是有給諫羅祥，李侍御景哲，暨不佞因竹削籍歸，無所事事，時擁棋局，尊酒，歡相過從，以耗壯心，而遣餘年，先文林一旦見之曰，若輩國器，奈何爲此牧豬奴戲，今郡志曠廢百年，如有所待，獨不可辦世其間乎，費李起謝，余小子愧汗淋漓，蓋胥有意於斯從矣，凡載籍之所經見，家庭之所傳聞，輒以劄記藏之篋中，歲月悠悠，未及就緒，因寧庭訓之暇，遂堅著述之念，越歲戊申，適郡伯黃鄉初公下車問故，感慨闕典，乃重以屬不佞，不佞受簡擬編，殫精從事，殆八九月，而汝南之志成矣，殺青既竟，檢笥中尚有遺草，雖匪侯鯖，頗類雞肋，棄之不無可惜，且時賢循吏拘於格而未收者，亦復有人，久之恐湮滅而不彰也，迺撰次成帙，曰汝南遺事，以遺後之君子，以紹先文林之志，昔劉歆編錄漢事百卷，班固取爲漢書，猶餘二萬餘言，葛洪抄出爲西京雜記，竊嘆古人之留心世故若此，則斯舉也，儻亦有稗川之遺意也乎，旹萬曆己酉春正月上元日，柱下史李本固叔茂甫識。

汝南遺事卷上

明　郡人李本固叔茂甫撰

柏亮父，上古皇氏之裔，爲顓帝師，封於柏，即今之西平也，遂以爲氏。後有柏招者，爲帝嚳師，又有柏矣者爲周太僕。

伯夷佐禹治水有功，封爲呂侯。（唐書宰相表曰即蔡州新蔡縣）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侯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楚入蔡。（出左傳）

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定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爲氏。秦末有沈遏、徵丞相不就。漢初，遏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世有名位。光武時有沈戎者，始徙居會稽烏程縣，家焉。東晉之沈警，南宋之沈田子，沈林子，沈約，皆其後也。（出南史沈約傳）

申叔時者，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楚莊王十五年，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

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殺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告王。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臧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既侵鄭。鄭人不服。十六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約。民生□□。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出左傳）

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僑封之寢邱。（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出史記滑稽傳）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邱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勤息革子。與石文子叔忽子。三人同詣楚王。道逢飢餒。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糧與革子而死。革子見楚王。

楚王置酒佳殽。享以鐘鼓。革子悄然發悲。王問之。革子語以故。王義革子。賜黃金百金。命收葬二子。拜革子爲相。

秦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確山縣東南四十里。有高皇臺。相傳漢高祖有疾。近臣奏曰。可遊千里之外。遂至此。見道花盛開。因築臺穿井其間。疾愈乃歸。至今蛙不敢鳴。蚊不敢傷人。遺跡猶存。或曰。征黥布時居此。未知孰是。又有樊噲寨。陳平廟。亦其時事云。

漢應曜汝南人。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爲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應劭卽其八代孫。

漢河南守吳公墓。在郾店東北隅重興寺。明嘉靖間土人創立後佛殿。掘得墓碑甚多。次獲一碣。上有漢吳公墓字。

成帝時。翟方進奏壞鴻隙陂。帝夢上天。天帝怒曰。何爲壞我濯龍淵。

郅惲西平人。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之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卽起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病去。（出後漢書）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盜賊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大慚。（出風俗通）

郅壽字伯孝。惲子也。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部屬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按察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欺者。以公事免。復爲尚書僕射。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

切恚慈。陷害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出後漢書）

張酺。汝南細陽人。竇憲既誅。其弟篤景瓌皆迫令自殺。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至是上疏曰。方憲等貴寵。群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撿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

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數有怪。汝南許季山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又有名益喜者。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出干寶搜神記）

來歙征公孫述。乘勝遂進。述懼。使刺客刺歙。帝聞大驚。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以歙有平羌隴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出後漢書來歙傳）

閔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掾堂上。後常舉家患病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閔敞。孫長大來求。敞見之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又告曰。府君疾困譫言耳。郎君勿疑。（出先賢傳）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與樊紹俱爲司空府掾。紹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伊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于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椽下崇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貢璽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出風俗通）

趙相汝南李統。少爲冀州刺史。況所娶。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盡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崇發。年漸七十。禮在縣車。頃被疾病。念存首邱。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屈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佞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爵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耳聾目眩。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庭。不勝其幸。權時有舉。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佞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出風俗通）

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行道人有見者。客聊謂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多愈者。因號白石賢士。福祚殷盛。帷帳絡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嘗往護視。數年亦自厭。復其故矣。（出風俗通）

西平郅伯夷。長沙太守郅君章曾孫也。年三十爲北部督郵。日晡時到一亭。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既冥。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高四五尺。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腳。呼下火上照。視見狸正赤。略無衣毛。勑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髮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爲益陽長。

費長房嘗與人行。見一書生。黃冠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

狸也。盜社公馬耳。時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擊鼓者。郡中患之。時長房謁府君。而魅聞來。惶懼不得進。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鱉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繆彤汝南召陵人。和帝時仕縣爲主簿。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僅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逾涉四年。令卒以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湛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叛。妻子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瓌王奐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奐書軍。躬爲殯殮。經理甚厚。

汝南唐羌爲臨武長。縣接交州。舊貢荔枝及生犀。羌至上書諫乃止。

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則竭節。義則修身。（出三輔決錄）

袁安爲光祿勳。至省。粗袍糲食。泊如也。

袁賀字伯楚。司徒安之子也。清擬夷齊。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妻喪不復再娶。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因勑子曰。我欲侍衛先公。慎勿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弗違吾志。其清高舉陽皆此類也。（出風俗通）

袁湯字仲河。安之孫。爲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則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卒致聲名不泯者。篤籍疲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事。爲耆舊傳。桓帝時爲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數年薨。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爲三公。

袁宏字邵甫。閬之弟也。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終于家。

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後爲山陽太守。與袁紹等同盟起兵討董卓。曹孟德嘗云。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出裴松之三國志注）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楊太尉彪夫人袁氏。袁術姊也。生子脩。爲丞相主簿。操忌其才。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操使彪書。又令其夫人卞氏賚遺袁夫人。袁夫人答卞書云。彪妻袁氏頓首頓首。路歧雖迫。不展淹久。歎賞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自招

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奸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猶有孤幼。官之諾附。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殿顧非宜。荷受輒付佳信。

周揭汝陽人。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子防舉孝廉。稍遷陳留太守。孫舉光祿大夫。

周暢汝陽人。性至孝。與母居。每出。母欲呼之。常自嚙其手。暢即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出。使母嚙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為河南尹。時旱。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出搜神記）

周爰支。河南尹周暢之女也。暢汝陽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嘗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生平所行多類此。故爰支從南宮受化得僊。不在洞中。為明晨侍郎。爰支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過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出真誥）

左雄薦周舉。舉劾雄所薦冀直贓罪。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不猶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益賢之。（出東觀記）

吳愷陳留長垣人。膠東太守祐之子也。為新息令。愷從子謁亦為鮦陽侯相。皆有名於世。（出續漢書）

應奉汝南人。桓帝時為司隸校尉。黨禍方起。李膺等俱輸作左校。奉上疏理之。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出風俗通）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兩。即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曾為君出。終不肯受。陶遂付縣。（出宋劉敬叔異苑）

封觀汝南人。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愈。而仕郡為功曹。與袁祕等七人。同死黃巾之難。

伍瓊汝南人。漢獻帝時為侍中。時董卓擅權。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瓊及周珌鄭公業何顒等。以韓馥為冀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劉岱為兗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等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為內主。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宏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瓊珌固諫之。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珌。（出董卓傳）

伍孚。汝南人。忿董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出卓傳）

汝南李敬為趙相。有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遣珠付前相。相慚。追其去婦。（出謝承後漢書）

汝南鄧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婦更嫁為華仲妻。華仲為將作大匠。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後見之于親識家。朗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因遂絕。（出後漢書並汝南記）

陳蕃年十五。為父友同郡功曹薛勤。勤異之。明日造焉。蕃父出迎。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遂日。（出汝南先賢傳）

陳寔微時。嘗行宿主人賁申家。申婦夜產。寔不知。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可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還者曰。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寔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死。（出搜神記）

陳蕃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蕃為孺子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曰。仲舉強于犯上。元禮嚴于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宜居八俊之上。

汝南謝廉年十二。能通經。尚書左雄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出東漢書左雄傳）

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謝爭水。規斷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謝怒殺規。小吏正朗復刺殺謝。朗陵官尉。又殺朗。民於京山上為朗作祠壇。每旱輒祈禱。（出汝南先賢傳）

蔡州西。蔡倫故宅。旁有蔡子池。倫漢皇黃門郎。順帝之世。始擣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出水經註）

黃憲。澹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濫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曰。顏子復生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鄙。父為牛醫。少無度數。而後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出汝南先賢傳）

黃穆字子敬。安城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處請。太守蘇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與訪議。便投板于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出汝南先賢傳）

戴良嫁女。練帛四等。（出汝南先賢傳）

鄭敬以茅茵為席。常隨杞柳之陰。（出汝南先賢傳）

郭憲。西平人。建安中署郡功曹。韓約失衆。從先中避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奈何厄之。後約病死。田樂等就斫約頭。送之魏王操。欲條疏憲名。憲不肯。操歎其忠義。並與樂等賜爵關內侯。

汝南許靖字文休。避難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亦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當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出三國志傳

劉璋使使招靖。靖入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出三國志傳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仕爲豫章從事。出汝南先賢傳

許虔字子政。平與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弟劭。聲未發時。人以爲不如虔。虔恆拊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出汝南先賢傳

謝子微見許劭年十八時。嘆曰。此希世之偉人也。劭發明樊子昭於幘帕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季叔才鄉閭之間。拔郭子瑜鞍馬之吏。宗人許相沈沒榮利。致仕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承風。而趨劭獨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請爲功曹。嬖褻放流。傑士登朝。出汝南先賢傳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才鑒。

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皆不就。避地江南。卒于豫章也。

袁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爲奔走之交。出英雄傳

耆舊鄢縣人。奉命使吳。吳王權先勅羣臣迎漢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二善焉。

樊建字長元。義陽人也。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値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出季漢書

胡濟字偉度。義陽人。爲諸葛亮主簿。有忠藎之效。亮嘗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褒述如此。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前將軍。督漢中。假節。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章校尉尚書。出三國志註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肇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延。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出三國志傳

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楊戲贊曰。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敍。出三國志註

劉邕字南和。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楊戲贊曰。監軍尚篤。出三國志註

董厥義陽人。爲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出季漢書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爲漢中王。還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稱善。衆咸壯其言。昭烈踐阼。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八年。諸葛亮伐魏。魏將郭淮、費瑤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魏將夏侯楙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若假延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延常謂亮爲怯。歎己才用之不盡。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爲恨。及丞相亮卒。延儀各相表叛逆。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令王平叱延。延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莫爲用命。皆散走。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出三國志傳

陳化汝南人。爲吳郎中令。使魏。魏主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于西。丕笑。無以難。心奇其能。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雄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

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浩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曹操定荊州。辟爲丞相掾。歷光祿勳。封安城亭侯。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事聞。加賜穀帛。謚曰敬侯。子禽嗣。出漢晉春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殺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曹操于許。拜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從征張繡。先登破敵。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又擊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後救曹仁於江陵。道病卒。謚曰剛侯。出漢晉春

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曹操憂之。以滿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出三國志

魏田豫爲汝南太守。歸居魏縣。汝南遣健步詣征。上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健步憫其貧。發爲故吏民說之。具資數千往餽。豫不受。病將亡。戒妻子曰。非我必於西門豹邊。豹履行與我等。必與我善。弘農爲畫像立碑。

朱建平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果年六十二卒。出魏志

吳將蔡敏守沔中。兄珪守秣陵。與敏書。戒襲互市。曰。勿爲小利忘大體也。周浚曰。君子也。問其本。曰。汝南人。浚曰。吾故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出晉書

晉周浚。汝南安城人。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于世。

晉武帝問周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對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出晉書

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累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徵爲廷尉。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不先白於越。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等攻

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出晉書

應詹。汝南南頓人也。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室。並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因時。苟介守節者。鮮矣。伏見議郎韋泓。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奔。寄迹遐荒。喪資。一身特立。知窮不掩形。蔬菜不充。飢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王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萃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後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出晉書

周顗母李氏。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耳。後果如其言也。出晉書

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出世說新語

庾公曾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當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出世說新語

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醉。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因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故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

傲然嘯詠。導曰。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犯順。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與戴若思俱被收。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人籍顗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石。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流涕。悲不自勝。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出晉書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家于尋陽。至訪四世。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于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討斬華軼。杜弢。杜曾等。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

敦以訪名將，勸業降，敵有疑色，手書慰釋，并遺玉環玉椀，訪投于地曰，吾豈貨賂可以賣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即補，後聞敦忠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士以此重之，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意，錯敦有不臣之心，屢協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于本郡，子撫，撫子楚，楚子瑒，瑒子摅，世有將略，詳具晉書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徐州，四十一年，如老父言，

周虓，晉寧康中鎮巴西，為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治書陌，虓謂使者云，煩君語賊，苻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成其名耳，乃加考楚，不食而卒，殯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死屍鬚髮張裂，精瞳明亮，迴盼睨堅，堅視而喜稱，乃厚加贈賻。出異苑

祖逖為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吳人，雖有志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中原士庶謂逖當進據虎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俄卒于雍邱，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祖文鄧殷，嘗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請人占夢，占者曰，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舊獸頭也，子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後果遷為汝陰太守，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淝水挑戰，堅衆小卻，序在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豫州刺史，累立戰功，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出晉書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舉孝廉，拜旌陽令，以晉亂棄官，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若不翦除，恐遁逃，遁是蛟精化黃牛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大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繫，汝當以劍截彼，俄

頃，二牛奔逐，大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徑兗，蛟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娶刺史賈玉女，常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要客報云，有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婿，請見之，慎郎託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令將二兒來，真君以水噀之，即成小蛟，妻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丈餘，皆水，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為潭，真君後于太康二年八月一日，在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皆留讖云，吾仙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江陵之內，當出八百地仙，江心忽生沙洲，長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顏，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嘗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為誤有遺者，遂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謂許曰，小妹粗劣，家君竊慕盛德，欲託良緣于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灑埽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士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袿襦，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帳映四壁，大設珍殽，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枕，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為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為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陋，不意過能見顧之深，歡忭交並，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為中岳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過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嘆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甚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為詩人感帨之譏，又玷上客掛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燭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進見府君，年五十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慰無盡，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讌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饒送贈濕，仍為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元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頻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太平廣記

祖納問汝南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盡，時王隱在坐，曰，尚書三

獄考結三考雖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優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日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一月。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稱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出晉書

齊周顒汝南人。與何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食之類。雖不身踐。至于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有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允末年遂絕血味。

周洽汝南人。南齊武帝時。歷句容曲門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殮。吏人爲買棺器。出南史循吏傳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爲雍州刺史。素與征虜長史劉興祖不睦。因征蠻不利。乃殺興祖。上聞之怒。遂以誅奐。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殮甚厚。當時高其節。出南史王奐傳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時龍川豐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出北史

汝南遺事卷下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恃酒攘強。方醉。而州符至。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界內有拆毀者死。一界獨全。虛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戾故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病數日死。適値暑月。隔夕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聞棺中若指爪刮棺聲。妻子驚走。母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焦爛。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一處。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至。吏曰。長官平生無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當若之何。虛懼請救。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但以此對。頃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省李虛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王命啓牘。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王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片。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全。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讀者坐銀。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檢簿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罪。過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遂勃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兩吏

遂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烱然，燈下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出□□志）

復州清溪山，徒麗無比。袁相國滋微時，登臨此山，行數里，有儒生買藥于山下，滋與語相狎，曰，此處幽勝，合有遇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三兩日即一來，滋曰，可得修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可相見也。滋辭歸，攜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履，與儒生寒溫，大笑澗邊，是儒生為列席，致謁五人，甚喜，曰，何處得來。儒生曰，此非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滋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升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嘉，且是道流，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滋謙恭彌甚，乃時及笑語，相與坐，少頃，酒酣，後注視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真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滋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到，直至台輔，遂與滋握手言別，過澗，上山，捫蘿跳躍，如鳥飛去，遂逝不見，滋後果拜相。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至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不嚴，因使置于私室，信宿，與宮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甕金出土之日，鄉社悉來觀驗，慮有變更，貴不疑駭，以狀聞于府，主計者僉云奸計換之矣，遂遣驗就，按其事，宰邑者莫能自明，既而遞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拘繫僉以刑辟，或云藏于糞土，或云投于水中，紛紛杜撰，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亦怒，適有宴，停杯語其事，賓客咸驚異，朗山袁滋亦在幕中，俛首不答，汧公曰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滋曰，與之無素，汧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乎。滋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公詳之，汧公曰，非判官莫探情僞，滋曰，諾，因俾移獄府中，乃令閱甕，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于別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乃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則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嘆服無已，每言才智弗如。（出劇談錄）

裴晉公徵淮西，策遂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此人為將，有僕在後，聞其語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調戲。（出劇談錄）

當時又有童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出□□）

石孝忠者，有膂力，事李愬為前驅，元和中，天子用丞相裴度征蔡，愬與李光顏烏重允等皆受度節制，蔡平，韓愈撰碑，專歸功度，孝忠見其文大恚不平，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因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說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仆地，畏若不勝棨臨狀，吏就詰之，孝忠伺隙，用枷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推碑殺吏何為，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無恨，臣事李愬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與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擒之，爪牙脫落，而元濟就擒，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乃與光顏重允等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出□□記）

唐文宗宮人沈阿翹，嘗為上舞阿滿子，音聲婉暢，上悅，賜金臂環，問其所從來，曰，妾本吳元濟妓女，濟敗，入宮，因進白玉方響，亦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凡物有聲，響應其中，架則犀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淒然，謂之天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

唐有南中丞卓者，游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為客吏離阻，每宴集命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窮厄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驛假老嫗待之無厭色，後七七年，為蔡牧，到郡，遂變容吏面，冀假嫗焉，卓所寄有類戲妹。（出□□錄）

蔡州西南百里有仙女墓，即董永子為母追葬衣冠之所，秦宗權時，或云是嶽神葬靈藥於此，宗權命稗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出□□錄）

遂平縣南有魏華墓，陰雨霏霏，有人乘白馬往來於墓上，父老以為華之靈也，世傳華遂平人，驍勇絕倫，遊歷五代，說劍談兵，歸臨城南，曾建金佛寺塔，藏書劍其中，頃邑令以飛車惡寺僧，因毀塔，忽有華劍飛出，遂止，今塔基尚存。

王延嗣，光州人，唐亡，梁太祖拜王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延嗣諫曰，義不帝秦，此其時也，時強藩兵爭僭號，審知有效堅之意，延嗣極諫，審知雖不樂其言，然終其身不失臣節，延嗣之力也。

梁再用，汝陽人，初名存，事孫儒，與一校為刎頸交，有告校反者，儒斬之，執存至，詰其故，不對，再詰，對曰，與校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再用，天祐中，為光州刺史，一日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有擐袴四人舁再用坐版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聞見。（出□□志）

南唐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等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脩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侯，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窶，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侵，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唐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鎮孟倖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嫚罵之，見者皆怒，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元宗召克宏歸，以神武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獨以為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遂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數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授春行之秦，與發疾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為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為言云。（出南唐□）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叛。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洶洶。能者得富貴。我曹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衷甲爲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羣盜竊發。幸已伏誅。儔有伏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于村舍。率父母奔李昇。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蹟。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兇亂。于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經堂拜其父。賜國。以爲池州節度使。給事中常夢錫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鎭。出南唐書

宋秦觀爲汝南學官。病臥。宜中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甚喜。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履。弈碁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頓愈。出詩集

宋孫僅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有詩曰。前春再號天街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果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僅得人稱小狀元。粉壁巳懸龍虎榜。錦標爭勝鶺鴒原。出古今詩話

宋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以承事郎。出宰武功縣。夙夜孜勤。以身任責。亟治案牘。決滯獄。事無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稍著。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強悍者屛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官無闕政。民無積逋。閭閻欣戴。乃及閒暇。修其縣廳。制度閎偉。從使有術。人不以爲勞。游靖爲作碑文以紀其事。又稱其祖坦。歷縣中外。爲時聞人。皆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云云。出荀兩侍銘幷序趙幽阡碑

宋高宗建炎二年春。金人陷鄧州。襄陽。汝潁。陳蔡等處。遷其民于河北。知汝陽縣郭贊。與鄧州通判趙伯振。知潁昌府郭默。皆不屈而死。出鑑綱目

光州當建炎之亂。民死于刃兵者最酷。宋淳熙初年。上饒鄭人傑爲郡守。攜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廡一庫。局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云。舊甲仗庫。怪物居之。累歲不曾啓。鄭素負意。其中必有伏寶。破鎖入視。凡器械弦刃皆斷裂。惟梁上挂數十百捲。或絹。所爲人言皆亂離時逃匿。自縊于室。此卽縊索也。風雨晦冥之夕。輒聞鬼哭。且州治之門。掘土數尺。卽枯骸枕藉其間。又有一種名曰兵馬鬼。其高寸許。而上爲人。下爲馬。結束介冑。全似騎軍。各有所執。緣壁登几。按隊伍行列。率四五十騎。必有一都押者。比羣差稍高。值其爲怪。則入人寢臥處。或飲食間。千百環繞。彌日不去。能用矢刃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殺之。立致其禍。李處皆館。分數卒發土。未及尺。白骨縱橫。所謂兵馬蟲。稍稍出現。日復一日。其來益多。子慶始懼。遂以妻病爲解。辭鄭守而歸矣。出夷堅志

宋蔡州有村童善弈。國中莫能當也。將娶婦。乃辭其父母曰。吾門戶卑微。卽娶不過田舍女。非所願也。兒嘗挾藝出遊。庶有佳遇。遂著野服。自稱小道人。適汴京。太原。眞定。較弈。都無出其右者。乃抵燕。燕爲虜都。而弈國手。則一女子號妙觀。道人者。貴衆窺其肆。知出己下。卽對其肆僦屋而居。署其門曰。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妙觀甚不平。預令弟子之最者。張生往試。輒敗歸。報曰。客藝甚高。師亦須避席。好事者聞之。欲鬭兩人。共醵錢二百千。約日會戰。妙觀陰使人語道曰。法當三局兩勝。幸少下我。自約外事五十千爲酬。道曰。吾豈不乏錢。然初慕其容色。肯容通衽席之歡。則可。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果兩敗。女但酬錢耳。道勝之。王侯貴人賓集。呼道弈。戲詢其與妙觀優劣。道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於是亦呼至前令賭。道探懷出金五兩。挾向座客曰。如彼勝則得金。我勝則得娶。坐客皆大笑贊之。妙觀窘失措。連負數局。退復背約。道訴諸府。引諸王侯爲證。得女爲妻。竟如初志。出夷堅志

光州七里外村媼家。蓄柴樹二株于門外。秋日纍纍。一道人過而求之。媼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喫食。我不較也。道士摘食十餘枚。將所佩一葫蘆繫于木杪。隨去。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旣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尙有茲種。人懷挾植于他處。則不然。出夷堅志

羅山縣有沈媼者。啓雜店于市。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媼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俟煮麵可乎。卽入就坐。麵飯畢。進茶。道人謝曰。本非饑。知荷媼重顧。無以奉報。惟有治酒一方。當以相付。媼家有識字者。旣寫可令隨我跡藥。媼令其壻王甲隨之。近野。所採如蒼耳。馬蓼。青蒿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得者。旣竟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戒曰。善藏此方。勿傳他人。傳則不驗矣。明年三月。再換新者。過酒醱醅欲敗。以藥投之。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後皆驗。武官劉舍人家。春醞數十甕。色味已壞。或言王甲善醫酒。招致之。攜刀圭於甕中。悉成佳酒。劉大喜。以半直謝之。媼死婿繼亡。方書不傳。出夷堅志

葉眞常道人者。於淳熙九年夏。遊淮下。至光山縣境。不值旅店。天色昏晚。始得一剎。標曰。雙塔寺。欄閉高鎖。松檜干霄。趨而入。一老僧出咄曰。汝是道人。來此何幹。葉前作禮問訊。僧怒罵而去。俄兩童提燈籠喚葉往鐘樓後一小房。使入歇。塵埃堆積。僅存故牀。葉卽就臥。假睡不睡。見兩僧自地踊出。又一少年奔出。丰儀爽秀。並列于房。葉知其非人。匿起坐。存神定息。叩齒數通。良久。三人俱入地。過三更。復如前。葉叱之曰。汝輩想是違理耿介之士。或枉死不明。或伏尸不化。鬱鬱相守。無解脫期。今當聽我言。捨故時形骸。反自己眞性。再歸人道。何所往而不可。語才畢。冷風颯然。三鬼皆失所在。葉疑至鐘動。開戶外人聲起。開門見僧行數輩來。問夜中無異境界否。葉以實告。皆有慚色。一僧引手指牀下云。三十年前。麻城王主簿爽一子。年二十四歲。寄攢于此。每夕必出爲怪。乾道間。行腳兩僧。過止于房。不信有鬼。一夜驚殺。因是同爲人害。昨暮山主怒道人之來。故令就宿耳。葉厲聲叱罵。不顧而行。自後三鬼絕跡。出夷堅志

寶致遠者。蔡州伏羌郡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蒙生童自給。爲人放曠不羈。嘗從村童還家。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人談笑。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寶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

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册。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寶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于前。又素善卜筮。至正四年六月亢旱。里人扣雨期。應曰。翼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纖翳。父老交徧詰之。寶曰。諸君速歸。須臾雨至。衆既去。甘霖傾瀉。周匝二十里。田禾勃興。有惡子覘見其擲繩之幻。告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害生也。何能爲。所學者副術耳。守命面呈一技。乃解腰間勒帛。實地成烏蟒。庭下人愉畏奔走。寶曰無傷也。蟒盤旋之際。已生鱗甲。鬚髯縈繞。化爲飛龍。遂乘之而去。

鼐士龍字雲卿。固始人。郡統鈞之子。元兵破郭。鈞沒。士龍甫三歲。崇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嘆曰。此忠臣子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盜出。晝夜痛哭。他日從獵滹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爾欲復姓。試投石水中。浮則從爾。士龍祝天曰。吾父有鑒。石當暫浮。因投石。沈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曰。天也。遂許之。（出文獻通考）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徐壽輝兵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汝寧人。泰定四年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守江州。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黼具申江西行省。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脣齒之邦。不可不早爲備。或者非其過慮。壬辰春。賊徐壽輝等既破武昌。遂南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破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植沿岸山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使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搏攻東門。黼出戰。賊牧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勿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贈淮南左丞。隴西公。諡文忠。初武昌陷時。黼謂其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黼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某當止與叔父同死生矣。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黼又貽書責以大義。始去。（出續資治通鑑及汝南□□誌）

明洪武三年。命有司建元右丞余闕。總管李黼肖像祀之。

察罕帖木耳。穎州沈邱人。故元別部後。沈勇好義。善騎射。至正間。汝穎盜起。詔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詔加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自成一軍。轉戰至關中。破賊李武、白不信、大刀敖等。復興元、鳳翔、涇州、平涼等郡。己亥。大發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舉兵攻益都。爲田豐王士誠陰謀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穎州王。諡忠襄。命察罕子擴廓帖木耳代總其兵。擴廓別名王保保。（出王元類四大）

（[illegible]）

明邱度字□□。淮安人。丁丑進士。萬歷十八年守汝。持廉秉公。正己率屬。諸凡惟崇簡淡。毫不擾於人間。

郡冠蓋之使日至。無他饋遺。盤飧特消。自稱主臣。客亦重其爲人。未有以禮節相責望者。郡薦紳士或有所請託。而德人之容。使人意消。竟不敢開其說。一嚬一笑。不假左右。而舞文必誅。害馬必去。若某若某。輩權行州里。恣爲不道。則擒治之。立斃于獄。勿貸也。周直指行部抵汝。考察郡邑。風采凜然。乃獨稱太守賢。免其考。用風羣吏。明年以艱去。聞訃使行。謝絕賻弔。即贐餞亦一無所取。蕭蕭然。汝人奔送。多爲之泣下者。可謂有羔羊素絲之風矣。壬辰入覲。舉清吏第一。累官至右通政使。

黃似華字二甫。內江人。己丑進士。萬歷三十四年。以比部郎出守。郡方聚旱。公下車日。爲步禱。隨霈甘霖。時值長至。宜雪而雨。衆皆訝異。謂是太守雨也。既薦紳父老謁賀。公語不及私。惟問民所疾苦。次第痛之。宵遞燭弊絕。風清。城狐市虎。罔不懾其威稜。向陶覆盆。盡皆爲之昭雪。業無不舉之政。乃以齋帷行部。存問耆老。矜憐寒士。所至垂髫戴白者。擁其車下。咸津津誦使君之義不衰。案牘之暇。不廢遊覽。登高作賦。饒有才情。因慨夫郡乘未備。文獻無徵。未可當吾世而失之。爰開史局。獨秉鴻裁。而汝南之志斯成。蓋以經術飾吏治。以禮樂陶人羣。真可追蹤兩漢。未易爲流俗道也。當其時士歌于庠。民恬于野。商旅願出其途。蓉麟產于浮光。白兔獻于上蔡。可稱盛事。俟稀太平。至于修舉廢墜。若鼓角樓天中樓。汝守遺愛祠。猶其小者。不具論。己酉冬。以入覲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汝人至今有遺思焉。

熊尚文字□□。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授汝寧府推官。少遊于羅李先生之門。醇粹淵閎。始爲自別。其馭下甚嚴。而斷獄則恕。每從直指使者行部。凡郡國所具爰書之疑似者。與刀筆吏之深文而巧詆者。率爲原情據法。白見冤狀。直指輒虞威稱善。輒稱司理明允。可屬大事。然公不以自多也。燕居深念。獨切世道民風。遂聯諸衿於書院。發元論于陳編。揭修身爲本指。止善爲宗。汝人士瞿然異之。恨得公晚。執經問難者。履常滿其戶外。而公一一剖斷。各厭其意。仍捐俸置學田六頃。爲館穀之助。迎遷黃擢。蓋不啻泰山北斗矣。辛丑。陞禮部主事以去。汝人士就書院講學處。立熊先生祠。

張延登字濟美。鄒平人。前巡撫河南中丞公之子也。弱冠成進士。始令內黃。以艱歸。己亥起補上蔡。蔡稱巖邑。輪蹄旁午。幾務殷繁。而俗武健。多耳鐘之民。侯玉立冰鑑。淵微石畫。甚起視事。訟牒盈庭。小則芒刃。大則斧斤。皆躬自剸裁。初不以詞色假左右。左右懍懍。奉爲指帷謹。諸珥筆爲姦。持吏長短者。將繩發其魁數輩。餘悉斂跡。蓋未期月。稱事治民安矣。顧比歲不登。邑多逋賦。上令之督責甚峻。饑莩之啼號堪憐。侯爲惻然。匹馬走阡陌。寬催科而急撫字。施粥給貸。所賴以全活者數萬。明年大熟。無煩鞭朴。爭相榮輸曰。奈何以參罰累我慈父母也。自是德化漸被。戶口日增。道途鮮萑苻之悲。村落無犬吠之警。一時循良可稱獨步。乙巳陞禮部主事。且行。蔡人咸戀。將肖貌而祀之。侯聞。讓不居。力阻其事。乃以建濂溪先生祠。此又加人一等矣。比至部。改吏科給事中。

趙謙字益吾。忻州人。丁未進士。初選長葛。有治聲。當路者奇其人。調繁汝陽。侯明識鴻猷。英跱俊邁。又不難折節禮賢士大夫。儼似子賤之在單父。孜孜求治。知無不爲。若鄉約。若保甲。若禁賭。恤孤寒。墾荒田。還流徙。清鼓樓飛詭之姦。革驛遞陋案之弊。害國屏沉滯之冤。難以枚舉。姑識其大者。如奸架之稅。

汝所未有有之。自萬歷九年始。編以屈役。後乃泛供別州。而閭閻之力役如故。民以重困。侯爲請于上罷之。督學使者。歲試士一棚之費。動累千金。侯復請于上。預以是金創校士館。一勞永逸。世世賴之。邑中大猾袁默呂思仁。招納亡命。結黨雄行。爲窮奇檮杌於人間。莫敢誰何。侯設策擒之。悉置於法。善類始獲安枕。而奸宄投爲神君矣。蓋明足以燭四隅之幽。而百紛立斷。力可以扛千金之鼎。而一介必嚴。故其治厝規畫乃白。壬子冬入覲。歷戶部主事。汝人追思。爲立紀政碑。

秦時懋。廣西容縣人。起家癸丑進士。爲廣東番禺令。邑當都會。最稱劇。丙辰入覲。以勞瘁請改閑職。乃得汝寧府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令文諸業。具有章程。歲時餽問。一切謝絕。然雖不欲以空文敎人。諸孝弟有行誼者。稱之不容口。其婚喪貧不能舉者。時有所資助。大端以崇士風正文體爲說。汝人士翕然顯化。監司檄署邑篆。則峻卻不赴。曰。吾業已辭令。改敎。奈何又代庖爲。居恆手一編。諷詠不輟。筆牀茶竈。寄情物外。嘗書一聯于庭曰。青出于藍。期汝俊傑英明之器。元而尙白。愧予東西南北之人。嗟乎。此其志念深遠矣。丁巳。陞國子監學正。時新進諸弟子員。例有贄。他師方問多寡。先生悉拒勿納。遂促裝行。

曹鳳。新蔡人。宏治間守蘇州。有錢外郎者。悅趙重陽之色。而計殺其夫。縣令揚子器鞫問不承。繫之獄。自是亢旱數月。繼聞衆民怪之言。獄始決。大雨如注。闔縣歡呼。移獄于府。錢又賄某劫盜。使認殺人事。鳳堅執不聽。錢又訴于朝。下南京法司提問。潛賂津要。竟得免死。方出都門。是日天晴。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出續耳談

吳人唐寅有逸才。爲文豔冶駢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詩勸之。文甚奇偉。林以示蘇守曹鳳。鳳曰。此龍門然尾魚也。不久當化去矣。寅從御史考不售。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出逸史

強晟。汝南人。爲秦府長史。正德初。朝議復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時公已八十老矣。晟以詩規之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猶踏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久。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朝事業三槐在。留取完名久遠看。出詩話

嘉靖三年七月。何孟春率百官伏左順門。跪哭爭大禮。汝陽林時與舒芬等具在。上怒責。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出昭代典則

信陽馬御史錄。大獄事。國史及永昭編年等書。頗有異同。惟中州人物志。最稱實錄。近見伍袁萃林居漫錄。亦載此事。足知公論終不泯也。因復識于此。漫錄云。丁丑計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鋱子。張寅好招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詰者。福達亡命。攜二子投鋱。鋱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寅齒。名二子大仁大禮。寅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鋱寅俱故。寅弟有其貲。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同有許良相亦尙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郡。直指撤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千武定書求解。直

指逐并勘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實無枉。詞連武定。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于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永嘉以此力爲辨雪。而公論遂詘。良相旣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賂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還襲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攜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對之江中丞子去。當時當結合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法。流毒縉紳之罪。可勝誅哉。

彭應參。字汝省。光山人。慷慨有大節。疾惡如讐。慕義若渴。其天性也。萬歷庚辰成進士。初令肥鄉。繼補高陵。俱以廉能著稱。己丑。行取授廣西道御史。遇事敢言。丰采凜灼。壬辰。出按浙江。毅然有澄清之志。墨吏蝟伏。憚其威稜。有兩大姓。豪奴千百。侵奪民產。而范狀元之子尤橫。漁色罔利。道路以目。或生縛人而沉之江。所司莫敢問。民怨已極。乃羣起而訴於御史臺。御史下其事所司。欲加窮治。小民乘勢交訴狀元。狀元忿恨投繯死。復有陰主其事者。遂以其夫人赴闕擊登聞鼓。訐奏。上遣緹騎逮御史。浙民沿江攀號者數十人。幾不得行。因範銅爲像。生祠之。賴上聖明。兼以諸大臣救解。僅從削籍歸。歸而布袍角巾。徜徉林壑。不復與世關涉。然中外推薦無歲無之。辛亥。大冢宰孫公有重望。道專責成。以仰贊盛治。一疏尤爲剴切。謂乘驄落落十三道。久乏專任之官。佩印纍纍四五人。備嘗兼攝之苦。輒歎紀綱重地。陵夷若此。擬將節奉恩詔咨訪在籍御史。爲衆所共推。確裨實用者。如馮從吾起河南道。李宗延起浙江道。彭應參起陝西道。李本固起四川道。某起某道。各掌本道印務。俾其淸白操行。旣足以振肅紀綱。而其卓絕才猷。又足以維持國是。其有裨于澄清之治。豈眇小哉云云。竟未賜環。乙卯以疾卒。天啓

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沈聽之。字啓聰。商城人。萬歷壬辰進士。授長安縣令。縣當都會。令日起而接賓客。謁上官。歸不及餐。程督。滿案。環向而待決者如蝟矣。聽之英才駿發。處之裕如。諸強宗大猾。恣睢不道。率以三尺繩之。不少貸。偶因誤笞一宗。爲秦藩所奏。致干上怒。逮繫詔獄者數年。先是令長安日。嘗受詞。輒有一紙文書云。某欲見令君白事。期會某處。聽之輒以爲誕。後過城隍廟小憩。忽覩非人。丰神秀偉。自稱金闕道人曰。令君且有難。可從我遊。聽之揖謝遂別去。踰月。果有被逮事。比下獄。所謂金闕道人者。亦時來爲問。敎以導引修煉之術。久之刑曹具爰書上。得從末減。釋歸。杜門習靜。謂神仙可立致也。癸丑有詔起田間。爲荊州府推官。抵任三日卒。仙耶人耶。是必有分。

晉郗超娶汝南周閔女。超卒。女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出世說新語

劉節婦。汝陽人。歸邑諸生張拱北。生父廣文禹州卒於官。生以哀毀死。時當萬歷丁丑。劉方二十一齡。親孤呱呱。才七月耳。泣血絕粒。願從良人地下。家人以姑老子幼勉諭再三。始忍死襄葬事。奉姑課子。撫巳寡自衞之財。而拮据當戶三十餘年。冰霜凜勵如一日也。及子復秦補郡博士弟子員。節婦曰。吾事巳竣。可藉手報地下人矣。郡邑表其門。且以聞上。而劉以五十二歲終。邑人彭飛仲侍御爲傳其事。

熊節婦。崇藩儀衞司人。雲南參政熊公勉學女也。歸郡庠生楊儁。乃山東楊康惠位之弟。兩家皆貴族。有

禮法節婦少乘閨訓長閑婦則衆通女誡史傳等書備詞藻翩翩而作十詠飲食衣物務求精好一不嘗輒怒應事之機謹甘無幾微見于顏面伉儷數年未有所出無何偶感病卒臨一痛欲絕不食者累日旣遘公爲立嗣子營家事能乃仰天自誓願死爲楊氏鬼屏去鉛華獨處一樓取夫所遺琴書及諸玩好古器羅列其中日焚香披覽淡妝素几儼然塵外一女士也時高陵劉運使子好文氏寓汝新蔡亦觸節能文詞數相過從吟詠詩句往往流播人間庶幾有衛共姜班惠姬之餘風矣

蔡中郎文集有汝南周巨勝碑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淸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授時沉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宏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于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與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衛門讌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乘德太尉司徒再辟三府舉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撥擾之際災眚仍發璽上詢諸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病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迹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燕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覩於斯矣洋洋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幾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寔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迩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融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服期作度潛心大猷罔思德讓遁世無悶覆辭王爵洋洋泌邱于以逍遙蹇爾靈蘉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宏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淸風丕揚德音孔昭

又有太尉汝南李公碑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布石家于茲土文武繼蹤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粹忠淸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敎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彼勤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儼肅飈發風靡惡直醜正悲事法宮帝念其勳賜被榮命漁陽太守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詩機密久缺百僚僉乞詔拜尚書歷僕射公納言免行不紺以公事去民神擕怨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射公所莅任懃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揚淸爲國有賞蓋有億兆之心懿樂之美昭登於上丕顯之化宣聞於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敘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成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

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於是故吏穎川太守張溫等相與嘆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勒銘厠於鐘鼎淸烈光於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籙旣文且武桓桓絹絹外則折衝內則大𦍑惟淸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廱歎曾不百齡祀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恩中德作頌光寵宜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又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於南山將之礲儲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爲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淑和德精性妙角丱豐盈實有休表溫慈惠愛慍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長遂窈窕德象之儀及笄來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變戮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謀滋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啓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宜暢滿子無驕逸之尤婦姿無捨力之征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閒未政於王室躬桑蠶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疑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將思孌號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姑百行聿修寬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凡筵空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切怛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近者不旋

袁紹討曹操令陳琳草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袞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幕府無德于兗土而有大造于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

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於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水經注云。汝城北有栗園。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堂。甚閑敞。牧宰英彥所遊薄。

水經注。㶏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稚。後人因以名山。

汝南出長鳴雞。古樂府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徐陵烏棲曲云。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欲落猶爭啼。

王鶚與諸兄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晉解結曰。豫州人士居半天下。

楚詞云。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元蔡州妓趙氏。不樂為娼。一旦墜崖死。御史中丞馬祖常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水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媚長堂。鉤輈鳥子同銀塘。姿涌無數菱葉小。酉家橄欖園年少。燕泥濕雨風景酣。龍笛依稀有歌笑。趙氏女子邯鄲倡。珠絲繡履踏春陽。心感宛轉鸂鶒雙。對兒郎明鳳凰。樂山蜿蜒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追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日雙淚零。寫塋松檟相冷冷。謂言女子情愛薄。皆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誰。玉釵斷股埋黃土。（石田文集）

王元美詩云。一軍盡是黑雲都。蓋蔡州將孫儒兵為楊行密所破。密收儒兵數千。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故元美用之。

王元美又有弔東郡太守翟義詩云。東郡太守翟義公。欲驅炎燼為長虹。皇天未啓赤符子。一寸血作千

家紅。汝南殃及枯骨冢。淮陽改築鯢鯨宮。中原掩耳宜大詔。憐渠自詠平陵東。侯王吏民四十萬。何面死歸隆準翁。昆陽雷動虎豹滅。太液波沸蛟龍窮。高廟不請政君罪。豈但書莽稱功臧。今熊耳祀百穀。俎豆不載何其蒙。謝卑貝知狄司空。近聞依稀田侍中。世間萬事在反掌。成敗那得論英雄。收螢一洒千古淚。鹽旗忽若搖空濛。憐昨彭城過虛里。里中老人誇大雙。漢家九鼎二子在。嗚呼豈係桐江風。

王元美又有弔閭始許忠節公詩云。朱邸潛藏伏兵發。少年使者皆獨烈。建禮門前一腔血。飛作彭湖斗間鐵。義旗十萬橫江起。忽有長虹穿賊壘。一時縛賊如縛豕。道者人耶生者鬼。旗章再錫帝寵稠。猶曲突心未酬。不令長孺凝逆謀。漢闕要挂吳王頭。因始祠中柏色古。父老椎牲考鐘鼓。南有晉侯北有許。令人扼腕悲壬午。

李于鱗寄汝寧徐使君詩云。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常在蔡州臺。已知千載無枚叔。誰愛風流漢署才。蓋用枚乘七發語。七發云。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又云。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味其語意。皆在楚地。于鱗未及詳考。英雄欺人耳。後人遂以景夷臺為蔡臺。尤誤。

世傳天祿閣外史。謂為黃叔度遺書。近已刻之。謂□□東漢諸書俱不經見。夫叔度高節。即天子且不得臣。安有歷聘侯國。而漢之封建。亦無秦晉等王。定偽書耳。蓋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書。有劉炫者。遂偽造書百餘卷。如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得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除名。則外史可類推矣。

萬曆己酉仲秋。有白兔元兔。遊于上蔡之野。蔡人獲其白者。獻之郡庭。士庶得以縱觀。玉質金睛。神采煥發。咸謂此國瑞也。例當以聞。太守黃二甫公嘆曰。方今物怪牛妖。數數形諸奏牘。汝南何治而獨稱瑞。不如已之。諸薦紳多其長者。不可無紀。請得而圖之碑。屬余為贊曰。金波瀉影。玉衡凝精。應時而見。貫維休徵。於鑠昭代。皇帝聖明。綜核吏治。康濟黎氓。畀此良牧。綏我汝城。銀漢月朗。玉壺冰瑩。蔑雕閨俗。下禍延英。融融春色。滿滿蹊馨。五百里內。亡愁嘆聲。有兔爰爰。素質丹睛。雪皓日麗。霜皎風輕。來遊于野。獻于庭。越雉淮鹿。異瑞同禎。士庶競觀。動色交稱。願勒堅珉。垂之無窮。敢拜稽首。天子萬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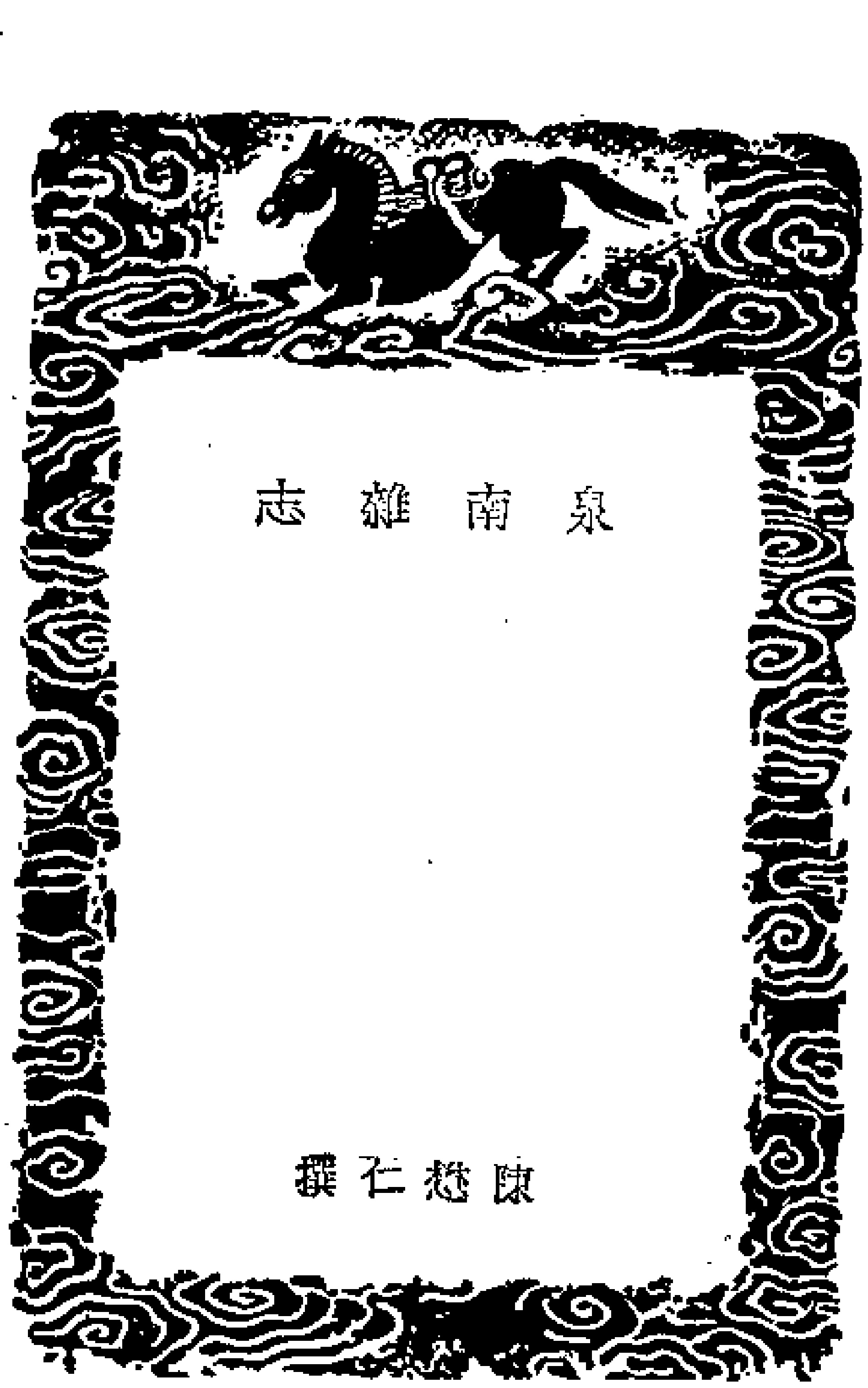
太守黃二甫有玉兔詩二首。其一曰。皎皎仙姿眾所猜。新抛蟾杵月中來。色欺姑射千秋雪。歲歷昆明萬劫灰。暗引流螢通玉署。閒邀舞鶴映瑤臺。瑤光合獻昭華苑。豈伏邪甘三窟才。其二曰。鐵腸梯色總稱奇。況是霜容倚露姿。萬里玉山悉婉媄。千年弱水是遊嬉。月華望處光逾耀。桂影照時氣不羈。神物由來非近玩。御知瑞應若為期。

太守存作。和者甚衆。不能悉記。而余亦有五言排律一首。曰。西風吹曠野。秋色滿平蕪。有兔來蘆阻。為章叢瑞符。星精初散彩。骨相自應殊。皆為依雲臥。猜踪向日趨。耀輝曳疋練。炯炯潔雙珠。素魄凝銀漢。冰心映玉壺。梁園娛帝子。弱水傲仙姝。純白今偏備。茲塵未許謀。優游臨池館。俯仰藉花麻。何用營三窟。空勞守一株。兆祥同瑞雉。回首失韓盧。遂治蹈成象。良工繪作圖。尋常爭見此。擬獻帝王都。

光山胡侍御克儉。有續汝南志詩云。聖朝自有諫章疏。柱史餘閑但著書。議取停晦居魯日。經留望氣出

關初。藏歸石室無從繞。傳布人間鐘鼎如。獨我無言膺綵筆。春郊野服狎樵漁。

光山胡孝廉徵有讀汝南志詩云。大汝洋洋漾碧虛。是誰花筆綴瑤琚。分將五馬朱幡色。寫作劉仙紫氣書。半榻月華千古識。萬家烟樹一襟餘。清朝白簡思君念。叢桂何須賦故廬。



泉南雜志卷上

明　檇李陳懋仁無功著

泉州有浯江。郡志云。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余謂江既以晉得名。何當時人文遺事。無一可稱。豈皆逃逸而無徵。抑避地事亦傳聞耶。晉書地理志。武帝太康三年。置晉安郡。統八縣。晉安一也。然則武帝已舉晉名其縣。或不待元帝在建業。而始以晉名其江也。載記。苻堅封慕容垂泉州侯。此泉州乃漢昭帝改燕國爲廣陽郡。統縣十之一。今畿輔漷縣地。非閩之泉州也。閩泉乃隋文帝以豐州改。今晉江則唐元宗以南安分置。

泉之人文。至唐貞元中。始得歐陽公詹。按唐書。公與韓文公、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是科知貢舉陸宣公也。自公之後。名賢繩繩。逮我明文章冠業之盛。不特凌往代已也。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落成。公自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纍址於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

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掩美如此。又聞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者時與江濤鬬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築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公云。廿一日酉時爲之。今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巖曰。豈非潮長江之洪流。瀉虛以搆實。其役有足駭人者。昧者駭焉而旨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與事適利。人樂其成而藉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又夾釋太初訓論記多三字。至今傳其言也。

盤光橋、自洛陽橋東。接鳳嶼。在江中央。上多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貲作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此蔡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也。雖然。貴賤異等。若道詢一行腳耳。無藉勢位。而功力過之。則其名胡可泯泯。且洛陽橋尚有百五十三字之記。此獨無之。意當時道詢不欲居其功以垂後名耶。抑本有記而歲遠湮廢也。

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撫馬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余按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氏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歸張氏。後以其半質錢於族。秘匿不返。至於搆訟。於是各翻木刻。足之分爲兩部。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觸。蔡其寶之。甚爲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致泉郡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郎。封永春縣開國男。卒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摹。乃莊夏也。

泉州察院堂左。有宋太宗戒石銘碑。乃黄山谷作擘窠大書。其下有高宗行書跋語云。近得黄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因思睽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楯。植以草花。爲守爲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跋後有一伍字。乃高宗御押也。又其下有小楷書呂頤浩題疏云。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文以撫之。是時（御五字）民赤子。新去湯火哀矜（御）乃發大訓。垂諸庭石。如雲漢在天。爲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爲膏露爲雨。民涵斯澤。豈其有極。而更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愛民。規撫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黄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哉。嗚呼。此盛德大業之本。豈特韻正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才猶不足以佐萬分。而知賛且勵。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茲賜也。誠昧死書於左方。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荆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庾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御二字）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臣呂頤浩一謹題。按是銘非太宗御製也。四川通志。孟昶著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五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太宗翦取。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四句。移後二句居前以爲銘。使自儆省意完。而無冗澁之氣。

又有高宗御書籍田碑云。朕惟兵興已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獵場罷獘。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推。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與富壽。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册。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其下有小楷書牒云。泉州、紹興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準行在尚書禮部符。準屯田關四月八日。準紹興十六年四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欲望聖慈勅令郡邑。以近降御筆籍田手詔。模刻立石於廳事所。如戒石之銘。俾朝夕省觀。罔敢墜失。庶有以廣聖志。承天庥。褒歷豐年。與嗣歲之應。天下幸甚。取進止。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牒州施行。本州今恭奉聖旨模刻立石於廳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日立。左從政郎司法參軍權察推臣台汪。右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余麟。右承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臣方周朝。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王鎡。右承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智。左朝散大夫知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此碑在戒石銘碑之右。石俱精瑩燁燁有神氣

衙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枝上有鬚。纖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參天。枝葉陰可三十餘丈。相傳韓少卿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煙霧。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楠香。

德化縣白甕。即今市中博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產程寺後山中。穴而伐之。鏨而出之。碓極細滑。淘去石渣。飛澄數過。傾石井中。以濾其水。乃埴塡爲器。石爲洪鈞。足推而轉之。薄則苦窳。厚則綻裂。土性然也。初似貴。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謂開窰時。其下多藏白瓷。恐傷地脈。復掩之。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沙泥有石處。啄蚶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士番云。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痢。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

泉郡荔枝。雖鬱爲林麓。然不若福興兩郡之盛。綠葉翠藥。明秀可愛。蔡端明所謂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誠哉。荔譜四十二種。乘五百餘年。品目雖存。殽不可據。今惟五月熟者。曰火山。肉薄而酸。六月熟者。曰早紅。曰桂林。曰白蜜。曰狀元紅。曰金鍾。俱稱佳品。七月熟者。味甘酸。曰山荔枝。獨渴補髓。多啖無傷。韓偓荔枝詩云。封開玉籠雞冠濕。葉襯金盤鶴頂鮮。想得佳人微啓齒。翠釵先取一雙懸。又巧裁霞片裹神漿。露盞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液

蒨羅幃。可謂形容之妙矣。蔡端明曰。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陶之比。世譏其繆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旣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眞荔枝者也。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家家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萃集旣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濱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道理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荔枝才已。龍眼始行。殼黃瓤白核壯肉薄。本草謂之荔枝奴。信然。蓋荔枝飽啖之餘。不堪咀嚼。如膏粱子。居常饜飫。一旦家落。餔糟糜便不適口。

紅柑、福橘之次者也。橄欖苦澀。能消酒止渴。槧性賦所謂泉州橄欖能消酒是矣。本草一名諫果。謂其始苦澀而回甘。猶忠言逆耳。世亂乃思之也。其俗取與子鹽和核搗碎。醋拌尤疏。

甘蔗幹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爲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給於浙直海販。蒞茲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思後甚溥。

清源山茶。肯罡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山茶、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產不若清源之多也。閩地氣暖。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

紅梅百葉。一花三子。曰品字梅。紫梗疎條。非復霜皮鐵幹可偶。

芙蓉有產於山者。余廨後手插一枝。未半載、扶疎出牆。名曰木芙蓉。花最繁盛。不下數百。大如甌。其色有朝紅暮白者。此則粉紅一色耳。

九節蘭花易植。不若吳中所欽。靜宇中難若棋列。亦不甚香。

余廨東所植茉莉。其高及檐。皆於其夜設木榻坐其下。清芬郁烈。可沾肩髮。其地易生。如吳中插槿也。按本草時珍曰。稽含草木狀作末利。洛陽名園記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番語。無正字。隨人意命而已。末利原出波斯國。移植南海。北世畏寒。不宜中土。剔蔓繁枝。綠葉團尖。初夏開小白花。重瓣無蕊。花皆夜開。丹鉛總錄曰。晉世都人簪柰花。即今末利花也。

西施舌、殼似蛤而長。外色若水蚌殼。內色如孔翠。肉白似乳。形酷肖舌。闊約大指。長及二寸。味極鮮美。無

可與方舌本有數肉條如鬚。然是其飲處。

北方謂泥礡曰土坏。晉江有介屬。亦曰土坏。綠殼白尾。其旁有毛。

草魚、海腕頗瞼諸名。然其形酷似病症小兒臂指所切。不堪寓目。

龍虱、如牛蝨上蟲。似黑而薄。劈食之。小有風味。

鱟魚、碧血海中介魚也。似蟹足十有二。長六七寸。漁者醢其肉。居人以其殼作水杓。穆天子傳。黑羊白血。以況之。則亦可信。

蝦、有長一二尺者。名龍蝦。肉實有味。人家掏空其殼。如船燈掛佛前。

鬪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鬪。人家盆畜之。俗呼為丁斑魚。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三山溪中產小魚。里中兒畜之。角勝為博戲。信然。

牡蠣、附石而生。肉各為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泉無石灰。燒蠣為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蚶、大而肥。鮮美特異。海物志名天蟹。爾雅名魁陸。本草名瓦壠子。雜俎云。鼎俎之味有蚶醬。

鼃、一名石鱗。肉紫斑如纈錦。生溪澗高潔處。其大如雞。得亦不易。厥俗叢皮食之。有見餉者。余令人縱之野中。左右瞪眸不轉。曰此難得之珍味也。

泉州海錯品類最多。余嘗欲就其所見記錄一帙。以廣好事。會奔命未遑也。五代陳致雍作記。謂雍家於晉安。目覩海族日有多品。而考其名實不同者。則華人之言異也。是故荒僻之產。職方不入。郭璞未詳。張華不載。沈瑩臨海記。顧之推稽聖賦。崔豹古今注。交州異物紀。徵我錄。異山海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具在此卷。就其方言而正之。曰海物異名記。

泉南富家。田不過五頃至十頃極矣。為山多而戶姓繁耳。土人藏穀不藏米。為易蛀也。又米多石屑。米戶糶官。糴覩數四。非經旬不得。甚而婦女手擇之。余每齧石屑。則默然勿令知。不欲難其所難也。

造白沙糖法。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白。劈鴨卵攪之。使渣滓上浮。按老學庵筆記云。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茂德乃宋勅局勘定官。余郡人也。

蟻有數種。能螫人。廚中饌案。以四木桶盛水。灌案脚於中。夏雨夜入臥床。雖帷帳周密。俱所不免。多至一二升。最為疑食之害。蓋蟻為濕熱相蒸所致。故居宇須疏風放水。稍亦可除。白蟻尤能通土蝕木。令棟易橈。

乾清坤甯二宮告成。需石陳設。漬中以奇石四十八塊製皆佳名。標奇以進。時歲己亥三月。余給事水衡。目覩手抄。附列篇左。

春雲出谷　泰山喬嶽　神龍雲雨　天地交泰各大五尺一寸　玉蟾山光大五尺　河洛獻瑞　玄圃豐收　江漢朝宗　奇峯疊出　海山朝旭各大四尺一寸　錦雲碧漢　虹臨華渚　雪溪春水　羣峯獻秀　麟趾呈祥　龍翔鳳舞各大四尺　一碧萬頃　雪巖春霽　霞散海曙各大三尺　萬山春曉　春山烟雨　百川霖雨各大三尺五寸　溪山

烟霞各大三尺一寸　疊山福海　雲淡麗天各大三尺六寸　湖光山色　函關紫氣　春山烟雨　卿雲絢彩　雲霞海曙　雲從出海各大三尺五分　龍飛碧波各大四尺八寸　山水人物　屏石八塊　山川出雲各大三尺九寸五分　烟波春曉大三尺四寸　白雪春融大三尺三寸　雲龍出海　槎泛斗牛各大三尺五寸　春雲出谷　海晏河清　振衣千仞各大二尺九寸

太守東山張公檄余盤德化縣倉穀。盤少正額一千八百一石。查出不入冊穀價銀二百九十三兩五錢。又司李李公檄余盤府倉穀。盤少正額四百九十八石。夫各處倉穀缺額者多矣。查盤止取倉收文冊耳。未有倒廒籌較。挨欠數多如今日者。有之自兩公所命而余實始之。蓋泉廒所儲晚稻也。多蒸則穀破。少曝則芒留。兩者皆可引蛀。況漸以積之。最易為朱倉蠹藉口。甚有侵漁。安得出陳易新早稻便民憑不為消耗也。

東山公蒞泉甫五月。以循惠得士民心。去郡日。號泣遮留者數千人。徒步會城。乞留不遂。先是有吏從自潤。假公旨令余追未完贓鍰補庫。余疑非公意。密白之公。公駭曰。貧百姓愛我如此。我反累之耶。徹公言幾為奸吏所蔽。公亟示罷之。

泉俗最重堪輿。雖以己地營葬。鄰家必嚴不相容。一日有官裔黃生乞地於東山公。公以其狀屬余曰。黃司寇昔在南曹司餉。棄千金而不取。致死無以為殮。今櫬歸四年。猶貧無葬地。清官安可為乎。所乞二山果閑曠。或天留以埋玉。未可知也。該司務加一勘。庶賢大夫有馬鬣。亦有司表墓之遺思也。余往勘所乞之山。緊迫三墳。適當其上。三氏子孫所必爭。葬疑丘可比。且嚴阿峻折。嵯峨有崎嶇之危。若臨穴闢阻。英魄處入土之安要須擬竣始利便歹。公然余言。黃亦頓止。少苦三氏之族百許人訟闘余寓。余出成案視之。乃謝而退。

泉之東門外。有官山。周數里。為貧家葬瓦棺處。葬如棋布。無寸隙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其間。往往有之。此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脈者耶。良由祖父無蓬可營。於纖無損子孫。微者雖少。外慕自絕。惟知讀書自立故耳。又闢之巨室至十餘年未葬其親者。以為難得善地。既葬而子孫日見式微。此豈當時不重堪輿。不邀地脈者耶。亦由祖父居積豐饒。豆瓜自種。子孫多財益遊。不復好修。外設相仍故耳。余故曰。能盡天理。則地脈可邀。泉山之標。作麓之報也。

安溪縣伐一巨木。充冊封琉球海船桅木。潘臬檄余覆勘。其賈甚重。余以民尺量長十丈一尺六寸。頭圍一丈一尺至八丈五尺處。圍三尺七寸。九丈處圍二尺九寸。復以官尺較定。若於內斫去浮皮。為數益窄。蓋桅尾不及三尺。而望斗之下。必連鑿數孔。以繫桅掛。風帆繂縴所繫。其重不知幾千鈞。能任與否。請從定式。已而闢用華化一木。其必大於此者。先是安溪山中出一大木。運至滸界。一蹶而斷。余意必病木。木理不堅致之耳。不然千年巨材。豈一蹶可斷。天若不令苟全乎陸。以貽危海上也者。國命非常。故木神效職如此。

泉城火藥盛行。市販苦于貧窶。向緣法不究弊。雖禁弗戢。當事者謂坐與須嚴。而不知始銀在爐。炎手難

獲。適生掐秤兩階耳。余乃辨傾紋傾爐兩種。去牆渾然各異。傾紋銀者直出。紬色而乾。傾爐銀者光潤帶黃而濕。取鏽比查。奸可立見。議出而人變機械。稍尚顛革。火燒任假似也。

豐澤洲田。本海沙漲出。因逃戶欺隱。沒為學田。民佃輸賦。以贍貧窶。頗為有力所侵。幾致激變。豎司檄余點穫。以歸農人。因思不日歸耕。如淵明于下潠田舍穫稻釋疑詠歌。悠然自適。無復作風塵面目看人眉類也。

德化九仙山有瀑布泉。自雲際下。朱主簿柳驥詩。有天插一泉聲激玉。地高六月夜疑霜之句。

余解西甚饒隙地。綜事之暇。遂首散帶。率童僕種蔬於中。所茹有餘。尚可分給貧隸。息力樹下。見清源山紫烟斜照中。如湘中別記。所謂碧紗籠罩翠微蔚為佳境。因念我家仲子攜妻灌園。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時。於此俱可想見。顧余事宦鞅掌。委形蹐跼。然而時得二趣者。聊欲覓閒情於勞塵簡清事於塵汗耳。

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許。高數千仞。求至絕巘數百武。有泉自石罅流出。積於砥石凹處。甘冽獨勝他泉。好事者攀躋設之。冬夏不減。其東有妙覺巖。石上刻第一山。是米元章行書。

南臺嶺拔騰空。在清源山之右。臺前有砥石。嘉靖十三年。譚鎧以鄉舉司李泉州。建思樂亭於其上。鎧有惠政。善聲律。樂於山水間。戶部侍郎顧珀為之記。泉志。鎧為崇德人。吾郡志為桐鄉人。

遂昌雜錄言。慈光庵尼無著。為張循王九世女孫。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貲。故修於清源文獻姓氏。言尼無著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為丞相蘇頌女。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鉛飾。咨參諸老。余按二說不同。因攷蘇頌為泉州同安人。移徙潤州。相哲宗。龍圖閣學士紳之子也。紳葬丹陽。遂居焉。丹陽去平江不遠。則無著為頌之女。厭世無疑。非陋而挾貲者。不然。王公貴家女。苟非有道。安肯以陋自退。無著嘗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履素遺棨。清姿可覩。挾貲者無此言。

唐設泉州錄事參軍事一人。掌政違失。涖符印。司功參軍事一人。掌租調官廨庖廚倉庫。司戶參軍事二人。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芻藁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弟。司田參軍事一人。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田。司兵參軍事一人。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鑰軍防烽堠傳驛田獵。司法參軍事二人。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司士參軍事一人。掌津梁舟車宅舍工藝。參軍事四。掌出使導贊。宋設諸曹錄事參軍一員。掌州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司戶參軍一員。掌戶籍賦役倉庫納受。司法參軍一員。掌議法斷刑。司理參軍一員。掌獄訟鞫勘之事。元則以推官二員。專治刑獄。而以諸參軍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明因之。經歷掌文書出入。知事佐經歷理司事。照磨主磨勘照刷。設檢校。佐照磨理所事。而權日以微。提控案牘。則又屬之藩司矣。

泉志。有宋真覺大師。名添志。姓陳氏。永春人。故通直郎伯兒也。初住府安雲華巖。後遊京師。元祐元年。奉陳太后懿旨。詔入內祝髮。事王尋勸賜衲袈裟金環鍊鈎。哲宗御書云。遂事王陳美人願祝壽延長。施

長者真覺。當來同成佛果。特賜制劄。逐歲度僧。天下名山福地。永遠居住。初在福禪。次住秀州福嚴。著作佐郎黃庭堅嘗贈之詩云。循闌木槲付禪翁。△茶鼎熏爐與客同。△萬戶參差寫明月。一家寥落共清風。△又贊云。石出山而崩自邱壑。松不枯而骨立冰霜。△今得雲門柱板。打破鬼窟稜牀。△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故與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山中故友任商量。△刑部侍郎陳軒亦嘗贈之詩云。車輪馬足走風烟。△旋汙成都萬姬忌。△獨我踏開庭下雪。伴師同坐一庵禪。△黃庭堅嘗為作述善銘。又書草庵歌贈之。銘、南安有碑。歌刻廬山歸宗寺。余按福嚴寺屬吾郡。崇德縣郡志云。徽宗在潛邸時。陳大后病。適真覺在京。呪水治疾有功。許其住持名山。真覺乞來此。賜金鑞磨衲袈裟。又嘉郡柳志言師有草庵歌。黃山谷為之書。與前說異而略。故並書以備互攷。

出仁風門半里許。為靈山。其上有磐石。可坐百餘人。中一圓石。下不聯屬。勢重萬鈞。一夫撼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為碧玉毬。又惠安縣有靈峯。上有大石。高廣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削。高丈餘。架於其上。恆有落勢。併力推之不動。以芥挺之輒動。故名曰危石。二石之異若一轍焉。

南安姜相峯。唐相姜公輔謫為泉州別駕。恆居此峯。石上刻姜相峯三大字。是宋魏公蘇紳書。

高士峯、在南安。是唐校書郎秦系隱處。有石刻高士峯三字。隸書。旁有才翁二字。按志謂。蘇才翁為漕使。嘗行部至泉。題晉江棲真院壁。疑此字乃蘇書也。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昔有僧結庵其上。因山伐木。但患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僱傭人挈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為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或謂之狡僧。余曰。此詭焚然亦可與語權者。

金石峯、在南安。上有盤石。其赤痕類丹書。有石刻金石峯三字。

泉之山莫多於西南。高絕者莫儷於船山。羣峯列秀。此山獨出於其上。勢若一船。泉人加以羅字。故名羅船山。

韓偓黎言。閩人登進士。自歐陽詹始。故知詹進士第、不但始泉州。亦為八閩破天荒也。

萬首唐人絕句中。於吾郡及泉州有未收者。余錄其詩于左。以備補遺。

答陸澧　張九齡　曲江人

松葉堪為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見新興附柳志

張建封大夫奏系為校書郎因寄此詩　秦系　會稽人隱南安九日山

久是烟霞客。深潭釣得魚。△不如芸閣上。遺校幾多書。△

十三歲戲答清源牧　陳黯　南安人

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

登公山　翁承贊　泉州人

井色斜連北斗，閩近倚東秋。高巖溜白日，上海波紅。（以上俱見閩南文獻）

南安夕陽山頂寂寺題詩　宣宗皇帝（唐宣時遊于此）

惟愛禪林秋月空，誰能歸去宿龍宮。夜深聞法餐甘露，身在蓮花法界中。（見泉州府志）

樂洋店北坡　歐陽詹（晉江人）

嬋娟有麗玉如也，美笑當予繫予馬。羅幃翠帳豈相容，行到山頭憶山下。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旅魂頻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不曾聞古老言。

題簡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羣公，忽作長松向府中。聽馬不驕人不識，冷然三尺劍生風。

建溪行待陳羽

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值麗詞能狀物，每看奇異但相思。（以上俱見歐陽文集）

鼓山　智亮（寓于泉州興化縣鼓山）

鼓山山頂白雲齊，登頂方知世界低。異草奇花人不識，一池分作九條溪。（見興化縣志）

鼓山吟　寒象（見前）

人間幾說上天梯，上萬千迴總是迷。會是老人巖上坐，清風明月與心齊。

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陽日贈酒　黃蘗禪師

強欲登高雲力微，羅漫黃菊為誰開。共知不是潯陽郡，那得王弘送酒來。

瀑布泉與唐宣宗皇帝聯句

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師）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以上俱見泉州府文獻。廣輿詩話云。唐宣宗微時。武宗忌之。遁跡為僧。遊方至南安夕陽山。曾與黃蘗禪師聯句。）

泉郡志云：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如排衙然。昔人多僑寓其上，苫茅為廬，推年大者為長，不畜妻女，耕漁為業，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為記。訟者取決於晉江縣。城外貿易，歲數十艘，為泉之外府。後屢以倭患墟其地。或云抗于縣官，故墟之。今鄉落屋址尚存。唐施肩吾島夷行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即其處也。今彭湖已設遊兵汛守焉。

泉州市舶稅課云：香之所產，以占城、賓達儂為上，沈香在三佛齊名藥沉，真臘名香沉，實則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腳腦，又有水札腦。登流眉有薔薇水。占城、賓達儂、三佛齊、真臘、渤泥、登流眉，皆諸番名。

泉州志：天順七年，會闈大火，焚死千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今覈千餘人中，亦必有供事人員，恐未可謂俱賜進士，因貢舉山堂別集科試考，是年癸未會試，舉人死于火者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墻免。事聞，贈死者俱進士出身。然則會舉人外，其他九百餘人乃供事員役明矣。又按名世類苑，是年羅文毅公亦在闈中，賴謝大韶出之。公有詩寄大韶云：昔同丙子君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逢頻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庚巳編則云：一峯先生遭回祿，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相繼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招老人，竟無所得。意謂垣上老人，或即大韶。被災人數，亦各舉大概，故不同耳。

泉之南三十里，曰石龜，純壁上有石二丈許，形酷似龜，行旅望之，迤近無異。吾郡宋太守岳公珂所著程史云：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即其處也。

有亡賴王三酒欄越渡，抱關丘斗五執之，法也。然斗五乘酒毆三，幾斃。三之兄赴府告丘斗仔、斗五兄弟共毆。闕余拘訊，皆白晳讀書子也。其兄斗仔毅然自認，斗五曰：毆三我也，何與兄事。余壯其義，以傷者昇。曰：好鬪之事，限外可無抵。于是斗五家盡力調理，乃不死。此弟兄重義輕死，吾故識之，以愧夫因貲財而鬪于戚者。

泉南雜志卷下

清源山，一名泉山。漢書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夫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乃可破也。師古注：泉山即泉州之山。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泉州府志非其注，云：自師古言時，乃唐貞觀初之泉州，今福州也。又謂北山之巔乃東甌王避漢兵處，然東甌王即東越王餘善，為漢兵所攻，自所保之泉山南行，徙大澤中。繇王居股殺以降漢，亦無由至此山也。余按買臣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居大澤，以為易擊，故請發兵浮海，直抵泉山，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與橫海將軍韓說等始擊破東越。是漢兵未攻之歲餘前，而餘善已先去泉山居大澤矣。志謂餘善為漢兵所攻而後去，亦非也。又按閩粵王傳，故粵衍侯吳陽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所謂漢陽，則又非泉山矣。余登泉山及巔五里，磴礙頗夷，不為峻峭，即有險可守，然皆側徑細路，不能儲偫，四面平曠，因可立破。若陵谷已變遷則已，如未變遷，吾意餘善欲保守自固，必不居此絕地。是知非買臣所指之山明甚。志辨其非是，然略而未備，且有先攻後徙之舛。余故申其說以俟考焉。

宋顯謨閣學士泉人傅伯成。狀嘉興守程公行實。其略云。公諱卓。字從元。徽休寧人。開禧二年、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外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年八月服闋。以嘉興治效。授朝奉郎。階官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又云。檇李補郡公以推擇出守。剖決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平恕。或僞爲倅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議爲奇貨。謂無抵僞。當盡加追驗。則所得可補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特以內艱歸郡。按此則知公之深被吾嘉甚厚。乃吾郡志自元郡幕單慶、學博徐碩、及明太守柳公道公之名與事之實。後遂泯泯。余讀清源文獻。迺爲錄出以備補遺。

泉自五代之際。版田多歸寺觀。民間其下者耳。厥後漸爲勢佃轉相沉匿。寺觀反爲虛籍。至今數百年來。尚有清脊寺田。找價爲充餉之用者。余嘗奉差稽覈。殊不可了。朱紫陽爲同安日有詩云。檢盡王租生理微△老僧行乞暮還歸△空山日落無鐘鼓。惟有虛堂蝙蝠飛△是知僧寺緣累而貧。宋時已然矣。

唐蔡均、泉人也。嘗病白孔六帖疏略。廣爲蔡氏十二帖。宋鄧璇亦作續白孔帖。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蔡襄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嘗往來此橋。及按端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尺。非五里。岸左面山。非依山。岸右則去山尚遠也。

朱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反。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眞子、晉江人。文天祥同榜進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人。與兄壽晟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壽庚頑狠寡謀。壽晟爲之畫策。衛畀壽庚以蠟丸。裹表潛出降元。今但知壽庚之叛宋。而不知壽晟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梟悍嗜殺。孫勝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鑑云。我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不得齒於士。蓋治其先世導元傾宋之罪。故終爽之也。又資治通鑑府志。俱曰田眞子。而許方山宋元通鑑。則曰田子眞。兩通鑑俱稱田知泉州。而府志則稱田爲州司馬。名與官皆屬互異。故并識之。不致賊臣漏逃斧鉞也。

衛民祠。爲南守熊公設也。公諱尙初。江西南昌人。由吏員、正統末、知泉州。剛梗廉勤有善政。時鄧茂七反。據汀延。選劇寇侵掠泉界。民甚危之。郡將王指揮觀望不武。公曰。吾當粥粟。不可延寇殘吾城。請師未下。乃提民兵。與晉江簿史孟常、陰陽正術楊仕洪、拒戰于古陵坡。皆爲賊所執。欲屈之。公執不可。追取贖又不可。公氣愈厲。罵愈甚。遂皆死之。繼而重兵至。賊走。後錄其死事。祠以祀之。以楊史配。萬曆已已。太守東山張公。見其祠傾圮。立欲新之。命余董厥事。甫庀材鳩工。有庠生某。以其父有近時說賊功。欲塑像史楊之次。余曰。有勞桑梓。與死事並祀。固與禮合。但須論定。當事議許而後可。會公解組去。後無任事者。祠尙頹然。蓋熊公以吏起至二千石。爲民死賊。城得保全。血食千秋。神爽赫奕。誰謂掾吏無人哉。公之外又有羅明。以劍州判、罵賊死。曾璉以通州判、罵賊死。鄧俊以樂山尉、罵賊死。陳一道以蕪湖丞禦倭死。俱蒙恩䘏。且立祠焉。嗟嗟。此數君者。甘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義。故能心堅鐵石。操厲松

竹。雖危亡而不顧。欲刀斧其如飴。是知蹈節捐軀。不限人地。彼紆朱鳴玉者。視死在前。而欲成此激烈。幾何人哉。

國朝掾吏。不但熊況、兩公官太守俱稱名臣。其尙書、侍郞、卿寺、鈐司、台省、諸臬、二千石、府佐、縣令、不下數十百人。無論各省多有。卽以泉與嘉郡可指而數者。泉州有張苗、（右通政使）張雖、（光祿少卿）劉仲修、（工部主事）黃均、（知縣）趙應賓、（知縣加六品）黃永。（寶慶湖州三府知府）嘉興有殷親、（監察御史）陳宣、（河東運使）張翊、（大理評事）顧琛、（吏部郎中）葉春、（刑部右侍郎）張振、（[illegible]）（知府）金宗。（禮部郎中）以上俱互見泉州別乘。泉嘉兩郡志。雖進取或有超賢。要亦有可用者在。故知國家未嘗不用異途。特患類庸不肯自立。苟有自立者出。而不爲蠹姤所射者少矣。且當事者不但不爲振拔。反疑而伺察之。使含沙得行。闇發其刃。是非所以激有志以勸後來也。

東嶽行宮坊。扁曰萬山第一。是米元章書。第一山刻妙髮巖下者。相傳一羽士臨出。自書萬字足之。余有米南宮寶藏二字。刻于無爲州者。僅二尺許。大有神勢。欲摹刻清源山中。客有謂余曰。院司且經遊。公位下。未宜勒石。余乃笑而止。

庫貯敗鎧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軍器也。余嘗盤收。目擊可用。乃兵子飾虛。利在搪餉。不論堪否。故毀解還。余識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營修理。常用不堪者作鐵與之。於軍器銀內銀七器三。照額撥給。解驗者銷。一如新造之法。并散兩濕火藥。而加硝提之。計省二千餘金。卽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下年額征。節軍費以紓民力。計無便此。洗都閫士弘力贊如余言。郡司馬楊公、司理李公、欣然覆議。各以陞任丁艱行。視篆汪公因議其中。乃當事者泛視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興化有海洋劇寇數龍。俱資典當。惟賊首杜某尙在逋逃。乃興化海防同郡夏靖原公所部卒也。中丞御史嚴限不獲。一日公密札示余曰。此巨寇也。幸加意緝之。余始物色其人。饒於貲。善航海。又多竄與非計得不可。乃屬意謀者曰。苟若與夏多桑梓情。能爲僻地。來吾爲若圖之。否則終爲他擒。無脫理。留卽走海。如妻子家產何。杜然其言果至。余乃縛送科結。初公之緝此賊久。竊余卽後。偶然耳。不虞余得之如吹塵也。乃知作惡者終不能逃法網耳。

余司干掫。一青衿失盜。稱明火強盜劫錢物數百餘。在事報曰。城中盜至此極乎。切責余往勘盜蹤。至則見一間矮屋。門有火炙一孔。若將伸指探廒屬者。余不問所失。第檢所存有竹籠一。籠伋匡床一。綻布被一。舊履一。瓷碗箸數器。依床一桌而已。余卽以開覆在事。旣而遺之。余問諸衿曰。公此舉何居。諸衿答曰。賊雖無所得。然生臣資。反得所司例守盤客。故作此鬧事。蒙欲給其比追耳。

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搭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賭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辦嘗司捕之號於干掫也。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肌肉裂者。無之其必賢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附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以二人塗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禦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

藤。生道旁籬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獄蠱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搗爛敷蛇犬咬。不入衆藥。第不載此草可染腦紫。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葉湜為泉州惠安丞。與文忠公守泉時。引以自助。有擒賊功甚著。公為作墓誌。郡志失其名何也。蓋未見西山文集耳。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鷓鴣啼困悲前事。荳蔻香銷減舊容。刺桐城、今泉州。築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桐城。

宋王勺泊宅編云。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墾山壠為田。層起如階級然。每引溪谷水灌溉。中途必為之碓。下為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一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盡力耕之詩。蓋紀實也。余曰。否否。余於泉嘗履畝焉。總斷中多有爭水者。其田謂之雙水田。以水源遠近為價之高下。如吳中上鄉下鄉然。潛脈鮮少源流。僅是一溝。或積一潭。各從其派。非共由者不得盜決支流。田傍各瀦土坑蓄水。遇旱盤桔槔引灌。夜則守之以防盜汲。朱行中所云水無一滴不為用。蓋在此不在碓春也。余所經浙之金衢、遂建、安始有水碓。田開山壠。閩實為多。故余詩有嶺中疊石開泉碓。天半鋤雲種水田之句。又泉志。郡守無朱行中。元祐間有朱服。改知婺州。婺州即三國時東陽也。泊宅編謂朱行中嘗守東陽。故知行中或即朱服字也。

宋陳復齋密知泉南安縣時。各色錢不係上供。例歸縣官、吏以例進。公曰。入縣即為官錢。私有之則賊也。良久曰。此一例字、壞了許多賢士大夫。

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也。所見者惟歐陽行周文集。眞西山忠經。清源文獻。泉郡志敘由蘊王梅溪、眞西山兩公溫陵留題。蔡文莊公集。王遵巖先生集。此外無聞焉。或曰。藏書家秘而不行耳。何作庵先生曰。蒲氏之變。泉郡燹遺兵火。無復遺者。又遊在一隅。傳播不廣。習尚纖嗇。梓刻不多。地氣卑濕。蠹魚為虐。慨前人之苦心。悲後世之澌滅。故彙清源文獻。以表前人。而引用諸書。皆出家藏也。

有一婦因夫出買。便告離。夫屬余鞫之。余怒買臣婦離夫。謂其終餓死溝中故也。經商非貧。離之必有姦事。陰遣人門外說之。果得姦夫。論詞科斷。

余幕佐王君者。以細故瞋相。余以釋提婆那與佛問答二偈解之。其問偈云。何物殺安樂。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答偈云。殺瞋則安樂。殺瞋則無憂。瞋為毒之根。瞋滅一切善。王君為之改容。雖然悔失攻中。而怒不可拔矣。

泉濱海。颶風時作。客因曰。此非雄風乎。然不聞有謂雌風者。余同僚山陰俞君著譴曰。今內稱威作。非雌風乎。余笑曰。雖然。風亦有相偶者。宋玉賦有大王風。劉孝威詩有少女風。風俗通有君子風。北史有小人風。

倰竝娼過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擁而有之。蟬聯傅粉。日以為常。然皆士睦。不曉所謂。余常戲評之。而不存也。先是一彪黨。舉此以為傷敗風俗。建白當事。撿行之。然而此種蓄於有力家。雖禁弗戢。第長彪黨之

風。則曰吾言足以取信當事。從而伺察人過。劫欲恫舉。設機嚇詐。中官聆細。為之不安。余雖白府。竟不我信。已而果驗余言。故凡建白。須出更老。要亦事可施行。假公濟私。所當深察也。

迎神賽會。莫盛於泉。遊閒子弟。每遇神聖誕期。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綯綺繪。迴環扶欄。置几於中。加幔於上。而以姣童妝扮故事。衣以飛綃。設以古玩。如大士手提筐筥之屬。悉以金珠為之。旗鼓雜沓。貴賤混并。不但靡費錢物。復有因而角勝之禍。至於有分鼓死。寂然無聲。便是人消物化。蕩昇富貴下場榜樣矣。

雲間徐子兆魁督晉江。嘗問余曰。律例果皆蕭何作耶。余曰。漢高祖法三章。蕭何增為九章。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數。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後世增刪不一。我明附例居多。凡遣戍則引例。非律也。漢景帝時。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然此代斬趾代截鼻。非施之罪外者也。後世用竹為刑具。始於此。不但施之罪外。甚則五下一更人。笞臀去遠。至於腾。不曰笞而曰打矣。古之五刑。一曰墨。黥其面以墨涅之。二曰劓。截鼻也。三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四曰刖。斷足也。五曰殺。死刑也。今之五刑。一曰笞。用小荊杖。決打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為加減一等。二曰杖。用大荊杖。決打六十至一百。加減等如上。三曰徒。拘收在官。以應用力辛苦之事。一年至三年。為五等。半年為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四曰流。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二千里至三千里為三等。五百里為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五曰死。絞斬也。絞、全其肢體。斬、首身異處。凌遲極刑也。

丙午旱魃為虐。米價騰貴。衆一時私錢盛行。即官錢亦不用。識者欲減價平糶。併禁私錢。百姓嗷嗷。至於罷市。余白府曰。泉地米少。不比米多處。可以定價。今所藉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若一減價。商必走他郡趨厚利。泉雖多財。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聽市值。俾海商聞之俱來。米既集而價未有不平者。若私錢新鑄也。火色未純。與官錢異。第緝治以私鑄之罪。則官錢自復。府然余言。不浹旬而海米來集。其價遂平。錢亦復故。

丙午夏旱。署府別駕舉繁露之儀。禱兩月而土益焦。說者謂南門宜禁。不為通者浹旬。百姓皇皇絕於水火。余曰。南門閉則宜雨。閉久不雨。則非南門之故。何徒苦百姓為。當事始啓門。數日雨。

余方輯雨異一書。閱泉志。至正十三年七月。雨白絲。書投篋中。如得至寶。

宋曾公亮晉江人。少客京邸。有鄉生泣悲甚。問故。生歔欷久之。乃曰。僕因事負官錢。貧無以償。僅一女。鬻商人四十萬貸官。行有日。故泣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孰若售之我乎。生喜。即如數與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以俟。生如期往。公解維已三日矣。公歷官顯要。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

薛天華字君確。晉江人。其居鄉左戒云。毋通要路書。以務發節。則俯仰不浼。毋預紛事。以務發寂。則內外不擾。毋殉末俗態。以務發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饋。以務發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發

交。則成富不乘。而善泉集。毋荷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躁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近鈍。以務養氣。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識論批短。以務養福。則不悅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慮遊時學。以務養誠。則不怨己以見賢。而清德進。毋嫉疾僞能。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陷善。而有幾籍之功。毋散凌法度。以務養器。則不競侈以趨俗。而有由爵之漸。公世廟時官方伯。講學厲行。以清白稱。

孫隨、晉江人。嘉靖二年進士。令博羅。棄官歸。號紫雲先生。葆神鍊氣。不與俗接。一夕夢遊異境。覺而賦詩曰。夢乘鸞鶴到仙家△。侍女風流襯月華△。琥珀蓋斟千歲酒。琉璃瓶插四時花△。金函藏錄文刊玉。石壁題名篆點沙△。一枕北窗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後數年端坐而逝。

唐僧無等、會稽人。居南安延福寺。唐刺史三辟不至。遣使使劍云。不下山取頭來。無等曰。身非我有。況頭耶。竊寂自若。使嘆曰。空生之道一至是乎。

宋魏國夫人陳氏。晉江人。龍圖從易之女。內翰蘇紳之妻。丞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從吾父至此邦。中與吾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山之勝。

歐陽公詹。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詩、有云。高城不可見。況復城中人。以此得函髻之謗。何作庵先生曰。此樂府體。黃璞乃謂公悅太原一妓。卒以殞身。好事傳之。不信韓退之李習之李貽孫。信璞何哉。余按公詩。有太原呈薛侍御齊宰禮。和嚴長官登太原龍興閣。陪太原鄭中丞登汾上閣。上太原李尚書。是皆

所謂城中人也。故結句云。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覿。流萍喻聚散。繫匏公自喩。若妓則安用繫匏。且太原妓函髻詩起云。自從別後減容光。此乃爲覺句剽竊。僞會其誣。益見矣。

張襄惠公巡撫江西時。奉詔建嚴內閣迎恩樓。有司重復以請。公曰。供叚如式。質奉明旨。批御之。又夏內閣築生墳。使司議廣信七縣。每縣措夫價一千金。公曰。範金爲槨乎。每縣百金足矣。夏謝曰。愛人以德者固當如此。

宋鄭俠、福清人。官司法參軍。會大旱民流。繪圖上神宗。致逐率奸。徒英州。元祐初、東坡孫覺薦。起爲泉州教授。

韓國華。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七月二日。生魏公於泉州州宅。世言魏公居河朔。故其狀貌奇偉而有厚重之德。見蜀真子。

王文正公曾。本泉州人。八歲徙青州益都。本朝丘文莊公、其祖亦晉江人。爲小官於瓊州。因家焉。

吳中人物志云。元陳寶生母莊氏。海鹽人。其父諱思恭。泉州大商。贅于莊。一年生寶生。甫四月。恭去商海上。久以爲死。莊誓不嫁。後恭返。及五年。又浮海去。遭溺死。莊益守志。恭有前妾生子曰寶一。在外家。莊曰。彼所生與吾所乳。均出吾子。乃貲田與之養。恭又嘗假貸友人五千緡。友人至是負官錢繫獄。莊曰。不可死有所負也。傾貲償之。寶生與寶一爲兄弟如同胞。寶一死。寶生爲育其孤女。是知莊善教之有素也。寶生長好文。與縉紳大夫游。乞言表揚母節。嘗築春草堂。奉母于太倉里第。余按嘉興府志。海鹽

縣籍志。徐一夔贊序樂郊私語。俱以莊爲泉人。陳爲鹽人。以商至泉贅焉。府志又言莊攜其孤歸海鹽。非以壽終。高季迪作詩美之。則恭爲泉人似無疑。然三書俱不敍莊之償貸。及貲田養前妾子。與寶生育孤三事。樂郊私語又言黃公望子久拉老蓮（寶生字）觀潮。陳宣曰。陽侯父仇也。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作仇海賦以記其事。其觀潮事。人物志亦不載。故並錄出。

科第之盛。莫盛於泉。如嘉靖戊午鄉舉中三十五人。辛酉甲子各三十四人。近科有及五十人者。若嘉靖甲辰科。入試舉人八十餘人。俱下第。此又一時盛衰之異也。

真文忠公、於嘉定紹定間。兩知泉州。余讀公集。有登金山詩云。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舂△。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勁影爲寵沖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鬆翠面面開窗櫳△。雙桃伊軋破浪起。恍惚留我高樓從△。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烟霞。決背俯入歸飛鴻△。襟前渺瀰斂暝色。袖裏嵯峨吹噫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廩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玉事更恨歸愈忽△。正德間鎮江推官。史稱盛京口三山志不載此詩。公之詩至於遺漏可知矣。

歐陽公曰。晚唐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作詩。搆思尤艱。極其彫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余攷朴吳人。隱泉州安溪。余有事過縣。經永安里周埔。卽其隱處。後徙福州。黃巢攻城得朴。曰。能從我乎。對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湧白膏起數尺。

布衣黃孔昭、泉州惠安人。何作庵先生曰。孔昭詩妙入幽林。長荷其樹木皆世所有。而翛然蕭散。遂覺老蒼、壓下。邪所稱唐謝宋之流先。

何茂先。晉江布衣也。陳稱身曰。予讀人之文多矣。至觀茂先之作。多摛几流淚。蓋其孝弟之言動人殊逕。

泉人蔡元偉云。孤舟孤燈。聖賢爲侶。真有一日似兩日氣象。

泉南布衣陳建勳。年在耆老。性好吟哦。執操貞厲。居貧若康。嘗從何儀部研精墳典。於歐陽行周韻留處超然絕跡。可謂挺孤節於擯枝。激清風於頹俗者矣。

宋司農卿湖廣總領留儼仁。淳熙間嘗爲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伋、相繼爲守。尤加賞異。待以賓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嘗提點浙西常平。謂浙右之有溝渠。非止通饋運。資闕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卬者。實賴之。於是開瀆渠、浚練湖、設斗門。爲旱潦備。真西山爲公作行狀。公於泉郡有善政。於吾郡有開渠功。泉志失之。余爲錄出。

守令康濟。雖有崇卑。而官制悉志之者。昭臣服。徵故照也。間有遺落。或承前闕。爰採泉與吾嘉兩郡人官是邦者。錄于左方。以補宋備。其已志而并錄之者。使類考也。

泉郡人官吾嘉者。自蒲泉外有

林曦 晉江人。正統十年任桐鄉令。見嘉志。 泉志作宣德間任。由歲貢。

林旺 安溪人。由貢。正統間任秀水丞。見泉志。 嘉志闕。

林敏 惠安人。歲貢。景泰間。任嘉興丞。見泉志。嘉志闕。
蘇疇 安溪人。歲貢。天順間任海鹽訓。見泉志。嘉志闕。
盧昭 惠安人。歲貢。天順間。任嘉興稅課大使。見泉志。嘉志闕。
饒昶 晉江人。監生。成化十二年。任桐鄉訓。見嘉禾志。泉志。歲貢。
汪順 同安人。吏員。成化間任崇德丞。互見兩郡志。
蕭韶 安溪舉人。任海鹽諭。見嘉志。泉志作博羅訓。嘉興府志。由監生。
林秀 晉江人。歲貢。弘治間任桐鄉訓。見泉志。嘉志闕。
連桂 惠安人。歲貢。正德間。任海鹽諭。見泉志。嘉志闕。
洪懷 南安人。舉人。正德八年。任平湖訓。互見兩郡志。
曾仲魁 晉江人。嘉靖二年進士。給事中。歷嘉興池州知府。見泉志。嘉志闕。或宋任。
徐榮 晉江人。進士。嘉靖癸巳任嘉興知縣。互見兩郡志。
溫學舜 晉江人。進士。嘉靖乙未任桐鄉令。泉志作海鹽。
李漢 安溪人。歲貢。嘉靖間任桐鄉訓。見泉志。嘉志闕。
陳道基 同安人。進士。嘉靖庚戌任嘉善令。互見兩郡志。
張國讓 晉江人。進士。嘉靖癸亥任嘉興推官。互見兩郡志。
田相 泉人。秀水典史。

鍾信 泉人。王江涇巡檢。以上俱嘉靖間任。見海鹽志。
王用中 泉人。秀水簿。
蔡民望 晉江人。舉人。隆慶庚午任嘉興同知。見嘉志。泉志作饒州[illegible]
史朝鉉 晉江人。進士。隆慶己巳任嘉善令。互見兩郡志。
蔡貴易 同安人。進士。隆慶壬申任崇德令。互見兩郡志。
胡世華 晉江人。杉青閘巡檢。
駱世元 晉江人。杉青閘巡檢。
王三陽 晉江人。進士。萬曆辛巳任嘉善令。互見嘉志職歷。
蔡彭 晉江人。進士。萬曆甲申任嘉善令。互見嘉志職歷。
蔡喬登 晉江人。萬曆丙戌任桐鄉令。見嘉志。
謝吉卿 晉江人。進士。萬曆己丑任海鹽令。見嘉志職歷。
林夢琦 晉江人。進士。萬曆己亥任平湖令。互見嘉志職歷。
郭日強 晉江人。萬曆甲午任嘉興簿。
余嘉郡人宦泉者。自滿泉外有

劉昌 海鹽人。選貢。洪武間任泉州訓。見嘉志。泉志闕。
許珣 海鹽人。舉人。正統間任安溪令。見海鹽舊志。嘉志作訓導。泉志闕。
徐忠 海鹽人。歲貢。景泰間任泉州教授。見嘉志。海鹽舊志。泉志闕。
王輔 崇德人。歲貢。天順七年任泉州訓。互見兩郡志。
周密 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安溪典史。互見兩郡志。
鄭恂 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晉江巡檢。見海鹽舊志。
汪順 嘉興人。歲貢。成化間任泉州訓。見泉志。嘉志作汪顧。
王浩 平湖人。歲貢。成化五年任南安簿。見嘉志。泉志作湖州人。
顧旭 嘉善人。成化二十一年任永春典史。見泉志。
周家顯 海鹽人。吏員。成化間任泉州巡檢。見海鹽舊志。
沈慶 嘉興人。監生。宏治九年任惠安簿。見泉志。
夏雄 歲貢。任晉江訓導。見嘉靖郡志。
王寵 嘉興人。正德九年任泉志作泉州訓。嘉志作教諭。
沈鑑 平湖人。嘉靖五年任惠安訓。見泉志。
譚鎧 崇德人。舉人。嘉靖九年任泉州推官。見泉志。嘉志作桐鄉人。
吳元 海鹽人。監生。嘉靖十年任南安簿。見泉志。
孟鎬 嘉興人。吏員。嘉靖十三年任惠安簿。見泉志。
俞杏伯 平湖人。進士。嘉靖十九年任泉州知府。見泉志。嘉志官提學副使。
仇俊卿 海鹽人。舉人。嘉靖二十九年任惠安令。見泉志。嘉志作博士。
支大綸 嘉善人。進士。萬曆間任泉州推官。以下俱泉志失載。
金枝 崇德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李在公 嘉興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夏建寅 秀水人。舉人。萬曆間任惠安令。
陳懿來 海鹽人。舉人。萬曆三十年任泉州通判。以上互見嘉興志職官歷。
與余一時共事者。有費和 海鹽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南安典史。姚宗廷 秀水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晉江縣福全倉副使。張化龍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同安縣金門倉副使。
朱舜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三年任廣儲倉大使。不佞悲仁則泉州纔濟也。
泉州朝天樓。考志自唐貞元九年。郡牧席相修。後無有繼者。四門博士歐陽詹序云。倚郡譙於軒檻。納千里乎階戺。此郡北城之立帳樓也。萬曆乙巳冬。余董城工。見其歲久傾仄。居人兢兢焉慮有崩壓之患。余亦念圮而後新。則爲費鉅。故欲易五六朽柱而正之。不費官帑。不煩民力。止取於余所董城工之羨

緒中。經月可竣。議白道府。屬余經紀其事。市庀材。而異議鼎沸。有謂關於文風者。有謂關於火災者。又謂非千金弗經。歲不訖工者。甚而曰。有巨室貢璫與言。賄匠易制者。余曰。樓有二十四柱。僅換六柱。而舊制移。如柴桂何。蔽可句餘。陳公司李故郭李公。排眾議。是余言。成出薪俸助工。於是議者不能難。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二十五日竣。所費才一百有四兩。訖工。僅三十一日耳。因請句餘公扁其樓曰。三台拱秀云。丙午八月三日。海嘯颶作。郡中石坊公署多所傾圮。惟茲樓巋然獨存。慰余始志。是歲鄉舉三十三人。明年戊成進士十二人。魁二人。及第一人。館選二人。修城銀四百八十兩內節餘七十在焉。余議錢歸當事自能成

皆必不累諸事託也。

清源文獻曰。朱鑑。字用明。晉江人。永樂十二年舉人。官至都御史。正統己巳之變。公涕泣憤恨於君父之仇。疏十餘上。皆防邊大計。其保障雁門方略。至今賴之。黃河清曰。詳公之世。有昆陵維社稷。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惜彭惠安錄本朝名臣。於公偶遺也。余考吾學編名臣記。弇山堂別集。都御史表。亦俱未錄。余故備書以俟補錄者。按公初授浙折教諭。以舉行擢監察御史。按湖廣廣東。俱有諭賊耕奸大積權璫王振挾怨出師。公時陞山西左參政。上疏懇留。極言廚勢。太皇太后讀其疏泣下。土木之變。公勸兵勤王。以遏南侵。令論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保障雁門要害。公涕泣憤恨。以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上疏言天位不可以無主。神器不可以久虛。宜急立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革內侍之政。再造中興之業。雪前恥以圖後功。公在山西十餘年。前後奏疏。皆防邊大計。疏多不錄。所賜璽書至五十餘道。石亨曾以失機為公所劾。憾公。公遂懇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壽八十八。無疾坐逝。訃聞。諭葬。宏治間。公鄉人王宣從祀鄉賢議云。公之為人。雖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其精忠峻節。儀型流風。自足以風厲人臣。楷範後學。於是公遂列於俎豆矣。王宣者。以鄉舉受業蔡文莊公之門。養親不仕。次崖林氏曰。先生俯視一世。仰觀千古。使覺其所至。必有發前聖所未發者。後亦從祀。因併著焉。

余寓在別駕廨前。聞贊達相傳是衙刑館故置。但郡志無此說。或者以廳事舊聯有持三尺肅若秋霜之類。非推官語。故謂是司李署耶。安知非當時守法推官所為也。余以蹇郚。誤忝非服。因念污則自下機。穢潔則人栽妒根。故不為擠排利己之圖。亦不能秕政滅紀。獨苦黔細。因揭一聯曰。體齊家之道以從政。推愛己之心以及人。扁其堂曰敬畏。然終以奉三尺為時不容。是以儀部何公賦七言律四首贈余行。有官小獨持三尺法。身輕不役一年甚之句。

余所崇知。獨太守張公也。公行後。有書勉余云。以足下而猶然負服也。素王安得不錄簡兮哉。方今操士如束溼。即椎處於錐。何能自見。願足下如老僧入定。一室無際。毋令山鬼得窺其伎倆。斯或逭于殺妒耳。公老僧入定數語。為余左契。敢錄所崇。錄以誌媿。

離署辭神。系以小詩云。途年竊祿媿肩△。強欲從時苦未諳△。念自為兒承母愛。忍他豎子逐吾貪△。竊鈇以

意頗無二。投杼隨人至有三若△。斂泉猶泉貨去。祝融災後葬江潭△

閩部疏

王世懋撰

閩部疏序

瑯琊次公以督學之暇。疏閩部成書一編。寄僕吳門曰。往余不嘗序足下荊溪疏乎。詩無言不讎。請受報於子。僕文不足當瑯琊公下體。其曷敢以爲報。然平生交於閩之人也夥。故稍習閩事。閩故多君子。嫺於辭。又多佳山水。饒物產。海陸之珍甲天下。每恨不能名取官游其間。其次客游無貲。賈游無裝。獨游又無濟勝之具。閩人言荔子輕紅。徒有啖目垂涎。安能縮地而前。日啖三百顆。令齦齶皆甘也。夫督學使者行部。坐齋帷中。望儼如神明。旌旆蔽天。鼓吹震山谷。衛尉督郵。負弩矢而將迎者。千騎遮道。擁不得前。卽有青巖隴局首。鳴瀑濺人面。閉目俛首。莫敢左右視。旣入黌寺。蕆齋之鎖扃其扉。樹籬插棘。游談干擲。而課諸生雕蟲之技。雖貴甲乙有同嚼蠟。惟恐一不得當。仰屋搔首者幾矣。何暇襄帷伏軾。指陀剛陊。而談游觀之盛哉。次公此疏。其模寫窮盡。敘致曲折。思若湧泉。言若霏雪。述山川。如少文之繪壁。陳險要。如伏波之聚米。論風土。如宏之之紀荊州。陳詞賦。綜名物。又如稚川之記西京事。大要其旨簡以覈。其才博以閎。其文瓌麗以蔥蒨。使覽之者。恍似縹緲淡澹。泛九鯉。陟七臺。往來紅蕉綠柚之下。聽秦吉了鵁鶄聲。左手擘丹荔。右手拈碧觥。瞰蜿房。唄蟾蜍。與輕亭幟俯仰浮耳。茲其文非所謂醽醁入室。丹皆最盤者耶。若夫荊溪簽爾荒邑。其視閩部。曾不比於函谷一丸泥。以僕疏若序。而較次公之撰。其相去亦猶此矣。丙戌秋日王穉登序。

閩部疏小序

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遍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束髮宦遊。多歷海內名山大川。而恆以未覩閩越。嘆生荔枝爲恨。歲甲申。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夷山。雨中酹先大夫祠而去。弗及遊。以明年之正月。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旣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恆愼儉不好市閩物。不羅致珍羞。餖飣然。頗有揚子雲之僻。時時發筆。從與人問及輶軒所經見。輒記錄纚纚。久之成裘。其言散漫複雜。都無銓次。竊比於葛稚川盛弘之之義例云爾。俟遊且歸。鄉人父老從我徵閩事者。懶於口授。手一編示之。庶幾人得臥遊。後有宦遊發士者。當知予言之非侈。萬歷乙酉冬十一月。損齋道人王世懋書於莆之念白齋。

閩部疏

明 王世懋敬美撰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北視。諸山縈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作雙闕。其外托周東山高大蔽虧日月。大海茫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卑。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周印山若屏爲南案。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然猶未觀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隱隱在目。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折而東北。盡以江水合之。汪洋瀰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士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追視有猛勢。以爲微缺陷處。然予謂卽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綿亘數十餘里。形甚怪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舞索之又不足。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樛結而生。鬱然干霄。因名堂以嘉樹顏之。余與玉叔俱有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甃甘泉。士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爲泉人所占。以爲泉讖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邕。然每放榜。泉士養然如故。

行省鼓樓高絕。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南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獨南平之王臺蹟

最顯。縣以此名。有越王古臺在。第未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與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遙。民居不斷。橋跨江中。累石踏立。離舟鱗次。亦一勝處也。過此由行數十里閒。荔枝龍眼。夾道交陰。丹榴綠蕉。掩翳閒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溝渺洞涉。望江勢滔滔赴海。塍井而生沃壤。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爲蓋濟宮。卽京師所奉二徐眞人也。本駐兵此地。宮亦勅建。至今禱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碓。壟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清縣屬。時多崇岡壯岳。峯皆怒立。樹幅皆欲飛舞。五虎一登。陡縣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獨此嶺北拱。途當閩縣屬。水東北流矣。二縣所由界也。

諸路合流。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富陽江。經芋原西峽。益瀰流入長樂大海湖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鎮爲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鄰。多高山大嶺。行甚崟崎。連江號有人才。蓋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接。瀕海多魚鹽梯航之利。民富而務知禮。觀風擇舉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絕。龍眼名荔枝奴。眞堪作奴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柚大而爲柑橘中最下品也。福延則多有之。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最好南平三月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旋樹之。森鬱可愛。甘蔗洲獨多。士人雖沿城市貨之。顚不登盤。蔗有二種。飴蔗、節疏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大。凡飴蔗搾之入釜。煉煉爲赤糖。赤糖再煉燥而成霜。爲白糖。白糖再煆而凝。則曰冰糖。

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斫而絲之。是爲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纍生纍纍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瓶。蕉花獨盛。余解中以瓷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苞。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連。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閩地最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地邊間有一兩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處得名耳。余詰問何以。曰。蠣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爲然。蛸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蟹之別種曰蟳蟳。其地名黃甲。此名海蟳。特多此種。而蟹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眞蟹也。獨與化數里河中有蟹。形味俱似吳中。而士人不之貴。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蠣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灣中

閩俗重歲首。民間不開正戶。啟節後即相率拜墓。挂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架上。兒皆慣習。飲噉自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簇擁而出。唱呼跳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雜貜猊。求索尤甚。即滯與長無奈之何。士女傾觀。塡街溢巷。自春事日盛。尤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立表。一表輒數燈。家聯戶綴。爛若貫珠。如是者至下弦猶不肯撤。有司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以待。往往毆鬥。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革也。

興化古莆中。景物亦大佳。第闤闠狹而貧耳。江口渺漫。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廣陂。畝直三十金。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涵溪。道旁多古木豐碑。皆先朝大臣彭惠安諸鴻碩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拔。木蘭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浮空。檣帆皆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崇獸以夢靈著異也。飛泉九漈。下匯爲湖。漫漫欲過蘇門百泉。豈以瓌瑋故爲仙靈所託耶。福清縣石竹山。亦有九仙靈蹟。其山亦宏麗。在宏路驛大道旁。士人祈夢者。以秋往九鯉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鯉離宮。爲行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彌山被野。樹極婆娑可愛。亡論丹實纍纍。璨若宏壯。中庭六株荔子色皆參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柑橘以漳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蓋肉厚而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惜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者。獨泉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殺治蠱者幾盡。其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祠。而楓亭仙遊爲端明郎仙遊人也。士人之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塿。以到海壖窮也。而特多巨石。林立纍纍。多不可名狀。或臥或起。恆若泣訴。嘉木蔭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臥水上。蔡端明眞神人也。近南岸一山皆大石。倭亂時城其上。而樓之扃鑰甚固。倭不能過洛陽之南。晉江虎渡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雖從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猶閩溪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樓船也。

泉州城大於福。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堪輿家稱爲三台山。八卦水。故多縉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山。纍纍諸墳。本漏澤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多葬其上。卜利後人。遂令逝者儳勢如屬。

泉州城大而壯麗。士大夫皆敞園。余以六月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行與過其下。嘉瓜四垂。朱欄熠燿。綠柚扶搖於短垣之內。丹荔點綴於碧葉之上。眞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有名鼓者。有名銜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斧擘。五丁負擔。四十里外一石。龜蹲坐磐石上。宛若斵成。遂以名鄉。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間。扶搖道旁。狀若榛荊。迫而視之。即綿花也。時方清和。老幹已刹。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花者高樹丹花。若娑吐實蓬蓬。吳中所謂攀枝花也。楊用修具載丹鉛錄以爲異。曰雲南諸蠻州有之。閩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攀桂花。楊乃曰班枝花。與吳中攀桂花。豈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綿花。僅堪絮褥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來見巨石道旁。皆鑿羅萬戶並生父母。其爲漳人愛戴如此。入泉城。兩巨石亦有鑿字。一曰攀轅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是俞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侈而皆之。然俞亦近時名將也。

漳州氣候最燠。草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郡。廨中盆有所植。盤飣間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爲一時並開。荔子蕉黃。茘橘新李。同案而薦。紫茄帶於隊根。王瓜枯爲臨草。誠寰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僅供之能損側生聲價。

鬱窩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銜。銜之飛渡海中。困力憊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爲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有之。而皆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縷。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隆起二角。負介昂藏。蟠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猶榴花。眞奇種也。

泉漳間燒山土爲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黃屋。鴟吻異狀。官廨縉紳之居尤不可辨。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爲知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奇也。初余夜宿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時且二日矣。忽望雲中挂數峯尖。峭巘作白色。私自惟豈其有蔥嶺雪山而在此地間耶。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已巉巉峻絕。昇夫陟巔喘呼乍息。而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峯皆倒天杪。白雲滃之。峯頂隱見。頃刻萬狀。或作崩潛。或作連環。或作奇螺。或作金剪。眞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婆稚子。無不稱奇矣。假車盤易昇夫。冉冉徐度。皆崖壁嵌接。如是者十里許。皆迎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色。已稍近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爲幾雲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雪嶙峋由磡矣。山中人言使君大霜。殺相昨度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閩廨也。遂訝頗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輿回望。峯尖尚在晻藹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身度之。度不能到者此峯尖耳。從此迤邐東下。山勢皆如騰蹋鳳舞。水從峽中下。墜百千丈。與遂之行。掙琮灌木間。轎下彌聞。是謂建溪源矣。吾以一水分爲二山。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家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建溪大非。且云合武

夷諸水更夥。東溪從浙之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卽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境。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提。始至其山。左分爲亦芝。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閣曰丹霄。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峙焉。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其下。作帶襟。蓋亦勝境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猶朗朗可觀。後園有竹樹池沼亭之勝。細泉滑流沿爲方沼。其源直從處州龍泉來。抵此始入溪。園多大樟。皆十許人合抱。一樹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枒下垂。儼如巖洞。不知爲樹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上命稱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寄衿時有二十許人。合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比文翁。文似相如。常丞相之爲名宦。歐陽博士之爲鄉先生。閩東又首稱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不亭。近視始見。蓋旋柱高甚。上覆視卑。橋下石林立。險甚。舆過其上。矗矗恆若雷聲。不辨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爲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延平五里而遙。舟行者多登陸避之。余性狎水。泛是直下灘。苦無紆曲。非長年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趁飯。波濤奔湧。珠絲迸濺人衣。亦一奇觀也。灘之上有神宇。豈宋人疏鑿時所建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溪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而西會西溪直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溪諸水西來。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從東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閩西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聚落相望。烟火不絕。夾溪而衢。人家時有數百。於時二月將盡。躑躅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盡以樊圃。山花野卉。多不可名。眞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溪。從光澤以西來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下。細流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載。

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來。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爲劍津。舊傳化劍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華橋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縣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城下。逶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云沙源是也。

邵武山多作石磯。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瓌之觀。

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遶溪行。溪中無石子。兩皆峻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三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紆行矛戟間。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亡間亘川細流。中皆悍灘怒石。掀舞澎湃。其旁隙地墾爲畊畝。千塍百圩。儼如盤盂。久行登頓山陰。忽開曾見曠土沃川。柳蔭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延之間。建溪之險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蛮如鍋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民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還。鐵不可煅。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難解。

閩中水碓最多。然多以木槽運輸。不駛急溪中。避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急灘中夾以雙輪如飛。皆舂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至流入田中爲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陸行過燒山皆荒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已見躑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映。綠波外揚。丹崖內聳。鵓鴣啼春。畫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郡雖政統於福輔運。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旁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殺。聞裘太僕云。其屬邑永定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奇甚。意此類尙多沒蠻落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淸流與延之將樂沙爲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內雖多奇觀。余所遊有獅子巖、灒水巖。而灒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東接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淸流。則玉華西洞爲然道左。蓋其地實靈巧所鍾也。

玉華石出將樂。然不及玉華洞中近羞難得。灒水巖大勝宜與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有水洞耳。玉華洞石色不如宜與張公洞。而逶迤可七八里中。小洞幽巖無慮數十。灑水成井。溢井成河。與敵各適。無張公偪仄之苦。故爲勝之。

汀郡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巖差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間紅桃。繽紛可喜。入延境絕不見李。而特多梨花。尤壯雅。殊令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隴間多種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蔡君謨貢品也。已抵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饌可膏可燈。閩人

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遙。路皆甃石。獨漳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脩潔可鏡。擔夫行子履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堤。杭之蘇公堤。以兩公橫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畏旱。建溪南輸。福人賴之。泉漳間山瘠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鑿井。立石如表。桔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蓋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航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貨湖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臼之饒。竹可紙。茶可油。烏臼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飴餳。實稱利藪。

延平多桂。亦能作蘗。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蘗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其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

延福以南有竹叢生。涉冬抽萌。慈竹類也。而長剌蘗大者拱把。吳越慈竹遒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鴃舌彌甚。南盡漳海。不曾異域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舶海爲恆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鬬。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儲蓄。每大比歲。郡蠅集省下。覬所謂大綉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故榜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殺亭。亦由水性不下也。不然。洛陽胥江。距能施南北二虹。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拗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名幾與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霜所不激。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僅兩程許。荔枝絕種矣。余以冬入福州。芭蕉葉無凋者。廨中美人蕉殷紅鮮甚。比出過延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二百里外蕉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津尚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檜非柏。厥名水杉。非竹非櫻。厥名桄榔。皆美植也。

榕贖木也。材不中器。爇不生焰。至福州始多。故以名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疎旁出。根如流蘇。下垂着幹。即抱負爲一。輪囷逕挐。好作怪狀。其根盤地。蜿蜒蚪臥。恆畝許。多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將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墟輿之屏蔽。行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葵。食之輒死。山谷中在在有之。民間鬬不能勝。服之。令妻子扶而之怨家死焉。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斷。然不能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蜜灌之。已復灌羊血。吐出可不死。

鳥之異者。曰白鷴、鷓鴣。八郡皆有之。白鷴最有文彩。土人不能馴。每以飣餖筵間。鷓鴣斑而聲啼。可餂膏。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鴣麞。海食馬鮫鯧。若白鸚鵡、五色鸚鵡、秦吉了、倒挂諸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能產黑羊。白者贖見耳。八郡歙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從它郡貨之。其饒餘。輿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時潮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比也。

後漢書鰒魚註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即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蠣北鰒。固是造化分生別構。

瀕海諸郡。以殼皮代灼。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代灰。其石灰乃以配蔞葉檳榔啖。珍若食品。

蠔之爲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銳而長。鐫之能刺。斷而僨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符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甃三十里閣。壺公挺其鉅麗。萬玉標其餘秀。黃石竊其曼衍。塘下一鎮。冠蓋所居。陂水環迴。如玦如帶。真天下勝區也。宏正之間。人才甲於八郡。實鍾斯美。嘉靖末。城破於倭。黃石巨家。煨燼砂礫。迄今未能盡復。士多餬口四方。人才從此衰焉。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黃石東行六十里而遙。爲平海衛。從南行六十里而遙。爲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點點一點青爲烏邱。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清時小琉球亦隱隱可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震動。樹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蹴艦可船。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汛時駐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蹴營將士。皆留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鰳魚及寄生。鰳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螺殼存者。寄生其中。載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靑山海濱。產小白石。狀似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面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靑山。於沙石中拾之歸。試貯之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亦曰相思。嘗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醯則行。易它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

海中婦孕冬春間生者。蟀螭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猙獰斑爛。蓋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蟳。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閩以建名。而福興四郡尤盛。民家無大小皆傳種之。然絕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以玉魫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又登蘭。蔓生。樹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埒。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匯而堰之。立石紀小西湖三字。字遒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瀝行己意。然亦被謗對。彭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它。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實纍纍。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餘干安仁境內。紅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亦此地所間有。

滇茶不寶珠而色鮮好。媲於寶珠茶。其大如盌。瓣有重臺交覆。可當芍藥。莆人林大輅中丞宦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朵盛發。綠葉掩映。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獻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故以終焉。

閩小紀

（說鈴之一）

周亮工撰

閩小紀上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軼彝先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曾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唱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士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指環漏機上之日晷。龍溪、孫瑞珽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旋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做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即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閩人崇遠鶩子

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雖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鬆。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誠有旨。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婦。誣此貞禽矣。累負雌以遊。人呼曰累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魚魫蘭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眞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媚花垂。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魫蘭一種大異。魚魫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魫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永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直。日作整花一綻。即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甫勻枕痕。又從欲寐者。莖裊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假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彝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豔。予偶得此種。騐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廣揚席間。嘗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遜常。遂不能復嘌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攜之江南。環觀矯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睛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然。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即此腐理。便是鞭韃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易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專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蠕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尙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習人索之梅花厂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之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習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眞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爲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然。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儔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屛障者。郡人多賸詠於此。側一石。摘理光瑩。上鐫李斯篆字。予付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鍔鍔。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鑿禿者。猶生數長。鋒稜如故。士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異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路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區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憒撰時校日，燈基所向，鏃址所立，皆預徼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於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繂，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粲，蠣輒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萬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供記時日、與所費工貲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尚復侈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覩之漠然，與尋常輿梁等，古人眞不可及哉，橋畔爲公祠，予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书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宦其地者，類使人搨碑，郡人憚送迎，又索者多，乃別爲木本以應，泉州僞搨，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蝨新語云，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又㝡以扶偪，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攙劃太甦，然六字亦甚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禁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宮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揚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云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即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

蟶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蟶苗者，予初疑蟶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蟶，纍纍細如蟣蝨，蓋閩人培水田種蟶，盜者浚水，則蟶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彼蟶苗，失蔬圃，眞舉的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畫，吳文中落筆，即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憩足者，兩翁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爲悵嘆。

閩茶

武彝、芳崱、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既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洗滌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擬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

龍焙泉，在城東鳳凰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彝，遂與北苑並稱，今則但知有武彝，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而甚豔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茶園，在武彝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彝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括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若于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眞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誚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韋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鶩，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眞味盡失，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嘗住另崱，自爲剪焙，遂欲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況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即貢者，亦只備宮中澣濯甌盞之需，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彝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

閩人以粗葉雜桄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天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金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搨數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富沙陷後，碧豎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彝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入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舂、不可咸，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舂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莆人以重九日，採菽爲麴，郊坰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大。

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合釀，人夏不壞。

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晝復曬之，味嚴冽，縱量大者，飲不過五斤。

三山、以藍酒直登爲最、又有蓮鬚酒、多白老，酒家每沽人一壺，取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

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即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閩人讀醅爲蘇，作去聲。）

短白，即延平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呼爲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罎，盛以竹筐，運他處鬻之，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爲冠，味沉厚。蜜淋醅、金盤菊二種，亦出延州。

邵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但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所盬麴種，値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雖炎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吹雪水釀之，夏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龔、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椒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爲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味甘洌，故又名錦江秘液。以酒釀酒，曰雙夾。樵川人多製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酹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墨，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如荔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山棗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曰橘酒。飲有餘香。

荳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則依西洋人製之，牽其教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鬱鬯，則又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蟹不奉鄞，然種種咸備，使醃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醃糟無法，腥鹹相角，士人所珍纍齊士茼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蜚出，顯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嶠以下，即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蔑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愼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寧做賦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嫵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關過嶺始芬，蓄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善接者，鋸木之半，取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者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籠。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屏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穰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

穠荔

閩稱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貲，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穠。有穠花者，穠孕者、穠青者。樹主與穠者，倩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兄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穠家囑少。

荔歇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閩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輒作瓷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即歲實，亦即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士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顏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閩關以上無荔

閩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即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終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閏則增其一。士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蟊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令枝脫蒂，除纏無術，雨多則尤盛。泉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譏伺之，勿飽鼠雀。吏蹙蹙曰，今歲石背多。泉公曰，十倍多、正佳。吏愈瞀，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匿笑。

磽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磽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磽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遵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煙之句，及覩唐韓偓渦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爲予言。延江鐵鞭隴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冗盈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爲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爲燕窟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俱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邱坑口。掘土一寸許。即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爲敵所破。當即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茶僧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塔寨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即令暫規數枝。未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豔異常。予嘗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即不生。虎林一郡。聞只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蓋似閩中俱那衛。即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有即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倚。帶實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晶丸。狀諸荔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即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燔。故名焦核。外

人誤作焦核。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畲民。于酒不解[illegible]。于海錯不解蠘。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倒插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僅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龜

漳州孫播翔爲余言。曾從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蹁跚。進止亦無少違。合只爲一體。倘非拜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乎。

火浣布

予在敦圃謝茂才留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益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留將云。即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罽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傳。戊戌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索巖。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當時亦無增馬爲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即一母所生。方且爲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司藏失盜。謫官。後歷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歷己卯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翼翼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爲時友。應亮則少谷之婿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爲盛事。公百歲時。尙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鄭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故得大年。其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餳。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常秘結。翁暮年。生菓井水不去口。終不泄瀉。他人服之。火盛慾熾。多得奇疾。蓋翁稟負有異。非關服食也。

林太守元美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諡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㭿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枌廣遠守。庭琰湖州司理。庭棵子炫通參。庭機子燫大宗伯。烴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尙書。而他陰敘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樑橫於

戶。侍女騎而出。匠嘗之女曰。何異。閩老尙書不此中出耶。公异其語。召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乃書數字爲證。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後人有從予遊者。亦常以此語予。錦緞至今尙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爌。俱爲大宗伯。晚年歸里。大宗伯與大司馬、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值小宗伯王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子。于禮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觀小宗伯。尙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爲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十年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鞏。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宏治十七年。解元黃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黃庭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黃繼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黃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冲。其餘五魁之內。合歷科。又不下二十人。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舉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宏治辛丑進士。福州、林庶吉士文穡。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土笋

予在閩。常食土笋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蚯蚓。終不識作何狀。後閱寧波志。沙噀。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可五六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臃腫。去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即沙噀也。閩人誤呼爲笋云。予姻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噀呼之。衆初不解。後覩者咸爲匿笑。沙噀性大寒。多食能令人暴下。謝在杭作泥蒜。樂清人呼爲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予偶聞父老言。歸視鍋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驟斷。試之水。復蠕蠕動。若有知識者。似亦射工沙蜮之類。聞食之者。多生癥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許矣。又言經火即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蠓子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能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閉之。名蠓子。江南人謂之蠛。（讀作平聲。）京師卑濕處。亦有之。俗名金剛鑽。相傳爲此蟲所刺。愈抓搔則愈集。痒愈甚。但置之不見不聞。則自去。殊不然。

閩小紀下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仙霞兜子

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兜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隃嶺。則知竹兜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轎。古無是制。轎字亦始見於此。

大清明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小廢。無敢大廢者。予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焰山下。掃皆正赤。紙錢逼野。纍如蝟。如作大清明曲。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鏹。赤擁青松雙色紙。鑄州獨作大清明。一銀瓶山下屢新塋。蠻橘紛將橡栗盛。敢向春風偏昵小。長眠人亦畏秋聲。二鵑髏欲共嚙犁爭。閩盡春秋鬼不盲。莫嘆雲仍渾忘卻。舊墳強半小清明。三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予庚寅秋往游。洞深約三四里。洞中乳石所結。巧具人物形。而當時好事者。又加之規削。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鍾乳注爲傘形。闊可四丈許。圓好如人製。鑿作數重。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覩之甚巨。漸垂漸細如針。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不復漸巨。俗名之曰、天平

石。此則天工成之。非人力所能為也。洞中昏黑。必秉炬而入。歲久四壁皆煙煤。行者捫捱而上。掌皆黑黝。閩人謂雲陽鎮武彝。甌山鎮玉華。彼武彝無論矣。若鍾此幽晦詰曲而生。其人殊可畏哉。眞誥稱句曲洞、天虛宮之內。皆有石堦。出承門口。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天之中。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洞壑必如是。始堪留足。若黑黝如阿鼻獄。人亦何樂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畏不敢入。洞尾殊空闊。目光透入。遠視之。如滿月。實則兩巖互缺。合望之圓如規。然兩巖相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既微。而巖又深幽。人驟從黑黝中來。恍惚有所見。如東方旦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之。肅立其中。氣如平旦。洞中所有。既甚奇幻。予皆不取。惟洞口之聲。洞尾之色。實自奇幻。顧此起結。巑嶔老眼耳。洞中亂石。即四方所傳礬石。鑿削已盡。不能得佳者。然即佳。亦只一而精瑩耳。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沒池中。久之時出光怪。櫃馬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眞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眞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尉張氏。後以其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摹者。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師名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有文名。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偕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艙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為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携之。時謹蹕人至。頭趣促去。兒入宮。戀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大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僅免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携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廿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寓。以為詢己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詳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並所生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寓中。携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文纘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躓。文纘與分宜為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寄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之所僅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曾孫、惠州太守崇宇。面語予如此。

收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

擬種霽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唐僧繼秀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翺翔其間。丹翠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柔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逼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毳。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背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不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哥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于首。掛弗釋。予悲以詩。有籠中閒綠猶虛掛、腹裏名香不更收之句。此鳥之大。何止如指。重又何止幾銖。（備十分黍之重。曰銖。二十四銖為兩。）抑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掛。與桐花鳳。自另兩種。坡仙之咏。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夠。遂訛為一耳。然閩龍無慈。慵未試其收香也。

鷓鴣

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音須以意會也。留之如家雞。賀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輸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鷗

鷗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鷗。作粉紅色。嬌豔異常。清異錄載。閹官者劉繼銓。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鯉湖之鷗。正當以此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燕髮掩映。衆蕊爭芳。譬蘭一嗅。全莖振媚。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盆也。繼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人有謬謂即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圍皆寸許。陸龜蒙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為舟耶。徐君義書。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余謂木蘭即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山中玉蘭高皆數十尺。圍皆數圍。花開時。滿山如雪。龜蒙所咏。似即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木。眞如珠樹。長泰南靖人家。遍園間皆是。

蜜漬蘭

人首蘭花不可食。此為珍珠蘭觀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漬蘭花。冬月以之點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如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可食。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岳神祠。後歷部郎。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清。號吞水。累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吞水神祠。未蒞任卒。閩縣林壽護。號古榕。舉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

東越行畬兒後軒扁古銘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生。異哉。林異鋪

金鳳傳

王永啓曰。予居莆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鋌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鏡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頗往索諸。參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𤊹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譙擬南部烟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縱慾。以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予在閩。徐存永爲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幔亭氏所爲。幔亭名熥。𤊹之弟也。𤊹字興公。皆以文名。乃知近今撰托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爲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江皜臣

江皜臣。腕中有千鈞力。落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近惟周爾森。但沙碾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倩爾森。聞其用日。略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獨皜臣治玉章。始終用刀。易如劃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堅者易于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得薄惡鈕素。輒膠綰箸端。不待縮迸也。皜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譜數帙。其妻能寶藏之。曹秋岳曰。江皜臣死。世無復有劃玉者矣。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能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攜里久。先是歙人江皜臣。以此技鳴攜里。皜臣入閩。遂推公兆矣。平子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有宋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用其篆於印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名印譜。乃一洗其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倩石公而外。林吳不多讓矣。（穆倩、名邃、歙人。石公、名轉、晉江人。）

鱟魚樽

唐皮日休以鱟魚殼爲樽。澀峭蝸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鱟殼。閩人皆以爲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脫腥羶。不知日休何所取爲飲器。

虎蟳

閩中虎蟳。蟹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爭之。有鑲爲酒器者。通州如臯亦有此種。俗呼爲關公蟹。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撐以竹簽。大如掌。與膠州遼海所出異。味亦遜劣。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僞爲之。以愚人者。不足尙也。雖縣一醫語予云。參益人。沙玄苦參。性若異。然皆榮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也。人以腎爲海。此種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也。生于土者、爲人參。生于水者、爲海參。故海參、以遼海產者爲良。人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下。說亦近理。

西施舌

當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房。能品。江瑤柱。逸品。西施舌、以色勝香勝。當並濟國。海棠。蠣房。以婺黍勝。非杜丹。江瑤柱。以冷逸勝。非梅。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蠣房。其太眞之乳乎。圓與雞頭。嫩滑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新江。擲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蚶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給事之具品。羣芳之餘卉。姬姜之媵侍耳。不足論也。

夜蠶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蟲。緣枝接樹。蹈躍如風。若巨冠然。鄰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蠶。每過於荔之右者。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蠶一過。羣蠹蜂起矣。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塡白。予初以瀉茗。黯然無色。貴靈子不任茗事。更易他乎。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茶甌。則嫩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窰器不貴於時者。不獨嫌其胎質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鎭窰取土於徽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錯認水

予過邵武文學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甀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攜。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紙帳

閩開元寺僧。有搗紙爲帳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玉。扣之鏗鏘。以試善帳者云。外不薄。而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質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獻。公獻爲賦紙帳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衾子。狀如蘋。式色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綴之迹。皆奇技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凄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入李謩手。卽恐入破。當不患鶻然中裂矣。

命同

閩縣徐存永。常爲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楫。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卽興公幔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丈文大士。崇縣人。與會城路麗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惺輿公。爲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哉。

蕭才翁八分書

宋蕭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眞蹟少見。才翁嘗宦閩。鼓山勒才翁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

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鑿井于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井水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尚存。樹下有井，亦公所鑿。井上橫亙一石梁，左設水童，右設水螺，此理之莫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湯二泉，相距步武，東為湯泉，西為雪泉，東極熱，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亭井水童螺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茂尚初宜，宋老金魚是舊捌，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書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

鞔鼓

今之呼冒鼓曰鞔鼓，鞔音謾，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鞔工是也。閩會城南門外，有冒鼓之處，曰發鼓洋，發當作鞔，非方音也。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始成，曾能始有迎春詩，爲從太守分驛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蕉性宜鐵，種者每埋鐵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鐵，寧同凰鳳不棲雞，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盡空，若無梗然，亦奇聞也。

三蘇祠聯

長樂林方伯𤇆，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極為妥貼。

仙門洞

九鯉湖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遊縣西二十二里，有仙門洞，亦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屈折西上，有仙宮佛剎，循洞口並澗上，亘石夾深，凡為瀑布者十數級，瀑窮處闢，雞犬桑麻，別為一區，可五里、得分木山，則隔晉江界矣，詩夢驗異，不減鯉湖。

雙峰

侯官雙峰之巔，有泉一坎，纔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木二株，一為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為閩王手植，樛而蔽地，所遊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鐵石卵

爆志，我會再來，近皆荒廢，鐘淩木毬，亦無存矣。

僧伽

福州城內外，凡巷口皆築小屋，祀泗洲菩薩，人皆未曉其義，或有一二處，求簽祈禳，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中國，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洲臨淮縣之地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宗聞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常芬馥，曉則灌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散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自幼年未至江淮，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四年，將五十年，不知伽之壽若干，然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坐化。（太白詩多有僞托，當僧伽歌必為誤收，神僧傳所記年月，皆不足據也，李邕又為僧伽作傳，見李邕集。）

木棉菴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舖，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此，士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假作哭聲，豈似道冤魂猶未泯耶。

林文秸

侯官林文秸，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嫌秸字少見，換洪英居首，然秸字見于書經，主司亦憒憒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黃鑄，探花，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子，福建解元楊慈，應天解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林同，應天解元宋継，俱莆田人，隆慶庚午，福建解元林奇名，順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里三狀元

閩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讖云，天寶石移，瑞樑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巖石橫山而行，留地成溪，既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順之，蕭居沖峰，鄭居龜嶺，黃居梁嶼，當時詩云，沖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塔內所罕覯也。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永樂乙酉科.吳恭、中鄉試第二十六名.丁酉科.吳寧、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乙酉科.吳珙、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酉年.亦異事也.恭、珙、俱第進士.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癸已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開韶.舉萬歷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吳與施可大.二子啓明、啟明.先後中萬歷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掾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史而登身青雲者.自況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鄭甦甦

漳南鄭格思觀察.向與屠緯眞未定交.萬歷癸卯.緯眞至閩.格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爲司理.大舉詩社.初相見問.緯眞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格思.緯眞曰.唐有鄭鷓鴣能詩.今又有鄭甦甦.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按任昉述異云.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

龜腳

閩中海錯.名龜腳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爲石蜐.一名紫𧊒.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𧊒揮春流.即此.曄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曰石蜐.楊用修亦效江淹.作石蜐賦云.揮流吐葉.應節揭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腳.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的見耳.

番薯

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産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過閩.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恡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盒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

雞犬皆食之.

長樂瓜荔

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剝荔.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荔.郭連峯.常以瓜荔貽予.予笑謂連峯.安得瓜甜于荔.荔大如瓜也.北方有文官果.如栗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日而尤甘.啖則味甜偏見.含則露醲腐是.加以房中心蕊.若規楊梅之通體清腴.室內神清.如謂荔子之將府都監.相傳賴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中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爲湖日冷.唇綃剝出還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欲留荔大如瓜.今但留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衆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甃石路.行者便之.

曹能始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爲工.不甚擧盛唐.然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秦華峯陰日色寒.長樂宮中秦樹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繞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大歷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尚非石倉極境.在杭擧七子者.故獨傾心于此耳.

錢虞山云.能始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歡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西峯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爲詩、以清麗爲宗.程伯陽.猶愛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鄭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擔.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並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並十擔空櫝於案下.時屬拔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閩郡風尚可知矣.

閩詩

虞山先生云.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礲沙盪.如出一手.謝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陵夷.閩派從此自熸矣.又云.鄭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宏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爲之冠.所著有西樵全集十卷.汝高嘗選明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

之聲調閩穆。格律整齊。恭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膚廓之病。歸咎于林子羽。蓋有見于此。

林初文

頤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召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為題。即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會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即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吏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為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即為題云。沙漠旗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背山口遇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入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為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蛾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愁之句。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瞪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入番船壞。有人得島。見巨蚌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蚌出為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鄰初未知。後覺富家女為婦。富家翁怪其誕妄。因紿之曰。余女長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即嫁女與之。其人即作橋布金。俗因呼為娘子橋。

金雞

武彝换骨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舩。比抵其所、甚宏遠。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閣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片。脛骨一二斤。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鶴骨頭角足各一。又有楠木刳一舟。長丈餘。闊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雞洞。視下洞為小。人不敢到。萬歷丁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肝臙香灰內。傍有銅鑼覆地。富郎翻而視之。鑼下一雞。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顧由鑑縋下。半空驚撒。富郎墜入舟子楯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應司馬、又親見應玄紀其實。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亢從子也。園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豈有嘉客臨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為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朱竹

初但求之楮頴間。頃過斜津西山。數頃瑛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識著緋。為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侭歸安知醉有辰。衛族傳為蒔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紫不是春。會在龍門

柯畔立。支離更見露中身。一亂擲桃花映客舵。斜批鶴頂間青羅。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豔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為看幾下燐煽處。或是秋深柏葉多。

九龍灘

閩諸灘。惟汀之瀨流九龍灘。最號奇險。予嘗過之。作口號云。蒼龍無數戲中流。一隻斜從石隙浮。錢戒人咸莫語。齊艫竹箬裹船頭。[illegible]刺殿。怒起撥舟。長年彼此不過一語。不敢戲舟中人也。過灘時先避。解纜時再[illegible]知。吾往過灘時。長龍知吾清也。編竹箬裹船頭。以捍觸石。實則分寸少失。舡石立碎。[illegible]雪花翻浪浪聲號。十八灘前九曲龍。估客到來齊減載。逆風獨起護波瀾。舟出水下。僧挽力以上。實則風為帆助少避。[illegible]刑牲載酒拜龍頭。安濟廟中答亂求。費盡士楫無限力。過龍便自賀清流。實。閩舟者。利[illegible]。謂其得險九灘。[illegible]都將絆索換新纜。曲曲防他八面風。卻笑長年堅似鐵。甘心膜拜士楫公之防。[illegible]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舞。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舞卒。女幼鞠於叔家。聞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越四年。父母來歸于翁。請死子墓。舞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於舞之卒日時縊死。

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鰂。一名海鰾鮹。閩人名之花枝。相傳一秀吏辭盟海。周身悉化為異物。此其掐文袋也。所棄白骨。宛然浮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蔽。人反得因其蹤跡而捕之。愚矣。用墨紙僻層裝之。破賴稍濃火爍之。香氣可嗅。

鱘魚

狀似鯉魚。出日本。火炙搗而為醬。味勝鰻魚遠矣。

[illegible]虱

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飛滿。餘日絕無。食之點面上。[illegible]赤氣。婦人戲美。能媚男子。

林滑

三山林滑者。逾鄉誌之祖也。遜元不仕。匿姓名。隱居山寺。太守一日入寺中。見滑儀表不凡。問曰。能詩乎。曰能。即以入寺為題。滑應聲曰。金鰲何曾一掛情。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一夕補實既整哉樂。應土花春長讀書臺。蔓除一點浮雲家。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滑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歉欷。守曰。君殆林滑耶。林曰。若滑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明日再往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堂明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鴛行。經綸蓄積從入仰。竹帛流芳與世長。侍聽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來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絲

身不登。按鴻爲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卽爲郎時作。而朱氏年方十九。豈其繼室耶。

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旣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竭不出。使弟子周玄黃玄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爲詩耳。因出所作。二玄讀之。至墳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歎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鴻出見之。定交而去。

林廷綱

林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嘗侍游江閩殿。太祖首唱詩二句曰。江閩小殿與雲齊。檻上新添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綵雲低。旌旗影裏雞鳴息。斧鉞門前鵷鷺齊。聲絲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間曰。浩蕩乾坤一釣闌。綠綸終日倚菰蒲。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酤。歲月不知雞鬢改。江湖眞與世情疎。熊羆不入君王兆。四海于今頌帝謨。後賜名恒忠。

閩貧生

閩有貧生客京師。饑寒瀕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所畫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鄰。此處更無塵跡到。祗應啼鳥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傍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煙霞。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騰起。人爭一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侯官唐濱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沈沙傍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烏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旣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濱候之。果有戴笠渡者。濱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至夜二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爲唐參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作齋度鬼。越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參政。

林蘊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卽用其語。遂登第。後見崇林公俊。有族父康爲廉州二守。見崇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與川精兩愧顏。今日豈仍居此地。祇令珠去勿珠還。蓋用蘊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雪中遊天台。美髯白皙。毛褐箬輿。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爲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頗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颻者。聞來湖海遊。雲端尋雁蕩。雪裏過台州。白菜藏賢達。浮槎近斗牛。盤千饑餓否。太守是閩邱。

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

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兩階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迫於朝命。遂出破賊。後畢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林氏

林氏。甌建人。有晚春詩云。拋卻鍼針到小庭。遣情無奈獨傷情。高低別院鞦韆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曉寒藏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辜負。堪嘆嫦娥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閩縣大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壻林世璧。同遊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逡巡遜謝。林時已醉。索筆題詩。略不停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之。至眼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復題。林詩至今猶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最後徐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閒禪老衲叩禪堂。懸崖淋漓滿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兩茫茫。蓋引林語也。

黃鎮

黃鎮者。粵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嘉爲山賊所殺。質其骨以責贖。鎮鬻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討賊。二子啓愚啓魯死之。鎮出奇計。斬首二百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旣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之詩云。三尺兒童舉未諳。幾來強扯我襴衫。老妻牽住輕輕語。參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籮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之詩固有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爲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後閩生儒赴弔於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臥龍。龍江夜夜採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迴爾崆峒第一峯。又一讀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謝颭

謝颭、字綱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家子。嗜酒落魄。歲暮有所逋負。縣令韓公紹繫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驚。釋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年。祖父乞骸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猶斂。田已飛沙賦未蠲。安得于公開活路。此心一寸是龍泉。又長夜漫漫夢不成。譙樓禁鼓已三聲。星河暗透西窗穴。鈴柝巡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淺雪。單衾難度短長更。何年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犁一卷經。

鄭堂

閩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瑭之子。爲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斂而目不瞑。堂自謂能祝之。卽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鬢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蘆花。吟訖而

頤。守厚譴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衛其前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卽書數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卽足成之曰。苦苦苦苦苦苦苦。天上鳥啼。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嘗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董槐

閩董槐者。萬曆間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沒。父母傷之甚。槐遂形見。能爲母讀禍福。仙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之龍山。墓樹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絲土爲字。皆成詩句。末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囀千嬌鳥可憐。摘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壠頭流水樹頭烟。斷樹聲低月又明。誰道泉扃無晓日。陽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擬裁衣服。蹤治何曾入夢思。傍亂夜空猨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如此甚多。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轉華菴乩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乩仙詩一幅云。綠蛩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雪白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曰海扇。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尙之延平。謁陸大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長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疎。失路飯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慚。時楊叔向爲大參。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款之。結爲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蚴歲下第復過。覓諸纜綣。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荳蔻難消此夜情。擣盡玄霜三萬杵。夢中遥見舊雲英。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矣。謝在杭記。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汚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歲。在杭拜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邊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

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食時。除卻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寵。未有其比。

閩中藏書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书富者。陽穆敏公森。陳方伯公還。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見疑微。則散如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冥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氣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祕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鬏髻

婦人戴鬏髻。天下同然。獨福州興化。旣嫁仍如未嫁處子。絕不帶鬏髻。有則亦爲簪首飾之具。見扇姑之後。卽竄去矣。

海鹽澉水誌序

嘗謂六典不作無以考周家風土之厚薄民物之耗豐圖籍不收無以知秦人山川之振塞戶口之強弱此澉水之誌不可無也澉水斗大一隅厥土斥鹵凡丘源之流峙稅賦之重輕道塗之遐邇聚廬之衆寡與夫遊衆名數先賢遺跡素乏圖經茫無可考叔韶效官于茲市及半稘正欲搜訪輿理爲紀載吏事鞅掌未暇也竹牕常棠字召仲寓居是鎮一日告余曰郡有嘉禾誌邑有武原誌其載澉水之事則甚畧焉使不討論聞見綴緝成編則何以示一鎮之指掌於是正訂稽考集作一經名曰澉水誌澉水者益水經所載谷水流出爲澉浦者是也召仲其容齋紹定三年重陽前一日修職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鎮稅兼煙火公事羅叔韶序

常竹牕修海鹽澉水誌目錄

卷上

地理門 沿革 風俗 戶口 賦稅 鎮境 四至八到 水陸路
山門 潭附
水門 堰閘
廨舍門
坊巷門
坊場門
軍寨門
亭堂門
橋梁門
學校門
寺廟門
古跡門
物產門

卷下

碑記門
詩詠門

常竹牕修海鹽澉水誌上　鹽邑志林第十五帙

明貢國樊維城彙編　　鄭端胤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鍾

總叙

恭乾道文書令諸犯

聖祖名　廟諱　御名正字皆避若遇書籍及傳錄舊事則爲字不成

地理門

沿革

澉浦舊屬會稽元和郡誌云禹貢揚州之地周時吳秦伯置城爲越所并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令周嘉上書遂分浙江東爲會稽郡西爲吳郡輿地廣記云秦置海鹽縣屬會稽郡吳越時分境于檇李檇李今屬嘉興縣界以此考之澉浦乃古越地石晉時吳越錢氏奏置秀州始隨分隸又水經云東南有秦望山㑺有谷水流出爲澉浦秦望山在會稽及鮑郎場十竈九在秀而一在越是知澉浦古隸紹興而今隸嘉興

風俗

輿地廣記云古揚州地人性輕揚尚鬼好淫祀此方不事田產無倉廩儲蓄好侈靡喜樓閣惟招接海南諸貨販運浙西諸邦網羅海中諸物以養生

水鹹地濕俗僭

形勢

鎮南鎮西諸山峻秀東與北多低矮白山不種林木東枕大海相望秦駐蹕山實爲險要

戶口

戶口約五千餘主戶少而客戶多往來不定口尤

雜記

稅賦

隷縣之德政鄉田肥稅重惟石帆秦山二村在鎮東海邊多致陷沒

鎮名

唐開元五年張廷畦奏置（按水經云秦望山谷水流出爲澉浦因名）

鎮境

東西一十二里南北五里（武原誌云周圍二里半紹興閒人民稀少今煙火日繁生齒日衆殆不止此）

四至八到

東至海岸邊海界　西至六里堰近潮村界

南至篠山邊海界　北至官草蕩新浦橋界

東南到葛母山界　西南到鹽官靈泉鄉界

東北到秦駐山界　西北到鮑郎浦界

水陸路

水路西去海鹽縣四十里北去嘉興縣九十里陸路東去海鹽縣三十六里南去鹽官縣八十里

山門

長墻山在鎮東三里高八十丈周圍十九里山之阿有黃道祠山之下有造船場山之巔立烽燧山之外捍大海秦始皇東遊登山望海以其孤聳遠望如堵墻因名　葫蘆山在鎮西南四里四望絕在海中如葫蘆出沒之狀潮生潮退葫蘆自若　篠山在鎮東南六里　秦駐山在鎮東北一十五里有始皇廟下有聚落有荒草蕩俗謂秦駐始皇東遊嘗住此山　沈氏山在鎮東北五里　半潮山在鎮東北五里　青山在鎮東三里爲鎮市之主山下有屠環習墓　廟山在鎮西北三里地名彌頭上有礦王土地廟　澤山在鎮西南五里　黃毛山在鎮西北四里（舊十山不種林木官給民户養草鼓鹽竈之所）　荳山在鎮西北五里上有普明院及有朱令公廟

陸蓋山在鎮西北五里因姓得名　石屋山在鎮西北五里上有石壘成屋舊傳黃巢時民避兵處　楊山在鎮西北六里　碧里山在鎮西北九里　吳家山在鎮西四里（右六山不種林木百姓牧養牛羊處所先是亭民百姓互爭柴山自五代至本朝訴訟屢經御判人以石匣貯文以藏于地二百年初無定屬每歲交鋒山上殺死不已淳熙十一年會使石幹洋起宗委幹辦公事常于公服採責論爭酌于李各分定界永爲不易之論具奏上從由是息爭）　譚東嶺山在鎮西南十里與臨安府鹽官縣黃灣交界上有譚仙廟　泊櫓山在鎮西三里高冠諸山輿地誌云始皇渡海泊櫓此山因名舊傳昔海舟泊此山下後沙漲接鎮境　荊山在鎮西南五里佔永安湖之勝山有悟空寺寺有五顯靈官廟其感應通靈　葛母山在鎮南五里　橫山在鎮西三里柵橋上　颺山在鎮西南五里永安湖側　月山在鎮西三里堰下　寶家山在鎮西三里　鳳凰山在鎮西南二里　吳家山在鎮西南三里　鷄籠山在鎮西南五里　馬鞍山在鎮西北五里　金牛山在永安湖西北　塘灣在鎮東市中捍海岸也後聚居其上遂爲市井　綦子灣在鎮東長墻山外　羅漢灣在鎮西泊櫓山側　慈竹灣在鎮南二里　細柳灣在鎮西三里　寶家灣在鎮西寶家山上　張灣在鎮西南六里堰上　蔡灣在鎮西南孫家堰南　南姚灣在鎮西北五里　北姚灣在鎮東北五里　西陳灣在鎮西北黃毛山背　東陳灣在鎮西北石屋山側　夏灣在鎮東北八里　陸吳灣在鎮西北五里　橫山灣在泊櫓山前　徐灣在柳家橋南　邵灣在六里堰下　張搭在鎮市塘上古捍海櫓岸後民旅聚居其上爲市今俗呼白塘上　陸搭在六里堰下　沈搭在鎮市南　鵝鶻墓在陸搭客船不上岸者多在于此泊舟爲埠頭

水門

海在鎮東五里東達泉潮西通交廣南對會稽北接江陰許浦中有蘇州洋遠徹化外西南一潮至浙江名曰上潭自浙江一潮歸泊黃灣又一潮到鎮岸名曰下潭東北十二里名曰白塔潭可泊舟帆亦險要處雖在東浦金山兩軍之間相去隔遠夜暮緩急卒難應援昔日　朝廷欲立巡檢寨今澉浦水軍置鋪于此　招寶塘在鎮市中海濱高峻易涸易盈淳熙九年奉御筆命守臣趙善悉相視重濬面濶三丈底濶二丈一尺深五丈市鎮止有此一運渠　永安湖在鎮西南五里周圍十二里元以民田爲湖儲水灌溉均其稅於湖側田上稅雖重而田少旱四圍皆山中間少堤春時遊人競渡行樂號爲小西湖　東浦在鎮東大海透入東北彌頭潮入汲煮鹽　鮑郎浦在鎮西北十二里古老云昔鹽場開基于此有姓鮑者鑿浦煮鹽因名曰鮑郎者吳俗女夫之通稱也後沙漲移入東浦側紹興經界爲田是浦接連招寶塘爲河至今俗呼爲鮑郎浦又按南史孫恩作亂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追奔陷沒于此　放生池南渡以來本鎮郵亭于海瀕收稅即今之弦風亭也亭之東鑿小湫每遇　聖節鎮官率合鎮見任寄居文武兩班于此祝聖放生　艮澤黃道山下桃龍眼潭泉源先是廟僧善機用工浚鑿以濟汲用淳祐十一年稅制鄭千政捐廣立屋三間因扁斯名　六里堰在鎮西六里高下相去數仞爲惠商澉浦石帆三村灌田堤防之所緣舟船往來實爲入鎮門戸因置車索合屬本鎮提督　三里堰在鎮西三

里元無此堰淳祐九年六月大旱居民沿河私捺小堰至水通諸堰悉復毀去獨此堰爲居民私置車索邀求過往久爲定例然軍船之往東鹽場之綱運酒庫之上下與夫稅務諸場之版解商旅搬載海岸南貨別無他岐河流易涸實爲不便況此方既有六里堰足以防閉水利此堰贅立委是爲害淳祐十年茶院酒官朱南杰申縣開撅濟利一方但提督諸堰實隸鎮官常宜覺察重捺邀求之弊　孫家堰在鎮西南四里　沈家堰在鎮西南半里　北湖堰在鎮西南蔡灣側　鎮閘在鎮市中今隸鎮官司

解舍門

鎮廨昔鹽場兼職嘉定十四年察院羅君相請分專員紹定六年羅叔韶始買丁橋東民地以剏廨　鮑郎鹽場廨在通江橋側　巡檢廨在安德橋側

坊巷門

阜民坊在鎮前街西　張家街在鎮市北　張搭街在鎮市南　義井巷在鎮市南　塘門街在鎮市南　廣福坊在鎮前街東　馬官人街在鎮市南　海鹽街在鎮市北

坊場門

澉浦稅場係鎮官兼職嘉定十四年朱俯修鹽場得舊額有騎都尉監澉浦鎮稅兼鮑郎鹽場大觀二年重修字朱俯以前却以鮑郎鹽場兼澉浦鎮稅煙火公事緊街至是始分專員　鮑郎鹽場東亭元立竈南亭四竈緣東亭人貧額重南亭人多盤少嘉定十四年十二月申明倉臺移東亭一盤過南亭添作五舍東亭減作四舍　戶部犒賞子庫酒庫昔在興城後遷茶院去鎮西一十二里紹

興初有勅姓者拖倖綿錢繼屬漕司庫官兼之因立子庫于市淳祐八年增剏新樓　市舶場在鎮東海岸淳祐六年創市舶官十年置場　抽解竹木舊係監鎮提督拖納漕司竹木錢淳祐四年漕使表右司差專官下鎮抽解自後爲例鎮官無預抽解拖納錢如故雇發　鐵布軍需場鐵布舊屬鎮稅淳祐九年浙西安撫司差官下鎮置局

軍寨門

水軍寨在鎮東海岸淳祐間撥許浦水軍百人於長墻山下歲易一戍開禧丙寅統制王復古置寨隸殿司　巡檢營在鎮市浦東

亭堂門

弦風亭在海岸即鎮官收稅之地紹熙間監鎮葉樾創名曰觀瀾寶慶三年監鎮趙潛夫改今名　宣詔亭在鎮前端平元年監鎮張忠齊立　閱武亭在長墻山上王復古立　時阜堂即鎮廨之東廳監鎮傳朋壽扁斯名　秀野堂在鮑郎場西側　美固堂在水軍寨淳祐九年統制邢子政立

橋梁門

跨浦橋在鎮東浦上　新橋在鎮東五里　閘橋在鎮市中　丁家橋在鎮廨前　通江橋在鮑郎場前　鴻橋在鎮市北浦上　西石橋在鎮市西犒賞子庫側過橋南爲入永安湖路　鹽倉柵在鎮西橋下水通碩頭鹽倉舍　安得橋在巡檢廨側　柵橋在鎮西三里本鎮是節發引收稅之處　望湖橋在鎮西南五里地至澉墅西通永安湖東至海岸中分水脉至錢家港入鎮市　戴家橋與望湖橋爲八字橋下南至東王村通海岸北通孫家堰　新浦橋在鎮北二里入縣路上　張公橋在六里堰下本鎮運河水脉至此始分爲二由

橋側上西南王家庄到茶園通港由橋下入西北火燒涇到通玄通港然皆淺狹易涸欠浚鑿　金寨橋在鎮西北六里客旅巨舟重販者多於此泊入鎮貿易復歸解纜　孫老橋在六里堰下或過淺涸客貨多以步擔運於此發舟

學校門

鎮學昔時未有嘉定十一年鎮官徐之紀繪夫子像就禪悅教院行舍菜禮自後歲節冬至于此序拜鄉飲

寺廟門

禪悅教院在市中元祐二年僧惠林建施水院建炎元年請到院額實本鎮祝聖行香處　悟空寺在鎮西南荊山建隆二年僧德升開山爲永安寺治平元年賜額　祐福禪菴在鎮市浦東寶祐二年僧永固開山建觀音殿及塑菩薩像爲焚修所接延雲水棲止安禪　廣慧禪院在金粟山下國初錢武肅王賜號施茶院祥符元年改今額　永福教院在鎮市浦東乾道元年僧普澄建觀音院爲焚修所後爲徑山接待院　普明院在鎮西北五里若山周顯德六年僧實強立觀音院治平元年得額　東岳行祠在鎮市東北建炎間有白猿出入神馬驅馳毛巡檢夢神曰何不剏嶽祠毛乃於營側立祠每歲暮春諸鄉民社祈求豐稔感應如響　張帝廟在鎮南市嘉泰三年立紹定三年重建後泊戶以廟門爲酒肆寶祐二年監鎮張煒與茶院監酒拆去酒店立李太尉小殿對廟門以免穢雜　眞武祠在澉市浦東淳祐五年鎮守澉浦鎮統領水軍南京指揮尚景捨貲塑眞武像并龍虎君　醫靈祠在鎮之東青山西南側王家既之西開熙三年里人孟毅夢神呼曰吾閩中

吳眞君當食此方福祐斯民晨見海中有一神王浮海至岸遂居于側毅因捨基剏殿尊奉後闔廟繪像傳塑俱祈療病者甚驗四方咸集遂成叢林

顯應侯廟元在長墻山後石帆村因海廢此村半陷爲潮遷出山頭建炎三年僧若中開山俗呼爲黃道大王寶慶三年都運諸大卿請到廟額黃道大王不知何所從始或謂楚黃歇封于吳其子隱海邊脩道石帆村既廢爲海歲久因循無所考究或謂古有姓黃人居山後山以人而得名故就稱爲黃道山神以山而得名故就稱爲黃道王嘗觀東坡戲儋耳山云里人呼爲山胳膊僞稱其神爲鎭海王元豊五年七月始詔封山之神曰廣德靈王初無姓名來歷今里人俗呼爲黃道大王至寶慶始勑封顯應侯陸龜蒙云賊粤由椒木濵多廟貌信夫廟中有神曰楊太尉尤爲靈異凡客舟渡海祈禱感應如響意其亦是石帆村聰明正東之人遵海而南無不尊敬　廣福廟在鎭東市廣福坊側舊傳建炎間潮入東浦人于水際得木主題曰廣福明王時人因祠爲當界土地沈氏捨基爲廟至今每歲以得木主日爲生慶誕　吳越王廟在鎭西南三里地名澉墅崇寧間立爲土地祠今考吳越國王傳錢俶字文明祖繆唐末據吳越地俶嗣位至我　朝宋雍熙元年改封吳越國王今澉墅吳越地也意錢俶其神乎若以爲吳王夫差越王句踐考其本傳吳王闔廬興師伐越越擊吳敗於檇李射傷闔廬垂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及吳圍越于會稽句踐請爲臣妾從越破吳吳退棲姑蘇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越王曰吾置王甬東吳王曰臣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以父闔廬之寃未報可謂不共戴天之讐九泉下恨不食其肉又育共廟血食乎今俗訛互爲吳越二大王兼塑二王像非也嘗觀武林圖經論忠清廟事舊制以夫差爲首祀與申胥並列特所未諭疑其神未必爲夫差乃俗之傳訛也今吳越祠亦類此

古跡門

龍眼潭在鎭東海口舊傳白龍窟於此今客舟艤泊以待潮　石帆在靈湖右聳若帆掛有神現其上潮生帆不爲減潮退帆不爲增月霽則吐蚌珠陰晦則曜神火舟觸必碎人莫能涉　白龍母塚在鎭東南長墻山後叢棘中每歲秋間白龍來祀母塚必然風雨大作　隱馬石在鎭西南舊傳有馬隱入山中今石有人形馬形隊形之類　穿山洞在長墻山外下臨大海石巖如洞俗呼爲穿山洞有神曰陳都監　黃巢衕在六里堰左夾道陰翳古老云黃巢聚兵處　金牛洞在黃巢衕南金牛山下據武原當誌云民人阜伯通兄弟逐金牛入洞忽不見因名據郡誌與海昌圖經皆云阜蘇二將上有二大王廟高宗南渡後祭文云義氣同禀剛毅莫儔胡馬來此椽逐金牛牛沒尾掉空回可羞拔劍自刎曾無怨尤人亡廟存英氣橫秋至今父老能道所由天子初郊典禮加優樽酒旣設清酌庶羞尙饗又據鹽官縣誌云按寰宇記昔吳楚間有金牛自毘陵奔此而沒因名洞深不可測當建炎初黃灣居民多避虜于此　望夫石在永安湖仰天塢之右山巔有石婦磐側有立石昔日有海商失期不返其妻登磐望夫泣殞化而爲石因名　石碑在六里堰西地名根竹有二石碑夾道而立高一丈五尺舊傳漢賊姬甆碑歲久磨滅

茶磨山在黃巢衕側周回山下有港港外周回

有城塹舊傳唐末黃巢伏兵處　秦王石橋柱在秦駐山背舊傳沿海有三十六條沙岸九塗十八灘至黃盤山上岸去紹興三十六里風淸月白吽賁聲相聞始皇欲作僑渡海後海變洗蕩沙岸僅存其一　黃盤山逆在海中橋柱猶存淳祐十年猶有於旁灘潮裏得古井及小石橋大樹根之類驗井磚上字則知東晉時屯兵處　王家畈在長墻山下石帆村古田畈也今田廢爲海尙存數家生聚於潮花鼓舞間

物產門

旱稻名

雀舆　紅蓮　黃箭子　杷桠

烏絲糯　金州糯　百日子　金成

六十日子

雜穀

大麥　小麥　蕎麥　豆

油麻　稗　鶯粟

絲布

絹　綿　苧　麻

黃草

貨

鹽

花

芍藥　牡丹　荼蘼　木香　瑞香　紫笑

長春　水仙　薔薇　月丹　海棠　石榴

山茶　石竹　萱草　鳳仙　芙蓉　金沙

鷄冠　梔子　粉團　棠棣　玉簪　夜合

木樨　白鶴　佛手　雀梅　罌粟　金橙

荔春　芭蕉　聚仙　梅　桃　眞珠珮

李　杏　葵　菊　蘭　荷

荈 茶 樝

果

桃 梅 李 杏 梨 柿

橘 柚 蓮 棗 枇杷 林檎

榴 菱 葡萄 銀杏

菜

蘿蔔 冬瓜 甜瓜 菠稜 萵苣 苦蕒

山菰 茄 菘 芥 薤 葱

莧 蒿 蕈 蕨 韭 蒜

鷄頭 芋頭 枸杞 胡蘿蔔

竹

筀 簇 紫 斑 筋 金

篠

木

松 桑 檜 栢 杉 柳

楮 椿 榆 楝 柘 楓

梧 桂 槐 檀 楊 朴

椒 楠 皂莢 烏桕

藥

菖蒲 連翹 茴香 韭子 杏仁 龍腦

槐花 半夏 枳實 瞿麥 紫蘇 荆芥

青蒿 良薑 牛膝 桑皮 赤小豆

車前子 枸杞子 香附子 天花粉

桑螵蛸 穀精草 麥門冬 黑牽牛

白殭蠶 香白芷 白茅根 密蒙花

紫蘇子 羊蹄根 淡竹葉 馬屁勃

海浮石 馬鞭草 白扁豆 地錦草

禽

鷹 鳫 鶴 鷗 鷺 鵶

鵲 鴿 鷰 雀 鳩 鶉

鷴 鵪 雉 鶯 百舌 啄木

杜鵑 竹鷄 布穀 野鵲

畜

牛 羊 犬 馬 鵞 鴨

鷄 猪 猫 狗 驢 騾

海味

鯧 鯔 鯊 鮫 鰲 鱸

梅 鰳 鰕 鰻 蛤 鯸

鰣 鯖 蟶 蜆 銀魚 鯿

拳螺 香螺 淡菜 帶魚 鯧鯽 蟛蜞

白鯗 黃鰊 土鐵 沙蟹 蚌蛤 老婆蟹

沙魚 海蜇 望潮魚

河味

鯽 鯉 鮎 鱖 銀 鱉

鰍 鱔 龜 蛙 鰕 蟹

黃顙 吐哺 白鰷 黑魚

常竹愢修海鹽澉水誌上終

常竹愢修海鹽澉水誌下　鹽邑志林第十六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鍾

碑記門

澉浦鎮題名記

東南財用大抵資煑海之饒海濱斥鹵羊釜相望而闤市有征未能去也自郡邑外每因大聚落而置官司或至於兼二則其責彌重車者難之澉浦為鎮隸秀之海鹽鮑郎在焉自鹽場兼鎮稅課頗日廣居官者救過不給宣城胡君應雲之來會疆事適殷巳戌隨增兵民雜居其難視異時數倍適從容其間庀事無闕經入有羨于以補償舊政宿逋裕如也行且滿考部內稱臺相帥上其治狀于郡使者于臺于省欲借留之而不能得君淳熙丁未進士一第二十年憂患屛居及是始筮仕未嘗作滯淹之嘆而以平時講畫者次第出之廉以律巳勤以蒞官事不付之吏手薄在以惠行旅與亭戶期約不失信義宜其上下相孚彼此交舉如此然則為政者豈不在人哉君受代有日詢訪昔之官守者得一十九人列其姓氏而刻之石俾余書其端惟褚與君共登慈恩且居是邦因紀所見以告來者云君名梲龍應雲其牛也嘉定九年四月望日年末朝散郎宗正丞兼江淮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常褚記

陳南美 左文林郎紹興二十一年到任至二十五年滿

李格 左從政郎紹興二十五年到任至二十七年丁憂

林極 右文林郎紹興二十七年到任至三十年滿

袁藻 右迪功郎紹興三十年到任至三十一年罷

姚廷襄 左迪功郎紹興三十二年到任至乾道二年滿

沈大卿 左迪功郎乾道二年二月到任至五年六月滿
蔡興世 右修職郎乾道五年六月到任至八年八月滿
魏衡 右迪功郎乾道八年八月到任至淳熙二年六月替
林楠 迪功郎淳熙六年十月到任五年三月替
趙師名 迪功郎淳熙六年四月到任至九年
吳仁表 修職郎淳熙九年八月到任至十二年滿
高文慶 修職郎淳熙十一年八月到任至十五年滿
王子洪 從事郎淳熙十五年到任紹興二年八月替
葉越 文林郎紹興二年十二月到任至慶元元年二月滿
周焯 迪功郎慶元元年二月到任至七月丁憂
吳華國 承直郎慶元元年十二月到任至五年十月滿
王顯世 迪功郎慶元六年到任至嘉泰二年十月滿
曾晏 修職郎嘉泰二年十月到任至開禧元年四月滿
胡從龍 從事郎開禧元年四月到任至嘉定元年四月滿
詹驌 從職郎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四年滿
劉三畏 迪功郎嘉定四年七月初三到任五年二月丁憂
萬挺之 迪功郎嘉定六年二月廿八到任九年滿
徐之紀 儒林郎嘉定九年四月十七到任十一年十月丁憂
賈岳 迪功郎嘉定十一年六月初九到任十四年十月滿

澉浦鎮新廨舍記

鎮治舊是秉職，元在安定橋西。嘉定十二年，內朝紳有請，增置廨有定寓，或假民廬，或泊僧舍，因循歲月，已數政矣。四明羅文林椟韶司鎮于此，紹定壬辰，始置民產于丁家橋東，旁有小港，開而通之。適于垂滿，僅建正廳、穿堂而已。癸巳孟夏，思齊實爲之代，亦僦民廛以居。慨念親民之官，司旅之職，聽訟征稅，觀瞻係焉，曾未兩月，亟廣前規，鳩工度財，分毫不擾于民。由是宣詔有亭，戒石有銘，榜示有房，俱列于外；廊廡吏舍，翼乎左右；廳之夾屋，分爲二塾，扁以肅賓；倒廳闢廳，側以爲帑；外嚴公廚

格奉錫宴，添買鄰地以爲東廳，四時花卉雜植于前，中闢一戶以通東廡，循披廊而趨，則有看街之所；由角門而入，則有翫月之亭。堂宇峻聳，房室得宜，東西小閣，寒暖隨處，以至庖湢之類，纖悉備具。申明前政郡守，喜而給牓，獨其牙皂之賚，其元輸之賦。自落成以來，雨暘時若，戶口日繁，民與軍而相安，商與賈而共悅，俱曰澉川當由此而益盛矣。若夫序沿革之詳，細述建造之始末，紀到滿之月日，自有大手筆在，何幸拭目以觀之。端平三年上巳日，儒林郎監嘉興府海鹽澉浦鎮稅煙火公事張思齊記

澉浦鎮題名記

寶祐二年，宣城胡君用虎調尚書署澉浦司舶揖，里人常棠曰：先君子昔領是鎮兼鹽場，先大夫採訪前任名氏，目濡耳染，經始記石，茲輯舊記，則在鹽場碑陰，累政莫紀年，途巳是稅大關政詮次。幸今鎮尹張君焯跂通人和，振事揚德，勉續竄陛，嗣文晉，銳吾輩責也。棠曰：惟嘉定初元，先正覲鎮事，余先君考叙題名，含叔祖實肇厥記。十一年，廷紳請分二，共即鎮廨爲鹽場，翻碑陰以誌歲月。鎮則或僦民廬，或寓蕭寺，玩愒簡陋。紹定六稔，四明羅叔韶始相基殖庭，勤塗暨茨，門廡賓堂，髹𩰫東鄉，西闈跂翼，寢奧微二君，則爰處靡常，其所然。停峙明年，錢塘張思齊踵至，外庭內廡，樸斲丹雘，齊爪戍代，猶乏紀勒。越歲十九，今張君甫克勇遂先。是胡君下車，摩挲舊記，僦二十四人，會省帥漕，列局廢置鎮征，艱重事力，築底欲勉茂，請繼囁嚅。久之，張君闕而嘆曰：余檢餘俸，且不給伏臘，瑣細遠取諸家，必伺公帑以辦，此無時而可爲矣。適指巳售石，㯿摭未紀者十有二政，前後附麗，並鑱新

珉。不肖幼稔胡君重建，有幸今得相與繼志述事，張君賜也。噫！賢如張君，使是鎮之財賦弗減疇于光斯，擢必有可觀，豈止一題名而已。是歲二月朔，竹隱常棠記并書

朱俊之 迪功郎嘉定十四年十月到任十五年五月歿祠
史濟 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四月到任寶慶二年九月滿
趙清夫 從事郎寶慶二年九月到任三年憂卒
張廣年 承直郎寶慶三年十月到任紹定三年三月滿
羅叔韶 修職郎紹定三年二月到任五年轉文林郎六年四月滿
張思齊 儒林郎紹定六年四月到任至端平三年六月滿
趙武夫 文林郎端平三年六月到任嘉熙二年十一月滿
曾華 文林郎嘉熙三年十一月到任三年月滿
傅朋壽 儒林郎淳祐三年三月到任六年四月滿
朱嗣立 從事郎淳祐六年四月到任七年轉承直郎九年四月滿
趙汝洄 從事郎淳祐九年四月到任十二年八月滿
張焯 承直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十二到任寶祐三年十月十五日滿
周之綱 從事郎寶祐四年十一月到任
趙孟若 迪功郎開慶元年十月廿二到任
胡洙 修職郎景定五年五月到任
徐行祖 承直郎咸淳三年四月廿九到任五年十月准吏部符不候替離任
李興宗 迪功郎咸淳六年八月二十到任

美園堂記

余領軍事越三載，舟楫器械視昔具備。一日暇，登高望遠，兩山橫倚，巨海頻浸，營壁中立，若龜之伏焉。門闢三面，如尾如足，東首而猶垣之無，遐形勢有未全乎？詢諸宿老，答曰：陰陽所忌者卯風焉，嘗闢復窒。余應之曰：此未識變通者也。使盎墻仍而臺臺之上而屋，則有形勢之備，無卯風之嫌，其不可乎哉？衆皆曰然。於是度材傭工，築室構堂，欄楯眞景，晨夕湛翠，夜影涵璧，師休役簡，當知與衆同

衆其不在兹乎是堂也于以全此營之形勢而山海也又以壯此堂之形勢故以美國名者美哉山河之固昔武侯語也余是取焉落成之日淳祐庚戌六月癸未二十六日庚申浮光邢子政并書以記

黃道山水池記

澉浦之陽有山曰黃道山之腰腰之麓贑而平繞而曲潮汐所不及雖天降澤掘地以積一勺之多可飲可汲負山而居航海而來咸所仰給淳祐十一年夏秋不雨坳堂之上涔蹄之微潢潦無梘溝澮其涸居者行者罔不病渴總軍路鈐邢子政來視曰是殆所積之未大也先是軍中有二池規模淺隘路鈐浚之一軍賴以生活雖旱甚不竭於是山僧善機合民旅之詞以請曰軍民一體也願推蒞軍之惠以大此山之池可乎舶征潜旅首贊其決路鈐遹約同時之仕於此者監鎮趙汝涧舶門朱南杰鹽場俞塤酒官李得基木官戴安節司警張思湛登山度地鳩工飭材委統領袁發主之鑿土築池濶四丈深二丈有奇壘石提之道以逶迤三十丈架屋四楹以司啓閉以處守護者凡役皆營壘生聚暨奔走先後者而犒犀搏皷之徒則不使之與焉凡費皆取辦於路鈐而官府司存市肆貿易亦有助捨者經畫於秋之半落成於秋之杪其容廣其蓄深其惠博路鈐用汲之功益將與此山相爲無窮矣

思賢碑

寶慶二年秋黃巖空明山趙君潛夫來鎮澉浦明年夏卒鎮人將仕郎趙與珦泣請曰吾不忍父老之巷哭也哭之哀不如傳之遠也鎮月解昔多貸諸賈今寧空其室人簪珥也佑客昔畏重欲逃外

江不可挽今恬然輕平風帆雨楫輻集也訟有檄自臺府者屢聽不服今片言笑折之咸服其神也征榷之地昔浮埃飈起眯目不能仰視今亭以弦風短墻疎箔花柳間植燕賓友也釋奠鄉飲習於梵宮進退揖遜雍雍濟濟又昔未聞而今見之也非吾私其宗願子有述也顧余方駭慟重哀其不幸而何忍述雖然又何可辭鈌職商稅且暮急也而君寬以裕之俗販魚鹽錐刀較也而君風敎以厚之頑父嚚婦鞭箠且不厭也而君兒女以退之持是爲縣爲郡爲國豈惟材稱哉兮聞鎮旁浸巨湖君嘗輕裘大帶蹇驢踏月或夜泛扁舟水靜天碧扣舷把酒可以識君之趣矣蓋君高標遠韻迥在物表嘗謂余善畫者莫我圖也舊嘗識於水心葉先生章泉趙公蕃交以詩經薦趙公汝讜尤敬愛之其蒞澉浦來數月也侍郎黃公宣以著述薦提舉司馬公述以練達薦是旂以有爲也而遽死宜有以寫鎮人之哀思也因系以長言使歲時歌以招君君其盍來乎君從事郎字景壽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自號鶴所君之來兮鶴自九皐駕以去兮渺天地而逍遥縞衣玄裳兮橫大海之驚濤雲旂先驅兮霓旆旖旎月皓皓兮風灑灑青山之上兮黃灣之下挹北斗兮椒漿羽扇綸巾兮佩璆鏘聆而笑兮玉潔水光鳴鸞鳳兮舞黿鼉馮夷鼓兮宓妃歌魚咏龍吟兮蛟螭護訶聽言歸兮南浦颿飛兮遠舶艤春復秋兮終古七月望日建安葛紹體撰渭南高不華書

德政碑

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理民惟州縣之長官於民爲最親歷觀往史覇遂以守郡稱恭茂以宰邑顯鎮之治狀無紀焉非無治狀也無若人耳繼自今以

治鎮得名者蓋自羅君始澉浦爲鎮人物繁阜不啻漢一大縣紹定庚寅春羅君來領鎮事至之日見吾土風淳厚思與三載相安下令曰民旅交關必欲其兩平軍民雜處必欲其兩慎毋啟訟毋傷和毋犯于有司丁寧數語開心見誠善始之意固可逆覩其終矣君廉而勤公而明寬而不縱嚴而不苛昔民訟告繁今折以片言牒訴自簡也昔關征苦重今輕以什一版賦自若也歲時行鄉飲禮俱介雍雍長幼秩秩相觀相化俗躋鄒魯朝廷命簡郡兵用防海道他有司兒戲耳君出其胸中甲兵大閱於長墻山之右士馬整肅旗幟精明儒有頗政畤不嘉歉民病厲遣吏勞問給藥散財更生者幾千人旱閉糴賑粟千斛損價售之濟藉食者又幾千人鎮廨自隷監場更一紀又四政僦民歲樓梵宇不常厥居也始君下車欲新是圖顧未有基址壬辰之冬始于丁家橋得楊氏地至是垂滿矣君曰一日必葺古人有訓時哉不可失吾曷敢惜費且憚勞哉先是丁家橋之下河流壅遏血脉不通廼命疏鑿清泚洋洋庶民子來荷畚雲滃亘三四里如璧斯環蜡月乙未解舍落成門楣崇聳廳事雄偉心匠點運不愆素繩真有造五鳳樓手叚越明年春率士民登鉅扁三字名筆鶯鳳飛翥海邦民物槩睹一新君經始規模可謂宏且遠豈爲已計哉遺我鎮無窮之利耳至如建三廟之甍甍如新橋之設楯鑿池而放生祝 聖人壽也立坊而名廣福錫庶民富也凡此大槩煞指不能數無非學道中流出推是以往宰邑則恭茂守郡則霸遂相天下則伊傅周召矣功名事業後必有史官書之所紀者特其治鎮之狀耳君名叔韶字儀甫四明人丁丑入胄子學庚辰取太常第至是再

謂焉初受業於約齋李先生薿東萊大愚之源委也樞尹袁公韶憲使吳公淵倉使袁公肅太守黃公壯猷俱以材學薦君行且造朝去如始至藹藹遺愛何日忘之他日入公之廨者必曰此廨迺今日耳宋紹定六年二月望日楊啟書

鮑郎場題名記

権鹽之利後世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又爲之賦則臨涖貴乎專經理在乎人鮑郎爲場列竈九歲課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而年督[redacted]指買不與焉迺浸就弛弊言路上疏謂宕于兼二之冗庚辰詔典銓注顓官毋與鎮稅事癸未又詔今後鎮官免以鹽場繁衛胥是選者僉爲難之蓋催煎之職雖舊而茲方更剏昔之官守之多而此爲初政更剏則責任有歸一額有虧誘以何咎初政則來者審擇百度競折必就其良噫嘻難歟雲州朱君儁中興勛相曾孫公謹廉勤得於家傳始服茲事顧眡規模蕩如也諗諸於民民勞而瘁詰故於吏吏情而黠迺肅申約日官不可虧虧官負課私不可損損私傷生回蝓心而赴功宜上旨以布政由是剸量斥地之廣狹陞降戶額之輕重易置牢盆之閼媷窒塞鼠穴之滲泄迺飭藏字迺穿運渠迺置程籍凡一介纔公害民之事悉就罷行至於復廨請賦稍定輿皂郁然如方興之家甫朞而課增新羨比及三年眡諸場爲冠可謂能其所難矣垣車筴勳必有爲王誦之君既請代屬余曰舊有題名二十四人更十七載紀落紹興壬申訖于嘉定辛巳中間胡君所立也今暨事方新請爲攗其略而改圖吁螭首龜趺歸然廳事豈徒姓字遷次云哉於以識歲月紀治理夫經營疏浚興羅剔抉則源濬而流長扶持全護訓飭道齊則本固而末茂君

其有志于此歟余聞之一牛鳴近敢爲之記若呂温所謂不居其官民而代人記者則媢人余也何媢之有嘉定十七年甲申仲春月朔朝奉郎新克福建路轉道司主管文字李昌宗記

國學免廨進士常令孫書

朱　儁　迪功郎嘉定十四年三月到任十五年六月特循從政郎十七年七月滿

史彌炳　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四月到任準登極恩授修職郎寶慶三年二月丁憂

應彌明　修職郎寶慶三年五月到任紹定三年八月滿

薛師仁　紹定三年八月到任次年五月慶壽恩循儒林郎

顧用卿　從政郎紹定六年十一月到任嘉熙元年二月滿

周應旂　嘉熙元年三月到任二年准　辟錢糧官三年七月丁憂

趙希槐　從事郎嘉熙三年十一月到任淳祐五年奉聖旨與岳祠

厲夢龍　迪功郎淳祐二年七月到任五年八月滿

施　棟　從事郎淳祐五年八月到任六年十二月養親離任

詹元善　儒林郎淳祐七年四月到任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准滿

俞　塤

王九齡

還朝序

周官三百六十而監人屬諸天官其任至專其責至重及考其所掌之政令而鄭司農迺謂受入敎所置是也葢受入處置一或失當則爲瘝官曠職是豈容于不謹乎海鹽鮑郎鹽場歲入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曩歲監官兼領鎮稅事務繁夥賦課爲難嘉定庚辰言路抗疏上俞其請於詔特置額員吳興朱君不卑小官毅然發軔搯抉日一定式程井井有條清衷不紊三載考績課額獨登會鎮有闕政暫傾共二且將幾年會不以代庖而有退心以文會友以禮鄉飲以道理剖曲直商旅阜通閭里安輯人皆曰所以幸吾鄉者不淺余謂詎止是乎亭民境壤與齊民接挺私估強舊染成俗亭

民之譁畏者固不爲亭民之顓頑者不免也齊民之惡少者所樂從齊民之善良者不安也君其起羅事功以興君其導齊人心以格亭民於是乎自愛齊民由是以自道又何其幸歟雖然此亦跡爾要以廉勤爲本以公恕爲守故君子觀其終而後爲不失君今還朝其能以條畫事悉力而闡陳之則儒術之行天下自富豈特此時已哉姑叙槩以示終譽君名儁字伯昂中興宰相之闓孫也歲在甲申日丙戌黃寅序

秀野堂記

鮑郎鹽場鎮舊廨也廨西一臺扁曰秀野堂之外有青樹翠蔓凄神寒骨如其儁之排列者有龍躍虎踞呂姿靈嶺如珪璋之挺特者有方臺中址蟠回詰曲如前村後墅之通行者有馴毛集羽斜窺濇岭如既昤趙語之不羈者堂之內有騷人墨客獻瑰吐琦如壺鑑之清瑩者有牙籤玉軸裁綺紈繡如河漢之美麗者有米老詭書嵐溪煙嶠如夜賓秋色之曠逸者有蔡邕焦枯高山流水如叢篁閒佩之道幽者堂之上通岑寸鹽石劍泉紳可夢而知中衛清淑之氣堂之下蒼苔依砌花影畫簾可醉而思枕簟人林之俗雲卷空舒月桂霜蟾天宇修眉斗牛璀璨特則三光五嶽之氣恍乎盈目跡風朞雨格籟寒續隔墻蘿呼樵牧倡應特則千林萬壑之竅洋乎克耳然則秀野得名宜哉是名之立嘉定癸未苕溪朱君儁始分專員扁之朱抉頹壁敗霤相繼毀越十五禩姑蘇周君應旂發剷退食慨曰吾宰捐俸起將可與傲倒弗爲於是鋤莠剷蕪將梅春竹重疊列牖蓋尾級磚丹如也堂成適芊興寢適度書字靡鳩靡斂大筆塗道觀舊廨改觀矣醴然西峯秀野不遇魏後家法名世

則篠舍其官府最爾亭民林蕪莽沒於靈芝乎何
有今吾周君俾山房之芳拾世科之芥故能不日
之間而萬木向榮胸中丘壑當不在魏侯下肯使
秀野專美西峯嘉祐巳亥夏五月望竹牕常棠記
承議郎新充兩浙路轉運司王常棣書

鮑郎場政績記

鮑郎催煎場舊共政浦政事裕如也自分劃以來
局冷如水廪稍不足以供事首庚子歲大歉亭民
相鬻肉自抹九竈不煙倖活無幾宿舒陸梁倒持
運勺撞搪傲睨來者會署涉筆崇不敢問催煎之
職至是難為矣東陽厲君夢龍到官庭空旱走案
卷塵蕪野廢盤舍燼火熾熄上官朱黜餉來自立
不容頃於是喟然曰旱魃肆虐饑饉荐臻則鹽不
可催銜耕寬縱期會玩愒則鹽不可催路門來機
洗手未[illegible]則鹽不可催倚海築場刮壤聚土暴曦
灼鹹漏竅瀝滷三日而功成驟雨至則前功又廢
催鹽之職重難如此迺清苦檢飭奉公竭廉戴月
披星鋤獮疫蠹盡心力而為之復鹽竈一所復盤
丁四十餘戶復鹽額一萬六千八十七石有奇一
年而鹽場之課額羨所謂才全而能鉅者也田疇
多俾耕且耨戶百有餘家飢者得君之食創亭中
路掘土甃砌草場六十二井渴者得君之漿官浦
不通六十餘年恭度高低疏浚約七百餘丈暴灰
者得君之水僦居者得君之地省臺剡薦獎諭疊
至。付以上幕奏辟不曰有功于鹽場乎哉淳祐五
年七月澉人歌舞相告謂厲君歸矣政成不記何
以詔諸後竹牕常棠遂書以記

詩詠門

題金粟寺菴　通判軍府周壽

清池帶蒼巘結構倚林麓扶疎竹外山相向隔羅

穀老禪謝人境歲晚收白足誰聆跫然音息隱尚
爭逐逼場作十刼不愧桑下宿定中觀潮汐絕事
心已熟

和前韻　知縣事徐嘉言

招提敞山巖新菴隱巖麓石沼引清流風漪皺文
縠晴暉滿虛室一水令自足（菴前有含暉亭）心明身宴閑
境寂誰尋逐寒林帶月行夜榻和雲宿若欲問西
來一齋飽秋熟

三里塘稻梅　監鎮葉　樾

扶疎不耐繁華意足自然清絕壁間幻出橫斜只
欠紗囱明月

弦風亭　監鎮趙潛夫

惟他蟹舍蠔房地不是吟情住亦難數尺短墻圍
畫寂半鉤疎箔障春寒水生草滿蛙鳴合日薄花
陰鶴夢安底處青衫病司馬浩歌東望取琴彈

常竹牕修海鹽澉水誌下終

嘉禾百咏

張堯同著

嘉禾百咏

宋　秀州張堯同　著

胥山

馬革浮屍去。君王太忍人。此山空廟貌。何以勸忠臣。

附考。山在郡東二十五里。接嘉善縣境。一名張山。乃硤石之餘支也。吾郡諸山。自天目發源。盡于海鹽。北一支由硤石蜿蜒而來。發爲胥山。平田突兀。廣數畝。舊經云。子胥伐越。駐兵于此。水經云。子胥死。浮屍至此。居民憐之。立祠其上。俗名伍王廟。旁有石巍凝望注水。風雨中。居人見其行。疑爲怪。鑿其目。碑語。有石棱自鐫坎抵劍兒之背口凡十一字。惜不得其全文。又有磨劍石。長二丈許。劍痕在焉。其巔相傳卽子胥墓也。括異志云。隆興間。守臣李春。請撥隸郡學。以荒山皆石。不果。鄉人陳了翁之裔陳奎。鑿石結廬。名漱香堂。下有水曰胥江。屠應俊有胥山賦。其地題咏甚衆。八景之一曰胥山松濤。

安山

丹竈功成後。家家掩竹扉。但聞蟬已蛻。不見鶴來歸。

附考。山在府城西南五十七里。舊屬嘉興。今析屬桐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千金鄉。昔有道士安基。尸解于此。唯存巾舄。葬之。號桐棺冢。山有兩峰。東峰號史山。明初貝清江、朱以貞結安山詩社。後郭觀察舜

舉、吳洪雅、谷治、西林僧公明繼纘其盛。云又有洗藥井、屯兵塢、潮音院、顯靈廟。宋係時起三衢周孝子封顯靈王者。蘇爲泉獨石岳。陶隱居冥詰云。嘉興安奉冥于宋景和元年得皆構許三眞手跡于剡縣馬氏。以呈應。又陶隱居弟子題名有嘉興安興祖。

滮湖

四壋田相接。烟瀾自渺瀰。客來吟此景。無減比滮池。

附考。湖在郡城東南二里春波門外。一名馬場湖。宋志云。闊五百丈。深三丈。北鄰城壕。東列廛市。北西則鴛湖也。亦名南湖。湖濱有殺股塔。湖南有樂郊、水心、列岫三亭。及潘尚書園中有烟雨樓。俱另見。

鴛鴦湖

東西兩湖水。相並比鴛鴦。湖裏鴛鴦鳥。雙雙錦翼長。

附考。湖在郡城南三里澄海門外。湖中多鴛鴦。故名。人云以東西兩湖相麗。如鴛鴦也。亦曰雙湖。總名南湖。宋從事郎閔人滋南湖草堂記云。檇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計百有二十頃。元陳世昌有南湖賦。湖中有裴島、放鶴洲諸勝。又名陸瑁養魚池。八景之一曰鴛湖春曉。

長水

古來名未滅。人好水還清。一讀高僧疏。塵勞悟此生。

附考。水在郡城南六里。長五十餘里。自海甯發源。貫硤石。東北流入嘉興城。始皇東遊過此。聞土人水市之謠。乃乘舟變易以壓之。宋時有長水法師。明沈懋孝。學者稱長水先生。

谷水　一作許會詩

短棹經行處。風披藻荇香。中宵孤鶴唳。片月在滄浪。

附考。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秦長水縣治。今谷水是也。神異傳曰。由拳縣卽秦長水縣。淪陷爲谷。因名谷水。東南流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水經注引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九州志云。谷水之右有馬睪城。吳王濞煮海爲鹽于此。梁元帝元覽賦曰。時度谷水之陽。尙想嘉禾之方。杜慶亭子與居雄攜李于越王。陸機對晉武云。三泖冬溫夏涼。谷水在其北。金澤、章練、小蒸、大蒸、白牛、諸塘在其西。封瀆、走馬、諸塘在其東。鄭橋之外。橫絕東溆者。秀州塘也。又吳地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爲長谷。陸遜、陸凱居此。又云。嘉興縣東二十五里。有長谷亭。方輿勝覽云。陸遜所封名華亭谷。嘉禾志云。當湖北有華亭河。然則一水異名。大抵自峽石檇李吾禾數邑以至于泖耳。

天星河

拍岸浮春漲。菰蒲四處生。網羅人不到。魚鳥亦忘情。

附考。河在郡城內東北。一名天心河。宋嘉禾志云。東西廣三十四丈。卽始皇發徒所掘。俗謂天心壁穴。泉與海通。故大旱不涸。水草不生。旁有碑。存二十餘字。剝蝕不可讀。

穠溪

靜練明田外。源流笠澤通。不因逢歲旱。誰識濟時功。
附考。溪在郡城東北四里。接上谷湖。入太湖。水中多龍骨。

韭溪

終與雙溪接。分流入郭來。市橋人影合。不解洗塵埃。
附考。溪在郡城內。即南湖之支流。經城而達于北運河。川瀆記云。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是也。溪上有西涎里。見搜神記。

雙溪

柔櫓聲相應。名齊漢魏收。可憐一溪水。分作兩塘流。
附考。溪在郡城東六里。以其近漢塘、魏塘故名。漢塘入平湖。魏塘入嘉善。俱可由此以達松江。

秀水

好景明于畫。長浮五色波。一竿吾欲釣。來此聽漁歌。
附考。水在郡城北𥓿橋之東。相傳水浮五色。見者獲慶。亦稱繡水。明析邑名。西此。

白龍潭

呼吸風雲合。飛騰自有時。只愁潭底淺。頭角被人窺。
附考。潭在郡城西南四里通越門外景德寺旁有白虎穴。風濤溺舟。作三塔鎮之。今析屬秀水境。八景之一曰龍潭暮雪。

禦兒

用此臨吳戰。何人爲越謀。夫差曾不寤。亡國始知羞。
附考。水在郡西南去崇德縣治東南一里。舊名禦兒中涇。俗名沙渚塘。吳越時。樓兵于此。越語、勾踐之地。北至禦兒、左傳、吳越春秋、皆作禦。史記年表、作禦西。漢爲語而年表又作御。水經曰。由拳西鄉有盧兒便能語因謂爲語兒鄉。元豐中朱長文續吳郡圖經云。范蠡獻西施于吳。道中生子。至此能語。張宮論廣𩔖輿考亦云。又越絕書曰。語兒鄉故越界。大夫種曰。吾以禦兒臨之。又女陽亭者。勾踐入官于吳。大夫孟女此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三朝國史云。有語兒亭。又名女兒亭。俗呼女兒墩。漢元封初。封韓終古爲禦兒侯。

范蠡湖

少伯曾居此。螺紋吐綵絲。一匳秋鏡好。猶可照西施。
附考。湖在郡城內西南金明寺旁。中產異螺五綵。相傳范蠡曾隱于此。有陶朱公里四字碑。又有西施妝臺。

梧桐涇

落落梧桐樹。何年作鳳鳴。試看千古翠。流盡一溪聲。

附考。涇舊屬郡城。後析桐鄉縣。名因之。在邑之東。即濮川所通處也。五代時。鳳鳴其樹。邑人婁孟熙繪圖。廬陵周忱爲記。

汾湖

我是滄浪叟。攜來舊釣竿。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吳江。
附考。湖舊屬郡城。後析嘉善。在縣西北三十六里。其半爲吳江地。故名分湖。後人加水爲汾耳。中產巨蟹。陶振有賦。楊惟楨有記。

柘湖

神居陰陽護。尋蹤捍洪波。莫嘆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附考。湖舊屬郡城。即海鹽舊治淪陷者也。今在平湖縣華亭鄉。與嘉善接壤。東界華亭。今無復有湖。凡張堰、亭林、黃茅、白萍之墟。皆是也。多生柘樹。故山名柘山。林名柘林。柘一作聚。初陷時。有女子入湖。爲三姑神。土人祠之。

馬塘涇

賢著風波息。民謠亦畏人。築塘成堰後。斬馬祭河神。
附考。涇在郡城南七里。九域志云。始皇至此。退水爲堰。斬馬祭之。屬嘉興。

杉青堰

舊吏家何在。空尋古柳隄。世情今亦爾。莫笑買臣妻。
附考。堰在郡城東北四里。其旁有聞賓宇記、謂朱買臣妻改嫁杉青閘吏。北一里有死亭港。爲妻死處。又有落帆亭。宋秀王諸公孫。郡人陳確持節江東。留題。亭址今析屬秀水。八景之一曰杉閘奔湍。

鳳凰洲

竹秀水色淨。忽來雙鳳凰。岐周昔鳴瑞。今復見文王。
附考。洲在郡城東七里。宋隆興元年。有五色鳥飲啄其上。故名。屬嘉興。

龍舌頭

一吸長川靜。烟雲忽有無。誰看頷底月。誤欲探驪珠。
附考。在郡城東七里。即雙溪之著也。今名會龍山。屬嘉興。

月塲

了徑深於埼。滄波近馬蹄。每尋蓮社友。咫尺走東西。
附考。塲在郡城西。其水抱城灣曲如月。故名。亦曰月河。屬秀水。

靈光井

玉甃祥光發。難藏世上名。定多慈護力。一飲百痾輕。
附考。井在郡城內精嚴寺。本晉徐熙之別業。因夜發光。捨爲寺。咸帝賜名靈光。

幽瀾泉

神女甄靈處。異境發潙光。滿甖秋玉色。一酌沁清涼。

附考。泉在景德寺中。舊屬郡境。後析嘉善去縣東一里。相傳有僧見一女子。厲聲曰。窗外誰家女。應曰。堂中何處僧。逐之忽隱。掘得石刻有幽瀾二字。石下得泉。大旱不涸。煮茶無滓。盛暑經宿而味不變。邑人盛唐有記。八景之一曰武水幽瀾。寺係唐天寶間創。又有大悲閣、雨花臺、翻經室、洗鉢池、補衲亭、乩屋、月竹、爐烟、諸勝。

檇李城

螳螂方捕楚。黃雀遽乘吳。交惡終亡國。君王到死愚。

附考。城在郡城西南四十五里。春秋時。越敗吳于檇李。因其地產佳李。故名。越絕書、作就李。公羊傳、作醉里。史記。敘吳王闔閭傷指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又曰。西施醉于此。即今濮院。析屬桐鄉。

射襄城

此地連江海。曾經古戰爭。干戈今不見。空有射襄名。

附考。城在郡城東北三十里。吳王禦越之所。一名聞川。今名王江涇。又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氏家焉。宋武節將軍聞人宣尼避南遷。定家于此。其元孫倘為進義校尉。死厓山之難。

四城

吳越爭雄日。區區在用兵。空餘爭戰地。無處不高城。

附考。東顧城。西新城。南子城。北主城。皆在郡境。吳築以禦越。

何城

報越心何壯。貪齊計已輕。忠言殊不聽。何用築斯城。

附考。郡西有何城。在崇德縣西三里。又有萱城。在崇德縣東三十里。晏城屬桐鄉。管城屬鹽官。皆春秋時築。此四城屬越境。

由拳廢縣

故城人不見。擊劍淚空露。一絕悲聲遠。今猶說孝廉。

附考。在郡城南。搜神記曰。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餘人。掘污其地。鑿審山為硤。北延六十里。至天星河止。表以惡名曰由拳。言因俘也。今春波門外合五水。俗說油潭。

嘉禾墩

寂寞黃龍後。紛然雞上碑。廢興無處問。空詠草離離。

附考。墩在郡城東北四里。即吳時生嘉禾之地。

古戰場

自昔干戈地。城空草自荒。漁樵懷舊事。何敢議興亡。

附考。在郡南四十五里。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即秦長水縣治也。又名吳越戰場。其大者曰東瀉。界桐溪、鹽官。閩西瀉、崇桐、相牢。皆廣數十里。士人犁地。往往得敗甲朽鐵云。

村門口

昔日荒閑地。今聞市井喧。人情看促迫。無復似當年。

附考。未詳。

宜公橋

祇因裴少保。功業敗垂成。往往橋邊客。今猶恨未平。

附考。橋在郡城東春波門外。相傳為宜公建。屬嘉興。

五柳橋

為懷陶靖節。無復見其人。誰種橋邊柳。猶含舊日春。

附考。橋在嘉興治西。俗名慶豐橋。

百步橋

舊址依然在。荒城未百年。遙分一橋水。流入幾家田。

附考。橋在杉青堰旁。

跨塘橋

路接張涇近。塘連谷水長。一聲清鶴唳。片月在滄浪。

附考。橋在嘉善縣西北。舊屬郡境。

菩薩橋

片雲初出岫。南北自飛揚。舊日橋邊路。猶聞鳥履香。

附考。橋在秀水縣治東。

竹橋

曆枕政亭北。橫斜古渡頭。風吹雙淚落。悵逐水東流。

附考。橋在秀水。

河內亭

掾死緣非命。兒來哭未休。舊時亭下淚。疑與水長流。

附考。亭在郡城西。漢張武父為郡掾。送太守妻還河內。為盜所殺。武哭于此。

嘉禾亭

五馬來何暮。經營指一彈。石碑書近事。留與後人看。

附考。亭在府子城內。西有嘉禾、金風二亭。東有清風亭。北有利川、觀風、野泉、朝宗四亭。又有序賓亭。皆宋知州張琺建。

列岫亭

吾州風物好。惟是欠青山。忽有洞庭色。來從一笑閒。

附考。以下三亭。俱在滮湖之南。

水心亭

波光磨不盡。鏡面絕纖塵。照得紅亭子。亭亭似美人。

樂郊亭

竹下清風好。時來挂幅巾。待逢田叟問。知是樂郊人。

會景亭

有景道不出。須來此水濱。十分清絕境。圖作一亭春。

附考。宋尙書潘師旦園。在滮湖濱。中有南塢、海棠亭、白蓮沼、桃花亭、紅薇逕、茶溪、仙鶴亭、芙蓉堤、白苧橋、漁激、十景。咸會于此。故名園。旣屬柳氏。師旦知秀州。重築。趙孟頫有記。

南塢

岸回波曲曲。城轉草層層。忽見桃花落。遙知到武陵。

海棠亭

薜砌迎烟樹。花開忽滿株。春風吹爛熳。如展蜀川圖。

白蓮沼

滄波開四面。豔豔玉開花。自可除塵幕。清香不用遮。

桃花亭

不待東風折。池塘已自春。試看原上客。猶恐是秦人。

紅薇逕

漸放秋風晚。花無瀾漫香。淺深紅似錦。散影在滄浪。

茶溪

茶林那復有。零落村樵人。舊日溪邊叟。空悲二月春。

仙鶴亭

杳杳雲開路。重重隔翠林。數聲清夜後。來伴月邊吟。

芙蓉堤

一發連千丈。紅雲出素波。秋風吹欲老。無奈落花何。

白苧橋

獨離敗青綠。桑麻共幾家。隔城羅綺子。應笑不栽花。

漁激

野水連天闊。滄波引釣絲。寄言溪上叟。莫學直鉤人。

懷蘇亭

猶使桁前客。常懷沒後名。好風吹遠籟。如有笑歌聲。

附考。亭在府治東子城上。宋聲與蘇小墓相望。故名。後改曰朝陽樓。

披雲閣

兹樓宗勝地。高望極崚嶒。欲覩青天色。還須上一層。

附考。閣與懷蘇亭相近。宋知州方滋建。後改名風月無邊樓。

景龍樓

千秋傳異蹟。百尺鎭雕闌。欲識金龍瑞。丹霄試仰看。

附考。樓卽東塔寺東廡鐘樓也。宋孝宗父子偁爲嘉興縣丞。生孝宗。幼時登樓墮地。左右失色。孝宗屹然不動。寺僧先夕夢金龍挂于樓角。因名。事詳揮塵錄。

烟雨樓

妙手誰烘染。橫烟沐雨姿。一聲長笛晚。人在倚溪時。

附考。樓舊在郡城東南滮湖之濱。五代時吳越王錢元璙建。宋嘉定中。王希呂重修。元季毀。明嘉靖間。知府趙瀛濬內隍。於土移塡湖中。搆樓五楹。兵燹沈委。復闢其後爲釣鼇磯。遂爲南湖之勝。又名疑樓。八景之一曰春波烟雨。

月波樓

天闊冰盤淨。溪平玉鑑寒。卷簾看晚色。歸鳥盡闌干。

附考。樓在郡西北城上。宋元祐中。知州令狐挺建。政和中。毛滂重修。有記。下瞰金魚池。府刺史丁廷贊養金魚于此。又嘗犒臣名酒。記曰月波。秀州溪名。又宋詞。吹笛月波樓下。有何人知得。八景之一曰月波秋霽。

眞如院

田家輕脫屣。聊結淨人緣。影外香燈寂。清風百世傳。

附考。院在郡城南四里。屬秀水。唐至德中。裴休捨宅爲至德院。雪峰和尙結庵其中。宋改眞如院。明洪武時。定爲教寺。今仍之。內有雪峰井、長水塔、裴相清輝堂、紫雲橋、柏屏、龍槐、石梅、繫紹松、東坡煮茶亭、諸景。司馬光有記。

雪峰庵

一語合頭悟。師承豈在身。戲言庭幕客。未是報恩人。

景德禪院

白毫光未滅。勝事百年中。好是傳燈地。林泉有古風。

附考。院在郡城西。去秀水治三里。宋建炎中建。初。寺基下有白龍潭。多風濤。晴霽時。有白光三道。僧行雲積土塡之。遂三塔。東坡過此。畫竹于壁。與李甲俱有詩。另見。

三塔

石匣埋神物。寶光照夜多。龍歸天上後。無復更風波。

舉緒塔

孤塔岧嶢立。猶傳舉緒人。五湖如好在。針線不勝春。

附考。塔在三塔西二里。相傳西施入吳。舉緒于此。

水陸院

白晝重門鎖。蒼苔古殿深。老僧普火罷。松柏夜森森。

附考。院在郡治西北一里。晉興甯間。哀帝詔剡山法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還止檇李貴人家。因捨宅爲寺。梁天監中。盛行水陸法事。號水陸院。宋賜名祥符。

泗洲庵

舊寺邱墟後。重興歲月賒。莫將閑禍福。容易託僧伽。

附考。卽今東塔寺。在郡城東六里。漢朱買臣故宅也。梁天監中建。附仁壽閒置塔。宋元豐時。賜名泗洲大聖塔院。政和六年。名壽聖教院。孝宗以潛邸。改賜東塔廣福教院。明洪武中。定爲今額。內有敕龍樓。青白二池。聽玉軒朱買臣墓。

雲門家舍

滿眼塵緣句。家傳世幾何。遠孫無悟解。卻笑葛藤多。

附考。雲門大師。係嘉興人。詳方外。

白蓮上方

古屋深於洞。門前種白蓮。好尋當日社。重結此生緣。

附考。寺在郡城東八里。舊名接待院。後廢爲趙倅儁之錦莊。宋紹興二年重建。洪武初。定爲講寺。元季。劉伯溫館于其中。

普濟院

祇廬曾布地。往往化爲魚。一遇丁千騎。禪人便結廬。

附考。院在秀水。

寶孝寺

昔年池滿地。今見屋眈眈。不結蓮花界。龜魚死未甘。

附考。寺在秀水。

葵庵

不入紅塵市。安居三十年。至今庵下路。芳草碧芊芊。

附考。庵在秀水。

惠明堂

地僻無人到。松風鶴夢淸。一燈禪榻畔。自向暗中明。

附考。堂在嘉興。

三過堂

題詩三過此。坡老昔時曾。悟得成彈指。來爲打睡僧。

附考。堂在郡城西二十七里本覺寺中。屬秀水。舊名報本禪院。宣和中。改爲神霄玉淸萬壽宮。淳祐閒。請爲本覺禪院。蘇軾與文長老善。守杭之歲。年有事于潤。一過題詩。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則長老退院。又十年。除龍圖學士知杭州。三過。則長老已卒。皆有詩。後人西建堂。內有檇李亭。空翠亭。四圍竹十餘畝。八景之一曰空翠風煙。俱另見。

寂照菴

寂滅跏趺地。燈光照四時。高僧穿地脈。此意少人知。

附考。菴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縣東南二十里千金鄉屠甸鎮。晉天福八年建。名報恩院。宋治平閒。改寂照院。相傳二石佛海中浮至寺西。有石人涇。寺附溫日觀畫葡萄。

天慶觀

參陽龍已化。華表鶴空悲。欲問驂騎事。惟應老檜知。

附考。觀在府治西北一里。有七賢遺迹。一殿燈燭焰。二塑子虔山水。三爲洪喜額。四吳道子觀與五張僧繇畫。六歲虎頭神。七飛仙。又有唐開元鐘。梁朝檜。七寶上帝像。宋推官解九皋井銘。今觀址改建城隍廟。

澉順廟

老屋無丹雘。空階只翠苔。遙瞻看箭跡。誰記赤眉來。

附考。廟在嘉興治西南五里。唐咸通中建。祀隋司徒陳果仁。封忠烈公。

昌武廟

祇因吳十季。千載仰公神。欲借驅瘧術。來臨剩本人。

附考。廟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阜林鎮。與十季爲吳興令。病瘧。遣人就此乞驅鬼。遂夢一騎縛小鬼去。卽愈。宋志。淮海王有三子。皆有功于民。因祀爲土穀神。阜林爲大龍翔爲二盛鎭爲三云。

楊姑廟

孝德與陵久。天然與衆殊。生男不能養。應合愧楊姑。
附考。廟在嘉興縣西。宋楊孝女躬耕養親。鄉人祠之。

徐偃王廟

王有岐夷德。千年貌亦存。我懷三刺史。誰是後來孫。
附考。廟在郡西北二十里。偃王逃之會稽。遺廟在焉。旁有墳。屬秀水。

曹史君祠

一笑淮兵卻。功成未易論。豈慚顏刺史。詩酒在平原。
附考。祠在府治西北。祀吳越時牧守曹信及其子珪。珪爲嘉興都將。守城以拒淮人。民懷其德。立祠祀之。

高使君祠

一瞑移落日。邦人昔被恩。步兵碑尚在。功業歎經綸。
附考。祠在嘉興治北三十六里。嘉薪治西北十里。使君逸其名。晉建武中爲嘉興監屯校尉。鎮靜其民。終于此。立祠祀之。梁步兵校尉劉績之爲記。

寥陽殿

人歸天上去。空備舊衣冠。賸錄藏金匱。清風滿殿寒。
附考。殿在秀水。有葛洪舊碑。後爲郡幕解九皋取去。

備將軍廟

羿濱功非淺。鴟夫可奈何。海神今亦畏。安敢布風波。
附考。廟在郡城東南二十七里石佛寺旁。祀漢鴻光。三吳濱海。皆有祠。又平湖亦有廟。另見題詠。

讀書堆 一作唐陶詩

平林據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附考。嘉興縣東六里有顧節愍平湖東沸上有顧書堆。俱野王讀書處也。野王居在亭林。舊屬海鹽境。後晉天福庚子。亭林寶雲寺墩于水。僧夢二青衣來云。梁持節至。俄一人紫衣金魚儀狀秀整曰。此吾故宅。汝建寺立像。吾嘗護之。有水際古碑可據也。明日獲碑。字皆磨滅。惟存數字云。寺南高墓顧野王嘗于此。修輿地志云。

備齋

靜老追唐句。閒居榮舊齋。芙蓉寒浦外。紅紫數秋懷。
附考。齋爲陳與義所築。舊屬邶境。後析桐鄉。在青鎮廣福院後芙蓉備上。又有南軒、三友亭、殿勝。後趙子昂作古篆。顏曰備齋讀書處。

陳實良隱居

發策名猶在。回頭事已非。池塘春草綠。空憶謝公歸。
附考。墓興治東北二里。爲舜俞宅。崇甯三年。其孫捨基爲福澤寺。其隱居在清風涇。析屬嘉善。即宋史所載白牛邨別業也。

徐長者圃

丹砂猶未就。白髮忽成翁。卻有憐春意。栽花向此中。
附考。圃在嘉興。長者宋人。學道年八十。治圃栽花。老于此。

趙老圃

藏書幾萬卷。歸老此林泉。不爲尋尊論。于公亦有賢。
附考。圃在郡城西三里景德寺後。析屬秀水。乃宋致政殿丞趙公歸隱藏書之處。公名衮。字希甫。陳舜俞題曰趙老圃。

施墓

蒼苔侵塚道。晚雀散空林。莫問人賢否。浮生一古今。
附考。墓在嘉興治東二十里。圖經云齊長沙王府長史施侯琳墓。

衛墓

惆悵黎陽客。飄流浙水濱。定忘空腹恨。知是赤心人。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圖經云衛大夫洪演墓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食其肉。惟肝在地。演剖己腹而內焉。

劉伶墓

荷鍤從吾後。叮嚀死便埋。人皆譏嗜酒。我獨愛忠懷。
附考。墓在府城東二十七里胥山下。俗呼金伶墓。蓋避吳越王諱也。屬嘉興。又胥山有荷鍤翁塚。

嚴忌墓

有子如君少。終緣叛國亡。冢前無後嗣。切勿怨張湯。
附考。墓在郡城西北二十七里新城鎮。屬秀水。子助葬由拳。在天甯寺後。俗呼後嚴墩。蓋以忌爲前嚴。助爲後嚴也。

朱買臣墓

世事春風轉。榮枯一夢間。繡衣人不見。孤冢舊家山。
附考。墓在郡城東三里東塔寺中。

周都官墓

不識君名字。應難問子孫。一邱浮水際。神怪欲譏論。
附考。墓在秀水治西北水中。旱不加高。潦不加沒。今尚存。

蘇小小墓

泉下骨應朽，幽魂獨未消。誰爲清夜月，孤影度南橋。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六十步，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南有贊婚巷。寰宇記云，墓高三尺，有大井在其側，舊生雙桃于上，方輿勝覽亦云。

羞墓

傷哉負薪子，五十始登朝。空使埋羞處，山花復採樵。

附考。墓在郡城北十八里，買臣妻葬處。又曰羞涇，又作楸涇。

木紋觀音

雙瞳分日月，眉際一毫懸。照見人間苦，三辰不在天。

附考。唐咸通間，郡中有木在水，濟人遇淨則浮，逢穢則沈。人知其異，取爲觀音像，纔畢，面目手指皆有光采。人稱木紋觀音，又作目紋。初在五臺院，後以兵火移精嚴寺東廡。紹興十一年，邦人擕賜重新其字。先是郡守曾侯會夢白衣人曰，我常此方，致雨祭面目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明日詰之，果匠者用雞子牛膠鋼粉故爾，遂改新之，乃應。

邦雞王氏

父老傳遺愛，誰傳附後方。藝囊同日非，空愴紫元香。

附考。在嘉興。

淨相佳李

地重因名果，如分沆瀣漿。偏心吳越戰，未敢盡情嘗。

附考。淨相寺在郡城東南三十六里，梁武時建，地產佳李，檇李之名由此。

符姥瑞竹

一幅緗纖外，青青出自然。天機何敢議，珍重白衣仙。

附考。在郡城。

金華遊錄

方鳳撰

金華游錄

宋 東陽方鳳韶卿撰

己丑歲正月，謝翺皋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十一日辛卯，韶卿攜子肯翁入邑，與皋羽及陳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上洛之吳溪，過吳，似孫續右、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登父子，肯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皋羽繼至，會宿時登居，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臧新居，各賦一首，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陵霧山房，城友葉諶審言，適相遇於燧婺，約翌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賢歐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其觀至夜分，韶卿書北山詠雪竹賦，後皋羽亦題，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霧，既傚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晚抵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叢聚，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傍楓密濟齋，王公埜書，今往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潘繼先家，過橋入三門，勅賜寶積觀額，大中祥符元年所賜，興殿中四餘廊及臨花四木，孩俱今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瀏縈堂，然成先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亭，又入而為枕流亭，觀之前，為臥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款宿，謁沖應、養素二眞祠，二眞，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日皆寓觀中，嘗憩茲石，遇二仙，問故，采卓拂其日，遂明，且祝曰，後十八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

眼時語乎，既而邈之，不知所適，方知為二仙云，時韶卿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為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元遊赤松詩，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其詳具皋羽觀羊石記中云，金華洞為皇初平叱石處，予嘗而附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蜒蜿，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置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天井東，僅十數角，觕然蟄伏且起，狀無抵觸意，苦炭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拉曲池之岸，壘石為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跋者十三，倚而齕、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縣符之跡，于石形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磧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齕乳、抵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群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羊，與茲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遇而遊，若脫而休，茫乎日與之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沈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啓後之遊者，其所觀後之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予遊者非有繫，故不書，妙虛石旁有方竹一叢，蔚疏可愛，掌名巖閣樓，有誠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饌，王倪各為齋茗，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杭咸仲房八分書，朱過橋，為物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瑩名滄浪，溪石皆磊磈，水激射為崩峽，為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餉并青齡王易所書，趙元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來，青齡、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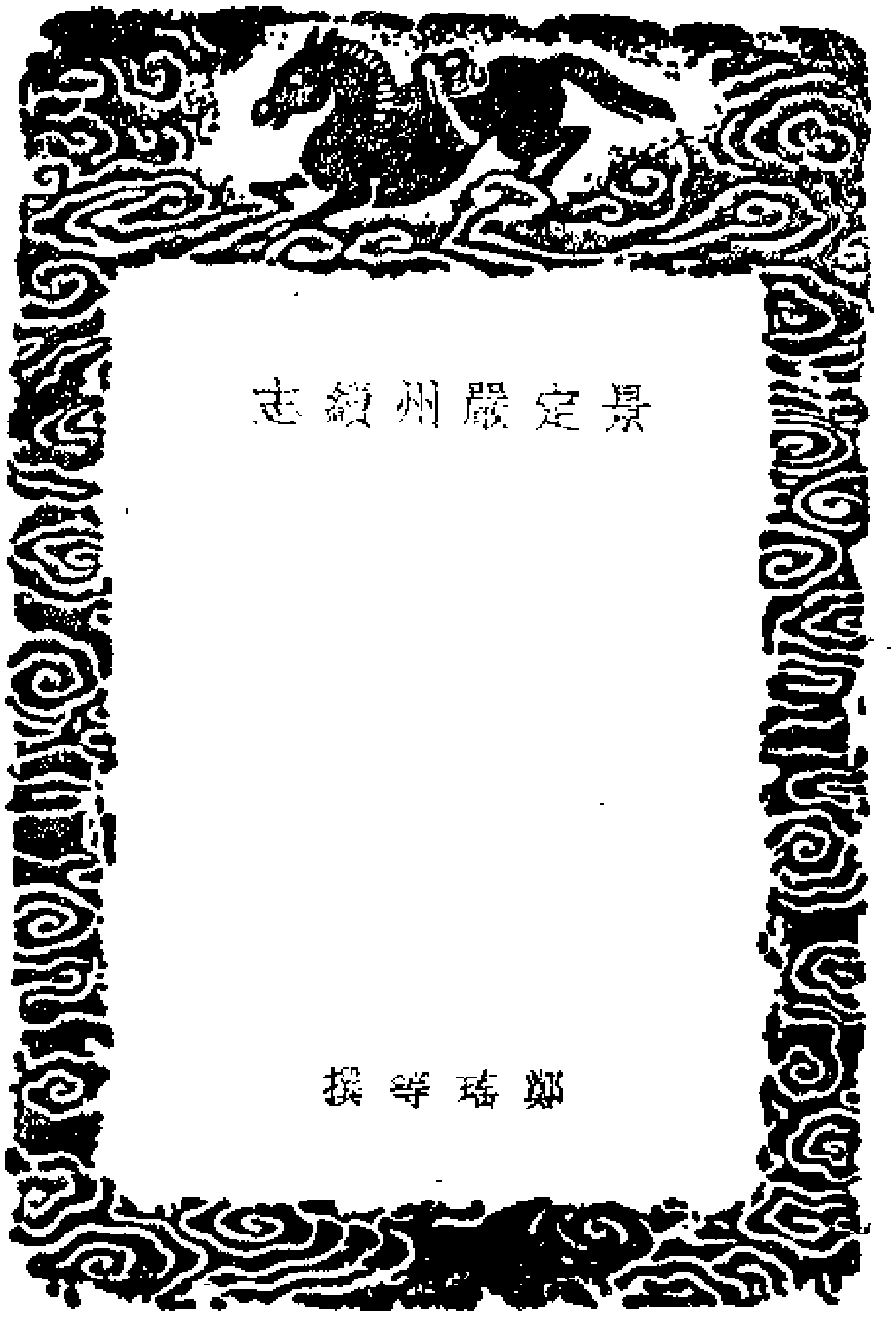
二

好吟，以遯世立兄子為子，使出資復分田，遂其妻歸母家，而自為道士于此，荷華酌酒，滄浪石榻臨下，行至巖屏閣，新搆小亭，名別有天地，復酌亭上，巖屏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雲巖，世呂要，曾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銓之，攜琴鼓再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發雞，見雞啄丹，取之，丹即飛去，今立祠與庵，祠前舊有老樹，其一中斷，倒架上半于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為改祠道士伐去，令遊者以為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回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寘不用，而存其跡云，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待霽，取道智者以往，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皋羽有塔影霧中深之句，韶卿足之，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弈修改創瀟齋，王埜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舉丁夫急，所帶笈敘，不敢出市衢，韶卿日同皋羽訪芙蓉峯太博，裴誠世故，晚歸祥符，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溪門會于北柵，韶卿父子，續右、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柿塔院至道年碑石，過且庵徐玉汝於廣士安卜肆，韶卿、皋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于妨衆，遂行，既出城，過抑齋劉檔院、梅居鄧深道、成齋王玉成，于萎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鹿田守僧懷玉留而相導，韶卿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晡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為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

三

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寘之靈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凰翥爲法朗石晉開運二年爲國泰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炬云昔潛齋王公嘗謫以闕棲遊想其下是夜宿院中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財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余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泰國長公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歧徑行五十里至金華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眞中爲冰壺下爲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敞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巔然而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藏身設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竅洞穴如螺頭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深淵衆束炬偶裝㑳僕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擦石須臥小舟而入今皆濕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槌之鐘聲仙珠盤盤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染之故然仙笠懸巖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鬣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猶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頗有珠大龜黑色白蛇糾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梁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滴竅中名仙人硯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檻三足鐺懸鐘寶蓋如名刹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靈鷺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大象足二小一仙桂水波石鄰鄰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爲滑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黑袪襞疊襤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臥仙人帽日月二宮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彫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覷水簾以下復沈沈深黑人多不敢復入皐羽毅然揭炬而前韶卿續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礦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昔遊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二里韶卿父子皐羽續古偕兩山畲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間而右爲觀音洞從巖罅越石限而入屍轉愈高穿梯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士偶者但高入巖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湫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皺疊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啓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扉啓處

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韶卿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鬢欲往金華頰春風吹衣雨洗履瘦筇忽挂蒼山煙山高地平走幽洞根絡石上森柟楩步從飛橋瞰石洞匿色閱世知幾年風痕剝蝕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耽中暗穴如螺頗急水瀉碧鳴濺濺逶流東炬照徒涉屑皆擦石行舉蝗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元細紋巧波涵浪接皎彩凝雲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琲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攀蒼煙竊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糾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椎撾知誰懸直檻斜欄藏浴室知畦長町移原田寄與白霓五色欲奮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最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左巖裂衣頗橫亘疊摺衆皺垂端端自餘神怪不可極似擊非鑿鑄非鑄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聞潺潺入深路險悲纖緪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掉到此十九歸嘗艦嗟奇不憚險窮洞足以冒故差輕便翻身卻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闢卻易進玉筍拔地修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穿梯躡巉巔簡遊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晚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權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右壁入深圻如鐵片限僅爲檻儼然海相挂珠絡納視豈信非夸傳左爲朝眞正而入便想笙鶴遨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款然修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深黑雙扉隱隱啓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罅從何穿嵌深壁峭不可往安得插羽如飛鳶嗟余袞遊倚家俗身所歷歷辭難宣但思乞水舉步老洗眼看字滑餘年是夕僧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罅坼閒可行林泉幽勝特甚歐成先生潘公大齋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山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于崎嶇險隘之中得虛曠寬閑之地修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于金華也自是評吾鄉山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爲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其二聯云水花分塹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從惠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巖巖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又旁巖臨溪爲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貫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廢既下山王攜道士登山取別往歸赤松至潛岳寺帝臣審言同入城韶卿皐羽續古背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巖下道過雨抵上坦旅宿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聲居聖傳之崗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巖陳粹翁午與皐羽別晚復雨二十五日乙巳留韶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勝遊者韶卿以詩敘其槩云赤松上下兩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眠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嗣客盛時雲夢未全非皐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景定嚴州續志十卷。宋鄭瑤、方仁榮同撰。瑤時官嚴州教授。仁榮時官嚴州學錄。其始末則均未詳也。所紀始于淳熙。訖于咸淳。標題、惟曰新定續志。不著地名。蓋刊附紹興舊志之後。而舊志今佚也。嚴州于宋爲遂安軍。度宗常領節度使。即位之後。升爲建德府。故卷首載立太子詔。及升府省劄。體裁視他志稍殊。惟物產之外。別增財產一門。但紀景定麥秀四歧一條。鄉飲之外。別增鄉會一門。但紀楊王主會一條。則皆乖義例耳。然敍述簡潔。猶刪記中之有古法者。其戶口門中。載寧宗楊皇后爲嚴人。而鄉會門中。亦載主會者爲新安郡王永寧郡王。新安者楊谷。永寧者楊石。皆后兄楊次山之子也。而宋史乃云后會稽人。當必有悞。此可訂史傳之譌矣。

景定嚴州新定續志十卷

宋　鄭瑤　方仁榮撰

方逢辰序曰。郡之有志。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嚴於浙右爲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上不受潤。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涸。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而入帛。官兵□廩。則取米於鄰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於衢婺蘇□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爲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爲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志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訖事。走書屬予爲序。予謂嚴爲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爲天子聖明。勤卹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蛟峯集。

景定嚴州續志卷一

宋 鄭 瑤等撰

節鎮

嚴州。在國初。仍唐舊。爲睦州。隸吳越。建隆元年。太宗皇帝。以皇弟領防禦使。車書混一。州隸兩浙西路。政和中。升建德軍節度。宣和三年。改州爲嚴州。軍爲遂安軍。十二月。高宗皇帝。以皇子領遂安慶源軍節度使。詔政悉載前志。翠華駐蹕錢唐。郡爲畿輔。地望日雄。寶祐五年十一月。詔以皇子忠王。特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六月。御筆立爲皇太子。而此邦節鎮。至是愈增重云。

皇子忠王授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御家者親親。所以隆天性之愛。詔爵者貴貴。所以植宗國之強。式稽舊章。茂賁元子。作真王而啟宇。望已重於承祧。易巨鎮以建旄。崇莫加於疊組。肆涓穀旦。誕舉徽章。爰咨在列之良。式聽揚庭之命。皇子崇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三千戶。體凝四氣。性備五常。言必詩書。信表隆師親友之效。動循法度。見諸鳴玉曳履之間。雖岐嶷之夙成。亦進修之加益。每見晨昏之定省。能知宵旰之憂勤。契於朕心。豈非天意。乃者蔵祠重屋。給體貳觴。祖考神祇之顧歆。遠近內外之歡洽。榮水數世。將益廣於周仁。大國十城。詎可拘於漢制。洪惟端拱之闢賢詞。常領荊湖而建將壇。肅按版圖。丕崇令典。新定則我太宗之舊趾。洪都則我壽聖之初潛。植纛建牙。煥陳儀於兩鎮。加田陪食。仍賑禮於三台。以承累世之休。以共萬年之福。於戲。立愛立敬。朕非假名器之私。克儉克勤。爾尚贊邦家之治。往服明訓。益綏令猷。皇子可特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依前職位。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節度使牓

遂安軍節度使。應遂安軍管內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茲者。仰荷乾符。誕申巽命。渙與王之寵綬。仍頒舊封、唐兼鎮之節旄。特昭異數、睠嚴陵於左輔。實高廟之初潛。祗榮已溢於涉沐。延見惴逾於問曉。洪惟上聖。勳契天心。磐社稷太平之階。積於彊本。而父母生民之澤。寓在立親。家之安者下之寧。近之篤者遠之與。凡爾搢紳多士。介冑連營。丕體皇恩。叶肩職分。粵若緇黃之侶。暨夫斑白之氓。宜以慈善厲教風。宜以孝悌形織俗。諸有尊屬。並存問之。右牓遂安軍仍散下管內。各令知悉。

寶祐五年月日。皇子鎮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押。

御筆立忠王爲皇太子

朕、祗承統業。於今三十有七年。夙夜不敢康。惟弗克昭受上帝命。惟茲一親郊。嗣是明禋。凡十有一。幾非將畢。時犧恩邊。獨圭璧猶虛。孰相大禮。恐無以答幽顯之望。皇子忠王。仁孝恭順。有聞於時。涵養踐修。尤敏於學。是用斷自朕志。肅正儲闈。將以一忱。對越在上。庶幾祖宗顧歆。神人同懌。寔時多祉。子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孜。其宜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

立皇太子詔

門下。三代治安至千歲。所以明有道之長。一人元良正萬邦。所以衍撫臨之慶。惟君臣父子之並處。實天地祖宗之顧歆。朕以眇躬。嗣臨大統。閱歷春秋之滋久。祗勤夙夜以靡遑。事會孔殷。敢諉與王而啟聖。睿觀於稼。終幸福善而禍淫。方將嚴禋祀以報稱。洮臣工而受佑。爰念承祧之至重。詎容主鬯之尚虛。斷自朕衷。孚于華勳。皇子鎮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孝敬而雍穆。濬哲而溫文。學寫虎闈。獨得心養輝存之力。禮行鶴駕。具知宵衣旰食之勞。娛心一本於詩書。律己悉安於禮義。朕惟藝祖開基之運。若循環之方來。高皇與子之心。每契合而無間。肆予元祀。申錫嘉名。渙宸號於大明之朝。位隆貳極。炳陽精於積燎之後。瑞應重光。粵昊之春可占。黎元之望允愜。剛辰稽卜。縟典偕修。于以翼前星少海之儀。于以對世室明堂之景貺。於戲。聖賢開於天下。既克常貽燕之謀。談烈啟我後人。尚益懋延洪之業。祗若朕命。惟懷永圖。可立爲皇太子。改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立皇太子冊

維景定元年。歲次庚申。七月丁卯朔。十七日癸未。皇帝若曰。太子、天下之本也。乾象呈祥。前星有耀。宸宮主鬯。神器是司。于以答哀貺於二辰。于以衍慶源于百世。元良正。則萬邦正。此三代所以爲有道之長也。朕惟我朝。聖聖相傳。世世並受。宏規懿範。用敷遺後人休。肆予涼德。祗承大統。三十有七年矣。肅恭園丘之禮。慶修重屋之禋。今茲孟秋。又將講上儀。陳美報。羣公庶尹。先後駿奔。克相祲容曰。惟元嗣。爰發大號。

肅建儲宮。咨爾皇子。與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九千戶。實封三千四百戶。睿性淵澄。英標玉粹。荷烈祖萬年之澤。爲重華四世之孫。自開朱邸以承休。日侍皇闈而鍾德。問寢視膳。誠三朝也。尊師就傅。游六藝也。冠冕服御。威儀踰濟。勤有則也。苴茅授鉞。蒲假不有。行有常也。暨渙汗甫頒。離明洞照。華陰退斂。萬宇肅清。允叶天人之望也。行當秉植圭。嚴亞祼。庶幾宗廟顧歆。百神享之矣。是用稽卜剛辰。端御路朝。册命爾爲皇太子。改名禥。於戲。惟仁可以厚基本。惟明可以辨邪佞。惟謙可以去驕吝。惟儉可以抑華靡。繼自今親正人。聞正言。行正道。勉之勉之。保我祖宗無疆之景祚。

陞建德府省劄

都司還房門下。中書後省狀照對。兩省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溫嚴宜忠州。係今上皇帝潛藩之地。合陞府額。須議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令中書門下省、日下擬定。申尚書省等。今開具下項。一溫州。本州有永嘉縣。係前代年號。今欲用紹興隆興慶元寶慶典故。以初元爲府號。欲擬陞咸淳府。一嚴州。本州有建德縣。今欲擬陞建德府。一宜州。本州係慶遠軍節度。今欲擬陞慶遠府。一忠州。本州有龍渠縣。今欲擬陞興龍府。伏候指揮施行申聞事。照得後省所申溫嚴宜忠四州。係今上皇帝潛藩之地。合陞府額。內嚴州擬陞爲建德府。宜州擬陞爲慶遠府。嘉名已稱。第溫州元擬爲咸淳府近郡。稱謂稍生。忠州元擬陞興龍府。所稱尤覺未安。今欲將溫州改陞爲瑞安府。忠州御作爲咸淳府。八月六日。奉聖旨依。

右劄付建德府。

咸淳元年月日押。

陞建德府制可

敕門下。朕嗣宅丕后。誕保受民。皇天全付有家。敢意繼承之敬。乾元首出庶物。聿懷潛躍之初。念聖考之詒謀。擇价藩而賜履。嚴陵龍水之鎮。授節齋壇。永嘉忠南之封。分茅千社。睠言屏翰之重。允協謳歌之歸。漢輿地之上圖。若稽先典。周舊邦之新命。並賜府名。以永萬年之觀。亦侈一人之慶。其溫州改陞瑞安府。嚴州改陞建德府。宜州改陞慶遠府。忠州改陞咸淳府。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咸淳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傅右丞相魏國公臣似道。參知政事臣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臣熺兼給事中臣夢炎。詔書如請。

右奉詔付外施行。

咸淳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午時制可。

城闕

州城。宣和中。知州周格重築。歲久頹圮弗治。至爲樊牆、以限踰越。嘉定癸酉。知州宋鈞。復興板築。越一朞有半。乃訖工。築凡東西八百二十有二丈。南北三百四十有四丈。甞補者不與焉。今瀕江一帶。雉堞如制。累經亘浸。莫能壞。餘雖土垣。猶乃堅好。城門八。泊以召去。別儲帑成之。今悉繼改作矣。

朝京門。前志爲富壽門。今門樓。與和平門樓。皆今侯錢可則重建。

定川門。今門樓。知州王佖重建。

安泰門。安流門。今門樓。知州趙孟傳重葺。

善利門。嘉覗門。今門樓。知州李介叔重建。

子城。周圍三里。正南爲遂安軍門。門有樓甚偉。淳祐壬子。圮于水。明年。知州季鏞。鳩基鳩材。念民疲。不敢亟。又明年、替去。知州吳槃成之。樓成不減舊觀。參政徐清叟爲之記。

譙樓。因州門爲之。門之外左爲宣詔亭。右爲頒春亭。壬子水。郡以厭勝之說。取州碑瘞之。明年。知州季鏞。搜舊叢更置。樓亦從新。開慶己未。知州謝奕中重修。校官鄭瑤爲之記。

戶口

前志載。紹興己未。戶、七萬二千二百五十六。丁、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四。淳熙丙午。戶、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有三。蓋昔者丁錢未蠲。民苦重賦。故生子有不舉。自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減放有差。至淳熙、丁口之數。比紹興增。凡六萬四千五百有九。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蠲免兩浙身丁錢。從中殿之請也。蓋恭聖仁烈皇太后爲嚴人。故有是請。今爲戶凡一十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口、凡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數益增。豈非先太后深仁厚澤之所致哉。故大書之。以著邦人之追慕云耳。

郡治

郡治。在子城正北。宣和中。知州周格重建。僅足公宇而已。燕游之地。往往蕪廢。故前志所載。自千峯榭、高風堂、瀟灑樓之外。餘皆名存實無。尤拓迨今。甫稱諸侯之居。設廳之北爲坐嘯。又北爲黃堂。舊名凝香。又北爲正堂。曰秀岐。舊名古心。今侯錢可則。以近郊獻瑞麥、因更此名。

瀟灑樓在正堂北。舊名紫翠。其下爲思范堂。堂之北爲月臺。燕堂在治事廳之北。又北爲綠陰。東爲東齋。

高風堂。在治事廳之東。又東北爲種賢亭。爲松月亭。堂北有柏石。刻壽柏二字。識其古也。

千峯榭。在高風堂之北。恐子城爲之。其東爲環翠亭。

松關。在千峯榭之下。由松關而北、爲荷池。池之東、爲澇淺閣。西爲木蘭舟。舊名荷池。

讀書堂。自爲一區。在木蘭舟之西。舊爲北園。淳祐己酉。知州趙孟傳改建。

擬蘭亭。在澇淺閣之東。揭泉爲流觴曲水。舊名流觴。其東北爲釀泉。

錦窠亭。在釀泉之南。舊名采蓮。知州吳槃改今名。

桂館。在瀟灑園池之西。杏園桃李莊。又在其西。

面山閣。自爲一區。在錦窠亭之東。其下爲賦梅堂。舊名黃堂。知州季鏞易今名。而以黃堂扁於設廳之北。於義爲稱。瀟灑園池。郡圃之總會也。舊名雙樂。

射圃。在瀟灑園池之南。爲堂曰正己。

東溪。在射圃之南。亭曰銀潢左界。舊名飛練。又南爲翔較。

列廨

通判廳。在軍門內。西風月堂。在公廳後。景定庚申。通判曹元發始以舊扁題之。南薰堂。在公廳右。嘉定癸酉。通判謝采伯建。

錦繡堂。在南薰堂右。淳祐辛亥。通判吳遵建。

園曰西園。爲亭三。曰第一閒。舊名梅亭。曰愛蓮。曰仰高。舊有茅亭、桃源、疏畦、三亭。今廢。

添差通判廳。在東山下。淳熙丙午。知州陳公亮始以公館爲之。平分風月堂在公廳後。

光風霽月堂。在公廳左。通判潘墀建。

秀亭。沈東山爲之。足遠眺。寶祐癸丑。通判楊敬之重建。越三年乙卯。通判吳堅。以舊扁題之。

餘廳如前志。

倉場庫務

平糴倉。附于常平倉。寶祐戊午。知州李介叔建。先是知州宋鈞捐帑買田。爲催科義莊。以便役者。後乃渝沒。至是始根括還官。歲收其入。以備凶荒。爲郡人黃蛻爲之記。

合同場。在桐睦坊。通判楊敬之重建。

軍資庫。舊在儀門外東。今移街西。即回易庫廢址。

抵當庫。在軍門內東。淳祐辛亥。知州趙汝歷以舊酤庫改充。

神泉監鑄錢監。在朝京門外。今廢。

安養院。淳祐壬子。知州趙汝歷。即神泉監廢址爲之。

餘如前志。

館驛

前志有新定驛。有公館。如歸館。定川館。東館。西館。今悉非其舊。居志其改作者焉。

行衙二

一在儀門外東。開慶己未。知州謝奕中以新定驛改建。即軍資庫舊址。

一在都稅務西。即多景園舊址。淳祐丙午。知州章大醇改建。

登瀛亭。舊名好館。淳祐壬子。燬於水。明年。知州季鏞重建。

安流亭。在朝京門外江滸。

溪山偉觀。在城上朝京門之南。與南山瀟灑亭相望。羣山獻奇。二江成字。獲棟鱗屬。棍檐下上。一舉目而盡得之。眞偉觀也。景定辛酉。今侯錢可則建。

泳澤亭。在湖堤上。與湖心寺相望。旁爲二亭翼之。曰浮碧。曰汎清。今侯錢可則建。

坊市

前志在城十有九坊。今二十有五。蓋續建者六。易舊名者六。用析書之。

宣化坊。在譙樓外西。

桂華坊。在驛館西。

狀元坊。在軍門外。寶祐庚戌。知州趙汝歷以方逢辰爲大對第一。故表之。

清靜坊。在天慶觀東。

遷善坊。在兜率寺前。

安樂坊。在純孝坊內。

右續增。

英逵坊。舊名育英。

純孝坊。以上一字。犯御名。改。

里仁坊。舊名仁里。

留愛坊。舊名遺愛。

物阜坊。舊名阜物。

朝京坊。舊名望宸。

右續改。

橋梁

定川門外。跨新安江爲浮梁。凡百二十艘。舊名政平。前志名永通。寶祐丁巳。知州李介叔重建。至景定庚申。市四年。往往腐脫。往來者病焉。今侯錢可則一新之。名之曰濟川。爲亭於橋之北。曰要津。

石橋。在城內者十有三。在近郊者五。前志或載或否。今悉書之。

一在軍門前。曰臥龍橋。

一在市心五聖樓下。曰龍津橋。舊名伏龍。

一在子城東門外。

一在嘉祝門內西。

一在雙桂坊北。

一在百順門內東。

一在建德縣治前。

一在縣前直南。

一在縣東。曰章家橋。

一在縣東南。曰舍人橋。

一在建安坊。曰馬黃橋。舊係以爲馬黃二家共建得名。

一在安泰門內。

一在後瀝舊放生池側。

一在朝京門外。曰余浦橋。景定辛酉。圮于水。郡貢士王炎捐貲重築。

一在和平門外。

一在陪郭塢口。曰獅子橋。

一在陪郭塢。曰鳳穪橋。有亭八楹。景定辛酉。圮于水。

一在嶽廟東。一里許。曰杜橋。

景定嚴州續志卷二

郡官建置

州屬禹貢揚州之境。秦郡縣天下。隸鄣郡太守。漢建武十三年。置新都郡。新都太守。即今徽嚴兩州之境是巳。晉太康中。改爲新安郡。宋齊梁陳咸因之。其分封。有新安王。其治郡。有新安太守。隋仁壽三年。始以新安、遂安、桐廬三縣置睦州。領以刺史。即今州境是巳。後改睦州爲遂安郡。置郡太守。而以歙州爲新安郡。唐武德中。復爲睦州。天寶元年。改睦州爲新定郡。後雖沿革不一。然皆以刺史領州。五代時隸吳越。國初以防禦使遙領。吳越納土後。命殿中丞李繼徽權知睦州。自是爲知軍州事。政和中。升爲節度州。宣和三年。改嚴州。寶祐三年三月。始命守臣、兼節制軍馬。乾德中。置通判軍州事。其後有添差通判。省置不常。今爲定員。其學官。有州學教授。閒有添差教授。然不常置。有釣臺書院。山長以州學教授兼領。其郡僚有節度掌書記。（與觀察支使遙表。）節度推官。觀察推官。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戶參軍。司法參軍。其兵官。有路分都監一員。州都監兩員。監押一員。閒有路鈐轄。州鈐轄。不常置。近又有添差路鈐路分。員冗滋甚。送迎廩稍。郡計患之。今侯錢可則。奏省兵鈐以下添差官。旨從之。其監當官。有都酒務。比較務。贍軍務。在城都稅務。東津稅務。今三酒務、合爲一官。亦省員。舊有神泉監。監廳、官亦隨省。諸縣官。疏于各縣之下。

知州題名

前志題名。僅紀歲月。而政績例不書。今自寶慶改元以來。序其次。摭其有政績者。附書之。使後之觀者。有考焉。

謝采伯。（朝請大夫。寶慶元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寶慶二年二月初六日宮觀。先是嘗攝州事。承提正守陳公位。在任有惠政。）

陸子遹。（奉議郎。寶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紹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赴召。闕徹。父游。嘗出守。刊于州學之世綵堂。始移釣臺書院。）

陳昱。（朝散大夫。紹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任。紹定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去任。）

衛樸。（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紹定三年八月十六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三日。除太府寺丞。備禦寇有功。在任有惠政。）

李彌高。（朝奉大夫。在任轉朝散大夫。紹定五年六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四月十七日去任。）

趙汝梍。（朝散郎。紹定六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當年七月十九日。除直寶章閣浙西運判。）

顏頤仲。（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紹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端平元年九月十三日。除司農寺丞。在任有惠政。裁用全會入納。）

葛逢。（朝散大夫。端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五日。除祕書省著作郎。）

王會龍。（承議郎。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到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除祕書省著作郎。）

趙汝柄。（承議郎。端平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六月初一日去任。權守汝梍弟。）

萬一鶚。（朝散大夫。嘉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三年四月內去任。）

衛湜。（朝散郎。直祕閣。在任轉朝請郎。又轉朝奉大夫。嘉熙三年七月初六日到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赴召。前守樸之叔。刊禮記集說一部。）

趙與汶。（朝請郎。直祕閣。嘉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別與州郡。）

王佖。（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淳祐元年三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任。修撰。荒政有行。州學鄉飲。釣臺書院。始教養嚴氏子孫。）

何處信。（朝請大夫。淳祐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三年七月三日去任。）

趙希㯽。（朝議大夫。淳祐四年八月初三日到任。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除軍器少監。五年正月。除金部郎官。前守師古子。父子皆有惠政。刊子學之世綵祠。）

章大醇。（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淳祐五年二月初九日到任。六年十月初四日。除侍左郎官。在任有惠政。）

高斯得。（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淳祐七年三月初四日到任。八年六月。除浙東提刑。七月十九日去任。在任有惠政。）

趙孟傳。（宣教郎。直寶謨閣。在任轉通直郎。又轉承議郎。淳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任。十年二月。除司農寺丞。增廣士。月給。又增貢院。與郎。共增貢額未充。）

趙汝歷。（承議郎。在任轉承議郎。淳祐十年六月初三日到任。十二年四月。除司農寺丞。增郡釣臺書院。）

季鏞。（承議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替。務顧尙大功。修學舍。采蘭飲。一郡政綱目悉舉。）

吳槃。（朝奉郎。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三年三月。制置使節制軍馬。寶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去任。遺貢院時卑。重修華門。造魁星樓。共增貢額未充。）

李介叔。（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寶祐四年四月初三日到任。六年六月初五日滿替。置平糴倉。代民輸稅運。）

謝奕中。（朝散郎。在任轉朝請郎。寶祐六年六月初六日到任。景定元年五月十一日。除都官郎官。當年六月十八日替。前守采伯姪。建修德樓。修明經界簿籍。奉聯郡城隍廟額。改創儀門外行衙。修夫子殿。建直戰門。造兩廊。）

錢可則。（承議郎。以直寶章閣。於景定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二年十二月。準省劄陞直華文閣。權任。三年四月初八日。陞直敷文閣。知紹興府。五月初一日。除尙左郎官。十一日。除直徽猷閣。除浙東提舉。六月初八日替。）

郭自中。奉議郎，景定三年六月初八日到任，四年三月初二日，準省劄令赴都堂審察，當年四月十五日去任。

全槐卿。朝散郎，以右文殿修撰，於景定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五年三月六日，準省劄改知徽州，於當年四月二十六日去任。

趙孟𡊨。承事郎，在任轉承事郎，又轉宣義郎，景定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咸淳元年八月初七日，除南劍閣，江淮都大，於當年十二月初六日替。

史肖之。朝請大夫，在任轉朝議大夫，咸淳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二年二月十一日去任。

楊潮南。朝散郎，咸淳二年七月十九日到任，三年五月九日，準省劄令赴都堂審察，當月十七日去任。

趙與植。承議郎，在任轉朝奉郎，咸淳三年五月初六日到任，五年正月十三日，除浙西提舉，於當年二月二十七日去任。

呂直之。宣教郎，在任轉承議郎，又轉奉議郎，咸淳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於六年四月初九日，除兵部郎官兼翰林權直，於當年七月七日去任。

李萊老。朝請郎，咸淳六年六月十六日到任，當年八月六日丁本生母憂去任。

通判題名

姜彌明。奉議郎，端平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嘉熙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改差通判臨安府。

魯之楫。朝請大夫，嘉熙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嘉熙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滿。

武　迪。中奉大夫，嘉熙四年十二月七日到任，淳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滿。

徐士特。朝奉郎，淳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去任。

張　澄。朝奉郎，淳祐五年三月初八日到任，七年六月初二日滿替。

史望之。朝散郎，淳祐七年六月初三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除宗正寺簿。

謝　森。朝散郎，淳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差知岳州離任。

吳　溥。奉議郎，淳祐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到任，于當年六月初七日去任。

孫一飛。朝散郎，淳祐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于當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任。

宣　毅。朝奉郎，寶祐元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于當年十月八日去任。

陳　棠。朝散郎，寶祐二年二月初九日到任，四年三月十二日滿。

朱　逢。朝奉郎，寶祐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于當年五月十八日去任。

史松卿。奉議郎，寶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替。

曹元發。宣教郎，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景定元年，除國子博士。

康務本。朝議大夫，景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

添差通判題名

郭磊卿。奉議郎，端平三年十一月到任，本任轉承議郎，又轉朝奉郎，嘉熙二年九月，除太博。

陳叔遠。宣義郎，嘉熙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在任轉宣教郎，四年六月十七日去任。

章　鑑。承議郎，嘉熙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任，淳祐元年正月二日去任。

孫夢觀。奉議郎，淳祐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九日予祠。

趙與辨。宣教郎，淳祐二年六月三日到任，在任轉承議郎，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予祠。

趙時褒。朝請郎，淳祐三年九月十九日到任，五年四月除太府寺簿。

留張遇。奉議郎，淳祐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到任，七年六月十一日滿。

吳　湜。承議郎，直秘閣，淳祐七年六月十二日到任，在任轉朝奉郎，九年六月十六日滿。

謝奕正。通直郎，淳祐九年六月十七日到任，在任轉承議郎，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滿。

潘　擇。宣教郎，淳祐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在任轉承議郎，寶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滿。

楊敬之。通直郎，寶祐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年十二月六日，別與差遣。

吳　堅。宣教郎，寶祐三年四月十一日，轉承議郎，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滿，除太博。

郭和中。承奉郎，徽州[illegible]，寶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開慶元年十一月[illegible]。

林子烈。朝奉郎，開慶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轉朝散郎，景定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替。

樓　鋄。承議郎，景定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

賢牧

嚴爲濂溪郡，典領山川者，非清高不稱焉。前志所紀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眞能稱其山川者也。南渡以來，有光於三君子者相望，宜嗣書之。其方翺翔天衢，未究遠業者，姑俟後之秉筆者焉。

潘良貴，字子賤，號默成，婺之金華人，名節凜然，純德君子也。紹興二年，以直龍圖閣知州，雖在郡之日甚淺，而郡人尊之，至於今不忘，其爲政可知也。今有祠在學宮，列于名侯。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寧人，文定公子。紹興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州，政教並行，民用胥勸。明年，文定公自衡山抵書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宦作郡，一年未淡，即有怠意，汝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未幾，移知永州。今學宮，公所改作也，有祠列于名侯。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諡曰宣，廣漢人，魏公子，以理學爲朱文公、呂成公友。乾道五年，以直祕閣知州，其治不嚴而威，不疾而速，大抵以教化爲先務。奏蠲丁鹽錢絹，民以蕃庶。旅名山斥祠，至今遺老猶能誦張直閣焉。今學門，公所創也，與呂成公並祠于學。景定辛酉，旨封華陽伯，秩于從祀，今侯錢可則做帝學繪祀，因舍采焉。

名宦

紀名宦，次以歲月，不以官。

呂祖謙，字伯恭，學者尊之曰東萊先生，諡曰成，婺之金華人。乾道五年，繇太學博士，來爲郡員外博士，鐸音大振，士由遠方負笈者日衆，泮宮至不足以容之。在學著春秋講義。明年，張南軒爲守，政教皆善。南軒奏免丁錢，狀先生所作也。與南軒並祠於學。寶慶丙戌，其子延年守建德，邦人見之，如見先生。越月以

戎簿召。景定辛酉。追封先生爲開封伯。秩於從祀。今侯錢可則。倣帝學稽祀。因合采焉。時其孫寶之。仍以建德宰行獻事。

徐僑、字崇父、號毅齋。婺之義烏人。從東萊晦菴二先生游。開禧和議成。適以詔選留京。陳所以折敵之策。雖言不果用。而朝論韙之。留爲京學教授。公竟從選部、授觀察推官來嚴。在郡多所裨贊。事是不可。必反復論諍。不爲矯激。意雖異己者。久益知敬。郡守欲舉公。適同寮而謀脫穎去者。公遜先之。再舉卒不受。朝紳以學洞聖原、行表鄉曲、薦之。遂以掌故登朝。後仕至工部侍郎。與參政眞西山俱繫時望云。

郭磊卿、字子奇、號兌齋。天台人。端平三年。由太社令。來爲添差通判。延納儒生。誨以義理之學。一干以私。輒叱去。郡政不逮。多所正救。部使者以訟牒屬公。日旁午。公從容剖決。大抵以厚風俗敦教化爲本。舞文弄法之徒。翕莫能逞。邦人士翕然尊之。後召爲太博。及居言路。皆稱其官。世以不及大用爲惜。子和中。寶祐五年。以兩易來繼父官。其精明實似之。

瑞產

物有素產。亦有瑞產。前志所紀素產備矣。今續志登載。瑞產適應。爲大書之。

景定壬戌夏四月九日。郡民孔文桂等言麥秀兩岐。在東郊公田中。知州錢可則。遣視良實。就採之。得岐穗餘一百。繪圖狀實。以獻天子。有旨宣付國史館。會皇弟太師嗣榮王。亦以所得函活。爲圖以進。玉音報曰。祥非偶至。應必有先。繇輝聯華萼。以陶和致秀。啟麥岐而薦瑞。兆王師之不用。驗農扈之告登。上協天心。美鍾地產。繪圖來進。嘉意良勤。報聞。邦人鼓舞歡悅。願托琬琰以詔將來。天時不能違也。爲刻石。寘郡治之高風堂。

荒政

郡壘山爲田十一二。民食仰糴旁郡航粟。一不繼。便同凶年。況旱澇乎。庚子之旱。壬子之水。辛酉之絕糴。非天假仁侯。竭力拯恤。民其枯魚矣。用摭其實。以告來者。

嘉熙四年。夏秋大旱。明年春。民采橡蕨。救死不給。路殍相枕藉。郡無以救。於是將作監丞王公佖。被選求瘼。公下車。首局廚傳。節浮費。一意救荒。乞米于朝。勸分于鄉。靡不力。民賴以活。去郡時。民遮道以酒餞公。公爲舉一杯釂之。公字元敬。金華人。

淳祐十二年夏六月辛酉。大水。被九州。閭閻爲壑。五日乃縮。壞公私廬舍亡數。民苦溺且飢。天子遣使歷九州存撫。命奏院季公鏞。出守拯是邦。公下車。慮已間俗。首蠲秋苗十六。力控廟朝。寬京府權糴之令。發廩分賑。民飽實惠。捐枷解塌木予被水者。戶有差。不幾時。頓復舊觀。民亦忘其爲昏墊也。秩滿。民借留不許。遺愛藹然。公字伯韶。古括人。

景定二年秋七月戊寅。浙右大水。湖秀爲甚。至于冬十月不退。嚴雖水駛不久溺。然航粟遂梗。民無所得糴。趨利者冒衢婺禁。肩負斗斛至。價日翔踴。時東嚴錢公可則。司牧是邦。喟然曰。民可一日無食乎。亟發廩賑之。鏤諭俗以儲害。迷糴爲勸。（略曰。本州環山爲郡。地非沃衍。歲之產。一年耕。且不足以給一年之食。由公私所以俱匱也。今歲水潦之後。浙右諸郡。莫不告歉。先具賑備。搜運方舟。

不早救圖之。其將安仰。太守日夜念此。至切已。[illegible]如折糴米。[illegible]中請省部。力抗帥邦。爲軍食計。[illegible]或不遂其心。[illegible]本州屯。[illegible]止有義倉米斛。亦既申告府行賑給。[illegible]招商客。近已禁遏于朝。[illegible]非富室大家。[illegible]深山窮谷之氓。老弱[illegible]。[illegible]物。於人必有所資。[illegible]曰儲積。曰捐糴。是也。夫一鄉。[illegible]一鄉之內。豈無上戶。[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有餘。[illegible]利己。[illegible]之理。[illegible]因所利而利之。[illegible]以宗族鄉黨。[illegible]有司之法。昭昭若夫閉糴射利。太守亦不得而私也。）力控廟朝。弛旁郡糴禁。捐帑分糴。列四局平糶。市價隨減。又稅家運糴。應勸急公。民以全活。崇陰蔽芾。環召有日。邦人有借恂之願焉。公字正己。五王之胄。相國之孫。今爲天台人。

稅賦

郡處萬山中。土瘠狹。民貧。均賦任役。不可一日無仁政。紹興界。多歷年所。圖籍淪散。豪民猾吏。和爲姦欺。貧民下戶。俯首受困。至舉其所謂仁政者。而彷彿之。反曰不仁。人情之難齊久矣。不均不平。不澄不清。寶祐乙卯。行手實不及境。戊午。知州謝奕中。奏請修明經界之舊。有旨諭之。於時屬縣舉行。有度有不度。故民瘼有甦有不甦。仁政之行。果難矣哉。諸縣稅額。悉前志之舊。今不復書。姑摭建德縣修明之略於左方。它縣雖以成籍來上。然未足以傳信。不敢書。

建德縣民產。（官產之不均稅者在外。）

坊郭基地。以丈計。得三萬三千八百六十四丈。以畝計。得十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五。山若桑牧之地。以畝計。得五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七。（石巖曹霧地之不均稅者在外。）

物力

坊郭基地。以三等均數。計物力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田山桑牧之地爲等不一。計物力七十七萬四百四十八貫有奇。總計八十萬一千六百二十貫有奇。

民戶入納。有產稅。有和預買。悉輸絹。蓋產稅之外。別敷和預買。名色淆紊。起數碎煩。小民至不能曉。又於內各有分數。俾之以錢代絹。謂之折帛錢。是致小民重爲吏攪所愚。每年起數之數。吏得以高下其手。今合產稅和買之絹爲一。每物力四十一貫二百。均敷絹一疋。卽一貫三十文敷一尺。坦然明甚。合而計之。正是元額一萬九千一十疋之數。外折帛錢。徑以物力一百貫。敷納三貫。其物力十五貫以下人戶免敷。合而計之。用足元額一萬九千九百八十貫之數。他如茶錢、役錢、稅綿、上供絲之類。大率倣此。官無虧賦。民無重征。眞百年事也。籍成。邑宰潛說友爲序。（[illegible]經界。[illegible]以多散失。且舊籍[illegible]豈惟嚴陵哉。寶祐戊午。版曹始用[illegible]。徵諸郡太守。皆曉諭公。[illegible]於衆曰。有土此有財。因山。泛以爲孤寡之縣。則產去稅存。其冤堪。[illegible]。則按經界之[illegible]。而嚴陵之平。[illegible]）

上。玉音俞之。既友學契附庸。奉行唯謹。遂捐食錢。實修葺。甚遷任。曾不踰月。閱九歲二十一郡。各以其籍來上。趣試。鄉分廣狹。計物力多寡。覈其盜。而嚴其罰。因其舊。而革其重。不庇於均。不止於是。義役成規。蓋以息民訟。將責均耕。蓋以肅上命。有紆老盡。既得之風貫茶盡。可數十年之皆於自輸者。既然一知沈其去籍。數君賢太守之賜。不其大歟。既成。交老請以傳則。復為梓。俾勿壞。願略敘其梗概。朱文公曰。三十年一番造界方好。莊侯曹平。調淳而推廣之。尚是望於來者。開慶己未月既望。實教耶。特差知嚴州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潘□文序。

軍餉

郡以絹三萬六千疋代婺輸上供。易婺米一萬五千碩以供郡餉。此鼎黼指揮。所以便兩郡也。今代婺之絹。戶部直責於嚴。而婺米每每負償。雖朝旨督之。輒不報。嚴以之困。前守屢申。朝廷欲令嚴自糴米。婺自輸絹。未俞也。景定庚申。今侯錢可則力控得請。景定元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備準尚書省。照得嚴州每歲爲婺州代納上供絹三萬六千疋。婺州卻撥米一萬五千石準還嚴州。作郡計支遣。自鼎黼指揮。有此指揮。其來已久。嚴州之絹。起解版曹。不至有欠。婺州之米。多是占吝。遂至有欠。蓋以婺爲嚴郡。其可奈何。未免怨嗟。今據嚴州申。積欠米計二萬八千三百餘石。今年合撥之米。又不在此數。雖州雖屢常申遣。朝廷亦屢行催督。婺州官吏。視爲故常。更不還準。今若不與區處變通。則婺以拒抵爲得計。而嚴之償抱本未已。合與指揮。照旨令嚴州於歲額代婺絹內。截留一半一萬八千疋。自市米充軍食。仍以一半絹解赴戶部。婺州亦令解絹一萬八千疋。補足戶部元額。卻與免撥米還嚴州。雖自景定元年分爲始。仍下戶部照應施行。其婺州所欠米數照元行下。逐旬嚴催撥還。 如朝旨猶是嚴代婺輸絹一萬八千疋。而婺乃盡免餉。嚴婺兩郡得失較然明甚。而婺猶拒命不聽。明年戶部以兩郡申請不以白於朝。復如鼎黼指揮。但俾婺米先入於嚴。然後趣嚴絹入部。景定元年十月空日。省劄戶部申。照得嚴州代婺州解絹。以充上供。婺州撥米還在嚴。蓋嚴代婺解絹。遇準戶部指揮。不可符准。婺還嚴之米。既無統攝。每是逋欠。害至兩歲年間。尚欠二萬餘石。官乎嚴之有請於朝。欲將代解之絹。從本州折價糴米。從今趁自解絹。準省劄行下。許令嚴州於代解絹內。截留一半。計一萬八千疋。自市米以充軍食。仍以一半絹解赴戶部。亦令婺州解絹一萬八千疋。補足戶部元額。卻與免撥米還嚴州。自景定元年始。續婺州乞解絹米。各仍舊貫。本部又已備坐申。據準行。不若婺州欲仍舊貫。今項預撥一年之米一萬五千碩。發還嚴州。方可從申。續又據婺州申。已備到米一萬石。節運嚴州。今嚴州人申。每歲差撥人船取米。每被坐困。乞照近降指揮。監婺州解絹。容本州自備糴軍儲。及備婺州所糴。見有米一萬石。以備本州取費者。乎嬰率。是虛給信。以從本州先次解絹。本部今與酌可行之說。爲悠久之計。嚴州解本部之絹。不患其不足。而不爲嚴州糴嚴州之米。環其失。當先催嚴州之絹。當先催婺州之米。行州郡一也。然統一計也。豈可同本部可催嚴州之絹。婺州之米。乎廣。其況米價州郡申報不已者。止以婺州之米不還。米有遲矣。其將何辦。所有景定元年五撥米絹。嚴州已將合解一半之絹。解部貿價權以充軍儲。況隔一載。難於再理。宜令婺州。將合運嚴州景定元年米一萬八千石。每石照嚴寺司折價。絹三綱。補還元額。專官前往。守待起發。至所有景定二年以後年分。其婺州運米一萬五千石。嚴州解絹一萬八千疋。各分作三綱。須管還婺州。先自起登本色米斛。至婺州交管。同嚴州絹綱申發起部。第一綱。十一月下旬。第二綱。十二月下旬。第三綱。次年正月下旬。以應起米。第一綱起期。定在如期日。申本部點對。仍委各州僉判。任責提督。申自今後。僉判批考。次年正月下旬。婺米之交管。具本年本任內。各將米絹之起綱。發絹數日月日。申本部點對。如稽欠誤。候行下。方許批書。欲乞劄下已。嚴婺兩郡遵守施行。候指揮。十月二十二日。奉有聖旨。依戶部所申事理。令各遵守施行。權正。任並行。不遵行。戾任。婺果守信。嚴亦何不利之有。第婺爲反覆。終不如行兩易之爲愈也。

景定嚴州續志卷三

學校

州學。在城西北隅。始學門屈折東出。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始闢南向。直北爲櫺星門。又北爲泮水。爲大成殿門。殿於一學爲中。殿廡爲從祀。爲前廊位。兩廡有使廊。錢糧庫在其東。由殿門而東。爲肅儀位。爲魁星樓。西爲公廚。大成殿之北。爲明倫堂。堂之東爲名侯祠。宋廣平。范文正。趙清獻。張宣公。西爲先賢祠。嚴先生。呂東萊。李都官。江諫議。顏光祿。田諫議。胡教授。潘夢空。方元英。喻玉泉。趙復齋。錢融堂。師堂廡爲四齋。東曰時習。曰近思。西曰克己。曰篤志。明倫堂之北。爲教書樓。下爲南軒東萊二先生祠。東爲世美祠。以祠郡侯之世守者。西爲直舍。學計病不給。每有弊壞。必州郡捐帑葺治。初雍熙二年卜今址。更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三大賢。然後棟宇之制。教養之具悉備。自雍熙至大觀。一新之。自大觀至紹興。又一新之。蓋百五十年閒。三改作矣。自紹興至今。百二十年。補苴支吾。僅免頹壓。撤故就新。未易議也。今侯錢可則。廉知學有樅山一段。官家以薄租專其利滋久。命奪以還學。專以地利給修造費。美宜爲作雜云。諸生立石於學。魁星樓爲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既勤模所。今侯錢可則。始丹雘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其下爲會食之所。始名育英。眉山楊棟爲記。今改爲登雲。

釣臺書院

釣臺距城五十里．范文正公始創祠宇．紹興四年．知州顏爲．嘗加葺治．名其閣、曰客星．軒曰羊裘．八年．知州董棻作招隱堂於祠之左．前志列於桐廬縣古跡下．淳熙五年．知州蕭燧重修．呂成公爲記．紹定戊子．知州陸子遹．始創書院．淳祐辛丑．知州王佖．始延堂長．訓嚴氏子孫．月計所廩給之．又十一年辛亥．知州趙汝歷．鑿石累土．以廣其地．益以棟宇．爲門三間．扁曰釣臺書院．歷級而陞．爲官廳．左仍先生祠也．羊裘軒．客星閣．悉仍其舊．以招隱堂廢址．爲燕居堂．下爲門廡．榜曰燕居之門．由官廳而右．爲講堂．榜曰清風堂．堂之北．爲複屋．榜曰逢高堂．堂之南．臨流爲閣．榜曰雲峯煙水．爲四齋．曰明善．在清風堂之左．希賢在其右．曰尚志．在雲峯煙水之左．修己在其右．爲爐亭．曰會友．山長、堂長、有位．祭器有庫．僦齋有倉．庖湢有所．於是延致衿佩．教養其間．綸釣之地．有絃誦聲矣．改登臺路．於書院之右．山巔有亭．以待憩息．東臺舊有亭．更爲亭西臺．對立相望．篤董事者識凡．芟夷古木．路取逕直．無復盤旋之舊．識者非之．郡捐帑五萬緡．就城爲抵質庫．月收其息．以助養士．明年知州季鏞、聞於朝．以州學教授兼山長．循故實．以四仲月守致祠．道山長率職事致祭．守亦時往．書院之制．蓋略備矣．然枕高瀨廬以爲基．經壬子巨浸．蕩遷士類．不十年．屢欲壓．景定辛酉．今侯錢可則．亟修治之．視舊益勝．客星閣．舊淪於僧舍．頹圮甚．命僧撤其故爲法堂．更卜爽塏於佛廬之左建焉．此山草木．自是益精神矣．書院有田．今六十四畝有奇．以嚴氏孫掌之．而山長稽其出納．養士錢．仍給於州．山之陰有平嶺．山先生故所耕也．

州學教授題名

州學惟教授一員．宣靖兵興．至乃闕官．紹興二年．始復置．乾道五年．呂成公以太學博士．諸次來爲員外教授．後來有繼者．淳祐十二年．省併京局官．爲在外添差官．乃復員外置．以監封樁庫．江一魁爲之．然非常員．前志例無題名．今補其闕．自紹興二年始．

石綱慶．紹興二年八月初三日到任．
朱良弼．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到任．
沈僎．紹興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到任．
鄭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到任．
繆若虛．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到任．
王大治．紹興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
葛戩．紹興二十一年閏四月十三日到任．
陳祖言．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到任．
嚴抗．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到任．
鄭南．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
徐存．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到任．

沈必豫．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到任．
鄭庶．乾道三年六月初十日到任．
呂相謙．乾道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任．
曹嶧．乾道六年七月初七日到任．
葉霖．乾道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
程弘圖．乾道八年九月初七日到任．
袁樞．乾道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
顧強．淳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
祝華．淳熙六年二月初三日到任．
楊寅．淳熙八年八月初二日到任．
劉文富．淳熙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
蔡沖飛．淳熙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到任．
鄭昉．淳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任．
練文．紹熙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
黃棣．慶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五年二月十三日滿．
會森．慶元五年二月十三日到任．
何劉．慶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嘉泰二年八月．召除學官．
林式之．嘉泰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開禧二年二月十八日滿．
侯允．開禧二年二月十八日到任．嘉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滿．
葉洪．嘉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滿．
徐有孚．嘉定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八年四月十七日滿．
陳潮．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到任．
元伯潛．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
施琮．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於十五年八月．替滿赴班．
陳震．嘉定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到任．寶慶二年正月初八日滿．
李大同．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三年十月十五日．準省劄闕．易興元府教授．
卜夢符．寶慶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兩易到任．
林石．紹定二年四月初五日到任．五年五月初三日．滿替赴班．

戚逵先。紹定五年五月初四日到任，紹定五年十二月去赴班。

陳錞。紹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端平元年六月初六日，除易行在省倉上界門。

葉英。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到任，嘉熙元年十月十四日滿。

周琮。嘉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淳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任滿。

陸堅。淳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淳祐五年五月二十日去任。

桂錫孫。淳祐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淳祐四年十月十六日滿。

章士元。淳祐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

王得一。元闕。

趙良維。淳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淳祐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滿。

沈應丑。淳祐十一年六月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內滿替。

方燮。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去任。

林申。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開慶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滿。

江一鶚。寶祐六年，特旨通差，十一月初三日到任，景定元年十一月，得旨特差提領戶部犒賞所，準遣。

鄭瑤。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景定四年二月十六日滿替。

陳夢虎。景定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到任，咸淳二年二月十六日滿。

聞有大。景定三年，指揮特差兼試教官，咸淳改元，以禮部審旨，特與堂除，填見闕，是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四年七月二十日滿替。

翁涓甫。咸淳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滿替。

方用。咸淳四年七月二十日到任。

趙希湜。咸淳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八年六月初八日滿替。唐則天后，以地字从也非宜，別製埊字。老子云：厝替地。趙希湜，郡用天后所製之地字；埊、地，通書作埊。

貢舉

貢院在州學之西。賓興就試者，餘七千人，解額僅十八人。寶祐己酉，知州趙孟傳增創西廊八間。寶祐乙卯，知州吳槃采巨木造試桌，分設廊廡，以革納案雜遝之患。初端平甲午，詔增天下解額，視辛卯舉終場人數為差。辛卯，衢寇猖獗，郡與衢鄰，士以保護鄉井，多不暇試，終場人數比他舉不逮，故增額亦不及之。今以詩學專門者，餘二千五百人，而貢者四人，艱亦甚矣。淳祐丁未，舉人黃蛻大對，為天下第二。庚戌，舉人方逢辰大對，為天下第一。知州趙孟傳、吳槃、今侯錢可則，迭援近比，以增解額為請，天高聽遠，尚仍其舊云。

登科題名

郡山川奇勝，士生其間，清高相尚，科第餘事耳。趙清獻公知州，始刻碑州學，紀登科者名，後來者續刻之。

洎淳熙丁未，刻石殆遍，更為第二碑，今又將遍矣。蓋郡之士風日盛，射策君門者，比舉益衆，碑之屢續也固宜。乃若黃蛻為丁未第二人，方逢辰為庚戌第一人，又皆以氣節自貴，重無忝大名，非但鄉閭之榮也。今續題名，自寶慶二年始。嘗文章子例蛻復舉，一甲長沙人，二甲保順軍人，黃蛻即用文章子舊名，景嘉鄉先輩師路，信乎復舉之傳制並也。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洪夢炎。　余肆。　葉澂。　馮登龍。

葉端平。　趙孟侳。　趙師緝。　趙燭大。

趙汝縮。　趙汝潛。　趙耆岳。

紹定二年黃樸榜。

方應旗。　汪自強。　洪牧。　胡伯碩。

紹定五年徐元杰榜。

江時舉。　洪揚祖。　姚夢角。　李濤。

端平二年吳叔告榜。

江應發。　趙由迪。

嘉熙二年周坦榜。

邵應豹。　林岍。上舍。　方若。　吳季子。

王鉞。　何應旂。　方洪。　趙粹夫。

淳祐元年徐儼夫榜。

邵甲。　翁應弼。　黃宗仁。　洪松樾。

淳祐四年留夢炎榜。

余夢洪。　胡夢魁。　舒文龍。

淳祐七年張淵微榜。

黃蛻。榜眼。　葉發。甲科。　趙與檣。　洪元忠。國學。

方元善。國學。　趙儆夫。上舍。　翁文龍。　翁旂。

李鴻聲。

淳祐九年方逢辰榜。

方逢辰。元名夢魁，御賜今名。　方登。甲科。　方吉。　馮季麟。

吳洪德。　洪蘭。　胡夢麟。

寶祐元年姚勉榜。

黃應樸。國學。　葉因祖。　任桂發。　洪承祖。

方鑽。

寶祐四年文天祥榜。

洪文伯。上舍。　趙與東。　黃　嘉。　洪伏龍。

盧萬里。　時　蓁。　鄭　逕。

開慶元年周震炎榜。

洪　樑。　何應斗。　翁蒙正。　鄭　瑶。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方炎午。上舍。　方　槐。　吳雄飛。上舍。　胡順昌。上舍。

余曦端。省試首名。　濮桂發。　胡夢高。內舍。　方龍榮。

周　濟。

鄉飲

古者黨庠術序。鄉飲有常。後乃視爲曠典。雖名都大藩。或百載不一舉。況於嚴乎。亦越名侯相望。思美教化。用能酌時之宜。爲之損益。以無忘古道焉。故特書之。

紹興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成。有詩示諸生。刻于學。

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詹阜爲賓。

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錢時爲賓。明日時詣學講書。有紀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爲之序。

寶祐甲寅。知州季鏞。修學告成。秋七月辛丑朔。舍菜於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百餘人。

景定辛酉。今侯錢可則。以正月甲午。舍菜於先聖先師。祀畢。序拜尚齒。飲會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黃巖爲賓。推高年者爲老。飲畢。備賓老以幣。有紀事一卷。校官鄭瑤爲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illegible]

鄉會

鄉會。所以篤枌榆之誼。惟唱第畢。鄉之位於朝、與仕於京者。張宴湖山。爲新貴者賀。最爲盛集。嚴爲非望。仁烈皇后誕毓之鄉。后兄楊恩節王次山。字仲甫。后姪敏肅王谷。字磐之。忠憲王石。字介之。每集必爲統盟。其後節鉞蟬聯。纓紱輝映。率繼先志。今節使孝孫之子鎮。以尚帝姬。益貴。斯集益有光焉。每集必有題名。今摭紹定龍飛所題於左。

紹定龍飛題名。

主集。

新安郡王。

永寧郡王。

輿集。

王師鼎伯。　方備士武。

鄭頤茂叔。　方萬里子萬。

王井深父。　趙時僎民望。

趙時恢洪道。　邵克勤宗禹。

王燕倫叔敍。　余燿文炳。

詹好德懿子。　洪擬祖季擬。

方若水善甫。　朱淮長源。

洪應汝忠。　方應旂正甫。

汪自強行之。　洪牧尊之。

胡伯驥德甫。

人物

郡人物表表相望。大抵尚氣節而輕功名。有子陵一絲之風。南渡人物。前志尚闕如也。今嗣書之。

詹至。字及夫。郡人。父安。爲鄉先生。躬教四子。皆登進士第。公其次也。建炎初。通判婺州。金兵將及境。郡守假它檄去。公合民兵七千人。授甲登陴。入與家人訣。出約死守。敵力攻五日而遁。紹興初。詔有事於明堂。公奏與其崇孝饗之虛文。曷若爲復讎之大義。請移蹕佐軍。恢圖恢復。事雖不行。識者韙之。張忠獻公督師。辟公幕機事。以功除直祕閣。忠獻去國。公不復用。後爲永興等路提點刑獄。丐祠歸。歿。張宣公銘其墓。

詹儀之。字體仁。至猶子也。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乾道間。張宣公守嚴郡。呂成公分教。公方占家食。日以問學爲事。淳熙二年。公知信州。時朱文公、呂成公俱在鵝湖。往復問辨無虛日。及帥廣東。首以濂溪爲治。立祠曲江上。張宣公爲之記。後論廣鹽官鬻之弊。宰顧韙之。除公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因任六年。官鬻弊革。未幾代者復之。公有袁州行。光皇登極。念公故宮僚。許自便。既歸而沒。公論惜之。

胡國瑞。字嘉言。郡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以博學稱。大觀初。命修九域志。尋爲刪修官。又除爲編修官。時奔競成風。公獨以在館中爲樂。不覬他宜。宣和寇起。郡命公爲鄉導。勛之後。仕至吏部侍郎。

莫三省。字□。郡人。以太學生釋褐。仕爲中書舍人。紹興二十二年。坐口休兵爲非。下之理。責居筠州。

喻樗。字子才。登建炎二年進士第。嘗受業龜山。趙忠簡公崇尚洛學。薦公除正字。告祠有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雖爲衆所嫉。而忠簡知之益信。有中庸大學論語解及士泉醉錄。行於世。寶祐甲寅。知州季鏞。繪肖於學宮祠之。

葉義問。字審言。郡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二十九年。爲吏部侍郎。時相主和議。兵備廢弛。公奏有備

無患。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揀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尋除兼尚書。三十一年。以知樞密院。視師江淮。遂有采石之捷。

馬大同、字會叔。郡人。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自爲小官。即以剛介聞。改秩除國子監簿。對便殿。上與語。輒奏不然。明日謂宰執曰。夜來馬大同奏對。朕與之辨論。凡不然朕說者三。氣節可喜。由是簡知孝廟。有大用意。後每對上。輒陳恢復大計。歷中外要官。必求整職。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所至聲迹顯著。無不知公名。仕至戶部侍郎。

趙彥肅、字子欽。郡人。號復齋先生。天資孝友。留意聖賢之學。窮理盡性。弗深造自得弗措也。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會光皇遐劍。終三年不仕。宰臣周必大薦之。孝廟甚力。先生益以近名爲嫌。仕止寧海軍節度推官。有易說。及廣學雜辨。士冠士昏饋食圖。行於世。朱文公觀其書。嘆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嘉定己卯。知州鄭之悌。即祥符寺遺址。建堂祠之。命學官春秋皆祀。寶祐甲寅。知州季鏞。復繪肖於學宮之先賢祠。

鄭頴、字茂叔。郡人。游太學有聲。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轍所至。輒以最聞。守嘉禾、以理卿召。言者沮之。且逮吏稽在任出納。擿其疵纇所得私啖服之。後其子碭爲大理評事。會時相以意嫉邊守。下之理。必死之。公謂碭曰。殺人以苟容。如天理何。碭奉法如公教。竟以忤歸。公笑曰。是足爲吾子矣。公自嘉禾歸十五年。竟不復仕。

錢時、字子是。郡人。號融堂。少力學自貴重。後著書立言。以鄉先生稱。嘗以易領漕舉。試南宮輒不利。絕意仕進。嘉熙二年。宰臣喬行簡奏上。補迪功郎秘閣校勘。兩入史館。終不斷顯仕。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國史宏綱蜀阜前後稿冠昏記等書。行於世。寶祐甲寅。知州季鏞。繪肖於學宮之先賢祠。

景定嚴州續志卷四

山

郡之鎮山、曰仁安。支脈蜿蜒。下走平疇。其餘入郡城者。各有名。前志不書。乃今書之。

錦砂岡。（元字犯光廟舊諱）在城內北。正脈融結處爲郡治。

東山。在郡治東。

秀山。以秀亭得名。西連東山。

建安山。在百順門內。

樊家山。在雄節營北。

西山。在城內西北。舊有孤高亭。今廢。

道場山。以陳僧宿得名。西連西山。

水

新安江。東陽江。合流於城東南。前志列於建德縣下。今不再書。攄湖井之宜書者書之。

西湖。在城西南。祝聖放生在焉。景定二年秋七月。暴雨。仁安山洪流迸出。決湖趨江。湖遂堙。今侯錢可則。亟以冬隙堤之。明年正月。祀堯之日。放生於湖如常年。碧波溶溶。鱗介咸遂。邦人樂其有愛君之心焉。

湯梓東陽樓晏爲之記。

郡城岸江枕山，泉味甘冽。舊爲井者九。曰桂泉，有雙桂坊。曰清泉，在子城外西北。曰華泉，在兜率寺西百步。曰甘泉，在軍門內西。曰醴泉，在郡圃。今迦留入公庫，貯錢庫。曰秀泉，在還差通判衙東。曰海底泉，在和平門內西。曰白龍泉，在安泰門外。曰碧波泉，在嘉猷門外。或謂甘泉秀泉不列於九井，然皆未有考焉。其他湮沒之所尚多，如雙井在善教坊南小巷中。鸞黄泉在樊家山下。舍人井在舍人橋東。丁家井在逢墊墈下路北。龍泉在錦砂岡西。今迦留入三務貲庫。是皆宜書。

寺觀

寺觀，比前志無大更革。撫其關於郡典者書之。

郡官之祝聖滿散，詣天慶觀兜率寺。

郡官之行國忌香，詣能仁院。

郡官之追崇徽廟，詣南山光孝禪寺。

郡官之勸農，詣近郊寺院無常所。

法華禪寺，舊在州城內東，今城西九峯庵，請具額。

甘泉道院，在軍門內西井於闤闠中，民居偪仄易穢。紹定戊子，知州陸子遹買民地爲亭覆之，近道院以奉佑聖，郡以羽士主之。

東山道院，在子城外東。景定庚申，知州謝奕中建，以羽士主之，亦奉佑聖。

祠廟

郡爲吳俗，昔多祠宇。自張宣公知州，斥淫祠之不在祀典者。故今所奉皆名神，撫其更革者志之。

城隍靈應廟，在子城內西，神以建安王爲稱，然莫知封號之始。景定辛酉，今侯錢可則，爲請于朝，始賜額靈應。更闢廟門，以修新溼。

祠山行宮，舊在兜率寺東廡間。淳祐辛丑，知州王佖闢寺東廢址遷焉。南臨通衢，廟貌斯稱。郡博士桂錫孫爲記。

梓潼眞君行祠，舊在天慶觀廡閒。景定庚申，今侯錢可則，拓地於觀之右，大飭祠宮，前臨通衢，面勢軒豁。明年大比，士之領薦者，接前後率有吉讖。今吏部葉夢鼎爲之記。景定二年大比，嚴實大府寺丞知嚴陵錢侯可則，作梓潼眞君祠，供眞命司，郡都之桂籍坊……[illegible]

[illegible]

靈順行祠，爲樓跨龍津橋。嘉泰元年建。

招商神祠，在觀瀾坊北。祠廢已久，地爲民居。淳祐火延數十百家，自居祠地者始。郡以民請，復建祠，然舊以招商爲名，豈非土俗貿遷之利，以粒斯民，故汲汲然耶。

崖府君廟，在子城西巷內。

天王堂，在子城西北隅。

古跡

郡相傳有三阜。元字、郭光、周嚴謨。九井。若九井，既志之矣。三阜俗傳爲郭璞留。一在通判廳治前。一在建德縣廳治前。一在水南。

大悲殿北有古井焉。陶土爲欄，識歲月其上，蓋開寶三年三月也。且識是年米斗二十錢。

碑碣

集古錄，載此郡唐時石刻頗不一，今往往不存。其所存者，前志已輯之矣。茲志其後來者焉。

御製戒石銘，守臣顏爲立石。

御書籍田詔，守臣羅汝楫立石。

錫宴戒州縣御筆，守臣趙孟傅立石。

戒貪，并錄勸資御札，守臣李介叔立石。

訓廉御札，守臣錢可則立石。

司馬溫公訓儉文，知州盧壽立石。

申用全會入納回降本末，知州顏頤仲立石。淳祐，番陽人……[illegible]

申免嚴婺西易米絹始末，知州王佖立石。淳祐……[illegible]

右在設廳。

知州趙名二。峯川冷世光撰。淳祐，其一修軍門樓記，其一[illegible]

范文正高風堂記。淳祐，[illegible]

范文正公桐廬郡十詠。淳祐，[illegible]

張宣公祀仁安山祀文。

重修浮梁記三，其一三省架閣黃灝爲知州鄭之悌撰。淳祐，[illegible]。其一，朝奉大夫徐邦憲爲知州謝師稷撰。其一，郡人方逢辰爲知州李介叔撰。

修譙樓記，校官鄭瑤爲知州謝奕中撰。

紀總制錢始末。知州許興裔立石。
申用全會納坊場錢本末。知州韋大醇立石。
瑞麥宜付史館省劄。并圖頌。今侯錢可則立石。
平糴倉記。郡人黃蛻。為知州李介叔撰。
措代解發州絹糴米餉軍省劄。知州錢可則立石。(俱韓隆興上。)
四公帖。(傳範公、文潞公、富鄭公、范文正。)
訓楚亞駝文。
狐烏亭記。知州鄭之悌立石。
明道、東坡二先生訓語。
右在高風堂庭廡間。
通判題名二。西園記。建德尉嚴康朝撰。
右在通判廳。
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及加號詔。(俱隆興、刻勝學歷發刻數。)
御書八刑八行詔。
皇帝賜辟雍詔。
御書孝經。
御書賜學官詔。
右並立石大成殿。
教授題名。
進士登科記。趙清獻公知州日始立石。後知州鄭滋易石增廣。
續登科記。知州謝德輿立。
趙清獻公初學詩。
增置學田記。郡人詹炎撰。
育英堂刻。今禮書楊棟撰。
重建學門記。校官江一麟撰。
蘇公勸鄉飲詩。
陸放翁詩帖。
右在州學。
重建軍門樓記。參政徐清叟。為知州吳槃撰。
重修西湖放生池添倅樓。吳為今侯錢可則撰。

梓潼廟記。今吏書蔡夢鼎。為今侯錢可則撰。
城隍鄭廟記。校官唐瑤。為今侯錢可則撰。
濟州橋記。校官鄭瑤。為今侯錢可則撰。
溪山偉觀記。校官鄭瑤。為今侯錢可則撰。
呂成公作重修嚴先生祠堂記。廣倡良書。世稱一美。舊石毀於火。僅存斷觀。過者嘆息。今侯錢可則。摹石臨鐫之。
重修釣臺書院記。郡人方逢。為今侯錢可則撰。

書籍

郡有經史詩文方書。凡八十種。今志其目。

六經正文。　語孟正文。
禮記集說。　玉藻講撰。
通鑑紀事本末。　南史。
唐鑑。　周子太極通書。
胡氏春秋傳。　胡氏春秋通旨。
春秋後傳。　春秋後傳補遺。
尚書發命講義。　尚書標選講義。
謝先生論語。　爾雅義。
近思錄。(知郡趙學文錢學悉任內刊。)　近思續錄。(知郡趙學文錢學悉二內刊。)
橫渠集。　朱文公家禮。
朱文公小學書。　南軒先生文集。
嚴堂四書管見。(知郡趙學文錢學悉任內刊。)　師友問答。
鶡冠子。　窮子。
程氏遺書。　巳易。
世說。　新定志。
新定續志。(知郡趙學文錢學悉任內刊。)　嚴陵集。
嚴陵別集。　釣臺詩。
釣臺續集。　釣臺別集。
皇甫集。　大字劉賓客集。
咸平集。　陶山集。
祖徠集。　定重顏公文集。

.95 -

15日

劍南詩.
江諫議奏議.
歸化書.
開元天寶遺事.
老學庵筆記.
竇氏聯珠.
陳米集.
唐御覽詩.
潘逍遙詩.
千巖集.
清眞集.
史氏指南方.
衛濟方.
二典義.
癰疽方.

劍南續稿.
閫範.
洛陽名園集.
聖政草.
鄉飲酒紀事.
省事老人集.
西崑酬唱集.
鉅鹿東觀集.
東里詩.
七里先生自然庵詩.
順庵集.
史載之方.
本事方.
產寶方.
清眞詩餘.

景定嚴州續志卷五

建德縣

縣爲附庸.凡賦斂率輸於州.縣無儲貲.亦無逋責.士儉俗醇.治貴簡靜.知縣事率京官爲之.佐官、有丞簿尉主學.兵官有管界衆巡檢.

學校

縣有宣聖廟.圮於水.嘉定戊寅.宰陳德一.始卽縣門內東建廟.淳祐庚戌.宰惠德夫.建門廡堂序.名講堂曰明倫.卽堂廡爲遂德、脩德、明德、建德四齋.堂北爲直舍.曰忠恕.潛齋王埜作記.

鄉里

縣管鄉九.其爲里者四十.詳載前志.獨新亭鄉之孝悌里.淳祐丁未.太守高斯得.書里名表之.

官廨

縣治在子城外東.公廳之左.爲近民堂.右爲淸白堂.中有道愛堂.

知縣題名

縣東背節.旌士直芳.紅旆碧油.建旄授鉞.嚴陵其三聖之始基乎.面受二江.背負一龍.弦歌滿城.密依治鎭.建德其六邑之冠冕乎.然則籍銅章.紆墨綬.爲邑長于斯者.是不可以無紀也.椎學製此來.竊謂當今

天下.每嘆無可爲之邑.正以賦輸不均.催驅良難.幸而粗可展布.人不當忘其所自來.逖由寶祐令君尹戶侍潛公而下.迺爲一碑.蓋公之爲是邦也.約供上之所出.均田賦之所入.一毫不求多於民.民至今利賴之.而宰亦藉是多滿去.膺冠首薦.破昭方來.使後之縣大夫、無忘公意.相與守之.則是名也.流芳榮何千百年.庚午長至.擬承議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余植記.

朝請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潛說友題蓋.

潛說友.從政郎.寶祐五年十二月到任.六年正月.改宣教郎.開慶元年十月.改通直.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

孫桂發.宣教郎.開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景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除主管官告院.

呂寶之.宣教郎.景定二年二月十五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離任.

游鎭.宣教郎.景定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景定五年十一月離任.

趙與穖.奉議郎.咸淳元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內准省劄.轉承議郎.咸淳二年三月.內准敕陞特差.咸淳三年七月.內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通判建德府.填見闕.先是邑之大旱.民以旱訴告、遂聞於朝.得米一萬以潤.豐解任.以租下併錢.併通判闕.備此遊物錢.預爲本邑人戶.代輸咸淳四年.苗租錢一全年于府.

余植.通直郎.咸淳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任.四年五月.轉奉議郎.咸淳七年正月二十二日.請替.

山

邑境皆山也.摭其著名者.以補前志之闕.

高峯山.去縣東五里許.仁安山之支也.則通院居之.累甓爲浮圖.在其巔.俗傳有讖云.卯峯二峯塑建塔.狀元從此魁天英.乃正卯位.

南山與城對峙.馬目山之支也.光孝禪寺居之.有浮屠七層.

屯軍山.去縣西一里許.

屏風山.去縣西二里許.自昔封禁.

橘山在東陽江之東.去縣十里許.峭不可登.上有產浮橘一本.橘熟風飄墮地.得者詫爲仙人橘.

萬歲山、明山、嚴山.在新亭鄉.皆秀環聳.爲佳山水處.

五寶山.在建德鄉.並新安江.西泝八十里.五山共一源.曰金山.相傳石上有金牛足跡.因以爲名.曰銀山、銅山、錫山、鐵山.皆以地所產得名.宋惟鐵山尚費冶課.餘皆廢.礦坑存.

楊溪峯在慈順鄉.峯如卓筆.

尖山.在宜政鄉.峯亦峭拔.

水

前志不及溪澗.今志其達於江者.

楊溪.在慈順鄉.

下涯溪.在慈順鄉.

馬目溪.在建德鄉.

錯塘溪.在慎山鄉.

黛潭溪 隸龍山鄉

右在邑之西境入於新安江

吳家溪 隸白鵠鄉

洋濱溪 隸白鵠鄉

大洋溪 隸宣政鄉

小洋溪 隸宣政鄉

右在邑之南境入於東陽江

菖溪新亭兩源之水出焉 隸新亭鄉

胥口溪 隸芝川鄉

坌柏溪 隸芝川鄉

右在邑之東境入於浙江

橋梁

道城北度仁安嶺與驛道合阻溪而爲橋者四在龍山鄉者曰大興橋在芝川鄉者曰朱家橋治平橋杜思橋惟治平橋有田百畝給修造數里人童天任所捐也今命約益九顧寺主之餘橋非驛道者不書

寺觀

寺觀在郛閭者已於郡志志之今志其餘以補前志之闕

報恩光孝禪寺 前志名資壽寺 寺有瀟灑亭爲一邑勝處景定改元東巖錢公可則由上饒入覲登亭有詩云有緣結得南山境瀟灑亭高竝可人此景古今吟不盡熙熙客裏且行春明年六月開浙於此豈非有行春之讖歟

九峯法善寺 前志爲九峯庵後請州城廢寺易其額

頂通院 即前志高峯院

普證院 在仁行鄉嘉熙間僧維政請處州廢額建

萬壽寺 在芝川鄉淳祐間邑民請南山舊額建

多福院 在龍山鄉嘉熙間邑民請仁安山廢額建

普濟院 在建德鄉建炎間邑民請桐廬縣廢額建

善濟庵 在仁行鄉寶祐間僧文行請額建

思濟庵 在芝川鄉淳祐間邑民請桐廬縣廢額建

永隆宮 在龍山鄉距城七里曰青山淳祐間道士許守正請遂安縣黛額建

鳳翔觀 在慈順鄉之朱池寶慶間邑民請分水縣廢額建

西眞宮 在建德鄉之銅山道士鄧合光請遂安縣廢額建

龍興觀 昔在仁安山之巔觀廢爲仁行鄉淨山新觀請額云淳祐壬子仁安山復自爲額

祠廟

廣濟廟 蓋紹興甲子所賜額也前志止云仁安寵廟王廟紀神號曰忠顯仁安敷廟昭惠王嘉熙丁酉改昭惠爲廣澤淳祐壬子申錫嘉號曰忠肅靈應廣澤孚惠王

順濟廟 前志止云神稱龍王廟淳熙己酉始賜廟額嘉元庚申封新安江之神曰靈濟侯開禧改元封東陽江之神曰廣濟侯

梘山羊太傅廟 在新亭鄉之和村神名祜鄉有游其峴者夜夢神告之曰吾與汝俱游而鄉幸歸而祠我夢者爇香火以歸即其居中歸地爲廟後大水漂去廟有石香爐高五尺道流里許止溪次殆類人徙因即地建祠水旱禱之輒應

徐偃王廟 在慈順鄉皆徐姓自太末徙是鄉因建行祠

蔣山神祠 在龍山鄉舊傳即金陵蔣山人也

翊忠侯廟 在龍山鄉姓潘氏名世雄蓋里人也宣和間以力勇禦寇有功死故廟食嘉熙丁酉始廟侯爵校書郎楊幼度爲之記

古跡

石船 在胥口西半里漸江灘石中長一丈半宛然小舟也春水漲鄉民視舟中沙石多寡占一歲豐歉沙激豐賤蓋民食仰汎舟惟恐豐梗故嘗識之至此

石澳溪 在慈順鄉徐村有曠地數千頃無水不可耕徐氏鑿穴山三十丈注水南下遂爲良田刻石識歲上蓋天聖二年也

碑碣

紹興恤刑詔 知縣楊蓋立石

紹興御筆廟田手詔 知縣張莘立石

嘉定蠲減版賦始末 知縣衛楫立石

縣義莊記 郡人方爲里撰知縣孫自中立石

縣學記二 其一嘉定戊寅邑人葛安節撰 其一寶祐甲寅淳書王莘撰

救荒記

士大夫有民有社得常相安於豐年樂歲間非至辛歉天遇臘常因饑代有歲考史籍賑之者亦多術矣大略不過發公廩致販商分私蓄皆因其有餘而爲計安出哉山多田少吾郡爲甚建邑爲尤甚歲登甲戶無餘粟中產不足伏臘農可知已仰於鄰邑仰於鄰郡樵蘇亦仰於京師小歉則直倍他土勢也然射利者趨之民猶免於孚咸淳四年水易陵谷未廢而旱方數千里凡建民所仰之地率自救弗贍縣粒無從至明年春乃擣島味採蘇菁至入屑山木之膚以爲食形鵠載塗今尹信安趙公興檟戚□不遑寧

曰民饑乃爾。發廩乎。曰無。招商乎。曰無。勸分乎。曰無。幾束手矣。幸先是朝廷科糴豐儲倉米於郡。乃捐俸回糴二百斛。率鄉都資助。以濟疾苦矜獨之不聊生者。又曰。濟有限也。則貸楮爲之。祈哀請命。乞糴於朝。忱辭感動。廟堂惻然與憫。仍撥豐儲米壹萬斛。俾其直以賑之。暨至曲防竊戒。無勺合不粒饑民之腹。迄事而麥已。秋田里翕然舉手加額曰。恩哉。尹之生我民也。異乎彼之因北有者矣。鄉之任事者。有喻於勸。何權。何自啟。何一之。蔣開。張大明。唐發龍。許汝弼。方闕孫。許萬鐘。洪榮祖。洪貫龍。劉光祖。倪在鈞。邵大中。徐安國。馮應得。錢東。陳大林。周文中。陳化龍。葉英發。洪奎英。凡二十有六人。曰尹其無負新天子撫字之寄者。其事視古人爲尤難。將紀以示民之不能忘。忽郡卒騷動。火民居。復擁城。城且洶洶。尹一言。帖然以居。未幾時。旨就擢武部。衆益嘆服曰。此豈發奮笑說能爲哉。乃敘其顛末。屬于余。余昨守尹之鄉。聞其先君靜齋德祿倍崇。倣文正范公遺意。創義田以賙族之貧。冠昏喪葬給有差。里或饑。賑無靳色。尹湍繼有如焉。感而服者衆矣。故其鄉民兩弄兵。皆相戒不忍犯。宜政行斯邑若是卓卓也。積而大之。豈止一鄉一邑云其澤哉。於是乎書。朝奉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黃宗仁記。并書。朝請郎。新除司農寺少卿。兼敕令所刪修官。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潛說友題蓋。奉議郎。知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余植立石。

咸淳御製字民銘

澄事必公。拊民必惠。邇者有訓。亦既切至。咨爾令長。守以勿墜。宣朕實意。斯爲愷悌。

臣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寶位。七年於茲。朝廷清明。條貫快活。普天率土。涵泳至仁。猶懼保受民。益培邦本。邇者親灑宸翰。申錫嘉銘。俯於撫字之臣。俾行公惠之政。其與太宗皇帝戒石御製。同一忠厚之心也。猗歟盛哉。臣叨恩學製。寵在仙浙之附庸。對揚王休。尤先諸邑。敬拜乎稽首颺言曰。公則律己無私。而毫髮之不欺。惠則撫民以寬。而繭絲之不急。惟公惟惠。愷悌之政也。敢不恭命。茲以聖訓。托之堅珉。揭當今而詔方來。垂無窮而施罔極。庶可以上副聖天子保民無疆之實意云。咸淳六年。九月十六日。奉議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箭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臣余植百拜謹立。

建德縣進士登科記

國朝以人文化天下。進士得人最盛。新定郡。自咸平三年。繇鄉貢擢進士第。首於建邑得王君冕。自是舉不絕書。名臣相望。惟斯邑爲盛。豈非千峯聳翠。雙溪瀉玉。瑰奇特傑之觀。滋潤清絕之氣。獨萃斯邑乎。又得非由范張呂陸。泓涵演迤之餘。仁義道德之化。首聞及斯邑乎。至如抗直節於東都。扶極之餘。倡洛學於火德再炎之始。又皆斯邑之景星鳳凰。光輝宇宙。咸繇科目進者也。今天子卽位之元年。詔陞潛府。遂以邑名其郡。粤四年。上御集英。親策方內之士。權適以懸綴舉。製斯邑。未唱第先。默有感焉。已而邑人首以恩貢擢第。益彰也。是年斯邑合得四人。其三皆比居於城。視他時尤盛。觸觸邑變。自咸平迄今。獨未有題名。以揭斯邑之偉觀。殆非所以表列前修。與起斯文者也。植茲幸奮滿。輒采舊聞。攻石而書之。斯邑士氣夙翦。文風寖盛。方來者尙源源也。且闕以俟續書。俾後之觀者。自其登名。以覈其遂業之所到。知斯

邑有人如此。則是記豈徒然哉。咸淳庚午長至。擬承議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余植記。

王　冕。咸平。
許　湜。天禧。
倪天錫。
江公著。治平。
江公佐。元豐。
倪直儒。
方　鼎。元祐。
江公亮。元符。
詹　至。崇寧。
詹公著。大觀。
姜師仲。
喩彥先。

許　埠。大中。
倪天秩。慶歷。
喩　房。嘉祐。
江公望。熙寧。
倪直侯。元豐。
方行可。元祐。
江公朗。
王　昇。崇寧。
朱　彪。崇寧。
詹大聲。
詹大方。政和。
詹大和。宣和。

喩　樗。建炎戊申。
喩仲遠。紹興庚午。
馬大同。紹興甲戌。
趙彥逾。紹興庚辰。
趙彥肅。乾道丙戌。
姜大中。乾道己丑。
朱承孫。
趙不穡。
朱仲浮。慶元丙辰。
滕承孫。嘉泰壬戌。
趙師誠。開禧乙丑。
方　鏓。
趙價夫。
胡誠一。
柴　銳。嘉定辛未。
趙積夫。

王　鄰。紹興壬子。
汪遠中。紹興辛未。
鄭　棟。紹興丁丑。
王　恬。隆興癸未。
鄧　先。
趙仲友。淳熙壬辰。
趙彥迥。
詹　炎。紹興癸丑。
鄭　誨。慶元己未。
許大聲。
趙汝端。
趙彥巘。
馬　萬。嘉定戊辰。
方　僃。
方萬里。
林　爽。嘉定甲戌。

詹仁澤、趙師綽嘉定甲戌。趙孟衍、趙權夫、趙汝得、方應旂紹定己丑。姚夢角紹定壬辰。方洪嘉熙戊戌。邵甲淳祐辛丑。馮季麟淳祐庚戌。趙與東寶祐丙辰。趙必穡、趙必邈、趙希澈、趙希灝、周㮚咸淳戊辰。趙必范。

趙㮚夫、馮登龍寶慶丙戌。趙師樸、趙汝縉、趙崟岳、洪牧、趙由迪端平乙未。趙琮夫、趙與檑、賈應槐寶祐癸丑。趙樹夫咸淳乙丑。趙由巡、趙神夫、趙顯夫、趙時爵、朱文龍、趙希譫。

孝行記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有綱常之道也。則夫事親以孝，乃人子當為之事，五致未備，不可以為人。然自世降俗微，知之者鮮，有能卓然盡其難能之孝，而出於天性之自然者，是尤可加尚也已。植學製此來，實在聖天子潛藩附庸之邑，去天咫尺，故斯民之漸染孝治者最深。邇年其民以孝行聞者、凡五人焉。舉善而勸不能，長民之職也。用剟姓名，以勸來者。咸淳七年歲次辛未元日，擬承議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余植記。

何崇源。居貫德鄉右廂，列字井安泰坊。母黃氏，年八十四歲。昨于嘉定四年七月，抱患沈重，其何崇源於右股割肉煮粥，飼母即愈。又於咸淳五年七月，其母再疾，何崇源復行割股，母病隨愈。本縣審實，給穀存問，申府支給，仍永免戶役。

陳師猜。居仁行鄉十九都謝田，母王氏，年八十六歲，於咸淳五年六月，抱患危篤，其陳師猜，就右股取肝，煮粥，飼母，母即安。本縣審實，申府支給，仍免戶役。

蔣德定。居貫德鄉左廂，寒字井睦坊巷，母吳氏，年七十歲，於咸淳六年九月，抱患沈重，蔣德定就右股割肉煮粥，飼母即愈。本縣躬親存問，審實，申府支給，仍免戶役。

徐大發。居慈順鄉十三都朱池，母劉氏，年七十歲，於咸淳六年七月，抱患危重，其徐大發同姊徐五娘，各就左股，割肉煮粥，飼母即愈。本縣審實，申府支給，仍免戶役。

徐五娘。大發之姊也，與其弟割肉救母，不約而同，尤閨房女子之所難，蓋出於天性云。

景定嚴州續志卷六

淳安縣

縣視他邑為壯，民物稠夥庶，昔病版籍漫漶，縣計倚鑿空，比更修明，病亦仍昔。知縣事，率京官為之。其佐官，有丞、簿、尉各一員。舊有酒官、稅官各一員，酒官廢已久，今侯鋌何則聞於朝，併省稅官。寨二，曰威平，去縣西八十里，其官為徽、嚴二州都巡檢使；曰港口，去縣東二十里，其官為淳安、遂安、壽昌三縣巡檢。縣之東鄉曰長樂，距縣最遠，期限率不應。嘉定初，議置東尉，不果。

學校

縣即宣聖廟為學。其講堂曰化成，為齋四所，東西南北，位置得宜，堂皇深邃。其直舍曰兌軒，歲久滋弗治。淳祐甲寅，知縣石孝聞屬邑寓洪如黌、董修造事，邑人士叶力裨助，不日輪奐，蛟峯方逢辰為之記。

鄉里

縣管鄉十四，為里者、一百一十有二。

前志，開化鄉有西郭里、富皋里。據縣志，富皋里隸梓桐鄉，而開化不屬西境，不應有西郭里，蓋風潭、賢儒二里是也。

前志，仁壽鄉，有飛龍里，風潭里，賢儒里。據縣志，風潭、賢儒合隸開化。其在仁壽者，蓋崇貴、桐梧二里是也。

飛龍里。今改曰雲程。
安陽鄉。先是上一字犯光宗廟諱。改今名。
和義鄉。舊名青溪。淳熙己亥。知縣陳煜以鄉民首應義役。白郡改今名。
永平鄉管里十。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以其里人方蘇事父母孝。名其里曰孝養。又詹時澤兄弟友愛終身。名其里曰友恭。
招賢里。舊名富村。融堂先生錢時所居。郡侯錢可則以先生膺天朝特起之招。易以今名。併書其扁。又建坊於郡縣以表之。先生講學著書之所爲齋者四。曰冬窩、安案、高齋、蜀阜。爲堂者三。曰此山、敬止、慶光。登臨吟詠之所爲亭者五。曰歸然、歲寒、詠歸、野翁吟、光風霽月。其歸自史館也。乃創經史閣以貯所著書籍云。
雙生里。舊名背嶺。以里人盧□居產雙竹。知州李介叔。易今名表之。□館詞瀕江爲樓，曰天邊風露。

官廨

縣治。在縣城正北。其公退有學愛堂。製錦堂。簡書林。正己軒。縣圃有亭曰秋風。曰凭遠。
丞廳有亭曰見山。曰勝槩。
尉司有軒曰梅隱。曰拄笏。
萬壽亭在縣西瀕溪。爲祝聖放生之所。

知縣題名

縣志題名自至道三年孫謙始。今自寶慶以後。併紀其次。
戴師聖。
趙希瓔。
楊宗元。
祝孝穎。
莊夢說。
蔣衡。
王昱。
黎祖昭。
王珀。
謝挺之。
饒雖老。
趙崇嶓。
虞兢。

馮如愚。
吳橙。
石孝聞。
趙與遇。
史琦卿。
張爀。
葉漢老。
葉謂孫。

山

南山。在溪南。爲縣治對山。巖石層綠。林木陰翳。有亭曰物外。一邑奇觀也。
聖姥山。在龍山鄉。山巔有平地、餘一頃。洞泉冬夏不竭。祈禱輒應。
紫蓋峯。在安福鄉。山腰微隆。上乃旁拓。形如擁蓋。因以爲名。
並桃山。跨常樂、永平、兩鄉。高出衆山上。一登絕頂。杭歙衢婺之山。依約在目。山下望之。如二桃。因以得名。

水

放生池。在縣西轉教寺前。即溪禁採捕。臨流爲亭。曰萬壽。面對雉山。亦禁樵伐。
古渠。在縣城內。引西山泉。經縣市東注。歲久淤塞。雨潦無所決洩。居民病之。淳熙己亥。知縣陳煜庀夫浚治。力復其舊。民以爲便。
清心泉。在縣門內東。
西井。在縣西。護以鐵欄。圍一丈五尺。政和七年鑿。

坊市

縣市爲坊者。一十有二。曰宜化。曰佐理。曰登雲。曰攀桂。曰還桂。以胡氏曾科名。曰延桂。以鄭氏世科名。曰還淳。曰阜民。曰熙安。曰時雍。曰固業。曰熙春。
狀元坊二。
一在縣學前。以淳祐丁未，邑人黃蛻爲大對第二，知縣陳煜建。
一在邑東新橋。以淳祐庚戌，邑人方逢辰爲大魁第一。

橋梁

縣市瀕溪。即稅務之南。跨溪爲浮梁。舊名百丈橋。寶祐丙午。知縣虞兢。改曰青溪橋。
縣市石橋四。東曰新橋。社橋。西曰白塔橋。西碉橋。
惠人橋。在龍山鄉。跨合陽溪二十丈。累石爲趾。架屋其上。後經水毀。未復。
馬巖橋。在安福鄉。制如合陽橋。而其長過之。

蜀溪橋。在威平寨西北五里。

寺觀

上善觀。在溪南二里。嘉定甲戌。道士唐師直。請龍山鄉廢額建。今龍山亦自有觀。
神景宮。即舊眞應廟。開禧乙丑。道士聞若訥。請縣西廢額名之。
建興寺。在永平鄉。
神景寺。在永平鄉。乾道間。請縣東尼寺廢額建。
桐山院。在長樂鄉。後唐長興三年建。
龍巖寺。在和義鄉。紹興甲子。僧善慶。請尼寺廢額建。
法華院。在永平鄉。嘉定乙亥。僧道冲。請在城兜率寺子院廢額名之。

祠廟

東嶽廟。在縣東南。
五靈王廟。在城隍廟左。
戈府君廟。在縣西五里。舊傳神事吳越。提兵禦敵不利。敵諸其頭。併斃之。神右手持劍。左手自提其頭。行至今祠所仆焉。旣而風雨晦冥。雷電震耀。鄉人駭其神異。即地爲廟祀之。水旱禱焉。
弘仁廣儲王廟。在永平寨西。
賀太守祠堂。在永平鄉。邑人以其始分葉鄉爲郡。目爲葉鄉士神。吳寶。
王押衙廟。在安樂鄉。舊傳神事吳越。以勇力聞。禦寇有功。押衙蓋其時官稱也。
忠烈侯廟。即都督廟。前志遺其侯爵。嘉定丙子。縣尉何元壽。訪得之。始以爵名。
靈佑廟。在長樂鄉。神姓范氏。名敍。宣和中。以陰功助幸輿宗。討賊有功。興宗表聞於朝。詔賜今額。邑人鄧掞記。
忠助廟。在縣西。神封忠濟侯。姓汪氏。即歙郡英濟王子。紹興己未。賜今額。
廣惠行祠。在縣治南。嘉定乙亥。知縣應與撰建。
英烈廟。在永平鄉。神歙人。姓錢氏。長名晉季。名夔。生有別業。在永平。宣靖間。團民兵。衛鄉井。有力路。來服其令。建炎己酉。烏珠大舉深入。氣幸御道。敵至臨安。泝浙江而西。二侯與邑人方庚。率民兵三千人東赴。至桐廬縣西。祖牛頭山。迫險可得志。布陣迎敵。大敗敵衆。敵遂北去。後以功各補承信郎。紹定庚寅。江東部使者。列其功。請立祠於嚴。賜廟英烈。紹定癸巳。歙民復請賜爵。乃封晉爲惠顯侯。夔爲惠濟侯。

古跡

仙居洞。在龍山鄉。漸山之麓。洞有石龍。水從龍口。流注盆池中。常滿不溢。人不知所從泄。遇旱迎水。禱之隨應。
太子城。在梓桐鄉。昔慈山之巔。相傳昔太子避地。築城其上。今迹猶存。

碑碣

重修放生池記。奉議郎龍頌撰。知縣盧煜書。
社壇記。承靖郎陳應撰。
重建題名記。知縣俞壽興撰。
重修縣學記四。
一係邑人朝奉大夫方聞撰。
一係邑人方有壽撰。
一係從政郎鄭煜撰。
一係邑人方逢辰撰。
進士登科題名記。知縣呂南夫撰。
元祐黨籍碑。縣尉司馬逵刊於縣學。與縣興承寶碑並立。
紹興御書籍田手詔碑。丞相俞儴立。
築城經部制發記。奉議郎應鏞撰。
韓昌黎遺像碑。知縣陳煜立。并贊。
重修譙樓記。寶章待制程公許撰。

景定嚴州續志卷七

桐廬縣

縣瀕浙江上流。以舟車所會。素號佳邑。今雖不逮於昔。而俗醇事簡。不害爲易治。知縣事。率京官爲之。其佐官。有丞、簿、尉各一員。酒稅務。舊有官。今郡侯就可則。始奏省之。由合江而東有寨。爲嚴、衢、婺三州巡檢。

學校

縣舊有學。在縣治東北。其講堂曰明倫。四齋曰進德。曰育英。曰上達。曰尚志。嘉定間。始建櫺星門。寶慶間。乃建御書閣。

鄉里

縣管鄉十八。前志爲里者四十有二。今凡四十有四。
桐廬鄉。有衣冠里。長樂鄉。有守直里。孝仁鄉。有孝義里。水濱鄉。有桃嶺里。而前志俱不載。
孝泉鄉。前志管里三。今爲里者二。曰仁孝。曰邑瑞。
金今鄉。前志管里二。今爲里者三。曰通溪。曰孝泉。曰侯渚。
定安鄉。前志管里五。今爲里者四。曰懷仁。曰橫山。曰桐洲。曰新興。
至德鄉。前志管里九。今爲里者八。曰如會。曰下村。曰潮逆。曰厚倫。曰移風。曰昔賢。曰白石。曰凍洲。

坊市

縣爲坊者、一十有九。

依德。贊治。近民。熙和。閱武。育英。慈孝。閱禮。富仁。宣化。旌義。雙桂。甘泉。

興賢。仁榮。攀桂。朝京。曲阜。濬城。

官廨

縣衙。在縣市西。其公廳之左爲蘋齊林。右爲虛舟齋。縣圃有樓。曰雙清。亭曰更清。曰西麓。曰山亭。

丞、簿、尉、廨。皆在縣東。淳祐壬子。水毀後。惟簿廨僅可居。丞占桐江驛爲廨。而尉乃下僦民屋。

豐樂樓。在縣衙外東。酒壚寄焉。

稅亭。在縣市瀕江。其街北爲酒務。

皇華亭。在縣東北三里。

拱翠亭。在縣西二里。

馬驛。在四通寺西。

合江亭。在縣市東。知縣楊瑱重建。濟齋王埜書其扁。天台吳子良爲之記。

惠民倉。在常平倉後山下。爲小樓。以居掌鑰者。知縣趙汝澂建。糴米有餘賑不足。邑人便之。今惟倉存。

知縣題名

趙汝惲。奉議郎，嘉定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任，在任轉承議郎，又轉朝奉郎，寶慶三年正月，以將赴臨安府城北廂。

章　棋。奉議郎，寶慶三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在任轉朝奉郎，紹定元年三月通理滿。

莊夢說。通直郎，紹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任。

劉揚祖。通直郎，紹定二年六月十四日到任，在任四年，轉奉議郎，又轉承議郎，五年十一月替。

趙汝𤩽。承議郎，紹定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在任轉奉議郎，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替。

洪　𩨘。宣教郎，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在任轉通直郎。

趙汝澂。

李　著。奉議郎，嘉熙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到任，在任轉朝奉郎，淳祐四年二月十一日替。

潘大雅。奉議郎，淳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在任轉承議郎，淳祐七年四月十一日滿替。

何處任。宣教郎，淳祐七年四月十二日到任。

楊　瑱。宣教郎，淳祐八年六月初八日到任，在任轉奉議郎，淳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滿替。

葉　揆。

徐　鑄。承事郎，寶祐元年三月十五日到任，在任轉宣教郎，寶祐四年四月初四日滿替。

吳　衍。奉議郎，寶祐四年四月初四日到任，當年七月二十一日除[illegible]院。

董　澄。奉議郎，寶祐四年十月初十日到任，開慶元年十月初三日去任。

蔣之瑞。宣教郎，開慶元年十月初三日到任，景定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去任。

胡太古。通直郎，景定三年正月十六日到任。

山

金紫巖。在桐廬鄉。距縣十五里。相傳巖有異光若金紫。因以爲名。

白鶴巖。在桐廬鄉。山最高。將雨先霧。

龍洞山。在常樂鄉。行羊腸半舍許。有石曰洞門。中乃爽豁。廣法寺居之。山巔有龍門池。流水溉田。足以供僧。

獨高峯。在常樂鄉。嘉定間。邑山僧妙機爲浮圖其上。郡人楊纘書其扁。

牛山。在孝泉鄉。去縣西十五里。並浙江而北。南渡時。鄉兵敗金人於此。前志，有金牛山在縣東南十五里，疑非此牛山也。

金鐘山。在孝泉鄉。去縣西十三里。

鳳凰山。在縣東北。

水

浙江。自縣而東至錢塘。凡六合縣境諸溪。入于江者有五。

廬茨溪。在金牛鄉，出白嶺。

符諸港。源孝泉鄉。

積溪。一名南溪。源金牛鄉。出歙縣山下橫水。不通溪。因人諸溪。瀰瀰引水。溉田數百畝。

東溪。源出天目山，即桐江，在縣東。

窄溪。縣東水漲，富新城陸山相對。

橋梁

縣市有橋曰寶應。有浮梁。跨東溪。距縣五里。曰政惠。諸鄉石橋十。在安樂者、曰龍伏。在常樂者、曰通濟。在孝泉者、曰貴蔣。曰香山。在金牛者、曰柳溝。曰登雲。曰龍津。在安定者、曰小潘。曰月舉。曰馬浦。

寺觀

白塔院。在縣西一里半。

禪定院。在桐廬鄉。距縣四里。昔黃裳讀書於此。自號紫元翁。今院有紫元祠堂。蔣興中張魏公憩此經宿。隨有芝草生所憩處。僧爲作瑞芝軒。

靜林院。在縣北五十里。

靜居院。在桐廬鄉。距縣二十五里。晉嘉僧發、翼、誦經之所。

勝因院。在安樂鄉。距縣四十里。嘉定間。僧梵迪請廢額建。

新會院。在孝仁鄉。距縣十里。居萬山間。地乏水。紹興間。有華峰庵佛殿側。僧鑿之得甘泉。

石佛院。在孝仁鄉。距縣十里。宣和閒。僧法眞建。
長樂院。在定安鄉。距縣三十五里。唐乾符閒建。地名吳村。吳璘捨水竹園爲院基。今吳姓有家存焉。
棲霞院。在定安鄉。距縣四十里。乾德閒建。
建平院。在定安鄉。距縣四十里。吳越時建。
吉祥院。在定安鄉。距縣五十里。晉天福閒建。
建興院。在賀岑鄉。距縣三十里。周顯德閒建。前志不載。並
洞明宮。在定安鄉。距縣三十五里。嘉定閒。道士張守廉請遂安廢額建。今遂安亦有宮。
雪水庵。在水碓鄉。距縣七十里。
漏澤庵。距縣西三里餘。

祠廟

祠山行祠。在縣西一里。邑令程準威夢立。
鎭寧侯廟。在桐城鄉。距縣五里。卽州東之行祠也。
靈祐廟二。一在金牛鄉。一在至德鄉。卽柳山弘仁廣信王也。
珠山龍王廟。在水碓鄉。距縣二十五里。山有乳泉。漑田甚多。紹興閒。乃立祠。端平丙申。文林郎陳一中因重修爲記。
嘉應侯廟。在水碓鄉梅嶺。距縣二十五里。神卽張巡也。
徐偃王廟。在水碓鄉。

古跡

龍潭。在金牛鄉。距縣十五里。潭在山谷閒。相傳有龍宅焉。淳熙壬寅。邑令鄧普。迎水禱旱有應。因作送龍祠。其一曰。四山回環兮、古龍湫。山水陰翳兮、枝柤樛。轟雷掣電兮、耀靈虬。膏澤霑濡兮、歲有秋。其二曰。奠桂酒兮、椒漿。雜肴蕢兮、薦堂皇。願龍乘休兮、時厥雨暘。豐年之報兮、不敢忘。山下有洞泉。漑田數百畝。

碑碣

重修釣臺書院記二、一係淳祐辛丑。郡守王𤨏撰。一係淳祐辛亥。教授吳子良撰。
闡仙洞記。政和壬辰。尚書黃裳撰。
乳泉龍王廟記。嘉熙丁酉。浙西倉幹陳一中撰。

景定嚴州續志卷八

遂安縣

縣與淳爲鄰邑。而版籍之夥亦如之。修明至再。公私俱困也。知縣事。無問京選。其佐官。舊有丞。而尉、乃兼領簿事。宣和以後。丞爲省員。而嘉定閒。析置簿、尉、各一員。稅官雖有員。屑至者鮮。其兵官。惟林寨有巡檢。

學校

縣卽宣聖廟爲學。前志。在縣南二十步。紹熙癸丑。邑民徐嘉師。弗戒於火。延燬廟學。因獻地鳩工。於縣西改建焉。學有田百八十畝。與他產俱列於石。前此延師㕓士。皆取給焉。三山林垌。東陽陳大猷。皆嘗就聘主學。後乃虛席。

官廨

縣治。在縣城內北。公廨之左。爲至善堂。依山爲巖姿亭。舊有嘉慶、清芬、雪屋三堂、有堂曰製錦。閣曰戴星。亭曰滑心。曰登雲。曰鼇山。曰紡橋。曰貯清。紹定己丑。燬於火。因不復建。簿自創員後。卽縣西廢驛爲廨。尋燬於火。僦民屋居之。尉舊兼簿。有廨在縣治南。今悉頹圮。惟古木與石刻尚存。尉亦僦居。稅務燬。不復建。

淳祐甲辰，貳淳祐甲辰知縣傅堯右酒務，厲基改建，郡博士桂錫孫爲之記。

知縣題名

縣有壁記，刻知縣姓名，自宣和三年，知縣徐鎮始，今例自寶慶以來，序其次。

王　深。承直郎。

朱　淇。文林郎。

吳　滂。從事郎。

趙時伸。文林郎。

莫　俁。儒林郎。

張思兼。承直郎。

葉朋道。從事郎。

樓大年。從事郎。

趙時柔。儒林郎。

傅　堯。儒林郎。

趙汝邁。文林郎。

趙邁夫。從政郎。

魏端介。承直郎。

徐鬳孫。宣義郎。

高德一。奉議郎。

謝必諗。奉議郎。

趙正卿。宣教郎。

門關

縣郭之爲門者三，東曰照春，西曰龍津，南曰鳳林。

坊市

縣市之爲坊者六，曰招賢，曰濂陽，曰積慶，曰宣仁，曰育英，曰里仁。縣之正南關縣學舊址，爲翊泰、宣詔二亭，中直縣衙爲新街。

山

蘂山。在縣東南二里許，孤峯峭立，爲一邑鎮，紹興中，有選地者李季，精天文，謂二浙、上當牛女之分，今婺州與徽之婺源縣，皆以女宿得名，此邑介其中，宜曰婺山，作蘂、非也。

水

縣有溪，曰武強，以山得名，今概溪澗之入於武強者、書之。

雙溪。自歙山發源，東至三渡，與邑境諸小澗合，又東至於谿，又東入於武強溪。

署網溪。自衢境發源，與邑境諸小澗合，流至於東亭，與雙溪諸水合，是爲武強溪。

龍溪。自清安縣境發源，至縣東五里，與雙溪諸水合，北入於武強溪。

橋梁

縣南跨溪爲浮梁，舊有圯，不時治，邑士王總得，捐田五十畝，命永濟庵僧、掌其入，隨圯卽葺，往來者德之。東自界首至縣，其爲橋者五，曰解林，曰東亭，曰余村，曰烈橋，曰龍渡。西自界首至縣，其爲橋者四，曰豹石，曰豐斷，曰西鮑，曰巖橋，其自新安橫出，有黃村橋。

寺觀

前志，有寺、無觀，今補其闕。

洞神宮。舊在縣西四十里，額存宮廢，縣嶽祠東偏，舊有道院，紹興間，縣白郡，以宮額隸焉，因爲祝聖之地。

洞明宮。舊在縣東，今在富汪村中。

毓眞庵。在嶽廟東，道士詹師慧，卽其祖故居建之。

白馬乳洞庵。在鳳林鄉，紹興間，官兵禽繆羅於此，其鄉人建屋居僧，兼奉孔釋，意以化暴戾云。

紫山白佛庵。寶祐間，知縣高德一建。

花果庵。在新安鄉。

永濟庵。邑士王總得捐田，居僧主浮梁修造。

祠廟

魁星祠。在縣南，淳祐辛亥，知縣魏端介建。

三聖廟。在縣南，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紹興府三聖廟，卽晉州三張兄弟，以死國列祀典，神名思忠、思立、思信，張魏公奏立廟和尚原，今行都建忠顯，亦有廟焉，此又其別廟云。

洞山行祠。在縣西。

翊應侯廟。在三渡，神周姓。

英濟王廟三。一在歙嶺，一在佛嶺，一在柏山，神汪姓，歙之土神也，縣與歙鄰，故多奉之。

三井龍王廟二。一在靈巖，一在新安。

古跡

乳洞。在鳳林鄉，距縣八十里，洞門容三丈許，仰視五六十丈，青石如斲，中有泉，極旱不涸，溉田六百餘畝。

獅子洞。在鳳林鄉，洞門僅一丈許，中有白石蹲踞，狀類獅子。

雙龍洞。在龍津鄉，洞門餘五六丈，仰視碧石如覆釜，中有兩石龍，附壁而起，洞泉極旱不涸，祈禱輒應。

百丈漈。在龍津鄉故源山，臨崖有三石池，瀉作瀑布，百餘丈下，有巖石激水，聲震巖谷。

墳墓

唐交州都督李壽墓。在鎮基山中，壽封遂安縣公，太平興國中，郡守田錫以壽名聞奏，眞宗東封，詔褒贈

前代忠臣。於是封壽爲忠勇侯。賜廟英烈。今廟廢。惟碑趺尚存。

碑碣

縣廳題名記。知縣錢建撰。
山亭記。知縣徐應時撰。
清暉閣記。郡人姜師仲撰。
重修宣聖廟碑陰記。琅山楊戶撰。
崇宅亭記。吏部員外郎朱異撰。
縣學教諭碑。朱異撰。
鐵眞庵殿中大書誌銘。張宣公撰。朱文公書。

景定嚴州續志卷九

分水縣

縣在兩浙爲中縣。領以選人。其佐官。惟尉、簿。嘉定壬午。始創簿員。地狹行都。民俗日奢。鼻瘠薪壬子。陞上縣。以京官知縣事。開慶己未冬。省稅官。置巡檢。號寨曰定安。

鄉里

管鄉六。爲里者十八。
生仙嘉鄉。嘉德里。前志誤謂家德。
生仙外鄉。菁樂里。前志誤謂菁落。
招延鄉。眞棠里。前志訛謂眞表。畢山里。今改延德。

學校

縣舊有宣聖廟。在縣治西。治平間。縣令蘇竦。遷之縣治東。經宣和兵火。廟巋然獨存。紹興間。知縣李端民。始設門廡。後知縣章渭。始創講堂。攻媿樓鑰書。其扁曰振文。爲齋二。曰明德。曰升俊。直舍之後有亭。曰高靑。樗寮張卽之書。

官廨

縣衙。在縣市中。兩擁巖山。後帶雙峯。公廳之東。爲近民堂。東北爲琴齋。縣圃名昇平。亭館久廢。
主簿自創員後。以東昭德驛爲廨。
尉廨。在縣衙西。相傳謂唐時建。政和間。蕭瓦暨有唐會昌四年八月字。
定安寨。在縣東二十里吳村。開慶己未。冬樓爲民張顯十三嘯聚。虐嚇邑民何氏。縣不能禁。州若帥府。遣兵致討。事平。遂卽其地置寨。
玉華樓。在縣衙東。酒坊在焉。
成若亭。在縣東二里。爲祝聖放生之所。
濯纓亭。在甘泉寺東五十步。
望江亭。在縣東五里。
寒泉亭。在縣東南五里白沙嶺。

知縣題名

羅 圓。紹定元年十二月到任。二年十二月滿。
盧 岳。紹定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六月替。
黃仁槪。紹定三年十二月到任。五年十一月滿。
趙師巖。紹定六年到任。端平三年六月滿。
孫次山。端平三年七月到任。嘉熙二年五月滿。
趙汝梱。嘉熙二年八月到任。三年八月替。
毛 肇。嘉熙三年十月到任。淳祐二年十一月滿。
趙汝僭。淳祐二年十月到任。五年八月滿。
何處寬。淳祐五年八月到任。七年九月滿。
沈 東。淳祐七年十月到任。九年十二月滿。
柴士表。淳祐九年三月到任。十一年十一月滿。
趙希𤥨。淳祐十一年到任。
江 瑛。寶祐元年到任。
何宗蕃。寶祐四年到任。
楊仲方。寶祐五年到任。
錢廣之。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蔣 曉。開慶元年十二月到任。

坊市

縣市爲坊者十有二。

爲分水縣民，與兵三子，同日封殺雅父疾，立坊表之。

歡政。宜化。吳泰。嚴雲。阜民。朝京。豐嚴。社壇。雙桂。延鴻。聯魁。行原。景定庚申，以縣稱增。

橋梁

縣舊有浮梁，在縣東天目溪成若亭之下，今廢。

縣治西有橋曰雙桂，諸鄉橋而居者四：在分水者曰邵舍，在柳柏者曰廣濟，在生仙者曰陳村，曰寶定。

山

雙峯山，在縣之北，縣治依爲主山。

紫龍山，在縣南二十里分水鄉，上有龍池。舊志云：在縣西南三百九十步，非也。

湧泉巖，在縣南四里，下有唐令公廟，廟前有湧泉也。

雲峯巖，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生仙外鄉，四面如削，一峯宛在雲中。

百聖巖，在縣東十五里定安鄉，其高爲最，相傳神鞭其峯墮落口，爲梁明山。梁明山，止一小峯，立平地中，謂明府君廟在焉。

水

天目溪，源出天目山，繞縣境而南，達於浙江，可勝百斛舟，若於潛、若昌化，舊航粟浙江，皆此焉入，故客艘輻湊於縣。後京府嚴羅禁，航粟遂梗，縣市亦蕭條矣。

前溪，在縣南，源出柳柏鄉，經分水鄉，入定安，會於天目溪。

廣陵溪，在縣東六十里招延鄉，源出新城縣。

滄父溪，在縣東五里。

寺觀

璽巖宮，在縣衙西北百步，紹興間，縣人王司諫自縣即禪定院廢址，創爲祝聖朝拜之所，請宮安廢額名之。

塔院，在五雲山北。

安寧尼院，在生仙外鄉，去縣二十里。舊志不載尼院。

孝明尼院，在分水鄉大雖源，去縣二十里。錢王時，鄉民駱郝以祝病祈福，獨緣建，其開山尼曰善通，寺有都元帥判押執狀。

祠廟

東嶽行宮，在甘泉寺東，建炎間建，後邑民有羅其姓者，親走泰山，奉泰山香火以歸，蠲祝響答。

五顯行祠，在縣圃後。

柳山靈祐廟，在柳柏鄉，去縣三十里。廟有柳侯墓。據廟記，神姓柳，本河東人，東晉爲新安內史，卒，柩經此山，馬駭人愕，百夫莫能舉，因葬焉，民廟而祠之。梁貞明四年，贈尚書左僕射、廣信侯。後唐清泰三年，封鴻仁廣信王，告命在州西別廟中，今縣西仍有行祠，以便祈禱。

靈休廟，在縣東一十五里定安鄉洛口，有墓存焉，神姓裴，國朝賜今額。

廣惠行祠，在縣西東百步瑞雲山之巔。

英烈王廟，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分水鄉歌舞嶺，相傳伍子胥避難至此，蹈而歌舞，後人因以名嶺，廟左有小池，舊云與錢塘湖候相應。

唐令公廟，在縣南湧泉巖之麓，其神爲邑令，有惠政，民祠之，歲旱禱之必應。

靈應廟，在湧泉巖，神姓方，自後晉即有祠，嘉泰中賜今額。

紫龍王廟，在縣西南十五里，乃紫龍山之神，山有三池，歲旱請水祈禱，以水中得生物爲雨識，端平乙未，知縣趙師崶新其廟，以答神賜。

麻姑廟，在生仙裏鄉，去縣四十里。

葛仙翁廟，在招延鄉橫塘源，去縣四十里。

古跡

石佛，在玉瑞寺，長不盈尺，刻石爲之，舊傳陳時所造，寺於邵源別爲石佛庵，併貌陳主奉之。

仙人跡，在月溪寺外小湖中，相傳嘗有仙人濯足於此，其跡猶存。

鐘潭，在生仙外鄉，去縣二十五里，相傳有古鐘沒潭中，其紐猶見，漁人撼之莫能動。

擲石，去縣三十五里，在招延鄉，舊傳有郎將軍者以勇力稱，肩石至此，擲成臺，今其上有偃松十數本。方春和時，野花泉竹，四面環合，遊賞留題者甚衆，邑令奚君所謂松縣雙石上者，即此石也。

桂石，在擲石之東，石紋層疊，過者輒以本梃支之，云可健步。

錢王拄杖孔，在縣東北三里，圓徑一尺，中有泉一泓，清冽可愛，冬夏不竭，相傳爲錢王經行植杖之地。

碑碣

修學記三：其一紹興二年知縣李端民撰，其一紹熙二年知縣奚士逵撰，其一淳祐六年前學長何雷撰。

放生池記，知縣李端民撰。

施肩吾寄徐凝詩，熙寧間，知縣齊謙刻，建中靖國間爲轉運使再刻肩吾及所告於石陰。

王司諫脩大夫事，紹興間，知縣奚士逵立石。諫名綱復，錢塘人，宣和中，以正郎權縣，會寇方臘竊發，爲賊所執，罵賊不屈，賊不敢害，寓廢監寺中，尋除知睦州，不及上。

郭祥正題名。郭與東坡爲詩友，熙寧中，因謁邑宰題識歲月，後乃刻石。

右並在縣學。

放生亭記，紹興癸丑，史彌忠撰。

柳上廟記，紹興間，知縣王琮撰，寓公大理寺丞俞公明重立石。

創建主簿廳記，嘉定間，吳興祖撰。

創定安寨記，景定庚申，通判曹元發撰。

景定嚴州續志卷十

壽昌縣

縣爲孔道。應酬日不給。而土地狹隘。犬牙衢婺之鄉。至無所資賦。雖亦甚矣。知縣事。率選人爲之。其佐官。惟縣尉一員。兼領簿事。若港口三縣巡檢。設寨於遂安縣。符移得加焉。

學校

縣即宣聖廟爲學。嘉定己巳。知縣翟孃。撥田二百畝。以資養士。刻石寘於學。今存者百五十一畝。

官廨

縣衙。在縣市正北。舊枕山爲思遜堂。極目亭。與縣南燕喜樓相望。山川之勝。映帶左右。後乃鞠爲棄壤。景定庚申。知縣黎衆德。即燕喜故地爲坊。曰化龍。即思遜堂故地之側爲亭。曰南昌勝景。亭之南。植木爲柒。榜曰屏山第一峯。又南做舟爲亭。曰涵碧。庶幾縱登觀云。

知縣題名

縣舊無題名。嘉定甲申。知縣黃棨。始考舊聞。刻石寘縣治。今自黃棨以後序其次。

黃　棨。嘉定十五年正月到任。寶慶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滿替。

趙蘇夫。寶慶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紹定元年六月十二日滿替。

沈紹遠。紹定元年六月十三日到任。

趙崇魯。紹定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薦通偶歟。被檄超制置兵曹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改差江東提幹。

楊　華。

高不倨。端平二年三月初二日到任。

黃　愷。端平三年。

趙希燊。嘉熙元年。

劉師皋。嘉熙三年。

劉常明。淳祐二年。

趙必常。淳祐四年。

陳應先。淳祐五年十二月到任。七年十一月。考滿及赴部任。

陳　宗。

趙汝玨。

朱　澳。

趙與禩。

劉　庶。

黃士鼷。

程直翁。

黎衆德。

山

青龍山。在縣東一里。由縣治來崗。分綠通衢。出臨艾溪上。勢若昂首。景定庚申。知縣黎衆德。邑人徐甫一等。築亭其上。命之曰龍首。

梅峯。在縣西南三十里。

硯山。在縣東南三十里。

水

艾溪。發源自縣西境。曰雞籠山。過縣東七里。爲於塌渡。又東爲湖神溪。實一源也。至菱塘入建德縣界。達於新安江。

泉

戶部泉。元祐間。知縣陳澤民。鑿山得泉。味甘冽。甚愛之。後去色。未幾爲戶部郎。邑人思之。故以戶部名其泉。

橋梁

縣爲驛道要衝。由梅嶺而東。凡爲橋者五。

大同橋。在縣東二十里。邑人葉三省建。鄭穎重葺。

顏公橋。在縣西十里。曰航頭。長四十二丈。累石磵水爲十道。郡守顏頤仲捐郡帑倡建。因以爲名。

宋公橋。在縣西二里。長一十五丈。郡守宋鈞捐郡帑倡建。因以爲名。

會通橋。在縣西市中。跨湖表爲之。

朝京橋。在縣南。長五十四丈。壘石磵水爲十二道。每過溪水暴漲。行旅前阻於溢渡。不得進。景定辛酉。知縣黎舉德率邑人徐甬一等經始斯橋。以便行者。

寺觀

接待院。在壽昌鄉下梅。嘉定初元。徑山僧祖隆建。

崇恩院。在永平鄉。

祠廟

靈耀宮。在壽昌鄉南山。

東嶽行祠。在縣東。

古跡

朱佛庵。在縣西六十里崇恩院側。庵有塑於龕者。曰朱佛。歲旱祈禱輒應。相傳昔有農朱姓。耕山獲佛於此。遇亢陽。常有雲覆之。諸人以雨輒驗。邑人指爲活佛。後趺坐示化。人爲立庵。寶祐間。知縣劉康狀其靈異。請賜號。未報。

龍潭。在縣西。相傳嘗有龍見。每歲旱。縣宜於此祈禱。

碑碣

重修縣學記。嘉定己巳。朝奉大夫徐邦憲撰。郡守謝德輿立石。

學田記。知縣竇嶠撰。

蠲減官錢始末。嘉定癸酉。吏侍俞烈撰。

縣廳題名記。知縣黃槃撰。

嚴州圖經

附校字記

陳公亮修

嚴州圖經三卷

宋嚴州郡守陳公亮修前有紹興己未知軍州事董弅序及淳熙丙午州學教授劉文富序王氏輿地紀勝陳氏書錄馬氏通考俱作新定志即此書也此從淳熙刻本鈔出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及敕書榜文二道蓋修志時高宗猶在德壽宮故稱太上也前有圖九葉卷一新定郡卷二建德縣卷三淳安縣其體例先以歷代沿革次分野次風俗次州境次城社次戶口次學校次科舉次廨舍次改充次館驛次軍營次坊市次橋梁次溝渠次物產次土貢次課利次祠廟次古蹟次賢牧正倅題名添倅題名次學校次登科記次人物次碑碣終焉惜卷三古蹟後已脫佚矣（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嚴州重修圖經紹興己未知軍州事董弅序此舊序也淳熙丙午迪功郎州學教授劉文富序此重修序也冠以太宗初領防禦使詔太上皇帝（高宗）初授節度使制乃建隆元年太宗爲睦州刺史封天水縣開國子宣和三年高宗授遂安慶源等軍節度使進封康王也次子城圖建德府內外城圖府境總圖建德淳安桐廬遂安壽昌分水各縣境圖以嚴州及六縣分卷各列子目其體例與寶慶四明志同今惟嚴州建德淳安三卷存淳安爲新安郡治隋置睦州故淳安一卷獨詳唐刺史李道古撰大廳記具錄唐代顯慶以來刺史名宋雍熙二年知桐廬縣刁衎續至太平興國三年足資考證勞季言云唐書儒學傳張後允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此脫燕字宰相世系表柳範子齊物睦州刺史元和姓纂同此脫物字又張歷天寶三載韋南金天寶五載俱自台州刺史拜赤城志刺史失其名董弅有嚴陵集九卷取嚴州題詠序記別爲一書輔圖經而行錢辛楣養新錄云陳直齋馬端臨俱稱新定志不云嚴州圖經然董弅創爲嚴州圖經劉文富奉知州陳公亮之命重修仍其名實即一書余謂景定中郡守錢可則教授鄭瑤學錄方仁榮撰新定續志新定乃郡名非新舊之義陳直齋因續志名新定亦以劉文富書爲新定志也嚴陵集與景定新定續志余俱有其書此書三卷係宋刻可與乾道臨安志其傳余更有宋談鑰嘉泰吳興志淩萬頃玉峯志俱罕覯之笈（開有益齋讀書志）

案是書原本八卷今存卷一至卷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板心大黑口直齋書錄解題所云新定志八卷郡守東平董弅令升撰紹興己未也淳熙甲辰武義陳公亮重修者即此書也首載建隆元年太宗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二年太上皇帝初授遂安慶源軍節度使詔及敕書宣和四年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榜文一道建炎二年聖旨一道次爲建德府城圖二葉嚴州全境圖七葉每卷有松雪道人朱文方印嚴尉豹人白文方印嚴蔚白文長印二酉齋藏書朱文長印餘詳儀顧堂集（皕宋樓藏書志）

嚴州圖經三卷影鈔宋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前敍建隆元年宋太宗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二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詔及敕書榜文各一道次爲紹興己未知軍州董弅序淳熙丙午迪功郎州學教授劉文富序太上皇者高宗也淳熙丙午高宗尚在德壽宮故不曰高宗而太上也卷首爲建德府城圖建德府全圖卷一志嚴州府沿革分野風俗州境城社戶口學校科舉廨舍館驛倉庫軍營坊市橋梁物產稅賦寺觀賢牧題名添倅題名登科記人物碑碣各門卷二志建德縣卷三志淳安縣其分水桐廬遂安壽昌則佚矣紹興中董棻知嚴州始刱是書名曰圖經淳熙丙午知州陳亮命劉文富重爲訂正故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有新定志之目其實即圖經也後景定中方瑤等撰續志即續此書而作續志今何存此書則僅存殘本耳原本誤以圖後一葉及卷一稅賦門至學校門羼入卷三後今一一爲之釐正是書殘宋本藏吳門汪士鐘處即鈔本所從出亂後不知所歸矣（儀顧堂集）

嚴州圖經爲嚴姓物嚴於數年前得之於崑山書集街價止青蚨三兩二錢藏經紙面裝四冊止存三卷一百九十葉云是太倉金元功家物余檢葉文莊菉竹堂書目載有嚴州圖經無卷數冊數當是葉傳諸金而金又散出者也先書友攜是書來索直百千文余未及還價而即取去後嚴持示錢竹汀先生先生以爲祕籍世無二本當寶愛之故近日欲請觀每託言爲友人借去不能再見然屢書友及與嚴素識者往探消息總以議價定矣然後索歸則是書猶非不可復合者惜余買書金盡未能如數與之以致書不復合司書鬼與司錢神其能爲我一爭勝耶可歎可恨（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嚴州圖經余所見者淳熙重刻本僅存首三卷前有

紹興己未正月知軍州事董弅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學教授劉文富序文富蓋承郡守陳公亮之命訂正是書者也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及敕書榜文二道蓋淳熙丙午之歲高宗尚在德壽宮故有太上之稱考董弅初刊此志本題嚴州圖經陳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輿地紀勝陳氏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新定志蓋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標題續志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之目名目雖異實非有兩本也

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

建隆元年正月甲子詔曰朕應天順人宅萬邦而建號自家刑國睦九族以推恩皇第三弟新補殿前都虞候（太宗名）擢秀本枝協謀興運負天鍾德兼文武之才在邦必聞有孝弟之行屬茲勝業宜被龍光俾領郡條兼提使印宜階等爵式示等威鶺鴒之詩方思於外禦董貔貅之眾用肅於內朝雖曰匪親不居亦擬生而貴者是膺歷試仍錫嘉名勉樹令猷永保多福可特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睦州諸軍事行睦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封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

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制曰周封同姓以親賢式厚深根之固漢尊二等而立衛藏圖磐石之安朕隆紹慶基端膺駿命永錫胙胤肇開第室之榮對揚王休申畀國章之寵丕昭顯冊肆告羣工皇子檢校太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廣平郡王食邑九千四百戶食實封三千戶（名御）日躋分暉珠潢疏潤斯千協吉茂嶷嶷之奇姿典命陳儀郁煌煌之華帝聰達蘊自然之質藝文成不習之能詩禮雅言允迪聖門之訓堯舜正道率循嚴傅之規既進冠以重嘉宜遵年而出閣班邇萬玉行瞻極以來朝堂徹旅楹既環宮而列邸載侈襃崇之數益彰振厚之風胙南土之山川佩真王之印綬面槐辨位聯保職於三公先乘啟行總戎麾於兩鎮併疇圭賦增渙渥恩於戲建國以親諸侯義重本支之盛述職以朝天子贊資蕃翰之良其祗服於朕辭以永綏於爾祉可特授太保遂安慶源等軍節度使進封康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封如故

敕書

敕遂安軍官吏軍人道士僧尼百姓等朕以（名御）粹質幼龢異材夙就齒踰年而親傅既簽日以字成出閤造朝環宮開邸龍進上公之秩雄兼兩鎮之權制勝壤於浙江殿名邦於全楚式壯荊南之屏永綏中外之安遠涉興情欣聆庭渙今特授（名御）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平安好參佐官吏軍人道士僧尼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二日

節度使榜

遂安軍節度使

應遂安軍管內官吏軍人道士僧尼百姓幾望開庭綸誕布王封眞拜胙四履以直茅上衮典儀兼十連而建藩方攬圭而趨箸未握節以殿邦國時上聖之君興乃丕平之治道爭九有還追黃帝之風政本羣情盡舉元豐之制沛施厚澤決被遠民唯彼外僚當承至意協懋蕃宣之職恪敷詔令之仁芹藻儒髦虎貔武旅空門羽褐釋耄耆齡樂盛化以威罰欽有司而無犯諸有尊屬並存問之

右榜遂安軍仍散下管內各令知悉

宣和四年　月　日榜

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

建炎二年五月十三日

聖旨朕當時阽危勉承大統念父母兄弟之離懷生靈塗炭之傷思所以迎復鑾輿弭寧禍亂未知攸濟夙夜兢懼無以解憂而潛藩舊鎮乃遵常式貢章陳慶有請未已殊拂朕心應舊領州鎮並不許依故事稱賀其合推恩例仰有司條具以聞六月十五日有

旨嚴州命官進士僧道耆老等推恩賜帛有差

重修圖經序

先王盛時封建未壞井地既正疆理修明千八百國之廣各有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地域大司徒所掌是已且司徒掌邦教之任而乃下兼職方之事其亦有說歟蓋民之情性有剛柔輕重遲速不同不辨其宜而施教爲則有扞格而不相入者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逮秦人罷侯置守亦各有圖漢人入關所收財知阨塞而已司徒辨五地十二壤而施十有二教之制無有也漢氏去古未遠不能復先王之制而郡國雜治況後世去先王益遠而曰復古不其疎乎

國朝治唐郡縣之舊而其經理視唐尤爲盡善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　詔獎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由是圖籍大備而嚴之爲州自東漢建安中至是適八百年矣其遷徙廢置詳載於經郡有板本中更遺漏不存淳熙甲辰太守陳公公亮下車之初閔其廢墜而未暇也逾年時和年豐訟簡刑清百廢具舉課最之餘因取舊經命文富訂正之將再鋟諸木竊惟此邦之俗舊號輯睦因以名州可以無事治不可以多事理所謂安於簡易之政擾之則生事是已自公之開府將再朞矣一以寬政理惟頑民黠吏始繩之以法故邦人甚安之因其俗而施其教公已得之此其大可書者若夫民數之登降財賦之贏縮軍籍之去留公館之興廢是則因之否則革之特其粗爾故書其大者以告後之爲政云歲在丙午正月丁未迪功郎州學教授劉文富謹序

嚴州重修圖經舊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周知其數要漢得秦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光武中興後司空與地圖以封諸子歷代放周遂以職方名官至廢立制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

國朝定令閏年諸州上地圖大中祥符四年

詔儒臣修纂開經頒下州縣俾遵承之距今百二十有八年矣其間州名有更易軍制有升降戶口有登耗賦稅有增損既皆不同而又艱難以來州縣唯科斂是急趣具目前閏年之制寖以不舉盡職方之職廢也紹興七年弅來承之嘗訪求歷代沿革

國朝典章前賢遺範率汗漫莫可取正詢之故老則曰是邦當宣和賢子盜據之後圖籍散亡視它州尤難稽考乃喟然曰惟嚴爲州山水清絕有高賢之遐躅久以稽疎得名今因嚴陵紀號自唐爲軍事州

藝祖開基首命

太宗爲睦州防禦使

先帝政和中悉發錄

祖宗潛藩之地

詔升其軍爲節度既而出節少府以授

今上嘗以載王遙領鎮焉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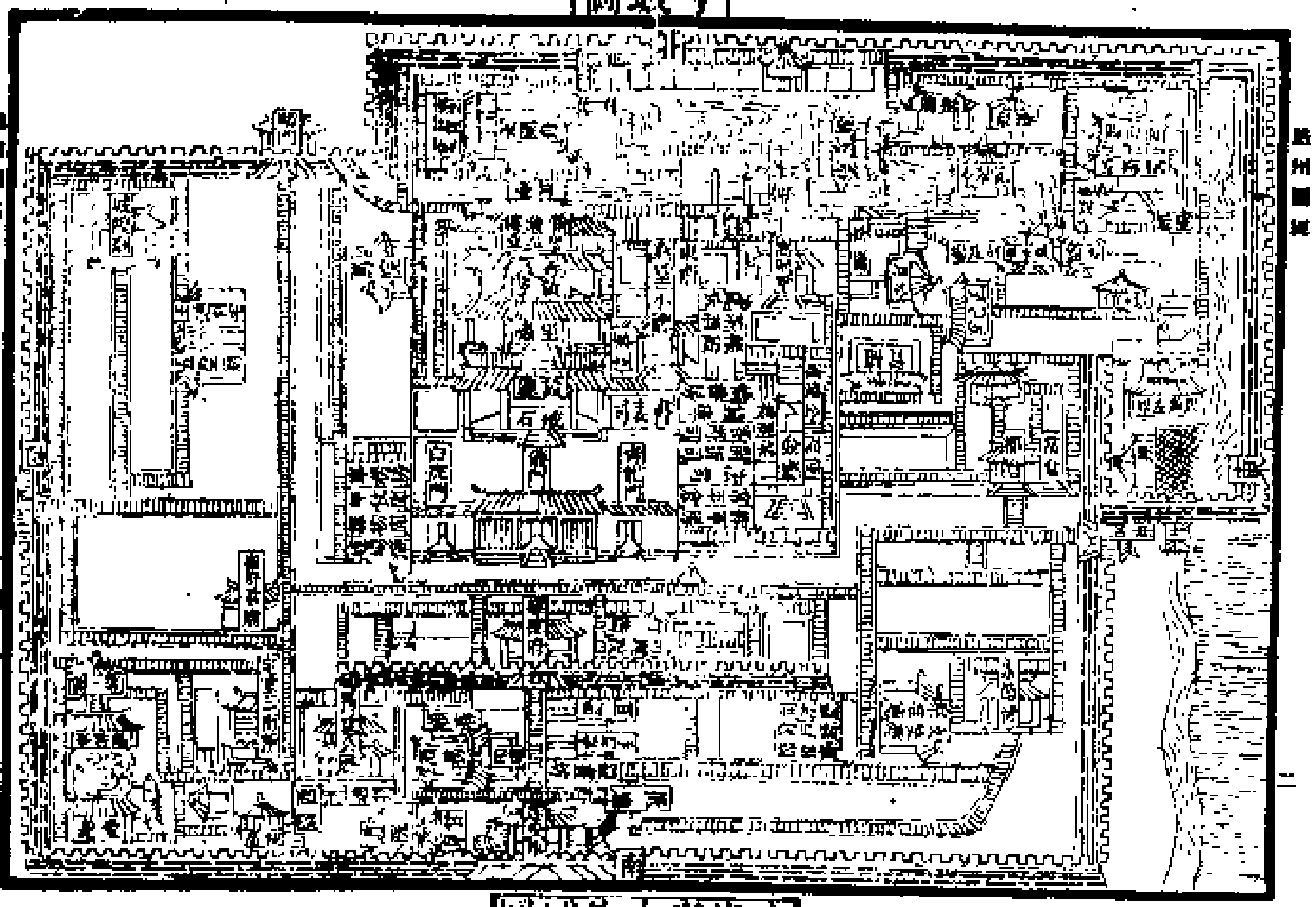
纘世以有天下實似

太宗蓋是鄉兩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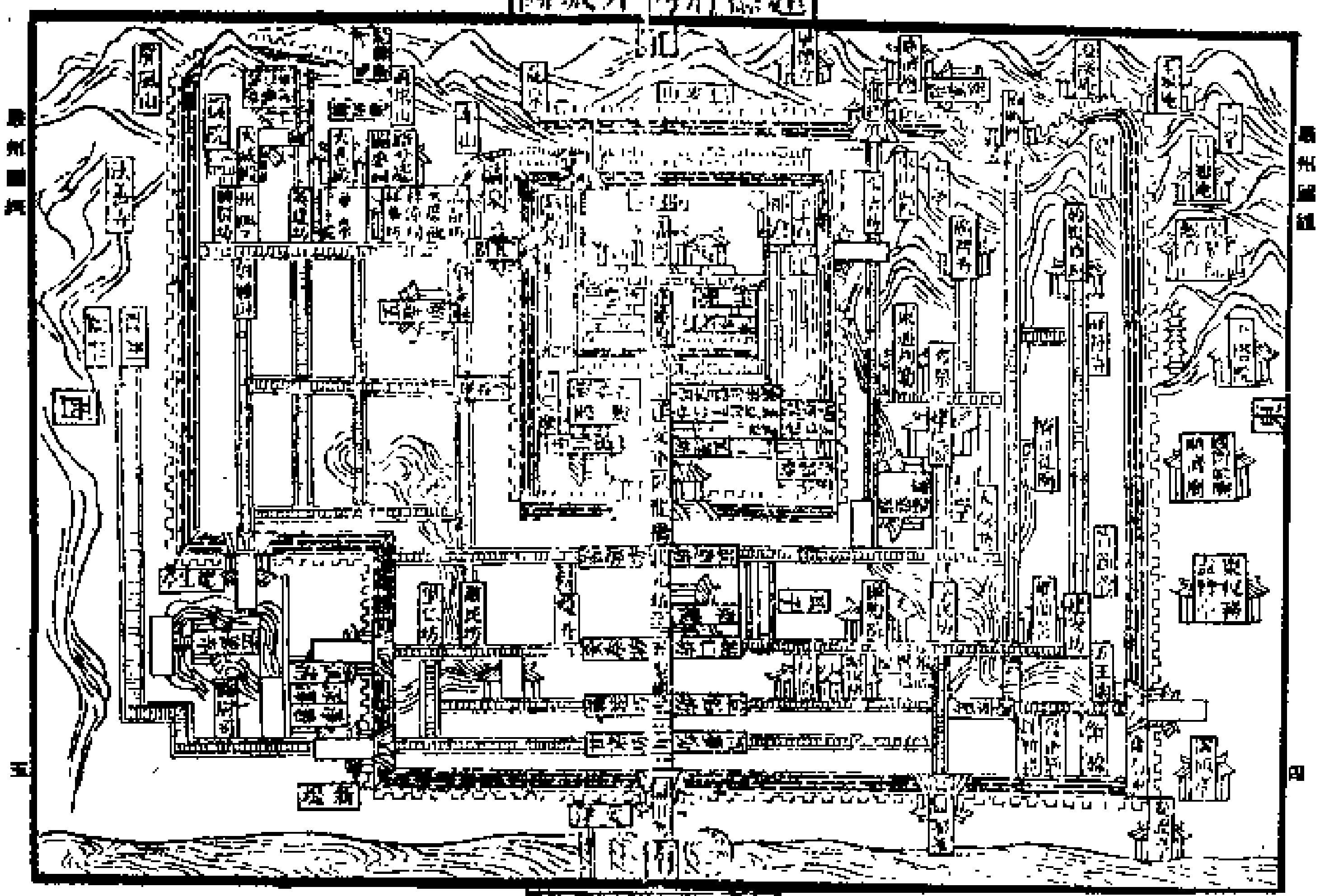
眞主興王之地其視少康之綸漢文之代有不足道則地望顧不重哉而汎歷代以來文人才士閒出於其地偉賢鉅公來爲牧守者相望也庸可以勿紀乎於是因通判軍州事孫傅有請乃屬僚屬知建德縣事熊適州學教授朱良弼主建德縣簿汪勃主桐廬縣簿賈廷佐及郡人前漢陽軍教授喻彥先相與檢討事實各以類從因舊經而補緝廣新聞而附見凡是邦之遺事略具矣豈特備異日職方舉閏年之制抑使爲政者究知風俗利病師範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舊俗宦達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風而勵名節冀小補也哉至於紀錄尚或未盡則以俟後之君子粗興已未春正月壬午知軍州事董弅序

原七葉第三葉作三之四無第四葉本葉作八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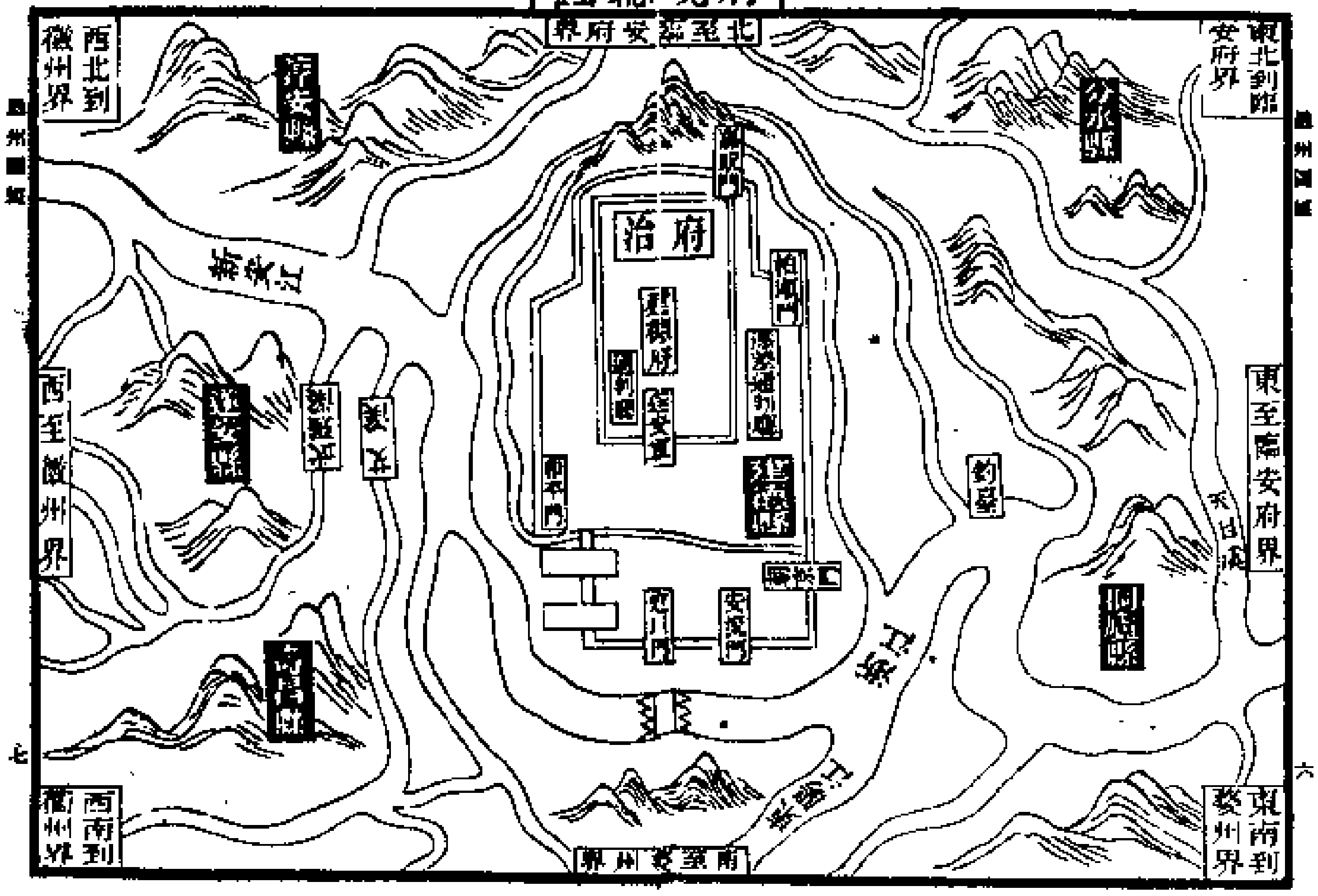
子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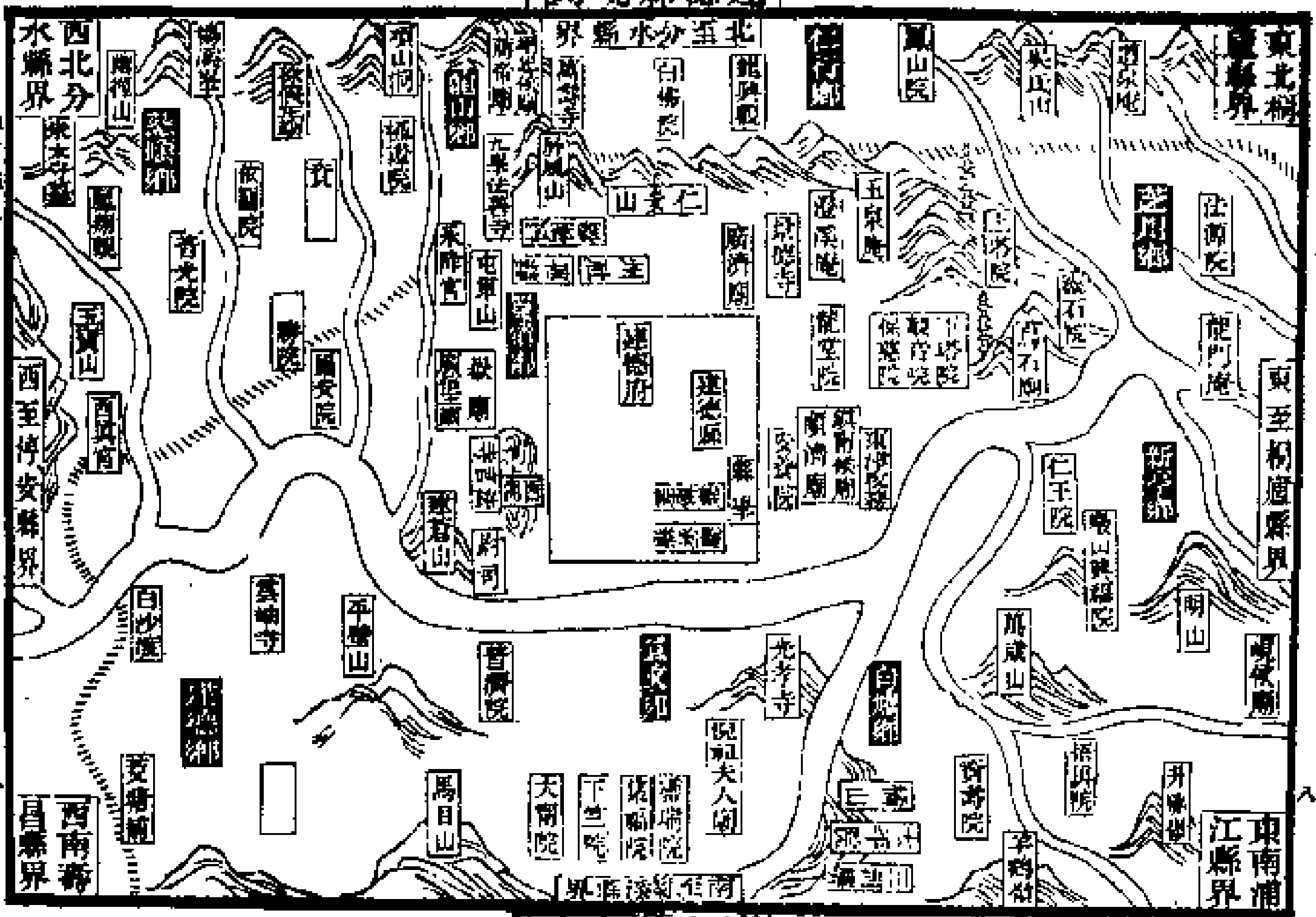
建德府內外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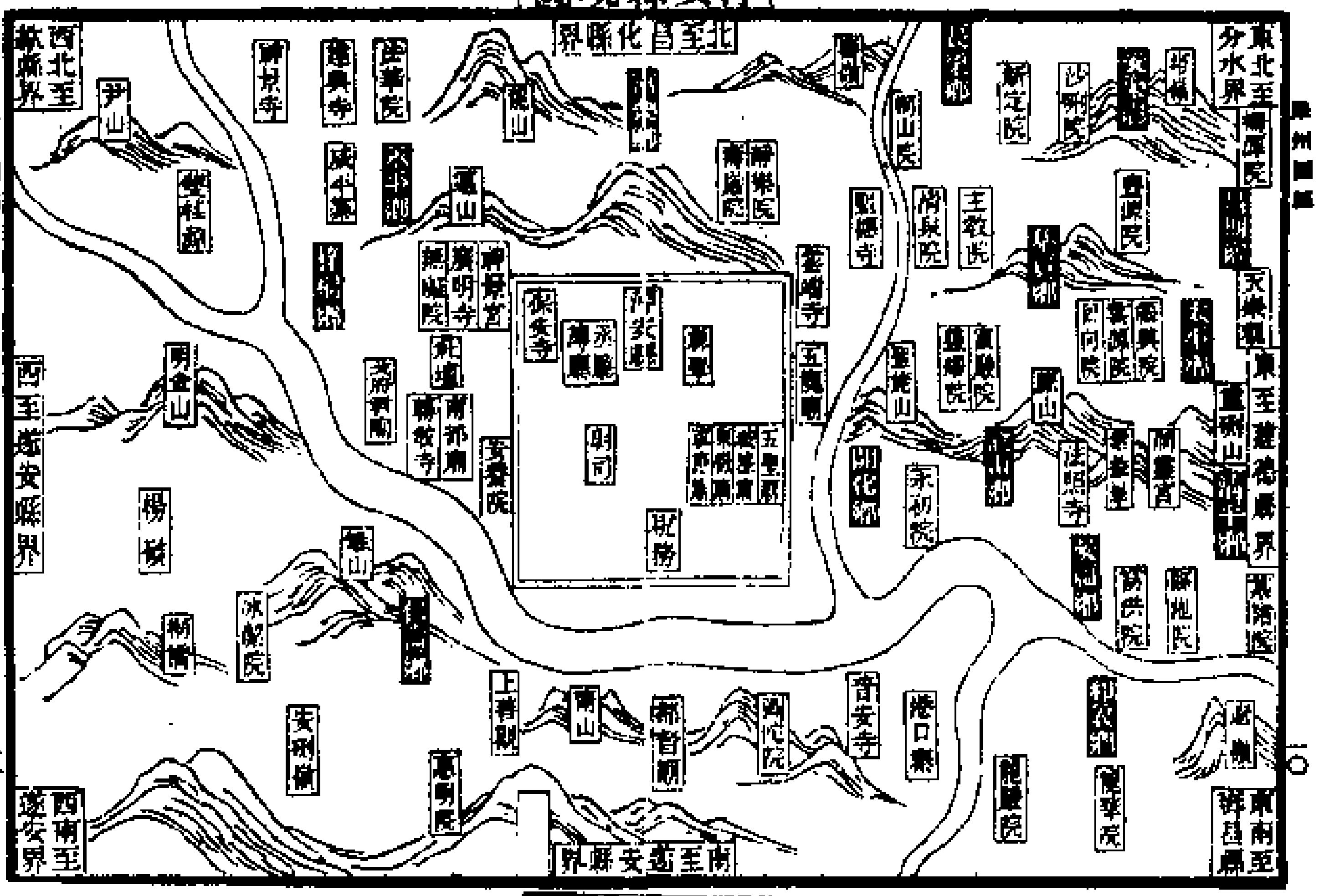
府境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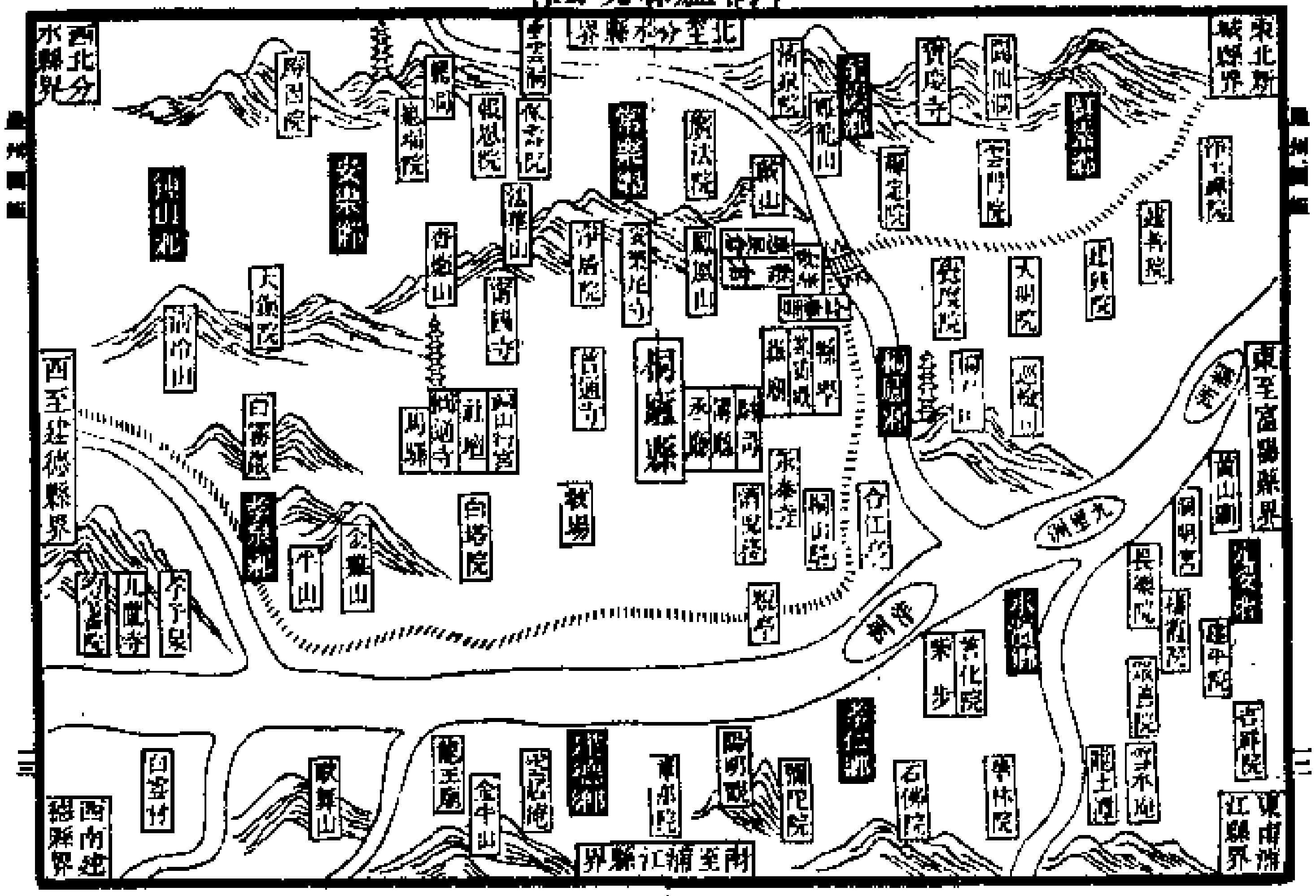
建德縣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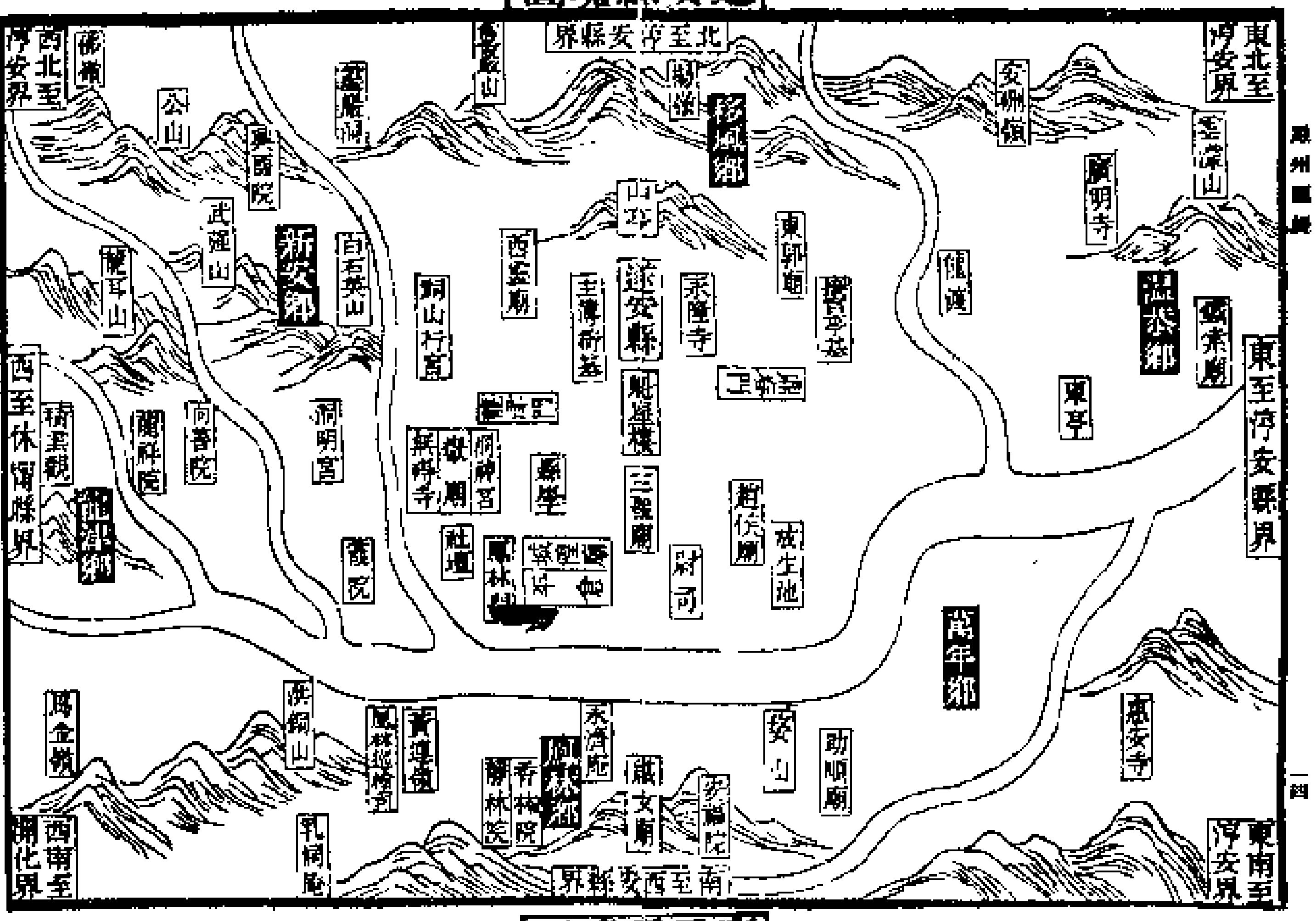
淳安縣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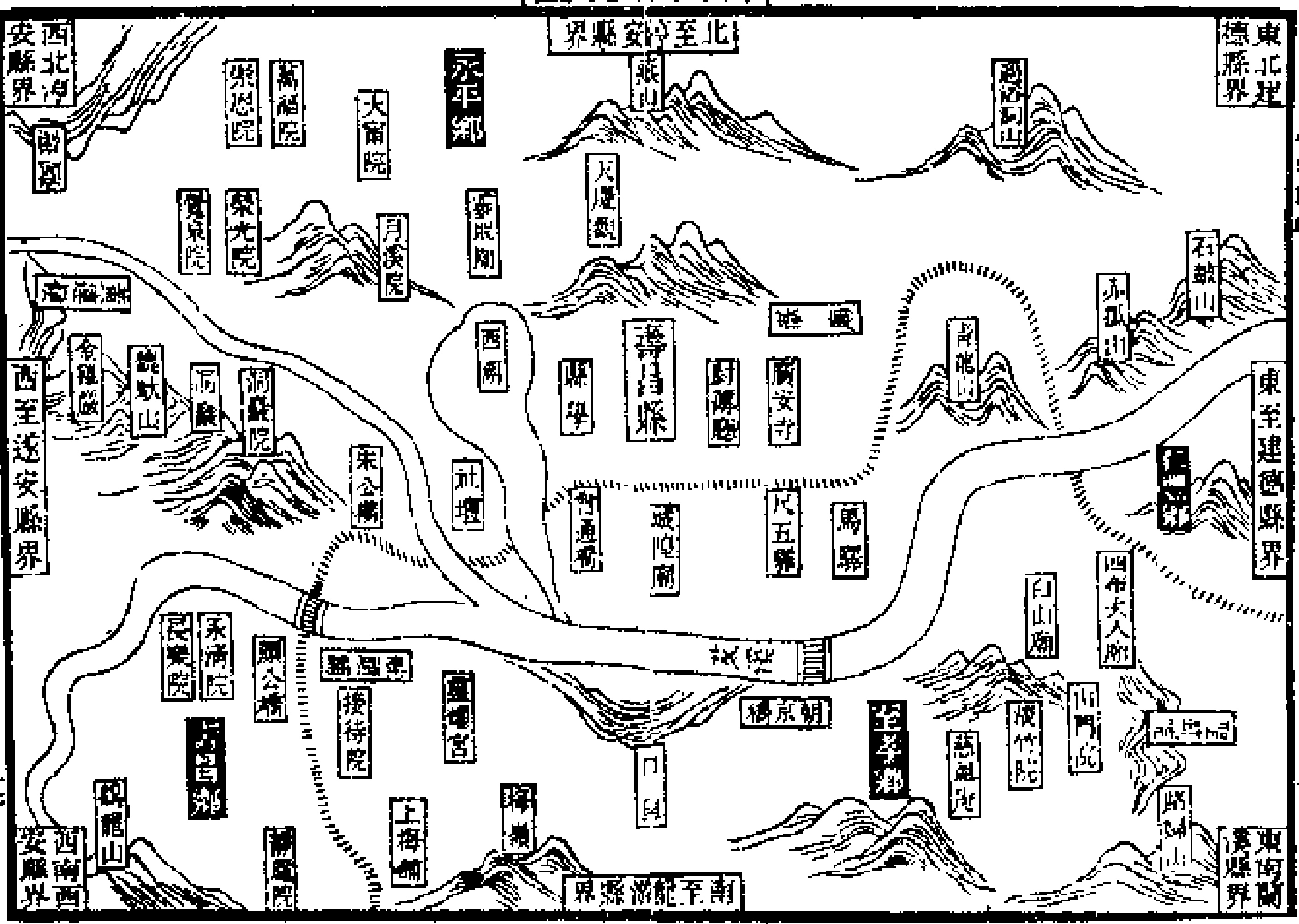
桐廬縣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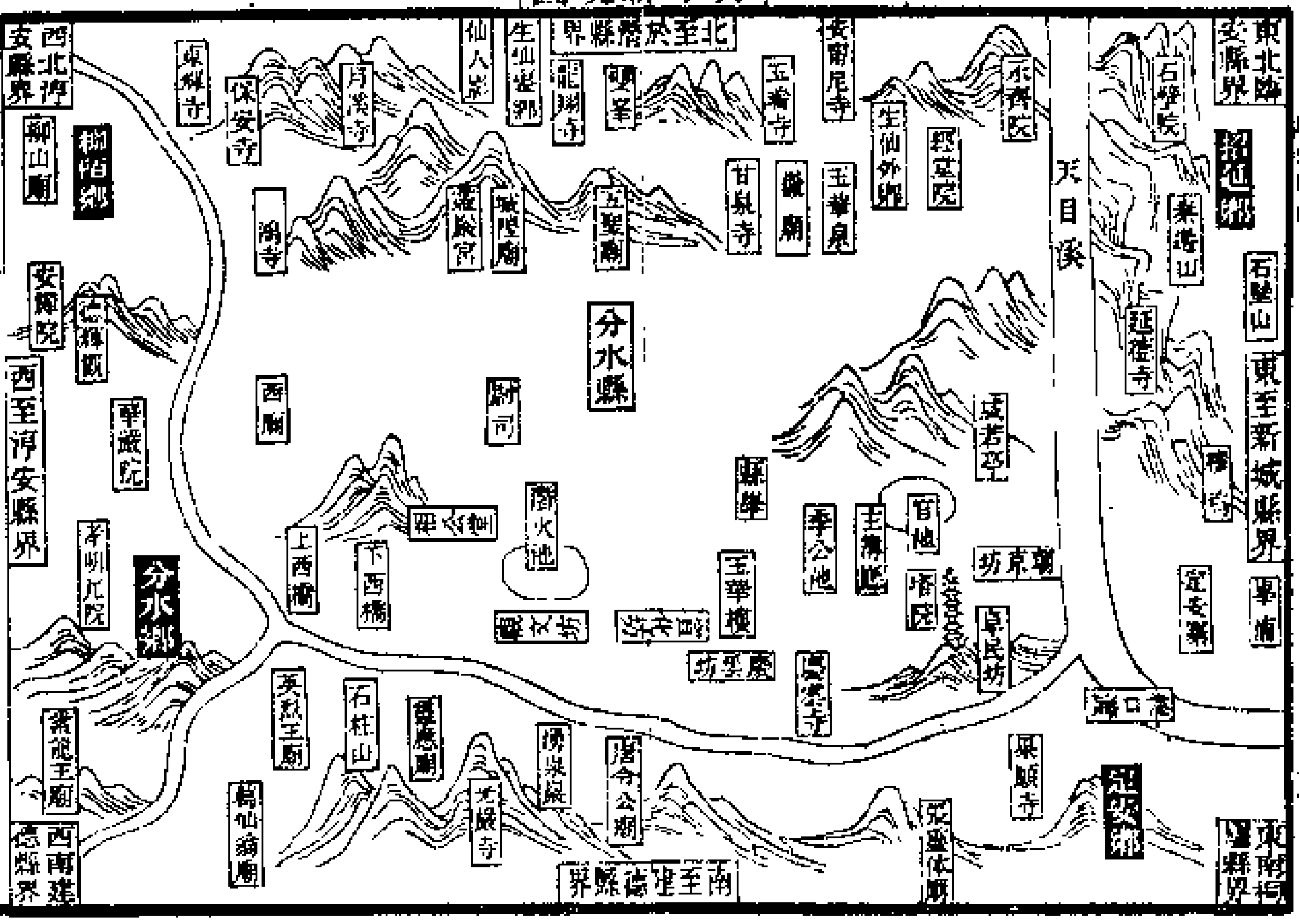
遂安縣境圖



壽昌縣境圖



分水縣境圖



圖經卷第一

歷代沿革

上嚴州新定郡遂安軍節度（治建德縣）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時屬吳晉衰公二十二年勾踐滅吳因屬越周顯王三十六年越無彊立楚威王滅之并有其地秦破負芻則以爲鄣會稽兩郡之境漢興以隸吳郡及丹楊郡東漢仍隸兩郡至建安十三年孫武遣威武中郎將賀齊擊定山越始分丹楊郡之歙縣立始新（今淳安縣）新定（今遂安縣）犂陽休陽（吳孫休更名休陽曰海甯宋大明八年省犂陽併入海甯開皇十八年改爲休甯）四縣合黟與歙爲縣六置新都郡治始新晉太康元年平吳改郡曰新安而縣改新定曰遂安宋省犂陽止領縣五梁武帝割吳郡之壽昌來屬復爲縣六自孫權始置郡訖于東晉皆隸揚州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五郡爲東揚州新安與其一永光元年省復併入揚州梁以會稽爲東揚州郡復隸焉承聖中復舊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郡爲新安縣併入婺州而置歙州以黟歙海甯三縣隸焉（今爲歙州）仁壽三年割杭州之桐廬并復立遂安縣卽新安故城置睦州統縣三（新安遂安桐廬）大業初改新安縣曰雉山而改睦州爲遂安郡以歙州爲新安郡唐武德四年平汪華復爲睦州隸歙州總管而析桐廬爲嚴州睦州止領縣二（雉山遂安）七年廢嚴州復以桐廬來屬名東睦州八年去東字正（本字犯仁宗嫌名）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睦州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江南爲東西道睦州隸東道採訪使治于蘇州）永淳二年復置建德縣合爲縣四文明元年復改雉山縣曰新安永昌元年復置壽昌縣載初元年省壽昌如意元年增置武盛縣（今分水縣）神功元年徙州治建德神龍元年復置壽昌改武盛爲分水合爲縣六開元二十年改新安縣爲還淳天寶元年改睦州爲新定郡乾元元年復爲睦州寶應二年又析分水增置昭德合爲縣七大歷六年併昭德於分水永正（本字犯仁宗嫌名）元年改還淳曰青溪中和四年州爲陳晟所據光化三年錢鏐割桐廬隸杭州天祐元年刺史陳詢以州附楊行密三年錢鏐將復取其地更五代暨

國初皆爲錢氏所有太平興國三年納土始入版圖

詔復以桐廬下屬于 分天下爲十九路睦州隸兩浙西路自唐以來爲睦州軍

國朝建隆元年

太宗以親王領防禦使大中祥符及治平閒又嘗設團練官而仍爲軍事州政和八年

詔升爲建德軍節度宣和三年平方臘改曰遂安軍改州曰嚴州而縣改青溪曰淳安

中興因之

分野

禹貢淮海惟揚州舜置十有二牧此地爲揚州牧所治周官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漢書志以爲斗分野唐志據鄭康成說以爲星紀之分

國史地理志兩浙路當天文南斗須女之分

風俗

大中祥符圖經載舊經云山高水深人性正（本字犯仁宗嫌名）介通典云人性輕揚尚鬼好祀太平寰宇記云隋置睦州取其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爲義以今觀之州境山谷居多地狹且瘠民貧而嗇穀食不足仰給它州惟蠶桑是務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賈懋遷之利大抵安於簡易之政擾之則生事（國史地理志總敘兩浙路以爲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敎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於圖利）

州境（道路附）

東西三百九十里

南北三百三十里

四至八到

東至臨安府三百一十里

西至徽州三百七十里

南至婺州一百五十里

北至臨安府二百七十里

東南到婺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衢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到臨安府三百一十里

西北到徽州三百一十里

去兩京地里

東京二千五百三十六里

西京三千二十九里

陸路

東南至新屯嶺入婺州界五十五里

西南至鷄籠山入衢州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深渡津入徽州界二百五十七里

北至印渚溪入臨安府界二百七十里

東北至桐峴山入臨安府一百五十里

水路

東至梓浦入臨安府界一百三十三里

南至三河灘入婺州界五十里

北至深渡津入徽州界二百五十里

城社

羅城周回十二里二步（才衍大歷記云陳晟築羅城按舊經周回十九里高二十五尺闊二丈五尺今城宣和三年平方臘後知州周格重築）城有八門東曰望雲南曰定川曰安流西曰安泰曰和平北曰嘉貺東北曰百順西南曰善利（善利門傳有複城出溪湖南開相傳爲劇鳳凰既重築悉平之塞爲城隅紹興八年知州董弇因父老有請卽城隅闢爲門題榜舊名）子城周回三里南卽遂安軍門東西門在授官廳之兩南北門在州宅西偏

社壇在城西北五里（舊在城西南三里宣和二年平方臘後移置）

戶口

自孫權分歙置郡史書不載戶口之數晉武帝時戶五千五百六十宋孝武時戶一萬二百五十三隋文帝時戶七千三百四十三唐高祖時戶一萬二千六十四口五萬九千六十八明皇時戶五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口三十八萬二千五百一十三穆宗時戶五萬四千七百一十口三十六萬三千三百八十九

國朝九域志主戶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客戶九千八百三十六

國史天禧中戶四萬五千五百八治平中戶七萬五千四百七十三口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七十二

紹興已未戶七萬二千二百五十六丁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四

今戶口

戶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

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卅三

學校 貢舉附

至聖文宣王廟 在城東南隅

國朝雍熙二年知州田錫遷于城西北隅即廟建學以教諸生景祐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宇齋廡慶歷中知州向侯奉

詔增廣嘉祐中知州趙抃營置田租及以婺州歲入羨米養士大觀中知州李陛奉

詔重新廟學宣和中頒降

御書殿榜曰大成紹興七年知州胡寅盡撤舊屋自殿堂廊廡齋舍煥然一新（堂後有三公祠堂設田公范公及趙清獻公像蓋士子以其名德之重及嘗有功于學校之故紹興八年知州董弇令隨春秋釋奠祀之後增作五賢祠以嚴先生爲主復以唐宋廣平爲配）

學田舊歲收四百斛不足以養士淳熙乙巳歲知州陳公公亮以三百千添置復撥沒官產以贍之由是撫匱

之之患

科舉

舊制三歲應　詔解九人（後增明經額一人爲十人）崇寧頒三舍法于學歲貢六人三歲幷零分通二十人東和復科舉三歲解十六人渡江後附解流寓二名紹興中通爲十八名今爲定制

貢院舊在兜率寺之西屋宇甚隘歲久滋弊舊經亦不載淳熙乙巳冬知州陳公公亮乃就州學之西鼎新創建其規橅一遵　禮部貢院之制

解舍

州衙在子城內正北（舊制屋宇甚備經方臘之亂蕩然無遺宣和三年知州周格重建）

通判廨舍在遂安軍門內街西

路分廨舍舊無定居今在兜率寺東以續置新定驛改充

觀察支使

節度推官

觀察推官

司戶參軍

司法參軍

並在軍門內東偏（政和中改幕職爲司六曹事曹官爲掾至建炎初復舊共間有省員空廨近歲添置通判居之）

司理院在嚴州門內街東（司理參軍廨舍在內）

州院在嚴州門內街西（知錄參軍廨舍在內）

州學教授廨舍在本學外門內今移在學之東側

舊制有路鈐路分本州駐劄及州鈐都監監押近歲省併只留路分一員都監監押共三員除路分都監廨舍外或居寺院或僦民居

稅務監官二員一員廨舍在稅務內一員僦居

館驛 樓閣亭榭附

公館在子城東東山下屋頗宏壯舊爲兵馬司紹興八年知州董弇重加葺治榜以今名以待監司按臨及往來貴客惕寓今添差通判居淳熙丙午春知州陳公公亮以新定（下闕）

驛

如歸館在子城東門內南偏以待寓客

定川館在定川門外臨歙江以待往來艤舟者

東館在東津舊有東館樓錢文肅公更其名曰分歙遭方臘之亂樓廢後作亭爲檢稅之所紹興八年知州董弇命增窗戶榜以今名以待往來艤舟不至城下者

西館在安泰門外紹興八年因得民居之籍于官者增葺爲之以待屬縣官赴州稟事者惕寓焉館後有閣跨湖面西山榜曰夕暉今廢

新定驛舊在州南門外今廢近歲即兜率寺東唐建屋闢之行衙紹興八年旣作公館因榜以驛名今改路分廨舍

遂安軍門樓舊睦州門宣和三年因升爲節度知州周格建紹興甲子歲因水頹圮乙丑知州羅汝楫重建

鼓角樓宣和三年重建榜曰嚴州

千峯榭州宅北偏東跨子城上自唐有之（見方千詩）久廢景祐中范文正公即舊基重建經方臘之亂不存後人重建易名曰冷風亭紹興二年知州潘良貴復舊名（紹興八年知州董弇即千峯榭之南建高風堂）

瀟灑樓在州宅正寢之北東和三年知州周格建

紫翠樓在州宅北子城下今廢遺基尚存（知州呂希純嘗有詩具嚴州集）

甘棠樓舊在善利門北城角俯臨西湖因方臘之亂不存紹興八年知州董弇旣闢善利門即門

上跨城隅建樓榜以舊名（按錢文肅公皇祐中作詩已云杜牧之陸州詩多獨無此樓詩則才業之名自唐洧之商郡人相傳乃渭樓範文正公豈非范公之遺愛民到于今不能忘乎）

竹閣在能仁寺南偏范文正公守郡日嘗登賦詩後人更名思范紹興九年重葺復舊名今廢

宣詔亭在嚴州門前街東

班春亭在嚴州門前街西

秀亭在子城東東山上前臨閫闠一覽盡得溪山之勝前賢賦詠多矣亭廢後人作小屋其上名曰高勝紹興八年知州董弅命撤去即故基建亭榜以舊名今廢

湖光亭在和平門外南跨西湖紹興七年知州胡寅建

賞春亭在州衙後圃趙清獻公所建今廢

四照亭在善利門外今廢

分歙亭在定川館傍舊爲商稅務紹興八年知州董弅移務於城中葺爲亭以待往來艤舟者以其下臨歙江取孫權分歙之義爲之名今廢

倉場庫務（鑄錢監附）

都倉在子城東門內街北

軍資庫在儀門外街東

甲仗庫在州衙大廳西廡樓屋上

回易庫在儀門外街西

公使庫在州衙大廳東廡內

架閣庫在州衙大廳東廡樓屋上

抵當庫在州東（較務北）

醋庫在軍門內街東

合同場在州西善利門內

都酒務在嚴州門外街西

比較務在州東下市今省併

贍軍務在和平門外西陪郭塢口（紹興六年置）今省併

都商稅務在比較務東（舊在城南市內經方臘之亂廢復以定川門外一亭爲之）（紹興八年即城市復建）

東津稅務在東津（舊以東館亭爲之紹興八年即東館之西外監稅官舍建爲務）

神泉監在望雲門外（熙甯七年置舊取發州永豐縣銅山場銅以鑄錢今取信州鉛山縣銅錫爲之監官廨舍在監東）

軍營（兵籍附）

禁軍

威泉營在望雲門內街南（元額五百人紹興己未中二百三十九人今見管四百七十七人）

雄節營在望雲門內街北（元額五百人紹興己未中三百八十八人今見管四百九十一人）

廂軍

崇節營在軍門內街東（元額四百人紹興己未中三百三十八人今見管三百一十一人）

壯城營在安流門內（元額二百人今一百八人）

牢城營在州南（元額二百人今見管四十九人）

寧節營附在牢城營（乾道九年朝廷優恤揀汰人都置并定額今見管三十三人）

屯駐兩指揮（並寓廂軍營）

壽春府（元管六十四人紹興己未中七人）今廢

鎮江府（元管一百二十人紹興己未中八人）今廢

坊市

惠政坊（舊名崇仁在左領軍門前東街今改）

善教坊（舊名崇化在右領軍門前西街今改）

親仁坊（在左廂東巷）

安泰坊（舊名鄰河在右廂直安泰門今改）

阜俗坊（舊名易俗在左廂下市今改）

輯睦坊（舊名黃浦在右廂市今改）

遺愛坊（舊名棠陰在左廂定川安流門兩閭今改）

甘棠坊（在右廂直甘棠樓）

望雲坊（舊名望雲在左廂直望雲門今改）

建安坊（在左廂建安山下）

字民坊（舊名申政在左廂建德縣前今務）

雙桂坊（舊名任義在左廂建德縣西元豐八年州人倪直侯直孺兄弟同榜登科里人爲名之）

福善坊（在左廂子城東直舊覲門今移名）

陵仙坊（在右廂子城北相傳爲康希仙飛昇處今移名）

仁里坊（在右廂後歷故諫議大夫江公望所居江自立名）

和平坊（在右廂和平門內）

誠孝坊（舊名集賢在右廂子城西紹興九年民徐明封育取肝療其母病愈改今名）

育英坊（舊名秀士在右廂州學前今改）

興賢坊（在新貢院之街南淳熙丙午歲創建）

橋梁

永通橋在定川門外浮歙江上舊曰政平故諫議大夫江公望名之紹興七年知州胡寅重新易以今名（又於江心當橋上作小亭名曰臥虹後因水泛溢湮沒）

伏龍橋在州南市中

石橋四一（在軍門前一在子城東門外在建德縣南一在和平門外）

章家橋在建德縣東

上路橋在建德縣東

佘浦橋在望雲門外

風硎橋在建德縣北

師子橋在西溪

溝渠

一在州東自百順門外沚流入南漪又東南入佘浦口達于歙江

一在州東自嘉睨門外烏龍山東西源流入南溝又東南入佘浦口達于歙江

一在州西北自嘉睨門外張考嶋流轉州北入西南漪又東南入佘浦口達于歙江

一在州西南自北郭流入安泰斗門溝又東南入余浦口達于歙江

物產

禹貢揚州篠簜既敷（孔安國傳云篠竹箭簜大竹通典云敷謂布地而生）厥草惟夭（通典云夭遂也）厥木惟喬（孔安國傳云喬高也）島夷卉服（通典云卉服絺葛之屬）厥篚織貝（孔安國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鄭康成注云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鵁鶄之屬）

今產

穀

秔　稉　粟　麥

稌　麻　豆

衣

絹　紬　綿　紗

布　苧

貨（唐志建德遂安縣舊有銅今無）

絲　漆　茶　蜜

蠟　紙

藥（唐志遂安縣石英山有白石英）

款冬　半夏　菊花　地榆

白朮　菖蒲　麥門冬　萆薢

芍藥　瓜蔞　天門冬　枸杞

何首烏　苦參　地黃

果

梅　李　桃　栗

椑　柿　梨　杏

棗　橘　柚　榧

楊梅　枇杷　石榴

木

櫧　楓　椆　櫟

檖　桑　楊　柳

松　檀　柏　槻

梓　桐　櫸

竹

苦　淡　筋　筆

畜

牛　馬　羊　猪

犬　雞　鵝　鴨

禽

鷓鴣　雉　杜鵑　百舌

鳩　鵰　烏　鵲

鵁鶄　鴿　谿鶒　鷳

鸐　百勞　鶯　鶴

獸

熊　猴　麂　貍

虎　豹　豺　狟

兔　鹿　麅　猨

狨　獺　豪猪　野猪

白面貍

魚

鯽　魴　鯿　鯉

鱸　鮎　鱖　鰣

鱝　鮊　鱒　鱣

鱨

土貢

唐正（本字犯仁宗嫌名）元十道錄云貢交梭元和國計圖云貢白石英交梭竹簟唐志載貢文綾簟白石英銀花細茶舊經載貢交梭絹白苧布紅花竹簟鳩阬茶麥門冬煎白蜜九域志載貢白苧十匹簟十領國史志載貢母靡皮交梭絹白苧布白蠟紅花竹簟麥

門冬煎

今貢

白苧布十匹

絹二十匹（折簟）

稅賦（茶租免役和預買附）

夏稅

絹舊額五萬七千九百一十七匹三丈六尺七寸

今收四萬五千七百五十三匹（係除折帛外計上件役並同）

紬舊額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匹二丈七尺八寸

今收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匹

綿舊額四千九百八十六屯三兩三錢三字

今收二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

秋稅

苗米舊額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三斗一升三合五勺

今收二萬二千八百五十八石一斗五合

茶租錢舊額一萬二千三百八十貫文

今收三萬一千三百八十貫文

免役錢舊額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

今收五萬七千六百六十九貫三百八文

和預買

絹舊額六萬二百八十四匹二丈

今收五萬七千六百七十二匹

紬舊額二萬二千百六十二匹

今收二萬二千五百匹

綿舊額二萬三千五百兩

今收二萬五千兩

生紬綿舊額五千兩無增減

課利

酒

都務租額三萬一千七百三貫文紹興己未額三萬
二千五百一貫文
今收三萬一千七百三貫六百六十文
比較務租額三萬六百六十三貫文紹興己未額三
萬一千三百六十七貫文
今收三萬六百六十三貫七百五文
瞻軍務（紹興七年道元降指揮以課利三分充本州用七分上供每年趁淨利錢二萬貫文）紹
興己未額二萬八十貫一百一十文
今收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稅

商稅務租額三萬四千六十六貫文紹興己未額三
萬五千三百一十六貫文
今收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五貫四百三十四文

茶

遞年批發二百三十五萬五千九百二十斤計引錢
三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貫文紹興己未額
二百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斤計引錢四
十二萬六千九百五貫文
今批發二百五十八萬三百八十斤計引錢五
十六萬七千一百二十六貫文
遞年住賣五千八百四十斤計引錢一千三貫文紹
興己未額六千一百斤計引錢一千三十七
貫文
今住賣五千八百斤計引錢一千二百七十六
貫文

鹽

遞年四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斤計引錢二十二萬
一千二百二十三貫文紹興己未額五百五
萬一千七百斤計引錢二十四萬二千一百

七十五貫文
今賣五百八十五萬六百斤計引錢四十萬九
千五百四十二貫文

香

遞年一百一十一兩計引錢三百一貫五百文紹興
己未額一百一十兩四錢計引錢四百
今賣二百一十七兩三錢計引錢二百四十六
貫六十八文

礬

遞年一千九百斤計引錢二百六十七貫文紹興己
未額二千一百四十斤計引錢二百八十八
貫文
今賣二千七百一十五斤計引錢二百七十一
貫五百文

寺觀

天慶觀在子城西唐景龍中建名龍興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因
天書降
詔天下建天慶觀改今名四年
聖祖降又
詔即天慶觀建殿以奉
聖祖歲時長吏率官屬朝謁著于令迄今行
之
兜率寺在天慶觀西唐神龍元年建名中興景龍元
年改龍興開元中又改開元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唐末有僧道明居此寺因號陳尊宿道場寺有鑑香閣元祐宰相蘇公頌爲之記又有陳尊宿庵紹興五年寺爲火蕩然無遺八年稍即舊基建屋有僧守越築室山上復名尊宿庵）
贇福院在子城西北山下

國朝慶歷中建治平二年賜額藏
太宗御書
廣智寺在州東忠懿王錢俶建名報恩寺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避
太宗潛邸名改賜今名
能仁院在贇福院北
國朝寶元中建名承天寺政和六年因上地
祗徽號有承天字改賜今名藏
太宗御書
保豐院在親仁坊紹興元年僧居敏請分水縣廢寺
額建舊亦謂之接待院
法善寺在州東相傳云是清涼大法眼禪師道場其
宗派流入高麗最盛
報恩院在州東
國朝慶歷中建
十王院在子城西
國朝皇祐中建
祥符尼寺在州北建安山下自建德縣龍山鄉移初
名建安寺
國朝大中祥符年賜今名
赤眞尼寺在州西
國朝大中祥符中建今廢

祠廟（壇壝附）

城隍廟在子城西北
五通廟在子城西
五靈廟在望雲門內
國朝皇祐中知州　因神見夢祈禱有驗
請于
朝封五靈王
山神壇在仁安山之陽

95　18B

乾道六年知州張栻築為水旱祈禱之所

兩港龍王祠在望雲門外東山上

舊祠在溪陰地勢卑隘或溪水泛溢有所禱祈不可渡則望拜而已淳熙甲辰春權州事通判劉似遷于今所

古跡

陵仙角在子城西耆舊傳云唐永徽三年睦州刺史康希仙登昇之處因以名其地（角宜作閣）事既不經又無所考據姑存之

賢牧（題名附）

江秉之字元叔濟陽考城人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以簡約見稱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架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

蕭幾字德元（本字犯聖祖名）齊宗室蚤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清貧自立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

蕭穎胄字雲長齊宗室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人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人懷之

伏暅字元曜平昌安丘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正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

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梁武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

王質琅邪人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貸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質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梁天監中自祕書監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開元二年自尚書左丞相罷睦州刺史

宋璟邢州南和人開元三年三月十一日自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自宰相罷為祕書監流落十六年始拜睦州刺史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會昌中自池州刺史改睦州刺史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平興國八年以右補闕知睦州即宣聖祠建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講授

詔特賜之還其紙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景祐中以右司諫祕閣校理知睦州大興學校建嚴子陵祠于釣臺復其為後者四家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嘉祐中為殿中侍御史求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羊為移文卻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奏蠲之民至今稱焉

題名

唐刺史李道古撰大廳記具錄唐代刺史名銜除授年月始自永徽訖元和七年凡一百六十三年自張後胤（本字犯太祖廟諱）而下至道古五十一人

國朝雍熙二年知桐廬縣事刁衎撰大廳記以道古所撰綿歷既久殘缺為多復自唐顯慶二年至太平興國三年盡元和八年之後又一百六十三年而自道古已下至韋諸陳晟纔三十一人唐史載中和三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以州授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自稱刺史天祐元年叛附于楊行密其間七十二年蓋衎記所謂錢氏割據非王命略而不書者而李繼敏則錢氏納土後

國朝首命知州也其後蕭璉繼之璉之後田錫繼之衎記所謂田公是已今據衎記列其姓氏于左方

張後胤（顯慶二年正月日自府司馬加國子祭酒拜）

高擇言（乾封元年七月二十九日自台州刺史拜）

尤知欽（年二月十九日自隨州刺史拜）

高冀行（永隆元年九月十四日自右衛將軍拜）

張大安（永淳二年五月十九日自普州刺史拜）

長孫誼（年月日自江州）

李上善（天授元年九月九日自唐州刺史拜）

婁巖（天授二年八月十日自澧州刺史拜）

謝禕（如意元年自吉州）

元延壽（通天二年正月十五日自徐州刺史拜）

楊元亨（久視元年八月十一日自太府少卿拜）

孫詮（神龍二年月日自右騎）

馮昭泰 景龍元年十月十九日自郴州刺史拜

張昭命 景龍二年十月十三日自揚州司馬拜

魏駒

劉幽求 開元二年三月二日自太子少保拜

宋璟 開元三年五月十一日自御史大夫拜

薛瑩 開元七年四月十六日自邢州刺史拜

韋利器 開元八年六月日自博州別駕拜

李仲宣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自德州刺史拜

楊承令 開元十五年五月日自睦州別駕拜

柳齊 開元十年月日自萊州

崔景 開元十九年三月十日自眉州刺史拜

李諒 開元二十二年十月九日自領軍衛將軍拜

王審禮 開元二十六年八月日自溫州刺史拜

盧同宰 天寶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自易州刺史拜

張愿 天寶三載九月十八日自台州刺史拜

韋南金 天寶五載九月日自台州刺史拜

李宗 天寶九載九月二十六日自江州刺史拜

張漸 天寶九載十月日自饒州刺史拜

張朏 天寶十載三月十日自撫州刺史拜

鄭濟 天寶十一載七月十一日自徐州刺史拜

馮臨 天寶十二載十月十七日自上司禦副率拜

盧渙 天寶十載月日自歙州刺史拜

李伯成 天寶十五載正月十八日自吉州刺史拜

閻欽愛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日自饒州別駕拜

張崇暉 上元元年月日自泗州刺史拜

賀若滔 永泰元年八月十四日自義王傅拜

賈琛 大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自廬州刺史拜

陶銑 大曆四年月日自江州刺史拜

李揆 大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自祕書監拜

王縝 建中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自吉州刺史拜

杜亞 建中元年八月中尹晉絳州

韋贇 正元四年正月十六日自潁部郎中拜

張叅柾 正元七年二月十一日自祠部郎中拜

李正臣 正元七年月日自慶州刺史拜

李敷 正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自濠州刺史拜

韋士勛 正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自金州刺史拜

李幼清 元和

鄭膺甫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自度支郎中拜

李道古 元和六年六月三日自唐州刺史拜

崔元芳

羊士諤 元和十二年三月五日自蔣州刺史拜

獨孤適 元和十四年五月九日自戶部員外郎拜

孟簡 元和十年月日自吉州刺史拜

韋文恪 長慶三年二月七日自司門郎中拜

韓泰 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自郴州刺史拜

張聿 寶曆年月日自屯田郎中拜

張公儒 太和六年十月五日自職方郎中拜

王琮 太和九年四月七日自洛陽縣令拜

李善白 大和九年十月日自

鄭仁弼 開成二年八月七日自衛尉少卿拜

呂述 開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自鹽鐵推官兼部郎中拜

薛蘊 年月日自朗州刺史拜

蘇滌 會昌三年九月十四日自給事中拜

韋有翼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自安州刺史拜

杜牧 會昌六年十月日自池州刺史拜

鄭承休 大中三年十月七日自果州刺史拜

李文舉 大中六年四月十三日自宗正卿拜

厲元 大中六年九月十日自使大理拜

崔豸 大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自戶部郎中拜

韓騰 大中十二年四月七日自鳳州刺史兼本州鎮遏使拜

牛叢 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日自司勳員外郎拜

金仁規 咸通三年十一月二日自太府少卿拜

陸墉 咸通五年十二月五日自鹽鐵江淮知後金部郎中拜

侯溫 咸通年月日自郎中拜

馮殷 咸通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自太府少卿拜

張極 咸通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自長安縣令拜

許珂 乾符三年自睦州刺史拜

柳超 乾符五年十月十四日自鹽鐵浙東院監部郎中拜

韋諸 廣明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自衛州刺史拜

陳晟 中和元年二月二十日清平鎮拜築羅城

李繼敏 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十九日殿中丞權知

蕭雍 太平興國四年月日自

自太平興國八年田錫以右補闕知州至雍熙二年去郡後四十九年當景祐元年范仲淹以右司諫禮閣校理知州皇祐元年陸軫以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州未幾請老以分司西京歸嘉祐三年趙抃以殿中侍御史知州紹聖元年呂希純自中書舍人知州大觀三年蔡肇自吏部員外郎知州由雍熙而至宣和總百三十有五年間知州亡慮數十人獨此六公名德巋然其他或姓名可見又歲月不可致今不復紀

宣和三年平方臘後知州名氏有瀟山朱翌所作題名記列之左方

李邈 宣和三年四月五日以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四年四月十七日罷

周格 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奉直大夫直龍圖閣知七年正月十四日罷

凌唐佐 宣和七年三月三日以朝請大夫權知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罷

李裁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朝請大夫權知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秩滿

王永年 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以中奉大夫知建炎三年七月十一日罷

趙子砥 建炎三年七月二十日以朝散郎權知十二月四日罷

柳約 建炎三年十二月四日以朝請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召

范世延 紹興元年九月三日以朝請大夫權知當月二十一日罷

李擢　紹興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以左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知二年三月十日罷
潘良貴　紹興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左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六月十五日罷
顏爲　紹興二年七月三日以左奉議郎權發遣三年六月三日罷
朱縡　紹興三年六月四日以左朝奉大夫權知是月十一日罷
顏爲　紹興三年六月十一日再任四年七月二十日秩滿
石端中　紹興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左朝請大夫權知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秩滿
胡寅　紹興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左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知七年閏十月十九日移永州
董弁　紹興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紹興九年八月初五日罷任
馮軫　紹興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以左朝請大夫知紹興十年六月十二日罷任
鄭滋　紹興十年六月十五日以顯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紹興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宮觀
蘇簡　紹興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右朝散大夫權發遣紹興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滿
孫蠡　紹興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左朝奉大夫權知當年九月二十七日得替
羅汝楫　紹興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以龍圖閣學士左朝請郎知紹興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除宮觀
蘇簡　紹興十七年九月一日以右朝請大夫權知紹興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滿
周林　紹興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左朝請郎知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罷
曹璉　紹興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以朝議大夫知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改替
宋曖　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以右朝散大夫權知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罷
金安節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左朝散郎權發遣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除浙西提刑
朱翌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以左朝散郎祕閣修撰知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改知宣州
鄭資之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以右朝請大夫
樊光遠　紹興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左朝奉郎權發遣明年三月十一日除浙東提刑
鄭知剛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以右朝奉大夫權知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九日除宮觀
吳槩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以左中奉大夫知紹興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任滿
朱正純　隆興二年四月十七日以右奉直大夫知乾道二年正月十三日罷任
柳大節　乾道二年三月十三日以右朝奉大夫知乾道三年五月十五日除浙東提刑
柳楹　乾道三年閏七月十五日以右朝奉郎權知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滿
張栻　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右承議郎直祕閣權發遣乾道六年閏五月十七日赴召

王師愈　乾道六年六月十八日以左奉議郎權發遣乾道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改信州
林機　自信州移知乾道七年七月三日以左朝請郎知當月二十九日赴召
詹元宗　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左朝奉郎權發遣乾道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赴召
曹紹　乾道九年八月十五日以朝散郎權發遣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丁父憂
魏楫　淳熙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奉議郎權發遣淳熙三年八月十八日除都大提點坑冶
潘景珪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日以朝請郎權知淳熙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宮祠
趙師垂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宣義郎直敷文閣權發遣當年八月二十日丁母憂
蕭燧　淳熙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以朝散大夫知七年十月十二日除敷文閣待制差知婺州
韋璞　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以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知八年九月初二日宮觀
楊布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朝請郎權知淳熙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宮觀
樓錫　淳熙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以承議郎權發遣當年十二月十七日丁父憂
李稢　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以朝請郎權知當年七月初二日改知溫州
汪義端　淳熙十年八月十六日以宣教郎權發遣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宮祠
陳公亮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以朝請郎權知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滿除金部郎官
陸游　淳熙十三年七月初三日以朝請大夫權知淳熙十五年七月初六日滿
錢聞詩　淳熙十五年七月初六日以朝奉大夫權發遣淳熙十六年七月初一日罷任
張埏　淳熙十六年十月初九日以朝散大夫權發遣紹熙元年九月初九日罷任
葉籌　紹熙元年十月初十日以奉直大夫知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罷任
冷世光　紹熙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以朝請郎權發遣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宮觀
趙不逷　紹熙四年二月初五日以朝奉大夫五年六月初七日除江西提刑
秦焴　紹熙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以朝議大夫知慶元二年五月初九日宮觀
曾集　慶元二年七月初一日以朝奉大夫權知慶元三年六月十九日罷任
李直柔　慶元三年閏六月十二日以朝請郎權知當年九月十五日丁母憂
黃衡　慶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朝奉大夫權知慶元　年七月　　日改除福建提舉
毛憲　慶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以朝請郎權發遣嘉泰元年正月十六日宮觀
潘蘧　嘉泰元年二月四日以朝議大夫知
莫若晦　嘉泰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以朝議大夫知嘉泰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除湖南提舉
陳棣　嘉泰三年十月十五日以朝請大夫權發遣嘉泰四年八月初一日罷任
孫叔豹　嘉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以朝散郎直祕閣權知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罷任
葉蠑　開禧二年四月二十日以朝請郎權發遣嵌閣場權知郎州至五月二十八日得召

趙師石　開禧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權知三年四月轉朝散大夫嘉定元年二月改知發州
胡榘　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宣教郎權發遣二年三月轉奉議郎嘉定三年二月四日除福建提舉
孟導　嘉定三年三月九日以朝奉大夫權知當年十二月二十　日宮觀
謝德輿　嘉定四年閏二月二十六日以宣教郎軍器監簿權發遣轉奉議郎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除司農寺丞
宋鈞　嘉定六年四月十五日以朝奉郎太府寺簿權發遣十月轉朝散郎嘉定八年三月四日除太府寺丞
魏大中　嘉定八年四月十二日以朝請大夫知嘉定九年十二月三日除福建運判
鄭之悌　嘉定十年二月七日以承議郎太府寺丞權知轉朝奉郎十二年二月除湖北提舉
薛叔灌　嘉定十二年四月十五日以承議郎監登聞鼓院權發遣轉朝奉郎當年七月致仕疾卒
許興裔　嘉定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以承議郎諸軍審計司權發遣轉朝奉郎十四年十月三日致仕
王棨　嘉定十四年八月一日以承議郎幹辦諸司審計糧料院權發遣當年九月一日致仕
虞懋　嘉定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權發遣次年轉朝散郎十六年九月除大理寺丞
趙立夫　嘉定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朝散郎知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章恩轉朝奉大夫寶慶元年九月二日赴召
謝采伯　寶慶元年十月八日以朝議大夫知寶慶二年三月六日罷任
陸子遹　寶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奉議郎太府寺簿權發遣紹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赴召
陳畏　紹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以朝奉大夫新知漳州改知紹定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罷任
衛樸　紹定三年八月十六日以朝奉郎新知興州改權知慶壽轉朝散郎四年九月十三日除太府寺丞
李彌高　紹定五年六月十七日以朝奉大夫太府寺丞權知紹定六年三月十七日轉朝散大夫四月十七日罷
趙汝梓　紹定六年四月十七日以朝散郎大理寺丞權知當年七月十九日除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
顏頤仲　紹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以朝奉郎將作監簿權知轉朝散郎端平元年九月十三日除司農寺丞
葛逢　端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朝散大夫祕書省著作郎兼度支郎官知端平二年四月十五日

除秘書省著作郎

王會龍 端平二年七月五日以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權知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除秘書省著作郎

趙汝枋 端平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奉議郎添差通判權知提舉神泉監嘉熙元年六月初一日罷任弟汝楫

萬一鶚 嘉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朝散大夫軍器監丞權知三年二月十六日以會子罷任

衛湜 嘉熙三年七月初六日以朝奉郎主管官告院權知四年九月轉朝奉大夫十二月二十六日赴召

趙與汷 嘉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朝散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倉部郎官除直秘閣權知淳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別與州郡

王佖 淳祐元年三月十四日以朝奉郎將作監丞知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罷任

何處信 淳祐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以朝議大夫知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罷

趙希樸 淳祐三年八月初三日以朝議大夫大理寺正知四年八月初一日除軍器少監

章大醇 淳祐五年二月初九日以朝奉郎到任六年八月初六日轉朝散郎十月初四日除侍左郎官申尋得旨

高斯得 淳祐七年三月初四日以朝奉郎著佐兼權禮部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到任續轉朝散郎八年六月除浙東提刑

趙孟傳 淳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宣教郎太府丞直寶章差知撫到正祠便發陞寶謨到任九年四月轉通直郎十二月轉承

趙汝歷 淳祐十年六月初三日以奉議郎到任十二年三月轉承議郎十二年四月除司農寺丞

季鏞 淳祐十二年八月初一日以承議郎監都進奏院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替

吳槃 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以朝奉郎到任三年三月兼節制軍馬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罷任

正倅題名

題名往年燬於煨燼紹興十年齊志行始爲之記起宣和三年迄嘉定三年凡四十八人刊石既滿其後遂不復錄臨江章璞涖事之明年序次嘉定五年以後未書者九人刻石以續前作知州陳畏爲之記

陳次中 宣和三年四月一日以朝請郎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替

吳燁 宣和六年八月一日以朝議大夫到建炎元年七月初三日替

劉拱 建炎元年七月初三日以承議郎到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替

趙需 建炎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左朝散郎到紹興元年八月十四日替

黃策 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以左宣教郎到二年四月初二日替

朱發 紹興二年五月初七日以左朝議大夫到四年九月初十日替

曾紳 紹興四年九月十一日以右承議郎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替

吳任鈞 紹興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左宣教郎到八年六月十日替

孫傅 紹興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左宣教郎到十年七月十四日替

齊志行 紹興十年七月十五日以左朝散郎到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替

沈造 紹興十二年四月四日以左朝散郎到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改差

洪光祖 紹興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以右奉議郎到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替

鄭震 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右朝奉大夫直秘閣到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替

沈大椿 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左宣教郎到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替

游其潘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左朝請郎到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替

楊寔 紹興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以右朝奉郎到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替

汪彭年 紹興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右朝請郎到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替

李洪 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以右朝散郎到二十六年十月二日除大理寺

宋惠疇 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以右朝請郎到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替

薛興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初三日以右朝散郎到三十年正月二十日替

魏彥機 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右朝散郎到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替

司馬伋 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以右朝奉郎到隆興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替

孫次仲 隆興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右承議郎到乾道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替

潘文孝 乾道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左朝奉大夫到四年四月十二日替

翟紘 乾道四年四月十二日以右朝奉大夫到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替

豐誼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左朝請郎到當年六月初二日丁母憂

韓曐 乾道六年八月十二日以右朝散郎到八年三月初七日丁母憂

薛俟中 乾道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右奉議郎到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替

張杓 乾道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宣教郎到淳熙三年正月十九日替

溫鐸 淳熙三年正月十九日以朝奉大夫到五年三月初五日替

朱孝文 淳熙五年三月初五日以承議郎到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事故

樓城 淳熙七年二月十三日以朝散郎到九年四月十六日替

劉佖 淳熙九年四月十六日以承議郎到十年四月十七日滿替

韓元象 淳熙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以奉議郎到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致仕

朱壑 淳熙十三年二月十八日以朝奉郎到十五年三月三日替

趙師愿 淳熙十五年四月以承議郎太常寺丞到該慶壽恩轉朝請郎十六年四月滿

趙師復 淳熙十六年五月以朝散郎到紹熙元年十一月該覃恩轉朝奉大夫二年三月除權發遣知全州

潘昌老 紹熙二年十月以通直郎主管官告院到四年三月滿

任清叟 紹熙四年三月以朝奉郎太府寺丞到五年二月轉朝散郎慶元二年正月除尚書都官員外郎

何潤 慶元二年以朝請大夫諸軍審計司到四年二月滿

趙子懷 慶元四年二月以奉議郎到六年正月滿

張宗愈 慶元六年二月以朝奉郎提轄左藏庫到嘉泰二年二月滿

趙不摭 嘉泰二年二月以朝請大夫太府寺丞到四年三月滿

徐材 嘉泰四年以宣教郎大理司直到開禧二年三月滿六月省俺文任
衛洸 寶慶元年十月以朝散郎到三年十二月滿
楊轟 紹定二年八月以朝奉郎大理評事到四年七月宮觀
斯澤 紹定四年八月以朝散郎國子監丞到當年九月除知南康軍
項容孫 紹定四年十月以承議郎添差通判平江府改任兼權州事五年六月改知德安府
趙汝柄 端平元年六月以奉議郎到專一措置修復神泉監添差職事三年六月就除知州事提舉神泉監罷
郭磊卿 端平三年十月以奉議郎太社令到當年十月到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該恩轉承議郎嘉熙元年四月十三以磨勘轉朝奉郎二年九月初十改太學博士
陳叔遠 嘉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宣義郎太社令到三年十一月以磨勘轉宣教郎四年六月　日丁母憂
章鑑 嘉熙四年八月二十日以承議郎提轄左藏庫到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丁母憂
孫夢觀 淳祐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奉議郎行武學諭二年四月十九日以疾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趙與浛 淳祐二年六月三日以宣教郎行太社令到當年內磨勘轉奉議郎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臣寮論與祠七月初四日離任
趙時鎣 淳祐三年九月十九日以朝請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到
曾槖 淳熙十五年三月初三日以宣教郎到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丁憂
沈檝 淳熙十六年正月初九日以朝郎到紹熙元年二月初二日罷
鄭益 紹熙元年四月十七日以朝奉大夫到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替
陳序 紹熙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以朝請郎到五年六月十八日替
俞洞 紹熙五年六月十九日以朝請郎到慶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替
王渠 慶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朝請大夫到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替
朱輔 慶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朝奉郎到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替
趙善紀 慶元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以朝散郎到嘉泰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替
林谷 嘉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以朝散郎到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滿
柴幾 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以承議郎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避嫌宮觀
張孿 開禧三年二月初八日以承議郎到嘉定元年十二月初九日滿
胡垍 嘉定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以奉議郎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
曾党 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朝奉郎到嘉定　年　月　日滿

謝采伯 嘉定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朝請郎到八年正月十六日替
李伯堅 嘉定八年正月十七日以承議郎到當年五月十三日丁母憂
俞遠 嘉定八年八月十六日以朝奉郎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替
高之問 嘉定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以朝奉郎到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替
黃節 嘉定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以承議郎到十四年六月初二日罷
朱增 嘉定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以朝奉郎到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改通判鄂州
衛樸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承議郎到寶慶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滿差知江陰軍
趙崇忞 寶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到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致仕
莫濩 寶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以朝請郎到紹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罷
章璞 紹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以朝奉郎到三年七月三十日罷
李知先 紹定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以朝奉郎到五年二月十三日替
曾黯 紹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朝奉大夫到端平元年七月二十六日遷都堂審察
武迪 端平元年十月十七日以中奉大夫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替
姜彌明 端平三年十二月八日以奉議郎到嘉熙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改添差通判臨安府
魯之損 嘉熙二年十月　日以朝請大夫到嘉熙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替
武迪 嘉熙四年十二月初七日以中奉大夫到淳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替
徐士特 淳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朝奉郎到
張瑩 淳祐五年三月初八日以朝奉郎到任七年六月初三日替
史望之 淳祐七年六月初三日以朝散郎到任八年十一月　日除宗正寺簿
謝焱 淳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朝散郎到任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新知岳州當日交割離任
吳淵 淳祐十二年正月初三日以奉議郎到任
孫一飛 淳祐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以朝散郎到任
宣穀 寶祐元年六月十三日以朝奉郎到任
陳棠 寶祐二年三月初九日以朝請郎到任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替
朱逢 寶祐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以朝奉郎到任

添倅題名

桐廬郡丞員外置置罷不常其或一二十年不置近又不候代輒遷以是壁記不立嘉熙年間陳叔遠到官未滿歲則撥遺謀訂他刻詢故老斷自劉公義而下以迄于今百年間可攷者二十有四人自中興以來添差之員浸廣率多取諸班著視正員之選愈重有郭磊卿為之記

朱去非 建炎三年三月以宣義郎直秘閣到紹興二年十二月除太常寺簿
韓淪 紹興二年十二月以右通直郎行司農寺簿到三年十月除知婺州
庾大有 紹興三年十月以左承議郎權尚書金部員外郎到四年八月除尚書禮部郎官
黎明 紹興四年八月以左宣教郎行大理司直到六年八月赴召
李子浩 紹興六年九月以左朝奉郎到九年正月除知海州
劉公義 紹興九年四月以右朝散郎到九月轉右朝請大夫十一年八月滿
鮮于价 紹興十一年八月以右朝奉郎到十三年六月除監登聞檢院
魏俟 紹興十三年七月以左承務郎行□子博士到當年十二月罷
楊持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以左朝請大夫到十五年四月內丁母憂
趙宗遘 紹興十五年五月以右通直郎到十六年二月特除廳州觀察使
王周卿 紹興十六年三月以左宣教郎太常寺簿到十八年三月秩滿
沈長卿 紹興十八年三月以左通直郎將作監丞到十九年十月罷
章衡 紹興二十年三月以左朝請大夫到二十二年六月秩滿

鄭康　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以左宣教郎浙西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改任二十四年五月除太府寺簿
范端臣　紹興二十四年六月以左奉議郎到
韓義古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以右通直郎太社令到二十七年九月除諸司審計司
賈處容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以右朝奉郎通判秀州兩易到二十九年八月除發遣臨江軍
戴舒　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以左奉直大夫到當年十二月除左中奉大夫三十一年九月滿
歐陽師古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以右宣教郎直祕閣到隆興元年八月除廣西經略司參議官
危忠過　隆興元年八月以左承事郎通判婺州改任乾道元年四月通理滿
趙己傅　乾道元年四月以左承議郎大理評事到二年八月除太常博士
張次謙　乾道二年八月以左朝散郎到九月罷
万俟若川　乾道三年九月以右承事郎直祕閣到五年十月赴召
俞現　乾道五年十一月以左朝奉郎到七年十一月滿
吳逵　乾道七年十一月以承議郎到九年十一月除權知秦州
諸葛莘　淳熙元年二月以宣教郎太學正到三年五月除太學博士
陳嘉洪　淳熙三年五月以宣教郎到四年八月兩易通判泉州
顏發　淳熙四年十月以奉議郎太府寺簿到六年除司農寺丞
邵嗣獲　淳熙六年十月以宣教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到七年十一月除祕書省著作佐郎
張俊　淳熙七年以宣教郎到九年十一月滿
柴國器　淳熙九年十二月以承議郎到十年四月轉朝散郎襲封崇義公十一年十二月滿
韓脩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以朝請郎玉牒所編修官到十三年十月除樞密院檢討官
趙子讚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以奉議郎到十五年二月改分差廣州榷貨務
留張遇　以奉議郎　四月十二日到任　六月十一日滿任
吳湜　當年九月初十日因該磨勘推告轉朝　八年四月十七日特授直祕閣淳祐九年六月十七日滿
謝奕　淳祐九年六月十七日到任淳祐十年十議郎至淳祐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滿任
潘墀　淳祐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當年閏十月十四日參議郎至寶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滿
楊敬之　以通直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於寶祐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
吳堅　宣教郎行武學博士寶祐三年四月十一日到任四年四月十四日磨勘轉奉議郎

學校

至聖文宣王廟舊在城東南隅　國朝雍熙二年知州
田錫遷于城西北隅即廟建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
籍給諸生　詔賜之還其紙　景祐中知州范仲淹始
建堂宇齋廡　慶歷中知州向傳奉　詔增廣　嘉祐
中知州趙抃營置田租養士作詩以勉諸生且有莫將
榮悴汨於中之句石刻見存　大觀中知州手陛奉
詔重新廟學　宣和中頒降　御書殿榜曰大成　紹
興七年知州胡寅盡撤舊屋自殿堂廊廡齋舍煥然一
新但門徑屈折而東出　乾道五年知州張栻恨然不
滿廟學之南有志買廢尼寺故址悉舉以廣學宮於是
學門南開門內有屋二十餘間僦與民居日收賃錢添
助養士續因寓公欲廣其居強將他處賃屋換易本學
告于州　紹定元年知州陸子遹於是撤去賃屋起造
二亭東曰采芹西曰擢桂杏壇在焉先是從祀列繪
殿上壁間　淳祐改元知州王佖謂無等差遂命工繪
從祀于兩廡且前設桓檻以肅　廟貌增創東西夾廊
共二十四間俾歸齋升堂者毋褻　殿廡而出入是三
年知州何處信以　殿廡繪像距庭砌猶過隘又展
拓近裏由是嚴之學宮改觀矣有郡博士桂錫孫為之

記

州學養士自舊以七十人為額學田以畝步計所收租
米四百三十五石三斗五升九合建德縣一百八十九石八斗二升一合遂
安縣二百六石一斗二升桐廬縣一十五石八斗一升八合壽昌縣二十三石六斗又六月內州
倉支接濟米二十石穀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七斤三十
八石六斗四升並建德縣又四石蘭溪縣錢歲收二百五十貫
零三十文租絹錢二十一貫八百文建德縣一百九貫七百八十文遂安縣八貫二百五十文桐廬
縣三十三貫二百文壽昌縣七十七貫文又月收一千八十五貫三百一十
文賃地錢一十三貫二百九文樓店務百秒地錢七貫七百五十三文桐廬縣河渡三十三貫六百九十一
文淳安縣河渡二十七貫二百九十六文分水縣河渡一貫四百文壽昌縣河渡二貫九百六十一文本州倚
十錢一十百文又日收五百文會九百四十四文足帳稅務網福自店貨
屋錢三十五文足五百文會賃屋錢九百九文六分足租絹一十二疋租絲八十
六兩半淳祐二年七月王監丞任內教授桂錫孫申照
對本學養士錢從來係　使府給下二百貫文會補還
魚池花利緣自十七界會准　朝省指揮作一百五十
四文行用於是舊會一貫比折新會二百兼之物價頓
增如雞豚菜茹樵薪之價五倍於舊所謂一貫舊會雖
有二百新會之名元無二百新會之實由此養士之資
太窘文吾公廚蕭然每食不飽伏自鎮臨以來惠顧士
類每月共增作三百六十貫省會外又於使府特送四
十貫舊會以助不足諸生拜賜可謂厚矣但本學公廚
破食日以七十人為額　使府月得四百千每日計支
十四貫會除前廊五人准　太學例人給四百會食錢
外止有十二貫會充七十人一日之用每人不及二百
文會雖官價有三十餘鏹而物價無一節菜羹雖視昔
甚為有餘而視今則依前不足雖食無求飽固學者所
甘心而飲食以將厚意乃監丞之夙心敢為諸生有請
欲乞台判自七月分為始徑支新會二百貫庶養之者
既至則教之者可行續奉王監丞而諭今且以新舊各
半支行餘留為後來太守嘉惠之地自此月支六百貫

三年知州趙寺正以封殖先正大卿棠陰每事從厚於學校尤加厚焉教授桂錫孫遂獲由前日二百貫所會之請自四年五月幫行於是士無權輿之歎前廊日人七百諸生日人五百

登科記（宗姓及童子武舉附）

國家設科賜第新定自錢氏納土後太平興國三年貢士之數蓋少五年賜蘇易簡已下及第二十三名已前並授通判賜宴迎春苑（會要太平興國二年賜呂蒙正已下及第並賜袍笏又賜宴又賜御詩此其始也五年賜蘇易簡已下及第七年賜王世則已下及第始分甲乙之科各賜出身雍熙二年賜梁顥已下及第端拱元年賜蔡齊已下及第二年賜陳堯叟已下及第淳化三年賜孫何已下及第即賜儒行篇）咸平二年賜孫暨已下及第州率未有預貢薦者三年賜陳堯咨已下及第州始薦建德鄉王冕應貢破白鄉舉首登科嘉祐祫賽　詔四歲一舉或閒歲一舉治平四年定制應貢者三歲解九人增明經一人共爲十八崇寧行三舍法貢六人三歲升舍分通二十八宣和五年復進士科三歲解十六人靖康渡江附流寓者解二人紹興二十六年　詔罷西北流寓試併入土著視解額最少處參以前定終場人數率百人解一人而郡終場者千七百六十有一人於是通額十八人以爲定制而近歲士毋慮數倍輒因碑所載訂于志

咸平三年陳堯咨榜

王冕　邵煥（童子科）

景德二年李迪榜

葛昂　徐舜俞　孫敏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許擇

天禧三年王整榜

王言　許湜

天聖二年宋郊榜

王稷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葛閎　邵炳

慶曆二年楊寘榜

吳仲舉　倪天秩

慶曆六年賈黯榜

胡楚材　倪天鎮　王庭堅

皇祐元年馮京榜

王庭鈞　項隨　胡奕材　皇甫朝光（湖學）

胡之彥

皇祐五年鄭獬榜

邵景初　王中敏　盛僑　許升卿

包舜賓

嘉祐二年章衡榜

方仲謀　徐任　包廓

嘉祐四年劉煇榜

陳向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顧中　喻房

嘉祐八年許將榜

項陟　葉逡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皇甫師中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江公著　方蒙

熙寧六年余中榜

舒煥　鄭昪　許大希　王知元

江公望

熙寧九年徐鐸榜

吳儔（寄貫中）

元豐二年時彥榜

胡希　王澤　江公佐　吳純

元豐五年黃裳榜

吳陶　王沃

元豐八年焦蹈榜

倪直侯　余覺　倪直孺　范寔

姜周臣　徐傃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方行可

元祐六年馬涓榜

方鼎　江公明　方參　徐舜元

元祐九年畢漸榜

包雄　王禹得　朱巘　舒彥舉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胡之輔　邵嘉言

元符二年

朱戩（銓試優等賜進士出身）

元符三年李釜榜

方逸　李淳　詹林　江公亮

崇寧元年

王昇（左丞陸佃以學行薦賜諸州教授先授湖州次擢婺州教授）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王大年　詹至　胡獻可　胡國瑞

盛良貴　方閎　徐敏中　詹大聲

崇寧三年幸太學賜上舍生鄭南以下釋褐

方聞 釋褐
崇甯五年蔡嶷榜
王縉 分水司法 邵愈 朱彪 察院 郎中之
大觀二年幸太學賜貢士王俱十四人釋褐
葉天倪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葉天將 方閎 王朴 王彥中
詹公著 胡端平 詹之綱 姜師仲
皇甫存 授以孝悌二行舉政和五年狀元何㮚榜賜進士出身
政和二年莫儔榜
琦義雄 江翹 翁範 朱異 吏部郎中
王禹同
政和三年幸太學賜貢士陳公輔十九人釋褐
葉三省
政和五年何㮚榜
方元若 邵嘉瑞 唐濟 喻彥先
范大亨 翁開 傅巖叟 詹大方
徐時中
政和八年嘉王榜
黃大知 王大卞 邵大受 翁由
詹千之 唐處仁 詹大和 鄭滋
詹天秩 方鰲
宣和三年何㮚榜
陸時雍 江舜俞
宣和六年沈晦榜 賜御製詩
詹棫 吳釬 葉義應
詹樫 鄭希周 錢公舉 胡國佐
建炎二年李易榜
盛光祖 吳霞 倪成修 方元昭
喻楞 葉義問 釋褐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王鄰 范棐 邵拱 洪基 鄭伸之
張綱 魏公啟 王允明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王日勤 王日休 方道 余執度
江修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葉義權 喻仲遠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葉眞卿 邵延孫 項枕 方序
詹百之 王若訥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洪嘉瑞 黃安仁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唐友聞 詹儀之 汪虛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范端臣 上舍 胡當可 馬大同 陳太鼎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方聞一 唐庭堅 胡一之 鄧朴 上舍
胡南逢 王覺民
紹興三十年庚辰梁克家榜
趙彥迥 觀文 葉允升 朱大和
隆興元年癸未木待問榜
王椿 上舍 徐衡 上舍 方玠 方有開
王栝 國學 徐孝恭 何煒 姚舜陟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趙彥肅 復齋先生 余宰 方懋恭 鄧光 上舍
翁孟麟 方應之 余仁時
乾道五年鄭僑榜
姜大中 上舍 方括 詹淵 方懋烈

童謂
乾道八年黃定榜
胡朝穎
淳熙二年詹騤榜
詹傚之 王專 方壯猷 邵夢得
淳熙五年姚穎榜
方岳 趙璡夫 顏紱 邵朴
淳熙八年黃由榜
鄭紹伊 趙伯友 朱承孫 姜石
方奇之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洪彥華 王中純
淳熙十三年 高宗慶恩出官
王中貢 釋褐上舍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鄭壐 盧南一 王中虛 周炳然
余光大
紹熙元年余復榜
邵纘 上舍 方伷 洪玠 國學 洪璞 國學
吳初 國學 翁衛 趙彥迥 趙不媒
葉謙
紹熙四年陳亮榜
王允升 國學 唐炎 任體 項肆 國學
張松 黃茂 國學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王臨 國學 朱仲河 上舍 邵伯麟 方強 國學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周師成 鄭誨 童興宗 上舍 邵一飛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滕承孫 許大聲 國學 盧端誼 國學 葉子儀

方賜復
開禧元年毛自知牓
洪夢良　方秘　邵源　趙師緘
趙汝端　趙彥嶬　趙僮夫（取應魁）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胡誠一　馬高　王三錫　方俌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柴鋭（國學）　方萬里（國學）　趙琖夫
嘉定七年袁甫牓
吳應酉　詹仁澤（內舍）　林炎　趙築夫
方淳　葉夢符　王立中（上舍）　王直（國學）
嘉定十年吳潛牓
鄭希呂　余大淵　趙希逆　鄭穎（國學）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金友龍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鄭聞（國學）　周高（國學）　俞誠一（國學今名公明）　趙師綽
寶慶二年王會龍牓
洪夢炎　余肆　葉微　馬登龍
葉端平　趙孟修　趙師緝　趙熾夫
趙汝縉　趙汝滑　趙彥岳
紹定二年黃朴牓
方應旗　汪自強　洪牧　胡伯驥
紹定五年徐元杰牓
江時舉　洪揚祖（上舍）　姚夢角　李濟
端平二年具叔告牓
江應發　趙由迪
嘉熙二年周坦牓
邵應豹　林旃（上舍）　方若　具季子
王鈜　何應旂　方洪　趙綵夫

淳祐元年徐儼夫牓
邵甲　翁應弼　黃宗仁　洪松龍
淳祐四年留夢炎牓
余夢洪　胡夢魁　舒文龍（國學）

人物

江公望字民表郡人崇甯初任左司諫抗疏極論時政及宮禁事皆人所難言者坐廢終身全名偉節終始不渝天下高之紹興元年詔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

詹良臣字唐公郡人敦厚有節操年七十二以特奏名為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領且犯處君以數十百人獨守或謂盍去諸君曰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盜為名必死之力不敵被執賊脅降君怒罵賊賊忿恚割君肉使自啖君

且吐且罵垂死罵不止賊平追錄死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三人時長子大方已仕矣後終於簽書樞密院事

王昇字君儀郡人博治多識尤邃禮易家居不仕以尚書左丞山陰陸公薦特起於家遂歷禮官晚以徽猷閣待制還鄉里知數預語人以將死紹興二年無疾而卒年七十九

王縉字子雲郡人天資忠厚事親從兄誠意篤密訓敕子孫有法與諫議江公皆以風節論議顯於世為鄉里所重其權侍御史遷右司諫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尤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大計與所以啟悟　君心者

光堯太上皇帝嘗以中正不阿得諫臣體稱之退歸幾二十載恬然自樂年八十七一日語其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可矣夜分而逝

碑碣

大廳記三
一唐刺史李道古撰（石廢記傳）
一國朝知州田錫撰（今不存）
一將作監丞知桐廬縣刁布撰（石廢記傳）
文宣王廟碑雍熙三年知州田錫文（石廢記傳）
城隍廟碑唐刺史呂述文開成五年立（在本廟）
龍興寺碑二
一唐開元三年台州刺史康希銑文（石經火不存）
一唐大中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文（今不存）
唐烏龍山許尊師孝威瑞芝記上元二年鄉貢進士何源述（舊經止云龍興觀碑今石在天慶觀文詞字畫皆可喜）
唐烏龍山有道先生許公碑正（本字犯仁宗嫌名）元十一年

江夏李師尚文（舊經亦云龍興觀碑今石在天慶觀其稱許公者道士也其徒私以有道之號益之）

嚴先生祠堂記景祐元年高平范仲淹述邵竦篆經方臘之亂不存宣和七年知州凌唐佐重刻于石（紹興八年知州董弅又得吳興張有篆刻于郡篆之陰在高風堂）

州學進士登科記嘉祐三年殿中侍御史知州趙抃撰（在州學）

靈香閣記熙寧五年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撰（在建德縣倚）

新作浮橋記治平三年會稽錢勰撰（石廳記傳）

知州題名記紹興四年濟山朱翌撰（在大廳）

放生池記紹興十四年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姜師中撰（在湖心法言寺）

均減丁稅記乾道九年知州詹亢宗撰（在大廳東）

瑞粟圖記淳熙十二年知州陳公亮撰

新建貢院記淳熙十三年知州陳公亮撰（在貢院）

圖經卷第一（此卷板心原標卅九葉至九十九葉中有又四十一葉原實一百葉）

圖經卷第二

歷代沿革

建德縣本漢富春縣地（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孝武改曰富陽）吳孫權黃武四年分富春置隸吳郡封子皓為建德侯晉宋以後皆隸吳郡梁普通十年割隸東陽郡隋開皇九年縣廢併太末豐安三縣入金華改為吳甯縣後復為金華屬東陽郡大業十年立為鎮唐武德四年復為縣隸嚴州（時即桐廬置嚴州）七年州廢省縣入桐廬雉山永淳二年復置隸睦州神功元年移州治歷唐末五代及錢氏訖國朝皆因之正（本字犯仁宗嫌名）元中為緊縣元和中為上縣

唐志如之

國史九域志皆為望縣

縣境（道路附）

東西一百三十里

南北八十里

四至八到

東至桐廬縣界五十里以安仁牌為界自界至桐廬三十五里

西至壽昌縣界六十里以葵塘為界自界至壽昌二十五里

南至婺州蘭溪縣界六十里以花塘為界自界至蘭溪三十里

北至分水縣界六十里以胥嶺為界自界至分水六十三里

東南到婺州浦江縣界七十五里以井院為界自界到浦江三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蘭溪縣界四十里以檀嶺為界自界到蘭溪四十五里

東北到桐廬縣界五十里以楊欄橋為界自界到桐廬三十五里

西北到分水縣界四十五里以峽嶺為界自界到分水五十三里

水路

歙港水路在縣南西泝入淳安縣一百八十里東沿入桐廬縣九十里

婺港水路在縣東南與歙港合泝入婺州一百四十五里

社

社壇在城西北五里

鄉里

賀楨鄉管里三

賓劍里　息奸里　豐稔里

新亭鄉管里五

仁愛里　余浦里　仁豐里

惠及里　孝悌里

宣政鄉管里七

金鑪里　宣風里　白鳩里

中義里　叔度里　求蘇里

常樂里

白鳩鄉管里五

甘泉里　謝浦里　萬俞里

雲思里　上浦里

建德鄉管里五

東林里　旌孝里　大川里

馬目里　沿江里

慈順鄉管里七

胥源里　麟化里　清風里

新義里　楊溪里　招賢里

均平里

龍山鄉管里三

弦歌里　下坑里　靖泰里

仁行鄉管里三

慈孝里　延化里　懷仁里

芝川鄉管里二

節婦里　隱溪里

戶口

舊經載晉太康戶三百四十七宋志戶五百七十而不載

國朝戶口數

紹興己未戶一萬六千九百二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六

今戶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一

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一

工廨舍

縣衙在子城東係京朝官知縣事

丞廨舍在縣衙內西偏

主簿廨舍在縣衙內西偏

尉司在善利門外

管界巡檢司在縣東三十里張村管土軍一百人

知縣題名

建德為縣唐永淳以前廢置不一更五代暨本朝以至于今五百七十餘載紹興四年知縣黎詔始創壁記其錄前政名銜滿替年月起宣和止紹興續書至紹定纔四十有八人厥後因循皆不復錄新定有志亦闕焉弗書寶祐二年東嘉趙崇衡來領邑寄首取闕經閱之喟然歎曰古者建萬國爵五等碁布星羅四周于天下凡皆以為民極今縣有宰正古子男之職於民尤親志何可闕矧建德為新定望邑而又附郭訟牒既彩版賦益煩皆宜剔梳尤以學道愛人為第一義民不忍欺矣獨子賤單以德化矣獨魯恭縣稱神明天下第

一奚獨丘仲孚帝嘉清白為百城最奚獨樂泆才古詩云世間萬事俱塵埃惟有棠陰垂不朽盍序次姓名悉登郡志俾來者見賢思齊亦新定道院一助云嘉定癸曹何大參自書亥扁之縣齋

潘宰撤大書新定道院四字律有爲公崇道唐知府黎爲之序

葉輝　宣和三年四月初六日以從政郎到任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罷

劉何　宣和七年三月初十日以通直郎到任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罷

林師說　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宣教郎到任三年三月因以覆仍從慶轉通直郎三年九月罔敕石聚轉奉議郎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改本州添差通判

姚焯　建炎四年四月初五日以通直郎到任滿年十月十三日罷

徐琮　建炎四年十月十四日以右承務郎到任紹興二年十月七日罷

楊彥　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宣教郎到任紹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罷

黎詔　紹興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右朝散郎[illegible][illegible]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轉朝散郎七年四月初十罷

熊適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以左承議郎到任九年二月轉左朝奉郎十年七月二十一日罷

李球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以右承奉郎到任十三年八月初九日任滿

鄭瑩　紹興十三年八月初九日以右承事郎到任十六年十月初十日任滿

張琹　紹興十六年十月初十日以左宣教郎到任年四月磨勘轉左奉議郎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改知紹興府會稽縣

鄧昌時　紹興十八年七月初四日以右宣教郎到任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illegible]罷任

洪直　紹興十九年四月十九日以左宣教郎到任十一年九月磨勘轉奉議郎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滿

俞顴　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以右通直郎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滿

章瑨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以右奉議郎到任二十七年轉右承議郎二十九年閏六月初二日任滿

周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二日以右通直郎到任三十一年三月轉右通直郎三十二年九月轉奉議郎當月十二日任滿

張傑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以右奉議郎到任當年十月轉右承議郎十二月初五日丁母憂

趙茇　隆興元年二月初五日以右奉議郎到任當年十二月初五日罷

馮世顯　隆興二年二月初五日以右宣教郎到任乾道二年十二月初五日轉通直郎二年十二月六日滿

毛就　乾道二年十二月六日以右宣教郎到任四年二月十五日轉右通直郎

趙不悞　乾道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左承事郎到任六年五月十日轉左宣教郎九年二月初二日任滿

惠養民　乾道九年二月二日以右宣教郎到任當年二月二十日轉通直郎淳熙元年三月十三日賜緋魚袋二年二月十二日任滿

何儼　淳熙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奉議郎到任四年三月十一日賜緋魚袋當年三月二十六日任滿

高鵬　淳熙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奉議郎到任

胡燮　淳熙三年五月十日以宣教郎到任當年十月十日轉通直郎八年六月三日任滿

孫紊輔　淳熙八年六月三日以宣教郎到任

何武仲　淳熙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宣教郎到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轉奉議郎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蘇林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八日以宣教郎到任十三年六月二十日轉通直郎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賜緋魚袋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任滿

邵遷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奉議郎到任四月初一日轉承議郎紹熙二年六月初一日轉朝奉郎八月初九日罷任

王可大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宣教郎到任五年二月磨勘轉通直郎九月覃恩轉奉議郎賜緋魚袋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避親離任

張宗穎　慶元元年十二月八日以朝散大夫到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通理離任

葛拼　慶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奉議郎到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轉承議郎閏二月十九日任滿

何松通直郎

王中行　嘉泰元年四月三日以宣教郎到任二年三月十一日磨勘轉通直郎

王松宣教郎

施一鳴宣教郎

周仁傑宣教郎

潘檜　嘉定五年四月十六日以宣教郎到任十四年二月轉通直郎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滿

陳德一　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宣教郎到任十一年十月轉承議郎十一月二十五日任滿

楊總 嘉定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以奉議郎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差充淮東總領所幹辦公事

曾樵 嘉定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以通直郎到任十五年該賚賞轉奉議郎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通理替滿

史湜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宣教郎到任十七年二月磨勘轉通直郎十月該覃恩轉奉議郎十一月賜緋魚袋寶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滿

呂延年 寶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以通直郎到任二年正月七日得旨與職事官差遣二月十四日除軍器監主簿離任

王寓 寶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以通直郎到任當年十月歷勘轉奉議郎紹定二年四月初五日替滿

趙伯代 寶慶二年四月初五日以承事郎到任四年正月磨勘轉宣教郎五月該慶典轉通直郎

陳巽

沈愿

陳伯鼎

孫自中 嘉熙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以奉議郎到任二年四月磨勘轉承議郎當年七月用戰功酬賞特轉朝奉大夫四年五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初四日滿替

趙希倉 嘉熙四年五月初四日以奉議郎到任淳祐月磨勘轉承議郎三年二月磨勘轉朝奉郎當年十二月初三日滿替

金應辰 淳祐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以奉議郎到任五年六月磨勘轉承議郎

黃湛 淳祐六年四月初二日以承事郎到任

滕士脩 淳祐九年八月　日以承事郎到任

惠德夫 淳祐十年二月十一日以通直郎到任十二年正月五日磨勘轉奉議郎當年三月初八日準省劄特改差提領江淮茶鹽所主管文字

顧岳 淳祐十二年六月初二日以通直郎大理評事到任

趙崇澍 寶祐二年三月十五日以奉議郎到任寶祐三年十月磨勘轉承議郎寶祐五年正月磨勘轉朝奉郎當年月日滿替

杜林 宣教郎寶祐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九月二十八日

館驛 亭附

朱池驛在縣西三十里當衢州大路

荷村驛在縣北二十五里當臨安府大路

三河驛在縣南五十里當婺州大路

萬松亭在州北二里

土貢

絹三匹

布一匹

稅賦 茶租免役和預買附

夏稅

絹舊一萬六百七十九匹三丈三尺七寸今四千六百六十疋有畸

紬舊一千八百八匹一尺五寸今一千三百七十六疋有畸

綿舊九百三十二屯二兩七錢今二千六百五十兩

秋稅

苗米舊三千一百七十九石五斗四勝九合八勺今三千二百一十七石八斗有畸

茶租錢舊額三千二百七十二貫文

今收二千貫文

免役錢舊額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九貫六百一十八文

今收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一貫三百六十一文

和預買

絹舊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匹今一千六百七匹

紬舊四千五百匹今三千二百二十六匹

絲五千兩無增減

生紬線八百兩無增減

課利

茶

遞年批發四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斤計引錢七萬五千五十二貫文紹興己未批發四十六萬

四千一百四十斤計引錢七萬七千六百七十六貫文

今批發四十四萬二千二百斤計引錢九萬七千五百四貫文

遞年住賣一千九百四十斤計引錢三百四十貫文紹興己未住賣二千一百斤計引錢三百五十七貫文

今住賣一千六百斤計引錢三百五十二貫文

鹽

遞年一百六十七萬四千斤計引錢七萬二百二十二貫文紹興己未賣一百六十七萬八千二百斤計引錢七萬四百二十二貫文

今賣一百四十七萬七千八百斤計引錢一十萬三千四百四十六貫文

香

遞年一百一十一兩計引錢三百一貫五百文紹興己未賣一百一十兩四錢計引錢四百九十四貫三百六十文

今賣一百八十六兩六錢計引錢二百四貫一百四十五文

礬

遞年九百斤計引錢一百三十二貫文紹興己未賣一千斤計引錢一百四十四貫文

今賣一千一百三十七斤計引錢一百一十三貫七百文

酒稅

村坊舊額一十六處十處買撲六處分認元額一界淨利錢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三貫九百一十文

今額村坊一十一處買撲五處一界淨利錢九千

九百七十八貫七百六十四文增添五分錢
四千九百八十九貫三百八十二文
每月課利錢舊額一百八十二貫七百六十一文
今額九十貫九百文
牙契稅錢租額一千六百一十七貫紹興已未收六
千八十貫
今收九千二百七十二貫五百文
寺觀
報恩廣孝禪寺在水南五里山上慶厤中建名廣靈
寺崇甯二年
詔改爲崇甯萬壽禪寺政和元年改爲天甯
紹興七年
詔改今名
景德禪院在百順門外四里唐正本字犯仁宗嫌名觀中建
名多福院
國朝改今名政和中改爲神霄宮靖康初復舊
法言寺在水東門外西湖心靖康元年僧文佐造華
嚴堂州人名之湖心寺建炎四年以遂安縣
廢額榜今名寺爲湖水環繞眞是水中可居
之地紹興八年作飛橋跨其西榜曰寶華洲
又於寺東水際面東山作亭名曰晨光後改
爲浸雲湖中有畫舫名曰泛月齋今廢壞
觀音院在望雲門外五里唐正本字犯仁宗嫌名觀中建
下塔院在望雲門外五里有善導和上塔建中靖國
元年知州馬玗於此祈禱有應請于
朝封廣道大師
高峯院在東津山上距城五里唐善導和尚之道場
院有靈感觀音像遇旱禱雨有應紹興七年
知州胡寅作亭其上俯瞰二港匯流以其近
嚴陵瀨名曰高風亭

保
五里舊名靈山寺在芝川鄉
此收和二年
陵
九峯庵在和平門外　里寶元二年建政和
五年僧智自增廣環庵皆山山列九峯故以
名
玉泉庵在仁安山之東麓距城七里不知建造之始
有陳學古隸書玉泉庵三字爲之榜學古文
惠公之子也書肖其父庵之西有泉冬夏不
竭昔人甃石爲潭流如噴玉然故以名之舊
有屋相對名玉泉亭紹興八年移亭跨水上
即故基作性樂堂又即玉泉亭之南近水源
作亭名曲水甃石其中可以流觴亭相對有
屋故諫議大夫江公望名唯庵庵之上有石
佛歲久其石漸長殆所謂息石也初入山磐
紆松徑有亭當路名曰尋幽又自石磴而上
有亭名曰競秀然後至庵
龍堂院在城之北半里舊在仁安山下朱梁時移於
此
澄溪庵在仁安山麓相傳爲唐韶國師建庵處按澄
溪庵舊在城東碧溪經亂不存紹興五年僧
道照即此地作屋以居州人爲取庵名榜之
雲居庵在城之東三里
國朝康定中立名
靈瑞院在宣政鄉桐溪距城十五里後唐時道人智
通作庵於此
國朝開寶中僧道貲即遺基募緣建
集福院在宣政鄉大洋距城二十五里相傳有僧於
此地拾得一石像佛形因作小寮
國朝乾德中捌爲院

下竺院在宣收鄉下竺源距城三十里相傳後唐時
有僧作庵於此後漸成小院因地立名
大甯院在宣政鄉下竺源距城三十五里唐光啟二
年建
太平院在白鳩鄉三河距城五十里舊院久廢濩乾
祐二年僧曉明即故基重建
資壽院在白鳩鄉石塘距城四十五里相傳有僧於
此拾得泥佛因作庵後建爲院
悟眞院在新亭鄉杜塘距城三十里居慶明中建
興福院在新亭鄉嚴山距城二十五里舊係明山殿
前寺唐會昌中廢至錢氏嘗
國朝乾德中重建政和五年僧靈皎出稽錢
八百萬一新之故諫議大夫江公望爲之記
仁王院在新亭鄉翁村距城二十里後唐時建
靈石院在新亭鄉守祿村朱梁時有僧作庵於此
國朝建中靖國年知州馬玗爲立此名
福安院在龍山鄉黃饒距城三十五里錢氏時有僧
作小寮後漸成院因立此名
極證院在龍山鄉盤常距城二十里
國朝元豐中建
崇勝院在慈順鄉唐村距城三十里舊名龍門白佛
院大中祥符八年
敕賜今額院昔有僧義澄號常坐不睡長老
眞宗嘗賜以御製詩云止觀心地法色相本
皆空禪慧明宗性超然萬法中院有大中祥
符二年賜義澄物數劄子
仁宗御飛白書五軸
皇太妃已下施利與義澄劄子及
皇太后賜銀二百二十四兩令作水陸道場
資薦

資福院在慈順鄉沙坑距城五十里（眞宗忌辰劄子今並存）
依口院在慈順鄉石樓距城五十里唐末建
竹林院在慈順鄉楊溪距城六十里
國朝皇祐元年建
壽聖普光院在慈順鄉朱池距城三十五里唐時建
名普光院
國朝賜壽聖普光院
白佛院在仁行鄉闓口
國朝淳化中建
法源院在芝川鄉安仁距城四十五里舊名歸善寺
國朝嘉祐二年改賜今名
鳳山院在仁行鄉莆田村距城六十里院基山勢如
鳳因以取名
道泉菴在芝川鄉上梓距城四十里
國朝開寶中建
龍門菴在芝川鄉胥口距城三十里
國朝開寶中建
粉泉菴在仁行鄉仁安嶺距城十二里
雲岫菴在建德鄉利距距城二十里

祠廟

東嶽廟在城西唐浦距城五里
仁安靈應王廟在嘉則門外二里據廟記神姓邵名
仁詳字安國性倨傲不拘小節隱烏龍山嘗
謁縣令令怒其無禮因答殺之仁詳且死語
人曰吾三日內必報之至期雷電晦冥有大
白蛇長數十丈至縣庭中令驚怖立死神空
中語人曰立廟祀我吾當福汝時唐正（本字犯仁宗嫌名）
觀三年也舊經載梁時封謚（本字犯仁宗嫌名）
應王後或封護境感應王

國朝熙甯八年封仁安靈應王（按天聖十年章岷所作廟碑謂錢武肅王嘗禱以濟師有應又云年祀寖遠無書籍存護境之稱傳於里俗徒觀題榜莫究眞偽疑爲錢氏所封帳以無據不敢聽斷後人乃謂天聖中封爵非也）紹興
二十九年加封忠顯乾道二年又加昭惠累
封至八字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
鎭甯侯廟在城東五里神有弟妹三人梁正（本字犯仁宗嫌名）
明四年敕睦州土地神兄封鎭甯侯神弟
封保靜侯神妹封慶安夫人告命今存
廣信王廟在城西五里據廟記神姓柳本河東人東
晉時爲新安內史本廟在分水縣柳山梁正
（本字犯仁宗嫌名）明四年贈尙書左僕射封廣福侯
後唐淸泰三年封鴻仁廣信王告命今存
甯順廟距城隔江二里地名夫子瀧俗稱倪祖夫人
其神夫倪可耕神妃則陳氏生子一人倪悙
媳婦化氏先因梁武帝大同年中侯景之亂
軍士恟恟坐甲圍衛時暑炎熾諸軍渴乏不
能水漿履跣足禱逢一嫗一樵寓衆兵中攜
一熟水瓶令卒伍傾飲不竭復勞以草屨令
均躡之遂巡敵風無蹤諸卒驚駭梁皇聞其
事狀採訪所居廼新定郡南（舊本新安郡東南門）備民
倪氏母子有遊神攝化之術顯保國護境之
功詢己逝矣建立祠祀梁太淸六年正月甲
申遣侍中馮道元持冊謚以顯應妃子封廣
利王化氏封東林郡君廟宇嘗遭涂燬於唐
正（本字犯仁宗嫌名）觀三年中書令馬周遷廟徙于夫子
瀧號曰詔山（南唐李主景保大七年中宣城寇叛夢神乘水援之其寇果潰因處故賓淵遣推忠協謀功臣甯國軍節度使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黃台靖爵追冊陳氏娜爲顯應慈節聖妃子倪悙加封崇福廣利王媳婦化氏封保甯夫人仍捨鍍金銀香爐金絲瓔珠翠寶冠各一所唐龍紀元年刺史因夢所感遂寶其廟表于朝忠烈大守敕晨亦嘗詣廟祭告禱妃之延栗新保境威昔吳越國王錢鏐行制詔爲顯應甯順妃廟

天福四年祀天遣牙將右監門徐淸判官持冊於神祭投徵應）周顯德六年
七月奉吳越國王旨揮立石少保兼司空同
發遣軍政事碩議并書碑石具載甚詳凡郡
內軍民祈禱其應兆隨誠立響非止一端校
舉稍繁（開元十三年東封畢就請以歲時中分後一日行中祀之禮詔從之）
國朝景德四年六月諸路亢旱降
御筆手書責令守令精加祈禱於廟卽時降
雨起雲陰需三晝夜申送轉運使保奏是歲
漕使胡公（則諱）遣本司管勾文字儒林郞周寬
大到廟祈求雨賜甚獲感應大中祥符初得
旨降付轉運使令守令常加崇奉如法修葺
廟宇整肅長吏以時致祭改封顯應正節聖
妃仍從舊稱中書門下所降敕牒綾疏與神
諸頌封誥牒無直廟者俱留州庫祥符三年
六月尙書禮部符以杭越二州到廟禱雨有
感奉○（宣和二年方臘之亂焚燬其廟郡州周格委知縣葉禪重建廟事洋於傍）
敕加封顯應正節聖惠妃子加封崇福承烈
廣利王化氏加封保甯協順夫人仍降賜錢
三千貫修廟（按新定續記舊本是神未建祠之先已有城下正臨土地廟其神起自三國時遇五墨山突得骨祖兄姊弟三人流入吳境寓此爲神唐末兩浙觀察使錢鏐具聞朱梁末主正明四年二月方封神爵益聖妃所受梁朝爵號適在其先也）
蔣山明帝府君廟神諱子文姓蔣氏梁天監中封今
廟在水南二里相傳爲唐正（本字犯仁宗嫌名）元十
一年立（一在靖林距城十五里又有龍壇在城西建呂山龍王廟則祭）
隋司徒追封忠烈潁川陳公新廟在建德鄉集賢村
銅官山距城六十里據廟碑神名杲仁仕隋
嘗義甯中羣雄交作司徒統衆晉陵竊館者
畏伏勞衛江浙至唐乾符二年鎭海軍叛卒
王郢緣海爲寇節度觀察處置使禱請有應
置廟郭南門具以事聞追封忠烈公中和三

年太守潁川公屯青溪土團兵士鎮銅官山江女杌制衢信黟歙郎其地建新廟按杲仁及其事蹟皆不見於史傳其曰太守潁川公則陳晟也經方臘之亂兩廟皆不存宣和四年重建郭南門廟於建安山下既又鄉民郎故基立廟

威濟廟在胥潭谿距城二十里舊胥潭神廟因討平方臘之亂神有潛助之功宣撫使聞于朝宣和三年廟額今遇旱禱之須臾獲應

英烈王廟在胥嶺蓋伍子胥別廟舊不載祀典紹興九年因修圖經考正本原取吳山本廟封爵名之歲時遣官致祭焉

朱太守祠在烏龍漢會稽太守朱買臣之神也又有別廟在朱池舊亦不載祀典紹興九年因修圖經知為會稽郡地買臣故鄉為加增葺歲時祀之

馬目山新廟在馬目浦口瀕江距城三十里唐文宗時刺史呂述建按述記謂先是州之右有潭曰胥潭其深無至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而馬目顧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于胥潭馬目之神開成己未歲旱請于神曰能雨則立廟越三日而雨乃泝江四十里躬擇神居依山取勢以為新廟至今歲時祀焉水旱祈輒應

兩港龍王廟在水南先是雨漲則二水爭行溢入城為患元祐八年知州呂希純郎二港匯流處立廟又為文以祭二港龍神俾如兄弟更相遜避自是無復水患者四十年而歲久廟廢紹興四年水患復作州人相與重建自是安流今遷在望雲門外東山上其廢興始末附

見前卷祠廟門

山 巖洞附

建安山在城中百順門內

仁安山在城北一里高六百丈周回一百六十里舊名烏龍山其傍當驛路有嶺亦名烏龍嶺宣和初臣寮建言謂龍為君象願州縣山水地名有龍字者當避及方臘之亂復言狂賊竊發由土地之名本正乞錫以忠順之名鎮定一方乃詔州縣鄉名及山與嶺悉改今名

平壁山在城西十里千仞壁立因以得名

松巖在城東南十里上有孤松奇秀特出因以得名

項山洞在龍山鄉松原距州四十五里水涌石以出溉田甚廣冬夏不竭歲旱郡人取水城中禱焉其應如響

馬目山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山有峯如馬首狀中有小峯如馬首之目因以得名山有神廟已見祠廟門

吳氏山在城西北四十里山下多吳姓人因名吳村唐天寶中敕以名山

銅官山在縣西八十里舊經載新安記云秦時於此置官采銅因以為名

幽徑山在朱池西五里距縣四十里有漢朱太守墓

三雄山郡國志云上有顯庭石門關多牛馬跡在石上

都督山郡國志云山極高峻臨江以占吉凶石崩墜水內者死到半山而止者吉消散至水際者兇又有承金山相次以占吉凶焉

界山郡國志云山欲雨輒聞鐘鼓之聲與人擊之無異

公山郡國志云山出水水有橘自然泛來行人噉之

忞飽食則可將去則病

自三雄山以下皆出太平寰宇記其謂郡國志非後漢書之郡國志也舊皆不載今淳安有都督遂安有公山未詳是否而三雄界山則莫知所在樂史以為皆建德境內也史多藏異書必有所據

水 溪灘津渡湖池附

新安江一名歙江一名歙港在城南來自徽州至城東二里合婺港又東入浙江按唐六典浙江水有三源此其一也

東陽江一名婺港在城東南二里來自婺州與歙港合

七里灘在城東四十里山峽之中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因以名之

胥潭在州西南十七里潭上有神祠已見祠廟門

胥口江在州東二十五里地名胥村故以名水

灘

烏石灘　方門灘　大浪灘
中瀆灘　凍身灘　倉厚灘
揚溪灘　石關灘　馬目灘
海瀬灘　平壁灘　唐浦灘
王家灘　石壁灘　魚梁灘
顏屑灘　三河灘

津渡

東津渡在縣東南
水南渡在縣西南
小里渡在縣東十里
受祿渡在縣東十五里
胥口渡在縣東二十里
沈塢渡在縣南十五里
石壁渡在縣南二十里
石塘渡在縣南四十里

三河渡在縣南六十里
廟山渡在縣西五里
官裝渡在縣西十里
晉潭渡在縣西二十里
馬目渡在縣西三十里
楊溪渡在縣西二十五里
朱池渡在縣西三十里
欽村渡在縣西四十里
白沙渡在縣西六十里
銅官渡在縣西七十里
小洋渡在縣西三十五里
龕裏渡在縣南三十里

湖

在安泰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温開置見方千集有侯郎中新置西湖詩詩有一夕機謀萬古存之句（寶華湖在其中）
國朝靖康元年知州凌唐佐申乞充放生池
詎今不廢

池

一在城西桂志塘（志一作枝）
一在百順門外

古跡

黄饒距城四十里相傳黄巢爲亂欲過郡時陳尊宿在城中語郡人曰勿發乃織大草履置之城西三十里外木杪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爲遂出境後因名其地言爲黄巢所饒蓋俗語也
胥村距城四十里相傳伍子胥嘗逃難抵此後以名（地產烏桲絕佳甲於州境內）
村有廟（已見祠廟門）
朱池距城三十里相傳朱買臣讀書處其東有朱太守祠唐李頻文其碑石今不存而文傳焉詞頗淺近又頻集不載爲可疑文謂吳王濞舉兵民不退居公逃難至此挹下涯水飲之曰水香而善其地可居於是深入大周（大周地名）得地爲蓬蓽而居之後去官因家於下涯之上築室讀書鑿池爲滌硯所後人即其姓而名之曰朱池因其地招公之來名其里與埼皆曰招賢此皆本傳所無者其它皆放本傳傳謂買臣語其妻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而碑作四十當貴今三十九矣當是故爲立異又云咸帝末年立祠于烏龍之後今又立祠于朱池而不著歲月今二祠俱存
烏龍山顛之北有泉爲二池一淸一濁方圍丈餘相傳謂之聖水歲旱酌取淸者所求率有應今鄰州禱雨亦來取之

賢令

房琯字次律開元中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善利以治最顯

人物

許法稜字道沖縣人唐代宗永泰中取吊聘不就
何起門縣人父死廬於墓唐大歷中刺史蕭定以狀聞天子旌表門閭

碑碣

縣碑唐會昌四年八月一日立進士張秉文
隋司徒陳公新廟碑唐中和三年婺州軍事判官前福建等州觀察巡官鄉貢進士許郴文在本廟（傳經謂不鐫年代今祠所刻年代甚明）
馬目山新廟碑開成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刺史呂述文在本廟
右三碑皆載舊經今唯縣碑不存

九峯庵記贈諫議大夫江公望撰在本庵
興福院記贈諫議大夫江公望撰在水院

墳墓

漢會稽太守朱買臣墓在幽徑山（按朱異嚴州事跡曰朱池之西有山名幽徑世謂買臣昔葬之山有殿拜俗號朱太守墓）
烏龍廟碑宣德郎團練推官

圖經卷第二　此卷版心原標一百葉至一百二十八葉

圖經卷第三

歷代沿革

望淳安縣本歙縣東鄉新定里之地孫權既定山越分歙置爲始新縣隸新都郡而縣爲郡治晉平吳改郡曰新安而縣仍舊名歷宋齊梁陳不改隋開皇九年郡廢改縣曰新安隸婺州仁壽三年置睦州縣復隸焉仍爲州治大業初改縣曰雉山隸遂安郡又爲郡治唐武德四年郡復爲睦州文明元年復改縣曰新安神功元年州治自縣徙建德開元二十年改曰還淳永正（本字犯仁宗嫌名）元年改曰青溪歷唐末五代及錢氏迄

國朝無所改易宣和三年平方臘

詔改曰淳安唐志爲上縣

國史九域志爲望縣

縣境

東西一百七十里

南北一百五十里

四至八到

東至建德縣界八十里以銅官嶺爲界自界至建德八十六里

西至遂安縣界七十三里以楊嶺爲界自界至遂安四十五里

南至遂安縣界四十三里以雲濛山安硎嶺爲界自界至遂安四十里

北至臨安府昌化縣界一百五十九里以番嶺爲界自界至昌化七十五里

東南到壽昌縣界七十五里以遮嶺爲界自界到壽昌五十里

西南到遂安縣界二十里以桐橋爲界自界到遂安四十三里

東北到分水縣界八十六里以塔嶺爲界自界到分水六十里

西北到徽州歙縣界九十七里以深渡爲界自界到歙縣一百一十里

水路

歙港水路在縣南西泝至徽州一百六十里東沿至本州一百六十里勝四百斛舟

城社

輿地志云郡城賀齊所築自是迄唐神功四百八十九年爲郡治（郡廢於開皇九年至仁壽三年即新安故城置睦州其間不爲郡治者十四年）東面瀕上西面臨谷南枕新安江北連岡阜周回二里二百二十五步今仍舊址東距州一百六十六里社壇在縣西五里

鄉里（舊經云舊管鄉二十四今管十五今據本縣見管鄉十四與九域志合）

開化鄉管里七

存鳳里 中節里 慈善里

龍亭里 四郭里 保安里

五龍里

進賢鄉管里八

宣化里

富康里 歙口里 裹湖里

公山里 仁孝里

梓桐鄉管里八

仙壇里 召石里 慈口里

普慈里 雲源里 富皋里

養村里 龍源里

仁壽鄉管里十

雲濛里 義合里 飛龍里

新堋里 風潭里 賴爵里

方村里 浦首里 凌祐里

察源里

龍山鄉管里六

永暉里 臨津里 永甯里

合楊里 較鑑里 成山里

蒙福鄉管里八

感化里 布正里 元殊里

大明里 順政里 軒渚里

馬頭里 小溪里

太平鄉管里七

安平里 雲燭里 豐家里

蕩雲里 現黄里 汪材里

石村里

清平鄉管里九

尋鳳里 舞尼里 臨池里

富鴻里 從務里 口積里

槐嶺里 嶺北里 重硎里

昌期鄉管里十一

青善里 遵孝里 招仁里

栅源里 鶴鳴里 富過里

三會里 西陽里 依源里

厭口里 富息里

常樂鄉管里八

高貴里 上貴里 綾爛里

楊岸里 下諸里 龍源里

山下里 布山里

安樂鄉管里六

安定里 塔嶺里 豐源里

大有里 富昌里 郎洞里

長樂鄉管里七

官田里 雲潭里 喻口里

上寒里 桐山里 青源里

龍村里
永平鄉管里十
洪下里　富財里　來八里
永平里　富至里　余葉里
始新里　湖頭里　德教里
過村里
青溪鄉管里七
千仞里　覲停里　清義里
孤滕里　安順里　字化里
富疊里

戶口

舊經載晉太康戶六百二十六而不載
國朝戶口數紹興己未戶一萬五千三百四十六丁二
萬五千二百九十二
今戶口
戶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六
丁四萬五千七百九十七

學校

至聖文宣王廟在縣西八十步崇甯中
詔州縣建學卽廟為之歲久頹圮紹興九年縣丞兼權
縣事汪仔葺而新之縣人前太僕少卿方閎為之記

廨舍

縣衙在縣城正北係京朝官知縣事
丞廨舍在縣衙西
主簿廨舍在縣衙西
尉司在縣衙西南
監稅務官廨舍在縣衙西南
監酒務官廨舍在縣衙東南
港口巡檢司在縣東南三十里國朝寶元二年析立管土軍一百人
威平洞巡檢司在縣西距縣四十里舊名幫源洞屬萬年鄉宣和二

年方臘據洞作亂三年討平之詔改洞曰咸平寨曰永平置巡檢司管土軍三百人紹興八年省為一百五十人

館驛

新安驛在縣城西舊名青溪驛

倉務

縣倉在縣衙內東偏
酒務在縣衙東
稅務在縣衙西南

土貢

絹四匹
布三匹

稅賦茶租免役和預買附

夏稅
絹舊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六匹七尺九寸
今收四千九百八十三匹有畸
紬舊額三千六百五十五匹二丈五尺一寸
今收二千五百六十二匹有畸
綿舊額一千一百六十四屯二兩八錢
今收二千三百五十五兩

秋稅
苗米舊額四千七百九十三石五斗八勝四合
今收五千九百九十九石七斗有畸
茶租錢舊額三千五百七十七貫文
今額六千貫文
免役錢舊額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一貫三百四十五
文
今額一萬五千二百四十八貫六百七十二文

和預買
絹舊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匹
今收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匹

紬舊額五千四百匹
今收三千八百七十匹
綿舊額四千兩
今收五千五百兩
生紬綿舊額八百兩
今收一千兩

課利

茶
遞年批發八十一萬二千四百斤計引錢一十三萬
七千一百八貫文紹興己未批發九十四萬
四千一百斤計引錢一十六萬四百九十六
今批發九十三萬四千一百斤計引錢二十萬五
千五百二貫文
礬文
遞年住賣五百斤計引錢八十五貫文
今賣一千斤計引錢二百二十貫文
鹽
遞年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斤計引錢二萬二千三百
八十六貫文紹興己未賣五十三萬五千二
百斤計引錢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九貫文
今賣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四百斤計引錢八萬九
千八百三十八貫文
香無額
礬
遞年二百斤計引錢三十貫文紹興己未賣四百斤
計引錢六十貫文
今賣四百一十四斤計引錢四十一貫四百文
酒稅
縣郛酒務售係八戶買撲元額一界淨利錢六千四
百一十貫文每月課利錢七十三貫三百二

十五文紹興六年知州胡寅請于
朝設置官酒務認還各課錢外以所得息錢
充本州經費計紹興七年所收除還外為錢
二萬九千三百五十八貫三百三十三文
今額收一界淨利錢九千六十貫文增添五分
錢四千五百三十貫文
每月課利錢七十三貫三百二十五文
村坊舊管一十二處三處買撲九處分認元額一界
淨利錢一萬七百五十三貫九百七十四文
紹興己未每月課利錢一百三十五貫五百
七十一文
今四處買撲八處分認收一界淨利錢一萬二
十二貫八十一文增添五分錢四千五百六十
一貫四十四文
每月課利錢九十八貫七百三十九文
稅務租額五千二百五十八貫文紹興己未收五千
四百一十九貫文
今收七千八十九貫九百六十五文
牙契稅錢租額一千三百五十三貫文紹興己未收
二千四百九十七貫文
今收四千二百九十二貫三百四十二文

寺觀

天樂觀在昌期鄉漢乾祐元年建名常樂觀耆舊相
傳昔有道士徐姓年八十一夢大羅天賜詩
云片善文章莫自輕大羅天上望歸程錢河
別有乘槎路月苑俱無折桂名鸞鶴相迎歸
碧洞煙霞接引到神京使卿便作遊仙客布
德行恩救萬靈明日白衆尸解而去
國朝宣和元年　詔天下宮觀及三十開以
上者賜額州具以聞遂賜今名

靈巖宮在縣東北四里今廢
洞靈宮在蒙福鄉係遂安縣廢額紹興八年道士高
大有請于州即靈巖山建
靈耀宮在進賢鄉舊為女冠所居今廢
神景寺在縣西五里唐大中元年建係尼寺久廢後
移社壇于其地
保安寺在縣衙西晉天福八年建
轉教寺在縣西二里齊昇平三年建
國朝天聖中　詔重修經方臘之亂不存後
稍葺之
彌陀院在縣前溪南二里唐廣明二年建
無礙院在縣西二里治平三年建
廣明院在縣西二里唐廣明元年建
靈瑞院在縣東四里舊係靈巖道宮相傳漢乾祐二
年改為僧院易今名
聖德寺在縣東北紹興五年僧曇素請于州得桐廬
縣廢額建
永初院在龍山鄉唐大中年建名興福新會院
國朝康定中賜今名
法照院在蒙福鄉唐咸通八年建名大明院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中書劄子睦州十四處
寺院未有
敕額賜今名
石佛院在仁壽鄉乾德元年建相傳有地名石常潭
石佛現長六尺五寸迎置于院因以名
普安院在仁壽鄉建隆三年建
冰聚院在仁壽鄉建隆二年建
富興院在太平鄉乾德元年建
靈源院在太平鄉晉天福八年建
回向院在太平鄉慶歷中建

東楮院在清平鄉唐咸通八年建
宮洪院在清平鄉唐大中六年建
臨池院在清平鄉周廣順四年建
富巖寺在進賢鄉晉天福四年建
靈耀院在進賢鄉舊係女冠靈耀宮後唐長興四年
改為僧院仍其名
柵源院在昌期鄉不知所建年代院有至道三年知
縣事孫謙撰重建殿宇記有云越王勾踐襲
吳兵行之際於此源口立砦柵千載而下始
有是寺因地而稱又曰寺有聖者保鄉民歲
時旱暵不待暴尫禱必獲應又曰院壁得咸
通十三年沙門師爵書武宗詔毀天下佛寺
聖者之像歸然曾不焦壞洎像教復興邑人
王璿得之於山塢泥潦之中相好儼然益彰
是教之不可泯其大要如此
三會寺在昌期鄉梁大同三年建
鶴鳴院在昌期鄉唐武德元年建
靈巖院在常樂鄉唐咸通八年建
龍泉院在昌期鄉唐咸通七年建院有泉一泓許能
出雲雨以蘇旱乾疑有龍在焉因以名
國朝政和六年縣人寘錢一新贈諫議大夫

江公望為之記其載龍泉之異其略曰一斛
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潛為霖澤以福於人
而佛祠託之以興餘不盡載
靜樂院在常樂鄉唐正（本字犯仁宗嫌名）觀元年建
國朝熙寧四年重建見進士徐龜蒙所作記
豐源院在安樂鄉梁正（本字犯仁宗嫌名）明二年建
沙碉院在安樂鄉唐會昌六年建（按武宗方毀天下佛寺不應容有所建或地傍村民私立不然年代傳誤也）
新定院在安樂鄉建隆二年建

主教院在長樂鄉後唐清泰二年建
清泉院在長樂鄉後唐長興三年建
龍華寺在青溪鄉舊名永泰不知所建年代寺有資
大二年鄉酋將方鄰等乞重修狀後判依執
押字及有資大三年睦州請僧住持帖後繫
司空判軍州事郭押皆見存（按資大資正皆錢氏年號別見）
事志
國朝政和三年以犯
哲宗陵名改今名
惠明院在仁壽鄉雲濛山舊名雲濛庵紹興元年僧
楚月請
行在所陳請得臨安府廢額歸以名其院院
有保甯庵慶壽堂見宣和六年縣人方聞所
題石刻
神景尼寺在縣東唐大中元年建
龍巖尼寺今廢
靜居尼寺今廢

祠廟

城隍廟在縣內東偏
眞應廟在縣內其神方儲相傳後漢時以賢良方正
仕和帝後爲洛陽令卒贈黟縣侯立廟名洛
陽唐垂拱四年爲狄梁公焚毀後邑人復立
之
國朝政和七年縣人方適方奕與父老狀其
靈異列于轉運使轉運使爲請于
朝賜今額其後裔方閣方閎今皆歷顯官
南部行事廟在縣西相傳爲方儲之兄名儕後漢時
封關內侯補南部行事在任有恩及民因爲
立廟
都督廟在縣前渡南瀕江相傳爲方儲弟儼後漢時

爲大都督既死爲立廟其後見夢於人人爲
更廟於南山因名都督山
五龍廟在縣東五里相傳其神爲方儲之子名覩之
宋齊邸相公祠在昌期鄉相傳齊邸嘗避地居此終
焉按齊邸蜺爲李璟放于青陽縊而死不知
此何據且爲何神也今一鄉多宋姓自言皆
其後裔祠有靈異鄉民歲時禱祀焉
烏龍廟二
一在清平鄉尋鳳里按章岷所作烏龍山廟
記載邵仁詳之先因石勒之亂渡江有名敷
者嘗爲東陽太守敷之孫曰坦仕爲新安令
宋元嘉二年卒葬青溪邑之現王山時有相
其墓者曰後嘗有王侯之封宋齊間使望氣
者占之因斷其地脈復有相者云猶當出陰
中王唐正（本守犯仁宗嫌名）觀中仁詳以處士爲建
德令周光敏所害後爲烏龍山之神卜宅之
吉至是果驗本廟在烏龍山下而此廟之神
疑爲坦也廟有碑刻元祐三年鄉民邵宗旺
等捨山林以奉遠祖仁安靈應王蓋指爲仁
詳別廟也
一在太平鄉廟亦有碑大中祥符五年所刻
載仁詳清平鄉人既被害歸其柩尋鳳里葬
焉前廟乃即其地此廟爲邵詔者所建亦仁
詳之後裔其文詞淺俚不足錄今兩鄉歲時
各於其廟奉祀焉
何侍郎廟在安樂鄉廟有碑載神爲何姓而不著名
謂其先從晉過江卜居新安仕陳文宣帝位
吏部侍郎以讒見戮太建二年立廟按陳文
帝之後爲宣帝宣帝即位改元太建今曰仕
文宣帝而以立廟于太建其說乖戾餘載年

代尤差互皆不足考證後列何姓者數人當
是共立廟以祀其先借爲此官稱爾然傳世
既久亦不必毀云
項仙姑廟在蒙福鄉耆舊相傳項氏姊妹自其家歸
甯臨流欲渡無船因以帔爲梁而過後人名
其地爲渡濟

山

雉山在縣西南一里周回七里四十步舊經載新安
記云郡西南渡水一里餘有山如鳳立雉蹲
因以爲名隋嘗取以名縣
都督山在縣南即方儼嘗所居也山因以得名
靈巖山在縣東北六里周回十二里舊經載地理志
云吳永安五年黃龍見於此因名龍山唐元
和元年觀察使牒改今名
邁山在縣西北六里舊經載新安記云其山重疊邁
於諸山故以名今觀山形盤礴連延四面諸
山皆若相向
南來山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山勢自北來南故以
名
東泉山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舊名覆船取山形之
似其南出泉三派並東注唐元和中觀察使
牒改今名
重院山在縣東八十里山有二院故以名
蔗山在縣東四十二里中間平地二頃故老相傳云
昔人於此種甘蔗因以名山
雲濛山在縣南十八里高五百丈周圍七十里出衆
山之上天欲雨先見雲霧滃然濛其上故以
名（山下有廟相傳爲溪時建而無年代可考又謂昔封護國府君後封錢國王亦是）
（國朝仁宗時亦無可據）

水

（溪澗津渡附）

新安江在縣南出徽州自歙縣深渡入縣界至白馬
砂入建德縣界湍險迅急春夏漲溢中流不可行舟秋冬澄澈見底故沈約詩云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淸淺皎鏡無冬春李白亦云靑溪淸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

東溪在縣東一里

灘

深渡灘　息灘　慈灘
龜石灘　黃石灘　願珉灘
願雀灘　麻車灘　浪渴灘
盧堪灘　額顙灘　羅頂灘
義里灘　小溪灘

津渡

縣前渡在縣南
召石渡在縣西九里
息灘下渡在縣西三十里
軒渚小溪渡在縣東五十一里

古跡

錦砂村在縣西八里圖經據新安記云林木森聳波流澄澈映石如錦故以名寰宇記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石舒文冠軍吳喜聞而造焉鼓枻游泛爾旬忘返歎曰名山幽谷故不虛賞使人喪朱門之志

軒渚溪在縣東五十一里新安記云洛陽令方儲乘鶴軒至此登船遂以名溪後人復立廟以祀仙翁名軒駐言鶴軒嘗駐此也

時里石門在縣西四十里輿地志云石門闕者神門也常爲霧塞無人得見孫和太子避難至此逢大雨平地盡沒即以白牛白馬祠祭天地

神祇三日雨歇見有石門今驗見存

嚴昌亭在縣東十里輿地志云梁天監二年郡守任昉於此亭送許由

右建德府府境圖東西三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三十里東至臨安府三百一十里西至徽州三百七十里南至婺州一百五十里北至臨安府二百七十里東南到婺州一百八十里西南到衢州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臨安府三百一十里西北到徽州三百一十里其水路東沿浙江至東梓浦入臨安界一百三十三里南泝東陽江至三河湍入婺州界五十里西北泝新安江至街口渡入徽州界二百五十里

圖經卷第三　據此卷板心原標一百二十九葉至一百四十九葉

爽秋六兄屬從
文瀾閣鈔景定嚴州續志十卷以寄京邸
閣本即從宋刊新定續志而出四庫總目續志係下載有紹興舊志今佚之語按之士禮居題跋記新定續志夾注嚴州圖經爲嚴姓物嚴於數年前得於崑山價止靑蚨三兩二錢藏金紙面裝四册止存三卷一百二十八葉云是太倉金元功家物及檢菉文莊葉竹堂書目載有嚴州圖經無卷數册數當是葉傳之金而金又散出者也先是書友攜是書來索直百千余未及還價而即取去後嚴持示錢竹汀先生先生以爲世無二本當寶愛之故近日欲請觀每託言爲友借去不能再見然屬書友及與嚴素識者往探消息總以議價定妥然後索歸惜余買書金盡未能如數與之致書不能復合云云亂後此書爲陸存齋所得今借而影鈔卷端有嚴豹人小印的爲嚴氏舊藏惟首卷葉數爲胥估改塡以順次第其實尚闕十數葉其後五卷更不可攷矣既鈔臧於八千卷樓復鈔寄爽秋以冠景定之續爽秋方僉理各國事務重洋絶域山川風土商貨互市罔不歸之譯治近年日本高麗舊刊古籍日出不窮禮失求野安知後闕五卷不更爲爽秋搜得而合延津之劒以慰桑梓之思乎光緒壬辰閏六月三日錢塘弟丁丙識

嚴州圖經重刊校字記
第一葉陰七行珠潰疏潤疏疑作流
陰八行聰建緼自然之質　原作聰建案聰建
不可通聰逵有才見漢淮陽王憲傳聰逵方直
見後漢蔡邕傳辯知聰逵見說苑清則聰逵見
道德指歸論其外尚多今改
第七葉原八之十二陽五行而汎歷代以來句疑有闕
文
子城圖東鋸演左界南翔口字闕　常倉疑是常平倉
府內外城圖即作常平
建德府內外城圖縣丞廳北側有一廳字上不知原有
字否　大成殿東有廳而上無字
建德縣境圖西北徐偃王廟南資口口　口勝院不知
是原闕否案後圖經是資福院崇勝院　建德
鄉東南[　]無字亦原闕否
淳安縣圖安福經作蒙福集賢經作進賢和義鄉圖經
無之圖經之清溪鄉此亦無之　縣內東嶽廟
右口應廟不知原闕否查圖經是眞應廟補
縣東某諸院圖經作某禧未知孰是　東南龍
巖院疑即圖經龍巖尼寺
遂安縣圖西城隍廟右平倉疑是常平倉
分水縣圖東北秦逝山　謹案
一統志作秦遊山疑遊字是今改　西北口鳩寺原闕
圖經卷第一第一葉原作卌九自此下至卷一止九十
九號四十葉後有又四十一葉
第五葉原四十三陽五行東北曰百順案前建德府內
外城圖府境總圖皆作柏順不知誰是　注善
利門舊有復城出溪湖兩門復城當作複城今
改兩門二字疑
第八葉原四十五陰四行知州陳公公亮以新定下缺

一行
第十一葉原四十八陽六行抵當庫在州東口比較務案比
較務上闕一字
第十二葉原四十九陽六行肚城營注闕十餘字
第十八葉原五十五陰五行紬舊額二萬二千　百六
十二匹案千字下空一格原闕
第二十葉原五十八陰七行原闕
第二十二葉陰七行國朝皇祐中建至二十三葉陰六
行古跡止原作六十一號
第二十三葉隍仙角起至齋幾卒子官原作六十號今
改正
第二十四葉原六十一江乘之下所得秩悉散之親故
此據南史宋史秩下有祿字　羊欣下人生仕
宦至二千石案南史宋史均作人生仕宦今改
第三十葉原六十七陽十行鄭仁弼自尉衛少卿拜案
唐書祇有衛尉少卿今改正
陰一行呂述注自鹽鐵推官祠部郎中拜欽字
當是鐵字今改唐書無鹽欽推官
第四十一葉原七十七陽九行張宗愈以朝奉郎提轉
主藏庫到轉主疑是轄左今改
陰一行徐材開禧二年三月滿次行衛溉寶慶
元年到中闕開禧嘉定二十年題名查次葉陰
第七行柴幾是開禧元年到由柴幾以下至衛
樸共十一人到滿年月正在開禧嘉定二十年
中是柴幾應接徐材之後衛溉應接衛樸之後
柴幾以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到徐材以開
禧二年三月滿元年二年必有一誤
又寫書人貢一疑云查正倅題名職官朱蹬以
下多第七十七葉職官二十名且年月不符合
七十八葉曾奧到官年月適與朱蹬交替月日

合十三年三字疑係五年此七十七葉之趙師
愿以下二十名當在添倅職官趙子覺以後則
年月相符且添倅職官皆有年月無日趙師愿
以下亦是有年月無日似應移趙師愿二十八
於添倅之內今仍其舊附著其說於此唯郭磊
卿以下六人仍有日似其說亦未安耳
第四十二葉原七十八葉陽八行曾奧至陰六行皆係
淳熙十五年三月初三日至開禧元年四月二
十九日職官與前葉趙師愿以下九人年月相
複陰六行林谷滿日御與柴幾到任月日同
第四十五葉原八十葉陰四行鮮于价注除口監登門
檢院監字上脫一字登聞改正
第四十七葉原八十二葉陽二行至六行原有闕文
第五十葉原八十五葉陰三行於是士無權與之歎前
鄉日八七百當是士無權與之歎前廳日八七
百今改
第五十一葉原八十六葉陽四行注賜呂蒙正以下及
並賜袍笏及字下脫第字今補
陽五行注又　御詩御字上空一格
第五十七葉原九十二葉陰三行本待問勝查萬姓統
譜屋韻木待問隆興初進士第一是木誤本今
改
第五十九葉原九十五葉陰十行趙築夫疑是宋季三
朝政要之趙箎夫
第六十二葉原九十七葉陰六行遂歷禮宮以徽猷閣
待制還鄉里案當是遂歷禮官以徽猷閣待制
建鄉里今正
第六十三葉原九十八葉陽三行興所以啟悟君心者
興宜作與今改
圖經卷第二第一葉至卷二止原作一百葉至一百二

十八葉

第五葉原一百四葉陰七行林師說注因以獲倪從慶轉通直郎案因以二字必有一衍文倪字書不見疑是仉字

第七葉原一百六葉陰四行何武仲下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下應有任滿字

第八葉原一百七葉陰八行呂延年下除軍器監主講査宋史職官志軍器監祇有主簿今據改

第九葉原一百八葉陰七行杜林下當年九月二十八日下應有任滿字

第十二葉原一百十一陰七行十處買樸案宋史作買撲本書下亦作買撲今改

第十四葉原一百十三陰一行至四行原闕字

第十七葉原一百十六陽七行仁宗御飛帛書當作飛白書　皇太后以下施利興義澄劄子興字不解

第二十葉原一百十九陽六行詔山注南唐李王景保大十年疑是李主景保大七年其寇果濱定是禾瀆今改

陽九行注迺旌其廟表于朝忠烈太守陳晟云云按忠烈是隋司徒陳之封太守陳晟上加此二字不解

陰一行注祀夫二字疑是祀天今改

陰五行注詔從之當是詔從之今改

第二十一葉原一百二十葉陽六行注宣和二年云云原在此處似格正文奉敕加封文氣陽九行注按新定雜記舊本云云似是前鎮南侯廟注已有城下正臨土地廟語亦難解

第二十二葉原一百二十一陽一行土圍兵士鎮銅官山江女柅制衝信彩欲此處疑有誤字

第二十五葉原一百二十四陰三行注已有祠廟門愍是已見今改

第二十七葉原一百二十六陽七八行乞充旅生池距今不廢當是乞充放生池距今不廢今改

第二十八葉原一百二十八陰十行取帛聘不就句疑原闕

第二十九葉原一百二十八陰六行烏龍　廟碑以下

圖經卷第三第一葉至卷三止原作一百二十九至一百四十九葉

第三葉原一百三十一陽九行宣化里下原闕二里

第九葉原一百三十七陽五行遞年柱買五百斤案前作遞年住買今改

第十葉原一百三十八陽二行認還名課錢外名字當是各字今改

第十一葉原一百三十九陽九行及三十開以上者當是三十開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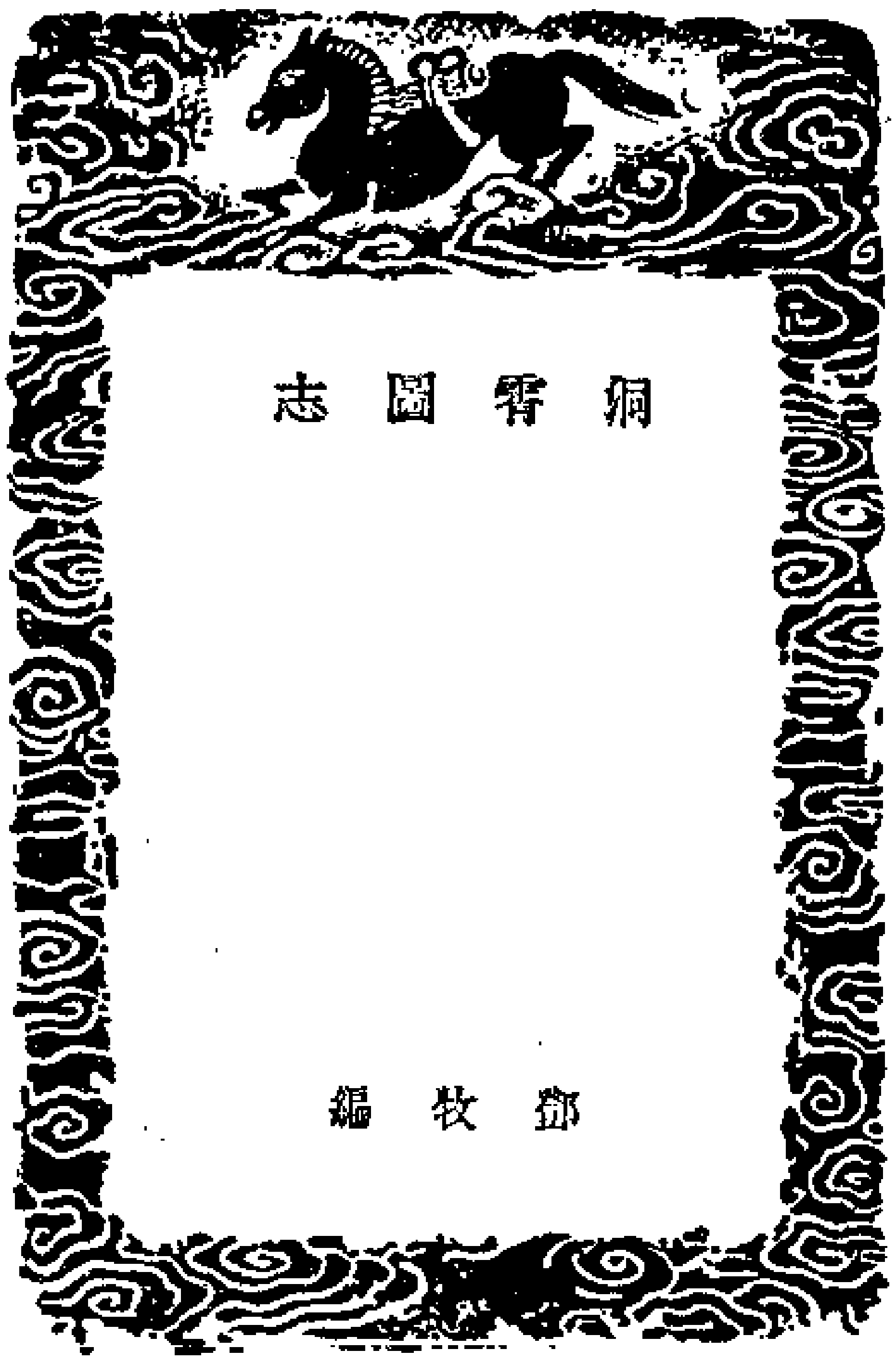
第十六葉原一百四十四陰七八行而此廟之神疑為地也地字當是坦字今改

第十八葉原一百四十六陽六行今觀山形盤礴案當作盤礴今改

陰二行觀察使縣改今名案前作觀察使牒改今名今改

陰三行重阬山山有二院故以名譙案一統志亦作重阬云下有二阬是二院字為二阬之訛今改

第十九葉原一百四十七陽四行洞澈隨深淺皎鑑無冬春案沈隱侯集作洞澈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存異文



四庫全書提要

洞霄圖志六卷。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元後隱居屏跡。惟與謝翺友善。翺臨終時。牧適出遊。翺絕筆詩所謂九鎖山人歸未歸者。即為牧述作。其志趣可以想見矣。洞霄宮在餘杭縣大滌洞天。巖壑深秀。為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世皆以宰執之奉祠者領提舉事。政和中。唐子霞作眞境錄。記其勝。後不傳。端平間有續錄。今亦無考。牧於大德己亥入洞霄。止超然館。住持沈多福為營白鹿山房居之。遂屬牧偕本山道士孟宗寶搜討舊籍。作為此志。凡六門。曰宮觀。曰山水。曰洞府。曰古蹟。附以異事。曰人物。分列仙高道二子目。曰碑記。門各一卷。前有元教嗣師吳全節、及多福二序。後有錢塘葉林、台州李洧孫二跋。牧文章本高曠絕俗。故所錄皆詳略有法。惟不載宋提舉官姓名。近時朱彝尊。始作記以補之。然宋代奉祠。率皆遙領。與茲山古蹟。不甚相關。正如魏晉以下之公侯。名繫郡縣。而事殊茅土。志乘之中。載之為不勝載。刪之亦不為闕也。牧成此書在大德乙巳。至明年丙午春而牧卒。此書第五卷後。附住持知宮等題名。有及丙午六月後事者。疑為道流所增入。又人物門。有牧及葉林二傳。前題續編二字。亦不知續之者為誰。舊本所有。姑並存之。又書稱圖志。而此本乃有志無圖。當為傳寫所脫佚。無可校補。亦姑仍其闕焉。

大德九年夏。予奉旨搜賢。知葉元文、鄧牧心。隱餘杭大滌山。即而徵之。固辭不起。因得梅山中奇偉絕特之觀。後六年。代祀南來。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岩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編行乎世。集虛於茲山之功亦懋矣。況其贊而文。沖澹不衒。其師介石沈公。端雅有容。疊膺綸命。典領本山。人稱其懷。山之洞天福地。歷漢晉唐宋、間人世出。今介石師友。如孤珠山玉。輝潤泉石。信乎山川之勝。亦繫乎其人。凡居者游者。苟不潔涓身心。恪遵太上清靜之教。嚴薦祝、宏至道、以重茲山。是增林澗媿。負介石師友之心。畢予併發之。於是乎書。至大三年六月旦日。元教嗣師吳全節序。

夫誌書者。所以敘事物之源委本末。名數凡目。據不登載。故貴乎廣記備言。使往者有傳、來者有徵也。大滌天柱。為東南一大勝槩。其可紀者不少。而宋政和間。唐子霞作眞境錄。已不可考。端平間所輯。亦復疎略。余慨靈跡奇聞。久將湮沒。遂俾道士孟宗寶。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詢咨故老。考訂作洞霄圖志。凡山川標致之勝。宮館規制之詳。仙聖遊化之跡。英賢紀述之美。皆收拾而無遺。非但游息於斯。洞見今古。而足跡未能至者。一覩此志。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間。有顛顛飛翥之想。亦滌心一助也。時大德九年乙巳十一月望日。大滌住山介石沈多福謹書。

洞霄圖志目錄

第一卷
宮觀
第二卷
山水
第三卷
洞府
第四卷
古蹟異事附
第五卷
人物住持題名附
第六卷
碑記洞霄圖志題名附

洞霄圖志卷第一

本山隱士鄧　牧　牧心編
本山道士孟　宗寶　集虛集

宮觀門

夫得道之士.以無何爲鄕.太虛爲家.日月之光華.煙雲之變化.湖海山嶽之浩汗匯渟.不過目睫間所寄物爾.何待占一丘一壑之勝.營一宮一室之安.與編戶雜處於人間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風不競.馳情嗜欲者.豈知有清靜可宗.抗志功名者.豈信有神仙可學.是故太上設教.聖息潛心.黃帝問道崆峒.堯見四子藐姑射.於是周穆草樓發其源.漢武竹宮桂館昌其流.乃有秘字殊庭.瑤壇金榜.散布寰宇.幾與玉城十二樓俱高.不特鍊汞烹鉛.以蘄沖舉.餐金握玉.以迓禎祥.而鳧舄淩風.翠旌導月.往往薄游其間.使夫志士辭榮.貪夫乘悅.惕悟有身之患.樂皈衆妙之門.豈非移風易俗之大樞機.尊道貴德之大條貫哉.道經載四海之內.凡大小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洞霄居有一焉.舊志以爲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稱首.地望之重.他莫敢比.信矣.天造地設者.固不以人力爲消長.然歷代崇奉之制.不可無傳也.

洞霄宮

在山爲大滌元蓋洞天天柱福地。在杭州餘杭縣南一十八里。郡志云。漢武帝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於大滌洞前。投龍簡爲祈福之所。經今一千五百餘年矣。唐高宗弘道元年。本山潘先生。奉敕面南建天柱觀。四維禁封千步。禁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朝。賜觀莊一所。後有朱法師。改北向。乾寧二年。錢武肅王。與閭丘先生相度山勢。復改爲甲向。今宮基是。光化二年。錢鏐表奏。詔旨褒嘉。見天柱觀記。錢氏納土時。皆改天柱宮。宋眞宗祥符五年。因陳文惠公堯佐奏。改洞霄宮。賜仁和縣田一十五頃。悉蠲租稅。并賜鐘磬法具等。歲度道行一人。應天慶等節設醮。本州應辦支費。青詞朱表。學士院撰。進呈訖。內降修奉。仁宗天聖四年。詔道院。詳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處。杭州洞霄宮大滌洞。爲第五。仍命每歲投龍簡。遇祈禱。封降御香。遣中使或郎官入山。政和二年。住持都監何士昭。以宮宇頹圮。詣汴京陳乞。奉旨賜度牒三百道。兩浙轉運司經理。後因方臘之變。廢於兵火。高宗南渡。紹興二十五年。發帑出金。重建昊天殿於東廡後。殿左闢通明館。本宮住持黨領。焚修於此。孝宗乾道二年三月。德壽太上皇。洎顯仁皇太后。臨幸慶成。遇庚申甲子聖節。帝后本命。係朝廷請降設醮。本宮告記。撰青詞奏呈。修奉官。差軍士守衛。後奏能軍士。以山藪之民。充佃火防虞。理宗淳祐七年。蠲濟通眞先生孫處道。奏請賜錢益市恆產。以裨贍用。由是山門規制。愈崇廣矣。政和間。援唐天柱觀例。經尙書禮部。給洞霄宮印記。寧宗慶元二年。知宮陳以明。以歲久湮滅。重給。宋國初聖節道場。應奉本縣文武官僚入山建散。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後。惟道士就本宮建散。而縣官止於書敘寺行事。凡宰執大臣。宮閒去位者。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繫銜。咸淳甲戌冬。防虞弗愼。延燎一空。至元丙子後。重建未完。復燬於甲申之夏。今自甲申後。再新宮宇。規模視昔愈壯。專一爲國焚修。告天祝壽。每遇天壽聖節。道場依例就宮建散。蒙管領江南諸路道教所。總攝江淮荊襄等路道教所。以名山事皆聞奏。至元十八年。欽奉聖旨護持山門。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欽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元貞元年。元貞二年。大德三年。節次奉宣命授本宮住持提點。及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管事。大德八年六月。又欽奉護持。及衝宮觀。蒙中書禮部。鑄給杭州路洞霄宮提點所印信。字內名山。自五嶽之外。所謂天有八柱而已。其五在方外。既不可考。今見於中國者三。而洞霄之盛。爲歷代所崇奉。幾於與五嶽俱尊。又非舒州壽陽所可企及。豈偶然者。故列敘於篇首。

通眞門

舊門不在餘杭縣四門數內。宋紹興年閒建。謂由此入洞霄也。至元年間重建。先是宋淳祐年閒。住山貝大欽。買石甃路。夾樹林木一十八里。至九鎖山門。

九鎖山門

在九鎖山外。來至宮三里。扁九鎖山三大篆字。甚奇古。程俱書。

外門

衝九鎖山大路。道龍鳳二洞。直上爲棲眞洞路。自路口折入會仙橋。過翠蛟亭。左右壘石夾道。勢若巷闕。門直其會。扁洞天福地。宋理宗淳祐七年賜書。

欞牌門

自外門入。度元同橋。兩門對峙。左篆天柱泉。有池在焉。右篆大滌洞。洞所從入也。

三門

宋紹興三十二年。內帑賜錢造。至元戊寅。山隱齋建。癸巳年。本齋重建。仍造天香亭於後。故所無也。

虛皇壇

在正殿前。舊志云。唐景福二年。錢武肅王。按當時儀式。疊甃開壇。請閭丘先生。三元奏籙於此。大德庚子。增修廣之。

三淸殿

即郭眞君結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不存矣。錢王遷坐庚向甲。蓋指此也。宋政和閒。方臘之變。惟徽宗本命殿獨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奏旨。改爲三淸殿。聖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號爲絕技。至元庚寅復建。壯麗殆過於昔。有桂柏相閒。列峙前向。

昊天閣

在東廡後。宋紹興二十五年。內帑賜錢造殿。大德辛丑。重建爲閣。四山環抱。最爲登覽勝處。

璇璣殿

在虛院東。建炎閒建。至元辛巳。洞紫齋建

佑聖殿

舊在正殿左。建炎閒建。至元辛巳。怡雲齋。建於三門東偏。

祠山張帝祠

舊在宮門外西阜。開禧閒。內庭賜神像。及左右侍從。景定閒。移建三門右。至元庚辰。靈隱齋建。辛卯。本齋重建。

龍王仙官祠

在西廡後。宋建炎閒建。賜額嘉應廟。至元壬午。清虛齋建。今洞天福地二仙官。併祠於此。從古制也。祠下撫掌泉。與大滌泉源通。俱號龍井。初以宋紹興九年。內旨詣洞投龍簡。得雨。封善應侯。敕。朕惟山林川谷。出雲氣爲風雨者。必加禮秩。以護率祠。矧茲洞天神龍所宅。屈伸變化。呼吸風雲。若時愆陽。旋施霈澤。有司言狀。寵錫侯封。用孚惠於烝黎。以欽承於渙綍。可特封善應侯。慶元三年。加封善應靈濟侯。嘉泰元年。加封善應靈濟昭貺侯。端平三年。加封善應靈濟昭貺廣福侯。又特封靈澤公。

雲堂

在西廡後。延接十方雲水。宋淳祐咸淳閒。高道雲會。相傳爲口實。今南北高士。來游來居。亦不減於昔日也。

日過寮

在豐堂右。雲游僧暫憩之地。

諸亭

曰翠蛟。曰飛玉。曰清音。曰翠微。曰採芝。曰九曲。見山水門。曰谷口。曰石室。見洞府門。曰祥光。曰宜霜。曰飛仙。見古跡門。

白鹿山房

在石室頂。先是陸秉仲皆家石室東偏。因爲道院。宋妙行。修鍊其地。凡二十年。尸解去。是後有天目阮先生居之。有泉州陳道士者。緣山屈曲開逕。結茅相依。發土得奇石甚多。一帶凡百餘步。狀如步障。中更兵火。阮陳亦亡去。大德甲辰。建山房於此。有記。

廨院二所

一在餘杭縣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後唐長興四年建。名天柱廨院。宋咸淳年間重修。門前有梓林。夏日陰翳可愛。在三門東偏。

法堂

在正殿後。宋開禧元年。內帑賜錢造。寧宗賜書演教堂扁。至元乙酉重建。左右兩石。天造地設。後有蒼崖橫峙。因加人力疊成峯巒。中作小洞。洞中小路委曲。出登其絕。

方丈

在演教堂後。

庫院

在東廡。至元乙酉重建。丹泉流注其間。唐李元卿所記。新池在焉。

齋堂

在西廡。大德戊戌重建。

道院

在西廡後。古有三院。曰上清。曰精思。曰南陵。今分爲十有八齋。中瞰一池。諸齋環嚮。池水澄澈。往往亦闢休咎。左廡七齋。曰山隱。曰山素。曰岫隱。曰崇隱。曰怡雲。曰棗隱。則上清院派。曰迥紫。則南陵院派。右廡四齋。曰清隱。曰谷隱。曰盤隱。則上清院派。曰清虛。則南陵院派。正面七齋。曰壺隱。曰橘隱。曰悠然。曰閒隱。曰學隱。則上清院派。曰怡然。曰碧壺。則精思院派。還道堂在西廡後。至元乙酉年重建。

至道宮

在餘杭縣北三十里青橋西。唐文明元年建。初名願棄觀。潘脩師成道於此。雲笈所載者。宋治平三年。改今額。前有古松一。圍兩合抱。後有苦杏二。大與松埒。鸛鶴巢集其上。廚院有宋熙寧間所鑄巨鐘。四畔鐫識月及施錢姓氏。隱士葉元文詩云。猶存巨鐘記熙豐。翠鶴春深古路通。千百春蟠一株樹。野田飛下雲花風。

龍德通仙宮

在餘杭縣市南南塘。文懿趙公汝談。嘗卜居於此。至元癸未。住山鄧如山。愛其溪山之勝。捐已貲。更宮宇一新。花木亭池。冠於一時。天師演道靈應沖和元靜真君。爲書宮額。

元清宮

在臨安縣錦南鄉。地名新谿。住山舒元一故廬所在。至元甲午。卽其地建宮。樓閣巍峩。山水環抱。祝爲甲觀。

沖天觀

在九鎖山門外。東天柱山新址。先是宋咸淳間。住山龔文煥。建於德清之青坡。至元壬午。知宮事周允和。更建此處。今住山沈多福。疏鑿泉石。栽植松梅。頗有徜徉登眺之趣。有記。錢塘葉元文隱於是二十年。大德丙午正月。成道仙去。

洞晨觀

在餘杭縣東郭河上安樂山東。爲陳季卿故址。季卿餘杭人。世傳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爲舟者。宋癸定癸亥。住山貝大欽建。松行掩映。流水迴環。植梅一塢。扁無盡春。先是接待最盛。有記。

元陽觀

在天柱步南三里大滌山後。宋咸淳間。住山吳處仁建。至元辛巳。改向重興。山深林密。門徑窅然。頗有塵外意。但游者罕至焉。

沖真觀

在湖州路長興州。晉葛仙翁鍊丹之地。宋咸淳間。本宮道士周國壽。以古額興建。至元甲午。住持周貴生。修蓋一新。周遭流水。松行古檜。老桂爲佳觀焉。

龍德觀

在嘉興路澉浦鎮。宋景定間。本宮道士劉處善建。與海涯相接。爲士民祈禱之便。

元同觀

在杭州城癸辛街。先是楊府歐碧園。有臨亭茂林脩竹之趣。至元癸巳。住山鄧如山建道院。大德辛丑。改爲元同觀。

明星宮

在餘杭縣東二里明星瀆之上。至元辛卯。本宮道士史得芳。建道院曰來清。大德丙午。改明星宮。

洞陽觀

在台州寧海縣東隅。大德癸卯。本宮道士楊應世。買張氏宅改建。

岳祠道院

在餘杭縣南湖之上。先是爲士人閱武功團。後施地建祠。遙望西溪隱山。森然拱立。祠旁小阜。曰鳳凰山。

以形似名。巨石林立。流水周旋。幾百餘折。葛仙翁丹竈據其上。下可環坐數人。有亭臨流對之。今建道院於祠右。扁名瓜山道院。

清真道院

在東天柱嶺脊樾山之陽。宋咸淳間。知宮事朱特立建。泉石清勝可觀。

凝眞道院

在九鎖外蔡塢。至元壬午。本宮道士姚崇道。自城居移建於此。

沖虛道院

在餘杭縣市西。舊爲沃氏居。至元戊子。住山曾至堅得其地建院。

通明道院

在餘杭縣相塢。至元己丑。本宮道士俞自吉建。爲奉先報本之處。

登清道院

在臨安縣。地名後洪。至元壬午。本宮道士何自清建。

紫清庵

在上塢脊梓隴山下。至元乙酉。本宮道士徐允熙建。

碧霞庵

在李塢石玉山下。宋咸淳間。副宮李元綱建。

溪山庵

在天柱步。大德丁酉。副宮金常清建。

閒雲庵

在來賢巖後市山下。至元己丑。本宮道士王允升建。

丹院庵

在天柱嶺西。至元辛卯。本宮道士陸繼桁建。

太平庵

在臨安縣。大德甲辰。道士徐元英建。

集虛書院

在餘杭縣東五里碧瑚塢地。有巨井一所。世傳葛仙翁鍊丹於此。元貞丙申。道士孟宗寶建院。爲游居鴻習之處。翰林學士張伯淳書扁。隱士鄧牧心作記。紫陽山方回詩云。天地春藏不核中。時來蜂蝶鬧東風。萬物變化根無極。一點虛明裹太空。妙處千江分朔月。飄然六合點箕鴻。守元知嘿交龍虎。肯泥丹爐子午紅。錢塘仇山村詩云。築舍東皋野水濱。室中生白座生春。了知空洞元無物。須借清明自有神。幽徑草花聊適趣。閒窗筆硯不關塵。消磨丹訣非吾事。萬卷書藏一老身。

洞霄圖志卷第二

山水門

浙右山水之勝莫如杭。杭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蓋大滌山水。發源天目。風氣盤礴。岡巒糾纏。相屬靡百里。然後蘊靈鍾秀於此。羅以苕川之紆餘。翼以南湖之蕩漭。九鎖外鍵。一柱中擎。豈非天地之奇觀。仙靈之奧區哉。郡志載。登天目山。瞰天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並趍。而合於潛縣。岸每似少駐。回望天目骨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大勢不可遏。少決縣、巳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爾。循而至九鎖。蓋爲擧屈。環以天柱諸峯。若止息者。已而融蟲赴餘杭。下武林北高峯而特起爲南高峯。擬以八蟠慈雲嶺。翼爲七寶鳳凰諸山。昂頭委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異矣。杭之山川大較。以是觀之。茲賁錄也。敍山水第二。

天目山

太平寰宇記云。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周五百五十里。多美石甘泉。有數百年古木。山上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古有東山銘。略曰。列岳巍上。標峯崛嶧。瀑漏煙巒。名不可紀。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源脈相接。徐伍仙故居。在石室峯西。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蓋天柱之鼻祖。而錢唐所謂龍飛鳳舞。又其裔仍也。

黃山

在宮西北。是山最高。爲衆山之祖。雖百里外亦望見之。左發爲大滌。右發爲天柱。其趾長水瀉。伏虎巖在焉。

九鎖山

自餘杭西郭外、行十有八里。逆溪水上左右合。七峯皆拔地數百尺。其趾犬牙相錯。行路並溪屈折者九。故云九鎖。好事者、悉命以名。一曰天關。二曰藏雲。三曰飛鸞。四曰凌虛。五曰通眞。六曰龍吟。七曰洞微。八曰雲璈。九曰朝元。

大滌山

在宮北。凡四峯。於九鎖內最爲巨山。西洞據其領。石室出其半。天壇冠其顚。皆山中勝處也。是山以洞名之。舊志謂大可以洗滌塵心。故名大滌。雖山川得名。未必咸有說。而故老相傳。皆不經也。元同先生劍履瘞山下。

天柱山

在宮西南。凡三峯。與大滌對峙。首足相敵。由宮外望之。屹然若柱。又絕頂有石柱。高丈餘。圍兩合抱。皆山所以名者。蓋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傳記所載。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是已。洞霄以爲主山。故名名天柱觀。舊志以爲風清氣和。土腴泉深。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標題靈跡。建立宮壇。歷代祈禳。皆在此處也。山下產茶。爲洞中名品。

乳山

卽宮前案山。錢氏所增培者。

香爐山

在宮前乳山後。其峯甚銳。

青檀山

在宮東南東天柱右偏。其勢不甚高。而泉石奇秀。爲諸山甲。今湧翠石壁。與試劍來賢二巖。冰壺鏡潭。皆在此。

青梓山

在宮西黃山趾。狀如屏障。與白鹿山相對。其地平處卽上塢。

青芝山

在宮西青梓山下。東達上塢路。西達棲眞洞側。

白鹿山

在大滌山。卽今中峯是。因許眞君上昇於此。天降白鹿下迎。故名。詳見本傳及山房記。

丹山

在黃山外。極高廣。綿亘十餘里。楊村在其下。後有響水石溪。流至此、輒逢逢有聲。

觀嶺

在宮西南自上塢、過大滌洞前、所必由者。或云。古天柱觀路在此。故名。

西天柱嶺

在宮左偏路口扁棲眞洞。蓋洞在嶺首自嶺趾□入支逕。約一里則至石室。循大路直上。左折則至洞。有本曰採芝。越嶺則爲楊徐諸村。

東天柱嶺

在宮右偏靑檀山後。道飛玉泉以陟。又名九曲。蓋自山趾歷九折乃達其顚。有亭可憩。亦曰九曲。越嶺則爲山南。循東溪亦達邑中。道間溪山淸勝。有足觀者。

瀉村

在沖天觀前。舊多瀉姓者居之。故名。田疇寬平。嘗爲公府棗地。亦呼爲棗園頭。

嶺上

在淸眞道院前。高山平陟。居者枕與世隔。

麻車塢

在仙跡巖前。由是入飛玉亭。

下塢

自棲眞洞牌門入居民所聚。

上塢

入下塢。至石府君上廟、登嶺卽是。府君廟凡三。一在沖天觀前。一在東天柱嶺下。此塢有居民十數家。有泉一派。民皆賴之。

大塢

自東天柱嶺趾東折。度小嶺。循小溪。出石上萬陽。甚多平路。達入邑途中。

紫竹塢

在青梓山西。古多紫竹。故名。

苦竹塢

在靑芝山下。地多苦竹。故名。

雲根石

在東天柱嶺首。去宮一里許。與仙跡巖相並。狀如片雲從地湧出、欲飛而未起也。

仙跡巖

來賢巖

伏虎巖

撫掌巖

已上見古跡門。

苕溪

山海經云，天目山一名浮玉，苕溪出焉。今由於潛臨安縣界，經餘杭及錢唐界，然後入湖州、達於震澤。郡志以爲夾岸多苕花，每秋風飄散，水上如飛雪然，因名苕溪。又輿地志云，自餘杭西亦名冷溪，乘舟到此，輕若凌虛，蓋取清冷之意。溪兩涘有翠蔚翁姥四山，皆有居民在其下。今自宮抵溪口五里，名天柱步。道旁有井，亦名天柱泉，蓋天柱流泉，循九鎖山東行，達是溪也。

南湖

此湖每歲梅雨苕水盛時，必聚此而後洩於大溪。長堤小橋出其上，髣髴類杭西湖。餘時皆涸，蕭蕭叢草而已。所直爲嶽祠道院，間有田疇在焉。

丹泉 一名天柱泉

是泉發源最高，歷天柱山半，初但聞有聲，殷殷若雷，至大滌洞西百餘步，始出地上。既清且甘，大旱不竭。有方池涵焉，天宇清明，則有赤光，四旁苔蘚，時作紫暈。東坡居士詩云，一庵閒寄洞霄宮，井有丹砂水常赤。故扁丹泉。池上亭曰漱音，取左太沖山水有清音之句。餘引供廚室及十八齋之外，一境田疇，咸仰溉云。

廚院方池

唐大歷五年，令尹范公愔，與道士坐盤石上，俯見泉脈浸潤，因命鑿池，以便庖廚。李元潛有記。

三池

在洞天福地門裏，路左二，路右一，若品字然。唐乾寧年間，錢武肅王開鑿，由大滌洞前疊石爲踏溪，約里許，接天柱流泉，瀦蓄其中，澄澈可愛，於池口復爲暗溪，曲折五六，深合地理。

翠蛟亭

宋高宗臨幸，步月至此，愛之，賜錢造水閣，在宮門外三十餘步，自門內三池流注入澗。撤池上一二板，澗湧若雷，變化飛舞，山林陰映，作紺碧色，故扁翠蛟，取坡仙詩、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仍摹坡像，祠事於後亭。前有坡翁列坐石，游者必登憩焉。

冷泉

在宮門外會仙橋之東，路旁石罅間，泉脈甚微，四時不絕，行者掬取飲之，寒甚冰雪，故名。

桃花泉

在龍洞西數十步，其泉自石罅橫注入溪，昔人每見有桃花片流出，莫知從來，故名。

洗藥泉

見洞府門

小石門

自來賢巖東五十餘步，歷坡陁而上，即青檀山路。右鎖巖石，左臨翠坎。旁有亘石，與巖對峙，號小石門。

洞酌

在青檀山，越小石門，有泉一線，水自石罅出，餘石穴，穴狀如仰盂而方，曰洞酌。

月窟

洞酌之旁，有亘石、圓竅玲瓏，廣二尺許，深五六尺許，曰月窟。

冰壺

月窟之西，有石竇貯泉，蓄寒而甘，曰冰壺。

鎖潭

洞酌之下有石竇，其泉清可鑒，舊曰鎖潭。已上因錢塘志所載，西冰壺鎖潭，今泉既湮沒，遂失其處。

試劍巖

自來賢東行可二百餘步，有石裂爲兩，如劍所斷，故名試劍。旁有巖臨，可坐數人。

滴翠石壁

自試劍巖復三十餘步，有峭壁面北、從地湧起，高可一二丈，廣二三十丈。其上蒼翠玲瓏，奇怪萬狀，莫可形容。蓋盤山秀氣，發自來賢，至此餘半里，始窮且斷。上有石乳，裝之芳香。有巖對峙，相去僅數尺，不容並行，若以人力鑿開，倚可作亭，窗牖觀覽。今外向有亭曰翠微。

石步障

自石室歷數折上，有蒼石亘徑，聯屬可百餘步，名石步障，今半在山房後。

通仙橋

在餘杭入宮大路，去通真門四里。宋建炎年間建，舊號石門橋。今大德己亥八月，知宮事楊清一重建

道士橋

與通仙橋相去半里，昔本宮祖師建，忘其姓名，咸呼爲道士橋。宋景定甲子，住山貝大欽，與其徒徐應庚重修，刻石爲記。

朝元橋

在宮外四里，由天柱步入宮大路，俗呼爲觀塘橋。舊低小，每爲山水所壞。宋咸淳癸酉，增構高廣，凡二所，最大者名爲朝元橋。

會仙橋

在宮外三里，俗呼爲雙橋頭。昔郭真君、與葛仙翁、倚杖對談於此，故名。

玉泉橋

在東天柱嶽下、石府君祠左，去宮二里，俗呼爲庵東橋。宋建炎年重建，飛玉泉由此出澗，故名。

鳴鳳橋

在霄根石左，俗呼爲袁家橋。宋建炎年間建，與鳴鳳巖相近，故名。

會仙橋

在棲眞洞牌門前，入宮大路，跨澗爲橋。宋淳熙甲辰，道士江安蕃以早游湖海，晚歲歸隱山中，橋友錄鐵重造。

元同橋

在洞天福地門裏，下通池水，出翠蛟亭。昔元同先生與錢武肅王相度地理，鑿池架橋，故名。宋淳熙甲辰，錦城盛氏施錢重造。

洞霄圖志卷第三

洞府門

神仙安在哉。列子載渤海有五神山，東方朔傳云，有十洲，當所涉歷，弱水三十萬里，既不勝舟，而珠樹瑤林，瓊樓寶闕，又非結聚所及，何怪世俗不信，以爲荒唐詭誕之言哉。然則三十六洞天，具在域中，其爲神仙之居，信邪否邪。日月周行中天，下入滄海，晝夜相繼而不息，帶霧發虛空中，赫然有聲，萬物震動，使世俗未嘗聞見，而吾言之，又肯信乎。一介之士，苟有遐心，尚將逃深林，隱空谷，渺焉不與世接，而況龍蟠蟬蛻，飲露餐風，其去塵土之腥羶，入煙霞之杳靄，必然無疑者。是四海內外，不可謂無玆地，不可謂無若人也。若青城、羅浮、武夷、句曲，向使不名洞天，吾知爲仙聖窟委羽塊然山爾。陽明直數仞之石，裂一綫爾，亦得以洞天名，而青童君、仙人郭君各理一焉，豈飛行變化之迹無往不到邪。元蓋在大滌山，而舊記云在天目者，豈以大滌爲天目子孫，或古人著書未必皆親履其地，失於舊稽，雖信史不免，無足異也。敍洞府第三。

大滌洞

在宮西北半里，茅君傳云，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滌元蓋之天，周回四百里，內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梭巽辯之所，姜眞人主之，與華陽林屋潛道暗通。相傳元同先生入游，見龍麟異境，花水鮮繁，自華陽而

歸。洞門石鼓，廣可尋丈，扣之逢逢有聲，自此上下皆平如斲削，兩旁崖石委曲，夾道中開，一石若柱倒懸，因以隔凡名之。過柱一穴如竇，內幽丈餘，中有圓井無底，惟歸浪浪水聲，乃歷代朝廷遣使投龍璧之處也。宮有白鼠長二尺許，游於高崖，崖上產草，名玉芝，餌之長生，郡志所載云爾。今洞中石潤如玉，作蒼黑色，行路屈折，僅通人至隔凡而止，每投龍簡，則命童子穿竇以入，云其中深杳不可測也。所謂白鼠玉芝，則希有見者，豈在人緣契邪。

棲眞洞

在大滌山前西天柱嶺上，去宮三里，一名西洞。舊志云，大滌先生杜琛謂弟子何法仁曰，汝宜居西洞，可以觀世成眞，遂名棲眞洞。天生巖頂，狀若寶蓋，龕室幽深，乳泉滴瀝，又東西二巖，東巖石閣崖上，有龍爪蟠拏，蹴踏之跡，或戲以手捫滅，翌日驗如初，是知洞龍出入之通也。西巖一石平如棋局，白石子如拳，委積其上，旁列石坐，猶爲當時仙人弈處。入洞門三丈許，有石仙人爲仰臥狀，又越華蓋西，有石龕，可容數人。宋大觀三年，山人胡眞隱居之，一日忽聞有聲，若鼙鼓數百，晨雲靉靆，閃火毬相逐，奔出洞口，已而迅雷烈風，震撼山谷，移時乃止。昔陳堯佐任湖漕日來游，有詩云，二天封部祿如雲，流水潺湲出洞門，更愛林間盤石上，松花吹散羽人樽。今洞前亭曰谷口，亦取陳詩谷口停驂上翠微之句。

石室洞

在霄洞，一名藏書，一名眞珍，總在大滌山中峯前、白鹿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橫□□巖，涓涓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眞君登山採藥，嘗溉於此，名洗藥泉。郡志云，與天師錫杖錄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宣城，指令門人藏書劍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吳行錄載天師云，當遊神於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鍊蛻之處，故卜其西巖，果有石坐巖扉，自然成儼如是，則不惟書劍亦天師藏真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形鍊神劍解之道，凡曾過太陰紫胞，鍊度皆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遂留其蹤，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巖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樵石萊窟皆仙家遺跡。往年有葉道人居之，一日見巨蛇自山頂下，其首壓地，聲如隕石，身作漆黑色，目炯若杯，倒懸山椒，引首入洞飲水，良久復上，數日又來，熟於窺關窺之，似覺爲人所見，其去甚速，是夜徧山作風雨聲，疑爲發洪，而晦冥不敢出戶，達旦乃止，觀天宇澄霽，亦無所謂水，豈神蛇爲是邪。自是不復來。

白茅洞

在宮山西南十里嶺右，靈迹歸然。按記云，昔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藏此久矣，因名之。其門如井，絕綫而下一二丈，至平地，即回環容坐二十人，復伛身下入，約又二丈許，則有仙人酒甕石及石柱二，一竅上徹天光，境界奇絕，第高山路阻，希有至者爾。

鳴鳳洞

在宮外一里道旁山上，遊石門阻隘，有童稚可入，云其間廣坪兩扉，旁一小路，不知所極，上有穴泉流爲丁當音，下入方池，未嘗減溢。舊云錢氏時，有鳳凰來鳴，故以名洞。其地亦故爲鸞鳳鄉。

蛻龍洞

在鳴鳳洞相對山巔中。相去百步許。藉木幽隱。巖穴嶔巇。深可數丈。宋皇祐初。有人於洞間獲龍蛻。骨齒角皆具。故名。春夏多蛇虺出入。似欲回俗士翔者。記云五洞潛通。此其一也。

歸雲洞

去宮五里。在棲真洞左偏半里許。即棲真之後門。深可百餘尺。石壁光瑩。洞有崑頂。亞於前洞。按記云。是神仙回車之便道。故曰歸雲。常有雲氣往還於洞外。又有隙地。皆灌木疎篁。隱映前谷。此舊志云爾。今洞門狹僅數尺。下入丈許。石皆如瑪瑙。五色紋理如旋雲飛龍。直下方池。深不盈尺。廣可二尺。長可三尺。池底白色。如累珠鏤玉可愛。泉水則盈涸不常。又下十數步。有白石若弧者三。又下數步。左偏上陟。則有石盆。其上流泉涓涓。下入盆內。可以盥。四周石乳。如垂瓔珞。復返右偏直下十四五步。闊二丈許。其中有石如積銅錢者。周圍平坦。容三十餘人。

洞霄圖志卷第四

古跡門 異事附

人事有代謝。山川無古今。生身千歲之下。游心千歲之上。登箕山而懷洗耳之風。弔首陽而悲餓死之節。利害既不相及。影響既不相知。而雖田夫野老。樵童牧豎。猶將躑躅悲歌。有泚其顙。況高世絕俗慷慨之士哉。千萬世同一理。千萬人同一心。古人逝矣。九京不可作矣。一旦過其隱遁之地。覩其游息之所。有不浩然興起。如親炙之者乎。馴虎巖之拔木無恙。昇天壇之丹竈未寒。空山無人。渺渺愁予。豈昔人所能。今人不復能邪。山中陳迹。時有足稽。併採異聞。附見一二。敘古迹第四。

漢宮壇

在大滌洞前。漢武帝元封三年所創。今其址不可攷矣。詳見宮觀門。

昇天壇

舊志云。在大滌山中峯之上。又名法象壇。上應天而圓。下應地而方。中應易卦而八角。許遠游真君精研洞典。登其上而仙去。時天降白鹿下迎。故中峯名白鹿山。今山頂界松內數丈之地。草木弗殖。是其遺址也。宋政和間。猶有鄉雲簫吹往來。

伏虎巖

在宮山西南峻壁間。若猿猱之窠。南有路。自上而下。復陟巨磴。方至其所。藤蘿深密。怪禽鳴嘯。非有道之士。不可處也。昔郭真君伏虎於此。按晉書云。葛洪、何幼道、皆訪之。日擎而已。各無所言。引嘯而退。唐吳天師愛其遺跡。每游忘返。題詩巖上。今歲久昏蝕。云郭生在靈楹。已得方外心。絕迹遺世務。棲真入長林。元和感真類。猛獸悔禍。晉不億國無億。斯言微且深。末句蓋引真君與溫嶠問答語。詳見本傳。宋景定三年夏。登忽四山昏黑。雷雨大作。雲霧中聞巖下有聲極震。雨止。方知巖邊巨石移下數丈。

仙跡巖

去宮一里。在行路隔溪崖石上。按記云。秦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皆役鬼移之。山勢欲動。忽有仙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髮簪冠。隱然遺跡。儼潤光澤。苔蘚不生。以手摩拭良久。作古桂香云。楊傑有詩曰。祖龍求仙徒用力。駕海欲驅山下石。神人倚住不與行。留得巖前隱仙跡。

來賢巖

在宮東南青檀山前。嶔崟數丈。盤石叢竹。可以游息。宋熙寧間。東坡居士爲杭通守。與蔡準、吳天常、樂富國、開人安道、俞巖直、張日華、皆蠟巾藜杖。屋極於此。東坡賦詩云。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餘不悉紀。後人名巖來賢。作亭其上。曰宜霜。亦摘坡語。

石室

唐吳天師舊嘗創池。宋陸維之、朱妙行、咸居焉。詳見洞府門。及陸朱二先生傳。

撫掌泉

在宮內龍洞下。深僅三尺。清冷可鑑。古詩云。御疑三尺底。別是一壺天。其泉五色。變易不常。每一變。則有吉事。餘杭圖經。載錢武肅王至宮。有雙鶴飛舞其上。因撫掌招之。鶴墜而泉湧。清使陳堯佐。因按察至焉。問羽士所以名泉之意。答曰。昔仙人撫掌而泉湧。公於是撫掌亦然。吳天師觀碣云。水旱不易。熒照軒宇。夏塞而耕沙礫。冬溫而冒蘋藻。宋熙寧初。有物狀如蛟鰻。繞欄楯間。兩目如丹。時人以杖扑之。即墜入泉去。須臾陰霧周布。一山大水。自天柱源來。洶湧可畏。將墊殿堂乃止。或謂龍之怒也。今環甃以石。結亭覆其上。圍以朱欄者。宋爲宗嘗酌之也。

明星瀆

餘杭圖經云。在縣東一里二百步。周回一百五十步。溪之南塘。歷朝勅使投龍簡於天柱大滌洞。必先祭明星瀆。九域志載餘杭古迹亦然。父老相傳云。昔有人登見有星燦然。故名。溪下多潭。皆過水決衝而成。自新堰以西。翁三潭最深。瑩而闊者是也。父老云。瀆之南瀕路。舊有道家居。遺址尚存。今地屬本宮。龍宮亦曰明星。

藥圃

在來賢巖宜霜亭下。夏侯天師、種藥於此。芝畦朮塢。百藥之植。靡所不有。常施藥於闤市。隨緣深淺而與

之一日樵者、聞墻內有物大噑。隔籬窺見天師策騎乘一獸。似虎非虎。行疾如風。入東山而去。今四山產藥草六十餘種。圖跡猶存。餘見本傳。

葉天師講堂

舊志。載在山門外。天師役鬼神所建。制度宏巧。絕不類常工。開元中。天師講道德度人諸經於此。有仙花墜砌。自天而下。吳越高士。輻湊聽法。咸有所悟。顧居弟子列者、三百餘人。惟誨以濟物拯貧。破惑覆欲。忠孝君親。重人性命。淨身心。絕奢侈。即爲道之根緒也。厲經兵火。遺迹不存。今移宮中。爲演教堂。

草堂

錢氏所創。唐昭宗景福二年。武肅王表以居閭丘先生。既而旬日。入山間道。每三元開壇授法籙。號上清壇。御史中丞羅隱、皆入室者也。室外環列雲房。爲門人弟子棲息之所。朝夕入室。退即閉關下帷。或持經。或論道。或鍊神修眞。各有所至。今道院上清流派所自出也。其址在道院內。而不可致。（道士朱翰光撰蘇壇記文石文傳篆）（精舍時珍嘗自鍊氏納士畢高道其石達匯呈抨京。）

書樓

一名垂象樓。暨天師所居。天師少好經史。著述不輟。其中卷秩。委積左右。常登探日魂。夜飲月魄。蓋紫文之上道也。東西壁各置一龕。僅可容面。是探鍊之戶。自元豐有詩。其址亦在今道院內。爲精思流派。

南陵

亦今之道院址。因許眞君、居宮北之大滌山。既而昇舉。預報南陵知己曰。來日上朝玉帝矣。至期登陵北望。果見彩雲滿空。眞君乘白鹿冉冉而去。故名此地爲南陵。今亦別爲流派也。七閩道士王介詩云。飄飄遺鶴去難尋。野客重來獄復吟。許邁林中丹竈冷。郭文山上白雲深。南陵事古都非昔。北嶽歸期直到今。珍重玉京無限道。待將功節贊高岑。

潘逍遙

在宮內方丈西廡後。宋潘閬、字逍遙。錢塘時人。直集賢院。錢易銘其墓云。逍遙嘗與道士馮德之居錢塘。（今錢塘中有潘閬巷。）約歸骨於天柱山。大中祥符三年。爲泗州參軍。卒於官舍。德之遂囊其骨歸吳中。葬於洞霄宮之右。今至元丙戌。隱士葉林作些文曰。若有人兮山之深。字曰逍遙兮善於吟。其名流傳、與國肅仲先並。兮夫豈異世而異心。憎不置之華山泉石之陰。彼何時兮干戈相尋。手不停批切之毛穎。口不絕秋蟲之引。擊捨事詠潮之篇。猶至今。黃州文章擅當世兮若巢崖浩然如摩詰兮。終不任詩人例擯弃兮。不知鳴饑食暖於何許之山林。後三百年、餘芳猶在。豈與埃壒而俱沈。非先生之高風兮。固馮公之義襟也。辭曰。綠槐之市兮。有先生之巷。如子淵於魯國兮。豈井臼之無恙。獨囊骨於此山兮。風吟月嘯、忽焉在上。後之人以詩乞靈兮。尙能於此想像也。

噑亭

在餘杭縣南五里。昔郭眞君居大滌山。嘗出市肆黃藥。有虎自隨。令伏於此。歸晚則虎噑。故曰噑亭。今山

下調石奇怪。流水潺湲是也。載之餘杭圖經。

聚仙亭

舊志云。其基爽塏。爲天柱峯之乳。俯瞰宮中。最爲清勝。元同先生創亭。占氣於此。乾寧間。衆聞亭上環珮之聲。異香逆鼻。走報先生。先生曰。洞天仙官。朝謁北辰。今夕百靈聽講上清大法。來至是亭爾。因名聚仙。陳丞相堯叟詩云。古檜森羅燒藥竈。綵雲飄渺聚仙亭。

祥光亭

在大滌洞口。錢武肅王微時。臥巨石上。指洞曰。余異日富貴。當建亭覆此石。及貴作亭。丹飾甚盛。而覆石亭下。樵夫聞見有仙人弈棋亭上。追之則失所在。祥符五年。中使白公。漕使陳公。及州縣官、皆至。天氣澄徹。了無纖翳。方乘爐炷香。忽有五色雲自洞中出。上亘霄漢。下瀰漫林巒。時羽人從騎。皆在望氣中。若仙官之朝玉京也。數刻方散。表奏其事。名亭曰祥光。今扁大滌洞天。

通明館

在昊天殿左。主殿焚修之人居焉。宋高宗臨幸。駐食於此。几榻咸在。後樓宜縱目看山。前臨竹爲齋院。延師訓諸齋生員。咸淳甲戌後不存矣。

神應鐘

舊志。唐大曆四年。台州黃巖大旱。復聽兆應。遂祈於杭之大滌洞。既雨。士神見夢於邑大夫曰。宜鑄金爲鐘。以酬厥貺。大夫從之。遠宋宣和間。凡三百六十餘年。燬於火。紹興八年。道士周希及等。收拾破壞。且將復鑄。鑄之神則曰。治於故地乃成。不得已從之。明年鑄成。赤城左瑤銘曰。壞於獄匪壞於火。成於神匪成於人。作於此。用於彼。厥吾邑無有已。故號神應鐘。今不存矣。

西洞神光

宋紹定辛卯。有楊公伯嵒者。武恭王之孫。游山至棲眞洞。方舉火。仰觀華蓋。忽有神光發岩崖上。背白相半。冉冉而升。圓如滿月。久之方隱。公嘆異。留詩山中。有東巖仙子許參元。滿月光明現大千句。道士王繼明。嘗立石識其事。

松化石

凡兩株。在璇璣殿前。今亦不存。

重榮木

餘杭圖經。載宮外有大樣木。相傳唐咸通二年。吳天師所種。至宋咸平元年。無故自枯。歷十五年。祥符壬子復榮。漕使陳公堯佐。異之。圖狀進呈。併奏五色雲現。及地湧泉事。尋降旨。詔醮以褒神異。故改洞霄宮。後熙寧三年五月。一夕風雷大震。不知是木所之。以爲靈化焉。

無骨箬

宮山周回百里。多生紺箬。昔晉許遠游眞君上昇。語弟子曰。吾有金丹一劑。汝等功行未圓。非可遽服。已

岩山中無骨箬下。他日有緣者遇爾。後役夫採薪。或帶箬歸。往往陰雨得之。採時不見無骨者。有好事者尋蹤幽討。終年不得。蓋仙人所藏。非宿生緣契。安可僥倖致哉。

搗藥禽

余止有二。伏巖深樹間。夜鳴達曙。宛然搗藥聲。晝亦聞鳴。鮮見人。則遠去。故無識者。閣皁山陳道士詩有搗藥禽聲啞夜榻句。想名山洞府。亦或有之。

石香鼎

宋學士陳公堯佐授外臺日。謂道士馮德之曰。嘗夢游名山。見仙人以鼎鼐相期。何敢過望。馮曰。學士人望所歸。名列仙籍。世間富貴。何足相浼。後果大用。造紫石巨鼎二。置沖光亭上。其一銘曰。鍾之質刻中起煙人之體虛心養元。不用之用。自然而然。鑊兮人兮。盍請道焉。其二銘曰。山之高兮。巉巉出雲。洞之深兮。幽幽宅眞。營適一瞬。兔寢百春。安得而往。葆光晉神。其一久亡。往年尚有一在亭下。而已殘缺。故老猶及見之。今亦不存矣。

四山界松

宋淳熙三年。同知宮事章居中。凡宮山岡阜與民壤接者。悉樹以松。親董工役。既成。春秋二時。每指引後進登山。以識疆界。經今大德乙巳一百二十餘年。四山虬枝龍形。環列森立。圍皆丈許。眞昔賢所不能到。其經始培植之功。不可泯也。

應夢游詩

宋元豐己未。趙清獻公抃。再帥錢塘。杭章告老。歲甲子八月。忽來游山。謂道士沈日益曰。近夢入眞境。宮闕巍峩。有數道士相迓。詢之曰。此洞霄宮。既覺思之。兩典是郡。未嘗至此。故冒暑來。今觀泉石樓觀。與夢中所見無異。豈仙聖有緣邪。留詩曰。龍穴竅身隱。泉源撫掌清。紅塵人絕跡。白日世長生。我分諸沖寂。誰能厭利名。夢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

陳文惠公書字

宋祥符壬子。陳文惠公堯佐。典領漕職時。表奏興修宮宇。改宮額。奉旨特勅賜洞霄之宮六字。淮金稽玉。迥成一家體。觀者異之。咸淳甲戌後不存矣。

誦度人經

餘杭閭經。栽洞霄宮。昔有主首道士誦度人經。多著奇驗。每就所居側龍潭上持念。一日有老人從潭中出跪曰。弟子卽龍王也。每誦經文。無任俯仰。今竊有請焉。師纔到潭上。則幽祇皆起敬不遑。殊不自安。願只宜坐齋中。不妨日課。百靈得以休息。當日設鮮乳二斤。以供齋餚。道士許諾。明旦廚人報几案間得乳鮮潔。莫知從來。果重二斤。後日日常然。居數歲。忽累日不至。心疑之。偶至水次。復見前老人曰。乳乃世間物。弟子無有。第悉爲土神。凡世間欺人取贏者。得陰攝之。此去有市戶董七好舞秤權。以十四兩作斤。故從而掠焉。今其人不在。厥父自主店業。未嘗罔利。故不可取。非失約也。道士嗟歎。每宣言村落間。導人爲

善。鄉老至今猶言。但忘其姓名及歲月矣。

洞霄圖志卷第五

人物門

見山之石。不皆美玉。而美玉自是而生。麗水之沙。不皆精金。而精金從此而得。求駿良缺踶者。必之冀野。求豫章楩梓者。必之晉山。誰謂紺髮方瞳。鶴骨松貌之士。而不由名山出哉。昔者廣成子、高臥於崆峒。庚桑楚、尸居於畏壘。三茅上升於句曲。兩鍾輕舉於武夷。夫豈獨其人之卓異如此。亦山川之靈發之。故我郭許二眞君。錄首窮谷。飛神會霄。後世有志者。聞而慕之。結荊誅茅。成道而去者。未易悉數。耳目所接。不過千百之什一爾。其有被褐懷玉。自同凡夫。沒不傳者。蓋多也。對泉石而遐想。渺煙霞而浩歎。我輩亦若人爾。豈不與之精神皎皎。相往來於六合之外哉。敍人物第五。

列仙

晉

靈曜郭眞君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歷華陰山石室中。得石函。卽神虎內眞紫元丹章也。後值室亂。乃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苫覆爲舍。不置四壁。時猛獸害人。先生獨居十餘年無害。鹿裘葛巾。區種菽麥。或採箬以貿鹽酪。有餘卽施貧人。一日有虎張口向之。先生視其口有橫骨。乃引手探去。明旦虎置一鹿舍外。適

有獵入來宿。因指與之。後虎服役如僕。從令負笈隨行。常登於鳳凰山側。先生貨藥歸晚。虎嘷。今名其地嘷亭。時餘杭令顧公颺與葛洪共造其舍。攜與俱歸。贈以草袴褶一具。不受。手植三松與虎遊息樹下。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不取舟車。荷檐徒行。導登之西園。朝士咸往觀焉。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曰。遠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柰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少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能知也。後復逃歸吳地。記載先生嘗坎木會之上曰金雄記。下曰金雌記。蓋識晉祚也。餘杭圖經云。檢先生隱棲處。尚在坎木處。有泉亦稍湮塞。梁乾化三年七月。封靈曜眞君。今臨安沖虛宮。武康郭林。餘杭天與仙洞。亦各有遺迹。

贊曰。典午雲擾之人。入山苦覓一室。豈云求安。箕踞西園。在朝聚觀。尙役猛虎。何畏達官。莫論忘言。溫生赧顏。千古大滌。山空月寒。

歸一　許眞君

許邁、字叔元。一名暎。後改名元、字遠游。七世祖碕。後漢安帝時。爲光祿勳。永初中大饑。人相食。碕救活四百八人。永建元年。拜司徒。子訓。孫相。並爲三公。至神仙者八人。先生與旌陽令遜。護軍長史穆。皆再從兄弟。早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及楊羲和眞人。結神明之交。永和二年。入臨安西山。登岩茹芝。怡然自得。有終焉之志。卽今大滌也。常謂餘杭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與右軍書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在焉。後於山中師王世隆。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事。初以書棄妻。卽孫驃騎之女。妻有書答之。載丹臺錄中。其後妻亦入山得道。先生四十八。於大滌中峯丹成。天降玉液白鹿。下迎而去。垂語弟子云。吾有丹一劑。藏山中無骨篸下。異日有緣者得之。梁乾化三年。封歸一眞君。今有昇天壇在中峯。宋政和間。猶有卿雲。簫吹往來。

贊曰。陰德有後。篤生眞才。結神明交。葆毓聖胎。十載天壇。功圓道暇。不有帝鄉。吾何歸哉。白鹿無迹。金丹久埋。隱隱簫吹。卿雲往來。

唐

潘先生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徧游山川。愛天柱止焉。自郭許二君仙去。泉石荒蕪。元封古壇。亦且湮沒。先生慨然發憤。請諸朝。唐高宗夙聞其名。爲敕創天柱觀。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斷樵採。爲長生之林。錢武肅碑略載其事。蓋漢武建壇後。歷年雖久。不過名山而已。至先生乃建爲宮觀。傳道至今。非所謂異師者哉。後於曹橋福業觀成道。事見雲笈。

贊曰。元封建壇。不可復稽。晉人遺跡。煙草離離。先生得道。志尋幽栖。一旦金碧。照映山溪。名林長生。樵採莫窺。登覽長慨。神游何之。

葉天師

葉法善、字道元。括蒼人。三世爲道士。身長九尺。能厭劾百鬼。卜居本州卯酉山。有巨石礙道。行者紆迴避之。遂投以神符。石自起。高宗召入問道。時睿宗明皇紀年廟號。已先知之。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從師受籙者。不可勝數。開元中。與明皇於中秋夜。共遊月宮。還過潞州。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城中。越旬日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年一百有七歲。後羽化、葬于松陽。百官縞素送之。初天師得道。來遊天柱。適錢塘江有巨蜃溺舟。經涉者苦之。背山鎮長沈愈來迎。於是往焉。時潮信未至。投丹篆江際戮之。以鐵符鎮於江心。遂絕其患。至今舟楫無虞。嘗受賜天師也。已而回山。平居二十餘載。皆役鬼神。建講堂觀門外。聽法者雲集。有仙花靈鶴之祥。載古跡門。

贊曰。神道嚴教。受知明皇。入覲顧問。出從翱翔。高高月宮。不見漁陽。人謀何及。天數適當。夜半鬼工。山中講堂。遺跡已化。盛人不亡。

吳天師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魋元、舉孝廉。父元亨。峽州刺史。先生通經誼。美文詞。舉進士不中。性高介。不能與時俯仰。天寶初。召至京師。明皇與語甚悅。自請隸道士。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與李白於高天師壇。參受上清畢法。初所與帝言。皆名教世務。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求還嵩山。及復過江。而漁陽兵起。識者以爲知幾。後居餘杭天柱山。精思有感。行教於江漢。其文章與李白相上下。凡四百五十卷。禮部侍郎權德輿集爲序。大歷十三年。於宣城道觀。焚香尸解。弟子邵冀元奉喪歸葬于天柱山西麓。私諡宗元先生。初天師嘗語其徒云。我死當還神於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鍊蛻之處。故從之。女冠王眞一。亦先生弟子。纔十餘歲。卽絕粒誦黃庭經。天寶間。於天柱山得道。今先生有天柱觀碣。留山中。

贊曰。貞節深悟。道德五千。漁陽騎兵。知幾超先。飛鳥南渡。煙靈凝天。勞我華陰。息我于宣。巖巖石室。昔劍藏焉。與誰同調。謫仙謫仙。

司馬天師

司馬承禎、字子微、號白雲子。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唐襄州刺史仁最之子。居天台山。事體元潘先生。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後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維、孟浩然、王適、畢構、李白、賀知章、爲方外十友。睿宗召之。延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尙不能已。況攻乎異端、而增知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奈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矣。帝嘆賞久之、乞還山。賜寶琴霞帔。公卿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總而爲序。曰白雲記。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見先生將還。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慚色。明皇召入內殿。問以道。多祕不傳。女眞謝自然。汎海欲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士謂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良師也。自然遂還求之。得度沖舉。一旦謂弟子曰。吾於玉霄峯東

望蓬萊。常有真仙降鑑。今爲青童君所召。須往矣。俄頃蛻去。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帝親爲製碑。韋渠牟作傳。文集行於世。初天師常往來天柱山。故錢氏碑曰。被褐幽人。儘栖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與天師爲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棲神物表。繼蹤雲根。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

贊曰。晉室神門。寄身赤城。皎皎辭顯。丹臺著名。播以聲詩。有唐公卿。東望蓬萊。列仙降迎。女眞氏謝。閱道服膺。一日乘雲。渺焉上征。

夏侯天師

夏侯子雲。不詳其字。從峨眉山來。年二十。狀貌甚古。投司馬天師門下。夙興夜寐。勤侍巾盥。凡十數年。未嘗一日怠缺。與物無競。不屑世務。其師愛之如子。及師羽化。乃於大滌山中。築藥圃種芝朮之屬。常言古聖人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有藥圃詩云。綠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偶移岩畔菊。鋤斷白雲根。好作詩。輒棄其藁。故罕有傳者。或縱神游目。熙熙自得。歸院則掩戶經日。寂無所聞。有鄰院道士。竊見一草衣人同坐。亦瞑目不語。至暮啓關伺之。則無所見。天復中。乘異獸歸隱東峯。不知所在。

贊曰。司馬之門。入室者希。峨眉山人。狀貌魁奇。顏甲紺芽。黄精紫芝。采采餘閑。臨流詠詩。異獸可馭。東峯何之。千古炎識。誰爲草衣。

朱法師

朱君緒。字法滿。餘杭縣人。年十八入道。居玉清觀。閉戶下帷。終日燕坐而已。後以玉清地迫。喧囂不可久處。乃拂衣入天柱山。數年道成。一日微疾。倏起命水澡浴。具冠褐。焚香端坐。暨齊物、朱紹光等。知常羽化。跪泣而辭。師曰。吾於彭殤存亡。齊之久矣。悲忻厭戀。何有於其間哉。然道妙寂寂。感者通焉。神理冥冥。契者昭焉。吾言之矣。汝知之矣。言訖而逝。時開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也。

贊曰。道妙寂寂。神理冥冥。心曉所悟。下帷玉清。晚入天柱。稔年道成。談笑觀化。身如羽輕。奚悲殤子。奚羨老彭。萬古一電。誰爲死生。

暨天師

暨齊物、字子虛。師玉清觀朱法師君緒。受法籙神符秘方。救物不怠。後隨入大滌山精思院。覩垂象樓三開。又名書樓。積書數千卷其上。日以著述爲事。每講貞元學。聽者欽服。錢氏賜度弟子。對曰。樂靜久矣。不願有之。王曰。師必見神侍衛。凡徒何爲哉。所居室壁東西各設一竅。採煉日月光華。每語人云。吾非久往羅浮石樓矣。一旦不知所之。

贊曰。精思古院。強學不息。書樓插天。萬卷委積。罷書何爲。飲月漱日。面膄玉華。腹果金液。神游八表。不假羽翼。羅浮石樓。一往無迹。

閭丘元同先生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人。生州之天柱山下。二十九歲。師香林左元澤。既得道已。乃徧尋名山。至餘杭天柱。異而止焉。蓋餘杭與舒州。咸有天柱山。傳記所載。天有八柱者也。錢武肅王師事之。號元同先生。唐景福二年。爲築上清壇。枋草堂。每三元開授法籙。乾寧二年。與先生相度地理。改觀基爲甲向。營建一新。表奏其道業於朝。昭宗累詔不起。乃就加命服。賜號妙有大師。光化三年。親製觀記。稱先生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淸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身生天柱之前。往脩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益撫膺章語。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坐返眞。顏色不變。有異香三日方散。是夜武肅王。夢先生騎鶴訪別。明日訃至。及就墳。但空棺而已。後有人見於廬阜。自言我捨大滌。歸隱灊山天柱源也。先是太平青領書。自漢于眞人傳授。卷帙浩繁。復又隱秘。先生鈔爲二十卷。文約旨博。學者便之。弟子夏隱言等十人。受思眞鍊神之旨。今道院僅十八齋。而派出先生者、十有四焉。

贊曰。降神古舒。得道餘杭。兩柱摩天。千里相望。麻庭翼翼。命服煌煌。衢背永訣。稽首空龕。先生曷歸。匡廬阻長。厥有神孫。百世彌昌。

鄭神素先生

鄭元章、字博文。幼號神童。十五歲辭親學道。依眞系天師李歸。李特爲建星壇。授上清畢法。精修不倦。景福二年。與元同先生同居天柱山精思院。武肅王、因命入開元宮。啓建壇籙。門下受度弟子、一百三十餘人。王表奏朝廷云。啓壇日有彩雲臨壇。仙鶴五百餘隻。旋繞空中。昭宗賜紫衣。號正一大師神素先生。冀乞歸山。王親餞送於郊外。至精思院。旬日間。忽沐浴端坐。語門人曰。今洞庭使者。在此迎吾。吾當去矣。汝等精勤戒行。勿爲諸惡。翛然而逝。體柔如生。享年六十有八。王命府官爲述。葬於本山。

贊曰。唐武肅王。貴德尊道。師贊閭丘。肆闡元教。靈鶴回翔。彩雲縹緲。紫衣疏榮。正一畀號。星壇甫撤。洞庭已召。勒名豐碑。泉石有耀。

宋

常先生

常中行。錢塘人。師河南馮德之。形貌奇偉。落魄不拘檢。好飲酒、及音律。篋無留金。所有、一簫一笛而已。常曰。陰符經有強兵戰勝之道。非外事也。亂吾眞者。不能入。即戰勝術。多往來餘杭。洸坎得錢。悉市酒。有道人喚丸磔如餅餌。先生一見愛之。引入臥內。對飲達旦。每醉。則袒肩曰。皮如鐵。肉如石。皆從挤發得。治平四年六月。語弟子沈日益曰。吾不久居此。偃臥俄頃。起曰。嗟乎。吾未能出。即於几案間。設鑑一。水盂一。時時取視之。神色怡然。越三日而逝。葬天柱峯下。明年正月。往杭州見故人胡遂夫。值不在。留刺而去。胡他日、聞先生解化。亟求其刺。已失所在。是歲遽日。或芟墳草。見兩竅僅啓。遂請衆觀之。探以杖。空空如也。後十歲餘。其徒有解后於茅山者。

贊曰。忘情杯觴。寄興音律。強兵戰勝。厥有奇術。隱几懸解。對鏡神出。馬鬣無恙。鶴形已失。逢人句曲。不異平日。何年吹簫。重過石室。

喩沖和先生

喩大時，字齊仲，號蟠菴子，自幼隸業洞霄，政和間，以詩科試中選，精天文歷數，讖緯醫藥之學，至驅雷召雨，旋著靈異，宣和間，敕住信陽軍神霄萬壽宮，朝廷屢遣使降香，祈禱有感，賜號沖和先生，淳熙三年，以故之徽州，太守沈君禮遇之，一日謂太守云，上天召我，朝廷亦召我，且赴上天召也，第去之日，疾雷大雨，毋恐，居旬日，信然，太守具其狀上聞，而朝廷果欲召之，且遣使矣，先是嘗語其徒曰，我死歸雷部，爲仙君，治世間不平事，是時以雷雨爲驗，其徒奉喪歸，藏於大滌山棲眞洞側，

贊曰，齊仲博學，聞名政和，黃冠入試，以詩擢科，坐檄雷雨，不煩撝呵，中使函香，屢至岩阿，宜室耿耿，玉樓峩峩，回顧下土，不平謂何，

陸石室先生

陸維之，字永仲，一名凝，字子才，餘杭人，少以計偕入汴，道遇異人謂曰，秀才難望科第，不如還山，贈以丹一粒，且戒俟緩急用之，及下第歸，舟循汴河，風激浪怒，且將覆，追憶前語，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河上有呼其姓名者，則所遇異人也，自是有超世之志，隱于大滌山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消搖林谷，詩酒自娛，嘗觀潮錢塘，有酹江月詞云，遠山一帶，迴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鷗翻，談笑處，不覺雲濤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殢，一掃無留迹，吳帆越棹，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草賦梁園，凌雲筆勢，倒三江秋色，對此孤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閑客，別浦煙平，小樓人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爲君重噴銜笛，高宗嘉賞，欲召見，辭疾不赴，及上退處北宮，嘗幸大滌，憲聖亦偕行，上問山中詩客，或以維之對，進其行卷，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欲歸與孝宗言之，憲聖曰，山林隱士，必不求名，強之出山，乃大勞苦，遂止，未幾以疾卒，太博關注子東贈先生詞序云，吾鄉陸永仲，博學高才，自其少時，有聲場屋，今棲白鹿洞下，絕葷酒，屛世事，自放塵埃之外，行將六十，而有嬰兒之色，非得道者能如是乎，乃作水調歌頭一闋，詞云，鳳舞龍蟠處，玉室與金堂，平生想望眞境，依約在何方，誰信許君丹竈，便與吳君遺劍，只在洞天傍，若要安心地，須是遠名場，幾年來，開林館，延山房，安眠飽飯清坐，無事可思量，洗盡人間憂患，看盡仙家風月，和氣滿猜揚，一笑塵埃外，雲水遠相忘，先生嘗進百論，有石室小隱集三卷，臨終了然，書一詩云，岳南之館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沖碧落，羣仙笑倚玉闌干，

贊曰，永仲道流，觴詠自娛，年過八十，髮青顏朱，金丹弗餌，玉堂弗居，空負石室，平生著書，風笛龍簫，洋洋騰虛，笑領羣仙，遊遊帝都，

王元素先生

王朴，字元素，其先北京大名府人，避地轉徙至臨安，愛金岫山川之勝，因家焉，初蜀之青城，有方士五，結侶東南遊，至浙右中，一人忽曰，吾塵緣猶未斷，更當爲人子三紀，揖衆別去，莫知所之，先生父璩，以積善聞鄉里，室潘氏孕及月，一夕夢偉丈夫，衣冠甚古，跨白鹿入門，驚寤而生，先生方在襁褓，口吻常咿嚶，若有所誦，人以常茹咲之，輒搖手作麾去狀，既長，丰神峻整，未嘗學詩，而獨景吟詠不凡，及冠，苦不願娶，父

母訶責，不得已受命，娶之夕婦至，乃從間道出走，家人徧索，得之野外，力挽以歸，既得子而婦喪，長嘯曰，吾責已塞，況有三弟，可與父母歡矣，遂棄家，結茅大滌山石室，與隱士陸永仲鄰居，講求脩眞鍊養之術，有聞，則更倡迭和，見者咸謂與喬飄飄，眞不食煙火語，後歸省親，其舍旁有嶺一綫之蹊，臨懸崖千仞，往來苦之，先生贊其父闢爲夷塗，甃以闌楯，以便行者，訖工乃歸，未幾沐浴趺坐而化，年果三十六，永仲遣報其家，翌日父母俱來，忽舉首開目，微哂復瞑，陸君讚其像曰，彭氏之壽，顏氏之夭，誰得誰失，春花秋草，山雲卷舒，水月升曉，本自不動，彈指中了，瘞於石室之麓，有一白鹿呦呦，循行冢上，忽不見，其徒以其字，私諡元素先生，

贊曰，靑城故人，長揖別去，積善之家，夢已驚寤，既償宿因，復還所怙，結友石室，究竟龍虎，三十六年，如旦斯暮，呦呦白鹿，空繞獨墓，

楊先生

楊遁誠，字叔閎，潼川人，爲州之定光觀道士，東遊渡漢荊吳，久而息大滌山中，形貌頎業，顏如渥丹，目光射人，常索苴布，寒暑如一，飲酒至斗不醉，或終日坐林中，無知者，名聞當時，高宗居德壽宮，召見與語，甚悅，慈福太后問道要，以師事之，爲築室於宮之通明館側，又建菴西湖延祥觀，以便往來棲息，有旨促召，則麻鞋入見，淳熙初，力乞西歸，越三載，旨遣使往諮，方見其坐蛻，旋具奏內脩，賁霞追贈之命，高士何守澄進靑章有云，仙凡相遠，罔知脩短之期，道俗雖殊，因有師資之禮，

贊曰，山林高蹈，不釣聲名，爲帝者師，亦何足榮，斗酒一布，浩歌徒行，鶴歸大滌，蟬蛻通明，斷夢西湖，飛神南冥，靑章追慕，九重至情，

陳凝虛先生

陳君良孫，南渠人，童年得道，隱居杭吳山，修煉丹成，獨登天柱，每與幽人韻士，往來其間，常離地三尺，懸虛而臥，因號凝虛先生，窮冬積雪，浴溪澗中，略無寒色，自餘靈異，不可殫紀，有紫極觀過天柱山詩云，道在吾身宇宙寬，朝蹤雲岫暮雲關，丹霞不服春風轉，欲度世人那得閑，

贊曰，列子御風，先生凝虛，風尙有托，虛獨安居，至人行世，匪血肉軀，其中不有，外焉取餘，人以爲幻，我以爲如，紛紛談仙，勿詭迷愍，

朱妙行先生

朱眞靜，字復常，杭臨安人，自幼好學，丹經元文，一覽輒通其意，每春自攜籃入山摘茶，有客至，掌鑿爲供，不事茶具，眞率可想見，嘗意行，經宿忘返，諸徒方驚憂，忽歸云，吾遊大滌洞，遇道人，碧巾黃衣，相攜至驪虎巖下，坐語移時而已，不謂經宿也，題壁間曰，經書那得語虛無，荊棘林中有坦塗，不遇異人眞口訣，誤人錯下死工夫，一日整冠裳，辭同衣，遂登石室宴坐，垂二十載，名聞于朝，遣中使召不起，初先生入山，猛獸巨蛇，屢至左右，舉手麾之，悉避去，有病者扣門求救，噓氣按摩，無弗愈者，淳祐癸卯夏，語諸徒曰，吾卜中元，別此山矣，及期，書偈曰，去來如一，眞性湛然，風收雲散，月在靑天，趺坐而化，臈瑩服碧，不異生時，瘞

宗聞之哀悼賜宸翰特贈妙行先生。

贊曰丹經萬卷諳者茫昧復常一悟意領神會抱元石室二十餘載猛虎伏藏巨蛇引遁揮偈脫穎趺坐委蛻青天湛然素月常在。

國朝

周崇道先生

周允和、字謙甫號清溪杭仁和人初生有需放般發地下鄰里驚異十八歲入大滌師沖妙先生性淳謹事師長不憚細務交游無覩疎極力周急作詩無塵俗氣游江湖間遇可師者輒請傳性命學暇日宴坐或終日宋淳熙初宣醮內庭賜號妙有大師七年開山沖天觀未幾遷太一宮觀妙齋高士與褚雪巘郭似山為方外友丙子春避地山谷間鄉鄰相率衛之曰勿恨吾善人今至元戊寅授崇道沖應清真大師洞霄主席壬午三月兼領太一宮秋九月復還九鎖乙酉七月初夢游大滌洞天見數仙人吟詠一指示云蒼然雙岔碧指點人不識我來契宿緣鐫記堅根石二十五日沐浴正衣冠召徒衆環集云嚮昔之夜夢游有頭仙人示吾歸期記日錄昨暮見星大如月西墜今往矣歷歷敍別已端坐而化神色不變自宋妙行尸解後再於先生見之壽六十六。

贊曰謙甫弱年問道江湖夫豈無得瞑目燕居夢游洞天宿緣既符明日殞星吉歸來乎妙行仙去追踪者誰不有若人則吾道孤。

阮鶴巖先生

阮日益、號鶴巖杭於潛人受度於里之天目元霄山真度觀鶴形古貌苦志食淡偏游湖海通性命學讀書庶卷悟解註道德南華二經自成一家早歲兀坐于天目石巖中至寒暑不動其鄉星褚趙侍郎尤所敬愛為築菴所居觀後坐靜四十年大滌住山、菊巖聶先生亦為築菴石室延請居之有泉州陳道士志同恰煉遠來相依一時學者咸嚮風焉既久復還故山自是不出今至元年間尸解仙去壽八十餘。

贊曰義義天目挺生仙才清虛早悟聲利俱灰趙公星褚築菴招徠垂四十載宴坐巖隈者莊跬躓讀書心開何年石室跨鶴重來。

續編　葉高行先生

葉林字儒藻、一字去文、號本山錢塘人讀書博探古雅詩文多有正體特立獨奇性無苟合布衣飄然故人留之輒止止亦不久魄之輒不受往來甚輕片楮亦不能攜歲丙戌游天目至九鎖山洗高士介石招致所營沖天觀小室介深山間日一食二十年如一日或強飲亦不拒至醉倚衆人聞亦不食三數旬唯啖果蔬顏色自若過岩壑、登巖谷四顧月下獨步林影閒深夜忘返每芳時良夜遇物觸景必見之吟詠至成長短句辭意宛曲如眞有悟經久亦能記誦之無傳藁四方慕者洎名公達宦排闥請見對客危踞自若傲或欲虐之朝聞其清議而止時里人鄧牧亦隱大滌白鹿山房與林深相得山中爲作行窩其間每月夜、必往其處相與劇談甚適弗往牧則詣焉李坦之亦錢塘人年僅二十餘深究詩家法度與二

公爲師友嘗道詩云空山歲暮寒氣集霜葉墮徑人跡沒風吹古磵水生鱗雪落枯林木撥骨葉公疎餕山之阿衣弊不補牽蘿補霜肯報烈士氣梅花一樹春風多眞率鄧公公長友一節同高良不偶閉門兀坐鍊精魄松根爲糧雪爲酒山中許不復遊天壇石室蒼苔斑千年之後公等出名山之名當未畢歲乙巳冬葉公兀兀危坐幾兩閱月所親張氏家陳平有兄子依焉僧復文嘗築室待公僧隱逆者報行期既嘗來明日書偈案上泊然而化大德丙午正月八日也壽五十九瘞諸劍沖天觀西步竹塢有道衆傳山中乘稱曰高行先生。

贊曰去文得道宴坐沖天一食單衣垂二十年晚交鄧李相忘不言自適其適非佛非仙白鹿山房行窩儼然高名千古與霄山傳。

鄧文行先生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偏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倚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已亥返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衲寒暑遇異人受倚練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途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饋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順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互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當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沖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藏逾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藁傳山中乘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顛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數裘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霄山自晉迄今千百年間得道仙去者衆矣綿歷歲月無復可稽僅得二十二人而已然又有作者雖未敢遽儕列仙其或學業可稽文章可傳亦不敢泯沒別爲高道傳云。

高道

唐

白威儀先生

白元鑒不詳其字西川成都府人高祖君敏武德功臣父洪演高蹈不襲封娶申屠氏生一子即先生也元宗幸蜀時爲威儀道士住上皇觀志在絕俗逍遙遐舉周覽山川訪前賢高蹈之蹤得餘杭天柱觀止焉四十年矣元和十二載八月解化瘞于天柱山大滌洞東北嶺有山中十詠。

贊曰有志絕俗白公威儀自蜀來南名山棲遲元酒味淡大音聲希積四十年無人見知山中遺老傳誦十詩適與而已不矜能之。

宋

潘先生

潘德之，字幾道，河南人。少習儒業，書無不讀，京師號潘萬卷。不慕聲利，棄家入道，被旨住杭州洞霄宮。時公卿皆以詩餞行。宋眞宗銳意元教，盡以秘閣道書出降餘杭郡，俾知郡戚綸、漕使陳堯佐選先生及沖素大師朱益謙等修校成藏以進，號雲笈七籤。初，詩人潘閬與先生爲道義交，任泗州參軍卒，先生葬其骨，歸葬天柱山，錢易銘潘墓，具載其事。

贊曰：幾道一諾，生死不負，相與逍遙，道交有故，不遠千里，歸骨天柱，宮牆西偏，突兀潘墓，幾年髣髴，低晉校讎，學仙志士，讀者元悟。

唐先生

唐君名子霞，未詳其字。宋政和間，入道洞霄宮。性嗜讀書，尤長著述。謂大滌洞天，歷千五六百年，其間幽人勝士，高行危言，不得有傳于世，私切痛之，乃著書名大滌洞天眞境錄。其自序曰：大哉五嶽，爲天下之鎮，自餘山川，籍其名者，洞天福地爾。蓋眞仙所宅，靈氣自生，昭然若雲從龍，風從虎，使其居者，神清性悟，而處無有歸，實元風之可鄉也。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柱山宮，曰洞霄者，自漢武帝志崇道學，立爲眞靖之場，修生高士，靡不棲遲于此。宮有五洞，交扃九峯，迴抱千巖萬谷，秀聚其中，泉飛彤廈之簷，雲鎖碧壇之角，鮮光凝涵，嘉木返於春枝，撫掌泉靈，神丹藏於翠窟，試姑射之令壤歟。由是聲流方外，恨不能冷然御風，引千里於頃刻爾。當雖朝士大夫，駿馭之游，亦未得探其異迹於盛勝，累千百年來，終乏采錄，無以發其蘊奧，又安得目擊而足履之哉。僕非其人，濫居林下，或與一水一石，欣然規往，銘在心目。今既得矣，匪敢自私，遂聚成卷帙，雖不足進之作者，庶爲尋幽之一鑑爾。時政和壬辰十一月望日序。後遂游，莫知所終。

贊曰：大滌名山，歷載二千，問其故實，荒草斷煙。先生發憤，搜討成編，後來道逸，藉茲有傳，孰爲宮貴，孰爲神仙，自古文章，如日行天。

石正素先生

石自方，字元矩，饒州番陽人。師沖寂大師孔守容爲道士。長七尺餘，龐眉秀髯，大耳高額，音聲如鐘。莊靜淡泊，有深沈之思。經史百氏無不通，尤嗜莊列書。眉山陸惟忠授丹訣，往來西山廬阜，與方外隱逸以琴酒自適，嘗自號渾淪道人。時虛靖天師作庵於龍虎戲珠峯，先生至即下榻，榜曰渾淪庵。虛靖被召，拉先生偕行，居無何，返故廬。朝廷方求巖穴奇士，部使者以先生聞，強起至京師。徽宗幸寶籙宮講所，先生在焉，上望見儀狀魁偉，召前，問從何來，對曰：草野臣，無他技能，江東使者以臣應詔。即日授金壇郎，主杭州洞霄。蓋宣和元年冬也。明年七月至宮，四方學道者翕然從之。冬十月，盜起嚴徽間。明年正月，破臨安縣，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先生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吾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先生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叩閽言死事狀，上閔其忠，賻錢三十萬，贈正素大夫。制書云：敕故金壇郎石自方，頃者盜嘯浙東，侵犯鄉壤，而居官任職者，往往驚遁。爾典司眞館，秉志不回，叱罵兇徒，遂致蹈難。賜頒賻

賁，超進道階，非獨勸死節者之榮，而亦爲偸生者之愧。時東南死事者，財三數人，士大夫以此高之。平生有詩文數百篇，以先生死節洞霄，號石洞霄，曲肱先生熊壹詩作石洞霄傳。

贊曰：舍生取義，名教所先，山林閒人，人不望此。宣和東南，嘯聚蠭起，望風洮遁，守土猶爾。元矩正色，罵賊以死，褒贈發烈，永耀青史。

葉盤一先生

葉壹球，錢塘人。崇寧間，受度，尋師方外，泝長江，上荊漢，浮沅湘，訪天師遺迹，南游吳越，過閩廣，徘徊羅浮以歸。遂走京師，寓寶籙宮，復還洞霄。由是銳意教法，飛章走檄，禳禍之驗，聲動當世。至安吉之烏鎮，鎮南有地爽塏，乃卜居焉，以符水爲民禳禬，疾無不愈，鄉人敬信，冠屨雲集，經營之初，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故宮殿廊廡，金碧煥爛，賜額曰崇福宮。先生兩領洞霄，晚益精勵，賜號虛靖盤一大師，於蛻龍洞之傍築室老焉。天台賈公似良榜曰歸雲菴。八十四無疾而終。

贊曰：遠行求師，足半四方，飛章鬭天，休咎立彰，冠屨雜還，金碧熀煌，至今孫庭，福庇一鄉，築室終老，蛻龍洞傍，誰榜歸雲，賈公似良。

何沖靖先生

何士昭，餘杭人。自幼有修眞志，師上淸大洞道士胡處邦，受度，戒行精勤，學不倦，凡慕道者悉歸焉。宣政間，被旨與宮串觀詣京師，奏請歲賜度牒三百道，令水路漕臣應辦工役，一新宮宇，道侶雲集，號爲全盛。宣和元年十二月五日，召其徒告曰：吾歸矣。弟子環侍，至夜，字方就榻，聞異香盈室，亟視已右脇而逝。時境內往往聞鐘磬，後二日，探囊得一紙書，頌云：五十年住人世，塵埃不染纖瑕，壬午三更子後，天開萬里無霞。蓋是日壬午也。賜號沖靖大師。

贊曰：沖靖居山，戶外履滿，乃奉綸書，聿新琳館，午夜鐘聲，回霄天半，四筵謝酒，九重歎惋，錦囊遺頌，去住懸斷，彼哉塵人，疾病則亂。

李明素先生

李洞神，字蓋友，杭之新城人。自幼不茹葷酒，嗜黃老學。七歲入洞霄受度，刻意道法，戒行嚴潔。中年走淮海，謁徐神翁，若有所得，歸屏人事，宴坐林下。高宗賜號明素，俾主寧壽觀。未幾乞還山，授右街道錄，主洞霄宮。孝宗踐位，召使拜章，旋即昭格。乾道九年正月晦日，草別書遺同道，儼然而寂。嘉興錢公鈸其行業，刊于遺像，有云：周流六虛，去來自若，死而不亡，先生有之。贊曰：去知而忿，性合太初，視有若無，心包太虛，生而神悟，密契道樞，死而神在，起頌遺書。

贊曰：誠行浮辭，坐掩當世，而不容僞，生死之際，明素遺形，如脫敝屣，歷歷別書，徧告同志，兩朝寵遇，一枕夢寐，獨與神翁，徜徉天地。

陳凝和先生

陳希聲，字震甫，臨安人。師凝妙大師金致一，以行業淸高際遇高宗，授右街鑒義，俾主洞霄宮，提綱嚴肅，

獎拔後進，一時學者向風。乾道二年三月，車駕臨幸山中，凰從登遊東西巖洞，賜御書度學號凝和大師，又書度人經賜焉。淳熙三年九月，談笑而寂，壽六十有九。

贊曰：昔宋高皇，鑾幸名山，希聲從游，東西兩巖，從容談元，喜動天顏，御書道經，照耀人寰，鼎湖既遠，奉表不還，惟有喬木，脅聞珮環。

徐栖霞先生

徐沖淵，字叔靜，姑蘇人，自號栖霞子。嘗浪迹江湖間，淳熙中，被召居太一宮高士齋，已而奉詔，典洞霄通明館。久之，會孝宗居重華宮，召寘佑聖觀凝神齋，嘗奉命和御製秋懷詩二篇，詩云：東壁星辰爛不收，夜涼河漢截天流。芙蓉院靜琴三疊，翡翠簾開月一鈎。黃屋非心醉大寶，碧雲有意思高秋。金聲玉振掩前作，漢祖空懷猛士憂。天末虹蜺晚未收，龍池新雨漲清流。鷗緣適意頻依渚，魚不貪香懶上鈎。臘暮三邊無警報，況當萬寶得成秋。嘯歌高蹈羲皇上，不復深貽海內憂。又令進西游詩表云：臣伏以頃歲蒙恩，拜技已塵於淵鑒，邇辰奉詔，陳言倘簡於帝心，深慚瓦釜之鳴，叠涸黃鐘之奏。伏念臣知識椎鈍，質性疎昏，戢松恨處士之風，夢草乏騷人之思，綠蓑青篛，徜徉響水之煙波，破帽蹇驢，放倒灞橋之風雪。自是結轍樞之手，初非聯石鼎之才，敢期誤徹於聰聽，遂使叨承於顧問，叠蓋伏遇陛下，篤實光輝，日新其德，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學問淵源，決汝漢而排淮泗，文章鼓吹，動天地而感鬼神，斜百世之規模，冠四始之風雅，以臣幺麼，逢辰休明，雖聖度謙沖，博采芻蕘之論，而天威咫尺，妄干斧鉞之誅，拜手陳詞，俯躬待罪，臣所有西游集，雜詩類成兩編，謹昧死隨表上進，以聞。上覽之，謂侍臣曰：近世士大夫詩有不及者。時豫章玉隆觀主席方虛，高士謝守顥，薦于郡，卽日具禮走京師迎之，居歲餘，假化朝寧郎府倅丘公琛，搜其詩數百篇，刻觀中，號繼進西游集。

贊曰：嗟嗟文章，與時窮通，栖霞以詩，顯淳熙中，西游兩編，上聞四聰，當饋嘉歎，有古人風，雪案風檠，筆鑿心胷，不入里耳，永嘶秋蟲。

俞怡然先生

俞延禧，字德厚，臨安人，受度于洞霄宮，自號竹林道人，襟韻灑落，善丹青。高宗賜御衣象簡，遷授道秩，後以古澗松進，孝宗御製詩賜曰：犖确奔流瀉玉虹，虬然雲幹欄蟠空，紅塵車馬稠如織，夢入蒼煙萬壑風。嘗自寫神思平郡王見之，賜贊曰：日角月淵，天賜怡然，丹青妙筆，乘鑑自傳，妙中之妙，元中之元，不知誰氏子，乃玉京之謫仙。孝宗又賜以怡然二字，俾主事齋觀，未幾乞還山，復俾知洞霄宮，隨亦退閑，住通明館，翛然棋局，閒恬知自養。淳熙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與道侶對棋，拈子稱好著而化，高士徐沖淵弔云：千里異煙三尺燕，百年生死一枰棋。

贊曰：竹林道人，蚤歲聲蜚，際遇兩朝，馳譽天下，蒼煙萬壑，千古無價，進非奔競，退亦瀟洒，晚寄棋枰，坐遣餘暇，一子欲落，稱賞而化

王純素先生

王思明，號竹莊，臨安人，爲王沖素弟子，性嗜書，編錄清峻，餘間寄興風雅，與龔沖妙、章清隱、潘怡會，結山中吟社，嘗世道之事，宗盛元間，嚴純素大師同領宮事，放翁陸公游喜與交，爲撰洞霄宮碑，謝川放翁詩云：還丹一粒如粟大，點鐵成金金不壞，服之沖舉騎黃龍，迥上九霄觀世界，君藏此築天下知，鬼神正眼那能窺，歸府蒼石寶君施，文章與此元無異，眞跡尚在，壽七十餘卒，有竹莊詩藁，樓眞洞神光記。

贊曰：名山文章，識者莫稽，近世具體，放翁一碑，先生力請，久乃得之，觀所與交，其人可知，手鈔千卷，劫火灰飛，有可傳者，竹莊集詩。

龔沖妙先生

龔大明，字若晦，仁和人，七歲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其家與洞霄胡先生志行族相鄰，先生省親奇之，引歸度爲弟子，弱冠遇異人，得修煉旨，神采秀發，積三十餘年，升山中主席，力辭弗獲，強起應緣者四十年，自宴坐外，以吟詠自適，有南軒蹇平淡清逸可觀，先是山中留題至多，久皆泯滅，至君始哀爲集，併刻洞天眞境錄。事宗聞其名，召至禁中，齋修感格，及旬歸，上曰：卿居洞天，與此閒孰勝？對曰：陛下居天上，洞天臣不過人間洞天爾，安可相方，然人身自有洞天，神明居之，貴賤一理，存存於中，不爲外邪客氣所據，則道問仙聖，足以無愧於洞天之居，上稱善，賜紫衣，賜號沖妙大師，遺金幣甚厚，還山建法堂，復賜書額教堂，扁理宗朝，以國學撥撰，遺內臣劉世亨等諭旨，欲鑄鐘以卜休咎，齎金伍十兩、白金伍百伍十兩，令合精銅爲之，一鼓而就，發音清越，詔降內帑，設普天醮謝恩，併鑄樓改作，由是宮宇一新，嘉熙丁酉秋，語其徒曰：吾住山緣事畢矣，遂掩關不問世事，宴坐累月，明年仲春，扶杖出山，徧詣親舊，若告別者，歸經夕而逝，容貌如生，壽七十有一。

贊曰：天柱名山，騷士必至，古詩存者，于不一二，先生采錄，刻板行世，自茲賦詠，罔有失墜，惜哉生晚，不及唐季，勿問厥餘，斯已奇事。

孫鑒濟先生

孫處道，字元素，餘杭人，穎異肥哲，總角有出塵志，嘗夢幢節迎導，入大宮闕，主者勞問殷勤，若有囑付，未幾，隨父入天柱山，指樓閣曰：此正疇昔夢見者。師沖妙先生，戲曰：天意昌吾大派，使爾來耶。長通老列莊書，精琴棋，嗜丹青，序升主席，賜號鑒濟通眞大師，歷二十七年，以常產素薄，請于朝，理宗賜度牒買田陽羨，築塘立圩，不數月集事，又賜鄞川田以益之，爲書洞天福地四字，仍賜昔清靜經一卷，至今冠裳雲集，供給不匱，皆其力也。平日與朱復常談論相契，復常既得道尸解，君以行實奏聞，得贈妙行先生，景定甲子，彗星見東南，每夜起觀杳嗟，謂左右曰：應在今冬，吾不及見矣。七月十七日，召徒衆戒飭，特異常日，俄頃，整衣冠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二，是歲冬理宗升遐，其言悉驗。

贊曰：元素蚤年，夢游勝地，來見洞天，宮闕不異，惡知一夢，非眞遊邪，二十七年，非眞夢寐，我田既闢，我庾不匱，後人安居，毋忽所自。

貝徐二先生

貝大欽、號悩雲、餘杭人。入道洞霄、住山三十年。延納雲水、日親視厨饌無斁。典得陳季卿故址、建洞晨觀。脩黃籙、普度餘萬名。自邑至宮十八里、道路崎嶇、行者以爲病、君捐貲買石、甃爲夷塗。理宗賜號鑑一大師。逮龐眉皓首、徜徉泉石間、如神仙中人。壽八十六而終。其徒徐顒庚、亦餘杭人、好學、日鈔夜誦、卒成才。同衣稱徐白眉。贊貝君甃路、親董工役、不避寒暑、增土築塘、架石爲梁、夾路樹林木、閱五年成、亦解化。壽五十餘。自景定至今、四十餘年、行者如在圖畫。其師弟子之功、不可沒也。

贊曰、天柱八邑十有八里、道路崎嶔、行者病矣。孰能夷之、君師弟子。五載成功、千古如砥。洞晨甑笠、來者如水。後人勉旃、勿怠初志。

國朝

貝凝眞先生

貝守一、號月溪、餘杭人。通經史。暨一先生祝洞晨觀、命開山領袖齋道員千人、與會之盛、爲若邑觀、宋幾句閱藥居避喧丈室後。久之、遷九鎖外山庵、吟咏自適。有月溪藁、鋟板行世。畜海上奇方、施藥十餘年不倦。自洞晨退席、散衣鉢、道諸徒及親識、唯存布衲二。念餘年不改操。今至元戊寅、序升主席、授凝眞抱素大師。 師割褒之曰、素懷淡泊、尚有典刑。推此可見、自是終不事事。庚辰九月、無疾泊然而化。壽八十二。

贊曰、古人弊縕、弗恥爲貲。世無令聞、文繡爭妍。貝公布衲、餘二十年。寄興詩酒、發高林泉。壽逾八秩、報之則天。稱懷典刑、清風儼然。

郎楊二先生

郎如山、字舜瞻、號一山、餘杭人。精教典、師洞霄明一先生楊公明一師。淩公中年目眚、躬侍飲食滌溷、無憚勞苦。宋景定間、召居延祥觀、賜號總教大師。欲升道秩、辭願榮親。上從之、官其父必開迪功郎、充濟孫先生被朝命僉廣嘗產。公贊襄爲多。今至元丁丑春、開山西湖崇眞觀通眞齋高士。逾年領洞霄主席、兼西太一宮、兼掌浙西道教。得南塘趙文懿故居、建通仙宮、以便雲水。先是兵火後、民多流亡、公設黃籙醮、普度八千餘名、多於響之應。戊子三月、御史中丞崔公彧、尋訪高道、以公入覲、蒙乞歸、奉旨蠲宮門租賦。元貞初元、宣命授體元崇教安道法師、兼管本山諸宮觀事。丙申、賜宮銘金衣一襲。一日、聞徒衆曰、吾主茲山十九年、名位踰分、維持吾教、不得不然。而胸次了無一物。今老矣、不久斯世、汝等當勉勵進學、勿羨吾榮。丁酉十一月初五日、無疾而逝、壽七十有三。其徒楊公清一、字元翁、號逸峯、臨安人。蚤遇明師、精於符法、特達好施、與築餘杭後塘路、建石門通仙橋。宋咸淳七年、召爲東太一宮法師、九年陞左街鑒義。今至元壬午春、住持宜興通眞觀、後改陞西太一宮。繼郎公席、復任家山宮事。丙申秋、以郎公命、捧香詣闕。郎公之賜衣、公亦與焉。已而升宣命、授沖眞洞元葆光法師、歸領杭州路道錄。郎公既羽化、己亥八月、涓吉治葬、預陳祭告、哀慟而死。壽五十七。以死傷生、固儒者所弗許。然與其易也、寧戚。今世爲人子者、生事死葬、苟弗畔禮、尚以爲孝。吾道以義相父子、恩弗逮焉、乃能爲人子所難能者。其師弟子間相與之至、爲可傳也。

贊曰、上世得道、窮居終身、諸侯弗友、天子弗臣。教門既立、榮寵由人。度動當世、元風乃新。先生父子、榮耀山林。況乃慈孝、名胡可湮。

呂金二先生

呂貴賢、字若虛、徽州休寧縣人。通儒業、嘉陸永仲隱居來游、爲道家流。以石室自號、標韻灑落。宋度宗召爲開元宮書記、則堂家鉉翁知鎮江、檄領紫府觀、與天慶孤先生友善。今至元丁丑、舉公代之、授明一凝虛沖妙大師、兼本路道錄。爲政寬而廉。諸山稱道、官様多以琴棋觴詠、交游縉紳間。時則寓河間、不遠千里往見、得贈詩云、隨逐久無佳客過、眼明忽見洞中賓。要將昔日黃粱夢、說與人間未悟人。少年初記識、君日老去、相逢大盡頭、徒步天涯見坡老、世間能有幾元脩。（巢元脩徒步萬里見東坡於海南、宋史列有傳。）年五十二、預知死期、別知識、終於天慶方丈。儼然無儲、惟古書百餘卷。其徒龔行、歸葬家山。金正留、字九成、號約山、餘杭人。早歲師桂林舒公、敏慧淳謹、與石室同居、讀書十餘年。宋度宗召爲龍翔宮書記、今至元丙子後、再以高士居宮之西正齋。會元教大宗師、捧詔入杭、授洞觀沖素大師、名山講師、所居文藉山積、展翫耽讀、至忘寢食。雖病手不釋卷、尤深性理之學。庚寅秋解化、留書訣云、生死非急、不及候歸、了無遺戀。意年四十七。學徒舒逢原集其著述、傳山中。二公同志同出處、皆不以壽終、何哉。

贊曰、上世才賢、利鈍林野、歲月寥邈、有難稽者。後來有作、纖悉模寫、所發泯沒、道恨泉下。二公苦學、留意風雅、參以高道、亦其次也。

洞霄宮住持題名

本宮甲乙住持、已前姓氏、不可盡考矣。從舊志、自宋紹興年間、至德祐乙亥、凡十三人、住付都省、兼領通明殿焚修、皆係尙書省奏旨頒降敕黃省劄差充。蒞任年月、不暇詳錄。

凝妙大師	金致一
虛靖鑒一大師	葉彥球
右街道錄明素大師	李洞神
右街鑒義凝和大師	陳希聲
虛靖鑒一大師	葉彥球再充
葆光大師	潘三峯
沖虛大師	高守中
凝一大師	王居實
沖妙大師	胡大明
沖素大師	王大年
鑒一大師	貝大欽
明一大師	楊大中

演教大師　龔文煥

通妙大師　鄒道一

國朝至元十三年爲始。

住持

葆眞纖和大師　鄒道一　至元戊寅十一月奉管領諸路道教所劄付充住持至元壬午三月欽奉聖旨護持本宮自宋咸淳辛未四月由副職升任住持至今至元乙酉正月終任凡十四年。

凝眞抱素大師　眞守一　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劄付充住持都監至元庚辰九月終任凡二年。

杭州路道教提點澄虛明教守正大師　曹至堅　至元己卯十月奉師劄充副職本路道教提點乙酉七月升提點住持丁亥三月欽奉聖旨護持本宮兼及本路宮觀己丑正月終任凡十年。

養素沖元通妙法師　吳處仁　宋咸淳壬申四月充副知宮事今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劄升知宮事至元己丑八月升提點住持當年十二月終任凡十八年。

元貞元年爲始

住持兼管本山諸宮觀事

浙西道道教提點體元崇教安道法師　鄒如山　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省劄充副知宮事己丑八月升提點知宮浙西道道教提點大德庚寅丁酉十一月升住持提點元貞乙未正月欽奉聖旨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二月欽錫金襴法服宣命十一月至九年終任凡十九年。

浙西道道教提舉淸修明素沖道法師　舒元一　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劄充副知宮事己丑八月升浙西道道教提舉大德己亥十一月升提舉知宮元貞戊戌二月欽奉聖旨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大德己亥七月升住持欽奉宣命賜金襴法服提點甲辰六月以本山老宿付宮觀領事都提點贊教事凡二十七年至大戊申丁未六月終。

淸修養素沖妙法師　沈多福　至元庚寅十一月升知宮事己亥七月副知宮事大德丁酉九月欽奉聖旨沖素法師住持提點宮事元貞乙未三月欽奉聖旨住持提點本宮兼本山諸宮觀事丙午六月欽受宣命甲辰又欽奉聖旨護持本宮觀事丙午六月欽受宣命兼提點杭州路天柱山大滌洞天宮住持提點本山宮觀事。

知宮事題名

宋紹興後

明眞大師　駱大成

沖和大師　喻大時

沖眞大師　陳以明

宏教大師　許可久

左街道錄凝眞大師　俞延嗣

崇眞大師　水丘居仁

洞淵大師　胡道樞

凝濟通眞大師　孫處道

凝神大師　朱特立

國朝至元後

凝神大師　朱特立　宋咸淳庚午正月充副知宮事壬申四月升知宮事今至元丁丑十一月終任凡八年。

崇道沖應淸眞大師錄妙齋高士　周允和　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劄充知宮事至元乙酉七月終任凡七年。

同知宮事

宋紹興後

純素大師　水丘師德

凝和大師　韋居中

元素大師　王忠明

國朝至元後

眞常洞微守正大師　李元綱　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劄升副知宮事大德己亥二月終任凡二十九年。

通妙崇教沖逸法師　孫元吉

杭州路道錄靖沖眞洞元葆光法師　楊淸一　大德丁酉九月欽奉聖旨授杭州路道錄兼龍翔宮住持提點戊戌七月欽受宣命八月充本宮知宮事己亥八月終任凡一年。

洞霄圖志卷第六

碑記門（原缺三十三行每行二十字）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眞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眞蹤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桁西按爾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迴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返。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脊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盤。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毓。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斷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禱。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賾。則有潘先生。宏演眞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

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營殿乃假匠人工。廊廡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松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蹤雲根。棲神物表。皆膺金鐵。名冠瑤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字。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屏。藥圃新池。古檜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爰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結閩閫之封略。統句踐之山河。撫極瀛曾。榮兼渾郛。矧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眞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殿基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埔。與地勢以和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鑑使清泉卻徒。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德。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縣賊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眞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苑藏而全無醮閟。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閭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鏐特與擬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御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闡揚恩道。俗徒臻萃。常住成備。青牛白鹿。棲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表章。奏閭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衍與眞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敕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蹇棲帶索之士。不尙寵榮。在法橋御蒼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異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

笈俱來。鏐幸握方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昭旣感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賜紫衣。焚脩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眞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擬上清精思院。爲朝眞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鑊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異氣。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霞鑑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貫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楷範。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蹈騰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扶挾。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眞風。遂錄靈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敕鐵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襲靈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屢興。基址多毀。況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遵精慤之流。虔伺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披覽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眞聚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皆漢已來。流於唐室。修眞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假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虧。八節之脩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慶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炎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乘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維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厥生大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今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鏐

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等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野天柱之號濟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撼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總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峥嶸幽徑窈窕稍越千步忽巖勢卻倚襟領環拚而精宮闢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於茲以壘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闡法潛升而遺廟斯立既我唐宏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峯巒幽邃與林屋華陽密通太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瀨一瀲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爲曲池瑩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蘋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斯耕奧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閑屢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臺寇蟻聚焚爇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悅附復輯其衆爰與逸人李元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罔昭厥由故聚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歷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廚院新池記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廚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堋堂數步及齒纔供廚飪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寰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陸爲溝竇乃命黃冠等顧指廣袤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浮境幽則神王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腑滌昏滯遣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篆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歷五年歲號閼茂八月一日處士李元卿記

宋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礴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爲日月幽爲鬼神聚爲山嶽海瀆散爲萬物

萬物之至靈爲人人之至靈爲聖哲爲傳真而道爲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虙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度人西昇生神之經列御寇莊周關尹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鍊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嶽略與吾教弗類而寓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則正吾觀之大指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以提舉洞霄超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他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以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閒宮以歷歲久穿墉欹泐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燬於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閒之當宁歎息迺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鍾經二閣表以崇閎繚以修廡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其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錫賜狎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林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鍾磬之作聲徹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幾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敕太官進蔬饍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今迺得見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游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游以疾未能屬稾同知宮事王思明及其徒李知柔越至以請會游被命紬史又不克成嘉泰三年四月史成奏御乃能敘載本末如此且作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昌符迺作昭應比隆河圖元尊景靈列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穹宇煌煌煥於

天衢徽祖神霄遙彌九區迨我高皇省方東吳睠言天柱嶷拔行都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雕殿穆清齋居天日複照雨露涵濡迄今遺民泣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照聖謨千祀之宮寥廓太虛傑閣鴻鐘震於江湖非作誦詩儆哉不渝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陸游撰并書丹題額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四月望日同知宮事王思明知宮事水丘居仁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高守中立石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於羣望所至感格其靈積最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絡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定己丑孟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宮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旌名山而昭不睨也神有顯功上有昱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哉考圖籍唐大歷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靡德鄉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煨燼舉弗遂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鑑舊鐘潰臣黃榮求賞之大滌亦既昇止然物久則弊剝蝕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寔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金以美其質衆槖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弇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柞不鬱鐘成樓亦加肆矜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

命北事。蓋貴宜勢。因形以進。天爵閟恪。猗歟盛哉。聖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鑄器也。而道寓焉。儻能因器以求道。則銷去鎔錯。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遂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巖前。藏金丹於箸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爲休。風鳴鶴岡。龍蛻幽穴。清泉湧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真。匪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暘可祈。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槃於晨暮。昭報稱於熏脩。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長久者。又不待言喻也。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曹叔遠撰。并書。朝奉郎。行祕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施聖夫題蓋。拱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兼國史實錄院都大提舉諸司。主管講筵所。主管往來國信所。同提點。皇城司提點。資善堂提點。內軍器庫所提領。延祥觀。兼提舉洞霄宮昊天殿。祥符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世亨奉旨監鐫。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特賜沖妙大師。住持都監。兼主管昊天殿。焚脩。龔大明立石。

檢越施田記

洞霄距行闕三舍而近。翠華臨幸。舊德典領。廷綾寺谿。築齋旁午。望出璇臺珍館之右。星冠羽衣。來游來處。常不翅數百千指。九霞八景。晴霏浮翠。朝攬夕挹。充然自得。而主其徒者。每皇皇懼無以致衆之弗克贍。唐中葉。嘗賜觀莊田一所。國初錄氏籍以歸有司。祥符中。賜仁和田十有五頃。除其租。紹興。頒通明殿

於宮之東偏。又歲有常儲。以給齋祭。列聖涵育之恩至矣。賜田中更多故。僅存磽瘠。歲入不足支數月。都監宮事龔大明。語其徒王思明王大年。前是住山潘君三華。尚能斥囊裝。買曹橋田以繼粟。吾徒可坐睨寬鄉上腴。大家廚陳。匄彼有餘。補吾不足。庶幾我疇我耕。我庾我積。以裕我後之人。怡聲勸相。堅力經度。其志卒以酬。畏壘既拔。姑射且熟。鼓腹升平。稽首萬壽。欲與是山相爲無窮。來諗余爲記。夫道行乎天地之閒。日用飲食。何者非道。先王以是生養天下。一夫授田百畝。于耜築場有其時。糾笠趙鎛有其具。堅好穎栗。春揄釋烝。有其成。牆屋有桑。疆畔有瓜。薮柳有雞豚。沼有魚鼈。身勤於所養。心安於所止。一毫無待於人。此王道所以爲盛也。世降道裂。食非其力者。所在皆是。而爲老氏之學者。以清淨無爲爲宗。須於人者狹。雖名山窮室。大洞殊庭。號稱海內之望。亦往往微嘗產以自殖。其教然也。於其教淸淨無爲之中。而能謀長以殖其衆。可不謂難乎。雖然樂與餌過客止。道濟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用之不可既。謝師之說然也。繼今不以口體爲心害。宜有進乎濟而無味者。余家天目之陽。去天柱爲近。聞晉分半席。叩之施者。生有祈。死有薦。其姓氏畝石。並附見碑陰云。寶慶元年三月旦日。朝奉郎。行祕書郎。洪咨夔記。并書。朝散郎。將作少監。兼權禮部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鍾震題蓋。知宮事王大年。沖妙大師。住持都監。龔大明立石。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霄山之東。杭

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道。不知日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閎。雕甍抱梁。陽馬承檐。堂之背。疊石作巘。曰飛仙亭。緣步櫩而上。曰方丈室。眈眈乎廣庭。眞可談混元論黃庭矣。粤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眞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洞松詩。以答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巖岑。金鏤錫於繇皇。今主上又敕命沖妙師大明。貳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滄川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耶。向者堂弊。教亦弊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眞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繚環堵之室。既勤樸斲。又塗塈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盧。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而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室也。而不能撤也。指三洞十二部爲教冊。綜五符七千篇爲道樞。物物旋於珠口。圍圍走於環中。使以口之所授爲演妙。耳之所聞爲證眞。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觸。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彫煙縷霞。復歸於朴。烏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蟄而蘇蓊。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爲四序。流形而爲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

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爲子通之。老氏之學。根以清靜。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爲也。無不爲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談。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喩。近於若保。脩發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眞常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喬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推原道之極。至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痛。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殰。鳥卵不殈。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玉胼說說。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蜜。調心如弦。雖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躐等。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眞在己。不必問鄰矣。後子研之哉。要孫繼之哉。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端明殿學士。朝請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黃巖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杜範書。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同提舉編脩敕令。臨邛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定子篆蓋。鑒濟大師。同知宮事孫處道。鑒一大師。知宮事貝大欽。沖素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脩。王大年立石。

東陽樓記

余嘗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遒勁。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覩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

中人得觀丹訣一篇二十年閒往來於心未忘也先窺在餘杭盧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眞山盧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貝其姓大欽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於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岡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竭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噓有吸有闔有闢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爲變相保則合合爲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卽日月合一日月合一卽乾坤之元復爲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制爲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薄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卽我之無盡矣又何人己之分鑑一以始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鑑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平都煙霞蒼莽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尙不泯乎惜先之遺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楊棟記并書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姚希得篆蓋

洞霄宮莊田記

鼎著養賢之象凡學先王之道者皆有養也自釋氏老子之教興學其學者莫不待養於公上豐其廩擬於校庠序食其人優於儁造秀是於古養賢之義合乎否邪老子之道黃帝之道也羲黃繼天立極肇明倫紀循天理之自然以爲教因人心之本然以爲治無爲而無不爲也老子生於周之叔世覩當時文勝之極思返之淳古之上故其爲教本禮而尙德其爲學務主靜守一以求之於內要其成就合於聖人誠之無爲非詭流俗以自異者也自漢人以黃老名家儒者病之至於今以異端見稱夫豈知黃帝之道傳爲老子之學與堯舜同稱之異端過矣我理皇游情六藝傍通百家之旨皆有契於神淸之旨故遇老氏獨厚爲其近於儒也洞霄爲天下第一自祥符已有錫田淳祐間上特出內府度道士牒賜本宮俾易爲緡錢市常產以裨贍用之乏奎畫昭回焜耀於九鎖之下住山孫君處道仰承天寵治田義興之野發己資合羣力經度土功再更寒暑驅畎乃備則常豐莊是也寶祐閒尋被特旨撥賜長興田之在荻川者孫君復率其徒墾闢荒穢久乃就緒而朝命有嚴俾歸其產於蒲澤之籙更以烏程歸安二縣官田申錫本宮後先五年重施稠渥積用億秭乃克登業我庾以濟於成則萬年莊是也杭人相與言昔歲貲儲歷空宮衆百數弗克贍自二莊既成羽衣黃冠之士來游來歌不遠千里食者倍蓰於昔而費用不竭是雖上恩衣被而孫君師弟子堅苦不倦辦己裕人其功不可沒也叶贊其事則有王君大年貝君大欽皆厖眉皓首年八九十道岸巍然與孫君爲山中三老松間石上人望而見者以爲神仙人予猶及識之今皆良

謝其所建置成就自當與此山相爲不朽住山郎公道一慨孫君剏緒之艱勤求鉉翁爲之記俾後有考鉉不敢辭然念聖人之養賢與賢者之自爲養實交致而並舉上遇老氏甚厚學爲老氏者當思所以自勞食焉而思知其學所以同於堯舜毋以異端自處而以聖道自期夫然後無負聖皇尊禮老氏之意云咸淳九年六月吉日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鎭江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家鉉翁記朝請大夫軍器監兼左曹郎中劉叔子書宣教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檢察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余安裕篆蓋輔教大師同知宮事吳處仁凝神大師知宮事朱梓立通妙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郎道一立石

棲眞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望棲眞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爲黯明良久乃散觀者稱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昨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尙元教淵濟使陳文惠公奉官尉有於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爲一代盛典方今元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勳舊子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爲而發非偶然者公慨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鑑乃捐俸買田若干以助齋廚以答神貺嗚呼洞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盛勳當世者刻著於石使來者有考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嵒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嶽仙子許參元滿月光明現大千句留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宗大師王思明記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沖妙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張大明立石

沖天觀記

洞霄知宮、盛濟通眞大師、孫處道與起宮事既勤既備乃卜基於安吉之背坡初作上清道院都監誦教大師興文煥式克肯堂拓舊而新殿廡鱗比丹碧炫燿復以沖天觀敕額請於朝既又獲省符祝御前宮觀悉免科役俾其徒周允和主之遂爲苕霅開一大奇觀乃介王道州湝謁文於予予聞吳興號水晶宮其山川清曠宜有高人逸士如昔者桑苧翁元眞子之徒往往猶未見也二君經始棟宇以崇其教以澂其徒或者前所謂高人逸士庶幾其亦來游乎道家者流其初出於傲世嫉俗老莊列子是已司馬父子始推儒者納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曰堯舜道心孔曾道學固儒者所謂道也然而章句爲工青紫爲志專門名家甲誕乙非子長誠漢人也知漢儒而已今天下儒道之盛彰彰明矣視國事猶家視人猶己觀孫君興君之皇皇懇懇方洞霄繁辦之餘又爲沖天開山焦心勞身無所爲而爲之者其幾何人漢儒其又可訾邪此之不爲而彼之有立予所爲慨焉歎也使二君而歸於儒其亦能有立邪因爲之歌以訊之噫胡爲兮山水幽背坡上下兮苕霅交流芙蓉衣兮蘭珮清糈爲飯兮鱸膾爲羞致虛極兮都篤眇外物兮焉求游和風兮晨春嘯壁月兮皓秋八極兮一息神光爛兮斗牛歷萬劫兮不泯道天下兮忘憂

飛仙兮何許。慈愍兮虛柔。定非閑閑兮絕物。私一己兮身謀。天門兮虎符。上帝有命兮。汎埽九州。時清平兮可仕。招隱君兮毋彼留。咸淳九年癸酉歲上巳日。承事郞。祕書省校書郞。兼權樞密院編修官。兼崇政殿說書。余安裕記。中奉大夫。新除起居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文復之書。中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高斯得篆額。養素大師。監觀沈多福。廣妙大師。同知觀事。周冨壽。楅元大師。知觀事。張眞嗣。妙有大師。開山住持管轄。周允和立石。

洞晨觀記

餘杭洞晨觀。蓋洞霄宮流派也。前面玉几。側挾安樂山。苕溪支港。環出其後。故爲邑人陳季卿居。傳記所载。季卿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爲舟者。洞霄宮都監貝遊一。得而愛之。開建觀宇。凡殿閣堂廡。庖湢諸舍。色色其備。風飄雨篷。來游來居。咸得其所。歲癸亥。請於禮部。錫今額。命其徒貝守一。開山主領。自甲而乙。徐應庚繼之。端明洪公燾尹京。復爲表奏。視本宮古例。悉免科役。迨今三傳矣。殽蓮丹臒。歲有增益。迄爲名山。先是。鑑一以餘杭至洞霄十有八里。山路嶇嶔。行者以爲病。乃捐己貲。築塘甃石。闢成坦途。車馬之往來便之。復營接待。使有息肩地。用心可謂仁矣。謹按東南名山。若句曲武夷桐柏之魁岸奇秀。皆諸宮觀羅列形勝。各有所分。無得專美。而洞霄發源天目。蘊爲洞天福地。大滌天柱諸山。所融結環抱者。止於一區。故其源深流長。本大枝茂。若宮若觀。若道院。支分派別。遠近咸有。羽流之盛。屹挺一中。郡國家優異恩數。非他處敢望。主席必循序遷。不得僥倖。有得至焉。亦皆老成重厚。深閱世故者。是以元風日振。代不乏人。鑑一往矣。行路者思其功。所謂死而不亡者哉。鑑一。蓋穆陵賜號。其名大欽。咸淳甲戌日南至。朝散郞。尚書吏部員外郞。兼樞右司。華陽宇文十朋記幷書寶謨閣直學士。中奉大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主管勸農使。龍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存篆蓋。元素大師。知觀事。陳敬常。靖逸大師。管轄住持觀事。貝如圭立石。

洞霄宮昊天殿上梁文

上穹昭格。端拱命於真朝。時御博躋。迓殊祥於福地。爰體清都之制。肆承法扆之光。惟天柱之一峯。閬仙家於九鎖。紹淡下雲霄之轡。眞游御鸞鶴之翔。夙高清淨之風。茲刷欽崇之典。用榮輪奐。以傳休明。恭惟今上皇帝陛下。德峻道隆。功成治定。珍符時介。尙顯賜於若規。至養日崇。彌篤誠於天闕。皇太后殿下。毓身勤約。造道精微。省法宮玉食之榮。嚴洞府璇儀之奉。皇后殿下。肅端坤厚。光配乾純。躬淑期以欽承。屬柔謙而昭事。今則庶工云集。華繇將周。協和氣以氤氳。擁歡聲而雜遝。綠槐丹桂。分喜色於仙班。瓊鐵瓏旌。候祥飆於紫闥。願形善頌。式舉脩梁。　東一派。寒泉九鎖通。夜半風回知帝力。仙巖留得翠玲瓏。　西洞口。祥風路紫霓。千里華陽通幽道。紅葩碧草映輪蹄。　南天柱。峯高攝翠嵐。陛舞胎仙開舞掌。跳珠濺壁起澄潭。　北大滌。洞宮天北極。中有眞人養聖胎。羽壇夜款神仙域。　上麗日。葱曨浮曉曦。朝退羣仙鶯路寒。迢迢碧落開重嶂。　下苕水。縈回周四野。瑞大寵榮綠蔭高。金鞭玉轡來鳳馬。　伏願上梁以後。翳萃清躬。鼎扶亨運。旋承離繼。昌聖壽於緜緜。地久天長。泰慈闈於永永。答時邁高明之蒼。諧思齊蹕

肅之音。凡我含生。齊歸洪造。紹興二十五年八月。石室隱士陸維之撰。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屈神京。珏佩金瑺會百靈。天柱一尖凌碧落。雲關北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翠在。約君同坐翠蛟亭。　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廚奇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雲根不畔。金紋露浥萬年芝。我將喚起閬丘元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樂圃。謁草堂。同登來賢巖。去尋無骨箬。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蘚斑。實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嚴香火之欽崇。紫館西毗。以侍公臺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丕留神。當今尤甚加禮。今之日。風和瑞異。水暖花香。奉使國師寧國侍晨眞人。面承綸旨。大滌藏眞。都錄管轄。上宮侍晨。鑿義知宮馮君。隨駕颷來。協翊天蹕。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敬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沖妙大師。與大明。越今五秦方四扁揭。可謂鳳翥龍翔。蛟騰虎躍。奎璧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鉤。宜示金塡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興。與名山之不朽。方玉燭應天之日。政金眞演教之時。頃者山中慶成。法堂雉此御墨。雲霞煙柄。上跨寒谷。月磋星埤。妙爲法窟。何異鶴林之境。宜安玉局之牀。闡三洞四輔之微。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話不誣。人天爭瞻。大衆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說。　九峯雲靜仁天廣。　五洞風清化日長。　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洞眞境錄後序

右大滌眞境錄。道士唐子霞撰。予嘗觀。愛其善敘事。而知宮金凝妙。副宮吳觀妙。語予是正。予頗附益以所遺。而郭文舉遺跡。偏於三邑。吳王節煉皮於西龍。期限應啓。閬丘君正容以悟物。使耕隱卒保終吉。皆予特表發之所。庶爲全書。然予觀茅山。晉宋以前。流傳蓋寡。自陶公游之。以爲欲界之仙都。又得楊許衆眞。遺跡誤次眞誥。而山之神蘊皆露。故使人望之。則易仙道初太无之府。彷彿在目。自餘洞天。猶寂寂也。今唐子所識。既勸仕陳矣。而金堂玉室。宮府曲折。猶恨未備。昔王逸少嘗記許遠遊之言。以爲傳顯開其端矣。蓋自此地而南。宣於山陰。想像其閒。巖扉磵戶。得道不死者接迹。而洞臺便闢。神眞游處。宜有巨麗

駭目洞心之觀。過三茅遠矣。建安中左元放齋戒三月。入華陽洞。周旋其中。經年而出。歎曰。不閱天下復有如此之異。然茅山之知。卒因陶公。而不因元放也。世傳閬丘君入大滌。從華陽而歸。亦北稱其異。而不著之於書。大凡得游歷者。心知而不言。世之欲傳者。又未嘗得游而難言。故洞天之境。皆多晦而少顯。勿遂謂羽禍無人也。倘幽人勝士。追蹤左許閬丘之逸軌。是殊庭而目仙子者。幸無惜詳言之。使此境盡露。此書大備。而學道希生者。從而勉焉。亦至人之用心也。宣和五年四月。餘杭縣丞。吳興成無玷序。

國朝

重建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聚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illegible]萬象。

不見其跡。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卽理。理卽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時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攄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卽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淸寧之旨。洞天。卽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考往諜。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喩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喩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潛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候神。歷晉與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罙護。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旣底於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肆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毅發介特人也。不汩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湢。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旣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淸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淸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淸。同造物之淸。淸乎淸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書。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馬紹題額。淸修寶素沖妙法師副知宮事沈多福。眞常洞微守正法師副知宮事李元綱。淸修明素沖道法師教門高士提舉住持兼管本山諸宮觀事舒元一。體元崇教安道法師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郎如山立石。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之靜生陰。陽輕淸上爲天。日月星辰雷霆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岳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爲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焉者。其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三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壇祈醮。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爲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廚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淸修明素沖道法師舒公元一。淸修寶素沖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眞。渺渺乎罡風灝氣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鑒所眷矣。人

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合。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天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閣之建。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淸。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超然館記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室。若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也。以名人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間。乃五六西坐。席未煖。又翛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湖海。無寧居。今之留。以歲月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譬之生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爲日月。脊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必以爲山嶽。其周流百骸六藏。而不見所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遼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夭。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留其間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旦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只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喪吾亦可。爲二君沖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三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蟠苕溪陽。形勢最浙右。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率多北向。向南面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爲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許遠游眞君作壇鍊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文詞。與太白齊名。嘗構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諸弟子、嘗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後會。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悽愴。追前修而弗返。弔遺跡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苦殺爲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廣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顚。雖門館庖湢。不過具體。然前睨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左路所從入。棲眞洞右。望而見之。四周山勢。若屛嶂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爽風足以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其境爲絕。庶幾方外高躅肯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爲附屋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遂棲隱志。鄧氏命工發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巖腹穴跐、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爲壺若刻漏者。有倒竪橫貫其首。而頂鋭若犀戴角者。有若蟻垤蜂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罘罳。凡廣不數丈。千巖萬壑。情狀畢具。嗟右珍瓏。坐致目睫間。則憮而歎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蘊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拔之。姑得爲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日爲情欲之士所翳。事物之擾所蔽。相

發者無識，自拔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鵾鵬，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詰末既，余適以月夜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術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滁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紫齋接待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紫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翠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爲帶，山川獻狀，此爲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翛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窮，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儀，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迨歸畫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爲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瓢飲之奉，身非所願，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託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奏，領庫事，至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躐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劄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嗜進爲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僅存私親，劬勞未報，自視欿然，誘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崇此道場，報本也，峯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崇祠七政，畢衆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介，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道庖湢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於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眞人拜祖庭，道由宮門，顧瞻輪奐，壽嵓扁字，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留於是，爲貨輸力爲多，清自號玉鑑，留號約山，留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實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託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嗚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元司眞，曰昇眞元化，後人名殊庭眞館，或以元眞，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香鑪鍾宏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予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爲緡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欽奉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二月，領遼王奏賜通明發素眞卿冠簪法服，爲時榮遇，師老成典刑，同衣之士，稱爲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伯淳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

提舉，道孟頫書，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安祐題額，沖靖凝和通妙法師，副宮事，元和輔教眞卿，周鼎傳清眞崇教凝和法師，提舉知宮事，金常清，清修明素沖道法師，天柱山洞霄宮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元清宮開山提點住持通明發素眞卿舒元一立石。

重建沖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余其樂者爲難，勢頗不能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日日用，備者不離於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巖競秀，有軍元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耶，沖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鷗朋鷺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芝山孫公、菊巖張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顧煙未熄，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處波清淺，無異蓬萊之州，舍其舊而圖新，去諠遠而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尺寸於慼慼間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崇之，榛者闢之，窪者盈之，其爲力豈不寔寔乎尤難，後之人是門而遊，日登斯堂而坐嘯，挹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月，爲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　大滌之山兮峩峩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儻梧而瞑，杖策而遨，盡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肯堂之椒，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霑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皆能闖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乎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御魑鬼於山左，移文之靈，辭俗駕於巖坳，金石未泐，言之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記，道士孟宗寶書，錢塘葉林題蓋。

沖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夾道，析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眞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間丘元同輩，高蹈其間，道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界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荊棘隱翳，過者莫之覩，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洪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朱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張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雲溪上，尋以離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戶，陰清流入庖廚，四山環而百木蒼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

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巔側境可眺遠。攜挈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元理。嘗詣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堵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籬。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耆欲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杳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敎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大德四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翰林應奉文字將作佐郞。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鄧文原書。登仕佐郞。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柯謙篆額。副知觀事。史德芳。知觀事。俞君玉。淸修養素沖妙法師。洞霄宮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事。沖天觀住持提點。沈多福。立石。

清眞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結。行者疑其閉。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斷。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洄瀠石壁。悉在茲山。嚮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葛在作祠山陽。先生殁。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淸眞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湢。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鑿石甃址。四圍若踏。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息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外天壇。許遠遊沖舉也。其下石室。府吳眞節仙去藏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鍊。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變無涯。何不逝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淸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覷一笑。若是則內不負乎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伯淳篆額。洞淸明道沖逸法師。舒自得立石。

來淸道院記

院以來淸名。不忘舊也。矧隸名族。不易姓而居之。舊扁名堂。不易字而新之。盍以水。發源而來。欲常見也。來杭者。道喬木。來山林者。樂一丘一壑之二者。不可得而兼。其來尙矣。今之幅巾杖屨。徜徉九鎖。冥心而遊。幾與漁樵分席。農時課藝。左右田園家。假寐而遊。又與來賢諸巖壑相揖讓。人生行樂耳。況朋來不遠。若以此爲營。亦何往而非遊處也。一日必登。是不可以不記。環園池數十畝。禽蟲魚鳥。詵詵濯濯於竹煙沙雨之外。春之來。又不可以數記也。庸非異時朱紫連牀。粉黛列屋之儔乎。仕宦而歸故鄉。經幾盤折。

則窺陰已晚矣。吾儕坐而食。行而嬉。不勞而得此。其可不知所自來。從而歸之曰來。遠非此淸。不足以拔俗。非此淸不足以滌纓。非此等談論。不足以資會。殿館日永。薰風南來。塵波定。明且自來。兩山排闥。又不待折柬招也。聖人云。旣來之。則安之。敢書此以諗來者。元貞元年乙未二月望日。滌山隱人。錢塘葉林記。幷書。前嘉興路道錄。史守源題額。通元沖妙淸微法師。史芳德立石。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乎。然心之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惚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幾。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攻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爲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旣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庋而竄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於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得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師悉棄所溫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卽方寸之地。朝而聞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師登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錢塘鄧牧記。會稽戴天錫書。天台柯謙題額。法弟道士史景仁立石。

洞霄圖志題名

知事道士 李景博 范觀闓 史景初 史景仁 水丘浩然 姚崇道 鍾德眞 金振宗 徐允熙 吳德潤

都 監 宮 事 貝國瑞

觀復精教宗元法師杭州路天柱山大滌洞天洞霄宮副知宮事 貝國賓

沖元凝妙靖逸法師杭州路天柱山大滌洞天洞霄宮副知宮事 胡宗老

凝妙通眞崇道法師杭州路天柱山大滌洞天洞霄宮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觀事 高會辰

淸修養素沖妙法師杭州路天柱山大滌洞天洞霄宮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事 沈多福

淸修明素沖道法師杭州路天柱山大滌洞天洞霄宮都提點焚修 舒元一

沖素崇道元德法師江淮荊襄等路道教都提點 吳全節

特賜上卿元教大宗師志道宏教沖元眞人總攝江淮荊襄等路道教所同知集賢院道教事 張留孫

正一教主太素凝神廣道眞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兼主領三山符籙 張與材

天地氣鍾．江山盤媚．迹紀所由者．燦然星陳．迷軒轅駕．期汗漫遊．何人躬攓．茲賞大滌洞天．自漢來世．名殘金籙．道崩元元．棲眞牝谷之士．執青節．駐鸞裝．德不泯絕．蘇歲既久．不能纘緒．住山介石．終日乾乾．定爲洞霄志委心．雲孫謠　虛．樂迷途．顚中峯．漸磨成集．宿心遂矣．便便夸毗之子．悠悠白頭．名利盛衰之感咄咄．誰爲由懿流光．於斯爲盛．肯堂肯搆．弗率甚矣．後之人．後之人．不越印教．不亦宜乎．大德乙巳冬至前三日．大滌隱人．錢塘本山葉林儒綵父謹跋．

有序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予畢生之愛必生人以死塞往來其間則人也在天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說以恒不朽在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畫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而不第欲其在衢衢田陌上長安道上也尾一壓向人之識低

城一覩而人之魄狄天之下三山大水之变一焉一出之中蠕之攘動以冬至疆陽是惡孔破缝之前而其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盡歸以語人雖信相半彼至眼是在胸中自立一隔扇予乃因為予長聰明絶世移四望崐崙劍夢乃初兒之篇以為者是後識九子而悔其之失賢在水此其可以責蠕之攘動之百世乎夫天地之精華

未生賢在先生山水顧至造名山大川也英思乃韻不知費幾鍾治而但為囉僂山鬼蛟龍所蜀之所嘯援或不平而争之死樵牧則緇黄乃而不謂賢在方如兒女子守閨闥不敢窺澗一步是蜂蟻也為不若草鳥不能栝負天地之生而壓山川之好耶病者將玉桑錫猎遲郝說之山川一度洗答五年壓出腸胃者欲七千由旬中賢在其識至大望彼壓出竟埋

眼旦也作游喚

會稽外史王思任

題於山香館

紀游

台蕩之勝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頃予姪葦向累稍謝偶讀駕部張肅之台游草遂投袂而起屐及於窒皇裝及於寢門之外舟及於五雲之滸勒一書記一童子一庖一僧辦二粗力人行矣會隣友鈕曆孺来船一言即解冠橫卧予壯其無隔宿之謀挈衣之懲也共行之檢蔔中得同年秦觀察一鄉符少借官德從娥江發經台甌訪梧蒼歷婺睦順流錢塘而下如探牛斗畢浩浩乎元空坐漢槎還也蓋玄暢於游者凡兩月予嘗稱官游不韻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窮游不澤老游不前稚游不解閙游不思孤游不諧託游不榮便游不敬忙游不慊套游不情掛游不樂勢游不甘買游不遠賖游不備燥游不別趁游不我帮游不目苦游不繼膚游不賞限游不逍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謂游則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四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幾乎蠡測之矣至於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澤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為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乎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語人也

東山上虞

出東闗渴箸舟霧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帶埋過綷直絮綿中埋數角黑幕是米顛濃墨擘山頭時也然不可使癲見恐遂癢其畫亭午過蒿壩江魚入饌兩岸山各以淺深色媚行伸脚一眠小醉而夢舟子突呼看東山山麓巉石獸蹲守江如拒從謝公棹楔上磴踞每數十武長松鏞大濤聲百沸又壑中時有衰玉淙淙草多遠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渴可當萬里流也池上數級浮薔薇洞文靖携妓常憇此李供奉憶東山詞花閧月落幾度誰家何物少年輕薄然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穿鶴曲折入國慶寺寺僧指點調馬路英風爽然上西眺西眺名謝告白天布氣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獨琵琶一洲宛作當年掩袂懋古今人豈甚相殊耶浮不為情感東山辨見宋王𡌴記甚詳吾以為

山之所住偶然四隅耳何以喜東不喜南也夫東山之借與久矣足忘之而曰祥之人遂視東山為南山繫令家有從未面識而輒謂其知情者乎吾安能倒决曹江之水一為洗清兩字冤也山可矣去其東而可矣

剡谿 嵊縣

浮曹娥江上鐵面橫波終不快意將至三畍址江色狎人漁火村燈與白月相下上沙明山靜犬吠聲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昧爽過清風嶺是谿江交代處不及一唁貞䰟山高岸東斐綠疊丹搖舟聽鳥杳小清絕每奏一音則千巒喈答秋冬之際想更難為懷不識吾家子猷何故興盡雪谿無妨子猷然大不堪戴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屬心脾豈其可過盡圖山是一蒯若盆景自此萬壑相招赴海如群諸侯敵王鳴裾過析久之始得谿眼一放地步山城峌立晚市人稀水口有杜臺作砥柱力脫幘往登涼風大飽城南西大橋翼然虹飲溪逗其下電流雷語移舟橋尾向月磧枕漱取甜而舟子以為何不傍彼岸方喃喃怪事我也

南明 新昌

過剡縣十五里青驍背上望見二山追蠡之痕猶在而山填之聲隱然也生鐘生鼓豈在生山生水之前乎從鐘鼓山取谿入谷是武庫鐵门推闊多多許一崗鑿百級入縣五中岕矣嶺下方塘澄澈蒼松傲倪大楓數十章蓊以他樹尚頂冷綠人面俱失入寺禮石佛傳瑞像猶好即耳長丈餘齊永明中僧護見神異發壯山愚公願三世僧此相始成前有後猊二石偏仰似悲云是智者大師所蓄師寂後一泣天一號地而死凡名勝之地僧各奇一說以靈其主人將毋同耳山僧寮仰視四壁斬削俱青瑕紫玉老樹髡髡倒尻橫肋壁中一壁有百尺松空之前峰如归上危置一方石是仙人博局五斛玉塵不記何人負進也千直走其巔天風懸氣吹墮乃坐伏稍窺崖絕萬仞懸錫下貽大怖寺左有二丁疑是鎮洞虛惕入之陰風沁骨濕碧侵寒砦溺盈尺雨甚凡三宿寺中每出寺門望雲飛多龍氣往來各嶠熟看大楓樹若至深秋便如萬點殊砂映發出土繡綠小橋紅寺騎驢至此政當醉心絕倒亦直得號天泣地也

天姥 新昌

從南明入台山如剝筍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邃漸上過桃墅谿鳴樹舞白雲綠坳畧有人間斂班竹嶺酒家胡當壚艷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過會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葉離披不啻雲屬之星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遍幘去禪其下自不来俗物敗人意也行十里望見天姥峰大丹巒起至則野佛無家化為廢遁荒烟迷草斷碣離捫農僧見人輒縮不識李太白為何物安可在痴人前說夢乎山是桐柏門户所謂半壁見海空中聞雞疑蕙其顛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丘俱在明眛之際不知供泰何以神往台山如天姥者僅當兒孫內一駐父馬能勢核五岳捲赤城耶山靈有力貪緣入供奉之夢一夢而吟一吟而天姥與台山遂爭伯仲噫嘻乎山哉人哉

天台

宿桑洲驛之次日取石梁道一過李氏隴山不守度矣蒼翠亂撐大石怒特谿如萬鶵擘翼先有高鵲長鵠叫雪飛來草木惡寒一線黃泥斷續入天望前行人驛俱畫裡尺立忽霈忽智而予亦寄命懸絲上幾不知馬之幾足有一巖喚吊溪戴一石如巾子中隙明截了然不知何人擬置去六七里忽有黑猪數萬埋頭浴背負塗涉波而來一行人怪笑相傳錢王策此石津錢塘失曉不得去以理察之是山所融結俱固垸水漘土棲則纍纍滾積下吾姑欲其妄言之妄聽之也雖然欲駕虹則鞭之欲起羊則叱之吾惡知仙人趕石非誠言哉或易之曰萬馬渡三猴四猶其形共見而馬之與自此上數十嶺如

拾浮屠級雲物漸多予順風而翔懞然冀有所遇須臾霧合人山俱失如魚游氣水同行人恐而相呼謂山君或隶間而一跌則鮫龍之宅也吉哉歷下生之在太華也予其善藏腐肉朽骨者乎不復知有天矣踰嶺霧盡極望台山一團碧浪萬千則又仍在天之下也然是嶺不浮即落不可與又不可步仄旁陡懸前顯滅方許後踵生洪厓膺當於此際合柏自此見山田如肚幅又如耳層疊相有塔出森黑中是萬年寺矣寺故帛道猷福田八峰圍拱雙澗合襟餘於花瓣中自開一平局風氣之所聚也巨杉戟列柱天衛佛氣象沉肅一戒石云萬年古樹神仙留此有人伐之其人即死當是游行仙護法作棒語登鈔蓮閣閣所為祔衣寶蓋者僅留宋記而聖母所賜藏經金輝玉潤規模宏遠矣上人雪堂邀入敝若坐竹閣下流泉潺潺曲逕花深就樾陰作小園藥欄點綴文潔可愛雪堂虎林人文字知識也若山之中構以杭式便楚楚有快致仍步出寺門酌谿橋上予與雨孺紅飲而雪堂為之白醉止予再四其如石梁忡忡何然乃馬首屢回予每飯不忘鉅鹿也過蘭若堂截溪作沼杳綠蔽封人如翠鳥往來枝葉上穿美喻鐵船峽羅漢嶺山益幽險奇邃爽窮而步一嶺碧陰浸肌染骨眉顙相照俱梧竹氣露暗中寶

逸數點白天不知何處霹靂起則虹及上方廣之門矣清池一鏡斑魚數百頭來迎生客意是瀟湘綠雨下青風也急根倚從右肩上曇花亭禮大士已觀所謂石梁者五月水大壯上兩壑縠洛闕梁上梁如獨木橋笋特竊形長亘二丈廣盈尺而五六步中脊除寸許童還對壁路絕僅容一佛龕有與夫不識很欲過之然萬山砰磕已奪氣不前探首深杪一窺即股戰為擊一行人不笑而怒急牽去之而所謂梁上水者從瑪瑙平腹飽積起走梁下直掛杳默之澗他山瀑布俱圓渾條直不盡布義獨此匾落梁若機橫其上真是九天飛帛也曇花亭建自賈秋壑故有賈像王龜齡宿世即嚴首座曾寫石橋研秉龜齡二詩可讀舊傳此山內有方廣寺五百應真羅漢家焉而瀑布則逆入之門也白雲公拜入後無敢有問津者亭像俱精妙令杭人葛大悲所潤葛蘘家入道在天封寺壁間咏惟楚柱史楊備齡妙浮石梁解出亭左嶺有荒竹洞天大朱篆瘦硬不減李當塗數折而下坐石橋松樾間望鷺漢之翻落恨不多人共之更恨奴子旦別往下方廣覺公與取活火煮本山茗眼見萬里天上水須臾到口氷壺洗鬼人在雪宮不禁此清絕也入寺還新堂數千大可抱俱楸碧洒人竹裏界飛泉如翡翠中飫數條銀物雖

俗喻差可擬耳瀑既善吼人不得隔丈語而四山白晝俱陰夜更易不無恐怖眠覺公樓上喧極反寂然夢中時時是雷雨明月從竹西至潭下飛濺射人陰威逼氣急走還但覺湍注停蓄納而不流此必有物受之矣而覺公為我言斷橋之瀑更勝予已心折石梁低徊久之然不得不痒痒斷橋過強嶺暗澡者再始得大壑若茫挺持一健兒行六七里皆砌頹敝四寡孺咲予未縛頓而楚聲爆腥下則以咲酬之山深無聲跡亦無樵處一行童先驅蛇艱苦蕭至橋上俱大卵石相對中可跨故斷之實無橋也石既圓滑稍不戒無何有矣乃伏石上推首窺之則王龍下注不知其幾千仞也聲色俱厲為之神滲肉飛是瀑下有數坎秋澗時水下一坎輒停一頃又下如切方片玉者乃足佳令水盛直下徒雄雪耳何能薄石梁而逃此寂閑為然下數里一展珠簾水則皺人之淚萬顆圓明抽襲冰蠶向月下織結晶螺箔者是當嫁龍妹恐石梁之火浣欲裁作奴衫也予薄倖矣出原路見鮏馬如競桃都不記幾何惡溪巖也歸蹬開口嶺馬歸謝矣強借輿之半旋而上之望脚底朶朶碧蓮花也一雉騖飛下半日不得竟乃墮之始入溯而帝居青鳳彷彿劇劇矣入善應寺庋廣衍有田池宋儒走之當又有一番王氣即竟

悲者立聞二三語將由受者不多可使與者忘少殿上阿羅漢一呵即活云是羅漢自倚自詑其上飛至國清相傳智師聞此地有神遇因號靈墟宋改額天封無他異但卓錫泉澄澈今古則佛門之大湯池矣漢天封右逕箐篁中過三村舍出來童子毛髮皆古鷄犬見世人各有傲慢之色極力走三四峻嶺約十五里許始至開口與輿力合勃窣稍定乃得瞻顧所謂華山頂

者冉冉天半是雲中君也然予尚在山之領視下方不啻褌褸幾千仞矣夕陽將至亂峰丹紫馬頭映射步步看九臙芙蓉詐峰異石方圓長短各如鳥獸器物人人比擬一事以相誇示轉而上之約三十里許至金地嶺拗訪古定光址已蓋為衆舍尋佛隴大慈寺徒有燕巢之形去數里許一壁刮天有天台山三大字畫每徑四尺矢勁鐵強云是黃魯公筆不知何據也復上嶺至塔頭寺覩大師化身而樹封竹暗宿鳥催呼前林無路矣則從綠隙中聽下方鐘聲隱隱盤折尋去一逕腸娘娘盡而溪橋出方田綠稻芊眠晚香所稱為高明寺者寺是大師讀楞嚴風飄至此所建而寺主人無盡師說法南明天樂佐響乃東南無畏光明幢偶出象山兩高足延入禮佛鐵像精立而予則疲於津梁橫身即紫上矣詰朝由竹廚下看幽溪坐般若石聽浪

舂礀一灰還取圓通洞三大石堆成刻有天來雲聽呼入泉喉亂放蜩咽鶴唳或直吼下如獅子作武又或奏獨笙或擊萬鼓攀蘿上松風閣顧瞻左壁骨縷毛錦燈公十丈寶蓮舌無庸導師俟便然靈文玄對不可謂卑直蒲團上來也去此三里許一石跳地揷天欲往從之茂草跋扈遂別去取舊嶺上數里望台邑一方幇耳俄有蒼茫尹一枝沉黑拔起山尾是國清之塔矣

睹眩陡不可與動股健東連向韓底下取塔取而益隅旋十數嶺一溪俯千丈餘一道銀布從絕澗抛下乃石梁小弱弟新居此而日夜啼號者馬慄人寒各不得語亦不能轉換四側稍延至容足地塔出馬首予然後有國清也寺若成國即清初疑開山之讖記當在塔已而訊塔是隋時物無有知其宗請者寺前大豁環之有橋荔裳薛積橫亘其上而四顧松楓俱數百年老

漢蒼髯綠髮腰曲背挐各迎路葬右澗合襟至萬工池池邊七石塔佛立山門千餘年矣斗栱如洗即呆愚無一蛛雀云是魯倕運斤異蹤爾寺僧體虛肅入見古先生後遂省寒山拾得灶灶石儼存閭丘太守訪僧灶下見拾得薪其脛乃拜伏而拾得謂豐干饒舌遂呼寒山逝去夫豐干饒舌矣拾得又何許添足至哄罵引避菩薩曉人不當如是問大師談妙諸天散花亭在何處及潙山戒壇豐干騎虎之踪俱隨煙鳥沒矣獨飛錫一泓明珠夜月相傳葛洪金錢定此趾而大師以錫據之大仙老佛豈若小兒奪黍子然吾從五峰下瞰寺在玉辦中天闢地軸道眼所收佛仙反不許爭履水耶殿右一井題口曹源是宋曹勛筆偈語禪可是曉攜酒脯闘急壑亂流中雄飲大叫觀秦王獻俘太廟時先後鼓吹浴鐵三萬生平以來一日也國清是天

台最初寺名呀舊好而山清水清松清塔清鐘清鳥清橋路俱清僧更清而予所居塔在靜舍益又清六七日大雨如注與谿爭響頫頫啎枕上躡屐出寺門峰頭白雲下來追陪欲語扶屐衣袂閒皆作冷香拂拂囊中未盡虛上人磨薮麩同入綠坳撥竹本討笋燒美得飽快已而天台胡令君遣饋酒具炙自潯陽何暇計安邑之累而家人往市歸復得溪魚肥活可人意遂又邀寺中小友往塹上飲食虛上人取石銚燃竹枝試予蘿茗有英公能作世語復能操南音每一發雲止溪格手激泉花足掉湍雪蓋止領令生國清矣雨稍霽虛上人為赤城洗史赤城去國清五里而近遂扳足走看萬山俱雌青雌碧獨此山銳立數千仞赬面橫掃中有綠閒遂霞霞氣上下三兩層與公以城字之真能目此山者霞標一語當賞一婢依山背左上見二小屋

游喚

庋甃紅磚近視之則山體肉土痡也至前僅未若耳流水涓涓踰逶歷其上即不見喘息至上岩玉京洞天也仰視峪岈玉膏乳滴作雨簷聲洞氣縮人而無數竹影引萬山丹采從隙中掃入人骨不定何色面面冷陰而已尋別蛇路必欲登峯詰柱崖棼茶香正爾樸巢而苦滑足劣樵人大呼不可相與勉息蹤石斜上草弱難攀一步一箕偶窺蔡削幾下韓退之淚猶幸風紋

不至同站為落耳遂得觀曇猷洗腸井昔尊者來方廣有羅漢六其胎時過菲畦穢不德入因洗腸此處遶井韮盛亦神異蹟也夫了元燒豬南能食肉邊菜遂為千古借伎倆天台僧韮熟時將洗腸耶抑納肝耶至頂上觀梁岳王妃下建浮屠草深一丈蝮豹隱忍避去不可久停放眼一觀諸山伯仲十一玄初十九乃還下探釋笅巖良苦又訪結集巖無有知者至下岩看吳

游喚

觀察赤城霞三字吸茗而下雨大注同行扶掖急走還次日天不雨同虛上人探寒明兩巖道天台西門取道家家溪樹翠兒雪雁雲磨水舂想桃花點綴武陵源當不勝此村畫處一橋虹偃四山舒展民有麥禾之樂二十里至龍山寺無奇又二十里飯平頭潭小橋溪店曲巷短岡嘉不俗渡一兩溪雲山紺縹恍然曾遇來猛記得錢年前夢中境界毫忽不爽過析岫一何姓家千尺古松二本作老態商敵周罔屋在貴猿可柰何憩孟湖嶺聽割麥種禾聲聲山響數家峭壁下生居山水隅絕另有日月見一石如獸踞一石如黑蜃莖整細而房大可愛山背石疊簡積詑庋裂縫被麻如今所食餳爪又如析破蓮囊託在岩盤之上大類雁蕩山上洞無數有仙人棺龍鬚洞奇甚下山則大竹古藤長松梓柏紅豆樹觔纏骨挺蔽斷橫植於是尚寒巖洞

如灰箕道士開口五臟皆見可函千人龜蛇上山石亦肖巖左大鷹石觀瀑絕壁光削約五百丈練子水拋下濺石珠碎有雀橋如甕圍削剩一條縣不可上奇險孤危似薄石梁猶有人脚者呼豊僧共酌吟寒山子詩是夜夢殘鐘冷高山卧反在水中央明月過無字崖看明巖寒拾二峰似和合仙抱語兩人真石交矣巖下有通海池植鐵色紫荊樹經八寸闊四望象縮異狀稍似殿頂削崖屏漢相傳閭丘太守跡寒拾來闖入不甚肖惟席帽半身以意逆志耳至所謂馬跡則各月其三而予似五之從壁縫看起一馬出門縮首入一馬昂首相倚出中一馬翹足長斷最辨上一馬首修甚正對人見前二蹄背一馬首入內隱此馬後露其尾五馬天骨開張神氣皆辣面壁聽之驕嘶不斷玄黃牝牡蹄耳不明俱不妨天閑神駿閭丘棄而去之何不

游喚

遂贈玄冠之使使免跋涉之若壁頂掛一瀑銀絕條落半墜潭時縷縷灑灑似一束碎雨對山一石孤立二千尺松栢植其上必雲間鶴得訪之由苔砌入洞三十丈許愈深暗從左隙出見白雞伏在穴上雪毛森燦聲穿穴至前巖取飯傳若之以塔獻其足驗數步一石筍斜柿如繭怒未伸者至合掌洞前後天通此中必無六月又上一洞如對唐馬一幅而洞腹用大石哼之

之谿始盡山俱大青古綠恍然三山十二城絕
無聲聞杳然太古同靡孺及二長者二僕坐石
上歎謂今夕何年靡孺遂凝去謂亦迎花咲定
有人出必待夕予咲曰誠有之但曾卜易得比
之釋不寧方来後夫凶耳然二美之贈送兩倩
之再来此地此時不堪柔腸千古記得周美成
詩桃溪不作淹容住秋藕絕来無續處人如風
後入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此紅淚下語年年

血在桃花矣問所謂瓊臺雙闕者土人俱不知
何謂雲公曰吾當以杖作眼行三四里過瀑水
嶺下高壁障天清溪甚石望桃源瀑布似驚虬
倒掛幾百丈村農女兒小橋邊行波入竹去仙
家矣籬花自咲居人何必解東西也雲公歎乞
蹄野人都不應行五六里一老叟指點似有要
領而雲公十年前曾望見来於是得入見所謂
瓊臺者玉山寒並巳為厭腹而予遂欲如桃源
郭璞呼又上一澗忽見達磨像首出藤葉上儼
然西来生氣為近日四明劉光祿破識寒巖奇
是詩料明巖巧是畫料寒拾復起又當拍手而
呼蒼天矣仍從盃湖嶺下嶺根村一支逕渡三
四溪至白衣廟小山突兀溪如明河決溜而三
亂松鼓濤與之爭覇力不勝而咽一佳境也行
二十里許至廣嚴寺隨喜榮羅漢肉身閉貧婆
鍾巳厌劫矣行二十五里許宿長塘范氏之樓

山民強作解事方行九賓禮苦求解不聽而腹
又大枵甚欲卧時又相與為磬折天未明急去
求三茅村撥盡山坳得桃源無洞有庵曰桃花
塢三楹屋頗以儷仙亦無劉阮像判僧雲公止
焉引入看金橋潭飛泉杵鏡坎坎幽疑大小石
壑相望不知誰曰會仙而所謂雙鬟峰者二項
葱蔚亦因事而彂之氏也更入惆悵谿路盡則
相與撲跌捫山骨得跡一趾遂喜掙一蛙力竆
倒竟之初褰裳去憤迸棋路峭入巳而棋路絕
供壑中行靡孺乃大恐求止一石上予卑相着
草緩持一方竹取鳥路巳而鳥路亦絕僧僕呼
吸叮成一步潭即一步石或不可則退之舟試
百計闌入石盡山塞山盡石塞則以竹別葬首
蚌綴而猿接之眠樸偷過窪陰懸滑以千尺計
俱數十處閉聽一視而侊倖蘸粉者數矣喜雨
後如秋輕陰皎淡不熱若人約五六里許瓊臺

正面削突鏊嚴是一萬雉方玉樓大翠大錦奢
哉而成者一山稍圓直佐之而所謂雙闕古鼎
而柱峙揷其上碧畫霄霞令人魂絕此皆王子
晉葛鍊師魏夫人輩騎青鸞步雲氣汲金漿而
調石髓之所也予何以至此罪耶福耶游耶謫
耶始皇失志於東海武帝絕景於蓬萊予一日
而有瓊臺雙闕也予何以至此正精迷意喪而
寒風陰氣逼際衣裾僕云十步外一大黑潭溪

盡山盡矣視聽之波沸沸圓折起有龍物浮出
怒人急走還不自知其步之翔捷也乃從山上
隔三里望呼靡孺靡孺得空谷之音報大呼作
僞咲察其色憂未解共詰之乃云岡上忽忽大
動若虎出吾其淵矣二僧相視而笑意間謂吾
之所憂有洪於虎者相與汲溪啖餅果慰藉別
雲公去得輿路繞四五里上斤竹嶺輿不得用
予腠具能緣高若都盧而是嶺則足所未閱者

高不過十四五里但峻削陡險僅容一腳步步
則以膝承頷有千餘折氣喘盡乃上十之二渴
燥甚無所得水覓得一隻梨不僅是張公大谷
至絕頂路忽大坦走四五里無人不知何處下
落金庭洞天乃分探之始走至至則為桐柏宮
九峰環裹三井玄港址如仰盂有平田數十頃
乃司馬承禎脩鍊地按真誥記吳有句曲之金
陵越有桐柏之金庭三災不生洪波不登是宮
肇於周靈於晉盛於唐擴於梁宋其為瑤池蕊
室玉宇丹臺白鹿青禽靈芝瑞草者不可勝紀
而今僅僅一寒道士守黃雲之故堂半丘腐麥
子即不死之靈粒何以盛衆懸絕至此然道士
猶能指點葛井宋壇一一在寒藤蒼蘚中也西
行五里訪元明宮已廢取道仙人蹟望吹簫臺
遺響繹雲砂無定處捫蘿至瓊臺之上又歷南
踏雙闕但覺絕壁森倚呼吸通群帝之座玉泉

華琳二峰當其中闕後千層峰巘如大海紫瀾乘風而擁此天台之心矣勝游哉第不敢俯窺予語道士此下可徑行否道士謂必無行理而予謂　萬仞之下飛來則道士以腹誂我徐大受山行禍句大窪之心瓊臺突起嵐光波綠狀如削瓜語極形容似從下而浮臺闕者然又云俯百丈龍湫心悸骨驚不可近視則徐仍從金庭取臺闕也予以窮日之力察之則臺闕之勝據其顛反無所見必望眇於登而仙路凡隔人不得入何謗而知之予其破鴻濛者乎與公之賦天台也曰倒景重溟匿峰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而結之曰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聳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意興公徵顯闡幽或出其上下然亦不知是晚亭代蹕否耳還至宮飯羅謂孤竹二先生石像剗貌甚古台山借重首山人豈九天僕射之說耶捫宋乾道碑十行香大文字帳韓擇木所書崔尚頌被風日蝕盡猶隸走石橋出洞門盤折而下十里許至福聖莊觀瀑布夏雪春雷江懸海掛當年瀑布寺中竹窓松檻不知何人年年臥看濺珠亭僅有遺礎然飛沫時時穿蔦可人予初在桐栢宮見平疇衍野一谿苦礙之目似入潼關騄滑百二山河者及四首瀑落九天仰觀所下嶺雲封樹滅而後知桐栢宮地在天上也予目

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相與唱凱還國清疑眩茫然者兩月入門長見畫老去恨空胡每詠斯語輒欲擊碎唾壺萬年老杜不得接天台一面而寓公相慶甚久台為盡皆熟識其洒脫者來峯中就食一月之內自媿愧所徵候口其所受納以至便遺所化猶無非雲氣水聲也天台何以修予而予亦何繇得見修於天台也外史氏曰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睹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為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贍萬王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群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茫漢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長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抄鬼斧彫鎪腹字多奇令人解頤蹣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巨闕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窮址萬年寺也第六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為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屋置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咲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自稱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亟拔之第十睨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翠華頂第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歲若景賊行必嚮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即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栢宮第十三停匀沖粹淡日和風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奇語字字鬼才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趺石第十五餘如唐炭護國無相佛隴福聖諸山水及悔山歡溪顧堂察嶺等尚有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工易掩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或目未接手或足尚姤爾庳幾獲附于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鴈蕩樂清

鴈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事事俱糖槽中物不然則盤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盡之花園耳山故恠石供有緊無要有文無理有骨無肉有觔無脉有體無衣俱出堆累彫鏨之手落海水不過二條穿鎖結織如注錫流觴去來娘娜下昔西域羅漢諾詎那居震旦大海際僧貫休作讚有鴈蕩經行雲漢漢龍湫宴坐雨濛濛之語至宋時搆宮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

頂見一大池群鴈家焉遂以此傳播謝康樂祇山水癖守永嘉絕不知有鴈蕩沈存中以為當時陵谷土蔽未經洗發如陝西成皐路但彼土此石耳理或然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為畛東有內谷外谷西亦有內谷外谷自宋以後高僧燈續建十八寺不堪廉貞作祟今剩其三自樂清來者從西入而予自黃巖來則從東入也過盤山嶺至絕 兩嶺望見恠作矣至大荊

驛石青亂拔尖者筆上方者笏磐予嘗朵頤桂林千笋不意染指於此遂覺望腹一石橋灣谿紺碧眼見魚兒鬚髮若得移家來小結一樓朝夕痴對定須看殺衛玠予前游天台出桃源至瀑水嶺下回首瀑布便欲走還竇田宅携雞犬頓作天台一更老如妻子有難色棄之如脫屣矣而今繞腸三匝尚未知所適從也入驛古樟抱十人樹中巨毋霸難為同時嗎異矣於是取美人蕉勸酌瞑欲曉去則以紅燭照之詰朝渡一大谿涉兩小谿經嶺村沿門市米不啻玄山之實山中僧皆青煙白水黃獨蹲鴟與人至此則以告猶幸有斗升自活兩山門擾入其中野藤莽木老松嫩篁俱為溪光映發看見山肩上儼然一禿背袈裟合掌朝內一行人咲絕老僧巖不待問也步二里許上石梁洞梁如籃環橋拗屈曲彷彿雀橋而視之更覺鐵氣飽健洞空

十餘丈石汗滴瀝如雨二苦僧守其名度命洞外橋久渴無他奇但對僧巖親切耳行三里上謝公嶺得名者別有一謝亦木之奇也踰嶺則海枯天泣眩恠狂走同行人大呌一呌一好過雷岩殿在南山之陽過風洞冷然善也冬日則陽氣湲一斗上牧兒以洞為鑪看大襆頭小襆頭式如令之朝冠思廊廟聖誕林泉耶吾不得其解頂有靈芝峰宛然可望可採吾來所時豈直天輔之會乎何以五明三秀乃爾淮南子謂不生於盤石之上吾欲結小山中人舌矣雙笋峰繞解襗數日趺坐其下觀照騰潭名不佳而實則軒轅之鏡壯望懸空一瀑下作三節銀河滾落幽谷時熟梅雨至雲來侵瀑明晴萬態恨前身不是畫師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而僧持雁山茶烹潭水則滴滴玉漿稍點鷺嶕仙掌分明愁胡側目漢人下睇矣五老峰不如白岳

清壽然杖㠑排列似甲子井井不是泥泥途者上羅漢洞初若易取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乃聽入萬山積塞而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欞玄水矗起寒絕奇絕漢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侒佛實華此洞洞中奉大士傍列尊者而首座諾詎那相最古上有水瀝方池鐫為浣心處不知何一老先生題識想即宇照膽潭者也洞高且深人入看洞則雲來看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我持僕肩下功更倍上而與夫跳浪洞中大呼喊則聲潮潮然轟滿析轉如線片時乃引陸壑口出經響嶺頸數十大樹不知名但其骨采必不是人間色到者數家屬山焉壑及乳耕雲坐卧俱游枇梅作曆業已天矣又何必校飛白日尋淨明寺久為茂草但星橋無恙水簾洞王絲珠顆亦是瀑水幻格過聽詩叟巖一人蜀耳於短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颼

過如金僕姑詩當作矢聽詩不惡聽矢更自勝也過響巖與夫精聲索應字字洪朗鼓吹梓山此處却不妨數部自是鏵鏵夾立通玄之窩邃雲之鐔戀雨之澗射虹之泉令人不暇應接一山方腳攔谿骨勁古每谿花過定相激鬧良久方聽去去數里入靈巖兩山守之曰白雲寨山上一圓石曰項珠峰一山酷肖老衲拜佛曰僧禮石兩方崖曰鐵板一大圓石獨託曰鉢盂名義俱確獨白雲寮之姿過石橋得寺門入之步逐不能前吾眼覓出胎來頗亦平等外境一日騎驢過華山下偶覺身小今入靈巖院是兩番境界矣正面曰平霞嶂嶂下曰玉屏峰左曰展旗峰右曰天柱峰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峰雙鸞峰玉女峰獨秀峰約俱千餘丈峰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約二千丈予在靈峰時弟盱目對之已耳至此則面須析仰以鼻換天看孫烟

游喚

上壁不及十分之三化為烏有矣而七分壁亭
亭潤潤若王謝家子弟竟不知灶下還有米鹽
事者色氣青赤相間是四十里側看石家錦展
旗扁出似翁面猶折舊十餘幅戰蚩尤時物也
至天柱平地矗起孤圓削直絶無墻壁帖肉相
對已有萬餘衆山不能無愧色矣對大主人又
對長河直瀉胸中鬱通萬里亟喚酒灸而雲來
爭坐予便走僧寮武尼之未及門而矢石注飛
上矣肩寸即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羅還
鄉僧言龍鼻水津津焉遂選蓋礪屐從淨室取
危逕篁箐屯塞石齒齒嵳不認草花但見寒綠
僧以杖撥蛇數十盤捫一石天開圖畫乃晦老
書又數十盤約里許始入谷脚邊俱南星草芙
蓉葉夾藤牽蔓腥濕礙雨巖上亂漉反覺天漏
綫首急足强撓上始至洞忽起頭夥順一龍逶
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蝟磔垂鬣大
游喚
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
舒一爪護鼻俱古銅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
毛骨為之栗張而隔峽龍湫聲如海戰又直雷
轟電劃只向洞中大索從行人及僧俱呼大士
作怖聲而予亦勉作揶揄實恐有葉公之事此
似境耳視蜓蜥淵不得不以定力推古人或曰
龍鼻水可明目意是萬年老石髓洞口正對玉
女峰意中嬋娟朝朝以洗頭盆擔龍液恐箭栝

湫隘難為十丈蓮花步也卓筆峰尖勁有力不
止起八代之衰而雙鸞峰似從太山崖戢翼於
此者獨秀峰昂藏自上顛有百尺之松四隅天
削覷面永嘆竟萬年我不得上子亦不得下何
至相絶乃爾而老松人語非孤寄自苦第不欲
使人間培植二字耳西過仙人橋望湫下如白
蛇驚滾雪浪奔流不可逼立足以對付斷橋上
二里有泉標起二尺如劍雨復甚還下稍憩俱
游喚
不解其故馨橐醞一勞展席大雄氏前咍臺大
軒快熟至曉遂撿首挺衣急出溫看愈故愈新
然畢竟是天柱了飽也望屏上口開翕霧云是
安禪谷而旗峰半一寶劈長云是天聰洞俱奇
盡草大不可上望峰頂石如蟾如兔如龜絶肖
壁間燈影戲石石傳神徒倚山門外鐵色樹一
株不忍言去遂從橋上飯罷別僧出山口有雲
從對壁經過雪飄練曳無絲毫入兩山之門兩
山深紫對壁大綠只中一陝三四丈如疊方戟
整綿絮曾見此畫來不意高懸是處始悟白雲
寨三字乃見識人安頓者予不逢雲予不然寨
也天下事可以吾一目悉之乎出寨渡路展轉
雲壁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派流
霞望觀音巖峻絶阿閦國一現遂為雲所妬登
鞍嶺以待之雲且呼黨錮我於是走石門寺巖
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武云自閩飛來恐知非

應直之化體耶望常雲峰峰似雲耳過道松洞
洞以羽客得守經瑞鹿寺遺蹟一峰吻吻獄嶽
安浮浪指為馬浴澗有大峰人立而怒對壁為
連雲障障上開二小鉗元李孝光謂是蟹足稍
入澗有剪刀峰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張肅之
易其名為巨鰲而未決予以為山沈似海既有
彭越那得無蝤蛑對壁有兩穴名闖王鼻然大
約似虎頭虎眼入蓋幽畏耳根但聞雷走過一
庵折徑而上數千仞凹壁懸空掛下一團白柱
又不知是龍是水也上諾詎那觀瀑臺勢既雄
惡而潭泗幽暗令人百端交集狷狎之怖心略
定諸家摹倣各得其一體而予靜圖之初來似
霧裡傾灰倒鹽中陡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
頭則是白煙素火累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
戲珠也 卜得道後口若懸河意詎那對瀑
寸在川上時矣臺上數十級有看不足亭奇峰
游喚
腦後鷲水眼前若肯移債小齋敵米夏還當向
括蒼交青嶺上借取萬尺松一株來大龍湫絶
頂五里尚有碧潭正德中五臺二僧廬馬此龍
數二僧寂後仍龍據去碧潭上約三十里則為
蕩湖是即宋人見雁之頂亦有鳥路可通而兩
深草塞予不能好事矣還從錦溪出壑身如霞
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
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濺頗為龍湫

所擒阜刀峰僊當徐夫人一七首而含珠峰矣丸於夾谷之中似從大湫盜瞯驪者終當偃雨取去踰數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水奔呼至寺後忽渟靜如凝龍從左嶺逶下一豁頸瀉八尺水穽聲聲月珮由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峰不可讎通戴辰峰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鑊二隻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門麗游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於是從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有緣顯晦有候豈香鋪之所得取者嵿峻絕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四望一百奇峰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戰樂稜稜俱有欲起之意至嶺半則如看周家東房西序赤刀大貝紀甗天球一有顧命即俱陳出上絕嶺看東西內外谷是一胡桃果隔別中紗有橐實是從也山谷之外所見者叢茶方竹金線鳳尾草香魚白鷴山樂官雪聲猿一而雁蕩之觀亦彷彿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秋游予獨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吞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靈峰之洞白雲之寨即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窮其勝然非雲而胡以勝也雲柱為雨雨壯為瀑酌水知源助龍湫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譬我至於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別地則予尚有昌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雲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孤嶼 永嘉

九斗山之城址有江枕曰孤嶼謝康樂所朝夕也嶼去城百揖東西兩山貫耳海潭注其間故於山名孤嶼而於水又名中川宋僧蜀清了為龍說法解脫之土其宮而兩山屬於是起江心寺而孤嶼反在隱隱隆隆之際今人不言孤嶼但言江心寺寺之左為文丞相祠丞相曾航海求二王至寺題詩壁間八行黑淚天地無光今尸其貌穹窿其語以為江山重前有浩然樓拜先生祠一登眺而江山於是乎大且尊矣在為卓侍郎祠侍郎永嘉人死靖難節月于天空可伴文先生勳語故匹之方丈中留高宗手書清輝二字儒夫乃有立筆山故東西塔相峙而予翔西塔之顛想於澄鮮閣望海山如鐵城層疊堆青俱以頭面衛中國萬里風來點點從閣瀛中流過頂刻飽我衣袂石帆月賓之閩俱鮹人之所出沒惟呼海大魚突起豫且之網霸跌銀跪俄而盃箸鮮矣夫惡知非白龍之肉海若勅琴高一犒執事下耶寺門榜曰龍海珠林王季中飲予酒令童子歌其尊人八聲甘州詞真有大江東去浪淘千古氣意寺門前平白如砥老松嫩樾圖濃染碧寒落杯中吹臺霞晚望僧閣俱在竹雲裡禿禿鶴放一舸縱還穩坐天上眼花雖亂絕無金焦片浪之憂正人來止文人言集酒人腸冷然則水中之山除却蓬萊抑孤嶼也哉

華蓋 永嘉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構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予旅居甌城外去華蓋咫尺相答而遂無如此涔涔者何矣出門敗格凡十餘舉不謂容成大玉之天反忌勾漏令窺識予友莊使君實長此洞言乘渝景必觴予是間杯入掌而滂沱建瓴下山不祈肩目久之淂乍霽遂牽與取道蒙泉上顛亭看山海雲物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大江乃抽匣之劍光采陸離然時時附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觸層薄射元氣團人都無所見僅有積穀山惚恍中耶相慰藉耳而所謂容成洞春草池謝岩郭祠俱從屐齒下矣過然華蓋能妬予不能禁予不看風雨之華蓋也乳柑若火齊時稻蟹膏流琥珀吾當來住夢草堂拄九節短筇日日踏華蓋頂門歌呼哭罵醉則遺溲而去吾之憤憤於茲山者庶有豸乎

仙巖 瑞安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若泉

不安於泉羅而為瀑布石梁曰吾以之為飄河吾以之為御雷而我其雄哉大龍湫曰夫匡氏之子九華之生將起而角之焉用此壁立為夫不有空行而天吊者耶仙巖曰是誣其祖矣戴鼎甑以席垂成胡不起家自奮發也於是乎有仙巖之瀑瀑不他藉賴從己腹中出如千本大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烟呼雪喊鼓鐵亂鉤人相對止見口張口翕必欲相聞則更語之或帖面附耳對瀑為澤潤亭予友王季中輒浮大白叫何如捉予臂轟飲以敵之而山人王碩卿年家于吳聚伯吳閟仲俱侈其喉作咲語而瀑以為侮予遂盛氣相加腥風惡雨撲人旋舞且呼且適似不欲寓人一瞬者予曰予毋然我勸爾杯酒三伏月還當著故綿衣向君從容食白粥也季中語之曰山陰道上人其言咄咄吾輩一日東道主於是雨漸撤而瀑怒稍戢入仙巖洞

觀所謂梅雨潭者飛沫濺流此地必無晴日一洞射風口緊腹脹予吻袖而下偶為苔滑一決其袖面氣吸不得呼幾為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作此觀矣傍洞壁出嗔王讖忍睨之則洄渦香眩萬斛明珠核山檐下也急走上而葛衫眼眼粟寒鬅髮是根俱為霧雲泚盡於是仍登亭悍想之巖名仙謂曾此有仙飛去雪寒月冷力量在八素之上方廣以羅漢此以仙仙佛了不異人意矣亭前一樹稿甚而不免為當戶之蘭季中力勸僧即克之青眼不妨頓白季中言振王亭上有三皇井黃帝池雷潭龍潭更奇邃清遠而足不能諂目兩又甚碍以異日相攜擇石為寬通玄洞洞可達梅雨潭望之窈窕而為水所壯擴轉翠微遲酌流觴亭奔泉驛酒如浪不可少待不能勝遂走憩蓮亭託遠公以避難亭下池可方畝王蕋胎含禹衣簇碧放馥時繡作

瀑花之布蒲山荷韻不知是泉香花香也卧象與獅子二峰鬪積翠之勝彷彿瓔珞石磴曲屈泉從屋上經過屋下俱是雲碓亂綠環寒竹松都無語處反有惟榕十丈寄巖而產遂拜嘉樹之封此下為虎溪寺有慧光塔陳止齋祠有靡溪橋靡溪不在此而宋安禪師曾騎靡此出入故得名有溪山第一坊是晦翁字寺境嚴而復起永嘉王勝谷先生之力居多先生即季中之父也

外史氏曰大羅山之南有二十六福地其仙巖耶王謝能發明山水先後永嘉不少槩見何哉吾聞之劉涇仙鬼惡聞滂嘯聲則力能秘吞之不則滄桑未換海若之所宮耳夫山水靈物也其生長否泰各有時褎姒之外有夷施夷施之外復有飛燕吾又惡知千載之下仙巖之外不以悵王謝者而悵予也

石門 青田

去青田三十里惡谿齒齒鋸張舟關縫中毚轄上浪大於馬稍潯洄渦看石門積明羅敷箐棘喬蒙玄熊啼號猿鳥見人反恠立不去兩壁劇峙雲氣往來譏呵甚悍折數十步二負山鍾伏而無懸蘿之項童涸無衣村朴自守有田家老瓦盆意從草畦中又折入數十武望見天壁百丈瀑布懸空飛下雖未敢與台蕩執圭爭霸然亦足蝹蜷趨佗壁腳潭玄暗不可狎前一石柱起而岩下丁曠可盤桓二十人斜劣而上舟子解夫各置一石小洞上各明其游以危及潭根者為勇此地虛清杳漢道書稱玄鶴洞天云予有觀瀑以來驚于天台畏于蕩歌舞於仙源而苦于石門蓋境物所遇皆吾性情此窮鵠困源無緣通之地有簡栝之天凶湍險狀煙絕人稀赤筋白汗邪許萬端以至於此亦何為者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探峻造幽伐木開逕既登石門之頂遂力營所住其所云乘日用慰營魂者以為是皆三萬六千日中之日也爾時吟中未及飛瀑豈天故秘之耶向使得有垂虹滾雪之觀則功役更當無已其為累東甌者不淺矣夫游之情在高曠而游之理在自然山川與性情一見而洽斯彼我之趣通可告來者石門大苦境耳蹴一丸泥封之使隱君子長

不知名亦未為不可吾不欲附和謝先生矣

小洋 青田

由惡谿登櫓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為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吴閩仲送我挐孱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黄頸即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鷄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智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岍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翦鵞毛霞俱金黄錦荔堆出兩朶雲居然晶通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闘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熠熠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釆烘蒸鬱視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蜃淩阿閦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决眥之觧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覩不得不以所覩所通者逮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覩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仙都 縉雲

嘉桑下不淂過三宿而予戀台甌者幾兩月乃觧羽之緣足目之命有我不淂而主者從括蒼至縉雲懸溪複領吾骨已欲盡決意奉教仙都另卜其古矣而司鐸君為予友繆曦之謂二十九洞天寓內最望躍馬羸糧猶當齎數馬而予揮臂去之異日山靈執通門以為君討無謂主人不言予無以應也明日曦之促馬與邀友人胡元白及鈕曆孺走仙都按縉雲乃黄帝之夏官封於括唐時始有邑邑故無城雉溪繞濩蔚藍天碧帘若歌鐘人家沿山而屋耳根目友被溪咶畫石骨代垣松梧作户水車雲磨映疊蒼林繡壑閒望見農夫簑笠俱有靈氣東行十里許看姑婦岩一坐一立似神花在髻者殊詭甚過一溪甚廣無橋梁俱方石齒仰一咫一柱溪走其下砰擊怒鳴揀雪數尺起其悍者特上石撩人肢至谿腰目眩神淫頗畏之過谿望柳堤一派嬌娜妥水時有風来搖漾頗似張緒當年好鳥坐其上作蠻語為之佇立者久之又五里計至虎跡岩彷彿走看巨人跡有三四步俱丈餘大脚掌窪陷橫豎都辨徙一石逕束身折轉以膝攀上數十級四視石之門似經虎腹中跣出者側行至仙榜岩岩遠視則曳長白似榜而近視俱洞圈列缺下為陡壑緣壁那步訪丹室奘摩岩而足行石峽上垂二分在外曆孺輒惶據以尻代踵蓋咲嚇之至丹室回首反怵然慄恂不敢迓鈕生也丹室所謂懸崖置屋者鄭中丞於此奉老子飲食不捷淂則轆轉而餌上之賤之謂天下奇事必從險中来良是矣於是相戒逡巡下看小赤壁乃三十丈削就于閬玉壁下潭方廣深蓄怯人謝康樂王龜齡諸刻剥落不可讀騎數十武看一岩上俱碎石短墻上下俱絶不知何人所营謂是飛仙游戲耳岩前多紗石嶢屼推揷絶似瘞鶴銘下又數十武一石斜倚山挹緒榜曰雲闢人如鳥過鮮風透出古蔭毛孔爽英過此為趙侯船溪鳥傷令趙炳仙觧時乘船至此覆為石看枕水灘則滌滓蕩穢太清浩遠鱗鱗石子俱堅白自鳴即刻投枕纓其上我心始快於是渡閘漁亭看青蓮石飯於仙都山館仙都長曾使君韻而偶病遣龐通来而曦之所携脯炙俱精辦大浮菖蒲之格館前山故多獅象累累予戲謂曦之若有叱起之術當不令祀黄帝耶曦之曰咄子無淂爾吾不勒子游若際當在驢背上渴餓殺矣相與大噱走探旭山暘谷洞谷門出澗水底而予乗醉作靈威丈人先取之從澗渚揭過益暗阻無所浮洛未操犀而擇下牛渚意殊惡乃元白喚一梯来

始析上似搖從礨石中鑿開一天者遲轉得大洞洞口給張白幅幅群舞不定三圓竅如大鏡從竅中逶過看初暘谷有倪翁洞三大字是李陽氷書不知倪翁何名蹟也洞上一石高丈餘可卧看天雲予展眠其上元白拍洞腹大呼孱孺佐之如拊五靈之石而予促唇作蘇門嘯兩谷穿響嘈然笙舌之溜雲和也幅幅益怪飛疑叫而壁下游魚側其頭耳呼黨潛聽不肯去雅是知音白雲瀰瀰又奔入洞中與酒花爭元氣各爲噓吸而辭此非祈仙洞天耶仙矣又何祈焉則相與捫梯而下既下石闌仍鎖不可通元白謂那得忘情此處予欲賞以還有天三字而恨無墨瀋之一塗也於是取道經忘歸洞不得看過斗岩望所謂鴨湖者如一大竹箭衝天直上中有一大孔如錦川石雄拔起地中三萬尺相傳軒轅煉鴨其上遂駕火龍上昇而小臣攀龍髯墮化爲草至今産其處唐時頂上有湖生金蓮瓣一瓣至東陽刺史上其事因改郡爲金華又湖上常有魚躍墮事之本附有無俱不可知然以予目論之靈岩天柱特聳已爲大觀然後猶有援託覺肥重耳而此鴨湖筍削筆頓四天俱空大地忽立以影格之高有三四里孤光壁絶猿愁鳥𢨥蓮雖不可見而松耶栢耶蒼蒼其正色耶是必非人足所敢辱明矣人不可上則神仙仰止焉知懸圃真人無子孫游行種植其間耶於是觀仰止亭爲之極目雲表目覺勞眩而亭邊爲童子峰是鴨湖之駢枝也孤清介立亦有不因人熱之意共欲探王屋宫而予因甚不敢貪因濯浣鍊金谿各選一隽石而偃仰之酒行無筭大嚼豁毛石衣恍若碧玉之漿赤精之果爽我九咽者甚欲留𢌿而日已督無御果秋詎可鷗視山君相與一步一顧而還是游也而贈一日之涼且輕雲蔽日則天勝二三君子無敗意無俗談無苛飲無譁浪則人勝都無所期而忽焉集止則緣勝所恨者未見李覺初氏耳予手覺初之志讀其詩爽然自失則茲游縛一觭也秋清天淨予真當躍馬嬴糧致齋而來仍造一獼天之服遇奇好峰石用大袖籠歸先以獻之高堂而後公之所親厚予不聽其獨爲縉雲人有矣

釣臺 桐廬

七八歲時過釣臺聽大人言子陵事心私儀之以幼不許習險前年到睦州又值是中有兒且兩甚不得上今從台蕩歸以六月五日上釣臺也肅入先生祠古栢陰敏夾江滴翠氣象甚峻有俯視雲臺之意由客星亭右遷二十餘折上西臺亭曰留鴨一線俺從龍脊上騎過東臺亭曰垂竿百尺附東臺一平嶼陡削長眺一石笋横起幽洲蹇仰恣傲頗似先生手足柸遺中但老松古木風泠骨髀此兩臺者或當日根衣之所空釣意何釣必魴鯉吾不以滄桑泥高下也亭中祠中俱爲時官扁盡夫子陵之高豈在一加帝腹及賣業求益數語乎人止一生士各有志說者謂帝不足與理此未嘗夢見文叔何知子陵子陵誠高矣而必求其所以高在不仕則緒溪之竿將投灶下爨耶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子陵薄官許由薄皇帝人不咏許由而但咏子陵者則皇帝少而官多也身每在官中而言每在官外也夫蘭桂之味以清口出之則芳以艾氣出之則穢咄咄子陵生得七里明月之眠而死被萬人同堂之鬧子陵若矣然則盡去其文乎曰山高水長存范仲淹一額可也

熙朝樂事

撰人不詳

熙朝樂事

錢唐[redacted]記

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民間則設奠于祠堂次拜家長爲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鄰里以春餅爲上供蔞粟炭于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于左壁謂之行春插芝蔴梗于簷頭謂之節節高簪柏枝于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游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鬬九翻牌博成賭勝舞棍踢毬唱說平話無論晝夜謂之放寃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收寃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唐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荳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叫躍以隸卒圍從謂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賚揚致語以獻利市遇襤褸猥漢衝其節級則撫而杖之亦有詼浪判語不敢與較至府中擧鞭牛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分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旛春勝鏤金簇綵爲燕蝶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春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奉筵間蓋古人辛盤之遺意也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臈後春前壽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

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最奇巧則琉璃毬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波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魫綵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猜燈或祭賽神廟則有社夥鼇山臺閣戲劇滾燈煙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粽粉團荷梗孛婁瓜子諸品果蓏爊燈交易識辨銀錢真僞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有帚姑針姑箕姑以卜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子以上元爲天官賜福之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杜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瞿宗吉效之亦作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斫竹縛山棚西舍遨人合戲臺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竿萬斛珠璣撒玉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簫聲到上月團圓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

霸王鍘金小傘揭高標紅藕青梅滿擔挑依舊平生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餳簫傀儡裝成出教坊綵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畢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畫閣深生紅繡帶細描金就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人巧一月香閨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解妝閣步輕盈當街怕有巡軍見只向齊簷屋下行隨分梳妝淡淡衣像生花朵鬧蛾飛年來也有燒香願同上吳山及早歸百媚憐春不自由好粧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送癡人死未休風簾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看雲行文錦坊西後市南鬧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手誇輕俊拾得雙頭碧玉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燈前莫怪町沾尨新與官員養馬來夥伴呼盧夜不眠東鄰西舍笑燈前明朝還要當門戶里長收來坐櫃錢鄉裏兒童暫入城隨群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此春田懶去耕詞中所古風俗與今無異獨新與官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潰衆而下皆乘馬而養馬之家頗恃勢也

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團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啟重城少年結作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閣烟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歸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絃九衢燈燭

上虛天風回黎昔星毬亂雲散魚鱗璧月開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罰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尖第看燈俗皆傳賞節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兔魄遲如昨夜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緗簾窣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沉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鐙還家去誰把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白日鰲山無影海漫漫

二月朔日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倩價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日草戴了春不老

春日婦女喜為鬬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云綃帕藏春羅裙點露相約鶯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筍芽纖指偷摘遍綠遲烟霏悄攀下畫闌紅紫掃花指膩屐笑蒼苔十二峰儔子芳園清晝乍永亭上吟吟笑語妒穠誇麗奪取簽多贏得玉瑲瑜珥凝素靨香粉添嬌眉黛君淡黃生喜縮胸帶空縈宜男情人歸也未

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兩月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為花朝八月半為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啟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麕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賣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蕊畫樓睡醒正眼橫秋水聽

新腔一回催起吟紅叫白報得箏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鬢助春嬌粉香簾底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飣葉行歌佇立酒洗救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簡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牕透閣便惹伊嗔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為北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啟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援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眩神驚汗流浹背而為此技者如蝶拍鴉翻蘧蘧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為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冢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罍山家村店享餕遨遊或張幙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

蘇堤一帶香輪暖轍紅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拋鈸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圈觔斗舞盤及諸色禽虫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采妝傀儡蓮船戰馬餳笙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于檻壁間謂如此則夏無青蟲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為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剪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鍾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名目若茉莉林禽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岳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讎恩

端午為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為糉束以五色彩絲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于圓中圍以五色蒲絲剪皮金為百虫之像鋪其上仰以葵榴艾葉攢族華麗或以綵絨雜金絲經結經筒符袋互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油香送之於其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楹以辟蛇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避暑今舍廢而觀亦不存自此游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而市中藏銅盞貯水雪者經晡達延是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沒淤泥敗蹊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𤤄插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

杪

七夕人家盛設瓜果酒殽于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鍼謂之乞巧或以小合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疎密以為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為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于雲母隔秋屏御街牛渚清狂甚若欲燃犀照百靈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朶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游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紅島亂汀洲淩波未必通銀浦延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游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為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為名非謂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于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僦倩幕次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誇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鳴鼓彈詞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為名往往隨意酬樂耳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製詩出郭游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蠟頭西美物人嘗紫蟹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岐賒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蓬頭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裊夜香煙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此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盔甲之屬種種精明有飆騎數十飛轡往來呈弄解數如雙燕綽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鍼枯松倒掛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圯上進履玉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極變難以殫名騰躍上下不離鞍轡之間猶猿猱之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于祖考或有舉掃松淹塞之禮者八日則以糯米和胡桃榛松乳蕈棗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十五日為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舂粢糕以祀先祖婦女獻鞋襪于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灶以膠牙餳糯米花糖豆粉團為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儺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朮貫衆辟瘟丹柏枝綠花以為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鍧不絕矣俗道作交年疏仙米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蘇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籸盆煙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鈎謂之守歲燃燈牀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貓犬亦食之更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邀飲皆杭人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而光飾門戶塗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故鄉遺俗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蝨新話云蘇東坡酷愛西湖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已而盡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是更與西子寫真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西人驟見西湖而嘆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淥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一幅著色山水畫獨東邊無山乃有百雉雲連萬瓦鱗次殆天造地設之景也此語雖粗而西湖面目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檻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着工夫詩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聞于海內久矣故游湖者挹山水之清暉以

詩酒治思而已歌童舞女已非本色閭巷鄙人以戲子傀儡雜之溷聒晀聽誠所謂花上晒裩松下喝道者也宋時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游觀者半在斷橋煙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可以鍼砭西湖之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凉清香徐細傍花浅酌如對美人倩笑款語也高季迪西湖夏夜觀荷詩云雨晴南浦錦雲和曉待湖平蕩槳游狂客與多惟載酒小娃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凉景滿身

稗乘　熙朝樂事　十四　三五七

風露未回舟

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煙波鏡淨上下一色漁燈依岸城角傳風山樹霏微萬籟閒寂自非有清奇之興超豁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游西湖紀事敘云張景修與予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塘與詩僧可久泛湖時溶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薿薿有光微風動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道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似玆清賞繼躅者稀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者游湖必于秋夜自得之趣良難語人也其詩云一望晴煙玻璃幽湖天灧灧月初浮旋擕斗酒呼隣父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水龍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清光最上頭又云十里蒹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浮野袍白幘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黿龍聽醉語夜凉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說勝游

稗乘　熙朝樂事　十五　三六七

熙朝樂事

西湖賞雪初霽最宜高興者登天竺絕頂及南北兩峯俯瞰城闉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溶永結而予以藐然稊米凌厲剛風恍欲羽化次則放舟湖中周覽四山若秋濤壁湧瓘璪乘飈而玉樹瓊花晃然奪目前輩凌雲翰游雪湖八詠曲盡景致其鷲嶺雪峯云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兩峯高並疑堆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爲嵓嵬知鷲嶺還因禀列記龍沙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開頃刻花冷泉雪澗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爐頭又釀誰家酒屐齒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甕抱引來剗木入廚供澗邊亭子無人宿空使猨號昨夜峯巢居雪閣云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閣清虛類廣寒木處恐頭從此穩僧居疑小較來寬塔花琪樹綠邊築玉宇瓊樓向上安裏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闌南屏雪鐘云翠屏化作玉千層樓近鐘聲恍若憑和雪送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陽恍憶秋飛月鐵馬渾疑夜響冰一百八聲纔擊罷雪峯又點塔中燈西陵雪樵云湖山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翻鴉遠持

稗乘　熙朝樂事　十六　三六八

斤斧黏冰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擔頭懸笠插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迷蝃蝀高低船壓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棹雨中曾賞柳陰舟遙思寂莫春寒夜一舸歸來起白鷗蘇堤雪柳云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黃西子畫來蛾黛淺蘇公行處馬蹄香蘭同霽雪堪爲珮鶴比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絮亂畫橋移近柳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噪鵲遽孤山景好勝披圖翠斜巢失應難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已凡萬花開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快情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不用扶

菊莊劉士亨雪中登樓望湖上諸山作十絕句其時趙廷玉霍孟陽劉邦彥俞鳴玉各有和韻郡人喧傳以爲盛事前輩風流可想也各紀一三首士亨詩峯巒遠近玉崔嵬竹壓柴門午未開臥擁青綾迎送嬾洛陽縣令不須來鳴玉詩羣山疑素變崔嵬近水梅花冷未開卻羨漁舟輕似葉放謌撐出斷橋來士亨詩曉來氷柱結簷

稗乘　熙朝樂事　十七　三五六

牙籬外疎梅破一花鐵筋自挑黃獨火苦吟誰識老劉叉邦彥詩寒封林樹玉槎牙銀海搖光眩欲花清曉蹇驢湖上去尋梅迷却路三叉士亨詩歲晚睽神故作威剪氷裁玉不停飛疑兒禁得雙敲冷獨立梅邊待鶴歸鳴玉詩聞說平胡仰聖威玉門關外馬如飛猢猻踏破天山雪笳鼓聲中奏凱歸士亨詩斷氷漾漾立閒鷗偶爾看山到渡頭濁酒一壺隨處醉老夫不典鷫鸘裘鳴玉詩朔風吹散楚江鷗短策孤吟到水頭誰把一竿和雪釣禦寒不解着羊裘士亨詩登樓四望白模糊直北天高是帝都想得征西貔虎士玉門關外破何奴孟陽詩乾坤萬里盡模糊疊玉堆瓊壯舊都不減灞橋吟興好自裁新句付奚奴邦彥詩鳳山西下雪模糊瓊樹瑤林接故都寒勒老梅香不放欲提羯鼓倩花奴士亨詩東家酒熟綵旗懸費盡床頭子母錢貴戚交游元不少夜深誰泛剡溪船邦彥詩小閣青燈對榻懸敲寒沽酒不論錢夜深擁被清無寐起棹扳偃藥玉船鳴玉詩不數金魚帶未懸半生且費買書錢誰知雪滿南湖上時有人維

稗乘　熙朝樂事　十八

問字船士亨詩白戰詩成硯已氷案頭飢鼠亂窺燈支離瘦影跡跌坐好是人間戴髮僧孟暘詩簷溜無聲來作氷滿懷清思對寒燈明朝策蹇西湖去不是尋梅定訪僧士亨詩隨風雜霰落蕭騷破屋難禁一尺高翻憶少年謌舞夢美人金戔進羊羔邦彥詩玉堂學士擅風騷掃雪煎茶趣自高留得平生忠節在不慙金帳飲羊羔鳴玉詩中宵映雪讀離騷坐待虛牕月影高寧似五侯謌舞地飛觴燕客醉羊羔士亨詩夢騎白鳳扶飛仙下覼齊州九點煙賦就曉寒殘月裏覺來失卻衍波箋鳴玉詩雪深何處逋仙潮北湖南鎖暮烟吟得暗香疎影句與來都付薛濤箋士亨詩瑞應豐年不在多黑貂裘敝奈貧何老懷未被崢嶸氣獨對梅花發浩謌廷玉詩同雲黯黯北風多此冷難禁奈老何記得西湖年少日水晶宮裏載笙謌邢彥詩劉郎才力近來多不數揚州水部何白雪調高成絕唱郢人從此愧賡謌

西湖手鏡

季嬰輯補

重訂西湖手鏡序

昔向子平婚嫁既畢爲五嶽之遊後之論遊者以爲美談然子平幸而得之耳使必人人待婚嫁畢而後能遊則不及遊者多矣使必人人遊五嶽而後稱遊則不成遊者多矣余少有邱壑之思及壯勤于遊顧然獨於西湖有緣往來留連者二十餘載遂以西湖山水作五嶽觀爰有手鏡之刻邇年來滄桑變革兵燹見於原野萌蘗見於山川即西湖勝槩又經幾許廢興而余亦老嬾畏著屐矣夏日自展舊編尚有一二未慊意處因爲更定命兒子重付剞劂以志吾興兼便于後之遊者云

順治丙申長夏虎谿季嬰

西湖手鏡敘

自弱冠時即耽嗜西湖山水志必盡歷其蹟既而得同志友王古臣者輔此興歲戊午與相要曰自今伊始如有一年不往遍遊者以是年爲虛度論從是兩人歲必頻往不計日月務窮名勝及數年而湖如所志矣即不以如所志而興稍衰也遊時攜無字卷一幀列記往景雖不備具兩人持此互相娛樂名曰手鏡以視西湖舊志則詳略十倍之益山川興廢古今變遷舊志率多草草因仍而我兩人意趣畢切所闕處無少許放過無少許差錯實同人遊笈中不可少之書敢秘惜乎于是不揣微陋梓而行之夫古臣與予皆姑蘇之帶郭人也無論震澤洋洋洞庭諸山之勝夫差西子之舊蹟與僕不能數窮年累月不可盡即吾邑故爲仲地也亦左右夾兩湖而劍門破山而烏目而龍湫而鷲山而鳳凰山巫咸子游鮑照張旭之遺蹤亦如星羅今皆我兩人遊之多有茫然若他鄉處而惟此西湖一片爲山爲巖爲嶺爲洞爲坡爲嶼爲井爲泉爲寺爲墳爲庵爲觀爲廟爲祠爲殿爲堂爲閣爲樓爲院爲亭爲臺爲堤爲池爲峰爲石爲橋爲碑爲塘爲墓爲塢爲港爲溪爲澗則皆熟識之如家中數武地豈非前緣哉我兩人將老是湖矣使他年君子有紀遊之書附之宗少文之後筆曰某某同有西湖癖則我兩人敬承之是爲序

崇禎丙子中秋古虞破龍山樵季嬰自述于西湖之桑舫

西湖手鏡

志款

一舊志紀山浸無統領此編標山爲綱領隨紀其幽勝不複不繁畢目快意

一忠孝祠墓必詳紀風世也仙佛備參寓景仰也或時移世異勝蹟化爲烏有不復混載稍有可憑弔者亦無不錄

一舊志帙大者不便攜遊稽短者難當快讀此編體裁適中以便奚囊佩閱

一西湖爲山水聖區古今吟咏何翅千萬收之不勝收也就其題咏切于景物者錄附名勝之左

標目

湖山敘略　杭城敘略

湖堤孤山敘勝　北山敘勝

南山敘勝　吳山敘勝

古今名人遊覽詩詞選勝

標目

浙江省城圖　附杭城敘略

湖山一覽圖　附湖山敘略

湖堤孤山敘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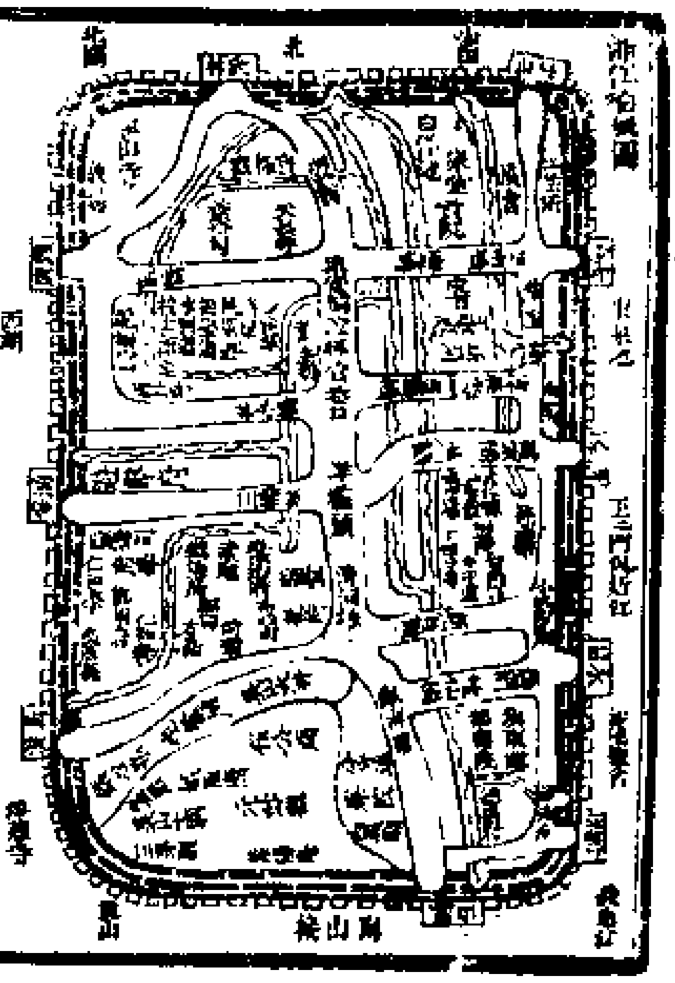
北山敘勝

南山敘勝

吳山敘勝

古今名人遊覽詩詞選勝

西湖手鏡　湖山一覽圖



湖山敘略

西湖諸山發源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蜿蜒東來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塘而西湖卒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為龍井大慈玉岑積慶南屏為龍為鳳為吳皆湖之南山從天竺而北而東為靈隱仙姑履泰寶雲巨石皆湖之北山諸山三面環繞溪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為湖周三十里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縣鎖下之珠若蓮萼敷瓣含花心之露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又稱錢塘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六朝史籍莫攷至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城民之苦鹵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函筧以蓄湖水吳越王時設撩兵千人芟草濬泉其時偏安一隅財物殷阜而城郭內外增建佛廬數百處宋天禧中王欽若請西湖為放生池禁民採捕湖葑日塞慶歷初郡守鄭戩復開濬之元祐間東坡守郡轉濬疏藥乃取湖葑築長堤十里以通南北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飾離宮別墅梵宇仙林舞榭歌樓彤碧輝列元代政無綱紀任從豪右蠶食為桑田明初籍之逐起額稅更湖高者為田低者為蕩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言於御史車梁力排群議奏請恢拓乃以是年二月始興工一百五十二日為夫六百七十萬為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去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糧額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舊制迄今綱利撓法者漸起繼孟瑛者尚自有待

杭城

杭城創于隋楊素周三十六里廣于錢鏐王七十里元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城隍日為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發松江嘉湖杭民夫築焉晝夜并工三月而完周六千四百丈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則拓開三里絡市河於內自候潮門以西則縮入二里截鳳山於外自南至北穿長十里正南為鳳山門俗稱正陽門東南候潮門正東永昌門俗稱草橋門又清泰門俗稱螺螄門又慶春門俗稱太平門東北艮山門俗稱壩子門正北武林門俗稱北關門正西錢塘門湧金門清波門上三門俱臨湖周共十門前朱北米東菜西水各由而入

西湖手鏡

湖堤孤山敘勝

常熟虎谿季嬰輯

錢塘門出山色層層湖光如鏡過關王廟湖湖左折爲玉蓮亭宋安撫趙克愁建時都人競渡湖中以爲奪標之所久廢明嘉靖間僉憲劉望之重建環植白荷甫成公去扁額未揭杭人稱爲月牙公館萬歷間重葺

【玉蓮亭】徐有恒詩 瞑色隨潮半欲消滿湖涼氣晚瀟瀟一筇明月僧歸寺兩袖春風客過橋屏倒空青山

欲蘸鏡磨寒碧水迢遙誰家有酒心無事醉倚蓮亭弄玉簫

自玉蓮亭折而西爲溜水橋橋上有眞武行宮下爲聖堂壩湖波下注作瀑布聲水通新河壩以經北關進船進湖必由二壩灌入○又西爲昭慶律寺後晉吳越王建宋時設戒壇於寺中南渡後以基爲策選鋒軍教場尋復爲寺元末燬明洪武初重建萬歷間司禮監東瀛孫隆鼎修殿宇宏麗因其負郭面湖僧房鱗次緇衲遊客居停往來兩廊貿易雜沓如市○西爲石函橋唐刺史李公泌建下有響水閘泄湖水以入下湖湖湖左折爲斷橋以孤山路至此而斷非橋斷也

【斷橋】白樂天詩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古寺西湖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又稱段家橋此地水光山色烟樹樓臺別是一種幽勝時當積雪未消尤爲佳景

【斷橋殘雪】聶大年詩 醉裏曾登白玉梯東風吹暖又

成泥玉腰蝦蝀垂天濶銀色樓臺夾岸迷九井晴添新水活兩峰濃鎖宿雲低銜寒爲訪梅花信十里銀沙印馬蹄 真璠詞 快雪時晴寒尚逗玉屑銀沙紛滿西湖路一道垂虹如約素裙腰草色非前度斷玦遺環愁日暮想像凌波羅襪塵難步欲探梅花無處所山童指點逋仙墓

過橋即爲十錦塘有名白堤唐刺史白樂天所築歲久弗治萬歷十七年司禮孫公修築延亘三里闊五丈兩旁砌石中路鋪沙雜植四時花卉遊船泊夾岸笙歌不減蘇堤之盛杭人即稱爲孫堤過錦帶橋爲望湖亭四空玲瓏夏飲最快至若清秋靜夜月印平湖萬頃琉璃水天一色光燭樓臺遠近四山如鏡誠爲大觀

【平湖秋月】聶大年詩 曾向湖堤夜放船愛看波影弄嬋娟一塵不動天連水萬籟無聲客在船赤壁未醒元鶴夢驪宮偏惱老龍眠朗吟三塔微瀾句長嘯凌空氣浩然

過亭堤盡爲孤山歸介湖中碧波環繞青螺與百雉四面遠近帶映而孤峨獨踞水際絕勝諸山

【孤山】張祐詩 樓臺聳碧岑一逕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 白樂天詩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棕櫚葉亂水風涼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看蓬萊宮在水中央

山之陰爲麗農樓經略宋應昌之別墅四賢祠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公泌白公居易宋太守蘇公軾處士林公逋今增以孟瑛並祀和靖墓公字逋字君復隱居此山徵不就構巢居閣遍植梅花偕待湖山吟詠自適眞宗賜其爵尚賜號和靖處士墓旁有放鶴亭東爲瑪瑙坡碎石文瑩若瑪瑙可鐫圖篆

【巢居閣】林逋詩 遶舍青山看不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渡吟鞍何苦厲芳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

山之陽爲梅花嶼憲副張振先之別墅歲寒岩石壁廷絕蒼蘚剝蝕隱見歲寒岩三大字下註郭令公題中書

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相傳東坡所題其上平夷四矚可眺全湖○三賢祠先祀尚書俞公琳後以本省方伯潘公登江陳公希齋蔡公國珍等並祀陸宣公祠中書舍人洪澄別墅後爲少保陸炳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弘敞襟帶用山炳既坐法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孫公祠士民創建以祀司禮孫公萬歷間公以監織駐杭州先後幾二十年修築堤橋增布花柳城內城外南北山間荒祠廢殿到處鼎新可謂湖山之功臣六一泉在山之西宋僧惠勤棲此與歐陽文忠公友善後東坡訪之勤已物故適有泉出講堂下遂名之今爲書院矣○照膽臺即關帝廟近復增建○山盡爲五聖祠祠左爲西泠橋又名西陵爲志十景之外佳勝實多近時名公復有繪諸西泠秋色是其一也此地左背孤山右挹葛嶺半屬墓宮半爲別墅栝柏松檜白楊丹楓環植上下霜露初零木葉似醉點染湖山景色

【西泠橋】張興詩 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鸂鶒導鳴橈輕風涼入桃花扇臘酒香分柳子瓢狂客醉歌明月

上美人歌斷綠雲消數聲樵笛知何處疑在西陵第
一橋

過橋左折爲蘇堤宋元祐間東坡守郡濬湖葑以築之夾植花柳中建六橋懸名於亭自北而南第一跨虹橋第二東浦橋第三壓堤橋旁有龍王祠第四望山橋第五鎖瀾橋第六映波橋俗稱外六橋與裏六橋次第相對自界湖爲兩西爲裏湖東爲外湖南渡之後堤橋成市歌舞叢集走馬遊船達旦不息歲久堤漸廢削裏湖盡爲民業六橋水流如綫明正德三年郡守楊公孟瑛闢之增高二丈濶五丈三尺栽插桃柳頓復舊觀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釴令犯罪輕者植桃柳爲贖後值兵燹斫伐殆盡萬歷二年鹽運使朱炳如復植如舊袁石公云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艷冶極矣其湖光染翠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時始極其濃媚

蘇堤春曉 聶大年詩 樹烟花霧遶堤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綠窗睡覺聞啼鳥綺閣妝殘喚賣花遙望酒旗何處是炊烟起

處有人家 莫璠詞 十里樓臺花霧繞宜雨宜晴山色龍春曉楊柳梢頭殘月小海棠枝上猶眠鳥 蘭幌玉人初睡覺試問樓前畫舫開多少報道箏琶人起早紫騮嘶過香塵道

湖堤 戴予瞻詩 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蒼烟空 陳剛中詩 昔日珠樓擁翠鈿女墻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 張光弼詩 湖柳湖波盡可憐不知春在阿誰邊滿頭翡翠雙鬟女細雨吳歈濕畫船 李東陽詩 宿雲如墨織湖堤細柳新蒲咫尺迷行到斷橋天忽醒誰家新燕一聲雞 聶大年詩 十里飛花送酒卮六橋兒女鬬春詞無人會得湖山意獨立晴湖照影時

西堤楊公堤孟瑛所築亦建六橋以配蘇堤用學使命名自北而南第一環碧橋玉泉之水出焉第二流金橋金沙灘之水出焉其內宋有麴院取金沙澗水造麴釀官酒旁多荷花南渡被拂滿楊幽香院既久廢荷亦絕無矣第三臥龍橋龍井之水出焉近有龍潭深黝莫測

時或騰光浮水蓋神物之穴也○西通茅家埠埠前舊有花港水淺而綠魚行貫列不紊迴旋游泳天趣悠然第四隱秀橋西通花家山第五景行橋西通茅頭路第六濬源橋虎跑珍珠之水出焉旁通定香橋而入發祥祠俗稱裏六橋也

麴院風荷 莫璠詞 五月涼風來麴院綠水芙蕖紅白都開遍風遞花香渦不斷採蓮舟過歌聲緩 醉折碧荷供笑玩翠蓋紅綃高下翻零亂向晚新妝醒醉面六銖衣薄停紈扇

花港觀魚 溫錦詩 柳絲貼水荇浮花吹浪乘流上淺沙網罟見稀常自出笙歌聽慣不知譁濠梁客到春波淨西塞舟回暮雨斜擁石藉苔終日坐未須香餌共綸車

趙公堤宋淳祐中京尹趙與𥲅自北新路第二橋築堤闊道以達曲院亦雜花柳以比蘇堤○天澤廟在金沙灘內亦名龍王廟錢塘孫公顯忠爲吳越時名將宋嘉熙中祈雨示夢京尹趙與懽疏聞准封天澤侯賜額敕封孚應之廟明萬歷癸未夏旱將軍降乩指示祠

雨所向且冥助兩郡守張振之拓地建廟致祭與懽書額天澤猶存○湖心寺在外湖晉天福間紹寧禪師建永明禪師曾於此放生相傳湖有三潭深不可測是爲湖源時有三怪常出迷人建三塔以鎮之又名三塔寺明弘治間寺僧怙勢爲姦伏法寺塔俱毀萬歷三十五年郡人司勳虞淳熙請於官爲放生池築堤構殿煥然復舊而塔尚有待地當南湖中央水闊沙晴草豐魚集印月之景依依猶在

三潭印月 聶大年詩 織雲掃過浪花收塔影亭亭出碧流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鎔秋龍宮獻璧神光吐蛟室遺珠瑞氣浮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此地有仙舟 湯煥詩 露冷蒹葭海月懸靜涵塔影倒深淵入河漸欲沈牛斗隔浦同看照管弦鏡水紋銷天一色玉田烟斂界三千遊人倚棹遥相語分得驪珠處處圓

湖心亭在外湖之中嘉靖三十一年郡守孫孟尋遺址建亭立湖心與壓堤橋相對過樹石闌湖山勝槩悉可攬結萬歷四年僉憲姑蘇徐廷祼大叅海虞王孚洲重

建二十八年孫司禮改爲喜清閣後供文昌像王公題額太虛一點郡人石蓮鄭公翘聯亭立湖心宛西子戴扁舟雅稱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東坡遊赤壁偏宜月白風清又起部聶公一聯云疑是玉人臨鏡坐恍從銀漢泛槎來又推府贊皇胡公一聯云四季笙歌尚有窮民哀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俱佳

湖亭 白樂天詩 盡日湖亭臥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又 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聲咽管

絃翠簇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蘸堤下錦
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車盡堪戀就中難別
是湖邊又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遶水平鋪松排
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粒珠碧毯線頭抽早麥青
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許叔夏詩 孤亭突兀敞高秋風起青蘋紫翠浮一送
歸鴻何處去碧天明月夜悠悠 洪經詩 玻璃千頃碧
漣平風度荷香遠更清遙想西湖好風景採蓮人在
鏡中行 楊仲友詩 山色波光步步垂古今難畫亦難

詩水淨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
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休辭
金回巵 楊維禎詩 中流高閣迴淪漪隔岸笙歌幾處
聞錦繡散成仙世界畫圖不盡坐氤氳千尋靜碧搖
山色十里花堤鎖暮雲誰是主人能放曠不禁蚤晚
酒殷勤

北山敍勝

錢塘門出過昭慶寺石函橋轉北爲慶忌塔春秋時吳
王闔閭殺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求諸伍員員
進細人要離行刺要離如衛誘慶忌襲吳慶忌信之與還渡
江以矛鉤其冠而刺死葬于此前有石池深不可測宋
咸淳六年七月池水壁立時有怪物浮水若鐵棺然或
云中有大黿數百年者能興妖如此○過羊坊橋爲小
溜水橋其下爲棕木場香船聚泊于此○石函橋西爲
放生池宋王欽若請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郡守建

亭立碑禁民採捕亭廢碑存○西爲寶石山又名巨石
山舊有崇壽院寺嘉靖間燬○寶所塔吳越之臣吳延
爽建塔崩咸平中僧永保募建兩月復完保有戒行
人呼師叔後人遂稱保叔塔宋元明朝屢燬屢復隆慶
二年龍風吹頂落萬歷間重修

保叔塔 錢思復詩 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
共白江樹晚逾青鑿屋岩藏雨黏崖石壁星下看湖
上客歌吹正沈冥

落星石一在塔後一在松臺下各數十圍塊然無根孤
之如斲獅子峯又名紗帽山皆以形似而名之云屯霞
石色赭如霞介立崖畔看松臺俯瞰巨壑凌駕松杪乳
泉井泉甘而白一勺泉在塔下僧房石壁間前有天然
圓畫閣○寶石之麓爲大佛禪寺相傳爲秦始皇纜船
石宋僧思淨鐫成半身佛像橋殿覆之明永樂間僧志
琳重建旁有壺瓶塔元西河僧所建沁雪泉在佛身右
壁○又西爲靈濟廟乃祀桑九郡王者宋寶慶保字仲
才姚江燭溪人唐宣宗時奉使海島卒追封崇國師
宋建炎間神助張浚明朝嘉靖間建作黃河顯功封郡

王萬歷四年建廟崇祀○夏后祠相傳夏帝相元妃逃
于虞葬夏蓋山中放封顯應夏后忠順夫人里人立宮
奉祀水旱疾疫有祈輒應姚虞兩邑士民居杭者以涉
江禱禳未便明萬歷間建祠于此○又西爲智果禪寺
宋紹興間建明洪武初重修內有參寥泉以參寥禪師
居此得名

顯功廟宋建炎間錢塘布衣岳琚捐産充餉編竹覆泥
誘戰死賊郡人請于朝立廟以祀○又西爲錦塢宋時
花卉盈谷爛若錦綺初陽臺在山之巔曉日初昇觀衣
秋皆赤銀滿鶯眩不可方物高林平蕪隱息遙照湖是
曉望奇景葛翁修眞呼吸日月精華于此葛翁井上方
下圓乃稚川投丹之所也○又西爲寶雲山瑪瑙講寺
晉建于孤山宋紹興間徙此元末燬明永樂間重建○
僕夫泉元僧芳洲所鑿○寺後歷級陟顛有閑麥亭憑
眺最勝稱瑪瑙山居萬歷間督學喬因阜以宋新安提
舉浙東有惠政改作紫陽書院特祀之有崇道堂初陽
山房浴日泉瑪瑙坡寶雲茶塢諸勝祠下亦有葛翁井
○又西爲葛嶺漢上葛仙翁從孫葛洪字稚川結廬西

湖修眞著書自號抱朴子臺旁有甘露泉橋泉

初陽臺 張伯雨詩 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
開驚起元眞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清臺 又 初陽臺上
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棲息一枝緣未穩飛翻千
仞奈危何雨中驀熱雷驚起峰頂參差月送過好在
丹梯無百尺層頭看盡白鷗波

葛嶺 薩天錫詩 煉丹仙子渺茫間一夕乘風去不還
火冷爐頭灰已盡雲封洞口嶺長閑千年瑞氣生瑤
草夜半天風響佩環眞境空明自今古烟塵依舊隔
塵寰 吳立夫詩 人生擾擾間顛覓天地窄我憶抱朴
子高蹤睨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爾古石丹光動鼎
鐺霧氣浮冠舄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老衰及病
瘦辛苦爲形役豈伊鶴鳧姿終以狐兔宅尸解本無
形空飛寧復蹟郭君倚有傳勾漏恍所歷幽林來魍
魎鉄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海嶽長戲劇世傳老聃
死五鬪方明謗虛蹟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
山秋色落几席因茲念元蹤目送天邊翮

又西爲四聖觀宋高宗爲康王時嘗見四巨人執杖衛

祀祠之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星曰天蓬天猷翊聖眞
武二仰依建觀奉祀洪公祠宋太師洪公皓使金被執
於冷山十五年全節歸死建祠賜祀謚忠宣元末燬明
嘉靖四十年胡總督重建令子孫世守之○又西爲鳳
林禪寺唐圓修禪師居此四十餘年棲息松上鵲巢其
旁人遂呼爲鳥窠禪師樂天常往參之曰大師居處甚
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攢
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明宣德間僧如月重建
改名鳳林間修竹塔尚存○君子泉舊有定業院亦鳥
窠禪師道場院廢而泉湮今爲方沼寒冽非常麗公祠
廣東麗公尚鵬號惺庵嘉靖間按浙鋤豪惡歸苛政使
貴賦同差照田起賦無強弱之弊百姓樂業萬歷間鄧
人方伯陳善倡議建祠士民捐助不日成之南合西泠
路○又西爲履泰山棲霞嶺嶺上多桃花嶺畔有水一
道名桃溪經岳墳前入栖霞嶺西爲烏石峰嶺之北有劍
關左寶石右仙姑兩山夾峙若劍門然○又西爲棲霞
洞在妙智庵左地多怪石隱翳榛莽中穹如夏屋雙石
相倚爲閘闢風從南來谽谺而出爽骨凄神不可久竚

有水洞深不可測今亦汙塞無幾○紫雲洞在嶺頭倚
空如懸陰涼徹骨○牛將軍墓在劍關畔將軍名皐字
伯遠汝州魯山人爲武穆步將累立功轉鬭遇毒于田
都統李道封輔文侯岳智廟即牛皐香火院○其北有
金鼓洞昔人伐石其間聞金鼓聲作乃止○嶺下關王
廟萬歷十五年杭民施如忠踏河遇關王陰率河神以
救免忠歸捐貲助建後殿祀諸河神○岳王祠葬王名
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毅博學有神力高
宗時有功戰伐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賜獎而

陛憾之奸相秦檜揣知帝旨遂力主和議會飛大敗金
追及朱仙鎮百姓焚香以迎中原響應飛謂部下曰直
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擬指日渡河而檜欲割淮以
北棄之乃命張俊楊沂中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
金牌十二召之班師飛憤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廢于
一旦帝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死天下太平矣檜罷宣撫司收諸將兵柄而飛力圖河
北會兀朮遺檜書云飛不死和議終不成檜乃與張俊
謀重賂王俊誣飛令張憲岳雲通書協謀還兵柄矯詔

捕飛父子下獄嘱万俟卨鞫成之莫須有事無佐証檜
一日獨居書室食柑玩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窺笑曰
老漢一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密致片紙獄中即
日報飛死矣飛年三十九雲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
屍踰城潛瘞九曲叢祠以玉環殉樹雙橘識焉紹興末
太學鄭宏訟飛寃詔還飛家屬徙遠者孝宗詔復飛官
謚武穆改葬棲霞嶺子雲祔其旁以智果院爲祠賜額
褒忠衍福墓樹皆南向蓋英靈之感也嘉定四年森子
作籲天辨誣等錄以聞於朝命白追封鄂王宋亡祠
廢六世孫士迪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之未幾復廢
至元間天台僧可觀訴于官鄭明德爲疏杭經歷李
捍與之建廟塑王像子雲張憲配祠焉雲年十二每
立奇功飛輒隱之死年二十三後作燕寢祀王父母及
夫人與女號銀瓶娘子首祠等燬明洪武初敕建其祠
有司春秋致祭弘治間參政周木得飛孫于衛州召令
世守之正德間都指揮李隆以銅鑄秦檜王氏万俟卨
三像反縛跪墓前被遊人撻碎隆慶四年賜謚忠武萬
歷十七年司禮孫隆鼎修侍御丁世揚題柱云忠孝

社稷生死氣作山河壯古今二十二年憲副范淶鑄鐵
爲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像跪丹墀擊撻踐踏人
咸稱快墓前分屍檜天順間同知馬偉鋸而植之下雖
上合首尾異處以示碎屍狀隆慶間雷擊折頂至今不
彫對墓石壁鐫盡忠報國四大字以彰背涅也胡忠祠
先祀劉允升施全萬歷二十年仁和民高應科呈准崇
以隗順並祀允升建州布衣聞武穆被逮詣闕訟冤檜
怒下棘寺論死全殿前司小校憤檜主和誤國賊害忠
良挾刺被擒磔于市墓右有流芳亭內石刻王像并所
作詩詞存焉

岳王墓 林弓寮詩 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
報主寃有骨封王苔雨樓臺暗花風路徑香沈思百
年事揮淚對斜陽 趙子昂詩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
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
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則誠詩 莫向中原歎黍離英雄
生死係安危內廷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
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

二帝遊魂更可悲 林清源詩 誰收將骨葬西湖已下
他年必治是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
堂短計慚髽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
一盞燈火屬浮屠

潁湖爲葉公祠遲縣葉公永盛萬歷間巡鹽按浙適詔
命增鹽稅以助大工公殫力矢心調劑上下商竈感德
建祠以祀○棲霞嶺後爲搗霜塢護國仁王禪寺宋淳
祐間經略花圍與孟珙建上有黃龍洞深杳莫測旱不
禱而澇不溢相傳時有神物蜿蜒松上洞側有龍祠禱

雨多應○又西爲淨性禪寺宋乾德間吳越王建元末燬明初重建○岳墳之西爲張侯祠祠後即其墓侯名憲爲武穆愛將累立戰功秦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轉令王俊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以兵權還飛張俊親行鞫憲體無完膚卒葬于此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明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石碣郡守梁材建祠以祀萬歷間重修○履泰之西爲仙姑山旁爲東山衖可通古蕩西溪者靈隱山脉至此少伏若斷若連西爲桃花衖○又西從石板巷而入爲青芝塢土有五色而雜銀

塢常產青芝南宋駐蹕居民稠密繞湖市廛故山中多巷名○玉泉講寺南齊時僧曇超說法于此龍王來聽撫掌出泉今名玉泉池清澈可鑑畜五色魚游泳如畫遂建龍王祠于池上明萬歷間建觀音閣于池左

〔玉泉池〕白樂天詩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何人

後爲靈峰禪寺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有翠微閣眠雲堂洗鉢池幽僻岑寂時聞偃蹇悲嘯遊人罕至○又北爲法華山去靈隱山里許又北十里爲西溪秦亭則法華分脉也○方井在桃源嶺之下徑六尺深一仞井上有亭○報先寺佛惠寺俱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元末燬明初重建萬歷間修○智勝庵弘治間建○東嶽廟宋時嘉定間建去城二十里三月二十八日嶽帝誕辰遊人闐踏杭州行宮五處此爲最盛○青芝塢西南爲駿化山水竹塢周杞墓宋建炎間杞知常州值苗劉之亂倡義勤王以功授右文殿修撰兄格同時爲浙西提刑死于陳通之亂贈龍圖閣學士兄

弟忠義名震一時敕葬于此○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真自閩來居此善雷法因敕建雷院賜號沖素真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拾貲至今不廢○仙姑之西爲駝巘嶺濟王墓王名竑宋寧宗長子與史彌遠有隙寧宗崩彌遠與楊后矯詔立理宗王出居湖州太湖賊潘壬等劫濟王謀立之王不從率州兵擊賊事聞彌遠稱詔殺濟王人多冤之景定間詔復王爵敕葬于此過行春橋入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植松以達靈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今存無幾

〔九里松〕王世貞詩 未叩三天竺先過九里松青葱表河潤天矯失秦封雲結諸天座風和萬壑鐘翔空疑鸞鳳拆地甲虬龍花滿餘杭釀脂充石室供惟輸道旁客行止一數筇

折而南爲仙芝嶺俗稱臙脂嶺○普福講寺宋僧朋璘建穹殿峻閣每飯僧至三千人明初猶盛今廢爲文內有芝雲靈葛井亦稚川遺跡產無尾螺○天翁院杭晉宋廢移建以奉陶吳許三真君○又西爲黑觀音堂內

供黑漆古觀音像○又西爲集慶山集慶講寺宋妃閻氏建巧麗冠諸剎元末寺燬明初重建○三官廟文昌祠定光殿俱萬歷間增建○又西爲合澗橋花自靈隱南自天竺合流于此

〔合澗橋〕白樂天詩 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峰雲起北峰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又南爲天 山進佛國山門爲下天竺講寺晉僧慧理建宋元明朝屢經修改崇禎六年鼎造三天竺之勝周占四十里而此地尤爲奇絕自飛來峰轉至寺後岩洞玲瓏妍態怪狀不可縷述材木皆托根岩石不土而茂月桂峰唐天聖時秋夜月朗降靈實于茲山狀如珠璣瑾琛蓉自有異人識之曰此月中桂子也遂名之

〔月桂峰〕蓉永詩 丹桂生瑤實子年曾一時偏從天竺落衹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欹嬋娟含素影凌亂下空墀泉客珠連泣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誦樂天詩 又 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爲惜仙

家樹移栽佛國山蟾宮人可折鷲嶺世稀攀他日歲寒裏松杉相倚間

稽留峰又名許由峰相傳許由隱此處同父有詩云聞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隱許由蓮花峰峰頂孤石可四十圍削瓣若千葉蓮花○三生石在寺後唐李源京洛人憤父憕死安祿山之亂不仕不娶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同遊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我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取荊州路舟至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澤曰此吾托身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幸臨視以笑爲信十三年後中秋月夜當相見於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返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赴其約聞葛洪井畔有牧童叉髻騎牛歌竹枝詞云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

公暨信士俗緣未斷愼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歎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塘拂袖入烟霞而去未爲慈雲修懺處○翻經臺謝靈運翻經處○香林洞右有日月岩○葛塢葛井晉稚川遺蹟相傳唐時亦有方士葛孝先隱此故郭祥正詩有二葛既成仙猶存煉丹處○又南爲楓木塢進施茶亭過白衣大士殿爲中天竺禪寺在稽留峰北晉僧寶掌建寶掌臨化時自稱度世一千七十二年故山有千歲岩元末寺燬明初重建屢修屢燬崇禎改元鼎建○寺前爲永淸塢永淸庵正德間陳氏建心擁寶掌禪師建有白雲岩玉液泉○中竺之西爲翻經臺宋僧元淨建淨受戒於慈雲學行精進神宗賜號辨才後還居龍井亭廢明洪武間僧一如重建僧會稽人永樂中修大藏經詔一如總其事寵賚甚渥見心亭嘉靖間都指揮李節建○眞武殿彌陀殿張仙祠香山殿俱萬歷間增建○上天竺講寺晉僧道翊結庵於此一夕見瑞光發于前瞯視之得奇木刻觀音大士像後漢時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貯頂中妙相咸備嘗放白

光士民崇信赴禮吳越王遂建觀音看經院宋時湖西久旱迎禱輒應南渡時捨施珍寶珠玉叙出大內嘉祐中郡守沈文通以教易禪命辨才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蔡襄守郡奏賜靈感觀音殿額建炎間兀朮過天竺問知觀音本始乃奉之與中與大藏經并徙而北時比邱智完奉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西南五里曰玉河鄉亦建祠以事天竺井中復現出一像迎請供奉奇妙如前端古特勝座後有觀音出現井元末寺燬復葺明初重建萬歷間鼎修慈悲救濟靈感卽應朝

謁者四時不絕春間尤盛二月十九日大士誕辰殿上建會設齋遠近士女麇集闐山塞道明[illegible]天啓朝多宣賜金帛寶旛之屬崇禎乙亥六月水災獨三竺殿宇無恙大悲泉在講堂下流遶殿前水經如意池池以青石鑊如意文方丈許可以流觴○夢泉宋時亢旱寺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于西坡鑿之果得○乳竇峰在寺南下有空岩懸乳如脂甘和可啖○中印峰在寺稍南重岡疊巘蒼翠輝映晴午極宜登覽○白雲峰在寺北天香岩烏石峰在寺東獅子峰雙桂峰在寺西蛾

眉山又西○出寺折而東南爲幽淙嶺俗稱水出岩深邃泠泠巉石齒齒須布襪芒屨前後牽挽而登躋攀躋覩草樹四周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左迫峭嶂右臨深澗緣木攀蘿方可舉趾○活沙塢流沙滑而善崩上至天門諸山下伏雙峰錐立遊覽至此西湖之勝全在目前矣從此東爲龍井南爲郎當嶺小詩嶺大青嶺升降相因西湖或隱或見又南則爲五雲矣

下天竺 張祜詩 西南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路穿岩竹分流入寺泉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蓮

中天竺 白樂天詩 雜芳澗草合繁綠岩樹新山深候暖四月有餘春竹寺過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從一慇勤

上天竺 張文明詩 九里青松行盡時亂山迴護古招提叢林黯景臨谿口好鳥思春語寺西花遶路吞紅袖笑風吹衣暖紫騮嘶尋芳訪古無窮興更把新詩

續舊題 張仲舉詩 石梁濺水濕蒼苔陰洞旁穿澗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 白廷玉詩 山轉龍泓一徑深風烟吹濕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曾識建炎春城中遮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沈周詩 珠林懸碧間恰有小橋通水格畫重石松鳴樹樹風路當三里半寺在兩山中今日天香閣先期憶祐公又奇倚靈峰住緣蘿取次尋紅泉交石面翠壁秀堂陰猿鶴遺塵想烟霞發隱心歸來遊火候深木路沈沈

自合澗橋折而北爲飛來峰又名靈鷲峰界乎靈竺二兩山之間高數十丈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駿豹蹲獅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冬夏常青烟雨雪月無異不佳晉咸和間西僧慧理登而嘆曰此迺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因樹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峰曰飛來峰頂有神尼舍利塔隋仁壽二年遣僧齎神尼舍利造塔于此鑿基得石坎以舍利函納其中不

差分毫人咸異之峰下岩扃窈窕屈曲通明元浮屠楊璉眞伽鐫諸佛像于壁間

飛來峰 張翥之詩 翠擁螺攢玉作堆一峰孤絕似飛來龍翔北海看鱗動鵰落西湖錦翼開鬼斧鑿穿生混沌神鞭驅出小蓬萊石門陰洞知多少欲借丹梯上紫臺 張瀚詩 長松十里畫陰陰引入飛來第一峰洞裏紫霞明日月天邊青靄出芙蓉小橋不斷橫谿路古寺猶聞隔樹鐘戀賞更忘塵世遠歸途幾處暮雲封 尹仲明詩 湖山尤愛飛來峰孤猿長嘯寒烟中

丹邱赤霞藏梵宇布祇園履來仙翁松根帝由紹山骨水光雲氣相冥濛流傳來自天竺國擬奪造化開鴻蒙吾意此語特虛幻豈有重淵能凌空山川大地太始奠何假移掇迷西東詩人好奇故踵襲眩哉千古欺盲聾是耶非耶姑勿論且坐挹此亭間風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葛仙翁于此得道相傳其底可通蕭山有採乳石者入之聞江濤聲壁間鬻羅漢像宋高士丁飛居洞中讀書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陟峻如飛常月夜登岩鼓琵琶流淙協奏天籟淒清逍遥致鸞鶴之翔集清林洞岩扉深杳涼氣侵肌玉乳洞射旭洞俱

宛轉通明縣泉淅淅乳溜若凝脂有逕可陟峰頂壁間題刻甚多奇石嵌顯信天巧也○靈鷲塔在龍泓洞口又名理公塔亦慧理遺蹟左有迴龍橋過橋為石門澗澗上為冷泉亭唐時亭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樂天記中云山樹為蓋岩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可濯足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耳目之穢心口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迺其蕭疑停納尤于夜坐時得之澗浦先時深廣可以通舟名靈隱浦宋紹興間有堪輿言靈隱火山也得水可禳乃鑿石閘以蓄水明弘治十二年山水橫發閘崩而淤亦萬歷間復築砌閘壘石覆桐清流激湍緣砌拂袪堪憩息崇禎乙亥六月廿四淫雨兩晝夜平地水湧丈餘湖上諸山裂陷數十處園亭寺觀官舍民房爲湯無數靈竺街道翻陷深坎澗閘亦水決崩壞災異之甚無踰于此○又西為青蓮山房憲副包隨登之別墅也府蓮花峰跨曲澗深岩峭壁修竹古梅隱映林麓間臺榭點綴稚冠諸園乙亥水溢亦被漂泊○又西為呼猿洞

晉慧理書白猿于此宋智一訪遺蹟亦畜猿于山臨澗長嘯諸猿畢集好事者施食以齋之洞門狹隘僅可側身而入盤曲崎嶇必燒炬牽繩方識蹊路里許漸入深曠軒敞通明石壁間形影怪異四旁岐竇深窅莫可抵止

冷泉亭 李草閣詩 靈隱寺外冷泉亭蘿風吹日晝冥冥猿啼一聲松子落無數白雲生翠屏 曹既明詩 朱簾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沈波底月夜闌相對濯寒光 林丹山詩 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是在山時 楊廉夫詩 九里松關一徑深修廊千尺畫沈沈佛安稱璐沈香座僧住旃檀紫竹林南北高峰天外聳東西流水屋頭琴冷泉亭畔閒盤礴恍盡平生名利心 趙師秀詩 衆境碧沈沈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靜無人世虛空見佛心却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靈隱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十二里秦漢時有白虎棲此因名虎林唐避帝諱更名武林山脈起歙

出睦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塘下為靈隱禪寺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石塔四座吳越王建元末殿燬明初重建門逕弘敞殿宇幽邃以飛來峰為照山怪石虬松屏列門外後殿法輪常轉靈竺第一招提也

靈隱寺 駱賓王詩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張祜詩

峰霞閣一堂朱檻數環延偶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登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淨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父西岩深響連

山頂為北高峰曲折三十六灣石磴數百級而上則羣山屏列湖水鏡浮雲光倒垂萬象在下漁舟歌舫若鷗鳧出沒烟波西望羅刹江如匹練新塗遙接海色茫茫無際浮圖七級唐天寶中建屢燬屢復○上有花光廟以奉五顯之神山半有馬明王廟祈蠶者咸往焉○伏琴泉在靈隱寺後山古松蟠泉洌○石笋峰一名卓筆

峰高數十丈圓峭特立○幽巖山房千戶李元昭隱居○韜光庵在半山唐韜光禪師建師蜀人出遊時其師囑曰遇天可前逢巢則止及游靈隱巢溝塢時值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後樂天果與友善題其堂曰法安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庵右為純陽殿殿右有降龍池伏虎石殿後澗石深即韜光洞方敞如室石紋甚奇怪宛然仙人形影在內風聲人語鉛鈃如鼓吹

韜光庵 白樂天招韜光詩 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菜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韜光答詩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未堪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

寺之西為巖將軍墓巖公名德富婺人從明太祖征伐有功授統軍元帥戰張士誠得捷遂令守禦杭州後征天台反賊中流矢卒追封天水郡公敕葬于此○又西為巢山下為石人嶺形如人狀雙髻聳然嶺下有洞府

名玉女岩○過橫爲西溪居民數百家聚成村市高宗初至杭以其地險阻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云西溪且留下今俗遂稱留下永興寺有綠萼二株亭亭迥出自桃源嶺方井而西沿山數里強半梅花且逕僻民淳山深路絶童稚見客環觀傳說不減桃源中人

西溪 前有梁詩 漁樵叫牧自成村流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髮曾香社幾見朱闍障寒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别乾坤

南山敘勝

湧金門出千峰環翠一鑑浮情柳汀花塢皆堪遊騁遠近應接不暇稍北爲柳洲亭宋時稱豐樂樓久廢明嘉靖間郡守陳希齋建柳洲别館後有樓仍題曰豐樂存舊蹟也後公復任布政重修而改今額

豐樂樓 楚汝思詩 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擁出歌臺舞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　天香暗逐風回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左卽陳公祠公名仕賢號希齋福清人兩任浙杭士民

德之建祠以祀問水亭萬歷二十八年孫司禮建亭聯右爲花地近歸舟晚煮水人忙下客逃又張榮一聯云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折而南爲樓外樓會稽牛楚爲公别墅大史陶石簣題其門曰小瀛洲聯曰樓臺曉映靑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孫忠烈祠餘姚孫公燧字克弘正德間巡撫江西適逆濠之變被執抗節而死贈禮部尚書賜諡忠烈嘉靖間侍御龐公尚鵬建祠以祀○又南爲靈芝崇福律寺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捨以爲寺遂名靈芝至宋而規制宏高孝兩朝四年錢元末燬明永樂初重建萬歷間重修○錢王祠王名鏐臨安人驍勇有智略壯而微賤以白衣唐僖宗時爲都將黃巢部屬平朱直拒黃巢斬劉漢宏累功拜杭州刺史擒薛明破徐福加防禦使進蘇杭等州觀察使築杭城七十里領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賜寶鼎及越州受詔討滅之進彭城郡王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梁開平初進封吳越王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時江濤怒齧命強弩數百射之濤爲斂却退趨西陵尊檢天下兵馬都元帥後唐同光初賜玉冊金印是

與二年卒享年八十二諡武肅王性篤孝嘗撫士卒臨政無倦容當中原擾攘而保鎮疆域民甚德之五傳至忠懿王俶納土于宋子孫代爲顯官熙寧間子賦蘇公守郡奏請龍山廢祠改表忠觀以祀之久廢明嘉靖間督撫胡公宗憲建祠于靈芝之故址塑王像併子文穆王元瓘孫忠獻王弘佐忠遜王弘倧忠懿王弘俶祔焉仍題額表忠有司春秋致祭今其十九世孫德洪世守之○彭祖廟亦錢氏建○清波門出過流福水橋入湖爲士橋先朝城中諸山之水必經橋下入湖歧派如夾字故稱夾字港柳絲如浪流鶯叢集橋久傾廢郡人王朝稍貲重建學使田公汝成嘉其好義爲作記立石覆亭子旁

柳浪聞鶯 聶大年詩 雨後翻空一派青蘇公堤畔繁漁船只藏嬌鳥春聲滑不起魚龍夜氣腥遊子愛聞停玉勒佳人倦聽倚銀屏待看三月歌喉老又見浮波綴作萍　莫璠詞 西子湖頭春過半萬縷垂楊恰似波紋亂黃鸝綠勻誰暗換俊遊來繫花驄慣　紅噪嬌鶯啼緩緩韻叶笙簧幾被風吹斷惱亂佳人停鳳管背花偷把春織按

折而南爲茶坊嶺稍南爲蕭松公館又西爲長橋先時水口甚潤橋分三門有亭歸之壯麗特甚今後浸淫塡塞而勿悉爲民居萬歷間吏部虞淳熙重構橋亭孫司禮建玉庵師相照于後過橋爲南屏山峯巒秀峻壁橫披宛若屏障凌空而中峙者爲慧日峯寺後山間石壁刻者謬淨慈寺後周顯德中錢王俶建延道潛禪師居之潛將求王以金鑄十八阿羅漢王忽夢十八巨人隨行翌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創羅漢堂宋建隆初賜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論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因遂建宗鏡堂熙寧間歲旱湖水盡涸西隅忽迸流泉中有金鯉游漾因鑿井寺衆千餘賴以得給名圓照井宋僧道容鳩工建田字殿貯五百阿羅漢五歲得成塑像皆出自一僧形貌尊嚴各異神氣如生像成僧卽化去紹興嘉泰以來屢燬屢復淳祐間增建千佛閣于與位紹定初僧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穀爲雙井明洪武間燬僧法淨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重建殿閣位置悉遵舊體萬歷間孫司禮鼎修寺爲南屏巨刹

鐘樓倚半壁空豁兼以平湖空闊蒲牢之聲恍自水底潛騰聞者如入龍宮海藏

南屏晚鐘 聶大年詩 柳昏花暝暮雲生隱隱初傳一兩聲禪榻屢驚僧入定旅窗偏惱客含情月臨逆韻升鼇嶺風遞遙音過鳳城催散遊人能歌舞玉壺銀箭夜初更　張炳詩 慧日峯高巨刹開鐘聲隨出暮雲來風生古岸兼葭響月上孤城鼓角哀遲遞午分燈火市依微還傍說經臺層空鐘盡松間鶴多少樓船未擬回　莫璠詞 翠巘深深深幾許佛閣華鐘鮮乳酒

風裊回首南莊行樂地暝烟隔斷青蓮宇　吳儆芳
園人散去金鑰嚴城次第催將閉一望長橋燈火起
絳紗影裏聯歸騎

寺內有鐵鍋重數千斤款識梁貞明二年鑄反在創寺之前或從他寺移來者寺北有四眼井寺前爲萬工池宋建炎以前累遭回祿紹興間有善壽爲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僧宗本募四萬人合力○寺後有蓮花洞巧石層數若芙蓉之瓣洞口爲炘然亭嘉靖間閩人洪玉芳爲紹興守坐法會逮寓淨慈刑部照磨張文仁

築此居之玉芳曰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登此則湖山風景揚暝無遺

南屏山淨慈寺　王伯安詩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繞青林迴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將下讀書臺　孫太初詩　石上藤蘿對夕曛寒花發日坐來頻撫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鄰

寺右由小徑折而東爲甘園宋內侍甘升之園理宗嘗臨幸據西湖一曲有御愛松望湖閣小蓬萊今爲黃氏別業○寺前爲雷峰塔舊名中峰亦曰迴峰南屏支脈也地產黃皮木吳越王妃建浮圖七級俗傳下壓白蛇青魚二怪蟠蛇塔影高齧湖濱每當返照斜暉遠波搖蕩湖爲夕照佳景

雷峰夕照　聶大年詩　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光映雲擁峯巒返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衝蒼靄外馬歸遲何人解畫瀟湘景併與漁

村作二奇　莫璠詞　古塔斜陽紅欲暝西畸人家半在桑榆景水印殘霞如濯錦烟籠佛國非凡境　十里畫船歸欲盡漁唱菱歌別是湖中景待月有人樓上等珠簾半捲闌重凭　馬洪詞　高塔迢層斜日明時景倍增常是游湖船攏岸等登看遍千峰紫翠凝暮色籠軀稜留照溪邊掃葉僧歸背分金猶未了生僧幾處人家又上燈　林和靖詩　中峰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疏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折而北爲瀨花莊洪武中淨慈僧廣衍以博學被修大典歸老于此林亭幽雅開傍湖濱今高文端公論堂四僧舍也左爲俊文毅公墓○南屏之西爲九曜山與赤山聯屬發祥祠祀昌化伯邵公名林世廟祖母孝惠皇太后之父恩封伯爵嘉靖十九年敕葬十里給銀五萬兩修隧崇嵌塋斷工巧江南所無○又西南爲太子灣宋莊文景獻二太子攢厝也折而南爲石屋洞高敞虛明狀如軒榭可布筵几洞口鐫水上旋山上廬壺中日月洞中天其底遂忝通幽周鐫羅漢五百十六

身萬曆十二年孫司禮作石枰石枕于內側爲蝙蝠洞產白蝙蝠大者如鴉建炎間里人數百避兵于內得免難○大仁禪寺俗稱石屋吳越王建萬曆間孫司禮出貲○又南過烟霞嶺爲水樂洞岩石盤崎洞穴虛豁泉聲如金石高宗以賜爲楊郡王別業年久荒廢水樂絕響賈似道厚值得之疏鑿蹄涂復洞出節發自然勝概賈復洞旁錢氏建淨心院似道又取東坡詩語名其堂亭曰聲在愛此留照獨醒又介堂玉淵漱石宜晚皆紀其勝處洞泉貫達堂亭就山鑿爲池以受水每游履

伏流飛泉噴如虎溪又即其右旋闢學頭爲徑面上作亭其扁曰四方之宇杭越諸峯江湖海門盡在目睫皆奇觀也○烟霞洞晉僧彌洪結廬洞口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石壁若鐫刻者宋錢洪奉吳越王夢僧告云吾兄弟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聯之次日訪得烟霞大像之異遂補刻十二尊環坐如生壁間湧出浮圖岑嶺乳竇如雲如蓋莫可名狀乘燭可入渺無窮際洞口有東坡留題右有象鼻石上有方井○烟霞寺吳越王建歲久傾圮明萬曆二十八年司禮孫公重建圓名

山四大景山陰王廷策書

石屋洞　倪仁近詩　誰鑿空青露石坳遊龍伸脊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脈碎風雨支撐天柱牢峭壁蒼苔侵佛髻懸崖滴乳濕僧袍伽藍闈似香山瘦燈暗祠荒沒野蒿　沈周詩　仙姑寂寂稱冥棲迤邐山重與世迷霧侵雲深龍蛻滿古崖人斷鳥巢低燒痕半毀眞伽佛苔色偏侵似道題願學長生謝烟火采貪赤箭與青泥

水樂洞　楊仲弘詩　石林求路轉崢嶸來訪香巖大士家雨過門前生薤葉風行壠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沙欲適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勝紛華

烟霞洞　沈周詩　去去逾翁嶺登登入亂山衆峰嵐外鎖一洞石中分行逐獼猴伴坐穿虎豹羣竹深濤氣逼花雜妙香焚崖龕懸鐘乳丹青蘚紋蝕書留鬼刻崖迹驗神斤甘露滴白玉鮮霞生紫氛上方曾巀今頌節或茹君石扇扃秋月天窗漏夕曛蒙泉飛錫飲蒙卓野飯耘處僻人稀到窮幽我獨勤桃源果何

在只使世空聞

南高峰在南北諸山之界脉陰曲折而上羊腸詰屈松篁蔽翳山椒巨石箭攢叢生非芒鞋竹杖未易登臨塔居峰頂晉天福間建舊七級今存五級塔中四望東瞰平蕪南俯大江西揖岩竇北矚陵阜南北兩峰相對爲諸山領袖憑湖望之直插雲表屹如巍冠者爲仙照壇相傳道者鎮魔之所峰頂有鉢盂潭穎川泉不涸不盈潭側有白龍洞榮國寺卽塔院宋寶祐間福王與芮建拓徑便陟今止存五顯祠

兩峰插雲 董大年詩 屹立亭亭入杳冥勢雄南北氣憑陵玉簪拔地擎千仞寶蓋撑空颭七層天遠不聞風外鐸夜深遙禮月邊燈何當一掃浮雲盡俯瞰東溟看日升 湯煥詩 一支分峙兩峰高海拆江蟠立巨鰲鎖處千年鍾王氣登時百里見秋毫湖波足下低堪挹斗柄岩前近可操夜靜有時笙鶴過繞空鐘梵雜仙璈

自太子灣而西爲玉岑山相傳其山產玉故潤媚異常孤峰秀拔屛巒縈繞古木倒植森聳凌冬崖上玉岑二

字許采書山門玉岑宋理宗書○玉岑之對爲赤山臨湖而近定香橋爲赤山埠水曲爲浴鵠灣張伯雨構軒于此路通江干商旅不絕

浴鵠灣 劉邦彥詩 春水初生浴鵠灣渡樓高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淸晝閒

惠因講寺吳越王建元時高麗瀋王奉詔進香繙經于此俗稱高麗寺明初重葺磚石精工藏輪宏偉萬曆間重修○惠因澗水經寺前入湖澗有蛟洞口鑄鐵楗拒之名鐵楗洞○寺北爲法相律寺後唐高僧行修號法

眞如[illegible]得法于雲峰存公有異相耳長九寸相傳定光佛後身乾祐四年跌逝寺僧漆其眞身供奉祈禱有驗正月六日誕辰遊人雲集內有錫杖泉○大通律寺吳越王建舊有辟塵爐非木非石扣之錚然纖塵不染今移龍井寺中○筲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黃子久號大癡畫工山水卜居泉上○赤山之北爲三台山于忠肅墓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仕兵部尚書英廟北狩時公任國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被奸臣石亨徐有貞等誣公不軌竟以冤死子冕奉葬于此

成化二年廷議始白詔遣行人馬暶諭祭弘治七年賜諡肅愍萬曆十八年改諡忠肅建祠旌功○其前爲栗山八盤嶺周眞人墓眞人名思得仁和人精五雷法永樂初年召試屢獎屢從北征累著勞績歷事四朝英廟寵錫特甚景泰初還山卒年九十三訃聞遣祭賜號眞人敕葬于此○三台山之北爲小麥嶺其地宜麥今悉爲墳墓無餘隙矣西有支逕可通大麥嶺○張公墓吏部尚書張瀚仁和人忤時相張江陵歸卒諭葬賜諡恭懿○東嶽行宮宋咸淳中建○靈應廟宋蔣通賢直孝觀紹興十一年七月坐化桐木下七日如生累見靈異境內賴之事聞詔立廟崇祀歲久傾圮明萬曆間重建○永福橋俗稱飲馬橋吳越宋時皆牧馬于此○又西大麥嶺嶺南北兩山之界旁爲花家山一名蛇山○循湖而登爲茅家埠埠西爲柳庭書院大中丞陳洪濛別墅○飲馬橋折而西北爲積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異物蜿蜒扶輿之狀旁有平鼎永淸馬鞍延壽等山又有白蛇岩巨角岩○張伯雨墓錢塘張天雨號貞子宋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名山晚入開元

宮爲道士工書能詩文更奇古旁有玉鉤橋伯雨資玉鉤所建去橋爲徐公墓尚書徐公琦字良玉宣德間以通政奉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綺甚厚琦悉却之○又西北爲雞籠山風篁嶺○楊梅塢地產楊梅美于他處嶺上爲過溪亭東坡訪辨才于龍井送至嶺上嚴曰遂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于此以詩記之歲久傾圮萬曆間司禮孫公重建李公祠交趾人李德幼讀書警悟黎王獻之高皇帝歷事五朝勞績頗著鎮守兩浙景泰四年卒敕葬建祠以祀延恩延慶講寺俗稱龍井寺後唐居民凌霄募建宋元豐間辨才自天竺歸老于此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建三賢祠祀之萬曆間孫司禮重構亭軒築橋累甃玉鱗池粉霖雨閣搜石刻玉磊翠堆雲龍井爲仙翁煉丹之所林樾幽古深不可測疏澗泠泠蒼山翁鬱有非人世井中傳有龍禱雨多應上覆以樓名惠濟龍王祠水經飲馬橋合黃泥嶺東出茅家埠入湖神運石高六尺餘旁有木香一架穿繞石竅正統間大旱中貴李德駐龍井令力士淘之先得金玉銀佛各一枚繼

得二十面刻大宋年號次得茲石以八十人搜出之有神運二字不知何代所鐫

龍井 秦子嚶詩 筇杖徐徐步此山摸雲尋逕興飄然寶開海眼知何代墮出藍花不記年亭老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時蹤羽空收拾遺却龍泓一片泉

一片雲石高丈許在風篁嶺上靑潤玲瓏巧若鐫刻孫司禮搆片雲亭設石枰于亭內聯鐫興來臨水敲破月談罷吟風倚片雲○獅子峰在片雲之上可瞰江楓聲

望天竺諸峰蟲秀如畫其下有蓮花岩雜摩室與眾亭
亦孫公橋發浣花池于前
風篁嶺 楊次公詩 微風搖琅玕蕭瑟僾一道爲箒掃
晴空纖塵飛不到
獅子峰 楊廉夫詩 海國梅青垂兩收胡床高踞碧獅
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越山窮地欲浮樓閣居風吹
碧霞旋旗落日照紅鼔行人莫問驛潮事潮落山西
漫十洲
嶺北爲棋盤山頂有方石舊傳丹砂爲局子分黑白今

已湮沒登其巔則江湖勝概環眺無遺○龍井之上爲
老龍井幽僻清奥峭壑縈迴西湖不可復覩家地產茶
從此再上則爲天門嶺西一徑道崎嶇人烟斷絶○龍井
之南爲九溪在烟霞嶺之西路通徐村水出江干○龍井
之西爲十八澗路通六和塔○自南屏之南爲錢糧司
嶺吳越王設司于此以徵山課嶺側有龍母池乾綠水
○折而西爲廣澤禪寺晉天福間吳越王建有泉一泓
甘澄可嗽舊名甘露寺明初燬天順八年重建○又西
南爲大慈山在龍山西去城可十里定慧禪寺俗稱虎
跑寺唐元和間僧寰中始建宋末燬元大德間重建復
燬明正德間寶珠禪師建嘉靖間燬僧永果復建西堂
開遊佛場即楝虎堂唐時性空大師栖禪其間苦乏水
將欲他往忽夢神人跪而告曰師來我等徽患甚大
柰何棄去南嶽童子旋道二虎來移師泉也翌日果
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遂名虎跑泉一泓清淺照見毫
髮有亭覆之刻金龍于上鱗甲照曜宛如真龍稱跑泉
底石壁題咏甚多
虎跑泉 蘇子瞻詩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

涼閑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
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尊
自在嘗
又南爲慈慶禪寺俗稱珍珠寺吳越王建周顯德間有
泉自地迸出湧如貫珠僧因甃成方池名珍珠泉宋時
官家取以釀酒大慈山之北有樵歌嶺戒石岩○清波
門出折而南由方家谷爲筆架山忠節祠衢州太學徐
應鑣宋亡攜子女俱赴井死同舍劉生收其屍葬此命
駙秘閣修撰明正德間立祠致祭○崇壽教寺宋紹興
間劉貴妃建內有鳳凰泉自鳳山而下注于方池松筠
亭觀音洞筆架池假松亭枝榦○又西南爲孫岸洞宋
趙冀王園居盤巧石曲引流泉內有仙人棋盤松雲舉
石磴峻絶折而南爲慈雲嶺蘿山支脈也嶺有江湖偉
觀亭嶺下有觀音洞水寺禪寺吳越王建石壁刻宋仁
宗佛牙讚○嶺之南爲龍山一名臥龍山又名龍華山
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局于此蜿蜒若游龍然巔有白
塔嶺北有鴻鵠池上爲天眞禪寺梁時錢王建今存一
庵○登雲臺錢王郊天之所側有鑒化洞武肅王勒石

存焉洞深百步澗數丈有和靖東坡題筆○下爲勳賢
祠舊名天眞精舍明嘉靖間僉憲王臣等醵金購地創
祠以祀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
室傳經樓及望海亭置贍田以待四方學者萬曆八年
燬天下書院精舍亦爲里甲所佃十一年撫按蕭范二
公奏請准復祠田有司春秋致祭○天龍禪寺亦鏡清
禪師道場內有頓軒抄音樓化生池○勝相禪寺亦錢
氏建○龍華禪寺錢王以瑞勢因拓建有傅大士塔像
大士故寓入也遇嵩頭陀指點了悟前因頓通佛法梁

武帝召論眞諦答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乃升
座拍板唱四十九頌而去○宋籍田在天龍寺下一名
八卦田溝塍如八卦形至今不紊○稍南爲妙因山錢
王臺文穆王元瓘忠獻王仁佐墓○稍北爲玉屏山普
景禪寺元延祐間建伏龍尚禪師道場○妙因山之陽
爲江公墓仁和江公瀾歷官翰林至吏部侍郎忤幸臣
劉瑾出爲南京禮部尚書瑾誅贈少保謚文昭○自清
波門出折而東南爲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濱右掠
江濱形若飛鳳唐爲州治錢氏因以爲宮宋即其宮爲

州治南渡建都又即州治爲行宮山之東麓環入禁苑
今萬松書院八蟠嶺報國寺諸處皆故宮也元納胡僧
之說即故宮建五寺築鎮南塔以壓之明朝因之司官
司廨署于左山椒江湖之勝西有望江亭海門風帆陸
隱眉睫西湖與練瀾瀲灩徵翠亂萬泉身若凌雲信兼
登臨之美東南之雄會也其麓爲萬松嶺唐宋以來巨
松夾道密邇宮闕碧瓦紅磨鱗次櫛比今夷爲大塗而
松亦無幾矣萬松書院弘治十年參政海虞周木以報
恩寺故址改爲書院中建大成殿明道堂以奉宣聖及
四配像旁設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會雅二亭嘉靖五年
侍御潘倣拓建毓秀閣翼以精舍以待四方遊學之士
過八蟠嶺而南可達月岩書院之右有留月亭壺二壑
上爲月岩下爲圭石中有振衣可汲依雲見湖四亭秀
石巉岩奇若玉削不可勝紀○嶺上有沈婆井嶺下有
郭公井晉郭璞能知地脈時杭民苦滷郭得甘泉璞鑿
井于此○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爲報國講
寺元胡僧楊璉眞伽請宋故內建五寺曰報國興元般
若仙林尊勝又發宋諸陵建壺瓶塔高二百丈堊飾如

寺又名白雲延祐至正間諸寺與塔俱為張士誠毀明
洪武間重建報國○宋行宮即錢王故宮皇城九里
宋故宮 汪周詩 金殿宮巍立翠微中原遙見塞塵飛
兩宮隔泣愁難托七廟鵑魂恨不歸湖上花香無紫
鎖雲間樹色映黃扉只今惟有山僧住鐘磬冷冷送
落暉 又 松嶺行宮倚夕曛繁華丞相太平君江南書
有文侯命河北愁無武軍翠閣迎臨千澗月珠簾
齊捲萬山雲笙歌如海春風裏五國城頭可得聞
宋行宮 監潮詩 南渡山川王氣銷西風松柏認前朝
荒臺繇復千宮宴滄海空傳半夜潮龍去豈來曾駐
蹕鳳歸宴寢不聞簫上方梵閣依稀在秋雨蕭蕭鎖
寂寥
又南折而西為梵天講寺宋乾德中吳越王建迎阿育
舍利以奉之明永樂間重修內有鳳鯽井金井石塔二
○寺之北折而西為勝果禪寺唐乾寧間無著宣禪師
建吳越王錢鏐託觀音夢至及十八羅漢像于石壁間
元末毀明永樂間建
梵天寺 蘇子瞻詩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

應江上秋風晚來急為傳鐘鼓到西興
勝果寺 僧處默詩 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薛蘿到江吳
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上方城
郭近鐘磬雜笙歌 陳造復詩 行行循石磴不覺到松
頭未異凌虛翼疑從辟穀仙堪輿連小宋廟貌尚嬋
然何物供吟句江湖在目前
上為月岩石壁削立有隙如鏡當秋倒斜圓清輝滿隙
者合璧然○旁有月榭岩之左為中峰峰上有亭曰天
峰孤嘯峰後為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臥醉石放光石

○岩之右為宋殿前司營即御教場宋時人習武之處
山頂石筍林立蒼翠玲瓏森若朝拱第二峰西有小蓮
石壁夾道通人往來名為石徧南望長江北眺西湖○
又西為棲雲庵小雲石海涯別業也其父楚國公貫只
哥雲石遂以貫為姓號酸齋棄爵力絕人讀書隱廬其
處修之所也○又南為包家山山多桃花二月遊人最
盛稱為小桃源宋時有關扁曰蒸霞○山川壇左為正
宗庵元僧大方建右為三一庵白玉蟾煉丹之所蟾南
海瓊州人宋嘉定間遇神人于黎母山中授洞元雷法

遨遊江湖修真訪道嘉定中召赴行都對御稱旨命主
太乙宮結庵于此一日不知所往中有得月樓前有石
池○又南則為大慈禪寺俗稱包山寺宋乾道間僧德
殊建○浙江在省城東南其源有二一發於徽歙一發
於東陽常山合流于嚴州曲折而東千餘里入海故名
浙江又名錢塘江以江潮晝夜奔吼洶湧特甚江口
有兩山南曰龕山北曰赭山對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
門其下有沙墠跨東西二百餘里若伏檻然潮勢至浩
泄之區輒遏沙墠回旋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
不洩則奮而上騰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見者膽悸
者心悸信稱東南巨險至消長之論諸家不同一晦一
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
經于上水緯于下故本月之盈月本水之精氣類相感
而潮汐成焉故秋月最明秋潮最猛郡人觀潮尤盛于
宋自八月十一起至十八日為最盛是日郡守設醮致
祭潮神遂近江立大雲棚貴戚羅綺塞途伺潮上海
門則泅兒數十人執綵旗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矜技
能名為弄潮豪民富客爭以財物賞之

海門觀潮 瞿宗吉詩 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
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 又 一線初
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
中流踏浪兒 又 沙河塘上路歧斜扶醉歸來日已斜
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犀花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高千丈周十五里沿江自徐村
進路盤山盤曲而上石磴數百級山之半有伏虎亭梯
以石城通人往來巔有天井大旱不竭稱五雲書寓為
大湖山又東為排山西為西雲山南為鳥黿山北為鳳
巖山五峰森列林谷蔚起俯視南北兩峰頂有真際寺
宋普照禪師建重陽遊人最盛○西為雲棲塢山塢幽
深松篁夾道塢之中為雲棲寺宋熙寧間僧志逢居此
能伏虎稱伏虎禪師明宏治間為洪水傾圮隆慶五年
釋袾宏字佛慧號蓮池卓錫于此蓮池姓沈浙杭世族
少為諸生有聲究心內典及棄家為僧行腳過雲棲樂
之孤身隻鉢坐破壁間虎遂不擾里民欽佩興建蘭若
師戒行精嚴慧解圓明為戒殺放生文勸人念佛修淨
土盛於明季師之後一人而已教律整肅禪和恒有千

眾其徒遵之至今不替師圓寂于萬曆四十三年壽八
十有一所製偈文數十卷行于世塔院建于寺左寺外
放生所即雲棲監院寺東有壁觀峰迴耀峰寶刀峰青
龍泉聖義泉金液泉為五雲勝地路口三聚亭亦蓮池
建東入本寺北過塔二南出梵村抵江頭三面棲嶺遮
客不問曉然南北通天衢有路通芳塵梵世無為見古
村入庵題翠霧封中宜路碧峰盡處歸庵
雲棲 朱如剛詩 幾年魂夢遶浙城西十里荷花繞翠湖
路轉兩峰三四路又隨青嶂入雲棲 又 千里雲棲

六飛扳轡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閒雲引過驛峯前

捲竹岃

定山高七十五丈周七里突出大江中風濤至此輒抑遏過則雷吼霆鳴矣其西兩峰壁立名曰龍門上有龍潭能興雲雨宋時習水戰于此有遺址存焉下有浮山渟深聚魚對岸爲源浦風水洞在楊村慈嚴院側上洞立夏積風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溶溶大旱不涸洞中石子紅點如丹持出即隱置內如故

風水洞 蘇子瞻詩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浮山去城南四十里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其形勢甚險益潮入海門分爲兩派東派沿浮江塘向富春西派直射此山怒激而回俗稱回頭潮是也

吳山敘勝

吳山在清波門內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于越故稱吳山自天目發源翔舞而東結局于鳳凰山左折十支爲此山其派分西北爲紫月峨眉竹園稍南爲石佛七寶金地瑞石寶蓮清平總名吳山江界海門回環拱抱鍾氣所鍾民居稠集官司基署升其巔則綱繆其趾其巔處尤在曉眺陟山之巔有門曰登高覽勝

吳山曉眺 薩天錫詩 仙居雨復與僧鄰處處峨人家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闌市聲到湖

迷烟霧花氣漲天成蜃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呂貴詩 石磴嶙峋擁地形紫江水抱接蒼溟故宮衰草秋白近海數松隔代青帆影亂投殘雪渚屐痕遙度夕陽亭竹枝唱罷千山暮消盡人間發醉醒

由石磴斗折而上爲伍公廟公名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本王以讒殺奢子胥奔吳說吳伐楚得報父仇旋佐越被讒行成吳復殺越子胥諫不聽賜屬鏤死屍浮江中吳人憐之立廟以祀故吳山又稱胥山唐封惠應侯宋祥符間賜額忠清封英烈王每歲九月二十日致祭○石佛山西蓮寶山南面瑞石海會寺錢王建○東嶽廟宋大觀中建○玉樞道院即神霄雷院○全德觀有星宿閣成化甲午大火諸祠皆燬獨此觀無恙每歲迎春奉勾芒神于此○江東廟隆慶三年建神姓石名固秦時人宋封王賜額嘉濟其廟初在崇福里後徙富水之東雷門因名江東○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神姓張名森相州湯陰人其縣故有皮場鎮並蝎螫人死神時爲場吏素謹事神農氏皮爲殺蝎鎮民德之立

祠以祀凡瘴疫疹疾有祈輒應時有南宮者擬蔡會吳山南渡後遂建廟于此○水神廟爲歷陽包人姚世明以吳山歷雜家故郭內多災建廟奉諸水神以鎮之嗣王而泉出名金龍泉○三官廟闕帝廟城隍廟文昌祠俱在金地山○火德廟宋以火德王南渡後建廟以奉熒惑之神今郡人祝火者皆就焉○重陽庵在寶蓮山麓右爲青衣洞昔有人至洞口見青衣童子姣好如玉追之不見但聞洞中風雨之聲遂名青衣洞中有泉淅淅出石罅南滸潤髮床璧鐫大字心經及佛像山頂

巨石壁下有石承之前有石門上橫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之東北相傳茅君長兹大固季衷泰初咸陽人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崇祀之內有吳天寶閣祿字乘飛金碧勝煥明嘉靖間總督胡公平島夷奏捷建眞武殿萬歷間孫司禮復增鐘翠亭關聖廟三義閣三仙閣內塑張三丰行坐臥三像皆勒動有生氣三丰一名元元寒暑惟衣一衲時人呼爲張邋遢明洪武初曾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性聾言笑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每事輒先知

嘗辟穀數月自若陟峨如飛隆冬恒臥雪中時往來武當結庵于展旗峰北歲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之○壽春庵宋有僧自永嘉來隱名結茅于此住三十年足不越閫日誦彌陀但以掃帚淨居一日吳越王來訪教外別傳之旨師驚虛元辯王甚悅忽以帚劃地湧泉認者謂應杭守范仲淹往參問多年住山有何旨趣答曰山中住獨掩松門無別趣三簡柴頭品字煨不用撥著文彩露問如何是西來大意答曰雲開山月露雨過竹風涼又問一大藏教所言甚麼師舉帚作舞勢公甚稱嘆年九十六歲忽一日雜髮沐浴而逝池中現金色蓮花遂名寶蓮池後有見師于會稽山中撫掌自得嚴下有寶蓮井○雲居庵宋僧了元建○聖水寺元僧明本建至大間僧指月拓基掘地得井幷銅鐵佛像有三枚諸相具足因名三佛泉明朝幷爲一處內有聽松軒了元號佛印善談諧以禪爲戲明本號中峰又號幻住博涉經史爲文援筆立就自題像偈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作中峰鏡面添埃塵○瑞石山秀石玲瓏峨寶巖森寒泉涓瀝往還遲爲流觴清幽傲骨湖山奕

區孚與倫比○上爲紫陽庵與三茅鄰址元道士徐洞陽以集慶堂改建其徒丁野鶴祭仍全真一日召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媸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妻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野鶴眞身至今端坐亭中題識滿壁有玉虛望江二樓秀石遊覽二亭○棗駝峰峭削凌空旁有飛來石雪風洞銘閣曲逕窟爲所涉仙風栩栩

棗駝峰 蘇天爵詩 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靑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生紫竹挂冠何日賦歸來看石篝燈洞中宿

寶山東接石佛山自鎮海樓南西運長慶坊俗稱石龜巷其麓爲施公廟神卽施全詳見岳祠○報功祠明隆慶間建以祀尙書宗憲胡公報其平島夷功也○百法寺宋僧寶寺建依山石鑿大佛半身○寶奎寺在寶山頂宋丞相喬行簡故第奇石峭拔東望海門如在咫尺理宗幸之書見滄二字于石後捨宅爲寺明嘉靖間郡人茅瓚肄讀書于此後及第因號見滄○元妙觀內有

宋眞宗賜王欽若詩高宗書道德經石刻後有石洞幽寒幽雅暑遊最快○忠節祠嘉靖間建祀吳行人伍公員唐僕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王明太傅于公謙每歲于八月十五日致祭○寅賓觀唐乾符間建○普光庵元僧法藏建內有玉壺池吳波泉

寶山新逕 蘇子瞻詩 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靑螺髻遍踏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亂鳴禽呼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舊有寶成寺今殿壁間鐫東坡眞贊幷詩與石觀音像猶存○七寶山在白馬廟巷之西巷內爲通元觀宋紹興間內侍劉敖入道修眞于此高宗御書通元賜名能眞內有壽域樓爲三茅望鶴亭謁斗壇白鶴泉庭泉觀中修竹蔭庭赤日無暑○仁王寺高宗南渡僧慧照臨安卓錫于此建寺賜額仁王定水寺宋建萬松嶺元徙此七寶庵元延祐間道士元谷建○淸平山在仁孝坊之內有郭兒井○開元寺唐元宗時詔天下各建開元寺一所○寶月山布政司上

有黑龍潭深窈如井不涸○峨眉山在寶月山之西有八眼井○棲山有深沙坑裴坊嶺○竹園山在府治西南吳山一脈獨趨而北隱隱隆起宋安撫趙與簒建竹山閣于上平瞰西湖迤邐而西漸出淸波門矣

西湖手鏡終

西湖手鏡跋

西湖山水甲天下自來山經地志美矣備矣玆虎谿先生手鏡一冊專爲游覽而設簡而該約而精舟車攜取展卷瞭如洵游轍之指南也公家居北郭伏虎塘自號虎谿有四拜松軼事載邑乘邑季氏多聞人余季氏之所出也如友梅發蘧諸先生集及公所著樂野齋詩余家多有之今茗雲張君有蒐抄之刻授訪梓里遺文遂以此編授之梓校竟爲識數語點虎

己巳夏四月黃廷鑑書

嘉慶己巳冬十月 閩里張海鵬校梓

發予視浙學。七十二城。紛紛上地志。偶檢閱之。叢穢紕繆。不一而足。吳興尤甚。族子莅畦。醞釀經史。類爲郡志。發凡起例。一洗前志之陋。己卯冬。彈鐵霅川。已樂觀其書成。今聞正上浣。來自秦郵。將渡河北上。金臺留飲十日。酒酣耳熱之頃。問其志何以不梓。莅畦告予曰。某之爲是書也。大約遷史不遷志。循理不循情。略舉一二。如沈約弒其君。舊志尊爲名賢之冠。春秋血食。沈文叔一門忠孝。舊志削而不書。予並表出之。近世有兩節婦焉。一王烈婦。夫亡。乘嫗姑襁褓諸兒。自溺死。一孫烈婦。夫亡。子煢然一身。不食七日死。予獨爲孫作傳。一時賢王者。雖多方陳請不少回。夫是以譁然議論蠭起。不知者。以爲改竄舊本。殆不可信也。其知者。以爲不虛美。不隱惡。史體也。而非志體也。於是遂不果梓。予聞之。蹙然。因嘆直道之難行也。夫太史之簡。董狐之筆。千古能有幾人。而欲躡其事而爲之。其不爲造物者所忌。蓋亦鮮矣。顧以子之才品不磷不屑。寄人籬下。廿自留落。既難見信於有司。又不獲告無歉於鄉井。子何徒自苦。少陵詩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子第安於所遇而已。而何此中技癢。終不能自已。又箋釋石柱記。將布諸梨。以序見屬。不辭。而爲之詞。且慰之曰。此不過湖志之一斑耳。姑先行之。全志具在。當世不乏知音。必不久閟筒中。徒飽蠹魚之腹也。晉安愚叔閎稱題。

石柱記序

吳興山水秀麗。人文輻輳。治博士家言之外。兼該古學。家有藏書。予往在試院。有句云。書肆架多陳設家。儒林家自握靈珠。紀其盛也。莅畦鄭子。予嘗試拔高等。以郡志殘闕。旁諏博考。成一百二十卷。向已歎其該洽。今來淮上。示予箋釋石柱記一篇。得公官轍所届。多冥搜勝蹟。如麻姑碑。華嶽廟石幢。不可數記。大抵忠孝人。必其眞性情。所値山川人物。未有浮雲過眼。如郡有錫山而不知者。雖其中間有譌誤。恐亦如子瞻以赤鼻爲赤壁。借以張所寓之邦、不足深辨也。鄭子抽其腹笥。引而伸之。亦已勤矣。予老且嬾。度不復與吳興山水人文作緣。對此爲泫然點筆而爲之序。康熙歲次壬午五月既望。楚黃張希良。

志吳興者。張元之山墟名。王韶之郡疏。山謙之記。張文規雜錄。陸羽圖經。顧雲總載。陸龜蒙實錄。左文質統記。紹興續圖經。淳熙舊編。皆郡官寄公所作。非生長於湖者。安能備悉湖事。今諸書不概見。宋嘉泰中樞密院編修談鑰。始以郡人志郡事。而陳振孫、議其書草率。未得藂審。明成化志。訓導陳頎作。嘉靖志。訓導補南金作。萬歷志。假託為唐一卷作。草故集。華亭徐獻忠作。相沿舛錯。莫可徵信。頃借書嚴舫。得宋槧石柱記。載山川陵墓亡者三之一。其存而不可信者。亦三之一。吾湖浙西佳郡。何不幸而使數千百年文獻無徵。至於此極邪。竹垞先生。惜其殘闕。為補記二縣。既完且好。余乃一一箋釋。證其所可信。復辨其所不可信。甫脫稾。先生見之賞擊。命鈔副本。藏曝書亭。辛巳七月晦日。歸安鄭元慶識。

三年。築舍人莫不媚之。余作志且七八年。成而弃之篋衍。則與不成何異。用是惆悵不得意。去冬典書甫大麓。作汗漫之遊。孟城卒歲。囊中裝盡矣。復寄食淮陰。會吾師張石虹先生。纂格物外編。不廢芻蕘。甚許可是書。以謂辭不費。而指頗深遠。數將鋟刻木。歸商之同好。咸鼓舞鬪雖。匝月而竣。嗟乎。吾半世精神積年。覷聽。豈僅託於是乎。管窺蠡測。戔戔自慙。夫亦曰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壬午日長至。桑梓園甫鄰處士。載書於吳、興之白蓮華邊。

石柱記

唐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

烏程縣

舊緊。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一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帝顓頊冢

吳大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皋后陵

吳丹陽太守龐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雜合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丘靈鞠墓
梁中書侍郎丘遲墓
梁司空康絢墓
陳五兵尚書康宗墓

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箬澤
若溪
吳王夫槩廟
陳武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宏讓故宅
姚夫難尼扇
施世央金鐺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湖　乳竇　石窗　溫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衡山
帝顓頊冢　春秋鳩茲城

峴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宅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琅邪道祚禪幽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霅溪
白蘋洲

石柱記

皇朝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直南書房秀水朱彝尊輯

德清縣

市亭山

金鵝山

吳羌山

餘不溪

北流水

苧溪

餘不亭侯廟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孝豨冢

武康縣

防風山

武康山

七里巖

前溪

阮公溪

郭先生祠堂

沈道虔石山精舍

吳太常卿姚信墓

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晉揚威將軍東陽太守沈勁墓

宋吏部尚書沈演之墓

石柱記箋釋卷一

歸安　鄭元慶　箋釋

湖州石柱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唯是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耳。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堅如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跡。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唯公最多。觀其鉅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唯干祿字書。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予集錄有之。唯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湮沈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集古錄。

石柱記殘缺。不見年月。及書撰姓名。其字畫。顏魯公書也。凡湖州諸縣。皆記其山川前古陵墓。集古錄目。

石柱記。舊在杼山。今在墨妙亭。輿地碑記目。

按魯公年譜。大歷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八年癸丑正月、蒞任。七月、過建放生池碑銘。是年、有題三癸亭、謝陸處士折青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碑銘記。元靖李先生

碑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遊峴山觀，左指石樽聯句。九年甲寅正月，作干祿字書序，并於刺史宅東偏院，創為韻海鏡源，纂成三百六十卷。是年，有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妙喜寺碑（貫休碑文作于七年壬子歲）。湖霅數然斟十年乙卯，有元次山表墓碑銘。歐陽頠墓碑銘。十一年丙辰四月，有崔孝公陳宅銘記。初梁吳興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剏葺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書柳詩於上，有碑。十二年丁巳，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柳惲西亭記。是月內升五月，有項王碑陰述。吳興集（集中載篇別之文及與客唱和之作，不應在湖州之前，故附錄于此）。八月，爲刑部尚書，年赤所載，魯公離湖州必如此，據不及石柱記，故不知其作於何年，考之所會要，與縣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壁記，公記爲程柱云，舊書今望，則知其爲十二年二月後所作也。時公嘗召赴闕，逝郡，猶留心郡事，勤之貞石，用垂久遠。更數百年，風雨剝蝕，漫漶山巔，孰萃遷力爲收貯，不幾乎與風風尾，同歸銷滅也耶，藏之是非公用心之深。且以補年譜所未逮云。

湖州沿革

湖州。禹貢揚州之域。斗牛之分。（漢書天文分野之書。）

古防風氏之國也。春秋時，吳地。後屬越。越爲楚所滅，屬楚。（子史證。）

楚爲菰城，即春申君之邑。（方輿勝覽。）

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會稽郡。改菰城爲烏程縣，隸會稽。又置故鄣縣，隸鄣郡。（吳興記。）

秦始皇至會稽，徙大越之人于烏程。（越絕外傳。）

烏程。故鄣。漢屬會稽丹陽二郡。東漢屬吳郡。吳孫皓分置吳興郡。晉宋齊因之。（輿地廣記。）

梁紹泰元年，改吳興郡爲震州，蓋取震澤爲名。陳初罷州，復爲郡。（元和郡縣志。）

隋仁壽二年，改吳興郡爲湖州。（太平寰宇記。）

五湖之表州，以爲名也。（郡國志。）

隋煬帝初廢湖州，分其地，入餘杭及吳二郡。（通典。）

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天寶元年，改吳興郡。乾元元年，復爲湖州。（唐書。）

湖州吳興郡。上土貢，御服，烏眼綾，折皁布，綿紬，布紵，糯米，黃糕（唐作糯），紫筍茶，木瓜，杭子，乳柑，蜜，金沙泉。戶七萬三千三百六，口四十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縣五。烏程望。長城望。安吉緊。德清上。武康上。（新唐書。）

按，吳興志，唐歲貢御服折造布二百九十端（一作折皁），紫筍茶一萬串，又供尚食乾糖糯米一千三百八十三石有奇。糯米一百九十八石，木瓜四卅，木瓜綿三卅，栗梔子一千三百五十斤，重貢梔子一千三百斤，又白糯三石，沙盆一百枚，金沙泉一瓶，餅，乳柑五百顆，續記云，大歷三年，貢布三十端，供御服折造布二百九十匹，大歷六年，始進木瓜，大歷元年，始進木瓜。興元貢梔子二年，進白蜜，貢梔子五年，進貢糯米，貞元十三年，進糯米十四年，進沙盆十五年，進元和五年，減米六十六石。本郡宋喬年起兵火，架閣典籍，具在續記。興國中，編修史左文質纂，有所考據，故所載年代數目，可以補史之遺缺。又按，唐之歲貢，如烏程縣綾絹布紵，唐初所貢數，據不詳。續記載貞觀三年，貢布三十端，可見其不多矣。供御服折造布，與木瓜梔子蜜，寶大歷元年至六年始進。唯是以兩稅錢和市供，故不至甚病民。糯米黃糯與沙盆，貞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始進，至元和中，米已三損其一，乳柑不貢。所進之年，紫筍茶大歷五年始於顧渚置貢茶院，側有碧泉，涌沙粲如金，名則金沙泉，亦大歷後所進也。唐自肅宗、太宗，以仁義保護天下，物貢有常，不貴異物。下逮肅宗，不聞貢異，大歷貞元之間，淮藩兵革，費官用，審口賦之薄，費貢於摧，不得頻貢，累增不已，亦足見唐室盛衰之故矣。宋初獎諸縣命郡錄修貢，皆無，唯貢乳柑五百顆，紬布二十匹，茶角，紫筍茶一百角，瓶泉（其瓶設綠打成，并餅餡重五十六兩），如續記所載，視唐數已大減。又謂茶泉，故存舊疑，唯據柑布二物，徽宗已競進柑，故九域志唯載白紵二十匹，綿綾三十事，紵麻以綾。又獨貢白紵布而已。宋世相承，以節儉爲家法。先王所謂物土之宜而致其利者，代益以損，可爲萬世法。

按，夫戶口者，租庸所由起也。唐之口四十七萬有奇，今止二十九萬有奇。唐之租庸調，其數已不可考。今僅以四十萬四千有奇，米斛三十九萬一千有奇。舊野史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古之制也。今則并於兩稅，過於租庸又倍天下三分之一。嗚呼，蘇湖爲天下足，和以農爲業，以事手足，乃我服心。唐陸贄曰：吳中之田，賦役之重，或他道數其擬賦數萬，與唐以貢獻之故，面賦歲者，兩宋以和糴之困，而歲科者，實以置之公田，甚於紀其斂士饑之釐，賦重於吳歟。是故賦稅相仍，官因之多，農乎於民，兩科則之繁，其革其弊，真德秀曰：以一夫十畝之家論之，一夫輕歲勤動，可耕十畝，一畝米二石，亦需有年，計其米二十石，一夫食用，可五石，而賦所存止十石矣。賃擬米，畝可六斗而徵（蓋米無年偃仙七分），餘米止四石耳，而妻孥之待哺，衣褐之蓋形，皆取給焉。又有遇年因饑，耗蠹因緣，勤賦不在此數。以吳之浙人，被譽之所出，與牧稼耕樸，瞻所餘無幾，而民力竭矣。戶口安得不消耗耶。

按，吳初置吳興郡，領九縣，烏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故鄣、安吉、原鄉、於潛。晉析烏程，置長城、東遷，領縣十一。後割陽羨置義興郡，爲縣十。宋以故鄣爲升陽。齊梁陳仍九縣。隋平陳，郡廢，縣並省各他郡。仁壽二年，以武康、烏程、長城三縣置湖州。大業復廢。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止領烏程一縣。七年，始以武康、長城來屬。又并安吉、原鄉入長城。麟德中，復置安吉。天授中，析武康置武源，尋改臨溪，又改德清。寶應三年，陞湖州爲忠國軍。咸淳之世，凡五縣。後梁開平中，以武康隸杭州，後周顯德中，改爲湖州宣德軍。宋仍之。太平興國四年，復武康。七年，析烏程置歸安，爲縣六。景祐元年，改爲湖州昭慶軍。寶慶二年，改湖州爲安吉州。縣仍爲六。元爲湖州路。改長興爲州。餘五縣如故。明爲湖州府。長興仍爲縣。析安吉爲州，析安吉置孝豐。定爲一州六縣。至今不改。

烏程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分烏程東南十五鄉置歸安縣。因吳越錢氏初歸命，故名。與烏程附郭，俱附郭。）

舊緊。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八百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按元和郡縣志，州境，西北至上都三千二百四十里（通典云，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西北至東都二千二百四十里（通典云，去東京同），東北至蘇州二百一十里，正西微北至宣州三百七十里，東北至常州、和州路三百里，東至杭州私路

一百九十里。杜氏通典。吳興郡。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界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郡界二百六十一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再按太平寰宇記。九域志。談志。俱與此互異。

秦置烏程縣。介於會稽、鄣、二郡之閒。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秦時。烏巾程林。以釀美酒。縣因得名。吳興雜錄。

會稽郡烏程。有歐陽亭。漢書注。

吳郡烏程。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至於衡山。杜預曰。在縣南。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烏程不遠。子重所至也。吳興記曰。縣西北卞山。有項羽祠。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安縣。續漢書注。

吳興烏程令。漢舊縣。先屬吳。宋書。

吳興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幷東遷縣入焉。仁壽中。置湖州。大業初。州廢。有卞山。隋書。

烏程望。東一百二十三里。有官池。元和中。刺史范傳正開。東南三十五里。有淩波塘。寶曆中。刺史崔元亮開。如歸安之菱湖。今成鎭市。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開而得蒲帆。因名。有卞山。有太湖。新唐書。

烏程縣治。舊在子城內。晉義熙六年。始移今處。唐太和二年。縣治生蓮花。名蓮花閣。嘉城文獻。

按子城。即今府治。周一里。古烏程縣治。吳興郡舊城也。統記云。築時爲寧[illegible]故城。唐武德四年。趙郡王孝恭。始於外築羅城。周二十四里。而以子城爲刺史廨署。談志云。舊傳郭璞緘移郡於東遷。乃立樓觀爲飛鳥衝之。其女亦善地理。發璞從從因舊址增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虞。璞從之。其女今號還城小娘子。從璞廟食。續圖經云。郡置於吳。而吳賓皆屢壞之際。避地東南。率不相襲。乃擇地築城云。秦改縣爲烏程。至晉始移於若霅之上。烏程縣治。即古郡治。又自相抵牾。切詳烏程治所。當秦漢閒已從今之郡中。故吳置郡。詔謂永安。故鄣等水。悉注於烏程。若在霅城。豈得云此。夫既以縣爲郡。則必回縣治爲郡治。而縣治他徙矣。據隋元帝渡江。仕爲尚書郎。損益古城之制。相陰陽。審向背。斷有是理。今縣城內若水入西門。餘不谿水入南門。五江諸。匯合爲霅溪。出北門。趨太湖。西南諸山。屏列於前。北有弁山。聳峙於後。子城居中。受衆水之會。挹群山之秀。又四圍多大溪廣澤。故立郡以來。永無兵革之患。蓋非璞不能定。不必引飛鳥以神其事也。再按郡置於吳寶鼎。即縣治爲郡治。區晉義熙計一百五十餘年。縣治他徙何所。舊志不詳。又郡治爲項羽故城。晉宋齊梁閒二千石至。皆畏羽爲厲。祀之廳事。而避居他室。吳興末。蕭琛守郡。始遷出之。仍爲太守聽事。載在史冊。今俗傳府治爲梁沈約故宅。謂吳興地主。不知始自何人。說鬼說夢也。因記縣治附及之。

帝顓頊冢

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銘。衡山在州之東。吳興統圖經。

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邪。今州之杼山。相傳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雜事詩注。

予攷皇覽云。顓頊冢在東郡濮陽縣、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云。顓頊葬鮒鰅之陽。魯公何不深究。遽信圖經之說。吳興掌故集。

山海經。鮒鰅之山。漢水出焉。帝顓頊葬於其陽。九嬪葬於其陰。水經河水注引之。鮒鰅卽嶓冢。在今陝西寧羌州。北九十里。與沔縣接界。帝王世紀。顓頊葬濮陽頓丘。今直隸開州。是濮陽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見左傳。訓陂在頓丘者。是開州卽濮陽也。今祀典亦在此地。三餘偶鈔。

水經注。南嶽岣嶁山下。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非吳興之衡山也。且祝融火官。亦非顓頊。舊圖經。本以衡山傳會。魯公沿謬。蓋亦未之攷也。石紅日記。

吳大帝陵

大帝陵。在上元縣東北蔣山八里。太平寰宇記。

按吳志。孫權本傳。權死。謚大皇帝。葬蔣陵。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六朝事迹云。今寶林寺前。兩西有日[illegible]。是爲[illegible]陵。是大帝陵。確有定所也。權太子和以皇后失寵。廢爲庶人。徙故鄣。改封烏程侯。[illegible]山子皓卽位。追謚爲文皇帝。葬曰明陵。吳興記云。西陵山。孫皓改葬父和於此。卽弁山之別嶺也。記作大帝。蓋文字之譌耳。文帝有廟。在舊縣南。吳志寶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聚衆數千。以烏程侯明陵主。麾此曲蓋。比至建業。衆有萬人。丁固等逆戰。但敗走。等語。因謂文吳興郡。以舊府明陵。命太守四時奉祠。此吳興郡所自防也。井鑑廟郡中。故人稱爲吳興地主。廟西[illegible]云吳文帝廟。宋嘉泰中。訛作沈約祠。嘉城文獻云。嘉靖九年。知縣[illegible]毀其像。撤其祠。二十四年。又復之。今稱沈爲著姓。約爲地主。有司以時致祭。於是天下咸稱吳興有地主沈云。吳興沈氏。竹墩爲望族。最著。竹墩殷元三史[illegible]官綱祥。爲要[illegible]元輯和貞士殷。篆宋皆追賜武康鎭濟成沈。祖建威將軍林子。或通侍中司空慶之。實祖繼[illegible]沈生麟士。擇同本追祭僕。亦不違休文。詎謂其在嶽廷可考也。而謂沈爲著姓。約爲地主。義何取乎。況吳文帝以繼嗣而遭廢黜。小心兢畏。[illegible]其塋葬吳興。即以[illegible]之思孝大倫。允稱無愧。祀典亦可以不廢。今訛作約祠。有司以時致祭。其與祭法義又何取乎。抑不特此也。如郡中[illegible]官廟監廟。（爲民而死。）訛作武安王廟。弁山沈將軍祠。（爲國而死。）訛作[illegible]廟。道場山東坡書院。訛作觀音堂。竹墩朱[illegible]（不辱使命。）以葬[illegible]陵。訛作三官道院。叔又訛作[illegible]國文公祠。霅山爲安吉縣太守。（爲國爲民而死。）幸列祀典。沿舊池州[illegible]通判之婦。爲其夫殉節。舊本州[illegible]提刑之子。爲其子。訛作節義成聖。男女雜沓。寄食[illegible]祠。寓事不經。附者羣不敢辨。嗚呼。[illegible]一變成虹。再三年化碧。[illegible]。神[illegible]以何[illegible]。[illegible]而其訴。嗚呼。是誰之過歟。

吳景帝陵

孫吳景帝，葬定陵。吳志不言所在。南畿志云，在太平府城東慶家山。魯公又記之，均屬可疑。近年海寧祝仲基家，一日有僧叩門請齋，祝與之。僧留不去，逾月告祝，堂側有窖，珍寶無算，導祝舉火掘之，有隧道數百步，見石門金戶，環兩稜猊，坐門左右，中樹一碑，隸書吳景帝陵，門堅閉不能發，期以次日發之。適祝以小過責僕，僕潛赴縣告訐，縣令遣吏且至，祝亟塞之，而賄隸以事虛覆，乃止。予閱諸家，孝廉近侄，時祝尚存，惜未及親詢之也。竹垞說記。

鈕皇后陵

魯公記吳景帝陵後，即繼以鈕皇后陵。勞鉞志著姓，謂吳景帝有鈕后，然吳志孫休，止有朱夫人，並無鈕后。惟陳武帝后章要兒，本姓鈕，永安元年，正位中宮，太建二年崩，諡宣太后，祔葬萬安陵，建康實錄云，萬安陵在縣東南古彭城驛側。六朝事迹云，今縣東崇禮鄉地名陵里，有曰天子陵，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傳，即陳高祖墓。然則鈕后之葬，亦在金陵矣。陳書章皇后父景明，追封廣德縣侯，母蘇，拜安吉縣君，卒，與后父合葬吳興。竊疑魯公所記鈕皇后陵，殆其父母墓耳。頃聞之莊畦云，十年前，天寧寺西南，居民鴻氏堂後地忽陷，窺之得空穴，中縣二棺，士人循級而下，陰風刮面，遂出，以土覆之。天寧寺，爲鈕氏捨宅建，則此或即后之父母墓，未可知也。竹垞之說。

按晉志，晉陵東郭門外，吳景帝鈕皇后父葬卞山，今百姓猶呼之爲王墓所，即與人注寺爲也。據此，則吳景帝果有鈕氏后矣。然云父葬卞山，亦不當以景帝鈕后二陵並載也。

吳丹陽太守襲湖侯太史慈墓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仕郡奏曹史。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融，求兵出斫賊，融不聽，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自請求行，到平原說備，備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走。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使可鬬，正與策對，得其兜鍪，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繇亡於豫章，士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還，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卒。吳志

太史慈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曰，神早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僞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攬一同之言狀，擇二奕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容齋隨筆

太史慈墓，在奉新縣南鄉十都，地名葳古。江西通志

按此墓，郡志俱不當以此爲徐，來傳會云，在佳郡今東石橋。

吳大將軍朱治墓

朱治，字君理，故鄣人，漢末爲縣吏，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累遷督軍校尉，堅卒，奉孫策平江東，定會稽，領太守事，策亡，奉孫權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征討夷越，佐定東南，黃武元年，封毗陵侯，二年，徙封故鄣，卒贈大將軍。吳志

朱治墓，在歸安縣南一十一里。湖志

吳盪寇將軍程普墓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初爲州郡吏，從孫堅征伐，堅卒，復隨孫策，以功爲吳郡都尉，徙丹陽，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周旋三郡，平討不服，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卒。吳志

程普墓，在瑞昌縣安泰鄉桂林橋西南。江西通志

晉侍中羅含墓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初爲郡功曹，轉州主簿，桓溫臨州，補征西參軍，徵爲尚書郎，累遷廷尉，長沙相，

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人以爲德行之感，年七十七卒。晉書

羅含墓，在耒陽縣南四十里。湖廣通志

按晉含二墓，顯然不在湖州，與本傳相符，魯公何據而書之。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潘尼，字正叔，中牟人，舉秀才，爲太常博士，累官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皋，即今鞏縣。欲還鄉里，遇賊不得前，病卒于塢壁。晉書

潘尼墓，在縣東一十里。太平寰宇記

按本傳，尼卒于塢壁，何緣墓在此，寰宇記想亦因石柱而載之。

齊宣城太守丘靈鞠墓

丘靈鞠，烏程人，仕宋，累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入齊，除通直常侍，東觀祭酒，再遷長沙王車騎長史，

大中大夫卒。（齊書）

丘靈鞠墓，不詳所在。（談志）

梁中書侍郎丘遲墓

丘遲，字希範，靈鞠子，仕齊歷殿中郎、車騎錄事參軍，入梁遷中書郎，歷司徒從事中郎，卒官。（梁書）

丘遲墓，在縣南一十六里。（太平寰宇記）

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丘遲，其言遲乃左史丘明之後，然則丘明覺不姓左邪。（能改齋漫錄）

按踏道石刻錄云，吳興丘氏大宗碑，唐元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建，建中晉所發之碑殆即是歟。錄載篇，注左丘明，本魯之左史，繼守其職，遂爲姓。姓譜會云，丘姓出吳興河南二望。風俗通曰，魯左丘明之後。萬曆貫華亦云，吳興丘甚，一村之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墓上，稱左史丘明之後。談志憲著郎，歷數丘氏世系，何不注此說，豈以諸書爲不足據耶。又輿地碑記目云，吳興丘氏墓碑在烏程縣霅水鄉林谷。考劉宋晉陵太守丘傑，烏程人，年十四，母卒，此啖生菜，啖遂得瘕疾，嘗甚一日夢母曰：死生是分別耳，何爲徒苦，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一甌，甌之下蝌子數升，疾遂愈。丘氏世保此甌。傑居縣南七里，鄉人胡氏墓與傑其界，傑欲求成章，夜夜移籬退三尺，胡氏衞亦退三尺，遂成大路，至今稱爲丘墓。傑卒葬縣西一十八里，疑即在霅水鄉也，林谷未詳。

梁司空康絢墓

按絢，不知何許人，南史有康絢，華山藍田人，仕梁至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普通元年，除衞尉，卒，未拜卒，今云司空，又異一二字，恐未必是。或者疑即康翼之後，康宗之支族。

陳五兵尚書康宗墓

汲郡湖陵令、齊節將軍康翼，隨晉元帝渡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孟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先。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舊書公集）

按二康墓俱不詳所在。

石柱記箋釋卷二

長城縣（宋梁避廟諱，改曰長興。）

吳興長城令，晉太康三年，分烏程。（宋書）

按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俱云長城安吉二縣，梁陳時俱割屬，史無明文，不知何所本。

吳郡長城縣，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雉山。（隋書）

按雉山，在縣北五里，梁陳故事云，梁武帝時，或謂烏山出天子，江淹凡以烏名山者，悉鑿之，獨此山不鑿，陳高祖爲皇帝，追崇之。

長城縣，會昌四年十一月，雉望。（唐會要）

長城望，大業末，沈法興置長州，武德四年，更置綏州，因古綏安縣名之，又更置雉州，幷置原鄉縣，七年州廢，省原鄉以長城來屬，有西湖溉田三千頃，其後湮廢，貞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復之，人賴其利。

顧山有茶，以供貢。有銅。新唐書

按顧山即顧渚，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元和郡縣志及輿地紀勝所言爲一事也。顧渚，以吳王夫概顧其渚可爲都邑，故名。唐有貢焙院，院側有清風樓，樓前立於大湖中，遠觀石壁，壁曰明月峽，茶生其間，尤爲絕品。張文規詩：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續書後志云：山祠與宋故置貢茶，以顧渚爲第一。劉蒼茶經：有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陸天隨云：茶古不聞食之，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爲茶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以後盛矣。茗辨雲録，管権存焉。元和郡縣志云：顧渚每歲造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南部新書云：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幷詩刻石。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實錄云：貞元五年，貢限清明到京，謂之急程茶。張文規詩：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自袁高以時遞進，遂爲貢茶輕介之始。李氏談錄集云：宋朝貢茗，顧渚紫筍歲三百斤。元復修所貢焙，設磨茶等處茶園，提舉領之。長興縣志引蕭洵顧渚採茶記：有貢茶園，自丁酉年至洪武七年，歲貢葉茶，增至千斤。又末茶聽易價錢，時值九十六萬有奇。八年革罷，祗進止貢芽茶二斤。永樂二年增至三十斤。與會典所載相同。今東南盛行岕茶。岕茶箋云：環長興境，産茶者曰羅嶰，曰白巖，曰烏瞻，曰青東，曰顧渚，曰篠浦，不可指數。獨羅嶰最勝，環嶰境十里而遙，爲嶰者亦不可指數。嶰而曰岕，兩山之介也。羅氏居之，在小秦王廟後，所以稱廟後羅岕也。岕茶彙鈔云：羅嶰介於山中，謂之岕，此故名羅嶰。今唯洞山最佳，縣西一百二十里曰九龍山，山上有古石城，又名石郭山。輿地志云：吳採章山之銅，即此。與安吉接界。

吳王闔閭使其弟夫概王居此，築城狹而長，因以爲名。元和郡縣志

初置縣富陂村，晉咸康元年徙若溪北，即今重光觀地。隋大業十一年徙於夫概王故城。唐武德七年，始移今所。太平寰宇記

大雷山

大雷山在縣東北六十里，高一百二十丈。太平寰宇記

小雷山，洞庭之東山，屬烏程。大雷山，洞庭之西山，屬長興。吳興舊編

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叢譚編

大雷山、小雷山、澤山、三山、包山，俱在太湖中，舊屬烏程，今幷屬蘇州吳縣。勞鉞府志

按大小雷山屬二縣，晉公何以獨記大雷？勞志又何以皆屬之烏程也？太湖志：大雷在洞庭山西北，小雷在洞庭山西南。縣志：兩山相去六十里，在竹陵縣馬跡山西，舊編之說誤也。予問之前太湖守備牛觀光，云：長興夾浦之東三里即大雷山，長興分界；烏程大錢之北二十里，即小雷山，烏程分界，俱在西洞庭之西。勞志云幷屬蘇州，亦誤也。晏氏類要、輿地紀勝、明一統志俱云歸安縣三山在太湖中，大錢在歸安，不能與太湖相接也。

芳巖

按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芳巖又名寶山，在宜興縣南六十里。風土記云：芳巖即此山也。晉公時屬在長興耶？

震澤

震澤，吳南太湖名。孔氏傳

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一作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以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顚然失之地理而不悟也。蔡書集傳

按胡渭禹貢錐指云：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亦非是。禹貢揚州云震澤底定，方具區即[illegible]震澤，胡氏再實辨精覈之。今烏程有雷澤上下二鄉，自上林札村至南潯鎮，皆是其地，濱太湖，蓋取諸此，與蔡氏之說相合。晉公獨以具區爲不及烏程，何歟？

若溪

若溪在縣南五十步。輿地志云：夾溪悉生箭箬，亦名箬溪。太平寰宇記

箬溪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人取下箬水釀酒，極美，勝於雲陽，俗稱下若酒。程綜蘇詩注

按成化長興志，載晉中若之說，至今有稱長興爲三若者。白居易詩：勞將下若忘憂酒，寄與江城愛酒翁。[illegible]詩：上箬[illegible]。薫老嗣家古箬燉通用，梁[illegible]陽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說者以荊州有烏程鄉也。羅苑雌黃云：非也，即烏程荊溪之南耳。荊溪本在烏程，後置長興，故在長興境內。二說未知孰是。今下箬絕無美酒，惟烏程之南潯、歸安之菱湖，溪流清冽，釀酒最佳，花果之類，留以投入，味益香勝，其優劣以麵之粗細、米之精白、水之清濁爲差。優者爲三白，稍劣爲下，曰澆酒，曰湖酒云。

箬溪源出合溪，在合溪下流，穿城東注。明初耿炳文築城，闢濠環城，遂分流於城外，繞過龍潭灣，至下箬寺，會南溪諸水，從新塘入太湖。長興縣志

吳王夫概廟

夫概廟在縣東一百步。太平寰宇記

夫概廟二：一在縣東，一在縣西南七十里，俗呼爲都監，以其曾監築城故也。勞府志

按瑯琊林：狄仁傑爲江南安撫使，以項羽王、項羽、吳夫概、春申君廟七百餘所有害於民，悉除之。晉公在梁公後，仍記此廟，豈宋當復耶？圖經作吳王衆都氏廟，即夫概也。舊要作夫差王廟，非是。

陳敬帝陵

齊太常卿道巨。生皇考文讚。文讚生霸先。永定元年。霸先即皇帝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

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葬曰瑞陵。陳書

瑞陵。在縣西北五里。談志

陳錢皇后陵

錢氏。長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時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爲昭皇后。葬曰嘉陵。陳書

嘉陵在縣北五里。談志

陳昭烈王陵

高祖兄道談。梁太平二年。詔贈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加義興郡公。諡曰昭烈。高祖即位。追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陳書

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亂。領弩手二千援臺城。中流矢卒。葬縣西北五里。文帝即位。尊爲明陵。談志

謝安墓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簡文帝時。桓溫請爲司馬。弟萬病卒。安求歸。詔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而去後爲人所思。嘗開城西官塘。民獲其利。號曰謝公塘。召拜侍中。進太保。卒贈太傅。諡文靖。晉書

按太平寰宇記云。謝公塘。在烏程縣西四里。唐大歷中。刺史裴淸。於州西起謝塘館。復舊碑目云。謝公塘碑。唐刺史裴淸撰。僧道詮書。大歷七年十月十一日。龍興寺沙門皎然撰。魯公題碑額曰。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淸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猶稱謝公塘。及遷去。郡人用懷思。刻石紀功焉。歷代至今。唐天寶末。遂蕪。紀公之碑誌。失於庫。夜存求燕喪。深爲惜然。借舊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蓋膠獻之不足。此碑。題不知書公何年所作。年譜不載。集古錄云。射堂記。顏眞卿撰并書。碑石缺壞。不可考。以大歷十二年立。年譜亦不載。射堂者。晉謝古敎場遺事也。六一題跋云。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予家集錄多得之。今僕射相公。雅逹精妙。爲予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予。以予家素所藏諸書較之。唯亟敎因碑與斯記。筆尤精勁。趙陽集云。魯公乞米帖二帖。舊刻在忠烈廟際。吾祖云。魯公題額題尾碑。在明月峽。宋時刊繫。證來墓拓。土人懷舊。聚碎之。又有斷碑二。在墨妙亭。烏程有寂逸先生元眞子碑。皆魯公書。年譜俱不載。再按識志。放生池在踏院稱東。距縣城有閶門遺跡。池周數十畝。唐乾元三年春二月。詔昇州之襄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迄於昇州之江甯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此其一也。魯公立碑池上。又以所賜敕書批答中諸事。志之碑陰。輿地紀勝云。宋嘉祐六年。州人建魯公祠於池上。知州事蔡仙。移公所書千餘字碑、放生池碑、項王碑、射堂碑、列於兩廡。繁年錄云。紹興三年三月庚申。名湖州眉太子太師顏眞卿祠。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今碑在郡庠）勞志敍

謝跋楊東有謝仁院。放生池。並廢。今東街有承天寺巷。舊即謝仁院。相近有池。俗名鮮潭。即有閶門遺跡。即放生池也。此皆鄉人所知。並附見於此。

謝安墓在縣南六十五里。初葬建康梅山。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冢。裔孫夷吾爲長城令。徙於縣南三鷄岡。吳興雜錄

按宋嘉定中。知州事胡榘。嘗乞於朝。勞府巾鼎整搜。給復五家。以備祭埽守護之役。故州縣官吏。歲時致祭。以明祀劉紀元功爲有德之意。從之。長興縣志云。三陵俱在縣治西南四十里。與舊錄不合

殷仲文墓

殷仲文。陳郡人。吳興太守殷康子。會稽王道子。引爲驃騎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元與朝廷有隙。元之姊。仲文妻也。疑而阻之。左遷新安太守。元平京師。便棄郡投元。爲諮議參軍。元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衞將軍。元九錫。仲文之辭也。初元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尋敗。仲文隨元西走。因奉二后投義軍。爲鎭軍長史。轉尙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遷東陽太守。義熙三年伏誅。晉書

殷仲文墓。在縣東三十二里。太平寰宇記

按仲文人品如此。其墓亦可以不記。況江南通志載其墓在太平府城南一十五里。

陳武帝故宅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長城下若里人。仕梁。累官太傅。進相國。總百揆。加封十郡爲陳王。永定元年冬十月。受梁敬帝禪。即皇帝位。三年六月崩。年五十七。諡武皇帝。廟號高祖。陳書

廣惠教寺。在縣治東九里。相傳爲陳武帝故宅。談志

陳武帝故宅。或云在報德寺。或云在廣惠寺。未知孰是。或者廣惠乃其所生之地。而報德則其所居之處也。長興縣志

陳文帝故宅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昭烈王長子。高祖崩。遺詔徵繼大統。七年崩。年四十五。諡文皇帝。廟號世祖。陳書

長城宮。在縣西二里。陳文帝所居。天嘉二年。置于大雲寺後。談志

吳均故宅

吳均字叔庠，故鄣人，好學工詩文。天監初，柳惲守吳興，舉補主簿，後以薦召入賦詩，待詔著作，遷奉朝請，普通元年卒。（梁書）

吳均居青山，在吳興之西。柳太守惲召補主簿，始入東境，乃作入東記，以辨山川故實。（吳興掌故集）

按太平寰宇記，青山在長興縣南六十里。安吉州志，州東北三十五里曰青山，一名均山，以吳均名。又云，吳均故宅在順安鄉青山，長興安吉二縣接界，均本故鄣人，其宅當在安吉。

陳氏五主屏風

按陳氏五主，高祖諱先，世祖諱蒨，廢帝伯宗，高宗頊，後主叔寶，稱名屏風，以屏障風也。屏在故所，使賓也。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三禮圖，扆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像也。

陳高祖竹帳

按唐書，唐高祖陵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則竹帳固陳高祖有之。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

道宣，姓錢氏，長城人。唐武德中住終南山，與處士孫思邈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西明寺初就，詔充上座，撰法門文記、廣宏明集、續高僧傳，卒謚澄照。（高僧傳）

安吉縣（明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開設孝豐縣，割安吉縣之九鄉及長興縣之三鄉隸之，見實錄。今志作弘治二年者，誤也。又正德元年十一月乙丑，改安吉縣為安吉州，見實錄，今志作二年者，誤也。）

丹陽郡故鄣，莽曰候望。（漢書注）

丹陽郡故鄣，秦鄣郡所治。吳興記曰：中平二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中平二年，又分立原鄉縣。（續漢書注）

安吉縣，會昌四年十一月陞緊。（唐會要）

安吉，緊。義寧二年沈法興置。武德四年賊平，因之，以縣隸桃州。七年省入長城，麟德元年復置。北三十里有邸閣池，北一十七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頃，皆聖曆初縣令鉗耳知命置。有銅有錫。（新唐書）

按桃州以山得名，今孝豐縣西南五十里有桃花山，出桃花石。峽州志，桃州以得桃花石。史記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注，今故鄣，此有豫字誤也，當云鄣郡，鄣章古字通。今州東三十里有銅山，括地志云，吳採鄣山之銅即此。輿地紀勝云，安吉有銅祠，古出銅處。又州東南二十二里有白鶴山，括地志云，上有崩穴，古採錫處。

安吉舊治在天目鄉，今孝豐縣址是也。唐開元中，縣令孔志道移治於玉磬山東南，築城。洪武丙申，總管張德始城之，元帥費愚董其事。（安吉州志）

天目山（今屬孝豐縣，在縣西南六十五里）

句餘山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其中多鮆魚。（山海經）

按爾雅釋魚，鮤鱴刀，郭注，今之鮆魚也。異魚圖贊云，鮆魚蝴蝶所化，列頭長額，今太湖有之，大者名刀鱭，小者亦可作鮓。按文獻詩，食有吳興鮓。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就溪池中蓮葉包為之，味比瓶缶中者尤佳。白居易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榴中按酒盞。

近世道士唐子霞潤圖經，天目山一名浮玉山，連亙四州（杭、宣、湖、徽），周回二千里，上有養生之藥，著草元華，皆名著仙經。（咸淳臨安志）

按天目山，山之最大者也。山海經多記天下名山大川，是以及之，時但名浮玉，不名天目也。太平寰宇記記天目而不言浮玉，各志遂於天目山後另列一浮玉山，皆非也，當依唐子霞論是。

天目山以其上有兩湖，似左右目，名天目也。（趙文公齋詩注）

天目山左高於地七千五百丈，右高於地七千丈，縱廣三千里。（韓道書）

天目有二峯，東峯從臨安入，西峯從孝豐入，有十二錫瀆，六瀆屬孝豐，六瀆屬於潛。（天目山志）

天目之頂有龍居焉，中常出水，四方而下，南派由臨，西派由歙，皆入浙江；東派由餘杭，北派由安吉，皆會太湖入吳江。（徑山山門事狀）

天目山神形如白鹿，每歲五月與幾澤龍會，多暴風雨。（六研齋筆記）

按山海經南次二經，諸山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米。太僕不知何據云形如白鹿也。今天目山之神廟在孝豐縣金石鄉，晉制歲以六月六日有司致祭，從更春秋二仲月。

崑山

玉磬山，高五百尺，在縣東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

梁僧曇諝，吳興人，居故鄣崑山，每夜聞有磬聲，尋其發聲之所，得玉磬，因以為名。（高僧傳）

橫溪

按舊志無橫溪。今據新志云。橫溪在縣西北。當即苕水。太平寰宇記。所謂苕水自安吉縣前西南七十五里者。此也。談志云。苕溪之源有二。一發自天目山之陰。東過金石鄉。又東過靈奕鄉。又東過安吉縣南之郭渡。又東南過章渡。又折而北至丘渡。與獨松水合。一發自獨松嶺。西合衆山之水。東過浮石山南。又折而西北。至丘渡。與南苕水合。二水合而東過倪渡。又折而西。又折而東北。過梅溪鎮。北爲龍溪。又北過吳山。又北過彭匯。又東過和平。入烏程縣。歷四安諸水。北來注之。又從西溪北過釣魚灣。又北過迎禧門。又折而東。至臨湖門。與餘不溪水合。又自西溪東入清源門。至於安溪。又自清源門折而南。又折而東。出愈思橋。與峴山漾南來水合。又自西溪北過迎禧門。又東北下橫瀆港。經小梅港口入太湖。

梅溪

梅溪一名東海堰。續記。

梅溪在縣東北三十里。溪上多梅。故名。或曰昔年嘗有紫梅花盛開。又號紫梅溪。談志。

梅溪以梅得名。而烏梅特爲名產。他方所製。取自殘落。安吉特摘完好者爲之。其得名非徒然也。吳興掌故集。

蛟龍池

天目山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水經注。

按說文云。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即蛟去。埤雅云。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廣雅云。有鱗曰蛟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腳。細頸。頸有白嬰。杜氏疑蛇作虵。虵俗蛇字。

翔鳳林

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水經注。

翔鳳林在天目之東北。峯高峻。類天柱。廬阜。咸淳臨安志。

按翔鳳林俱在東峯。恐非湖境。

裴子野故宅

裴子野。字幾原。聞喜人。初仕齊。入梁。歷著作郎。掌國史起居注。尋除通直正員外。又敕掌中書詔誥。歷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卒贈散騎常侍。諡貞子。梁書。

裴子野寓居湖州之故鄣。著諸侯略。宅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永昌鄉。輿地紀勝。

裴子野曾祖松之令故鄣。有善政。邑人愛之。子野因寓居焉。談志。

周宏讓故宅

周宏讓。安城人。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陳書。

周宏讓兄宏正。仕梁爲安吉令。宏讓結宇山中。耽玩文史。其故宅在縣南三十六里。談志。

姚萇雉尾扇

姚萇。赤亭羌也。苻堅以爲龍驤將軍。後自稱秦王。太元十年。弒堅。據長安。僭稱帝。一夕夢堅率鬼兵刺之。出血數斗死。晉書。

商高宗有雊雉之異。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古今注。

施世琪金鎗

施世琪。字玉華。安吉人。家世農。不親家業。善騎射。隋末多盜。糾合少年。併力保禦鄉里。唐興以來歸附。積功拜洮州刺史。賜金鎗一口。鎗五段。敕書獎美。舊唐書。

屏風、竹帳、雉尾扇、金鎗。皆先代遺物。流傳於世者。然魯公何至刻而記之。吳興掌故集。

石柱記箋釋卷三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澗　乳竇　石竇　溫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頂。望氣者云。常有黃氣紫雲居者。吳興雜錄。

卞山有石匱。每欲開。則風雨晦冥。輿地志。

卞山。郡國志作卞和採玉處。非也。周處風土記云。卞山當作冠弁之弁。徐陵孝義寺碑云。高弁蒼蒼。

舊聞天帝。太平寰宇記。

卞和採玉。以在荊山當陽縣者爲的。餘非是。是時吳楚參隔。和得玉不獻吳君。而僕僕楚庭。必無是理。風土記說是。石虹日記。

按卞山在烏程縣西北一十八里。高六千丈。爲吳興主山。歷朝載籍。皆各爲名。其實皆卞也。新史俱作卞。舊經亦云卞山。卞姓居之。論者謂山形如弁。亦與卞通。舊府志云。古卞弁通用。不必強爲穿鑿。周氏之說。何足據也。其山西北屬長興縣。

法華山。太平寰宇記謂之石斗山。王羲之嘗遊處焉。梁尼道蹟。號總持。得法於達磨。居卞山。晝夜誦法華經。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卽葬其處。大同元年。塔內忽生青蓮花。道俗異之。州郡錄實表奏。敕置法華寺。談志。

按法華山。卽今白雀。夾道松陰。坡陀直上。窈然遠路人。松摩道更寄山光水色。北參差疊巘。東披圖日青蓮遺蹟。

金井。在卞山東麓。梁貞明初。有黃龍見。易名黃龍洞。洞口黃山谷題額。刻於石。談志。

按制每歲五月二十日。有司致祭。湖人稱是日爲分龍日。農家以書云。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雷門。實見則旱。

石林。在卞山之陽。葉少蘊之所居也。其鄰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橋下爲玉澗。故少蘊以玉澗名其書。吳興園林記。

按石林。卽玲瓏山。唐宋人題名最多。一巖上題云。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題歸雲洞。宋道士張有篆於石。宣和石譜云。湖石出卞山者。最爲奇秀。布滿山間。嵌空磊塊。色駁靈璧。而青翠可愛。癸辛雜識云。吳興大夜進獻靈璧。不盡餘力。其大柔特秀者。不特封侯。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其工人多出於吳興。謂之山匠。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取之。富氏雜說云。駭有湖州買石。事者專狀云。前狀石蛀蝕不堪。買此言甚鮮。可作吳興雜話。

乳竇

按舊志。不載乳竇。明一統志云。烏程卞山。出石鍾乳。疑卽乳竇中所滴者。先給諫鳴甘集云。卞山之陽。有黃龍洞。郡志不載。其洞峰兩軒後。如覆屋之半。廣可容十餘。其石都融垂下。幾如鐘上。產石鍾乳。潔白如雪。

石膏。文理細密。曰細理石。性寒如水。曰寒水石。有軟硬二種。自陶宏景、蘇恭、大明、雷斅、蘇頌、閻孝忠。皆以硬者爲石膏。軟者爲寒水石。至朱震亨。始斷然以軟者爲石膏。而後人遵用有驗。今人以收豆腐。乃昔人所不知。本草綱目。

按別錄。石膏生少室山谷及齊山。安景曰。第一出始興。而江陵、及東境名山石洞。皆有之。恭曰。第一始興。其次廣連、登、朗、郴等州。今陝州、汾州二洞出者。亞於始興。頌曰。今汾州、江陵、及連、夾、階陵、峽州山中皆有之。又別錄。石膏生齊山山谷。及齊盧山、魯蒙山。安景曰。二郡之山。卽青州、徐州也。今出錢塘縣獄中。石膏出剡州。頌曰。今汾孟、虢、耀州、興元府。亦有之。俱不及卞山。豈諸人未見。昔公所記。故不及錄也。

溫泉

按舊志。不載溫泉。卞山志。按雲寺有五寶泉。寶雲寺有鮮泉。碧巖有綠藻泉。石林有品泉。黃山有風啸泉。白雀寺有蒼龍泉。二泉有人題白雀山十二景詩。其八詠二泉云。九夏凝寒三冬燠。若湯不隨人冷熱。豈逐世炎涼。斯卽所稱溫泉歟。丹鉛總錄云。溫泉所在。必有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祖。乃爲溫泉。

卞山。有項王走馬埒、飲馬池、繫馬木石闌。又有項王馬跡。山墟名。

按吳苑云。卞山舊名土山。有項羽廟。故卞山王。故名卞山。卞山志云。山之西南夾作橋。有廟焉。廟中石像。冠通天冠。并祀虞姬、及父老兩婦人。以爲劉帝云。郡中亦有廟。在子城門內。俗呼爲霸王門者。因此廟中有碑。曾公作碑記云。西楚霸王嘗秦之末。與叔梁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帝制天下。其魂魄猶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覽誌于陸羽所載圖經。大歷八年。顏魯公刺是州。十二載。蓋臣伏法。遂命追爲鄣上。郡竟期百論。竟從是說。予以故神馭社。嘗因仍草。存已而復之。遂助乃命再加崇飾以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勞志。又載有廟碑。宋乾興四年九月一日。宣奉郎守太子中允湖州通判劉惟撰。今廟與碑並不存。

衡山　帝顓頊冢　春秋鳩茲城

壽夢十六年。楚共王怨吳爲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注云。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吳越春秋。

衡山。一名橫山。在烏程縣南一十八里。兩山夾峙。中流北駛。爲郡城南形勝之地。談志。

帝顓頊冢。見前。

左傳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也。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太平府志。蕪湖縣東三十里。故蕪湖城。卽春秋鳩茲城也。蓋鳩茲之克。始入吳境。而至于衡山。則深入腹地矣。二地不相附近。楚以舟師伐吳。其所由者中江也。漢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縣入海。今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荊溪。皆中江也。楚師蓋由荊溪入太湖。抵衡山而還耳。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此亦是中江之路。楚舟師伐吳。輒由蕪湖入。自西而東。而南至於衡山極矣。若菰城。則更在衡山之南。楚師決不由東南入也。且凡言至於者。皆自此至彼。中間相去頗遠。今菰城在縣南十八里。去衡山無幾。何得稱至於此。理亦甚明。謂鳩茲在烏程。一誤。以菰城爲鳩茲。再誤。三餘談鈔。

按郡國志。烏程縣南十八里。有下菰城。吳時鄉賢人者居此。又云。秦中君立菰城縣。在郡南二十五里。秦改爲烏程。至今有城。因山爲牧馬所。此是一地而指爲兩處也。海鹽亦云烏程縣。乃古菰城。楚以封春申君。今俗呼下菰城。而舊說謂之九菰城。諸書皆不足據也。按史記。楚封歇爲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後十二年。復獻淮北地。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今姑蘇城內西北隅。因吳五湖之遊。皆是則其封邑。安得在吳興邪。吾意下菰城者。或春申君伐吳時屯駐之處。

峴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峴山。在烏程縣南五里。本名顯山。晉太守殷康。於山上起顯亭。以避唐諱。改之。寰宇通志。

按唐中宗諱顯。昔公既云峴山。何以又云顯亭也。問之竹垞先生。先生示予唐大詔令。顯慶五年正月詔曰。孔宣設敎。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多迷。既非

文書之本意也。自今已後，擇留齒與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處改易，則知魯公之於顏亭者，如顏慶之詔留。

唐開元中，李適之爲湖州別駕，峴山有石臼，可貯酒五斗，適之每挈所親登山酣飲，望帝鄉，時時以醉。土民呼爲李相石罇。顏眞卿及門生弟姪，多攜壺榼以遊，作李相石罇聯句詩，敘云：因積溜澤石嵌爲罇形，公注酒其中，結字環飲之處。紀要

按唐書適之，恒山愍王孫，天寶元年進左相，後爲李林甫所構遭貶，尋自殺。飲中八仙歌所謂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者也。

石罇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罇。顏眞卿　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白　榛蕪掩前迹，苔蘚餘舊痕。裴循　叔子尙遺德，山公此迴軒。崔萬　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吳筠　藹藹賢哲事，依依離會言。□□　幽深嵌崎道，周迴邈山根。范縉　餘烈一作列曖林野，衆芳揖蘭蓀。王純　德輝映巖足，勝賞延高原。强理　遠水匹明練，因晴見吳門。王修甫　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　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元。左輔元　流霞方泔淡，別鶴遽翩翻。劉茂　舊規傾亦賞，新興麗初暾。顏渾　醉後接離倒，歸時騎騎喧。楊德元　遙岡向遺迹，離別益傷魂。李□　彪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顏粲　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宏　公案鎮懸躅，高名播乾坤。文仲宣　松深引閑步，葛弱供險捫。陸羽　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邱子中一作□□　森沈列湖渚，半落望郊園。康士伋　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裴幼清　旋題閉弩□，□鼓來朱轓。潘述　閑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韓□　外率連洲中嶼，竹邊山下村。顏頵　景落全溪暗，烟凝半嶺昏。顏碩　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須　登臨繼風騷，義激舊府恩。李萼　英會集

按掌故集云，魯公聯句者二十有九人，公之二子亦與焉，內劉全白先以評事遊湖，後貞元爲守。吳筠入嵩山爲道士，來此。余事先任殿中侍御史，公辟爲防禦副使。左輔元先因公刺撫州，隨從頗有年，至是來湖，三君俱集。且不盡從遊，公之撰述如是，眞可謂之盛集。惜未有勒之石者（或云山上向有石罇聯句碑）。東坡詩：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按張志和，眞卿公與之友，許魯公刺湖州，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魯公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尚，各據武志和漁釣與。顏魯公典郡，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乃隨句賦象人物舟船鳥獸烟波風月之趣，皆依其文，曲盡其妙。西塞山在縣西一十八里，舊紀雜志云：下菰山之間一帶遠山爲西塞。勞府志因之，云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非也。趙安公謂西塞爲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光□□磯湖鎮在武昌。野客叢書云：天下有兩西塞，一在當川，一在武昌，按唐書載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溪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當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惠王用兵之城洪內，作西塞，識社圖亦嘗辨此，而劉氏設疑，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者誤矣。

唐天寶中，刺史韋坎先起五花亭。太平寰宇記

唐選士用五花判事，爲韋氏所建，白章璋、韋南金、韋黃裳先三世爲湖守，因以名亭。談志

按清異錄云，峴山有洛如花，似竹而黃，生郡有文人則出。山南曰蘇灣，蘇子瞻嘗□之，葉生焉，其城八詠云：蘇灣之葉，勝於齊山。湖州□□嫩頂浮新，嫩□香□帶□□，使令□□思切。山上有三賢祠，明正德己卯，督學使者劉瑞建，祠顏魯公、蘇東坡、王梅溪，皆嘗守湖州而有功德於民者。嘉靖□□，□入監司王臣洲，稱四賢，今爲歷代名守祠矣。峴山志云：予友程學稷皆闡提唐一峯先生曰：峴山舊有高風堂，祀隱逸諸公，鼓吹□□一人其址，即逸老堂也。又有名賢祠，祀沈演、沈嚴、沈演、貞叔、胡伴、林靜、章從一、沈自夏、韓文升、吳琥凡十五人，後增衛富益一人，其址即逸老堂址。又有名賢祠，祀述諸公，鍾林、吳先、沈戎、丘瑩、韓子野、□太和、陶羽、吳禹、陳□、□何□、□大昌、□洸、方漸、劉光祖、程公許、高斯得、牟子才、謝□、吳潛、賈鉉、吳弁，共二十二人，後增張列、徐夏二人，其址即爲□軒，是□未知從自何年，設自何人，予考□之，□陽人衛富益，崇禮人，配入高賢祠，丘陵□人，屢入高風堂，吳□□□人，實□□，吳玠，宋嘗爲湖州，不應入高賢祠，再續於高風堂，則尖□、鍾□、周密、趙孟□、觀本元、吳□，六人，於□□終祠，增溫□□、鋼□、孫一元、徐獻忠、吳炯、李樂、戴周、魏□□、雷□□、夏□丹，九人，一并請之當事，仿列祀典。逸老堂，嘉靖二十六年湖州通判□□□世賢爲劉麟、孫□、蔣石□臨者建，春秋社會之所。滴翠軒，今爲悟發堂。下數十武，即溢翠亭，今圮。又前爲浮翠亭，下瞰峴山，漾漾納衆山之水，渚而碧，無風浪湧，其色可觀，故又名碧浪湖。中央巨石如磬，不以水盈縮爲高卑，曰小浮玉，山以別於□□之大浮玉也。□有浮圖竹坡先生語予曰：嘗子金山名浮玉，安知小浮玉之名，不以是山比之乎，其說頗可觀。今湖中泥沙淤塞，漸成洲渚，遇大旱舟楫不通，此亦吳興之一蠹也，司民社者，易加意焉。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它城　何楷釣臺

杼山在烏程縣西南三十里，山坡名曰昔夏后杼巡狩之所，舊名東張，多勝概，游者忘歸，因號稽留山。太平寰宇記

杼山之陽，有妙喜寺，梁武帝之所置也。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檗山出，故號黃浦。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竟陵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顏魯公集

按黃浦，疑因黃檗山。吳興記傳會春申君，乃後漢司隸校尉黃向，皆非也。□□□□郡縣，皆寄吳興縣，亦有黃檗山□□□。吳興郡者，吳寶鼎元年也，晉吳興縣於建安郡者，吳永安三年也。郡縣名雖同，而地之相去遠矣。宋江淹爲吳興令，倚伏欽云：吳興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其游黃檗山詩亦云，閩越遠□，何郡□公杼山碑，誤以淹詩之所爲擬沈□平字記，吳氏類要、輿地紀勝諸書，俱仍其謂，曰黃檗山梁光祿江淹賦詩之所，再按故陳過宋賀道力，梁王琰，俱吳興令，宋權道濟、沈懷明，所沈佺期，對吳興候興子，勇其明冠以建安郡者，對懷明也，及池水傳也。梁郡府志，淮入江淹、王琰，在守令表中，後魏改吳州爲湖州，梁通爲條，因其甫道李氏謂湖州戶曹參軍西吳，俱誤，亦混載之，長興縣名世城，武康舊名永安，後改武康爲安州，又改爲武州，孝經史書三山郡舊名長城，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廣石縣西魏改爲長城，如北齊僧標、方後周令狐黎封長城縣子是也。臨安縣西魏置武興郡，如梁上議令狐熙封武康郡公是也。洋州趙宋置武康軍如韓王與芮，及韓侂胄、高似孫，俱此康軍節度使，舉得通武康軍承宣使是也。徐永兴置永安郡，南宋亦名永安，晉安郡，梁改爲安州武陵郡，梁改爲武州，又湖南有唐將軍保安有司，唐浩然諸有管川、荊州有烏程鄉，與地之名相混如此，放古者不可不察也。

妙喜寺碑云：大曆七年，眞卿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高巡部，會於此山，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羽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之曰三癸。又云：自典校時，著韻海鏡源，未追刊削，壬

子崗刖刺於湖公務之暇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專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許專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粲韋介左輿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苕山來年春遂終其事考之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云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己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已與羣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於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云三癸巋峋又云紛吾著書羣彥崇臻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既大歷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春也。顏魯公年譜。

顏魯公於杼山起桂棚三癸亭及謝臨川寫眞堂。顯要。

按謝靈運官臨川內史世謂謝臨川吳興謝村謝門其故宅也皎然自稱謝靈運十世孫寫眞堂想魯公爲皎然起耳。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昇山一名歐餘山又名歐亭山昔越王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明一統志。

按嘉泰志注云烏程有歐陽亭即此。

昇山在烏程縣東二十里入東記云晉王羲之爲太守嘗遊踐因昇此山顧謂賓客曰百年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卿遊此乎因有昇山之號。太平寰宇記。

按入東記吳均所著昇山云云出其記中魯公何以叙晉之晉書羲之本傳並未有吳興太守之文與輿名賢六朝諸公紛紛多矣以爲謝耶凡典郡者史必大書特書何獨於逸少顯佚之吾故不敢信也。

烏亭在昇山上王羲之造以爲烏巾氏所居也。寰宇記。

按談志昇山一名烏山舊編云古烏巾氏所居也今縣東八里有烏山一名鮮山舊號小山別大山鮮稱云不相遠屬者予嘗讀舊烏山登其巔望西余山下有小山似相屬及至其處又相去里許則所謂鮮山者疑即西余而非烏山也至問烏巾何以名土人曰古烏巾氏所居山上有烏亭舊址即今烏巾塢山下有烏撫橋舊有烏氏聚族於此則梁吳均西鄉吳興烏亭集詩柳惲人詩義即此山而非昇山也二山雖郭不遠稱爲考見乃前遇至此又按晉書羲之爲會稽內史皆非中書重以王敦獄峻誤以羲之自負經濟知時事不可爲遂稱病去郡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則羲之雖未嘗守郡然來遊此山亦未可知羲之子獻之嘗爲吳興此亭或獻之造當時人或誤書之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丘道祚禪幽寺

晉何楷居金蓋山修儒業後爲吳興太守改爲何山。括地志。

何山亦曰金蓋山蘇子瞻遊之有詩。方輿勝覽。

按何山與道場遙接爲北一支金蓋山是南一支汪藻記云東有道場西有何山金蓋因在道場之東南自不容混蘇子瞻詩云今古何山是勝遊誰叫卧閣舍老斷引留賦石鐘飛泉瀉復流迴顧煙霞迷晉宋一溪風雨送歸舟自注此上先賓老庭事孤僧亦自須山上有宋安定先生胡瑗墓。

金蓋山故多雲氣乙未三月遊伴曉入山觀望四山繚繞如垣中開田段平衍環視如在甑中受蒸溯也少焉日出雲氣漸散惟金蓋獨遲越不易解予謂氣凝必有佳泉乃南涉坡陀見大楊梅樹下汩汩有聲清冷可愛急移茶具就之茶不能變其色土人言十里內蠶絲俱汲此煮之輒光白大售下注田段可百畝名曰雲泉。本品。

按金蓋山在烏程縣南十二里有常出雲謂云金蓋載雨要雨試到處家以此爲驗道場山亦名雲峯唐中和間僧如訥建伏虎道場舊洲可談云道場在州之陬方山背延一舒圖文繁米也蘇東坡詩有道場山頂何山麓之句汪藻云繇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過何山如逸賓人隱士之廬。

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於晉史無所見惟沈約宋書敘何子平曾祖楷爲晉侍中而唐林氏姓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爲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括地志謂楷爲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爲晉侍中豈沈約見何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爲楷抑爲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邪皆不得而知也。存齋集。

宋元嘉十四年張邵丘道祚共建禪幽寺於何山即崇報禪寺。談志。

按張邵字茂宗吳郡人宋史中爲吳興太守丘道祚不知何許人姓系姓纂皆並載吳興丘氏有新安太守道讓臨安太守道成明道祚亦郡人也。

95
23A

石柱記箋釋卷四

太湖周迴四萬八千頃。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越絕書。

按吳郡續圖經云。太湖。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義興。吳興之境。其所跨者大。故以太稱焉。七修類藁云。太湖之名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國語曰太湖。吳越春秋曰笠澤。周官職方曰五湖。而五湖之義亦不同。吳錄云周行五百里。以五湖爲名。川瀆記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荊溪。北通滆湖。東通韭溪。凡五道謂之五湖。三吳郡國志。又以貢湖。蠡湖。洮湖。滆湖。四湖合太湖爲五。笠澤叢書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曰菱湖。曰莫湖。曰胥湖。曰游湖。曰貢湖。未審孰是。太湖自古相傳三萬六千頃。書公何以云四萬八千頃也。太湖今去烏程縣止一十八里。越絕書何以云去縣五十里。但王鏊姑蘇志云太湖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今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七縣皆瀕太湖。新唐書志以爲占蘇。宣。常。湖。四州之地誤也。明一統志亦承其誤。

吳越天寶八年。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部。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專爲田事。治河築隄。一路徑入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遇

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東府南湖。立法甚備。十國春秋。

按吳越錢氏。在東南尊事水利。是時俱修築。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後。農政不修。田圍河港。大半湮塞。然田稅每畝不過一斗。(見杜宗桓上巡撫周侍郎忱書)民猶易辦。自紹定四年。賈似道創買公田之說。浙西六郡買田至三百五十餘萬頃。姑蘇志云。宋之田有曰公田。每畝起租。上自一石五斗。下至七斗七升四合。曰圍田。租四斗。或三斗。曰沙田。租三斗。或二斗。曰成田納租二斗。曰營田。租四斗。或三斗二斗。曰職田。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三合五勺。曰常平田。曰義役田。曰社倉田。曰局官租田。曰撲濟局田。曰居養院田。曰囚糧田。曰沒官田。科斛高下有差。高者不踰一石五斗。下至二斗。夫圍田。沙田。成田。皆民田也。其餘皆官田也。故宋史有一曰公田之賦。一曰民田之賦。元有天下。取之江南者。曰夏稅。曰秋稅。而不言官民田之分。日知錄云元之政和田。皆歸諸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有江浙財賦府。命頓官田。籍沒田。莊田諸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無不以平江爲言。是時官田甚多。張士誠竊據姑蘇。明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就兵收之。相抗十餘年。太祖怒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籍沒豪族兵頭目田。及籍贓功臣田。以租簿付之有司。照租爲稅。額輒減科斗五升。及一石以上。其民田仍不過五升起科。其載從舊額。及則文襄年譜。又富民沈萬三等。多以事被籍。而浙西之官田多爾益多。此三吳重賦之大凡也。再按宋史。吾湖賈黃定時。臨安府通判陳□書。催督謝奕趙與□。王虞赴。周元□等至州。覈田獨多。又按明太祖實錄。及平吳錄。元至正十六年。兩月壬子。張士誠將趙打虎據湖州。有烏程。歸安。德清。武康。四縣地。十七年二月丙午。明太祖遣耿炳文。□□。自廣德取長興。九月丙戌。□□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十八年。元帥費子賢。□□下安吉。各築城相持。且戰且守者十年。至丙午年十月。始下湖州。太祖之怒。自不能免。以故烏程。歸安。德清。三縣田糧。比長興安吉。武康三縣得多。此其明驗也。又洪武間南潯富民沈明甫。□遇□。士林命個。俱以隱其所湖州沒官田又多。承平徵有減租之詔。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民困未甦。然其時。建都金陵。糧運不遠。輸運易辦。及遷北平轉輸頗費。民不堪命。宣德五年。侍郎周忱。巡撫南直隸。奏蘇湖二府。始於額外加徵耗米。用以兌軍支運。其法正糧一石加耗七斗。而更先遠近。就中伸縮有差。於是民得免遠運之苦。法行。至今所謂耗糧。實爲增耗者此也。是時但分官民等。則官田自重至輕。凡五百九十九則。民田自輕入重。凡三千八百四十一則。夫民田以已業稅輕輸之。極之止五升。而耗之增也無幾。官田以承佃稅重之極。畝至七斗。而耗之增也益多。其間重者沖折金花。輕者止派□糧。而則之名目繁。末下之甚。□日滋。業害者。既減租以求售。逋賦者。復行賄以詭避。版籍圖錯亂。□至此極於是。嘉靖二年。從浙江右布政使楊□之言。將湖州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正德十五年。湖州知府劉天和。請將官民田各均爲一則。嘉靖二十年。知府張鐸。又議將官民田。共均爲一。則從此官民田混而爲一。相沿至今。誠知何者爲官田。何者爲民田。民田仍舊輕科。官田數既減。而版籍無聞。遺業皆歸。吳湖州民力之不支也。爲賞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而今何如徵。說枝山前聞有云。三吳在古。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今之□其地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煩。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吁可畏哉。

太湖有沿湖之隄。多爲溇瀆。有斗門。制以巨木甚固。門各有牐版。旱則閉之。以防溪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舟行且有所檥泊。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埋廢。頗爲郡害。予觀蘇東坡水利奏議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菱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今吳江菱葦。屯結尤甚。皆成圩田。其長橋諸洞。湮塞殆盡。近來十水九潦。不可救捍。後之治水者。宜究心嘗先務也。談志。

烏程縣水總滙之地。爲太湖瀉水之口。小梅以東、凡八。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家港、宜家港、楊瀆

港、泥橋港、寺橋港、大錢以東、凡二十八、計家港、湯漊、沈漊、和尚漊、羅漊、大漊、新涇漊、港漊、諸漊、張港漊、幻湖漊、西金漊、東金漊、許漊、楊漊、謝漊、義高漊、陳漊、薄漊、五浦漊、蔣漊、錢漊、新浦漊、石橋漊、盛漊、宋漊、喬漊、胡漊。烏程縣志

長興沿湖水口、凡三十有四、斯圻港、蓼水𣶢、金村港、蘇家港、上周港、長大港、夾浦港、謝莊港、丁家港、雞籠港、大陳瀆、杭瀆港、石屑港、莫家港、盧瀆港、金雞港、新塘港、徐家港、百步港、竹篠港、殷瀆港、楊家浦、福綠港、石瀆港、新開港、花橋港、坍缺港、廬圻港、白茅港、寶瀆港、涇山港、小陳瀆、蔡浦港、小梅港。太湖考。

按宋程大昌修潤瀆記云、湖瀆三十有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港、近溪兩瀆、閘不復閉。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瀆名、曰景、安、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而皆冠以常字、明沈啓本利考云、長興瀆以下、洩入太湖之港凡三十有四、舊傳七十有二、漊、蓋自錢氏時、皆各有閘、年久廢、所存止此、古今稱謂不同、不可考、在蘇松三吳水利考云、睎庳界烏程長興之閒、旋而視之、烏程三十九、長興三十四、總而計之、共七十有三、其閘舊所載名號、古今不同、訪之父老、亦鮮有知其詳者、今大半湮塞、湖濱居民、嘗有自捐己貲、開濬深廣、啓閉之議、而格於時勢、事不果行。

環湖之水、悉注于太湖、微太湖、民其魚乎、所謂導水以疾趨太湖者、水之道也、決之而已矣。饑者、謂木蔗魚

斷續瀦之類、皆能禍水、亦一說也。 壬子決太湖之水、以放于海、其事因在蘇松。嘉靖府志

明永樂中、夏公原吉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隸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宏治中又壞、徐侍郎貫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治之、隆慶中又壞、海忠介公治之。明名臣言行錄

按隆慶三年、忠介公因饑興役、僧支軍餉、及各處贓罰導河夫等銀五萬有奇、開南倉口、至黃渡平陸六十餘里、役十年、巡江御史林應訓開黃浦、以西千墩上流三十餘里、江亦加闊、又三年、御使許應逵奉敕開江、東通反塞內、帑十萬、畫付寬浦海公遺跡、不二十年、復爲平陸、厥後巡撫曹時聘、周啓元、巡按馬從聘、薛貞、屢有咨議、竟無大舉。

崇禎元年、員外蔡懋德疏言三吳水利、輔臣亦有吳人爲上言之、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挑濬不可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疏導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上輒能之、上初念恐其勞民、疑士大夫自爲、反以厲民耳、惜無有爲上言、勞民所以利民、雖小費、而東南財賦之地、徇計根本、則未有不汲汲行之者矣。暇老齋雜記

按三吳之水利在下流、而吾湖之水利在瀆港、自宋迄元代有治績、載在史冊、明洪武廿七年、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廿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載在實錄、時烏程縣主簿王福、請三十六漊港發典史陳章繼爲之、永樂以後、自是制以及郡縣、供設有水利官、專治農事、歲仟緝立籍甚、即其有留心者、先之以農隙、董率精其、督行阡陌閒、以其藥修圩壩、閘治水道、水旱之備、實其啓閉溝洫、時其守禦、而按報覆、數爲益丑中葉、倫敗不修、水利官漸次裁汰、所謂按撫者、徒以句稽公事、起滅詞訟而已、遑問其爲水利哉、近年沈樂存侍御、上疏請開太湖下流、并濬港漊下所司議、卒不行、因作東南水利編、大指以爲湖水爲患、與在諸橋口以出江、澹江以溝湖、而湖州所屬各溇港、請設置閘以擇恩、溝港興修溇閘建置、要言不煩、可爲石畫也。

湖州當澤國上遊、其爲民致、莫要於水利、故安定先生在湖學、特設水利一齋、以教士子、當時劉彝、遂以水利名於官、後世乃不講此、是豈有用之學哉、且太湖受天目諸山之水、其治之之法、不患源之不通、而患流之不洩、故蘇松興利之處、即吳興去害之所由也、近日吳江垂虹湮塞之後、而吳興之害加甚、爲政者、當患其洩水之處、不必全仰於垂虹、則凡所以慮患預防、多爲之處、立必守之法、實無窮之利、庶幾不失安定先生立教之意、則東南民力雖窮、猶可勉爲奔命以供賦役、此區區望之念、尤所加意云。吳興掌故集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上幸太湖、准吳縣百姓奏、水東地方、廬舍糧存。

上問扈駕守備牛斗、太湖幅員廣狹、對周迴八百五里。

上云、爲何具區志上止五百里、對積年風浪衝擊隄岸、故今有八百餘里。

上問去了許多地、地方官何不奏聞開除、對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胡漊、長興之白茅、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焉得知道。太湖備考紀

按太湖舊稱三萬六千頃、魯公志已四萬八千頃矣、水經注引韋昭云、方員五百里、牛斗所對又八百五里矣、可見積年風浪齧去隄岸、不知其凡幾矣、齧去糧存之所、民困極矣、安能如水東成例、一槩豁免也。

霅溪。

霅溪、在烏程縣東南一里、凡四水合爲一溪、自廣苕山曰苕溪、自銅峴山曰前溪、自天目山曰餘不溪、自德清縣前北流、至州南興國寺前、曰霅溪、東北流入太湖、興國寺今廢、爲霅溪館。太平寰宇記

按霅溪之水、東北過駱駝橋、直出臨湖門、分流於北者、經奉勝門、經小梅港出太湖、分流於東者、折而北、大會諸水於毘山漾、直北經大錢港出太湖、又自駱駝橋南折、而東過倉橋、又東至歸安縣前、過花樓橋、直出迎春門、東過八里店、又東過舊館、又東過南潯鎮、入吳江平望之鶯脰湖、霅溪館即白蘋館、梁太守柳惲建、顏魯公改爲霅溪館、後有碧瀾堂、唐大中四年、刺史杜牧題、皆史會要云、牧善行書、亦能大字、嘗有分書碧瀾堂三字在湖州驛、徑二尺許、庚寅冬遭回祿、世少謨之相與題

95

23 B

錢到四庫闕書目，有吳潮堂詩一卷，即妙亭，有張遠錦瀾詩，石刻，今並不存，駱駝橋。唐張抗元年，發觀察公重修，東坡詩注，以橋形似駱駝背，名之。談志云，駱駝橋，水性以鎮水，非以形也。多興錄詩，駱駝橋上蘋風起，鴛鴦杯中若下春。蘇軾詩，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湖州當城北，突然拱峙，吳興之水口也。山上舊有亭，郡太守柳惲所額，明一統志，訛作唐之柳渾。渾惲之六世孫也。王氏讀史訂疑，嘗析證之，舊稱蕃名採藏橋，元時稱南何，何因改稱之。花樓橋，由名人依稱，最高倡興時刻平之，邈以樓。故曰花樓。

唐韻，霅水，衆流之聲，霅霅然。三吳土地記云，烏程縣東南有霅溪，水至深處，徐陵孝義寺碑云，清霅瀰瀰，深竊地根。又字書，霅者，四水激射之聲。故徐仲謀詩，四水交流霅霅聲。張世雍詩，霅溪深極地根清。四派交流激射聲。李直方白蘋洲記，五溪爭流，而導其氣，說者謂四水并霅水而五也。鄭戩浮玉亭記，霅水合四水，則四水爲霅，有自來矣。談志

按吳興記遊，引吳興郡縣志云，自淸源門入曰苕溪，其旁潮，自定安門入曰霅溪，其旁潮，不過二源耳，且餘不溪與苕溪皆出天目山，前溪雖出銅峴山，然至德清縣東已與餘不溪合而北流，至定安門外，通謂之霅溪，不特與苕溪合，然後名之，其說又與談志相左矣。予嘗續考之，知郡中之水，自西來者曰苕溪，入淸源門，東過儀鳳橋（唐儀鳳中造，橋下曰淸潭，以其水澄碧僊）至於江渚匯。自南來者曰前溪，曰餘不溪，曰北流水，三水會於峴山漾，入定安門，過潮音橋，折而爲前溪匯（俗呼打銚灣）過北東至於月河，昔人所謂水晶宮也，從月河西北隅過長橋（亦唐時造，宋建炎末拆而爲二，南曰甘棠，北仍曰長橋）至於江渚匯，然後謂之霅溪，今人誤以打銚灣爲霅灣，謂霅水自南來，又誤以駱水橋爲霅水橋，謂霅水自西來至於苕水，皆源出天目山之說，源於小品云，吳苕過山生苕，苕之蘭蘭作鳥尾形，苕水出焉，自頂及麓，盤盤滿溢，山木，並合而爲一，以此稱苕，此苕之所由名也，今人傳會苕水自南來，稱當爲苕之號，殊不知山海經，言浮玉之山，苕水出於其陰，而本會言出於其陽也。談志云，杭紀載興國寺，在苕溪西，霅溪館今雙溪亭是也，而烏程縣有浮玉亭，爲名霅水定縣西有霅水橋，二溪所隔，乃是苕水，今餘杭乃有苕溪館，定安門內有四水亭，皆相沿之誤。

湖州城中之水，曰霅溪，以四水奔會，激射霅然有聲，故名。薛氏浙江通志

按太平御覽，引吳興志云，霅水，亦苕水之別名也，水深不可測，俗謂之苕水，又山海經，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陰，中多鮆魚，今亦謂之霅溪山也，殊嫌牽附，唯一統志作烏程歸安二縣志，俱云霅溪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水，四水相合，霅然有聲，故名，與薛氏之說相合。

霅溪，即江子匯，在郡治南，其源自南來者曰前溪，曰餘不溪，曰北流水，三水會於峴山漾，入定安門，自西來者曰苕溪，入淸源門，四水總聚於江子匯，霅霅然有聲，謂之霅溪，又名霅川。水利考

霅川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羣山環列，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諺云，放你生，放你命，放你湖州作上，婢百姓，此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爲湖之百姓，猶爲至幸，況爲士大夫乎。□□堂雜志

按唐宋之時，湖之百姓，爲生人至幸，今大不然，董斯文獻云，湖民叔苦，四體焦勞，終歲不休，無逸者，屬倂受血，盡心竭力，謂之長工，夏秋農忙，短假爲事，謂之忙工，收穫之際，公私責償，而場遮爲者，十恆七八，婦人事蠶，夏初役蠶，夜併息三眠之後，晝白如山，下繭繅絲，辛勤殆至，至於質鬻，而終身無得一繭者，分外種於村落矣。

白蘋洲

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草木疏，亦未爲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草，大謬矣。爾雅釋草云，蘋大萍，左傳云，蘋蘩蘊藻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隨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爲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色正白，故謂之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蘋花色白，故通蘋之時，亦可呼爲白蘋也。徐朗實

白蘋洲在霅溪東南，去州一里，有顏魯公芳菲亭，洲內有池，池中有千蓮葉，今惟地名故址存焉。太平寰宇記

按魯公年譜，白蘋洲上，公作八角亭，及芳亭，不聞有芳菲亭也，寰宇記，或有所本，錢易南部新書云，張祜嘗遊霅上，於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詩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遂隱藤蔭，吟罷玉花叢中，何所假託，聶夢弘曾相識，碧蓮之花，乃翡翠飛去，又珍珠船云，湖州碧瀾堂，素有奇怪，宋郡士吳子芝，嘗見一女子，蹤跡而登，曰，木天日暮風無力，斷儘影裏首花色，折得芙蓉水上游，將鬟弄玉簪鴦，吟罷由東岸而去，或曰，此皆水怪也，吾不敢信，姑存之以資談柄可也，地名故址者，即今之蓮花莊也，樹根橫遊，其本斷，其葉圓，其實叢，其根鑿，實中的的中藏，今得荷葉之蓮，千葉蓮者，不但以貢爲珍，且以叢爲異，鮮見一品葉，重臺芙蓉，賦序云，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府君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猶盛，郭璞詩，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本草衍義云，荷花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姜堯章云，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簡齋詞，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叢其故守湖時，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過城樓，荷花詩云，環城三十里，處處皆奇絕，滿目清如海，時見亦一葉。

唐刺史楊漢公，疏四渠，濬二池，立三園，建五亭，以復顏眞卿之舊，白居易爲文以記，曰，以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闢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其建置也，始則太守柳公澹肇之，次則顏公椎輪之，終則楊公繪素之，又曰，五亭間開，萬象迭入，今五亭已不存，五亭碑記，白居易撰，馬總書，開成四年建，白蘋亭碑記，李直方撰，史鎬書，元和元年建，俱在墨妙亭，白蘋洲碑記，在州大廳壁中，中和五年，刺史孫儲撰，進士王溥書。輿地紀勝

吳興山水淸遠，城據其會，狀其景者，曰水晶宮，楊漢公詩，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靑簾處處通，溪上玉樓樓上月，淸光合作水晶宮。曰水雲鄉。王惟正詩，苕溪水雲

春盛東坡詩，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曰極樂園。林希上巳日詩，盡郭英賢醉岸亭，花開處處不閉扉，萬家笑語荷花裏，知是人間極樂城。城之內，觸處見山，觸處可以引溪流。金秀老詩，沽酒店穿斜巷出，採蓮船傍決門歸，翠沾城郭山千點，花蘸樓臺水一圍。故凡為苑圃，必景物幽雅，雖近市如在巖壑江村，所以為趣也。唐開成中，白蘋洲有三園，顏氏時清源門內，有芳菲園，園朝寶元中，定安門內有南園，今廢為庾廩矣，居宅矣，招提矣。園之亭館，自白蘋外俱不可見，鄉老寓公多為芳圃，亭宇相望，沼沚旁聯，花木蓊茂，游者爭眩，物固不能兩盛也。談志。

白蘋洲，考其名，始於柳太守之詩，至顏魯公為郡，始著八角亭，後楊漢公拓為五亭，至光啓中，李師悅廢而為倉，宋朝以為秀王大府，至元豐定，復為倉。今岳崇文館。李直方白蘋洲記，乃謂吳江之南，霅溪之陰為湖州，已謬，至云洲在郡城東南，則又似列於城外，明洪武中士人有作記者，乃云在江子匯之西，尤謬矣。吳興掌故集。

按吳幸雜識云，吳興郡中，一溪橫貫，此天下之所無，故在在多園池之勝，予嘗聞之善游者，言其勝遍天下，而城垣以內之水，有溪有漾有河，有瀆有澗，有洲，未有如吳融之瀬且實者，厚岸多生紅蓼，曰紅蓼灣，曲溪竟開云，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詩傳云龍紅草，箋云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爾雅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月河塘莊一帶，蓼紅蘋白，當夏秋之交，花影參覃，水光瀲灩，扁舟泛溪，不減武陵源也。

石柱記箋釋卷五

德清縣

德清，天授二年，分武康，置武源縣，景雲二年，改為臨溪，天寶元年，改為德清縣。唐書。

唐初，置武源縣，縣治在下蘭山南，天寶中，改德清，移置於百寮山南。談志。

市亭山

市亭山，在縣西南二百步，王敬宏涖郡，欲此立宅，以其面爲背山也。吳興記。

古十里一亭，以寓止賓旅，因以名山。圖經。

按宋書，王敬宏，晉末以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歷拜侍中，入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隱居餘杭舍亭山，德清在宋齊之間，正幷入餘杭，故德清之市亭山，即餘杭之舍亭山也，吳興記以敬宏爲涖郡，少誤，今正之。

金鵝山

金鵝山上有池。深五尺。其水冬夏不竭。時有金鵝翔集。或風濤雨霧。樵夫耕叟。聞山上鵝鳴。名。山墟

按金鵝山在縣西北五里。談志云。後漢海昏侯沈戎于永平元年。葬金鵝山。那時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廣韻云。金鵝鳴。沈氏興。代代出公卿。遂更名其山曰金鵝。今山南有三村。號上鵝鳴、中鵝鳴、下鵝鳴。山上有沈氏郵亭碑記。兼天寶癸未歲三月。承務郎士逵唐大歷癸丑冬十二月。射史劉賁刊撰碑陰記。二記文多不載。復齋碑錄云。沈氏遠祖墳碑。并碑陰。下半缺。不見撰人名氏。大歷八年十二月立。湖州府志云。梁沈氏祖墳碑。沈麟士製文。立金鵝山。忽有樹生其盆。衍蒼巉崖夾持。碑有所倚。然不動。嶷嶷撼樹碑。後毀。爲十六段。藏之縣署。今無一存。呂者云。按此碑有四寫。一沈戎。一仲孺。令沈穆。一侍御。利沈麟。一荊州判史沈叢。赦記載沈氏先賢傳諸書。云沈戎子孫。見史傳者一百五十八人。三十八人有王傳。一百二十八人附傳。宋樂陳。開皇唐三人。侍主者五人。唐宰相。太府亦吳興人。至今人物稱盛。金鵝發祥。地理果不爽乎。

吳羌山

漢高士吳羌。避王莽之亂。寓居此山。後人名焉。宋沈麟士。講經教授於此。從學者數百人。時爲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閉門教授居成市。南史。入梁縣東南一里。吳羌山。俗呼乾元山。當縣前峙。蓋邑之鎮也。山之陽。有織簾先生祠。祀名賢沈麟士。麟士織簾爲業。時稱織簾先生。卒後。鄉人重之。即其隱居立廟。廟前古井。相傳先生舊井。廟後其墓在焉。德清縣志。

按吳羌山之陰。舊爲餘不溪。沈麟士嘗居於此。南史云。麟士居吳差山。南齊書亦云。居餘干吳差山。以羌爲差。以餘不爲餘干。皆傳寫之譌。邑中胡翫衍先生詒予曰。安知非以吳王夫差得名。則又不敢臆斷也。

餘不溪

餘不溪。在縣南一百步。沈氏家傳云。後漢沈戎居烏程餘不鄉。即此。寰宇記。

餘不溪水清。與餘溪不類。如會稽秦望。其山秀發。餘山莫與爭也。太平寰宇記。

餘不溪出天目山之陽。經臨安縣。又經餘杭縣。至安溪奉口。經德清縣。折而東北。至敢山。過菱湖。及湖蚨漾。又西北會前溪水。至峴山漾。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爲霅溪。談志。

按留青日札云。不作秋韻。方鳩切。非也。當作膚韻。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鄭注。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即今言花帶也。此地有苕霅、溪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若作方鳩切。則不干涉矣。宗禮圖經。及寰宇記。而作方鳩切。本在說文云。不。鳥下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

北流水

北流水。在德清縣前。其水從餘不溪。至縣東分派。折入清河橋下。北流至沙村。與武康前溪水合。又北至峴山漾。與餘不溪合。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爲霅溪。談志。

苧溪

苧溪。在縣東二十五里。山墟名云。苧溪以貢苧爲名。南岸有簡相如廟。北岸有青州刺史姚恢因女城。太平寰宇記。

按通典云。湖州貢苧布三十端。通志略云。湖州貢白苧布。則唐時所貢之苧。本出於此。又按相如漢人。當漢時未有遊行至此縣有崗村。溪南有廟。未審何故。入東晉。云後漢姚恢。與海昏侯沈戎爲姻。過江隱。於於河田山。居之。恢女皆殺戎。戎先居苕姚氏三代不發。女右女則囚於此山。後人因呼爲囚女山。其說謬。甚不足信。

餘不亭侯廟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建興初。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國事。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嘗行經餘不溪。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歷會稽內史。散騎常侍。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晉書。

餘不亭侯廟。在德清縣東南二百步。自晉迨宋。廟食不絕。談志。

按孫內南城山之陽。亦有孔侯廟。嘉泰志云。愉從子嚴。爲吳興太守。後人立廟於此。舊圖經云。即愉也。縣南之廟。乃祭祀之所。此則墓前祠堂。餘不志亦云。孔侯墓之祠堂。後人因以爲廟。後有大冢。上有古木數株。狀如繖石。故老相傳。愉葬於此。至今號爲繖石。舊志云。孔侯葬此。宿龜出龜負登覽於廟時見之傳。廣地面坐廟前古柏合抱。爲今像設。嗣輔而古柏絕無。則知廟非唐宋之故矣。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仕宋至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事文惠太子。歷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佐高祖纂位。封齊和帝。梁臺建。爲尚書左僕射。封建昌縣侯。累加特進。光祿侍中。太子少傅。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謚隱。梁書。

孝鵝冢

唐天寶末。邑人武義主簿沈朝宗家。養母鵝一。因有卵腸出。乃自悲鳴。鼓翅。墮於波渚之間。其長雛悲叫。屢絕。家人飼之水穀。不復飲啄。及母鵝死。雛仰天號切。遂取昔含下敗席。以覆其母。銜壁刷開窟

草。列於母所。若人之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沈氏家人因作二函。瘞於山中。土人呼爲孝婦冢。太平寰宇記

按一統志。列孝婦冢在長興縣東南澤者。非也。沈約庭事三則。恬不知恥。甚欲見其書而不得。真貪欲之不著矣。其說曰。臣延者此辭。吳興故有迎司賜祀與文帝。而約鶴旨之。爲曰臣倚飼。蒸秋血食。祀典之體也。見明皆作入林梅賦序。直斥沈約所爲。是拔之卑人臣其心。見霸宇紀顯要。但志其墓。不明著所在。初徵詩往云。在縣之西村。湖廣通志云。約卒於荊門州。墓在州西。甚爲云。時日不利。不能歸葬。則是約之墓地無定所也。竹垞先生補志其墓與孝家並列。約其有知。能不愧耶。

武康縣

吳興武康令。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宋書

武康。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封嵎山、青山、白鵠山。隋書

按封嵎。即封禺二山也。青山。縣北一十五里。白鶴山。縣西北十里。一名鶴山。

武康。上。李子通置安州。又曰武州。武德四年。平子通。因之。七年州廢。縣隸湖州。有封山。有銅。新唐書

縣治舊在餘英溪北。隋移南岸。仍治溪北。談志

防風山

防風山。在縣東一十八里。先名封禺山。唐天寶六年。敕改焉。一名風公山。一名風渚山。古防風氏之國。公者。以山上有風公洞。渚者。以山下有風渚湖。封山者。以其禁采樵漁獵也。山東南二里曰禺山。

禹十二代孫帝禹所居。輿地志云。古防風氏之都也。太平寰宇記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一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群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國語

按防風氏有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晉元康中。縣令賀循立。述異記云。防風廟土木形其貌。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武康山

武康山。在縣西一十五里。舊名銅官山。唐天寶六年。敕改焉。輿地志云。山下有兩坎。深數丈。方圓百

丈。古采銅處。有趙監廟。漢吳王濞。發山采銅。銅監趙氏。遇山崩壓死。降靈於此。後人立廟。太平寰宇記

按舊志。郡中亦有洞官趙監廟。在烏盆巷口。與長橋相直。唐同光中。敕封通靈王。胡緝編云。烏守廟中偶像。衣冠尚古。其貌人皆如世所畫周防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蹤也。趙公歿尤愛之。多至廟中徘徊。往往終日。今改作瑣壽寺依祠。

七里嶠

七里嶠。山頂有石橋。長一丈六尺。甚峻滑。一名石橋山。山墟名

石橋山。在縣西南四里。一統志

七里嶠。度其園以表山也。南有崤嶺。過嶺而東爲康城。又北爲烏龍山。南爲栗山。中有阪。曰栗山阪。有祠焉。兜鍪被甲。執戈而坐。其神曰嚴康。相傳康屯兵處。人代莫詳。野老之言曰。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爲兵。鬣髯爲鐵刀。鏃矣之刺也。唯喉三寸肉耳。妻曰鮑三娘。美而勇。夫婦各治兵。爲幕府。今姚塢關內鮑家莊。有三娘遺壘。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喉而斃。至今村莊雜劇演其遺事。而康城廟像。就祀夫婦二人。別祀索爲何村。獨無匹。里人號曰孤土地廟。云康怙力強死。世祀里社。鮑淫奔殺夫。鬼復配享。花竊妻暴行。祠宇相望。是崇姦教亂也。何以風世。且康不能厲。廟不爲災。意者傳聞非實乎。姑志之以廣風土之異聞。前溪逸志

按陝西通志。商南縣有漆康太子墓。世傳太子三國時人。炎祚移微。隱士居。故爲闢地所。平利安縣西南七十五里有漆山。新志注引。漆康太子墓在此。不知何據。烏程北山亦有鮑三娘屯兵處。俗相傳。三娘爲花關索所平。如前溪通志所云。轉爲厲。漆康嵬其事涉荒。何過與拳志相類耶。鍾之傳俗信鬼神。好淫祠。山之巔。水之涯。有村落必有廟宇。奉一神以主香火。而好事者遂爲託傳聞影。附安吉人齊管仲。烏程棲賢山人晏嬰。長興遺子路人。吳興烏程但村人無斜。何長興判溪人植幽相加。他諸幽村人。擴吳哨。武康上柏人晉王衍。歸安千金人郭巨孝舉。鄉人紛紛。傳命唐宋以後。更指不勝屈。修志者蓋不考覈。誕者之惑人耳目。可怪也。

前溪

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晉車騎將軍沈充家此。樂府有前溪曲。充自製詞云。當曙復未曙。白鳥啼忽忽。後宋少帝。敕爲七曲。其一云。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述記

前溪。一名餘英溪。每春夾岸花開。通夏不歇。山墟名

前溪。在縣南一百步。其源出銅峴山。東流四十九里。至縣前千秋橋。又東至縣學前。分爲二派。其一北流。經黃蘗山。又東至沙村。號沙溪。與德清縣北流水合。入郡之定安門前溪匯。至響溪。其

一東流，經下渚湖之南，會於餘不溪。武康縣後，又有一溪，亦出銅峴山，謂之後溪。談志。

于兢大唐傳，德清縣南前溪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吉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曲，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兢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耳。逸園叢話。

阮公溪

石鑒寶者，會稽上虞人，寓武康。其女有姝色，天監元年，選爲采女，及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爲奉朝請，時人名所居溪爲阮公溪。藍寶以承聖二年，追封武康侯。溪中有大青石，俗謂之美女石。梁書故事。

阮公溪，在縣西十五里，與餘英溪連接。太平寰宇記。

郭先生祠堂

武康有郭文先生廟堂。九域志。

郭先生祠堂，在縣北郭林村，晉郭文也。文河內軹人，中原亂，避地江南，居此。謝安聞其名，延至西園。祠南有郭林橋，西有招賢山，皆其遊息之地。談志。

沈道虔石山精舍

沈道虔，字汝恭，武康人。性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州辟凡十三命，皆不就。宋太祖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不赴。敕州郡隨時問遺。元嘉二十六年卒。宋書。

按一統志，石山在縣北二十里，沈道虔隱居石山精舍，即此。太平寰宇記云，精舍在石城山縣西南三里者，非也。

吳太常卿姚信墓

漢青州刺史姚恢、尚書左僕射姚皓、吳太常卿姚信三墓，俱在石城山，崇德中，碑碣尚存。談志。

按阮孝緒云，姚信，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陸德明云，信字德佑，未知孰是。所注釋，隋志，信有易注十卷，集二卷，昕天論一卷，唐藝文志作十卷。士緯十卷，新書二卷。三國志陸績傳注，有表請賜績女鬱生以義姑之號。又陸遜傳，姚信以親附太子和見流徙。又

孫晧傳，寶鼎二年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又南史姚察傳，陳吏部尚書云，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信有戒子書及昕天論，載元興藝文類聚。九域志，城姚信、厂固二墓。寰宇記，赤岸副墓按了山下，見宋咸淳臨安志。

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沈嘉墓，在縣東一十五里鳳皇山，山下有皇覺寺，乃沈戎故宅也。談志。

按嘉字長茂，武康人，舊志謂仕晉爲吳興太守，見闕獄地人擾其利，除吏部尚書，卒。

晉揚威將軍東陽太守沈勁墓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哀父充死於非義，志欲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器之，及遷鎮洛陽，表爲參軍。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勁求效力，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擊賊。會許昌寇逼，將軍陳祐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恪攻城，城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殺之。事聞，贈東陽太守。子赤黔，官至大長秋、廷尉卿。孫叔任，官至建威將軍、益州刺史。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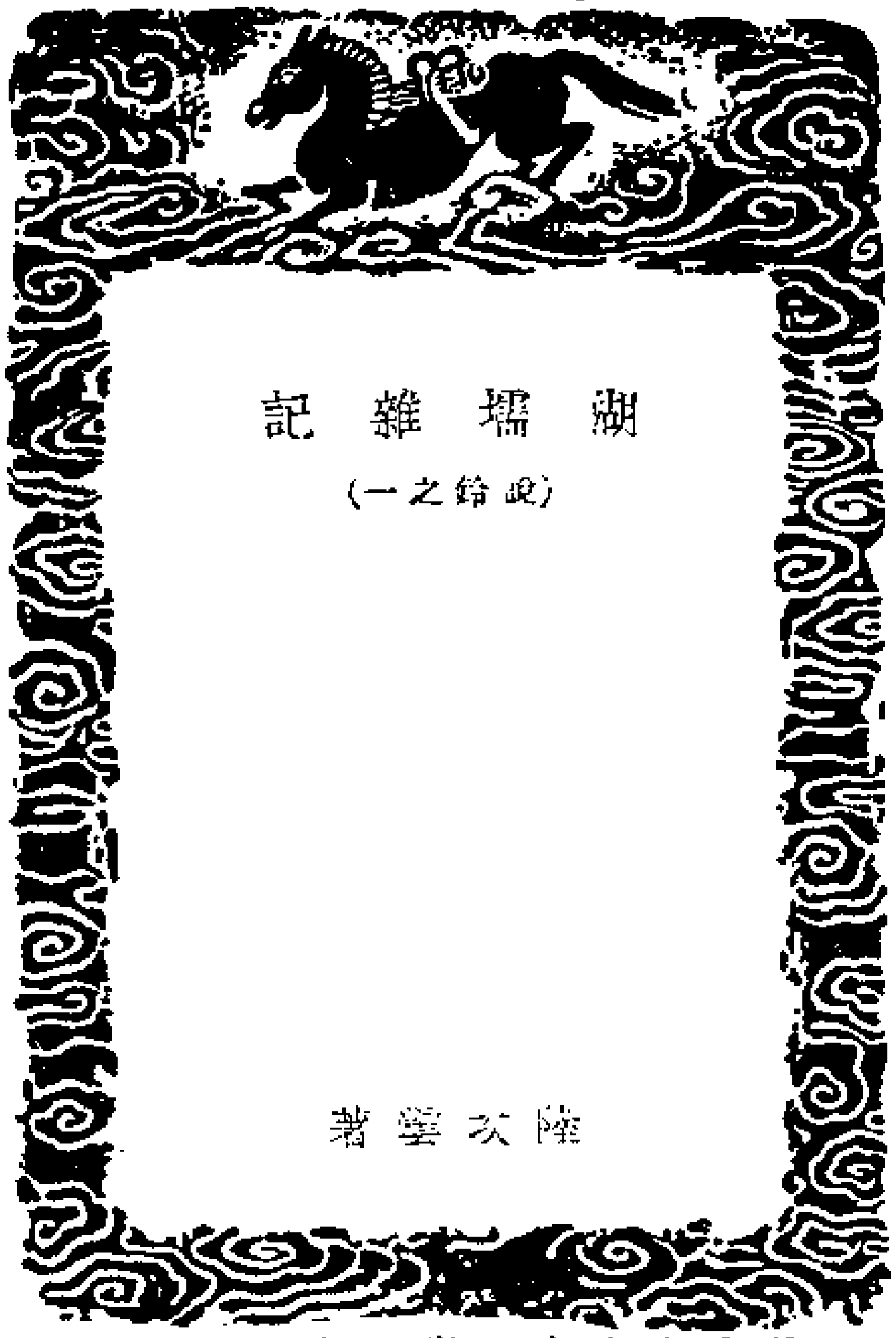
沈勁墓，在小山赤黔祠塢。談志。

宋吏部尚書吉陽侯沈演之墓

沈演之，字臺眞，武康人。祖赤黔，父叔任。演之折節好學，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歷嘉興、錢塘、武康令，俱有能名。元嘉十二年，東南諸郡大水，演之爲散騎常侍，巡行拯恤，百姓蒙賴。遷左衛將軍，與范曄等掌禁旅，同參機密，加侍中，歷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宋書。

演之墓在小山。談志。

右石柱記箋釋五卷。國朝鄭元慶撰。按全謝山鮚埼亭集。元慶字芷畦。歸安人。以貧游幕府。顧毛西河集中。嘗稱其治經。臨川李侍郎。中州張清恪公。均雅重之。欲薦之朝。而芷畦死矣云云。又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紀北宋曹孝子清事。亦謂聞之芷畦。曝書亭集。復有贈鄭秀才詩。則其人之梗概可知矣。又鮚埼亭集。有窆石志銘云。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材。而刀筆卑棲。誰爲司命。嗚呼噫嘻。亦可謂言哀入痛者矣。又稱其遺書。有禮記緝註。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叢同。則集楊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吾中文獻之職志也。尚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傅君所開雕盛行。顧罕知其出於芷畦也。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云云。而翁覃溪學士復初齋文集。復有所補錄者。其著述亦富矣。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其源委備載諸名流序、及自識兩篇。不復贅。道光庚戌。荷花生日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湖壖雜記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嘗讀西湖誌餘。愛其搜奇標異。蔚爲大觀。然田叔禾先生去今遠矣。賡續無人。余有志而未逮。偶有見聞。聊紀一二。以備後之採摭。竊比於委巷叢談云。

昭慶寺

崇禎時。昭慶寺災。故老語余曰。前此六十年。昭慶嘗災矣。起火甚異。聞時有高僧趺坐殿中。夜將半。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側。僧問曰。爾何神。曰火神。僧曰。來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此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籟寂然。惡其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入礎。礎中飛火熾燄。龍象俱灰。噫。劫火難逃。世尊莫能度耶。

戒壇

昭慶寺大雄殿後有戒壇。規模宏大。不染纖埃。災後青草茸生。野牧縱橫。牛羊不敢上。寺僧怪築壇基。發土得碑。題曰。然燈古佛誕生處。故此地之靈若此。壇宇今復舊觀。

片石居

順治辛卯。有閩客扶乩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唐。曾有詩編號斷腸。士問仙爲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眞。故腸閒答。即成浣溪紗一闋。隨復拜祝。再求珠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茶蘼綻蕊。偶爾話三生。不覺日移堦晷。去矣去矣。歎息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之所爲。知之者謂客止知扶乩。非知文者。

慶忌塔

慶忌塔。在斷橋之右。高僅踰丈。其式似壺。按昔闔閭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衛。要離誘其襲吳而刺之。似不應葬此也。即或葬此。春秋時未有浮圖。葬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非慶忌而繫之以慶忌者。誌謂塔前時有鐵棺浮出水上。或者闔閭以鐵棺沉慶忌骨於水中。其英爽恒露。而塔以之名歟。康熙三年。此塔忽圮。中露千百小塔。與大塔同。皆有梵書。見者一時取盡。其非慶忌塔更明矣。誌載大佛寺畔有壺瓶塔。元時西僧所建。今不復存。殆即此塔。而以慶忌掩其名歟。

大佛寺

大佛寺石佛半身。相傳乃秦始皇纜船石也。宋時有思淨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鐫此石爲佛。及長出家。精於畫佛。凡將畫佛。必先靜坐觀想。一日者。凝想至久。忽現佛光。寶色繽紛。大如剛鏡。僧俗同觀。良久乃已。自是筆愈有神。有咨問曰。何爲就畫。不去叅禪。答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叅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人知其畫通於禪。不須文字矣。方臘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塘。師直造其前。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感化。其鋒少戢。垂老鑿石爲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未幾。無疾而化。

西泠橋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偕女史素蓉。曲工金叟。拉余舉杯橋上。爲邀月之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叟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掩韻稍長。即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揚之則濟。陰音以雙氣揚之則濟。將收尾音。先以一縷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即起拜謝。余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眞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每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槁木。纍纍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古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叟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

蘇堤白堤

兩堤垂柳。余幼時及見其盛。明鼎移時。皆罹翦伐。陳洪綬曾寫一圖。自題其上曰。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眞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若幸之而實惜之也。每放步其間。不勝張緒當年之想。

十錦塘

十錦塘者。因西湖十景而名之也。而所云十景。如三潭印月。人所不知。柳浪聞鶯。曲院荷風。已無其迹。其可見者。惟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平湖秋月。南屏晚鐘。兩峰出雲。而觀魚不必在花港也。長堤之上。放步閒行。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烟雲風月。變態無端。其爲景也何可名狀。而十云乎哉。故堤名十景。以爲景物之景。不若以爲錦繡之錦之爲得也。

孤山

小孤山翦秀。江心大孤山浮青波面。皆似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未若湖上孤山。中央宛在。一葦可杭。無弱水之隔也。山之陰。爲處士墓。放鶴亭在墓前。今移於左嶺上。梅花三百樹。存無幾矣。然盛暑登之。亦覺疎影暗香之致。接人心目。移人情性。奚必在遙天窮島耶。洵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或問山有何仙。曰。有逋仙。又有坡仙也。

蘇小小墓

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寄意之言也。游人至孤山者。必問小青。問小青者。必及蘇小。孰知二美之墓。俱在子虛烏有之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余曰。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迷天晴。神女知來第幾峰。泛洞庭者。謂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之際。子於二美。亦當作如是觀。必欲求之。何耶。客點首曰。孤山之側。有菊香墓者。又何人乎。余曰。客不聞乎。菊香是矣。

照膽臺

照膽臺。即竹閣內祀關帝。廟中有漢壽亭侯碧玉方印。乃漁人得之楚澤。杭人官楚者。得之漁人。而進於廟者。順治時。一人以計賺去。見帝示靈。旋歸於廟。夫帝加帝號矣。何有於侯。不捨其印。然印神物也。赫赫帝君。其印尚可攫之而走。人將無復知有神矣。神特顯靈。所以爲設教之助也。

放生池

西湖爲漁人利藪。密網濫淵。漁舠過列。集如圍陣。鳴榔鼓枻。罣網出鱗。斂花亂目。雖赤鯉有神。莫能躍去。詠老杜蠡殺意何如句。良足哀矣。賴有放生池。爲之避匿。稱魚樂國。又有盧舍菴前。深淵一畝。爲池附庸。昔十景稱花港觀魚。今花港罕爲人到。魚亦不聚。其所觀魚者。多在菴前。投糕擲餅。吞咽有聲。千百圍波。變生互滅。致足樂也。放生池園魚有堤。而此無堤。惟向水中圍植喬木。吾慮木朽有時。願同仁者時爲更益。

湖心亭

繞亭之外皆水。環水之外皆山。所謂太虛一點者。實踞全湖之勝。湖心寺亦在水中。然稍偏矣。壬辰之夏。余與洪子昉思泛舟亭畔。日已晡矣。風雨驟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一點。明滅雨中。往來不

定。昉思笑曰。意者所謂不夜明月。晝自有夜珠來矣。余曰。非也。舊誌所載。宋時四聖觀前。每夜每見一燈浮起。至西冷橋畔而返。風雨中其光愈盛。月明稍淡。震雷時。與電爭明。此湖光也。蘇長公有湖光非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毋乃即是。

三潭

三潭印月者。錢湖十景之一。嘗披舊圖。見繪三小石塔。懸一月影於中。余疑月光所印。何獨三潭。今塔久廢。更無從識潭之所在矣。順治壬辰春。偶同王子古直登救苦山絕頂。下盼湖中。有三大圓暈。見於放生池之左側。詢之山僧。僧曰。此所謂三潭印月也。因悟印月之說。謂其似月而非眞月。向之畫工大誤矣。千古游人。日放棹於澄潭之上。不知所謂潭者何若。不同身在廬山。不識廬山面目者乎。標出開諸好事。

子貢使越祠

子貢當祀使越。不當祀使越。存魯敝吳。非所以利吳也。曷爲祀於吳地。如以使越祀之。無論祀者未嘗受。祀者亦且跼蹐籩豆之前矣。必欲祀之。去使越二字可也。祠在同水亭之東。順治間。方伯張縉彥所建。隨圮矣。而碑在。恐後之人以爲不可缺之故址也。而新之。則神與人皆未當矣。故留此說。

昔人辨唐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爲誤。蓋吳界在石門。至今有吳越戰場名天荒蕩。則杭州非吳地也。子貢一使而霸越。其祀於越也固宜。然子貢使越之妄。昔人又辨之矣。吳肯堂錄

岳墳

武穆王靈爽昭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秦檜。長舌夫人。張俊、万俟卨也。向在墻內。游人溺擊。肢體不完。穢氣四徹。咸謂其發忠靈。併分屍檜移之墻外。而擊者愈衆。旋毀旋鑄。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奸雄既死。誅之者尙無虛日。非快事歟。因歎檜爲頑冥。不及汪黃遠甚。丹陽陳少陽墓。亦鑄鐵人。背伯彥。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過之。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二像應聲而仆。檜爲日受敲扑。而無知似羞惡之心。汪黃猶不泯矣。

銀瓶井

銀瓶小姐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宋帝悟王之冤。執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廟在按察司廳事之左。凡廉憲蒞任。必祀岳廟。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耳。非所宜屈。障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覩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簷而立。倏然其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鄂王者。畢無敢忽銀瓶。

于墳

于墳祈夢多奇應。尤奇者。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祈夢廟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罷。後闖賊僭號永昌。都遂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

附記二異夢

近一生科舉所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涂倒。積七科矣。又嘗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誠兩少年。一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往往落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蒼頭假寐。大叫而醒。衆問其故。曰方倦閤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慟。俄鑼聲疊至。哄報中式。吏人不戒。塡榜時。漬一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于墳祈夢。過其鄰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爲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矣。瓜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術語。生所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開榜。第一名卽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一帖曰。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爲伴。後建功海上。威鎭殊方。年五十四歲。爲袁崇煥害於皮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偕。事類田橫。昭然不爽。

法相寺

武林仙佛之肉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和尚名行修。耳長數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吳越王方飯僧。行修攜瓢適至。永明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定光古佛應身也。王趣禮之。和尚笑曰。永明饒舌。語畢。跏趺而化。遂漆其身。覆於法相寺中。每正月六日。請出爲鄰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前賭放爆竹。舉傳空谷。衆響爭流。積紙盈寸。求嗣者。於佛前競拔紅燭。婦人攜來。摸佛下體。以爲宜男。此俗之最可笑者。歷年不改。

淨慈寺

淨慈寺神僧濟顚。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託迹於酒。人拉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黛紅燈。衔杯對酒。頹然就醉。扶入香閨。忽喚呼刀。使妓頓悟。此與琴操問禪語同佳。有足傳者。若謂其酣醉濁醪。嘔佛頭而金偏燃化得山木。皆向井中拽出。至今井內餘木尙存。此皆附會之言。不足信也。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復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顯靈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買。出海病瘧。同舟者棄之窮島。趙姓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買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買室中。飄然竟去。買遂捐貲造建。初寺塑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僧人特地來。謂言齋能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賦一載。忽見末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

女。

淨寺伽藍殿

明末。淨寺一僧嘗遊。夢伽藍語之曰。有張某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蹤跡。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托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納取。書生曰。納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貲。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貲。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紿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爲卜筊於伽藍。得大吉。籤岂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盡飫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榜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亦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和尙勢利。故伽藍戲之。然自此和尙益老到矣。紫九園嚴評

雷峯塔

雷峯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峯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簷級皆去。赤立童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鎭。大士囑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旱魃久虐。水澤皆枯。湖底泥作龜裂。塔頂煙燄熏天。居民蹤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驚懼。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煙頓息。人心始定。

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鱉。雷峯塔之白蛇。隆慶時。鱉已爲屠家釣起。蟾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鎭雷峯塔事。豈其然乎。洪昉思附記。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錢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聲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辭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漢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觀。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邱矣。其先蓋輿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旣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跳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獲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瘞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棲霞嶺

棲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紫雲洞前。有牛臯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跨踞牧童於山之巔。而折牛角於山之巔。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爲武穆部將。屢立戰功。賊檜忌之。紹興十七年上巳。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歸語人曰。臯年越六旬。官至侍從。死亦無憾。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尸。死牖下耳。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厥靈。千秋不昧也。張將軍憲。封烈文侯。墓在仙姑山下。二墓皆以拋僻。人罕知之。金祝墓在棋盤山左。葬南宋尉將金勝。祝威處也。建炎三年。金完顏宗弼犯臨安。錢塘令朱蹕力戰死。尉將金祝二公。集殘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爲途。誘敵。敵陷入湖中。人騎山積。有奸人爲之嚮導。由南蕩入。二公不支。同死於陣。鄉人以馬革裹尸。駢葬桃花港右。今墓表雖存。佳城漸圮矣。按武林所誌。如羅昭諫、陳剛中、劉光世、朱弁、韓世忠、趙鼎諸墓。已蕩之無迹。其尚存者。是在守土君子爲之修築保護。俾永安於不朽。足以感發後人。不獨壯山川之色而已也。

秦望山

秦望山一名秦亭山。秦始皇登山眺望。見江濤洶湧。不敢渡江處也。上祀眞武。顯赫非常。余偶登其上。見二三道流。互談眞武異蹟。一羽士曰。眞莫異於武當之事矣。明永樂時。鑄有金殿祀帝。殿設二重。極其偉麗。有郡守欲驗其爲金與否。試鑽一孔。未及寸而神示靈。即命之止。而身已斃矣。後人皆以多金滿塡其縫。終不可滿。崇禎十六年。流寇張獻忠。偶因乏食。欲取金殿資餉。先期投牒廟中。屆日天清日麗。鐃吹登山。忽爾陰雲四合。雷霹數聲。人騎皆齏粉矣。余異其說。歸而記之。

雷院

雷院在慶化山麓。廟貌雄麗。儼然神霄。瞻禮者皆生敬畏。有執杖神將。從一白犬者。名徐急捉。屢現靈異。人尤憚之。元時。楊璉眞伽發宋諸陵骨於白塔。且欲改雷院爲佛廬。方議。見一銀毛猛犬。騰空而下。勢欲嚙楊。楊知神怒。倉惶入院。膜拜悔過。璉復琢己像於靈鷲山上。雷擊其首。是神威之尤赫者。近傳雷蹟二事。甚與足紀。紹興諸生金桓。孝友人也。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夢長眉僧語之曰。爾有夙孽。明年此日當爲雷擊。桓竊深以爲憂。惟日禮大士。以求懺罪。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桓見天變。知將不免。恐驚老母。預往跪於文筆峰浮圖之下。頃之。風雨大作。霹靂轟焉。家人驚泣。以爲桓必死矣。踰時天霽。往視之。訝其猶生。桓語人曰。適如在夢中。見大士露灑楊枝。復持鏡一照而去。忽然而醒。又康熙七年。太倉州驟雨之內。墮一雷神。肉翅電睛。立於平野。里人大懼。州守龐君往拜禱之。雷神忽語曰。公廉吏也。余神也。豈來禍爾民者。因往擊逆類。誤爲觸穢。故偶墮此。頃即去矣。爾爲致吉加勉之言。訖雨益加疾。砉然飛去。

鄧天君曰。霹靂一聲。人皆拱手。雨霽雲開。頑心依舊。覩此斯赫。可無戒心矣。余勖附識。

靈隱寺

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具德辛丑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先是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峨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峰五聖也。爲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即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像。以昭靈異。

靈隱羅漢堂

順治元年九月。淨慈寺羅漢堂將災。先一夜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來者。見紛紛衲子。相貌奇偉。約有數百。竝皆背負瓢囊。擔持杖拂。行人怪之。詢其何自。曰。自淨慈向靈隱討單駐足。翌日羅漢堂焚。始知昨所見者。乃五百應眞也。靈隱羅漢堂。建於具德。法像稍小於淨慈。而完好過之。淨慈塑濟顛於中以表奇。靈隱塑瘋僧於中以標異。按秦檜遇瘋僧於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雲廚中秦檜齋僧鍋尚存。有款誌雖漶漫。猶可辨。提醒東窗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存此迹於天地之間。以作回邪鑒戒。

闍喜塔

闍喜禪師名無着。唐肅宗時人。嘗分食異僧。定中見文殊跨獅而出。喜訶曰。文殊自文殊。闍喜自闍喜。即擧之。文殊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騰空而去。喜至八十。趺坐而逝。建塔靈隱天竺間。塔一啓於田穎。再啓於宋楊沂王。三啓於韓侂胄。皆見其爪髮遍身。舍利珠湧。爲之復瘞。順治庚寅八月。北高峰浮圖忽圮。此剎寺僧掘地。適破陶龕。見其神氣如生。重爲封掩。西湖志謂侂胄啓龕之後。茶毘之矣。殊謬。

呼猿洞

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鷲嶺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爲證。二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夜。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於峰頂。皎如積雪。映月逾潔。辛卯冬。宵遊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衆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在。理公之言。其信然耶。

溫泉

溫泉多在西北。南土絕少。故蘇長公書惠濟泉後云。余所聞湯泉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是也。皆聚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狖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是長公爲武林太守。尚不知此地有溫泉也。余考武林舊事云。靈隱冷泉亭上。又有醴泉、溫泉。今皆湮沒。夫醴泉無源。或偶出而旋涸。不必問矣。若溫泉者。鍾山谷之靈。特舒神異。今雖不見。必伏於浮埃茂土之中。余爲表出其名。有冀於好事者尋而疏之。以助西山之勝。使天地間更益一境。

翠微亭

人知岳鄂王能詞。不知韓蘄王亦能詞。王嘗解柄閒居。放浪湖山之日。有南鄉子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爲癡迷誤幾賢。嗟乎將軍也。使之翔文章之府。藏蘊不平之氣。翻爲放達之言。良足悲矣。翠微亭昔王所建也。吾欲復其舊觀。儻竪碑於亭內。大書是詞於其上。以著王之文采。

月輪山

桂子月中落。此奇事也。一見於宋僧式公之序。再見於錢令張君房之記。謂玉湛秋月夜。紛如烟霧。灑落有聲。如荳如珠。背黃異色。種之成樹。亦生桂實。可驗駱丞之詩不妄矣。康熙二年。妙香閣僧入月中。曾寄

我桂子一器。索作賦以美之。

上天竺寺

天竺大士像。自天福間。僧道翊。見瑞光發於前澗。得奇木。命匠氏孔仁謙者雕塑。孔破木。有一天成大士在內。孔竊而匿之。易以屬像。大士示夢道翊。孔不敢祕。送之寺中。後得古佛舍利。納之頂中。復放寶光於清晝。建炎中。兀朮至杭。輿載大士而北。奉之於玉河鄉寺。僧以他木肖像。詭云藏之井中。故今有觀音出現井。非舊相矣。而水旱疵癘。靡不應。洵乎大慈之心。隨像而寓。豈必舍利而神。奇木而異歟。順治丙戌。山寇欲居三竺。有天神持杵。殲其前隊。寇投戈頂禮。奔竄而去。康熙己酉。釋晦山以銅鑄大士於天竺。欲作胚胎。苦艱得土。忽驟雨山裂。白雲房後崩出純泥百石。充用。像成。不煩人力。益信靈感所通。誠哉廣大。無在無不在矣。

虎林山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又名祖山。以爲一郡衆山之祖。其實乃一小阜耳。寺僧砌以土石。宛然培塿。峰崿不見。而竟得大名。亦足異也。相傳昔時。曾有一虎來踞此山。衆共逐之。矢石竝發。虎不爲動。有一老翁。云能制虎。教人多鍊鐵椎。專擊其足。衆云。擊足奈何。翁云。虎之舉動。皆可先知。若見其左耳動。則右足將起。當擊其左。右耳動。則左足將起。當擊其右。此卽兵法所謂出不意。而攻無備也。如法擊之。虎果困斃。民害遂除。衆詢翁云。聞虎之受攻在腰。今何以擊腰不斃。而斃於擊足。翁云。虎類不一。此虎乃鯊魚所變也。遍身堅甲。箭鏃莫穿。惟爪肉新生。擊之中其要害。故使立斃。衆云。耳動足起。何以知之。翁云。吾少喜畋獵。習而知之。衆云。虎則虎矣。何以知爲鯊魚所化。翁云。凡虎之斑文多曲。鯊魚所化之虎。其文獨直。以其文直。是以知之。

一畝田誰菴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竄於梁。嗣後每叩魚磬。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湼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城隍廟

杭郡城隍。南海周公諱新者。浙江觀察也。永樂時。屢斷奇獄。不殊包孝肅。當時卽號生城隍。朝野有冷面寒鐵之譽。後爲錦衣紀綱誣死。紀敗。得封爲神。聲靈赫濯。入廟庭者。目不敢邪視。每當厲壇。設孤神來主祭。雖雨必晴。余自童時驗之。至今數十年無異也。殿中有明鏡一圓。照者往往自見其孽。廟祝處其怖人。移貯寢室。

三茅觀

三茅觀。據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

與此髣髴。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頂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塑不凡。故仙蹤復集。萬歷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挈挈於利。偶過觀中。見犂乞兒席地讌飲。候値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覗之。丐者授以一觶。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甌。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異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拔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丁仙亭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瓏瓏。洞幽閟。水潺湲。巖秀剜。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峰。仙境也。眞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眞其處。山麓有晉姓供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撤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晉姓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齧然集矣。舉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貲。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晉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瘞其尸。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佑聖觀

佑聖觀。祀眞武。順治時。造火藥於觀後。工人不戒。藥火轟發。震天。死者甚衆。有輿夫者。閒坐觀門。偶祟一招財於壇左。戲祝有應。於是鄰鄉委巷。一時相效。建廟數百。咸跳神自現。自謂觀中殞鬼爲神。故來受祀。俗益狂惑。當事禁之。乃止。踰年後。北郭村童。偶於河畔。塑一元壇。以松鬣爲鬚。皁核爲目。棘刺爲鞭。蝶殼爲甲。亦戲祝之。有應。一時相效者。復若祀招財時。未幾。無所禁而亦止。今類垣荒樹之中。模糊袍帶之形。支離介冑之像。猶存一二云。

宗陽宮

宗陽宮。中祀玉帝。廡下雷公電母。靈不可犯。明時。有數書生讀書宮後。一生最有膽。方雷雨晦冥之夜。衆謂之曰。若能於此時將一紅紙裹投於閃電娘子金鈸內。明日當以盛饌醉汝。生曰。諾。去移時。而返曰。紙裹投矣。有異事爲汝說。吾轉至殿角。見一魍魎獰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揮彼。正中其腹。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覺腹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隱去。衆譁笑。以爲誕甚。越旦。衆起。遊而生揎臂。訝右臂黝如髹漆。衆皆駭異。始信其然。後生臂積漸褪皮。踰年。始復其故。

珠寶巷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攜一磁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

敬一。精通釋典。名谿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鬪。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谿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鯨腹中者。王之補佛長齋。從剖鯨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爲有矣。

百獅池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蟹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逝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誅。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僧奔而未逮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蔚兒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莫能避乎。

馬市

馬市馮姓。儒家也。其祖母長齋。拜大乘廣佛華嚴經句。積數十年。於琉璃中時見佛相。隱而不言。雖而童稚見之。婢僕見之。家之人無不見之。相傳遠邇。求見者無虛日。若比邱及比邱尼。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即同有見者。所見復人人殊。或見如來。或見彌勒。或見諸天。以及龍象法身。或偉或微。或鞏行。或孑立。鬚眉意態。不遺纖悉。不得見者。泣涕而去。齋戒復來。或得一見。亦有終不能見者。有一生不信其事。列酒肉對佛酣飲。琉璃中忽現關帝。生爲撤飲作禮。於是傳者信過於疑。康熙七年。城中大火。馮氏亦燬。其迹遂滅。

周宣靈王廟

周宣靈王。睦人也。以孝子而證神者。省中亦有廟數處。有青蛙出其廟中。人尊之曰青蛙將軍。每春月。從睦陵附木筏至杭。獨從者。裝之不敢驚。蛙陟岸宅廟中。或入民室。民居以盤。飾以綵。祀以香果。導以鼓吹。送返廟庭。則得福。否則殃。亦異矣。而所聞金溪之蛙更異甚。其蛙入民室。民之奉之者與杭同。有健兒不之信也。以匕首剖蛙成兩。更投之於沸鑊。盆鑊之中蛙無數。遂出之。復成一蛙。逝跡去。仍見之於廟內。寘如也。有衲子爲之說戒。蛙亦聽而點首。青蛙與常蛙不甚異。而貌加端。色加碧。足非爪也。如靈芝。聲不可得而聞也。不飲不食不饑渴。

沙皮巷

沙皮巷。路隘而居稠。屢有火厄。有翁姓老人。與其子文舉及孫。居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及其地。老人號泣。以爲命也。吾其燼於此矣。子挾之出。勿聽。孫挾之出。勿聽。堅坐墻下。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曰。必欲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燄。而頭勿焦。額勿爛。皆完人也。有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

啓時。有郭金科者。甫總角。居回回堂。鄰人失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八歲弟。復入救母。母已絕於地。遂殉母以死於火。奉旨旌揚。葬孤山下。萬歷時。有諸王李氏昆弟名中華、中樺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雙孝。今郭與李標識悉泯。余恐其湮久失傳。爲之類及。

萬松嶺

萬松嶺左江右湖。不卑不峻。西抱翠屏。中見孔廟。有宣聖像。四配十哲。環侍森然。是像昔在宋太學中。有明祀於郡學。嘉靖時。因張孚敬議易像爲主。故移祀嶺頭。時有狂生見肩者喘汗。戲謂人曰。眞可謂重泥矣。語畢隨仆。故人益知敬。崇禎中酉之閒。棟宇威儀。蕩爲煙草矣。順治時。有司重建祠。剜聖像於石。衣九章之衣。秉珪弁冕。蓋文宣王之服也。余以爲不如章甫縫掖。服先師之爲當。謹附言以告來哲。

龍井

龍井。泉從龍口中瀉出。水在池內。其氣恬然。若游人注視久之。忽爾波瀾涌起。其地產茶。作豆花香。與香林、寶雲、石人嶺、乘雲亭者絕異。採於穀雨前者尤佳。啜之淡然。似乎無味。飲過後。覺有一種太和之氣。瀰淪乎齒頰之間。此無味之味。乃至味也。爲益於人不淺。故能療疾。其貴如珍。不可多得。

梵天寺

梵天寺在鳳凰山之右。翼有幢高豎。皆鐫吳越僭號。今模糊不復辨矣。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淸淨身二語。以爲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云。但聞烟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一詩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藍乎。梵天有坡仙狎鶴林。有米老能令枒椏林頓添佳致。

坡公之爲梵天伽藍。人罕知之。故爲拈出。自記

劉烈女祠

劉烈女祠在江干南新橋畔。烈女家貧。所居陋室也。有惡少居其側。垣短易踰。中夜潛入女室。女以爲穿窬也。急呼父起擒之。燭之。乃鄰人之子。惡少有力。竟逸去。反宣言於路。以汚女。女憤甚。遂縊死。女父訟惡少於吏。惡少行金丁某。属詞求微文。判其姦曰和。既和矣。女死慚。非死節也。姦之者可無死。案定矣。丁忽對衆自呼曰。丁某爾何不畏鬼神乎。殺我生者。惡少也。汚我死者。爾也。我訟爾與惡少等。特取爾命。得請於帝矣。語畢。耳目口鼻濺血死。事聞中丞御史臺。府惡罪。定大辟。復具疏。請爲立祠建坊以彰美。

善利院

浙江潮汐。起自海門龕赭二山。初若一縷。後分兩股。濤聲獵獵。倒捲橫驅。漸作蟲蠖屑屑之致。至善利院。其聲愈壯。蓋下爲羅刹磯頭所激。故成濤日稽天之勢。自此而上。至桐江而水落。江勢轉高。潮力不能上也。舊相傳說。前潮謂之伍胥潮。後潮謂之文種潮。蓋大夫相國怒氣所結。捲疊而來。不識誰則知之。而有是說。康熙二十年。潮汐所衝。江心又復漲起平沙矣。

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寶叔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瀧浦上。壓波渡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海舶望此而歸。此似在錢塘未築前語。今則長堤綿亙。去海甚遠。賈舶亦無收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寂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為伏弩所射。又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清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涌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為即張順歸神。非是。

牛頭堰

崇禎初年。江潮甚盛。海外忽湧一大魚。橫闊數畝。至牛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草木之內。蟲鳥棲焉。游人艤舟而至。緣脊登臨。漸成蹊徑。或且把酒賦詩其上。漁人有以罟網觸其鱗鬣者。每得禍。或相戒曰。此神魚。必能主旋踊而來。暫爾失水。毋相犯也。後洪濤大至。上江秋漲復生。一夕。覺擁魚負山而去。

梵村

明時。梵村有范老人者。生平無誑語。偶貿易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蘿蔔。聞者笑之。范自咨其言之無徵。積悔成疾。其子曰。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鉏地。忽見一人大蘿蔔。數長尺餘。蒂亦把拱。兩人肩負。徧走示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雲棲寺

雲棲寺。蓮池大師之道場也。師沈姓。仁和人。弱冠為諸生。有名齋室中。嘗制一僧帽。一烏紗。每着烏紗臨鏡自照曰。不像。着僧帽照之曰。像矣。素期出世。時當除夕。飲歲酒。婢偶於前碎一甌。沈不悅。夫人湯慰之曰。萬物有無常。何介意。師大悟。遂揮偈作七筆勾。隨與湯別。往祝髮。湯曰。君先之。吾亦徐行矣。師野鶴之蹤。參訪殆徧。有得歸來。結茅伏虎禪師故地。即雲棲也。時患虎。師宣呪而虎馴。苦旱。師循田念佛。而雨如注。善衆為新蘭若。師定制不高華。僧年六十以上者不服勞。二十以下者不入院。食皆平等。貴賤如一。清規嚴肅。凜若秋霜。著述甚富。教人惟以念佛為宗。有僧問曰。古德云。念佛一聲。嗽口三日。師何以此為重。師曰。嗽口三日。正好念佛。爾何視此為輕。萬歷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師端坐而逝。其先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先一歲而化。竝塔於寺之隅。至今稱寶地修行。宗風不墜者。推雲棲云。

五雲山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筊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筊語答以不能。諸生睨視塔身。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尙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迴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撥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

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筊耳。因共慚悔。翌日歸筊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棋盤山哇哇宕

棋盤山。寶石諸山之支麓也。自葛嶺伏入地脈。越陌渡溪。至桃花港。突兀而起。雖不甚高。自成邱壑。不知何年山頂設一大石棋枰。廣上隘下。不可上。好事者。必欲履險而上。見上刻棋子。當三十二。而闕一卒。東轉而下。參差有三石池。似開鑿而成。中一池石壁高廣。云是龍湫。游其間者。小語小應。疾語疾應。譁然叫笑。答響滿野。人或曳履而趨。中亦若有曳履者躡其後也。孤坐其間者。每生疑懼。斯境亦佳。然以湖上可游之地甚繁。屐齒往往不及。

夾城

杭城創自隋越公楊素。周方三十六里。吳越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今之夾城。南宋之外城也。出秦望山。至夾城。亙江干。瀕西湖。凡七十里。則古蕩湖墅諸坊。皆在城內矣。湖高於城。而江高於湖。昔江水通於湖。湖水通於河。故曰決西湖之水。全城盡為魚鱉。險不在河。而在江也。後張士誠移築城於湖之左。是城高於湖矣。雖水入於城。瀦之不得。而今之談者。猶拾此言。不亦昧於事勢也乎。夾城為湖墅八景之首。曰夾城夜月。夾城之東。有得勝橋。乃韓蘄王擒苗劉處也。其上若月尤勝。其餘諸景。若西山晚翠。皐亭積雪。白蕩煙村。陡門春漲。猶在也。而十里平原。皆為闤闠。大河兩岸。遊舸櫛比。求所謂半道春紅。花圃啼鶯。江橋漁火。不可復得矣。此亦滄桑之一小變也。

決西湖水之說。辛稼軒對陳同甫語也。今日始為辯出。吳慶伯附識。

西溪臯亭河渚

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臯亭之桃。河渚之蘆花。河渚蘆花。名曰秋雪。西溪之梅。名曰香雪。則臯亭之桃。亦可名曰紅雪。曰絳雪矣。或曰。孫家街桂花。可名金雪。

東明寺

安溪有東明寺。建文皇帝遯迹處也。其至此地時。旭日始旦。故於寺額題曰東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潛伏。以龍混蛇。莫或識之。自歸國後。方知為帝。故今範其遺像。僧服而袞龍。香燈昕夕。供以伊蒲。猶弗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千瓣。色白如銀。分其種他處。即不榮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靈倘在。而成祖之遺蹤。已作冷風遊盪。懷古者至此。能無興感也哉。

可補入遜國遺事。補篇附識。

狗葬

或曰。狗葬。所葬非狗也。宋秦丞相檜葬此矣。人也。而狗名之。惡之也。謂其不得比於人也。或曰。狗葬。所葬非人也。昔有狗濡水漉草。救主於野燒之中。狗斃而葬此矣。狗也。而葬稱之。美之也。謂其不復同於狗也。夫以檜為狗。檜無辭也。以狗為狗。狗無辭也。若以救主之狗。誤以為檜之狗。狗必不樂。以檜為狗。而使狗汚於檜也。

艮山門

艮山門外多曠土。喬木生焉。康熙戊申三月。有鳥止於高樹。其高三尺。巨掌如鵝。廣目橫眉。儼然人面。鳥喙。之卓立不動。爲健兒射中。負箭而去。此山海經所載。殆如畢方之屬乎。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彼偶來此。或少所見而多所怪乎。於傳有之。謂之爲怪也可。不謂之爲怪也可。

半山

半山。卽皐亭山。有娘娘廟在山之半。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時。兀朮兵至。倪匿山中。慨不免於難。遂自盡於荒煙古木之間。時韓蘄王方拒敵。夢倪語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證神於此。詰朝當戰。願助王威。王異之。援桴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砂。使敵騎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勅封。其墓卽在山隅。明季有豪欲圖爲陰地者。鍬鍤甫及。忽起鐵蜂數百。攢嚙其人而退。山後嘗有白蝃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蝃蝀之類也。殆天地山川乖沴之氣。偶出爲戾。村人謂神之所爲。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爲此者哉。

月明菴柳翠墓

跳鮑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禪劇。此亦戲耳。而孤山下。有柳翠墓在焉。神道路側。有月明菴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迹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淸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淸了。卽留偈圓首。托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沒。翠流落爲妓。二十餘年。與淸了遇於大佛寺內。淸了又號月明。爲之戴面具。爲宰官身。爲比邱身。爲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卽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尙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尙馱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爲不雅。然此俗難革。爲父老者。盡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關目。一如四聲猿戲中所演。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劉墳

皐亭山下有劉墳。宋鄜王劉琦之墳也。先是。其地爲顯寧寺矣。王以爲佳。移寺建於塢之外。而築墳於其中。僧無如王何也。其地爲鄜王墳矣。越五百年。有僧具德者。履王墳而亦以爲佳。發墳棄於塢之外。而復建寺於其中。王無如僧何也。吁嗟。鄜王昔以順昌旗。振威天下。何雄也。今爲人伐塚棄骸。而曾無知。雄安在哉。伐其塚者。且託言非錡劉之劉。而蕃劉之劉。又何冤也。吁嗟。劉否不存。莫能自明矣。吾不爲代明之。則錡劉之劉。終以爲蕃劉之劉。且爲伐塚者稱快舉也。

超山

超山。在皐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糞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倀鬼導之。倀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盒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觀。虎

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嚙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是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

硤石山水志

蔣宏任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峽石山水志一卷

國朝蔣宏任撰。宏任字撝斯。海寧人。海寧縣有峽石鎮。兩山並峙。東曰審山。西曰紫微山。爲土人遊眺之所。宏任因爲之志。末有雍正戊申自跋。稱舊有志略。爲前輩沈伯翰所集。其家伏羌令丹崖所訂。則仍舊槧增修也。敘述頗爲雅潔。然兩山舊蹟。載於咸淳臨安志者甚詳。皆略而不載。審山之名。沈山宋元時志書皆有辨證。亦未徵引。而紫微山有東峯。廟劍池。敘述更爲疎漏。惟所載碧雲寺之建於唐大歷中。天開圖畫樓之起於宋天聖間。爲足補志乘所未及爾。

序

由吳門及海邑。中間數百里。原野平敞。而巍然隆起。乃有峽川兩山。獨高於橫嶺。騷人墨客。遂借以遊憩。而山之勝。又足發其詠歎。蓋自唐白太傅、章評事、以來迄于貝、鮑。及今查、范諸公。登臨覽觀之作。不一而足。邑乘僅列諸井里。而不詳其名蹟。不別有以紀之。則兩山之負奇特異于數百里閒者。亦黯然淡而無色。此志略之所爲作也。志創于沈君伯翰。蔣公丹崖訂定之。今其族孫撝斯更爲刪潤。嵐雲海月。點染筆墨。閒而數千年之風雅節烈。尚與山川輝映。雖寘然兩峯。直可作匡廬、雁蕩、觀矣。余嘗於秋霽登智標浮圖。望吾越中諸山。淡烟一抹。白鳥雙去。不禁穆然神往。率成短歌。蔣子近將纂輯古今題詠。繡付剞劂。是不特有功于桑梓名賢。而羈棲過賓。里巷巴歈。皆得厠名其末。抑何幸哉。雍正庚戌立秋日。於越陳梓書于靜儉齋。

峽石山水志

海昌 蔣宏任 撰斯

杭州府海寧縣治東北四十五里、爲峽石鎮、志曰、兩山夾水並峙、故名、鎮東曰審山、鎮西曰紫微山、審山、俗所稱東山也、高三十五丈、周七里半、爲海鹽轄、山多白雲、其土赤埴、石性多浮、杭郡志及寧邑舊志、廣輿記、諸書謂漢辟陽侯審食其葬此、因名、海鹽志則謂上有宋臨海、南陽二郡太守沈景嘉、故名、俗誤沈爲審也、不郡志又謂鹽邑西六十里、途長湖、曰沈山、上有宋臨海太守墓、又北曰峽石山、則沈山與峽、判然爲二矣、按地勢、沈嘉應在貲山、今東山上有大塚、俗稱爲王墳、其爲辟陽墓、未可知、特無太守墓、自前代著作家、俱稱審山、未有稱沈山、峽東山之宜從審、無疑矣、

審山南岡、嶺勢迴合、林木深窅、竹間大石、聳拔數丈、蒼黑峭潤、如巨鑿儷立、獰然欲搏人、數小石亦離立以助巖、有古樹、根隨石罅、蹙踧草際、狀如龍蛇、下視居民、蘇樊桑戶、雞犬聲時與鳥語松風相聞、幽可避世、昔人擬爲小桃源也、山趾有橋、俗呼甚轉橋、橋下碧水瀠洄、流入青松塘、東達海鹽縣、其間匯爲湖瀦者非一區、雨時水氣挾烟而上、霏微如沐、遠望空濛、峽川十二景、此稱桃源春雨、

從橋下循山麓而北、當山之東溪、有烏夜村、晉何準寓居於此、一夕羣烏環噪、乃生女、諱法倪、後選入宮、他日烏復夜啼、則穆帝立后之時也、因名其村、至今其地環甽背山、鬱然深秀、貝瓊記云、農團四十家、屋參差鱗比、衆懷灌木交蔭其旁、豈亦避世之人耶、

由桃源拾級而上、爲玉真道院、宋仁宗景祐間建、舊名翠雲亭、明初建玉宸閣、真武殿、殿前二石相掟、右木盤踞其上、路隅宛如巖洞、可一丸封也、名曰石關、院西南嶺外近水處、水嚙山根、土蝕石出、勢若東海之揚波、起伏奔疊、爲石瀾灘、

度嶺而北、爲御史吳遵墓、吳遵字初泉、嘉靖丁未進士、授長樂縣、後拜監察御史、巡按西江、其政績光于史冊、出西下山麓、有許公祠、康熙己亥年建、許諱汝霖、康熙壬戌成進士、由翰苑歷官至禮部尚書、予告歸里、性不立崖岸、里人樂其坦易、塑像祀焉、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茲乃創於生時、殆所謂殊時異世、不相襲禮歟、祠右百餘步、有監龜池、邑志云、大龜出聽即雨、唐肅宗乾元中、於池上建監龜寺、宋真宗祥符元年、有過海頭陀衆法師、改建崇福寺、久廢、惟池尚存、循池而北、舊有延聖妙智院、建于宋徽宗政和二年、至高宗紹興元年、改妙智閣、明萬曆四十年、又改大悲閣、供大慈像、每歲二三月、遠近士女獻香禮像、即藉以踏春、遺鈿墜舄、時亦不免、年少婦遂若狂、有識者不能無簡芍之嫌、

閣前西北隅爲北亞山、審山之西阜也、齊海鹽令周顒至此、謂其林阜清疎、亞鎮山之北境、故名、俗誤稱北野山、其山庳不數仞、無尺蕻寸菁、豈今昔殊勝與、東望崇岡深巖、間花宮玉局、碧道浮屠、高低層疊之勢、横列如屏、惟晴空夙步、渴目纖悉、風雨則失之矣、故北亞晴嵐、取景以此、山麓細流若帶、曰石魚涇、延長水、

涇上明嘉靖孝廉胡憲言任亳州知州、歸田後、築別業居焉、臨流負山、與大悲閣相映、時號小輞川、又稱北山別墅、今廢、（胡憲言號瑞菴著作閒人集）

由大悲閣南度小橋、東上爲東山亭、再上即東嶽廟、捌於元至正間、大清順治四年丁亥、道士翟如璣、復新之、上增高閣、飛甍際天、康熙初年、左建文昌閣、右建翼仙祠、惜歷無存、坡上爲三元殿、久圯、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宗伯陳清恪公重建、殿後有峽嶺、嶺上爲蓬萊閣、今圯、殿右爲廣靈周侯祠、嘉靖間、顯神于此、建廟祀之、康熙九年、于後坡建夫人廳、殿後地甚平衍、因名平山、相傳吳越錢王曾習兵于此、茲曠爽塏、足散人懷、

稍東南、舊有宋真定郡忠憲王後裔趙作墓、朱太僕禮云、忠憲王建隆初翼戴藝祖、由宿衛爲親軍、南渡後、其子孫賜第于峽、今趙家匯、其故址也、王之女、字宮梅、善屬文、未笄而卒、祔王墓所、芳魂不泯、往時降乩自序其幽恨、有慘淡夜來霜、芙蓉已早傷、又香消玉碎薛蘿村、若個臨風奠一尊之什、今其後裔爲齊民、且彫零垂盡、墓亦遭發、傷哉、南爲磨劍石、旁有石潭一泓、寒光清澈、邑志云、錢王曾淬劍於此、至今劍痕幽幽、昔人因有劍石寒潭之咏、北則洗眼泉、眠牛石下有古冢、横亙山腰、僅穿如數間屋、相傳辟陽侯墓正在於此、雖無墓表碑碣、邱壟尚存、聞昔有犯之者、中出毒蟲盤之、乃止、夫宜聖衣冠、猶遭顛倒、茂陵玉盌、尚出人間、古來封墓、遇發邱郎將、摸金校尉、隳突者何限、獨此墓相戒蟲盤、果神物護之耶、

東爲三笑菴、僧濟羲所啓也、疏泉劚石、結茆其上、俯視阡陌縱横、浮沙出沒、正丨荷錢貼水、而瀰面九十

有九峯環之。特標一勝。惜滄桑物化。而此菴亦浸廢矣。菴前爲鐵雞石。貝瓊曰。兩石對峙。宛然老距當場。
斧近爲童毀鑿壞。不復爭季郎之雄矣。

自石畔北行三百餘步。有碧雲寺。唐代宗大歷三年。禪師法欽賜號國一者。搬舊名崇果菴。元末燬於兵。明洪武二年。僧懷宗復建。萬歷間。始拓爲叢林。崇禎八年。更營閣於後。貯貝葉若干卷。寺遠市塵。幽絕他處。於鐘殘漏靜時。蔭竹柏。影聽梵唄聲。驚葉發機。無不入妙者。夫碧雲夕照。蓋東山踞峽川之東。而碧雲又東山之東北隅。日過下舂。遙望西山。已在千重虛翠閒。而落照一規。更掛西山之西。反射明湖。金波瀲泱。倏合倏開。正如佛氏所云海若獻琛。但見珊瑚貝體。璣銳夜光。雜寶錯陳。碧雲之景。必以夕照爲最云。

寺左上旁涌中陷者。爲鉢盂頂。泓然石罅者。爲天眼泉。隅削與夷者。爲唐海鹽縣令劉長卿讀書臺。盤旋幽曲者。爲國一欽禪師展身洞。師苦山無水。喝石石裂泉溢。穴不深丈。旱不竭。沒名喝石泉。後人嫌淺隘。鑿令深廣。而泉或時淵。蓋泉非凡夫得增益也。聽雲軒臨泉上。境亦清冷。寺後最高處。烟蘿四合。巖草叢茸。其怪石嶔崎。有玲瓏、眠雲諸石。及佛手巖、冷雲窩之勝。遊屐鮮至。噫。武陵桃源。自漁翁、黃道真後。能問津者何人。更有俱胝洞。唐俱胝禪師悟道處。可容二三人靜坐。足以消夏。寺南一峯特秀。似菡萏趾舒。亭亭翠微中。俗稱兜鍪峯。又稱將軍帽。不若字以蓮花峯爲雅也。峯左有逸士許丹泉墓。諱愈。廉潔高隱。詩書兼優。表其于墓。又明之鄭茂、林述也。

峯下舊有宋時韓蘄王衣亭。今廢。屹然冠碧雲上者。曰觀海峯。山之絕頂。極目東南。潮氣遙蒸。白光蓬勃有無間。髣髴張楷、裴顧。各作大霧。較里數多少時。

上有智標塔。宋僧智標所建。按僧朱氏子。參賢首宗教。嘗住常州華嚴院。太守命祈雨。杲日中。祭龍。龍現。甘雨隨注。後以寒食日集衆說偈而化。塔于審山。明嘉靖三十四年。遭倭變。雲椐綠栱。強半付之祝融。至萬歷四十三年。蜀僧瑞林重葺之。僧于塔下得何首烏大如斗。食之。齒髮重新。壽百有六歲。順治間。塔傾頹甚。住持募修。功已垂成。爲雷震。明年又震。又明年。搶院復火。十年鳩工。廢于一旦。山靈豈有待也。康熙三十四年。黃灣南僧宏通感潮音而至。矢志復修。沈文若等力爲領袖。六年。功始告成。近日就傾圮。年不順成。欲修而未果也。塔踞高勝。登其巔。萬像眇小。平疇莽蕩。汗漫無極。近望橫豎諸山。如青螺頂。浮滿野烟遊氣中。遠者淡雲一抹而已。直下東北偏。雄崖斗絕。其色赤。寒泉渟滀。惜無迅瀑下瀉。作真珠簾。若汲以瀹茗。味絕勝。名赤壁。從色也。亦名半月。象形也。近者石泐壁傾。儻有好事。復行踏幸甚。

從泉所攀蘿篠而下。有醉眠石。昔有一人醉臥數日。見者蹴起之。曰。予劉伯倫也。偶此醉眠。何擾爲。須臾。失所在。石在鄒氏墓旁。

又北折西上爲走馬塘。周穆王時。諸侯徐偃王叛逃。會稽。潛匿于此。追兵夜及。有神馬數百。環山馳驟。護之得逸去。塘因名。下望長水。舟行如鷗泛鳧。欲俯身狎之。

塘之下。蒼松翠柏。臨水者。邱嶷墳堂。而節婦祠尤特表焉。婦李氏。適里人吳仲嶷。少寡。苦志育孤。六十餘載。子天聲。教孝行。力行善事。雍正五年。奉旨旌表。

塘之上。有孫公洞。康熙初年。里人孫宇標所鑿。因溪成潭。深丈餘。穿石爲門。廣四五尺。逶迤深邃。人其中。恍然別一洞天。結屋當山之坳。自山外閒望覩之。殊不知從入之徑。近爲審山名蹟。

出洞口而南。正當山之半。名半山。有東廣福禪院。宋神宗熙寧元年建。院塑白衣大士像。大士慈悲。現婦女身說法。愚民妄謂宜男。亦未見大士五十三相耳。

院後古梅數十樹。老幹橫斜。花時如雪。周挺構精舍其下。額曰飛雪軒。按挺字青羊。雅工詩吟詠。以蒲萄擅名。蜿蜒生動。尺寸有尋丈之勢。晚年著作甚富。如廣孝錄、疑夢編、唐詩選脈。至今膾炙人口焉。後裔子拔折。院僧甘尋斧柯。惜哉。

院以東。宋仁宗天聖年間建天開圖畫樓。所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當不殊王元之記竹樓也。惜廢于明宣德時。出院門。梯而下。梯盡。兩尋得葛翁丹井。窈然而深。瀠然而冽。中有五穴。通峽石湖。貝瓊記云。汲者往往得丹砂如霞片。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井上舊有葛仙祠。宋崇寧三年建。今廢。元延祐間。有無名氏題祠壁云。勾今仙蹤曾此棲。石潭凝碧草痕齊。荒山道廟無烟火。獨倚長松聽子規。出清江詩話。或曰。此即葛洪顯跡也。井旁修竹萬竿。叢點湘斑。靜憩其中。疑蒙九疑之雲。而帝子媧媧下也。竹西土墳起。廣隅方幅者。人稱鯁覡讀書臺。山勢環擁。如窩。豁徑窈窕。林樾蒙密。葛蘿藤梢。復絡繹若帷幄。所謂書臺積翠之景也。道翁更有別墅。歲久無存。止長松一本。離奇詰曲。老骨支天。豈道翁所詠門前有個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者是耶。近年亦厭棄人間。惟留委蛻。當是化作蒼龍隨道翁去矣。臺外西偏。有石屋。北有簪帽洞。俱可棲隱。

紫微山高十八丈。周一里。其土黃壤。其石多火。唐長慶三年。中書舍人白居易刺杭州。秋八月。登此山。望峽石湖。中書爲紫微省。山以人傳故名。舊有居易碑記。嘉靖中。關西孫太初徵山詩。有白傅斷碑樵斧蝕之句。以知彌斧碑石猶在。而今不見矣。夫昔人得呂梁古碑。文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猶羅如拱璧。觀此不大可慨歟。

山南大剎。東晉武帝寧康間。尚書張延光捨宅所建。初名志感。至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敕支本縣稅錢修飭。唐末遭燬。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營田將吳仁受捐資復建。成于太宗雍熙二年乙酉。距經始時。已二十有二年。工亦艱矣。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賜額惠力寺。宋季又燬。重建于元順帝至正二年壬午。迨明洪武二十四年。始拓爲叢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僧惠銘仍庀材鳩葺。隆慶庚午。工始竣。相去亦十有三年。本朝順治十八年。慧翀法師更新之。成于康熙八年己酉。不十載而輪奐巍然。視前此仁受、惠銘。爲獨速也。寺背山面水。門當一橋。即邑志所載紫微橋。在縣東北六十里。下跨峽石市河者是也。元大德七年建。俗傳山從泉上小石橋者。觀門外法輪二。東西掖門二。東曰歡喜地。西曰正法門。東掖之東爲韋馱堂。西掖之西爲總管堂。舊有遐觀樓。今廢無攷。中門三楹。內塑青藥髻樓。至德二如來化身金剛。東西向。遊方者至。皆云法象偉壯。甲于天下。門旁兩雲鼓石。各鐫龍盤。石色潤如青玉。百餘年前。龍口忽出水。幾淹峽鎮。里人斷其口。始絕。彌勒佛座下大石一方。云是張尚書家搗衣石。石無奇。因尚書傳。尚猶陸魯望表

鬱林石于門乎。由夾道而入。爲大雄寶殿。殿內古壁二傳。是公輸幻形所繫。文理迴旋。莫得起止。異哉。以鬼爲之。亦勞神矣。貝消江記云。壁有韭龍二。一驤首洪濤中。一既飛而返顧。乃元順帝元統二年甲戌。及葉茂章所作。泯滅不及見。殿後有大士殿。殿前左有鐘樓。鐘初鑄于鑄。大士爲現村嫗。投金釵冶中。始成。至今釵痕閃爍可辨。聲聞二十餘里。猶有鼓樓相向。今廢。鐘樓之東。昔爲飯僧堂。貝記云。有宋張卽之書勝功德海額。又三賢祠。宋紹興末所建。祠祀首捨宅尙書張延光。宋御史崔昇。迪功郞倪濤。皆有功茲刹。亦躋祀焉。三人並爲伽藍。堂祠廢後。其地竟爲寺僧荼毘之所。明天啓五年。寺僧梅溪卽其地搆爲禪堂。前爲伏龍殿。殿東有張尙書井。今在深省山房。

禪堂稍東北。爲唐仙人馬湘宅。宋僧贊寧惠力寺記云。左及馬湘之宅是矣。宋大中祥符閒。改宅祠湘。今已廢作民居。按湘字自然。隨魏伯陽學道。雲遊後歸省兄。兄適出。湘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要東園。俟兄三日不歸。卒。兄歸感慟曰。弟學道有得。此歸示寂以絕我望。乃具棺殮葬之東園。是夕棺中轟然發聲。人咸驚異。時唐大中十年也。未幾。東川梓潼縣以馬道士上昇奏。敕發浙塚。驗之。止竹杖而已。至今小邱藂積。丹井依然。東園之名。終未泯也。時或風月清朗。自然羽衣玉杖。飄然而至。奇矣。邱北放生池。產異螺。無尾。陰雨能變五色。昔聖僧自西域來。取人家螺殼投池中。得復生。故又名祖師池。池上舊有祖師殿。殿廢。池亦不盈咫矣。

由東掖門上。爲關帝閣。嗣改魁星閣。架礎道上。今廢。閣後爲紫微泉。泉出石罅。澄泓莫測。宋孝宗淳熙時。邑令錢必蕩鑿爲大井。覆以亭。曰漱玉亭。今亭廢而泉亦竭矣。

稍井迤北入小門。奇石特立者曰盤陀。高二三丈。周百圍。邑令植美篠。疏清泉。羅而置之。堂廡間。何啻不作米家供。乃半入土。賸餘亦沉沒于蘼莽矣。蛛絲豕突。號爲穢區。茲石之遇固然耶。

泉之西。卽西廣福院。唐憲宗元和中。里人宋坦捨宅爲之。宋眞宗天禧間。僧辨親于仁宗朝召見。賜紫號慧悟禪師。神宗熙寧間。始賜額大聖寶殿。孝宗隆興中。更名泗洲殿。宋末燬。重建于元成宗大德□年。有宋李肩白碑記。趙子昂殿額。數年前爲鄉人踏裂。尙可聚萃。其內供桌雕鏤工巧非常。傳是賈萬戶裝螢。賈黃岡里人。乃元末與明太祖共逐鹿者。殿鼓匡獨木刳成。石礎皆作覆蓮花形。有一礎韞玉。賈人識之。院東覽遠樓。貝瓊記曰。登樓望海。弱水三萬里。宛在其下。而蓬萊蜃氣。隱隱接于闌楯。今廢無存。徒與天開圖畫樓同一慨爾。殿外東南隅。有鐘委地。青翠斑駁。古色照人。唐時物也。順治丙申。當事者檄縣取銅鑄大礮。胥吏請以上輸。今復作亭懸之。面牢如故。清響鳴霜。則邑令秦嘉系也。

再西爲周氏宗祠。康熙壬辰建。祀明季周宗彝。按宗彝字五重。崇正己卯舉于鄉。及國變。戶科給事中熊汝霖以兵入海寧。宗彝亦起兵峽石。王師破峽石。宗彝死之。其弟庠生啓琦格鬭于里巷。刃中腹。腸出。納腸而戰。截其頸而仆。葬之。妻卜氏聞變。遂攜幼子及二妾宋衣、紫衣投青巖池而死。次日。族人舉其屍。三人相抱。幼子而出。其面如生。一時全家侍婢及親族婦女來避從死者四十八人。

由礎道逹山巔。乃五顯靈官殿。建于唐僖宗光啓中。至宋治平甲辰重建。嗣于明宏治嘉靖閒。廟中新葺最宜。鶴湖孝廉陳堉新將銅還。往求兆夢。神示詩一聯云。灘將剝股懸梁志。敢作河陽滿縣花。覽畢。嗒然而覺。莫解所謂。未幾。授江西一令。莅任才三日。神氣遽怱怱作家報。閉戶自縊。家人急救得免。越數日。竟投繯死。豈此地有宿冤。數已前定。不可得避耶。其靈應如此。康熙二十五年。敕天下除五顯神。改爲崇正書院。內祀文武二神。其殿前石刻紫微山三大字。宋樊世卿書。又石刻唐章孝標詩。俱遒勁可傳。

由礎道下。東過漱玉亭。翠微閣林木延賓。人行萬綠中。不知有夏。東麓之勝。于此爲最。舊有翠微深翠亭。正面東山。林巒秀列。如披圖畫。今亭無存。又東下數武。卽萬竹山。山側石礎一百八級。名百步石。石盡處。得山濱。舊爲張尙書養拙園池館。廣百餘畝。故外水稱花園濱。遊人泛舟。由長水入濱。直抵山趾登岸。最久塡淤。其猶存者。獨濠溝而已。

溪東橫隔一溪。東岸爲惠慶寺。卽北寺。大理卿朱蓮吉碑記云。元武宗至大元年。西殿敕公結茅于此。漸廣林舍。崇慈庵既發弛。明洪武十五年壬戌。復建法堂。越十年辛未。搆大雄寶殿。敕將四果、圓覺、勝果三院幷入。遂成叢林。其地邏山。故邑志載崇慈寺在于紫微山東麓也。

寺後爲搶影湖。凡搶影者水皆倒。此處獨直正。傳沈氏祖墓前。墓旁古木一株。爲龍攫。剝存腐片。槁。至天啓甲子。枝葉復生。越四年丁卯。爲孫沈端舉孝廉。俗以爲瑞。從墓所望山頭。雲根亂插者。鶴亭仙洞在焉。山骨無林木。石勢縱橫。若臥若立。若擠若負。若拊若倚。若突怒而欲鬬。若敬頫而欲墮。若奔兕。若蹲虎。種種異狀。正如柳柳州云。疏密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東北一石陡立。上復斜搆巨石。砑然洞深丈餘。酷似有人琢磨延矚者。曰紫微洞。亦稱仙人洞。馬自然煉丹于此。羽化後。白鶴飛還洞口。徘徊旬日方去。好奇

者擬爲綵山、遼陽故事。立白鶴亭以表之。址尙存。洞旁大石矗起。頂復平曠。容數十人。爲禮斗壇。一名仙臺。相傳馬自然丹成登眺處。北下法華菴。僧悟禪持法華甚精進。寓于菴後。劚土忽見如鰌鱔者數頭。異之。劚益力。得泉一竅。底皆石。石有七竅。泉從竅仰出。輕清而甘。昔唐高僧晏公于嵩山會喬持誦法華。龍爲出泉于寺左供汲。今茲泉也。悟禪何異晏公。故襲和尙來遊。取法餘二非異之義。名曰不二泉。菴廢。泉無恙也。

東爲沈節婦潘氏墓。氏早寡。乏嗣。苦節四十餘年。卒。天啓孝廉沈端捐資地以封樹。邑令虞山時敏立石表墓。翰林吳太冲作誌銘傳之。與審山吳節婦墓東西對耀。有光山靈。合附紀焉。

由面掖門入。有高閣。東向。爲唐宋收藏三車之所。其建置歲月未詳。紹興六年丙辰。寺僧迎佛牙供其上。因名舍利閣。載宋閩人符碑記。理宗端平中廢。元仁宗皇慶初興復。改圓通閣。俗以閣在大殿西偏。稱西方殿。閣前功德池。池中甃青婚。數十年圖池漸小。非復舊觀。稍北行西折。爲丹井樓。井在樓陰。汲注瓦缾。以松火發之。水味自別。明胡虛白詩。仙人葛稚川。煉石紫微山。孫子良詩。借宿還登丹井樓。若謝邈、宋徽各有丹井樓詩。則知葛洪丹井。不獨在審山矣。

井西爲放菴。國初有巖浪師。能詩善畫。瀟灑不羈。于此洗石誅茅。作蕉先蝸牛之廬。地偏據勝。老樹百餘章。繞籬歷徑。倚徙靜便。蓮公社外得査伊璜、范文白、家丹崖。諸名宿。品水談詩。無曠日。菴後遠眺。兩蓋天

際。浮翠隱隱。非雲非氣。璺師謂是會稽諸山也。

北有西爽菴。僧無量建。西爽之南。有白水菴。菴中泉色白而甘。沈孝廉學泉以名菴。有老梅二樹。蒼瘦扶疏。蔭滿廣庭。花時玉綴珠縈。清芬絕俗。宛然一幅楊補之得意筆墨也。石浪飾作精舍。人與梅晤對幾三十年。卒。時命葬此。當是林逋後身。更從白水西望。有亭翼然臨路隅者。爲西茶亭。白水僧每于暑月接趙州家風。以濟行人。

微山南麓。按宋志。舊有勝果寺。建於唐穆宗長慶間。俗稱南寺是也。明初。幷入崇慧寺。其址廢爲民田。橋之名今猶未更。順治丙申冬。住持超祖。復建三元院。康熙□年。復火。僧朗月重新之。每遇神誕。士女雲集。近爲峽鎮名刹也。

院東昔有淳朴園。正嘉間。隱士沈天用築。有涵虛閣、藕花灣、白鷗沙、柳塘、渡鶴矼、通樵徑、芙蓉溪。諸勝。按古杭雜志載。沈紫峽山人。搆園時。非騷人墨客。不與之遊。庸人罕得窺其園者。一日。有小兒求見。自云橫山顧氏子。隨父出鎮。聞先生高誼。故來謁耳。公問客何能。曰。能詩。因指池中浮萍爲題。限塲香梁等韻。卽口占云。雨打風飄無定塲。幾回沾惹芰荷香。有朝團聚沙灘上。燕子啣來遶畫梁。占畢辭去。沈公愕然。明日遍訪。無有知其人者。人以爲顧通翁之靈云。鄭何書、曉謝詹事丕文、待詔徵明、倪翰林宗正。皆有詩載淳朴園集。惜遺蹟莫留。當是一園夢于萬鍾也。

審山南下。爲東南湖。紫微山南下。爲西南湖。總匯爲南湖。卽白居易所登望者。或稱鵙湖。湖中一洲東南繞。曰金腰帶。名無致。湖乃天目支流。北通長水。秦時夾谷水也。按柳琰嘉禾志。夏浚海鹽舊志。俱云峽石吳越分疆時名夾谷。谷水出焉。再致魏酈道元水經注。唐陸微吳地記曰。谷水出吳小湖。經長水故縣。卽峽石所出上谷水也。湖闊百餘丈。每烟空人靜。月上風微。波瀲晶瑩。作一片琉璃光。繞湖人家。或逗疎燈幾點。若晨星明滅林外。欸乃漁歌。時復斷續于汀蘆浦蓼間。鋼時或弄植笛。或藉蘇枕。庶不負南湖夜月也。

穿市河而北。過環秀橋。回望兩山。東西並列如旗鼓。中流雜星。係嘉靖間侍御朱有孚所築。懷宗時。周青麓復培廓之。號隆興墩。以其當隆興港口也。康熙五十年辛卯。里人共搆一亭于上。供文武二神。延僧掌之。東岸一墩。號小隆興。作犄角之勢。此兩山之口。長水之首。自此則北入楠李界矣。

自跋

宇宙間不乏佳山水。然或地處奧僻。高人逸士遊屐之所未經。耳目之所未及。則其地不傳。卽或傳其地矣。更無人焉如史遷、柳州、其人者。爲之蹈揚發越。於以贊天地之所逮。則山水之眞面目不出。故吾謂物情華發。理貫三才。倘人工未洽。則山水雖佳。終埋沒於荒烟蔓草中者。所在多有。吾峽當蘇杭孔道。爲名人游屐之所必至。自晉迄今。古蹟班班可考。或散見文集。或載諸邑乘。不一而足。要未有集而爲志者。有之自峽石山水志略始。志略一書。係前輩沈伯翰所集。家伏羌令丹崖所訂定者也。向鋤於留素堂外集。迄今棗梨殘缺。世人罕觀。今春杜門家居。搜簡陳篋。偶得是編。竊喜兩山有靈。藉以不泯。卽欲付之梓人。奈陵谷雖未變遷。而寺觀不無改易。因據原稾。聊爲增删。是亦樂操土風之意。且令後之作者。得以考其興廢之由耳。敢云續志乎哉。雍正戊申夏五。東湖蔣宏任跋。

西湖紀遊

張仁美撰

西湖紀遊

國朝張　仁美　靜谷

余嘗閱西湖遊覽志。而神往焉。謂吳越接壤。曷不棹輕舟一遊。以遍觀名勝耶。向者老母在。未敢遊。乾隆己卯春。乃載琴書具酒餌。始作遊計。同遊者。仲弟敬堂也。三月十七日起程。夜宿吳江縣界。十八日黎明。有長橋綿亙三十餘丈。洞五十有四。門曰寶帶橋。唐王仲舒捐帶所築。以洩太湖水者。前五里許。過演武場。適城守練卒。觀久之。夜宿震澤縣鶯脰湖口。湖廣三里。宵行有聲。十九日際曉乃渡。遇暴風起。旋息。又十里許。河水清漪。麥苗豐茂。舟人曰。此江浙界也。岸西屬吳之震澤。岸東屬湖之秀水。多漁舟往來就船買魚數尾。值甚廉。鮮美遠勝市中。又六七十里。抵廉市。阡陌間。強半植桑。兩岸皆浙界矣。夜月遲上。黑雲登湧。臥後行約百里。二十日黎明抵潞西鎮。又三四十里。桑益多。蓋越蠶土也。故皆樹桑。俄聞水嬉簫鼓聲。遊船銜尾相屬。裂布為旗。大書秦元帥賞四字。是日是村有是社。沿其俗也。又三十里抵北新關。細雨濛濛。俄已晴朗。道逢賽神者。服從一如王侯。不知其何神也。暮抵湖濱。寒甚。渡外塘。復渡內塘。俱另僱舟鼓二聲。方入寓。寓為興化李公祠。沿湖有樓三楹。諸山環拱樓外。晴雨異色。晨夕改觀。殆不出戶。而攬全勝焉。二十一日。訪戚於湧金門。不及遊。過午從寓西北步有大石百丈蹲踞。好事者劖字其上。曰東南第一柱。其餘摹勒年久剝蝕。再行數十步有古大佛寺。宋宣和六年。僧思淨鐫石為大佛半身。高數丈。闊稱之。

兩耳各長丈有二。搆穹宇覆之。大石是其根耳。其北有塔。曰寶叔。或曰寶石。所說高聳而已。無甚足觀。二十二日。始放舟湖南。作船遊。東自問水亭。至柳浪聞鶯。碧玉抽條。鳥鳥晴施石黛黃金刷羽。交交睍睆笙簧。僱仰片時。惜少雙柑斗酒。西為武肅錢王祠。舊在龍山。名表忠觀。今額功德坊。廟貌巍峨。令人肅然起敬。稍南不半里至白雲庵。即瀚園也。廣約數畝。中有大廈三間。棟桑榱桷。俱琢木為竹。仿黃岡樓製。設皇上寶座。蓋聖心貞契處也。再南三里為淨慈寺。本慧日永明院。宋紹興九年。改淨慈報恩光孝禪院。奉徽宗香火。西廡有五百羅漢堂。殊容異相。備極莊嚴。濟顛僧真身像在焉。故有運木井。由齋堂客座而至方丈。竹木清潤。坐久涼生。有閣俯瞰湖山。時木筆盛開。襯以碧綠。尤愜心目。東廡一帶為僧寮。正殿則棟宇嵯峨。榱題壯麗。洵東南一道場也。諸寺皆向南。茲獨向北。倚山為屏。蒼然蔚鬱中。鯨音百八。上遏行雲。此南屏晚鐘圖之所由來。平門臨萬工池。寺歷火。宋羅事聞。術者堅地以離塢工萬。故名。池前有雷峯塔。郡人雷氏築庵居此。燬于火。歸然孤聳。磚色皆赭。當夕陽西照。爍爍如赤城霞起。所謂浮圖會得遊人意。掛住斜陽一抹金者是也。再南數十步。崇山茂木。若無屋宇。迤邐而嚮。忽通一徑。徑盡。洞然有門。入門有堂有樓。有臺有榭。有館有閣。有池有沼。有小橋入徑。有曲檻紆廊。有喬松翠竹。碧柳紅桃。有青桐黃檜。丹桂白薇。有紫藤翠架。碧藻浮波。舊名壑庵。為郡人汪之萼別業。乾隆十六年。御題小有天園。復下船而西。則花港觀魚。樓臺傍湖。凝空而起。環繞皆水。水多錦鱗。花時落紅隨波。爭相唼喋。雖滄濮間不是過也。遂迤湖中三潭印月。相傳湖有三潭。深不可測。故建三石塔鎮之。臨流傑閣。三重平橋。三折而入。當夫天影涵清。纖雲掃迹。月光澄照。倒影凌空。水壺窺裏。可以靜證心源也。二十三日。至湖心亭。舊名放生池。中流一嶼。四面皆湖。非船莫渡。稍折而北。為蘇堤春曉。扁舟小泊。夾岸濃陰。旭影微篩。煙痕淡抹。此其乃春時之冠。再棹而前。自壓堤橋穿入玉帶橋。登金沙堤。堤為雍正間總督李公衛所築。平坡有祠。祀怡賢親王。外遶長廊。雕闌映水。如臥虹。翔空宮殿。遮覆以琉璃瓦。日光照處。五色晃耀。後山之巔。翼然一亭。碣曰雙峯插雲。蓋南高峯一千六百丈。北高峯九百二十丈。爭雄對峙。雙尖從雲表露出。祠之西偏。園廣數十畝。賢王神棲之所。小橋曲水。奇花怪石。與珠宮貝闕相掩映。再前至西北隅。則曲院風荷。有迎薰閣。望春樓。樓下摹嵌坡公喜雨亭記真蹟。沿塘數十丈。俱植芙蕖。設木柵護之。夏時綠葉浮波。紅蕖出水。薰風披拂。笑覽生涼。誠避暑之名區。怡神之勝境也。北渡西泠橋。登放鶴亭。宋林處士故廬也。山多古梅。大者數株。圍徑尺許。相傳為和靖手植。元余謙既構梅亭。郡人陳子安以處士妻梅子鶴不可偏廢。乃載一鶴放之。復構鶴亭。明改放鶴亭。康熙間。巡撫范公承謨重葺。聖祖御書舞鶴賦勒石。其西即四賢祠。祠肖四像。唐李泌、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也。正北則為聖因寺。矣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巡幸江浙。臣民恭建行宮。為駐蹕之所。雍正五年。欽奉世宗憲皇帝諭旨。即其地虔供法王。祝頌聖德神功於萬世。欽定寺名為聖因寺。恭奉聖祖龍御衣冠。瞻仰凜然。有咫尺天威之義焉。東數十步曰陸宣公祠。祠東曰蓮池庵。水仙王廟也。對庵有亭。為平湖秋月。綺窗臨水。高閣凌空。秋時百頃鱗紋。一輪蟾影。袁宏泛渚。庾亮登樓。雅趣蓋於是乎兼焉。再東半里許。曰照膽臺。供武聖人像。相傳寺貯漢壽亭侯玉印。從湖中得之。循白沙堤至盡處。

因斷橋殘雪。冬時。山北凝寒。玉龍積素。迨東風吹凍。而邃巖深谷。尚映餘光。昔人詩云。獨有斷橋荒蘚路。尚餘殘雪馥春寒。其趣可想像得之。自此再東渡勝塘橋。略轉南半里。則爲錢塘門。而湖中之景畢矣。二十四日。感之官斯地者。買舟招飲。至六一泉。訪歐陽故蹟。有小方池。覆以石亭。一泓澄碧。味極清甘。亭有聯云。湖兩山孤。此處有泉可汲也。天一地六。先生自號無說乎。復前至行宮。乾隆十六年。皇上法祖勤民。親奉皇太后鑾輿巡幸江浙。恭建御題正殿額曰明湖綴地。進垂花門。殿額曰月波雲岫。後爲園。崇閎峻嶺。間敞軒爽閣。轉折千楹。中有綠雲徑。瞰碧樓。貯月泉。鷲香庭。領要閣。玉蘭館。竹涼處。四照亭。適亭外牡丹盛開。香染沉檀。叢堆錦繡。冉冉如入五雲端也。山頂高築一亭。立雲峯四照之碣。庭中奇石森秀。喬木蒼鬱。又有垂釣磯。峙崎嶙峋。跨以飛梁。布置玲瓏。莫可名狀。至于此。歎觀止矣。薄晚。主人邀歸舟中。與余兄弟對飲交觥。劇談勝蹟。俄而湖氣蒸雲。濛濛欲雨。分手言旋。殊覺酒闌而興未闌也。抵寓。呼童汲湖水。烹龍井茶。啜三盞。連床抵足。鼓正初敲。二十五日。冒雨至昭慶寺。作佛事三日。遵先母志也。老僧懷德。貌古辭樸。問其年。曰六旬。因告此寺爲吳越王建。舊名菩提院。有戒壇方廣二十餘丈。高五六尺。爲天下僧人受戒處。名萬善戒壇。今稱萬壽戒壇。宋運使孫何爲記。今不可致。兩遭火。重新于康熙五十二年。大殿佛像三。俱鑄鐵裝金者。僧衆凡三百人。四方善士。詣寺禮懺無虛日。乾隆十六年。御題深入定慧額。乃律門古剎也。客座曰定觀室。風篁經聲。林傳鳥語。具有晝永庭閒之趣。晨粥午飯。亦精潔可口。竹筍本春蔬美品。而甘鮮脆白。杭城爲最。蓴菜同洞庭土產。而細潤膩滑。醋滴倍佳。茹齋三日。頓忘葷鮮之樂矣。二十八日。乘輿東入錢塘門。登吳山。山半入城。本名胥山。俗名城隍山。西有丁仙閣。祠元丁野鶴遺蛻。凌巖而

亭。倚壁而閣。丹樹則飛簷有翼。危峯則蹲石森牙。移步換形。駭爲神境。再西陟絕頂。曰吳山大觀。丹崖百尺。俯瞰市廛。遠眺澄江。渺渺孤帆。小于浮鷗。從山而下。出清波門。沿湖岸而西爲蘇公堤。宋元祐間。軾既奏開西湖。即取封泥。自南迄北。積爲長隄。以通行者。上跨六橋。曰映波。曰鎖瀾。曰望山。曰壓堤。曰東浦。曰跨虹。橋皆有亭。亭各異式。旁護紅闌。堤廣可並五馬。堤之上。桃舒絳萼。柳簇金黃。掩映樓臺。縈拂舟楫。和風駘蕩中。冶春士女。雜沓嬉遊。猶想見坡公揚鞭緩轡。馬蹄徧踏香塵也。西北之隅。舊有湖山神廟。李宮保撰其字。旁塑花神十二。加以閏月。并四時催花使者像。綺爛衣裳。各就其月之花以爲識。稍折而南。爲棲霞嶺。其下宋少保岳武穆王墓在焉。墓木皆南向。有雷劈檜。至今猶活。明李隆、范淶。先後鑄銅。爲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像。反接跪墓臺下。轉而南。即忠烈廟。坊曰碧血丹心。殿宇嚴肅。旁塑王之孫珂。寢堂祀王夫人。東廡祀其子雲、雷、霖、震、霆。西廡祀媳五。與其女號銀瓶娘子者。本朝重修廟貌。凡五次矣。轉南而西。即白公隄。隄自西而東。橫臥於孤山之下。由西冷橋經放鶴亭。聖因寺。道池庵。平湖秋月。過錦帶橋。直至斷橋殘雪。規模與蘇堤等。而景略遜之。二十九日。乘輿遊郊外諸山。路經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所植。左右各三行。濃翠夾路。濤聲澎湃。時值新雨初過。與淙淙百道飛泉聲相鬨。白虹蜿蜒。蒼虬攫拏。如相鬬然。至下天竺法鏡寺。智僧慧理所建。拓于唐。盛于宋。巖壑秀美。寶聚于此。故相傳山多韞玉云。里許。至中天竺寺。寺肇于開元十七年。南渡時增廣焉。既燬復建。殿不甚宏。而巖石劖削。竹木深茂。與下天竺等。

再里許。至上天竺法喜寺。寶座璇花。靈山蔚竹。何須饒舌。鳥都鵓鴣之音。作歷心源。香遊栴檀之味。志云。南宋時。堂軒亭館。凡五十所。其後興廢不一。然規制宏敞。竟日尚難遍歷。溯其始。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見瑞光發前澗。得奇木。命工孔仁謙刻大士像。納洛陽古佛舍利于頂中。妙相以具。迄今四方瞻禮。香火之盛。不下海外普陀。回步入武陵山之陰。至北高峯下。有梵宇凌霄。額曰雲林禪寺。即舊名靈隱寺也。寺前一峯高數十丈。鐫佛像殆遍。偃仰起伏。勢欲翔舞。多奇蘚蔚木。根皆嵌石罅。下有巖洞。窈窕通明。上通天光一線。雲氣津津如滴露。此飛來峯也。下有亭曰冷泉。唐時亭在水中。其概詳香山記。宋郡守毛友移建於岸。寺門榜曰絕勝覺場。殿曰覺王。吳越錢王拓其地。建石幢二。分峙左右。寺有天王、輪藏、伽藍、羅漢、金光明、大悲諸殿。堂曰直指南鑑。法壽閣曰聯燈華嚴。青蓮梵音。其餘寮房僧院。不能殫數。再行至韜光庵。唐時詩僧結庵于此。自號韜光。常與白樂天倡酬。後遂以其號呼之。喬柯脩竹。雜以山礬。點染頗雅。有池廣丈。琢石爲龍。虛其腹。導泉自口中出。游魚咸爲仰沫。陟其巔。有廣舍。額曰雲澄川觀。觀臨湖。湖外小山如帶。山外江。江外復有遠山。在雲煙縹緲之間。倩米襄陽繪之。亦難工肖也。轉至青芝塢。入清漣寺。舊名玉泉寺。南齊時。靈悟大師卓錫于此。龍君遠來聽說法。爲師撫掌出泉。今小方池廣約半畝。清波澄碧。鬚髮可鑑。三十日。遊雲棲寺。湖濱達此約四十里。山路崎嶇。半屬沿江而行。江潮澎遊心魄。遙望巨艘乘風。有瞬息千里之概。間或渡平疇。履繡壤。則又菜花初斂。麥穗方抽。桑葉吐青。茶芽展綠。旋復岡井交連。柴扉半啓。炊煙時出。雞犬相聞。儼然成圖畫。輿人曰。已到雲棲矣。徑紆仄如鳥道。但見篔簹篠蕩。叢山疊石。氣韻蕭疎。流泉風激。吐沫噴珠。晴雨洒空。濕人衣袂。先有亭曰洗心。又有放生所。飛走咸若其性。旁

爲蓮池大師塔院。兩峯稍伏。中峯隆起。寺居其正。無崇門大殿。非雲林淨慈可比。而深結寶花。別開淨土。經宣貝葉。能悅諸天。其上有行宮。丹堊之施。俱尚雅潔。蓋取其稱也。歸經月輪峯。見慈恩開化寺。有塔名六和。重建于紹興二十六年。七級峻峭。用以鎮江潮之患者。乃東南第一浮圖也。又從大慈山下徐行。見石幢對立。蒼然百尺。古藤纏絡松柏。往來飛鳥。馴不避人。路半有亭曰含暉。泉聲涓涓。清冽可掬。拾級上。纔見寺門。名曰虎跑禪寺。泉曰虎跑泉。唐元和時。性空大師棲禪其中。二虎跑山出泉。東坡詩曰。虎移泉眼趁行脚。正謂此也。蓋與龍井玉泉並稱聖水云。遊畢回寓。天色已暝。登樓眺望。山色湖光。迷離一片。但聞上方鐘鼓。乘風出林。又見隔岸燈光。三三兩兩。漁歌互答。謳極悠揚。猶惜無明月作耳。凡遊者十日。湖山之勝。一一羅列胸中。脫久而遺忘。則遊與不遊等矣。爰按日而爲之紀其略。若夫幽巖深谷。靜室僧房。廢沼荒亭。忠祠烈廟。雖生長于斯者。尚未搜窮其境也。余興雖豪。請以俟諸異日。壬午之春。復以事至杭。仍寓李公祠。閱三日而事畢。寓主告余曰。往歲之遊。已遍名勝。今新闢一園。名曰龍井。曷不往遊。于是命肩輿至風篁嶺。嶺上有泉。即龍井也。昔秦少遊自淮之楚。過錢塘訪老僧辨才而作記者。其在斯乎。歲庚辰。鹺商葉某。搜其異。靈秀畢露。有片雲石。歸雲洞。滌心沼。浣花池。均稱名蹟焉。瀑布三層。懸崖而下。其最高處對崖。搆屋如舫。坐屋中觀之。目眩生花。膚寒起粟。又至香爐峯。訪所謂陶莊者。未上山。先過六通寺。由寺西行半里。纔至。從便門入。多奇峯峻石。最勝者。兩崖高矗。中豁一磴。僅容人。大石架如屋梁。仍

聯兩崖成一片。下有澗。通以略彴。形四摺。闌五色石。砌成錦地。渡橋而西稍北。層磴而升。有小亭。旁飛瀑聲。濺濺不已。御題中堂額曰留餘山居。此山形勝。大抵以人巧濟之。故柱聯云。鑿穿石徑通幽徑。搜出真山作假山。歸途過忠肅于公墓。喬木千尋。豐碑百尺。庭東隅。有井曰忠泉。康熙間，脩祠時突出。證公之英靈如在矣。是皆為觴者所未及遊。故遊焉而附記之。

跋

余少時。見先君子與伯父靜谷公歸自杭州。詩筒往返無虛日。心焉識之。其杭州道中有云。花帶輕煙投叢擁。月留殘夢索詩逋。半藏詩卷堪成侶。一曲壎篪更不孤。遊西湖云。堤外復堤飛駿馬。水中疊水泛瑤船。春夜蘇堤云。月鉤鉤出重重璧。星點點成滴滴金。杭歸勸駕云。求仙海上總是虛。西湖卻異蓬壺假。顧左失右目不給。不覺笑破廣陵匹。爾時惜未裒集成編。今則斷錦碎璣。未免飄零散落矣。姪孫苑賓。手其曾祖即靜谷公西湖紀遊來示。恍然見我伯我父攜手同行唱和壎篪之雅。而三竺六橋。亦全圖在目。余既嘉苑賓之克守遺編。而藉以存我先人遺蹟也。于是乎梓之。辛未夏五。姪海鵬謹誌于存玉山房。

清波小志序

予七歲。從先處士由城中芝松里遷居清波門外之學士巷。迄今七十二年矣。蓬蓽荒廢。藏書無幾。且又少睹當世之賢人君子。故所見聞極其寡陋。然在方隅咫尺之內者。豈無人文可以並傳。乃輶軒採風。未嘗搜羅。予懼再過數年不幾湮沒乎。因筆而紀之。其間佛院神祠。街坊瑣事。足資談柄者。亦得附書。大槩北至湧金、南至萬松嶺、西至南屏而止。有已經見之誌乘而復紀之者。以其實爲斯地之眉目。不敢闕略。仍存其舊。昔周昭禮居此。嘗著清波三志。所言朝常典故居多。而城西之事不與焉。予則專記城西而遠大者。竝未劾及。故稱小志云。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仲春。錢唐紫珊老人徐逢吉自題。

清波小志卷上

錢塘徐逢吉紫珊輯　同里陳景鍾几山訂

杭州自隋楊素創築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唐彭城郡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城門十座。在西曰西關門。今雷峯塔下是也。至宋高宗增築內城及東南外城。設門十有三座。西曰錢湖。(今塞) 曰清波。曰豐豫。(即湧金) 曰錢唐。予是始有清波之名。(謹案元時城圯而址存。張士誠據吳復築。自吳山門更清泰門。展出三里。絡市河于內。其餘各門如舊。)

流福橋舊名關兒橋。在清波門外。引湖水入城。(見夢粱錄) 今廢。止有吊橋。

流福溝東舊有金元七總管廟。其來已久。興廢不一。雍正四年。里人謀修葺之。堪輿家言此廟從前坐東朝西。於神不利。宜改向北。纔得氣勢。因移神於外。對清波門起造。落成之後。祈禱者踵相接。咸稱神有靈應。香火盛於各廟。鶖園簫鼓。殆無虛日。予因里人之請。撰有碑記一通錄後。

出清波門爲流福溝。溝之東舊有總管神廟。不知剏自何時。予髫年聞之故老。由明迄今矣。從前興廢不一。近二十年來。廟貌剝落。僅存敗屋數椽。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傷寥落。禱於神曰。神之靈昭昭也。何至裸體而露處。與我同一坎壈耶。神能援我一臂。我當有以報神。廼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因昌言於衆。衆亦如其言而禱之。莫不愜所願。遂謀醵金以復舊觀。青烏家言廟仍西向。於神不利。不若北

向之爲吉。時王子蔵斯董其事。以爲改向固善。柰無餘地何。商之李子濱文。慨然捐貲買地以益之廟。而李森者以其事聞之邑侯楊公夢琰。楊公曰。神於民有利乎。曰神生詩社來江湖間。歿後爲水神。力可以制祝融。公曰。杭民之所患者火也。神能制火。祀之宜矣。爰諧祠展禮。復捐金以爲之助。于是運木石。召工師。揆之度之。兩閱月而神宇告成。遠邇人士祈禳者接踵。琴瑟鐘鼓之聲無虛日。明年。起層臺於神廟之前。當禁門之衡。以爲徽猷侑神之所。至是而規模稍稍展拓矣。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嘗有總管神之號。卽水神之說。亦世俗相傳。不足以徵信。獨有睦州建昌祠碑記載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馬旌旆擁從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姑蘇人。生而靈異。早歿爲神。人有求。禱不應驗。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此文係弘治八年博士李佑所撰。然則神之姓氏。亦出於巫覡之口。非確有所據。昔黃梨洲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爲上路。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據此說大都神爲元時人。生爲總管。有善政及於民。死又能捍衛地方。宜乎人之尊禮之。卽今江以南所在莫不肸蠁。不獨睦州一郡、流福溝一方爲然也。夫以所在共祀之神。而又經前代敕封。則當存信而闕疑。惡得以拘墟之見而非之。必欲考其出處、求其功業文章彪炳於史册。毋乃失之鑿且迂乎。則是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總管者、其官職也。以其姓名行次官職而祀之。確乎有據。不爲褻典。豈若魏人之祀河伯、楚人之祀山鬼。荒誕而不經。爲君子所不取也哉。惟是神旣靈矣。何以數十年自廿淪落於草莽之中。必俟里人之禱。而後始顯其妙用。豈人固有依於神。而神亦有藉於人耶。豈人與鬼神之通塞兩不得而操之。而自有造物者主之耶。且昔者西向之神。何以形而難求。而今北向者感而輒應。豈神亦不能外於陰陽向背之說。而與人世之居處相類耶。人而鬼神也。鬼神而人也。而有何異致耶。宜乎今日者人禱之。神保之。人求之。神酬之。信如呼吸之可通。而一氣之相感也。予則無所媚於神。而神亦無所惠於予。是可以無言也。而以里人之請。記其事而書之石。亦無害於義也。予聞巫歌弇鄙。不可以供神聽。請易其辭而爲侑神之曲曰。神久不降兮何之。今惠然兮來思。翳青虬兮驂赤螭。衣紫衣兮冠豹皮。佩長劍兮光陸離。樹兩旌兮爲靈旗。風獵獵兮雨絲絲。神自此兮永在斯。權燭兮熒熒。艾蒻兮煙青。擊鼓兮暫停。福水流兮可聽。進神兮醮醴。沈飲兮益醒。願四體兮康寧。無阨運兮再丁。又申之以意曰。臺殿兮瓏璁。三面兮崇墉。兩峯兮西峙。海日兮在東。天德合兮地勢雄。天門啓兮地戶通。地下水兮聲淙淙。泉源不竭兮財幣豐。且能以水制祝融。紅霞拒敢來相攻。蜿蜒百尺蟠青龍。神之靈兮位當中。福軍國兮垂無窮。匪獨黎庶兮懷耕傭。

山村仇先生遠。字仁近。宋咸淳時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經史。臆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爲溧陽教諭、寶慶路教授、不赴。改爲徵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歿家錢唐。今西城腳下尙有遺址在焉。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七修類藁〕家葯村宗伯有詩曰。吟詩何處訪山村。催得監輿出闔門。學士西橋煙水闊。半林殘日近黃昏。

沈允亭。字孟嘉。錢唐人。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居清波門外弔橋之南。門對雲居山。後陸學士潛家崗饒。後中落。館於潤氏。主人甚敬禮之。工詩文。善作小楷。與人交恂恂如也。爲予母姨丈。予髫年未知請益。年甫五十而歿。有遺稿數十卷。今散失矣。予尙存其近體六七章附後。

城上樹蛇矛。城下堆髑髏。獨有野菊花。還如東籬秋。今日吹寒笳。明日寄征衣。鐙下刀尺聲。鐙外流螢飛。〔西城行二首〕去市未爲遠。堂成豁素心。水光通柳港。秋氣接楓林。不厭琴茲緩。何辭酒盞深。良朋在南岸。風雨亦招尋。〔草堂成與錢君〕曲折林陰合。高低澗水流。直穿靈鷲頂。來看冷泉秋。香飯澀誰供。仙巖任我搜。與君吟落日。再上消家樓。〔同東萍由靈花塢出冷泉亭作〕何人可說興亡事。此地堪爲汗漫遊。潮捲空江飛刹怒。雲迷故國鳳凰愁。獨松不守千年恨。萬館無聲四海秋。留得洗鉛池尙在。半林黃葉夕陽樓。〔鳳凰山懷古〕雲居寺在高城上。灌木森森暑氣無。茗椀爐香依梵唄。睛煙秋色滿江湖。放開爾我形骸外。忘卻林泉歲月徂。何事西齋彭上舍。朝朝危坐讀陰符。〔夏日集讀書雲居寺〕

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十六日。爲先處士誕辰。設杯酌以歡親朋。忽聞巷外大悲庵前有僧人自言卽日焚化。親朋停杯往觀。見此僧置木龕於地。遍辭街坊。坐入龕內。具紙筆於前。題一偈云。無拘無束。不淸不濁。放倒皮囊。正月十六。又書七言律詩一首云。道我狂詩不是狂。今朝收拾臭皮囊。空中明月團團冷。火裏蓮花瓣瓣香。好向棒頭尋出路。卽從業海駕歸航。滿爐皆檀都燒盡。十字街頭作道場。書畢。將龕門手掩。火發於內。須臾示寂矣。是時觀者數千人。卽有然香羅拜者。此僧向不知於何處棲身。亦忘其名號。今從容坐脫。亦禪門中有手眼者。

趙琳、予母姨之少女也。少予十歲。其五歲時信口而吟。皆能成句。嘗使晨客至呼酒。予曰。舍北何人呼卯酒。琳答曰。海南有客買丁香。蓋其時有粵東客攜丁香酒求售也。一日。予見後園春草吟曰。幾叢芳草淒迷綠。琳卽云。一樹夭桃歷雨紅。此外不能多舉。殆夙生慧業也。琳後適人卽病歿。

陶舍人名璺翰。字翀伯。號則渠。予母孺人之叔祖也。家居學士巷。善書畫。能詩。明世宗時。以薦爲太子舍人。嘗監均州太和宮稅。與謝茂秦、盧次楩、及當時名士大夫相往還。豪情橫溢。不可一世。晚年歸里。楚粟屢空。泊如也。年七十餘。乞詩畫者戶常滿。舍人無不應之。生一子。名虞庭。早亡。以此怏怏。至神宗丁巳。病歿。百餘年來。幾無有知其姓氏者。予成童時。母孺人常言其能詩。因披覽遺集讀之。氣調高老。實有可傳。然皆鼠殘蠹蝕。完全者十之一耳。昨從簏中鈔出如千篇。待付剞劂。使當世知有其人。

出清波門西南半里許。舊有萬松公館。并置舍名急遞鋪。近俱湮沒矣。聶心湯邑志載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李天寵淸風山淸波馬路之徒役者。三十四年。倭寇犯杭。督撫胡宗憲於淸波城南上築帶湖樓。東南築定南樓。今皆不存。

學士巷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康熙丁巳正月望後。予過其下。見一女子倚樓望湖。年可十八九。雲髻微軃。金釵橫髻外。衣紫綃。內以水紅衫襯之。誠絕色也。予疑詫此從何來。有隣姑常出入予家者。走問之。云是吳下人。偕母與兄三日前渡湖來。向船工覓小寓。船工卽

黑姊姊子也。讓屋與之居。此女能賦詩。兼善書畫。聞有新安賈以五百金聘定。不停日即去矣。予囑鄰姑可持女詩畫來。得一見。仍畀汝。不留也。姑即去。有炊一瀹飯頃。攜聚頭扇一柄。匆匆過予齋。投案上曰。速看。我是乘間取來。彼不知也。予展開。有詩曰。鏡背不見一鏡紅。碧波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尚朦朧。下書鏡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橋西望不見西施。樓角寒梅有一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半鏡照我下長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清波。下書抵杭州清波門作。款署茂苑薛貞瑛。予讀畢。不獨魂銷。且舌撟不下。急援筆鈔之。睹其墨色晶瑩。書法十三行。詩是日來初脫稿者。予即持扇還鄰姑。越一日。果發行李渡江去矣。後細訪新安賈有知之者。曰姓馮。予笑曰。得非馮魁耶。

學士巷末過橋。居民有錢美洲者。平時以捕魚操舟爲業。鄉人呼之爲米獸。以其食米喜粗糲不檢擇故也。一日告親鄰曰。我三日後將乘家學仙矣。人以其獃。不以爲意。乃至期。沐浴飽飯。飄然而行。鄰有好事者數人。送之至靈隱呼猿洞。舉手別衆人。入洞中不出。衆疑此洞無他徑可達。止有一潭深黑無底。投以石。始窾然作聲。此人殆墮入潭底耶。徘徊而散。至月餘。米獸復歸家。云洞內甚坦平。我行二里許。見一人須眉甚長。而黑白相間。橫坐石牀。一童子執杖旁立。招我前。與我丸藥一盞。云攜去可濟人。此間非女所居。命童子引我出。出見市廛雜沓。問之。乃餘杭也。我無以給口食。即在市賣藥。服藥者有病即起。今藥已盡。得錢十餘貫。我故還家也。人初疑其謊。後見所得錢。始信之。且米獸爲人朴實。從不作妄語者。後至康熙丁未。年九十一而歿。其弟曰敬洲。嘗予乘其船。猶能歷歷道其事。

學士港。內達城下。外通大湖。游人朝出暮歸。皆由於此。前朝兩岸植梅數千株。花時香氣襲人衣裾。不減西溪之勝。其時李草閣（[illegible]）有詩云。學士橋邊移棹過。千樹萬樹得春多。人生對酒須縱飲。柰此縞衣風韻何。百十年來。陵谷變遷。近今惟有漁戶數十家。風景蕭瑟。欲還舊觀。不可得矣。毛馳黃有詩云。清波門外釣魚磯。撒網琴簪雨不歸。誰道嘯歌饑欲死。生涯還有綠蓑衣。（謹案。草閣。元末明初人。杭城之北關門外。有集傳世。）

明司城馮其區。（參議）常挾家姬游湖上。晚歸。有輕薄少年麇聚而觀。時舟方入港門。先生向諸少年曰。老夫已進學士橋矣。衆譁而散。今橋上鐫學士橋三篆字。爲里人王周書。按西湖游覽志。橋久崩壞。郡人王翩者捐資重建。題其梁曰學士橋。此蓋前明嘉靖間事。今康熙初年重修。題橋者爲里人王周。姓同而名亦同音。越百年先後相映。亦一奇也。周字叔元。住學士巷。善書兼善琴。予見其人。蓋落拓不羈者。

學士橋側有笑隱菴。又名法喜院。老僧笑晉者居之。予童時見其人。自言從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游。故其書法不落時蹊。每朝夕往來橋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輒賦小詩。予惜未睹其集。一日舉一鐙千古夢。萬壑老僧歸二句示予。是時予未知詩。不解其何意也。後歸天台山。年餘復來。歿於菴中。繼席者爲翼菴。其徒彬遠、奕是。俱能詩。彬遠別字秋蟾。詩尤超縱。大有青蓮長吉風味。

黃梨洲。（宗羲）汪魏美。（渢）兩先生。於順治己亥二月訪笑晉長老。坐月庵中。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被。黃與汪兩背相靡。少得暖氣。明日黃入雲居訪仁菴。汪矢志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

予一日坐小舟往湖中。見篷背夾草書一紙。取閱之。乃春宵泛湖之作也。詩云。傷心此日有何求。尉可相邀夜向晨。四海難逢游鏡客。扁舟還載抱琴人。須知角里終辭漢。獨怪金椎不避秦。瑪瑙坡前投宿去。清泉重煮裏湖蒓。予問舟人。此從何來。曰。昨將晚。有客頭戴氈帽。身著大布衣。隨一後生攜琴一張并筆硯等物。來雇船。復有一客。戴細麻布巾。身披紫花布方袍。同至船內。要我撐到湖心亭閒安處。候月上。戴氈帽人彈琴許久方住手。兩人談笑作詩。苦無酒飲。要我放船到瑪瑙寺前憩菴去借宿。與我錢百文。回家已四更矣。那孝巾人呼彈琴人是韓先生。那韓先生呼孝巾人是徐先生。這詩想是那後生遺失在船篷上的。此康熙己酉庚戌間事。越十年。檢笥中詩。始知鼓琴者爲韓石耕。（畺）方布袍者徐狷菴。（介）也。煙月滿湖。賦詩鼓琴。兩高士有此幽興。比之汪魏美黃太沖在笑隱庵坐夜寒甚。兩先生以背相靡。則苦樂懸殊矣。然四先生皆海內高人。前後會於學士橋頭。不可不誌也。

（謹案。梨洲先生著述傳海內。石耕先生以琴鳴世。著有琴譜。世亦多知之。汪先生錢塘人。前明孝廉。國亡後隱居山中。矢志不入城。徐先生遊跡河渚。明亡後絕。身冠孝巾。皆勝朝遺老也。汪徐居在杭城貲馬巷。予幼時曾逮之。見擯試。畺。撰錄存。）

柳浪橋。學士橋。皆有夾徑老松。每盛夏秋首。芙蕖遶隄如錦。游人艤舟賞之。（夢粱錄）

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匾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爲番回埋骨之地。塚墓高低。狐狸竄伏。舊蹟如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花光堂、及瑤津、梧影、寒碧、瓊芳諸所。皆不可考。惟柳浪港一線之水。隱然在其後。港之左右。有池地數十畝。悉被士豪侵佔。種蓮射利。惟花時紅白相間。清香襲人。頗供眺賞。予與厲樊榭（鶚）坐學士橋春望。賦少年游小詞云。蚍蜉習井。狐穿破塚。盤路已全荒。燕子飛來。桃花不語。閱過幾滄桑。○小橋浮在嵐烟外。恰好近鷗鄉。坐我春人。綠蓑衣底。相對話斜陽。

放生池。去學士橋甚近。小舟渡之。不過半里可達。二十年前。池上屋宇。悉燬於火。後經太守李公（鐸）重造。前後堂軒。周遭遶以廻廊。雜蒔花草。風景較勝于前。今池內種蓮。隄徧植木芙蓉。自初秋迄於九月。花光葉翠。映於水面。比長隄桃李。更覺繁豔。

姚莊。在聚景園之南。法喜院之北。瀕湖而居。地非孔道。康熙初年。有夏都統景梅者。率旗人恆較射于此。厭其地閒敞。遂據而有之。每射時。背學士橋張大布幕。向北而射。未幾、建射堂於橋之外。劃湖水一二畝于堂之西以爲沼。內植荷芰。外環隄岸。樹桑麻。種蔬蓏。取地之利焉。又未幾。毀去射堂。建屋於南園。即今莊地也。其屋卑隘。又毀去之。而湖而樓。可以攬全湖之勝矣。復以樓居不適意。仍毀之。別起大屋數楹。四周繚以高垣。采石於南山邱壠之閒。入地丈餘。以爲垣腳。其上壘石倍之。再以磚甃砌於上。取其牢固。爲不拔之業焉。其時都統老矣。率眷回京。託鄉莊楊老人玉亭看守。會耿逆之變。朝廷命部堂大人出師。隨征人員甚多。姚公夔菴（啓聖）在其列。向楊老人賃莊僑寓。凡清晨詣轅謁見。必由寒家經過。識其枉顧。與予兄弟讌飲談笑。遂成相知。後部堂授以劄付協理諸暨縣事。是年進勦紫閬山賊有功。康親王表奏。授爲溫處道。迨閩海平。陞福建巡撫。方其在處州時。太守線公（一信）入見。姚言及從前

寓居湖上之事。都統夏公爲線之婦翁。夏無子。線卽以湖莊贈姚。逃姚殉。其子一爲廬州守。一爲淮安守。俱罣誤入京。與錢唐人姚且衡聯譜。往還頗密。假且衡若干金。又以莊歸且衡。故至今稱姚莊云。且衡於雍正初緣事徙邊。家產入官。湖莊估價五百金。人慮其後有葛藤。不願得。此有司旨署莊楊姓人玉亭子每歲納官租二十兩。楊今停居柁柩徧屋中。竟成鬼窟矣。姚公長子長文（[illegible]）從父來杭。同寓莊內。後官至雲南鶴慶總鎭。入官一時寓南八座云。姚本籍紹興。國初入旗下。康熙癸卯科旗下解元。選廣東香山縣。以事鐫職。至十三年隨征立功。官至制府。亦人傑也。總公字成之。後官至浙江巡撫。

王菴在姚莊之後。向爲城中翁氏別業。康熙初年。售與王氏老尼。地不寬舒。所在偏僻。小屋三間。以安佛像。其左一帶竹籬。而柳浪港隱然在其外。港容一葉之舟。遂學士橋甚近。欲通聚景園則絕矣。菴中向有牡丹一叢。花時游人頗至。予與遂安毛鶴舫（[illegible]可）往觀。以爲花雖佳。而清靜之地。反爲所擾矣。鶴舫囑其鄉親王姓者捐六金。移花而去。今女尼在中者。改菴名點雪。且以佛舍傾頹。立志修葺。乞予爲文勸募。未知得成所願否。

柳浪聞鶯。爲西湖十景之一。卽指柳浪港也。康熙三十八年。翠華南幸。十景俱有宸翰。地方官訪查舊蹟。刱建亭榭。以供御碑。因柳浪港所在偏側。欲開拓之。左右皆番回塚墓。時中丞張公（敏）惻然曰。聖王之政。掩骼埋胔。吾豈忍發掘久埋之骨乎。相度靈芝寺前有隙地。鳩工構造。復開濬池沼。環植檉柳。每歲尋春。招展半至。黃鳥嚶於其間。坐憩久之。不減雙柑斗酒之樂也。

仙姥墩。志稱與聚景園相近。基高數十尺。今無從蹤跡矣。予友余瓊伯（琦）有詩云。烏烏東風動高柳。湖樹直滙荒園口。不見青旗向水飄。何處還賖百花酒。

張近道。字默菴。偕其妻倘氏家於城西柳浪港之曲。予童年猶及見之。厖顏修髯。頎長玉立。每言吾儕當爲世所不可少之人。若悠悠忽忽。虛生浪死。豈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之大德。人皆以爲狂。酒後尤多伉髒。往往不與時人合。人亦罕至其門。嘗遠遊經年。一歸。康熙丁未。挈家赴粵西。從此不復知其所往。予于戊寅有事過晉尚。晤陳獨漉。首問張默菴倘存否。予言不見其人三十餘年矣。獨漉言此人究心經世之學。兵刑象數。無不通曉。獨不喜詞賦。座中有談及者。瞋目叱之。以爲無濟於用。拂衣而去。後往來粵西。快快失志。遂逃於禪。夫婦竝有見地。默菴手注金剛經宗旨一卷。吾家藏有刊本。君錢唐人也。當附此書還錢唐。卽出書見貽。余挈之囊中以歸。然則默菴誠異才也。乃無所遇。不得展其志。而徒借空虛寂滅以老死其身。惜哉。又念向無獨漉之言。予且不識默菴爲何如人。今倘得存夫婦姓氏。不可謂非深幸也。（倘氏名德本。）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曾祖阿老丁從元世祖徇地西土有功。父以世蔭爲武昌尹。鶴年年十八。避兵錢唐。生母馮氏。阻絕他所病死。鶴年慟哭求母。見夢一夕。母埋於步中。告以死所。鶴年嚙血沁骨驗而葬焉。晚習天方法。廬於先人之墓。卒葬其旁。遂爲丁氏亂。（杭州府志）墓在聚景園今石亭子下。

李屺源。字懷岵。號半邨。鄞縣人。家於杭城。善風鑑。子平之術。一座之中。高談娓娓。皆有抑揚頓挫。石制府

（華）先爲兩浙轉運使。李從之游。石陞鄖襄道。李在幕中掌書記。及石陞浙江方伯。又陞兩廣總督。則不與之往。卜居柳浪港。嘯歌煙水以自適。與白蓮僧周石岡鄉尤相善。至暮年。石公已亡。李遂挈其三子還四明。閒爲小詩。頗饒別致。予不能多記。僅錄其移家柳浪港二絕句云。歸到城西萬事休。小堂四面遶清流。每朝飯罷無他事。槐樹根頭坐素秋。白日搖風柳浪昏。滿城人不到柴門。我貽一卷知何用。老去依然李半村。

顧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亡。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其時金衢道梁公（[illegible]）雅能琴。適在湖夜泛。聞琴聲。移船物色之。與語。喜其樸樕。且知其有母。贈以金焉。玉嘗作蓼花引曰。蓼花開兮湖之秋兮。蓼花落兮湖之洄兮。念我生之顚白兮。興蕩花以朝夕兮。嗟有母而無父兮。徒自傷其孤露兮。蓼兮蓼兮。予雖告兮。玉蓋孝子也。後母亡。玉亦殉。

聚景園前舊有顯應觀。爲宋高宗敕建。以祀磁州崔府君者。相傳神于靖康時顯應。衞高宗之駕。因此崇奉以褒其功。每年六月六日。內庭差天使降香。殿離都人駢集。今爲甌脫之場矣。余友錢他石（[illegible]）有詩曰。玉宇金庭化刼灰。西風涼露藕花開。青騾帕子沈香合。不見天邊一騎來。

淩忠觀。數十年前。剩瀉殆盡。左右地畝。原屬祭產。太半爲豪強侵佔。蘇碑雖非舊物。已傾仆在地。前年中丞朱公（軾）因時亢旱。不欲靚天竺請雨。以爲武肅生時有守土之責。理應禱此一郡災黎。于是赴祠虔禱。復捐俸修葺。廟貌稍稍完整。而侵去之地。則以內陞未及清理。近年總督李公（衛）大爲開拓。將旗人盜佔之地。盡行追還。又以罰鍰數千金。前後構造一新。碧瓦朱甍。照耀湖山矣。毛稚黃（先舒）舊有表忠觀詩云。錢王宮殿枕荒城。舊國春吟百感幷。東郭暖煙花自發。南屏空翠雨初晴。金湖賜第丹書古。鐵幾沈沙綠蘚生。不是汴州佳氣聚。當年此地亦神京。

柳州亭在聚景園之北。卽豐樂樓之舊址。所謂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不可聞矣。今不過敗屋數椽。枯僧二三人。日夕對湖波蕩漾而已。

靈芝崇福寺。志稱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間。捨以爲寺。高宗孝宗皆嘗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諸勝。誠此亦城西名勝矣。予髫年。有先輩陸蕙畝（敏樹）讀書其中。陸爲予母孺人表叔。家人嘗攜予過寺。見其風景塵荒。而規模猶舊。尚有書屋數間。花木無恙。今則無存矣。地畝皆爲豪強侵佔。漱陰不堪。不勝興廢之感。轉念陸先生人品文學。卓絕一時。數十年來。竟無有知其名者。尤可歎息。先輩吳虔伯（農祥）爲之立傳。其略附後。

君諱敏樹。字蕙畝。自號渭山。杭之錢府人。父雲龍。邑高才生。以著述自命。君生六歲。隨父讀書靈芝寺。過目不忘。人以奇童目之。君父有述作。輒命君探卷選擇。稱其意。歎曰。吾老矣。其與吾宗者在此兒乎。二十二歲。姑補邑弟子員。恃才豪放。視一第如拾芥。已壯歲病耳聾。貧不自聊。人與語。或不省記。自傷之作聾賦以自廣。爲文高自炫鬻。然能自知其過。每文成。張壁而視之。輒改竄舊句。至不存一字。與金華葉永圻相善。永圻亦孤冷善著書者。鼎革時。君之友虞維侃爲仇家所中。幾陷不測。君冒患難救虞。

康亦幸免。老館于斐東顧氏。時斐東守以重幣聘之。辭勿受。有憐之者曰。君盍去故而就新。君笑曰。吾惡夫辭少而就多者。君將死。呼其子戒之曰。吾斐生布被不掩。猶王孫裸形以葬。爾等其敬承吾言。言畢而卒。年六十。

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見四朝聞錄。）

芸隱橫舟叟。有祝渠所拈香詩。幾度來游幾賦詩。又因將命到靈芝。三呼祝了君王壽。偸眼湖光立片時。

釋元照住靈芝寺。依慧鑑學毘尼。大振南山之宗。有資持記、彌陀義疏、靈芝集、行世。蘇軾就之畫像爲母。是夜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云。（蘇志）

彭祖庵。嘉靖時錢氏建。前年制府重啓錢王祠。據錢氏後裔之請。以老彭爲錢姓始祖。移其像於武肅錢王殿後。建閣祀之。而庵基今不可問矣。錢心卓貽清堂日記。載有許野棠者。削髮披緇衣。寄居清波門之彭祖庵。或云。新安人。世襲萬戶侯。棄家修道。至萬曆乙巳歲。年一百有五矣。

周恢焉。（大纘）錢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隨父官於江西之永豐縣。會大旱。有方士能禱雨。術頗奇。周從之游。得其所學。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周同友人出清波門。仰天若有所見。問之同行友不知也。因執友手掩面而哭曰。海宇其淪乎。從此誓不入城。父葬於學士橋之南。就其地築土室。爲廬居之所。不設門戶。僅留一竇。命家人傳餐而已。至康熙癸卯。年八十二。杜門已歷四十餘年矣。一日無疾而逝。吐白光如煙雲。數夕乃散。蓋其時爲正月望後也。先輩陸蓋嗨弔以詩云。城西高士不求名。恥著羊裘澤畔行。四海冰霜餘食息。半弓門巷絕逢迎。詩書磊落平生業。星漢迢遙獨夜情。憶昔東岡周彥祖。千秋仍見舊時聲。先輩吳慶伯爲之立傳。附錄於左。

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唐之學寧里人。年十二。補邑諸生。十八。喪父。吳俗有乘喪娶婦者。以語大纘。堅執不可。曰。吾方恨吾鄉敝俗於衰絰哀號中乃行合巹禮。爲不孝之大。而躬自蹈之耶。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大纘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人。皆執金鼓旗幟。從空而下。疑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亦氣亘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臟赤髮。爪牙快利。形容獰猛。與甲士戰於中天。甲士不勝。退絆反走。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已而有數貴人。跨騣若天神。其從行搢笏者數千人。忽夜叉領其衆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鐵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又歷問其友曰。若此亦不見耶。對曰然。因執友手。掩面痛哭曰。時事去矣。即誓不入城。其父葬學士橋之南。遂謝去諸生。結廬其側。外設短垣。中開懸扉。四面皆完固扃鐍。人不測大纘所爲。皆以爲狂誕。惟母憐之。出城至大纘所。見大纘。大纘則啓懸扉。與母相對。問兒何所見而若是。對曰。兒無所見也。有弟足以養母。兒退守父廬耳。母去。即下懸扉。不與人相見。夜每自牖窺觀星斗。星有移動。輒曰。某分野當有大災。某貴人當死。驗之良然。初入廬。尚事吟誦。閒有所感。則引紙疾書。積歲成帙。忽一夕危坐。歎息至旦。取所著者焚之。遂不復吟誦。在廬四十有八年。自丙辰至康熙癸卯。

年八十有二而歿。臨歿吐氣如煙雲。數夕不散。其子孫遂以是廬葬焉。大纘有友曰蔡道復。亦錢唐人。明時嘗爲處州參將。棄職。散千金於宗族親串。隱青田山中。能鍊金丹。自云。得黃老長生術。紫氣奕奕。恆如二十許人。晚乃卜築吳山三茅觀下。已而去。不知所終。吳農祥曰。萬歷三十四年。歲在丙午。李自成生於米脂。是歲張獻忠亦生於膚施。崇禎元年。歲在戊辰。而延綏之賊起。全秦天赤如血。明社以亡。大纘所見夜叉羅刹。豈兩逆賊之兆耶。顧於四十四年示映於大纘何也。微於天道。是邵雍聞鵑於洛陽也。驗於人事。是辛有見被髮野祭於伊州也。天降大禍。必有知幾之士。識之於數十年之前。大纘豈其倫耶。吾鄉立志高隱之士多矣。未有如大纘之早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悲夫。

考蔚府縣志載木御史墓。在學士港口。予每尋之不得。前年向里老錢斗文詳詢。云周濂溪祠後有木家墳。但子孫無人。每年糧稅。里下攤賠。未知是否。予即偕此人披荒草中。見一大墳在上。其餘塚纍纍。列左右。大約祭掃無人矣。錢又云。墳前向有斷碑一片。近爲士人毀去。予考杭城鮮木姓之家。此墳確爲御史墓無疑。友人吳石倉邀予重樹一小碑。而士人不樂爲此。蓋久之即欲平其塚而佔矣。此必賢有司主之。庶無敢異議。是亦興滅繼絕之善政也。按御史諱訥。明永樂九年辛卯解元。十六得戊戌進士。官至緇衣。以文學名。

清波門至茶坊嶺。爲城西一島。舊有土穀祠。在街之南。相傳神爲攀花五郎。但不知所由來。予童時見里中有王姓者。能書符召仙。一日神降於壇。自言本里土穀神也。宋時爲朱太尉運花石綱過太湖。大風覆舟而死。生平忠直。上帝憐我。命爲城西土穀神。生時喜攀花。排行第五。故稱爲攀花五郎云。其姓名籍貫。當時敢書於乩上。今予忘之矣。城西二島土穀祠。在方家峪口。祀大禹皇帝。則妄誕無理。然亦有由。考吳自牧夢粱錄載錢湖門外有夏禹王廟。正在其地。案禹至會稽路經錢唐。明德及人。理應崇祀。今以湫隘不堪之所。祀爲土神。則褻矣。頗宜毀去。毋瀆平成之聖。

西卓菴。在攀花五郎祠之南。門對高城。城內即雲居寺。松聲梵唄。互相答應。菴廬雖不華整。然去市遠矣。相傳爲散仙劉某結茅之地。明嘉靖間。趙氏奉覺悟大師住錫爲菴。乃名西卓。明末時。西蜀陳卓澂先生（顯）自閩南典試回。適國朝定鼎方新。道路梗塞。不能返蜀。僑寓菴中。曾賦詩云。幾年嶺海歎飄零。覓得精藍此暫停。湖上兔鷥來個個。城頭鐘磬響泠泠。荷衣破損秋如此。蓬鬢棲遲老未經。昨夜夢回鄉國遠。瞿塘峽口亂山青。

萬松嶺側。舊有石牌坊一座。鐫平章之墓四字。俗傳賈秋壑墓道也。案似道至漳州。爲鄭虎臣拉陰而死。縱得歸葬。其時北兵南下。國步已危。公論遑卹之不暇。豈容表墓巍然樹於大道耶。此必前代別有官平章者葬此。時移世改。後裔無人。且生時庸庸無所樹建。故久而不知爲誰耳。予往年走上蔡經河北一路。高墳大塚。不知凡幾。問之土人。莫識爲何王君公。況此一坊。夫何足考。予昨過嶺畔。見石坊已坍毀。止存一柱矣。

將至萬松嶺。舊有錢湖門。門外南首舊爲省馬院。有錢湖門瓦子。又屏山園亦在門外。以其對南屏山。故

名。理宗朝改名聚芳園。今錢湖門久塞。荒榛野棘。縱橫於靑燐破塚間。御園勾欄之基。已不可問矣。

清波小志卷下

萬松嶺之中。爲萬松書院。志稱宋時有報恩寺。久廢。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因寺舊址。創建書院。名曰萬松。後復圮毀。至康熙十年。巡撫范公（承謨）以南澤朱氏籍沒之尾。題准移構于此。仍稱萬松書院。康熙五十五年。巡撫徐公（元夢）摺請賜額。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爲浙水敷文四大字顏院。勅徐公勒石供奉。自此改稱敷文書院。後有正誼堂。堂之稷爲存誠閣。閣之後有殿。供碑摹至聖先師像。遶而西。山徑盤曲。數十武外。有舫式屋。顏曰載道。有軒。顏曰表裏洞然。再西有亭。翼然面湖。顏曰玩心高明。皆巡撫朱公（軾）所題也。（後督撫李公衛重修書院。改亭額曰鳶飛魚躍。）亭外左湖右江。高城環帶。奇石林立。雜植松、柏、桐、桂、梅、杏、槐、李諸花木。掩映山谷間。隨在可暢襟懷。每歲延山長課肄高才士于中。置產以資膏火。肄業諸生。先後獲雋者甚衆。雍正十一年。欽賜帑金一千兩。增置膄產以充公用。

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沖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仍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徐積集。數也。按先生名復。賜號沖晦處士。（北窗炙輠）

釋智融。俗姓邢。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靈隱寺。人不知其能畫。山中多蛇。忽作二丸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躡蛇而掣其尾。蛇患頓除。（攻媿集）

萬松嶺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陳露坐納涼。忽見黃衣卒率領三人自北面南。

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靑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既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俯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蓋時四鼓。行人久絕。陳甚異之。次日聞劉家犬夜生三子。陳語其所見。子劉。劉育之至長。每呼彥通。則一犬奔走而前。蓋即衣金紫者之後身也。（桑志）

宋開禧四年。春三月四日。右丞相府大程官劉巖家火。延燒萬松嶺等處。（桑志）

南渡雖曰偏安。而都城風物之盛。實不減東京。即舉一事可見其大槩。趙從善尹京日。宦官欲窘之。値兩宮幸聚景園。索火炬三千甚急。從善命諸瓦子伎館。取所有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縛之。繫於萬松嶺一路松樹上。爲燎火。登時照耀有如白日。

方家峪有劉娥好寺。內一泉自鳳凰山而下。注爲方池。池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人稱夏國舅。一日至寺見之。謂張書未工。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幸寺中。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仍用孝祥書。（西湖見聞）

宋有寧遠阡。太學生死而無歸者。皆葬于此。在方家峪梯子嶺下。國子司業王艮爲之撰記。（成化杭州府志）

茶坊嶺轉西而南。進方家峪。宋忠節徐公墓在焉。公諱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元兵入境。少帝北行。公與其子鄉貢士琦日崧女元娘、具酒餚。告岳武穆王祠。以死自誓。歸登樓。去梯。聚書四周。縱火自焚。僕人撲滅救之。翌日死井中。尸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殯之金牛僧舍。益王立于福州。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同舍生劉汝均等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私諡忠節。明萬歷四年。宗人展拓之爲祠宇。鼎革來荒廢久矣。予老邁足弱不能行。望宗人之賢者。詳考所葬之地。樹墓碑以表之。庶幾不至湮滅。

鐘按湖志。方家峪口舊有廣教院。今久廢。無所謂廣嚴院。而城中金剛嶺上。舊有廣嚴院。忠節墓在方家峪口。是在舊廣教院側也。嚴字似誤。

長橋。相傳舊在白蓮洲。橋截湖面。水口甚闊。橋分三門。長亘里許。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旁植桃柳。與蘇堤白堤爭勝。後浸淫塡徙。兩涯皆民居矣。其南則有澄水閘、南閘。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爲三道。甫甚則侵濁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萬歷壬寅。虞司勳構亭于橋上。孫內監增構元武殿于橋畔。殿後西北沙灘若干。萬歷閒民聚元淩池蓄。以水息供符殿之費。董嗣杲長橋晚步詩云。南港盧名傍石梁。寺樓鐘鼓幾斜陽。相傳亭跨危甚壯。誰見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淸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欄干外。玉抹烟屏黛一行。

陶師兒。淳熙初行都角妓也。與浪子王宣教相眷戀。爲惡姆所間。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比夜。舟泊淨慈藕花深處。相抱投水中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哀之。其所乘舟無敢登者。居無何。値禁烟節。士女駢闐。舟發如蟻。有少年欲買舟一遊。會日已亭午。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生事告者。少年笑曰。大

佳大佳。正欲得此。卽具杯酌。遍遊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西湖志餘）

長橋以王生師兒事。俗稱雙投橋。元時瑪士熙竹枝詞曰。鴛鴦鸂鶒日相從。好個南峯與北峯。再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吳禮之。字子和。錢唐人。著順受老人詞五卷。內弔王生一首。調寄緒天曉角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騃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煙水闊。溜溶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

南宋鄭起。字叔起。號菊山。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後挈家居吳門。按菊山先生。卽鄭所南思肖父也。余有菊山溪詞云。西風野水。認得長橋路。亂竹小園幽。是當年高人流寓。滿城車馬。從不到山前。春一度。秋一度。白首隨朝暮。○水南半隱。妙有柴桑趣。滄海忽揚塵。問誰知當關人父。草驛藤杖。今日我來尋。東又雨。西又雨。幾處牛羊渡。

案所南撰菊山翁家傳。其略云。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于湧金門外。朝廷忽除清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有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敗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懃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廣布耳目吏卒于長所居左右。密物色。至于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

孫先生逢吉。字衡山。仁和人。少專讀書。不治生產。家日貧。妻子相繼沒。先生無聊。因注易書。每卦取先儒之說而參之以己意。窮極變化。仍不越民彝物則之中。名曰大易天人會通。趙中丞（士麟）撫浙時。朔望與諸生講學於明倫堂。先生攜首卷就正之。中丞大加歎賞。願以五百金爲先生壽。購有此書。先生以爲發金爲我刻書則可。欲我售則不可。袖書而歸。孑然一身。無所棲止。寄寓長橋姚氏。自晨至暮。注解不倦。久之姚氏意怠。致起居不能自適。病脾泄而終。年八十有八。所注易計百餘卷。病劇時。付予友蔣雪樵弆藏。今在雪樵處。予謂先生不事生產。不顧妻孥。孜孜以著書爲樂。則其中必有所自得者。世人豈知其故耶。且不貪中丞之金。而甘窮餓以死。誠可謂樂天知命。非君子不能也。

地之盛衰。信有其理。亦有由盛而衰。衰而盛者。此氣之循環也。長橋一隅之地。前明隆萬時。居民稠密。至葛司農（寅亮）、虞司勳（淳熙）兩家鼎峙。一在橋東。一在橋西。當事者出郭投謁。冠蓋相望於道。後司農捨宅爲寺。（卽普度庵）司勳子姓。亦移家入城。地遂寥落。予有度親菴詩云。西郊南去水烟重。脩竹沿門路可從。捨宅舊聞王逸少。爽家今見葛司農。殿前寶鐸驚棲鴿。屋後長橋隱臥龍。試向滌池邊徙倚。屏山遙接數聲鐘。

葛司農襁褓時。生母已亡。大母妬甚。將不利于孺子。其父再三保護之。始得長成讀書。後中萬歷庚子解元。辛丑成進士。官至司農。念罔極之恩無以報。遂捨宅爲菴。名曰度親菴。後加一普字。欲其無所不度也。其地前臨大池。水光澄碧。池外竹林映帶。後則環以長橋之水。爲住宅最佳。康熙間。菴僧不戒於火。佛殿寮舍悉成焦土。僅留山門無恙。

廣長儒祖母。年三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三人挾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儒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快雪堂漫錄。）

揚郡王上船亭、盤廬堂、（俗呼包道堂。）寶蓮院、紫霄宮、廨院、寶成院、興福院、永隆院、慧光尼菴、（張循王府建。）省馬院、船步。（內有正覺趙化二院。）資德寺、希夷道堂。（武林舊事。）以上諸寺觀。皆在長橋附近。今皆莫攷矣。

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爲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福榮王與芮。又名勝景。有許閑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采芳堂、豁望堂、矜春堂、鮮霞堂、忘機堂、眠香堂、堆錦堂、紅香堂。又有遠塵、幽翠、多稼、晚節、凝香等亭。秀石爲山。內作十樣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曰。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兩平原。又云。舊事凄涼尚可尋。斷碑空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枒樹。當日人疑是水沈。（武林舊事。）慶樂園、卽韓平原之南園也。有碑石臥荊棘中。猶存古桂百餘株。（蔡[illegible]詩話。）

眞珠園有眞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在張循王府。（武林舊事。）

案眞珠園。張循王別墅也。相傳在雷峯塔之陰。內有泉迸出。纍纍如貫珠。官庫取以釀酒。今不可問矣。予昨過蓬萊院。山僧汲水煮茶。味甚甘。詢所汲處。曰園外一小泉耳。因思蓋[illegible]泉題眞珠泉詩。別有雷峯峯下圃。一泓埋沒在蓬蒿。得非此水乎。因賦詩曰。蓬萊樓閣已荒蕪。獨喜名泉尚未枯。誰向石間披草莽。我從杖底得眞珠。一杯玉液難消受。半夜天漿信有無。還問御松亭在否。黃皮塔外暮雲孤。

甘園、宋內侍甘昇園也。一名湖曲園。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弁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武林舊事。）

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武林舊事。）

小蓬萊、甘園之一景也。明季爲黃貞父（汝亨）學使別業。扁曰寓林。飛樓鏤瓏。湖山俱在檻底。石徑之側。有垂絲海棠一樹。花時予必過其下。持杯小坐。紅露沾衣。殊多幽趣。今數易其主。且遭火焚。俗僧與旗廝相雜。不足觀矣。陳章侯（洪綬）有詩題云。元老飲予于黃貞父先生園賦此。黃園何以寓林名。令我沈思滌世情。已悟浮生如泡影。不知何事戀朝榮。畫船良友秋湖約。冷雨香風烟水行。賦得數詩人未醉。主人可喜是吾兄。

宋時園亭之勝。在湖南者。如長橋則有慶樂。淨慈寺南則有翠芳。雷峯塔寺前則有張循王眞珠園。塔後有韓相國勝景園。甘內侍湖曲園及羅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塔之下又有小湖、南山、南屏諸園。方家峪劉寺園。羲樹亭閣。名花奇石。照映湖山。侈靡極矣。時當南渡之後。君臣耽于游衍。畏言兵革。宜乎恢復不成。終于偏安而已。

藕花居。爲楊復初住處。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沖賦漁家傲詞以祝之曰。採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著惱。蒼苔滿地無人掃。○歲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兎已將靈藥擣。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明洪武初。淨慈寺僧廣衍。以博學徵脩大典。歸老于此。

藕花居故址。今爲高墳。高諱儀。明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錢唐人。捐館後。崇恩諭葬。因即藕花居僧舍造墓。李式瑚詩云。受遺宰相有文端。眞宰功名麟閣看。天子披衣臨玉几。春卿講席在金鑾。青山路僻行人少。紅藕花開宿草殘。五畝既荒墳不守。羊曇何日淚能乾。

相傳昔有粤人卓小仙者寓此。文端曾訪之。卓曰。汝臥此。初不解。迨葬。其言始驗。李中丞天龍之遇禍。卓亦先知之。卓後尸解于三聖橋。後有人遊粤。復遇之。曰。爲我寄聲武林諸公。各自珍重云。·聶志

居隣弔藕花居詩云。落日荒村宰相墳。大湖千頃浸涼雲。藕花風斷菱歌起。水濺青天白練裙。

飛仙里。在長橋。相傳宋時有濟南李茇者。字定國。寓邑營授徒。嘗詣淨慈。過長橋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剔笋。茇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詣淨慈禮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即身輕貌妍。不復飲食。僕駭之。語其兄莫。莫至。則去遊茅山。旋入青城矣。後莫爲蜀提刑。訪之。已乘雲數年。惟留繪像而已。·聶志

鄒之嶧。字孟陽。錢唐人。作杭城濟橋東山衖。以財雄于里中。有別業在河渚。又雷峯之陽。有書室名遯園。亦名小築。取杜詩長人故小築意。鼎革後已鞠爲茂草矣。

徐立之。學老子。隱雷峯。自比冥鴻翳豹。又有劉裴友者。築希夷道堂於峯下。·聶志

閭邱頭。居雷峯最久。各沐浴。著坐湖街。出而嬰之無穢氣。勸人行陰隲事。與巨公遊。且築巨麗宮觀。一日坐逝。具毛百戶家。百日納生。嘗作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聶志

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名。一名中峯。又名迴峯。寺有道人書就者居之。然稱雷峯。○錢塘縣志 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王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謂爲黃皮塔。山頂有通元亭、望湖樓。武林舊事 後遭火焚。志稱明嘉靖中倭寇犯杭。疑此中有伏兵。故火焚之。 四面闌楯鈴鐸皆無有矣。幸磚甃堅固。至今巍然屹峙。風雨不能損壞。毛稚黃先生戲作一聯云。湖水生波。西子笑成風皺臉。雷峯失火。衲屏燒出癩髮頭。

錢王增築羅城。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又曰西泊。於錢唐湖直至雷峯塔前。其門曰涵水。大都涵水即西關也。·七修類稿

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小窗日記

僧問石。法名超直。鄞縣陳氏子。年二十餘。有出家之志。來錢唐。薙髮於湖南之白蓮洲。即今留錫菴也。受老僧虛舟付囑。當機敏捷。不待棒喝。鋒鋩早露。性慨爽。善詼諧。不拘小節。少時未嘗讀書。後得定力。頗能解答於之蘊。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至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邑諱賓璽。仁和縣志及鄒璽所載。侍者冠玉。○鍾案。從死者一姓羅。一姓楊。詳補志張蒼水一傳。同死焉。石公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石公與予對湖而居。刺舟來往無虛日。賦詩多骯髒之氣。不可以格律繩之。與四明萬充宗、葉巽□、王白民、及錢唐查漢中兄弟。最稱至好。乙卯三月。忽自燬。瘗僧來報。予急往視。見其立化於臥榻之側。大書案上曰。斬斷葛藤。斬斷葛藤。八字而已。僧言先一夕取平日交朋往還手札悉焚之。曰。我向平湖去。廿年當復來。白蓮千百朵。知爲阿誰開。此外無他語。昔宋僧仲殊居錢唐。與東坡友善。於崇寧間忽上堂說法。隨掩方丈自縊。豈坐脫立亡。浮屠之常。不

足怪耶。

李秋森聖芝。嘉定人。長蘅先生舍子也。與石公交善。嘗在白蓮洲。歷過寒舍。賦詩贈予云。乘輿移笠。問吟屐六橋。得逢城北逸。却在水南寮。白雪矜高唱。青雲得久要。俗情都略盡。不在報瓊瑤。予酬之云。若是名家子。胡爲此路遙。人言背驚。自笑白髭鬚。學劍固無術。爲僧亦未孤。眼前攜弱息。得似鳳凰無。

時秋森擕少子客菴中久之。返嘐城。未幾石公死。遂不復見。

附秋森過白蓮洲省問石和尚詩。匣劍蠹書扣短籬。偕遊蹤跡故人知。風塵天地雙魚斷。冰雪關河一棹遲。翠竹到門逢彼美。明湖入望見吾師。愁來坐聽疎鐘響。正是梅黃月白時。飄零詞賦愧登臨。支遁納容共入林。楊柳年華言下駛。烟波人世望中深。未能彈指消塵劫。且共燒燈照此心。微雨小窗孤塔聳。一爐香細夜沉沉。

張砥中。古柱 錢唐人。家住白蓮洲側。少時喜大言。力能挽三百鈞弓。臨文絕不苦思。而稾已脫手。尤工塡詞。著有洗鉛詞數百首。豁多香豔。而亦有沈著考練之處。師事沈東江。謙 與洪稗畦齊名。甲寅從軍。授招撫教諭職銜。總督姚夔菴推重之。旋以不檢被斥。中年遊俠江淮。踪跡靡定。後入婺州太守幕。挾其家人而竄。邏者捕得之。置獄中年餘。撰萬人敵、八寶刀、樂府數種。中丞金公鋐憐其才。將釋之。乃婺州使君忽爲家奴所訐。復牽張入案。未幾遇恩赦。得放還。適金中丞被論。張念舊德。號呼都人士投詞督撫。懇其疏留。會總督官於都門者。聞張猖獗。遂囑法司行文浙省。凡罪因內閣可援赦而情有可惡者。仍行正法。一日。張正在友人所小飲。收者至。縲首於錢唐門外。臨刑賦滿江紅一闋。有一失足時無可悔、再回頭處如何是之句。蓋狂而無行。臨死自悔。殆無及矣。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建。爲五山十剎之一。宋時稱報恩光孝禪寺。孝宗嘗臨幸。山曰南屏。有峯曰慧日。舊名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賜壽寧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等額。梁貞明時大鐵鍋存焉。書壁作五十三參等相。寺後菴宇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冠。

萬工池在寺門外。志稱宋建炎以前。屢遭回祿。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穰之。僧宗本乃募化爲池。用力者萬人。故名萬工池。先兄映川先生有詩曰。功德池開對梵宮。萬人力與五丁同。試從北極收眞氣。永注南屏制祝融。竹閣曉蕭春露綠。雷峯倒影夕陽紅。若將西岸笆籬拆。便可明湖一棹通。向來湖舫俱泊藕花居。遊人登岸步行。必里許方達寺。近年總督李公衛請理水道。豪強不得侵佔。故船可直達萬工池之側。一舉足便及寺門。頗與詩意合也。

淨慈寺向有萬松脩竹。望之鬱然深秀。自嘉靖三十二年島夷犯境。巡撫胡公宗憲統率軍民出城。禦敵於湖墅。被殺數千人。復移廣西、山東、湖廣、及括蒼精卒共萬餘屯劄臨湖大剎。而淨慈亦屯三千人。皆狼兵也。於是禪房變爲營寨。僧徒竄伏林莽。戎馬紛紜。鉦鼓喧雜者幾十年。始獲討平。以致松竹斫伐殆盡。

95
- 25A

神運井。在香積廚。泉甚甘冽。其下縱橫約二丈餘。引汲不竭。宋嘉定時。有六甲神督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故名。相傳其脈與江通。又名通江。

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年寒食。朝廷望祭西京諸陵。（鶴林玉露）予有詩云。祭殿門開竹柏陰。年年寒食遣官臨。九天弓劍烟沙隔。半壁河山涕淚深。魂在蒼梧兮別怨。血流杜宇是何心。一杯春酒空三獻。落盡棠梨直至今。蓋當時未嘗親祭。故云遣官。高廟之倦勤可見矣。

永明壽禪師。餘杭王氏子。幼不茹葷。持法華七行俱下。羣羊爲之跪聽。年二十八。爲縣庫吏。屢以庫錢買魚蝦等物放生。事露坐死。領赴市曹。文穆王感神人之夢而釋之。遂禮翠巖爲師。尋往天台習定。斥鷃巢衣褸中。定起謁韶國師。密授元旨。廣順二年。住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明年。遷永明。衆盈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賜號智覺。開寶三年。奉詔建六和塔於月輪山。以鎮江潮。七年。復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誦法華經計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又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王遣使齎書敘弟子禮。奉金線袈裟、紫水晶數珠、金藻罐等物。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二十六日趺逝於大慈山。宋太宗賜壽寧額。追謚宗照大師。至明萬歷癸巳。郡鄉包氏從姊徙師骨於穢處。在舊穴之東。有青烏吳生知其故。告於給諫虞公。（淳熙）虞轉告住持性蓮。乙巳冬。師之法孫大壑闡述其事。悲憤交集。路守者金氏。潛收舍利十一粒。金色骨一盂。丁未六月十二日。壑復與虞同往開。得自然石坎如三尺小棺。復收骨一盂入寺。於是祭灑陶甓餘、儀部黃汝亨、雲棲袾宏、興籌擇於寺後。舊日閣貯宗鏡錄處起塔藏之。方伯吳用先爲銘。太史董其昌爲額。銓部虞淳熙、儀部黃汝亨、饒庚令爲心湯爲志爲記。爲題碑陰。當事皆捐金助理。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八日告成。至本朝康熙初年。豁堂巖復徙於山門之右。議者以爲前人已成之業。一旦更張。未免多事。雍正十一年。奉上諭。佛教自達摩西來。闡揚宗旨。濟拔羣迷。利益衆生。福田甚果。曾深以下。代不乏人。朕留心內典。深明此事。歷覽古來名僧言論。宋初永明壽智覺禪師。實爲出類拔萃。其所著惟心訣、心賦、宗鏡、萬善同歸集等書。實皆宗教合一之篇論。與後學參證禪徒。大有裨益。朕親加選錄刊刻。頒示天下叢林。禪師可謂曹溪以後善知識中傑出之人。著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因念禪師生宋時。居杭之慧日。開堂說法。其寺爲今之淨慈。今寺內僧徒。未知仍舊供養禪師法相與否。現在承其支派者何人。著地方官就行詳查。如香火已廢。著爲莊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瞻禮。香燈供養。其支派如已無人。具摺聞。朕酌量擇人承嗣。其塔院現在何處。亦著查明修理。

豁堂嵒著有谷響、彩雲、同凡、諸集。詩與尺牘。俱秀潔有別致。可與皎然齊己競稱。書畫亦古雅淡遠。不落時蹊。毛馳黃先生與之往還。其南屏感懷之作云。慧日峯頭坐晚煙。豁公曾話舊因緣。避人自寫雷峯樹。送我常過杖錫泉。方丈草枯看蝶化。洞門雲鎖護龍眠。祇因未證無生果。猶對斜陽歎逝川。予亦有題豁堂韭一絕云。誰似南屏老筆頭。閒吟閒寫坐經樓。只今斷岸無尋處。贏得雷峯幾樹秋。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屏萬峯最久。（[illegible]）

間有詩云。占斷南屏狀是也。閒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爲相日。訪之於南屏。一元臥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大奇。絕不交一語。文憲益重之。

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與錢唐田汝成交莫逆。嘉靖中來遊湖上。寓南屏最久。自稱五岳山人。湖山之勝。足跡殆遍。（二條俱見志餘）

邵墳。在南屏之原。法因寺舊基也。孝惠皇太后於天順庚辰以杭人選入內庭。侍憲皇。誕育興獻、岐惠、雍靖二王。後世宗入統。追封太后父邵林爲昌化伯。母楊氏爲夫人。嘉靖十九年。勅葬於此。賜帑銀五萬餘兩。營建墳墓。起發祠祀之。備極一時之盛。康熙辛巳。盜入塚中。止及外層。爲行人所覺驚散。地方聞于官。時邑侯王公（[illegible]）親至踏看。命掩其穴。近聞卽邵氏之裔不肖者爲之。非他人也。但此地地勢卑下。溝窪兩瀰。山水充積。地之旋不得氣者。不知當日何以用此。

聞故老云。太后爲貴妃時。憲皇問何處人。奏曰。錢唐人。卽命內豎至杭訪問。不可得。復問后。曰。我家門前是天長寺。僧訪之。便知所在。蓋門巷、杭人家家有之。如有因喪。其僧到門誦經。所謂應副長老是也。人家歷代宗支祖先名號。皆有冊開載。久而不忘。至是如其言訪之果得。

邵喜。昌化人。父林。寓杭州。卽孝惠太后之父也。太后入宮爲貴妃。生獻皇帝、及岐、雍、二王。喜歷陞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初。尊太妃爲皇太后。封喜昌化伯。食祿千石。明年卒。謚榮和。子蕙嗣伯。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下吏部議。胡世寧請停其封爵。上特令杰嗣伯。八年革外戚封。停嗣。（[illegible]）

南屏山。以其開展如屏。故名。其石色蒼翠。峯勢奇秀。爲湖上諸峯之冠。予平日無事。輒流連於此不忍去。近年有方外友亦諳卓錫山椒。予每過訪。與之凭闌眺望。大湖在目。長隄直走禪榻之下。遙青一抹。大滌隱然。誠勝地也。自恨家累繁多。未能拋棄。何時收拾身心。投老空山。焚一鑪香。酌一瓢水。豈非快事。

曾曉光如晦遊南屏詩。手折蓮花結淨因。南屏洞壑可爲鄰。傷心何日沈樓櫓。屈指今年又甲辰。鑄錯空勞六州鐵。投竿難覓五湖蓴。裂裟染盡無窮淚。滿地蓬蒿不見春。自注。雲南人。年八十有二。雍正二年。行腳來湖上題此。予在南屏御碑亭上見此詩。記而錄之。終莫測僧爲何如人也。

龍門菴。在南屏之原。結構雖小。而幽花弱草。與風幢映帶。稱精藍焉。予有詩云。龍門菴在南屏下。傍水開雲作道場。幾樹寒梅依古佛。一聲清磬送斜陽。坐看鷗鳥來還去。笑說桑田熟又荒。門外孤墳亭草綠。禪師何不奠椒漿。

鑿菴。在南屏下。向爲方外西吾之居。西吾、名道衡。字方平。廬山李氏子。薙髮武林。託跡於此。昔遊子時來借寓。心厭之。遂焚菴而去。已復來。手葺茅蓬。獨處於內。門外小橋。橫以獨木。渡則撤去。不通人跡。後爲怨家據有其地。今則爲汪氏別業。人稱賽西湖焉。

鑿菴後山半有石壁。上鐫家人卦、樂記篇、及中庸道不遠人一章。皆隸書。筆甚古。相傳爲司馬溫公書。詳見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其前有三生石三字。又有字三行在下。曰南屏之假。曰有巍巍。上有丹崖。下有翠壁。彌天禪師。優哉遊哉。勒銘石壁。熙播將來。至正甲午仲夏。吳興周吉甫記於南屏石壁。

遶花洞。在南屏之麓。洞口有居然亭。嘉靖癸巳。閩人洪珠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寺。刑部照磨張文仁建此以居之。今廢。石上有詩。字跡剝落。細加搜剔始辨之。云忽忽南還又北征。恍然夢裏是生平。飛騰自合同雲鳥。流落猶憐有姓名。老去壯心終不改。年來華髮半多更。山青雲白歸何日。歎對西湖月滿城。後昔時守杭方四月。奉改調命。當北上。息此數日。嘉靖十四年仲春既望。閩山了洪識。

南屏山下有白賁居。邵氏之別業也。當年最稱幽曠。鼎革後毀廢無存矣。朱大復長春有秋客西湖白賁居雜詩。頗多冷雋。附存之。

客僻人無事。林深雲亦閒。悠然西湖曲。坐對南屏山。日下牛羊靜。風邊魚鳥還。高城喧水市。此地是鄖灣。　竚立王妃塔。門迎學士橋。曉烟籠岸口。夕景抱山腰。樹密重陰合。波香冷翠漂。坐吟如畫裏。秋興日蕭蕭。　散酒還登閣。看花亦過汀。澹雲歸古渡。遠雨落畢亭。掠草霜鷹黑。銜波水鶴青。客愁常對此。日飲不須醒。　疏深雲有潤。沙僻水無波。萬木秋陰滿。空山夜響多。漸窮幽壑趣。頻喚野人過。白月清川裏。擕杯坐嘯歌。　柳下眠孤石。沙頭繫小船。閒隨鷗泛泛。坐看月娟娟。鄰舍賒魚飯。方塘採藕鮮。園人供土物。正與野情便。　山蟲既已楚。湖雁豈堪聞。落日書虛閣。含愁對白雲。秋風常苦病。晚歲更懷君。今夜迴峰雨。鐙前木葉紛。　今朝斗酒會。小檻野船來。綠樹陰沐篁。高花照玉杯。筍挑山底出。菱採浦頭回。何以酬嘉主。題詩記石臺。　曲水城隅外。荒途人跡疎。良朋能好我。載酒屢停車。謝客遊多興。阮公癖久虛。尚情逢地主。清賞日常餘。　秋日蕩湖水。湖中波似霞。遊壼喧晚棹。浣女弄晴沙。野葛籠花榭。浮萍匝釣査。所過無地主。隨處是吾家。　花宮林外隱。金剎霧中開。樵子穿雲入。經僧渡水來。我遊貪涉險。乘興屢登臺。一往有深趣。扁舟帶夜回。　隨山復隨水。時醉亦時歌。但畏蔚樽罄。休虛白日過。殘流落寒石。枯葉散霜柯。對此忽秋老。不娛今奈何。　秋山尋不了。風雨與仍孤。征袂淒遊客。歸心急病夫。詩歲別故主。行李渡西湖。雲閣雷峯下。還來許借無。

予友趙瑤叔。瑜。錢唐人。入籍武康。補博士弟子員。少時雅搜塡詞。撰有青霞錦、翠微樓、傳奇數種。與洪稗畦齊名。中年喜作釋氏裝。自稱繡衲頭陀。不飲酒食肉。又不言釋氏之學。不肯俯仰於人。家雖貧。泊如也。記康熙庚辰三月夜。大風雨。至黎明。聞扣門聲甚急。啓視之。則趙也。著屐而來云。天公如此。桃花摧殘可知矣。吾欲往六橋弔之。君能偕我行乎。予適小疾。辰風辭之。瑤叔遂獨行。抵暮仍過我。急索筆寫弔桃花曲五闋見示。音調悽惋。眞有情人也。予亦倚其聲而和之。今錄趙作於後。

山羊坡。誰繪就河陽圖畫。却向這西湖懸挂。怪脅來狂風不休。看紛紛紅雨漫天下。假若是攀折他。被催花御史拿。到而今禁不住鶯哥只把東風罵。何事天公見識差。波查。葬西施向水涯。烟沙。嫁王嬙不返家。

皂羅袍。十里虹橋緊跨。總拋開旖旎。塔蕊繁華。長隄那得錦屏遮。穠香一路由人踏。珠簪玉碎。蘭舟漫撐。紅愁紫怨。春醪慢賒。淚簌簌。怎禁得千行下。

解三醒。貴客來。辜負了軒車駟馬。富家來。消停起檀板琵琶。才子來。詩成空返元都駕。美人來。休誇做玉

眞家。緇流來。何曾悟得三摩義。羽士來。未必燒成九轉砂。有一種狂遏蹤。痴呆漢。肚皮裏惟知飲啖耳朵裏只聽喧嘩。

玉胞肚。吾心牽惹。急孜孜憐花惜花。把一盃澆向花前。花知道。可能整咱日之夕矣不歸家。恨不得坐到黃昏再哭他。

鳥角兒犯。六朝春。總開盧花。三月景。一番閒話。說甚麼絳雪胡麻。想都是塵埃野馬。沒相干。拋開罷。眼乜斜。枝頭還剩一些些。風休刮。雨莫加。殘春尙值千金價。

尾聲。人生難得長蕭灑。喫幾杯浪酒與閒茶。你看宋苑秦亭。又增一番新綠也。

紫珊先生大隱湖濱。摭拾生平聞見爲此編。亦田叔禾遊覽志、陸雲士湖壖雜記之亞也。南山路勝遊軼事。所載綦詳。競秀爭流。一重一掩。後之志西湖者必有取材矣。丁未中秋日。松陵楊復吉識。

清波小志補

錢唐陳景鍾几山輯

學士港。據游覽志。謂城中鐵冶嶺諸山之水。出錢湖門委輸於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小兩派。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港。後人譌爲學士港。然宋時咸淳志、夢梁錄、諸書。皆無夾字橋之名。獨武林舊事有學士柳浪等橋。而柳浪聞鶯。遂爲西湖十景之一。不可謂無據也。新修湖志。

學士港在清波門外。相傳宋時有學士家此。故名。杭州府志。

學士橋內外兩條。壘石爲脚。橫石版於上以渡人。非環橋也。故湖舟大者皆泊湧金、錢唐門外。不能入港。乾隆辛酉春正月。雪消水長。初旬時。有城內王姓人乘舟循谿回。因船篷路高。進橋有礙。王立船頭。以手託橋。令船下。而橋以年久欲壞。有大石隨之而下。王爲石壓致斃。里人醵金重修之。

余至杭。創一小圃。在清波門外。是圃爲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名。著清風集。方勺泊宅編。

仇山村園。出淸波門僅數十武。逼近城垣。寬十餘畝。士人至今稱仇家園。悉成桑圃菜畦。而土獨宜莧。當晚春初出時。有司每購此園所產。獻新於臺司。富室亦爭以先嘗爲勝。往往價等於肉。予有過仇園詩云。詩客園林久已荒。古城煙草蝶斜陽。城邊十畝青泥地。苦楝風吹莧菜香。

七修類藳載山村閒居十詠。附誌之。

堦前紫蔓命絲草。籬角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消歇。春留富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淡漠雨疎疎。飛蚊盡逐南風去。父子燈前共讀書。　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心機。不如花下冥坐。靜看蜻蜓蛺蝶飛。　罷花章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罷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隨飛絮過南樓。　烏鵲喧啾未肯棲。狂風吹樹影迷離。屋邊尙有斜陽在。更看山人一局棋。　風挾濃雲起驟車。梢頭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脩脩綠覆牆。設些門戶亦陰涼。道人詩編不肯受。却入西山看夕陽。　翠袖佳人倚暮寒。霜禽踏破玉闌干。空山月落春風換。直作羅浮夢裏看。　茶煙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珠簾玉檻綺羅叢。猶有承平京洛風。飲能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黃雲山房。在學士巷。徐紫珊老人隱居所也。屋前有古井。井上銀杏一本。大數抱。直幹疎枝。鬱然蒼秀。相傳爲南宋時物。每霜風初厲。落葉堆增。老人乃以黃雲名齋焉。齋中一榻一几。插架皆書。老人暮年以足病鍵戶不出。約十稔。未嘗一日輟丹黃。暇卽吟小詩或諧詩餘以自適。客有過之。輒據榻雄談。上下今古。娓娓無倦色。乾隆庚申。壽八十有五。以疾卒於山房。

田守廬住南屏。老人聞其名。以足疾不克過訪。乾隆己未。予與里中趙湖友、泰 莫柳亭、試 等買舟於學士橋頭。邀守廬與老人相晤。舟中一見歡甚。是日梅雨涔涔。湖上諸峰。吞吐煙霧中。絕似南宮潑墨畫。兩先生作西湖雨汎詩。同人和之。予次日倣元人筆法。繪爲圖。紫珊老人製序冠首。集同人詩爲小冊。藏於家。越明年夏六月。守廬辭世。甫一月。而紫珊先生亦卒。勝事不常。老成凋謝。每一念及。不禁感慨繫之。

錢王祠。在清波門外沿城而北半里許。祠面湖。雍正五年。勅封誠應武肅王。督臣李公衛 飭屬員重建。祠前表以石楔。題曰功德坊。正殿之前。構堂三楹。恭奉聖祖御書保障東南四大字石碑。頭門內向有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記。明嘉靖二十九年庚申夏六月。知杭州府閩人陳公柯 重摹上石者。年遠碑臥土中。內闕二十六字。李公復爲扶立。又於錢王裔孫家借得古搨完本。命仁和諸生程玉立瀜 鉤勒小碑樹其側。使摹搨者得復舊觀。

厲樊榭鶚功德崇坊詩云。吳越聲名迴莫齊。天書新降武都泥。崢嶸重見龍山觀。風雨猶存玉局碑。夾岸雲旗烘畫壁。滿湖風雨捲靈旗。艤舟小住垂楊下。願採香蘋薦一巵。

柳浪聞鶯亭。與錢王祠比屋。內有水榭。雜蒔花藥。池內種蓮。頗稱幽勝。乾隆甲子。督糧道程公光鉅重修。并建聞鶯閣於門左。八窗玲瓏。垂楊拂檻。俯瞰澄湖。如窺明鏡。乙丑。予自燕京歸里。偕蘇孝廉、自 莫秀才、芃 於七夕前一日。坐聞鶯閣分韻詩云。宿雨滌炎暑。清氣滿林薄。借我素心人。徐步出西郭。水芝露香須。晴煙漾日脚。陰陰拂頭柳。寂寂濃廬閣。林鶯久無聲。秋燕撲簾幙。頻年逐風塵。尋山負夙約。偕游息勞機。適意避喧濁。小坐亦復佳。何必騁諧謔。秋風吹寡雲。星河已絡角。

柳洲亭、豐樂樓舊址也。爲宋時酒庫八樓之一。絕妙好詞載韓璺浪淘沙一闋云。柳色草初青。鴨鶫波輕。

試花罷雨溼春晴。三十六梯人不到。獨聞瑞鐸○艇子儘逢迎。依舊多情。朱門只合鎖娉婷。却逐彩雲歸去路。香陌春城。

袁文玉喜山澤游。築室柳洲亭右。露桃煙柳間。每愛獨行堤畔。比遊人出。則負杖回。恐聞簫鼓聲。嘗歸左思詩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百有一歲。猶強飯健行翠微也。新修湖志。先生裔孫宏學。字伊望。康熙中成武進士。今居清波門內鐵冶嶺下。門懸百年人瑞扁。其柳洲亭右之故居。已不可問矣。

小瀛洲。明會稽商周祚別墅。陶望齡顏其門曰小瀛洲。聯曰。夕陽晚映青山郭。羅綺晴鋪綠水洲。進內爲樓外樓也。宜閣。天水閣集。

案舊志。樓外樓。爲山陰祁氏別業。又商景蘭有剩園詩。爲中丞祁彪佳作。想樓外樓即剩園中樓也。今久廢。莫可考矣。

放生池本名水心寺。石晉天福間建。錢忠懿王時。有僧紹巖歸經寺中。忽蓮花七本生於庭陛。宋大中祥符時。賜額水心保寧寺。元豐三年。樞密使林希建思白堂於寺內。以誌景仰樂天之意。堂前有好生亭。郡人多放生於此。郡守沈文通命曰好生。陸道葬後人又即此建德生堂。參考各志。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幸。十景俱錫宸翰。有司建三潭印月景亭於池上。以奉御碑。列小石塔三座於湖中。以表其名云。

錢家灣南渡時有周元公祠。久廢。康熙四十一年。周氏裔孫具呈於督學受考姜公橚請復之。姜批允撤有司重建。雍正九年。督院李公衞復修。予有謁元公祠詩云。想像襟期尚儼然。空庭遺草正芊縣。秋蘅應能月初上。拂面晚風吹白蘋。

錢湖門外宋時有惠照齋宮。與昭慶俱爲朝廷祭祀之所。惠照有壇殿。有燎壇。夏至日祭皇地祇。立夏日祭熒惑。立秋日祭白帝。易爲致齋閣子。新修湖志。

富覽園。在萬松嶺。王氏別業。都城紀勝。

陳旦宋國子監助教。自宜城徙居杭之萬松嶺。宋詩紀事陳旦詩。

敷文書院。自蝶園徐公元夢請額後。乾隆四年。賜湖山萃秀四大字。勒石堂上。

僧德修。錢唐人。寓方家峪茶亭。薙髮後習靜北山面壁二十年。康熙七年元宵日。自沐浴說偈曰。無拘無束。不與形役。逍遙自在。正月十六。入龕趺坐。火自內出。頃刻而化。新修湖志。

案此僧自焚事。徐先生小志中已載。但遺其名與出家始末。今湖志收入。誤六年爲七年。徐先生記此歲爲丁未。丁未實六年也。又前云元宵日說偈。而偈又云正月十六。自相謬戾。不如小志之實也。偈語亦小異。

方家峪有張宣公祠。祠向在尉司下扇里。明萬歷甲辰。張氏裔孫移建今所。崇禎丁丑。邑人吳太沖撰張祠後記。

峪口舊有廣教院。今久圮。按宋咸淳臨安志。太平興國二年。錢鄧王建。舊額香剎。治平二年改今額。內有

小南屏山。怪石玲瓏。亦類屏障。側有草衣菴。吳秋小南屏宿草衣菴詩。病後便支枕。山堂夜覺長。樹繁稍急雨。草長時焚香。林鳥先聲動。龕鐙定佛光。何當繙幾夢。重憩贊公房。新修湖志。

方家峪寶藏院後有古井。俗名烏龍井。咸淳志。

南山方家峪有華津洞。在土神靈困廟後。頗高曠雅潔。中有水泉。予與客觴其中。樂之。按舊志。華津洞在趙冀王府園。意此是也。甲午之秋。再往遊焉。直抵山麓。有洞。上刻華津洞三字。字徑尺餘。殆宋人書。乃知昔乃洞門也。土人云。舊有水直通前洞。近因開地。人掘土其中。遂塞。嗟惋久之。西湖遊覽志。

方家峪鳳山之陰。巖內有觀音石像。人稱觀音洞。前有禪室數楹。洞旁古藤一本。狀若老蛟。蟠曲石壁。結子似豬腰子而小。俗名鬼見怕。取至小者以銀飾之。爲小兒佩。云可辟邪。舊志載宋秦觀觀音洞詩。匹馬騎嘶石路斜。觀音洞口鎖煙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

案淨慈寺志。觀音洞下有瑞鳳泉。予內子劉氏墳正在洞下。墳之右有泉瀧瀧。出石罅中。注小溪繞墳而下。清冽甘美。大旱不竭。方家峪之田。資其灌溉。想即此泉也。

自清波折而南爲筆架山。游覽志。

長橋側。宋時有朱娘酒店。水心集朱娘曲云。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鄰。自言三世充拍戶。官抛萬斛暖長貧。南宋雜事詩注。

案宋耐得翁古杭夢遊錄。宋時酒店。除官庫子腳店之外。如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菴酒店、俱謂之拍戶。

予有長橋詩云。朱娘店外鶺鴒鳴。野步無人小艇橫。一曲雙投橋下水。春風吹雨弔王生。蓋長橋自王生與師兒同死後。人亦呼爲雙投橋云。

瑞雲菴。在雷峯之陰。面湖依山。境頗幽閒。康熙間。僧遠復建。湖志。

西湖土地廟。在瑞雲菴之西。雍正八年。督臣李公衞改爲祠。以祀西湖土穀之神。

雷峯北舊有上清宮。久圮。按武林舊事云。葛仙翁鍊丹舊址。道士胡瑩微始築菴。丞相鄭清之嘗於此設齋。淳祐中重建。賜上清宮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新修湖志。

普寧寺。在雷峯塔下。廣順元年。建號安吳寺。大中祥符中。改普寧。奉成肅皇后香火。有鐵塔一。石塔二。咸淳志。

案武林舊事。南山灝湖有普寧詩。且云有鐵塔一。石塔二。秦少游龍井題名。亦云。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得支徑上風篁嶺。正其處也。今湖隄道墟尚在。止見石塔。院宇盡毀。雖頹垣敗戶。無復存者。向非此塔。人亦何從而指擬矣。西湖遊覽志。

雷峯塔後有淨相院。顯德三年。吳越王建。舊名瑞相。太平興國間改淨相院。紹熙初重建佛殿。有無盡意閣。娛客軒。一段奇軒。咸淳志。

倪思重建淨相院佛殿記。

由雷峯之陰，竝湖而行。餘里許，有院曰淨相，背負山麓，面瞰平湖，松竹森蔚，殊趣幽雅，庭有杜鵑花數本特盛。東坡先生所爲賦詩也。予始在學館，遇勝日或休沐，時時遊焉。當是時，院之室宇雖備，而佛殿自建炎燬於兵，未克修建。主僧師雅指其基謂予曰：吾嘗募衆動而鼎新之，期以某年成，果成也，君爲我記之。予雖嘉其志，許之，然意其役甚巨，未必果如期能成也。自是數年，予膺俯選擢，事務滋多，不至淨相者已久。去年春，師雅忽造門曰：曩所建殿今成矣，許我記文，敢請。予往觀焉，輪奐一新，丹雘炳煥。中塑像七，又圖畫其兩旁，皆極殿麗。問所以能辦此者，則曰：吾立志既定，堅忍不移，隆寒赫暑不辭勞，句諷檀施，不憚煩，錙銖而累之，日月而積之，是以役雖巨而終獲如吾志。人苟有志，其何事之不立。予於此有感焉，夫以予昔所嘗游之地，又嘉師雅之志而有感，且重於食言，合是三者，記雖欲不作，得乎。院始於周顯德閒，錢忠懿王所創，號瑞相院。至太平興國三年改今額。宣和中，大本禪師嘗敷法席，靡集初，右街僧錄齊觀繼持。其徒甲乙相嗣，三世而至師雅。師雅，永嘉人，眞質純實，多與士大夫遊，有足嘉者。殿成於紹熙元年三月，記之則二年二月也。昔蘇題正書東坡杜鵑花詩，始主僧，跋云：蘇文忠公賦此詩，迨今百餘年，雖菩提寺去此不遠，未知孰是，然此花老幹蕭疎，亦意當時物，公在穎爲詩，有醉翁行樂處，草木亦堪敬，故予於此亦云。且書以貽淨相院主僧紹原。

許及之娛客軒詩：妙景非聲亦非色，非色不厲容粉飾。東坡妙用去虛空，大地山河等兒劇。簡齋有句渾蛇足，爾抹昕梨娛客。王妃塔邊淨相寺，破屋荆榛十年事。雅師辦得一片心，化出寶坊全體備。傑閣巍巍尊大士，我已名之無盡燈。更拈蛇足扁東偏，與師晌客爲客地。東坡仙去可無詩，客來了此一段奇。未雨未晴還舉似，非鬼非仙竟是誰。袁說友一段奇軒詩：清詩冷淡更佳名，一段家風太瘦生。東老昔知有餘樂，西湖今可問前盟。年來倍覺青山好，老去休驚白髮更。欲識個中無盡意，挽包急急看吾行。傅伯壽和云：門外紅塵走利名，箇中白髮任浮生。僕師法窟能深入，壓我詩壇已厭盟。渺渺水光籠萬里，離離梅影雪三更。何人薦取眞消息，試取瑤琴一再行。張鎡和云：靈山佛漫本難名，收拾閒情付此生。出處自知無上策，往來聊欲試同盟。門多賢輓人便靜，琴鎮師堂歲幾更。六月岸巾來借榻，頗遊塵不禁船行。陳傅良和云：齊年兄弟更齊名，商略行藏共此生。自昔從君謄馬首，而今輸我與鷗盟。讀書松竹交千載，曳履星霜數五更。爲問泰翁誰得失，禁無一語到留行。許及之和云：一段奇軒無盡意，西湖風月契三生。只今扁榜成佳話，他日尋詩有舊盟。得失雞蟲隨日了，去來鳧雁逐時更。癡兒猶欠梅花句，已擬長歌出塞行。以上記與詩，俱見咸淳志。

雷峯之下，如上清宮、普寧寺、淨相院，皆古剎也。今已蕪址莫考矣。乾隆戊午冬，予與柳亭、鴻響、步迴峯之陰，竝湖而西，悉菜圃桑畦，荒邱冷厝。雖有一二淹舍禪關，亦柴扉晝掩，寂若無人。因拈一律以紀荒涼之景云：曾鐘鄰舍瀕湖住，拍拍西風浪捲花。野赤柏林雞逐伴，敗黃蘆岸雁歸家。地荒莫問前朝寺，煙冷空迷臥水槎。惟有斜陽千古在，危峯孤塔費殘霞。

福城菴，在雷峯之東。人稱小蓬萊。按錢塘縣志，晉葛洪煉丹於此，故名小蓬萊。後爲內侍甘昇園。康熙七

年戊申，天台僧燈演者，始建菴於此，名曰福城佛嚴。前有海潮峯，怪石林立，中有土一窩。雍正中，桐鄉有豪富謀爲壙穴，拆去佛殿，後爲當事所覺，罰其重建，乃移下數十步，而海潮峯之陽，廢爲菜圃矣。

案舊志，小蓬萊甘園及明黃勝部之寓林一地而異名者也，故以甘園寓林之事附補於後。

辛亥二月望日，祭齋宮遊甘園詩：朝飾作雨逆天涯，花氣熏人到骨香。四望水亭無正面，有花多處背湖光。靜佳集。

甘園後歸謝府，內有四面堂、水閣、道院、村莊。咸淳志。

寓林在雷峯塔下，即甘園遺址，爲黃公汝亨讀書之地。石上有宋刻海雲巖蘚峰等字，公題其石名奔雲。

張遂辰有黃貞父歸老寓林同胡仲修汪然明賦：寓林松健鬱蒼蒼，早謝浮榮老畢莊。樹藝天然生几席，星河夜起落衣裳。醉眠郡郭無書札，閒坐琴尊亦野航。何必臨水湖一曲，羅縷隨地是滄浪。新修府志。

雷峯下有泉，曰蓬萊泉，亞於虎跑。新修府志。

今小蓬萊山門內有猪池，水甚甘冽，意即此泉。

徐炳舉進士不第，隱於西湖之上，自號迴峯。迴峯即雷峯也。武林紀事。

讀書林，虞司勳別業也。黃貞父虞公墓誌略曰：公名淳熙，去官歸隱南屏迴峯下，採藥行吟，足不窺官府。錢塘縣志。

夕照菴，在雷峯之陰，五代時顯嚴院故址。明宋創有夕照菴，因宋林逋登雷峯塔詩有幽然夕照之句，乃西湖十景之一也。歲久圮，康熙七年，僧如嵩重建。錢塘縣志。

案顯嚴院，即塔院也。開寶中吳越王建王妃塔，遂建院。治平中賜額顯嚴。宣和間兵燬，惟塔存。乾道七年重建，後廢。

留錫菴，在雷峯之北，向有白蓮寺，順治己亥，僧虛舟即其址建菴，名曰留錫。錢塘縣志。

西湖十景，南屏有其二：一曰南屏晚鐘，一曰雷峯夕照。鄭郡丞焯讀書迷花洞下，自號遂石散人，嘗書一聯於殿柱云：松韻鼓笙簧，和南屏之晚鐘，清如雅奏；禪心開定慧，對雷峯之夕照，洪若明生。非久住山者不能領略到此。淨慈寺志。

李長蘅愛武林山水，以鄒孟陽爲湖山主人。長蘅秀出人表，歌詩圖繪，與湖山相映發。孟陽蘇廬竹几，隨假其間，山僧舟子，皆能指而識之。長蘅爲孟陽畫西湖江南臥遊册三十餘幅。孟陽所至，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俱在吾篋中矣。晚年山水之情彌篤，偕老僧遊天台，攜臥遊册，曰：吾挾此册與俱。長蘅有知，當偕我越桐溪，渡石梁耳。其寄託如此。孟陽名之嶸，世居海寧，徙錢唐之東溪。鄒孟陽墓志略。

余往來西湖者十年，得同志之友六七人，鄒方回其一也。方回文弱可愛，而坦夷直腸，遇事慷慨，樂緩急人，殆世之有心者。客歲孟陽館予於小築，子將方回讀書於澄懷閣，輒移榻就予，商榷文藝，旁及歌詩書畫，朝暾夕嵐，山水變幻，每命艙相對，酣飲而後已。有時載月花港，拜石紫陽，采蒓湖心，櫂荷池上，未嘗不與方回共之。李長蘅序。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幸湖南淨慈寺。御製由淨慈寺經南屏諸山詩。紆曲南屏路。欣隨步登來。皇事大典岩翻覽。鳥飛驚玉杖。花落點經臺。還閑即松籟。疎籬迸竹胎。雙峯高不極。更在白雲隈。御賜淨慈寺額并西峯二字。又御書一聯。雲開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唐人沈佺期句。）又賜御書金剛經一卷。四十六年。翠華再幸。奉旨重修淨慈寺。四十九年工竣。御製碑文。

蓋聞寶界三千。咸歸淨業。珍臺八萬。同證慈航。施布地之銀。衣國名舍衞。供彌天之珠樹。園號祇洹。自鷲西來。至玉函南渡。層軒飛閣。起鹿苑於湖山。芝蓋花旛。記伽藍於崖谷。皆為選佛之場。實是棲真之室。杭州淨慈寺。周顯德中建構也。宿尊入夢。嚴闕永明。白足藏書。堂開宗鏡。迅經錫杖。卓石上之奔泉。皈法金魚。伏亭前之寒井。南屏山色。螺翠千盤。北岸波光。琉璃百頃。高柯映戶。時來獻果之猿。修竹參霄。常見銜花之鳥。數經營於越角。已歷多年。擅景致於浙江。借稱勝地。乃者僧人不戒。難返風輪。遂寶像教延災。適遭火劫。靈基未毀。道跡將湮。朕周覽餘杭。巡行南國。惜茲善果。結此福因。命集工徒。重葺院宇。閣楣桂棟。出炎綱而煥金繩。藻棁雕題。化崑岡而為玉闕。巍峨琳殿。借還座以俱新。璀璨瑶幢。對雷峯而並立。飄孤山之香雪。居然花散維摩。舞方丈之長松。依舊風清羅漢。龍天護法。鬱東嶺之煙霞。獅象宣音。應西興之鐘鼓。蛟藏江浦。再聽梵音。鶴下時空。還看祇刹。智燈回照。顯色相於已傾。慧日高懸。鎮檀林而永固。俾下城瞻淨土。時懷常淨之心。願羣生咸化慈緣。悉發大慈之願。用摛紫翰。述壯麗之規模。爰勒青珉。標建修之歲月。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穀旦。

世宗雍正八年。總督李衞重修山門并湖南佛國震旦震山二坊。（新修湖志。）

雍正五年。總督李衞開淨慈寺前河。通萬工池。建橋。題曰凝芳橋。（新修湖志。）

乾隆癸亥。奉旨發帑重修淨慈寺。乙丑春工竣。移羅漢堂仍歸大殿之左。殿後方丈前增建樓閣。朱闌翠瓦。煥然一新。山門大殿。俱盤飾壯麗。頓復舊觀。

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勳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册不具載。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版。附釋藏之後。按佛書。諸佛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福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橋五百人也。（朱彝尊書五百羅漢名號後。）今五百軀與每一像前俱有木主所書名號。想即本高公道素鏤版中所載也。

淨慈寺有濟顛大佛寺化緣疏墨跡。疏云。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謦咳。何處更參慈世尊。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鑠。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花莫稱於莊嚴。難憑後學維持。實賴衆人著力。欲更新好。能免經營。運斧般斤。日下指揮於風勁。明珠大貝。目前立致於雲齋。豁開歡喜善門。便是菩提徑路。雕甍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牕。湖水倒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疆。（淨慈寺志。）

淨慈寺側。舊有法性寺。顯聖律寺。空律寺。俱元末圮。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彌陀寺。大中祥符中。改法性寺。天禧五年。吳越王建顯瑞寺。治平二年四月。改顯聖律寺。（咸淳志。）後周廣順元年。吳越王建天王寺。大中祥符元年。改空律寺。紹興三年。改充朝廷祭祀齋宮。別於西南隅建院。

南屏興教寺。開寶五年。吳越王建。舊名善慶。太平興國中。改今額。舊有濟翠亭、清曠樓、皆廢。（咸淳志。）楊萬里清曠樓詩。清曠樓中夕眺聞。落暉殘雨坐生寒。樓中看盡南山了。又看西湖與北山。（誠齋集。）據舊志云。此寺元末已圮。今遺址已不可問。然南屏在慧日之西。非淨慈寺坐山。秀水朱竹垞彝尊南屏題名。辨之甚詳。錄之於左。

小長蘆叟艤舟雷峯之下。自塔衕杖藜詣藍庵。同里臧生錡從。循磴道躋邱岑。觀磨崖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濟翠亭、清曠樓。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開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今藍庵前池尚存。疑即種金魚舊跡。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附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粱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云。唐人遺蹟。後人於石蜀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穀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體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而論請刊於石者。此王黍清詩有云。涑水匪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也。又張翥蝶戀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云。然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峯目為南屏誤矣。臧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於壁。（曝書亭集。）

南屏小隱在南屏。管氏別業。（具茨集。）

元劉儼有題南屏別墅圖詩云。竹裏深藏聽雪齋。花邊小築御風臺。雲嵐倒影水天迴。蕭颯有聲山雨來。內史幽情能詠樂。右丞別業畫圖開。何時許我遊眞境。楚色橋邊踏紫苔。（元詩選。）讀此詩。別墅風光如在。惜不知為誰家林軸也。

方希直之從學於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景濂宿南屏。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沒。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於希直。希直閱之。感慨陳迹。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曉。長空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覓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裴輝素景相摩蕩。碧海瑤臺迭瀟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慨慷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天上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

說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夢寐存天眞。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羣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京國來。遊處於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讀書精舍也。（方正學外紀）

柴紹炳。字虎臣。隱居南屏。有南屏書屋。乃其著書處也。范忠貞（承謨）撫浙時。嘗親訪於南屏。徵聘不出。（新修湖志）

釋契嵩遊南屏山記。內云。由山麓而上。東則齊雲亭。西則積翠亭。由積翠而上。抵發幽亭。由發幽而東。至白雲亭。從巔至頂。巖石皆奇。世所無有。按此則當日南屏之勝可知。今俱爲荒榛所塞矣。（新修湖志）

南山亭。在南屏山之半。聱菴後。聱菴自歸汪氏。越數十年。有裔孫守禔、字又持。爲處州龍泉縣學教諭。歸。年屆六十。其子廷對、廷揚。謀所以樂其志者。乃於其曾大父之墓廬之旁。建石亭。名曰南山。以寓岡陵之祝。甬上萬九沙經。爲隸書題石壁上。其旁即溫公磨崖碑。崖側向有米南宮大書琴臺二字。前志皆稱湮沒。汪氏因建亭。芟薙焚翳。搜剔巖石。二字乃出積土灌莽中。此雍正壬子年事也。

慧日峯側。舊有羅漢洞。中鐫十六大士像於壁間。今叢石蘚蒼。已不可辨。（淨慈寺志）

歡喜巖。在慧日峯下。兩石離立相對。望若老翁相邂逅狀。其一巨首如戴笠。頷下鐫小佛像三。眉睫剝落。崖上有題名。湮滅不可辨矣。（淨慈寺志）

蓮花洞。在淨慈寺後。洞右又有石佛洞。兩石相夾如龕。內鐫石佛三像。明胡宗憲刻寶中天室四字。（新修湖志）

宋太常寺。在慧日峯下。有昭勳崇德閣。上繪文武功勳大臣自忠獻趙韓王普以下二十五人像。又樓繪重修太常寺記。言寺有泉名觀音。結亭其上。扁曰汲古。又云。有法惠僧寺。改爲懷遠驛。今俱不存。（舊志）

吳之龍。字雩門。歙人。長遊武林。遂居錢唐。從葛寅亮講學湖南。後謁選。得光祿丞。與米友石、劉半舫諸名卿日倡和。性疏淡不樂繩檢。退隱西湖。結竹閣社。（新修湖志）

雩門先生子。諱山濤。字岱觀。善書畫。能詩。崇禎己卯舉人。三任學博。轉陝西成縣令。有惠政。二年致仕。亦投老湖山。後徙禹航。

積花居故址。既爲高墳。後人移建於淨慈寺西。康熙二十三年。巡撫王公安國重葺。王公撫浙有惠政。去任後。士民即以此祠之。題曰積花書院。進夾道皆方塘。可數十畝。盡栽紅蕖。入夏。芳氣襲人。後臨新開淨慈寺河。荷花尤盛。眞不負稱花居之名矣。

鶴渚。即南港也。明弘正間關中孫山人一元隱居南屏。養鶴於此。故名。盧司勳（淳熙）有鶴渚詩云。客從孤山來。還向孤山去。露渚不聞聲。天高共誰語。（新修湖志）

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建醫祥祠。祀昌化伯邵林。（紫林軒雜錄）

案咸淳志。長興四年。吳越王建報慈寺。大中祥符元年。改法因寺。殿上有古鐵塔。寺內有錢王古井。今鐵塔固不可問。即古井亦難考矣。

醫祥祠今在邵墳外。相近一椽。僅一小廟耳。

南屏邵皇親墳左側。有地產蠶豆。顆大而味鮮。杭人呼爲王墳豆。（紫林軒雜錄）

汪蛟門（懋麟）有詩云。酒店爭傳段七孃。王墳小豆摘新嘗。春殘花事都無了。別有幽芳出院牆。（蛟門集）

張煌言。字元箸。別號蒼水。明州之鄞縣人。崇禎時舉於鄉。國亡。嘗舉兵海上。總督趙公廷臣遣札招諭。不降。康熙三年。寓身縣轄懸嶴。海中小島。在普陀之東。極荒僻。無民居。煌言與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結廬其上。畜二猿以候海船。每見有舟近。則猿登樹顚哀呼號鳴。煌言等輒避去。趙公偵知之。先伏兵於普陀。一日煌言遣小舟買米。遊擊某即登舟。叱縛二人。不用言。隨殺之。舟子懼。告其處。引兵夜至懸嶴。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即欲自裁。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時我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趙公尙勸其降。煌言曰。惟速死爲幸。九月初七日。斬於市。臨刑。顏色不變。且賦詩。杭人哀之。亦莫不多趙公之偉績云。蓋自此海不揚波矣。（趙世安仁和縣志）

張元箸先生於康熙甲辰被執不屈。與愛僕楊冠玉、幕友羅自牧。同死於杭。所著詩詞。貯一布囊。委爲邏卒所獲。有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其律詩有云。何事孤臣竟息肩。魯戈不復挽斜陽。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淸風笑蕨薇。雙髻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靑史他年任是非。（玉[illegible]樵隱）

雍正丙午。予遇四明董小甸（䂻）於遂安縣署。言蒼水先生死節事甚詳。方其被執至杭。羇尼庵寺。足下常著木屐。臨刑時亦然。至市口。占四語云。我年四十九。却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始畢。其遺骸

及履襪二件。俱爲先生同郡釋闓石、暨武林好義之士收葬南屏。由原邵皇親墳外。郡士胡克生（某）以一塢石硯背刻張先生姓名。旁刊羅楊二諱。厥諸壙中。其詩文集名奇零草。至今鄞人尙有藏其副本者。

雍正乙巳春。予外父俞公漢卿。曾謀買其墓前地。欲營葬太岳。後土人告曰。此忠臣墓也。訪之得實。念遂還不索其値。予是時偕外父過其墓。松柏鬱然。馬鬣之封。尙無恙。因奠一巵而返。近傳遺骨已爲萬九沙先生攜回四明卜地改葬者誤也。

案徐先生小志中所稱王先生葬處。即蒼水先生也。蓋其初人多諱言之。故卒稱王先生云。

法華臺。相傳永明和尙於此講法華經。嘗感諸天雨花。繽紛巖壑間。故名。萬歷甲午。內監孫隆構亭以誌舊蹟。迨辛亥。亭圮。方伯吳公用先、王公在晉、及勝部黃公汝亨。爲僧石隱暨別構香巖社於臺前。承阿枕流。窅窱幽敞。洵南屏勝處也。（參香志）

案黃貞父先生香巖社記。言高士孫太初舊隱遺址。即在此地。

釋上緒。字亦諳。錢唐詩僧也。幼薙髮於吳山之開元寺。癸巳。卓錫於葛嶺涵靑院。未幾移居南屏。即孫山人舊隱地也。予時過之。層崖相望。松竹交陰。倚闌眺湖。晴光雨色。俱在檻下。誠精藍絕勝處。不數年。亦公示寂。臨平之小林。此菴遂爲俗僧所有。予雖常至南屏。履齒亦絕到矣。

田世容。字晉升。錢唐人。少失怙恃。家貧力學。博覽羣籍。不樂仕進。壯時遨遊四方。最後依稽璧朱參戎。住漢十餘載。歸里。葬父母於九曜山陰。因築室南屏之西。自號守廬。署聯於堂云。胡爲乎萬里歸來。只贅

得幾卷殘帙數莖白髮。所執者一廬終守。未敢忘兩行翠柏。半角青山。繪守廬圖。一時名士多爲之題詠。乾隆二年。有司以孝行聞於朝。奉勅建旌孝坊於墓廬前以表之。五年夏六月。坊成而先生即以是年閏六月十三日卒於墓廬。

辛酉春。子有二哀詩。爲紫珊守廬兩先生作也。附誌於此。

黃雪山房老。西湖舊隱淪。詩成一代史。志表百年人。喬木風猶昔。衡門草又新。篋中留手澤。相對淚沾巾。

逝矣田居士。南屏讀草堂。野禽穿枳落。荒竹壓書牀。字古蟲流壁。詩寒句有芒。路人傳孝子。相率拜題坊。

借欒廬　近太子灣。明兵部主事陳公愼吾名學作生壙於此地。建屋數楹。顏曰樹欒。取古大夫墓樹欒義也。公爲韓族高祖。有惠愛遺鄉里。郡人建猜模祠以祀之。名其巷曰惠民。在城中三浙督院後。

小志補作於乾隆著雍敦牂冬十月。蓋承紫珊老人之囑而爲之也。未幾老人以壽終。余自重先作圖計偕入都。從此奔走南北。至柔兆攝提格之季秋。丁先太孺人憂。抱痛回里。治葬後獨處倚廬。命兒子去瑕鈔錄出。略加增訂。而紫珊老人已不及見矣。俯仰之閒。便爲陳迹。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乾隆彊圉單閼春正月。錢人陳景鐘自跋。

清波小志成於雍正甲寅。故軼事遺文。多李敏達重修湖志所未備。更得几山先生校補。庶幾叢蘇注。相得益彰矣。几山爲武林名孝廉。著敷文書院中錚錚有聲者。丁未仲秋。松陵楊復吉識。

會稽三賦註

王十朋撰
南逢吉註
尹壇補註

會稽三賦註序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於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已來於唐爲微之關亭絕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嘗行乎水市中踏村棧諸童所習詩皆樂天與已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盡至於禁省觀寺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於今而考問其遺跡其能識關亭絕唱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俗等賦遍更流傳髫秀之童無不上口其家傳戶習殆似元和之詠微之也夫微之見賞于當代龜齡不替於後來也敢謂文字之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醲薄與然考樂天所爲賬稱微之觀察浙東下車即奏罷淡蚶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苗爲越永利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少矣龜齡擢第試民一時蘇耕俄有祕書之召未嘗三年涖也即其以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曰我以其餓踣流亡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和買之費貸歎酷權之奪于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賢張霸何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遺文膾炙而不忍釋也蓋龜齡服繩蹈準伉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疵微之嶠直致輔中見廢斥徊援左貂以升槃至爰立故儒術

託諷于蜩螗裴令激言于平賊當時人情亦略可見哉千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何可得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爲龜齡所掩累而竟至于不忍言也嗚呼孰謂文章與人不相倚爲重相乘爲久近耶然則龜齡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翁若夫南公解故于渭南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于天壤者也郡人陶望齡撰

本史王龜齡傳略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受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爲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在自備如何又言政出多門上嘉納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大宗正丞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實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因事除侍御史見上英銳每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言中興可冀因論史浩八罪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與并浩而受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形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時異議十朋上疏言臣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命督師江淮今浚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宜當內修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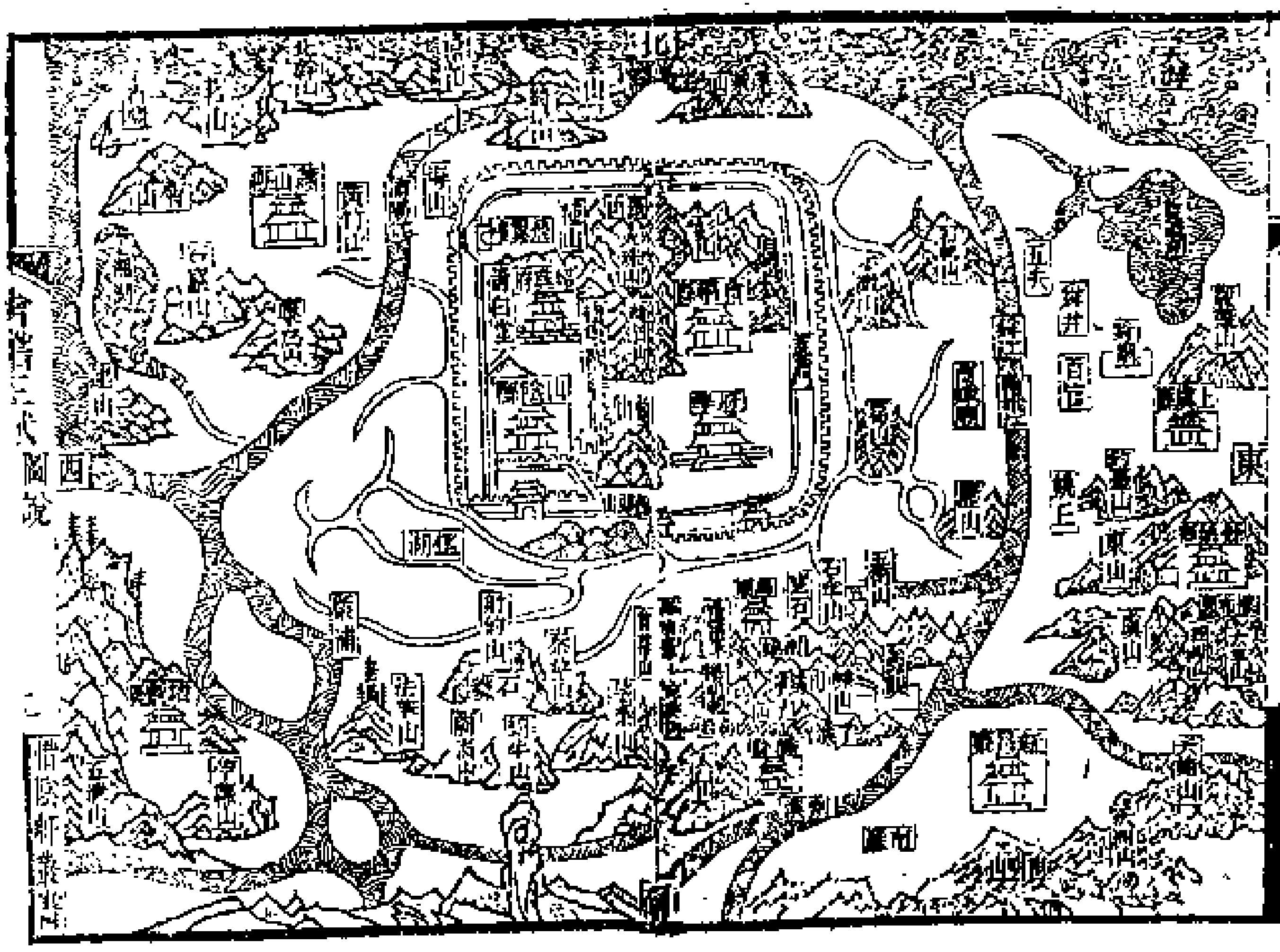
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國不以一虬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沒旣待罪臣其可尙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揚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鬨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救學基益其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出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至湖州戶部賁盧遹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卽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新學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條闕有不善及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訟至庭温辭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旆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饑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卽霽凡祈必應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遣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拜詔給扶掖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部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諡曰忠文

會稽三賦圖

會稽風俗賦

民事堂賦

蓬萊閣賦



右南宋紹興府圖也列諸首則讀賦者易爲解矣按紹興亦古荒服之國禹平水土制九州乃錄在揚州之域其東巡狩會諸侯于國之苗山以計功始更名其山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乃後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守禹祀號曰於越傳二十餘世至于允常越始大始僭稱王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及越之滅吳也嘗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胙始命越爲伯爵又六世爲楚所併迨秦滅楚裂封建爲郡縣乃置會稽郡郡治在吳而越地特屬焉漢興高帝以其地封賈爲荆王後封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以謀反誅乃復爲會稽郡領縣凡二十有六東漢順帝四年始分浙東十四縣爲會稽郡治山陰東晉爲會稽國領縣十劉宋復爲會稽郡孝建初立爲東揚州領五郡尋罷齊因之梁又置東揚州陳因之隋初郡廢改爲吳州治會稽大業初改越州後復爲會稽郡領縣四唐武德四年又改越州領縣七天寶初復爲會稽郡乾元初又改越州中和三年升義勝軍光啓三年改威勝軍乾寧三年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世以越爲東府當石晉時錢元瓘始奏假新昌幷會稽山陰諸暨剡餘姚蕭山上虞而爲八也宋仍改越州領縣如故宣和中易剡曰嵊建炎三年高宗自杭州如越明年改元紹興用唐德宗興元故事始升爲紹興府當是時王龜齡氏尙未第也後二十七年王始狀元及第明年舉紹興三賦之製政其時也故圖圖一以當時爲據若夫題賦不曰紹興而曰會稽者緊又本古郡以山得名云爾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東嘉王十朋 撰

明 渭南南逢吉 註

上虞尹 澶補註

會稽風俗賦 并序

風猶教也俗傳習也上行下效之謂風衆心安定之謂俗賦以風俗名則其所包者廣矣

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會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名錄作昔亡隸作無會通作答難去聲

司馬相如名字長卿蜀郡人嘗應武帝召請作上林遊獵之賦以子虛爲楚稱烏有先生爲齊難而亡是公舉上林以折之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風諫焉

故其辭多夸而其事不實如盧橘黃甘之類盡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言也夸隸作誇盡俗作盡

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楱音奏橘屬盧黑色也盧橘出建安有爲枇杷之說者既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橪柹豈用之重複邪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壺橘則非枇杷矣甘橘屬而味甜形且圓大熟則色黃故名黃甘出嶺南及江南莊生名周蒙人也

史記云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余賦會稽雖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實錄以通故設爲子眞無妄先生有君會稽之辭子眞者誠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是事也且反相如之說焉

有客過越自稱子眞介乎無妄先生贄見于有君謁入通滕而前曰聞有君之名雅矣今幸槩顧色聆話言厥颿有請君其聽焉

介助也導賓客曰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賓至也上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所執以至者也見見謂介也謁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謁入通名而入也滕而前滕行而前也雅素也際交會也聆聽也話言合會善言也僕給事者自稱爲僕卑辭也慨忽然也

君世家于越自風流自命業傳緗素才播歌詠緗思將切

命名也緗素者淺黃色書衣曰緗帙書袠曰素緗素猶言緗緗也晉書曰爲諸生各攜緗素

越之山川人物古今風俗載在君腹願聞其略可乎

略大略猶言大要也

有君避席斂衽肅容而對曰唯唯客姑坐焉吾語子

衽衣襟也唯唯恭應之辭也語告也

越於九域分曰揚州仰瞻天文度當斗牛在辰爲丑自夏而侯郡於秦漢霸於春秋州於隋而使於唐公有素而王有鏐因種山而中宅廓蠡城而外周龍樓翼而乾峭石竇伏而巽流鑿天門分墮戶惟崑崙分是作實東南之大府號天下之無對

越於九域屬揚者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爾雅曰大都督府越州禹貢揚州之域爾雅曰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天文當牛斗之度在丑辰者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晉書天文志曰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曰揚州而會稽入斗一度夏后少康封少子無餘於越以奉禹祀是爲越侯也郡於秦漢者秦始皇滅荊置會稽郡漢以其地屬吳國景帝誅吳王濞復爲會稽郡也霸於春秋者句踐已平吳橫行於江淮號稱霸主也州於隋者隋大業中改爲越州也故治所稱州宅至高宗時方陞爲府使於唐者唐乾元中置浙江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也素楊素也隋封越國公鏐錢鏐也唐末封吳越國王種山一名重山即今臥龍山也越王葬文種於此山之西故名望海亭記云山周迴數里盤屈於江湖上狀臥龍也龍之腹府宅也龍之口南東門也龍之尾西園也龍之脊有望海亭也吳越春秋文種葬於山西一年伍子胥從海潮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今西山有缺處是也廓闕也故釋名門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蠡城范蠡所築之城也會稽治山陰以來此城即爲郡城乾西北方也巽東南方也伍等也吳越春秋曰句踐自吳還范蠡築作小城山陰是也因臣於吳故城北向以東爲右西爲左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欲以壓吳今湯郡守改建望海亭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此句踐時制也今城隋越國公楊素建周迴四十五里大府者唐景雲二年定爲中都督府乾寧四年升爲大都督府也求匹也元微之詩會稽天下本無儔

其山則鬱鬱蒼蒼巖巖嵬嵬磅礴蜿蟺嶒崒嶙峋若騖若奔若闞若闘或凸或凹或貢或戴或斷而聯或捐而低虎臥龜蹲龍盤鳳翔舒爲屏障峙爲樓臺掩映江湖明滅雲霓入山中藏千槃周回彭蠡名存峨馬迹逶迤者南鎮是爲會稽洞曰陽明翠微所棲

鬱鬱幽也佳氣也蒼蒼老貌巖巖險也嵬嵬高峻也磅礴混同也又充塞也蜿蟺盤屈貌嶒崒高貌嶙峋低貌若騖飛貌若奔走也凸起也凹下也貢大陵無石者曰聚土也聯連也捐高也蹲踞也何往來貌屏障樓臺元稹州

宅詩曰四面無時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八山者府城內種山龜山許後飛來自齊莊（蘺例切）方山火珠山鮑郎山彭山白馬山蛾眉山也圖經曰彭山在會稽縣北五里輿錄曰彭祖所隱居之城鮑郎一名陽堂在今大能仁寺之前郡國志曰山有鮑郎祠本名蕺後漢八葬此蛾眉山不見於圖經相傳在府橋之東軒亭之西階東之前形如蛾眉頹壞磨滅久已為民居矣白馬山在會稽縣北五里距大也南鎮者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會稽山本名苗山又唐開元十年封四鎮為公故會稽山為南鎮永興公陽明洞者在宛委山龍瑞宮香爐峯下舊經曰三十六洞天之十一洞也夫中嶽者八山今訓彭鮑名存蛾馬蹤迷周回者千峯大則鎮有會稽洞有陽明

石傘如張石帆如揚石簣如藏石鶴如翔（簣音匱 翔通）

石傘山圖經曰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玉笥側狀如傘石帆山在會稽縣東十五里夏侯曾先地志曰射的山北有石壁高數十丈中央少狩狀如張帆簣匱也石簣山輿地志曰宛委山上有石簣壁立干雲升者累梯而至又太平御覽曰會稽石匱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石鶴山即石帆山下有文石狀如鶴故人又謂石帆為石鶴山

石壁匪泥石甕匪攜香爐自宣天柱可梯韞玉有窆降僊有窆禹穴窅而匪探蔦巖叢而自來射堂豐凶之的宛委日月之珪應天上之玉衡直海中之蓬萊（泥叶年其反 攜叶翾規反 窅古音 文選楷叶居之切 輯雲粉切 臺叶田黎切 窅叶翾通姮音 可切 蓁本作飛來 叶音黎 財叶均殺切 來叶陵之切）

石壁即石帆山之壁立者石甕在射的山足三石品峙其狀如甕舊經曰巨石三在鏡湖東時人謂之秦皇酒甕石攜提也香爐者會稽一峯狀如香爐人謂之香爐峯也天柱者吳越春秋曰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又望秦山與秦望山相接昔始皇登之以望秦中故名一名天柱峯也韞藏也玉笥山圖經曰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出美玉其形如笥因以為名降僊臺皇覽曰宛委山上有一巨石屼然如立臺嘗有神僊降其上號降僊臺禹穴太史公自序曰上會稽探禹穴註曰遂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賀知章纂山記曰禹穴黃帝號為宛委穴赤帝陽明之府於此藏書禹大禹始於此穴得書復於此山藏書然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宛委山里人以陽明洞外飛來石下為禹穴今則流傳失真已不可考矣窅探還窺匪不可也孤齡有詩云不知禹穴從何探洞鎖陽明石一拳

葛嶺龍瑞圖經曰禹穴北有石壁高丈餘南面側平如削真誥曰此石於赤烏二年天降從安息國飛來上有索痕三條名為飛來石晉葛僊翁曾築壇燒丹後人名焉僊壇煉丹井射堂豐凶之的者射的山在會稽縣南十五里豐大有年也凶歲不熟也孔曄會稽記曰射的山半有石室乃僊人射堂東峯有射的遙望山壁有白點如射侯土人常以占穀貴賤語曰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宛委日月之珪者宛委山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珪瑞玉也遁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各長一尺二寸應乎玉衡者輿地志曰會稽山一名衡山吳越春秋曰禹周黃帝衡書於此乃東巡登衡嶽龍瑞圖經註曰謂天文蓋度中權衡星名非南嶽之衡嶺直乎蓬萊者直正也當也錢鏐建蓬萊閣在臥龍山上府治之後舊志曰蓬萊山正偶會稽沈紳蓬萊閣詩三山對峙海中央孤齡有詩稱龍車轍彌遼寰只道蓬萊在海間空上望秦山上望不知此處是神僊

至若嵊山巋其東峯山屹其西阜至縣巋龜來自齊梅山遁隱吏之廬紵羅蓋西子之閭五泄爭奇於鴈蕩四明鼓秀於天台五雲中令之故居十峯崇翼之招提（巋音軌 今作塗嶮）

（魚乞切 西叶先宜切 蠡山通 齊叶將安切 巋丘軌切 紵丈呂切 閭叶音規 台叶音移 翼音翼 提叶音匙）

嵊山圖經曰在剡縣東三十四里宣和一年始改剡縣為嵊縣巋高大貌峯山在山陰西北四十五里應劭曰絕山在永興北永興即蕭山也屹高聳貌阜至縣巋者謂獨阜山也在山陰縣北三十五里舊經曰自狗飛來常見婦二十餘人隨山而至舊識美鏑自言家在西嶺今忽至此龜來自齊者謂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二百七十二步一名怪石舊經曰山狀似龜形故名吳越春秋曰范蠡築城既成琅琊東武海中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上有寶林寺巨人跡鱉鰻非應天塔寶字記曰龜山下有東武里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于此東武人因徙此故里不動方千有詩云巖藤蔭木夏生寒狀上雲霧枕上看臺殿漸多山更重即今飛去御鷹難梅山一名巫山在府城北一十八里適南亭記曰梅山昔子真之所居也其少西有里曰梅市按漢書子真名福九江壽春人補南昌尉後去官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僊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此即所隱之地也廬穴也紵羅山有二一在諸暨縣五里一在蕭山縣三十里輿地志曰諸暨縣羅山西施鄭旦所居其方石乃臨（曬同）紗處今名紵羅山十道志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

之諸暨紵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也五泄山按爽泉曰五洩瀑布也在諸暨西四十里有兩山夾溪造雲壁立高二百丈廣數十丈水分泊歷五級下注溪壑故曰五泄山多奇峯或比之鴈蕩云鴈蕩山在溫州府樂清縣四明山在餘姚縣南一百十里即第九洞天福地山四傍皆虛明玲瓏如牖故名孫綽天台賦曰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天台山在台州府天台縣五雲中令之故居者雲門山在會稽縣南三十里晉中書令王子敬所居也義熙三年有五色祥雲見安帝詔建雲門寺今淳化寺是也十峯崇翼之招提者法華山在

山陰縣南三十里晉高僧曇翼結庵誦法華經因號法華寺今天衣寺是也寺有十峯定以山有十峯爲名也其水雙澗李紳有詩云十峯排碧落雙澗合清漣招提寺也晉輝記曰梵言拓門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爲招又省去門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

故越爲之首兮剡爲之面兮沃洲天姥眉兮目兮金庭桐柏偃之尾兮（首叶式質切面叶美畢切姥叶莫古切目叶莫筆切尾古文宅叶直抆切）

白樂天沃洲記曰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今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二里道書以爲第

十五洞天福地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寰宇記昔人有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音故名爲十六洞天福地二山本屬剡縣唐末錢氏析置新昌故曰剡爲面二山爲眉目也金庭觀在剡縣東南七十二里相傳王羲之讀書樓後捨爲觀王子晉學道登僊之所眞誥曰越有桐柏之金庭養眞之福地神僊之靈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也

南明嶔崟寶相洞兮南巖嵯峨海跡古兮（嶔空銜切崟口公切洞叶王邕切）

南明山在新昌縣南五里山上有石棋枰中有隱撫等處其南爲寶相寺梁建安王造石佛一軀高一十丈號鼐有詩寶相石鼎湧鐘聲雲外飄方廷璽亦云大佛十丈踏脚底峽岑山險貌南巖在新昌縣西南二十里本任公子釣魚之所有釣臺尙存見說垂釣於此犗（古邁切犍牛也）牛作餌蹲於會稽投竿東海經年弗得巨魚唐李紳龍宮寺碑曰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嵯峨山高貌巖皆沙石積成壁多古賢莊書載滄海揭任子沒波濤打處爲巖竇范文正公有詩俏禹水既平一峯爾此地蓋去犗牛空任公無復爾

陟秦望而望秦兮登洛思而思洛兮采葛食蕺敬禹而王

兮修竹茂林嶸嶸隱遠兮連山如珠秦望之所驅兮摩山如玦亞夫之所對兮（采或作探蕺側立切驅叶駒究切遠叶郎鄔切摩眉陽切玦居穴切對叶爲鬱切）

秦望山在會稽縣南四十里唐時有鶴巢和尙栖止此山長松上白居易問鶴住處爲險陶曰太守地位危險尤甚輿地廣記曰秦始皇登之以望東海縣南三十二里又有望秦山即天柱峯也與秦望相接舊經曰秦始皇與羣臣登此以望秦中洛思山在蕭山縣東四十三里輿地志曰永興縣洛思山先是爲下人懸朱衣秦會稽三年不得還乃登山北顧而歎故以爲名焉山在會稽縣東十里吳越春秋曰句踐從女采葛以獻吳王採葛是山蕺山在府治東北三里有戒珠寺碑曰蕺蘩藜菅越君所嗜常采於此遂用名之明闕也傳也修竹茂林輿地志曰山陰縣西有蘭亭晉王羲之序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曰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稱遠也連山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舊經曰連山長綱九里北至定山秦始皇欲置石橋渡浙江今尙有石柱數十列于江際驅逐也或曰秦始皇驅山塞海會稽志亦曰唐人於越探獲鐸以問僧一行僧曰此秦始皇驅山鐸也摩烏山在蕭山縣南二十里神異記曰此山是亞夫劍斷

蕭山南嶺將摩于烏江也江東以擲爲摩玦玉環如環缺而不連也

北幹隱兮明月在東山臥兮白雲迷少微寂兮幽鳥怨太白空兮猿啼（蟄古文野）

北幹山在蕭山縣北一里上有吳越兩山亭舊經曰晉許詢辟爲刺護郎不就家於此山之陽蕭然自居發名其山爲蕭山其詩曰蕭條北幹園劉眞長歎曰淸風朗月輒思玄度玄度詢字也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所居也世說註引晉陽秋曰安石家於上虞自感歎辟召不起高臥屢年正在此山李白憶東山詩曰白雲還自散少微山在會稽縣東十二里宋職方員外郎齊唐所居也其墓表曰公退居湖山曰少微依山有亭榭得以書史音樂自適少微寂兮幽鳥怨即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之意太白山在嵊縣西六十里乃趙廣信煉九華丹登僊之處上有白猿赤猩（猿居切猩也）

其水則浩淼泓澄散漫紆迂漲焉而天愚焉而披浮焉如練瑩焉如鏡盤而爲江繞而爲湖瀦爲沼匯爲濱爲汚瀝爲陂澤東爲溝渠灌園曰晴於面泥壁生我稻粱餉我衆蔬菜有鳧雁鱉有魴魚實有菱芡香有芙蕖舟如擊鵠楫如驪船龍天蟠橋飛聯杆堰限江河津通潮渝航甌船閩浮鄞達吳泝巖風帆千艘萬艟大武挽粹五丁謀鑿務人奏功千里須臾（淼音渺迂古作汪魚廣切迂古通汻叶山於切渺叶莫表切浮叶班糜切瀦音豬作汻淸叶數同天於北切杆渥戶廢切瞰巨險切轉叶數同艘青刀切甌於侯切盤叶音曹切醬音津作汻浮叶鶻邑切）

浩淼大水也泓澄深而淸也散漫渺茫也紆迂曲回也漲泛溢也淨澈淸也練白絹也鏡明而平也溢泛濫也江之藪于會稽志者大小凡十瀦水所停也湖之藪于會稽志者大小凡二百一十有三沼池也沚渚也瀆溝水也汚濁水也匯水回合也瀝通流也潤滋潤也陂堤澱也瀲灩注也鳧鷖也水鳥實有菱芡者芡雞頭也會稽志曰越中所產唯雞文菱最大梅市之雞頭最盛香有芙蕖者芙蕖荷也會稽志曰山陰荷最盛出偏門至三山多白蓮出三江門至梅山多紅蓮夏夜香風率一二十里不絕鷁舟如擊者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越人水戰凌波汎敵則有鷁舟名也馬楫如驪者吳越春秋曰越人以船爲車以楫爲馬也天蟠自志之鏡雖汴亂艘李白詩船頭龍天蟠橋聯飛埂埭也航方舟也甌今之溫台瀕海永寧縣東甌也通泛海舟也閩今之福建也鄞今之寧波也吳今之蘇州也鑿舟之前推者

帆升泝艘所以況風者艘船之總名櫨音虛船前頭刺櫂
處也大武請牛也記曰牛曰一元大武釋捜觮索也五
丁謂力士也揚雄蜀王本記曰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
能徙山譟詩大呼也榜人船長也秦鷹也詩曰以奏膚
公註曰奏薦膚大公功也須臾不久貌孟郊送叔歸詩
北騎逾山嶽南帆指江湖高蹤一超越千里在須臾
境稅利備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溉九千頃之膏腴
浮賀監之宅滌无常之都人在鑑中舟行畫圖五月淸涼
人間所無有菱歌兮聲峭有蓮女兮貌都曰出兮室館總
郎兮嘯嘩 湖重複罰皆作潤都重 嘯蕭先吊切嘩重韻
鑑湖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故南湖也附縣川後漢馬臻
爲太守創立鑑湖在會稽山陰二界築塘蓄水水高田
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泄湖灌田如水多則閉
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塘周迴三百十里
溉田九千餘頃一說鑑湖八百里蓋總言之今有郡守
湯紹恩於三江建應宿閘二十八洞以洩山會蕭三縣
之水不爲馬公創湖之利民也齊賢上地也浮賀監之
宅者唐書曰賀知章以秘書監請爲道士詔許之以宅
爲千秋觀今天長觀是也賜鏡湖剡川一曲唐張志和
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沿无常之

都者无常越君也少康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世至
允常與薪爲都周禮曰四縣爲都一曰小曰邑大曰都
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
鏡若圖王逸少曰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則人在鑑
中舟行畫圖可想矣杜甫詩曰鑑湖五月涼則五月淸
涼人間所無可想矣王勃詩曰不知湖上菱歌女幾個
春舟在若邪若邪在鑑湖南北流相合李白詩曰鑑湖
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邪則菱歌
聲峭蓮女貌都可想矣峭峻急也都閑也言閑習婦禮
也詩云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日出覊鎔椰子屋灑翁詩

遲猜歸出不見人孀慈口而出聲也
東泛曹江哀彼孝娥酉甦鬱濤弔夫子胥樂浦思夫槩之
封翁洲訪偃王之廬箕踞投兮沼吳國補舟去兮變陶朱
鼓樵風兮游若耶興霪櫂兮尋隱君禊事修兮陽蘭宿陶
泓沐兮沮戒殊了谿鑿兮禹功畢刑塘築兮長人誅菲
泉兮懷古飮箭白兮自娛 胡計切
曹江曹娥江也在會稽縣東南七十里娥上虞人父曹
盱能婆娑樂神迎濤溺不得尸娥投瓜于江祝曰父在
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沈娥遂投江而死經五日抱
父尸以出置詩浙江濤也在蕭山縣西十三里有西陵

渡范仲淹有詩何處潮偏盛西陵無與儔吳越王都錢
唐以西陵非吉語改爲西興有鎭海樓江中有羅刹石
曰羅刹江臨安志曰吳王旣賜子胥死取其尸盛以鴟
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或有見其乘白馬素
車于潮頭者因爲之立廟焉樂浦在諸暨縣北十九里
吳王闔閭弟之子夫槩所封因以爲名翁洲在會稽縣
東首徐偃王母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有犬名鵠倉
銜以歸母覆煖成兒生而偃故以爲名長襲爲徐君是
爲偃王居翁洲卽此十道志曰翁洲在海中箕踞河在
府東一百步卽府河一名投醪河華安仁政古曰句踐
謀霸將伐國人與共甘苦師行之日有獻壺漿踐受之
覆流水上士卒承流而飮之人百其勇一戰而有吳國
也左傳伍子胥曰吳其沼乎編特也編舟特舟也史記
曰范蠡事越旣滅吳乃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止於陶
天下稱陶朱公吳越春秋亦曰范蠡乃乘扁舟出三江
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三江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會
曹娥錢淸浙江三江之水入海故名鼓樵風者言若邪
也若邪溪在會稽南二十五里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
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僊人取箭鄭弘嘗采薪得一遺
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嘗患

若邪谿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謂風爲
今猶爾呼爲鄭公風亦名樵風興寧櫂者言剡谿也剡
溪在嵊縣南一百五十步晉書曰王子猷居山陰夜雪
初霽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
剡便夜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
故子猷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戴安道邪禊除
惡祭也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 祓敷勿切 除災求福 謂之禊
風俗通曰禊潔也故于水上盥潔之也蘭渚在山陰縣
西南二十五里今天章寺卽其地也舊經曰蘭渚有亭
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于此其序曰會于會稽山
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有淸流激湍引爲流觴曲水陶泓
硯也韓昌黎毛穎傳曰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相友
善戒珠寺在蕺山本王羲之故居或曰別業也後捨爲
戒珠寺下有躑池在焉陳時有天竺僧死葬山上其形
數見夢令臥像屋之不現爲之果然又名臥佛寺了谿
卽剡溪之故名于戴訪戴所經之地在嵊縣東北餘糧
山下越絕曰禹鑿了谿人方宅土龜鼇有詩禹蹟始壑
口禹功終了谿刑塘在會稽縣北十五里國語曰禹會
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賀循
會稽記曰防風氏其身三丈刑者不及乃築高塘臨之

故曰刑塘郭璞會稽山贊曰禹徂會稽爰朝群臣不虔
是討乃戮長人菲泉在會稽縣東南十里大禹寺西以
禹菲飮食而名龜齡有詩其王宮近夏王宮一水淸含
節儉風越俗不知王好惡泉名卻在酒名中淸白泉會
稽志曰在府西淸白堂側范文正公記曰西巖下獲廢
井泉甘色白淵然丈餘引不可竭

會稽三賦註卷一終

會稽三賦註卷二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東嘉王十朋　撰
　渭南南逢吉　註
明上虞尹　壇補註

誌物

其物則有魚鹽之饒竹箭之美山涵海蓄旨其有幾貢入
王室利周遐邇（古莫桑切㭊尾二韻古通）

魚鹽之饒沈立越州圖序曰瀕海居人以魚鹽爲生會
稽典錄虞翻對王景興曰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
鹽珠蚌之饒竹箭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則有會稽
之竹箭旨不知也幾多少之辭也貢入王室史記管仲
責楚包茅不入貢於王室

耕耨巨火耨爲巨水南風翼苗翠浪千里秔稏一莖玉粒
如時炊粳釀秫旣甘且馨（耨奴豆切秔布化切稏衣駕切秫攷先切秫音述馨古文肯）

耕以火耨以水者耨耘田也西漢武帝詔曰江南之地
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
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也翼助也扶也秔稏稻多貌一曰稻名張伯玉閒望詩
秔稏西成稻遍遍北海耨一莖猶滿空也范希文岳陽
樓記曰長煙一空皓月千里玉粒言稻粒皎然如玉也
時謂山也戰國策曰粟如丘山傳曰餘糧棲畝時炊饗也
粳稻不粘者釀醞也作酒曰釀秫稷之黏者一曰糯也
馨美也

蠶桑之奇號爲第一龍精儷儷吐絲滿室萬艸千華機杼
中出綾紗縐縠纖積綵匹（蠶於蠶切儷如虛保之保艸作草華通花縐悲陵切綵作縑音兼）

蠶桑山桑也吳錄太康地記曰諸暨境上諸山出蠶
一蠶桑文采如博蒼方正騁大有如畫作可爲展輛上
品者一兩至數十萬龍精蠶書曰蠶爲龍精儷儷無毛

羽貌荀卿蠶賦曰有物于此儷儷兮其狀屢化如神萬
艸千華言所織錦上之繁文也穀紗縐縠綃帛也穀羅
穀也爾雅曰越貢華紗白縐綾交梭梭輕容生穀吳綃
十樣綾大華綾縐文紗華羅樣并絲綃也

木則楩梃千丈寀封五夫桐柏合生㮶欒異腸文梓楩枏
櫲柞櫧榆連理之柯合抱之株逎葬邇斤巨與巨廬（古寀松字 㮶音陵欒盧丸切櫲大的切柞才各切櫧之魚切叶麗）

木梃千丈者名山志曰天姥山有楓木千餘丈寀封五
夫者上虞有地名五夫爲封松處蓋葬於世俗之傳非
是按史記始皇封松木爲五大夫在泰山此是借用以
詠松耳桐柏合生者錄無金庭觀道經曰上有桐柏合
生㮶欒異腸者㮶梓腸欒似黏有美實異地志曰餘姚
有太平山山四角各生一種木一角純㮶一角純梓一
角純欒文梓楩枏吳越春秋曰吳王好起宮室越王使
工入山伐木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陽爲文梓陰爲
楩枏櫲柞櫧榆櫲樟木櫧木冬不凋者郡國志曰若邪
谿有㮶木謝客兒惠連作詩聯句刻其上餘姚有歷山
山下多㮶木吳越名㮶爲歷故曰歷諸暨有櫧山㮶縣
有榆樹山皆以木得名連理柯萬藩有木連院因有連
理木故得名

菓有蕭山陸吉諸暨三如胡柑成林賀瓜滿區棗實全赤
檎脆半朱火櫃穀玉櫻桃萬珠鴨脚含黃雞頭去盧百益
七絕之奇雙頭四角之殊蔗有崑崙之號梅有官長之呼
茇生則馬乳裹黃士實則鳧茈慈菰（茇古夷切蔓於六切芡才支切菰古切）

陸吉橘也蘇東坡黃甘陸吉傳曰黃甘陸吉楚之二高
士也黃隱于泥山陸隱于蕭山三如圖經曰諸暨出三
如謂如錦之桑如拳之栗如絲之芋胡柑賀瓜者梅一
名相任昉述異記曰越中有胡氏梅山賀氏瓜丘檎林
檎也似赤柰越俗言高公山出千實文林檎火櫃一曰
玉櫃穀皮甲也爾雅翼曰櫃實有皮穀大小如棗而短

去皮穀可生食櫻桃一名含桃埤雅曰爲木多蔭其果
先熟顆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珠璣白樂天詩櫻桃子
顆小紅珠鴨脚銀杏也以葉似鴨掌故名賈如枇杷大
外皮綠中核淺黃去皮與肉取核爲果陳后山有詩云
秋盤堆鴨脚春味薦貓頭雞頭即芡也盧芒刺苞也百
益木瓜也爾雅曰楙木瓜埤雅曰梨西損一益楙百益
一損人以爲貢果七絕柿也酉陽雜俎曰柿有七絕一
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佳實七落
葉肥大雙頭謂蓮也越多雙頭蓮四角謂芰也埤雅曰
俗言菱芰而不分別惟武陵記曰四角三角曰芰兩角

曰菱蔗號崑崙者本草註曰甘蔗有兩種赤色名崑崙
蔗白色名荻蔗亦蔗出江東會稽作乳糖皆用此蔗梅
呼官長者會稽志曰會稽梅其品之最佳者曰官長梅
色深紫香味俱絕馬乳葡萄也酉陽雜俎曰葡萄有白
黑黃三種一名馬乳一名黑水晶與山葡萄也圖經
曰葡萄生隴西今江東出二種實細而味酸謂之蘡薁
子鳧茈芍也爾雅曰芍鳧茈慈菰即茈菰也爾雅翼曰
鳧茈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以指頭黑色可食又
有一種根苗似鳧茈而白亦生下田中葉有兩岐如燕
尾開白花三出名爲茈菰然其味稍苦不及鳧茈之美
一莖收十二實歲有閏則十三實

野蔌谿毛園蔬木菌湘湖之蓴箭里之筍可薦可羞采擷
無盡（蔌蘇谷切菌巨隕切蓴常倫切筍作笋擷奚結切）

蔌菜之總名醉翁亭記曰山肴野蔌毛草也左傳曰澗
谿沼沚之毛蔬菜也菌地蕈也爾雅曰地蕈似蓋湘湖
在蕭山縣西二里周八十里四山如障蓴水葵也會稽
志曰湘湖生蓴絲最美箭里笋里也在會稽縣東南
七十里薦進也無牲而祭曰薦羞膳也致滋味曰羞擷
捋取也

鱗鼠水族海生迺錯丁首丙尾鱗腹緇項赤鱓文鰻元鯖

黃鱨鯫人騁巢目釣日網資金膾玉不數熊蹯尾隸作尾蹯步何切
項胡許府切鄧平袤切鰱力忍切鮈鯛同鰂蘇則切鱭齊同
丁首丙尾者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尾謂之丙蓋以骨
形似篆書丁字丙字也鱨腹縮項者左傳曰鱨其腹註
曰鱨大腹也一曰腹下白貌杜少陵詩曰漫釣槎頭縮
項鯿楚語曰長腰粳米縮項鯿魚美味也赤鱓鯉也酉
陽雜俎曰唐律捕魚得鯉即放號赤鱓公文鱧鰱也爾
雅翼曰鱧魚圓長斑點有七作北斗象元飾形似鰱色
黑而體促壯大而脊隆會稽志曰蕭山湘湖鯽珍美為
越中之冠黃鱨黃顙魚也鱭鯉鱂鱤鰶並載圖經皆越之
所有者資金者黃鱨亮為資越俗謂之金資金言其黃
也膾玉者鯉鱸鰣皆堪作膾玉言其白也熊掌孟子曰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取熊掌也熊掌熊蹯至美味也蹯音頭

能言之鶩鵝鴨之鵝翰芒之蟹孕珠之蠃文身合氏之子
跛足從事之徒銜墳巷委與土仝多鶩莫卜切鵝俗作鵞蠃盧戈切跛補火切
犹叶肩何切仝本作同
鶩舒鳧也俗謂之鴨禮記疏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唐
陸龜蒙有鬬鴨一欄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曰此
鴨能作人語待附蘇州上進斃之奈何使人恐懼以囊

中金償其稱悅方請能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舒鴈
也長脰善鳴禮記疏曰野曰鴈家曰鵝晉王羲之性愛
鵝會稽有孤嫗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以就觀
為蟹旁蟹也以仄行故名酉陽雜俎曰八月蟹腹有真稻
芒長寸許向東輸於海神未輸芒不可食也蠃蚌屬望
月而孕海貫曰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文身合氏
之子謂蛤也蛤蜃屬大而有紫斑文者為文蛤合氏子
見東坡江瑤柱傳跛足從事之徒謂蟹也荀子曰跬步
不休跛鼈千里元微之詩曰鼈解稱從事驚鴨藏蟹蛤
鼈皆越產之極有者故曰銜墳巷委與土仝多也

異獸珍禽犀銅吐殺猛虎負子寫鳥送鶩鳳棲鹿化鶴拾
鴈耨熊撫貍豹猴獲猿狖鴉銜鷗吐鷺求鶉鬬鷗浮鶻沿
鷄爽鼠搜巧婦錐啄春鉏雪脰林棲水宿修尾長咮江湖
為龍山林為囿曰牡曰牝曰蜚曰走犀隸作犀犀侯切麋切獲嫌猗切
伏余救切鴉古交切鷸余律切鷄本作鳦乳音乙脰音豆咮陟救切走則候切
犀銅者銅牛山在會稽縣東南五十八里舊經曰昔有
銅牛見於孟池樵人逐之奔入此山掘地視之悉銅犀
也吐殺者圖經曰剡縣太白山有鳥尾似雉文彩五色
口吐椒殺長數尺號吐殺鳥猛虎負子者去虎山在蕭
山縣北幹山東去五里會稽志曰山有猛虎常傷人知

縣杜守一有德政虎一夕負子渡江西去因名焉鸞鳥
送鶩者鷲鳥子生而須哺者曰鷲自食曰雛舊經曰法
華山有雙鳥雛長則送出之鳳棲者會稽有鳳林鄉吳
越春秋曰禹會諸侯于會稽之山因傳國政鳳凰棲于
樹鸞鳥巢于側華公有詩云西山會計圖書曰威鳳會
棲碧玉枝鹿化者龍瑞圖經曰葛僊翁有桐木隱几化
為白鹿三足號鹿跡山鶴拾者郎白鶴山鶴為僊人取
箭也鴈耨者上虞有鴈田州志曰夏禹與諸侯虞樂于
此化感鳥獸故其地鴈為民田春拔草根秋除其穢熊
猛獸似豕長頭高腳性輕健多力羆似熊而長頭似馬
有髯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狸狐狸也善藏伏豹一
名程似虎圓文猴獼猴也善候獲母猴也猿四屬善援
狖似猿卬鼻長尾鴉鵶鶻也雛銜母翼以飛鷗鷗鵜也
不卵生吐雛鷺黃鷺也善求友鶉鵪鶉也善鬬鷗水鴞
也禽經曰鷗善浮鶻翡翠也埤雅曰銜其毛羽曰浴澄
淵洄淵之捫鵰羌烏也越多寒鴉鼠燕也二種有胡燕
有越燕胡燕肥越燕瘦巧婦鷦鷯也喙口也埤雅曰鷦
鷯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喙尖利如錐春鋤鷺也脰項也
埤雅曰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鋤其色雪白林
棲水宿者會稽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修尾長咮者咮

喙也禽經曰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
多修水禽之尾多促牡酉父牝酉母也

甲第名園奇葩異香牡丹如洛芍藥如揚木蘭載新海棠
僥芳稍山黃華蘭亭國香葩披巴切稍通香重韻
葩華也牡丹如洛者歐陽公花品序曰牡丹西出丹州
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芍藥
如揚者僧傳越中芍藥最大而獨尤盛揚州出千葉芍
藥木蘭載新者吳蛻鎮東軍監軍使院記曰大廈之前
木蘭特異越城之中稱為一絕嘗前政不執之際忽焉
凋萎迨彭城王之鎮踰年也敷葉紫苞載新暢豔海棠傲
芳者會稽志曰郡齋舊有海棠亭唐李紳詩曰傲芳不
作翻風豔列萼猶含泣露妍稍山在蕭山縣西三里山
多菊故名稍曰菊有黃華蘭亭即蘭渚也越絕書曰句
踐種蘭蘭渚山左傳曰蘭有國香

天衣杜鵑東山薔薇湖映香蘤鑑生水芝鶯梅並帶僊桂
丹枝司華驟巧天女散青桃李漫山藪獲眠之支微二韻古通帶首
帝驕丑鄰切眠古文瞑
天衣杜鵑者天衣寺梁慧舉禪師武帝徵之不至賜明
太子遺以金縷衣故名即法華寺也寺有杜鵑花最奇
每歲盛開觀者競集寺側巖下有半月泉照月雖圓祇

見其半東山薔薇者李太白詩曰不到東山久薔薇幾
度花香雪言梅也古樂府梅花落曰祇言花似雪不悟
有香來神童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越多梅花
餘姚有梅梁湖以梅得名水芝芙蓉也一名荷花李太
白詩曰荷花鏡裏香鶯梅並蒂者稍瓜蒂也蒂底也越
有鶯鶯梅雙頭千葉僊桂丹枝者越有丹桂俗名紅木
犀司華驟巧者騶直騶也續僊傳曰鶴林寺有杜鵑花
人或見女子紅裳豔麗遊于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
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
此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

女子來謂七七曰吾為上帝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閬苑今為道者開之天女效奇者效獻也進也韓昌黎芍藥歌曰翦刀剪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桃李漫山賊獲眡之者浸禍也會稽志曰鏡湖之西如花溼容山諸處連岡接嶺皆桃李略無雜木蘇東坡定惠院海棠詩曰嫣然一笑竹籬閒桃李漫山總麤俗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戎原之贓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方言曰臧獲奴婢賤稱也陳去非水墨梅詩曰桃李依然是僕奴

藥物之產不知其名白朮丹參甘菊黃精吳萸越桃禹糧

石英劉訓鬻之曰療疾彭祖服之而延齡秦皇求之而莫致葛僊餌之而飛昇（朮术同庚青二韻古通昇叶書盈切）

白朮本草曰生杭越諸州丹參本草曰生桐柏山甘菊揚損之曰菊甘者入藥苦者不任黃精圖經曰越暨石鼓山上多黃精吳萸吳茱萸也出新昌越桃山梔子也禹糧禹餘糧也出嵊縣了谿餘糧嶺石英紫石英也出諸暨烏帶山葛訓後漢書曰葛子訓不知所由來賣藥于會稽市彭祖昔隱居于府北之彭山秦皇求之而莫致者史記曰始皇令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葛僊餌之而飛昇者葛僊翁煉丹於葛巖飛昇而去

日鑄雪芽臥龍瑞草瀑嶺稱僊茗山鬬好顧渚爭先建谿仝蛋碾塵飛玉甌濤翻皓生兩腋之清風興飄飄于蓬島（碾步木切　蛋早滿）

日鑄雪芽者日鑄嶺在會稽縣東南五十五里歐冶鑄劍之處地產茶最佳其芽纖白而長歐陽公歸田錄曰草茶盛于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為第一蘇言其白也臥龍瑞草者臥龍山即府治之所據者會稽志曰會稽產茶極多佳品惟臥龍一種得名亦盛與日鑄相亞瑞言其異如祥瑞也杜牧之詩曰山實東吳地茶稱瑞草魁瀑嶺稱僊者瀑嶺也茶經曰餘姚縣茶生瀑布嶺者號僊茗

大者秋異茗山在蕭山縣西二里其上多奇茗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出紫筍茶色如蝋粉最難得蔡寬夫詩紫筍生顧渚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歲以清明日入貢建谿今建寧府也丁謂北苑新茶詩序曰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采其芽纖塵飛玉甌濤翻皓者言茶之色也青瑣高議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曰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為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生兩腋之清風興飄飄于蓬島者言茶之趣也盧仝謝孟諫議茶歌曰七盌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剡藤番番管城斑斑冰敲嵊水竹翦顧圜製于蒙蔡之手游于羲獻之間友陳元與端紫仝文字於人寰（番孚袁切叶孚焉切　斑叶卑連切間叶紀天切寰叶胡涓切）

剡藤紙也會稽志曰剡之藤紙得名最舊番番數之重也唐書杜暹傳曰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管城筆也圖經曰越出筆管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秦皇帝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斑斑文之

駁也梁元帝筆二品文章贍麗者令用斑竹管書之冰敲嵊水者嵊即剡也宋謂剡藤為敲冰紙蓋以敲冰時造為佳張伯玉詩敲冰呈巧手註曰越俗呼敲冰紙為巧手竹翦顧圜者述異記曰越中有顧家斑竹蒙蒙帖也蔡將皆製筆蔡倫也後漢宦者嘗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作紙羲王羲之也獻王獻之也父子能書號大王小王陳元即毛穎傳陳玄與也端紫硯也蘇易簡硯譜曰端州石山半者其色紫琢之為硯可值千金寰區寰也柳子厚詩和氣滿人寰

至若龍護金書苕封石刻苗山金玉邪堇銅錫黃帝之鑑神禹之書歐冶之劍蔡邕之笛虞翻之牀秦皇之石淳碑斯篆江筆南嶽鼓銅漏梅梁寶石雞金巖鐵碧劍排玉胎草號石黃竹神木杯黃錢董錞于周樂酒人之草止痛之木柘散棠而花含成天門錢而山儲粟皆希世之奇迹蓋欲言而不足（刻叶乞得切錫叶息七切筍叶子乙切石叶食質切碧叶兒畢切雞今作雷琷驗　切石重韻鬱力同切鬲玄莖切玉叶魚律切木叶莫筆切鐘常倫切梁叶魚律切木重韻雨生齊粟叶思積切　息足切叶子）

龍護金書者龍瑞圖經曰黃帝藏金簡玉字書于宛委山禹採得之唐開元二年投金龍於禹穴俄有一龍自穴出現于壇上賜號龍瑞宮苕封石刻者刻石山在山

陰縣南三十里與秦望相聯其山絕險上有石璽始皇頌德碑又名鵞鼻山會稽志曰相傳以刻石為名不知文字所在宋昇明本縣民家兒牧犢行獵見山上有文凡三處皆生其上剖苔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曰黃天皇蕭字道成得賢帥天下苗山金玉者山海經曰會稽山上多金玉下多砆石註砆似玉邪堇銅錫者邪若邪谿也堇赤堇山也吳越春秋曰歐冶子為越王鑄劍破赤堇之山而出錫涸若邪之谿而出銅黃帝之鑑述異記曰世傳黃帝鑄鑑于此故名鑑湖神禹之璧宋紹興丁丑禹祠之前有光見人即其處得圭璧歐冶之劍即取邪堇銅錫為越王鑄劍也蔡邕之笛輿地志曰蔡邕避難于越宿柯橋之千秋亭仰見第十六椽（椽直攣切榱也）竹知有奇響因取以為笛果有異聲覺為寶器胡曾有詩一宿柯亭月滿天笛亡人去事空傳虞中翔在世無頸別爭得名垂爾許年虞翻之牀圖經曰五官省相傳有虞翻牀翻為吳長沙王所黜特設此牀以表賢客秦皇之石輿地志曰秦始皇刻石循有方石廣數十丈云是始皇座兩邊有方石八所云是丞相以下座淳碑者曹娥碑乃漢邯鄲淳所作也蔡邕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斯篆者秦望山有始皇頌德碑李斯所

冢也至東何肯居此又更名何山其實古之秦望也江
筆者府治之北有筆飛巷齊江淹夢筆之所也又蕭山
縣有江君里其發苑寺即淹故宅也寺前舊有夢筆驛
肅墨者漢王肅隱父在郡東齋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與
肅語將曉辭別贈墨一丸時肅方註周易多有疑滯旦
用此墨覺才思開敏雷鼓會稽記曰雷門上有大鼓圍
二丈八尺聲聞洛陽孫恩之亂軍人打破有雙鶴飛出
雷門今府城之五雲門也銅漏舊經曰會稽貢闈有銅
漏制甚精古王右軍書陸機漏賦鐫于上歷代以為至
寶梅梁越絕書曰少康立禹祠于陵所梁時修廟欠一
梁木夕有風雨漂一木至乃梅梁也旨化龍入湖中張
藻繪上後風雨晦暝飄忽所在人以鐵鎖鎖之窆石在
禹陵之前窆葬下棺也舊經曰禹葬會稽取此石為窆
秦少游有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鑿金
者金罍構也晉太康中越人於天慶觀中鑿井得之土
中觀在上虞縣南故縣以金罍名觀般鐵者鐵般也郡
國志曰塗山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來宋元嘉中于
船側掘得鐵履一雙銅罍者銅器也輿地志曰晉太元
中謝輶為郡守掘府廳柱下得古銅器可容數斗上題
越王字隸文甚明餘不可識輶以為范蠡厭勝之術遂

埋之今不復識其處矣印玉者玉印也會稽記云前石
船側梁初又得青玉印胎草圖經曰獵士陳惠度于剡
山射孕鹿既傷產下一子以舌舐子身乾而後鹿母乃
死惠度遂棄弓矢為僧建惠安寺在嵊縣東鹿死之處
生草號鹿胎草蹟石諸暨縣有馬蹟石舊言始皇東巡
馬蹟踐此其跡存焉黃竹蕭山有黃竹山在縣東三十
三里舊經曰范蠡遺鞭于此山生筍為林竹色微黃狀
如刀削神木郎文梓楩柟之神木也流黃漢章者西京
雜記曰會稽貢竹章號流黃章也錞于周樂者會稽記
曰塗山廟中有周時樂器名錞于所以和鼓也活人之

草郡國志曰會稽橫山有草莖赤葉青人死覆面便活
止痛之木圖經曰郡玉笥廨兩杉梁相傳何踐臨事之
實梁歷代雖遷材質不異俗謂曰千年之木能止心痛
有側服者多愈柘敷枲者石氏宗譜曰新昌石助墓前
有柘木生而內向覆墳如蓋然守墓者言每有登科者
則柘有枝特生一枝一人或二三枝則二三人也花含
咸者會稽志曰雙筍石在釣臺山羅漢廟側石雙立各
數百尺其巔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若霞錦國朝
祖宗三后登格皇燒花枯瘁者各三年華鎮詩云鼎湖
龍去君皆斷三截蕺華不記春今復韓如也天雨錢者

自上而下曰雨會稽志曰禪惠寺在嵊縣西二十里傳
者以為齊安南將軍黃僧成有德政感天雨錢數億萬
拾以造寺也山儲粟者儲山在會稽縣東南一百四十
里周處風土記曰舜時供儲在此俗稱粟山也希少也
希世猶言不世也

會稽三賦註卷二終

會稽三賦註卷三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東嘉王十朋 撰
渭南南逢吉 註
明上虞尹壇 補註

誌人

其人則見于吳越春秋會稽典錄圖經郡志歷代東觀大
書特書班班滿目（是法二前古通圖 古又圖東觀同）

吳越春秋後漢山陰趙曄著會稽典錄晉餘姚虞預著
東觀者書竹曰簡書版曰牘周禮有史官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書簡牘而已大書特書不一書
而已也班班有分別貌

孝者佛者忠者義者廉者遜者智者儉者優於文習者長
於吏事者擢秀科目之榮者策名卿相之賢者殺身以成
仁者隱居以求志者埋光屑釣之微者晦迹佛老之異者
虞翻之言有所不能盡朱育之對有所不能既予亦焉能
樓擻之哉姑摘其尤之一二（佛弟通叶先一切健叶居我切 番本作樓擻值見切叶今）
（作負眞求二截古通毅古 文毅亮今作考截今作毅）

屑釣杜甫詩賢多隱屑釣虞翻之言朱育之對會稽典
錄曰孫亮時山陰朱育少好奇字仕郡門下書佐太守
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問曰昔王景興問士于虞仲翔而
未覩仲翔對也昔佐寧識之乎育對曰云云府君稱善
仲翔翻字也既亦盡也

前則種蠡計硯（研同）號賢大夫後則擬嚴助買臣直承明廬（硯同）
（堅切魚嚴二 紹叶見前）

種蠡計硯吳越春秋曰越王有八臣四友文種范蠡計
硯最顯嚴助買臣漢書曰嚴助朱買臣皆會稽吳人武
帝時俱為侍中後皆為會稽守承明廬三輔黃圖曰未
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
之廬出為郡吏

孝僞則張萬和之父子韓靈敏之弟兄鄧斯祈焚自毀已代犀董黯朱䨇報讎而名聞或溺衣吕障火或泣血目戕披或銜哀而廬墓或負土而成墳或日行而名里或旦義而旌門犀叶俱倫切犀今作犀 黯玄減切門叶眉幷切

張萬和唐諸暨人遭父喪兄弟廬于墓側二十餘年萬和終其子亦廬于墓所韓靈敏齊剡人蚤孤與兄靈珍並有至性母亡無以營因其種瓜半畝朝采暮生遂辦葬事鄧斯祈焚朱育對曰處士鄧處殺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兄寧斯敦山陰新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董黯虞翻對曰句章董黯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名聞句章縣名秦漢以來屬會稽郡今之寧波府鄞慈谿地也朱朱恭明也䨇示與人父爲烏傷長陳頎於偷切所殺恭明志在報讎未閒頎死遂刺殺其子䨇䨇則也後漢書曰則會稽上虞人兄爲鄉人所殺則白日操刀報讎于縣中遂亡命溺衣障火者丁與也興唐會稽人家近荒野野火將燒與母老病乃濕衣覆母以身障火身死母存泣血戕披者許伯會也伯會唐蕭山人遭母喪結廬墓側野火將及墳所乃悲號慟哭天忽降雨火則熄滅銜哀廬墓者山陰鍾離表陳鄭偕錄諸暨裴萬和蕭山戴恭是也負土成墳者諸暨孝和蕭山郭世道是也

以行名里者嵊王知玄父喪哀毀卒諸暨賈恩會母亡以至孝聞並以孝行改其里名以義旌門者山陰嚴世期好施慕善嵊公孫逵居喪事母名聞郡縣蕭山俞僉一門四代皆有德稱並以義行表其門

懿夫三女賢哉二娥處子之孝藐然可多

三女陸氏三女也齊書曰會稽陸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庵舍墓側二娥曹娥朱娥也曹娥見前東苑曹江註朱娥宋上虞朱回女也母亡養于祖媼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而前擁蔽媼手挽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媪脫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後會稽令董偕爲娥立像于曹娥廟四時配饗多猶至也

節義則黃公君四皓之列魏少英參八儁之倚棐難衛主則有若丁譚委身授命則有若王修虞喜躬歲寒之操孔愉洪止足之謀或一門死三世之義或一邑萃三康之㳅儁本作俊 㳅古文流

黃公商山四皓之夏黃公也虞翻對曰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鄞今之寧波府鄞縣也秦漢以來屬會稽郡魏少英即魏朗少英其字也後漢書曰魏朗與李膺輩爲八俊俊

者言人之英也虞翻曰少英遭世迴塞忘家憂國列在八儁爲世英彥丁譚字世康晉山陰人蘇峻亂成帝蒙塵于石頭潭隨從不離帝側王修虞翻對曰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虞喜字仲寧晉餘姚人大寧中詔曰喜潔靜其操歲寒不移孔愉字敬康晉山陰人有侯山伯其栖隱之所下文孔與等皆先聖之後蓋因先世曰潛者進地於此史贊曰愉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止足即知止不恥知足不辱之意一門死三世之義者虞翻對曰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一邑萃三康之流者山陰孔愉敬康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爲會稽三康

至若蔡陽柳朱丞宰姬素婦備靜嫺蹈死不顧

蔡陽即今處州府松陽縣也丞宰今之溫州府永嘉樂清縣地也東漢俱屬會稽郡朱育對曰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姬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

卓行則鄭弘韓說鍾離意朱儁戴就舉於孝廉虞預孔奐沈融朱仕明舉於秀茂虞寄起於對策趙曄擢於有道陳子公逃役墜之蕭鏘辭牧拒愁遐之稍茂叶莫報切 遐古文遐

鄭弘韓說鍾離意俱後漢山陰人朱儁戴就俱後漢上

虞人並舉孝廉虞潭晉餘姚人孔奐陳山陰人沈融唐會稽人並舉秀才朱仕明齊剡人舉茂才虞寄陳餘姚人弱冠對策高第起家趙曄後漢山陰人舉有道陳子公名囂漢山陰人囂與紀伯爲鄰伯竊囂藩地自益囂不較盡徙地與之伯慙懼歸所侵地囂辭不受遂爲大路府君旌表號曰義里長橋路鍾離牧吳山陰人居永興躬自墾田稻熟民認之牧遂以與民縣長聞之召民繫獄牧爲之請長爲釋之民慙懼率妻子舂米送還牧閉門不受輸致道旁莫有取者

循吏則有還珠孟嘗致雁虞國希銑澄四州之愛夏香著歷仕之績績叶音㚒 國叶悲逼切

孟嘗後漢循吏傳曰嘗上虞人爲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所資珠璣前政貪穢珠徙交阯嘗潔無求珠乃還郡虞國孔曄記曰國餘姚人漢時爲日南太守有惠政行部有雙雁隨軒翱舞及還餘姚雁亦隨歸國卒雁栖於墓側後遂成羣今餘姚有雙雁鄉希銑姓康唐會稽人爲饒海合睦四州刺史顏眞卿爲公撰碑今斷碑猶存夏香蕭山人會稽典錄曰香歷仕邑長皆有聲績

儒學則王充吕論衡顯沈珣巨大義稱謝沈謝承之史學孔僉孔祛之明經賀孝先擅儒宗之號虞伯施馴博學之

名稱叶音稱祛丘於切庚音二韻 名叶見前馴朱遵切亦通作專

王充後漢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沈珣唐會稽人撰九經大義百卷謝沈謝承晉山陰人沈明練經史撰晉書三十餘卷承博學洽聞撰後漢書一百餘卷孔僉孔祛承山陰人僉通五經尤明三禮生徒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祛本名子祛講尚書聽者嘗數百人著尚書義二十卷賀孝先名循晉山陰人經學第一爲江東儒宗虞伯施名世南唐餘姚人太宗稱世南有五絕其一博學也馴擾也

文章則孫興公擲金聲之賦徐季海揮玉堂之策賡君春

榮則任奕虎翔文不加點則四明狂客二賀二虞斐聲籍籍吳融十詔成於俄刻摛舒䧍切刻叶乞格切

孫興公名綽晉會稽人作天台賦成示友人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摛舒也一曰疾動也文選曰摛藻抜天庭徐季海名浩唐會稽人肅宗時為中書舍人詔令皆策多出浩手摛炎也任奕虎翔宋青對曰文章之士則任奕虞翔各馳文檄瞧君春榮四明狂客賀知章也唐永興人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辭動成篇卷文不加點二賀者賀德仁與從兄德基也唐山陰人俱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二虞者虞

世南與兄世基也俱善屬文時人方之二陸籍籍韶聲也吳融唐山陰人歷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帝有指授疊十許稾融跪作詔少選而成語當意詳

隱逸則嚴謝秦方述春充符方術則介象吳範嚴卿夷吾

嚴陵光也後漢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帝即位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去耕于富春山謝謝敷也晉會稽人入太平山十餘年辟命皆不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謂隱士當之俄而敷死秦秦系也唐會稽人初隱於剡後居泉州南安人號其山為高士峯方方干也唐新安人隱于會稽漁于鏡湖今至鑑門外有方干溆此隱所也述春充符孔述睿及兄充符也唐山陰人偕隱嵩山介象吳會稽人學氣術能於茅屋上着物而火不焚吳範吳上虞人明歷數知風氣嚴卿晉會稽人善卜筮夷吾姓謝後漢山陰人學風角占候龜曰卒

丹青則孫遇道芬筆札則孔琳徐嶠浮屠則道林靈澈神偃則劉長阮肇肇叶直兆切

孫遇道芬名畫錄曰孫遇僧道芬皆會稽人以善畫著名孔琳本名琳之宋山陰人徐嶠本名嶠之宋會稽人

皆晉草隸書道林晉僧支遁也字道林居沃洲山與王謝諸公遊靈澈唐僧會稽湯氏子善歌詩與劉柳善劉長阮肇故居在嵊縣南十里續齊諧記曰漢永平十五年剡縣有劉長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因遇女僊半年還家並無相識驗得七代孫至太康年失二人所在

猶有谿上浣紗之女林開舞劍之姝色白天下氣雄萬夫

浣紗之女自西施也諸暨有西施浣紗石會稽志云浣紗籃苧紗非紗綃之紗也舞劍之姝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于南林越王聘之問以劍戟之術姝美色也色白天下者杜詩曰越女天下白氣雄萬夫者越女論劍曰斷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術即見

故句踐復國也有六千君子項氏崛起也有八千子弟霸有江湖橫行當代彼二霸之得人尚斗趾而車載歷代之人材亦足明其大槩湖新同代叶徒帝切載叶子計切槩叶居氣切

六千君子史記曰越伐吳發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教士謂嘗所教練之兵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項氏項羽也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假號西楚八千子弟史記曰項羽起會稽得精兵八千人渡江濟陵天下遂將五諸侯滅秦自立為西楚霸王李白詩橫行起江東今山陰有項

里乃羽與叔父梁避仇之地斗量車載言不可勝數也

逮我國朝尤號多士二百年間不可勝紀勝書蒸切

國朝謂宋也

大則杜正獻之勳德次則孫威敏之功名姚夕郎司元祐之直節內相號江南之萬石雲仍匯建則慶二陸榮棣如雲與衡與先生風高於賀老齊職方跡擬于淵明錢氏世賢科之盛史門繼衣錦之榮劉求呂義門顯杜趙呂處士稱或覽古呂不諒或稱圖而著名誅大計反稱叶名重輕

杜正獻名衍謚曰正獻山陰人歷任太子少師致仕累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孫威敏名沔謚曰威敏會稽人歷任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姚夕郎名勔山陰人元祐中為諫官有直聲顏內翰名臨會稽人蘇東坡贈以詩曰君為江南英面作河朔偉萬石者石奮也奮西漢人三十餘世遷于新昌為東南名族宋時登進士者三十八人雲仍皆孫也爾雅曰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昆音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建慶奮之二子也漢書曰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匯建則慶言石門多貴皆建慶也二陸者陸左丞佃及弟傅也山陰人棠

棣詩作常棣言兄弟也雲衡晉陸機字士衡與弟雲也兄弟齊名時號二陸如雲與衡者謂佃傅俱有才名時以比晉二陸也吳先生名孜嘉祐治平間名士捨宅為府學官本立祠祀之君子以為賢于賀監一籌龜齡有詩有棄宅化蛇王寺秘監家為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長在杏壇中齊職方節仕至職方員外郎退居湖山名曰少微之齋唐也自為詩曰直當山面開三徑平截波心種綠楊淵明陶潛字也錢氏世賢科之盛者會稽錢易與得三年中制科子明逸慶歷二年彥遠慶歷六年並中制科也史門繼衣錦之榮者餘姚縣有繼錦鄉以史氏所居得名先是史綸于天聖五年登科子叔軻于景祐元年登科姪安民一日姪孫才熙寧九年登科故曰繼錦也劉上虞劉氏也聚族四百餘口內外無間言求披求裘皆旌而義門有裘無求則求當作裘也會稽裘氏自齊梁至宋積世無異爨詔旌表其門杜杜醇也王荊公有贈越中處士杜醇詩趙趙仲淵也祥符中被召不起覽古流詠者華鎮也嘗著會稽覽古詩百餘篇稱圖著名者諸葛深也總集歷代帝皇年紀自三皇至于宋編之為圖名曰紹運

至若聯翩仕籍蟬爐轄綬名登史策足躡天庭者前之

故老往往莫識其名矣（巘戶袞切又音言 爾雅重甗隒）巘重也累也足疊足重累而生也
故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顧長康之言也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者李瀚東之記也瑰奇甫井佳麗闤闠者白餘杭之詩也忠臣係踵孝子連閭者虞功曹之對也（瑰古回切 闠胡對切 闤戶關切）
顧長康名愷之劉宋吳郡人嘗為山陰令劉義慶世說曰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狀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李瀚東名遐唐趙郡人嘗為浙東觀察使其遊妙喜寺記曰越州好山水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白餘杭名居易唐下邽人嘗為杭州刺史和元稹陽明洞天詩曰瑰奇填市井佳麗溢闤闠虞功曹即虞翻也對王府君曰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
越之山川人物其大略如此
人物舊本作風物殊與上下文戾蓋自此以前所問所對不過山川人物四者而已
子真始舊而疑卒歎而敬曰壯矣哉盛矣哉山川如斯人物如斯吾未之前聞也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夷夫子作經貶為於越其人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魯衛諸列國抗衡也今有君所稱幾不容口豈昔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如王景興之言邪抑山川降靈孕秀固自有昔邪抑亦因人作成而致然邪（敵猶支古粤敗同 幾渠希切 昔古文時）
於越越人自名也春秋書於越公羊傳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圖經曰周敬王時有越侯夫鐔（徐心切 徒合二切）夫鐔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之號為於越抗衡猶浩曰抗對也衡車轅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牽不相避下也幾不容口幾近也容受也不容口謂所稱之美近于無所置口也王景興之言景興門虞翻曰聞玉出崑岡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曾聞士人歎羨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獨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越發揚也

有君曰昔嚴朱二子為漢名卿晝錦故鄉夾衢郊迎爭觀快覩歆豔其榮故其俗始尚文學而散功名（奇古 文道）
嚴即嚴助也朱即朱買臣也買臣拜會稽太守武帝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晝繡者畫行也歐陽永叔晝錦堂記曰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衢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
晉王右軍為越內史雅會蘭亭流觴曲水臨池墨妙輝映千祀能使後之感慨君子故其俗始尚風流而多翰墨之士
王右軍即王羲之也內史晉郡太守為內史祀年也感慨感意氣而立節慨又感觸經心也羲之除右將軍會稽內史以上巳日與謝安孫綽許詢之流四十一人會于蘭亭流觴曲水其自序之末曰後之君子亦將有感於斯文前所謂禊事修今觴蘭亭是已
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皇謫居蓬萊賓寶鄰白傅酬往徠孫是鑑湖秦望之奇益聞故其俗至今好吟詠而多風騷之才不獨此數君子也（徠古來字 本作吟才重切）
元微之名稹唐河南人嘗罷宰相出為同州刺史再期徙浙東觀察使時詠州宅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賓實翠也白即白居易也唐書稹傳曰稹在越時辟竇鞏以為副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又居易傳曰居易除杭州刺史稹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以詩筒往來不絕後白赴闕酉贈詩云從此舟人應省事寂寥無復遞詩筒
任延張霸日尚賢為治而俗始貴士劉寵車浚日潔己化下而人斯尚清第五倫下令而淫祀之風革諸葛恢莅政

而陵遲之俗興（興叫虞切）
任延後漢南陽宛人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會稽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士如董子儀嚴子陵敬待以師友之禮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張霸後漢蜀郡成都人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處士顧奉公孫松并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劉寵後漢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車浚吳天璽元年為會稽太守在公清忠第五倫後漢京兆長陵人建武末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常椎牛祭神財產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後遂斷絕諸葛恢晉琅邪陽都人元帝謂為會稽太守臨行帝餞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齊王渙屏四惡進忠賢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增秩
至若李唐刺史九十八公首有耀王顧有姚崇斷經十子郡稽稱雄
李唐刺史按唐太守題名記凡九十八人總管羅玉有惠政為首今崇祀府城隍其最顯者姚崇後為開元賢宰相圖經十子按以名見于圖經者十人李大亮竇儀貞薛苹陸亘楊於陵李遜薛戎元稹王式式弟龜
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為盛
文簡畢士安也謚文簡文正范仲淹也謚文正按宋太守題名記始于畢文簡其間顯者非一而尤賢者范文正也
承宣得人風俗斯美蓋亦理之然也
承宣者承奉也宣揚也漢董仲舒傳曰守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
子貢曰是誠有之然皆二千石之事耳未足多也願聞其上者
二千石古人謂郡守為二千石以其有二千石之數祿也
有若曰句踐償會稽之棲也痛石室之辱也（二也字自為韻）
會稽之棲史記曰越伐吳吳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　石室之辱吳越春秋曰越王入臣於吳拘于石室之中越王服犢鼻著樵頭斫剉養馬
蓼目水足抱冰握火采蕺于山懸膽于坐葛婦興歌名曰何苦（火叶虎何切　坐叶徂禾切）
蓼目水足抱冰握火者越王念復吳讎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也采蕺于山者創采于蕺山也越王為吳王嘗惡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臭越人至今以為俗岑草蕺也少有臭氣凶年民饑其根可食故曰豐年賤爾臭凶年賴爾救懸膽于坐者句踐反國懸膽于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葛婦興歌名曰何苦者越王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布以獻吳王吳王大悅葛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何苦之詩也
其辭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
飴餳也
二十年閒焦心苦志卒滅強吳以雪前恥越絕之稱權輿於此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復讎隱忍以成事若是何如（志叶章氏切　事叶上止切）
二十年而滅吳者史記曰越伐吳而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請成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乃鼓進兵吳王遂自殺越乃平吳稱越之稱權輿於此者越絕書問者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權輿始也慷慨悲傷憤激也
子貢曰茲霸者之事也傳不云乎粹而王駁而霸彼齊威晉文之盛猶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況句踐乎
粹而王駁而霸荀子霸篇之言也齊威王戰國之盛者也晉文公春秋之盛者也稱道也
有君曰昔禹治水既畢與羣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祠廟陵寢于今尚存上有遯井下有菲泉遊而飲者莫不發免魚之歎興河洛之思不獨句踐有其烈禹後嗣其功至今其俗勤勞儉嗇實有禹之遺風若是何如
禹陵在會稽山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嚮而下下有窆石窆石之右是為禹廟背湖面嚮禹廟之西中峯下有禹寺寺之後疑是葬處遺井今禹寺後有禹井謂禹穿鑿故名免魚之歎河洛之思者左傳昭元年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註曰見河雒而思禹功句踐有其烈者史記曰句踐有禹之遺烈焉侯即禹孫也嗣其功者謂創立鑑湖繼禹治水之功也有禹之遺風者晉書曰夏統會稽永興人賈充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
子貢曰美哉禹功茲其代舜而有天下也游于是宴于是廟食于是茲所以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以為入聖域而未優其必有大於此者乎（宦隸作宜　域音夕）
窆窀穸夜也左傳曰唯是窀穸之事言其夜深厚也一曰長埋謂之窀長夜謂之穸又曰穸墓穴也入聖域而未優者漢書賈捐之傳曰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
有君曰舜生于諸馮孟子曰為東夷之人歷世逾遠不傳失眞
諸馮地名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太史公言為冀州然邪否邪
史記曰舜冀州人在河南按職方云冀在河內則誤作河南非東夷也與孟子之說異觀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可知其誤
然越之邑則有上虞餘姚山則有歷山水則有漁浦三憮墅則有姚丘百官（山叶所旃切憮音荒　[illegible]切官叶俱員切）
上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圖經曰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于此故曰上虞一曰舜封支庶于會稽故邑有上虞餘姚在府東一百八十里風土記曰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一曰謂邑有姚丘即舜母握登感大虹生舜之地虞山在餘姚縣西三十里大康地志曰舜避丹朱於此歷山在餘姚縣西北八十里舊經曰在會稽縣東南昔舜耕所也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十道志曰漁浦舜漁處也圖經又曰上虞縣北有漁浦河是舜漁之處三憮（音武）圖經曰上虞有地名虞濱其水經嫣（音圭）石入東海江裏有上中下三憮昔二女降時嫣地高險回曲使者至險輒憮然而歎故曰三憮憮失意貌姚丘風土記曰舜生于姚丘去上虞四十里有桃丘即姚丘也百官里名新記曰上虞有百官里會稽記曰百官者丹朱從舜于此
其為有巢陶焉有竈汲焉有井祀焉有廟（巢舊作鄛　廟叶莫假切）
巢里在上虞縣舜時供儲在此陶竈上虞有古陶竈舜所作舜井在上虞西北三十五里舜廟在上虞西三十五里
其遺迹也意者不生於是則游於是乎
意者以意度之也
舜為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烝烝是傚
尚書堯典曰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曰諧和烝進也

舜爲人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踐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舜爲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至今愛而能容容叶於方切
萬章問曰象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已矣
舜爲人君巳天下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如叶邎 遜須新切
禪禪位也謂除地爲墠告天而傳位也漢書律歷志曰
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嬗古禪字也
子眞瞿然離席而立拱手而對曰於戲噫嘻盡善盡美雖
甚盛德蔑有加矣昔季札觀樂而止于韶自韶之外不敢
觀余問風俗亦極于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
於戲音嗚呼字
瞿然敬貌又遽貌於戲歎辭也噫嘻亦歎辭也亦曰有
所多大之辭也盡善盡美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季札吳公子左傳襄二十九年曰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無妄先生粲然失笑於旁曰固哉子眞之問有君之禽也
茲皆古之越非今之越也
粲然笑貌見齒粲然也固陋也
今死骨朽世變風移山川雖在人物已非
前日淳樸變而澆僞前日廉遜變而爭敓前日勤儉變而
驕怠前日忠孝變而悖向何執紱上陳迹而譊譊其頰
舌邪
澆薄也悖逆也譊譊諍也一曰爭聲也頰面旁也易曰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有君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亦不常弊蕪爲惡
爲雅人是繫
弊惡也
今朝廷駐蹕東南越爲鉅藩密邇堯天益尺五閒
駐止也蹕止行人也天子出稱警入言蹕時高宗遷都
杭州故曰駐蹕東南藩屏也堯天史記曰堯仁如天尺
五邇近也三秦記曰杜鄠近長安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
五
帝命重臣來鎮是邦入境問俗登堂觀風

入境問俗者禮曰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登堂觀風
者臥龍山有觀風堂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因舜禹之遺化明吾君之至仁布德教於黃堂變薄俗而
還淳翔何世之無才亦奚有於古今
黃堂太守之聽事也
子不見夫衛命虜庭死於王事如陳公張公者康議禮請
康丑難赴炎如華君傅君者庸是豈異代之人邪
陳公名過庭山陰人張公名守發會稽人靖康閒爲和
議使咸死虜中華君名初平會稽人靖康初爲太常博
士爭金人尊號議論不屈觸怒當塗傅君名崧卿山陰
人建炎閒虜犯浙東越守以城降公舉兵赴難越人賴
之
又不見夫姚江陳公所臨有聲亦克知幾身名兩榮
陳公名橐餘姚人嘗爲台州功曹攝天台臨海黃巖三
縣皆有異政後以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徙知陳州又
徙婺州告老遂致仕
執政李公忤意權臣老於淪落世賢其人
李公名光上虞人除參知政事時虜方通和秦檜欲稍
徵發備公極言其不可檜以爲害和議嗾言者論之安
置藤州後遇郊恩復官還至蘄州卒

愍孝蔡子捐生可悲同彼旌忠廟食於茲
愍孝廟名在府東北二百七十九步祭孝子名定建炎
中父革以罪繫獄請代不報因撰墓銘并訴牒寘諸懷
遂詣府橋下自沈而死有司憐之竟脫父罪事聞于朝
賜廟額曰愍孝旌忠亦廟名也在府南三里建炎閒越
守李鄴以城降虜趙直唐琦奮飄擊虜酋琶八慢罵令
活焚而死蓋欲延緩使彎得遁去也事聞于朝賜廟額
曰旌忠
隱吏王君斯稱著名一門可稱賢父難兄
王公名公袞山陰人盜劫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公袞手
殺之其父俊彥與公袞並進士起家兄佐狀元及第難
兄者世說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茲固先生目所親睹也安知後之眎今不猶今之眎古乎
眎瞻也漢書京房傳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先生曰有君越人也知越之風俗而已矣昔子虛夸雲夢
爲有先生詫齊亡是公折之曰上林之事今越未足侈齊
楚之大何足吾夸之
雲夢子虛賦註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今屬岳州詫
誇也

有君曰昔吳子問柳先生曰晉國之事而柳曰晉對今子
眞問余曰越國之俗而余曰越俗亦各因其所問而及之
爾余豈眷眷無關無知于越之外哉
吳子吳武陵也柳先生子厚自謂也子厚晉問曰吳子
問于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
吾願聞之可乎曰可云云兄無辭曰晉問凡七蓋效枚
乘七發以諷時君也眷眷不明也
今天子披輿墜之圖思祖宗之積求治如不及見賢而太
息文德既修武事時閱蓋將舞干戚而服遠夷復侵疆而
旋京闕
輿車底也說文曰輿地道故曰輿地後漢鄧禹傳曰光

氣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大息大聲歎也千猶也感
羿也昔大禹謨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而有苗格此用其意也侵疆謂金人所侵之地也闕觀
也古者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人臣朝
至此則思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
余族其東晋今衛北一傲吉甫美周室賦崧高歎吉日招
魯公命元結撰磨崖紀筆頌中興紀洪烈邁三五負前
謀亘天地昭日月結叶徵貝切烈叶力質切負叶盧政切謀叶魚橘切隰通叶徒吉切亘帶鄭切月
東晋今中庸曰車同軌書同文吉甫尹吉甫也詩崧高
美宣王也吉日美宣王田也魯公顏眞卿也與元結俱

唐人結嘗作中興頌顏公書爲其末曰湘江東西中直
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又張文
潛題磨崖碑曰水部胷中星斗文太史筆下蛟龍字天
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不磨皆適也三五三皇五
帝也負違也謀札也前謀猶言往謀亘竟也亘極之也
盛言功業隆盛亘極于天地之大昭顯于日月之明
於是窮章亥之所步攷神禹之所別覽四海九州之風俗
推兩京三都之皆述騰萬丈之光芒有皇宋一統之賦爲
而瓜會稽盜致陶中之一物物叶微律切別叶筆吉切
章亥者淮南子曰禹使大又音泰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
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豎亥亥步自
南極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
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許愼註曰章
亥善行人皆禹臣也神禹所別者書禹貢曰禹別九州
兩京者後漢張衡嘗班固兩都作東西兩京賦十年乃
成三都者晉左思欲賦蜀吳魏三都遂搆思十年偶得
一句即使疏之賦成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芒草
端也光芒猶言光燄也韓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致陶窯也東坡詩年拋造物甄陶外
無妄先生自知失言色有條然與子眞撥遷而避有在

逡而寄傲於南窗有飄飄凌雲之氣凌陵 氣叶見前
逡遁卻退也傲樂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曰倚南窗以寄
傲凌侵倚也犯也

會稽三賦註卷三終

會稽三賦註卷四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東嘉王十朋 撰

明 渭南南逢吉 註

上虞尹 壇補註

民事堂賦 并序

堂在府治北乃稽與聞添差簽判之公堂也會稽志
日王龜齡簽判日始赴史曰戊寅冬作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朋備員越幕歲將朞矣惟不才膺
然無補日旨敗官曠職爲憂所李賁堂主人甚賢同僚皆

士君子朝夕講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爲之賦目志其一
二云朞音姬
志天語者志記也天語天子之言也宋高宗曰王十朋
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故授紹興府簽判幕幕
職也惟在上曰幕元祐中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爲
幕職官蓋幕下之官也朞復其時也又曰周年市四時
也敗毀之也左傳叔向曰貪以敗官爲墨曠廢也書曰
無曠庶官黃堂主人謂太守也時汪尚書師心爲紹興
太守僚官僚也左傳衛林父曰同官爲寮要樞要也
繄越幕有下僚兮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謂天語之丁寧兮
銜聖恩而不敢忘吹民脂且飽淒兮猶雀鼠之偷太倉
苟不民事之是思兮又將奚逭乎天殃繄於兮切逭胡玩切
繄發語辭寓寄也丁寧屬辭也銜口銜也吹食也民脂
者蜀國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乃宋太宗取蜀
王孟昶令箴二聯先後互換言之者猶雀鼠之偷太倉
者韓昌黎送盤谷子詩曰家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雀鼠
偷太倉東坡送劉孝叔詩方將鼠雀偷太倉未肯衣冠
掛神武逭逃也殃禍也罰也
嗟會稽之大府兮羅萃歲之凶荒颶風作於孟秋兮消浸
淫而異常大吳怒而江濤沸溢兮漂廬舍而壞隄防渠堰

窮而歲大侵兮民餓踣而不亡射的黑而米斛千兮擷蘷花以為糧痛類海之蚩蚩兮葬江魚之腹腸擷音[illegible]蘷音[illegible]通才甸切 首貝盧有戚踣蒲北切

大府射的擷俱解見風俗賦糧遣也荐重也爾雅曰仍饑為荐颶風者海中大風也傍千里投荒雜錄曰南方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又嶺表錄曰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天吳者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皆青黃漂浮也原註曰是歲上虞縣中漂蕩屋宇者四百五十三家粢盛者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大侵者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註曰侵傷也踣斃也倒也蘷草茶蘼類也爾雅翼曰生水澤中最大者名龍有花原註曰是歲饑民擷蘷花掘草根而食類海蚩蚩謂近海之民也詩云氓之蚩蚩註蚩蚩敦厚貌江魚江中之魚也原註曰是歲上虞餘姚死者幾二百人魚腹楚辭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

予嘗告其故于前使君兮請敷奏於巖廊顧幕中平日之辨兮人適斬其為狂會伯舅之傳召兮達民瘼于九重予殆有類於輦者兮亦何恨夫言之不庸傳中戀切重叶直王切庸叶于方切

前使君謂前太守趙殿撰令詵也敷奏陳進也巖廊高

屋也董仲舒曰舜恭己巖廊之上辨判也斬當斷也一曰斬固也斬至其行也韓昌黎言箴曰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伯舅伯宗也傳驛車也瘼病也九重指君門九重而言也亦不敢斥言其君之意輦者步挽輦車者也左傳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穀梁傳曰梁山崩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曰云云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曰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

洪惟當宁之至仁兮視赤子其如傷蠲常賦而敕天啻兮出內帑之所藏哀東州之無告兮憲吾民曰龔黃左公孝而右孟博兮相與協贊其惟良先撫字而後催科兮正今日之所當覽公私之債負兮曰俟序歲之豐穰省訟牒之煩苛兮抑讙政之索疆節無用之浮費兮俾斯民之小康茲政事之所急兮敢不忠告乎黃堂啻與通帑他朗切上聲忠告之告姑沃切 切重堂額

當宁者指天子也禮曰天子當宁而立爾雅曰門屏之

間謂之宁視赤子其如傷者書曰若保赤子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蠲除也常賦有常額之賦也內帑金帛所藏也原註曰是歲聖旨蠲免租稅以內帑代償東州者謂會稽也班固曰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無告者孟子曰鰥寡孤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龔遂也嘗為渤海太守黃霸也嘗為潁川太守漢書循吏傳序曰若黃霸龔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左公孝而右孟博者蘇東坡詩曰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嬉且諧後漢黨錮傳序曰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晊音質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惟良者漢宣帝嘗稱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撫字催科者唐書陽城傳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責者受貸不償也穰眾也豐也詩曰豐年穰穰龜齡代王師上劄子曰將本府所有逋負積年公租私債令至來年蠶麥成熟然後理還牒者官府移文謂之牒訟辭亦曰牒也唐漢彥博傳訟牒滿庭讙其煩碎囊木中蠹也浮費者浪費也小康者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告啓告也論信曰忠告而善道之

至君鑑剔利及九千頃兮曰侵佃而就荒歲和買無慮十

萬緡兮曾無一錢之償権酤之利半奪于有力兮財賦浸以荒涼兼并之弊熾於大族兮稱貸假于豬攘茲又越中之巨害兮姑略言其大綱[illegible]

鑑湖解見風俗賦境絕利博莫如鑑湖下荒蕪也龜齡鑑湖說曰國朝人始盜湖為田盜於祥符者纔二十七戶至慶歷間為田四頃而已至治平熙寧間盜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矣政和末遂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豪族公侵疆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無歲無之今古湖為田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官吏徒見夫六萬石之利于公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緡錢也紹興府和買絹建炎紹興累次蠲減外八縣計二十萬匹償還也権謂榷酤其利以入官酤賣也漢書武帝紀曰初権酒酤請禁民酤賊獨官開置取利也荒涼不治也絹帳猾戶之民也餒饑也陶淵明詩寒餒常糟糠

若夫民事之在天下兮固不足已知其詳有一言已盡之兮曰生之而不傷擇守令兮去姦贓慎勿擾兮如牧羊茲隴畝之惓惓兮願入告于天王傷叶[illegible]

生之而不傷者龜齡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

傷牧羊者漢卜式傳曰式為郎牧羊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隴田間行水道廣尺深尺也惓惓謹也漢劉向上封事曰念忠臣雖在隴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天王者蔡邕獨斷曰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蓬萊閣賦 並序

會稽志曰設廳之後曰蓬萊閣設廳即今之府廳也五代錢氏所建其曰蓬萊閣在二賦之後而成然其中所述即戊寅之中秋蓋追思而作者也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為之冠昔元微之作州宅詩世稱絕唱近代張公伯玉三章膾炙人口好事者從而和之獨未聞有賦之者 冠古亂切 炙之夜切 和去聲下同

嘉山水者晉王羲之傳曰會稽有佳山水冠者衆之首也元微之州宅詩夸于樂天曰州城柴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目來四面無時不靡除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

影向檐前落鼓角聲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絕唱見風俗賦微之一代奇才下註張伯玉朱嘉祐中以度支郎官知越州其答于越州蓬萊閣詩曰昔報蓬萊高閣成越山增翠越波明雲收海上天地靜人在月中金翠橫游女弄芳珠作珮僊人度曲玉為笙會須長揖洪厓伯醉聽銀河秋浪聲又州宅詩曰萬壑湖山朔水濱朱門畫戟開松筠登臨不踏紅塵路燕寢長居紫府春晝靜欲驂風外鶴夜寒疑是月中身我慙自首方宸被猶得蓬萊作主人又蓬萊閣醉歸詩曰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號鳥似來留翠珮旁人笑我整花枝腰間斗轉黃金印頭上斜欹月接羅拍手向他兒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膾肉聶而切之者也炙炙肉也膾炙人口言若食膾炙之美也

十朋筮仕之初身為蓬萊客適者中秋之夕與同僚會飲于茲閣覽湖山之勝翫月于樽俎間即席賦詩諸公皆和既而念之閣不可已當登一詩不足已盡意遂從而賦焉 [illegible]

筮仕者也初官曰筮仕蓋筮而仕也適者猶言幾者郎就也賦詩者敷布其義于詩也龜齡詩曰中秋翫月小蓬萊風送嬋娟入座來樽俎為交清有味湖山照眼淨

無埃雲生腳底蛟龍臥影落人間鼓角催把酒問天兼問月何時此夜更銜杯

王子游會稽客蓮幕登臥龍之山躡巨樞之閣秀閣千巖不觀萬壑雜遝目于東州暢幽懷于廊廡 廊音 廡音

蓮幕者幕官之稱也南史曰王儉為南齊相幕府皆美士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謂紅蓮映秋水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稱暮美之韓偓寄湖南從事詩蓮花幕下風流客杲行杲之字也臥龍山見風俗賦越於九州種山下註巨鼇閣者列子湯問曰渤海之中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帝恐流于西極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閣者察而數之也千巖萬壑見風俗賦千巖競秀下東州解見民事望賦洪惟當宁哀東州下註暢道也遙也廓開空虛也

于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盍良朋把酒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賦詩旨寫我心 分叶方楮切 文叶微匀切 今叶居銀切 心叶斯人切

簪盍者易曰勿疑朋盍簪盍合也簪疾也謂朋合而疾來也寫傾也輸也

周覽城闉鱗鱗萬戶龍山戒珠翼伏東武三峯鼎峙列障屏布草木蔥蘢煙霏霧吐棟宇崢嶸舟車旁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 布叶彼互切

闉城內重門也廣韻為城上門鱗魚甲也鱗鱗言整密如魚鱗之稱次也龍臥龍山也與戒珠山相望戒珠本名蕺山因山有戒珠寺故俗借名呼之龜龜山也東武里名俱見解風俗賦三峯者張伯玉蓬萊閣望詩曰三峯出雉垣註曰中有臥龍蕺龜三山為鼎峙言如鼎足之峙立也屏布言如屏障之布列也蔥蘢者鬱薇而條暢也棟宇者屋檐為之棟屋霤為之宇棟宇猶言宮

殿也崢嶸高峻貌旁午者分布也顏師古曰一縱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禮曰都城不過百雉六州者越婺泉建台括也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而越州督六州隸江南道

東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虞故陵丹青儼於祠宮藏丹書於魍穴邈盡於無窮 [illegible]

稽山會稽山也陵禹陵也祠宮禹廟也魍山神也魍穴即禹穴也俱解見風俗賦丹書者類山記曰禹得玉匱之書乃遁甲開山圖因以治水訖更撰員靈之玄要集天宮之寶書者以南和丹稽盛以玉笥藏于玄臺之中

堅石之匱畫分也左傳虞人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南目秦望哀秦之過方鐵石且頌德驕顏色且相賀嗟僊藥之不來儼腥風之已播 [illegible]

秦望山解見風俗賦南秦望下哀秦之過者賈誼嘗作過秦論三篇又杜牧之阿房宮賦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龜齡又有詩云秦皇辛苦求僊藥不識蓬萊在此中又云祖龍車轍徧處寰只道蓬萊在海間空上望秦山上頭不知此處是神僊亦是哀之也鐵犁鐵也鑱石以鐵鑿石也頌德碑見風俗賦淳碑斯篆註蓋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而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者也驕顏色以相賀者始皇行封禪之禮則君臣動色交相慶賀以為太平之極功僊藥者神藥也見風俗賦藥物秦皇求之註餓行塊也腥風者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李斯恐有變祕之不發喪棺載轀輬 轀音溫 輬音涼 臥車也 車中輒車臭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播揚也

西望夕陽過日南亭懷王謝之風流感斯文之消零徒觀大茂林修竹銷煙靄而冥冥

夕陽者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南亭王羲之謝安感斯文茂林修竹俱見風俗賦冥冥幽也

北望滄海灘其猶未方吳門之背龍觀越國其如蛇盤龍

鼓於一震廬吳國而成窪訪麗譙之故址第見虖古木之號鴉鴉烏瓜切

北望滄海者三江門外北十八里至海方吳門之壹龍飛越國其如蛇者吳越春秋闔廬傳曰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震鼓解見風俗賦雷鼓銅漏下窪清水又深也左傳曰吳其為沼乎註曰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也譙者樓之別稱於城門上起高樓以為守禦之望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華安仁曰雷門乃古城此門今府子城也其詩曰麗譙高處有雷霆終使吳人攝大聲

前瞻鑑湖滿目雲水嘉馬侯之偉績慕賀監之高軌祠荒兮遊迹半湮宅冷兮黃冠無奕徒有漁舟買篛風檣航葦往來虖鳴篤之鄉欸乃虖煙波之裏紙是二韻叶見風俗賦欸音古歎切通欸篤音積乃音靄

鑑湖馬臻賀知章俱解見風俗賦祠馬臻祠也一在會稽縣稽山門外東南三里一在山陰縣常禧門外西南六十四里宅賀知章宅也見風俗賦浮賀監之家註黃冠道士也唐書曰李淳風父播仕隋棄冠為道士號黃冠子風檣者言舟檣乘檣風而行也檣風解見風俗賦

航葦者航渡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欸乃者櫂舲之聲也黃山谷曰湘中節歌聲

側聽高閣翚飛崔嵬俯瞰州宅稱樓高才面無時之屏障家終日之樓臺長湖山之價於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

翚飛者詩曰如翚斯飛箋曰五色成章曰翚翚者鳥之奇異也崔嵬高峻貌高才指元稹也面無時之屏障二句蓋變稹四面無時不屏障之詩用之

言未畢客有揖斯閣而請予曰予亦知夫閣之所以待名者虖蓋始於元和才子也以玉皇案吏之尊擁旌麾于千里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以筆力坐移於是也齊名有白從事有華胥中有萬頃之湖眞一代之奇偉也詩草一出蓬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鑑湖之風采蘭亭艶唱亘古今而莫擬也子亦聞夫才子之傳否虖姑問試其從何而來集虖彼而至于此也才子之才固足以起吾子數百年之登慕才子之所以獲侍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恥也夫何惜之有紙是二韻叶見風俗賦

元和才子謂元稹也唐書稹傳曰稹尤長於詩天下傳諷號元和體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呼元才子擁旌麾于千里者言稹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也旌

旌節也麾旗屬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者稹偽傳曰謝自然泛新羅船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師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飛僊莫到筆力坐移如風俗賦乃云直海中之蓬萊張伯玉讀杜子美集詩亦云筆力撼蓬萊白白居易也齊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華胥寶華也胥中有萬頃之湖者居易酬稹誇鏡湖詩曰一泓鏡水誰能羨自有胥中萬頃湖蘭亭艶唱稹所辟幕職皆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為詩什登卷副使竇鞏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艶唱集虖彼而至此者舊唐書武儒衡傳曰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恥之會食瓜闕下蠅集于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此言集虖彼謂稹知制誥時至虖此謂守越時也

予於是引客之手摛袂而起言契乎心諾諾唯唯

袂袖也契合也諾諾唯唯皆應辭也

有是哉有是哉斯人也而至于斯也何忍言之哉三哉字自為韻

有是哉二句按梅溪集只一句

俄而鼓角作於人閒明月出於林端妙三弄之梅花燭十分之銀盤酬一觴而徑醉有不盡之餘歡閒叶輕天切端叶都玄切盤叶蒲於切斷予省切歡叶荊元切

角軍器也唐書百官志曰節度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鼓角樓始此三弄梅花角中所吹曲也秦少游辭曰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銀盤月也盧仝月蝕詩曰爛銀盤從海底出斷飲酒盡也徑直也

頃之陰雲忽興點綴青天漸山川之蒙籠若有姤虖嬋娟倚危欄而感慨覽與盡而思旋矣綴休衛切

點綴也嬋娟美好貌謂月也感慨解見風俗賦

於是相與跽著於清白之堂掀齒於清白之泉閱唐宋之題名終夕為之慨然嗚呼噫嘻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其無出虖范文正公之賢跽休衛切

跽著也清白堂會稽志曰直單實崖北清白泉嗚呼范文正公俱解見風俗賦作起也禮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夫虢崙以文正為歸而恥微之可以見志矣

會稽三賦註卷四終

敘注會稽三賦後

會稽三賦者何賦會稽也注者何命也故弗敢辭以貽羞也然則故有注乎曰有有則又焉用注曰周世則氏注首賦矣傾者核而武跡史鑄氏注後二賦又指注首賦矣然墓而多支夫是以又注也是以周之所畝者十之三史之所畝者十之七也概以不旬分而節解乎意者賦之質也韻者賦之文也故文質俱易者分文易而質不易質易而文不易亦分固非求異於彼也調字者何正聲也聲正則發切韻者何和音也使音有不成雖麗而固弗則矣豈曰補述其事云乎若夫首傳者何哉所以昭世行也世行昭而政美鉅可稽矣圖者何計迹以歛文焉爾亦古人左圖之意也故曰列諸首則讀賦者易為解矣姜泉南逢吉識

刻會稽三賦序

南大吉撰

君子長郡國以經緯夫民治者非自用之賢而能自得師之賁夫其師也非無徵之患而嚮自取徵之難是故前者後之象也文者政之跡也因其象而象術其跡而蹈且步焉政或有弗效者予未之前聞也紹興古越地由周而上列諸國由秦而下列諸郡其所由來吾不知其凡幾世其長而治之者吾亦不知其凡幾人矣初予以戶部郎中出守是郡既至則見夫巖蕪壤委浩浩乎弗有統紀闃闃乎弗可以智乘也深懷恐畏厲無以勝而永貽民殃時若觸風舟涉大洋而莫有引援之者于是取紹興名宦志攷而觀之自漢至宋見所謂王賓判十朋者志曰王十朋稽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斯生易之十朋毅然如御吏奸不行乃嘆曰是亦可師也已乃遂攷宋史王本傳而細觀之始見其平生行實之詳乃又嘆曰是眞可師也遂又取王所爲會稽之賦觀之文雖不逮揚馬然其事該而核義嚴而正感深而遠皆爲政者之所當知乃又嘆曰有本者固如是夫而板乃郡所有者則亦既就磨滅而弗可觀矣注則合周史二家又或牽合糾繆而弗可盡讀也乃又嘆曰是固可使之終于淪沒而弗白也即欲自爲校註顧又繁錯而弗克有閒也于是以其意授逢吉弟戾之爭參傳攷去其無稽而謎者刪其繁與複者闕其幽者合其支離而換者更其譌者增其缺叶者補其略與闕者比其成也取而覽之乃又嘆曰是固弗甚佳于二氏也然亦可以釋三賦矣乃遂刻之俾傳之永久則凡後日來長斯郡者皆知斯人可師斯賦可徵而傳而紹興之人其亦有永賴也夫嘉靖二年冬十月十有九日瑞泉南大吉撰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初以郎部出知紹興逢吉字元貞

山陰志史鑄字顏甫號愚齋初嵊縣周世則嘗爲注會稽風俗賦鑄病其不詳又爲增注併注後二賦鑄以當時之人註當時之作耳聞目覩詩必有徵視後人想像考索者特爲詳贍且所引無非宋以前書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牽合名勝者可比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亦劉逵張載分注三都之亞也

會稽三賦三卷

宋王十朋撰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至龍圖閣學士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梅溪集此賦三篇又於集外別行一曰會稽風俗賦仿三都賦之體歷敘其地山川物產人物古迹一曰民事堂賦民事堂者紹興中添差簽判廳之公堂也元借寓小能仁寺歲久圮廢十朋始重建於車水坊一曰蓬萊閣賦其閣以元稹詩謫居猶得住蓬萊句得名皆在會稽故統名曰會稽三賦初嵊縣周世則嘗爲註會稽風俗賦郡人史鑄病其不詳又爲增註併註後二賦末有嘉定丁丑鑄自跋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標舉茲邦之勝鑄以當時之人註當時之作耳聞目覩言必有徵視後人想像考索者亦特爲詳贍且所引無非宋以前書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牽合名勝者可比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亦劉逵張載分註三都之亞也

樂郊私語

姚桐壽撰

樂郊私語序

余于後至元己卯教授餘干時同知州事爲海鹽沈穀仲實也仲實開朗好讀書與余傾蓋若平生歡兩人以爲相見之晚遂結姻盟庶幾久要不忘之義乃不三四載各以解官星散忽于至正己丑仲實奄棄賓客余裹糧走海上哭之劉夫人出拜余曰老身惸一愛女不欲遠嫁郎君婚期已近倘能就婚相倚爲命是未亡人之願也余悲其言而許之至歲壬辰兒年十八行將逆婦老妻謂余曰大兒已堪自立此兒猶黃口忍棄置海上乎遂夫婦移家于豐山之陽至明年二月始畢婚事劉夫人復拜余曰亡人所遺秖一穉中嬰孺門戶衰冷所冀翁媼郎君爲我支撐倘云此後終當顯興是非亡人試契于翁媼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謂吾婦曰世方擾攘桐江追處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懸海上亦

自可託何必故鄉遂定居州城往來于豐陽別業之間稱此州寓公也既而與新故知交若雲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梅本州楊友直將千春林夏澤等討論書史遺撥旅懷凡耳目之所覩記有觸于中輒爲條載數年不覺叢聚成帙私爲之歎曰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墨如此海上眞我之樂郊也遂題之曰樂郊私語以就正于後之博達君子云

至正癸卯春三月桐江釣叟姚桐壽樂年叙

樂郊私語目錄

曹公祠　徐滑廟
六里山天冊碑　劉伯溫論南龍
丙申日闘　楊完者武林之捷
德藏僧真諦　黃郎中廟碑
趙子固　稅務
貢師泰　楊元坦行狀
辰士信杉青之敗　杭州新城碑
范巡檢　西域種羊
三州守　會昌杜詩註
張文穆公　澉浦市舶
也先不花　天裂
朴知義　金粟寺放光記
秦檜像贊　繆同知
大成樂　楊氏樂府
楊廉夫　陳彥廉

樂郊私語

桐江釣叟姚桐壽樂年著

先嬀居士郁嘉慶伯承校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檐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忿亦無欲，如何證無生，卻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讀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筊，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歸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薛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鋪，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故以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襤褸，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鋪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撫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饑寒出無驗之句爲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實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石靈符，文具眞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于一時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學提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復見于海鹽之横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脈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纏，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黄，若有霾霧，市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眹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匕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回視窗隙壁罅，皆成兩圓影，若重黄卵，亦復闢合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二，兩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又日變色，有軍急，吳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

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完者以數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爲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爲備，及敵已入境，倉卒出拒，遂至敗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之問，乃趺足曰：罪誠在我。即統苗土官軍分爲三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楨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黄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皁亭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敗于東城巷，張軍悉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逃。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爲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初有僧眞諦，性木魁駭，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璉眞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

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死聞用水銀灌殮欲發尸婬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覬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忽起抽韋駄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靡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超躍蹤踰尋丈若隼撇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擾攘狶揮皆爲毀壞楊大懼謂是韋駄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于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綸然廟爲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于二黃竟不知爲誰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

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頹圮民復奉主璨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故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使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令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

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錄于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蘆汀葦岸看夕陽賦詠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皷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

與公從弟子昂自苕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固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故棹行吟勝處耳坐于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懋愚徹里竟訴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爲宋樞密郭三益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爲剝斂叫嚚之場前後何雅溷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即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關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詣上司其實利則歸己虛額則張挂欠籍云

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額欠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泰懷印脫身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于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絕江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遊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峯大師行脚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歸隱于寺題其棲禪之室曰大隱貢因述真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于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福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上世所從來旋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先塋及高曾已下諸像

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土著鹽之澉浦高祖春宋武德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後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制內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

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楧
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
直生方睟耳母周夫人携孤扶櫬而歸時康惠
公及陸夫人與楧生母曾夫人相與保護至泰
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爲人倜
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
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
所在著積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復于至

正丁酉盡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
煢煢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耳遊惟友直足
爲旅人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
友直往矣無以紓㦖悱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
以請于當代大方爲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
馳川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塲以下皆統兵北
屯半邏新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黎甸民
間米糓踴躍而薪爨不屬多破所居柱几榻而
炊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
敵檣艣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
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
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
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
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兇肆掠人
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婬

汙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
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
焉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普
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
獸等不宜使人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今若此
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
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乎松嘉湖
四路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
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
長吏復楉之酷歛鞭朴棰楚無有停時死者相
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
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爲譬其辭有曰有嘉太
尉克綏我民曠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
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豈不慚靦斯
言也乎

州瀕海鹽爲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毎稞
兵飛棹往來買販雖吏兵莫之敢攖至正丁酉
瀕城范廉卿以蔭補蘆瀝巡檢其爲人恂恂儒
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
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毎懸火竿上
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
心懼毋敢于州北私販境內爲之肅然先是本
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
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
也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懐
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爾戚緣之
句疑以爲羊可徙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
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
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茄咒語
有乎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

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
有致生疑耳使讀浦江其立夫西域種羊皮書
稱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
道剕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闘
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柚臍未斷馬蹄
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
老飫肉蹇開塞饑肥裁皮稱作書林寶南州俠
客遇西人昔得手稱今無倫君不見米蠶之錦
欲盈又康治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
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
如吴詩所謂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字齋舍頗亦弘廠有至元
六年知州趙孟貫寶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
葉彥中甫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于
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黄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
到于今稲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

時以宗室貴爲黄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判宗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貫守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甲第生之聽嚴傳老胥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守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揆爲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濟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此州先正曾吉甫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音切類多異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陵石馬果當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爲蹋字之誤改

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閑象舜過以天闕爲天閫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頓長纓以纓爲櫻之類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貟張炯子勝卓學有奇表與予爲道義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而柔哥盧世榮輩以罷冗官一條爲侵奪朝權詈聲朝堂曰何物蛙蝦兒遮欲奪吾柄邪夜令健兒賊之途將甘心焉幸中丞趙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日雞拜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若干卷行于世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

留夢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爲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爲未足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最爲本州一大後患也

澉浦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十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荅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荅遲遽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其作此州水鬼逆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胥顛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百花愈令堅閉無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徧懼初來客爲真寔也不花今爲叅知政事

已亥秋九月曉余晚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蠕蠕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于冶鑄者少時方合操冊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細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既出肺腸其腸忽蜿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寬大容畜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握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牆外牛鬭娘可避之衆家戲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鬭牆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輙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毋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眞

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眞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綫蜎蜎而出盤繞舉

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嘆爲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含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刼此光常若如新每自漢年覺光東度迄于吳代猶未該被于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門于吳會傳像教于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干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緻閒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峯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暈特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衆驚歎此瑞爲世稀有余以爲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令之虔禱發于天情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爲廣文感極之證而見前千萬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爲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刼過去刼中普照群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體投地援筆記此爲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當參知政事入本朝于孫多不學曾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鬚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逢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業廸帝庸作

歌刻碑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審辭致奬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鎬鎬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曾渠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寧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蒐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是贊是摘啓中數語爲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式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既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復以曾渠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曾中紹興甲午趙逵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弟不識茂明何故代渠作啓余倫錄以示常氏不以爲然愈益珍重甦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于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與大戎我師逢大捷既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役繆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繆陰屬其弟

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爲繆心戰釋不以介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咸得衆心由是視他所集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工猶未輟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範百司猶徹其皇命日夕尚勤瘁俾況爲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惟杉青閘畔烈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忿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乎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眞州貝君身爲考其度數脅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嘗彼此遞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

崇寧大晟樂大呂無射二鐘持與考擊則叱余所藏聲益加高判不相協余乃竊嘆曰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既如此絲石可知知其聲者則州之喪没匪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一蜀黥卒爲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實自其身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鐘之律蔡京亦從臾其說即使範金裁石用之郊廟至頒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出而身遺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阽危于濟河鋒鏑也第所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别有出于幾室葭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鄞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没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爲作圖紀其說于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之責望賓主者

楊康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爲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别室候之俄門外有剥琢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乎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與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僅爲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彦廉好作怪體象善繪事其母莊本閩人父恩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携彦廉歸本州撫育逮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彦廉每映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彦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哭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不看浙江因爲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附姚處士墓誌銘　會稽楊維楨

君諱樁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秘書監合肯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爲秘簿宗之宗之于三人一居峨處曰二府君是爲君入世祖曾大父思晟登宋景定壬戌榜進士第階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交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傲敏不習群兒弄長手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樂育館歲聘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見君性端直年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利曲直必置其下鄉隣有爭者不直有司直于君得一言即解去歲飢周人之急惟恐弗矣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峨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樞者飲餽粥於行者行者不渴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名深靜又構層屋曰松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其中觴詠咲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超吾

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周在達都等皆肯問政于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竅者鑿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壽曰兄老病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側名仕版圖光其光桐壽因自書北覲得餘干校官君娶袁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雋光卒次桑次釆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德瑞君生于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越二年十一月六日葬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桑謁余理官次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于家任恤行于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子不幸桑不孝也桑屏為光生徒幸先生賜之銘按其家鄉貢過士魏釣狀為之誌而銘　桐之岡㸃㸃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山水相繆是為峨溪姚處士之丘

樂郊私語一卷

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順帝後至元中嘗爲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自號桐江釣叟至正中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倘得以閉戸安居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爲名雖若幸之實則傷亂之詞也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其中如楊額哲武林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頗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六里山天冊碑秦檜像贊魯訔注杜甫詩諸條亦足資考證末載楊維楨撰其兄椿壽墓誌一篇頗爲不倫桐壽欲表章其兄何不敘之書內而乃附載於末核以體例深屬有乖今削除不載惟錄桐壽之本書焉

樂郊私語一卷　　胡玉縉撰

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其中如楊額哲武林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頗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六里山天冊碑秦檜像贊魯訔注杜甫詩諸條亦足資考證

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趙子固孟堅爲賈似道幕官卒於宋度宗寶慶二年樂郊私語云子昂入元後爲學士過子固家云云不覈時代致此誤後來以爲子昂口實玉縉案寶慶爲理宗年號周說未是孟堅蓋卒於度宗咸淳丁卯前詳見錢大昕養新錄浙江通志條下提要於別集類彝齋文編下亦及之

甌江逸志

勞大與著

甌江逸志

石門勞大與宜齋著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榮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忠義懇懇如此今世俗所傳荆釵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慫慂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蠛之蓋孫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設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錢氏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錢憤而投江死一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者極多不足深究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場文內所取一甲三卷未決狀頭閣中有識周旋者素知名者其人以

面白豐美對遂以旋卷首爲及臚唱階見貌寢甚衆論悵然蓋所問者周旋所答者陳安周瑄也此致之前定如此

季德卿稿以遊薦應浙天鄉試先曰主試者爲張文忠文忠素暱季接談頃方提季稿姓名遞報祭至起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謂張所注意遂誌之心初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爲取之中式夫以權相斥一儒生如發蒙振落耳反藉之發名信有命哉

張永嘉爭教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由是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冢宰破例陞郡通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瑞安諸生名鳳素戒殺刻太上感應篇印施無數己未春病劇恍惚被二役拘去至中途見三神人坐麥中一黃衣者曰此人奉行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役云快去黃以足疲不前役扶之歸已三鼓矣家人方泣以參湯黃遂甦備述其故病尋愈後黃年古稀鬢眉復黑齒落更生

平陽周震侍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君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已而震雙目忽爲物噬眼而死有人死而復甦見震在冥司冥王命鬼爲之作證震辨曰何罪冥主曰汝悖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願就畜地冥主曰汝眼界自大傳獲兩目行磨受箍也黃象皮而去

東嘉有梅大歐者學神仙之術一日忽有所悟頗失聖大歐與其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詎能

遍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其友之術少遜于梅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温境神也喝禁之足不能前獨大歐得詣門首遙見 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炯然餘無所見所遇載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明宏治戊午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者初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宜慎火災幾城內在處有火災既而禁中亦火或問孟春傚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嘗記紹興己酉永嘉災有此異余故云然云意亦其驗也

開然堂類纂云劉衞山懋功道雷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居者孔有女嫁某氏而寡遺孤始孩封于孔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甥然孤者易斃耳若孩可搤而有也乃陰令所畜童賭毒至同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諱明則斃之謀定將初昏雷即轟然自窗從柱而下震孔氏子與童背死乳母方手其孤雷拱孤置几上震乳母死柱亦折紀竟無恙明隆慶四年五月間事也嗟乎雷不震之于斃孤之後而竟於此殛孤也異哉

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乾汞之術寓嘉福寺寺隆周大節胥役也知其術思欲奪之適其代巡至乃僭以左道惑衆以求必得朱無奈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即同周登寺山上采藥草授之歷試輒驗朱竟他往周得其術頗致故態頃之嫖婦避疫寺中周挑之以永公門而私之既敗而死夫將邪妄之財非錄之慾天道豈欲之哉吁今之術士以此惑人動稱燒煉可成以數紙符之子偉其所愚家爲之傾者比比

然矣明理君子寧惑此哉
平陽縣初築延栅埭屢圮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全鄉牛竟斷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衣之曰若以置埭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爾能練泥乎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于座下伏聽一日貓死僧爲瘞之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

自貓口中出
永嘉場昔有遇仙者不知誰氏子曾遇異人授以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隨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其嬰風疾召之治一見即手批其頰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喉癰且殆仙出片紙拭雞屎塗其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以杖擊患處或指之即愈故知世間自有異術也
永嘉王子孝諱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御史來游閩主人奇其夢詰且伺之乃王老也即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沭黔國罪狀離任數令忽有物動搖喉下公疑爲蠱毒所中乃以巴豆研辰砂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擔屬閩又倏又下重腹腹遂大痛瀉出生血如漿者墜于盂而愈溫州作蠲紙廣輿記所云蠲糨紙也溫自紹濟過士南艎步送時供此紙者蠲其役故名蠲退錄曰溫州貢紙五百張其來久矣明開局于崇寧差官監造何東園出守處其病民用計濟滿其中擘

紙轉黑乃以地氣改遷奏聞奉旨勘實方得除免此固愛民盛心但少此佳紙爲可惜耳
溫州向有歲進如石首魚龍頭魚黃鯽魚蝦米金豆金橘等物張文忠當國奏罷之至編戶賦役嘉靖以前不勝繁困君買辦差解庫子斗級率至破產巡按龐公尚鵬除諸弊行均平需觀法民甚便之
吳門文公林乃徵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于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命盡伐去之中官大怒會公舉卓異將擢懼職中官讒之竟受大僕寺丞湖鄉西堂
春草池在華蓋山下即謝惠連得句之所盤遲當流觴于此今遺跡尚存
明宣德癸丑溫守何文淵于明倫堂大諸生講書有群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如雷槙謂諸生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定有其人周公旋果狀元及第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廣甚作意欲之邵即取而答中貴曰上三日前御筆方進一本名定一士謂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爲狀

元邵得其說援毫如飛中貴人奏曰陛下三日前注定一本臣竊見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擲求此卷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坦爲榜首群臣對曰陛下今日得周卿于是澤爲榜眼坦溫之平陽人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糶賑濟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鄭曰已有措置乃以錢貯錢押一字夜出坊巷巡饑者人給一錢識曰勿拭去抑字明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第蕭曰此是大綠薦莫輕看過然設有饑者詰旦至後不敢坊巷者則

將遺之手後之賑者尚須酌之
李尉字子衡爲溫州長史未幾攝行縣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尉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尉曰夫人數日不食則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于是開倉盡貸之飛章自劾上嘉之
永嘉王叔杲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爲念嘗曰散財濟民其利有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掌之其惠無窮也于是置倉貯粟因歲豐歉上開降勸俾爲義民復其徭役宜齋曰此事甚妙但行之不

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延翀之孝也乃玉梅溪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父輔禱于井釣而得巨鯽進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
周坦未第時坐于瓤橋市肆偶聞諸僕時有寫春子孫碧者少病喑遇異人授以黃音之術其于萬物始終盛衰但以詩決之聞其聲往探之曰狀元何來耶周以紿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
王侍郎瓚初習禮禱開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盛開遂于宏治丙辰聯科及第瓚少貧販摭爲業値冥夜泊舟仙洋應氏之船枋主人有異夢因款留之遂妻以女後以枋眼歷官司成少宗伯應之物色亦奇矣瓚諡文定爲仁厚善體人情雖縣臧仕能歸郊必設席邀其家曲酒至中必親執杯述席勸酬慰勞及至其人席詢以近日生理若何家竹箕甚細明其故則曰公家樣機紡科所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語家人曰即撤其機吾將更新之機既撤遂不復構

順天蕭鳴鳳精于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過北部張公璁館賜名孚敬文忠公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巳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于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于二千石揣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旣貴憶蕭公言卽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光山王相爲御史謫判高郵有精鑒時張羅峯文忠以落鎗侯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表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旣貴上疏曰王相以忠鯁蒙謫宜卽詔贈光祿寺少卿

溫州州治宋時建紅霞閣旁外有紅梅二株又名紅梅閣

趙彥橚尉樂淸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橚曰損斂已責所以招和氣也何禱爲已而果雨

鄭若虛嘗論有陶宏景永嘉邑居圖考之地志如朱

流嶼寧烏山綠嶂山白泉爲石均爲宋賢流寓之區見有遺跡存焉第不知所圖者果何處耳蘇長公詩能使江山似永嘉則永嘉山水著名非一日矣

溫州自夏徂秋常覩雲以候風日閒雲或黑或赤低重凝聚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恭海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或驅之謂之海動旣而怒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風稍息則雨大傾而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無慮百數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三數日以漸之謂之風報凡風而作則無雷雖得雷而後颶驟止之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可虞迨秋冬方始稍殺謂可無恐方颶之來狂暴而啞厄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風大率海濱多有之

宜齋曰康熙甲子六月廿九日狂風大起拔木飄瓦人人驚恐終街二日耳乙丑七月十六日天氣忽變驟雨狂風或晴或雨幾至月餘其有如前所云者兼之濕熱困人不能終日苦不可言日候雷發者不聞

聲所云秋冬相應何未爾也書此以誌閱

雁蕩山有東西內外谷諸峰險怪皆包在諸谷之中絕外望之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峯四十八西內谷之峰與西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十有八朱相潤幰小品云雁蕩山前世人所未見卽謝康樂好遊亦未嘗至宋眞宗建玉淸昭應宮因采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閒福廬山頗亦相稱云唐釋貫休咏雁山十八寺詩未登凌雲到寶冠能仁古塔上飛泉普門羅漢石門裡瑞鹿華嚴天柱邊古洞靈峰眞際並靈巖巖峭淨名連石梁不與靈巖遠十八精藍繞雁巔

永嘉縣學在華蓋山下署中有一井甚古相傳仙子所開其井之水甘美異凡井與泉相似井上刻容成太玉洞天六字書法遒古可愛相傳爲王羲之書堂後有三生石爲蔓草所掩余拂而出之頗平平無奇廣輿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于此宋仁宗三遣使訪之但有三生石存焉卽此也

郭泉在縣治東與淸甘或謂飲之則家味貪甘殆與

吳隱之所飲貪泉均與

仙巖山去溫州郡城三十里許曲徑脩篁迫非人間世其最佳者瀑布泉也張又新云劉伯芻稱楊子江南零水第一及刺永嘉取仙巖瀑布水用之不下于南零

太平淸話云天下瀑布皆有聲唯雁蕩者無聲

一淸泉在華蓋山麓泉甘且冽飲之已病泉左巖脚鐫二詩去淨土乃見東山山下泉無塵長皎潔不須比飲廉還似天邊月混混穿窗出天上同一色不知千百年誰是濯纓客隸書其麓題

溫州向多娼家今已改有所可恨者其俗最好演戲或于街市或于寺廟庵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不倦甚至有佻達之子以看戲爲名窺聽謔浪靡所不至以至調情啟淫鬬毆爭訟皆層見之此風俗之最惡者亟宜禁之

溫郡之俗好巫而近鬼大率佛事道場靡不竭心盡力以爲之不惜重費乃若正月初旬以至燈市十餘日晝夜游觀男女雜沓競製龍燈極其精工大龍燈

一條所費不下數十金鑼鼓喧闐舉國若狂不數日閒付之一炬此種妄費亦當急爲禁革者也

溫州四邑之柑惟泥山者爲最泥山地不踰一里所產柑其大六七寸皮薄而味珍脈不粘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纔一二間有全無者一名眞柑一名乳柑一名御柑今乎其種多鄉民間或有此種者亦秘不與人恐聞之上官求取也宋時以溫州所進柑遍賜近臣謂之傳柑

王梅溪門子詩有變食其柑味似然不及溫柑遠

甚乃知是物之種實於陳者有利多矣剪取斯陰之
荔支稱醴絕云

永嘉金柑即金豆獨名羅浮者或產于江北之羅浮其品最佳故以地名之泓入其核浸以白糖入口香美點茶絕勝

永嘉之土宜樹橘歸有珍也之語足徵宋世產于西山葉正則詩云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是也厥後盛于陽江之河田而上岡而南仙洋漸至于吳田地氣之遷徙昔西北而今東南矣按永嘉之橘與浙西之蜜橘相似其味甘美以無核者爲上廣輿記所云乳橘即此也

唐人酒多以春得名如拋青春松醪春之類東嘉嬰和春亦著名酒史爲做于唐也又有名羅露者稱巴穀貯生散止今永嘉猶有金漿淮引露之何近今作釀號爲金酒者或謂色黃如金或謂釀法創于金氏未知孰是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於蘇州者又不知其何如也

浙東多茶品雁山者稱第一每歲穀雨前三日採摘茶芽進貢一鎗二旗而白毛者名曰明茶穀雨日採者名雨茶一種紫茶其色紅紫其味尤佳香氣尤清難種漸收土人厭人求索樹圃中少種間有之亦爲識者取去按盧同茶經云溫州無好茶天台瀑布水甌水味薄唯雁山水爲佳此山茶亦爲第一曰去腥膩除煩憹却昏散消積食但以錫瓶貯者得清香味不以錫瓶貯者其色雖不堪觀而滋味且佳同陽羨山介茶無二無別採摘近夏不宜早炒做宜熟不宜生如法可貯二三年愈佳愈能消宿食醒酒此爲最

者

永嘉歲進茶芽十斤樂清茶十五斤瑞安平陽歲進亦如之

按茶非甌產也而甌亦有茶故有制以之充貢及今不廢張羅峰當國凡甌中所貢方物悉與題蠲而茶獨留將毋以先春之採可供祭祀且歲費物力無多姑存之以備芹獻之義耶乃後世因採辦之際不無恣取土爲一下爲十而營營之圖遂爲怨叢唯願爲官于此地者不取于數外庶不致大爲民病耳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即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甚長翠潤俟自植岩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金如星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與髮山樂官似金雀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尺餘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唯雁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

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于紡績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雞鳴布今無有也

溫州地氣和暖故茉莉最盛冬開暨簷下不畏風不須遮蔽逐春發葉甚茂至有高一二丈者開花無算其小者亦丈許花亦不可勝計他處無有也謂有四季蘭有秋蘭皆不可多得唯夏蘭家家有之不以爲珍藉此差不寂寞耳

溫州府有里坊至平陽峙首里皆荷花王右軍自甬門發舟觀荷花即此地也永嘉諸云南郭亦以荷花名夾岸又多橘柚夏秋勝賞

王瞻伯爲平陽尉嘗于九月詣村野道側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照人面皆赬詢其非時詢之土氓皆云此種只出此山谷一歲四開春秋獨盛

溫州芙蓉高與梧桐等八月抄即放花九月特盛遍地有之登樓一望但見紅霞燦爛亦奇觀也最妙者名醉芙蓉晨起白色午後淡紅晚則變爲深紅其樹宛若梧桐殊堪賞玩甌江又名芙蓉江者蓋謂此也

至正庚辰四月九日崔嚴謙同知家雞生四足其五指趾五日南郡治中家雞亦生四足大抵寇亂之

世妖孽之生皆非吉事崇禎甲申何家圖居民有雞雛四足送余驗視未幾而冠變至矣梁天監中近臣獻四足雞以爲瑞者何其謬歟

宜齋氏曰東甌向稱沃壤名小杭州自耿逆倡亂僞將曾養性盤踞郡城逼勒富家助餉無一得免者北兵破家兵燹之後生計蕭條手足無措而殺戮更踰于他郡以故官族舊姓坐食豈展日漸凋敝嗟嗟今之東甌非昔之東甌矣即今海禁大開而貧窘之狀依然如昨不知何日得返盛時氣象也豈不勝悒然

甌江逸志一卷

國朝勞大輿撰大輿字宜齋石門人順治辛卯舉人官永嘉縣教諭是編前紀溫州舊事後記其山川物產大意欲補郡乘之闕故命曰逸志然掇拾未富且皆不著所出未爲精核至謂錢王逆爲娼女更齊東之語矣

東城雜記

厲鶚著

吾杭會城之東。遴列雉而琖宇者。幽棲地僻。學圃以悅生。紫茄白莧。背蓀赤甲之園。綠畦被架。貫四時而恆春。魚陂千石。依梅水爲盆繞。不種自饒。居民勤織作。綠車綠籰。接響連檐。與耳謀者。若水激之潀澰錯沸。炎賈區所聚。亦有牛將馬磨。販脂貨饌。吹茀鬻、鹹藿茈之罌。舌涌其閒。俗儉而風茂美。以故蟬蛻泥滓者。擇地高將。恆窺棲焉。甕坏爲門。把茅蓋屋。擬水竹以清心魂。謝影纓而回俗駕。荒林爐火。諷詠內書。輒障旆廚。咀嚼近味。同嘗宋廛。此其選也。亦有國老引年。依風緇谷。洛社耆英之名。梁書册止是之傳。折齒效其步趨。小冠別爲風尚。後賢尋白雲之堂。歸路是樵風之徑。流風未沫。陳迹尚存。更有名詮鉤索。人目清流。汝穎仰月旦之品題。對斂結桃源之會。課蟲兵乍亂。箋陣橫飛。詩則丽軒著評。書則懷瓘估直。文則彥和程材。書則洪谷傳法。醉鄉遵阜市之科條。著酢伯雅所辨記。斯誠雖踞之博徒。藝苑之別子矣。抑匪特與寄遠也。蓋亦有禪悅焉。亦華鐘梵。背豆蜂宿。胸衣交轉。齋版倦鵠。借禪榻以驗鬆。絲拈鉼北而參密旨。予函檢櫳。信地縛經。一握松枝。彌天選佛。與可以破除結習。淬煉智光。洗此樂邦。洵非妄冀。吾友樊榭山人。業莪者蓋二世矣。延年鄰芳菊之谿。名士住背椿之巷。溯洽往事。特勒一編。指形勝於濮東。溯西叙土物於含南含北。援遺宋隱。抑揚寸心。比城南之紀遊。揭東園之友說。蓋今世之耐得翁。癸辛老人也。昔留稱紀。黻陳留周處。掌錄陽羨。這則根括四境。近猶敘說一州。若其撮擧方隅。瑣陳術陌。言不滿萬。體兼數家。譬之案中蔵時。嶺南異物。襄陽耆舊。益州名畫。洛陽伽藍。吳興園圃。合爲一書。名疑厥美。求之簿錄。古無其倫。不佞。庶備客座。提耳舊聞。研京練都。殆將一紀。而是書乃克寓目。信乎難矣。因條其大槩。

而序述之如此。蓋浦杭世駿。

杭城東曰東園。地饒水竹蔬蓏。翛然清遠。先君子因家焉。小子生於是居。已三十餘年。凡五遷。未嘗離斯地也。每欲攷里中舊聞遺事。而志乘所述。寥寥無幾。鄉翁野叟。拙樸無可與語者。因從故籍參稽。每有所得。輒掌錄之。又於交朋質問。得復一二。雖見聞隘陋。或遇嘉客見臨。聊舉爲茗盌間談資爾。或曰。古杭事蓋繁。何不推廣成書。而區區方隅爲。笑應之曰。姑有待。雍正六年春三月十有二日。樊榭山民厲鶚。書於野人舟。

東城雜記目錄

卷上　四十六條
卷下　四十九條

東城雜記卷上

清　錢塘厲　鶚太鴻撰

永壽寺

寺在慶春、艮山二門城闉之間。四面皆菜畦野沼。舊名永壽庵。爲南海普濟寺下院。康熙四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賜御書額永壽寺。

富景園

武林城東曰東園者。宋御園也。迨淮張展城後。遂東十里許。民居甚鮮。多爲池塘畦稜。因仍以東園名。鄉先輩或云宋東苑。似未得其詳。按宋史孝宗紀。乾道七年秋、九月甲午。從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幸東園。光宗紀。紹興五年、夏四月。壽聖皇帝幸東園。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孝宗內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極天下之養。北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間。卽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闌幕、臥看尤佳。憲聖欣然從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富景園。在新門外之東。孝宗奉憲聖太后。嘗請遊幸。又重於數戒有司。故營是園、以邇北宮。規畫略倣湖山。今亦湮廢。悉隸慈元殿。歲收花果之入焉。吳自牧夢粱錄。城東新門外東御園。卽富景園。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富景園新門外。俗呼東花園。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城東新開門外東御園。今名富景園。王士點禁扁。園有集芳、豐樂、聚景、玉津、玉壺、富景、翠芳、瓊

在杭以上諸書班班可考所云新門明代名永昌本朝以其同闖賊僞年號改曰望江俗稱草橋門內地里人尙呼園前街者是已郎瑛七修類藁云東花園宋之富景園也內有百花池今園前民家尙存大池相傳舊矣臨安志又云昇仙橋富景園前南新草橋富景園東今望江門內護國禪院前有小橋不通舟楫俗呼爲等仙橋即昇仙橋也近山陰許有文尙質寓杭雜詠云富景園開曲巷東風光直與玉津同百花池上頻移艇閒殺江南垂釣翁述古可謂詳核矣又平湖沈還庵修齡有經富景園故址調寄摸魚兒詞云過城東版兒巷口斜陽催趁殘景空園喬木無情物不帶昭陽鴉影還記省奈回首花天月地和煙暝鵑聲變盡問淺碧荒池淡黃疏柳閒話不堪聽銅駝裏誰惜枝枝紅杏昇仙橋外斜映繁華已作浮雲散幾度春風消領闌曲凭數檢校垂楊彈指三生頃昆明劫冷看淡苑螢飛藤蔓鹿走喚起夢初醒予亦有過富景園故址調寄蕪城路詞云生平落拓東城下縈雲素心都負遊似潸夫身如灌園只記南朝舊柳牆根井口拖一片晴沙眼波微溜縱不關愁露桃愁到不言後探春那回行徧冷偏猶求貰人尙中酒藏謎花樓戲嬰水館別有凭闌紅袖新嬌倩否過幾度酸風翠楷眉鬭佇立誰知暝鴉飛去久

遊東園啓

諸虎男匡鼎招王丹麓晫遊東園啓云比鄰肩竹本學士之將懷攜客登山亦達人之高致城東有東園焉乃故宋之東苑也郊外桑麻無殊栗里園中雞黍不異桃源黃花萬畝儼笠園之鋪金白藕千池似崑山之積玉繫松栽柳抑又何求折麥燔枯此焉自足沽村酒以沛醉望明霞而可餐持鋤野圃竊比淡陰壟釣方塘略同濮水何必山陰道上始歎難爲人懷洛陽夢頭方稱呼通帝座耶儻或傾風幸希賁止

宋壹院

陳仲醇繼儒妮古錄云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壹院故址也

程源

南渡後程源爲伊川嫡孫無憀殊甚嘗糴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著爲道學正統圖嘉定十七年聖旨訪求伊川後特與錄用源補迪功郎除二令監丞元祐初起伊川誥詞云敕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巖穴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顧得試用故加以齊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謙處哉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顚覔無所爲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尙其鑒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嘉定庚辰徐公僑爲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閒去中興首明爲識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益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東陽徐某謹書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程源授迪功郎制

敕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其執發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贈先儒之諡并及張呂之儔由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風而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右見李秀巖心傳道命錄觀之伊川先生三世孫源之父也

東皋隱者

元末東皋隱者范思賢其先在宋時有爲防禦使用醫小兒名隱者去防禦五世其業益精其爲醫務利人不務利於人名愈顯又性至孝壬辰之寇抄掠市井虜攜其母出沒賊中走匿湖山之叢薄家貧不顧也所居餘塘城東地平衍有草木禽魚之樂暇日輒賦詩鼓琴圖寫山川人物以爲娛或勸之仕輒曰吾不能隨世俗俛仰不願仕也因自稱曰東皋隱者作東皋隱者贊贊曰自昔先民所趨雖同或隱以爲高或仕以爲通惟聖有訓卓有義方我觀今之人仕則以爲容鼎以往車從以植宮鼎析斯仆寵敗斯崩彼曷揆曷守上下用以歲有美璧君心夷而氣沖其行既周其惠又以充東皋之陽有木鬱葱或偃而歌或踞而嘯俛仰宇宙游胡我降葆茲貞白稱其濟風是用作此以樯於邦此天台徐大章一夔始豐類藁之文也大章又有述德一篇略云予有子方晬病勿能乳哺吾家去思賢十里許晨起走告之思賢曰子痛先往日加午刻吾來視之既返大雨如注將午平地流潦盈尺吾已必其不來既而思賢藏雨笠被衣褐跨款段馬躡門索兒視予抱兒前視之曰無傷也授以七劑曰服是當愈吾兒今已長大而思賢墓有宿草悵念之不置云云蓋思賢隱於醫而能以仁厚信誼存心有古高士之風不徒以技術著故一時名流多投贈之作廬陵張光弼昱題范思賢東皋隱居云海水桑田幾變遷桃花依舊郡城邊疏園百畝先官稅藥價一生供酒錢詩句興來題綵筆道心悟後付朱絃院曾誰信同僚後屈指交遊十五年錢塘陳敬初基東皋隱者詩爲范思賢作云錢塘隱者東皋子讀書賣藥青門裏云是先朝防禦孫至今住近蒲橋市蒲橋東頭楊柳青門前好山終日橫承家善起小兒疾好古不求當世名韓康之後讓流亞宋清已矣無來者世上如今市道人紛紛見彈思鵩炙眼明有此東皋生百年義重黃金輕江湖放浪詩千首風月徘徊鶴一聲贈予亦是忘機客買藥青門始相識爲君長嘯上東皋極目千峰倚空碧又楊廉夫維楨有吳氏歸本序云錢塘吳觀善字思賢自杭之淞謁東維先生曰善之外高祖徐防禦氏在宋爲小兒醫贅壻曰范防禦氏范無子又贅宋四門教授吳氏子從明字公亮承其家而嗣其業南渡後自汴徙家杭之東青門從明生德誠提領平江醫學德誠生仁榮杭州路醫學錄仁榮生四子長即觀善也善適繼史學不顯工岐黃氏之書嘗讀文正范公傳公幼隨母適朱而未嘗一日敢忘其本卒復范姓君子反本之道也善隨外舅氏宗於范今將反本於吳禮也已作堂先廬之東名以歸本匄先生大手筆一志庶吳氏子姓有以知水木本源之義也吾悼秦法子壯則出贅世襲以爲風父道不正遂不子其子而子其婿致

宗祀不明。氏族無辨。有司詔民者。又不以齒而正之。至使一門杳若戶籍。其壞倫紀也甚矣。善能反本於徐范二宗之外。而或歸正於吳。非貞書譜禮篇正之君子。能至是乎。□□撤史雜之。故吾樂與之文。使後之不肖子姓。蹈秦風之錮弊者。有所儆也夫。東軸子纂

癡絕生

陶南村宗儀輟耕錄。王思善繹。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携孝蘗居仲。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予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眞。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厥後予託交於其尊人日華翁。遂與思善爲忘年交。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逵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兼得人之神氣云。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有楊竹西高士小像。嚴陵王繹寫。句吳倪瓚作松石。遂昌鄭元祐。抱遺叟楊維楨。西澗居士蘇大年。扶風馬琬。句吳高淳。東海散民錢鼒。席帽山人王逢處。白道人茅毅。各爲贊。思善之能。流傳於世者。殊不多見也。

海神壇

咸淳臨安志。海神壇。在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淳祐十二年有旨。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下太常議禮。詔守臣馬光祖建殿望祭。引寶祐之元歲。以春秋二仲。遣從官行事。宋史樂志。有淳祐祭海神樂章十六首。是時西北地久失於金。源而祭祀猶及之。其西海位奠玉幣潤安云。蓋高斯嶽。納隔封疆。酌獻類安云。我秩祀典。四海一家。北海位奠玉幣瀚安云。一視同仁。我心則怡。酌獻溥安云。惟德之涼。曷奄九州。撰詞者。不無覬望恢復之意。而國是日非。元起朔漠。未幾伯顏之師。且駐江上。海潮三日不至。神之偶依。果安在哉。今太平橋在慶春門內東河橋之東。地近城曲。平遠虛曠。望見西湖諸峯。浮螺拱黛於屋山樹杪。亦佳境也。

聞子將嚴印持結社

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將啓祥、張文學天生元、邁公子千秋延年。暨嚴印持、調御忍公、武順無敕。敕後乃合於吳中復社。子將中萬歷壬子鄉試。天啓壬戌。與嘉定李長蘅流芳、同上公車。闈發報罷至。未及國門而返。著有自娛齋集。千秋爲具區祭酒之孫。祭酒秀水人。娶於武林沈氏。遂家焉。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湖上。千秋因入籍錢塘。中崇禎己卯副榜。貢入太學。歸隱秋月庵。有資鶴藻、秋月庵藁。三嚴自餘杭家錢塘。高蹈不出。兄弟有作朋集。天生工書法。選文多散逸。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廨院。天啓初重建。仁和錢宮聲謙之受益碑記云。予與聞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中。即讀書社舊地也。復社名流。數丁陽九。標榜太甚。幾羅黨禍。而數君子蟬蛻自全。龍潛不見。多以山水禪喜爲託。比之申屠蟠、郭林宗。有足多者焉。碑有不野而望超、不山而聞寂二語。狀境殊勝。

讀書社文序

塞和厲伯玉士瑋。與聞子將最善。嘗作讀書社文序略云。山之致在煙嵐。無嵐則枯。水之致在淪漪。無漪

則腐。文之致在氣韻。無韻則死。文之有韻。如山之自嵐。水之自波。舉吾之所挾以爲至貴至妙。一無所託。而後自然之韻乃出焉。蘇子瞻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欲倦。夫文有所挾以爲長。人所可得而知者。此皆鞭策槽櫪類也。至意氣所到。天韻獨出。止可鼻參。不容目睨。廣陵散於今絕矣。予乘武林。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予視之。脫口落墨。不蹟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挾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煙出入。年來文章之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爲士師者。良亦獨難。子將以一世沈溺。不可以莊語。邁物離人而遊於獨。固當移諸君之情矣。

灌園生

元末。潘時雍居郡城東。宋肇院故址。有隙地十餘畝。古井一區。簡淡力學。詩句脫塵。嘗賦徐一夔獨樹軒云。瀟灑幽軒面水開。軒前老樹倚雲栽。閑來倚杖過三匝。醉後支頤看百回。風雨欲隨龍化去。雲霄常待鶴飛來。結鄰擬共桑柘事。遮莫人知是散材。教授海鹽之黃灣。見海宇兵起。遂歸。抱甕而隱。自號灌園生。崇德貝廷琚。爲作灌園賦、幷序云。錢塘潘時雍。治圃於城東門。築垣四周。引水成渠。以灌園自號。其意以爲無功而食人之食者。元氣之賊、萬物之蠹也。故勞竭而後食。身執其役。以給朝夕之費。二親無戚戚之憂。菜羹有同志之驩。吁。豫於富貴者。不知澹泊之爲高。耽於榮利者。不知道德之爲大。旣榮而辱。古今一轍。則灌園之利。不已多乎。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充其廉也。向秀呂安。灌園於山陽。安其逸也。潘岳去長安令。而閑居灌圃。病其拙也。時雍亦若人之匹與。或者疑其居有闤闠罔利之習。廛有俗客鳴聲之聒。又安能效彼之所爲者。非知言也。乃述賦以廣其意云。賦曰。步青門而長嘯。遊予心於古初。曰藻麗而弗近。數樸素而爲廬。實灌園以自業。類潘岳之閒居。食五鼎爲不及。飲一瓢爲有餘。幸免隸於征戍。或弦琴而讀書。恥桔槔之尚巧。遂末景而區區。其地襟江帶湖。青紆黛蓄。拱以連山。突怒起伏。實東南之形勝。爲帝王之行都。周金城兮萬雉。列甲第而當衢。族茂許史。家擬陶朱。肆有藍田之玉。斗載南海之珠。技博古今之妙。音會八方之殊。傾國過乎燕趙。躡利履而曳輕裾。若神人之綽約。效冰雪之肌膚。於是命相開藩。鎮我南服。象天河而鑿池。擬紫微而建闕。集貂蟬之濟濟。衛虎豹之肅肅。彈冠乎庶務者。蕭曹之倫。鋪張乎太平者。枚馬之屬。衣襲綺紈。食兼粱肉。塗比[illegible]。庭奏絲竹。巖棲者。未覩其盛。家食者。思發其所畜也。乏匡時之明略。乃退齒乎齊民。墾不食之棄壤。託鹿豕以爲羣。疏濁流而遠注。闢斜徑而支分。筍長渭川之竹。榮生雲夢之蓴。蒲荒秋雨。滋茂早春。甘者如薺。肥者勝芹。始芽出而冒土。忽葉布而覆雲。荼三名而可食。蘿五色而成文。候鳴雞而畢起。戒逸而務勤。糞擷秀於寒暑。必浹潤於朝曛。恒獨往而無求。爰四顧而欣欣。乳鳩呼而相應。惡草蔓而當芸。感生成之攸遂。亦有賴乎人人。其或風雨之晨。鐙火之夕。俎豆娛親。琴書命客。擁竿有鮮。充庖有羊。夏果纍落。秋瓜輪囷。豈田夫之所美。又焉得獻之吾君。嗚呼。章樓不優於野服。瑤臺何異於蓬室。諒乘軒而取譏。雖抱甕而奚恤。甯陋彼而榮此。聊逍遙以終歲。叶金谷廢而蛙鳴。玉津空而狐穴。中雖侈於五畝。後孰恤夫一石。乃爲之歌曰。朝汲於河兮。其流湯湯。暮觀

我園兮。其葉已黃。炎風卷沙兮。白日寂。尚昏其非兮。毋棄而荒。又歌曰。登彼陸兮。猛虎噬人。涉彼海兮。白波滔天。吁我藝而溉兮。人以爲觀。胥勿彼適兮。危其身。歐既闕。幽情鬱。白露下。初月上。陶然一適。混乎無象。委通塞之有時。遂予行其焉往。又寄時雍詩云。潘岳閒居學灌園。一椽茅屋近胥門。野鳥得食頻將子。慈竹圍陰定長孫。賓客過門車蓋合。兒童汲井轆轤喧。春風命谷空流水。且共高歌醉瓦盆。張光弼爲灌園生潘時雍賦云。御惡喧囂遠市廛。自耕荒僻浙河邊。時非蘇子投書日。歸是潘郎作賦年。飯客夜舂鷄黍粒。灌園春引桔槔泉。塌然軒雁茅茨下。榮辱何因到爾前。按胥門謂東胥門。今名慶春門。每經行蹊隴瓜架閒。髣髴時雍故居所在也。

西嶺草堂續記 始豐

洪武中。天台徐大章一夔。有錢塘派上人西嶺草堂續記云。錢塘派上人。志行絕俗。早依雲門法師受度。至正中。雲門來主下天竺之席。上人實侍左右。其所棲息。則西嶺之草堂近焉。西嶺草堂者。唐元和中。杭之高僧道標師所居也。僧史稱師。神氣清茂。爲道既高。而詩尤精妙。與吳興皎然、會稽靈澈、齊名。時之名人。以靡雲贊三詩贊之。上人甚慕焉。其言曰。吾上觀師。雖不與同世。而與同鄉里。使師顏面肢體而與吾殊也。我則不敢知。苟顏面肢體不與吾殊。亦奚不可及之有。則其中之所存。蓋可見已。將謀復作草堂。會兵燹日熾。而西嶺之勝。汨沒於風塵之中。上人曾不少沮。仍擇地郡城之東。構屋四楹。限以周垣。植竹與樹。其前爲有陂池。春夏水長。水氣上行。與竹樹會。清芬可挹。上人閉門危坐。披閱內典。以探教觀之要。暇則曳杖長吟。顧瞻西山。搜精鍊奇。而西嶺岩巒。宛在目睫閒。因署名曰。西嶺草堂。致其志也。予曰。古之桑門上首。梵行潔素。號爲一時。垂名後世。僧史所載。蓋亦不鮮。姑以錢塘言之。若聖遠觀之神異。辯才淨之辨博。孤山圓之孤峻。咸所宜慕者。而上人顧獨於師是取。蓋必有所以然者。吾嘗思之。學道之士。以今慕古。必取其質之近似者。惟其質之近似。故其慕之也切。慕之也切。則精神念慮。冥乎默契。則其入道也易。今人生而同世。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上人之生。去師五百有餘歲。而獨慕之。非有所似。惡能自信若是。向予謁雲門於天竺。見上人氣貌不凡。心甚敬之。別去日久。其法友與予相見。輒談上人行業精進。而予猶未悉其蘊。間一造焉。草室甫成。止予就宿。清鐙永夜。接膝蒲團之側。神情思遠。雖其風致。隱然有上人雲棲之意。區區世相。何得而溷之哉。然後知上人不徒慕也。吾經有云。雖其有之。是以似之。草堂之作。亦何必規規於西嶺之下哉。會上人謁予。請著西嶺草堂續記。於是乎書。

高雲閣

明嘉間莫雲卿是龍。有聞於時。近吾杭莫雲卿如鎮。亦以文雅好事。爲名流所重。毛稚黃先舒贈詩。所謂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是也。家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樹。頗極清曠。毗陵惲壽平格。與之友善。遊杭必寓閣上。多有題詠。句如露葉半窺石。煙蘿半浸池。蘼蕪愁中鬼。桃花劫外身。齎爾詩篋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鸞。一時園林高致。賓主交情。令人想見。予友陳玉几撰、藏壽平在杭日手札二冊。毛稚黃云。從東園、綠柳塘、行三四里。逢橋五六。過城北茅子鴻新居。時爲牧驅馬駝。騾蹄奔驛。吹角之聲相

聞。瞑矣。不取故道。從市中府學而趨。抵高雲閣中。新月已挂。萬柳之半。蟬蟲大作吟聲。此時意君已就臥。或尚立檐下。睋秋風。得奇語。正思俾子來叫絕。然興倦後。不能再穿深巷。呼君同上新橋看月也。與王丹麓云。五月廿三日。期又設、稚黃、東琪、虎男、次日訪北墅王丹麓。會大風雨。諸子不果來。因思客歲。丹麓從冰雪中。訪我東園。我留今日盤桓。不及王郎遠矣。口吟自嘲。并題扇寄北墅。密雨千門正未開。無人同破北山苔。雲遊悵望回舟客。曾比王郎踏雪來。壽平又嘗自號東園客。

九宮貴神壇

徐一夔宋行都考。九宮貴神壇。在東青門外一里許。以今地度之。菜市橋側東青巷。是門之遺址。元張氏改築杭城。拓淵於橋東里餘。壇當在慶春門內城隅矣。按咸淳臨安志。九宮貴神壇。紹興十三年。因太常丞朱輅之請。以春秋二仲。舉行祭禮。屋而不壇。十八年。太常主簿林大鼐乞詔有司、建壇於國城之東。從之。神之版位。則夢粱錄所云。北太乙。西南攝提。正東軒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乙。是也。神之靈爽。則宋史禮志所載。九宮貴神。所主風雨霜雪雹疫。所係甚重。是也。九宮壇分祭。初獻亞獻官。六部侍郎以上。終獻官。監察御史、光祿卿丞。是宋史輿服志。紹興祀九宮貴神樂章十首。見樂志。方秋崖岳立、春都堂受誓祭九宮壇詩云。輦路春融雪未乾。雞人初唱五更寒。瓊幡第一番花信。吹上東皇太乙壇。

朱娥傳

輟耕錄云。朱娥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朱娥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俱散走。朱娥獨以身翼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婦固弗知。若免主婦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朱娥乃探金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朱娥身。朱娥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朱娥泣拜主婦曰。業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稱之義烈云。

長生寺

予所居舍東一牛鳴地。有庵曰曹源。無多屋宇。環以嘉木。鑿以清池。頗宜坐夏。榜曰古長生寺。按咸淳臨安志。長生寺。周顯德四年。吳越王建。紹興十九年。旨充九宮壇齋宮。後至元間重建。明洪武辛未。詔天下清理佛教。遂并附於潮鳴寺而廢。至萬歷四十年。改爲小庵。仍曰古長生者。存舊迹也。范石湖成大次韻尹少稷察院九宮壇齋宿詩云。草草驅三里。蕭蕭共一氈。吏方縣禮蕝。公自將詩壇。隙月窺床近。窗風刮坐寒。鴉鳴未忍散。端爲合并難。正指斯地。近錫山秦對巖松齡。遊杭宿曹源庵。贈息機上人詩云。小築傍招提。安禪絕所思。艱難行脚後。容易退耕時。佛火分池面。茶煙合竹枝。語深忘去住。一榻鬢如絲。此詩甚佳。庵僧書於版。以示過客。而秦太史蒼峴山人集不載。

張隱君鄉子

張隱君逵辰。字鄉子。一字相期、號西農。少穎異。於書無不窺。工爲詩。以國子生遊金陵。見賞於董侍御其昌、陳徵君繼儒。明末潛名里巷。爲醫自給。能探丸起人死。人爭迎致之。卜築東城。詩格蒼渾遒峭。多自得之語。在西泠派外。可自名家。隱君每於歲闌。定勉誡子息云。家足過年之用。虛無塞士之求。不惟有媿本心。抑且無別庸俗。又嘗述其祖龍墩公。貴止一布袍。除日逢急者。即解贈之。清門世德。可以激訕停澆矣。著有白下湖上蓬宅晚四編。蓬宅者。錄其東城所作也。忽公無教。招入六逸社。簡斷云。東城有老生。三五接茅屋。姓名謝醫如。志色不降辱。乞食指叩門。舊年少賜粟。二嚴天放翁。舉逸嗣其六。高會相招邀。肯恥敝冠服。寄情在琴歌。養老事膳肉。距惜怨疏狂。禮容亦簡足。持論昧苟同。古風良可掬。白首永矣晉。振懷還厚俗。多曉尋東鄰諸子云。東城愛清曉。日出在寒林。殘葉響冰面。微霜西屋陰。事皆綠老樹。迹僻有孤蹤。忽漫鬧村犬。悠然門巷深。隱几云。一區城曲地還餘。隱几蕭蕭落木初。賭聞吹櫓無子弟。故家遺俗有琴書。天涯欲縱高飛鵠。池白長圍禁射魚。尚惜與疏交漸絕。朝來斗酒爲誰儲。孫宇台治。題張鄉子隱居云。東城何逶迤。樹本紛扶疏。中有賢人室。綠水繞前除。門外多車轍。室中惟圖書。草水皆秀色。僮僕鮮嗟呼。客至成心醉。朋來結相於。借問主人誰。其人乃爲儒。伏臘無恆軌。嚴鄭有先驅。願得聆謦欬。執手日踟躕。曹藎之臣吾夢錄云。武林張鄉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鄉子孝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有見之。曰是野花張也。惜十詩集中不載。想少作爾。

許然明

許次紓。字然明、號南華。方伯茗山公之幼子。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飲。宴客每徹宵旦。金錯到手隨盡。坐是屢困。因出遊閩楚燕齊數千里外。囊裹金數鎰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也。與黃貞父、吳伯霖、張仲初、馮開之、諸公善。家東城。近慈雲寺。屋城對池。境甚瀟灑。所著詩文甚富。有小品室、蕩櫓齋二集。今失傳。予曾得其所著茶疏一卷。論產茶采摘炒焙烹點諸事。凡三十六條。深得茗柯至理。與陸羽茶經相表裏。前有吳興姚叔度紹憲、同里許才甫世奇二序。稱然明歿後三年。感夢於才甫曰。欲以茶疏災木。今以累子。才甫因授剞劂。文士結習。不能忘情於身後。事亦奇矣。

東門菜

鼂无咎補之七述云。杭之爲州。負海帶江。而東南美味之所聚焉。水蓄陸品。不待買而足。菜則蔓菁、因陳、紫蕨、苛蕁、韭薤、芋區、葵首、芹根、藤花、韮盤、菊葉、萵苣、薑辛、薤淡、薺甘、荼苦。此吾杭之菜見稱於文士之始。然未詳所產之地也。周平園必大二老堂雜志云。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於江干。由南門而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此諺至今不改。毗陵邵子湘長蘅西湖雜興云。杭州食單大鬧奢。西魚東菜總堪誇。楊梅夏熟峯亭好。石首鮮來頭水嘉。一作西魚者。以西湖產魚鮮美。異他處也。

慧雲寺宋刻

雍正庚戌二月。予過慈雲寺。見階下生盆石柱上。有宋元符二年。護建普會增一所題記。殿壁又有宋景定二年。城東慈雲院。甲乙流傳、住持設據府帖碑。乃是臨安府、給付住僧崇甫者。篆額細如絲髮。上作雲螭文甚古。城東宋刻。僅存此耳。

沈正叔

沈大亨。字正叔、號樟亭。宅在清泰門。宋學士文通之後。少爲諸生。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可立待。而不善舉場之文。以故簡於遇合。中歲遊京師。時華亭徐文貞柄國。知正叔才。欲閣撰青詞。稍貸可得中舍。正叔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久居此。遂入貲得楚府典寶正。昭王雅志典墳。接遇賢士大夫盡禮。正叔輔導之功居多。昭王春秋漸高。艱於子。一日引正叔至密地。指太史公春申傳謂之曰。若睹此乎。正叔遜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螽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太息。盡飲而罷。其守正如此。子宜先。字尚行、號芝陽。爲人情至。哀樂過人。長女爲馮太史開之繼室。太史詩未遇。食貧不能納禮。尚行則嫁館居之。父子墓石。俱太史所撰文也。

項子京芝陽圖

余友趙谷林。家藏項子京芝陽圖一軸。山作小斧劈皴。崖上古松數株。墨桃花一樹。崖下芝一本。流水潺湲。一高士默坐相對。款云。芝陽圖。山人項元汴。爲武林沈君寫。下有墨林山人印。左方跋云。汴與樟亭芝陽賢喬梓。道義相洽。意氣同調。際交世好。凡其遨遊燕楚。絕必過晤。把臂博古。逍遙世上。今此偕老人各守歲。僕自向罹家難。受制暴黨。甚矣吾衰。世故灰滅。閉門待期。還棄家室。獨勝興慨。方在戊子秋七月既望。兒曹赴省告校。重還若推恩。訪患兼致。不遺故情、復辱是公寄貽龍井小春茗。合想同臭。犬馬垂齒之年、忽得宿好遠將之美。銘佩殊深。不憚老昏。扶掖勉力。走筆是帖。擬作三生。後對來因。拙技窮斯。尊完一晒。墨林子項元汴題。下有墨林項元汴二印。蓋清泰門沈氏故物也。

橫河

橫河。東運河之支流。西湖水灌市河。從城外過壩入焉。東西夾以雙橋。如眉彎窺鏡。夢粱錄云。崇新門外小粉場前、普安橋。又名橫河橋。其東名廣濟橋。今但名東西橫河橋。而小粉場則里人仍稱之。其地近城闉。樹色高下。屋瓦參差。雨霽烟艇。早暮聚集。岸長網浮點。橫河打魚行云。箬簑蹺箬古城低。竹艖危橋魚艇迷。此時月鉤不落水。大魚小魚爭出谿。宿鷺惜人翻雪去。鷸沙灘被漁人踏。飛簪十丈浪花浮。赤腳何妨多沮洳。魚網迸散背尾馳。蘆頭戢戢交參差。老夫無綠救不得。飛紅斫玉糜湯池。銷鱗泣釜沸聲切。猶記巖根有幾穴。後身願復濟前灘。瀨子仍愛值江簡。魂歸貝坻訴白龍。白龍魚服泳寒風。漁人捕得爛枯處。急雨打船帆影空。鬪衡風翅鱗。調簇水、憐橫河紅葉云。小艇東偏綠陰。竹聽鳩過雨。幾搖霜信。宛鵝避絹殘樓。恰伴僧鴉黃晉。落帽風前舞。一點點逐亂流去。夕陽碧浴水鳥。斷霞攪碎。只趁著漁舠住。千絲撒網。便總作金鱗聚。莫是舊溝深出。還有人題句。愁吟客。夢過吳江路。

如此江山亭詩卷

張左司。如此江山亭詩卷。明時、藏城東景隆觀道士吏志中處。按亭在吳山天聖觀。嘉禾周桐村鼎跋云。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必宋遺民有爲而作。越若干載。登高而嘯詠者。爲一笑居士廬陵張光弼。於時元社既屋。居士之爲此遊。一俛仰間。何如其爲感也。作亭者之感尙淺。遊者爲益深也。遊後又無亭矣。惟詩卷存。獨居士名章章。然他或僅附驥耳。此卷鄭仁寶曾見之。名賢妙墨。失傳已久。今檢張光弼集。有如此江山亭集。同王仲玉、陸進之、呂世臣、作云。吳越江山會此亭。暮春風景尙冥冥。長空孤鳥望中沒。落日數峯煙外靑。不用登臨生感慨。且憑談笑慰飄零。古今何限英雄恨。付與江湖醉客醒。其三人之作。不可考矣。

劍石銘

劍石。元時在城東景隆觀。句曲外史張伯雨爲銘。并序云。石在景隆觀。長踰尋。廣不及尺。黝碧如鐵。鐔鍔具焉。予作銘未幾。夜半爲有力者負去。銘曰。秋質鴻濛。挺鍔斷蹄。正一之氣。勿蝕勿過。屈精內蘊。玉理旁達。瑩謝鱗脊。背存紅沫。倚天卓地。排氣鎭魅。兆茲神宮。壽越不拔。

城東倡和序

元戴帥初表元。城東倡和序略云。歲在天德戊戌。品與顧伯玉。客至杭東城。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遊。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盧清讌。劇飲甚適。既少倦。即與循闤闠步江皋。眺太伯錢鏐之荒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迹。意色蒼莽。標神飛竦。退而作博遂先或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人別爲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亦皆有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馥而徵也。其音如簫鏞之遞居而不亂也。其類如鍼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與於茲會。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予按顧伯玉名文琛。嘗爲郡國所舉辟。遊燕不遇歸。陳無逸名康祖。龍泉人。官澧陽教。張仲實名模、號菊存。杭人。系出西秦循王五世孫。牟巘翁之壻。官江陰學正。白廷玉名珽、號湛淵。杭人。官江浙儒學提舉。屠存博名約、號月汀。杭人。官溧水教。諸公皆知名可考。惜倡和詩已散佚不傳矣。

戴文進畫蹟

明宣廟召戴文進入京。爲畫院謝廷循所忌。逃歸杭。隱於諸寺。爲作佛教諸像。今東城華藏、潮鳴、二寺。挂軸尙有存者。杭人相傳。文進初爲鍛工。所造釵朵。種種花鳥人物、精巧絕倫。思以是傳於後。後見銷鍛者。即己手製也。悔而學畫。遂有名。其女亦工畫。文進葬在西湖橫春橋。

鶬

明思陵癸未世難孔棘。杭有海大鳥。人面鳥身。四足二翼。集於城東門。音噭噭然。陳處士際叔。閱而搤擊流涕曰。此鶬也。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因自號鶬客。作鶬客問。其後武林人士之高蹈者。若金衙公堡、徐世臣繼恩。遊於方外。陸麗京圻、遯跡寓擕讖、隱於醫卜。汪魏美渢、徐埜石介、足迹不入城市。闕六鈐鐵、沈大匡捷、徵辟不起。其他肥遯之賢。不可勝數。際叔亦以授徒鄉里終其身。百鳥將軍之經。於是有驗矣。

葉居仲

元葉廣居、字居仲。至正乙酉間。嘗居杭新門之東里教授。見輟耕錄。及閩魏文靖公驥、自得齋集序。知其先居杭、而後遷嘉禾也。序云。自得齋詩文集者。錢塘葉盛維新集其祖元江浙儒學提舉公之所著也。惟葉初爲括蒼之松陽人。以維新之十六世祖、與許府君。居元祐黨籍。持節淛江。遂爲杭人。後遷嘉禾。其子孫肯紫蟬聯。儒術相業。在宋盛時。人擧與儷。公生於其族。實宋吏部尙書、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公、諡文康、時之六世孫。夷考文康以積學從政。正色立朝。若居臺閣而擊韓侂胄之姦。任侍從、而定建儲之策。述禮經會元。以明周公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其文學政事。誠表表偉偉於當時者也。公承其家學。於書無所不讀。其所長者春秋。與時之名士。曲江能書錢公、嚴陵遺原魯公、豐康夫楊公。皆以是經名重浙水東西。若公之詩文。尤春容浩瀚。其理致備哉。究其所至。殆近古之作者。惜乎歷年滋久。故散佚不傳者多。今惟新所集。蓋不過千百而什一也。公名廣居。字居仲、別號自得。故集以自得名云。今集已失傳。僅輯其詩六首。以備東里文獻云。題范寬煙嵐秋晚圖云。范寬作畫絕代無。巖壑變錯青珊瑚。玉堂仙人妙題品。好十載見題如見圖。亂後圖畫盡殘新。奇珍委地無人識。蘭條錦標世間稀。拂拭黑痕三歎息。題崔君宜友竹軒圖云。孔方絕交亦已久。忘形三徑相追攀。高軒時過翠羽蓋。美人或贈青琅玕。清風慣觀鸞鳳翔。滄海勿垂釣鼇竿。一朝羣材盡登用。空山無人同歲寒。寄楊廉夫二首云。江樹春如綺。湖山煙帶煙。輿來猶早起。愁絕不成眠。賒酒過三月。無家又一年。故園歸去好。猿鳥亦欣然。聞道西湖載酒還。飛瓊弱翠擁歸鞍。可無驪步登金馬。肯有春聲到玉鑾。吳國頓消鄉井念。小堂新作畫圖看。野人未納彭宣履。獨向清谿把釣竿。題西冷橋隱居云。瘦木栽冠鶴氅輕。十年塵土脈飄零。小山徵隱雲封戶。大藥新成月滿庭。丹井夜來龍虎氣。碧霄春躍鳳凰翎。西風客舍炎歊淨。擬請琴心內景經。西湖竹枝云。長水西湖一尺過。湖頭狂客奈愁何。鯉魚吹浪楊花落。悶得艑艎歸思多。

又

前錄葉居仲詩。近借得明杭前輩、徐伯齡延之號鐔冠者、所著蟫精雋。於四明范氏之天一閣中。載葉龍谿詩云。龍谿葉廣居。字居仲、號自得。宋文康公六世孫。爾齋居士伯遜志信之孫也。嘗擬黃庭經、贈谿師方氏云。我有中庭元元根。總攝百氣超乾坤。嘘吸日月通崑崙。萬神寂寞縣縣存。中有一物光燦燦。化爲眞人朱冠揮。手執符節如璵璠。是中實爲元牝門。三彭潛伏守其閽。峯名天柱五岳尊。千巖萬壑手可捫。南離北坎無衛奔。黃媼爲媒案其婚。是中有語約不煩。子能守之可與論。愼勿適越北其轅。伏其盧內尋其源。方君之居近五雲。幽闗夜關常氤氳。放之六合空無垠。下視濁世痛癲紛。以妄易妄何紛紜。鍼砭可磨艾可焚。熊經止與佗扁倫。閩關朝啓觀軒轅。戔戔玉帛臨邸園。雨晴偶成云。白苧衣裳冰雪容。沈郎多病怯東風。陽城久拙征科政。尹鐸新成保障功。滄海樓船何渺渺。崆峒小麥白芃芃。腐儒自笑髮時切。無過田翁問歲豐。題宋徽宗墨竹云。承平天子玉爲顏。艮嶽秋風竹淚斑。丹鳳不歸雲萬里。空留翠影落人間。又回文詩云。紅燭淚銷香篆小。扇羅如月晚庭空。風簾繡卷初醒酒。靜院涼生水閣東。書李博士扇云。水晶宮裏樹毿毿。亂後情懷苦不堪。便面谿山宵得似。滿汀煙雨夢江南。

金中丞別業

金學曾，字子魯，號省吾，仁和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工曹，旋擢楚學使。時江陵奪情起視事，賓者且得罪，公致書政府，中有不顧綱常，屢斥正人之語，辭指激切。江陵子入試，公置不錄。既而分守湖南道，攝臬篆。歲方大饑，公賑恤多方，兼封大戶倉，平價以糶，民賴以活者甚衆。齎指某希江陵意，疏劾公，鐫三級。遂能歸，結孤山吟社，有終焉之志。江陵歿，起用，撫八閩數年，以老乞休，年七十九卒。今東城土橋畔，公別業在焉。里人題曰寫金衙莊也。公嘗爲太夫人造望江樓，極高，風帆沙鳥，在闌檻間，兼擅水木之勝。窈窕明潔，遠隔市囂矣。

圓魚大士像

閩人何玉長嘗客杭，適金中丞家招宴，過之。庖人烹團魚，既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巾幘，衆白衣，趺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小垂，左手中按，足踏芙蕖一朵。座客無不驚愕，遂命瘞焉。見錢希言獪園。

皐園

皐園，在城東隅清泰門稍北。少司農嚴顯亭先生所築，即劉金中丞別業之半。中有梧月樓、滄浪書屋、路谿、小太湖、鼉琴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脩竹一林，平山一簣，叢薄楊柳，邏岸被涯。引外沙河之流，從水門穿垣入園中，流經亭閣間，東而爲瀾，展而爲沼，縠紋鏡光，隨風日波蕩，復注羅外長溝，以達於東河。倚杖閒眺，游泳有魚。城市所無也。諸虎男匡鼎與先生書云：皐園眞異境也，翠竹翛然，古梅瀟洒，凿渠流水，時雜桃花，傑閣遐虛，湖山秀映。先生奉太夫人，娛老其中，又何異安仁之卜居洛涘，萊子之奉水菽山耶。先生有經世之才，寄意每在山澤。官都諫，以疑歸日，相羊其中，與莊皆瀟淇書云：近匿迹東城，苦謝酬應，古樹當軒，流泉繞戶，覺十餘年塵落餘生，稍稍有清閒之樂。何日策杖荒途，一尋疇昔乎。宜城施何白閏章同宋荔裳琬集皐園詩云：回隔歲將晏，齒髮交頹侵，見君復銜恤，阻涕霑衣襟，翩翩展燕婉，別墅延登臨，迴谿貫湖水，近圃種邱林，參差梧竹秀，淩亂荷葦深，微雨緩良宴，故歡感夙心，疇昔在京洛，七子相與尋，惓惓古人義，忼慨揚清音，浮雲倏飄散，天路殊飛沈，英華易凋落，煩憂故難任，相顧各歎息，嘉會方在今，各勉歲寒意，無事徒悲吟。及其歿於京邸也，徐華徵鄴，挽以絕句云：卜築東皐闢草堂，城隅樓角望蒼蒼，清秋瓜熟朱門客，他日登臨憶侍郎。即謂此園也。先生名沆，字子餐，餘杭人，家錢塘，順治乙未進士，父忍公，三歲先生之仲氏也。

藕園送春句

藕園，在東城隅，與皐園相望。明季吳文學我鮑名蓬構，軒檻虛敞，竹木蓊蔚，玉照堂前，玉蘭一株，大可數抱，高花如雪，蓋百餘年物。康熙中，蕭山毛西河太史奇齡，與吾杭諸名士，於立夏前一日集此作送春詩。時纂筆數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錢槃舒景年最少，獨集唐二首，其一三四用王建杜甫句，每度晴來還晴去，暫時相賞莫相違。其二五六用翁綬白居易句，百年莫惜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太史極賞歎之，錄入西河詩話。

長明寺

清泰門內長明寺，宋開寶四年，錢忠懿王建，名法燈。治平二年，改今名。明萬曆間，西堂宗公，建毒殿，附庋八十一卷具經於上，請四明李文公麟，畫觀音百像，行筆頓挫，衣紋如春蠶吐絲，樹石雲泉，勢極飛動，錫瓷鉢笠經函坐具之屬，種種奇古，而唐梵相，無一同者。寺僧至今護惜之。每上元前數日，陳設齋供，遊人登閣瞻禮者，趾相接焉。夢粱錄云：仲春十五日花朝節，崇新門外長明寺，建涅槃會，羅列幡幢香花，挂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此亦南渡之遺風也。

貫休十六羅漢始末

城東長明寺，向藏有唐高僧貫休畫羅漢十六幀，并出山大士像一幀。其羅漢題款云：信州懷玉山十六羅漢，廣明初，於登高和安登十身，乾甯初孟冬廿三日，於江陵再續前十本，相去已十六年，時景昭禪人、自北來見，請當年將歸懷玉，西岳僧貫休作，字爲小篆體，其畫法之奇逸飛動，向謂歐陽炯長歌，歎其妙絕。如聽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如有夢，繩穿木屐兩三片，綠補衲衣千萬行。今始親見之也。相傳明神宗時，慈聖太后以賜紫柏大師，大師坐妖書事，於獄中示化，此畫歸法嗣某，流轉至杭，藏一小庵。本朝嚴侍郎沆，巡撫方之顧，共捐千金購得，喜捨寺中有年矣。世宗憲皇帝初年，敕改西湖行殿爲聖因寺，制府李敏達公衛，請至聖因、永充供養。予按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云：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即此畫也。其靈異又有如此者。

蛇鬬

康熙初，東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鬬移時不解。觀者漸衆，忽崩壞壓而斃者數十人，傷者數十人，蛇亦不見。

魏德剛

元末魏德剛，家東城，辟臨安學官，受春秋學於鄒之邵，之邵殁，復學於楊廉夫，著春秋左氏傳類編，凡十二卷。廉夫爲之序曰：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得也。然考經者，欲於寸義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翻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受春秋經學於鄒君之邵，鄒君殁，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爲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爲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有所不疑，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尙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李宗表，爾有懷德剛詩云：東青門頭有惠連，五載不見夢相牽，得歸茅屋對秋雨，

輿子細說遠遊篇。其爲名流所傾企如此。惜乎著述無存。名亦幾湮滅矣。

東里草堂

元至正間。有王維賢者。隱居嗜古。所交多勝友。築東里草堂於城東。張光弼題詩云。周遭多是及肩牆。馬過猶知舊草堂。昔經雨晴胡蝶亂。欄風煖牡丹香。詩懷未覺爲時貢。杯酒能留共日長。豈是輞川無作者。卻同裴迪賦山莊。廣陵成原常廷珪亦寄題云。平安一橋吾舊遊。君屋乃在橋東頭。晚山得月更宜酒。春水到門還放舟。太守詩成寫素壁。老夫興發思滄洲。淮南叢桂不得往。撫卷因之生遠愁。時原常避地南遊。與之交云。又題維賢所藏盛子昭雙松繫舟圖云。雲門寺前風物幽。布襪青鞋吾昔遊。菰蘆盛酒待明月。舴艋載琴當上流。長松竝立幾千尺。狂客一別三十秋。何當桂席過湖去。東里草堂姑少留。雲門寺在越。凡過客之由杭東渡者。必於斷河平安一橋登陸。古人詩語無虛設。如此湖謂鏡湖也。

東城乞士

明季許元光孝廉。鑑長光祚。雁行也。鑑長有書名。結體徵熟。元孝蕭然人外。愛談名理。著教典疏一卷。自署曰東城乞士。今藏吾友丁敬身敬齋中。按梵語比邱。此云乞士。

芝闌室圖

元時。錢塘高僧古林昌公。幼祝髮於寶石山。戒律精嚴。智慧明了。曾分淨慈之半席。晚年築室於城東偏。移植紫芝。列樹闌蓀。倚檻則清心濯目。憑軒則衣芳佩馨。於是王叔明爲寫芝闌室圖、并作記。俞子中和爲之書。一時題詠者頗衆。蒲庵釋來復云。不著維摩師子牀。芝闌爲友產清香。商巖采到連莖瑞。楚畹移來奕葉光。春雨茲將還竝秀。曉風薌謁每同芳。也知臭味通元化。物我冥觀與世忘。臨川危太樸素云。築室古城曲。樹此闌與芝。異芳惜奇石。宛有山林姿。芝闌日長茂。雖披滿前墀。綠葉茲朝露。五色含晴暉。道人方燕坐。境寂神不馳。色香了無取。眼鼻忽若遺。嗟予老京洛。無地結茅茨。浩歌望江水。白雲有餘思。南屏山人釋夷簡云。不以芝療飢。豈用闌爲佩。芝秀闌自馨。植此一室內。道人結習盡。與物了無礙。白晝飲禪扉。羣峯遠相對。始豐徐大章一夔云。草中惟有芝闌好。不數宜男指佞賢。近喜亦從蘭寺種。誰云獨許庭謝專。尋常道氣闌君子。窈窕風姿媚佛天。何用栴檀林下住。只將瀟灑度年年。白雲峯釋如闌云。芝闌百本繞階墀。曄曄瑤英閒玉蕤。楚畹風光搖綠葉。漢廷春雨長銅池。香飄衣袂堪紉佩。味入齋廚足療飢。謝氏芳華歸寶石。封胡羯末宛同時。錢塘白以中範〔杭州府志。白範。字以中。錢塘國朝錢塘人遷明　時姓名爵里考未詳。僧傳崇山云山陰人。〕云。禪扃閉幽寂。石色生清芬。奇葩雜芳樹。藹然祇園春。如何尋丈閒。迥與人寰分。繫闌已知妄。色相原非真。兀以甘露枝。淨洗濁世塵。餘芳儻可即。相從問正因。京兆宇文子貞公諒云。紫芝朵爲食。幽闌紉作佩。聊復助蕭散。庶幾堪傲世。一室靜生香。諸塵自融會。蒲團禪燕餘。經卷了空外。嗒然吾我忘。誰云有三際。金華宋仲珩璲云。隱居結遠社。地僻無人聲。瑤草緣階綠。幽闌人夢清。吟詩憐楚澤。分坐傍南屏。色映千華偈。香同九畹英。何當風月下。相對說無生。此圖曾錄入汪玉水珊瑚網中。

士橋

士橋。在新塘之左。近慶春水門。通外沙河之流。湯堯文煥士橋縱步詩云。徑以城隅僻。人因靜裏過。敲門詢問竹。增石近侵沙。堯文號鄰初道人。仁和人。中隆慶庚午鄉試。官贛州府同知。有書名。

蓬庵

湯之奇字稚常。錢塘人。少穎悟。四歲就外傅。讀書目數行下。比一年。即能振筆作文。詞多奇峭。不襲前人。長者咸驚異之。萬歷戊午舉鄉試。後官太平府同知。兼署江防事。時流寇蹂躪梁豫間。於是設方略。擒其渠魁。餘衆遂解散。督上下江糧餉。所過立辦。兵食以濟。尋擢江西瑞州知府。未至官。遭母喪歸。閉門謝客。大吏疏薦。堅以疾辭。因築室東園。名曰蓬庵。讀書灌畦。竝課其子姓。著有蓬庵類稾。西厓少宰右曾其文孫也。

新塘

慶春水門。明時以東郊地僻。慮徒闌入不可禁。奉旨久塞。虞司勳淳熙。卜居於是。門近士橋不通舟。因倡爲放生處。諸仁者、競載魚鱉蠃蚌之屬來。在滿於牣。可千萬億命也。萬歷中。賈豎欲兼會安壩與木之利。揚言慶春入巽水。主大吉。請有司啓水門。築塘曰新塘。是年司勳敗官。中丞直指兩臺。皆中廢去。里中自是無富民。詳見司勳壚務山館集。

惲壽平詩

惲壽平寓杭日。有在東園東毛稚黃詩云。海雲茫茫春欲斷。柳絲綠徧寒江岸。細綱幽窗竹煙亂。山桃海棠落將半。烏啼過殘雨。闌風細吹案。我思在空谷。我步同雲漢。珩璧只獨照。錦衾空宵爛。飛花濛濛返坐歎。江郎操筆不在腕。石泉水荇泛鷄館。柳下無人待離鍊。風致俊逸。可以奪昌谷玉谿之席矣。

東城雜記卷下

雲泉題詠序

元初虎林城東徐文蕌字如心扁其書屋曰雲泉紫陽方萬里回爲雲泉題詠序云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故易有乾坤之卦而繼之以六坎之卦以天一生水而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天地雖生萬物非水則莫生也然則六坎之卦以屯蒙需次乾坤何也凡有坎之卦皆取象於水而屯需之坎取象爲雲蒙之坎取象爲泉又何也天之始生物也猶上雲下雷而爲雨物於是芽萌於冥昧故曰屯以次乾而坎爲雲天地之既生物也猶泉之初泄於山物於是幼稺而未壯長則不可無所養故曰蒙以次屯而坎爲泉物屯而亨蒙而發待其成而已故曰需以次蒙而坎又爲雲此天地之屯也天地之蒙也天地之需也聖賢者出亨物之屯發物之蒙始也無所不用其力以俟夫各正性命之定則終也無所容其力今之學者亦嘗讀易而知之否乎虎林城東徐如心偕鄰友黃汝舟來謁謂其讀書之室扁曰雲泉老於風騷者爭賦之予以爲斯文也年始二十有七自芽萌幼穉而壯長者也其亦嘗次序屯蒙需三卦之坎而玩之否乎聖人所以不曰水而曰雲曰泉何也水之始初爲雲爲泉學者不慎其始初聽其流注散漫爲彭蠡無畔岸之水可乎何謂經何謂綸何謂果行何謂育德亨己亨人養己養人此感彼應姑少需之飲食宴樂亦非流連荒亡之類也是爲雲泉題詠序右文見桐江續集四十五卷

徐茂吳

徐桂字茂吳餘杭人中萬歷丁丑進士授袁州推官守正不阿失上官指投劾歸僦居杭城之東闢池幽僻揷池亭竹木之勝多蓄彝鼎書畫日婆娑其中有潔癖客過者先使人覘冠服鮮楚方與接對人以是怪之與馮開之夢禎居長卿隆同榜皆罷官家居扁舟鞋屐往來吳越間著有大滌山人集送羲公結廬天台云海上棲禪境披雲訪石橋一缾依澗壑疏磬落山椒華頂經年雪松門半夜潮預愁支遁去誰與共逍遙朱竹坨前輩錄入明詩綜格調殊清拔也

馬婆巷

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郡坐雨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清明按巷爲宋倡名今俗呼馬坡近東花園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爲下馬坡用之入詩頗饒雅韻

虞長孺僧孺

萬歷中里人虞司勳長孺以文字爲佛事碑版疏頌照耀東城長明蓮居二禪窟貞石猶存其弟僧孺淳貞終身不娶結廬藍隱寺側名猨狖居役使僅一老僕又建八角圖匾於每角藏書上有樓可眺遠馮祭酒夢禎嘗曰於陵仲子猶餘辟纑之妻僧孺足稱今之逸士矣

城曲茅堂

鬱瑛字田叔杭人善畫山水知名於時家東城自號東皋蜨叟又號東郭老農榜所居曰城曲茅堂子深字謝青爲諸生亦以畫名倪衛圃翔麟城曲茅堂感舊詩云他年文酒地腹痛此停軒病葉黃堆徑寒流綠映門斯人不可作茅屋至今存但有空梁燕喃喃對客喧

胡清濤

胡守乾字清濤臨清人父尚英明神廟末進士官翰苑以忤魏璫削籍歸思陵立召用至宮詹學士而卒守乾外家本杭人也丹墀之居杭十餘年家徒困乏賣卜於城東市中得百錢輒下簾事吟詠人不知其貴公子也西湖竹枝云長絲成匹竟難裁傳語渠儂莫見猜秋日未能尋藕去炎天那得見蓮來是亦不失鐵史遺音者

月中人

偶開之快雪堂集云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挾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盡入月中矣觀語親季象爲予述之

蘭菊草堂

徐子貞元末隱居城東號匏瓜道人洪武初仕爲潭府典寶正所居曰蘭菊草堂天吉徐一夔爲之記云錢塘徐子貞甫廉介有雅操築草堂於東城隅不蒔他物獨蒔蘭與菊而日徜徉其間客或見之曰子愛此耶子貞曰吾愛其與吾性合爾既而大書蘭菊草堂四字而請予記蓋蘭之爲物生於洞谷深絕之地

人雖不采。而清芬祕馥。溫溫然於風露之下。有不求媚於人之意焉。菊之爲物。發於卉木凋落之後。時雖擊斂。而幽姿雅豔。朵朵然在風霜之表。有不爭妍於時之意焉。之二物者。有道之士所不棄也。方子貞隱處。時人見其戀戀此二物不置。固曰其性然爾。而不知其見於用者何如也。及遭維新之朝。並起天下之遺逸而用之。子貞起自草堂。得以才行選爲親王官屬。趨蹌王庭。一以直道自持。如蘭之不求媚於人。菊之不爭妍於時。爲王所禮貌。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蓋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然。子貞之所守。可謂不媿蘭菊矣。因筆之爲記。張光弼爲子貞賦匏瓜道人云。吾豈匏瓜繫此生。道人玩世以爲名。百年雨露同榮悴。一日江湖見老成。濩落情懷莊子瓠。浮沈蹤跡楚王萍。壺公借與龍爲杖。枰著肯饒到處行。

徐銳非

徐行恕字銳非。茂吳司李之姪也。世以易名家。中萬歷癸卯浙江鄉試。嘗爲德安縣令。鼎革後。杜門不出。與嚴印持、張卿子、稱城東三高士。鄺去矜鍾玉贈之詩云。徐令本廉吏。高擬陶彭澤。早歲擅時名。垂老厭兵革。晦迹城東隅。蕭然半畝宅。荊人夙自晷。茗盌供朝夕。健兒不敢窺。閉門無俗客。擾擾市朝間。世眼徒青白。張卿子過徐銳非閒坐詩云。朋舊今無幾。所忻俱老翁。翼因遺嗣少。悶賴一官窮。每過塞齋雨。共憐秋樹風。商山多翼贊。吾願采薇終。

鍾紹京書

鍾紹京書靈飛六甲經後。有倪雲林跋尾。明時藏徐茂吳齋中。近閱沈景倩敝帚野獲編云。本高瑞南家物。後歸徐司李。近聞爲徽人以高價購去。直是許高陽女。實嫁蠻貊。不止昭君和戎已也。

半畝居

半畝居。一名孝慈庵。近艮山門城東隅。順治初。里中周氏子兄弟出家。奉母於此。中有放生池。積水深淨。風篁繞戶。人迹罕到。真隱寂地也。倪孝廉師留挺。夜過半畝居詩云。夜色滿城隈。一鐙懸古屋。平郊迥微茫。疎星澹幽獨。梵唄雜鐘魚。琅琅振林木。抱甕此灌園。何必異深谷。俛仰輿蓋寬。閒閒情自足。分坐盛圭寶。阿閣及金粟。倪孝爲仁和徐繼恩字世臣。明季壬午貢生。晚廬築於河渚。有谿流文字。

委順齋

元時。杭之城東隅。有鄭處士號虛原。年八十餘。研極乎漆園之旨。名其燕處室。曰委順齋。楊廉夫爲之記。文見東維子集。多訛脫。故不錄。

鍾馗圖

鄭虛原家藏鍾馗圖。爲昔人筆。至正甲辰春。以貽海虞曹立。立跋云。先君昔遊錢塘。觀此卷於鄭虛原翁處。歎其瑰怪幽眇。曲盡鬼物之情狀。鄭君欲以相遺。先君亦不之請也。後先君歿六年。立至杭。謁鄭君於樓遯之室。情意款洽。撫問存歿。不勝惻愴。因出此卷歸之。且曰。而翁之夙好也。吁。鄭君護持此卷於兵火艱棘之中。以先君有鍾愛之心。不以畀人。而有所待。一旦識予爲故人之子。卒能授之。其亦庶幾延陵氏

脫劍之意乎。卷中題者四人。馮海粟子振詩云。老馗兀與二鬼肩。一鬼物寧衮影懸。一鬼負劍帽帶旃。一鬼頂顱髮角髻。老馗之婦與躡蹀。其荷輿者鬼婢虔。貓抱掌握鬼妾妍。提其鎖具雌袂元。擔枕而從服飾鮮。鼠鐵貂裘袴亦然。盤拗最殿行李便。鬼之嬰孺盤穿聯。書包書裹琴能仙。瓠瓢琶竹挂吁可憐。拗竿之魅犯孿綠。最後變鬼東縛椽。尸而行者猶能前。肌肉消盡骨髓堅。物怪種種來無邊。神禹鑄鼎今幾年。罔兩在此猶翩翩。吁嗟吁嗟問老天。不惟詩畫奇絕。而鄭君之友道。有足取焉。

洪稗畦

洪昉思昇號稗畦。居東里之慶春門。少負才名。尤工院本南北曲。以國子生遊都門。暇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傳奇。一時鈎欄競鈔習之。會國忌止樂。貴人邸第有演此者。爲言官所劾。諸人罷職。昉思遂歸山左。趙宮贊執信。亦在黜中。趙嘗有絕句云。半落周郎發興新。管絃長對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不道清歌誤卻人。蓋自悲也。朱檢討彝尊酬洪昇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凄絕。薏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攬下河船。元人白仁甫有梧桐雨雜劇。亦寫雨淋鈴一曲。用事可謂工切。昉思後溺於烏鎮。王司寇士禛挽詩云。終覺前輩去。棲遲歲月多。菟裘終未卜。魚腹恨如何。朵隱情君譬。招魂弔汨羅。新詞傳樂部。猶聽雪兒歌。中年欲卜居武康山中不果。所著稗畦詩集。頗有大歷開風格。嘗有林月前後入。鐙花冬夏開之句。世但豔稱其曲子耳。

芸隱橫舟

城東清泰門。宋之崇新門也。舊在東河之西。河流繞城而轉。過東新關。達於臨平。抵長安堰。近城河干宋有船官廨。嘉熙中。施知言樞。嘗爲是職。有題廨宇詩云。合是清谿近處居。在官卻與在家如。柳風拂岸時鳴櫓。梅月橫窗夜讀書。休問舟閑無喚渡。須知水到自成渠。俸餘已足供薪粒。比著簞瓢儘有餘。樞自序其集曰。丙申冬。趨浙漕舟官。戊戌。小廨泊崇新門外。傍河依柳。野鶩家居。剝啄之餘。時作一二解。殊自適。先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樞官業偶同。遂命曰芸隱橫舟藁。

潮鳴寺

城東潮鳴寺。故爲梁貞明中建。名歸德院。後宋高宗。嘗駐蹕。聞講聲。賜今名。高宗御書蘇詩。賜殿前統制劉漢臣。咸淳臨安志云。昔古詩立石東廡者是也。吳伯霖之鯨。以詩爲高宗作。載之武林梵剎志。誤矣。李君實日華六研齋筆記云。武林潮鳴寺有宋思陵賜統制劉漢臣詩。對寺參差落雁痕。疏林斂倒出霜根。扁舟一櫂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此蘇子瞻詩也。第二字是水字。今改寺字。遂掩而有之。思陵博雅。斷不如是。當由偶在寺中書之賜劉。寺僧欲假以爲重。改字勒石。以侈榮觀耳。觀此。則宋時原刻後。明時又有改字之刻。今寺燬於火。并改字之刻亦亡矣。

紅亭醋庫

咸淳臨安志。紅亭醋庫。在菜市橋東街南面北。今名醋坊巷。宋時酒醋。皆官庫醖造。納緡錢於戶部。臨安

有醋庫十二，此其一也。莊季裕雞肋編載建炎俚語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蓋宋自王安石設法賣酒，幷醋亦榷之。南渡後軍興，百費浩繁，遂不能革。旣禁私造，其直必昂，遂有因此致富者矣。

織成十景圖

杭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郎仁寶云：起於褚河南九世孫載，善機作綾錦，今褚家塘通聖土神是也。其中一二供御衣之匠，花樣有爲西湖十景全圖者。秀水朱稼翁稻孫武林恭紀詩云：十樣西湖景，曾看上畫衣。新圖行殿好，試織九張機。

蘭芳軒

貝清江瓊蘭芳軒記云：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塘城東，闢室爲遊息之所，樹蘭其前，額曰蘭芳軒，間求予作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赤節，葉銳而長，古人攸刈而佩之，劉次莊之註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幹一花爲蘭，一幹數花爲蕙。朱子從而辨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何物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槁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守比蘭之芳已。故其好修自潔，而朝夕不倦也，則曰予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時俗之好讒，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夫蘭別於衆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淪於狂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志哉。予聞至剛，蓋五峯先生之從子弟，蚤有氣節，嘗從武夷杜君清碧遊二十餘年。渡江而北，涉黃河，覽太華，客寄京師，落魄不偶，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嘗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剛弗屑也。然不能不病蘭之弗艾若矣。吁，蘭之香，小夫孺子能知之，至剛能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予知必振於等夷，而發聲天衢也。於是乎書。按珊瑚網趙子固水仙卷云：天台李至剛。又有李至剛名鋼，以字行，華亭人。洪武中，舉明經，試禮部，郎中，出爲河南布政司參議。永樂初，仕至禮部尚書。解縉沮上立漢庶人高煦，至剛萬高煦以譖縉，上震怒，逮縉下詔獄死，見明儒學記。蓋傾險之流也。其僑居錢塘者，當別是一人。

回龍橋

明仁和沈通判懋德儀南湖雜識云：郡城東湖鳴寺，門徑曲臨通衢，其東南北三面皆水，水之外皆菜畦，而寺獨踞其中，竹樹幽茂，人迹罕到，儼然一山林也。詢之僧云：寺舊名歸德，南宋高宗嘗幸至此，聞潮聲而回，因易今名。今寺後有小橋曰回龍，卽當時旋蹕處也。按臨安志，菜市橋之西爲東青門，寺當在城外。其迤東十數里，則江塘也，故潮聲可聞。至於今日，則城郭一變，與曩者不類矣。沈公爲少司寇銳子，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中仕至惠州通判。今去沈公又二百餘年，此橋尚存，跨荒溝上，僅一石杠耳。

沈柳亭

沈豐垣，字遹聲，號柳亭，仁和人。少爲諸生，學於臨平沈去矜，最工爲詞，纏綿蘊藉處，似柳屯田；清穆處，似趙仙源。至不肯上秋韆、爲怕東牆近之句，雖古人無以過之也。嘗愛東城之幽曠，因卜居焉，賦一尊紅云：近城

隅，有千竿脩竹，正好結茅廬。試蓄水成池，鋤泥作圃，添栽幾種嘉蔬。將怪石圍成曲徑，映藥闌深處獨蕭疏。道子生花，蜂兒擬蜜，快意何如。最喜繁陰迴絕，交情冷落，細閱圖書。幾陣風來，一番雨過，苔痕綠遍階除。此際長容高臥，更何勞惆悵憶黃虞。睡起閒消茗盌，自許清臞。

靈芝寺

靈芝崇福律寺，在城東清泰門內稍南，俗稱蠟燭庵。吳伯霖武林梵剎志云：唐貞觀間，郡人施光凝捨宅建，名寶際院。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訖不詳改額靈芝始末。考咸淳臨安志，城東無靈芝寺，幷無寶際院，但有寶積院，天福七年施光凝捨宅建，舊名保福，後改今名。紹興十五年，以其地爲駝坊象院。明夏時正杭州志，靈芝寺本在湧金門外，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捨以爲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凡四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會拜題名之所。元季燬，移建城東。合觀二書，則寺創湖上，故迹元統中始徙於駝坊象院，仍合靈芝崇福爲額，而寶際乃寶積之譌，貞觀乃天福之譌。不然，豈有兩施光凝捨宅乎。宋大智元照律師，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博究羣宗，以律爲本，嘗著布伽黎，杖錫乞食於市。楊次公傑贊之曰：持盋出，持盋歸，佛心常在四威儀，初人應時人不識，虛空自有鬼神知。居靈芝三十年，從遊嘗五百衆。政和六年示寂，塔全身於寺西北。明正統間，徵杭州靈芝寺僧智淳，說戒開壇，爲天下傳戒宗師。乙亥年辭朝，沐浴而化。上遣禮部趙勸諭祭智淳曰：爾夙悟善緣，堅持梵行，遍膺榮命，爲釋宗師，方闡法音，導人爲善，倏爾示寂，良可悼嗟，鑒其如存，服茲諭祭。自元照以來，爲律宗據。鄒人陸振石繁弨募重建靈芝寺疏略云：靈芝寺者，乃兩浙之名藍，錢塘之靈址，肇開太平之歲，重興元統之年。椒房桂殿，翻作祇宮；太液昆明，俄成寶筏。節庵修三藏之書，純一較五雲之典。建章宮裏，坐是蓮花；華林苑中，屢成白玉。片庵北渡，半偈以解萬緣；一錫南飛，三年而化諸品。遂乃構開銀闕，高峙瓊樓，焰葉火珠，縈紆寶鐸之塔；陽烏陰兔，回翔方丈之池。法鼓雷鳴，天香霧積，信可以跨鳳山之仙境，軼蓬島之香城者矣。

備萬齋

元貢師泰，字泰甫，寧國路宣城縣人，翰林學士謚文靖雲林先生奎之次子也。泰定元年，中江浙鄉試。至正十五年，除平江路總管。甫踰月，張士誠以高郵兵至，城陷，官屬潰散，乃懷印綬避居吳淞江上。十七年，抱印納於浙省，隱於杭之西山。浙省丞相達識帖睦邇起之，曰：君之守平江也，而官未三十日，人心未孚，且握兵扞患，自有省臣在，非君之過也。卽以便宜授兩浙轉運使。次年，遷江浙參政，居杭州，作備萬齋，幷爲記云：出杭州新門東北二百步，又東折入委巷，有屋四楹，在敗垣廢圃間，蒿萊不除，問之徐氏業也。遂僦其半，直漏補罅，移木脒瓦，竈就居之。四壁空無長物，因大書備萬二字於其顏。或過而問曰：飲食以備飢渴，裘葛以備寒暑，僕御以備使令。子今無一物之備，何謂備萬耶？吾知子之不爲是也。豈嘗有見於孟氏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之意哉？予乃笑而答曰：吾亦知我之不爲是也。夫我於天地間，亦萬物之一也。以一較萬，其猶稊米之於太倉乎；以萬歸一，其猶太倉之於稊米乎。故凡形色之可接者，聲音之可求者，氣類之可感者，其數無窮也，其變莫測也，固非一身之所能備也。而不知自物觀物，則物物也，物且萬萬也。

自我觀物。則物豈外我一身哉。且人也物也。同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也。亦同得陰陽五行之理以爲性也。何其正通偏塞之不同耶。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物與人固無異也。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果無異乎。是以散之爲萬殊。斂之爲一理。以一貫萬。其所以爲備也亦大矣。雖然。體之而不實。則羣疑之起。足以害吾道。行之而非恕。則一念之私。足以戕吾仁。若然。則一自一爲乎萬。萬自萬爲乎一。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客唯而退。遂書以爲記。後歷官禮部尙書。秘書監卿。公嘗搨先天六十四卦圖圖於壁。而處其中。禮部員外郎程以文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爲玩齋先生云。

成黃門

里中成黃門雖穀字而卓。順治乙未進士。官工科給事中。有松江鎭帥馬逢知者。初名進寶。起家羣盜。性貪橫。自奉僭侈。百姓殷實者。械至倒懸。以醋灌其鼻。人不能堪。無不傾其所有。死者無算。復廣占民廬。縱兵四出劫掠。官府不敢問。時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來。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事定。黃門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下溫旨徵入。繫若盧。妻女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伏鑕東市。當逢知之入覲也。寶貨二十餘舫。他物不可勝計。至是無一存者。人皆快之。

郎仁寶

郎瑛字仁寶。正嘉中。仁和諸生。與馬浩瀾洪、王天碧澄、金玉泉璭、王蔭伯一槐、相友善。居草橋門內。景陵觀前。自號草橋子。博綜羣書。恣意蒐討。於進取泊如也。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瑛曰。吾已委身載籍矣。嘗復與諸少年斷斷爭甲乙耶。因作牌對以見志。著七修類稿五十五卷行於世。其中考訂精核。間有紕繆。然多紀聞逸事。與瞿宗吉佑歸田詩話。徐延之伯齡蟫精雋。吳鎡用賢武林紀事。姜明叔南蓉塘詩話。沈懋德儀兩湖麈談。田子藝藝蘅留青日札。陳思貞師禪寄筆談。並稱吾鄉前輩著述之傳世者。

姜西溟卜居

慈谿姜西溟宸英。績學能古文辭。書得晉人筆勢。遊長安。名動公卿間。曾被薦以上舍生食七品俸。與修明史及一統志。康熙丁丑。銜三人及第入詞館。苒苒老矣。嘗與宗人約買錢塘東園屋。將告歸遂初焉。送項緒田溶歸杭州句云。我愛東園宅。繞池青琅玕。主人有成券。卜居諒非難。所願遂鄰並。非久同盤桓。又送湯西厓編修移居句云。一椽如可託。準擬住錢塘。其眷眷於東園如此。後以科場事冤斃於貴人之手。卜居之約。徒成虛語。惜哉。

瓦子巷

瓦子鉤闌。南宋在臨安。有二十三處。其在城東者。新開門外新門瓦。亦名四通館。薦橋門瓦。在崇新門外章家橋南。菜市瓦在東青門外菜市橋南。艮山門瓦在艮山門外。瓦舍者。謂來時瓦合。出時瓦解之義。紹興間。殿帥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僻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爲軍士暇日嬉遊之地。貴家子弟。因此遊蕩破壞。尤甚於汴都也。諸妓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以色藝擅一時。家甚華侈。唐安安最號富盛。又如金賽蘭、范都宜、倪都惜、潘稱心、呂雙雙、胡憐憐、沈盼盼、曾安安等。皆以歌曲得名。至唐安安

理宗嘗於元夕召入禁中。潘稱心、亦爲賈秋壑所狎。君相荒縱如此。欲不亡可得乎。今遺迹皆不可考。獨菜市橋瓦子巷。其名猶存。吳君特詠京市舞女玉樓春云。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滯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今則委巷寂然。知其事者亦鮮矣。

庾園

沈秀巖紹姬。庾園紀勝詩序云。余家東城橫河。當雙橋之中。門臨流水。左帶嚴城。右通官市。其北即庾園也。園爲從祖庾庭公所捌。經始於順治丁酉。歷七年而工始竣。其中疊石爲山。疏泉爲沼。間以竹木。錯以亭臺。卽一花一草。必使位置得宜。詳略有法。宦宇落成。少不當意。即毀而更張之。鳩匠庀材。糜以萬計。園亭之盛。甲於會城。芳醞盈罇。嘉賓滿座。主人乃秉燭夜遊。樂以忘返。予小子。忝列羣從之末。尙明庾之被。金山樹無蓋。臣鍊有窮。雖殊墜天之憂。敢忘履霜之戒。猶恐曲終人散。一時勝地。湮沒不傳。故不揣愚蒙。援筆爲詩。志其梗槩。藏之櫥中。未敢陳於諸大人之前也。康熙二年九月。庾園云。千金疊一邱。百金疏一壑。泉石慘經營。花藥紛相錯。經春有餘妍。凌霜無隕擇。一水懸樹杪。三峯穿帷幕。中有庾公樓。飛梯迷複閣。市廛初落成。酒池將次鑿。魚鳥且無恙。舉俘諒有託。迎送不下牀。賓至但酬酢。王津已邱墟。閑亭久寂寞。盛衰原不常。俛仰幸無怍。人生貴適意。何爲自束縛。行樂應及時。高懷寄寥廓。東軒云。步入庾園路。三折到東軒。已見山林志。殊忘耳目喧。紅欄繞曲砌。青蘿被短垣。果熟鳥窺徑。霜銷人負暄。多有問津徒。一覺情易遂。誰知構廬處。未卽是桃源。擷翠亭云。茲亭猶未名。姑字曰擷翠。當前衆壑稽。倚檻羣峯對。桂林繞其右。竹園環其背。旁有陸羽竈。茶煙出垣內。松風自相借。寒濤響谿碓。振衣登層樓。睥睨窮萬態。遙望湖上山。晴嵐潑濃黛。雨氣多空濛。雲氣常靉靆。恍惚幾變遷。因之生遠慨。雪洞云。複道何逶迤。重門殊窅窱。心曠境自寬。地偏天逐小。嚴冬不知寒。燈明長達曉。壁牀淨如拭。殘夢方未了。明月不成輪。寒星下林籟。不聞人籟聲。孤懷輕清悄。樵城書屋云。依山築土城。蜿蜒入林麓。高僅增三版。廣不踰十幅。門設壹常關。縱橫交曲木。負郭屋數椽。居然類盤谷。松疏夏反寒。桂深冬轉燠。詎容長者車。聊憩樵者足。日暮負樵歸。簷鐙還且讀。臥雲閣云。傑閣浮林端。長共孤雲侶。想與人境殊。倘恍聞天語。軋軋織蒲機。丁丁桂窟杵。六月生[illegible]寒。積雪徑尺許。高臥絕塵纓。誰當北[illegible]汝。玉玲瓏云。縹緲玲瓏峯。磬韻發空碧。（石名玉玲瓏舊隸包園中物也高數丈大十圍數百人挽之歷兩月餘始運庾園）將軍從天下。萬夫從辟易。掌嫌巨靈短。腹笑伯仁窄。色比芙蓉潤。澗若蟒蠟蝕。噌吰振洪鐘。潺湲流素液。大不如虎踞。瘦不如熊立。葉分復尾布。旅進若拱揖。何時靈鷲山。移向此中植。維以丹青樹。茅屋翠欲滴。孤梅發單瓣。（紅梅單瓣者不易得）素李垂貫實。叢蕭蔽其陰。翳鬪百鳥集。與至時一登。攀蘿躡危磴。睎髮平樹上。箕踞石門側。欲令衆山響。呼童取鐵笛。瀑布云。山陰何所有。華宇結三楹。素蜺凌空來。迢迢度廊旋。危梁宜白石。雪浪湧濤聲。下有小龍湫。木葉不敢攖。山川信天造。孰謂人力營。娛目極志意。中懷猶怦怦。汲汲顧日影。脈脈秉夜檠。緬思爽鳩樂。悠然愴我情。西圃云。一徑直如髮。遙遙復西去。漸覺熱客疏。遂與老圃遇。雙橋何陰森。孤松自盤踞。瓜韭三四畦。棗栗八九樹。酒庫七楹足。米廩十年

貯.行盡丁字簾.別有齋心處.歌吹杳不聞.幽鳥自相語.焚香埽一室.嗒瑤澄我慮.肥甘豈不佳.蔬果亦可茹.竹因醉日移.書爲愁來著.四序如轉風.百年難暇豫.高明神鬼瞰.滿盈聖賢懼.悄悄懷殷憂.深心托短句.

半山園

沈秀巖半山園紀略詩序云.半山當廣園之北.兩園相距.才隔一巷耳.若登廣園北樓望之.林光嵐翠.襲人襟帶間.而鳥語花香.固自引人入勝.其東爲古華藏寺.每當黃昏人定之後.五更雞唱之先.水韻松聲.亦時與斷鼓寒鐘相答響.門集唐句曰.橫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蓋實錄也.先是家從祖爲子弟課下帷之所.始闢其地.室無數楹.山才一簣.因蓄魚而鑿池.偶結籬而護竹.既而踵事增華.山日益高.水日益深.臺榭軒廊.翬飛鳥革.迨月異而歲不同矣.夫土木之工.興之甚易.而節之甚難.儘自甲辰經始以來.歷今且數稔.猶未能役.將復有事於雪堂.其勢然也.半山視廣園稍廣.雖邃麗不及.而疏落可喜.嚴有山林之致.主人坐臥其中.自課蒼僕十餘輩.澆花薙草.洗竹培松.東山別墅.仍開北海之尊.南浦停雲.嘗是西園之室.一然名士.如吳嶷百.徐寶名.家去矜.初山諸先生.凡遇宴集.間出新裁.然風人之旨.揚搉爲多.且卽就一時耳目所及.徵於紀勝.未遑分題製詠.煥若列眉.予從諸父講業之暇.遊詠其間.値酒闌客散之時.正琴靜爐閒之候.往往登高寫目.臨水送歸.輒低回慨歎者久之.因憶廣園時昔之編.復綴古體十三章.更爲半山園臨一副本.儻異日陵谷變遷.或亦髣髴其大略焉.時康熙庚戌仲冬下澣也.深柳讀書堂云.亭亭山際雲.漠漠園中樹.但聞讀書聲.不見讀書處.煙光浮遠碧.晴空卷香絮.一徑鳥如螺.試從此路去.曲檻綠鷗波.飛夢振風蓋.環視半山中.茲堂獨雅麗.鵲借流水開.花以回風聚.春聊延長青.秋風毋乃遲.願得千丈繩.爲我維義馭.半山云.石山倣大巖.七山臨小米.兩山據東偏.峙齒長相倚.西北又一山.遙隔煙林裏.質之綺史中.北苑差相似.壯哉十畝園.半爲山所峙.園因以半名.山亦以半字.後山植如筍.前山平如几.俛几挹翠微.拄筍看雲起.宛然山中人.豈復類城市.城市與山林.誰能辨彼此.曲池云.地卑易爲池.取土列屏巘.紺魚尾漸成.回塘白石甃.灕水作綠波.望之如鶩脰.第惜荇藻肥.翻怪芙蕖瘦.有客抱琴來.花邊了幾弄.冷然拂素指.湯湯寒溜平.山閣云.池水清且漣.倒影插虛閣.仰視百尺嵯.巖勢如削.恰與山樹平.長借雲根拓.拾級敢辭勞.登眺殊不惡.四望無遮界.一覽窮邱壑.東連給孤園.風藤隔林薄.微聞清梵聲.名心頓蕭索.西軒云.回廊盤北隅.水檻倚南迤.冬日烘簾早.春雲渡水遲.奇峯列夏雲.丹樹生秋姿.客如落花聚.晤言日在茲.絲肉奏新聲.松濤忽間之.憑軒攬西爽.披襟當涼飇.言將待明月.休擲手中卮.井字廊云.西軒西復西.廊形作井字.買得騎驢花.丹黃如列肆.花繁徑逾窄.風定香轉熾.卽此井中天.居然有殊致.蘋繫（齋名其形如舫）云.舟居不在水.陸居不在屋.一葦爲蘋繫.宛然處林麓.舟中何所載.寥寥書幾篋.舟中何所事.丁丁棊一局.布颿喜無恙.檣欲如可續.豈不懷五湖.風濤苦翻覆.春水偶對門.秋山長滿目.借問張子同.何似林君復.花深處云.飛湍從北來.經東復西注.繞過竹盡頭.流入花深處.花深路紆折.樂閣各回互.蘇紅與歐碧.高下若棊布.伊闕叢對草.佛龕倚幽樹.奇卉不可窮.按譜畢難

賦.翻吳陶家徑.結籬環菊圃.觀此豈太疏.吾心有餘慕.水西閣云.離離黛粟畦.迤西有水榭.縛竹爲楗梠.參差若鱗亞.危閣俛中流.石梁互虛汶.頹風枕上回.荷珠座中瀉.稍與圖史親.差喜人事謝.客來偶問津.彈棊消長夏.園瓢云.山中結園瓢.宛然在中阿.欂櫨施山木.石檻跨回渦.上覆三重茅.旁繞百尺蘿.織廬當籬笆.遙睇如烏窠.夜火青瑠璃.春草紫薜蘿.枕檀鈔梵書.丹青觀維摩.平生愛禪寂.晨夕時一過.焦氏蝸牛盧.邵家安樂窩.斯豈非不處.轉眼成風波.吾將息我機.保此良已多.雪堂云.雪堂雖未成.其勢不容已.衛翠久矣儲.萊石今方砥.虛廊積文杏.舍旁除苦李.昨聞徙庭柴.言將燬竹鼎.俄驚椎鑿聲.丁丁築素圯.杞人一何愚.中宵歎息起.靈光既已焚.柏梁旋復圯.否泰有乘除.興此或廢彼.人生百年中.發樂長相倚.託諷諫無繇.短歌聊用紀.

玉玲瓏閣

玉玲瓏.宋宣和北綱石也.上有字紀歲月.其竅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涵所靈隱山莊舊物.沈氏用百夫牽挽之力.致之廣園.後歸悅侍御翔麟.因以名其閣焉.侍御爲太常卿佳育子.風流淹雅.少日喜爲樂章.出入梅谿白石諸公.太常開藩江左.署有瞻園.禾中朱檢討彝尊、李徵士良年、上舍符、沈明府暐日、上舍岸登、皆在賓榭.酒闌燭跋.相與唱和.刻浙西六家詞行於時.又爲王山人翬寫瞻園宴雨圖.後以貢士起家.歷郎署、至兩淛米.罷歸貧甚.至舉家食粥.未嘗於監司郡邑有所干.精士論高之.晚年移家白洋池畔.自號田居.舊宅已易主.玉玲瓏之名.終播於詞人、傳之海內矣.朱檢討寄侍御摸魚子詞云.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行藏.主人直待秋期近.金粟滿庭香雨.新樂府.早和徧寶洲笛譜.賀房句.（謂周青士賀李分虎）竹塢小住.笑我若歸時.留君爛醉.十日不教去.西堂冷.孔雀鴛鴦錦羽.鹿盧高下騰距.紅泥亭子方池外.深徑共誰延佇.歲既暮.想皖口歸魚.又好濟犀箸.粉雲風絮.定吹到山樓.叢梅凍雀.把醆舊吟處.

碧鳳堂

靈芝寺.舊有碧鳳堂.成化癸卯.嘉禾姚公綬綬、嘗寓其中.公綬辭官最早.以山水翰墨爲娛.嘗得錢舜舉山居圖卷.後有張貞居雨、仇山村遠、顧玉山阿瑛、鄭明德元祐、楚石釋梵琦、諸名勝題跋.奇愛之.行笈必攜以自隨.題其後云.三日不展卷.何異隔三秋.今日一展之.頓然銷百憂.片紙與隻字.古人尚見收.矧茲美圖史.契我山居幽.林鳥當我歌.石瀨當我流.寄傲倚南窗.濯足弄扁舟.回視五陵內.輕肥乃浮漚.吾生實此卷.俛仰儘優游.五月廿五日.因訪章庵癡使.假榻於杭靈芝寺之碧鳳堂.對雨無聊.捉筆書此.雲東逸史記.前輩雅尙如此.風致猶可想也.

陳御史元倩

陳公潛夫字元倩.原名朱明.後更今名.錢塘人.家城東之橫河橋.家貧落魄.好大言以駭俗.崇禎丙子舉於鄉.以社事、與友人陸培不合.培兄弟爲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癸未冬授開封府推官.時流寇猖獗.大河以南.郡邑皆不守.賊署僞官數十人守之.所在豪傑.各據寨自保.公下車後.親率戎行.倡義聯結.業附者衆.於是軍聲大振.明年燕都陷.思帝身殉社稷.公令三軍縞素出師.擒斬僞官.走僞撫梁啓隆.邀

敗賊將陳德於柳園。沿河數百里皆靖。汝寧、歸德、河南、諸府各寨豪傑。爭先來歸受約束。福王即位金陵。公傳露布江南。廷論恢復功。特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忤巡撫越其杰。譖之馬士英。召潛夫還。潛夫適遁外觀歸。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疏送之。潛夫至壽州。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為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治之。南都破。脫歸。航海至越。上書魯監國。願假兵五千為恢復計。加太僕寺少卿。監浙西軍。募三百餘人。與孫熊二家兵合。列舟江上。丙戌五月晦。軍潰。走山陰小赭里。置酒賦絕命詞云。父兮生我。中以殿譽。惟孝惟友。曰忠與義。內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媿。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虛言觀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蝟。眾人回東。予獨提背。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喋梅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荊棒。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知有封疆。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惟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北莅。惜也諸鎮。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為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甘旨莫承。遺書論廢。我哀方殷。姦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郵第。圍繞幽囚。冤氣莽置。匍匐歸來。挈家奔竄。航海飄零。請兵期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事庸可冀。疾痛呼號。徒然悄悲。丙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計惟待斃。事不可為。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

陳高士貞倩

陳諟、字貞倩、號此庵。元倩弟也。大梁之役。與其兄閱戎馬。思立效以自見。國亡後。匿迹東城。隱窮以終。有采菽堂詩集。今錄其數首。放言云。武林城中游俠子。自言生長東城里。男兒意氣在四方。雄心磊落誰能此。生平不喜事文章。走馬射鵰心飛揚。憶昔曾為大梁客。館昔嘗登公子堂。雕弓大羽追飛蓋。楚舞吳歌繞畫梁。潁川日落征旗出。河曲風高畫角長。可憐遊徧青山道。可憐踏徧春郊草。壯身許國未折捐頻年。遭家多不造。短髮蹉跎空自憐。人生致身苦不早。回首風塵一劍隨。散髮零落秋風吹。百年徒侶蕭條盡。衛國勳名那可追。窮巷天寒風瑟瑟。金盡牀頭空抱膝。無家可種故侯瓜。何地容栽陶令秫。村中濁酒聊自斟。耳熱歌高忘古今。功名富貴豈長在。流水浮雲何足尋。勸君且酌杯中酒。秋月春花隨地有。鴻鵠傲世烈士心。玷玉鑠金眾人口。時危遊見世人情。不如壠上還躬耕。縱令疏拙非時調。吾自悠悠獨長嘯。雜詩云。市井城居僻。襟懷野老迂。病從遠世得。客自不才無。道喪髮何用。杯深興未孤。苟全真此日。遮莫問前途。可求非所好。不復更依人。仰食書空著。秋天月自親。寒深高士臥。瓜美故侯貧。此意今誰解。吾思早卜鄰。又雜詠云。任懶吾真疾。孤居世未同。驚人言豈會。閱俗禮難通。名或他時在。身憐故里窮。短詩聊暑攤。雖築此城東。出門時極目。今晚又河干。岸東人聲靜。天垂斗柄寒。樹明鐙出關。水暗月歸灘。夜禁巡城急。荒荒早與閒。喜康侯弟歸云。觸暑歸容易。循環記一年。草生今日綠。關有昔時元。棟折支難穩。貓颿補更穿。況經春去遠。幾度憶花前。客散橫河雨。塵清陋巷風。一時朋自遠。兩日酒壚空。汝亦愁行路。吾今鐵固窮。初歸集惆悵。前去任西東。扶病同康侯弟登後園假山作云。無那遺愁偏抱病。最憐春色強登高。

山空老圃還生竹。柳暗鄰家更著桃。滿淚弟兄銷節序。飄零關塞憶風濤。東城苔翠年年發。幾日同來醉濁醪。九日云。九月九日風日清。一鐏獨倒倚東城。叢黃欲插不忍插。白髮偏生未可生。落帽孟嘉真絕俗。整冠杜甫故多情。最憐人到傷心處。乘醉登高亦強行。贈梁仲木云。丁酉之歲七月中。薊門梁大來城東。投刺豈因諸弟好。訂盟曾與先兄同。班荊古寺留幾日。懷舊中原有戰功。四海空羅雙髩白。青樽綠蟻與偏推。五月三十日為先兄諱日。泣賦一律云。正氣乾坤大。三秋日月寒。歸雲淩劍舄。陰雨拜衣冠。國破魂難慰。家危廟未安。江流成不返。懷舊幾悲酸。

陳際叔柴虎臣二處士

陳際叔廷會。九歲操管。作寇萊公枯竹生筍賦。人皆奇之。稍長補錢塘諸生。效漢魏六朝人為文。與同郡陸麗京圻、鯤庭培交好。歲乙酉。鯤庭以行人殉國難。絕吭於桐鳴。引決時。留書與際叔別。且屬以書籍遺之。際叔聞信奔赴。哭之慟。為書以報地下。美鯤庭之得死所。敘己有母、且尚在草野、不即相從之故。詞甚激昂悽惻。無何。陸氏寡徒駢村。鯤庭配陳夫人延際叔於蕭寺。教其子繁弨。繁弨學既成。乃遍其所遺書籍。其交誼如此。柴虎臣紹炳。仁和人。御史祥之孫也。少為諸生。見賞於紹興司李陳公臥子。後棄舉業。杜門著述。以啓白業詩文。馴謹中程度。如其為人。際叔嘗稱之曰。虎臣著作雖侈。不為虛辭濫說。可謂質有其文者也。兩處士、皆家城東偏。而虎臣居尤僻。老屋數楹。廁於壞垣廢圃間。枯桑敗竹。三徑荒寂。際叔時過從劇談。氣貌低昂。聲節起舞。譙讌蘇不置。意氣甚豪也。際叔有鷦雲集。虎臣有翼望山人集。與施京及張祖望綱孫、毛稚黃先舒、沈去矜謙、丁飛濤澎、吳錦雯百朋、孫宇台治、虞景明黃昊、稱西泠十子云。

遂居

城東精舍最多。惟遂居為勝。其地左負郭。右亙土橋。門外清流縈帶。循六根之檻而入。一往深窈。寮舍堂廡。如蜂王國。如燕子巢。戶牖相向。皆極低小。古木離立。突怒鬱鬱。蔭滿階除。苔痕常如雨過。妙香時聞。儼然有出塵之想矣。明萬歷時。大覺璉禪師所棲。師戒行精嚴。沈嘉則明臣、屠緯真隆、吳伯霖之鯨、諸名勝皆與之遊。有一碑。虞長孺之文、經奇。李長蘅之書、瘦硬。宋比玉之篆、蒼嚴。足稱三絕。

白雲漫士

元陶煜、字明元。自號逍遙山人。又號白雲漫士。台州人。以試吏年勞省。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典史。長吾人伯不花。與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年。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貌美貲豐。善迎合。至仰正妻。正妻不勝憤。不花擲刃以剸。弗斃。閉一東囚之。及其女。日少與食。欲俾餓死。婢引見訴主母枉於官。錄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不花讋遇赦釋免。猶坐黜。至正壬辰。除歸安縣。平反冤獄。按抑豪強。此類甚多。子三人。長即南村先生宗儀也。詳見鄭明德、僑吳集、陶君墓碣中。按元史百官志云。凡路府所治。置錄事司。掌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員。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事。典史一員。地理志云。杭州路。江浙行省所治。領縣八州一。至元十四年。分宋都九廂。為四隅錄事

司。泰定二年。併爲左右二錄事司。所云東北隅。即左錄事司也。

夾葉蟲

鄉先輩仁和吳瓚、字錫用、號樂閒。宏治庚戌進士。嘗知南通州。致仕家居。年八十餘卒。著武林紀事八卷。中有一條云。杭城東園人家。四時種菜販賣。遠至臨平長安。俱用船載而去。嘉靖元年三月間。芥菜盛時。水涸。閉河船不能行。菜多而價廉。其葉膜中生一種蟲子。形如芝麻。生數日。子中出蟲。久而生翅飛去。鄉人名曰夾葉蟲。人畏此蟲。皆不肯買食。其價大賤。甚有棄諸河中者。予幼時。康熙甲申年。菜亦多生此蟲。老圃以百部浸水灑之。

尼居

舊山毛檢討奇齡。志閒尼師抄化齋糧序云。東園多尼居。鱗塍相接。其在民家好佛。如洛陽女子上請都髮。率迦房以棲。而至於故家遺閥。官姬貴姝。往往自爲畦樓。結廬而居於其中。志閒尼師。中年去家。伐茅而結廬。獨以俗姓本沈氏。藥名沈庵。有日矣。康熙辛未。將勸緣於城。自持化簿膜拜予。而請予以序。夫園中耽澹淨。自昔所難。況以朱門華屋之子。簪金抱繡。乃一旦託迹於此。汰其資而毀其飾。猶復以齋薪供粥。經營櫥粒。毋乃太苦。予嘗爲家太保題歲門之碑。疏所自出。狀其身氏京兆公。爲明熹宗朝名臣。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爲最。其後嗣君璧起。皆相繼仕宦。而第五郎君。曾以衆入爲耆栝介者。則尼之夫也。世事之如幻也久矣。長林高岸。已爲陂池。鶴數十年來。其間家國之興亡。城陛之圮復。與夫閭閻貧富。宦遊荒落。凡夫盛而衰、衰而盛者。亦復何限。夫虹生電過。倏忽變遷。海市山樓。到眼而沫。而當其盛時。炙熱爍手。及其衰而悲之。乃以解脫之情。銷其愛惜。舉凡人世遭逢。或忻或戚者。而一舉而返之空虛。所謂以六如註六觀、非乎。則夫愛金錢而吝施捨。猶未達也。夫人之可愛者。莫如家室子女之身。其所甚愛者。尤莫如首髮。而以家之盛若此。而棄之身與髮之所甚愛若此。而捨之卻之。由是而思。天下之可愛而不可戀。有如是乎。況金錢已。

前生社公

秀水沈孝廉宗倩德符。敝帚軒賸語云。虞德園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壖間土神。人民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瞋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急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淸癯素著。且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爲銓部。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毛稚黃洪防思詩 附諸虎男書

前輩毛稚黃遊東園詩云。暮春天氣佳。霽色映庭樹。羣動忽來還。予亦借予步。東園此城隅。扶杖遊微路。依依見原疇。稍稍開煙霧。井術紛疆畦。蔬果隨所務。居人多淳風。力作鮮他慕。溝齒宜周均。鉏泥適塞涸。嬉女多秉機。兒般學馮弧。稍北地輕曠。竹水森交互。弱藻慢綠流。幽花粉垂露。我行不知遠。足倦稍休駐。

風景趣予前。竹橋三四渡。吾生困塵埃。城邑苦奔騖。翩翩濁世遊。徒爲東觸誤。偶適樂郊樂。蕭然得其素。此民眞吾徒。此鄉亦吾故。心賞誰與同。郊居良可賦。行將卜我鄰。亂餘頗相護。緬懷遇羲皇。庶幾在朝暮。歸歟望層城。東樹挂蟾兔。洪防思東園詩云。故苑殷全非。閑遊趣不稀。鳩貪桑實醉。鼠戀豆根肥。日落欄林急。風回梵聲微。鴉鳴西古寺。壘路草霏霏。二作俱能寫景。又諸虎男與毛稚黃書云。東園之遊。是下所稱爲也。憶前十年除日。招我偕行。時枯桑未苞。凍梅著蘂。班班殘雪。如北苑畫中景物。村夫薄酒。小婦新衣。叩古剎。爇香茗。微日漸黑。疏星挂城。渡橫洞橋而返。恍然一日千秋也。曾幾何時。又逢今夕。可想見當日之雅遊矣。

青門處士

元至正間。杭魏一愚。自號青門處士。楊廉夫爲作墓銘。稱處士醇懿靚深。恬憺外撓。閑置一室中。如處女然。雖貴客至。不得面。周親謁請。或一見即退。平日危坐。閱所蓄書幾萬卷。然無他制作。味其旨而已。其言行可爲人師者。訖以示諸子。凡積爲若干帙。歿後三月。而紅巾寇杭。處士之廬。與塚舍同燬。方諸公孫述、黃巢時隱人李業、周朴、猶不免其身。處士何幸哉。按青門。即東青門。

僧了心

了心。宋臨安東城僧也。乾道五年。撰重建南高峯塔記云。住南高峯塔道人義圓。一日疏其負大略。求東城遯居求拙者。語以識之。老子曰。噫。余方掩關卻埽。默擁蒲團。惺乎明淨。如冬枯木。如古澗水。口邊白醭久矣。予不慣時流之所急。將無汙先佛之塔廟也耶。越三數月。圓又來。盱衡猱鵠。老子從容合十指爪掌曰。諾諾。請從事於此矣。翼日與二十夫。過西澗。入靈石塢。由煙霞嶺得支徑。徊徉而上。松篁蕙蘅。羊腸頗曲。行杳窈間。腳膝疲甚。遂解衣分塊石而坐。取衆粟相勞。既而怒策藤枝。復小平曠。仰觀雲根。秀拔天骨。淸麗玉立。危層巉巉千仞。吾人駭目動心。疑將壓焉。聞倒屣笑迎。若慰吾塞者也。老子乃肅儀野次。拜手稽首。獻文字供。以塞其望。文多不具載。即數語。亦蕭散有致。

自餘軒

遂安毛鶴舫際可。自餘軒說略云。自餘軒者。予友錢君章玉。顏其室後之東偏。以爲燕閒偃息之區者也。武林地當孔道。民居相鱗次櫛比。雖逢宦右族。曾不得咫尺園林。可以遊目而憩足。惟茲軒僻居城之東隅。風土閒靜。清池周四五里。襟帶其側。每煙月淪漣。渺焉無際。如寄迹鏡湖震澤間。幾忘此身之在城市。位置亭臺一二。絕無排比雕飾。曠然如其衙次。旁列素垣。畫史藍田叔繪奇石數峯。嶔崎歷落。其下間植脩篁。左右相爲掩映。予短於目。望之以爲眞。幾欲下拜。就視之。乃知其墨戲也。因借憩軒中數月。不能去。錢章玉。名士璋。號赤霞山人。

楊琇

女郎楊琇、字倩玉。家東城之羊市。明慧娟靚。雅善篇詠。有西湖竹枝云。斷橋西去竹間廬。不道山孤人亦孤。嶺上梅花知妾是。水中萍葉似郎無。人皆傳誦之。後歸沈遹聲爲妾。遹聲浣溪紗云。一帶高城廣寺東。

遺山映水入簾空。笛人疑立畫屏中。衣濕暗藏花露浮。領巾斜沁粉香融。忘禁往事意惺忪。爲倩玉作也。

莫氏古泉記

高寒閒主人莫寔蝦。爲人任俠好讀書。多藏古器舊物。康熙辛亥春。張祖望綢繆過之。出觀古錢百餘。作莫氏古泉記。今撮其略於此。曰。秦半兩錢。（大徑寸三分其文八分皆曰半兩重十二銖改八銖製自秦始皇帝）漢厭勝錢。（長五寸七分闊一寸八分[illegible]其上下如圭有六小孔其體方兩面隱起梁文重三兩半製自漢武帝）新莽刀錢。（有柄似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製自新莽居攝）貨布錢。（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合上有孔中有直文其下枝足文篆書曰貨布重二十五銖製自新莽天鳳）大黃布刀。（長二寸二分色赤首有孔下枝足文篆書大黃布刀製亦新莽莽嘗自稱黃虞之後）漢錯刀。（[illegible]）吳大泉五百錢。（大徑寸八分文篆皆曰大泉五百重十二銖製自孫吳）大泉當千錢。（大徑寸五分文篆皆曰大泉當千重十二銖製亦孫氏）宋鵝眼錢。（形如鵝眼[illegible]）大貨六銖錢。（[illegible]）北魏太和五銖錢。（大徑八分文篆皆曰太和五銖）永安五銖錢。（大徑八分篆文曰永安五銖製亦北魏）又有異文者曰大布五百。（背左右有七星劍文上下[illegible]）萬國錢。（[illegible]）明月錢。（文曰明月外無郭）藕心錢。（[illegible]）飛馬錢。（[illegible]）大泉五十。（[illegible]）左右俞俞。（[illegible]）上下絕影。（[illegible]）阡萬錢。（[illegible]）面無文者二。（[illegible]）又有天下和平。世高通寶。天盛元寶。漢元通寶。光順通寶。金世閒寶。洪德通寶。洪順通寶。甘露元寶。延甯通寶。聖長通寶。寬永通寶。宋元通寶。皇宋通寶。大宋元寶。朝鮮通寶。（[illegible]）又唐開元。至元至正。凡四十有一錢。（不俱其正品）外此。永通泉寶。（南唐李氏錢）大唐通寶。唐國通寶。（[illegible]）乾亨重寶。（[illegible]）光天元寶。（[illegible]）乾德元寶。（[illegible]）大世通寶。（[illegible]）天[illegible]元寶。（[illegible]）順天元寶。（[illegible]史思明[illegible]）龍鳳通寶。（元末小明王韓林兒錢）乾封元寶。（[illegible]五代湖南馬殷[illegible]有此號）大安元寶。（[illegible]同有此號）大寶通寶。（梁簡文帝[illegible]海外日本國有此號）皇建元寶。（北齊主高演[illegible]有此號）

廣宗攷宗瑤

廣宗攷字大赤。宗瑤字仲鑰。俱德國司勳子。宗攷豐軀偉貌。初生時。面如紅玉。故名。爲人樸訥。學畢文飾。宗瑤則英敏爽朗。每發議。輒解人頤。與友交。初甚落落。久乃彌篤。並有才名。入復社。仁和馮悰字儼公。社中知名士也。貧而不遇。無子。病危時。屬家人曰。東至二廣家。二廣爲之親治醫藥。晝夜不懈。及卒。中堂門署喪屏。庭設司鼓。大赤仲鑰。跪拜謝弔客。披上古友朋喪服。前輩交誼之篤如此。仲鑰子黃吳。字景明。亦能詩。在西泠十子之列。

竹深亭

城東地肤美。多水而宜竹。竹色深碧。筍稍晚。與西谿種略異。洪武中。濮陽張來儀羽。竹深亭記云。杭城之東偏。有地曰戚家園。周廣十畝。通衢外。環限以脩垣。其中民舍若干區。舍西有大竹數百竿。奇秀瀟灑。翁若深谷。煩囂攸祛。忘在闤闠。然居人莫知爲勝。吳興沈君某。僦廬於斯。悼衆之遺。乃增亭竹間。以娛宴休。命之曰竹深亭。亭縱一筵。衡廣倍之。棟宇簡易。疏櫺閒靜。林園之勝。畢於是矣。丁未之冬。予至自吳門。沈君邀過亭。舍予居之。三月而後去。每清風激林。驟雨合至。飄灑播灑。碎葉交振。鶗鴂之類。翔萃其中。[illegible]與大籟合。乍大乍細。與之無窮。故吾知是亭於風雨爲宜。窮陰之夕。雪霰交墜。玲瓏蕭條。坐聽

既久。心塞耳淒。則就枕而臥。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如擲戟。清迅激越。出人不意。乍寐復寤。且起視之。高者疎峭。下者披靡。琅玕翠碧。化爲瑤林。璀眩洞射。暗牖皆白。故吾知是亭於雪爲宜。煙靄朝斂。綠絲搖翳。日光穿漏。影布窗上。翕忽推移。偃仰開合。雖善繪者。莫能窮其態。投林之翼。與暝色偕至。流浪倒影。晃搖其顛。久而後沒。故吾又知此亭於晴爲宜。凡人之居。有一勝焉。猶足以夸。況斯亭不出尋丈。以極萬變。晦明朝暮。攬之不竭。苟無所述。徵居者之媿。乃記予所睹。俾揩之壁間。然予又意是亭於夏宜避暑。於秋宜玩月。惜予不及其時。故無以寫其狀。姑闕之以俟來者。予喜此文。盡得竹之情形。頗錄之。

駱駝橋

夢粱錄云。艮山門外。法明寺前。曰駱駝橋。今橋在城內。法明寺已久廢。橋低而小。下爲溝。通東河。

機神廟碑

廟在慶春門北。予製碑云。古者祭有先嗇。爨有先炊。牧有先牧。畜有先畜。蓋祭先代剏始之人。以明報本之意。所謂有功則祀者也。杭於東南爲大府。桑土既沃。筐篚織文之貢。於是乎出。國家當以內務重臣董其事。設局城西。而聚工匠多家。城東舊有機神廟。地隘制陋。隸於局者。與自爲紡以鬻者。皆私錢拓而新之。獨無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緣起。懼無以示將來。答盟既。因謂記於予。予惟機神不載祀典。觀其爲器。則有杼、有軸、有楗、有勝、有複、有樓、有底、有躡、有綜。佐之者。有構、有梭、有篗、有繼。雖一器而工聚焉。冠帶衣履天下。厥功甚大。當無神以主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以便其用。高誘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黃帝。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伯余非黃帝可知。且帝嘗製五兵。製指南車。製華蓋。製六律六呂。製九鍼。豈一手足之烈哉。上有致敬之君。斯下有神明之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物始於臣。功歸於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考唐六典。織染署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蓏絲帛。詩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是也。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織女牽牛之說。與乞巧俗類。今廟像衮冕儼然。無玉珈雲桂之飾。與唐祀異。稷之配。殷人易柱而棄。說者以爲禮之善變。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機神雖私祀。殆合於禮。而知修人道者歟。今天子躬勤儉以御世。垂宵衣。親澣濯。虎旅龍驤之士。皆衣大布。神於斯時。效職甚易。而聚工匠之荷神庥者。正未有艾。乃詳其說。俾劖於石。復爲之歌。以樂神。曰。神之降兮。軒邱之廷。易衣皮兮。以緯以經。神之安兮。東城之宇。司袞衣兮。爲黼黻染人玉文兮。帨氏萬縷。貢尚方兮。及我兆庶。穀日兮辰良。紛巾舞兮浩倡。靈風靈雨兮。澤我流黃。漢酒酤兮瑤席。萬斯年兮享祀無斁。

東城雜記二卷。錢塘厲徵君鶚撰。徵君與先本生曾大父魚亭公友善。每一書成。輒就商可否。是以著述手稾多藏余家。是書爲未定之本。其中塗乙添註。較外間傳鈔者。頗有增益。所載東里文獻。足補志乘所未備。爰略加詮次。付之剞劂。末學譾陋。恐校勘未能盡善。尚冀博雅君子。匡其不逮焉。嘉慶庚辰夏五。里後學。汪遠孫識。

右東城雜記二卷。國朝厲鶚撰。按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著有樊榭山房集。遼史拾遺。宋詩紀事。及是書。四庫提要。均已著錄。全謝山鮚埼亭集。稱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爲人所不及知者。李穆堂閣學、湯西厓侍郎、激賞焉。錢塘詩社。以爲職志。方綱主持之云云。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稱先生較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因得偏居探討。故所撰極爲詳洽云云。提要亦稱其博洽羣書。吐屬閒雅。有修潔自喜之致云云。其推挹之者。即以移弁此書。洵無愧色。卷首有杭大宗序。極淵雅。其詞科掌錄。稱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嘗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謝山之考證。求之近代。罕有倫比。而嘗不得在詞館。豈非命哉。蒲褐山房詩話。又稱先生無子。葬於西溪。後四十餘年。何春渚游西溪。見田舍草堆中。先生及姬人月上栗主在焉。僧同人迎武林門外黃山谷祠。洒埽一室供之。忌日薦酒脯焉。吳穀人駢體文續集。復有爲厲先生墓田碑記。固天道之難問。而闡君子之高義。亦可風矣。道光庚戌。寒食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渚宮舊事

附補遺

余知古撰

校補渚宮舊事序

渚宮舊事十卷。唐余知古撰。見唐書藝文志。今存五卷。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卷數相符。則此書自明以前已亡佚其半矣。書記楚中故事人物。取郢都南渚宮以爲名。事起周代。止於晉代。則所失蓋後五卷也。楚昔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盛宏之荊州記等。今皆散佚。惟此是唐人撰述。引據多後人未見之書。可以證經考史。不獨爲一方掌故。乾隆五十年。紀相國昀尊奉勅校定。爲補遺一卷於後。錄入四庫全書。外間不得盡觀其本。嘉慶庚午歲。余官山東督糧道。暇日細繹是書。病其未載出典。因倩邵君秉華偏檢子書史傳。逐條校注明悉。尚有數條不知所出。又增紀相國補遺未備之條。存之篋中。倏閱五年矣。頃歸金陵。出此書以質郢南屏太守樹棠、及唐陶山太守仲冕。兩君皆楚人。好古敦素。行至有善政。既不爲操切之治。得有燕閒。流覽古書。謂此書足備鄉郡故實。亟宜付梓。因分俸邀縱閣校訂寫刊。復與兩君是正譌外。又不啻數十處。仍其篇次。略可觀覽。惜不得錢氏藏本校勘一過。唐人著作存世日少。近人刊長短經、建康實錄等。皆有用之書。尚有開元禮、開元占經、太白陰經。所望好事者刊布。以惠來學。並爲校補此書未備之處。則不負兩太守雅懷矣。甲戌七夕後一日。陽湖孫星衍撰序於冶城山館。

四庫全書提要

渚宮舊事五卷。補遺一卷。一名渚宮故事。唐余知古撰。結銜稱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里貫則未詳也。其書、上起鬻熊。下迄唐代。所載皆荊楚之事。故題曰渚宮。渚宮名見左氏傳。孔穎達疏、以爲當郢都之南。蓋楚成王所建。樂史太平寰宇記、則以爲建自襄王。未詳何據也。書本十卷。唐藝文志著於錄。此本惟存五卷。止於晉代。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渚宮故事十卷。則南宋之初。尚爲完本。至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言已與今本同。則宋齊以下五卷。當佚於南宋之末。明陶宗儀說郛、節鈔此書十餘條。晉以後乃居其七。疑從類書引出。非尚見原本也。唐書藝文志、載此書。註曰文宗時人。又載漢上題襟集十卷。註曰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則與段溫二人同時倡和。此書皆記楚事。其爲游漢上時所作。更無疑義。陳氏以爲後周人。已屬訛誤。通考引讀書志之文。併脫去余字。竟題爲唐知古撰。則謬彌甚矣。今仍其舊爲五卷。其散見於他書者。別輯爲補遺一卷。附錄於後焉。

渚宮舊事卷一

周代上

唐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余知古撰

鬻熊、爲周文王師。成王即位、封其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實枝江。(史記集解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 後六世、熊渠立、封長子康爲句亶王、治江陵。(史記楚世家集解張瑩曰今江陵也) 庶死國絕。熊渠之後、數世至文王熊貲、始大、遂都郢。(楚世家) 今江陵北郢城紀城是也。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都。(楚世家) 惠王因亂遷鄢。(原注今宜城縣是) 既立復歸、而舊史缺見。按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趍郢。(原注許慎注郢字云郢楚郡今江陵北三十里有郢城是也) 班子折謀。宣王之時、王宮遇盜、郢宰見黜。懷王入秦、齊人使郢中立王、因與王市。是皆昭惠後葉、莫不於焉根本、則知鄢郢之遷、權道也、非久都明矣。襄王之末、郢爲白起所拔、北遷陳城、其地遂邑於秦。自文王是宅、至襄王大去、凡十九王、而太史遷云郢居八代、失之遠矣。

文王至頃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尤著者、賢相、則彭仲爽、鬭子文、孫叔敖、子西、葉公子高、吳起、昭奚恤。將帥、則屈瑕、觀丁父、成得臣、屈建、騶辨夫、子重、昭陽、昭常、景陽。奉法、則當奉、廷理、箴尹克黃、石奢、將軍子發。(原註別有一子發見呂氏) 正諫、則伍申、蘇從、成公賈、伍參、白公子張、申無宇、尹文、樂師扈子、管蘇、莊辛。忠烈、則申公子倍、棼冒勃蘇、(原註即申包胥見戰國策) 潘揚、王孫由于、莫敖大心、易甲、屯嗇、申鳴、屈蕩。戰識、則令尹子上、鬭伯比、薳賈、

申叔豫、司馬戌、梁公宏、屈宜臼、太宰子朱、成公朝。待士、則公子行、屈春、苦成。奉使、則屈完、鬭章、豚尹、士尹池、王孫圉。遺賢、則沈尹蒸、虞邱子。儒學、則觀射父、右尹然丹、左史倚相、子期、(原註見春秋左氏傳) 鐸椒、沈尹華。文章、則屈平、宋玉、唐勒、景差。籌策、則伍參、觀從、中射士、(原註出王子於雜者見韓子) 慎子、范環、杜赫、昭過、江乙、陳軫。應對、則申叔時、士慶、薳啓彊、伍舉、藍尹亹、莫敖子華。高讓、則屠羊說、蒙穀、王子啓、景舍、魯陽文君。隱逸、則繒封人、老萊、長盧、接輿、蜎淵、北郭先生、詹何、江上丈人、鶡冠、漁父。武勇、則屈蕩、潘崇、談黃、裴微、公孫內樂伯、許伯、攝叔、叔山冉、司馬子期、市南宜僚、莊蹻、石乞、宋遺。伎術、則養由基、盧侯、鬭侯、魏侯、(原註三侯數見晉語見呂氏春秋) 范巫矞似、優孟、風胡子、班輸、鍾儀、唐昧、鄭詹尹。其餘不可勝紀、其行事則概見於左氏云。

楚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田於雲夢、三月不還。得丹(今本呂覽無字)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者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於襁褓、齒於諸侯、願請變更。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臣不敢廢也。王無足當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加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原註致猶致也) 保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自流於荊。(今本呂覽作淵) 請死。王曰、不穀之罪、保召而謝之。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務治國政、并國三十九。(原註荊作淵見呂氏春秋直諫篇)

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原註新序作管蘇待詩及賈誼新書作管蘇是文王事)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無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說苑權謀) 子文聞之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左氏傳)

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文王曰、不伐徐、必反朝徐。文王曰、徐有道之國、不可伐也。厲曰、強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食豚、且爲文不能遂其德、爲武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說苑指武)

成王時、鬭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遂釋之。子文責廷理曰、凡立廷理者、所以司犯王令、察國法。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明著於國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夭死。遂致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吾黨何憂乎。相與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也。(說苑至公篇)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戰國策無) 一日之積。王聞之、(國語作成王聞子文之) 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自是(國語至於今) 令尹秩之。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國語無人) 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國語楚語）
鄭子瞀者。成王夫人鄭瞀之媵者。初。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仰視。子瞀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王。曰顧、吾以汝為夫人。而封若父兄矣。子瞀不顧。於是王下臺問曰。夫人、重位也。封邑、尊爵也。一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何也。對曰。妾聞婦人以處正為儀。今君在上。而妾有所顧。是失儀也。一言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焉。是貪利也。失儀貪利。何以事君。王曰。善。遂立為夫人。其後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子瞀進曰。曰夫摘奸擾滑。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強。必為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子瞀退謂其保曰。王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關王先施太子。王不吾應。是疑吾譖也。信不見疑。見疑而生。不如死以償之。我死。王必悟。太子不可釋矣。遂自殺。（列女傳節傳文多異同）
成王剖卞和之璞。封和為陵陽侯。和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到荊山兮。精氣鬱結。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燦明兮。穴山採玉。難為工兮。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紫之亂朱。粉墨同兮。俛仰嗟嘆。心摧傷兮。天監孔明。竟以彰兮。沂水滂滂。流於汶兮。進寶得刑。體離分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琴操）
成王生商臣。范巫矞似相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越鳥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其母為之災也。王怒。殺范矞似。（太平御覽方術部引荀子）
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王使為工尹。至是、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子家。（左氏傳）
莊王即位三年。不聽朝而好隱。成公賈入諫。王曰。不殺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願與王隱也。王曰。胡不設。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鳴不飛。是何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不鳴、將以覽民則。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卻者十人。羣臣大悅。（呂氏春秋重言篇）
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中曰。寡人惡為人臣遽諫其君者。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高爵。食君厚祿。愛其身而不諫。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蘇從之手。右抽金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之相。（說苑正諫篇）
令尹虞邱子、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以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之路。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秃羸多能。（[illegible]）其性無欲。居舉而授之政。

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對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又何用之。固辭。王從之。賜虞邱子采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虞邱子之族犯法。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持政矣。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矣。王曰。夫子之賜也。（說苑至公篇。所引荀子見非相篇）
莊王敗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王。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將軍子重進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而不有。無乃失人臣之力乎。王曰。古者、盂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重於禮而簡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災及吾身。遂與之平。（公羊傳）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交。叔敖至郢三年。聲聞不知。沈尹筮曰。令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如子。偶世接俗。說義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可歸耕乎。尹筮至郢五年。王說之。欲以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虞邱子亦進之。王乃以王輿迎叔敖為令尹。（呂氏春秋贊能篇）
孫叔敖為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便所便。民皆樂其生。王以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皆棄其業。郢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矣。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五日朝。相言之王。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國人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循吏傳）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叔敖曰。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益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說苑敬慎篇）
孫叔敖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當乘棧車牝馬。披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以勝之。遂終身不變。（[illegible]）（[illegible]）
莊王問孫叔敖曰。何謂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臣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叔敖曰。國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彊。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悔。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乃以合己者為是。不合己者為非。故覆亡而不知。王曰。願相國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而驕士哉。（新序雜事篇二）
優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如何。對曰。臣請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於此乎。爲之柰何。孟曰。請大王以六畜禮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屬太官。（史記滑稽傳）

優孟見寵於孫叔敖。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歲。其子見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叔敖。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置酒。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王許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毋爲楚相。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置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王謝優孟。立召叔敖子。封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史記滑稽傳）

孫叔敖疾且死。戒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以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邱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皇覽。叔敖冢在南郡故城中曾十一里。今江陵北是也。）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邱。累世不絕。（呂氏春秋異寶篇）

詹何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何答曰。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列子湯問篇）

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王曰。善哉。（列子說符篇）

詹何坐堂上。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蹄。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以布裹其蹄。其精察如此。（韓非子解老篇）

郢人有善相者。所言無遺策。莊王聞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則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則在官日益。功能日修。此所謂吉臣。人主。則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失皆敢交爭。則國家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王善之。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霸天下。（新序雜事五）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原註云。射科雉中之。呂氏春秋作隨兕。）申公子倍劫王而奪之。王曰。不敬命。屬吏。左右曰。倍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乃赦之。不出三月。子倍以病卒。王興師與晉戰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子倍弟請賞於吏曰。臣之兄子倍。嘗聞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伏其死。吏言於王。王使人發不府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呂氏春秋至忠篇）

北郭先生、郢人。王聞其賢。使使齎金百斤往聘之。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以計之。卽謂其婦曰。楚以我爲相。則結駟列騎。食前方丈。可乎。婦曰。夫子食粥屢無怵惕之憂。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之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遂不應聘。與其婦去之。（韓詩外傳九）

楚庭有神白猿。射之。則搏矢而嬉。莫能中。莊王命養由基。始操弓矯矢。未之射。猿擁柱而號。由基發之。猿應矢而下。則由基以其中先之也。（淮南子說林訓）王又使射蜻蛉。曰吾欲生得之。由基援弓拂其左翼。（藝文類聚巧藝部引尸子）

令君子佩。請莊王登強臺。王不往。曰。吾聞臺闕腹崖山。下臨方湟。其樂使人遺老忘死。吾德薄。不可當也。（淮南子道應訓）

士慶以進言。莊王用爲令尹。中庶子跪於王前而泣之曰。臣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則爲蔽矢。後則爲藩蔽。王國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無日矣。王曰。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此者可賞不可貴。乃出擊玉賤之。曰。忠信者士之懈行。言語者士之道路。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新序雜事二）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返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有賢臣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焉。返曰。可。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危以怨上。上下離心。伐之必克。王從之。果然。（說苑權謀）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予。君子曰。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天矣。安不忘危。故能終成霸功焉。（說苑君道篇）

楚雨雪。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賑百姓賓客無糧者。諸侯聞而畏之。（北堂書鈔歲時部引尸子）

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畏己。乃築五仞之臺。臺成。觴諸侯。諸侯請約。王曰。我德薄之人也。諸侯請爲觴。王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權謀篇）

渚宮舊事卷二

周代中

楚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羣臣諸公子入朝。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曰。車不至門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斬其輈而僇其僕。（原註說苑云少師慶逐太子之車韓子作廷理）太子入爲王泣曰。必誅之。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夫滅法廢令。是臣乘君而下尚校。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泣危。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避走。避舍露宿三日。再拜請死罪。王益廷理爵二級。以旌之。（韓非子外儲說）

莊王甝子。愛幸樊姬。後宮不得進御。姬言於王曰。妾以卑微之身。明不足以自照。智不足以補過。後宮出入十年矣。寢切寵。衆妾不進。繼嗣不華。王有偏嬖之過。妾有專愛之罪。此非大王全國之福。王嘉其言。使六姬更侍。有子六人。樊姬言從志得。援琴而歌曰。忠言信兮從正不邪。衆妾進兮繼嗣多。王聞之欣然曰。於戲。吾國所以治者。樊姬之力也。（原註荆南志云莊王墓在江陵西三十里周回四百步前後陵墓數十皆自行列也○舉據四）

恭王之爲太子。將出之雲夢。過工尹。工尹趨避家人之門。太子下車從之曰。子大夫何爲如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不祥莫大。大夫何爲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說苑敬慎篇）

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

則一兎走使尚入擾。分已定、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世子者、國之基而百姓之望。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是絕其本。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子招爲世子。其後猶有子圍、棄疾之亂。（說苑本篇）

楚與吳將戰。楚師寡。吳師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郊。使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以爲利也。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爲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則荊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於其上。（呂氏春秋高義篇）

鄢陵之戰。恭王傷於晉。潘崇、養由基、蔡黃、襄微舉足蹴其體。四大夫載而行。遂反郢。（淮南子氾論訓）

恭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習師保之訓。而羣受多福。是以亡師於鄢。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沒於地。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而後許。王薨。令尹子囊議謚。羣臣曰。王有命矣。子囊曰。君謂恭。若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左氏傳）

康王弟午在秦。秦不出也。（原註賈逵云子午莊王子但云王弟也）中射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之晉。見叔向而告之。且曰。請以百金委子。叔向受金。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邱矣。公曰。何也。曰。秦不出楚王之弟。是秦楚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邱。彼如禁之。我曰爲出楚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楚。不出。是卒惡。必不敢禁城壺邱。晉從之。秦果出公子午。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韓非子說林下）

靈王與伍舉登章華臺。（原註在江陵東百餘里臺形三角高十丈餘亦名三休臺是也）曰。美夫哉。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爲明。以察清濁爲聰也。在昔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廣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王是以除亂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始升。諸侯距無有至者。而後太宰啟疆請魯侯。懼以蜀之役。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國語楚語）

靈王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觴之。偏悅魯君。既醉。賜以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說魯君曰。（原註左傳作大屈之弓云薳啟疆此所載見賈子與此異也）弓璧楚之上寶。吳君求之不得。今屬魯。吳與秦齊聞之。是徙禍於魯。魯君懼而反之。（賈誼子。太平御覽八百二引）

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爲章華之臺。又自爲石槨陵以象帝舜。民始思亂矣。翟人來朝。靈王誇之。與客登章華臺。三休乃至。王曰。翟王亦有臺乎。使者曰。翟臺高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斷。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佚。又惡得有此。王甚愧之。（賈誼新書退讓篇）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熱。投巵抵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怪問之。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管之三百。(人遂圍刑子)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朝。(程本作成公乾)曰。令尹將誰歸。朝曰。殆屈春乎。景公忿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朝曰。子賞少。屈春賞多。子猶穢、天下之寶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智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說苑尊賢)

靈王簡賢務鬼。信巫覡。祀羣神。躬執羽紱。舞壇下。吳師來攻。國人告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樂神明。當蒙福祐。不敢救。吳兵遂至。獲太子后妃已下。(桓子新論。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六引)

平王時。令尹子常城郢。(原注。楚故郢城在江陵東北七里。有故郢城之周迴九里)左司馬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初莊王幼弱。令尹子孔將伐羣舒。使公子燮與鬬克守。二子作亂城郢。及共王時。令尹子囊將死。(原注。江陵北二里許有子囊城。仲雍云。江陵城)遺命子庚必城郢。至是其孫子常復就其功。(左氏傳)

伍員之亡也。王使捕之。員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自鄭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公不應。東南向而唾。吳楚也。員再拜曰。知所之矣。因之吳。過於楚。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渡之。已絕江。問其名。不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千金之劍。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子胥吾尚不取。何子之劍。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人至眾。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呂氏春秋異寶)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可乎。對曰。昔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吾子經營楚國。吾不欲薦芰以干子。子期乃止之也。(國語楚語)

趙勝吳。又請卒於楚。將攻晉。左史倚相謂平王曰。趙破吳。衆士死。銳卒盡。索卒以攻晉。是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平。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趙。趙王怒。將逆戰。大夫種曰。吾士罷甲傷。不如賂之。乃割露陰五百里以和。(韓非子說林下)

司馬子期伐陳。吳楚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十日雨兵聚而甲輯。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荊成備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大破吳軍。(韓非子說林下)

昭王欲遊荊臺。司馬子期進曰。荊臺之遊。左江右湖。前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殆以亡國。願大王無遊焉。(原注。荊臺在華容之東。去江陵二百二十里。周迴二百有餘丈)王怒之。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有所謂。王聽之乎。王曰。子胥。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於君者。爵祿不足賞。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夫子期者忠臣。若臣

者諛臣。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令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奈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側。子孫必不忍遊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說苑正諫)

昭王使石奢為政。(原注。史記作石奢。○案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並似作石奢)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車立於廷曰。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敢。乃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子復事矣。石奢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令史赦之。上惠也。不敢廢法。臣節也。遂不去斧鑕。刎頸於王庭。(呂氏春秋高義)

狂接輿。楚人也。(原注。皇甫謐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昭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江南。妻曰。君命不從。非忠。從之是遺義。不若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外傳二)

吳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撻宗廟。徙陳器。吳以班處王宮。吳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入之。吳王闔廬妻後宮。至乎夫人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公侯者。一國之儀。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哉。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自殺。妾又何益於君。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三旬。(列女傳貞順)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於楚曰。用子期將因擊之。用子常將因去之。楚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吳人擊之敗。(韓非子內儲說)

闔閭攻郢。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也。其沈者以其飲不休。不如乘之以沈之。(韓非子說林下)

昭王反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王兮王兮崇讒邪。任囊瓦。左右寃伍奢。二九怵惕。東奔吳。創挫勝鵩破顏鄢。鞭屍墳。毀邱墓。屠朝申包胥人逢蘇。王雖反國。豈未復。王惡其不復聽。樂師扈子亦終身不操琴。(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出府之裘以賜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吳寇郢。當房賜者歸往戰死。顧聞一日五徙。當房之德也。(賈誼新書連語)

屠羊說從王出奔。王反郢。賞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囊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過。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商人必有大獻重賞。然後得見於君。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而見之非

國法也。遂不受命入於澗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以三事之位。子期舍車而徒求之。五日夜而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使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安貧俗於下。意者過也。說曰。豈可貪爵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竟不受而去。（韓詩外傳八）

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聘爲妃。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驂。遂逐登附社之臺。觀士大夫逐者。王歡。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敝邑之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猶以爲未足。故以婢子爲苞苴玩好。今乃比妃嬪。列於後宮。固願生俱樂。死同時。豈敢有貳哉。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王乃復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又若此。死又若此。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不敢聞命。其後王病。有雲如赤烏。夾日而飛。王問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然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羣臣聞之。請以身禱於神。王弗聽。蔡姬曰。人塞欲之。何爲不使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於是妾願從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越姬曰。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內也。遂自殺。及王薨。（[illegible]郭仲產荊州記。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餘里阻水之西。輿地志云。昭王墓由鄉二里）羣臣曰。其母信者其子必仁。乃立越姬之子熊章。是爲惠王。（列女傳節義）

芊尹文。荊之驅逐麋鹿者。司馬子期獵。載旗之長拽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角（留本新序角作軫）而斷之。武車抽弓於輾。援矢於筩而未發也。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聞之。王者之旗拽於地。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角。（新序角作軾）今子出自荊國。有名大夫。而減三等。雖文斷之。不亦可乎。子期悅之。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對曰。臣固將謁之。彼樸朴之使。斷臣之旗。勇也。臣問之。而服臣以法。智也。勇且智。臣願君王用之。昭王曰。善。（新序作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疑誤對曰以下四十三字）乃使爲江南令。大治。（新序義勇）

申鳴。郢人。治園養親。孝聞於國。惠王欲仕之。申鳴曰。何舍爲孝子。乃爲忠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朝。有樂爲而我不憂。故我欲汝之仕。申鳴受命。王以爲左司馬。朞年遇王孫勝之亂。申鳴率師攻之。勝謂石乞曰。鳴。天下勇士。今將兵。柰何。乞曰。鳴孝子。劫其父。殆與我也。勝從之。謂鳴曰。子歸我。我與子分楚國。不然。則死是矣。申鳴流涕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既不得爲孝。焉得不爲忠。援桴鼓之。遂殺勝。其父亦死焉。王且賞之。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正君之法。以殺臣之父。非孝。行不可兩全。名不可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見天下之士。遂自刎而死。（韓詩外傳十）

石乞侍坐於屈建。建曰。王孫勝其亂乎。乞曰。勝所下士者三人。與己若者五人。與同衣食者十人。其行若此。何故爲亂。建曰。此吾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亂其君矣。居十月。勝果亂。（說苑權謀）

石乞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甲笑曰。吾子常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今子將殺君而使吾從子。非吾義也。子行其威。吾行其義。不亦可乎。且逆子以兵爲爭。患子以擊爲亂。拱而待兵。顏色不變。（新序義勇）

石乞將盟屈廬。杖劍而臨之。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國。求福於廬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劍也。（新序義勇。文多脫略。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八引新序與此同）

王孫勝立子閭。子閭不肯。劫之以刃。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啓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欲以明其德。不爲諸侯。非惡其位。欲以潔其行。見國而忘主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勝彊之不可。遂殺之。（新序義勇）

楚人莊善者。（原非韓外傳云莊之善新序作莊義之。○案今本新序作莊善）辭其母。將死君。母曰。棄母死君可乎。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者。君之祿。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可速返。善曰。懼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新序義勇）

子閭子非王孫勝。勝將爲亂。告閭子曰。吾將爲大事。願與共之。閭曰。我事子而與子弒君。是助子不義。畏患而去。是遁子於難。故不預子以成吾義。契頸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

惠王時。陶朱公子殺人於楚。有司囚之。朱公遣其長子。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牛車。爲書遺故所善莊生。戒其子。至則進千金。聽其所爲。愼無預其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子進書金如其父言。生曰。可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生。以其私齎遺國之貴人。生雖居貧窮。然以廉聞於國。自王已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妻曰。此朱公金也。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公之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入見王曰。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素信之。曰。爲之柰何。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曰。先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入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男曰。王且赦。曰。何以知之。曰。王每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封之。朱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重以千金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生。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生知意欲復得其金。使入室取朱公子持去。自幸也。生羞爲賈入言於王曰。臣前言某星事。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非能恤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怒曰。寡人雖不德。柰何以朱子故而施惠。令論殺朱子。明日遂赦。（史記越世家）

楚與吳越。（墨子無吳字。有人舟二字）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墨子有見利而進見五字）不利則其退難。吳越。（墨子無吳字有人字）迎流而進。順流而退。（墨子有見利進見四字）不利則其退速。吳越。（墨子無吳字有人字）因其勢。頓敗。（墨子作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及惠王時。越（墨子無此四字）公輸般始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短長而制爲兵。自是楚兵節。吳（墨子有越之兵不節。無吳字）越

兵敗之。(墨子作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寄為木鳶。乘之以窺宋城。(墨子作削竹木以為鵲。無乘之以窺宋城六字。○潘子晉問篇。)公輸般以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胡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御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墨子公輸篇)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文選注引)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原註。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今本墨子貴義篇與此不同。疑為逸文。)

悼王時。魏吳起來奔。以為令尹。起言於王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人。貧國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子孫三代而收其爵祿。減百吏之秩。損不急之役。杜私門之財。以奉選練之士。王從之。遂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強秦。諸侯患楚。及悼王薨。魯陽公期及陽城君、殺王毋閼姬而攻起。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王尸。插矢疾言曰。羣臣亂。吳起死。楚國之法。麗兵於王屍者。加重罪。及肅王立。於是誅滅中王屍者七十餘人家。故當時稱吳起之智。所迷于讒矣。初郢以南版築垣。起變之用四。國人惡之。(韓非子和氏篇。呂氏春秋貴卒篇。史記吳起傳。)

渚宮舊事卷三

周代下

安陵君有寵於宣王。江乙謂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親戚。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擁袂而服。何以也。安陵君曰。王過舉而色之。不然。無以至此。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妻不敝席。寵臣不敝輪。今君擅楚國。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曰。然則奈何。曰。願君請以身為殉。如此。則子長得寵於楚國。曰。謹受命。居三年而不言。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不敢復見矣。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既而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至。王手弓而射之。一發盡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乎。君涕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之後。臣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得此樂乎。王大悅。乃封纏為安陵君。君子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纏可謂知時矣。(戰國策楚策)

江乙為郢大夫。有盜入王宮。令尹昭奚恤以罪乙。未幾。其母亡布。乃言於宣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王曰。令尹信盜之。不為其富貴虧法。不盜而誣之。國有常刑。乙母曰。昔孫叔敖為令尹。道不拾遺。民不閉關。而盜自禁。令尹之治。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故使得盜妾之布。是使盜之與

身盜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何罪。母曰。吁。大王之言過矣。昔者妾子爲郢大夫。有盜入王宮。妾子坐黜。妾子亦豈知之哉。昔武王有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治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其布。因賜金十鎰。母辭。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用之。(列女傳辯通)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宣王。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於王何如。王曰。君子也。近之。乙曰。有好揚人之惡何如。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則且有子殺父、臣殺君。而王終不知。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戰國策楚)

江乙謂宣王曰。臣聞楚俗、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然乎。王曰。誠有之。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然則臣罪免矣。王曰。何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此一口。安得聞之。(戰國策楚)

景舍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盜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充一卒。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左右曰。彼天下大盜。何足爲禮。發曰。此非所知。無幾。齊師來伐。王使帥師禦之。兵三卻。賢良皆竭其計而悉其力。齊師愈強。於是偷卒進請曰。臣有薄伎。願君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幬帳。獻之子發。發使歸之齊。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歸之執事。明日偷卒往取其簪。發皆使歸之。齊使大駭曰。今日不去。楚必取吾之首。遂校兵而歸。(淮南子道應訓)

秦欲伐楚。使使觀楚國寶器。宣王召令尹曰。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不對。昭奚恤進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在賢臣。非珠玉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恤爲東面之壇一。(按此下新序有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句是也)秦使至。恤曰。君客也。就上位。東面。令尹西面。(新序作令尹子西南面)太宰子敖次之。葉公(新序作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令尹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爭之難。交兩國之歡。太宰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他國。他國亦不見侵。葉公在此。理師旅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鋒刃。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發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返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新序雜事一)

大司馬景舍攻下蔡。踰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歸楚。舍屬二三子而理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封珪。子發辭曰。夫理國立政。諸侯入賓。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人遁。將軍之威也。兵陣合戰而勝敵者。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固辭不受。(淮南子道應訓)

子發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升(列女傳作并)分菽粒。將軍朝夕芻豢黍粱。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句踐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列女傳作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戰自五倍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嗌。而戰自十倍也。今汝爲將。士卒升分菽粒。汝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安樂其上。雖以得勝。非其道(列女傳作術)也。子非吾之子。無入吾門。發謝。然後得入。(列女傳母儀)

田忌去齊奔楚。宣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齊亦萬乘之國。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縛將。楚發五萬人。使次將軍帥之。至必擒將而反。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帥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將而忌從。使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此則王得僅存。於是齊使申縛將。王發五萬人。果斬將而還。又使田居、盼子。將相次而至。皆如忌策。王至舍北面而問曰。何先生知之早也。忌曰。申縛爲人。侮賢而輕不肖。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亡也。田居尊賢賤不肖。則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盼子尊賢愛不肖。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說苑尊賢)

田忌在楚。齊相鄒忌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請爲君留之。因說宣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齊也。王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不返。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矣。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而歸其智。此用二忌之道也。王遂封忌江南。(戰國策齊)

威王學書於沈尹華。令尹昭鼂惡之。王好術。有中謝佐術者。爲昭鼂言於王曰。國人皆謂王、沈尹華之弟子。王不悅。乃疏尹華。君子曰。中謝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生之術。文學之士不進。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呂氏春秋去宥篇)

鐸椒。楚人。爲威王太傅。治春秋左氏傳。初吳起至楚。以左氏傳子期。期傳鐸椒。(漢書藝文志引劉向別錄)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其成敗。以四十章爲鐸氏微。(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傳。客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賜之。恤曰。郢人某氏。不當伏罪。宅不可得。客辭而出。恤悔之。因謂客曰。恤不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恤。客曰。非用故也。恤曰。請而不得。有悅色。非故而何。(戰國策楚)又有燒積芻者。不知其人。恤令吏執販芻者而問。果燒之。(韓非子內儲說)

威王問莫敖子華曰。自昔先君文王。以至不穀。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華曰。君王將何問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何謂也。華曰。昔者。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於玉宅。服於天府。行不避人。故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子文是也。昔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相先君以掩於方城之外。四封不毀。威揚於諸侯。當此之時。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食田六百頃。賜六十邑。故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師之間。矢石卒交。莫敖大心撫其車御。舉首顧而太息曰。嗟乎。楚國之亡無日矣。吾將深入吳軍。若將一人。若卒一人以與大心。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吳與楚戰、三戰入郢。先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一卒也。不若奔走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峭山。踰深谿。七日而薄於秦王之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不入口。秦王聞而趨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親問之子誰也。對曰。臣非異也。楚使新造楚尹勃蘇。吳人敗楚。寡君身出。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急。且求救。秦王遂發戎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虎。與子滿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

破之。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師入郢。蒙穀結闘於宮唐之上。舍闘奔郢曰。君而有孤。楚國社稷其庶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大江。逃雲夢之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磨山中。至今無返。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此之世。豈能有耶。莘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而楚士約食。馮而能立。軾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弗內。死之可惡。斷而弗避。莘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勿好耳。若明君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也。（國策楚）

懷王時。張儀在郢。貧。其舍人怒之。欲歸。儀曰。子又必爲衣冠之弊故欲歸也。子待我爲子見王。當是時。南后、鄭褏貴寵。張儀見王。王不悅。儀曰。王無所用。請北見晉君。王曰。諾。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玉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儀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儀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寡人獨何爲不好色哉。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晉。竊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有金五百斤。張儀辭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請曰。非有他人於此。願王召所便習。王乃召南后、鄭褏。儀再拜曰。儀有死罪於王。王曰。何也。儀曰。臣徧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莫如此兩人矣。（國策楚）

張何謂吾得曰。何能令公貴於三柱國。吾得曰。奈何。對曰。王大主而好小智。游說之士。專皆欺王。請爲公說王曰。諸侯之士。多固大王。以虛名而無其實。吾得出於晉國。好廉而善劍。不如使其掌客。則說士莫欺王者。得必殺之。何遂言於懷王。王從之。得果大重柱國。（[illegible]）

淖齒得罪於懷王。游騰爲齒說王曰。秦有上郡午者。甯邸之戰。謂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必矣。秦不聽。果戰不勝。今午又謂秦王。必與楚戰。今楚夏正而危其柱國。此所謂火自滅也。王櫟因復淖齒。（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引戰國策）

富摯有寵於懷王。黃齊惡之。楚人說齊曰。公不聞老萊教孔子事君乎。曰。見君之車則下。見君之位則趨。王愛富摯。而公不善。是不臣也。（國策楚）

王子蘭爲令尹。使上官大夫靳尚譖屈原於懷王。王遷之江南。原既放逐。遂作哀郢。其辭曰。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

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史記屈原傳楚辭）

懷王留秦時。太子橫質齊。齊閔王曰。與我東地則歸子。太子用太傅慎子計許之。太子既歸即位。是爲襄王。齊使車五十乘來求東地。王患之。以告令尹慎子。慎子對曰。王朝群臣而問之。上柱國子良入曰。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齊。不與不可以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也。攻之武也。昭常進曰。萬乘者、以地大故也。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臣請弗與而守。景鯉進曰。不可與也。雖然。不與負不義於天下。臣請西索救於秦。既罷。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慎子曰。皆用之。王可遣子良以五十乘獻地於齊。明日使昭常爲大司馬守東地。又明日遣景鯉索救於秦。於是子良獻地於齊人。以甲受。昭常至死守不與。齊王問子良。子良曰。常矯也。齊王興師攻東地。宋涉境。秦以五萬兵臨齊右壤曰。陷楚太子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不義。縮甲則可。不然請戰。齊懼而退。於是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國策楚）

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變化無窮。王曰。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游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止。如浮忽停。詳而觀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之。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摘而爲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游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既而言之曰。妾處之羭。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靈。幸妾之搴。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間。王謝之。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朝視之如言。乃爲立館。號曰朝雲。王曰。願子賦之。以爲楚志。（[illegible]○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

宋玉初事襄王。而不見察。或謂之曰。先生何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乎。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元猿乎。當其居桂林之中。芳華之上。從容游戲。倏忽往來。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及其居枳棘之中。恐懼悼慄。衆人皆得意焉。夫處勢不便。豈可量功校能哉。（新序雜事五）

玉之見王。因其友。及不見察。乃讓其友。友曰。畫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卒。婦人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子事主未耳。何怨於我。玉曰。不然。昔齊有良兔東郭狻。一旦而走五百里。有良狗韓子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人遙見而指蹤之。則雖韓盧不及良兔。遙跡而從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今子躡我蹤跡而縱耶。搖見而指蹤耶。友曰。鄙人有過。（新序雜事五）

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游於雲陽之臺。（古文苑作陽雲）王曰。能爲（古文苑有寡人）大言者上坐。玉因曰。（古文苑作因曰）操是太阿劍一世。流血衝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

陶嬉。大笑至兮摧罘罳。鋸牙據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跨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何如。王曰。善。（古文苑少末二句）

襄王登雲陽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定位。（古文苑無定字）三光並照。則大小備。（古文苑有能大而不能小一句）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麄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者。賜雲夢之田。景差曰。䗺氛埃兮乘飄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踴。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眇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糠以爲舟。汎然投乎盃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盼。附蟭螟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于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膯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古文苑）

宋玉與登徒子。皆受釣於元洲子。（困學紀聞云。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淮南子作蜎蠉。七略蜎子名淵。楚人。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淵之釣也。二字譌倒。當不複。）而並見於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徒曰。夫元洲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螾。鉤若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豈可謂無術乎。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元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王而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言乎。其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耳。昔殷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古文苑紉作韌）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功成而不墮。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元洲之釣。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於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勸。獲不當勞。斯乃水濱之役夫而已。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沈之於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古文苑）

襄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王復問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報不責。飲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肯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說苑貴德）

莊姪（列女傳作姪）者。襄王夫人。初秦欲襲楚。使張儀行金。令左右說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甚樂。王欲往。縣邑之女莊姪。謂其母曰。王好（列女傳有淫字）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秦又重賂左右以惑王。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殆不反。願王（列女傳作往）諍之。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諍（列女傳作諫）乎。不許。姪乃逃。以

緹竿爲幟。王出。姪持幟伏道旁。車至。姪舉其幟。王怪而問之。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蔽不對。故以幟見王。王曰。何可戒寡人。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覩。王曰。何也。姪曰。大魚失水者。王去國五百里。有龍無尾者。春秋四十而無太子。牆欲內崩者。秦人反閒。王之及此三難。加以五患。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宮垣衣繡。人民無褐。二。百姓饑饉。馬有餘秣。三。邪臣在側。賢者不用。四。[illegible]制。王室空虛。五。不顧返。禍及矣。王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既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遂發鄢郢之師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列女傳辯通）

渚宮舊事卷四

漢代　魏代

秦昭王廿九年。使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太守。楚有衙郢縣。遂分爲臨江。俱隸南郡。至漢文帝。改臨江爲江陵。始秦置監御史。掌監諸郡。漢仍秦制。置荊州刺史。居南郡。與太守並治。太守總領縣。而刺史部南郡、南陽、長沙、零陵、桂陽、武陵、江夏等七郡。漢靈帝時。升刺史爲牧。移鎮襄陽。唯南郡如故。

楚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太守。拔其城。項籍以爲功多。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敖卒。子尉嗣爲王。漢高帝五年。遣騎都尉靳歙擊尉。尉兵敗。柱國大司馬已下八人皆降。虜王致洛陽。共氏遂絕。後以國爲南郡。（史記項羽紀楚漢之際月表）

臨江王榮。景帝太子。廢爲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廢。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史記五宗世家）至今江陵北門塞而不開。蓋傷王不令終也。（世說注）

秦豐。南郡人。少有雄氣。王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縣。據襄陽之黎邱。自稱楚黎王。盡有南郡之地。光武建武四年。遣將軍岑彭、朱祐相繼討之。數年乃平。十一年。以誅虜將軍劉隆爲南郡太守。數歲學墾田不實免官。（後漢書岑彭劉隆傳）

郭賀，建武中爲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特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朗廷上下平。明帝巡狩至江陵，時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露冕，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示，莫不榮之。原注：爾字也。後漢書蔡茂傳。○

法雄，安帝時爲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治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仁，澤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年，歲以豐稔，後卒官。後漢書法雄傳。

劉度，桓帝延熹初，爲刺史。五年，武陵蠻夷反，寇掠江陵，度及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荊南，皆沒。帝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帥十萬人討之。緄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蹠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緄至荊州，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斬首四千餘級，受降數萬人，荊州平。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爲司隸。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會江南盜賊復起，遂策免緄。後漢書馮緄傳。

胡爽，南郡人，爲郡主簿。時武陵蠻六千人來向郡，太守李肅策馬欲走，爽叩馬諫之，肅拔刀向爽曰：掾促去！爽叩馬不去，曰：爲臣之道，死不忘忠，若先殘殺，當於地下與龍逢比干遊息。肅遂殺之而走。桓帝徵肅伏法。後漢書南蠻傳。

度尚，延熹五年、代劉度爲刺史。原注：尚，字博平。劉度之敗也，桓帝詔公卿舉任荊州者，尚書朱穆薦尚，自右校令擢爲刺史。尚至州，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諸夷，明設購賞，大破長沙、武陵、桂陽宿賊，降者數萬人。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後徵還京師，頃之，荊州兵朱蓋等征戍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賊帥胡蘭等三千餘人攻破零陵桂陽。詔以尚爲中郎將，將三萬人討之，斬蘭等首千級，餘賊散走，復拜荊州刺史。頃之，爲交州刺史張磐所訐，徵入，被罪，先有功得原。以天水趙凱爲刺史。後漢書度尚傳。

胡廣，南郡華容人。原注：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在焉。六代祖剛，字君舉，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省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累拜太尉，封安樂鄉侯。在公台三十年，歷事六帝，禮遇甚優。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拜太尉，又爲太傅，總錄尚書事。年八十二薨。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後漢書胡廣傳。或云：廣本黃氏子，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於甕，投江中。胡忠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因取養之。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

王森，搜神記作王梁。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將出行部，常浣濯潔齋，類告上帝，精晉后土，曰：開誘愚心，使理於衆，殄除貪殘，翦滅奸惡，不辭人，不失理。江南多咒詛毒螫之患，及化之流也，山陸無蝮蟲豺狼，水無鯨鯢短

狐，風波不動，人無禍災。行部遇疾，卒於枝江亭中。有三白虎低首曳尾，至於喪側。及喪發，追送踰境，忽然不見。永元十八年，百姓立廟於百里洲上，號曰白虎王君。每舟船上下，能爲風濤，至有牛羊之禱，稍肯如山。據搜神記補。

李固，順帝時爲荊州刺史。州先有盜賊，彌年不定。固遣吏勞問境內，赦其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後漢書李固傳。

王叡，獻帝初爲荊州刺史。叡先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後董卓專政，叡舉兵，欲以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收寅。寅懼，詐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得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愛，便開庫，使自視之，知有所遺否。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吳志孫堅傳注。

劉表自北軍中候代叡。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不能得至江陵，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與共謀，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而貪暴。越有素所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不道，扶其才用，威德既行，無不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江南悉平。遣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遂并治襄陽。後漢書劉表傳。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年又豐樂，至建安八九年當始衰，謂表妻卒，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卒，地始歸曹操也。是時華容女子忽嗟呼曰：當有大災。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云：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襄陽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表果卒。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魏武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爲刺史。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補。

劉表爲荊州，太僕趙岐副車騎將軍董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遂交阯，年穀獨登，兵民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於國，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詣洛陽，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後岐以老疾，遂留江陵，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因葬故郢城中。岐先爲壽藏，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像於墓中，居於賓位，爲己像居主位，皆自爲贊，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葬，下訖便掩。後漢書趙岐傳。

江陵徐母，貲產巨萬。劉表初爲荊州，母以家財至南陽迎表。表遂問所欲，答曰：素以賣鼓爲業，老無兒息，但願生不爲官吏所擾，死得一冢不見毀廢。表許之，數年死，葬江陵西江岡。表敕郡，無得採樵。其墓西有小山，因呼爲鼓母山。此未見出典。

劉備、獻帝建安十三年與吳周瑜破曹操於烏林。曹操退保南郡。使將軍曹仁、徐晃守江陵城。操徑自北歸。備、周瑜、程普進攻南郡。與仁、晃相對。各隔大江。備謂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害。吾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卒追我。相爲從夏水入截仁後。（[illegible]夏水[illegible]江陵東三十里今[illegible]夏口）仁聞吾入必走。瑜乃以二千益之。仁遂退。瑜又敗之。仁棄城走。孫權以瑜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吳志周瑜傳注）

劉備詣權求借荊州。權欲不與。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拜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權從之。備遂領荊州牧。治公安。曹操聞之。方作書。落筆於地。（吳志 晉顯傳共）

周瑜疾困。上牋於權曰。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死不朽矣。瑜卒。遂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爲荊州都督。屯江陵。分程普領南郡。頃之。權又以江陵與備。魯肅遂屯陸口。徵程普領江夏。十九年。備西取益州。留將軍關羽守江陵。備既定蜀。權求長沙、江夏、零陵三郡。備不承旨。權怒。遣將軍呂蒙率兵進取。備聞之。自還公安。遣關羽爭三郡。魯肅與羽相拒。羽責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塊壤而足下欲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者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幷荊州之土。斯蓋凡夫不忍。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曹操入漢中。備懼失益州。遂遣使與權和。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吳志魯肅傳注）

關羽。建安十九年。以劉備命鎮江陵。廿四年。羽圍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救之。羽生擒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時呂蒙在陸口。初。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蒙上書於權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因其空虛。則南郡可下。羽可禽也。權從之。羽果撤兵赴樊。蒙至尋陽。伏其精兵於𦪇䑿中。使白衣人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縛之。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時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得翻書。流涕而降。蒙遂將仁至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視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燒軍器。羽以責芳。又羽出軍後。芳與士仁共結。軍資不能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至是遂降。（吳志呂蒙傳注）

呂蒙入據江陵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曰。官鎧雖公家器。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追兵圍城。羽僞降。立旗城上。像人形。因遁。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及子平皆獲。斬於臨沮。荊州悉平。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權於荊州大會。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

惜快耶。乃增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盧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於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權欲見顏色。恐勞動。常穿壁瞻之。少能下食則喜。不則咄唶不寐。其愛重如此。竟卒於公安。（吳志呂蒙傳注）

朱然代呂蒙假節鎮江陵。初呂蒙病篤。權問卿疾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權從之。魏黃初五年。文帝遣張郃等攻江陵。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解圍而圍不解。然城中兵多腫病。可戰者才五千人。曹眞等起土山。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然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圖內應。垂發覺。然乃戮泰以狗。眞等竟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然由是名震敵國。封當陽侯。（吳志朱然傳）

潘濬。荊州人。劉備領荊州。以爲治中從事。備入蜀。濬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幷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面著牀席。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吳志潘濬傳注）

諸葛融爲奮威將軍。公安督。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讌。休假。士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衆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有博弈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兄恪爲孫峻所誅。使將軍施績等取融。融引藥死。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是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吳志諸葛瑾傳注）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毅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困病。退歸江陵。（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引吳志）吳平後。建威將軍王戎薦偉。太康二年詔曰。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朝。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任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身。偉遂佯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終於鄉里。（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楚國先賢傳）

陸抗爲吳荊州牧。治江陵。羊祜爲晉荊州刺史。治襄陽。祜每與吳人交兵。先告戰期。不爲掩襲。邊人於吳境刈穀爲糧。送絹償復。雖獵常止晉境。吳人服其義。呼爲羊公。抗誡其戍。保境不相侵盜。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使命交通。抗有疾。祜遺藥。抗即服之。左右止抗。抗曰。羊祜豈鴆人乎。時人比之華元、子反。吳將有降晉者。祜輒任其所適。若欲反吳。便爲祖道。吳將有二兒在境上戲。爲祜軍所掠。其父發哀。行喪經月。祜慰勞歸之。父感其德。率衆二千人降之。抗嘆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以不戰而自服。各保境界。（吳志陸抗傳 晉書羊祜傳）

杜元凱爲晉荊州刺史。治襄陽。平吳之役。預自攻江陵城。城上人以瓠盧係狗頸抱示之。元凱病癭故也。

（異時,）元凱大怒.及江陵破.殺城中老小.血流霑足.後元凱死.其人莫不稱快.（原註.襄陽耆舊傳云.元凱性褊偶.爲百姓不敢.○晉書杜預傳小有異.）

渚宮舊事卷五

晉代

王澄爲刺史.始鎭江陵.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傳車.猶以江陵爲治所.漢末.劉表作牧.阻江南宗賊.遂鎭襄陽.由是魏刺史皆因之.蓋郡城之東南已歷吳境故也.吳置軍督於江陵.陸抗遷治樂鄉.（原註.樂鄉在江南去江陵五十異）晉初.羊祜、杜預、劉宏等皆治襄陽.陶侃治江陵.末年以去都偏遠.遷巴陵.庾亮還武昌.庾翼遷襄陽.桓溫治江陵.桓沖遷上明.王元達（原註.名犯宣宗廟諱.今稱其字也.）復治江陵.自元達（晉書王忱傳作元達.）後.歷宋、齊、梁、陳、隋、唐不改.

王澄.懷帝永嘉元年、代劉宏爲刺史.領南蠻校尉.移治江陵.（原註.宏卒後.以高密王司馬簡爲征南將軍.鎭襄陽.以澄爲荊州刺史.治江陵.是也.）之鎭.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既至鎭.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略不經意.擾順陽人郭舒於寇倅之中.爲別駕.委以州府.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次江陵.而飄風折其節柱.會京兆人王如舉反.南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時山簡爲征南將軍.鎭襄陽.（原註.簡爲征南都督.襄陽不領荊南刺史.）澄遣使詣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城破.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

人散在荊襄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集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於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於孱陵.奔沓中.郭舒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竟爲王敦所殺.（晉書王澄傳.）

宋歇.（晉書作宋廞.）荊州人.常以酒犯王澄.澄叱左右捽廞.郭舒厲色謂左右.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澄大怒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受灸.澄意釋.而廞得免.（原註.出鄧粲記.○晉書郭舒傳.）

陶侃.愍帝建興元年、代周顗刺荊州.時杜弢、杜曾及故鎭南府衙門將胡元皆投荊土.侃悉討平之.數年.遷征南大將軍.鎭襄陽.明帝時.又代王舒爲刺史.治江陵.勤於吏職.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還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爲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爲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收之耳.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之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晉書陶侃傳.）

皇甫方回.謐子也.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宗之.陶侃請詩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冠服.望門輒下車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止之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無與並.欲無危豈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己.收斬之.荊土華夷.莫不流涕也.（晉書皇甫謐傳.）

夏侯宏爲征西參軍.自云見鬼.嘗於江陵.見一大鬼提弓戟急走.小鬼數百隨之.宏畏懼.避於道左.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之.是何物.曰.廣州大殺.宏曰.此矛戟何用.曰.以殺人.若中腹者輒死.餘不死.宏曰.治此病有何方.鬼曰.殺烏雞薄之.必差.宏曰.今欲行何方.鬼曰.當至荊州、揚州.時二州皆有心腹病.無不死者.宏行江陵.教爲雞薄之.十生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宏之由也.（搜神記.）

庾翼爲南蠻校尉、南海太守.夜如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挐擊之.應手有聲.勿失所在.（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

桓溫。穆帝永和元年。自徐州刺史代庾翼爲荆州。征西將軍。都督荆雍梁益四州。辟習鑿齒爲西曹主簿。溫平蜀後。將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問國家祚運。答曰。世祀方永。溫不悅。異日。遺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買棺木耳。齒曰。君幾誤死。君常聞千里之星宿有不從之義乎。此以絹餞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喜。明日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誤活。然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後遷爲治中。時未三十。謝溫牋曰。不遇明公。西州老從事耳。（晉書習鑿齒傳）

伏滔。青州人。爲荆州參軍。習鑿齒州人。爲治中。於桓溫坐。共論青楚人物。滔以春秋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寧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田光、孟嘗君、顔歜、慎子、於陵仲子、王斗、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鄭康成、禰正平、魏時管幼安、華子魚、徐偉長、伏高陽。此皆青士之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爲神農生於黔中。召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見與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連不及老萊夫婦田光不及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司馬德操。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於南郡。少昊葬於長沙。漢舜葬於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黃巾赤眉之賊。此何如青州耶。（世說言語篇注）

習鑿齒爲桓溫主簿。從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之。一黃物。射之應弦。往取之。乃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囊。（搜神後記）

車允。南平人。（原註今公安縣）父育。爲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湘陰。是時允年十餘歲。胡之每出。於籬中見而異焉。謂其父曰。此兒將致高名。成荆門戶。宜資令學問。後胡之每遊集。輒命之。允博覽不倦。家貧不恆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桓溫出荆州。取爲從事。歲中至治中。每有盛坐。允或不來。皆曰。無車公不樂。後入爲選曹尚書。（晉書車允傳）

王子猷爲桓溫（晉書作桓沖）參軍。常云。卿在府久。皆當料理。初不答。直高視。於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世說簡傲篇）

羅含爲桓溫從事。溫令檢校江夏守謝尚。含既至。初不問郡事。還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溫問有何事。曰。不審公謂謝尚何如人。桓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我亦無所問。桓奇其意而不責。（晉書文苑傳）

羅含爲別駕。以廨舍喧擾。江陵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牀。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桓溫與寮屬宴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松竹。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見重如此。（晉書文苑傳）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大會參佐。令賦詩。作遲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娵隅躍清池。溫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溫云。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溫大笑。（世說排調篇）

謝安始有東山之志。後桓溫爲荆州。辟征西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而問謝。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答。郝隆在座。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溫目而笑曰。郝參軍此通乃不惡。（世說排調篇）安初爲桓溫所辟。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君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既到江陵。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溫詣安。值其治髮。安性遲緩。久而方能。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晉書謝安傳）

謝奕爲桓溫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郡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晉書謝奕傳）

溫在鎭三十年。參佐。習鑿齒、袁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郗超、伏滔、謝奕、顧愷之、王子猷、謝玄、羅含、范汪、郝隆、車允、韓康等。皆海內奇士。伏其知人。（此餘未見出典）

孟嘉爲溫從事。問嘉酒有何味而嗜之。嘉笑答曰。公但未知有酒中趣。（晉書桓溫傳）

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餞敍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性嗜味。昨奉敎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迴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世說任誕篇注）

羅友在溫府。溫與車騎王洽集。別有客。友不被命。乃自進坐。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諮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故冒求前耳。無事可諮。今已飽。不復須住。了無慙色。友與兄崇及甥習鑿齒同爲溫從事。（原註友墓在公安縣南也○世說任誕篇）

王恂。（世說作孫興公）太原人。爲征南主簿。在溫坐嘲習鑿齒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齒應聲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世說排調篇）

溫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云。若能目此城者賞。顧愷之爲參軍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溫即賞以二婢。（世說言語篇）

桓豁。哀帝興寧三年。代兄溫爲荆州刺史。（原註溫徵入爲錄州牧誤尚書事）累加征西大將軍、司空。有惠政。所住舍中。見一人形長丈餘。夜夢曰。我龍山之神也。來無好言。使君心既與固。今自當去耳。後卒無異徵。荆人遂於龍山立廟。今號爲征西之神。（太平寰宇記二百七十六引述異記略多刪節）在鎭。有參軍以五月五日鸜鵒剪舌養之。令學語。後於衆坐竝學坐客。有一客齆鼻。遂入甕中語。與齆鼻者不異。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時。主典盜牛肉。鸜鵒白以新荷裹置屏風後。盜者以湯液殺之。參軍惋惜。白司空。請殺主典。司空教曰。原殺鸜鵒之罪。合致極

治。然不可以爲烏之故。殛人於法。可五歲刑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幽明錄。)

劉盛公。南郡人。少有肥遁之操。司空桓豁在荆鎮。親詣其廬。必踰垣而去。未嘗見之。後豁與上佐遊鹽溪。盛公從市還。著白帽布裙。以杖荷履。忽來訪豁。豁大驚。抄道與言。舉負荷而去。觀者嗟以爲非世中人。(此條未見出典。)

桓石虔有才幹。趫捷絕倫。隨父豁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瘧者多愈。(晉書桓石虔傳。)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日中淚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又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太平廣記四百三十四引。)

沖。孝武太元二年。代兄豁爲刺史。車騎將軍、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加侍中。時苻堅強盛。沖以逼近寇境。欲移阻江南。乃上疏孝武曰。自中興已來。荆中有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原註荆州志云上明中明下明謂之三明明獨某也。)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已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已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遙。乘其疲惰。撲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晉書桓沖傳。)

張元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郵。(原註郵臨江去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氏。稱劉道眞。(原註字道民一云。)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對。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否。張甚欲話言。而劉了無留意。既進鱠。便去。出云。向持此魚。觀君船當有鱠具。是以來耳。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欲對飲。劉便先起曰。今日伐荻。不宜久廢。亦無以留之。(世說任誕篇。)

桓沖請劉驎之爲長史。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於樹條桑。使者至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之大愧。於是乃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入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勅人代驎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廝伍之家。婚嫁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無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家百里。一老嫗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我劉長史耳。何由令之知。驎之先聞其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以壽終。(世說棲逸篇注。)(晉書隱逸傳。)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命。桓沖厚禮請粲爲荆州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南郡劉尚公亦有高子。謂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

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無以難之。粲亦於此名譽減半。著晉紀十篇。(晉書鄧粲傳。)

桓沖(世說注作桓溫)爲荆州。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於朱衣上過。桓式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下拂地。式意譏不著。沖云。我猶患其太重。(世說政事篇。)

苻堅舉國內侵。謝安遣兄子元及桓伊等。諸軍拒之。桓沖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今大敵至。方遊談不暇。唯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少。天下事可知。吾左衽矣。俄而捷信至。沖正發閑淮上大捷。語左右曰。羣謝年少大破賊。因慚恥發病卒。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喪號哭盡哀。(世說識鑒篇注。)

桓石民。太元九年。代叔父爲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有善政。荆人歌之。(晉書桓石民傳。)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螢。既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巍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請。即時就舉。至齊、宋。像常夜行。不知者以爲魅之。作銅壁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疫。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爲靈應也。(太平廣記九十九引。)

桓凱。太元元年、爲巴東太守。家在江陵。乳母姓陳。陳兒道士。隨凱之郡。墜湍而死。陳夜忽夢道士。衣冠盡濕。自說至峽溺死。經三日。屍到如夢。陳出渚。遙望見一尸。隨流而下。形體壞不可識。母悲眠。復夢道士云。故閤而不見取。今便長逝。慈母從岸尋求。至江津孝渚得之。殯殮畢。道士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廿日。故得暫還。母哀哭。輒有一黑烏以翅翻掩其口舌。遂生一瘡。從此不復得哭。(冤魂志。太平廣記三百十八引。語多删節。)

王元達。(晉書作元達。)太元十四年、代桓石民爲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建武將軍、假節。元達自恃才氣。放酒誕

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桓元襲封南郡公。在江陵。負其奕葉故義。常以雄才籠物。元達每裁抑之。元嘗詣元達。通人未報。乘輿直進。元達對之鞭門幹。元怒去之。元達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嚴。元嘗欲獵。借數百人。元達悉給之。元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形體而遊。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元達乘醉弔之。婦父痛哭。元達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晉書王忱傳。)

元達在鎮。母范氏嘗有患。請法師道人讀佛經。讀上高坐。輒見一鬼長丈餘來倒經卷。如此信宿。因移精舍誦咒。鬼亦隨之。未幾元達母及顧相次而卒。(此條未見出典。)

殷仲堪。太元十七年。自黃門代王元達爲刺史、振威將軍、假節。在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每食。常五椀。盤無除肴。飯之落席。輒拾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素。每語子弟云。人忽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降號寧遠將軍。(晉書殷仲堪傳。)

南郡公桓元在江陵。說殷仲堪舉兵內向。以誅中書令王國寶爲名。又云。宜遣王恭與晉陽之甲。以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僕等亦皆投袂。無不響應。此桓文之舉也。仲堪從之。隆安二年。使襄陽太

守楊佺期將兵五千人，與元俱爲前鋒東下，屢敗王師。朝廷深憚之，乃發詔和解，各加爵位。仲堪受詔罷兵。（晉書桓元傳）

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善丹青。在荊州常悅一隣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欲圖殷公，公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疾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殷乃從之。（晉書文苑傳）

殷仲覬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仲堪爲荊州，覬爲南蠻校尉。及仲堪將與兵內向，告覬欲同舉，覬不從，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非藩屏之圖也。晉陽之事，宜勿預之。仲堪不從。覬知堪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疾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殊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仲堪覺有桓元之禍，覬寧以憂卒。（晉書殷覬傳）

劉邁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元在江陵，橫恣甚，士庶畏之，過於仲堪。元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元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元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堪爲之失色。元出，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元夜遣客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閑折堪而不悔。仲堪使令邁下都以避之。及元得志，果令召之。邁至，元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元甚喜，以爲刑獄參軍。（晉書劉邁傳）

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鉤，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屬疾病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卽來，坐定，語顧曰：君可取鉤。顧答曰：賞百疋布。顧卽取得鉤，桓朋遂勝。（太平廣記二百二十八引）

桓元在南郡國第，居常出詣殷荊州，於鶴穴逢一老翁，驅靑牛，形色瓌異。元卽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零溪，駿駛非常。元因息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桓使人覘守，經日絕跡。當時以爲神物。（太平廣記四百三十四引）

元在殷坐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云：白布纏棺豎旒旐。仲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又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云：井上轆轤臥小兒。殷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云：咄咄逼人。（世說排調篇）

元。隆安三年，殷表爲荊州四郡都督。時荊州大水，平地三尺，殷賑恤饑人，倉廩空竭。元乘其虛而伐之。殷遣軍數道拒之，爲元所收。殷出奔酇城，元追兵獲之，見殺於柞溪。（原註在渚宮北七十里，俗說呼爲左溪。）元遂自爲刺史。（晉書殷仲堪傳、桓元傳）

羅企生，自著作佐郎爲殷功曹，後表爲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攻殷，殷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殷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殷果敗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殷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死生是同，願少見待。殷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元至荊州，人

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殷家。或謂之曰：大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元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吏，荊州存亡未判，何顏復謝。元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許之。又引企於前，謂曰：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兇逆，恨死晚也。元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遇害，卽日焚之。（世說德行篇注）

桓元常登江陵城南門樓，謂坐客曰：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沈吟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已成。元初領荊州，二府一國，於時始寧。五處俱贊，五板竝入，元在聽事上，板至則答板，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也。（世說文學篇）

桓元爲都督，性好獵，每事出，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或行陣不整，麞兔騰逸，參佐無不繫束。桓道恭，其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因此小羕。（世說規箴篇）元常作龍山獵詩，其序云：故老相傳，天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旱，皆往敗之。其假仁殉欲如此。桓氏世治荊土，在鎮衆太尉，弟豁兼司空，征西沖軍騎，豁子石民，（下有脫文）

江陵趙姥以沽酒爲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龜，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宋太平廣記四百十八增）

渚宮舊事補遺

宋代

司馬休之爲荆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羈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騎之。即不動。轡訖還坐。馬又騰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

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元。又說人之災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元與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道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著道服。咸勿納之。與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與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與曰。此狸魅也。自是復常。嫁爲宜氏妻。太平廣記四百四十八

郭仲產爲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桷。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疏蓊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

河南向元季。爲南郡太守。其妻袁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排閤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元季力弱。不能自倒。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二

江陵黃邱郵、有羊生羔。兩頭一頸。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九

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謝通。法崇知其亡。因云。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繫苦。復勤劇理盡。又云。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將。抑不還。今兒累窮弊。乞爲嚴勑。法崇曰。卿可作詞。士云。向不賫紙。且又不復審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辭。士口授其言。歷歷辭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擲聞。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三

臨川王義慶在鎮。於羅公洲立齋。甚大。而惟一柱。說郛

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鵝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於六十矣。說郛

戴承伯、元徽中買荆州治下琵琶寺、其旁瓦礫空地。起爲宅。日暮。忽聞悲嘆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云。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爲何强奪。承伯曰。戴贖買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璀乎。不速去。當令君死。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爲之動。旬日疾卒。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三

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劉廓爲荆州戶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日。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五

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吏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太平廣記二百十六

齊代

隨王嘗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太平廣記三百一十九

世祖選丁郡爲郎。郡託疾不就。詔問曾病、苦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說郛

梁代

安城王蕭伎博學善屬文。天監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鑒史百卷。初伎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伎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無怍。以爲笑樂。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猶在裒宅。籍大月夜。無日不鳴。尚旅江津。聞者雖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雌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好。鏗然其聲。婉轉低昂。妙契絃

跡。（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後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楼生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阼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屈義熙所造。（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六。）

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旣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說郛。）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詣南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爲國立功。元英問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尅不。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過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當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舸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遠。乃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是踴躍。卽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卽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摽。今何不向摽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又西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任約。乃還詣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鎖。紀果遣蜀將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殲之。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捕魚。有竊爲者。中夜猛獸必來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本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自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爲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散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尙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餽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謂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

勛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太平廣記八十二。）

唐代

王棲巖自湘川寓江陵紫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頃。四滿其宇。時人比董奉。棲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袪風導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每晴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園。大曆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揆驗其年。棲巖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道。老父出。棲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棲巖甲子。乃嘆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鑒。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衣。與妻訣。少時而卒。（太平廣記二百十七。）

岳陽風土記

范致明撰

岳陽風土記

宋 范致明 撰

明 吳琯 校

岳州南鄰蒼梧之野古三苗國地又為麋子國春秋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麋即此地也戰國末屬楚羅子國秦并天下為長沙郡漢因之以為要扼之地置戍以鎮之建安中吳使魯肅將兵萬人屯駐於此吳錄云晉分長沙之邑為巴陵等縣置建昌郡在巴陵今州即建昌郡也以陶侃鎮之後省入長沙至宋文帝又分其地置巴陵郡齊武帝永明二年封子子倫為巴陵王遂為巴陵王國子倫為明帝所害梁武帝封齊明帝子保義為巴陵王齊後以繼三恪元帝都荆州立巴陵郡武帝末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亭湖即其地因以名之後平陳廢郡改為巴陵縣煬帝元年改為玉州又改為羅州三年又改為巴陵縣唐武德四年蕭銑置巴陵郡華容沅江及汨羅湘陰五縣六年改為岳州省羅縣天寶元載改為巴陵縣乾元元年復為岳州至南唐遂為周行逢所有隸武平軍節度武平舊朗州今鼎州是也是時猶屬湖南皇朝下荆南始隸湖北

巴陵荆湖二流之合劉備既定蜀孫權往求荆州不得使魯肅以萬人屯之與地誌云巴丘有大屯戍魯肅守之今郡城乃魯公所築也酈道元水經云巴陵山有湖水岸上有巴陵本吳之邸閣城也城郭殊隘迫所容不過數萬人而官舍民居在其內

州地容山高王山隱伏不甚利土人而僑居多興葺者俗謂之扁擔州

皇朝岳州領巴陵華容臨湘平江沅江五縣元豐末鄂州通城縣隸岳州其後又以沅江隔湖割隸鼎州而通城復以還鄂今領四縣

岳州常賦之外與他州名額不同者茶籠竹箭蘇翎毛魚麴蘆蓆鐵葉窑竈

巴陵本下雋縣之丘漢書地理誌下雋縣屬長沙郡按今在鄂州蒲圻縣界此其地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蓋巴陵封長洲其洲南分湖浦東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夾洲列關亦謂之巴陵關江記言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為陵淮南子曰斬蛇於洞庭今巴蛇冢在州院廳側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張燕公有登巴丘望墨山之詩兼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太守歐穎廢之

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其後太守於樓北百步復創樓名曰燕公樓

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為九江之門按澧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為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徽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為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為洞庭北會為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楚辭帝子降今北渚皆其地也

寰宇記云郡有青草洞庭巴丘三湖青草湖中有青草山冬春水[redacted]皆[redacted]也洞庭洞府之庭上有洞庭眞君廟堂巴丘之名今不著青草湖在壘石山與洞庭相通其南羅水出焉故羅縣在其上其東汨水出焉下有潭謂之屈原潭屈原懷沙自溺之所忠潔侯三閭大夫廟在其上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redacted]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岳陽并邑舊皆瀕江郡城西數百步屢年湖水漱齧今去城數十步即江岸父老相傳今江心舊闤闠也瀕江沙磧地尚有稅絹甚重云祖來宅稅今不曾除改北津舊去城角數百步今逼近石觜蓋荆江日漱而南湘江日漱而東也

江西沙洲舊長洲今名鱘魚觜昔傳有異人云觜生過岳陽樓即出狀元岳陽樓舊岸有港名駝鶴港商人泊船於此地勝千石載今已湮沒如平陸不復通舟尾通君山後湖丁晉公南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洲云此洲生當有眞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使鎮岳州及登寶位果符其說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遊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舉進士及第即有

樓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于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于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狀貌既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于京于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楚澤門碧湘門舊羅城門也楚澤門經火不復完治今但有遺址

灉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謂之乾湖水經謂之滃湖秋夏水漲即渺瀰勝千石舟通閣子鎮

灉湖諸山舊出茶謂之灉湖茶李肇所謂岳州灉湖之含膏也唐人極重之見於篇什今人不甚種植惟白鶴僧園有千餘本土地頗類此苑所出茶一歲不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非他處草茶可比並茶園地色亦相類但土人不甚植爾

灉湖并唐人嘗稱甘木今荒穢不治沒者亦少當本遠昔也

魯將軍廟在會泉門外乃魯肅廟也孫權使肅守巴丘後人祀之

劉備既與肅畫湘為界過築地烏沙鎮對壘在州北六十里俗謂之金門劉備城

南樓陽公臺皆見岳陽詩咏今並無遺跡可踐或云楚澤門舊南樓也今廢

孟浩然洞庭詩有波撼岳陽城蓋城據湖東北湖面百里常多西南風夏秋水漲濤聲喧如萬鼓晝夜不息漱齧城岸歲常傾頹滕子京待制欲為偃虹隄以捍之計成而滕移郡後遂不來

江岸沙積中有冶鐵數枚俗謂鐵枷重千斤古人鑄鐵如鵲尾相向中有大竅徑尺許不知何用也或云以比壓勝辟蛟蜃之患或以為矴石疑其太重非舟人所能舉也或以為植木其內編以為柵以禦風濤皆不可知

龍興觀故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為登覽之勝見滕公詩咏皮日休陸龜蒙亦為觀步之什今治平寺江路兩山間林木邃密故基存焉天禧中賜名天慶昔時觀名因而泯沒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其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為亭松前曰過僊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邪

隋末校尉董景珍率鄭文秀共立蕭銑為梁後乃封景珍為晉王文秀為楚王今北廟董王廟南廟鄭王廟也圖經以鄭王廟為巴陵令鄭德隣昔遇洞庭君者非也

海眼池在嵩州夾舊傳潛道江海今湖泥湮沒不復如昔

紫溪臺亦曰紫荊臺在灉湖上下有石高四尺曰紫溪石

南廟乃孝烈靈妃孝感侯廟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水死其女挈弟尋父屍不獲遂相繼赴水死邦人哀而祀之謂之羅娘廟靈響寖著凡有舟楫往還祈之利涉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湖南馬殷奏制列姊在左弟在右元豐中始賜今封岳人禱祠無虛日舊在烏龜渡南艦者以為不便託言神意遂移今廟按李瀕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沈湘何必獨靈妃其意似無今聞差異

董景珍鄭文秀既立蕭銑為梁後築臺城南今失其處

崔魯有登岳陽樓雲夢亭夜登洞庭樓二詩今雲夢洞庭亭樓莫知其處

太平寺舊傳為屈原宅蓋屈原被逐寓此

廣教寺後唐永安寺舊為聖善寺故基昔呂雲卿遇江叟於聖善寺吹笛召洞庭諸龍即其地也

金雞白石在船場舊步有金雞翔其上

剪刀池在郡城東北隅或云池中有鼎耳高數尺其中容人往末上有識文善泅者常見之

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趺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為也取置于寺太守李觀用耆舊之說以為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之于廟歲久失之意其必此遂移置廟中方移置時護持不謹因誤毀損今已不完或云聞初獲鼓時同獲銅鐸一枚以其完好輦致禮部今藏秘書省鼓以毀壞遂留永慶寺李觀之說似非其實

沈亞之作湘中怨云鄭子兄為岳陽太守因上巳日擕家登岳陽樓下望鄂渚鄭追想汜人俄有所見聞汜人歌曰泝青山兮江之湄泳湖波兮裊綠裾意搴搴兮心莫舒舟中人亦歌非樓上之人所能辯

洞庭湖岸有石井二相去數百步俗號秦皇井其泉甚甘美

閣子湖本角子湖語訛以其在洞庭之角故謂之角子湖灉湖亦謂之閣子湖楊行密以木龍鎖舟之地

或謂瀕湖地卑歲苦水患民多重屋以居故謂之閣子湖

湘州記云岳州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今岳州無昭潭昭潭自屬潭州

閣子鎮有隄曰白荆堤石壁潭在其下亦謂之釣絲潭其深莫測夏秋水漲一日之間或增或減土人以爲龍出入此潭其間多蛟蜃爲行旅之患滕子京作碑隄上戒往來者使陸行

啞潭在白荆隄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其中役夫殺而食之往往皆死然瀕江漁人不以魚之長大爲奇怪但釣網不能制者皆殺之不知此又何也

水經云湖水廣五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大抵湖上舟行雖泝流而遇順風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岳陽西到華容過大穴漠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口鼎州江口皆通大穴漠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過赤鼻山湖四日程又東至湘江過磊石青草湖兩日程夏秋水漲其近如此冬春水落往往淺澀江道回曲或遠或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靠閣

洞庭山之北宜春口出焉韓退之詩朝發宜春口即

此地也

鼓樓山上有石室下瞰洞庭中容數千人羣盜逋藏之所俗謂分金洞統制官巡捕後遂少衰息按水經云洞庭鹿角山西有謹亭戍萬石戍麋湖口有金浦戍然則屯兵捕盜舊矣

烏石山在州南所謂烏頭石也其地五山相峙亦名五龍山下有港曰石墨港水中石如墨磨嚥之可愈喉膈壅熱之疾或云亦可代墨用

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詩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正謂此也夏秋水漲皆巨浸不可以陸行往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舁以遊上有廟曰淵德侯洞庭君廟舊祠以爲湘君遂以爲二妃誤也上有野馬數十疋蓋昔之所獻馬歲久滋生山多古木少草夏秋食木皮多餓死故其數不充廣

君山崇勝寺舊楚興寺也有井曰柳毅井按靈姻傳始言還湘濱中言將歸吳國固無定處然則前人因事關文後人遂以爲實此亦好事者之過也

荆州記言君山上有道通吳之苞山今太湖亦有洞庭山亦潛通君山故得名耳山後響沙頓足聽之有聲鄜善長言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苞山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州記言秦皇欲入湘觀衡山遇風濤漂溺到此山而免因號君山或言秦皇遭風於此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曰堯女舜妃也神遊洞庭之湖出入多風雨秦皇大怒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發卒以射蛟郡國志洞庭山院堯女居之內有君山然則君山洞庭之分耳博物志云君山即洞庭之山堯之二女居之長曰湘君次曰湘夫人今黃陵廟二妃廟也

庚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爲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君山虎洞石穴夏秋水漲即沒春冬水落即露朝廷嘗遣使投龍于此歲旱邦人往往祈禱焉

君山東對編山山多竹兩山相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湘人以吳船爲編山形類之故以名山上有塔曰啞女塔舊傳有商女祟病至此忽能言指其上可置塔其冢爲之置塔因以名焉

通典州郡録云巴丘湖中有曹洲即曹公爲吳所敗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按縣西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曹公相遇處絕不相干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楊潭岸在荆江舊大湖也水經云江中有觀湰湰東有大洲洲東分爲爵洲南對湘江口分觀湰口徐師港在三江口北三十里爵洲在三江口南四十里又曰湘山迤于巴丘北謂之射獵磯江浦之右岸在城陵山山有故侯景港乃侯景泊舟師之所

雲夢澤寰宇記曰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土丘半出杜預所謂雲夢藪巴丘湖是也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藪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然則夾江南北皆其地也

麋子東西兩城春秋時楚昭王奔隨王使王孫由於城麋

永慶寺莊山頂有井水泉清澈僧齊巳詩云鳥從井口出僧自岳陽還

楓橋堡有古塚歲久傾圮耕者得磚上有文曰大唐秦公墓堂皇扃固不可發縣令秦光享爲封完之

諸邑僧寺大小百區多五代時所建太平興國五年

鼎岳始改賜寺額者乾明寺皆永慶寺也昔人謂之新開寺雪竇語録所謂新開者乾明祖師也

岳陽舊録武安軍日有天策府戶部下免楚興寺科率帖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字係書吏人稱典稱副驅使官簽書官佳管觀察處官王天府學士鎮南軍節度判內諸司馬武穆亦自係天策府將軍江南諸道都統尚書令楚王衙後書押蓋五代時藩鎮行移百餘紙如郡椽曹縣令長皆稱至衙符已後始書正官稱有稱天策府知客元監州發運使序銜在知軍之下監州恐今通判職僉運使蓋藩鎮轉輸之

官耳亦恐是監州之類已上答書官稱乃開運二年
帖也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鳥鳴似
春濃雲疎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
瀕江水退漁人於沙磧得箭鏃甚多形製不一皆銅
為之歲有得十數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
岳州北瀕江州郡氣候尤熱夏月南風則鬱蒸特甚
蓋湖南千里無山多得日色故少陰涼之氣也居民
每至夏秋多病痢瘧皆暑濕所敢也
洞庭湖中舊有蚌其大如半席深夜則立一殼乘風

往來煙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百端取之終
莫可得近久不見
岳州夏秋水漲即生飛蛾蔽空而飛夜見明即投至
不可燃燭雖樽俎之間須臾徧滿久之復投水中俗
謂天蛾
岳州人極重鱘鰉魚子每得之瀹以皂角水少許鹽漬
之即食味甚甘美
江蟹大而肥實第殼軟漁人以為厭自云網中得蠏
無魚可賣十年前土人亦不甚食近差珎貴
岳人以兔為地神無敢獵取者
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穿堂入庖厨畧
不畏園林果實未熟耗啄已半故土人未嘗見成實
之果半生半熟採之
湖湘間賓客讌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
飯也
馬援征諸溪蠻病死壺頭山民思之所到處祠廟具
存至今婦人皆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為伏
波將軍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巴陵江西及華容
間民有卑者習俗已久不可頓革問其故則曰去之
則神怒立患頭疾殊不知去包裹自畏風寒也雖云
風俗然用方素蒙首郡邑亦自當禁止
江西婦人皆習男事採薪負重往往力勝男子設或
不能則陰相詆誚衣服之上以帛為帶交結胷前後
富者至用錦繡其實便操作也而自以為禮服其事
甚著皆云武侯擒縱時所結人畏其威不敢輒去因
以成俗巴陵江西華容之民猶間如此鼎澧亦然
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壻舍居然男
子為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
有如此者
荊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
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
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親族不相視病而鄰里往往
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死者多不埋
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杪謂之死喪鮮葬多舉樂
飯僧
鄂岳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
湖湘間南風三日則陂塘積水耗減已盡土人謂之
南風杓
舟中有朱砂過洞庭多為風濤所苦相傳以為龍神
所寶也藏人柩者亦然近日扶柩過者往往少驚恐

秋深洞庭水落舟舶皆陂瀦衆魚所聚一夕風色便
順則所得之魚獻餉鄰境湖上漁人有善沒者云洞
庭湘湖夏秋水漲深不過數十尺而荊口水深一二
百尺窮冬洞庭湖水已過盡江湖寒洪在徒涉處得
魚數百斤者而荊江魚重不過數十斤
傷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
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重則水大輕則水小甚
驗
江上漁人取江豚冬深水落視其絕沒處布網圍而
取之無不獲或用鉤釣若鈎中嚼吻雖巨綸亦齧斷
或挂牙齒間則隨上下惟人所制畧不傾掣然至腥
臭不可近惟取脂油以供點照土人間有能食者
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鉤共一
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軸之中至十鉤有大
如秤鉤皆相連每鉤相去一二尺鉤盡處各置黑鉛
一斤形如錘以候水勢深淺錘上係以五寸許正鉤
使款側絕江往來牽挽以待魚行亟取之謂之擺鉤
數舟聯此而下每中魚則候其緩急急則縱緩則收
隨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
者雖數百斤之魚皆可鉤綸用一百二十縧成魚至

大者力不能勝即以環循綸投副鉤助之亦須漁人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
巴陵樂府舊傳臨江仙一闋滕子京所作其詞曰湘
水連天天過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
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華容漢孱陵縣地或曰漢武陵縣地吳太皇帝分孱
陵縣地於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或曰劉景升所置
宋志為晉武帝分江安縣立也隋平陳改安南為華
容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世傳為章華臺非也古
章華在景陵界今監利縣離湘上與今邑相近耳大
業三年以州為巴陵郡十年移縣於今地垂拱二年
以犯武氏諱改為容城縣神龍元年又改為華容縣
華容地皆面湘夏秋霖潦秋水時至建寧南堤決即
被水患中民之產不過五十緡多以舟為居處隨水
上下漁舟為業者十之四五所至為市謂之潭戶其
常產即湖地也
華容令宅東北有老子祠曰大皇觀門之左右有二
神像道家所謂青龍白虎也捏塑精巧非常人所能
形質甚大可動搖遊觀者往往驗之以為異其實胎

素中虛如夾紵作也祥符八年春二月既望雷震白虎西北楹上有倒書謝仙火字入水踰分字畫遒勁人莫之測慶曆六年滕子京令摹而刻之問零陵何氏女俗謂之何仙姑者乃曰謝仙火雷部火神也兄弟二人各長三尺形質如玉好以鐵筆書字莫字高下當以身等驗之皆然東南楹亦有謝仙二字逼近柱礎又不知何也其後摹刻岳陽樓上元豐二年岳陽樓火土木碑碣悉爲煨燼惟此三字曾無少損至今尚存謝仙火與歐陽永叔所記大同小異永叔之說恐得之傳聞耳

墨山謂之玄石山楚詞曰驅予車於玄石步予馬于洞庭

大雲寺雲母泉李華詩序云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之南有佛寺寺倚松嶺之下有雲母泉自泉口[redacted]流入渠周徧于庭發源如乳大旱不絕灌園瀹濯皆用之自墨山西北至石門二十里間盡生雲母[redacted]皆道路熒煌如列星又有寶慈觀乃張眞人煉丹飛昇之所弟子葬其衣冠俗謂之衣冠塚丹竈遺跡尚在

仙廬峯左石臼二因岩石爲之

方臺山在縣南蕭城荆南志雲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先候雲所出處在其下掘之無不大獲有長五尺者可以爲屏風當掘時有聲即粗惡也

楊子洲洞庭記云此洲之間常苦蛟患昔荆佽飛將大附渡江蛟夾船飛入水斬蛟而去今廟在洲上

赤亭湖本赤湖梁太清六年湘東王遣胡僧祐陸法和誅侯景將任約於此爲亭因名焉

紫港湖在縣西今曰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通于江今曰藕池南通于湖水經謂之[illegible]口

御池在湖南出蚌珠有甚大者

赤沙湖在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洪通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楓岸捕入赤沙湖也

水經云澧水上承孱陵縣潛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會赤沙湖東南注于沅水謂之澧口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注云洞庭諸之澧口江據此澧水會于沅然後入湖也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注于洞庭謂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鼎江口豈歲月之久遂變遷至此耶

禹山上有禹廟

石佛山在縣北石堆成佛像衣服皆具

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於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吳昌縣隋平陳省於湘陰縣唐神龍三年又改爲吳昌置城以界內昌江名之嘗隸潭今隸岳後唐改平江其民善鬬訟有犯輒竄他界公事比之巴陵諸邑數倍

幕阜山洞天天寶中改名昌江山幕阜山記曰山有石壁刻銘上言禹治水登此山高於平地一千八百丈周五百里二十四氣福德之鄉洪水之災居其上可以度世又有列仙之實壇場在其側傍有竹兩本脩翠猗然隨風掃拂其上有池水甚澄潔時有二魚游泳其中有葛仙翁煉丹井藥臼尚存山無穢草惟杞與芳芎之屬有石山產如丹珠絕頂有石田數千畝塍渠隱然非人力所能爲地絕高險莫能上有僧園曰長慶有宫曰玉清訪泉後亦云鳥道斷絕不可登覽左黃龍右鳳凰皆在山麓也

梅仙山在幕阜山之麓層巒疊嶂望之極蔥翠子眞舊隱也有井曰子眞丹井有水出焉謂之梅仙水

連雲山在幕阜之南峭拔萬丈常有雲氣覆其上有吳眞人煉丹壇下有石壁廣數丈昔有田先生隱焉曰田翁嵒

香爐山嵒在縣東下有老子祠上有丹壇丹竈有池歲旱祈禱有感有許旌陽試劍石

龍隱洞在縣西北有影如繪畫望之鱗角皆具

汨水出豫章界與純水合純水在縣南三十步

石瀨廟乃關羽廟湘州記云石子山溪西有小溪溪水映徹關羽南征嘗憩此因名羽瀨今廟亦以此名之隨軍土地三軍廟助順廟圖經皆以爲關羽并呂蒙行軍所置

平江有李林甫墳在九峯劉光謙墳塔在長慶陳希烈墳塔在惠果陸善墳在芭蕉徐安貞墳塔在下臺今無遺跡但長慶有劉光謙繪像

王丈正公嘗宰平江今宅舊爲山魈所據前令不復敢居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丈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前知公之貴也治有異政邑人爲立生祠至今尚存

臨湘縣本巴陵故地唐泰清年置王朝場以便人戶輸納皇朝淳化三年陞爲縣治至道二年改曰臨湘

鴨欄磯建昌侯孫慮鬬鴨之所陸遜嘗諫止之與白螺山相望

象骨山山海經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謂之象骨港

烏石山仙隱嵒洞深數里有芝山石乳烏藥之屬

烏黎口即烏林也鄭善長云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其地也太平寰宇記引通典州郡錄云曹州即曹公爲吳所敗燒船處又云今鄂州蒲圻縣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劉表卒其子琮伐襄陽劉備屯樊口琮降曹公恐備先據江陵遣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數十騎走趨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船數十萬自江陵止巴丘遂及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併力逆之曹公泊

船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千艘因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備瑜等復追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夏口今漢陽軍也而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亦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漢陽縣西八十里皆誤也曹公既縱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丘劉備在夏口孫權周瑜與備併力逆曹公自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圖經併俗說皆謬也

岳陽雖水鄉絕難得蓴菜惟臨湘東蓴湖間有之

龍窖山在縣東南接鄂州崇陽縣雷家洞石門洞山

極深遠其間居民謂之鳥鄉語言侏離以耕畬為業非市鹽茶不入城市邑亦無貢賦蓋山傜人也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為雲開節春社後遇好天色往往相繼上山中州人所謂拜掃也至寒食而止四月八日取羊桐葉擇日下水擊畫鼓集人歌以櫂之至端午罷其實競渡也而以為禳災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際設神盤以祀神為酒肉以犒櫂鼓者或為草船泛之謂之送瘟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竹醉日也

岳陽風土記 終

岳陽風土記一卷

宋范致明撰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登進士第是編乃其以宣德郎謫監岳州商稅時所作不分門目隨事載記書雖一卷而於郡縣沿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考證特詳如樂史太平寰宇記謂大江流入洞庭致明則謂洞庭會江江不入洞庭惟荊江夏秋暴漲乃逆泛而入三五日即還名曰翻流水圖經以鄭王廟為鄭德璘致明則謂為隋末鄭文秀與蕭景珍同立蕭銑者故其北又有蕭王廟沈亞之湘中怨記岳陽樓聞池人之歌致明則核以地形謂舟中之歌樓上不辨杜佑通典謂巴邱湖中有曹州即曹公為吳所敗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致明則謂今縣西但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曹操相遇處絕不相干漢陽圖經謂赤壁即烏林致明則謂曹操已至巴邱則孫劉逆拒之於巴陵江夏間所謂烏林即烏黎口不當在漢陽界世傳華容為章華臺致明則謂舊臺在景陵界華容隋縣乃取古容城名之酈道元水經注謂澧水會沅然後入湖致明則謂澧沅雖相通而各自入湖澧所入處名澧口沅所入處名鼎江口皆確有引據異他地志之附會其他軼聞逸事亦頗資採擇敘述尤為雅潔在宋人風土書中可謂佳本矣

四庫提要辨證

岳陽風土記一卷

余嘉錫撰

宋范致明撰。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登進士第。是編乃其以宣德郎謫監岳州商稅時所作。不分門目，隨事載記。書雖一卷，而於郡縣沿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考證特詳。

嘉錫案：直齋書錄解題卷八云：「岳陽風土記一卷，宣德郎監商稅務建安范（原誤作直。）致明晦叔撰。元符進士第二人，仕至大對。其在岳蓋謫官也。」提要此條，全出於此。然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七有明嘉靖刊本，題曰：「宋宣德郎監岳州在城酒稅務范致明撰。」考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云：崇寧三年四月，「責降人湖北路范致明落侍御史降監岳州酒稅」，則非監商稅也。且提要此條於致明始末亦不詳。勞格讀書雜識卷十一有范致明一條，蓋欲以補提要之闕略，今錄之於此，並旁引他書，發其所未備焉。勞氏云：「容齋四筆十五，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追職者二十人，中奉大夫范致明爲顯謨閣待制。新編方輿勝覽三十一，德安府五桂堂在書記廳。元豐中，方城范公爲掌書記，官舍西偏有桂萬茂。故范公之子致君、致明、致虛、致祥、致厚相繼登第。致君記其事，後周洪道爲之記云。（案此事又見於輿地紀勝卷七十七。）乾陵無字碑，宋人題名范致明晦叔謫官□水，政和元年天祺節後一日，同邑尉郭韶又善來謁乾陵，寅亮寅畏從行。」（原在云跋西乾州。）今案致明弟致虛，宋史卷三百六十二有傳，不載致明事。十朝綱要卷十七云：「政和元年十月，上旣貢郭天信余貞，又詔開封府鞫訊，具得商英（張商英也。）遺貢及僧德洪往來交結天信事實。辛亥，貢商英散官安置衡州，倉部員外郎范致明勒停。十一月乙巳，言者論范致虛致明之罪，不在郭天信余貞之下。致虛責分司，居住南京，致明編管蘄州。」宋會要第九十九册職官六十八云：「政和元年十一月，范致明送蘄州編管。范致君放逐便指揮更不施行，皆以言者論其阿附張商英也。」又第五十一册儀制十一云：「奉議郎知池州范致明，宣和元年十二月特贈徽猷閣待制，以監司言，疚心職事，力疾董督修建神霄宮殿宇，疾勢加重而卒故也。」宋史藝文志地理類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一卷，又池陽記一卷。輿地紀勝卷二十二池州碑記門云：「池陽前記，政和八年范致明編。」致明此書，作於監岳州酒稅時，當在編管蘄州之後，遷顯謨閣待制之前。觀其所至，輒模山範水，從事編纂，蓋不惟績學能文，抑亦風雅好事矣。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徐學謨撰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猩鼯之與羣，魑魅之與鄰，必有厭苦而思他徙，而世有拓落之士，達觀宇宙之表，施施漫漫，不以僇人屑意，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剪刈之勞，務以發露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鈷鉧諸記，鋪敘山水奇勝，以爲鄒鎬鄠杜有所不及，至于樂而忘其故土，及以其所記徵于今之吏永者，皆稱湮滅不可考，觀乃知當時有所託以凝神而釋慮也。假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徙與山水爭奇勝，而耳目之觀無不當意，則又無俟于文以自娛者，然則古今去國之臣，蓋有幸不幸焉。岳州自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正位，其形勢甲于天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夢渚，西窮巴峽，東瞰鄂黃，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之秘，不待搜剔剪刈而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雖善記者不能益其奇勝。及詢其風土，則有故宋范晦叔氏之記，具在。大都州氓勤生而嗇出，閭閻之需不仰給四方，得日厭鮮魚而飫秔秫，縉紳家無華屋文繡之侈，爲奇伎淫巧者不輕闖其境，今之稱善地者疑無逾此。即紓遷者得之以爲幸，矧去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哉。昔范晦叔氏以直道不容于朝，出監酒稅，秩至眇耳，然猶惓惓于風土之記，則公之所自慰藉于岳陽者何如也。同年許君燧由水部郎陟觀察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道，與方伯連帥等，尊榮矣。竟遭讒黜，迴旋一倅，同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君獨二年不調，然每見君略無厭苦無聊狀，豈是

邦風土故能羣聚遷客而君之所以凝神而畢慮者抑自有在耶君爲人拓落而尤善爲子厚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以別自爲記惟取范本刊正以傳又知君不欲與山水爭奇勝乃屬余序之

重刻古人舊記且係一方風土無厭斷減若實古人何嘗千里隔膜但道重刻之意又無可著筆處此篇借柳子厚作記步步相形見其不待別自爲記便有把捉而文情銜接照應迴翔委屬深得力于歐陽者林西仲

岳陽風土記序

劉谷堅撰

岳陽風土記字多漫滅脫誤漸不可讀余因加是正撤舊板而新之雖然巴陵之名如所載昇屠巴蛇積骨爲陵恐未必然或謂因太守劉巴得名尤爲傅會按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前輩以今郡爲東陵然則曷謂之巴陵豈郡與巴峽東西相望因以名歟

天一閣書目岳陽風土記一卷宋宣德郎監岳州范致明撰淳熙六年秋八月郡守劉谷堅序

楚書

陶晉英著

楚書

明　緒水陶晉英若英著

襄年在楚雖侍親官署富得步蘿郊野閒有茲命祗
役湖南北諸郡尋山問水興合殊佳追憶舊遊錄成
斷帙漫無編次其曰楚書者乃書所見聞之書匪曰
古楚書名也崇禎辛巳仲春下浣之五日

湖廣在春秋戰國間稱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將
及河本朝分省亦惟楚爲大其轄至十五郡如鄖之
房竹山荊之歸巴東與施永偏橋清浪等衛所動數

千里入省逾月文移之往復緩情之緩急皆所不便
而辰永督學屢合屢分鄖沅開府或罷或興黎平生
儒此考彼試種種非一況貴竹粵西兩省雜以猺獞
彝苗主以衛所間以土官咸不成省院司以官至者
人我咸鄙夷之謂當以辰州沅州靖州分屬貴陽永
州寶慶郴州分屬粵西則十三省大小適均民彝事
體俱便

三湘總之一湘江也其源始海陽而北入洞庭其流過
永而瀟水入之是謂瀟湘過衡而蒸水入之是謂蒸
湘過常而沅水入之是謂沅湘湘江其初最清有尺
而毛髮可鑑比會眾流下洞庭始濁湘君湘夫人古
今以堯女舜妃當之唐人用以爲怨思之詩然計舜
三十登庸釐降二女于嬀汭即年二十而舜以百十
歲崩蒼梧二女亦皆百歲人矣黃陵啼鵑湘妃竹淚
至今以爲口實可笑也

禹貢九江孔殷釋之者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敘酉澧
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大
皆自南而入荊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五瀦戰

國策云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每歲六
七月間岷峨雪消江水暴漲自荊江逆入洞庭清流
爲之改色

楚有四樓仲宣樓在當陽城上倚曲沮夾清漳今荊州
城上樓乃五代高季興建望沙樓故址也宋陳堯咨
更今名晴川樓南對黃鶴從武昌望之佳黃鶴以製
勝如遊緲垂垂洲渚掩映岳陽以境勝八百里洞庭
一髮君山眼界奇絕總之岳陽爲上黃鶴次之晴川
仲宣又次之

武當謂山阜高大非元武不足以當之今其巨坡造天
危磴逼漢巋然自天柱而外則別無奇詭之觀徒
土木之偉麗爾當文皇造五宮時用南五省之賦作
之十四年而成此殆不可以萬萬計者當時勝國府
庫積蓄既多而五嶺九邊咸無兵餉哉例之貲今日
國家財力何能爾爾

志稱黃鶴樓在府城西南隅黃鵠磯上世傳仙人子安
乘黃鶴過此又云費文褘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唐
閻伯程作記以文褘事爲信或者又引梁任昉記謂

鄂黃鶴之賓乃荀瓌字叔褘非文褘也宋張栻亦辯
其非

洞庭水淺止是而闊括風驚濤駭浪帆檣易覆故人多
畏之湖中有數蛟有喜食糟粕者遇舟中攜糟物過
出而奪之有喜食硃砂者遇舟中攜硃砂過出而奪
之奪則濤與浪起或危舟楫齎此物者或重裹以大
羊之糟余以端午過洞庭風浪大作時兒女或以硃
塗砂耳鼻者舟人亦請棄之余笑謂老蛟乃竊此分
文之餘乎已而風息賴藉口如是

洞庭水漲延袤八百里盜賊竊發乃於岳州立上江防
兵備轄三哨官兵適治之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
長沙湘陰縣哨約三百餘里南接蒼梧北達荊郢來
會漢沔爲洞庭左臂哨內小巡把總一哨官鹿角磊
石穴子湘陰哨四巡隨鹿角營田各一信地兵船自
府五里至南津港五里荊竿港十五里河公廟二十里新牆
河口十五里萬石湖六十里鹿角二十五里咏鉤嘴二十五里磊石十五里
鄒魚夾十五里青草港十五里顏公竿十五里穴子嘴十五里
白魚圻十五里營田司二十五里大頭寨五里橫嶺十五里蘆林

潭水退各船分移於扁山高沙洲沉沙港蘆林潭等
地中哨自君山後湖至常德傅家圻三百六十餘里
西北通巫峽西抵辰沅東南極瀟湘爲洞庭右臂哨
內小巡把總一哨官明山一巡兩古樓一信地兵船
自君山後湖五十里藜荊灣過洞庭大湖至昌蒲台五十里
昌蒲台內七十里石門山邀西六十里白茆磯邀北十五里
傅家圻自昌蒲外邀東八十里團山二十里古山十五里
古樓三十里明山水退分移布袋口洞庭夾白水夾上
下井灘等信地下哨長江一帶自岳州至嘉魚界墩

子口約三百餘里南吞七澤北迴湘鄂東聯武黃西
接三巴爲洞庭咽喉市內小巡百戶一市官茅埠竹
林各一巡簡黃家瓦子城陵白螺鴨欄茅鎮石須共
七信地兵船過江北岸四十里瓦子湖二十里蘇姑湖五十
里鹽船套二十五里楊折腦二十里黃家穴六十里上茅灣六十
里西江嘴西岸流水口四十里白螺磯三十里楊林山
二十里白螺山三十里王家保二十五里新堤口十里茅埠鎮十三
里烏林磯十五里竹林灣十五里杜家洲五里紀家洲東岸
咸陵司五里幽山磯十五里象骨港二十里道人磯三十里青

江口十五里高家墩三十里石頭口十五里六溪口十五里邸
公灣十里墩子口十里嘉魚縣此爲歷乙酉馮仁軒路備
兵岳州時刻圖
古今譚形勝者皆云關中爲上荊襄爲次建康爲下以
今形勝則襄陽僅與建康對峙者建康東南皆山西
北皆水襄陽西南皆山東北皆水以勢則襄山據險
而建山無險以勝則江水逆來而漢水順去故論荊
襄則襄不及荊其規模大而要害攬也荊州而施黔
背襄漢西控巴峽東連鄢郢環列重山襟帶大江據
上游之雄介重湖之尾爲四集之地蜀漢據而失之
驍將既折重地授人僻在一偏不卜而知其土崇之
難成也
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緊楚人如呂相國調陽方司馬
逢時李司空幼滋曾司空省吾劉司寇一儒王少宰
篆謝司徒鵬舉陳宗伯思育汪冢宰宗伊各據要路
其後吳相繼之則許相國國王相國錫爵徐宗伯學
謨姜宗伯寶顧司馬章志方司徒宏靜王司寇世貞
王御史大夫樵趙少宰用賢程司徒嗣功顧司馬養

謙今則孫尊漸盛袁御史大夫貞吉終冢宰國珍徐
司空作鄧少宰以讚范宗伯謙萬司空裕雖其閒撣
冠引兌賢不肖人人殊然偶一家執起則公卿相隨
而出亦關此方氣運地脈一時之盛也
襄陽夙稱多耆舊古蹟余嘗有弔襄文如大堤古築之
以捍漢水者也後遂爲遊樂之地男女踏歌樂府有
大堤曲曰漢水橫襄陽花開大堤煖曰大堤諸女兒
花豔驚郎目西北二十里隆中山諸葛孔明隱處舊
陽有南陽城想所云躬耕南陽即此非宛中之南陽
也城南峴山羊叔子所登而嘆其云自有宇宙便有
茲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而皆湮沒無聞此語千
古悲咽祜沒襄人感之爲立碑流涕名峴山墮淚碑
山叶習家池後漢習郁依范蠡養魚法穿之謂其子
曰必葬我近魚池後山簡鎮襄愛之輒游池上醉而
名之曰高陽池詩稱倒著白接䍦酩酊還騎馬者是
峴山又有杜甫故宅習池亦有王粲井甫詩云清思
漢水上涼憶峴山顛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城西
十里萬山乃鄭交甫所見遊女爲解珮處云此山之

曲隈也山下有萬山潭晉杜預伐吳勒碑紀功一沉
萬山之上一置茲潭之下云他日恐深谷爲陵也唐
鮑溶詩云襄陽太守沈碑意身後身前幾年事漢江
千古未爲陵水底魚龍應識字府西北爲夫人城昔
朱序鎮襄陽苻堅圍之序母韓氏謂城西北必壞領
百餘婢增築二十丈賊果潰西北衆守新城而退名
夫人城東南三十里鹿門山龐德公隱居其上劉景
升所過而歎異之者其後居士龐蘊復居之男女不
婚嫁共舉無生白日坐化其後孟浩然復來居之府
治西文選樓梁昭明太子聚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
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樂鮑至等十
餘人號高齋學士著文選於此郡北樊城臨漢江與
襄陽對峙周仲山甫所封關公圍曹仁於樊城北河
水有斬蛟渚乃襄陽鄧遐揮劍處人知斬蛟有澹臺
周處而不知有遐又有楚昭王莊王淳于髡黃憲劉
表等墓鄒鄧舂陵等城其人又有尹伯奇卞和司馬
後操張東之杜審言皮日休諸人
蘄黃之閒近日人文飆發泉湧然士風與古漸遠好習

權奇以曠達爲高繩墨爲恥甚有東晉之風焉然其
一段精光亦自難埋不得毋論士大夫即女郎多有
能詩文者如蜀元孚董夫人輩又毋論詩文近且比
丘尼輩出高譚禪理如所云澹然明因自信等余蓋
於李卓吾入觀音問中崖略見之李以菩薩身自任
蹤跡太奇其與耿司寇以學問相傾不啻刲刃
蘄竹爲器抽削如絲織巧甲於天下復有蘄艾蘄龜蘄
蛇艾則惟荊王府內片地出者佳然不多得蛇與龜
皆生於他鄉村蛇則頭有方勝尾有指甲兩目如生
自刳腸盤屈而死者可已大風龜則背有綠毛可辟
蠅蟲置之書篋數年不死然多贗者以小龜塗馬矢
放陰溝中綠毛自生攜出者不久即落也竹則以色
瑩者可簟節疏者可笛帶鬚者可杖
赤壁山一統志云在江夏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亦稱
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村與赤壁相對即
周瑜焚曹操處圖經乃謂在嘉魚縣西七十里至宋
蘇軾又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蓋劉備居樊口進兵
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

楚書

採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皆
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合
於史

衡山禹碑唐劉禹錫韓昌黎皆有詩北宋朱晦翁張南
軒至衡岳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
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
地紀勝云禹刻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雲密峰昔樵
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人引
至其所以紙搨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
有獲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其文
承帝曰嗟至竄舞永奔實七十七字云二誤也

九疑山乃南龍大幹行龍之地其峰有九參差互映望
而疑之故名九疑蓋山有九水四水陽流注於南海
五水陰流注於洞庭五水者瀟湘舜源水瀧水砯水
等也九峰謂朱明石城石樓娥皇女英舜源蕭韶桂
林杞林大舜陵在其中太史公所謂舜崩蒼梧之野
葬於零陵之九疑者是也今不知其處惟於蕭韶峰
下立廟祭之秦皇漢武皆以道阻不得過江漢而望

祭焉宋置陵戶禁樵採

宜章登舟即古所稱瀧水兩崖咸石巉似巴江以其形
似龍然故稱瀧然水小而險最善壞舟不數日而達
廣之韶其勢甚速然僅可用舴艋力不能載十石不
若蜀舟之大也韓文公入潮陽由此

永近粵鄉村間稍雜以彝獠之俗男子衣裙曳地婦女
裙袴反至膝止濘泥跣足不避穢汚著草履者其上
也首則飾以高髻耳垂大環鑄錫成花滿頭插戴一
路鋪遞皁快與夫馬卒之徒皆以婦代男爲之致男
女混雜戲劇官不能禁

長沙卑溼賈生賦鵩以死古今一詞余過其地見長沙
雖溼非卑而溼也蓋猶在洞庭上流岳諸漢陽尚在
其下安言卑也惟諸郡土皆黑壤而長沙獨黃土其
性粘密不滲故溼氣凝聚之深誼洛陽人故不宜也
卑溼之地當以閩廣爲最譚泉葬者若全棺入地則
爲水所宿番禺江一日兩潮汐至蒼梧其地下可知

辰州在五溪二酉之間蓋漢五溪蠻地亦曰武陵蠻謂
武陵有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俱在今辰溪

縣轄馬伏波所征其稱上潦下溼視飛鳥跕跕墮水
中思少游語即此余行其地登水邊石洞數處咸云
伏波避暑洞當時謠云鳥飛不度兮獸不能臨嗟哉
武溪何毒霪也由辰溪八十里即大酉云黃帝藏書
處黔中他洞皆溼惟大酉獨乾據遠望洞口石脊亦
似橋山小酉在貴竹酉陽

鄖地介河南湖廣陝西四川四省山谷阨塞林箐蒙密
既多曠土又有草木可採掘而食自古爲逋流之地
國初鄧愈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天順中歲
飢民又徙入不能禁至成化元年亂乃生劉千斤挾
石和尚僭號改元遣尚書白圭討平之未幾餘孽李
鬍子又亂再遣項忠忠乃招諭捕發還鄉者百四十
萬編成者萬人然後擊殺李鬍子十二年流民復集
都御史李賓恐遂之生亂請因而撫定之使占籍以
實襄鄧戶口乃命副都原傑往籍流民得十一萬三
千戶遣歸者一萬六千餘願留者籍之改鄖縣爲郡
治以開府至今乃安高岱謂項忠之擴定乃一時之
功原傑之經略則百世之利

黎平府立於湖廣五開衛之中原爲犬牙相制之意雖
其壤接平溪然彝箐難行其路復出楚中既過沅州
則皆楚地復經黔陽會同靖州銅鼓四五百里方至
過他省而抵巴郡毋論窵遠如事體何又青衿子弟
由楚督學遙就試方入貢試院舊時貢院於黎平士
子有昭記如兩都監生例及乙酉遣京官主考硃卷
無識遂至一榜中黎平十人已占貴三之一貴士遂
閧然不欲黎士就貴試此於彝情士習官體文移均
屬未妥

施州保靖永順正當海內山川土宇之中反爲盤瓠種
類盤踞施州東抵巴東五百里西抵酉陽九百里南
抵安定硐北抵石柱司各七百里依梧鼠漸全省地
而永順東西南北咸徑六百里保靖東西亦五百里
南北半之其俗男不裹頭女衣花布親喪打葬就日
而埋疾病則擊銅鼓沙鑼以祀鬼神居常則漁獵腰
貫刀耕火種而食不識文字刻木爲契短裙椎髻常
帶刀弩爲威其人雜彝獠不可施以漢法故歷代止
羈縻之本朝龍以衛所土司有事調之則從征遠之

則不至南去爲辰州又南爲柳廣族皆其種俗未近
之黍漢所稱黔中之地然廣以南屢經征伐其人遂
分彝漢彝者統以土司漢者治以有司不若施永之
一槩羈縻也然雖漢人漢法之處其城市書衣服言
語皆華人而山谷間亦頗雜以猺俗不盡純也

楚中與川中均有採木之役實非楚蜀產也皆產於貴
竹深山大壑中耳貴竹乏有司開採故其役耑委楚
蜀兩省木非難而採難伐非難而出難木值百金採
之亦費百金值千金採之亦費千金上下山坂大淵

深坑根株既長轉動不易遇坑坎處必假他木抓搭
鷹架使與山平然後可出一木下山常損數命直至
水濱方了山中之事而採取之官風餐露宿日夕山
中或止一歲半年及其水行大木有神浮沈遲速多
有影響非尋常所可測

天生柟木似爲供殿庭楹棟之用凡木多囷輪盤屈枝
葉扶疏非杉柟不能樹樹皆直雖美杉亦皆下豐上
銳頂踵殊科惟柟木十數丈餘既高且直又其木下
不生枝止到木顚方散榦布葉如撑傘然根大二丈

則項亦二丈之亞上下相齊不甚大小故生時軀貌
雖惡最中大廈尺度之用非殿庭眞不足以盡其材
也其大者既備官家之採其小者土商用以開板造
船載負至吳中則折船板吳中折取以爲他物料力
堅理膩質輕性爽不澀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吳中
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柟又一種名鬭柏柟亦名豆瓣
柟剖削而水磨之片片花紋美者如畫其香特甚爇
之亦沈速之次又一種名瘿木徧地皆花如織錦然
多圓紋濃淡可挹香又過之此皆聚於辰州或云此
一柟也樹高根深入地丈餘其老根旋花則爲瘿木
其入地一節則爲豆瓣柟其在地上者則爲香柟

楚本澤國最稱多魚淮柟吳越之地未嘗非水鄉然未
若長沙武陵之間魚可以澤量者亦地產異也大江
上下則美鱘鰉然此魚雖佳而最醜惡如身長五尺
則鼻亦四尺餘惟鼻長故口在鼻下如在腰間魚蝦
遇觸避苦不得食每仰游開口接而食之今所造鮓
硬骨而適口者卽鼻肉也而鼻善觸稍觸之則徹骨
不禁而魚鼻長又善觸故遊必鼻向上尾向下又不

敢近岸畏崖石取者探其情極易得之此種爲江魚
可網不可畜其鬻種於吳越間者爲鰱魚最易畏然
不種子或云楚人來賣者先以油餅餌之令不誕也
細者如針千餘頭共一甌盛之在彼無不活者吳越
人接手中卽以漸死若隨接隨入池中又無不活者
入池當夾草魚養之草魚食草鰱則食草魚之矢鰱
食矢而近其尾則草魚畏癢而遊草遊鰱又隨覓之
凡魚遊則尾動定則否故鰱草兩相逐而易肥計然
爲十洲三島爲此故草魚亦食馬矢若池邊有馬廄
則不必飼草

楚南小記

吳省蘭 纂

楚南小記

吳省蘭纂 原名省欽 壯庭已見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華亭 張家鼒 調甫 校

氣候

長沙濱湘江屏嶽麓五六月間氣蒸溽陰濕氣熾溢極暖常物拭之欲流其寒燠亦朝夕不常賈傅以爲卑濕地洵然也岳州居長之北環臨洞庭疾風暴雨瞬息萬變西千里俄而雲收雨霽重離燭空則熟和之氣即覺

襲人不啻文所記冷燠之宜焉寶慶一府州皆濱湖氣候亦與岳相等衡州當衡山之陽山嵐變幻不可端倪總之燠多寒少自衡而永郴陽近豫章東安接南粵江華永明連嶺表山峻水險其氣遂成煙瘴商旅非習不行俗有鉛冶郴江華風永明雨之諺辰沅與滇黔相接炎辰寶以上溪峒相接夏炎秋爾其大較也所異于各府者層巒叠嶂風多霧多咫尺間或有不辨樹皆者矣

岳陽樓

岳陽樓制三層四簷其形如十字北面各二溜水滕宗諒建新范希文作記附于左其丹碑表簽額相四壁

岳陽二樓

岳陽二樓即華容縣城樓建于宋時明爲廨府改稱宴會之所八窗玲瓏江山在望亦勝景也

東武子墓

東武子墓在澧州東地名嶺渚又武昌亦有東武子墓

玉磬

嘉山之西有玉磬焉懸於巖石窟中擊之聲聞數里但取之不能出

雞兒冢

雞兒冢在永定縣南崇山峻嶺有巨墓土人咸以爲見

之爲不祥

周報王冢

永定縣南十五里又有報王冢周列小冢四十餘中一大冢封植頗高右丞詩雲煙荒雨自千秋夜臺空餘鳥雀愁周赧不辭亡國恨却憐孤墓近驩兜

秋田寺

邵陽縣西三十里秋田寺本唐詩人胡曾秋田祠改爲寺不知始于何代邑人車以遵記秋田先生官事高渤海不與於逆世爲邵人墓即在寺後有詠史詩百四十九首律詩若干首

細腰宮

述異記楚故宮有宮人草狀如金菊而甚芬花色紅翠阮織鶴詩高築金墉貯細腰年年歌管舞紅綃深宮爐燼無人見散作芳煙柳萬條今華容縣東有細腰宮故址

臥龍墨池

臥龍墨池在沅江縣西四十里烏龍寺內

甘泉寺

甘泉寺在武陵縣東六十里宋寇準過此題三十字云庚申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版示之征途

不暇吟咏但記年月

通惠寺

沅江東通惠寺內有古栢二株宋周化詩不雨山常潤無雲竹自陰

王昌齡墓

王昌齡墓在靖州西南百里龍里所

神禹碑

神禹碑在衡山縣岣嶁峯去地甚遠字皆蝌蚪文長五尺廣三尺三寸凡九行七十二字明楊慎釋文謂得于碧泉老人沈鎰澤文謂得之鄉人嘐授碑於嶽定中嘉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摹刻于麓門峽中一刻于岳麓書院右其在岣嶁峯者藏之云可以避火災楊釋文云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沈釋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安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蒸奔又楊所釋與十五

字又楊時喬釋曰承帝命謹翼爲援弼欽塗陸登鳥獸端鄉邑仔鐃流船晦歇運眠卽宿送冬夾岳麓殷所裂岙折跳罔墮邏往求出發華恒泰衡崙陲事貢懋柃挺禋鬱淵勢從南暴幅員節列界聯魍魅魑魎鑿熊狴郎瑛釋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降與磯鳥獸交行參身若流祁明發爾興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來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錫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盲竄舞永奔郎釋與慎異十七字時喬所釋僅同二十二字且以第三四五句作三字讀義殊別代遠年碑殘難辨所從姑備存之

楚南小記

城南十景

城南書院十景曰納湖書樓麗澤堂蒙軒卷雲亭月榭琮琤谷聽雨舫采菱舟南阜張栻朱子皆有詩

少陵和句

唐李節過耒江弔少陵詩云耒陽消口繫扁舟紅蓼洲頭宿白鷗半夜青燐千里客數聲寒雁一天秋強吟賜岸情如訴斗柄橫江勢若流惆悵杜陵老詩伯斷碑古木蔭荒邱焚之祠前夜夢少陵于沙堤和詩有若遇故鄉王永日便將清泪灑荒邱之句

東禪寺

桃源縣東東禪寺王新建有詩云江草遙連雲夢澤楚

雲長隔九疑山

黃帝鹽

衡山南嶽廟神樂有黃帝鹽全苑志云猶如詩歌中吟行曲引之類是也

楓花

明正德元年華容縣楓開花如蓮

竹實

康熙四年湘中竹結實如麥民取爲食釀酒味甘芳且清冽

易祖栻

易祖栻字張有湘鄉人由國子生直修書館性敏妙工書畫流傳禁中有

御題祖栻畫竹詩乾隆戊辰補南浦江主簿畫冊數幅

賜方物賚

命爲雨中山翠圖

紫荊臺

巴陵通湖岸紫荊臺一名紫溪臺有石高四尺名紫溪石昔有江東遇撫軍以鐵笛道之吹之無聲一日登白

鶴山吹于嶽州聞農山谷忽見兩女子出授以神藥口服此宿成水遷言畢不見蓋龍女也

劉謙光墓

唐開元末李林甫用事劉謙光與陳希烈等六侍郎相繼貶謫皆隱居臨江（今臨江縣屬州府）謙光居上雲建長慶寺修真寺在縣北九十里辛郎葬時六侍郎者徐安貞白琪李玄南陸經及陳與劉也今惟劉墓可攷

石屋

臨湘大雲山有石屋傳爲神人所造其制上覆下柱皆用石有殿有廳有門有廊背望江樓背巨石所成崖亦高廣歲久勢將傾敧士人恐壞之以棟用阻行道者一夕忽大風驟雨及旦端整如故屋內又有石曰石鼓之屬

浯溪

浯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上有中宮禪寺本元次山故宅

雙林寺

湘陰縣南五里雙林寺一名南泉寺雲幻山幽鳥鳴花笑極幽奇超絕之觀吾師東文胡先生九日遊雙林寺詩云春水寒透鐘聲寂秋月光斜梵宇圓蓋寺壁故有春水秋月四字也

捲旗花

湖賊楊么之爲岳忠武王破也兵皆散逸捲旗插野旁遍野生花盡作捲旗之狀因名捲旗花今澧州慈利等縣有之

褚河南洗筆池

褚河南洗筆池在臨湘縣宋時邑令趙必穠于池中得斷碑上刻褚湘潭偶題詩云遠山爲翠凝連欄漫閒花二月天遊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挂海棠前

寶露硯

帝時舜南巡時所遺聚係荷醫時丹邱國貢物

用盤甘露

鵝湖嶺

衡寧縣西二里許爲鵝湖嶺山勢自白竹峯迤邐而北又逆折而南岡巒秀麗其陰有池廣數十畝曰鵝湖王習隱從學張南軒歸立精舍于此

秦人三洞

雲陽山雲英洞或名秦人洞有赤松壇石井白煉丹竈多黄精茯苓偃霞峯多紅桑紫茄紫薇峯華英石石人長六尺髮七尺白蓮峯白鶴池池有白蓮千葉碧溪有紫菖蒲一根百節多白檟降真沸香白鹿青牛山雞尾

長七尺錦鷄如霜雪元豹猿猴之屬多在般若巖賈恭陵之異境也

石囷峯

石囷峯在嶽廟北有二圓石石室在焉

桂實

明嘉靖間湘潭有桂結實如蘋甘如棗人見數青衣女出入樹根以爲怪伐之

杜甫墓

杜甫墓諸說不一宋徐得記云舊序謂甫死葬耒陽縣北二里或謂甫死實葬耒陽始于杜道耒陽舊甫祠其墓在祠後邑有墓鄭有祠耒人所私而重也案恠焉頗尭云甫終耒陽墓葬之元和中其孫嗣業始改葬偃縣元微之爲志今攷微之作墓志但云子美旅殯岳陽及攷黃鶴作杜詩年譜云唐元宗幸蜀還詔求子美甚令樹土丸上曰死葬于此皆誤也元宗崩于寶應元年子美卒于大歷五年後元宗崩已十年豈有詔求之事再攷大歷四年子美有燈夾返潘岳之句耒陽之墳恐出于宗文者後世遂因牛酒之語從而附會之也又按元微之墓志云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柩之襄祔事于偃師途次于荊乞銘於余是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

平江縣志又云甫卒于潭岳之間旅殯岳陽長子宗文卒于耒陽次子宗武貧病不克葬命其嗣業啓甫柩祔事偃師則耒陽之墓　甫子宗文攷河南志偃師首陽有杜甫墓爲縣接壤偃師而甫子竟然耒陽類花之亂有由矣乃一統志云暫瘞詩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尚殘之但爲志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在耶竊謂詩當亦爲甫子宗文之殯葬舍之葬耶

守洲船

洞庭湖舟行冬日必有舟膠于洲落謂湖神出邀命其守洲頗多人移之不能動爲大慚頃侯吞間任其自流夜聞舟子轉鬨忽滿飛溢捫積如飛及曉視之水溯者故如是者爲踰歲舟移日必視船式作一小舟獻之于湖商賈自有倍利然江南人過此者較爲或云神異人也至今南人渡湖者必投剌焉

應聲蟲

明永州應員某得奇疾每言語腹中即有物作聲相應一日遇道人令讀本草藥名至藍其聲遂息因命即取藍按汁飲之嘔出肉塊人形而其病遂絕

善化縣城隍

善化城隍李愿生係山西安邑人雍正甲辰舉人於乾隆癸亥年揀發至楚南委署善化多善政方擬補實忽夜見廟中書役持冥牘相邀晨起述之自嗟不久人咸以爲誕適數日得微疾卒是日異香盈室空中聞呵殿聲隆隆入城廟

狒狒

臨武縣西山舊有獸長丈餘脚踵反向健走披髮好笑山海經謂之贛人即周成王時州靡國所獻者

食成堂

食成堂岳忠武王築以望楊么軍兵頃而成因即以名在華容縣西南四十五里

鐵笛仙

鐵笛仙三楚文獻錄隆慶己巳入澧往來市上操鐵笛長三尺負一瓢宿永興寺與宋海翁一瓢道人向雄澧蘭以詩唱和海翁詩工既行於世鐵笛詩有鐵笛亂來吟夜月不知身在羲皇時之句不畏作者一瓢道人畫龍亦署紙尾有青蛇藏寶劍鐵笛奔清風之句傳者詫以爲一人

迴瀾寺

道州迴瀾寺在州東東洲永州志云沱水南來瀟水西注㵎水并左右溪北出衆水匯于城南此洲獨泝流而上爲中流砥柱

蚺蛇

西陽雜俎云蚺蛇長丈餘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常食鹿消盡乃繞樹出骨蠢創時肪腴甚美或投以婦人衣則蟠而不起今永州以上間有之

打鬼場

楊誠明成化間知永州赴任途中忽有永州太守來拜詢其故曰是新除且曰吝行其事無相妨也楊甚惑之然心知其爲城隍比抵郡則其舟亦至彼此相拜如初書役不之見也後每行香則神先于儀門候屬亦莫之覺也一日見廟下縛人懸一足問之神言罪三十守之領也獲罪冥天命譴之吾非敢擅問可解否曰燒解究結經千卷可也楊以告羅從之即愈人號打鬼場

都梁香

古詩博山爐中百合香鬱金蘇合及都梁都梁即蘭草生都梁縣今寶慶府武岡州山水中形似藿香

有庳墟

有庳墟在道州北道旁古碑猶古封有鼻氏之墓即象所封地也

翁氏兄弟尋親

餘姚翁運槐運標康熙間父大環攜眷將往滇粵舟泊荊賜忽失所在是時運槐兄弟皆幼母鄔日持二子泣其伯姊猶記大環新塘站詩有霜濃古寺鐘聲後一點空明透佛燈之句甚疑寒江夜泊登岸覓死於是運槐年十三攜老僕往粵中求之不得以疾歸雍正癸卯運標成進士復與兄尋舊道求之且榜其尋親事於舟船而老人鄭海還留江干告以菲處初大環自沉于河舊二日海還兄海生亦溺其處沙洲而死於敗葦中見大環屍取而瘞之至是海還發其所封識篇一具走其家驗之得實距大環死已二十餘年矣運槐兄弟慟而三月始扶櫬歸浙後運標知武陵縣邑人建啓榆亭于洲之白沙洲

蕉葉石

寧陵縣東儀蓍墨池畔有蕉葉石形似蕉葉紋徵于然

龍門洞

龍門洞在武陵縣梁山北龍之七坵村上有龍王廟用軟梯以下約四丈餘始得路巖石崎嶔中有石柱入穢前爲石室顏曰觀音堂其大士遺像皆水液滴成後有龍床鱗爪宛如刻畫半里許小門一坪石上有小田七坵以水之盈涸占歲之豐歉此七坵所由名也又里許

前後石門下爲龍潭幽深莫測投以石潺潺然如鐘聲門小不能入止伸手門內取水禱雨輒應俗傳水與桂山白龍相通劉崑得有龍門洞禱雨歌明常德知府楊宜親詣其處知縣應能祈禱有驗
國朝知縣翁運標亦嘗祈禱皆有驗邑人作歌頌之

鐘鼓洞

辰谿縣南龜山下有鐘鼓洞深里許有二石扣之作鐘鼓聲

九澧

澧水有九九灣澧溇渫黃茅渫道溫澧也

醽醁泉

泉出興寧縣西一名官酒泉造酒經久不敗稱千日酒

王之鈇湘陰竹枝詞

王之鈇字朗川湘陰人康熙時諸生著述頗多有湘陰竹枝詞八首存之可備土風茲錄四首于左黃陵山上落日斜黃陵山下水悲嗟半竿湘竹斑斑淚多少行人不忍看春日晴和天蔚藍遊絲嫋嫋拂烟嵐閨中少婦呆豪去學飼吳王八繭蠶五月五日天氣清遊人多上王鉤行兒童個個佩香草道是靈均葬下邊沅湘南下水如湯五兩輕風送野檣磊石山前休泊過艤舟且祭洞庭王

魚政

湖南全省有官潭五澧州二石門一湘陰二每年十月初旬即行封禁禁後居民不得擅取至十一月間擇期開潭先一日州縣官率僚屬駕綵船前往潭上亦設官廠然後命守潭卒至夜半鳴金令取魚漁舟千百水面如流星飛箭歡歌鼎沸掀眾之聲讙譟俄而朝暾映水霞彩飛騰上下相函發越無際漁人或歌或笑俛仰自如從徐熙吳道子寫生手不能書是工也至晝閒鳴金而止聚而分魚大者入官小者給漁戶謂之分紅至十懸旗而出方取之時客舟不得停泊欄舞弊也列樹為界入民潭者漁戶有罰禁侵漁也其略如此二潭三潭亦然

三十六灣水

三十六灣水即門還口在湘陰縣南至門還口乃分一派東流為三十六折一派北流由陵子口出滙入洞庭國朝施閏章詩湘水行來轉幾頻回波蕩漾送殘春低頭錯認鄉園水欲喚吳儂渡口人

猪迷

九嶷山娥皇峯下至今日猶有孳育行路者或取小猪

去郎迷不得路必反之然後獲歸道

黑韃事略

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

移剌楚材即野律楚材・其湛然居士自稱移剌・元史百四十六有傳・粘合重山・元史百四十六有傳・鎮海・西遊北云姓田山・宣使劉仲祿如爲錄海相公・元史百二十有傳・

黑韃事略

宋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

黑韃之國。（即北單于。）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所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解。（立爲僞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曰合剌直。其相四人。曰按只解。（黑韃人。有謀而能斷。）曰移剌楚材。（字晉卿。契丹人。或稱中書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稱將軍。）共理漢事。曰鎮海。四人專理回回國事。

霆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爲矣。粘合重山隨屈朮僞太子南侵。次年。屈朮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復爲之助。移剌及鎮海自號爲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爾。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餘里。）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天山縣八十里。）則西望平曠無際。天間有達。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案此稱官山者・蓋即他日桓州之龍山・以前未有此名・元史本紀・太宗・四年四月避暑官山・

按漢紀南・北羊・今必謂羖羅頭・此云骨律即羖䍽二字・

窩裹陀即斡耳朵・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驚蟄無雷。）四月八月常雪。風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無焉。

其畜牛犬馬羊橐駝。胡羊則毛氄而扇尾。漢羊則曰骨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峯者。無峯者。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甚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即氈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王日徙帳以從獵。凡僞官屬從行。日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上室可坐可臥。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飲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僞扈衛。及僞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裹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僞嬪妃與聚落群起。獨曰大窩裹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年遷。

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製即是草地大氈帳。上下用氈爲衣。中間用柳編爲窗眼透明。用千餘索拽住。閾與柱皆以金裹。故名。可容數百人。韃主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次第而坐。如构欄然。

金史中都路大興府昌平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又撫州柔遠縣有查剌

穹廬有二樣。燕京之製用柳木爲骨。止如南方罘罳。可以卷舒。而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爲衣。馬上可載。草地之製。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挽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黃鼠。曰頑羊。（其脊骨可爲杓。）曰黃羊。（其背黃。尾如扇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之魚。（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爲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臠而先食。然後食人。

霆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食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甲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酌而飲乙。乙又未飲而飲丁。如丙禮。乙纔飲訖。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醆。本以防毒。後習以爲常。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千里。入草地。曰界里濼。其水沃而夜成鹽。客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水白于雪。其子牙。其底平如斗。故名斗

按故姑。蒙古冠名也。蒙韃備錄作顧姑。元丘處機西遊記作[illegible]

[illegible]

韃。蓋韃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鹻。其草宜馬。

其爨草炭。（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插木以為表。維以毳索。繫以氈羽。猶漢兎罝之智。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擒獲焉。

霆見行下韃戶取毛索及氈。亦頗以為苦。遂沿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鬃。叩之。則曰。以為索網之用。寫裏陀為打獵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頂故姑。

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婦女美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氈毳革。新以紵絲金線。色用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霆嘗考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人為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間密密打作細摺。不記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耳。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謂之腰線。蓋馬上腰圍緊束突出。采艷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借聲。譯而通之。謂之通事。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心有所疑。則改之。

霆見其自上至下。則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輩自稱為中書相公。若王楫則自稱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揖。左跪以為拜。

霆見其交抱即是厮摟。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鼠兒年之類。）今用六甲輪流。（如曰甲子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女真教之。若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只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為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按耶律楚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鬚髯極黑。垂至膝。常綰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弦之前。下弦之後。皆其所忌。）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板。如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則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則有二十個字母。其餘只就偏傍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卻又于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文字曡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主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僞曾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得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霆嘗考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師用軍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卻與其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不決而去。

鎮海傳在元史一百二十。

元史太宗本紀。二年秋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人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必占。占不再四而已。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燒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即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為之事。則曰天教凭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着。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於民無不然。

其賦斂。差發。數馬而乳。宰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回回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之數。）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綱。合

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斂者.不可勝言.

霆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嬭爲差發.蓋韃人分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爲各地分釀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爲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乞兒行.亦銀作差發.燕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斂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僞太子僞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行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貿遷.或托夜偷而責償於民.

[illegible]

霆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自轉貸與人.或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紵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爲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却遠遠車界.纔有人觸著.即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會諸國言語.眞是了得.

其官稱.或贊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諸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爲何也.韃人止有虎頭金牌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隨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尙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賤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劚地.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拾遺者.履閾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吉.輸.蠡簾而外者.責其心.保韃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遺火者.盡誅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孟珙蒙韃備錄曰·[illegible]雷·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元史兵志·拔突[illegible]無敵也·[illegible]此略之八都魯·對[illegible]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爲當然.而不敢以爲功.其相與以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觧.(觧者不好之謂.)故其國平時無賞.惟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緞.陷城則縱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不殺則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死士.)或三次.然後免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貲之半.

霆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射.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飆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鞦而已.

其步射.則八字脚步闊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札.

元史兵志·典車者曰兀剌赤·主馬者曰莫倫赤·牧羊者曰火你赤·與此[illegible]

霆見韃粗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拭.使用羊毛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尺.闊一尺.者婆徑扶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草始肥.牡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耳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鍥薄而怯石者.葉以鐵.或以板.謂之腳澀.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霆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歸.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控之.執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膘落.而日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吃水草.蓋辛苦中吃水草.成膘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多病也.其牡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剌馬種.外餘者都扇了.所以不無強壯也.移剌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騍馬.不入扇馬隊.扇馬騍馬各自爲羣隊也.馬多是四五百匹爲羣隊.只兩兀剌赤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列於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來.飲足而去.次日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遠揮鐵撾.俯首駐足.無敢

亂。最爲整齊。其騍羣。每移剌馬一疋。管騍羣五六十疋。騍馬出羣。移剌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剌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剌馬必咬踢之使去。摯而有別。尤爲可觀。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竪而後平。故折旋而不傷韃。鐙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鐙以革。故手柔而不滑。濾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斷爛。闊不踰一寸。長不逮四緦。故立馬轉身極順。

其軍。卽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謂之一科。（一科由切。卽一隊之謂。）武會健奴。自鳩爲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曩攻河西女眞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騎一馬。又有五六疋或三四疋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一二疋。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革六重。）有頑羊角弓。（角面連靶。通長三尺。）有響箭。（卽鳴鏑也。）有駞骨箭。有批針。剡木以爲栝。落鵰以爲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便而犀利。靶小而偏。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刃板如鑿。故着物不滑。可穿重札。有防牌。以革編絛。否則以柳。闊三十寸。而長則倍於闊之半。有團牌。時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爲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有拐子木牌。爲攻城避砲之具。每大會頭項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偃。凡遇督戰。纔舒即卷。攻城則有砲。砲有棚。棚有網索以爲挽索者之蔽。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其長技弓矢爲第一。環刀次之。

霆嘗考之。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爲鞍。橋以羊皮。鐙亦剜木爲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泲馬。（手捻其乳曰泲。）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夜則聚之以泲。貯以革器。澒洞數宿。微酸。始可飲。謂之馬嬭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於敵是也。

霆嘗見其日中泲馬嬭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與夜。泲之之法。先令駒子啜教乳路來卽趕了駒子。人卽用手泲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嬭。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嬭。蓋清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多則氣清。清則不羶。只此一處得飲。他處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汁。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貢來。

其行軍。常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敵兵。某所糧草。皆責辨哨馬回報。如大勢軍馬併力蝟集。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霆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哨馬星散擺佈。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者。分番警也。（惟前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席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卽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曰表。傳木刻以代夜邏。（卽漢軍傳箭法。）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其火謂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霆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要審觀左右營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不撓。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盬百里。推堅陷陣。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爲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雷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爲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烟而知其所戰。宜極寒而無營。則磨石而禱天。

霆見韃人行軍。只是一個不覩。是蠻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吃虧。是膽愈壯而愈無敵也。韃人糧食因只是車馬隨行。不用運餉。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吃。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審地勢。察敵情僞。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輕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衝。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爲佈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擣。此計之外。或臂團牌下馬步射。一步中鏑。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馬攪地。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

[illegible]

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既久必絕食。或乏薪木。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待其兵寡。然後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地。疑兵衆。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縱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其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散迸追之不及。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忒沒真。（即成吉思。死後。其軍馬兀窟解之母合自領之。）僞大太子拙職。（已殺死了。）僞二太子茶合解。（見出戍回回。）僞三太子兀窟解。（即今韃主。）僞四太子駝欒。（自河南歸病死。以上四人並忒沒真子。）忒沒哥窩真。（或呼為窩陳。又呼為皇大王。忒沒真弟。）按只解。（忒沒真之姪。兀窟解之弟。）撥都馬。（忒沒真之婿。）白撕馬。（一名白撕卜。即白韃僞太子。忒沒真婿。僞公主阿剌罕之前夫。）暮花里國王。（黑韃人。乃傳窩之父。蘇剌溫之祖也。）紇忒郡王。（黑韃人。）燕夫人。（契丹人。傳齊撥拜戶殿直。）阿海。（契丹人。元在燕京府。）禿花。（即阿海之弟。元在宣德府。）明安。（契丹人。今行省者咸搭。燕京大哥卜其子也。）劉伯林。（漢人中第一萬戶。）兵數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知其幾。老者宿將死者過半。雖與京膠交兵。今關河之間。如速不解。忒沒解。忒塔察爾。（今名倴盞。）按察爾。却尚無恙。然戰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乏。

[illegible]

霆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韃人少髯。故多必貴也。霆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帳外射宮。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射畢。即入金帳。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回。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八人。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之數。萬戶四人。如嚴實之在鄆州。（今東平府是也。）則有山東之兵。史天澤（即史三。）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之在滿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林之子。）之在天城。（西京屬地。）則有燕薊山後之兵。他雖有領衆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數之多。事力之強也。如遼東河西回回諸國之又在漢萬戶之外。

霆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少畜產。盡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皆韃人調往征回回國。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歲。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稱勝兵。回回諸種。盡已臣服。獨此一種回回。正在西州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里。出產甚富。地暖。產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殘虜諸國。已破而無事者。東南曰韃金虜。（女真。）西北曰奈蠻。（或曰乃蠻。）曰烏鴿。曰速里。曰撒里

[illegible]

韃。白枕里。（回回國名。）正北曰達塔。（即元塔塔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大金國。）厥相王賢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子。（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攣。而乳有毛。走可及奔。女子佚麗。韃攻之而不能勝。）西南曰斛速益律子。（水韃靼也。）曰木波。（西番部族。不立君。）西北曰克鼻梢。（回回國。即回紇之種。）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沒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且把殘金絕後。然後理會。癸巳年。茶合解皆為太子所劫。曰瀝瑪。（黑回回國。其地不雨。盡水以為國。）正北曰辣吸給。（黑契丹。一名契丹。名大丹。即大石林國。）一或削其國。或俘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靼、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梢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憂。此韃人所必爭者。

霆見王檝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成吉思滅其國。先𢧐國師。國師者。比丘僧也。其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解含哀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滅金。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們只恃着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illegible]

其從軍而死也。駝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囊而瘞之。

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其主屍首以歸。則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子畜產。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闊餘三十里。）邏騎以為衛。

霆見忒沒真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斯。即死葬於斯。未知果否。

黑韃事略終

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敘其土風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大遼絕。遂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書於下方。然此亦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長孺書。

是編為故太史王忱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君借錄。近日苦短。繼之燒燭。始訖。同志者當諒余苦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夢道人姚咨識于春秋館之聚錄軒。

黑韃事略一卷。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證。霆南宋理宗時人。嘗奉使蒙古歸。而編其土俗人情。據其自跋。尚有北征日記一書。今已久佚。卽此書亦爲藏書家所罕有矣。姚咨跋稱嘉靖丁巳鈔自太史王懋中家。光緒庚寅見於廠肆。亟收之。以塈物聚之好云。順德李文田記。

丁酉正月。鐵甫弟得鈔本於廠肆。余愛其敍事詳實。命書傭萑浦錄副藏之。此書惟述古堂持靜齋二目著錄。他不多見。誠祕笈也。太初記。

右書自元以來展轉傳抄。罕見刻本。明人好搜輯古今逸乘。攷書家叢目。亦未著錄。唯吳縣曹中翰注蒙韃備錄。徵引十餘條。未知所據何本。就其所引者兩相校對。各有脫誤。曹注沒去彭大雅之名。竟以此書爲徐霆所著。度其所見。亦非校刻精本可知。此本爲熙太初祭酒家故物。祭酒殉難後。予游廠市得之。其李侍郎所跋原書。則不知流落何所。侍郎攻西北輿地學最專。書眉評語考證精博。足與徐疏互相發明。疑卽侍郎之筆。存而不削。異時當與元祕史西游錄注並傳。末附校勘記。多係以意懸度。不敢徑改。用存古書之舊。讀者審之。光緒戊申秋九月。新昌胡思敬跋。

校勘記

第一葉第四行。今者當作今主。 六行。按尺解。當從下文作按只解。 七行。鎮海下四人二字。涉上文而衍。 八行。已不爲下。當有相字。 十一行。天閒有違句。玩徐疏。當作沙閒有石。

第二葉第五行。無有峯句。當作有無峯者。 第七行。永草當作水草。 又眉批第二行。洪然居士下當有集字。 第十一行。故名二字。疑涉注文而衍。 十四行。掣當作制。

第三葉第一行。襄字疑當作裹。 十行。飲下食字當刪。蓋上節紀食。此節紀飲。 十四行。見韃人所四字複見當刪。

第四葉第一行。焉字疑是馬字之譌。 四行。智字疑是制字之譌。 十四行。本字疑衍。

第五葉第十二行。支辰二字。曹元忠注蒙韃備錄所引本作交辰。

第六葉第二行。官字疑是冠字之譌。俟攷。 八行。立下疑脫國字。 十行。回回字下當據省注本補云字。 十一行。互相檢柅。柅卽防止之義。見周易。眉批謂是攝字或括字之誤。非也。

第七葉第六行。人予當從曹注本作天予。　七行。而已當作不已。

第八葉第一行。數字疑是敵字傳寫之譌。

第九葉第二行。車字誤。　四行。贊字當從曹注本作僭。　七行。虎頭金牌下。據曹注本有平金牌平四字。　十二行。吉軸二字。疑有脫誤。

第十葉第二行。以字疑衍。　十三行。不持抹秋而已句。疑有脫誤。

第十一葉第七行。出戰下脫好馬二字。歸字衍。當從曹注本刪補。　八行。執當作熱。　九行。成體。據曹注本當作不成體。

第十二葉第十行。針下當從曹注本補箭字。　第十一行。鵬當作鵰。　十三行。時字疑誤。

第十三葉第四行。橫字下當據曹注本補執字。　五行。減下虜字疑涉下文而衍。

第十四葉第十三行。裹字疑當作褰。摧誤推。　第十四行。四五二字。疑涉上文而衍。

第十五葉第六行。因下疑脫敵字。　七行。甚當作其。　十一行。與後當作前後。　十三行。鎬或見三字疑有脫誤。

第十六葉第二行。兵寨下然後二字。疑涉上文而衍。　第四行。城字疑是戰字之譌。　五行。四下疑脫路字。　七行。小注令字疑衍。　八行。小注卽令當作卽今。　又眉批第八行。蒙哥下。卽世祖皇帝忽必烈八字皆衍文。　十三行。祕下脫吏字。　二十行。有傳下兀窟解云云共十八字。涉上條而衍當刪。　又眉批第十四行。於忠濟三字疑誤。　十六行。至元下有脫字。

第十七葉第二行。據曹注本。胡而下脫黑字。故下脫胡字。當補。　八行。諸國之三字下疑脫兵字。　又眉批第二十四行。天城當從遼史改作天成。西當作析。　二十五行。京下脫北字。

第十八葉第二行。年餘九十當作年九十餘。　三行。回訖當作回紇。　十一行。金字疑當作均。以聲音相近而譌。浮字疑當作汝。以偏旁相同而譌。　六行。元祕史作蔑里乞。誤疑。八行。其將疑是叛將之譌。　十二行。兒干下三字。復見當刪。　二十七行。辣上吸字衍。

第十九葉第八行。遂下當補以字。此亦下疑脫粗字。　十一行。衷誤哀。　又眉批第十七行。此所下脫韻字。　二十行。鞏上脫起字。　三十一行。嘉熙下當據元字。

西北域記

撰人未詳

西北域記

大青山之南。曰歸化城。城南三十里。曰黑河。河水西流。其東北五里。望之如山者。曰青塚。卽昭君墓。墓前有祠。今廢。天祿辟邪及旛簃猶存。八月間。塞草皆白。相傳塚草不白。土人又云。冢日三變。辰如峰。午如鐘。酉如堆。此說未知果否。

自歸化城西北行。至杭嵩山。所歷皆蒙古部落喇嘛。東至烏朱穆秦。西至大流沙。橫亘數千里。渡且洞。曰瀚海。卽沙漠。俗名鍋底。其北有地曰烏業烏蘇。多諸色寶石。

由烏業烏蘇行五日。度沙嶺。嶺低而聳。沙細且淨。亦日行天。星光刺目。

沙嶺南有高山。名雪山。草木不生。禽獸不居。六月中。冷氣侵裘褐。然多蚊。比高郵豹脚尤大。人馬咸畏之。

雪山之下有鹽池。産桃花色鹽。名曰紅鹽池。

陀羅海在杭嵩山之西北。其地鄰喀爾喀。近黑道。故極寒。七月雪。五月釋。然高山亦有六月不釋者。

俄羅斯一名羅刹。古丁零國也。其幅員東至朝鮮。南至喀爾喀。西至荷蘭北至海。

喀爾喀西北曰烏蘭海。

喀爾喀之北境。與俄羅斯界。有銀山。

由杭嵩西南行。踰瀚海。至火山。（山高，火由五月行人少。）山之北。塞南卽古車師高昌地。今名土魯番。四山環之。地氣

極暖。

青海一名西海。周迴約千里。

由青海西南行。遙望一雪山。巍巍皚皚。卽禹貢所謂積石也。而人皆呼爲崑崙。誤也。蓋其誤自元都實始。

自星宿海泝游而下。匯爲查靈鄂靈二海。散爲八九派。其流浸黃。復會爲一河。而環積石之三面以入中國。八九派。卽析支也。地志以河曲爲析支。亦誤。

渡析支泝洄而上。四山中有沮洳場約二百餘里。泉汎濫不可計。由星宿海渡通天河。西南行。有河。不甚深廣。策馬可渡。水黝然如墨汁。土人呼喀喇烏蘇。喀喇者。狄鞮言黑也。烏蘇者。狄鞮言水也。其源出西藏之喀喇池。入潞江。至緬甸入海。

渡黑水。行十餘日。至達賴喇嘛所居。曰烏斯藏。唐吐蕃國都也。大招門外。劉元鼎會盟碑在焉。

烏斯藏西南二千里。有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巔。清泉百道。奔涌爭流。自巔之麓。既見又伏。四面如獅如象如馬。如禽如人。西北走喀齊。西南走天竺。東北走陝甘。東南走川滇。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峯。爲鼻祖。此卽崑崙也。然廣袤不二百里。高才五百丈。奇稱萬餘里及數千里者。臆說也。

至於五城十二樓之說。益妄矣。

蒙古歸化城至杭嵩山。其部落曰土默特。曰吳喇忒。曰毛明安。曰推河。曰喀爾喀通代。薪氈爲屋。夏秋酪漿。冬春羶肉。未六十者齒脫。男女頤凸顴。不澈沐。不澣。夏狐帽而羊裘。女冠首而跣足。奉喇嘛以爲活佛。以其能知前身也。何以濟。延喇嘛。左心腸脾胃腎。右大腸肝膽命門脈訣也。黃連大黃訶子合爲散藥料也。何以葬。奉其稱裾（稱音紹，裾音韋，鬼馬服也。）鬼馬之屬。請命於喇嘛。其法有三。一石壓。一薪化。一禽啖。鷹犬飽煎研豐爲寸浮屠供奉之。

有正賦。無雜賦。十人賦一狼。無以二羊代。三人賦一虎。無以二牛代。獵二賦一。獵三賦二。無刑。罰之以畜。盜一罰九。殺人如之。然犯者頗少。

其俗無客主。客發幕。輒走乞飧食。（飧食，不辭也。）坐而飴。（飴音怡。目視不移也。）牌狙。脯囟（音鹵。取物歸藏。）。亂取羸與之。乃去。客至其幕。縱入嬰且啖。夜宿鏈匹前。乇代牧失僧。

考酪之屬。質與精氣俱存曰酪。酪之精曰酥。酥之精曰醍醐。精去而氣與質猶存。熟而茗之曰酪。生而存之曰醲。（音儂。濁深也。）醲取其氣曰㿫（音染。乳浮也。）。氣去而質獨存曰睒（音閒。取酪也。）。醯（音歷。酪滓也。）。圂子酒。穀穀（音搆。乳汁也。）。挏（音動。以乳爲酒。撞動乃成也。）。釀而蒸之曰阿勒。氣甚。阿勒氣解取斗曰阿勒旃。斗取升曰科勒旃。升取合曰波羅速喇蘇。一名哈利。以次厚合又取龠則作敵解矣。其名曰賒勒旃。一名窖是。其醲與冶同。冶鍊形骸鍊氣。以至多爲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

瀚海石。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臘金。中虛而外朗。起朒紋。（朒音擘。手折紋也。）又有如梅如桃如山茶石榴子牡丹牙。或曰。此卽馬肝石所孕也。剖而出之。痴不似。告者曰。此初剖也。日炙、風掃、雨澀、霜雪侵剝落盡。則光璀燦矣。

菸菸音煙水上風吹貌。

塞北無百年之木。木之堅且材者曰查克產惟河。似柳絲而不垂。耐霜雪。灼爲炭。置鑪寸盤中。數日始燼。治產雖亦治心痛。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

犎似駝。（犎音封。野牛也。）駏似馬。驉（音虛。）似騾。似而非。不可乘也。然可食。菟葵似葵。燕麥似麥。莠似稷。稗似稻。似而非。食之雖不養人。亦不殺人。羽族似鴈者鴇。一足。介族似鼈蟹者曰賁。曰能。能三足。似而非。食之殺人。塞北有草似胡荽者曰走馬芹。色微白。食之殺人。

杭靄山產菜。名蝎子菜。荊莖艾葉。葉莖皆刺手。不可觸。少陵所謂其毒甚蜂蠆者。即此。然鎌以采之。沸湯以沐之。甘且滑。可茹。閩粵之斷腸草。人欲攝之。即動。若相招者。噫。招我者。戕我者也。不可觸者。猶可茹也。

喀爾喀黍亦不生。惟青稞生之。似大麥。稃厚。中國人種以飼畜。

喀爾喀亦屯以養兵。鵌（音徒。）鼵（音突。）禹貢鳥鼠同穴。鳥在外。鼵居內。異類爲雌雄。過之信然。

杭靄山之北。陀羅海之東。二百餘里鼠國也。衆族穴居。穴之中有扉有樞。穴之外有徑有路。高原平地。盡布星羅。馬行數步。蹄輒陷。塞外向無貓。雖間或有之。而食牛羊肉。慣嗅肉則趨。見鼠即避。

麈（音主。）似麂而大。前昂後低。多力。毛多而長。爲裘甚暖。角匾而厚。爲決甚良。人利其皮角。躍馬彎弓。逐而殺之。（麈產去辟。不穢而綿。）

鰻同蹤鮰音迴。江豚也。蠪音龍。亦蚍蜉也。又獸名蠪蛭。其狀如狐。九尾九首。虎爪。如嬰兒食人。

杭靄之東有獸如犺牛者。（犺音閌。水牛也。）名曰羱。（音元。）盤角羊也。俗名曰盤羊。走陂陀。蹄嘗岸。上易而下難。角雖大。有觸之具。而無觸之能。

烏蘭海亦產貂。不如俄羅斯良。穴土食松子。夏毨（音蘚。毛落也。）而冬毧。及其毧取之。取之法有三。犬。弶（[illegible]）。窩。傳人裸臥雪中。貂就而溫之。人因撲而殺之。其說妄也。

播雪大於貂。狨（音戎。獸也。）毛白毫長。光澤之價亦減。人多製爲冠領袖。以其似貂也。

裘之美而亞於貂者。曰舍猁猻。一名天鼠。大曰馬舍猁。小曰羊舍猁。罷（鈹上聲。皮厚貌。）而毳。（音萃。毛多也。）毛黇（音天。白色。）黃而外黦。（音酢。毛色斑也。）問其價。曰貂之半。問其輕暖。曰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由此觀之。兩相苒也。（苒音冉。茸也。）

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踡曰沙狐。沙狐腋曰天馬皮。領曰烏雲豹。其曰金錢豹者。西產也。俄羅斯產者五。毧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騮（音溜。黃黑毛也。）而腋黑曰倭刀。又其次身黲（音慘。色也。）黃而腋青曰火狐。此外又有白狐灰狐。土人曰是儛。（音宜。擊也。）狐儛者年老。作妖。作冠。枯髗。衣槲葉。幻人形。爲害甚大。又曰。老而妖者名狴狐。亦名靈狐。似猫而黑。蓋別一種云。

俄羅斯皮氄（音冗。細毛。）毛之屬。有灰鼠。即鼲（音魂。即淮南子所謂鼲鼠也。）也。銀鼠。即鼬（音猶。一曰鼪鼠。或曰鼠婦。鼠底虫。）也。價鼲倍鼲。鼬倍蓰。然羔一裘可十年。鼲一年則氄。（音蕊。）鼬數年則黃。好花易蘼。不如庭草之長荷也。縹瓷易壞。（音閒。未離之瓶。破而不）不如鐵鑊（音鑊。也。）鐵壙之長存也。（壙音瀏。瓦器。舜陶飯之器。）

雪蓮產積雪中。一莖並蒂。浸酒色碧。性熱。人稱其功同仙茅枸杞。而不知其乃礦石鵝毛也。蝦蟆尤甚。

羌地產草名醉馬草。馬食之。輒作駿躍狀。有至死者。灌以醯或淅水。始蘇。醒則見此草不復齧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譯語

岷峨山人

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睪聲越裳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爲語吾語聲也

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止曰韃靼俗曰達子又惡其貪殘曰賊曰虜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盛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稱號曰元我　皇明膺籙受圖逐還朔漠一傳愛猷識里達臘再傳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弒其部屬皆分散來附洪武中　天兵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　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正統初偕遣使朝貢歲以爲常　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　德入寇歸而自相篡弒　朝廷因而絕之

其風俗匈奴志謂其隨水草畜牧無居君行則車爲室止則氈爲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貴壯賤老其坐長左而面北其送死有棺槨而無封樹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烏桓志謂其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也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後始遣媒送馬騾牛羊以爲娉其父子男女相對踞蹲兒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或燒地卧其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俗貴兵死斂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燒而送之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突厥志謂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印封之以爲信有死者停屍於帳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花葉榮茂始坎而瘞之契丹志謂其俗異於諸胡者父母死而悲哭者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之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中最甚頃漢番人有歸降者譯得其語曰今則不盡然矣行則無車食兼黍穀衣雜縑布富者至被錦繡以掠或易得之其坐自君長外無復倫次其送死亦無棺槨惟以氈裹其屍瘞之中野殺馬踐其上其嫁娶男至女家爲婚或周歲或產子而始歸有病則召師巫禱鬼神以祈福死即舉哭而瘞之其徵發兵馬則遣使約會無金鏃蠟印之說以虜酋各相雄長故也

其山川曰陰山一統志云在韃靼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產禽獸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後武帝奪其地匈奴入寇無所隱蔽過此未嘗不哭曰狼居胥山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七萬餘乃封此山而還曰寘顏山霍去病以輕騎追虜至此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月燒其餘粟以歸曰浚稽山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漢將李陵以步卒五千擊虜至此營于兩山間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轉戰敗之虜還走山上漢軍追殺虜數千餘曰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出塞兵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遂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匈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曰金微山去塞五千餘里竇憲遣兵大破匈奴於此自漢出師未嘗至此曰都斤山突厥可汗常處於此其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無草樹謂勃登疑黎猶華言地神也曰不峏罕山斡難河源出於此昔有蒼白狼遇慘白鹿於此山生子名巴塔赤罕後爲蒙古部即元氏之祖曰迭里溫孛吝山近斡難河即元太祖鐵木真生處曰撒撒兒山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自元者河追至此山下大破之曰會胡山洪武中　王師嘗會胡寇乃兒不花於此因名永樂初　車駕北征至此製銘勒石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

胡塵未清沙漠曰白雲山永樂初六軍營于此時四山雲氣潔白如練因　賜今名曰蒼山一名蒼山峽永樂初駐蹕於此曰沙嶺永樂中駐蹕於此曰凌霄峯永樂初　車駕登絕頂望漠北顧侍臣曰元盛時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胡虜勢衰弱若此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曰立馬峯永樂初　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是峯之石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曰斑朱尼河元太祖初起兵至此河水方渾飲之以誓衆曰他日當記會同此艱難曰飲馬河舊名臚朐河永樂初駐蹕於此　賜今名傍有殺胡城乃清遠候王友統守營兵所築曰玄冥河即斡難河元太祖興於此永樂中　賜今名時追虜至此大敗之虜酋本雅失里窮蹙以十騎遁去曰清塵河舊名古兒札河永樂中駐蹕於此改今名曰闊闊納浯兒海元太祖爲諸部推戴僭稱帝於此曰蒙山海在遠兒温都兒之地其水清冽永樂中駐蹕於此曰他人水突厥可汗常以仲夏集此拜祭天地曰神應泉地名清水源永樂中駐蹕於此去營三里許平地湧泉高數尺味甘冽士馬飲之不竭因　賜今名曰清流泉永樂初駐蹕於此製銘勒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曰輿和永樂初　車駕至此謂近臣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若屏閾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曰封王地今名鳳凰　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曰沙城四望空闊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有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聲欸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關

蹊迴翔於水次曰鳴鑾戍此處多鹿蚍角東北曰大白顏山頗高西北曰小伯顏山迤邐綿亘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壘上即凌霄峯但乏水由此東北可達開平此處即仰觀北斗山下漸平曠沙中多豁鼠穴馬行其上時爲所陷或掘井得沙黃俘蒸粟白如截肪黑聲純漆青擬凝黛亦奇異也稍東曰鞏驤山山形盤紆髣髴隆崇崋峯絕頂皆石下有清泉一泓泉傍多花卉春夏則吐葩颺紫布葉垂陰殊可珍玩但人烟闃寂荒墳遺址縱橫豺虎之跡爾東南有谷東北有峽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皆石巉岩峭拔有小石數大石高低參錯眞天巧也自輿和紅橋大石鎮至此無寸木但重莽而已惟此石壁間生一孤栢枝幹蓬勃偃如飛蓋亦可喜也曰五雲關即哈剌罕山亦險阻其下有大川東北山下有泉潺潺流入川中過此多山澗曰錦水磧一曰錦雲磧曰璟瓊圃自此皆沙坨漸見榆林鳥鳶曰歷虜川自此多鹼水色味俱惡不堪炊爨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因西河相交故名水多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唐盧照鄰云交河使漸稀駱賓王云交河浮絕塞即此此處極目可睇盼千里曰金剛阜曰小井泉曰大井泉泉傍有海子水甚清但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虜謂鴛鴦海子疑即所謂鴛鴦濼也曰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清水源亦出鹽但色或有青者虜每取食以斧斫成塊中鑿一孔引繩而貫之攜之以行無俟煎熬也曰屯雲谷地無水曰玉雪岡岡之外遙見一山極長一峯獨危特立如拱揖虜謂搽罕猶華言好山又謂阿卜者猶華言高山也其上人跡罕至至即風雷交作疑有神物至於其間近玄石坡有山桃數叢初夏始華

葳蕤可愛自此遠近不一有泉數泓曰天錫曰瑞應曰神貺曰神獻曰靈秀曰靈濟皆永樂初　車駕所經之地六軍乏水地湧諸泉因　賜美名以標其異曰鳴鑾鎮傍有山谷中有二古井水甘可飲新城者即鹻苦曰歸化甸曰楊林戍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瑪瑙者在歸化者更美曰香泉戍地多桃樹榆林林無喬木上有烏巢牖戶綢繆引手可探皆鷹隼所棲也曰廣武鎮即哈剌莽來其傍有川過川入山有泉味惡不可飲曰翠秀峯相傳中有靈異曰高平陸一曰高平阜即忽刺撒里禿曰還遠塞一曰懷遠塞曰捷勝岡陟岡四望但見茫然遠天蒼然平楚此即所謂大漠也宜草唐高適云大漠窮秋塞草腓者是也曰清冷泊曰清風埡曰香泉戍曰雙秀峯地乏水曰威虜鎮曰殺虜城即答魯城曰龍沙甸即阿蘭惱兒曰富平鎮即兀兒禿曰永清泉曰紫霞峯曰玄雲谷曰擎幕甸曰長山峽曰喜川曰古梵場場東北有高山甚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下孤峯聳起上多白石元諸王死者葬其下曰長清塞塞上一泉極清永樂初　賜名玉華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曰順安鎮環鎮諸山如畫雖揮毫設色濃而淺綠黯而金碧何以加之飲馬河近白雲山河濱多榆柳洲中多蘆葦草萊相傳不可飼馬飼則生疾水中多魚揚鬐躍鱗浮沉游泳有翩翩自得之意但虜無網釣惟射得之以不善烹不謂美味也曰平漠鎮曰祥雲巘曰雲臺戍曰錦屏山曰環秀岡曰玉華峯曰野馬泉曰土城曰威遠戍曰廣安鎮曰蟠龍山曰臨清鎮曰威武鎮曰定邊鎮地乏水曰雙清源曰通泉泊曰清流港曰平山甸曰盤流戍曰凝翠岡曰崇山塢曰三峯山曰濶灤海子疑即濶濶納浯兒

海水周千里幹難飲馬凡七河注其中永樂初
賜名玄冥池遥望水高如山白浪滾滾自上而下
近觀猶夫他水不知何也曰王帶河一曰王帶川
即紫荒曰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
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
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數里有泉
水海子西北循山有三峽口即康哈里孩通飲馬
土剌河虜常出入之處也曰雄武鎮曰清胡原曰
澄清河河濱多杞柳甚蒙密曰青楊戍曰克哉克
剌即華言半個山山甚陡峻遠望如坂故名傍多
松檜榆柳及佳山水曰蒼松峽曰黑松林曰飛雲
壑曰靜虜鎮曰長秀川曰回曲津曰廣漠戍曰蔚
藍山曰寧武鎮曰紫雲谷曰王間山曰紫微岡曰
青陽嶺曰清華原曰淳化鎮鎮傍一大澤草深泥
淖士馬難度曰秀水溪曰淙流峽水盤旋中縈迴
曲折如羊腸曰錦雲峰曰永寧戍曰長樂鎮鎮旁
歛大者如蜻蜓拂面嘬嗜捍之不去曰通州甸曰
三石山曰曼陀羅山山下有廢寺基相傳元公主
削髮為尼處也曰金沙苑苑多沙多水多榆柳樁
映如畫曰玫瑰谷曰威信戍曰武平鎮曰開平舊
有元之幹耳朶猶華言宮殿也今則荒臺斷礎寥
落於淒風澹月之間爲可鑒爾曰環川有小城在
川中曰李陵臺今曰威虜驛地多水曰寧安驛曰
西涼亭久廢惟周匝石墻與栢樹尚存曰盤谷鎮
由是入山峽中甚險阨一夫當之萬騎莫前也稍
南則為今之獨石矣又東北曰蒼崖峽曰急蘭忽
失温曰救胡鎮永樂中敗酋首荅里巴馬哈木太
平把禿孛羅於此遂改土剌河為今名曰廻流甸
曰平山鎮曰青山峽曰雙流濼曰蒼崖戍曰黑松
嶺曰長樂鎮曰杏泉泊曰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

曰陽和谷曰覽秀川曰錦繡岡曰靡雲屯曰錦霞
磧曰翠玉峯曰鳴玉岡曰清漠川曰和鑾谷曰紫
駞岡曰清泉泊曰通流淵曰金沙濼曰秀水河曰
玉壘峯曰寶航山曰凌雲峯曰玉河泉曰蒼蘭納
木兒河曰龍王岡曰天馬峯曰蒼石岡曰連秀坡
曰白印山曰翠雲屯曰蒼玉澗曰清流峽曰榛茶
甸曰廻流灣曰清虜鎮曰哨石川曰翠玉峯曰雙
鳥曰豐潤屯曰長林壑曰廣平川曰遠安鎮曰通
精戍共地平曠宜稼糜黍蕎曰盤石鎮曰翠微岡
曰榆木川曰雙華峯曰連雲磧曰黑河戍一名小
清河曰青楊峽曰闊吉岡巳上多華言皆永樂間
所更易者自興和至蔚藍山乃由今宣府西北經
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踰塞垣以達興和此永
樂初擧湖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自開
平至闊吉岡乃由今土木驛直北經長安嶺鵰鶚
堡赤城雲州獨石踰塞垣以達開平此永樂中擧
胡之東路稍險然沙漠曠蕩不可殫述有往牒可
考者茲不必詳至於輪蹄所未經圖志所未載及
漢番異稱重複訛舛者又無因而得詳也故所紀
止此乃若岡阜之錯落也戍之倚伏形勢之險夷
水草之美惡並附于山川之下者一則便于進止
一則便于取令庶有掃穴犁庭之舉無俟旁求也
頃漢番人有歸降者譯得其語曰沙漠莫曠蕩焉
力木窮惟延塞則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如沿
河十八部者共在壢尚歷歷可數極北則地平如
掌黃沙白草彌望無垠東一卷石勺水無有也渴
則掘井而飲虜酋號小王子者常居於此名曰可
可的里速猶華言大沙窠也西南曰青山曰照壁
山曰草探山曰樺皮嶺曰威寧海子曰東西二海
子曰野馬川曰羊圈堡曰樺林灘曰杏園曰松林

虜常往來住牧於此一便木草一便蔽翳一便窺
伺也供與宣府西路西陽河渡口堡柴溝堡洗馬
林新河口新開口膳房堡張家口諸邊相望予嘉
靖癸卯夏奉　命分守口北道時與元戎提兵出
塞親見園林之盛蓊鬱葱蒨柯葉交蔭歎曰木之
蕃以蕪蕪採豈必樗櫟哉中旁食飲每秋虜必來
射獵至動偵邏頻士馬不如焚之可也曰東西二
連山曰紅崖兒曰明嵯兒曰柳橋兒曰蓋里坡曰
尾旁全曰靜邊城曰太子城曰禮拜寺曰孤榆樹
供與宣府中路羊房堡青邊口常峪口葛峪堡大
小白陽諸邊相望雖山深林密不便大舉虜謂悉
衆而來爲大舉然花當別部常由此西窺大營盜
馬虜謂擄人畜而去者爲大營遇歸降及哨瞭者輒殺
擄故虜中聲息不得悉聞誠一大患伏精銳扼要
害捲而擊之恐無難也大沙窠之南與宣府北路
龍門赤城雲州馬營獨石龍門所滴水崖宣府東
路四海冶諸邊相望然重巒疊嶂蒼松古栢環繞
於外者不知幾十百里正屬今隆慶永寧之後于
嘉靖甲辰春與元戎襲虜至此歎曰真天造地設
拱護　陵寢之藩屏也雖則花當別部棲息於彼
諜知瓦贏傳弱不滿千人無能為也曰黑河疑即
瀚海去塞約五千餘里海濱多珠璣胡姬常取以
爲飾於戲沙漠萬里荒寒蕭瑟產玆醜虜與鳥獸
同羣固也而明珠美玉亦往往而是無一天地靈
秀之氣獨鍾於物邪已上所紀於宣府特詳以予
官守所在巳下所紀無凡例無可觀以備譯
示非成書也事雖增新辭多襲舊聯綴而成故曰
稗傳聞則易者信則難不取自君故從題別號云
其土産曰馬曰橐駝曰野馬曰野騾曰羱羊爾雅云
似吳羊而角大疑即黃羊曰角端漢書云似牛角

可爲弓世謂角端弓者是也曰鼲曰貂鼠曰青鼠曰土撥鼠曰貀猴屬巳上六物皮毛柔軟可爲裘曰跳鼠惟質似兔而小尾長其端有毛黑白相間前足極短行則跳躍疑即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曰鴻鴈曰沙鷄曰酥酪曰東牆似蓬實如葵子十月始熟曰沙葱皮赤氣味辛臭曰沙蘆菔根白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皮小者如筋味辛辣微苦俱出金剛阜曰野韭是處有之巳上三物皆可食歸降者常採以爲餽曰黃花菜花如萵葉如指長數尺亦可食曰金雀花狀似決明莖似枸杞有芒刺葉小圓而末銳俱出雲臺戍若黍稷牛羊雉兔虎豹之類與諸番畧同者茲不詳述

其古蹟曰范夫人城寰宇記云城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衆保完之因名曰麻彈城曰楊義城曰矢波羅城曰舍利城曰達督城寰宇記云諸城傍皆有荑木豐草唐時突厥所居移徙不常曰和寧路城初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改名元太祖始建都于此前後凡五傳大德間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置和林路總管府皇慶初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及改路曰和寧

虜稱天爲騰格力極知敬畏每聞雷聲砊磕輒走匿瞑目屏息若將斃巳每舉大事必借祭告以漢人爲犧牲唐段成式曰突厥以人祭纛常取阿喇部落用之至今當祭則擇男子少好者令其裸體取水灌灌雖沉澌滲淚涸凍凝滯不廢也既乃縛於原野虜中趫捷者馳馬揮刀斷其頭復剖其腹布腸胃於地以爲敬若戲天德好生而尤重於人虜乃悖之天肯饗之乎稱我　大明皇帝爲大讀作上聲命令亦極敬畏以天命被爲撫綏華夷也

自謂其長曰可汗亦曰罕即小王子也云姓白氏其名莫詳今年四十餘矣謂酋首曰那顏如吉囊俺荅阿不孩把都兒台吉青台吉百十餘輩皆小王子宗黨疑即朓朓不花之後其部落極加尊崇以其俗重巨族故也

小王子與諸酋皆騎馬身自爲役無有與聚犇鳴騶控勒之奉其服食器用與他虜無大異惟其習勞苦敢任戰亦庶幾古名將與士卒同甘苦之意故其下皆樂爲用今之爲將者才賢固多亦有奴隷部屬廝養卒伍甚或浚削脂膏充溢囊橐又或日惑粉黛耳務淫哇滋味夾其肺臟醴醪煮其腸胃固不知戰鬪與撫恤爲何事求脫法網巳幸欲銘功景鍾青名竹帛豈不難哉或曰虜無筝咸不可法然則古名將不可法耶

小王子常以精兵數千或數萬自隨有旗纛無金鼓惟吹唎唎爲號其聲嗚嗚然不中音律或曰近亦有喇叭以木爲質角爲飾不知然否其部伍甚整肅行則老少輜重居其中遇敵則以精兵應之有所得輒瓜分不相陵奪故人殊死戰以利害同也

胡虜剽據壯者名稱不一往昔不暇數矣今東邇寇雲諸邊者曰花當其酋首名草蘭台者近襲都督每以籓籬自負聞大虜虜中謂小王子一枝爲大虜欲與連結入寇實假道取號之意徼彼計中其爲　裴甸之害不細可諭花當以此意吾亦不可弛防也曰呆留東壯曰把兒威曰塔崩曰廼希曰莽晦尚未納欵各去塞數千里生齒數十萬務稼穡不事標掠尚與大虜畧同但塔崩廼希行則以樺皮爲棲車壯曰兀良哈哈一作汗甚驍勇負瀚海而居虜中呼爲黃毛亦呼花當爲黃毛予嘗見一降者黃鬚鬈髮如植竿其睛亦正黃輕銳趫

健莫與倫比西壯一部落亦曰兀良哈性質並同但戴紅帽爲號兵合不滿數萬好畜馬馳小王子輩利其所有累歲侵奪戰死者過半餘則引與俱歸曰把兒戶虜中呼爲黑達子好戰鬪兵至數萬以鎖鐵爲刀曰納平聲遜納不孩亦小王子宗黨與吉囊俺荅阿不孩輩兵至數十萬常據河套河謂黃河與榆林固原寧夏諸邊相望曰尼刺恭里巳曰尾白兒丞相與卅原諸邊相望傳聞犬羊之性喜怒不常利害相爭則吞噬不巳故大虜不敢憑陵中夏者正虞諸胡之躡其後也近聞莽晦兀良哈尾白兒丞相諸部落皆爲小王子兼并狼子野心其欲無窮吞食之餘不審何極可大爲慮也或曰別有阿驕一部落虜中呼爲紅帽達子其多寡與居處未詳善盜小王子輩患之曰阿剌愼曰莽觀鎮兵各二三萬常在宣府邊外住牧云是分地也牛羊多於馬駝不時爲患若大舉入寇必糾套虜以恣猖狂小王子不與也

胡俗畏鬼神信占卜段成式曰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際以脂蘇塗之或繫於竿上四時祭之至今尚然許祭神馬即不敢倫相欺誑怵以鬼神則悚然不寧占卜休咎必請巫或男或女至其家或降神或灼羊骨或以口琴即中國小兒嬉戲者取聲清濁或置弓於兩手上覘其動止皆驗巫陰道盛故也又詛咒風雨謂之札達往往輒應不知何術也

胡馬曰毋麟種類皆殊毛骨自異所謂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者多產於彼不數大宛也蓋以孳息及時牧放得所騰踏適性而虜又善調故耐心苦易御物能馳騁也虜選馬材則繫牝馬於高山絕頂置駒於麓牝馬嘶駒即直馳至其上及與羣馬齊驅

而爭先者斯蓄爲戰馬乃鍾愛之制馬性則以膝撑拄令其左右以身俯仰令其進止耳目驚駭則唱叱使之戰險阻砕易則鞭策使之前不馴不已也又乘必正馱 謂正馬馱馬 更番以節其力行必緩急相續以定其氣雖危急中必術此法故擅用騎之長而得野戰之助漢馬卽有雄姿逸態可期千里者祇能直馳一視劒光揮霍輙逆去是馬不能相當也若拄彼所長則古人擴射之法亦似可用唐杜甫曰射人先射馬蓋馬斃則人無所逃如大得志必倣宋岳飛用麻扎刀之法然後可也

虜善騎馬畜以鞍馬爲家也馳則以兩膝緊夾鞍韂以手攬轡如引千鈞然卽蹶不墜唐高適云胡兒十歲能騎馬頃見一胡兒方六歲藉坡以及鐙引繩以及鞍尚未十歲也

虜馬逮秋而肥以芻草實也將入寇則縶於他所絕不餧飼謂之空 去聲 馬以肥則脂膜厚而不善馳故少損其臕然傷胃中須少留草滓乃可否則卽死

虜善射中國河北人亦善射以習慣而然俗昔太原士風習射民間卽有弓箭社宋韓琦以爲可寓武備於其間遂不禁故人情自得大抵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人不廢而孔子亦嘗習於矍相之圃雖禮射與武射不同要亦男子之所有事不足爲恥也今疆圉之士大夫身膺韃索而見人卽又赧然蓋不知　圭憂臣辱之義或曰士大夫善射特武夫一人之技爾其爲益況何不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若夫亦風動逸人之一事也

虜弓長大而弦用皮遇暑雨輙緩慢故至秋而勁矢亦長大鏃雜用金角羽旋轉爲飾云去則不揺虜最惜矢度必中乃釋然不能及遠終亦不能與漢工爭巧也

虜中爲造甲胄一副硼以一駞良弓一張或羽刀一把硼以一馬牛角弓硼以一牛羊角弓硼以一羊弓亦堅緻矢則凡虜皆能自造俗貴鐵加以金玉以充利用近亦稍貶蓋叔之漢軍爲多不但拾遺鏃於沉沙也虜云探甲欲鬆則矢格而不入揮刀欲輕則腕有餘力射箭欲猛則中可穿扎其揮甲法紧繫其腰腰以上令擁腫揮刀法俯身低頭覘視平勢刀前指於馬鬣上馳過敵前反手用尖斫其面目手足射箭法如何南左手執弓令上稍畧倒東掌托靶內食指勾靶外正中如鷹觜狀餘三指其大指緊覘靶如拒右手注矢於弦食指捲大指餘三指緊覘手心兜弦掠胸而過以肘緊夾右脇如撕令上稍平倒西指滿約而後発則正而有力歌訣有曰前手如拒 如推物無所撓屈 後手如撕 如扯物無所頓措 前腿如橛 欲其直 後腿如瘸 欲其曲 漢軍則不然襍甲欲緊故中箭常透膜揮刀欲重故落而難起射箭欲急故飄而無㲉是以多敗然其致敗之由則不專在是也

地形西北最高以偪崑崙高則風勁卽所謂剛風也故寒今宣府大同 宣府在秦爲上谷大同戰國爲雲中俱以地形高得名 與之鄰壤故亦寒開虜中夏不揮扇不衣葛則其寒可知至冬多陰風怒號飄忽淜滂或卷地揚沙或麼石伐木天日昏慘咫尺莫辨卽唐崔融所謂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者又或散漫交錯積雪皚皚當其時也虜則韋鞲毳幕以禦風雪羶肉酪漿以充饑渴嗟彼被掠之漢人風雪侵凌饑渴填踣飲恨啣哀呼天叩地追惟禍端必有任其咎者

辨胡馬蹄堅而薄毛長者乍入塞不食穀草及菽者腹纖細者 虜放馬瘦纖細走令汗出乃驅入沙水內馬畏寒而氣縮又則然 蹄鈌以皮綴木片於上者並是

辨虜首級髮下垂無冬痕氣羶者並是如浮水仰面者卽婦女 陰人則陽氣在面故仰子嘗論擒巢功所斬獲婦女者止擬賞亦以除惡類不擬陞則旅名爵不濫 皮肉不縮者卽僵屍氣腥者卽漢人

虜食彼中會飮之肉炊而未熟卽引刀割若木槽內渾家以手攫食之若謂能膳烹煎雞雁鯉鱠固不知何爲味也 或曰虜不食狗彘鵝鴨之類惡食便溺也 彼中無果實蔬菜夜以朱李冊奈青筍白蘋則望而去之虜素以獸乳置於皮袋中釀酒味極薄唐高適所謂虜酒千鍾不醉人者是也近則置於甑 或以錫或以木爲之 如中國燒酒法得酒味極香冽飮少輙醉每歲三四月中牝馬生駒時 虜於此時率挈馬駒拴縶則牝馬皆来因而取乳造酒其凝結成滓者則作酪爲食 家家造酒人人嗜飲 虜飲如牛不歇氣 兀然而醉悅然而醒無間晝夜乘之搗巢亦一撓會也

酋首將人凡虜家家長卽寒氊帷納之正中藉氊而坐家長以下無男女以次長跪進酒爲壽 酒盡以瓢刳木爲之者 無貴賤皆傳飲至醉或吹胡笳或彈琵琶或説彼中興廢或頓足起舞或抗音高歌以爲樂當其可喜也則解顏抵掌笑言喧囂當其可悲也則涕淚沉漫百感悽惻凡之所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雖相懸絕亦自樂也

虜善獵覘獸所在則集衆合圍多至萬人 或數千人或數百人 自踈而密任其馳驟所謂百禽陵遽駭罹奔觸不較也惟無使突圍而出儞度其困乏乃縱横射擊之矢不虚合鋋不苟躍僵禽斃獸爛若

積穀此正彼之爲生也逼年生齒日繁又益以漢人君半射獵不足以供之其勢不得不搶掠也

虜獵麋則不然見即逐之以麋馳驚久則肉不中食獵虎先以芻束如人形抛其前虎怒攫而踞坐不少舍然後射殺之

古人田獵即寓講武虜閑方馬受此益也虜中草茂以養多燒荒灰燼多及不種植地力有餘故也

虜輕生 俗以貪生爲恥以病生爲把都即華言好漢 樂鬭 漢諸葛亮曰必欲以殺爲務唐李白曰胡人以殺戮爲耕作 心一 同利害 力猛 食肉酪 技精 善弓刀 膽大 以上數端故輕敵 又好野戰 不待營陣人自爲戰也 接戰 以短兵接也虜持長稍善長槍野戰則踐吾之樂與無所施接戰則倚吾之手足無所措 皆用彼所長是以常勝累歲致邱以入深及晉鄙殺擄之慘不可云喻其所謂朔馬東驚胡風南狹跳無歸轄野有委骸而吾漢軍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器械非不多也鐵騎騰畸鉦鼓震動兵馬非不盛也驚觀魚麗其張翼舒營陣非不整也然一遭蹂躪則構弓而馳荷兵而走其故何哉蓋將不預選兵不預練 選將在練兵之先將得人則可練兵 恩信未孚號令未嚴爾 恩信在號令之先恩信孚則可嚴號令

虜行好駕梁 謂登高陵險一便瞭望一防埋伏 不由衢路 防陷阱 非得已也畏入山口 恐險阻 畏涉水 恐陷溺 畏吾兵馬布散 恐掎擊

胡姬多美固有瓌姿瑋態婀娜婷約爆乎如花溫乎如玉者以食酸酪衣皮裘故又肌體膩白然喜媛不避晉畫耳目 善妬 不令其夫近漢女無亦薰蓄不畏暑臭寒不獲冥鬼使之然耶 受苦 不習弓矢亦不佩刀惟纏衣遶滴搽皮拂孔裾駝振身徹捨

行李至手足胼胝近漢女代受其苦

虜中無法度無刑具凡有過失酋首或詬詈或鞭笞甚則以箭 以木爲端 射之至殺人亦不抵死惟令苦主驅其牛羊馬駝以去盜一牝羊陪六九數一牡羊陪三九數虜中重牝 馬牛駝皆然 以能孳息也

虜出兵謂一枝爲一股 去聲 或五股七股凡股皆有數 股也 不知何所取也無亦以股爲陰邪虜謂主兵者爲頭兒謂允枝兵爲兌個頭兒不相救援 所謂輕而不整貪而無親進不相讓敗不相救是也 近則不然

虜遊漢男子老與壯者輒殺之少者與婦女皆擄去爲奴婢 牧孳畜 搭董草 絕不貴重若有潛投彼中者皆散其黨爲奴到今悔恨無已

大營無奸細以漢人在彼中者多此中山川道里城堡或人姓名多 知之又不畏漢軍所在故也 又真賊不通華言不能來漢人畏從中者多 又畏北中盤詰來則不復得去虜酋不恣遣人害功 多執病系乞巧爲奸細或飲食所或言語指教或擄掠嚴防從輒自證服盜奸者巧險之謂細者隱敵之謂豈有奸細而往往教狭者 或曰惟啊剌慎蒂視鎮二枝乃有奸細以彼兵少潛窺陰伺必須鄉導故也或曰亦無未知孰是

比胡入寇者比桿路險遠無野無所掠云不數來每追冬 夏則河漸泥深追冬水合始度 惟倫未附諸胡酋彼酋多又恨枝常盜馬駝故也

比狄多力稟氣一也 瀏通者險短頸 食肉二也不服三也在昔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而狄定兼之

蒙古一部落敢樸野無書契無文飾無誕妄 如云不攻某歪信然 近亦夜許甚矣聞小王子集把都兒台吉納林台吉成台吉血刺台吉 部下者賁皮鞭爲號 奔脫傀擬已歪諸酋首兵搶西北兀良哈殺傷殆盡乃以結親給其餘至則悉分於各部喫以酒肉所佩從皆搶殺之此其一事也

虜謂大曰那 蕭作上聲 宮 有數種 善追殺狐兔亦善伺候 其虜哨探者常藉之

虜地近少黃羊麋鹿以畏獵者追於海濱

遠方風俗不可勝言其甚者撒星多與零賊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鋤耳墜得馬尾火石 出虜臺嶺嶺下有火焉以鐵擊石火出承之以爆薪即燃 得羔皮 狻輩刺其所有或畏其攻擄反傳遞消息入 近則斂戢其又甚則彈爲不知去後方舉放砲火者多與長嗜巵不收殺降以冒陞賞 無降者至多准白守備等官俘之死法者則威劫畏人者則剛猶多謀殺之然後放砲出兵巧詞以爲功 予謂遐方異類殊鄰絕黨或畏威寡德曲勝交臂而來者斯可謂之投降今此漢人被擄而去千辛萬苦思家而來九死一生秪可謂之歸 國加意愛護使得生入邊塞復見親戚理固當然乃恣心殺戮無少忌憚論法抵死尚有餘辜又濫冒陞賞法紀何在抑且傷天地之和阻來歸之路虜中消息不得聞當與不得散關禁匪輕視諸浚削等築左可痛恨向也屢禁不悛須連坐守備等官 官則有級指 乃止

宣府東西北中四路皆鄰邊而教降惟北路爲甚以去鎮城大遠故易爲奸也予嘗折北獄頗知其詳官軍粉飾其事亦頗委曲恐無左驗也則以降者馬疋 俗作匹 衣物爲奇獲 其溪袖弓刀等物皆素所畜者予謂凡他戰陣所獲衣器不當充賞或蔵

殺或收斬可也恐疑未戰也則自殘肌膚邊人有戲傷之誘以爲被創恐疑零級爲殺降也則積少成多是人有冤殺邀報之謗以爲大捷凡諸粉飾不可盡言於戲　朝廷厚養官軍正欲保障漢人去則不能追奪任賊驅逐來則不能保全操及殺戮想其呼號乞命觳觫就死言之尚且不忍彼主謀與下手者果亦何心蓋不仁之甚者也明有刑憲幽有鬼神亡身破家覆宗絶祀必不謬其殃也近虜知其然常以墩軍殺降恐漢人漢人知其然亦多不來降來則選墩軍先衆煙爲號宣府號令舉空墩一把則人人皆知降人故不敢殺乃敢入

邊

每降者至邊人多易良馬且不循例律遣或獄口糧或令徒步抵家所司又不免差徭皆非奉行　德意也已上四條與公務

以宣府五路論之惟西路膳房堡新開口新河口洗馬林四處可通大舉餘則否正統末雖由此路獨石馬營正德中雖由中路大小白陽入寇不爲常也以四時論之惟秋可虞大舉餘則否以春則馬失膘夏則穀未熟冬則野無草亦有非時而入寇者不爲常也然虜情叵測邊防貴周亦不可不加之意也

漢番相持器有有無技有長短人有衆寡力有強弱形有勞逸心有離合而勝負自分矣如火砲須安置如法神鎗藥滿而實馬子與箭相附不闘毫髮發則及遠否則馬子即推箭前手不顫動則止又而嵩皆置鏡則省裝藥又先繫絲砲於銃上放以筆戰俟其悉衆來攻乃發挨牌逆邊年執以衛身持短刀砍馬足長鎗邊人不善用選壯徒稹徒持以刺馬則捷而有力皆漢之所有番之所無以有乘無則勝如弓矢則漢番俱有而射既及遠漢枝則長選河北人雜用邊箭尤難兒扛不能遠射患在用非其人爾與短者短者同

番衆之來常至數萬馬復倍之如雲合電發飆騰波流馳突所至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摧震我軍則常不及其半永樂間三出塞漢兵諸路兵馬步騎五十萬泰王敬嘗曰非六十萬不可蓋兵衆則人心有所恃而不恐非良將將之又可擾而亂番則食肉飲乳力復強漢則食粟飲水力復弱亦有不免饑困者中國材官力士不爲不多而神勝兒離彼生在肉者亦復有之可聚爲一從以權威併番則牧獵聞散形復逸漢則且耕且戰形復勞又罷遣列營馬步官軍日夜防守精力疲敝番則更番攻戰互相休息番則利害相關骨肉相保心復合漢則困於誅求悼於征役心復離非賢將恤其饑寒問其疾苦以聯屬其心必疾視其長之死而莫之救故不戰而勝負已分欲其有勝而無負豈易言哉班固曰一苦而又逸暫費而永寧當必有說

漢陳湯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一而當一今更不然漢兵五斯可當胡兵一如選練不精猶不足以當之予嘗爲廬鳳滁和兵備時倣古五人爲伍之法慎加選練似亦可以應敵其選五人爲伍法先擇軍士爲一大隊北向胡跪隨用大旗五面豎於中軍前仍用白牌五面一寫習挨牌一寫習射一寫習鎗一寫習刀一寫習雜器械分號于五旗之下復令人大呼願習某藝者即于某旗牌下站立務要五等人數適均各推爲一小隊令其自擇親厚相關心志相契齊力相當者各一人爲一伍內習射者爲隊首每十伍計五十人內選習射者一人爲隊長又選習射者一人爲傳號令者又選習射者一人爲嚮發放者其執旗大小顏色各按方向豎辨其練五人爲伍法凡進教場須隊列陣安營衛鋒對敵與夫金鼓旌旗號令放砲吶喊等項節次各照該處舊法操練但要五人爲伍令其中習射者執一小旗以率領四人如列陣則執旗者在前四人者以旗進止左右爲依歸執挨牌持短刀者爲次又其次鎗次大刀次雜器械如魚貫然直方圓橫豎行走坐立皆順序排列收小隊則執旗者中立餘四人者環立面向四方收大隊則隊長執旗中立四十九人者環立仍各按方向順序排列如對敵交鋒執挨牌者當先次弓箭次鎗次刀次雜器械各認識本隊大旗并本伍小旗爲號其五人者進則同進退則同退左則同左右則同右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賞則同賞罰則同罰不許一毫違錯此即古野戰之法也與隊伍之錯雜器械之疏權老幼之顧瞻者實有不同仍預選伍等教手各列一行聽人願從習學前認武藝使各熟閑庶一伍足當一胡然吾器械參差亦是以長乘短之法

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即收爲妻妾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辨其娼父子兄弟不論也惟不媟其生母此與犬羊何異

女好路歌每月夜羣聚握手頓足操胡音有聲無字爲樂虜中少年聞有馳馬挨去野合者

塞垣即邊墻可防零騎亦可少緩大衆邊人耕牧無據者賴之終亦不能阻其長驅也蓋虜擁衆而來譬之衝流我軍單弱譬杯土焉能保其不潰決乎恐衆馬兵相聚守邊是謂孤注一敗則不可支必料

賊所向伏有戰兵彼衆我寡則以奇取勝乃可巽其一隻也夜戰尤可蓮賊王三云虜多解兵晝戰則相收夜戰則必亂益虜營亦名將之一策不可以人廢言也予嘗奏死士千人以備夜擊云云尚未嘗試不知得効否或曰虜防寇不易犯須俾者云虜素稱敏且困則如死人雖以老將可夜可擊無疑也

宋時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多張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敖滎閒則楚不敢越境而西益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之畏我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孰敢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高宗深以爲然今若稍撤守邊之兵屯聚要害則勢合而足以遏敵固善策也

守險固不可廢然以人和爲主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昔兵之興也參而由焉古人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古人所謂舍其參者也

虜中有胡笳聲最悽惋有懷者更不忍聞唐李頎所謂胡人落淚向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是也亦有觱思兒近傳其製於中國然俗樂尚不可傳况番樂乎必禁絕之可也

昔虜爲宣府軍爲白城兒軍以猛鷙爲名極畏憚近以主師非人連遭挫衂在虜臺嶺向侯寺馬連灘御滿泉諸處氣遂不揚若能別賢否明賞罰則庶乎可還其舊也

邊人亦自可用以能尙勇力忍饑渴知地理經戰陣僕於內郡人遠甚稍加揀擇强弱不分則尖銳者必分散不明則失銳者必古人方以此致敗則即爲精兵是人素無蓄積無耕織衣貿易祇仰月粮

諸家然沙汰之法不可太緊亦不可太寬鄰老者則更以義丁無則念其舊勞而與弱者退當歸差務者聚爲一等令其操演弓馬每季終比試優劣而增減其糧使其壯長乃收入隊伍仍與老弱者參暫減糧少許則老幼既不失所而國儲亦不虛費又雖其告替者尤精而後收糴虜見巽將沙汰而生怨

虜見尊貴則膜拜唐徐彥伯曰邊方膜拜又以脫帽爲敬

虜地高寒故少木唐崔融曰朔沙之木梨火也寒故無燠熱而四時有殘雪唐劉滄曰朔天無春風虜地多積雪是也

虜好野掠不攻城以騎射爲力也間攻堡寨人果死守則亦棄去決人設掠者道跡入鋒亦殺堡寨中人曰萬森蕃着數其死守也苟有畏死退縮者賊入輙無噍類亦有貴賤見於殺戮爲戒者不知賊無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肯共捐生抵敵以俟救兵必能全軀保妻子也

官軍冒死斬獲賊級向也多爲主師所奪以媚權貴或多爲家丁主帥家丁所奪以圖財利轉貿與人是使之不戰也劉灣曰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可爲憤歎

零賊每至夏秋近邊住收蓋就水草恐燒荒使草爲灰燼未必入寇也我軍則晝夜防守是自罷勞崔顥曰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有感而發也

虜獵不射鷹以鳥神物亦不射烏唐李益曰虜生馬影藏蕭落鴈行稀王維曰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殆虛語耶或非謂虜獵也

匈奴志謂虜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唐柔淮曰忽聞冤月滿相聚雁雲中是也或曰月陰晦虜陰類故視盈虧爲進退一說衆月入敵境則夜可自防今邊人以賊月如半規入則深如全璧入則淺

虜兵好用奇如設伏之類我兵好用正如安營之類蓋奇正不可相離而其變不可勝窮必得良將隨機應之然後可以制勝唐崔湜曰精騎突曉闈奇兵襲暗壁亦可謂知兵者

虜最畏勍敵我軍能斬彼一二先驅者即斂指而遁如魚駭鳥驚不可復聚昔一主帥以重賞募一死士亦先驅搏戰虜驚而怨遂見殺衆軍爲之增氣即所謂倡勇敢也

邊人生長與虜相鄰往往死於鋒鏑萌哨探戰鬪擄掠也唐王昌齡曰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可爲流涕

虜音解占候不知近復解否唐李希仲曰旄頭有精芒胡騎獵秋草蓋謂旄頭星明則虜必猖獗說者曰昴爲旄頭星有七動若跳躍胡兵起日暈陰國胡主死又月犯胡不安歲星出昴北陰國有憂胡主死熒惑守犯胡人病疫徐九皋曰馬飲長城未軍占太白星說者曰太白曰西方秋令義也言也義爵言失進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然則旄頭失光而太白見西方固有用兵之候耶

劉灣曰倚是并州兒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召募之法在古不廢不精祇增冗食爾遂人有令親子取養子之譏謂不揀擇見軍也昔習馬隆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兵貴精不貴

予因請自至武庫選伎盖欲人與器皆精斯可破
敵予嘗得一簡試法令其自相排粹盖卿人知其
膽力爲真 不限軀幹大小往往得精
邊將予誕而常旨異 思杜甫曰獻凱日繼踵兩蕃
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
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
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噫嘆也久
矣安得大樹將軍而與之論邊功哉
先王制御夷狄之道來則拒之去則不追言在門庭
之外也今屢入堂室矣兵可已乎盖兵凶戰危仁
人所不忍言 杜甫曰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盖
対不得已之言 而虜寔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
者不震之以威加之以兵則偵諜必復東窺驍馬
必復南牧疆場不可得而寧謐也或曰彼衆而我
寡彼強而我弱彼逸而我勞且秋高馬肥彼則連
營而來 寡兵利於戰 因糧於敵 專事搶掠 我則罷
於追逐勞於供餉其能制勝乎予則曰莫如揚業
迨春而出 胡馬失膘 以我之聚乘彼之散以我之
有心乘彼之無備復以良將主之無所搖惑無所
牽制庶可宣 威此謂小戰小戰勝則士氣揚士
氣揚然後可以大戰或曰虜恃險阻恐不可加兵
予則曰險者彼此之所共者也彼既可來此亦可
往必如子言則洞庭無三苗之窟丹陽無荊門之
敗朝鮮之壘不列南越之旌不拔也
諸葛亮曰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
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鬪也此其不可戰
者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
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
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趨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
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奪地形之勢則騎
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
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
之虜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
因其衰而取之夫孔明王者之佐其言不可施於
今乎 古兵法多矣不能一一詳及以有典籍可考
又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從詳無益之特及此者
蓋應時之略也
降者云往年卒刑之捷醜虜死者甚衆 皆爲戰塵昧
日墮於清壑復爲崩土所壓人無知者 又云嘉靖
壬寅虜中疾疫死者亦復過半固乘虛取弱之時
也惜無敢任其事者

和林考

黃楙裁撰

和林考

和林爲有元一代故都。築城鑿池。建立殿廷。非同他處牙帳行宮轉徙無定者也。而近世諸家。紛紛辨論。終不能確指其地。雖博雅如魏默深、徐星伯、張石洲諸先生。熟悉口外地形。而於和林蹤蹟。亦多臆移之詞。蓋緣今時所行之圖本。誤將杭海山移於鄂爾坤河之東。遂致燕郢易位。地望無準矣。故必先知杭海山所在。而後可知和林所在。考一統志。杭海一名杭愛。又名頡巓。元秘史作康孩。皆一音之轉。即古之燕然山。北極出地四十六度。偏西十四度。外蒙古賽音諸顏部游牧。在陝西寧夏西北二千餘里。其山脈從阿爾泰山（一名按台山，即金山。）來。綿絡科布多之西北。折東南爲唐努嶺。至錫巴里分爲二支。一東北趨俄羅斯楚庫柏興。一東南趨和林。爲杭海山。杭海譯言槖駝也。山形似之。元史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武宗討之。師次杭海。大破其衆。海都敗走。西踰金山。又太祖之征乃蠻也。塔陽汗至自按台。營於杭海。帝與大戰擒之。是知按台杭海諸山連綿不斷。實和林西北門戶。海都入寇之要道。和林根本重地。祖宗基業。勢在必爭。水道提綱據康熙內府輿圖。以色棱格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海山頂。以鄂爾坤河南源所出之山爲杭海山尾。而齊老圖塔米爾諸水所出之山皆杭海頂南行支阜。近圖乃移杭海山於鄂爾坤河之右。則在和林故都之東矣。海都大德五年之寇。和林尚未被兵。不應寇從西來。而康里脫脫哈贊亦請軍之逆戰者反東出。有是理乎。海都豈能飛越和林而過。遂至鄂爾坤河之東乎。邱道人長春西遊記云。辛巳

年。（元太祖十六年，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興定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奉皇后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入營駐車南岸。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沈君垚釋曰。元史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按是年太祖征西域。駐蹕也石的石河。（即額爾齊斯河。）觀末中回安得有建都之事。且太祖所居之見於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即克魯倫河。）十一年春。居廬朐河行宮。（西遊記作陸局河。亦克魯倫之異名也。）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秋七月。崩於薩里川哈老圖之地。本紀不見有和林之名。太宗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亦不言和林。二年春。帝與拖雷獵於斡兒寒河。（即哈嚕哈河。）夏避暑於塔米爾河。始在和林左右。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實始建都於太宗。非由太祖矣。魏默深曰。和林在塔米爾河哈綏河二小水之間。哈綏即元時和林川。以水得名。懋按和林二字。乃係譯文。非蒙古語。太祖之時。但建牙於此。即皇后所居之窩里朵也。凡行宮所在。概稱窩里朵。如西遼之故都。則曰虎思窩里朵。（在伊烈河之南。大積雅之北。距伊犁東[illegible]城七百餘里。見耶律文正西遊錄。）又薩里川哈老圖即窩里朵之轉音。亦以太祖所居故也。至太宗之世。築城建宮。乃被以和林之名。易爲漢文耳。許有壬至正集。敕賜興元閣碑文。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始建宮闕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述。歲在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高三百尺。至正壬午。皇上敕怯憐府同知。今武備卿普達什理。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專董重修。賜名曰興元之閣。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詩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都也。東北七十里。有唐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又張參議紀行云。過大泊。周廣六七十里。水極澂澈。北語謂吾悮竭腦兒。（今譯作汗[illegible]。一作揚揚[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考。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此皆當時人語。必有可據。蓋和林之都。雖擬自太祖。

而和林之名則改於太宗。經營締造。數世於茲。世祖定鼎中原。仍置都元帥府。後改嶺北行中書省。自杭海嶺以北。謙州益蘭州烏蘇城合納昔吉里等部（今俄羅斯所屬葉尼塞多木二司科之地。）悉隸焉。泊夫順帝北狩。還居故土。終明之世。猶襲汗號。後爲準噶爾殘破。部衆流離。宗社邱墟。然遺蹟尚未盡淹。不改和林之稱。今之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前旗游牧之地。俗名喀喇哥朗。在杭海山之東麓。雖爲元之故都。何得移於塔米爾河哈綏河二水之中間。中右旗荒曠之區乎。至於元人時稱和林川。即今之鄂爾坤河也。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寒河。（即喀爾哈。）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偰輦傑河。（即色楞格。）此語本甚明晰。而程氏同文以鄂爾坤當斡耳寒河。遂以哈綏河當和林川。沈氏垚則以濟爾馬台爲和林河。愈歧愈遠。不知和林河即今之鄂爾坤也。發源杭海山。東流至和林城。西折而北流。曲曲百餘里。轉西北納濟爾馬台塔米爾諸水。又東北與喀爾哈河會。又東北與色楞格河會。三水既合。北流注於麥慕淵。（一作柏哈爾。）張參議紀行云。和林城北七十里。有大泊。西有小城。亦契丹所築。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中即和林川是也。邱道人奉皇后旨請師渡河者。蓋道人始自南而北。所過有河爲鄂爾坤之下流。循河北岸西行。復自北而南。又渡河至窩里朵。爲鄂爾坤之上源也。

和林詩

李文田撰

和林詩

順德李文田撰

題俄人和林圖印本

托勒聲諧特里河，圖說有托勒河，即元史所見之土兀剌河，以水道提綱求之，色楞格河之旁本有特里河，東南流注之，又元史明宗本紀，潔堅察罕兩有朵里伯真，疑亦以此河得名也。當年朵里未全訛。明宗本紀分明在，地傍和林鄂爾多。右一圖，俄人以爲蒙古之故蹟，蓋即漢匈奴之龍庭也。

鬱督軍山起夕嵐，唐書突厥傳，鬱督軍山，欽定一統志，謂即杭愛。王庭千載勝都藍。今其地有額爾德尼昭廟，俄人稱爲和爾岡伯爾足者也。仙娥河繞金狼磧，唐書之仙娥河，一統志謂即色楞格河，今俄人譯爲謝楞戈河。當日旗旛記賀賴。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引唐賈耽地志之賀賴城，謂即元之和林城。右一圖，俄人以爲突厥可汗古城者也。

娑陵水上故庭遙，唐書，回鶻牙初在薛延陀北娑陵水上，案薛延陀所居，即今和林，是回鶻初居當在今喀爾喀之北。南從昆河水草饒。唐書回鶻傳，昆河即嗢昆河，一統志謂嗢昆即鄂勒昆河，故與昆河，故與。烏德鞬山高闕北，唐書，回鶻徙牙烏德鞬山，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案，元史太祖本紀，中有阿剌塞，今大漠之阿勒坦噶山，元代阿剌塞也，漢高闕塞在和林南，似即此。猶時沆海駐天驕。杭愛山在和林，元史稱曰沆海，古所以天驕指回鶻，猶沿用之。右一圖，俄人稱爲烏依古爾城古蹟，即長吉兒三字也。

禿忽思樓夏納涼，元耶律希亮生於禿忽思樓，故名曰禿忽思，蒙古語曰禿忽思，故謂都爲禿忽思，太宗作圖蘇湖殿，圖蘇二字即禿思之對音，然則圖蘇湖殿即禿忽思樓之別名也。新和林省舊元昌。和林初定都名元昌路，後改行省，蓋以諸王海都等不靖也。搭郯城裏茶寒殿，太宗本紀，築和林城，作迦堅茶寒殿，案輟耕錄，內府搭郯者，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元周伯琦近光集云，搭郯者，有搭也，宋學同義。相隊有搭，北去龍庭百里強。元太祖太宗本紀，皆有龍庭，耶律楚材集云，龍庭在和林北百里，雙溪醉隱集，則以爲僧奴君龍庭在此地。右一圖，俄人稱爲古思京都，即昭之元和林城也，今爲額爾德尼昭。

斷瓦殘甎歲月深，沿河翁仲草森森。圖中所稱方石闕、圓石闕，大率皆蒙古部傳所云石人像者，古翁仲也。殘碑滿地無人拾，太息吾邱許翰林。許有壬圭塘集中大元敕建興元閣碑，近千字，今殘存石案存百字耳。右一圖，俄人名爲蒙哥汗時代碑。

過街石塔儘嵯峨，過街塔見許有壬集中，今山水悲。泰定三年碧字深。泰定本紀，造元都過街塔咒語，余親至其下，則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三年也，事在三年，本紀。碧法畏吾兼蒙古，楊士奇東里集云，蒙古書，字如蒙古，注讀去聲，今蒙古人讀上聲。眼明猶有顧亭林。右過街塔圖，俄人以爲萬里長城門也。

和林金石詩

處月穹碑接暮雲，毗伽介弟舊能軍。因思移剌雙溪集，字字分明闕特勤。闕特勤碑。

遺址荊榛獸跡連，大唐祠像舊香煙。李融文字分書在，擬共冰湖較姸。苾伽可汗碑。

安史邪氛鼎未移，晚唐回鶻費操持。嗢昆河外真珠水，此語還應醉隱知。九姓回鶻可汗碑。

百字殘碑識有王，長鑱斷減草深深。赤城小篆勝金石，閣記興元許翰林。許有壬敕建興元閣記。

兵馬劉公德政存，名天碑刊至順尚擬阮。左丞十載遊儒學，撰人張思明，元史有傳，宰相表，十年已爲中書左丞，至是乃學正。前此事教人射詩論。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

直疑東漢建寧中，府相勳名杜佑功。作手離奇饒憂惚，幾人黃絹識文雄。三靈侯廟記。

丙戌秋剛至正逢，半章光祿大司農。別兒怯不花名字，強半消磨亂草蹤。大司農保釐則方碑。

經世姿閑大典誇，與章通制半麻茶。一朝食貨多良法，誰補和中入史家。和中官記，中書左丞耶中收糧。

惠民良局有官方，羲后黃神廟貌彰。不讀天台輟耕錄，元醫誰悟祖三皇。三皇廟殘碑二。

殘文八九失名稱，存字七十二。勝覽淵潛想矩繩。李兀魯翀全傳在，宗禋院事有旁徵。淵潛時察殘碑，以李兀魯翀傳證之，知元制有宗禋院。

和林倉在定都年，朔漠遺蹤迹未遷。札古刺倉河旺吉，事當嶺北改名前。和林倉碑，順帝時立，然倉名甚古。

行省多官有伯顏，和林嶺北總堪觀。李羅帖木兒何物，此是元家斷送官。嶺北行省題名二碑。

卜兆誰從漢俗求，韓陵片石朔方留。千秋掛劍高情在，碑言徐君於和林東北三十里得小山，顧智山光此首邱。漢塚石。

四世同居義可欽，洛陽門第重和林。尋思奇遲溫家事，至竟華風未造深。四世同居立石。

和詩　　元和江標

正是開元全盛時，可汗猶子語堪思。陰陽氣隔異君長，此是皇家得體辭。闕特勤碑。

剝落殘碑認短銘，舍人書體出天廷。吾從字體徵旁刻，大泰山銘小孝經。苾伽可汗碑。

大字先題登里囉，可汗名字曰毗伽。半從佛法治天下，莫怪年來貴教多。九姓回鶻可汗碑。

幡旄十六萬五千，造此興元閣子年。題字猶書臣學士，至元斜楮已雲煙。許有壬敕興元閣記。

梵書大刻是何時，碑是劉公記去思。曾拓中州伊闕石，一般唐突古時碑。碑半刻梵書，皆據原文上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

時雨而雨祈時晴，廟記三靈語尚明。立石撰書人彷彿，和寧路字各題名。三靈侯廟記。

脫脫巳能嘆嬰卒，誰是平章至正秋。一記不傳名姓在，剝方勝有斷碑留。大司農保釐則方碑記。

誰書總管收糧記，字字分明市糴籌。碑末附書新造字，順宗皇帝安權年。嶺北行省左丞耶中收糧記。

和剩良方世尙知。三皇祠廟已無遺。世閒誰信陰陽學。亦入醫家共一支。三皇廟碑二。

安陽五刻殘張壽。漢石零星世尙珍。不意元朝存碎礫。亦從百字認殘鱗。淵潛碑殘碑。

和寧睦民書姓氏。判官甥子列頭銜。和林倉與和林路。大小同官百字鑱。和林倉碑。

不花札木各題字。嶺北和寧省路碑。欲檢史書徵姓氏。文經三寫校誰知。嶺北省、和寧路題名二碑。

靑塚年年塞草靑。漢家遺碣尙亭亭。紙灰吹起西風急。來讀徐郎百字銘。漢石、塚。

和林耆老各題名。四世同居好弟兄。至正四年春二月。大書合擬古田荆。四世同居立石。

萬安宮遺址詩

阿爾塔山白草肥。萬安宮殿舊都畿。萬安故宮卽在鄂爾昆河左岸，蒙古名哈剌和林城。當年突厥兼迴鶻。兩代牙庭化夕暉。

迴合山川勢不虛。水道提綱，言和林城山水迴合，亦以和林在此間也。格堅叉罕定都餘。伽堅茶寒殿，元史亦作格堅叉罕。圖蘇河畔涼樓地。圖蘇，古語，涼樓也。耶律希亮生于涼樓，故名曰希圖蘇，蒙古語涼樓也，蓋對音字，希思圖蘇同音。當日雙溪此著書。

鄂勒昆河足射雕。今洋人作鄂爾坤河，不知卽鄂勒昆也。昔令哥水綠迢迢。秘史、蘇濟格河今作色楞格河，明人輿地圖作昔令哥。金蓮池醉溫泉獵。和林有金蓮池，見雙溪集。又有溫泉，見輿地圖。誰管元昌王氣銷。元太宗時，和林名元昌路，見地理志。

斷瓦殘當歲月深。和林往往得古殿脊瓦，可以作硯。沿河翁仲草蕭森。殘翁仲沿河皆是。殘碑遍地無人拾。有別兒怯不花德政殘石，有平章政事圖子題名。

歎息圭塘許翰林。大元敕賜興元閣記千餘字，見圭塘小藁及圭正集。今殘石有餘字，寺僧皆當香案。石後有臣有壬及翰林承旨等字在焉。今蒙人名爲蒙古汗時代作碑。

附癸巳雜詩

自古北口入關經居庸至宣化府雜詩

漁陽東部古藩屛。城闕岧嶢鎭渤溟。嵐氣曾深連海白。燒痕春暖入關靑。天臨碣石星分尾。地接巫閭屋建瓴。且喜輿中烽火靜。麥疇殘雪潤郊坰。永平郡樓作。

牛頭山畔石槽西。故壘當時化樓隄。恩重杯池營第宅。勳銘衙堵紀招提。但聞白海屯軍壘。想像紅橋戰馬嘶。重向陁羅臺上望。翠岑千疊總淒迷。懷義縣懷古。

左臨虎北右飛狐。龍關千年憶霸圖。絕塞關山秦上谷。極天嵐朶漢軍都。明昌廢苑生禾黍。統漠荒臺長樺榆。樵牧不知兵燹事。沙陀斜日覓浮圖。宣化道中作。

上都宮殿繫煙霞。巡幸年年說帝家。龍虎平章稱捺鉢。鶯鶯名迹近亭嘉。陪京四達興和路。恨事千秋晃忽叉。倜悵聲明剛末造。鈔張文集徧中華。多倫諾爾懷古。

過街石塔儼嵌岑。泰定三年鑿字深。書法畏吾兼蒙古。居庸關塔，蒙古書，畏吾書，知是前朝作古書。眼明誰似顧亭林。

一統皇元志不虛。熱河八到採無餘。當年傳是樓中物。世上還疑有此書。

興中故郡令公祠。苦被蒙人笑十姨。卻有錢唐厲樊榭。爲稽原父集中詩。

昌平山水記堪徵。斷碣殘當十四陵。南北並時論紀載。千秋文集有崑繩。

說與濮誰更不疑。倒流山水太離奇。元明兩代眞行錄。異事無人解入詩。倒流水在圍來縣東十里。

冶鐵關門布蔟蔟。銜枚背畏大金知。甲申三月居庸道。不用紆途札八兒。

萬口喧傳土一坏。東西靑塚各千秋。豹房內傳凋零盡。延慶州志引武宗外紀，李鳳姐居庸關，土人名白墓。不惟人疑綴白塋。

灤陽試院題壁詩

熱河秋景總如春。綠意紅情色色新。衙署上頭行殿近。宵閒誰似道中人。

虎北嚴關斗可攀。難逢峻法小坡陀。灤平縣側灤河畔。一幅橫屛似此多。

德勝峰頭十八盤。宋人行記數巑岏。照朝驛路紆徐甚。新館雕窗放一般。

前明猶有崔墩臺。千里松林嶺路迴。今日昇平無界限。行宮深處萬山開。

甯古塔記略

吳振臣著

95

甯古塔記略

清　吳江吳振臣南榮著

長白西清黑龍江外紀曰.甯古塔吉林屬城.俗呼甯古臺.仍寶卿邊紀略曰.甯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八里.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舊城.索瑚爾人呼爲佐街上.甯古塔西面皆山.皮兒哈河繞其前.公衙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

我父漢槎公.遭丁酉科場冤獄.遣戍甯古塔.以順治戊戌八月出塞.我母葛孺人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覲.而以舅姑在堂.兩女稚弱.不敢顯言.我大父燕勤公微知之.以我父孤羈天末.既無贖罪之資.而又子身無可倚恃.我母既毅然背行.褒而壯之.遂爲料理出塞計.以大姊許字吳郡侯三楊公長子帖暨.二姊就崑山李氏姨撫育.庚子冬.自吳江起行.遣家人吳御及沈華夫婦同送我母至甯古塔.辛丑二月初五日到戍所.甲辰十月十四日寅時生子.命名曰振臣.以大父庚辰甲科.而余甲辰生也.小字蘇還.取往還故里之意.且以蘇關闕相況.字曰南榮.康熙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三妹.甲寅十月二十四日生四妹.甯古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甯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爲甯古.個爲塔.其言甯古塔.猶華言六個也.有木城兩重.係國朝初年新遷.去舊城六十餘里.內城周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其北因有將軍

黑斤即赫哲部.有薙髮黑斤.有不薙髮黑斤.

衙署.故不設門.內城中惟容將軍護從及守門兵丁.餘悉居外.城周八里.共四門.南門臨江.漢人各居東西兩門之外.予家在東門外.有茅屋數椽.庭院寬曠.周圍皆木牆.沿街留一柴門.近窗牖處.俱栽花木.餘地種瓜菜.家家如此.因無買處.必須自種.後因吳三桂造逆.調兵一空.令漢人俱徙入城中.予家因移住西門內.內有東西大街.人於此開店貿易.從此人煙稠密.貨物客商.絡繹不絕.居然有華夏風景.

予父惟館穀爲業.負笈者數人.諸同患難子弟.爲陳昭令、葉長民、孫鏞宗、儲章、許丙午、沐中貞、田柏園及呂氏昆季.予二歲時.副都統因大將軍病發.令箭遣予父及錢德惟、年伯立詡往烏喇地方.此時天寒地凍.雪深四尺.又無牛車帳房.賴孫許兩家協力相助.乃得起行.初六日黎明.登車.山草蓬爲雪擁.艱苦萬狀.一車所載.不過三百斤.牛料人糧重有百斤.人日復坐其上.除被褥之外.一物不能多帶.行至百里.人牛俱乏.又賴湖州錢方叔復借一牛車.沈華及吳御始免步行之苦.至第三日.將軍復命飛騎追回.倘再行兩日至烏雞林.雪深幾丈.人牛必皆凍死矣.

予五歲始就塾讀毛詩.時邏車國人造反.又名老羌到烏龍江黑斤諸處搶貂皮.鋒甚銳.其國在大洋東.相去萬里.所產多羅絨.漆器最精.人皆深眼高鼻.綠睛紅髮.其猛如虎.善放鳥銃.有名西瓜砲者.其形如西瓜.猛敵營之處.近雖數里外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滿洲人皆畏

撥什庫.領催也.黑龍江外紀云.滿洲以識字者充補.

之.將軍上疏求救.即率部撤.流人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當役.選二百名服水性者.爲水軍.習水戰.又立三十二官莊.屯積糧草.令一到.將軍即遣人請紳袍到署.面諭云.發汝罷難年.念汝輩俱有前程.差徭不以相累.今邊警出意外.上命急公.現有水營莊頭壯丁三件事.隨汝意自任一件.三日後具覆.是即我法中之情.時聞令諸公.皆相向流涕.將軍亦爲淒然.將軍又云.惟認工可代.于是各認工.命父認太常寺衙門.此二月初三日事也.山陰鄒奕喜、李兼汝、楊友聲、宜興陳衛玉、蘇州楊駿聲、同年伍謀公皆當水手.以二月十一日往烏喇.二三年後.予家無力認工.邏車國亦講和.復得部文.俱以紳袍例.優免往烏喇戍.亦得回甯古.惟官莊之苦.至今仍舊.每一莊共十人.一人爲莊頭.九人爲莊丁.非種田即隨打圍燒炭.每人名下.責糧十二石.草三百束.豬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蘆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爲官物.衙門有公費.皆取辦官莊.余窗友陳昭令者.父鍾愛之.因在官莊萬無出身之日.我父言于將軍.稱其精通滿漢文理.將軍即用爲官莊撥什庫.總三十二莊.後復兼管筆帖式事.辦事勤能.不數年.遂得實授八品筆帖式.後將軍調艾渾.隨行.又數年.歷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丞.蓋流人無選內地之事.部議忽到.同流者皆以書錦相賀.昭令喜極轉生疑懼.

乃赴部閱明，時熊賜履爲冢宰，以爲八品筆帖式，不宜選縣丞，當得彼處驛站章京，卽留滯不發，于是照令叩頭固請，終不可得，大概久沉淪底，無升天之望，其可悲悼如此，予七歲，鎮守巴將軍聘吾父爲書記，兼課其二子，長名額生，次名尹生，余及同山烏打哈隨學，巴公長子，晝則讀書，晚則騎射，各攜自製小箭一十二枝，每人各出二枝，如聚五人，共箭十枝，豎于一簇，遠三十步，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每以此爲戲，

予曾於六月中旬下遇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頃刻卽連，又斷四五，復卽如舊，有更速，再斷之，每段用木夾擲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云，此卽續弦膏，弓弦斷處以此膏續之，膠固異常，雖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之，

予十四歲，我父爲聘葉氏諱之馨字明德之女，葉公浙籍四川重慶府之巴縣，甲午解元，任雲南大理府理刑，與吳三桂忤，流寓甯古，在徙所爲鎮府推重，婦兄名愷字長民，癸亥奉赦，長民送兩大人骸骨歸蜀，復入籍奉天，有子四，長名珍文，丙子北闈，次名玠文，太學生，三名璵文，奉天府學生，四名瀋文，此係患難親戚，兒輩不可忘也，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卽有濃霜，八月中卽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卽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後，日向和暖，大異曩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囘此陽和也，

北方人謂徐陵曾熱來，同此云譜。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遍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鯿，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予少時喜釣，每于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而歸，又有一種生于江邊淺水處石子下者，上半身似蝦，下截似蟹，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名哈什螞，今上祭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鱘鰉魚，他如青魚鯉魚鯿魚鯽魚，其最多者也，有借名静令者，亦江左人，因事戍此，建一觀音閣于崖下，夏秋時遷客騷人多遊焉，冬則河水盡凍，厚四五尺，夜間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魚輒聚其下，以鐵叉叉之，必得大魚，

北方無楓，此未確。

上常于冬至前後遣人取魚，亦以此法，因甯古魚之肥美，實異於他處耳，

石壁之上，則有一朗國，卽甯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臨馬耳河，宮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臺，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皆剝蝕不

可辨識，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欹，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許，又有荷花池，長數里，東門外三里有林名覺羅，卽我朝發祥地也，自東而北而西，沿城俱平原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予家采爲玫瑰糖，土人奇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曰克，形似小楊梅而無核，味絕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栗，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而梨子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做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也，山查大而紅，亦爲糕，予家常食榛子腐，松子糕，不覺其珍也，產人參，爾時多賤，覓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于深山草叢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鬆，掘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間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今之醫家俱以白色者爲貴，名爲京參，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曬于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與不足也，故士人貴紅而賤白，蒸參之水，復以參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參味同，人參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卽生，但參在本地服之不能見效，予父初到甯古時，以參半斤煎服，反瀉半日，不可解曉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腿蘑菇，木耳，蕨菜，蕨菜極多而肥，

東山名爾陽哈答，極高峻，在對江，石壁插于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參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極多，松子采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爲呼兒喀，又六百里爲黑斤，又六百里爲非牙哈，總名烏稽韃子，又名魚皮韃子，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死以片綵裹尸下棺，以木架插于野，置棺于架上，俟棺木將朽，乃入土，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騾，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砮，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于鐵，土人用以礪刃，名爲昂威赫，卽古肅慎氏所貢楛矢石砮是也，予父攜歸示諸親友，王阮亭載之池北偶談中，水中產五色石如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歲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査哈船，江行至甯古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并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襪，挺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上，餘聽彼貨易，所賜之扇不知用，漢人以零星物件易之，其人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又各色錦片粧緞，其所衣魚皮極軟熟可染，喜五色糯米珠并銅錢，繫鈴縫於衣旁，行動有聲，彼此稱呼曰安答，黑斤人留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爲第一，富者多以鵰翅蓋屋，貂皮爲帳爲裘，元狐爲帷，狐貉爲被褥，非牙哈

呼兒喀，卽皮兒哈部，非牙哈，卽費雅喀。烏稽，卽窩集者，林也。

黑龍江外紀云。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新曰伊徹。轉而爲伊齊。一氣。其初多吉林產也。

亦留髮。男婦不著褲。耳垂大環。鼻穿小環。所產貂皮略次。以樺皮爲船。止容一人。用兩頭槳。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歸。呼兒喀則剃頭。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鼠爲次。惟黃狐。黃鼠。魚肉乾頗佳。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愚而有信義。有與店家賒綢緞蟒服者。店主擇黑貂一張爲樣。約來年照樣還若干。至次年必照樣還清。有他故亦必託人寄到。相去千里。又非舊識。而不爽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今上愛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者數年。令從呼兒喀遷至甯古。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則令入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卽此也。滿洲語謂新爲衣扯。猶云新滿洲也。滿書譯爲衣扯曰義氣者。漢音之訛也。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營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須學禮儀。一體上衙門。次日有官者約同齊到。有戴笠者。有負叉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卽以叉袋墊地而坐。雖衣大紅蟒袍。其叉袋仍負於背。不稍去。以便於買物也。後命進京。有不願者聽歸本土。一日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親臉。唧唧有聲。以此作別。近于都中見之。大非昔比。禮貌言談。亦幾與滿漢無異矣。

北山離城十里。重巖疊嶂。古樹叢密。城內人家俱于此樵采。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額宮里。又六十里卽舊城。臨河。河內多蚌蛤。出東珠頗多。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靑色。有白色。非奉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浴于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攜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西則一朗阿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窩兒河深。噶什哈必兒汀。此處水極深。上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亦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一靑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靑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旣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丸。紅光獨寸許。爲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某王所得。價以二千金。此後石崖昏黑。無光矣。江中往來俱用獨木船。名威呼。凡各村莊。滿洲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所謂馬有靑芻客有粟也。如兩人遠出。年幼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則最幼者服事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叉而漢濟。甥曰齊頒卽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廝曰哈哈朱子。丫頭曰叉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畏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烟立者夫。吃酒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硯注。金曰

柳邊紀略云。甯古三樣寶。人參貂皮烏臘草。

黑龍江外紀云。白土和而漫壁。稱糊泥。惟甯古塔有之。

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鰲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喏。不是曰涯喀。官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奚。立曰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呐蜜。來曰朱。要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卽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蜜。賣曰溫蝶蜜。兩曰央。錢曰卽喀。一曰烏尤。二曰朱。三曰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俀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阿打。流人間有逃歸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諱云自返。亦不之罪。大率信義爲重。路不拾遺。頗有古風。今則不能矣。最善于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便失之矣。有草名烏臘草。出近水處。細長溫軟。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土諺云。甯古三樣寶。指人參。貂皮。烏臘也。所產之物。俱異于他處。香瓜極香甜。夏日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所以各處流客。無不服水土者。我父素羸弱。到彼精神充足。其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米。四月初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農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車載歸。足冬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因冰滑。故用扒犁。似車而無輪。仍駕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穩。暇則采松子并取火絨。絨生於木樂中。取之可爲粥。微黃色。可以引火。其臭頗香。或開窯燒炭。或伐大樹作器用。無瓦器。其盞碟盆盎深盆之屬。俱以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似吾鄉之紫蘇子也。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糠燈。其製以麻梗爲本。蘇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勻。粘麻梗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窩。其蜜無數。送人數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蠟。遇喜慶事。漢人自爲蠟燭。滿洲人亦效之。然無賣者。大小人家做黃蠟湯。每飲用碗羹不用箸。謂箸曰差非。又曰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叉不哈。碗曰應槃。出門者腰帶必繫小刀匙子袋火鏈袋手帕等物。小刀曰呼什。火鏈曰鴉他。雄袋曰法拖。手帕曰封枯。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甯府。離此七百里。衣冠皆古制。以江爲界。甯古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禁往來。每於十月。奉命到彼置鹽。并貨易牛馬紙筆扇鐵稻米等項。稻米至甯古。每升須銀二三錢。惟宴客用之。甯古西南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亦設官府。此處出海參爲第一等。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滑可觀。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炕。炕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卽出外

亦然。櫃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掛。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壁樹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即爲內房。臥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無作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婦女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禮。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矣。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上於太廟中用男莽式禮。凡大小人家。門前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者。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瑪。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於木竿頭。將豬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炕上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即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釀米兒酒。如吾鄉之酒釀。味極甜。磨粉做糕。糕有幾種。皆略用油煎。必極其潔淨。豬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爲主。衣服外繫裙。裙腰上周圍繫長鐵鈴百數。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鏜鏜然。口誦滿語。腰搖鈴響。以鼓接應。旁更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設炕桌。羅列食物。上以線橫牽。線上掛五色綢條。似手巾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滿漢相識及婦女必盛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

清明掃墓。富貴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羅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即平日米糧箱籠俱以頭戴。

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大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於門外問安而去。

遇婚喪喜慶等事。無請帖。無鼓樂。無男女儐相。訂婚時。父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桌。如吾鄉之官桌。上鋪紅氈。茶果綢緞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裝奩如箱匣鏡臺被褥之類。亦放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仍掛紅綠綢。婦入門只拜公姑。無交拜禮。如漢人請親戚扶新人行禮。滿洲人家喜筵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籐扳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念嚜喏喏也。喪事將入殮。其夕親友俱集。名曰守夜。終

夜不睡。喪家盛設相待。俟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之類。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只一年而除。以不剃頭爲重。

春秋二季。將軍令兵丁於各門城上晨夕兩時吹笳。聲聞數里。冬至令兵於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來年草木更盛。又每歲端午後。派八旗撥什庫一人。率領兵丁造名。將合甯古之馬。盡放於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繫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中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各認木牌牽回。

四季常出獵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間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按八旗排陣而行。成圍時無令不得擅射。二十餘日乃歸。所得者虎豹豬熊獐狐鹿兔野雞鵰翎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頗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雞最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雞頗有名。然遠不及矣。每一獵車載馬馱。不知其數。鷹第一等名海東青。能捉天鵝。一日能飛二千里。又有白鷹蘆花鷹。俱極貴重。進上之物。餘則黃鷹兔虎鷂子亦皆猛於他處。有鵰極大而多。但用其翎毛爲箭。

每於三年後。將軍出示。無論滿漢。其未成丁者。俱到衙門比試。名曰比棍。以木一根。高如古尺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冊點名。於木棍下走過。適如棍長者。即註冊披甲派差食糧。如不願者。每歲出銀六兩。名曰當幫。辛酉三月。予於此棍已合式。將派差矣。予父言於將軍乃止。

是歲烏喇將軍忽遣人邀予父。將以爲書記。兼管筆帖式及驛站事務。訂於九月中合家遷往烏喇。頗以爲喜。曾七月內還鄉留下。乃不果。八月十八日爲予娶婦葛氏。氏賢而孝。兩大人甚愛之。遂理歸裝。飲餞無虛日。皆相持哭失聲。不忍別。至九月二十日起行。將軍遣撥什庫一人兵八名護送。又發勘合。撥驛車二兩。驛馬二匹。及飲食等項。按驛供給更換。親戚之內眷送至一朗岡而別。親友及門俱送至沙嶺。聚談徹夜。至曉分手。我父哭不止。策馬復追二十餘里。再聚片時而回。患難交情。如此之深也。次日經過石頭甸子。石質相連不斷。闊三十里。東西長三百餘里。其底嵌空玲瓏。車馬行動有聲。冰泮時下有流澌潺湲。亦一奇也。第二站名紫而漢紫臘。第三日進大烏稽。古名黑松林。樹木參天。槎枒突兀。皆數千年之物。綿綿延延。橫亘千里。不知紀極。車馬從中穿過。且六十里。初入烏稽。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明。凡進烏稽者。各解小物懸於樹上以贈神。予父帶有同年鎮江張升季年伯骸骨。幷其女還姐歸鄉。車馬至此不前。鞭之亦不行。予父覺有異。乃下馬向空再拜默禱。即行動如初。無不驚異。因念古人建立壇墠。必植松柏以

爲神所憑依.今可識.其非虛誕矣.其中多峻嶺巉巖.石徑高低難行.其上鳥聲啁啾不絕.麝鼪狸鼠之類.旋繞左右.路不投人.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颯颯.不可名狀.予父同內舂山正路而行.予則同護送諸人由側路打獵.所獲頗多.是夕宿於嶺下.帳房臨澗.澗水淙淙然.音韻極幽閒.兵丁取大樹皮二三片.闊丈餘.放地上.即如圍篷船.儘可坐臥.拾枯枝炊飯.并日間所得獐鹿.燒割而啖.其餘火至曉不絕.迨夜半.怪聲忽起如山崩地裂.乃千年枯樹忽焉摧折也.至今思之.猶覺心悸.第四站名昂邦多紅.第五站名拉發.穿過小烏稽.經過三十里.情狀亦相似.第六站名厄黑木.第七站名泥濕哈.十里渡松花江.源亦發自長白山.通黑龍江.墨爾根.愛渾等處.總歸於混同江.烏喇有船廠.造大船往來諸處.故又名船廠.有將軍鎭守.本甯古塔將軍調此.即前與余父有書記之約者.留數日.更換勘合.如前護送.烏喇第一站名蘇通.第二站名衣而門.第三站名雙羊河.第四站名一巴旦.第五站名大孤山.第六站名黑而素.第七站名野黑.第八站名棉花街.四十里至烏邊堡.即柳條邊.柳條邊垂楊數百里.係前朝所種.以隔中外.今仍有章京守此.盤詰往來.亦要害地也.又十五里至開原縣.又五十五里至高麗站.又十五里至鐵嶺縣.又六十里至懿路站.又七十里至奉天府.時奉天將軍.即丁酉刑部江南司問官.當時極憐我父子之才.聞我父將至.遣人至柳條邊迎候.至奉天.遂留半月餘.亦更換勘合.照前護送.奉天府第一站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澡流河.四十里至白旗堡站.七十里至二道井子.五十里至小河山站.爲廣甯縣.十五里至廣甯站.三十里至閭陽驛.四十里至石山站.三十里至大凌河.四十里至錦州府.六十里至高橋站.六十里至甯遠州.六十里至東關站.六十里至涼水河站.八十里至山海關.山海關即秦之長城第一關也.城高而厚.南入海四十里.北面大山多極其高峻.城則隨山高下而築.關門向東大路有一嶺.出關者稱爲悽惶嶺.入關者稱爲歡喜嶺.嶺下有孟姜女廟.是夕宿於嶺下.兩大人各述當日出關景況.今得到此.眞爲歡喜.明日進關.氣象迥別.又七日至京師.與親友相聚.執手痛哭.眞如再生也.

凡甯古山川土地.俱極肥饒.故物產之美.鮮食之外.雖山蔬野蔌.無不佳者.皆無所屬.任人自取.其紳士在彼者.俱照中國一例優免.與尙陽堡流徙者不同.蓋世祖皇帝念甯古苦寒.特開此恩例.凡流人至者.或生理耕種.各就本人所長.而我父惟知讀書.別無所曉.幸同社諸公.皆至大位.時時寄與周濟.乃不窘乏.甯古去京四千餘里.冬則冰雪載道.其深丈餘.其寒令人不能受.夏則有哈湯之險.數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測.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銹水.人依草墩而行.路一轉側.人馬俱陷.所以無商賈往來.往來者惟滿洲而已.音信難

得.歲僅一至.眞所謂家書抵萬金也.後來哈湯之上.俱橫鋪樹木.年年修理.往來者始多.大馮三兄壬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得此人.南北音信乃不阻絕.賜環之事.固同社諸公如宋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徐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衞.不忘故舊之德.而其中足跰吾敝.以成茲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焉.

嗚呼.余家方全盛時.大父燕勤公以都憲掛冠.爲一時名臣.余父暨伯父宏人公.開夏公.以詩文鳴江左.先達稱爲延陵三鳳.叔父與令公繼起同社.又比之皇甫四君.丁酉秋.我父獲雋.八方以爲得人慶.詎知變起蕭牆.以風影之談.橫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顚沛流離.迫遠戍窮荒.幾謂冤沈海底.斷難昭雪.乃皇天默佑.荷戈二十三年.百冷辟易.疾疢不作.所過將軍固山.無不憐才.待以殊禮.窮邊子弟.負耒傳經.據鞍弦誦.彬彬乎冰山雪窖之鄉.翻成說禮敦詩之國矣.洎乎長白賦入.天心嘉歎.溫詔下頒.流人復歸本土.玉門之關既入.才子之名大振.手加額者盈路.親緒論者滿車.一時足稱盛事.而余父益自韜晦.虛懷待人.孰意文人薄命.溘焉捐館.備歷艱辛.而終未克食一日之報.彼蒼者天.豈嗇其名者必嗇其福耶.嗚呼哀哉.余生長邊陲.入關之歲.已爲成人.其中風土人情.山川名勝.猶皆諳習.頗能記憶.今年近六旬.鬚髮漸白.回思昔時.不啻隔世.誠恐久而遺忘.子孫不復知祖父之閱歷艱危如此.長夏無事.纂之於紙.以爲甯古塔紀略.時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七月也.

康熙三十年前.沿松花江而下三千里.俱設城郭.直至烏龍江而止.烏喇七百里至孤兒卻.又名新城.有梅勒章京駐扎.獨地皆沙.與蒙古接壤.最多牛馬羊駱駝.又二百六十里至墨爾根.木城沙地.都統鎭守.又一千里至圖魁.木城沙地.都統鎭守.離城東北五十里有水窩.周圍三十里.於康熙五十九年六七月間.忽煙火沖天.其聲如雷.晝夜不絕.聲聞五六十里.其飛出者皆黑石硫黃之類.經年不斷.竟成一山.兼有城郭.熱氣逼人三十餘里.只可登遠山而望.今熱氣漸衰.然隔數里人仍不能近.天使到彼查看.亦只遠望而已.嗅之惟硫黃氣.至今如此.亦無有識之者.又八百里至愛渾.木城.四周皆山.城臨烏龍江.有將軍鎭守.與老搶連界.近索龍出人參貂皮.此處貂皮毛粗.不及黑斤矣.孤兒卻至愛渾一帶.俱極寒冷.六月收成.七月即霜.又非甯古烏喇可比也.此皆烏喇諸友所述者.

圖魁即卜魁齊齊哈爾城.

愛渾柳邊紀略作艾渾.

吉林外記

薩英額記

吉林外記序

天下府州縣。莫不有志。盛京有通志。黑龍江有志。又有記。吉林爲我朝發祥根本之地。並無記載。豈非闕典。謫居吉林人員內。不乏名家。何難濡筆。第人地兩生。不知風土人情。山川地名。又多係國語。以漢文字音求解。鮮不冢亥。此富椒巖大憲之所以不委諸外員。而命（薩英額）作記也。憲諭諄諄。責成甚切。不便固辭。有負大憲問政觀俗作人雅化之意。於是退食之暇。搜應採訪。集腋成裘。雖文采不足觀。而事必徵實。書皆有據。並攷志內所載。略其所詳。詳其所略。共成數篇。分別條類。呈正。惟是吉林通省衙城遺跡甚多。未及遍攷。不免挂漏。而大憲之莅吉林四任。建義學。調劑驛站官莊諸事。釋梟盜魁。（嘉慶二十四年。捉獲盜首劉福王五二犯。刑司援引嫌遣。大憲嚴飭。照響馬强盜律辦例。具奏梟示西門外。從劫之風遂息。）設雙城堡屯田。墾伯都訥閒荒。備移京旗。開旗人萬年之生計。種種善政。不可枚舉。自愧學淺。不能詳述。統俟後之君子。吉林堂主事（薩英額）謹識。盛京通志。列吉林將軍所屬形勢圖。瞭如指掌。亦既詳且明矣。此圖僅繪長白山、望祭山。記瑞也。繪松花江、及邊柵。記關津也。繪四鎮、四協。記官也。一統河、暨邊外之長春廳、附焉。記台站。記墩里也。且補通志所無。展卷之餘。益著同軌之盛焉。

繪圖原闕

吉林外記目錄

卷一
御製詩歌
卷二
疆域形勝
山川
城池
卷三
滿洲蒙古漢軍
建置沿革
驛站
船艦橋梁
卷四

職官
兵額
卷五
俸餉倉儲
事宜
卷六
學校
學額
儒林文苑
祠祀
卷七
田賦
物產
公署
人物
卷八
時令
風俗
古蹟
雜記
卷九
貞節
卷十
雙城堡
伯都訥屯田

吉林外記卷一

清　薩英額撰

御製詩歌

御製松花江放船歌。康熙二十一年。

松花江。江水清。夜來雨過春濤生。浪水疊錦繡縠明。綵帆畫鷁隨風輕。簫韶小奏中流鳴。蒼巖翠壁兩岸橫。孚雲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龍驚。連檣接艦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銳精。旌旄映水翻朱纓。我來問俗非觀兵。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衝波行。雲霞萬里開澄泓。

經葉赫廢城。

斷壘生初草。空城尚野花。翠華今日幸。谷口動鳴笳。

入烏拉境。

蒼山炭業路縣延。野燒荒原起夕煙。幾點寒鴉宿枯樹。半灣流水傍行旃。

松花江網魚最多。頒賜從臣。

松花江水深千尺。捩柁移舟網親擲。溜洄水急浪花翻。一手提網任所適。須臾收處激颭波。兩岸奔趨人絡繹。小魚沉網大魚躍。紫鬣銀鱗萬千百。更有巨尾壓船頭。載以牛車輪欲折。水寒冰結味益佳。遠笑江

南游紡鯽，猶令頒賜扈從臣，幕下傳薪遞燕炙，天下才俊散四方，網羅咸使登嚴廊，爾等觸物思比託，捕魚勿謂情之常。

駐蹕烏拉之船廠，值壬戌春夏，巡行此地，每五日、一奏請聖祖母太皇太后安，今不可得矣，睿志悵慕。

竹間慈甯草奏箋，夜張銀燭大江邊，重來往事俄追憶，轉眼光陰十七年。

烏拉山陝阻，古木灌莽，澤淤偏野，卽黃龍府之地也，今人未暇詳致。

賦詩二首。

岡闞騣脊亂高低，駿馬迎風不住嘶，碩鼠草深行淤園，遲回應惜錦障泥。

路轉山環雜古柯，覆茅苫舍傍坡陀，殿門湮沒迎金界，虎穴熊巢處處多。

行圍所經輝發、葉赫、哈達諸屯，皆我祖宗之所闢，幷遺跡存焉，賦詩二首。

鐵馬金戈百戰時，戎衣辛苦首開基，樹邊駢膝聲先定，始布中原一著棋。

垣墉遺跡尙山坳，路地平城闢土茅，盡滌塵沙真不易，仰思遺烈駐雲旃。

御製詩乾隆十九年。

七月五日東巡，自避暑山莊啓蹕之作。

避暑居停遞曉秋，朝來淸蹕啓龍斿，遠人宴罷鴻儀備，炎月棲遲馬足休，恰悟茲來卽向往，因思欲進每登留，山田是處慈華黍，未敢先期道有收。

上陵誠蘊十年餘，觸日金風行色舒，山館兩看蟾猶近，吉林東指路遐紆，每懷侯度咨休助，常喜慈寧率祀居，七萃咸能知大義，專因跋涉怨者予。

賜吉林將軍傅森。

數處開牙盡有名，大東坐鎮冀陪京，將軍底事無勳勣，聚治重熙值太平。

入伊屯邊門。

部落行將逼，吉林望不遙，迎人山色近，礙路漲痕消，村墅經楓葉，淡煙進柳條，初來原故土，所遇匪新招。

賜吉林將軍及官員兵丁宴。

黃嶺青山脇日晴，沛豐儀宴浹羣情，恩頒軍士皆霑澤，席賁嘉賓適鹿鳴。時蒙古王公扈駕者亦令入宴。卻喜多人能作舞，國朝喜起舞，乃滿俗宴樂所用之，俗所謂嘛克新者也。翻嫌小部鎮新聲，本來此地無租賦，底用當筵觀誠征。

駐蹕吉林將軍署復得詩三首。

霏微夜雨曉來輕，啓蹕油雲候忽生，幾點秋霖剛過陣，滿空旖日大開晴，地靈信是庥祥兆，人意都增悅豫情，天作高山欽仰近，應歆切切藹先誠。

星漢南來直北流，國語松阿里烏拉，松阿里者，卽天河也，漢語因名松花江。縈迴溝洄衛神州，城臨銳水滄煙上，地接屏山綠樹頭，輻輳閭閻市中日往來，舸艦織淸秋，設教圖入丹靑畫，應擬宣城謝氏樓。

皇祖當年駐蹕衙，迎鑾父老尙能誇，距無瀕捕因將敬，所喜樸淳總不奢，木柞煙箇猶故俗，紙窗日影正新嘉，盆中更有仙家草，五葉朱旋莖四椏。

駐蹕庫勒訥窩集口占。

窩集夫何許，遙瞻已不凡，眞堪稱樹海，乍可悟華嚴，紫翠紛闐阿，龍蔥鎖嶺巖，恰如望瀛渤，未飮早知鹹。

乾隆四十三年。

人葠。

深山邃谷中，叢枝滋茁，歲產既饒，世人往往珍爲上藥，蓋神皋鍾毓，厥草效靈，亦王氣悠長之一徵耳。

奧壤鍾靈產神草，三椏五葉迥常倫，卽今上藏成凡品，自昔天公罔異珍。昔陶弘景稱人葠上黨者佳，今惟遼陽吉林寧古塔諸山中所產者神效，上黨之葠直同凡卉矣。氣補那分邪與正，人葠因能扶羸濟弱，然余謂其助正氣，卽助邪火，而人多思藉以資補，每受其害而不悟，亦可嘆矣。口含可別僞和眞，文殊因能活能殺，冷笑迷而不悟人。

貂。

烏拉諸山林中、多有之，索倫人以捕貂爲恆業，歲有貢額，第其等以行賞，冬時供御用裘冠，王公大臣亦服之、以昭章采。

東瀛物產富難詳，美蟲尤稱貂鼠良，喜食松皮和栗實，色惟重黑乃輕黃。貂以豐厚純黑者爲上，黃又次之，名蟲深灑而香，則以喜食松栗之實故也。談被困蘇季子，狗盜獻嗤齊孟嘗，狐白那堪相比擬，名裘黼黻佐朝章。貂裘可作端罩，三品以上大臣及京堂翰詹官皆得用之，若端罩，低以供御，餘惟皇子諸王亦得用爲朝祭之服。

東珠。

東珠出混同江，及烏拉寧古塔諸河中，勻圓瑩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顆，王公等冠頂飾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寶貴焉。

出蚌陰精稱自古，大東鍾瑞未前聞，混同鴨綠二江名。圓流顆，合浦交州獨產分，取白珠軒供賦役，採珠者，乃打牲烏拉包衣下食糧人戶，合數人爲一起，捐之珠軒，以四月乘舟往，至八月回，各以所得之珠，納之於官，如供賦焉。殊他蜑戶效般勤，綠嵐亦識留名喩，沽譽雖更舊制云。

松子。

松子諸山皆產，而迤東所產更勝，蓋林多千年之松，高峯數百尺，枝條既茂，故結實大而芳美，亦足徵地

氣洩培之厚也.

窩集林中各種松中生寶者亦稀逢.大雲遙望歸一色.寶塔近瞻湧幾重.松子生松塔中.其形下豐上銳.層層鱗砌.望之如寶塔.每層各嵌一粒.既熟.則層層開而子落.鮮切蚌合形磊落.三稜五粒味甘濃.偓佺曾遺堯弗受.小契子房學步蹤.

法喇.拖床也

似榻無足.似車無輪.冬日御之.亦有施氈幄.及覆鹿皮圍者.以馬牛騾.挽行冰雪中.穩捷便利.

服牛乘馬取諸隨.制器殊方未可移.似榻似車行以便.日冰日雪用皆宜.孤篷難遜風帆疾.峻坂無愁銜橛危.太液拖床龍鳳飾.椎輪大輅此堪思.

拉哈.坯牆所綴麻也

築土墼坯爲牆壁.以橫木約尺許爲一檔.綴麻草下垂.綠之以施坯墁.經久不倒.亦國初樸素故俗也.

層層坯土砌爲牆.綴以淝麻色帶黃.婦織男耕斯室處.幼孳壯作舊風藏.庭稱鑿遁顏家園.瞍驗操嗒坯者王.故俗公劉傳芮鞫.九重此況慎毋忘.

霞綳.樺燭也

以蓬梗爲幹.搏穀糠和香塗之.燃以代燭.用資其亮.開國勤儉之風.即此可見.

搏糠塗梗傳之舊.繼日相資夜作勞.士障葛燈應慣模.騎頭鳳腦漫誇豪.未知勤讀鄰鑿壁.且佐服田宵索綯.此日宮官試燃者.稱先何異士風操.

周斐.樺皮房也

樺皮厚盈寸許.取以爲室.覆可代瓦.旁作牆壁戶牖.即以山中所產之木用之.既不勞而工省.滿洲舊風.無殊周之陶復陶穴也.

野處穴居傳易傳.聖法 樺皮爲室鮮前聞.風何而入雨何漏.梅巽其梁闌巽牸.占吉爲頭鵲常報.防寒牆冉鼠逆黨.稱名則古惟淳樸.御此斐然周尚文.

賜吉林將軍福康安.乾隆四十三年

從征能奮武.福康安以侍郎命征剿金川.奮勇著績.錄其功授爲勇.列紫光閣前五十功臣. 貳部亦通文.知可棟樑任.因教節鉞分.迎鑾仍扈蹕.鎣悃匪究勤.故父家聲在.福康安爲故大學士忠勇公傅恆之子. 勉之聞所聞.

賜吉林將軍慶桂.乾隆四十八年

適願因從獵.扈蹕日趨隨.雖未父皆誠.慶桂乃尹繼善之子.繼善嗣慶桂由父蔭得官. 猶存世德規.倖之習政事.曾在軍機處行走. 已可鎮邊陲.大子論孫武.其言汝尚思.桂冒多病.且尚有生母.故訓之.

賜吉林將軍秀林.嘉慶十年

皇清發祥始.福地接興京.境擅山川異.人皆弧矢精.抒忠盡汝職.務本副予誠.訓練咸英銳.舊章慎勿更.

賜吉林將軍松筠.嘉慶二十三年

天造邦家肇.吉林實故鄉.白山發祥遠.黑水溯源長.守土依前則.詰戎率舊章.頑民勤教化.務令順綱常.

仿通志首列天章.所以尊聖訓.而昭敬謹也.

薩吉夫主政以所編吉林外記見示.載衒書富媼嚴師惠政多.因題其後. 蔣瑞辰元佰

挹婁陳跡久難尋.安樂今傳治世音.都會盡沿新鴨水.醇風直溯古雞林.金城雙城堡.古金時故城. 獨墾農桑業.王驥舍太寺.新墾雙城堡屯田.記略三屯乃松將軍籌辦. 玉塞三瞻桀戟臨.松將軍三任吉林將軍. 頻有文人能載筆.桑陰記遍又棠陰.

元佰.安徽桐城人.進士出身.初任至工部郎中.因公獲罪.遣戍瀋陽城.委管院山長.生徒中試二名.著有成效.將軍富俊.奏賞主事銜.升工部副郎.又獲咎遣戍黑龍江.捐贖回籍.見此記前編.故有此作.

吉林外記卷二

疆域形勝

山川

城池

疆域形勝

吉林烏拉.在京師東北二千三百里.我朝發祥之始.爲滿洲虞獵之地.順治十五年.因防俄羅斯.造戰船於此.名曰船廠.後置省會.移駐將軍.改名吉林烏拉.寧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打牲烏拉.各城隸焉.國語.吉林.沿也.烏拉.江也.以軍民住居沿江之一帶也.康熙二十四年間.諭旨內.謂幾林烏喇.舊志又謂吉臨烏喇.曰幾與吉.臨與林.漢字音同也.今通稱吉林.從漢語之省文也.然於國語.不相屬焉.其境.南至訥秦窩集.七百三十里.至長白山.一千三百里.東至都嶺河.寧古塔界.四百里.西至威遠堡.盛京界.五百七十里.北至法特哈門.黃山嘴子.伯都訥界.一百九十五里.遙迎長白.近繞松花.扼三省之要衝.爲兩京之屏障.是吉林烏拉之形勝也.

布特哈烏拉.舊爲那拉氏.布古泰貝勒之國.太祖討平之.授其子孫官職.編戶萬家.舊城臨江.康熙二十

四年。改築於舊城之東。防水患也。聖祖巡幸駐蹕。詔黃龍府即其地。賦詩、有疆隅渾沒遼金界、虎穴鷹巢處處多、之句。布特哈。諺言漁獵也。烏拉、江也。故有打牲烏拉之稱。打牲。漢語也。烏拉、國語也。迹譌之則以烏拉爲地名。於國語、亦不相闗焉、通志、亦作打牲烏拉。城在今省城北七十里。南至三家村、四十里。北至康家屯、六十八里。東至圍山子、二十三里。西至忍丕口。二十四里。皆與省城迷界。峰呈東嶺。屏列一方。水滕松花。帶環三面。是布特哈烏拉之形勝也。以後吉林爲拉。書吉林布特哈烏拉、書烏拉。從漢語省文也。

伊通河。以河得名。河源出額黑峰。北出邊外、入混同江。舊志、作易屯河。而於河出邊之處。又曰一統門。易屯、一統。皆伊通之訛音也。在省城西二百九十里。東逆省會。西逆開原。兩省通衢。一水環繞。是伊通河之形勝也。

額穆赫索囉、舊窩集部地也。以額穆和湖得名。索囉、國語也。太祖命貝勒巴雅喇、率兵征東海。取鄂摩和索囉屯寨。即此額穆赫也。音同字異。今漢語、直稱爲額穆索矣。在省城東三百六十里。山衞三方。水環一帶。是額穆赫索囉之形勝也。

巴彥鄂佛囉邊門。舊名法特哈。以山得名。山在法特哈江西。高十餘步。周數十步。形如象蹄。山根下、有蹄爪之痕。聖祖巡幸駐蹕。指門外黃山嘴子。改名巴彥鄂佛囉門。在省城東北一百八十里。門外至黃山嘴子十五里、伯都訥界。國語。法特哈、蹄也。巴彥、富也。言林木茂盛也。鄂佛囉、山嘴也。

伊通門。即易屯邊門。又稱一統門。在省城西北一百九十里。門外長春廳界。

黑爾蘇邊門。即克勒蘇門。黑爾蘇。長白山西北河名。稱克勒蘇者。漢語還音之訛。舊志、亦作黑爾蘇。在省城西北四百六十七里。門外蒙古界。

布爾圖庫邊門。舊名布爾圖庫蘇巴爾漢。又名半拉山門。布爾圖庫、未詳。或稱蒙古語完全之義。蘇巴爾漢。國語塔也。以門之東南塔山爲名。乾隆年間。奉部文。裁蘇巴爾漢四字。惟稱布爾蘇庫。舊志、稱布兒特庫蘇巴爾漢門。在省城西北四百六十里。門外蒙古界。

以上四門。自法特哈東亮子山至布爾圖庫西威遠堡門。闗長六百二十二里。邊柵高四尺五寸。邊壕寬深各一丈。聖世遐邇晏康、貢琛萬國。邊門之設。誌疆域也。

長春廳。蒙古郭爾羅斯地也。郭爾羅斯公、恭額拉佈坦。私招內地民人張立緒等開地。嘉慶四年。奉旨派將軍秀林。會同盟長拉旺。前往查辦。將軍秀林等。以事閱多年。已開地二十六萬餘畝。居民二千餘戶。未便驅逐。奏請設立通判巡檢彈壓。歸吉林將軍管轄。在省城西北二百八十里。南至伊通邊門十五里、省城界。東至穆什河、一百九十里。西至巴延吉魯克山、四十里。北至吉家窩鋪、一百七十二里。皆蒙古界。枕山帶河。遠鎮沙漠。是長春廳之形勝也。

寧古塔。國語、數之六也。　開國方略。六祖各築城分居。稱寧古塔貝勒。因以爲名。又稱以塔爲者、附會也。

城在今省城東南、五百九十里。南至土門江朝鮮界、六百里。東至海、三千餘里。西至都嶺河吉林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混同江蒙古界、六百里。南踞長白。北繞龍江。允爲城之雄區。壯金湯之帝里。是寧古塔之形勝也。

琿春。以河得名。與朝鮮慶源府。僅隔一江。晝則樵採相望。夜則更鼓可聞。太祖時。已有此地。八旗世族通譜謂爲舒穆嚕氏、滿洲瞽爾泰所居之地。瞽爾泰。大學士舒赫德曾祖也。地在省城東南一千二百里。南至海。一百一十里。北至佛思恆山、一百二十里。寧古塔界。東至海、二百八十里。西至土門江、二十里。朝鮮界。左環滄海。右帶門江。外控高麗。內屏重鎮。是琿春之形勝也。

伯都訥。蒙古語、鞟、曰布都訥。今通稱伯都訥者。轉布爲伯也。舊志、作伯都納。國初錫伯所居之地。錫伯、蒙古別族也。或稱有蒙古台吉、薩爾岱一戶。居住此地。今伯都訥蒙古佐領。即其遺屬也。城在今省城西北、五百四十里。南至松花江郭爾羅斯查灑界、二里。西至同東至闌陵河阿勒楚喀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松花江郭爾羅斯八圖界、七十里。江帶三方。田沃萬頃。是伯都訥之形勝也。

三姓。又名依蘭哈拉。國語。依蘭三。哈拉姓也。乃努葉勒、葛依克勒湖西哩三姓赫哲也。赫哲、俗稱黑津。指黑水爲名也。通志、稱黑眞。聖祖時。三姓赫哲貢貂皮。編三姓族長、爲三世管佐領。因以名城。城在省城東北一千三百里。南至阿穆蘭呼勒山寧古塔界、二百八十六里。北至布雅密河古木訥城黑龍江界、四十里。東至海、四千八百里。西至古哈達阿勒楚喀界、二百八十里。雙江帶環。兩山屏障。是三姓之形勝也。

阿勒楚喀。以水得名。宋史女眞國。居按出虎水之上。通志。金始祖。居布爾噶水之涯。至獻祖。定居於阿勒楚喀水之側。舊作按出虎。此爲女眞舊地無疑。按、清字音。按與阿似近。出字與楚字同。虎字首、與喀字首同。本處人習於國語。轉音之訛也。俗稱阿什河。亦按出虎之訛音也。舊志、作阿爾楚喀城。在省城東北四百六十里。南至莫楞山、一百二十里。伯都訥界。北至松花江、七十里。蒙古界。東至馬彥河、二百里。三姓界。西至闌陵河、一百二十里。伯都訥界。松花北繞。闌陵東注。是阿勒楚喀之形勝也。

拉林。舊志、稱闌霞。以河得名。清字、拉與闌。霞與林。音雖同。而轉音不同。今通稱拉林。轉音之訛也。地在省城東北四百里。南至拉林河、二十里。伯都訥界。北至松花江、一百八十里。黑龍江界。東至阿勒楚喀河、五十里。阿勒楚喀界。西至拉林河、五十里。伯都訥界。山環東北。水繞西南。是拉林之形勝也。

雙城堡。舊名雙城子。拉林多歡站、西北二十里。有土城基二。相去甚近。城基周圍。皆不及一里。白城基北。叢草迷離。間有居民。延邐百餘里。統而名之。曰雙城子。蓋金故城。而莫考其詳也。舊屬拉林協領管界。嘉慶二十年。將軍富俊。軫念旗丁生計。親詣履勘。以斯地坦平沃衍。可以移駐京旗。開散二三千戶。奏定先撥本省閒散開種。後移駐京旗。設立中左右三屯。每屯八旗。各旗各分兩翼。居中者、爲中屯。東爲左屯。西爲右屯。計人授畝。有古井田遺風。設協領等官督耕、並資彈壓。地在省東北四百九十里。東西距、一百三

十里.南北距七十里.四面仍皆是拉林界.阿勒楚喀在其東.伯都訥在其西.實省北之大屏障.岡陵西繞.松花東注.南河北江.前襟後帶.是雙城堡之形勝也.

山川

長白山.山海經.作不咸山.唐書.作太白山.明一統志云.在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亙千里.高二百里.其巔有潭.周圍八十里.舊志云.在永吉州東南一千三百餘里.按故會寧府.在寧古塔西南六十里.瑚爾哈河之南.今其內外城遺址俱在.永吉州.即今吉林.寧古塔在吉林東南五百四十餘里.長白山應在會寧府西南六百餘里.康熙十六年.內大臣武木訥等.六月三日.由吉林烏喇啓行.十六日至山麓.則舊志所云在永吉州東南一千三百餘里者是.而明一統志所云.在故會寧府南六十里者非.然康熙二十三年.駐防協領勒出等.周閱相山形勢.廣袤綿亘.與明一統志所云無異.則其所云在會寧府南六十里者.或因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封為興國靈應王.有司致祭.如今之望祭山.人人稱為小白山.遂指其建廟處而言歟.或山之北.延袤盤曲.為岡為陵.指其支脊而言歟.山之靈異.惟目睹為真.因錄方渭仁長白山記於左.

長白山記.遂安.方象瑛渭仁著.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木訥一等侍衛兼御前侍衛.費耀色.一等侍衛塞護理等.於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

十三日至烏喇.宣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山者.都統尼雅漢族祖岱穆布為世採獵.以老退閒.自言祖居額赫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鹿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喀喇大額黑等曰.陸路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於訥陰.於是喀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等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赫恩河.阿虎山.庫納訥林.雅爾薩河.薩陀河.法布爾趾河.那丹鄂佛羅地方.輝發江.拉法河.水敦林.巴克喀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喀喇大等亦至.蓋自江逆涉.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稽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旗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素遣幽索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喀喇大額黑.督柴珠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密樹茂林.搖攤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熳.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溟濛.無所見也.衆惶惑.虔誦綸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視.莫不歡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紋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

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為松阿里烏喇河.右流為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頃.峯所遊鹿.群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驚曰.神賜也.蓋登山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於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並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克騰圖.白黑噶爾漢.噶大渾.薩滿.盧克錫.法克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烏喇.十二日.抵寧古塔.遍閱命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返京.具疏聞.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封為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亙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注為鴨綠.北流為混同.國家隆興.所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睿慮周詳.穆然念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巽.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享天心而致靈現宜哉.謹摭原疏.紀實為記.用志於萬世無疆之盛云.

記內烏喇.即吉林烏拉也.

望祭山.即溫德赫恩山.志稱溫德恆山.在城西南九里.高一百五十步.週五里.每歲春秋.於山上望祭長白山之神.雍正十一年.建望祭殿於此.國語.溫德赫恩.板也.

尼什哈山.即龍潭山.國語.小魚.曰尼什哈.山之東北.有小河.出小魚.因以名.山在城東十二里.高三百

步.周十里.四面陡壁.西北有車道.盤旋而上至其巔.林木尤勝.南行百餘步.路旁有一池.石砌.相傳謂即魚池也.北有龍潭.周五十餘步.水色碧而黑.無論水旱.無長無落.周圍山高樹密.遮蓋木面.望之寂然.邃人以繩繫石投之.數十丈未得其底.相傳國初時.潭中有鐵鎖.繫於井木之上.撼之則山樹動搖.後立廟會.男女觀者.旅旅變溢.一夜大風暴雨.雷電交作.井水斷折.鐵鎖亦失所在.潭之西南有二石穴.外狹而內闊.伏而入之.可以容身.無敢深入者.探之黑暗有風.又東南林內.有樺樹一株.高九丈餘.徑二尺.上下標直.枝葉翦齊.乾隆十九年.高宗純皇帝東巡.封為神樹.春秋祭祀.與龍潭同日.

一拉木山.即東團山.在松花江之東.距城八里.國語.依蘭.數之三也.依與一.蘭與拉音同.一拉木者.轉音之訛也.曰東團山者.所以別於西也.西團山亦距城八里.兩峯相對.有左右拱峙之勢焉.

北山.在城外演武亭北.高三百餘步.樹木環抱.廟宇翬飛.俗以廟名其山.曰玉皇閣.迤東名元天嶺.岡巒起伏.東西縣亘四十餘里.實城北一大屏障也.

塞齊窩集稜.在城東二百九十里.俗稱張廣財嶺.國語.塞齊.開闢也.窩集.密林也.稜.山梁也.昔有民人張廣財.在此開設旅店.行者遂以名嶺.嘉慶二十年.將軍富俊.巡寧古塔城.十月初五日.住宿山店.初六日.於山嶺頂.席地叩祝萬壽.禮成後.改名萬壽嶺.自嶺西至嶺東八十里.叢林密樹.南接英額嶺.北通三姓諸山.東西石路崎嶇.僅容一車.東出密林.至額穆赫索囉四十八里.長白望祭.尼什哈.一拉木.北山.嵩

嶺、之外。山之著名通志者。有拉發峯、術努山、額敦山、娘爾馬峯、珠魯木克譽峯、紅石磖子山、蛋頭磖子山、分水嶺、喀巴嶺、康山、刪嶺、湖洽嶺、撒木禪山、俊圖山、巴查博多科山、阿脊革峯、佛爾門山、聖音吉林峯、佛思恆山、飛得力山、南勒克山。（北勒克山在伊通邊門西南。）元嘉博多克山、阿虎峯、河屯朔山、額黑峯、薩克薩哈山、博多克山、墩臺山、色黑力山、八嚴喀喇山、科七客山、哈蘇圖山、衣圖木哈連山、衮圖山、烏綠欒山、黑嘴山、吉林峯、登閣峯、蕩山、長嶺子、古城山、半截塔山、白石山、衣東峯、昂阿西峯、德爾肯山、阿脊革何托峯、昂邦何托峯、扎克丹峯、勒福山、鈕黑嶺、査庫蘭山、香嶺、八嚴山、木當阿煙台山、哈兒飛煙山、羣古谷（今稱羣花街。）納兒渾山、富兒哈山、大央阿嶺、大央阿山、牙奇山、五里山、羅衫山、台山、博爾科山、鄧鳴喇山、耕客山尼、馬呼山、納爾渾山、愛新山、大奇木魯山、年馬州山、敦珠虎山、烏爾諂峯、貴勒赫峯、牙克薩山、威遠堡山、嵩色山、兀朮山、屯齊嶺。雅呼達山、珠魯木哈達峯、虎駐嶺、阿兒灘額墨爾山、（今稱大孤山。）珠魯喀爾必庫、（伊通河之左右兩源也。）虎坤堆黑兒蘇山、鳴哈嶺、新泊山、鹹子峯、色黑勒峯、法西蘭峯、羅羅峯、馬鞍山、額黑烏郎吉山、博屯山、臘遼塔山、北勒克山、布兒闊庫蘇巴兒漢山、（今稱牛枕山。）西兒灘鄂佛囉山、金珠鄂佛羅山、商盤峯、法特哈鄂佛囉山、（今稱狀獅山。）伊溥山、法兒馬峯、色黑力山、墨棱山、加松阿山、瓮羅山、烏兒渾山、通梨山、英愛山、蘇大路山、輝賀洛峯、窩黑脊峯、希喀塔山、登蘭峯、布臘山、夜哈喇峯、雙郎吉山、戳兒漢爾山、庫勒克山、蘭陵山、荒山、哈爾哈山、窩多和山、西里門山、和爾托科山、錦佳峯、團山、牛山、伐士蘭峯、撒爾達山、弗河庫山、皆在境內。拒省城近者數里。遠者數千里。大半皆國語音譯多訛。僅就通志之所載。取而錄之。以俟後之攷正。

松花江近城。由西南繞東北流。一名粟末水。或作速末。魏書、勿吉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唐書、靺鞨、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太白山。西北注沱漏河是也。一名鴨子河。一名混同江。遼史、聖宗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金史、太祖收國元年。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金主使一騎前導。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人視其渡處。深不可測。大定二十五年。册混同江之神爲興國應聖公。立廟致祭。其文曰。江源出於長白是也。一名宋瓦江。卽松花之變音。明一統志、混同江。在開原北一千五百里。源出長白山。舊名粟末水。俗呼宋瓦江。北流經金故京會寧府。下達五國城頭。東入於海是也。國語、松花江。名松阿哩烏喇。天河、名松阿哩。故漢語名曰天江。乾隆十九年東巡。賜天江錯綸額。纛將軍署。四十三年東巡。詠盛京土產詩十二首內。松花玉出混同口、長白分源天漢江、是也。此滕代稱名之異也。地理志、謂上京路有混同江、宋瓦江、鴨子河、是岐而三之也。一統志、旣謂混同江在開原城北一千五百里。俗呼宋瓦江。又曰、松花江、在開原北一千里。是岐而二之也。金史帝紀、謂混同江、亦名黑龍江。是又指下流兩江交會處言之也。按松花江。發源於長白山。北至吉林。折而東。又北出法特哈邊門。至伯都訥受嫩江。又東北至三姓。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哩江。又東北入於海。其原委如此。

寧古塔西南百里。有一大湖。名曰鏡泊。本處人、呼爲必爾特恩。卽今阿布湖也。源出長白山。羣流交集。至此遂成巨浸。廣五六里。袤七十里許。湖之西南。曰處兒哈河。東流入湖之處、有一崖。曰呼庫閫崖。呼庫閫、未詳。湖水東法飛瀑噹空。奔浪宮吼。聲聞數十里。謂之響水。又名發庫。國語、魚梁也。三四月間。日出時。水光日色。紅綠相映。錯彩繽紛。崖下奇花異草。未易名狀。今致本處人言。湖水東流。自湖東北口、出湖之處、有一崖。陡豎凌空。水勢懸流。飛過數十丈。行人輕過崖下。濺水不沾。名曰吊水樓。

城池

吉林城東西北三面。築土爲牆。共一千四百五十一丈。基寬五尺。頂寬二尺五寸。高一丈。南面倚江無牆。西一門。東二門。偏北曰大東門。偏南曰小東門。北二門。偏西曰大北門。偏東曰巴爾虎門。康熙十二年。兵力修建。乾隆七年。改爲官修。

城內五街。由將軍公署達大東門。曰河南街。通小東門。曰糧米行街。通大北門。曰北街。通西門。曰西街。大西街、每街由吉林廳、携放鄉地各一。專管呈報軍民命盜事件。街道俱用木板鋪墊。按左右翼適中地界。均有各旗堆撥。輪派官兵。防守稽察。鋪商、惟北街、西街最盛。

舊城

尼什哈城。在城東十二里龍潭山上。週圍二里。南一門。北二門。

一拉木城。在城東南八里一拉木山上。週圍一里許。東北各一門。東西南三門。有外城。週圍二里許。南一門。相傳係當年瞭望處。嘗登其巔。四望遙遠。中不平坦。又無屋基。其說近是。

葉赫城。在城西四百九十五里。舊爲葉赫貝勒所居。方四里。東西各一門。西北有葉赫山城。有葉赫商盤府城。

輝發城。在城南三百七十里吉林峯之上。方二百步。西一門。附近有輝發峯。下有輝發河城。

吉林所屬之伊通額穆赫索囉長春廳等處無城。

烏拉城。築土爲牆。週圍八里。基寬三尺。高八尺。東西南北各一門。康熙四十二年建。城內無市廛。惟西門外。有向西、及南北街市。商賈輻輳。

寧古塔城。四圍土坯砌成。內外細泥垿飾。方五百八十五丈。基寬二尺。頂寬一尺八寸。高六尺五寸。東西南各一門。北無城門。康熙五年。兵力修建。乾隆四十二年。改爲官修。城內無市廛。居民鋪商。俱在東西南門外。惟東門外、尤爲叢集。居民俱在南門半里許。沿江一帶。

寧古塔所屬之琿春、無城。

伯都訥城。四圍土坯砌牆。兩面細泥垿飾。方一千三百五十丈。基寬三尺五寸。頂寬二尺五寸。高八尺。東西南北各一門。康熙三十二年。兵力修建。乾隆三十九年。改爲官修。城內鋪商。均在南街。北街無市。東卽

星散。西尤箭碑。

都伯訥所屬之孤榆樹、無城。

三姓城。四圍築土爲牆。方一千二十六丈。基寬五尺。頂寬二尺五寸。高七尺。東西南北各一門。康熙五十四年。兵力修建。乾隆十七年。改爲官修。城內無街市。惟西門外、街市甚盛。

阿勒楚喀城。四閑板牆。方七百四十五丈。乾隆四十八年。改爲土牆。基寬三尺。頂寬一尺六寸。高七尺。東西南北各一門。雍正七年。兵力修建。乾隆三十五年。改爲官修。城內無街市。惟西門外、商賈輻輳。街道俱係石板鋪甃。近亦傾圮。不便行旅。城南二里許。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爲五國城者。誤。方四十里。高丈餘。城壕深六尺許。東西南北各一門。內有小城、及宮殿舊址。該處居民。嘗掘得金玉銅磁諸器。及古錢。現在猶有存者。該處仕宦。住宅砌石。及鋪街石板。凡有雕花文者。俱由此城搬去。今過此地。滿城蕪穢。一望荒涼。城西門外一里許。有土崗一座。高丈餘。相傳爲當時點將台云。

雙城堡城。基方□□□□丈。城壕挖竣。尚未修城。

阿勒楚喀所屬之拉林、無城。

吉林外記卷三

滿洲蒙古漢軍
建置沿革
驛站
船艦
橋梁

滿洲蒙古漢軍

吉林本滿洲故里。蒙古漢軍。錯屯而居。亦皆習爲國語。近數十年。流民漸多。屯居者、已漸習爲漢語。然滿洲聚族而處者。猶能無忘舊俗。至各屬城內。商賈雲集。漢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內。侵晨赴署辦事。申酉閒、仍復回屯。其四品以上、職任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內。子孫遂多習漢語。惟賴讀書仕宦之家。防閑子弟。無使入莊嶽之間。娶婦擇屯中女不解漢語者。以此傳家者。庶能返淳還樸。不改鄉音耳。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新曰伊徹。國朝定鼎以前。編入旗者、爲佛滿洲。佛滿洲內。有烏勒恩布特哈之分。烏勒恩。國語、戶也。布特哈。虞獵也。國初協領佐領。由京補放。子孫遺居。立

戶於此。謂之烏勒恩。徧在白山一帶。虞獵爲生者。謂之布特哈。伊徹滿洲內。又有庫雅喇之分。庫雅喇。非一部一姓。有即以庫雅喇爲姓者。有庫雅喇人而別姓者。其居多在寧古塔以東。定鼎後入旗。伊徹滿洲。居三姓烏蘇哩東西。入旗又在庫雅喇以後。庫雅喇。與伊徹滿洲。實截然兩項。其世襲佐領。亦各有分斷。故各項伊徹滿洲世襲佐領。曰伊徹滿洲佐領。庫雅喇世襲佐領。曰庫雅喇佐領。佛滿洲之異於伊徹滿洲者。先世隨同太祖太宗。撥亂反正。立有戰功。總之佛與伊徹庫雅喇。皆滿洲也。其編入八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爲左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爲右翼。左右翼國語曰。達斯散喀喇。晉伯勒喀喇。

佛滿洲、同族在京者。有世襲佐領。吉林惟正黃旗、有一世襲佐領。色佈肯額。係布特哈佛滿洲人。查檔。其始祖佁山。於康熙十三年。率族衆投誠寧古塔。恩賞世襲佐領。然則佛伊徹滿洲之分。不待定鼎入旗。而國初之先。已早有分別矣。庫雅喇伊徹滿洲。率族衆來投者。遂編其穆昆達、爲世襲佐領。阿喇哈穆昆達、爲世襲驍騎校。率所屬來投者。遂編其噶山達、爲世襲佐領。法拉哈達、爲世襲驍騎校。自雍正年間。將世襲驍騎校。裁爲公缺。猶有噶山達、法拉哈達、世襲佐領者。穆昆達、漢語族長也。阿喇哈、漢語副也。噶山達、鄉長也。法喇哈達、里長也。故伊徹滿洲佐領下。同姓者居多。不似佛滿洲佐領下。姓氏繁多也。陳蒙古。俱編入滿洲八旗各佐領下。均有二三戶、六七戶、不等。新蒙古。亦有世襲佐領。陳漢軍。編入滿洲鑲黃、正白、兩旗。另立漢軍佐領二。

蒙古亦有新陳之分。錫伯、爪勒察。乃兩大部。太祖癸巳。蒙古科爾沁、暨葉赫等九國犯我。此二部、即在其內。至天命四年。蒙古科爾沁之嫩烏拉以南。凡語言相同之國。俱征服而統定。錫伯、爪勒察。早編入蒙古旗矣。天命七年八年。及天聰三年。喀勒喀諸部貝勒台吉等。屢率所屬來歸。天聰九年。察哈爾林丹漢死。其屬紛紛來歸。遣將率兵往收之。舉國內附。是年各處蒙古俱歸降。其居故土者。爲藩服。其編入旗者。即陳蒙古也。至後投入旗之新蒙古。喀勒喀則台吉阿玉喜之裔也。至喀勒喀全部之入十札薩克。即今之蒙古外八十旗也。巴爾虎台吉阿玉喜之屬下人阿玉喜家譜內。初編佐領阿玉喜之姪綽斯克、爲巴爾虎世襲佐領、可證也。錫伯。爪勒察。則太祖時歸服之遺。分屬蒙古各王公旗下。後投八旗二項人最衆。伯都訥、本其舊部。故康熙三十一年。將吉林副都統。移駐伯都訥。除吉林編設錫伯人等十六佐領外。伯都訥、編設錫伯佐領三十。爪勒察佐領十。至康熙三十八年。伯都訥、錫伯、爪勒察。移駐盛京。乃將佐領裁汰。今伯都訥所居錫伯。乃京王公包衣人。有包衣達管之。不入旗當差。至伯都訥爪勒察旗人。相傳聖祖巡幸吉林時。念其隸於蒙古。每戶賞銀八十兩。贖歸入旗。檔案殊無證據。

漢軍。編入滿洲鑲黃正白兩旗者。皆爲陳漢軍。其後安置之新漢軍。自國初即有十官莊。二十六驛站。二十七邊台。官莊、當種地打糧差使。稱曰莊丁。驛站、當馳遞文報差使。稱曰站丁。邊台、當查邊設立柳壕差使。稱曰台丁。皆另設官治之。非如滿洲蒙古。即於本旗本翼內挑選也。官莊台站三項。設立年分。檔案

已失。順治十五年、造戰船。康熙二十二年、造運糧船。設立水手營。稱曰水手。其官。即於官莊台站水手之入會稽司者揀選。水手營入會稽者八百五十六戶。官莊台站無致。雍正十一年。揀選台站水手營閑散官莊打牲皮壯丁一千名。設立烏槍營。與滿洲蒙古陳漢軍一體當差。

建置沿革

吉林。古肅愼氏遺墟。漢魏、挹婁國。南北朝、勿吉地。唐、燕州黑水府。渤海大氏、龍泉府。遼、長春州。金、恤品路。元、合蘭府、水達達路。明設衛所。

順治元年。悉裁諸衛。設內大臣副都統。及各旗駐防。十年。原設寧古塔昂邦章京一員。副都統一員。十八年。添設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十三年。添設防禦四員。十八年。添設佐領十員。防禦二員。驍騎校。康熙元年。將昂邦章京改爲鎮守寧古塔將軍。三年。添設驛站監督、六品官一員。佐領一員。七年。添設協領二員。十年。由寧古塔、移駐吉林。副都統一員。佐領十一員。驍騎校十一員。吉林添滿洲協領八員。防禦八員。庫雅喇佐領十二員。驍騎十二員。十三年。添設防禦十五員。管戰船運糧船、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十五年。寧古塔將軍。移駐吉林。吉林副都統。移駐寧古塔。吉林另放副都統一員。十六年。添設新滿洲佐領二十六員。驍騎校二十六員。管戰船運糧船、驍騎校二員。十七年。添設新滿洲佐領三員。驍騎校三員。二十年。添設巴彥鄂佛囉伊通黑爾蘇佈爾圖庫等四邊門、防禦四員。筆帖式各一員。二十三年。管戰船四品官、五品官、驍騎校。移駐黑龍江。二十五年。添設吉林運糧船、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六品官二員。添設驛站監督、六品官一員。二十九年。移駐黑龍江。佐領二十五員。防禦十四員。驍騎校二十五員。吉林添設滿洲佐領五員。錫伯漢軍佐領二員。防禦十四員。驍騎校七員。漢軍佐領一缺。由京補放。添設醫官一員。三十一年。添設倉官一員。由本處補放。添設伯都訥印房、左右司筆帖式四員。吉林副都統。移駐伯都訥。添設滿洲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錫伯佐領十六員。驍騎校十六員。喀勒喀巴爾虎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又添設錫伯佐領三十員。爪勒察佐領十員。添設協領二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四十員。二十三年。添設左右翼助教官二員。蒙古繙譯筆帖式二員。俱由盛京八品筆帖式內補放。三十三年。添設管檔主事一員。由吉林本處選放。添設蒙古繙譯筆帖式一員。三十四年。添設伯都訥倉官一員。三十八年。添設滿洲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錫伯移京。裁汰佐領十六員。驍騎校十六員。錫伯、爪勒察等移盛京。裁汰佐領四十員。驍騎校四十員。四十年。裁汰協領六員。添設蒙古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四十五年。添設寧古塔佐領三員。防禦三員。驍騎校三員。添設滿洲爪勒察佐領十員。驍騎校十員。五十三年。設立三姓協領一員。防禦四員。新滿洲佐領四員。驍騎校四員。筆帖式二員。琿春協領一員。防禦二員。庫爾喀氣佐領三員。驍騎校三員。（[illegible]喀氣。朝鮮。附近。居住滿洲。）三姓筆帖式二員。雍正三年。添設吉林副都統一員。阿勒楚喀協領二員。佐領五員。防禦二員。驍騎校五員。筆帖式二員。四年。添設伯都訥教習官二員。裁汰巴爾虎佐領一員。驍騎校一

員。添設陳漢軍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五年。添設永吉州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寧古塔教習官二員。伯都訥長寧縣知縣一員。典史一員。三姓副都統一員。教習官二員。琿春協領一員。吉林管檔主事一員。改爲由京補放。添設阿勒楚喀教習官一員。六年。移駐伊通河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由開原移駐防禦二員。驍騎校二員。八年。添設吉林獄官一員。九年。改吉林左右翼助教官二員。由本處選放。十年。添設三姓副都統一員。協領一。打牲人佐領六員。防禦四員。驍騎校六員。裁汰副協領一員。添設八姓打牲人佐領十員。驍騎校十員。左右司筆帖式二員。教習官二員。由烏拉包衣閑散人等挑選兵一千名。添設滿洲協領二員。佐領十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十員。在吉林當差。添設阿勒楚喀佐領三員。驍騎校三員。十一年。添設三姓防禦八員。十二年。添設永吉州學正一員。乾隆元年。添設烏鎗營參領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參領佐領缺。由京補放。裁汰琿春副協領一員。阿勒楚喀副協領一員。二年。添設吉林刑司主事一員。九品筆帖式二員。理事通判一員。三年。添設穆赫索囉佐領一員。防禦一員。驍騎校一員。四年。出筆帖式四員內。改繙譯筆帖式二員。添設三姓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五年。移協領二員。佐領十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十員。並原挑選打牲兵一千名。於烏拉地方當差。九年。添設拉林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阿勒楚喀筆帖式二員。移駐拉林。添設拉林副都統一員。協領一員。十二年。裁汰永吉州知州。改設吉林理事同知。裁汰吏目。改設巡檢。裁汰州同典史。改設巡檢一員。十三年。裁汰刑司主事一員。九品筆帖式一員。二十一年。添設阿勒楚喀倉官一員。筆帖式二員。拉林教習官一員。由三姓移駐拉林佐領五員。防禦八員。驍騎校五員。添設阿勒楚喀副都統一員。二十五年。由繙譯筆帖式內。改設蒙古繙譯筆帖式一員。添設拉林筆帖式二員。由烏拉移駐寧古塔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二十六年。裁汰巡檢。改設辦理蒙古事務委署主事一員。二十七年。由拉林筆帖式四員內。移駐阿勒楚喀二員。添設吉林委官六十員。拉林四員。阿勒楚喀四員。烏拉四員。伊通河六員。額穆赫索囉四員。寧古塔三十員。琿春九員。三姓十五員。伯都訥十二員。由三姓、移駐阿勒楚喀拉林佐領五員。二十八年。裁汰理事通判一員。烏鎗營佐領缺。改爲本處陳新漢軍驍騎校內選放。三十年。編巴爾虎錫伯人等入蒙古旗。添設蒙古協領一員。裁汰烏拉協領一員。防禦四員。移駐寧古塔。三十四年。裁汰拉林副都統。歸阿勒楚喀管轄。由拉林、移駐阿勒楚喀。防禦四員。筆帖式二員。三十九年。由阿勒楚喀、移駐拉林。防禦一員。四十三年。烏鎗營參領缺。改本處由陳新漢軍佐領內選放。改漢軍佐領一缺。由本處新陳漢軍驍騎校內選放。三十四年。由拉林移駐阿勒楚喀、筆帖式二員。四十年。添設烏拉教習官一員。無品級筆帖式二員。五十四年。改吉林管檔主事。由本處選放。嘉慶五年。添設吉林長春廳理事通判一員。巡檢一員。十五年。裁汰委署主事。改設伯都訥理事同知一員。添設巡檢二員。分駐伯都訥、孤榆樹。十九年。添設伊通河巡檢一員。雙城堡委協領一員。委佐領二員。委驍騎校二員。二十三年。裁汰吉林防禦二員。移駐雙城堡。改爲佐領。裁汰烏拉、三姓、驍騎校各一員。

移駐雙城堡協領佐領驍騎校等員。均改為實任。由盛京義州佐領內。裁汰二員。復州熊岳驍騎校內。裁汰二員。吉林滿洲正白正紅二旗防禦內裁汰各一員。改為雙城堡實任佐領。烏拉三姓驍騎校內。裁汰各一員。移駐雙城堡。二十四年。添設雙城堡委官六員。二十五年。添設阿勒楚喀繙譯筆帖式二員。雙城堡協領衙門筆帖式二員。中左右三屯六佐領處。各添設筆帖式一員。添設雙城堡協領處委官二員。中左右三屯六佐領處。添設委官各一員。道光六年。寧古塔防禦十二員內。移駐拉林四員。添設關防無品級筆帖式二員。即由拉林領催內選放。

以上裁添文職。俱與現額相符。其餘武職。不符額數。歷年已遠。册檔不全。一時難致。然因革損益。為記載之所不可闕。姑照造報志書館舊册開列。以俟後之詳查。

驛站

吉林共三十八站。分兩路監督統轄。城內各設關防公所一處。關防筆帖式一員。關防領催一名。每站設筆帖式領催各一名。東路意氣松他拉二小站。未設筆帖式。歸鄰站筆帖式兼屬。大站設壯丁五十名、至二十五名。小站。壯丁十五名、至十名。共壯丁八百五十名。大小站額設牛馬。亦如壯丁之數。

東路。自省城小東門外、烏拉站起。（即尼什哈站。在城外十里松花江岸北。）九十里。曰額赫穆站。八十里。曰拉發站。六十五里曰退摶站。八十里。曰意氣松站。四十里。曰鄂摩霍站。八十里。曰他拉站。六十里。曰必爾罕站。六十里。曰沙蘭站。八十里。曰寧古台站。（在寧古塔城東門外。）凡十站。大站一。小站九。計程六百三十五里。（烏拉站。通東西北三路。）

西路。自省城起。七十里。曰蒐登站。七十里。曰伊勒門站。五十五里。曰蘇瓦延站。六十里。曰伊巴丹站。（即驛馬站。）六十里。曰阿勒灘額墨勒站。（即大孤山站。）六十里。曰赫爾蘇站。八十里。曰葉赫站。四十里。曰蒙古霍洛站。凡八大站。計程五百五十五里。以上大小十八站。統歸烏拉額赫穆站監督管轄。

北路。自省城東北六十五里。金珠鄂佛囉站起。（即哲松站。）六十里。曰舒蘭站。四十五里。曰法特哈站。四十五里。曰登伊勒哲庫站。（即秀水甸子。）自此分道。正北八十里。至蒙古卡倫站。（小站。）又西北四十五里。曰盟溫站。五十里。曰陶賚照站。四十五里。曰遜扎保站。（即五家子站。）三十五里。曰浩色站。六十五里。曰社哩站。七十里。曰伯德訥站。八十里。至齊齊哈爾界茂興站。凡十大站。計程五百二十五里。自蒙古卡倫站起。七十里。曰多歡站。七十里。曰薩庫哩站。六十五里。曰鞏克爾站。八十二里。曰色勒佛特庫站。六十一里。曰佛斯亨站。七十三里。曰富拉琿站。七十五里。曰崇古爾庫站。七十二里。曰鄂爾國木索站。六十八里。曰妙嘎山站。至三姓城五里。凡十小站。計程七百二十二里。以上大小二十站。統歸金珠鄂佛囉站監督管轄。西北路站。各支廩給銀五百兩。凡馳驛差員。照勘合應付官員一品至九品。每站發廩給銀。自一錢二分至一錢八分為止。兵

每站給口糧銀六分。一年應付之數。約不過五百兩。六月題銷。又例於馬十匹內。歲補三匹。牛十頭內。歲補四頭。每馬給銀九兩。牛給銀七兩。統歸六月題銷。馬一匹。歲領草豆銀十八兩。牛一頭。歲領草豆銀十二兩。秋季報銷。

寧古塔、至琿春、無站。亦無旅店。有卡倫六處。傳遞公文。寧古塔西九十里。曰瑪勒呼哩。一百二十里。曰薩奇庫。八十里。曰噶哈哩。四十里。曰哈順。八十里。曰穆克德和。七十里。曰密占。往來行旅。自裹餱糧。借宿卡倫。輸遞車輛。間有露宿者。俗謂之打野盤。

雙城堡、初設無站。兵力遞送公文。道光五年。將軍富俊。奏請於西北兩路三十八站內。抽撥官馬十匹。牛十頭。倒斃草豆銀兩。一併撥給。由北路各站閑散丁內。就近移駐七戶。發馬當差。每戶官蓋房三間。添設筆帖式一員。委領催一名。仍歸北路監督管理。

吉林卡倫

二道河。額赫穆。得恩潭。輝發。（以上四卡倫。官兵每月更換。一年不撤。謂之恩特赫墨特佈赫卡倫。以下各處恩特赫墨特佈赫卡倫。俱每月更換不撤。同此。）三個頂子。拉法。烏里。蛟哈。舒爾哈。平頂山。荒溝。額赫穆屯。推摶荒地。嶔岩。瓜勒察。羅圈溝。倒木溝。色勒薩木溪。海清溝。（道光元年。奏裁蘇吉斯溝。改設以上十六卡倫。官兵兩月更換。三月初一日。刨夫入山以前出派。十月初一日。刨夫出山以後撤回。謂之雅克什漢特佈赫卡倫。以下各處雅克什漢特佈赫卡倫。俱春派冬撤。因此四時恩特赫墨特佈赫常設也。雅克什漢特佈赫間設也。）

圍場

恩格木阿林。雉倫。依勒們。蘇瓦延。伊通。庫爾訥窩集。呢雅哈氣。依巴丹。瑪法塔嘎爾罕。汪色。古拉庫。（以上十一卡倫。官兵兩月更換。一年不撤。亦謂之恩特赫墨特佈赫卡倫。）

烏拉

喀薩哩。那穆唐阿。（以上恩特赫墨特佈赫卡倫二。）四道梁子。長嶺子。朴家屯。老少屯。（以上雅克什漢特佈赫卡倫四。）

額穆赫索囉

增頻。英額達巴罕。（以上恩特赫墨特佈赫卡倫二。）通溝。（又名和什赫。雅克什漢特佈赫卡倫一。）

寧古塔

德林。依徹。穆勒恩。霍貞河。瑪勒呼哩。薩奇庫。（以上恩特赫墨特佈赫卡倫六。）昂阿拉岳。呼西喀哩。尼葉赫。佛訥。倭勒恩。嘎思哈。花蘭。尙西。松根。沃雜霍恩嘎爾罕。多勇武。呼郎吉。塔克通吉。烏勒呼霍洛。（以上雅克什漢特佈赫卡倫十四。）

琿春

麻盤山．達爾歡霍洛．蘿古．嘎哈哩．哈順．穆克德赫密占．以上鑲紅旗特佈赫卡倫七．朱倫．阿密達．佛多西．法依達庫．哈達馬．西圖．呼拉穆．圖拉穆．以上雅克什謨特佈赫卡倫八．

伯都訥

當吉．圖山子．五道河．古井子．二道河．以上鑲紅旗謨特佈赫卡倫五．哈啟．雅克什謨特佈赫卡倫一．

三姓

烏思琿河．薩哈連昂阿．音達穆額克沁．鍋伯河口．以上鑲紅旗謨特佈赫卡倫四．費岳吞河．佛勒霍烏珠．瑪泥閩．法勒圖琿河．爾雅齊．音達木畢爾罕．瑪廷昂阿．瓦里雅哈霍屯．西爾恩河．郭普奇．西．吞河．溫肯昂阿．以上雅克什謨特佈赫卡倫十二．

阿勒楚喀

多歡．謨勒．費克圖．以上鑲紅旗謨特佈赫卡倫三．費克圖昂阿佛多霍．海溝．夾信子．馬鞍山．以上雅克什謨特佈赫卡倫五．

吉林通省．恩特赫謨特佈赫卡倫四十四．雅克什謨特佈赫卡倫六十一．共卡倫一百零五處．各駐隘要．以杜飛賊人參．並查偷打牲畜．私佔禁山．流民．等事．各卡倫俱派旗下當差散官．惟二道河卡倫．由將軍衙門印房四司官員內．保送簽掣出派．得恩渾．鍾發．平頂山三卡倫．每年冰凍封江．專派協領一員．佐領防禦三員．往查攬頭．刨夫．送米耙犂．呈報參局．計米增減票張．並查禁偷砍木植．運送口糧．次年二月初一日撤回．

船艦

吉林御船四隻．內龍船一隻．花船一隻．如意船一隻．鴨船一隻．俱係乾隆十九年工部匠役承造．無歲修拆造．糧船三十隻．原設八十隻．康熙二十八年．裁去五十隻．今存三十隻．六年大修．十二年拆造．槳船二十隻．康熙三十一年設立．備用烏拉採捕東珠．及本城打樺皮用．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渡船七隻．在城大門外．烏拉站．馬尼什哈渡口．康熙十一．二十五等年．設立四隻．另列如字一．二．三．四．十．號．三年小修粘補．六年拆造．郭爾羅斯札薩克巴彥鄂謨渡口．康熙二十五年設立三隻．此項船．每六年由吉林水手營置造．送交蒙古郭爾羅斯部領．無修小修．

以上三項船木．俱係水手砍伐營造．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內．聖祖仁皇帝．念烏喇水陸重鎮．輸輓維艱．特命盛京刑部侍郎噶爾圖．防守協領般達渾．相視可達混同江河道．繪圖進呈．復遣噶爾圖等．乘小舟自遼河．道烏拉副都統瓦力虎等．自易屯口．測其水道淺深．覆奏．奉旨設倉四處．內地設於巨流河之開城．邊外設於鄭子村．烏拉設於易屯門．及易屯河．即伊通河．農隙之時．運米貯於開城倉內．以春秋二季．舟運至鄭子村交卸．自鄭子村至易屯

門．百里無水路．車運至易屯門倉內．由易屯河．舟運出易屯口．竟達混同江．其遼河．易屯河．俱造運船百隻．以瀛台白鬚油船為式．每隻載米二百石為率．其混同江．用大船八十隻．接運．每船載米二百石為率．其遼河運丁．滿兵三百名．奉天所屬各州縣．分派水手六百名．每名月給銀一兩．仍免其丁地．易屯河及混同江水手．俱由甯古塔將軍分派．歲以為常．此後各歸開墾．旣底儲峙有素．無事輸輓之勞．運船積於無用．已多拆毀．今仍載其始末．以見經理之事．隨時與宜．有如此云．

三姓

渡船四隻．在鄂霞山站．佛斯亨站．渡口各二隻．乾隆二十五年設立．三年粘補小修．七年拆造．

伯都訥

渡船六隻．在松江渡口．康熙二十五年設立．三年小修粘補．七年拆毀．

拉林

渡船二隻．在喀蘭哩渡口．雍正五年設立．三年小修粘補．七年拆造．

以上三項船木．俱係本城兵丁砍伐．由吉林水手營置．

橋梁

吉林

迎法板橋一座．在城內將軍公署南．官項修建．

板橋二座．一在城小東門內糧米行街東南隅．一在城小東門外．雍正九年官項修建．

茶棚菴橋一座．在城北門外十二里．民力修建．

伯都訥

珠魯多渾河橋一座．在城東二百九十里．民力修建．

甯古塔

石甸子橋一座．在城西一百里．縣石甸子石空處．民力修建．

吉林外記卷四

職官

兵額

職官

歷任將軍

巴海。滿洲鑲藍旗人。康熙元年。以寧古塔昂邦章京為寧古塔將軍。十五年。移駐吉林。

晉圖。滿洲正紅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任。

佟保。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二十八年任。

沙納海。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三十五年任。

宗室揚福。滿洲正藍旗人。康熙三十九年任。

覺羅孟古洛。滿洲鑲藍旗人。康熙四十八年任。

穆森。滿洲鑲白旗人。康熙五十四年任。

宗室巴賽。滿洲鑲藍旗人。奉恩輔國公。康熙五十七年任。

哈達。滿洲正藍旗人。雍正五年任。

常德。滿洲鑲黃旗人。雍正八年任。

都賚。滿洲正藍旗人。雍正十年。由副都統署任。

吉當阿。滿洲正黃旗人。乾隆六年任。

鄂彌達。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八年任。

博第。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八年任。

巴靈阿。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九年任。

阿蘭泰。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十一年任。

永興。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十三年任。

新柱。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十五年任。

卓鼐。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五年任。

覺羅額勒登。滿洲正紅旗人。乾隆二十年任。

傅森。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

宗室薩爾善。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五年任。

宗室恆魯。滿洲鑲藍旗人。奉恩輔國公。乾隆二十五年任。

富良。滿洲鑲黃旗人。原署將軍。乾隆三十四年任。

富　椿。滿洲鑲紅旗人。奉恩輔國公。乾隆三十五年任。

福康安。滿洲鑲黃旗人。御前侍衛內大臣。三等嘉勇男。乾隆四十二年任。後陞大學士。授川陝總大將軍。進封郡王。

和隆武。滿洲正黃旗人。御前侍衛。果勇侯。乾隆四十三年任。

宗室永瑋。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四十七年任。

慶　桂。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四十七年任。

都爾嘉。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四十九年任。

慶　桂。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二任。由兵部尚書軍機處行走陞大學士。

宗室恆秀。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

宗室琳寧。滿洲鑲藍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後陞大學士。

宗室恆秀。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二任。

保　琳。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五十九年任。

秀　林。滿洲鑲白旗人。乾隆六十年任。

富　俊。蒙古正黃旗人。嘉慶八年任。

秀　林。滿洲鑲白旗人。嘉慶八年二任。後陞吏部尚書。

賽冲阿。滿洲正黃旗人。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嘉慶十五年任。後陞御前大臣。

喜　明。滿洲正藍旗人。嘉慶十八年任。

富　俊。蒙古正黃旗人。嘉慶十九年二任。

松　箖。蒙古正藍旗人。嘉慶二十二年任。

富　俊。蒙古正黃旗人。嘉慶二十三年三任。

松　箖。蒙古正藍旗人。道光三年二任。

松　筠。蒙古正藍旗人。協辦大學士。道光三年任。

富　俊。蒙古正黃旗人。太子太保。己亥年進士。世襲騎都尉。道光四年四任。由理藩院尚書調補。後陞協辦大學士。

吉林副都統

安珠瑚。滿洲正黃旗人。康熙十年任。由寧古塔調補。後陞將軍。

西　山。滿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五年任。

斡里瑚。滿洲鑲白旗人。康熙二十年任。

巴爾達。滿洲正白旗人。康熙二十八年任。三十三年缺。雍正三年復設。

厥　色。滿洲正藍旗人。雍正三年任。

武扎拉。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四年任。

宗室松阿里。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四年任。

額勒登額。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九年任。

普　慶。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二十二年任。

宗室增海。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二十二年任。

富　良。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任。後陞將軍。

富珠哩。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任。

永　安。滿洲鑲紅旗人。乾隆三十一年任。

明亮，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三十一年任，後陞大學士。

福柱，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三十三年任。

僧保，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任。

富僧額，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八年任。

明英，滿洲正紅旗人，乾隆三十八年任。

克興額，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烏鑑阿，滿洲正紅旗人，乾隆四十六年任。

索柱，滿洲正黃旗人，由烏拉總管，乾隆五十一年任。

巴林木達，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索喜，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秀林，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任，後陞吏部尚書。

賽沖阿，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五十九年任，後陞領侍衛內大臣。

吉祿，滿洲正黃旗人，由烏拉總管，嘉慶二年任。

達祿，滿洲鑲紅旗人，嘉慶七年任。

宗室伊鏗額，滿洲鑲藍旗人，由副都統，嘉慶十三年任。

額勒璟，滿洲正黃旗人，嘉慶十五年任。

宗室玉衡，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五年任。

德寧阿，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五年任，後陞將軍。

松箖，蒙古正藍旗人，嘉慶十五年任，後陞將軍。

祿成，蒙古正紅旗人，嘉慶二十一年任，後陞將軍。

富登阿，宗室鑲黃旗人，嘉慶二十四年任。

倭楞泰，滿洲鑲藍旗人，年班入覲，宜換花翎，道光四年任。

寧古塔副都統

海塔，滿洲正白旗人，順治十五年任。

尼喀立，滿洲正白旗人，順治十五年任。

滿晉，滿洲鑲藍旗人，順治十八年任。

滿丕，滿洲正藍旗人，康熙六年任。

瑚巴克泰，滿洲正白旗人，康熙六年任。

安珠瑚，滿洲正黃旗人，康熙六年任，後陞將軍。

薊齊，滿洲正白旗人，康熙十年任。

錫三，滿洲正藍旗人，康熙十五年任。

薩布素，滿洲鑲黃旗人，康熙十七年任，後陞將軍。

雅泰，滿洲正紅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任。

根顯，滿洲鑲紅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任。

保定，滿洲正白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任。

噶爾圖，滿洲正黃旗人，康熙四十二年任。

瑪　奇．滿洲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六年任．
阿　岱．滿洲正藍旗人．雍正元年任．
常　德．滿洲鑲黃旗人．雍正五年任．
巴爾岱．滿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一年任．
長　生．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元年任．
圖　納．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七年任．
伊倫泰．滿洲鑲紅旗人．乾隆十年任．
覺羅額勒登．滿洲正紅旗人．乾隆十七年任．
宗室和綳額．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
富僧額．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二十四年任．

宗室增海．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任．
明　亮．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三十三年任．後陞大學士．
福　柱．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任．
富珠哩．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任．
達松阿．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二年任．
安　臨．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任．
那奇泰．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後陞將軍．
慶　霖．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六十年任．後陞將軍．

富尼善．滿洲鑲黃旗人．由布政使補放．嘉慶三年任．
郭勒明阿．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六年任．
富登阿．蒙古鑲黃旗人．嘉慶九年任．
德寧阿．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五年任．後陞將軍．
達斯呼勒岱．滿洲正黃旗人．嘉慶十九年任．
和　福．滿洲正白旗人．道光三年任．

伯都訥副都統

扎隆阿．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任．
覺羅修福柱．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三十二年任．
克興額．滿洲鑲藍旗人．乾隆三十八年任．

宗室普正．滿洲正紅旗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烏雅勒達．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四十四年任．後陞參贊大臣．
僧　保．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索　喜．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任．
宗室斌靜．滿洲鑲紅旗人．[illegible]將軍．嘉慶七年任．
宗室伊鏗額．滿洲鑲紅旗人．嘉慶七年任．
達斯胡勒岱．滿洲正黃旗人．嘉慶九年任．後賞都統銜．
宗室伊鏗額．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三年任．

恆福。滿洲鑲黃旗人。嘉慶十三年任。
色爾滚。打牲正黃旗人。都統銜。嘉慶十五年任。
宗室玉衡。滿洲鑲黃旗人。嘉慶十五年任。
和福。滿洲正白旗人。嘉慶二十四年任。
蘇倫保。滿洲正黃旗人。道光三年任。授副都統銜。
碩德。滿洲鑲紅旗人。道光四年任。

三姓副都統

阿米納。滿洲正白旗人。康熙五十三年。以協領駐防。
錫巴立。滿洲鑲藍旗人。康熙六十年。以協領駐防。
松特。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四年。以協領駐防。
花頼。滿洲鑲紅旗人。雍正五年。以協領駐防。
董替。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六年。以協領駐防。
以上俱副都統銜。自雍正七年改實任。
覺羅七十五。滿洲鑲黃旗人。雍正七年任。
蘇替。滿洲正黃旗人。乾隆元年二任。
清保。滿洲鑲紅旗人。乾隆九年任。
德寧。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十八年任。
三格。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十九年任。
傅森松阿。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九年任。

富僧額。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任。
敦柱。蒙古鑲黃旗人。乾隆二十四年任。
巴僧。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二十四年任。
額爾齊木。蒙古鑲藍旗人。乾隆二十六年任。
敦柱。蒙古鑲黃旗人。乾隆二十七年二任。
舒通阿。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一年任。
富珠哩。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三十一年任。
郭木布。滿洲正紅旗人。乾隆三十五年任。

舒通阿。滿洲鑲紅旗人。多羅克勤郡王。乾隆三十九年任。
宗室雅朗阿。滿洲正黃旗人。乾隆四十年任。
穆爾泰。滿洲正黃旗人。乾隆四十年任。
宗室普正。滿洲正紅旗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明英。滿洲正紅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任。
富珠哩。乾隆四十九年二任。
那奇泰。乾隆五十年任。後陞將軍。
額勒伯克。乾隆五十四年任。
賽沖阿。嘉慶二年任。後陞御前大臣。
慶保。嘉慶六年任。

額勒恆額。嘉慶七年任。
額勒璉。嘉慶九年任。
達桂阿。嘉慶十二年任。
果勒明阿。嘉慶十六年任。
扎坦保。道光二年任。
吉勒通阿。道光五年任。

阿勒楚喀副都統

巴　岱。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任。
攸　柱。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二十五年任。
舒通阿。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七年任。
耀　成。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任。
托　雲。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四十年任。
富珠哩。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四十九年任。
額勒伯克。蒙古旗人。乾隆五十年任。
德清阿。宗室。乾隆五十四年任。
烏雅勒達。滿洲正白旗人。嘉慶七年任。後陞參贊大臣。
佛爾泰。滿洲正紅旗人。嘉慶十一年任。
色爾滾。達呼哩正黃旗人。都統銜。嘉慶十五年任。

穆騰額。滿洲正白旗人。嘉慶二十五年任。
精欽保。滿洲正白旗人。乾清門行走。道光五年任。

附拉林副都統。乾隆九年設。三十四年裁。

巴爾品。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九年任。
瑪爾拜。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十二年任。
滿　福。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十三年任。
圖多歡。滿洲鑲紅旗人。乾隆二十二年任。
綽克托。滿洲正紅旗人。乾隆二十七年任。
特克慎。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二十九年任。

堂主事

永　安。吉林滿洲正藍旗。禮泰佐領下人。乾隆五十五年任。後陞盛京工部員外郎。
順　安。吉林滿洲正紅旗。和欽保佐領下人。嘉慶二年任。後陞盛京刑部員外郎。
興　祿。吉林滿洲鑲白旗。烏雲泰佐領下人。嘉慶十年任。現任工部都水司員外郎。

富珠禮。吉林滿洲正白旗。圖勒斌佐領下人。嘉慶二十年任。現任歸綏道。
薩英額。吉林滿洲正黃旗。蘇勒芳阿。

永安以前補放京員。

同知

圖　善。正白旗滿洲都統榕安佐領下人。乾隆二十七年任。
杜神保。正白旗滿洲王保佐領下人。乾隆三十四年任。

達哈布，鑲紅旗滿洲設保佐領下人，乾隆三十五年任。

都昌阿，鑲黃旗滿洲達福佐領下人，乾隆四十年任。

玉柱，正白旗滿洲烏爾炳阿佐領下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常齡，正藍旗滿洲幽祥佐領下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瑚唐阿，鑲白旗滿洲都統永和佐領下人，乾隆五十三年任。

富綸，鑲黃旗滿洲孚隆泰佐領下人，乾隆五十八年任。

碩隆武，正白旗滿洲崇祿佐領下人，嘉慶三年任。

舒成，鑲紅旗滿洲赫國璧佐領下人，嘉慶七年任。

白爽，鑲紅旗滿洲吉爾通阿佐領下人，嘉慶九年任。

富元，正黃旗蒙古烏爾德尼佐領下人，嘉慶十一年任。

富爾松阿，鑲藍旗蒙古富隆阿佐領下人，嘉慶十九年任。

錦珠勒，鑲藍旗滿洲舒爾隆佐領下人，嘉慶二十五年任。

學正

張瑜，直隸廣平府磁州人，乾隆二十六年任。

安學元，正定府獲鹿縣人，乾隆三十八年任。

宋開元，順天府寶坻縣人，乾隆四十一年任。

胡恆，天津府靜海縣人，乾隆四十三年任。

柴梅，河間府故城縣人，乾隆五十年任。

孟文人，宣化府延慶州人，乾隆五十一年任。

歆啟祥，天津府天津縣人，乾隆五十八年任。

王丕振，正定府唐縣人，乾隆六十年任。

歆啟祥，天津府天津縣人，嘉慶六年二任。

孫鉞，天津府天津縣人，嘉慶二十三年任。

楊灝，順天府昌平州人，嘉慶二十五年任。

楊日枏，河間府獻縣人，道光五年任。

巡檢

潘宏德，四川成都府成都縣人，乾隆十四年任。

金以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乾隆二十三年任。

陳宗儒，浙江紹興府諸暨縣人，乾隆四十年任。

趙萬清，順天府大興縣人，乾隆四十七年任。

丁鳳梧，順天府大興縣人，乾隆五十年任。

陶家賓，順天府大興縣人，乾隆五十九年任。

柴斗佑，順天府大興縣人，乾隆六十年任。

丁榮祖，順天府大興縣人，嘉慶八年任。

張繼武，湖北武昌府江夏縣人，嘉慶十六年任。

任治，順天府大興縣人，祖籍浙江，道光四年任。

伊通巡檢

張雲鵬，直隸永平府灤州人，嘉慶十九年任。

吳介藩，順天府宛平縣人，嘉慶二十五年任。

胡承先，道光二年任。

李　謨，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道光二年任。

倪　選，直隸保定府清苑縣人，道光六年任。

長春廳通判

六雅圖，蒙古鑲黃旗色布興額佐領下人，嘉慶六年任。

阿　成，正藍旗滿洲鄂爾綏圖佐領下人，嘉慶十二年任。

六雅圖，病痊仍補原缺，嘉慶十六年任。

福　納，鑲黃旗滿洲公萊雅佐領下人，嘉慶二十一年任。

郝鑑泰，正白旗滿洲官安泰佐領下人，嘉慶二十五年任。

常　喜，正紅旗滿洲托恩多布佐領下人，貢生，道光四年任。

巡檢

潘玉振，嘉慶五年任。

吳介藩，嘉慶十三年任。

周　鎮，嘉慶二十二年任。

張家務，道光四年任。

伯都訥同知

慶　臣，嘉慶十六年任。

施崇額，嘉慶十八年任。

富寧阿，嘉慶二十二年任。

文　慶，道光元年任。

松　奎，道光五年任。

伯都訥巡檢

茅　鎮，嘉慶十六年任。

左　宣，道光四年任。

孤榆樹屯巡檢

譚仁溥，嘉慶十六年任。

易開泰，嘉慶二十四年任。

以上

將軍、副都統、主事、同知、通判、學正、巡檢，俱查明歷任列敘。其協領以下文武各官，僅開額數，不便按年查敘，以省煩贅。

官兵

吉林

八旗滿洲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驍騎校四十員，防禦二十二員，雲騎尉十員，驍騎校四十員，恩騎尉十三員，七品監生二員，八品監生八員，兵二千五百一十一名，弓鐵匠九十八名。

蒙古旗協領一員，佐領八員，雲騎尉三員，驍騎校八員，八品監生一員，兵四百零一名，弓鐵匠十三名。

烏鎗營漢軍參領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兵六百零八名，弓鐵匠十六名。

水手營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六品官二員，領催八名，水手二百五十名，木舩廠匠四十五名。

管站監督、各站筆帖式、領催、壯丁，數目已詳驛站類。

左右翼助教官二員，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領催二名。

將軍公署理刑九品筆帖式一員，滿洲筆帖式六員，繙譯筆帖式四員，蒙古繙譯筆帖式一員，書吏二名。

衙役十四名，番役二十名，仵作二名，學習仵作二名，獄官一員，禁卒三十名。

烏拉．協領一員．佐領八員．防禦四員．雲騎尉三員．驍騎校七員．七品筆帖式二員．教習一員．兵六百九十七名．弓鐵匠二十名．

伊通．佐領二員．防禦二員．驍騎校四員．兵二百名．

額穆赫索囉．佐領一員．防禦一員．雲騎尉一員．驍騎校一員．兵一百二十名．

四邊門．防禦各一員．兵各二十名．總領催各一名．台領催各七名．台丁各一百五十名．

寧古塔

協領二員．佐領十二員．驍騎都尉二員．防禦八員．雲騎尉十員．驍騎校十二員．恩騎尉四員．八品筆帖式二員．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

副都統公署筆帖式四員．教習二員．兵一千三百二十名．番役十名．仵作二名．弓鐵匠二十四名．

琿春

協領一員．佐領三員．防禦二員．雲騎尉六員．驍騎校三員．恩騎尉一員．八品筆帖式二員．筆帖式二員．教習一員．兵四百三十名．

伯都訥

協領二員．佐領十二員．防禦八員．雲騎尉四員．驍騎校十二員．恩騎尉一員．八品筆帖式一員．

副都統公署筆帖式四員．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教習二員．兵一千名．弓鐵匠三十五名．擺渡領催二名．水手五十八名．番役十名．仵作一名．學習仵作一名．

三姓

協領二員．佐領十五員．驍騎都尉一員．防禦八員．雲騎尉三員．驍騎校十四員．八品筆帖式三員．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

副都統公署筆帖式四員．教習二員．兵一千三百七十名．番役十名．弓鐵匠四十名．仵作一名．學習仵作一名．

阿勒楚喀

協領一員．佐領七員．委佐領一員．防禦八員．雲騎尉二員．驍騎校六員．八品筆帖式一員．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

副都統公署筆帖式六員．教習一員．兵六百四名．水手六名．弓鐵匠五名．番役十名．仵作一名．學習仵作一名．由京移駐閑散滿洲．一千三百七十六名．

拉林

協領一員．佐領六員．委佐領二員．防禦四員．雲騎尉一員．驍騎校七員．倉官一員．倉筆帖式二員．關防筆

帖式二員．教習一員．兵六百四名．弓鐵匠五名．水手十四名．仵作一名．學習仵作一名．由京移駐閑散滿洲．一千三百三十九名．

雙城堡

協領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八員．由盛京移駐墾地閑散一千名．由吉林烏拉．伯都訥．阿勒楚喀．拉林．移駐墾地閑散二千名．兵．一百五十三名．內有無品級筆帖式．九員．委官．八員．

以上文武官．四百八十四員．世襲官．八十九員．兵．一萬零九十八名．弓鐵匠．二百五十六名．木船網匠．四十五名．水手領催．八名．擺渡領催．二名．水手．三百二十八名．吉林伯都訥長春廳監署門子．各二名．皁隸．各十名．馬快．各四名．民壯．各三十名．捕役．各八名．庫丁．各一名．禁卒．各二名．傘扇轎夫．各七名．仵作．各一名．六房．各有經制一名．

吉林伯都訥長春廳伊通榆樹巡檢公署攢典．各一名．皁隸．各四名．馬快．各一名．門子．各一名．

吉林外記卷五

俸餉倉儲

事宜

俸餉銀

將軍．俸銀．一百八十兩．養廉銀．一千五百兩．人役工食銀．二百七十六兩．

副都統．俸銀．一百五十兩．養廉銀．五百二十兩．人役工食銀．一百八十兩．

協領參領．俸銀．一百三十兩．

騎都尉兼雲騎尉．俸銀．一百三十五兩．

佐領四品官．俸銀．一百五兩．

騎都尉．俸銀．一百十兩．

防禦兼雲騎尉．俸銀．八十五兩．

防禦五品官．俸銀．八十兩．

主事．俸銀．六十兩．米．三十倉石．

理事同知俸銀八十兩。養廉銀五百二十七兩六錢。
理事通判俸銀六十兩。養廉銀三百兩。
學正俸銀四十兩。
巡檢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養廉銀三十一兩五錢。
驍騎校六品官俸銀六十兩。
七品管站監督助教官俸領四十五兩。米二十二倉石五斗。由無品級筆帖式補放者。作為八品。俸銀四十兩。米二十倉石。
恩騎尉俸銀四十五兩。
廩生俸銀四十兩。
生監補放筆帖式者。作為八品。俸銀二十八兩。米十四倉石。額設廩生。補放無品級筆帖式者。俸銀三十六兩。米十五倉石一斗。裁革補放無品級筆帖式者。俸銀二十四兩。米十五倉石一斗。現刪九品筆帖式。俸銀二十一兩一錢一分四釐。米十一倉石一斗一升四合。以上各項筆帖式補放官官。仍食原俸米。
獄官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醫官藥資銀四十兩。每日支口糧九升九合六勺
領催前鋒。餉銀三十六兩。甲兵驛站邊門官莊領催。俱二十四兩。水手溝合舖催。俱十八兩。養育兵看守白山拜唐阿弓匠木船匠水手看役仵作。皆十二兩。

以上官兵一年共應領俸餉銀三十一萬六千七百有奇。

庫貯備用銀

吉林八萬兩。
寧古塔二萬兩。
伯都訥一萬兩。
三姓一萬五千兩。
阿勒楚喀五千兩。

以上共銀十三萬兩。內每年各城官參局辦理勤支接濟例夫並發給各站一年買補倒斃牛隻草豆。暨往返驛驛等差。供應廩糧支給新放官員俸餉及官兵孀婦應領春秋二季半俸餉。又節婦建坊銀。俱年終造冊由盛京戶部領取歸款。

官差支借銀

吉林一萬七千兩。
寧古塔六千兩。
三姓五千兩。

伯都訥三千三百兩。
阿勒楚喀一萬二千七百兩。

以上共銀三萬四千兩。俱在各城存貯。借給出差兵丁。按四季扣還。每年仍將已未扣完數目報部核銷。

牛具銀

吉林二萬兩。
寧古塔七千兩。
伯都訥四千兩。
三姓六千兩。
阿勒楚喀三千兩。

以上共銀四萬兩。俱在各城存貯。借給無牛種地兵丁。按八季扣還。每年仍將已未扣完數目報部核銷。

賞銀

吉林四千兩。
寧古塔二千兩。
伯都訥一千三百兩。
三姓一千六百兩。
阿勒楚喀一萬七千一百兩。

以上共銀二萬六千兩。俱在各城存貯。賞給官兵紅白事。暨發給養贍殘疾、鬬散滿洲。每年題銷。年終仍由盛京戶部、領取歸款。

倉儲

吉林公倉。額存糧七萬石。
義倉。額存糧三萬四千石。
寧古塔公倉。額存糧二萬五千石。
義倉。額存糧一萬一千石。
琿春義倉。額存糧二千五百石。
伯都訥公倉。額存糧二萬五千石。
義倉。額存糧一萬石。

三姓公倉額存糧三萬石.
義倉.額存糧一萬二千石.
阿勒楚喀公倉.額存糧二萬五千石.
義倉.額存糧五千石.
拉林公倉.額存糧二萬五千石.
義倉.額存糧五千石.

每年印房四司官叅局理事廳.例應題奏咨部事宜.

印房

一.四月內.應奏烏拉採捕東珠、官兵起程摺.
一.六月內.應奏慶賀萬壽、正副表文二分.
一.七月內.應奏恭叩萬壽摺.將軍副都統.及各城副都統.同列銜.
一.八月內.應奏慶賀皇太后萬壽、正副表文二分.
一.九月內.應奏慶賀長至、正副表文四分.
一.應奏採捕東珠數目摺.
一.十月內.應奏由圍場進鮮賞單.
一.十一月內.應奏慶賀元旦、正副表文四分.
一.十二月內.應奏恭叩元旦摺一分.將軍副都統.及各城副都統.同列銜.
二次恭進鱘鰉魚摺.
初次恭進鱘鰉魚摺.
聖駕謁陵.巡幸各地方.計起鑾回蹕之日.先行奏梜迭繹請安摺.將軍副都統.及各城副都統.同列銜.
一.四司叅局理事廳.應奏本摺.俱各屆期具稿.呈畫後.送印房恭繕拜發.
一.每年奏摺內.欽奉硃批.於年終查明次數.敬謹包封.呈交軍機處.

戶司

一.公倉額存糧七萬石.除額存外.其餘糧石.每年支給文員俸米等項之用.備存四千石.又餘者、照例比時價減銀一錢.糶賣與旗人.仍將支給賸存糧數.於六月內造册.咨送戶部核銷.
一.吉林各處公倉.除額存外.餘糧糶賣銀兩.作爲一年各項官工之用.用賸銀兩.每年於四月內造册.咨送戶部核銷.

一.吉林各處.每牛录、立牛具一具.撥兵三名.耕種義倉地畝.吉林共牛具、一百四具.每具每年、四十八倉石.核計應交義倉糧、四千九百九十二石.除額存八萬石外.餘糧糶賣.仍將交納糶賣糧數.於三四月內造册.咨送戶部核銷.
一.吉林各處義倉.除額存外.餘糧糶與兵等.所得銀兩.作爲買補義倉耕牛.修理義倉.並買補農器之用.用剩銀兩.每年於四月內造册.咨送戶部核銷.
一.吉林各處.官兵俸餉造册.每年於十一月內.派員赴盛京戶部領取.
一.每年於同知解交稅銀內.撥出銀一千兩.支給衙門公用硃墨紙筆、並書役工食之費.用過銀兩.照例每年於三月內題銷外.仍造册咨送戶刑二部.
一.致祭長白山.照定額.應備釜黑牛二十條.豬二十口.羊二十隻.每年將用剩數目.於四月內造册.咨送盛京禮部核銷.
一.吉林各處監犯及起解人犯等、口米供應之數.每年於二三月內題銷外.仍造册咨送戶刑二部.
一.吉林官莊壯丁.每年應交糧、一萬五千石.騫古塔官莊壯丁.應交糧三千九百石.伯都訥官莊壯丁應交糧一千八百石.三姓官莊壯丁.應交糧四千五百石.阿勒楚喀拉林官莊壯丁.應交糧一千八百石.共徵收糧二萬七千石.貯倉.每年於四月內具題.
一.各處應行旌表守節孀婦.每年於七月內具題外.仍將守節孀婦年歲造册.咨送禮部.
一.各處雨雪調勻.二麥滋長.大田播種之處.每年於四月內.恭摺具奏.
一.各處二麥收成分數.大田秀穗之處.於七月內.恭摺具奏.奉到硃批行文.知會戶部盛京黑龍江.
一.各處大田收成分數.每年於十月內.恭摺具奏.奉到硃批行文.知會戶部盛京黑龍江.
一.各處公倉陳穀.照例出糶.應先期查明市價.咨報戶部後.將每石比時價減銀一錢糶賣.取結咨送戶部.
一.各處管倉監督.二年更換.二年任滿.揀放新監督.年終具題.
一.各處新舊任管倉監督交代.接收糧石數目.據實具題外.仍造册咨送戶部.
一.各處三年比丁一次.所造細册.咨送戶部.並各該旗籍.
一.准承祭衙門奏准咨覆.長白山之神.每月朔望.將軍副都統.輪替拈香一次.每年春秋二季致祭.
一.吉林八旗.修建兵丁官房、空閒餘地.應得菜園租銀.每年於秋季徵收.貯庫.支給收補八旗官房之用.用剩銀數.每年二月內造册.咨送戶部.
一.各處大小官員.應繳時憲書數目.每年於五月內.將各官職名造册.咨送欽天監.
一.吉林各處.旗民雜處.屯爲民人.有無私墾地畝.專派官十員.分界稽查.並派總理協領一員.年終取結.

咨報戶部．協領等官．二年更換．
一．吉林每月市價糧價查明．三月一次．咨報戶部．
一．吉林各處．有無由京買來奴僕販賣之處．每年年終．咨報戶部．
一．庫貯備用官差牛具紅白事賞銀額徵稅銀動存用項．題咨核銷．已詳庫貯類．

兵司

一．新將軍到任．照例具奏．並咨報兵部外．查驗官員兵丁軍裝器械．於三月限內．結報具奏．
一．新將軍接任．將從存勅書恭送該科衙門．改換領取．
一．吉林所屬歷年額設領催前鋒甲兵匠役．分別造具漢冊．每年按兩季．咨送兵部．
一．三月九月．將吉林所屬各處大小官員履歷．造冊二本．咨送兵部．
一．題過本章數目．每年按四季造冊．咨送通政司．
一．六月內．將各站一年應付過公費銀兩．並買補倒斃牛馬銀兩數目題銷外．仍造冊咨送兵科．
一．年終．將官員兵丁軍裝器械查驗．結保具題．仍將軍器數目．彙總造冊．咨送兵部．
一．年終．將吉林所屬各處官員兵丁額數．咨報兵部．
一．年終．將吉林所屬庫貯炮位鳥鎗數目．咨報兵部．
一．年終．將吉林所屬各處發到安插人犯數目．彙總咨報軍機處刑部．
一．十月內．應恭進風乾鹿肉貢單．
一．十一月內．應恭進鹿尾各色土物貢單．
一．遵照勘合火牌．應付過各項差使站馬廩給數目．每年按四季造冊．咨送兵部．
一．勘合火牌．祇勤用將完．即往兵部領取．以足二十張之數．
一．蒙古道路票．祇勤用將完．即往理藩院領取．以足五張之數．
一．吉林所屬各處出差等項官員之缺．揀派兼管之員月日．每年按四季造冊．咨送兵部．
一．秋季出派員烙補各站牛馬印記．並查驗草豆．年終咨報兵部．
一．文職堂主事管站監督助教官倉官等缺．如有陞故．所遺之缺．隨時行文、查取應揀人員．擬定正陪．咨送吏部．帶領引見．候旨補放．
一．衙門無品級繙譯等項筆帖式．及各站筆帖式缺出．將應揀人員選放．咨報吏部註冊．
一．武職官員．如有陞故．所遺之缺．隨時行文、查取應揀人員．挑選咨送兵部．該旗帶領引見．候旨補放．

刑司

一．監禁斬絞重犯．歷年於四月內．秋審具題．

一．免死發遣爲奴盜犯脫逃．彼時奏報．並於各處咨緝．拏獲時審明．一面正法．一面奏聞．
一．吉林所屬歷年發到太監內．已死若干、脫逃若干、現有若干、數目查明．歷年二月內．咨報內務府．
一．一年內軍流徒等犯．咨報刑部．於年終彙題．
一．一年內正法人犯數目正法月日．於年終彙題．
一．傭人偷刨人蔘財主．不分旗民．俱發雲南等省充軍．並無財主．隻身潛往偷刨．得蔘一兩以下．杖六十徒一年．至五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及未得蔘．各減一等．購買販賣飛蔘等犯．照偷刨已得蔘人犯．減一等治罪．一年內所辦總數．於年終彙題．
一．吉林所屬發遣爲奴．及當差人犯脫逃者．每月造冊報部．拏獲、自行投首者若干、未獲者若干、數目．年終分別咨報軍機處刑部．應行查議爲奴之家長旗分佐領該管各官職名．送部查議．
一．一年內拏獲私蔘數目．於年終彙題．蔘觔解送內務府．
一．一年內入官贓罰銀兩數目．於年終彙題．將銀抵充本處官兵俸餉．
一．一年內發遣安插人犯內．因不守分有無改發者．年終咨報軍機處刑部．
一．各副都統衙門．審送徒罪以上賊盜等案．以及人命事件．俱照例咨報刑部．
一．吉林地方旗民交涉．賊盜案件．及旗人鬬毆人命事件．俱係刑司辦理．徒罪以上者．俱咨報刑部．旗民交涉鬬毆人命．及單民案件．理事同知衙門辦理．
一．一年內吉林所屬命案事件．限內審辦已結未結之處．年終咨報軍機處刑部．
一．吉林所屬各處每年發遣爲奴．及當差人犯內病故脫逃數目．現在實有數目．年終咨報軍機處刑部外．未獲者．咨行各省嚴緝．
一．私入圍場．偷打牲畜．十隻以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二十隻以上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種地．三十隻以上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給兵丁爲奴．其若是偷打、隨時破案者．一隻至五隻．杖一百．徒三年．至五隻以上者．再枷號一箇月．其偷砍樹木五百斤以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八百斤以上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種地．一千斤以上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給兵丁爲奴．其若是偷砍．隨時破案．數十斤至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一百斤以上者．再枷號一箇月．爲從各減一等．均無論初犯再犯．面刺盜圍場字樣．

工司

一．長白山殿宇五間．原係由盛京工部．派員修理．工竣時．由盛京工部題銷．如有滲漏損壞．由吉林粘補修理．入於歲修核銷．道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將軍富俊奏准．就近由吉林派員．動用正項修理．工竣後題銷．並咨工部．
一．松花江神廟貯龍船房．以及公署倉庫監獄墩臺等項．並各處工程．如在二百五十兩以下．先行料估

報部。俟部覆到日動用羅殺銀修理。工竣時。造具細册。並取查驗官等結。報部核銷。二百五十兩以上。先行料估具題。五百兩以上。先行料估恭摺奏聞。均俟部文到日動項修理。工竣後。造具細册。並取查驗官員甘結題銷。

一、吉林各處渡船。並運糧捕珠等項船隻。如屆應修年分。分別小修粘補拆造限期。應需油蔴釘鐵等物恭摺奏聞。派員赴部請領。所用木植。派水手人等砍運。以備興修。

一、製造火藥動用銀兩數目。年終彙總題銷。

一、製造火藥應用硫磺。派員赴盛京工部。交送價銀。將磺領來。鉛塊亦由盛京購買備用。

官蔘局

一、吉林寧古塔散放蔘票數目。每年於五月內奏聞。

一、十一月內具題蔘務公費銀兩數目。

一、吉林寧古塔二處應散放蔘票。每年於十一月內奏聞後。派員赴戶部請領。

一、吉林寧古塔二處散放餘擠蔘票。並接濟刨夫銀兩。奏聞後。將餘剩蔘票。派員繳回戶部。

一、每年所收官蔘。派員解送。於十二月內。恭摺奏聞。

理事廳

一、徵收地丁錢糧數目。每年於正月內。先行奏聞。

一、徵收木稅銀兩數目。每年於四月內具題。

一、徵收地丁雜稅銀兩數目。每年於四月內具題。

一、旗民及旗民交涉人命盜竊、詞訟等案。犯該徒罪以上者。俱具稿呈請。分別咨部。

吉林外記卷六

學校
學額
儒林文苑
祠祀

學校

吉林儒學。在城內東南隅。乾隆七年。永吉州知州魏士敏建。廟宇黌宮。諸制略備。三十年。同知閻善。於廟內東南隅隙地。起奎星樓一間。上奉奎宿。下祀文昌帝君。其前修櫺星門三楹。五十五年。城內火災。廟學俱燬。惟奎星樓存。將軍琳寧。奏請官銀重新修葺。殿廡門堂。煥然一新。嘉慶十一年。齋房又燬。十四年。奉天學政萬蓁。奏請頒內板經籍、於奉省各學。飭建尊經閣。同知富元。學正孫鉽。自將軍秀林。副都統達祿。率所屬官員紳士。捐貲修建尊經閣。於齋房故址。此吉林廟學興建之源流也。廟在學之東。中爲聖殿三間。東西兩廡各三間。啟聖祠三間。在殿後。大成門三間。在廡前。又前爲泮水池。池北東西兩角門。東曰聖域。西曰賢關。正殿有仁宗睿皇帝御書集聖大成、扁額。池南爲櫺星門。門牆外、

左右下馬坊各一。其南照壁一座。明倫堂三間。在廟之西堂。西廡為齋房三間。東向。今改為尊經閣三間。學正廨宇。在明倫堂後。繚以牆垣。長四十丈。寬八丈。聖殿中奉大成至聖先師位。兩旁四配位。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西向。宗聖曾子、亞聖孟子、東向。次十哲位。先賢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西向。先賢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朱子熹、東向。正祚恭懸聖祖御書萬世師表扁額。東廡。祀先賢蘧子瑗、澹臺子滅明、原子憲、南宮子适、商子瞿、漆雕子開、司馬子耕、梁子鱣、冉子孺、伯子虔。冉子季、漆雕子徒父、漆雕子哆、公西子赤、任子不齊、公良子孺、肩子定、鄔子單、罕父子黑、原子亢、廉子潔、叔仲子會、公西子與如、邽子巽、陳子亢、琴子張、步叔子乘、秦子非、顏子噲、顏子何、縣子亶、樂正子克、萬子章、周子敦頤、程子顥、邵子雍、先儒公羊子高、伏子勝、董子仲舒、后子蒼、杜子子春、諸葛子亮、王子通、范子仲淹、歐陽子修、楊子時、羅子從彥、李子侗、呂子祖謙、蔡子沈、陳子淳、魏子了翁、王子柏、趙子復、許子謙、吳子澄、胡子居仁、王子守仁、羅子欽順。西廡。祀先賢林子放、宓子不齊、公冶子長、公皙子哀、高子柴、樊子須、商子澤、巫馬子施、顏子辛、曹子卹、公孫子龍、秦子商、顏子高、壤駟子赤、石作子蜀、公夏子首、后子處、奚容子蒧、顏子祖、句井子疆、秦子祖、縣子成、公祖子句茲、燕子伋、樂子欬、狄子黑、孔子忠、公西子蒧、顏子之僕、施子之常、申子棖、左子邱明、秦子冉、牧子皮、公都子□、公孫子丑、張子載、程子頤、先儒穀梁子赤、高堂子生、孔子安國、毛子萇、鄭子康成、范子甯、韓子愈、胡子瑗、司馬子光、尹子焞、胡子安國、張子栻、陸子九淵、黃子幹、眞子德秀、何子基、陳子澔、金子履祥、許子衡、薛子瑄、陳子獻章、蔡子清、陸子隴其。啟聖祠在聖殿後、祀肇聖王木金父、裕聖王祈父、詒聖王防叔、昌聖王伯夏、啟聖王叔梁紇、東配先賢、顏氏無繇、孔氏鯉、西配先賢曾氏點、孟孫氏激、東從祀先儒、程氏珦、周氏輔成、蔡氏元定、西從祀先儒、張氏迪、朱氏松。

道光二年二月。諭明臣劉宗周。植品蒞官。致命遂志。實為明季完人。其講學論心。著書立說。粹然一出於正。洵能倡明正學。扶持名教。劉宗周著從祀文廟西廡。列於明臣蔡清之次。從御史馬步蟾請也。公、籍隸山陰。自壯登仕。歷官至左都御史。當明季時。清標介節。冠於同朝。忠言讜論。形諸奏牘。以及殉難捐軀。致命遂志。載在史傳。我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介。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其學專以誠意為主。而歸於慎獨。發明聖賢宗旨。

道光三年二月。諭原任尚書湯斌。學術精醇。順治年間。有旨褒其品行清端。康熙年間。有旨稱其老成端謹。至其政績卓著。則禁侈靡。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官嶺北時。擒獲巨寇。以靖地方。巡撫江蘇時。燬不經之祀。化鬬很之風。奏豁民欠。議減賦額。還京之日。部民送者、十餘萬人。其他奏議。忠言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所學主於堅苦自持。事事講求實用。著書立說。深醇篤實。中正和平。洵能倡明正學。遠契心傳。湯斌、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明臣羅欽順之次。從通政司參議盧浙請也。乾隆元年。賜諡文正。公、籍隸河南。授職詞垣。歷官至尚書。學術深醇。事業昭著。不減前賢。四庫全書。公遺書十卷。謂其堅苦

自持。事事講求實用。奏論規畫周密。條析詳明。不同迂論。

道光五年二月。諭明臣黃道周。著從祀文廟東廡明臣之次。從浙閩總督趙慎畛請也。公、籍隸漳浦。歷官少詹。忠言讜論。守正不阿。中遭貶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明史傳贊。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端。錄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最深於易經孝經。雖在獄中。猶草易圖六十四象。寫孝經一百二十本。可謂信道成仁。以誠意為主。而歸於慎獨。以致知為宗。而止於至善。守朱子之道脈。而獨遡宗傳。

尊經閣存貯書籍目錄

聖諭廣訓、一部一套。
御製周易折中、一部一套。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一部四套。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一部四套。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一部四套。
欽定周官義疏、一部七套。
欽定儀禮義疏、一部八套。
欽定禮記義疏、一部十套。
御註孝經、一部一套。
御定孝經集註、一部一套。
御纂周易述義、一部一套。
御纂詩義折中、一部一套。
御纂春秋直解、一部一套。
御纂朱子全書、一部四套。
御纂性理精義、一部一套。
御定康熙字典、一部六套。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一部八套。
御定子史精華、一部四套。
御定佩文韻府、一部二十套。
御選古文淵鑑、一部四套。
御選唐宋文醇、一部二套。

御定四書文、一部三套。
周易註疏、一部一套。
尚書註疏、一部一套。
毛詩註疏、一部二套。
左傳註疏、一部二套。
公羊註疏、一部一套。
穀梁註疏、一部一套。
周禮註疏、一部二套。
儀禮註疏、一部二套。
禮記註疏、一部二套。
論語註疏、一部一套。
孟子註疏、一部一套。
孝經註疏、一部一套。
爾雅註疏、一部一套。

共三十六部。計一百一十六套。

御論、一本。道光三年頒發
欽定學政全書、一部十六本。
道光五年。將軍富俊。以八旗世僕。於國語騎射而外。當教以清漢文義。奏請頒發書籍。存貯印庫目錄。
開國方略、一部四套十六本。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一部六套二十六本。
盛京通志、一部八套六十四本。
清文戶部則例、一部。殿本無存
清文大清律例、一部六套四十八本。
清文工部則例、一部。殿本無存
清文禮部則例、一部。殿本無存
康濟錄、一部一套六本。
耕織圖、一部四套二十四本。部授與道考
淵鑑類函、一部二十套一百四十本。

清字四書、一部一套六本。
清字五經、一部十一套五十二本。
蒙古聖諭廣訓、一部一套二本。

學額

歲試、入文童四名。武童四名。科試、入文童四名。廪額二。增額二。五年一貢。吉林民籍。由伯都訥移駐。立學之始。年遠無考。學政官。由雍正十二年。添設。嘉慶五年。奉旨添滿合二號。文童每五六名。取入一名。十三年。學政姚奏定滿字號。廪額一。增額一。合字號。廪額一。增額一。十年一貢。道光六年。將軍富俊。會同學政陳□奏添長春廳學額三名。伯都訥一名。初定未設廪增。仍隸吉林儒學。

儒林文苑

進士民籍

田　麟。順治壬辰科。歷官內弘文院編修。
馬維駿。乾隆庚子科。歷官湖北施南府知府。

舉人民籍

吳三元。順治乙酉科。歷官貴州遵義府知府。
李　錦。乾隆甲午科。知縣病於任。
劉　鈐。乾隆戊申科。知縣病於任。
馬維駿。乾隆乙卯科

恩貢生。民籍

常廷璧。乾隆三十九年
王光裕。乾隆四十九年
宋桂芳。乾隆五十四年
武奇選。乾隆五十九年
宜　麟。嘉慶四年。現任臨汾縣知縣。
劉福生。嘉慶九年
趙紹元。嘉慶十四年

吳貢金。嘉慶二十四年
武全義。道光四年
拔貢生滿籍
李　麟。乾隆二十年
王　傑。乾隆四十一年
富天祿。乾隆五十三年
馬繼聰。嘉慶五年。河南試用知府
陳志英。嘉慶十七年
于　錫。道光四年
歲貢生滿籍
楊清久。乾隆三十四年
劉　偉。乾隆三十九年
王懷溫。乾隆四十四年
陳志星。乾隆四十九年
張　恭。乾隆五十四年
齊尚懿。乾隆五十九年。署南大挑知縣。

楊　寶。嘉慶四年
顧懷良。嘉慶九年
韓　謙。嘉慶十四年
張文蔚。嘉慶十九年
勾　功。嘉慶二十四年
馬光第。道光四年
優貢生合字號漢軍
沈承瑞。嘉慶十五年
沈志模。嘉慶十八年
歲貢生滿字號
七車布。嘉慶二十三年
歲貢生合字號漢軍

田烈功。道光三年

白山書院。在穆局街。嘉慶十九年。將軍富俊。買民居爲學舍。有房五間。十九年。原任吏部尚書鐵保。謫戍吉林。榜以今名。將軍富俊。以其地近市廛。買改修賓館。即舍後、修學舍五間。榜以故額。其跋曰。此邦人士。重武備而略文事。將軍富俊。副都統松箖。首創書院。延前歸德守熊西山之書、前經縣朱愼崖宇泰、前福建令朱玉堂殿中、主講席。彬彬然稱文教日興。余喜其創始之難。而樂觀其成也。於是乎書。

滿學十三。

吉林二。在聖廟西南半里許。學舍十四間。康熙三十二年。公捐營建。乾隆七年。奏請官銀修葺。八旗每佐領。每歲額送學生四名。

寧古塔二。在城內東南隅。學舍六間。雍正六年。公捐營建。乾隆五十七年。奏請官銀修葺。八旗每佐領。每歲額送學生六名。伯都訥二。在城內正南。學舍六間。雍正六年。公捐營建。乾隆四十八年。奏請官銀修葺。八旗每佐領。每歲額送學生四名。

三姓二。在城內東南隅。學舍六間。雍正十二年。公捐營建。乾隆十七年。奏請官銀修葺。八旗每佐領。每歲額送學生四名。以上八學。俱分左右翼。

阿勒楚喀一。在城內東南隅。學舍三間。雍正五年。公捐營建。乾隆三十三年。奏請官銀修葺。八旗每佐領。每歲額送學生三名。

拉林一。在堡內東北隅。學舍三間。乾隆二十一年。公捐營建。三十五年。奏請官銀修葺。八旗每佐領。每歲額送學生三名。烏拉二。學舍六間。公捐營建。嘉慶二年。奏請官銀修葺。每歲額送學生四名。乾隆三十年。總管索柱。捐建漢義學於城內。

額穆赫索囉一。學舍三間。公捐。生徒無額。

以上十三學生徒。俱於二月上學。習清文騎射。將軍富俊。四任吉林。左右翼二學。添習清漢繙譯。每月朔望。呈遞課本。將軍富俊。親筆改正。並時常赴學考驗。功課優者。獎勵給以筆墨。劣者交助教開導指引。文教日興。

蒙古學一。在聖廟西南半里許。學舍三間。乾隆六年。蒙古八旗兵力營建。五十八年。奏請官銀修葺。生徒無額。習蒙古文騎射。餘與滿學同。

吉林左右翼二學。助教官二員。每翼教習四名。由領催披甲內挑選。蒙古學。係蒙古繙譯筆帖式、兼充教習。其寧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烏拉、拉林。每學各設教習筆帖式一名。亦各有教習協教。惟琿春額穆赫索囉學舍。係兵丁營建。未設教習筆帖式。各由本處領催披甲內、挑選通曉清漢文義者、充作教習。

祠祀

吉林

先農壇。在城小東門外一里。正殿三楹。壇高三尺，面闊二丈四尺。雍正十年建。

社稷壇。在先農壇東。高闊尺丈與先農壇同。同時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社稷壇東。高闊尺丈與先農壇同。同時建。

城隍廟。在城內將軍公署東。前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後殿三楹，鐘鼓樓二，大門三楹。里民修建。

長白山望祭殿。在城西門外九里溫德亨山。正殿五楹，祭器樓二，碑樓二座，奉敕建。雍正十一年建。

松花江神廟。在城小東門外一里江北岸。正殿五楹，配樓二，大門三楹，東西角門各一。乾隆四十三年建。

至聖先師廟。

文昌閣。

魁星樓。以上三廟已詳學校志。

關帝廟。二：一在城小東門外一里，正殿三楹，享殿三楹，左右配廡各八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東西角門二。乾隆九年建。一在城北門外二里北山，正殿三楹，鐘鼓樓各一，配廡三楹，禪房二楹，正殿恭懸乾隆十九年御書「靈著豳岐」匾額。

觀音堂。二：一在城東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鐘鼓樓一，大門一楹。乾隆四十八年建。一在城東門外十二里龍潭山，正殿三楹，禪房三楹，藏經堂三楹。乾隆十九年建。正殿恭懸乾隆十九年御書「福佑大東」匾額。

崇禮龍王廟。三：一在城小東門外一里江北岸，正殿三楹，配房三楹，大門一楹。乾隆二十五年重修。一在江南岸，正殿三楹，配房三楹，門宇四楹。乾隆五十七年修建。一在城東門外十二里龍潭山，正殿三楹，山門牌樓一座。乾隆十九年建。

西方寺。在城西門外一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耳房三楹，又勅殿一楹，鐘鼓樓二，大門三楹，東西角門各一。乾隆二十五年里民重修。

瘟神廟。在城內東南隅，正殿三楹，配廡大門共六楹。乾隆三十三年建。

八蜡廟。在瘟神廟內，即龍王廟正殿三楹。同時建。

三義廟。在城北隅，正殿三楹，配廡三楹，大門一楹，東西角門二。乾隆二十年建。

祖師廟。二：一在城大東門內路南，正殿六楹，配廡六楹，禪房三楹，大門二楹。乾隆十二年建。一在城外北山藥王廟側，殿三楹。

財神廟。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禪房三楹，碑樓一座，戲樓一座，大門三楹，東西角門二。嘉慶十二年里民重修。

藥王廟。在城北山關帝廟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二楹。乾隆三年建。

三官廟。在城隍廟東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乾隆四十四年建。

東嶽廟。在城大東門外，即天齊廟。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六楹，鐘鼓樓二，禪房三楹，大門三楹。康熙二十五年建。

火神廟。在城西門外，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嘉慶十三年里民修建。

馬神廟。在城西門外，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康熙三十四年建。

山神廟。二：一在城西門外，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鐘鼓樓一座。雍正元年建。一在城東地藏庵側，正殿三楹。

寶巖寺。在城西門外九里，正殿三楹，配廡三楹，耳房及大門共四楹。

北極廟。在城巴爾虎門外二里，即元天觀。正殿三楹，配廡三楹，耳房三楹，大門二楹。乾隆三十年建。

大悲閣。即玉皇閣，在城外北山藥王廟後，山高閣三楹。乾隆四十一年建。

地藏庵。在城大東門外一里，正殿三楹，配廡五楹，禪房二楹，耳房二楹，鐘鼓樓二，戲樓一座，大門一間，東西角門二。乾隆五十二年建。

鬼王廟。在城西門外一里，正殿三楹，大門一楹。

純禧堂。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禪房一楹，大門一楹。乾隆十一年建。

圓通寺。在城西隅，正殿三楹，耳房二楹，大門二楹。

娘娘廟。在城東關帝廟後，正殿三楹，大戲臺一座。

酒仙祠。在城隍廟側，正殿三楹。

土地祠。在城內城隍廟側，正殿一楹。

功德院。在城北隅，正殿三楹，後殿五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

賢良祠。在城內功德院側，正殿一楹。

昭忠祠。在城內城隍廟側。正殿三楹。嘉慶八年建。

寧古塔

至聖先師廟。在城東南隅。康熙三十二年建。

文昌廟。二。一在城東南隅。一在城外關帝廟側。正殿三楹。嘉慶二十三年建。

魁星樓。同時建。

城隍廟。在城外東南一里。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三楹。大門一楹。

關帝廟。三。一在城外正西里許。正殿三楹。配廡各五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一在城外東南三里。正殿三楹。享殿三楹。大門三楹。一在城西南十里。正殿三楹。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山神廟。二。一在城西門外里許。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五楹。大門一楹。一在城外東南一里。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地藏寺。二。一在城西門外三里。正殿三楹。一在城外東北隅二里。殿宇三楹。

觀音閣。在城西門外三里。正殿三楹。大門三楹。

茶棚菴。城南門外。殿宇四楹。

古佛寺。在城外東南里許。

土地祠。在城外東南里許。正殿一楹。

七聖祠。在城東南一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

藥王廟。在城外東南一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

三官廟。在城外東北里許。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娘娘廟。在城外東北里許。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天齊廟。在城外東北一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財神廟。在城外東北一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祖師廟。在城外東北一里。正殿三楹。大門三楹。

龍王火神廟。在城外東北一里。正殿三楹。左右配房各五楹。山門三楹。

馬神廟。在城外東南隅。正殿三楹。

伯都訥

至聖先師廟。在城東南隅。道光二年建。

先農壇。在城南門外。雍正五年建。

社稷壇。在城南門外。雍正十年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門外。雍正十年建。

城隍廟。在城西南隅。正殿三楹。兩廡三楹。大門三楹。雍正六年建。

江神廟。在[illegible]南門外。嘉慶五年建。

藥王廟。在城東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六楹。乾隆十六年建。

眞武廟。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大門一楹。乾隆二十九年建。

娘娘廟。在城南門外一里。正殿三楹。兩廡三楹。山門一楹。乾隆十六年建。

關帝廟。在城外一里東南河口。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鐘鼓樓各一。山門三楹。康熙四年建。

祖師廟。在城外東南一里。正殿三楹。大門一楹。乾隆十六年建。

龍王廟。在城外東南一里。正殿三楹。大門一楹。乾隆四十九年建。

山神廟。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乾隆二十九年建。

財神廟。在城西街。乾隆二十九年建。

瘟神廟。在城南。乾隆五十九年建。

魯班神。在城南。道光三年建。

鬼王廟。在城南。乾隆五十七年建。

昭忠祠。在城南。嘉慶九年建。

石佛寺。在城外。舊東京城東南隅。相傳金時建。爲太后所修。石佛高二丈餘。後石首墜。有石工人欲鑿爲碣。甫舉錘。頭痛欲裂。斃之。是夕里人同感異夢。於是舉石首湊合。鑄鐵固之。即古址建祠。至今香烟尤盛。

觀音寺。在吉林峯下。

三姓

至聖先師廟。在城內。

文昌閣。在城內。

魁星樓。在城內。

關帝廟。二。一在西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一在南門外。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五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二楹。

馬神廟。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山門三楹。

城隍廟。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

龍王廟。在城北四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

三皇廟。在城外西南三里。正殿三楹。左右配廡各三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

娘娘廟。在城外東北隅五里。正殿三楹。西廡三楹。大門一楹。

財神廟。近城西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五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

火神廟。在城外西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

昭忠祠。在城外。

阿勒楚喀

至聖先師廟。在城內。

文昌廟。在城內。

關帝廟。二。一在城南門外。正殿三楹。東廡五楹。大門三楹。一在城外西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五楹。鐘鼓樓各一。大門三楹。

城隍廟。在城西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

龍王廟。在城東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三楹。大門三楹。

三皇廟。在城內。

娘娘廟。在城外東南隅。正殿三楹。大門三楹。

蟲王廟。在城外東南隅。正殿三楹。大門一楹。

財神廟。在城外西南隅。正殿三楹。

昭忠祠。在城內。

山神廟。在城外西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三楹。大門一楹。

烏拉

關帝廟。二。一在城內東北隅。正殿三楹。一在城北四里。正殿三楹。配廡二楹。

藥王廟。在城外西南隅。正殿三楹。後殿三楹。

財神廟。在城外西北半里。正殿三楹。

娘娘廟.在城外西北隅二里.正殿三楹.後殿三楹.

山神廟.在城外西北四里.正殿三楹.

拉林

關帝廟.在街內東北隅.正殿三楹.東西配廡各五楹.大門三楹.

娘娘廟.正殿三楹.

藥王廟.正殿三楹.

山神廟.正殿一楹.

以上三廟.俱在關帝廟內.

雙城堡

關帝廟.中左右屯各一.右屯未建廟.乃左.右屯各設一座.中屯建廟.爲左屯領武會保.題額.長白曲門.遙望正東.里許.有大廟宇一座.鐵馬.風鈴.畫棟無數.醒.覺初見之所.焚香拜謁.隨蒙廟中.土興工.時得古爲篇

吉林外記卷七

田賦

公署

物產

人物

田賦

吉林陳民地.七十一萬零二百四十一畝.分別三則.銀米各半徵收.應徵銀米地.各二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畝零五分.內上則地.各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四畝五分.每畝徵銀三分.米六升六合.中則地.各九萬三千三百六十三畝.每畝徵銀二分.米四升四合.下中則地.各九萬二千一百三十三畝.每畝徵銀一分.米二升二合.乾隆四十二年以後.續增陳民墾地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八畝.不分等則.每畝徵銀八分.米四合四勺二抄五撮.米一石折徵銀一兩.行差人丁二萬五千一百七十丁.每丁徵銀一錢五分.以上共徵地畝丁銀.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兩八錢七分九釐.

寧古塔陳民地.五萬三千七百三十八畝.分別三則.銀米各半徵收.應徵銀米地.各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九畝.內上則地.各九千五百十九畝五分.每畝徵銀三分.米六升六合.中則地.各八千六百八十二畝五分.每畝徵銀二分.米四升四合.下則地.各八千六百六十七畝.每畝徵銀一分.米二升二合.乾隆四十六七年.續增流民墾地.一千三百二十一畝.不分等則.每畝徵銀八分.米四合四勺二抄五撮.行差人丁.一千三百五十丁.每丁徵銀一錢五分.以上共徵地畝丁銀.二千零六十兩零九錢二分二釐.

伯都訥陳民地.十萬零四十九畝八分五釐.分別三則.銀米各半徵收.應徵銀米地.各五萬零二十四畝九分二釐五毫.內上則地.各二萬零二百九十六畝九分二釐五毫.每畝徵銀三分.米六升六合.中則地.各一萬五千零四十畝.每畝徵銀二分.米四升四合.下則地.各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畝.每畝徵銀一分.米二升二合.乾隆四十二年以後.續增陳民流民.及蒙王氏.孫悅明.各控地案內.並查出叢林子.拉林河西岸.等處民人各墾地畝.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三畝.不分等則.每畝徵銀八分.米四合四勺二抄五撮.行差人丁.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五丁.每丁徵銀一錢五分.以上共徵地畝丁銀.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九兩一錢一分九釐.

三姓陳民地.一百二十畝.分別三則.銀米各半徵收.應徵銀米地.各六十畝.內上則地.各二十畝.每畝徵銀三分.米六升六合.中則地.二十畝.每畝徵銀二分.米四升四合.下則地.二十畝.每畝徵銀一分.米二升二合.乾隆四十六七年.續增流民墾地.六十六畝.不分等則.每畝徵銀八分.米四合四勺二抄五撮.行差人丁.四百十一丁.每丁徵銀一錢五分.以上共徵地畝丁銀.七十一兩零六分二釐.

阿勒楚喀行差人丁.三千零七十四丁.每丁徵銀一錢五分.共徵丁銀四百六十一兩一錢.無地畝糧.

以上通省.共徵地丁銀.八萬五千三百六十九兩零八分二釐.

稅課

吉林.額徵牲畜、菸、麻、牙當、燒酒、木、稅銀.共二千九百八十兩.

寧古塔.額徵牲畜、菸、麻、牙當、燒酒、木、稅銀.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兩九錢.

伯都訥.額徵牲畜、菸、麻、牙當、燒酒、魚網、稅銀.共一千零四十九兩三錢.

三姓.額徵牲畜、菸、麻、牙當、燒酒、貂皮、稅銀.共四百四十三兩二錢五分二釐.

阿勒楚喀拉林.額徵牲畜、菸、麻、牙當、燒酒、稅銀.共四百九十七兩.

長春廳.額徵牲畜、牙當、燒酒、稅銀.共四百三十三兩九錢六分.

官莊

吉林.官莊五十處.壯丁五百名.每壯丁地十二晌.共地六千晌.每壯丁交倉石糧三十石.共交糧一萬五千石.官牛三百條.內歲應倒斃牛六十條.買補倒斃.每牛價銀各六兩七錢.共應領銀四百零二兩.嗣因

連年被災，收成歉薄，每年應交糧石不足額，嘉慶十七年，將軍賽沖阿，奏准將應徵丁糧，以一萬六百八十石，作爲正額交納，嘉慶二十一年，將軍富俊，奏准官莊五十處，壯丁五百名內，除逃故丁一百五十四名，現有丁三百四十六名，實缺丁一百五十四名，共計官地及旗民私開毗連之地，一萬五千二百四十八晌三畝，按地之肥瘠，統令各按上中下等則徵收，共計得糧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七石四斗五升，令各丁赴倉交納，較前定額一萬六百八十石之數，多增糧五百一十七石四斗五升，現定租糧，較前甚輕，以後每年只領一半倒斃牛價銀，已足敷用，每年可節省銀二百零一兩，查出法特哈邊門外三道卡薩哩閒荒，招佃開墾，取租以補缺額，俟有認佃之人，即行陞科起租，俟能敷原額一萬五千石之時，再行具奏。

寧古塔，官莊十三處，壯丁一百三十名，每壯丁地十二晌，共地一千五百六十晌，每壯丁交倉石糧三十石，共交糧三千九百石，官牛七十八條，內歲應倒斃牛十六條，買補倒斃，每牛價銀各六兩七錢，共應領銀一百零七兩二錢。

伯都訥，官莊六處，壯丁六十名，每壯丁地十二晌，共地七百二十晌，每壯丁交倉石糧三十石，共交糧一千八百石，官牛三十六條，內歲應倒斃牛七條，買補倒斃，每牛價銀各六兩七錢，共應領銀四十六兩九錢。

三姓，官莊十五處，壯丁一百五十名，每壯丁地十二晌，共地一千八百晌，每壯丁交倉石糧三十石，共交糧四千五百石，官牛九十條，內歲應倒斃牛十八條，買補倒斃，每牛價銀各六兩七錢，共應領銀一百二十兩六錢。

阿勒楚喀拉林，官莊六處，壯丁六十名，每壯丁地十二晌，共地七百二十晌，每壯丁交倉石糧三十石，共交糧一千八百石，官牛三十六條，內歲應倒斃牛七條，買補倒斃，每牛價銀各六兩七錢，共應領銀四十六兩九錢。

以上共原額地一萬零二百晌，共徵倉穀二萬五千五百石。

旗田

吉林八旗，及蒙古烏鎗營旗地，共九萬五千一百三十四晌。

水手營地，共二千二百二十六晌。

各驛站地，共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晌。

四邊門地，共二萬六千六百五十二晌。

寧古塔旗地，共六萬五千二百九十晌。

伯都訥旗地，共六萬九千零十一晌。

三姓旗地，共八千一百十六晌。

阿勒楚喀拉林旗地，共三萬六千二百七十八晌。

琿春旗地，共一萬二千零五十晌。

烏拉旗地，共四萬零三百三十八晌。

以上旗地，共三十六萬五千零九十二晌，無賦額。

公署

吉林

將軍公署。正面大堂七間，宅堂五間，儀門三間，大門三間，乾隆十九年，高宗純皇帝巡幸吉林，御書天江鎮域匾額，恭懸宅堂內。大堂後印房辦本稿檔房五間，漢檔房二間，滿漢督催所辦事房三間，堂前西廂工司辦事房三間，檔房三間，戶司辦事房五間，協領房三間，同知辦事房二間，東廂兵司辦事房五間，檔房三間，刑司辦事房五間，檔房三間，儀門外東面錄供房三間，前鋒議事房二間，烏鎗營辦事房三間，土地祠一間，西水手營辦事房三間，虎鎗營房二間，管理街道辦事房二間，番役監禁房一間，署外左右八旗辦事房十六間，鼓角木盆架一，旗桿二。

倉。在城內東北隅，康熙二十八年，建太平倉六十間，永寧倉房六十四間，嘉慶二十三年，均改修題倉，看倉衙更堆房共六間，倉上辦事房三間，乾隆八年，增修八旗義倉房九十六間，又在西門外西南隅，臨水手營義倉房七間。

庫。在公署內，印架樓二間，銀庫樓二間，康熙十五年，蓋補甲庫樓三間，鉛庫樓二間，雍正十年修蓋，庫更堆房共四間。

監獄。在公署內，大獄房十五間，神廟一間，看獄兵更堆房[illegible]間，圍獄官住房三間，行獄房五間，看獄兵更堆房三間。

演武廳。在北門外，正廳五間，捲棚三間，議事箭亭三間，堆房二間，十旂箭道房十間，嘉慶三年重修。

街道廳。兩翼巡補房八間，查街辦事房四間。

果樓。存府樓三間，晒庫樓三間，看守堆房九間。

匠房。六間，在巴爾虎門內東南隅。

黑牛房。六間，牛圈五間，羊圈二間，看守堆房三間，在北門外。

官參局。大堂五間，東廂三間，西廂三間，望堂五間，大門五間，照壁一座，在糧米行街北。

火藥局。庫三間，看庫兵更堆房二間，造火藥房六間，在北門外。

八旗弓匠房。十六間，在河南街路南。

八旗鐵匠房。十七間。在西門內迤北。

船營庫。在西門外西南隅。火藥庫三間。顏料庫三十間。看庫巡更堆房三間。

龍船房。十二間。造船房三間。看船巡更堆房二間。在西門外。

公　館。在官參局東。嘉慶二十二年撥歸。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二門一間。東西廂房各五間。大門五間。

將軍署。共住房六十四間。東西轅門二間。轅門外照壁板墻照壁一座。旗杆二。坐落倚親街南臨江岸。

副都統署。共住房四十二間。轅門二間。照壁一座。在糧米行街路南。

理事同知公署。共房三十間。在城內西北隅。

巡檢公署。共房八間。在同知公署東隔壁。

學正公署。在新樂西院。共住房八間。明倫堂三間。存經閣三間。

民　倉。永豐倉房三十六間。看倉巡更堆房三間。嘉慶十九年修。在同知公署西南隅。

獄　房。六間。看獄巡更堆房三間。在同知公署西隅。

稅　房。三間。在牛馬行街西。

十旗官房。共二百零八間。

八旗堆房。共二十三間。按五街五門分設。西門外江岸擺渡房二間。

烏拉

協領公署。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二門一間。大門一間。左右聽差房三間。

八旗義倉。十三間。乾隆二十一年修。在東門外。看倉堆房三間。

八旗堆房。共二十四間。在城內。

演武廳。三間。堆房二間。在東門外。

總管公署。大堂五間。二堂五間。廂房三間。八旗辦事房十間。

倉。在城內東北隅。共八十三間。乾隆四十六年建。現實存五十間。看倉堆房三間。

銀庫。一間。

貯魚房。三間。

貯蜜房。三間。

伊通

佐領公署。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大門一間。

演武廳。三間。

義倉。鑲黃旗、正黃旗各三間。

巡檢公署。大堂三間。住房三間。書吏房一間。二門一間。大門一間。照壁一座。

額穆和索囉

佐領公署。正房三間。騎射房三間。大門一間。

演武廳。三間。

邊門各台站

義倉。巴彥鄂佛囉邊七台。每台倉房三間。共二十一間。伊通邊七台。每台倉房三間。共二十一間。赫爾蘇邊八台。每台倉房三間。共二十四間。布爾圖庫邊七台。每台倉房三間。共二十一間。烏拉額赫程等十八站。每站倉房三間。烏拉站水手倉房三間。共五十七間。金珠鄂佛囉等十站。每站倉房三間。共三十間。統計一百七十四間。

長春廳

95　36A　1

通判公署。大堂三間。二堂三間。穿堂三間。書吏房六間。壯房三間。住房三間。二門三間。大門一間。左右讞鞫房二間。照壁一座。

巡檢公署。大堂三間。書吏房一間。住房三間。二門一間。大門一間。照壁一座。

監獄。房六間。禁卒房二間。獄神廟一間。看獄巡更堆房一間。

寧古塔

副都統公署。大堂五間。穿堂五間。左右司辦事房各三間。檔房各三間。印房三間。前鋒營皮鞍房共六間。儀門三間。大門三間。轅門柵欄全。照壁一座。

倉。公倉四十間。倉稽房二間。看倉巡更堆房二間。康熙三十五年建。又雍正五年增建義倉三十二間。

庫。在公署內。印庫一間。銀庫三間。看庫巡更堆房一間。雍正四年建。

演武廳。三間。看守堆房三間。

監獄。在公署內。五間。看獄巡更堆房一間。

官參局。共二十九間。乾隆二十八年建。

八旗弓箭匠房。六間。

火藥庫。一間。看庫巡更堆房二間。

果樓。三間。

稅房。三間。

激桶房。八間。

鷹房。三間。

副都統署。住房三十七間。照壁一座。

琿春

協領公署。大堂五間。辦事房三間。檔房三間。儀門一間。大門三間。

義倉。十九間。看倉巡更堆房三間。雍正五年建。

庫。在公署內。銀庫二間。

演武廳。三間。

三旗堆房。三間。

伯都訥

副都統公署。大堂五間。穿堂三間。印房二間。左右司辦事房各三間。前鋒營房三間。兵營皮鞍修房三間。土地祠一間。儀門一間。大門三間。八旗辦事房四間。柵欄全。照壁一座。

倉。中倉十間。康熙三十二年建。後倉十間。雍正六年建。前倉十間。乾隆十年建。看倉巡更堆房二間。又雍正五年建義倉二十六間。看倉巡更堆房二間。

庫。在公署內。印庫二間。銀庫二間。看庫巡更堆房各二間。康熙三十二年建。

監獄。三間。看獄巡更堆房三間。

演武廳。三間。看守堆房二間。

果樓。三間。看守堆房二間。

激桶房。二間。

八旗弓箭匠房。共六間。

火藥庫。一間。看庫巡更堆房二間。

副都統署。共住房二十五間。照壁一座。

同知公署。共房二十二間。照壁一座。

巡檢公署。共房七間。照壁一座。

獸房。六間。獸神廟一間。看獸巡更堆房三間。

民倉。二十四間。看倉巡更堆房二間。嘉慶二十一年建。

稅房。二間。

孤榆樹屯

巡檢公署。大堂三間。住房三間。書吏房一間。二門一間。大門一間。照壁一座。

三姓

副都統公署。大堂五間。穿堂五間。大門三間。儀門三間。印房三間。左右司辦事房各三間。檔房六間。前鋒營兆營房共六間。八旗辦事房八間。鼓角木架照壁一座。

倉。永豐倉五十間。康熙三十二年建。乾隆五十五年。續建二十間。倉檔房三間。看倉巡更堆房四間。又義倉二十間。雍正六年建。

庫。印庫一間。銀庫一間。棉甲庫一間。看庫巡更堆房六間。

監獄。五間。看獄巡更堆房三間。

演武廳。三間。看守堆房三間。

賞需樓。三間。

果樓。二間。看樓堆房二間。

查街辦事房。三間。

八旗弓鐵匠房。六間。

稅房。三間。

火藥庫。一間。

鷹房。五間。

船房。三間。

副都統署。共住房二十二間。照壁一座。

阿勒楚喀

副都統公署。大堂五間。穿堂三間。儀門一間。大門三間。左右司辦事房各三間。前鋒營房三間。八旗辦事房十間。檔房。照壁一座。

倉。公倉六十間。乾隆三十二年建。看倉巡更堆房三間。又雍正六年建義倉二十間。乾隆三十九年撥載七間。現實存倉房六十間。義倉十三間。

庫。印庫二間。銀庫二間。看庫巡更堆房各二間。

監獄。九間。看獄巡更堆房三間。

演武廳。二間。看守堆房二間。

果樓。二間。看守堆房三間。

查街辦事房。三間。

稅房。三間。

副都統署。共住房三十六間。照壁一座。

拉林

協領公署。大堂五間。穿堂三間。儀門一間。大門三間。

倉。公倉六十間。乾隆三十年建。看倉巡更堆房三間。又乾隆三十九年建義倉十三間。

棉甲庫。二間。看庫巡更堆房三間。

演武廳。三間。看守堆房三間。

果樓。二間。看守堆房三間。

翼衛辦事房。三間。

稅房。二間。

協領署。共住房三十六間。

雙城堡

中屯協領公署。正堂三間，東廂房三間，西廂房三間，大門一間。

義倉。九間，看倉巡更堆房一間。

左屯佐領公署。正堂三間，廂房三間，大門一間。

右屯佐領公署。正堂三間，廂房三間，大門一間。

左右屯義倉。各九間，看倉巡更堆房各一間。

物產

貂鼠。吉林、寧古塔、三姓、阿勒楚喀諸山林多有之，甚麗雄，英俄嶺以南者色黃，嶺北者色紫黑，三姓下江黑斧皮稱高，除貢皮二千六百張外，餘准售商賈。

白貂鼠。另有一種，稱千歲白者，非。但不能似黑黃色者多耳。

猞猁猻。體似狸而大，耳有長毫，白花色，明一統志謂之土豹。

狐。色赤而大，夜擊之火星迸出。毛極溫煖，集腋為裘尤貴重。

元狐。出下江，大於火狐，色黑，毛煖，最貴。又次黑毛稍黃者，名倭刀。

沙狐。生沙磧中，身小，色白，腹下皮集為裘，名天馬皮，頷皮名烏雲豹。

貉熊。大如狗，紫色，出寧古塔者，頭紫黑，肋微白。

銀鼠。吉林等、諸山中有之。毛色潔白，皮製輕煖。

灰鼠。吉林等、諸山中有之。灰白為上，灰黑者次之。

東珠。東珠以東各河蛤蚌內產珠，惟吉林屬混同江、松花江、嫩江及所屬各江河產者為佳。每年烏拉總管分派官兵乘船，溯流尋採。遇水深處，用大桿插入水底，採者抱桿而下，入水摸取蛤蚌，攜出眼同採官剖開，或百十內得一顆，包裹用印花封記，至秋後方罷。與同揀選，如形體不足分數，或不光亮，仍棄之於河，以示嚴禁，不敢自私，亦預防偷竊冒委埋之弊潔也。至冬底入貢，驗收後按成色給賞緞疋，近來折給銀兩，牲丁更得實惠矣。

樺皮。樹皮似山桃，有紫黑黃花紋，可裹弓及鞍鐙諸物。吉林諸山皆有之。烏拉向有樺皮屯，世管佐領一員，帶領兵丁剝取入貢。雍正年間裁去世管佐領，將兵丁撥給官莊，現改為吉林八旗官兵剝取。除額貢之外，有以樺皮作船，大者能容數人，小者挾之而行，過水輒渡，游行便捷。又以樺皮為帳棚，並有剝樺皮繼作油單，大雨不漏。

菸。東三省俱產，惟吉林者極佳，名色不一。吉林城南一帶名為南山菸，味豔而香。江東一帶名為東山菸，味豔而醇。城北邊台菸為次。寧古塔菸名為台片，獨蘭陵有地四五晌所生菸葉，止有一寨，與別處所產不同，味濃而厚，清香入鼻，人多爭買。此南山、東山、台片之別，所分也。通名黃菸。

麻。有線麻、檾麻之別。線麻堅實，凡城堡一切繩繫網料皆用線麻。吉林城北一帶種麻者居多，每歲所收，不減於菸。秋後入店售賣，收者務麻，並可購運內地，名為菸麻客。此吉林出產一大宗，每歲約值銀百餘萬兩，開麻店生理，人獲其利。

松塔。吉林烏拉、寧古塔、三姓諸山皆有，而高集中所產更多。其形下豐上殺，狀如螺，剝之如蓮蓬，每瓣各藏一粒，既熟則瓣開而子落。

松子。生松塔中，烏拉總管每歲入貢。

安春香。生於山巔潔淨處，高一尺許，葉似柳葉而小，味香，可供祭祀。生於長白山者尤異常，俗呼為安息香。

七里香。枝葉似安春香，葉大而厚，惟產於長白山，別處無所見。

烏拉草。俗諺云：關東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夫草而與人參、貂皮並立為三，則草之珍異可知。吉林山內所產尤為細軟。北地嚴寒，凍瘃凡穿烏拉皮靰鞡者，必將烏拉草捶熟，墊於其內，冬夏溫涼得宜，即嚴寒而足不覺凍，此所以居三寶之一也。戊辰，奉天學政葆亨名烏拉草，吉林堡沈承瑞有任他沐雲從稚冷到處關外與烏拉草之句，學使實無以易為先對。

線麻菜。城外各地邊外之地多有之，盛東路四時有時。無諳云有撥穴之說，其苗生多在夷昵之地。

小蒜。俗呼為小根菜，吉林山原間隙處，凍時自草未萌，小根菜先見。其葉味辛而香，可供廚饌，作湯火鍋對擬之異品，摘以入貢。

山蔥。俗名謂之鹿蔥，俗稱為寒蔥，產於額赫法城一帶諸山中，葉似蔥，肥嫩有若春蔥。採取時必就崖邊之水洗淨，即時用鹽醃，方不能腐，水未能夏也。其味濃長，炎熱時亦蠅不能沾染，係潔淨之品，摘以入貢。

山韭。葉一莖，即雅稱之薹，每六月食，照即此。出額法城一帶者尤佳。

蕨菜。即詩云。言采其蕨。又其名曰吉祥菜。產於吉林山中。色紫肥嫩。鹽醃曬乾入貢。

蘑菇。吉山中皆有之。種類不一。生於榆者爲榆蘑。生於樟者爲香蘑。於而榆蘑生榆樹竅中。尤鮮美。即古所稱樹雞是也。

紫皮羅葡。蘿蔔皮色帶紫者。關亦有之。獨三姓所產紫皮蘿蔔。不但皮紫。內肉亦紫。味迥殊。爽脆適口。

托盤。產於吉林山中。類似楊梅。名曰托盤。取象形爲。色紅鮮豔。味更甜美。採摘過夜。即化爲紅水。精且吸飲。香美尤爲獨絕。

海參。形如蟲。有肉刺。琿春出者尤佳。

海紅。形似海參。能滋補。出琿春。

海茄。形似爾哈皮。肉似海參。無刺。滋陰降品。功同海參。出琿春。

海藻。出東海。黑色。亂如髮。即與海菜同名海藻。本草云。有二種。生於淺水。黑色。短如馬尾。一種生於深海中。葉大如菜。居者謂海藻。生於南海者亦細。名爲昆布。其名雖殊。其實一類。今琿春所出頗佳。

海帶。似海藻而粗。柔韌而長。紫赤色。今採者曬乾通呼爲海菜。

海蘊。葉似亂絲。亦海藻之類。

鱘鰉。即尋鰉也。長丈餘。體長有鱗。口近頷下。

青鱸魚。似鯉魚。色黑。味美不腥。

細鱗魚。頭尖而色白。

鯽魚。似小鯿。花出寧古塔南湖者極佳。

鱖魚。大口細鱗。有斑彩。即鱖花魚也。

魴魚。縮項穹脊。闊鱗。即鯿花也。

鮊魚。細鱗形狹腹扁。頭尾向上。即白魚。以上皆諸色魚。歲以入貢。

人參。俗稱棒錘。有巴掌、燈台、二甲子、四披葉、五披葉、六披葉之名。產於吉省烏蘇哩綏芬英額嶺等處深山樹木叢林之地。乘東方生發之氣。得地脈淳精之靈。生成神草。爲藥之最上上品。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

鹿茸。鹿乃仙獸。能別良草。述異記云。鹿千歲爲蒼。又五百歲爲白。又五百歲爲玄。遼東山關阜壯。鹿得良善品。其茸角膠。血力精足。入貢自爲上品。

虎骨膠。虎之一身筋節氣力皆出前足脛骨。帶脛骨用全虎骨熬膏膠。治一切風寒濕痹腿疾閃斷之症。亦有專用脛骨熬膏膠者。其效如神。

牛黃。經疏云。牛黃乃牛之精華。凝結成黃。或云。牛病乃生黃者非也。牛有黃。必多吼喚。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迫喝即墮水。名曰生黃。孩折輕虛而氣香者良。殺死角中得者名角黃。心中者名心黃。肝膽中者名肝膽黃。成塊成粒。總不及生。得者但磨指甲上黃透指甲者爲眞。

熊膽。本草綱爲上品。本不易得。吉省深山密林中。獵採者時常遇之。但戶捕之易得也。

膃肭臍。即海狗腎。綱目云。出西番。狀似狐而尾長大。臍似麝香。黃赤色。按臨海志云。出東海水中。狀若鹿。頭似狗。尾長。又出登萊州。其狀非獸非魚。但前足似獸而尾似魚。觀此似狐鹿者。其毛色也。似狗者。其足形也。似魚者。其尾形也。今琿春三姓境近海處亦有之。醫家以滋補藥多用之。

五味子。性溫。五味皆備。皮甘肉酸。核中苦辛。都有鹹味。爲滋補之藥。核子少肉厚者爲勝。出吉林者最佳。

細辛。一名少辛。管子云。五沃之土。羣藥生小辛。是也。醫家以吉省細辛爲佳。通行各省。

黃精。處處山谷皆有之。服食上品。以其得坤土之精。久服益壽。吉林山七星壯。自然甘美。勝他處。博物志云。太陽之草名黃精。食之可以長年。太陰之草名鉤吻。食之立死。黃精鉤吻形相之別。詳見綱目。

萎蕤。根似黃精小異。莖幹強直。似竹箭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性柔多鬚。

赤芍。即芍藥根。亦有白者。此處所產。尤勝他處。

黃芩。有枯芩條芩之別。中虛者名枯芩。內實者名條芩。其用各異。此處所產俱備。惟深色堅實者良。

柴胡。北產者。如前胡而軟。入藥亦良。南產者。不似前胡。如蒿根強硬。不堪用。

升麻。其葉似麻。其氣上升。故名。綱目云。形細而黑。極堅者爲佳。今則還取其白外黑而堅實者。去鬚蘆用之。俗名爲鬼臉升麻。其苗呼爲窩窩牙。

紫草。根花俱紫。可以染紫。產山原。根而色紫。入藥。其根圓產。細而色鮮。只染物不入藥。

北山查。有大小二種。北者小。肉堅去核用。亦有力。

益母草。綱目云。小暑端午或六月六日採。益母莖花實用治百病尤良。

95　36A

王牟牛。生於深山密林朽木上。性溫。其形長有寸許。細如花莖。色黑肉白。能下乳。不易得。產於綏芬烏蘇哩諸山中。刨參人有幸遇者。採來傳說。此爲本草綱目所無。

防風。黃潤者良。

麝。形如麞。一名香獐。喜食柏。臍血入臍。名爲香。出三姓。

通草。有細孔。兩頭皆通。故名。通草即今所謂木通。

桔梗。此草之根結實而梗直。故名。根如指。黃白色。春生苗。莖高尺餘。葉似杏葉而長。味苦辛者眞。

威靈仙。威言性猛。靈仙言其功神。生先於衆草。方莖。數葉相對。其根叢密多鬚。年深者一根叢鬚數百條。長者二尺許。初時黃黑色。乾則深黑色。人稱鐵脚威靈仙。但色或黃或白者不可用。

火麻仁。即麻子。

薏苡仁。形如珠稍長。青白色。味甘。咬粘人齒。如糯米。可作粥飯。本地多種之。又本草云。一種粘牙者尖而殼薄。即薏苡也。一種圓而殼厚堅硬者。即菩提子。其米少。可穿作念珠。

馬齒莧。葉有大小之別。大葉者爲豚耳草。不堪用。小葉節比如馬齒。而性滑利似莧。柔莖布地。細細對生者爲是。入藥須去莖。其莖無效。本地多採苗。煮晒爲蔬。

翻白草。高不盈尺。一莖三葉。尖長而厚。有皺紋鋸齒。面青背白。開小黃花。結子。皮赤肉白。如雞肉。故又名雞腿根。生食煮熟皆宜。

卷柏。叢生。多出石間。苗似柏葉而細碎。攣如雞足。青黃色。高三五寸。無花子。宿根紫色。多鬚。其性耐久。故又名長生不死草。

穀精草。穀田餘氣所出。葉似嫩穀秧。白花如碎星。故名。此處尤多。

狼毒。葉似商陸及大黃。莖葉上有毛。根皮黃肉白。以實重者爲良。

旋覆花。多生水旁。長二尺許。細莖。葉似柳。花如菊。大如銅錢。故又名金錢花。

鼠尾草。以穗形命名。野田平澤中甚多。紫花。莖葉俱可採用以染皂。

罌粟。作罌粟有高尺餘。一莖生。細葉有尖。花開紫赤色。有花多千瓣似芍藥。附莖之大者俗呼爲落陽花。

豬苓。多生楓樹下塊。色黑如豬屎。皮黑肉白而實者良。本草謂之木之餘氣所結。亦如松之結茯苓之義。

以上物產藥材。有志內未載。載而未詳者。今擇其著名貴重者。考查增錄。以補志之未詳備也。

人物

賽保。大學士。軍機大臣。吉林鑲藍旗滿洲。

舒赫德。大學士。平定回疆。留古特。額魯。山東臨清州。琿春滿洲。

慣泰。戶部侍郎。吉林正黃旗滿洲。

順海。都察院左都御史。吉林鑲黃旗滿洲。

穆克登恩。領侍衛內大臣。西安將軍。出師巴里坤。烏拉滿洲。

富德。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方略館副總裁。管理藩書房。充翼右營學新滿洲房事務。正黃旗蒙古都統。出師巴里坤、金川。封靖甯一等威勇侯。吉林正黃旗滿洲。

額勒登保。御前大臣。太子太保。領侍衛內大臣。出師緬甸、石峯堡、金川、臺灣、永甯、喀什噶爾。又授川陝楚經略大臣。賞戴雙眼花翎。晉封威勇公。世襲一等威勇侯。追謚忠毅。巴圖魯。烏拉滿洲。

哈朗阿。御前侍衛。副都統。世襲一等威勇侯。出師回南路喀什噶爾西路。拉巴圖魯。　額勒登保之子。烏拉滿洲。

博崇武。福建副將。出師廣州、山東、金川。瑪察巴圖魯。吉林正黃旗滿洲。

朱爾杭阿。御前侍衛。都統。前引大臣。兼管上駟院、武備院。出師緬甸、喀山東臨州、七達勒巴圖魯。吉林正黃旗滿洲。　博崇武胞弟。

巴達瑪。正白旗都統。出師金川。吉爾特依巴圖魯。吉林正黃旗滿洲。

多隆武。四川提督。出師川陝楚。吉林鑲白旗滿洲。

尼瑪善。成都將軍。出師川陝楚。吉林鑲白旗滿洲。　多隆武之姪。

特依順保。黑龍江將軍。出師川陝楚。奇成額巴圖魯。琿春滿洲。

格布舍。寧夏將軍。出師川陝楚。瑚爾琿春滿洲。

僧保。吉林副都統。吉林正白旗滿洲。

鑑泰。盛京副都統。吉林正白旗滿洲。

武遜阿。吉林副都統。出師雲南金川。獎賞花翎。吉林正紅旗滿洲。
佟溎。熊岳副都統。吉林正藍旗滿洲。
烏雅勒達。署齊齊哈爾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出師巴里坤雲南金川。獎賞花翎。烏拉滿洲。
達崇阿。三姓副都統。出師金川。獎賞花翎。烏拉滿洲。　烏雅勒達胞弟。
蘇倫保。伯都訥副都統。加都統銜。出師川陝楚喀什噶爾。哈布台巴圖魯。吉林正黃旗滿洲。
常在。山東青州副都統。出師川陝楚。博奇巴圖魯。三姓滿洲。
索住。吉林副都統。兼烏拉總管。獎賞花翎。烏拉滿洲。
吉祿。吉林副都統。兼烏拉總管。烏拉滿洲。　索住之子。
烏陵阿。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前引大臣。出師川陝楚。喀什噶爾。獎賞花翎。吉林鑲白旗滿洲。
舒爾哈善。呼倫貝爾總管。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出師川陝楚河南喀什噶爾。舒穆爾巴圖魯。吉林鑲白旗滿洲。
穆騰額。阿勒楚喀副都統。出師川陝楚。吉利杭阿巴圖魯。吉林正白旗滿洲。
明德。琿春副都統。出師川陝楚。嘎爾薩巴圖魯。烏拉滿洲。
武登額。熊岳副都統。出師雲南金川。臺灣。川陝楚。嘎爾爾巴圖魯。八十歲五世同堂。奉旨賞賜粟食全淳匾額。吉林鑲白旗滿洲。

德海。琿春副都統。出師川陝楚河南喀什噶爾。噶濟奇特依巴圖魯。阿勒楚喀滿洲。
和福。寧古塔副都統。出師河南。獎賞花翎。吉林鑲黃旗滿洲。
精欽保。乾清門行走。阿勒楚喀副都統。出師川陝楚。獎賞花翎。琿春滿洲。
倭楞泰。吉林副都統。出師川陝楚喀什噶爾。獎賞花翎。吉林鑲藍旗滿洲。
安福。乾清門行走。前鋒統領。出師川陝楚喀什噶爾。巴圖魯。吉林鑲藍旗滿洲。

富永。熊岳副都統。出師金川川陝楚。獎賞花翎。吉林鑲黃旗滿洲。
富僧德。乾清門行走。護軍統領。出師川陝楚。琿春滿洲。
阿勒罕保。乾清門行走。副都統。出師川陝楚喀什噶爾。巴圖魯。琿春滿洲。
富蘭。齊齊哈爾都統。護軍統領。出師川陝楚。獎賞花翎。吉林正黃旗滿洲。

我朝發祥長白。國初佐命熊羆之士。皆出自吉林省。載在史册。今自乾隆年間編錄。補志之未載也。

吉林外記卷八

時令
風俗
貞節
雜記

時令

吉林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早。入漸遲。此晝之所以長於京師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遲。入漸早。此晝之所以短於京師也。至一歲節氣。視黑龍江時刻較早。視奉天時刻較遲。如道光元年新正二日立春。吉林巳正初刻十四分。黑龍江巳正一刻一分。奉天巳正初刻一分。觀此可以驗天時矣。

吉林通省。琿春獨煖。地近海隅。日出早見。得陽氣之先也。伯都訥。半屬沙漠。四時多風。春風尤甚。或竟日不息。軍民不燃竈火。爐爨為食。三姓最北至寒。其餘各城。風景相同。琿春之煖。亦不似內地酷熱。當風交扇。猶然雨汗淋漓也。不過較煖於諸城而已。

松花江。每歲十月、堅冰可行車乘。然雖極寒。向陽處、終有冰孔。立春後、冰孔乃全寶。故刨參人於正月內、方沿冰用扒犂、送米入山。至淸明節前後冰泮。但二月淸明。則冰解反在節前。三月淸明。則冰解反在節後。歷驗不爽。其理殊不可解。

風俗

吉林

性直樸。習禮讓。務農敦本。以國語騎射爲先。兵挽八力鎗。有鞾頭。驍勇聞天下。自嘉慶五年。添設滿合考試。文風丕振。

烏拉

尚勤儉。明禮讓。總管衙門管下人。採捕優長。協領管下人。精於騎射。

寧古塔

尚淸實。耕作之餘。尤好射獵。近年漢字事件日增。兢談文墨。

琿春

俗無丁民。亦無外來民。戶皆熟國語。捕打海參海菜爲生。少耕作。春夏秋冬。射獵無虛日。尤嫻於鎗。

伯都訥

風氣醇古。人樸厚。好騎射。常於馬上擲木棒。捕野兔山貓。百發百中。（木棒長一尺徑寸餘。）

三姓

好直爽。善騎射。鎗拔嫻習。數年前。曾有協領福珠隆阿。射虎項骨後、第三斑點處。一箭倒臥不動。（虎項骨後第三斑點。通心。）

阿勒楚喀

尚耕釣。素稱魚米之鄉。習禮讓。嫻騎射。務本而不逐末。

拉林

淳樸相尚。務農之餘。熟嫻騎射。

雙城堡

習尚勤儉。旗丁熟嫻耕作。地利大興。

貞節

貞女姚氏。吉林正藍旗滿洲、閑散德得未婚妻。年二十九。夫死于歸。矢志柏舟。誓死靡他。守節終身。乾隆三十九年旌表。

貞女鄂扎氏。琿春正黃旗、三等侍衛訥依松額未婚妻。本名鬥敘族。父吉林協領僧保。兄福建副將博崇

武。弟御前侍衛都統珠爾杭阿。識字通文。熟諳綱目。常與弟兄論及治政。悉獲至正之要。宗戚稱爲女中丈夫。年二十八。夫陣亡金川。斷髮痛哭。徒步于歸。撫養夫先妻之子多倫保成立。後陞協領。長孫富尼雅杭阿陞佐領。教以居官淸正之道。不事貪婪。多倫保事母至孝。凡家中事無鉅細。皆奉母命而行。雖日用常餐。未嘗先食。氏偶病。必親侍湯藥。終夜不寢。盛暑衣不解帶。貞節格天。得此孝子奉養。鄉人稱之。守節五十一年。嘉慶三年旌表。

査城

東三省向例。五年差使按臨各城。査閱錢糧倉庫點驗軍裝器械馬匹。總在冬季。往返跋涉。不勝其累。不但驛站疲於奔命。而各城供給。竟至一二年不能彌縫其闕。嘉慶二十三年。將軍富俊條奏。以各城即有虧空。計値巡閱之年。早爲借備齊全。盤査成爲故套。勞兵傷財。於公事無益。請停止責成三省將軍。隨時稽査。不拘年限。出其不意。欽派盤査。庶得實濟。奉旨、向例每屆五年。派京卿一員。巡査奉天。由盛京五部侍郎內。奏派二員。巡査吉林黑龍江。因思派員巡閱。原以慎重官守。稽査懈怠。然定例年限。則期可預知。即有弊端。不難先期掩飾。於事仍無裨益。嗣後該三省屆期巡査之例。俱著停止奏派。朕酌其應査閱之處。特旨派員前往。以昭核實。欽此。

年班

吉林省副都統年班。進京例應二員。如遇將軍年班。副都統亦去一員。道光六年。將軍富俊條奏。長途往返。耽延時日。署缺之員。未免意存五日京兆。於公事無益。奉諭褒嘉。准自本年爲始。應値將軍年班。副都統即無庸進京。如値副都統年班。亦祇須輪替一員進京。無庸二員年班。以重職守。

黑津

黑津名目不一。琿春東南、濱臨南海一帶者。謂之恰喀爾。三姓城東北、三千餘里。松花江下游、齊集以上。至烏蘇哩江東西兩岸者。謂之赫哲。齊集以下。至東北海島者。謂之費雅喀。又東南謂之庫葉。齊集、地名也。恰喀爾隔年一次。至烏蘇哩莽牛河。三姓派員、收納貢皮九十張。頒給貨物。齊集以上者。俱赴三姓城交納貢皮。領取貨物。齊集以下者。俱在三姓城東北三千里、德勒恩地方。三姓派員收納貢皮。頒給貨物。此三項黑津。每年共納貂皮二千六百餘張。所有賞齎蟒袍粧緞紬緞布疋諸物。例由三姓、每年派員赴盛京領來分賞。又烏蘇哩江口。松花江下游。黑津私下貿易。常於冰凍後。以數狗駕車而來。捷如奔馬。性嗜酒。貪小利。奸商能懂黑津話者。變易換貨。其利倍蓰。每以辣椒水攙燒酒。換去盛瓶。擱於狗車。或瓶破、而酒凍不灑。喜出望外。猶或奸商之情。其蚩蚩之性如此。其餘更可知也。

査山

黑津捕打爲食。夏衣魚皮。冬衣犬鹿皮。未嘗食粟。山內產參。不知刨採。有偸挖人參者。稱爲黑人。十百成

聚。狀貌粗布，闖入其中，呼朋引類，約有千餘人，搭蓋窩棚，招集黑斤丁勇，與之衣食，令其認採參枝，安享漁利。據其家室，姦盜邪淫，無惡不作。嘉慶十六年，將軍賽沖阿，奏派副都統松箖，色爾滾，帶領官兵，一由寧古塔磨刀石長嶺子，一由三姓烏蘇哩江呢滿口，分路入山搜查，焚燬窩棚，拔棄窖糧，將偷挖人發之黑人，窮搜盡逐，趕至距寧古塔二千五百八十五里蘇城一帶，出山時，適逢大雪，覓至八九尺，黑人無處躲避，雪埋過半，凍斃多人，姦邪之報，其應如響。

領票交參

領票曰攬頭，挖參曰刨夫，市稱爲烏金行，所住曰票房子。領票進山，謂把兒頭，每票一張，發給一腰牌四個，卡倫驗明放行。帶領十餘人爲一棚。從前放票千有餘張，漸因出參較少，採取甚難，歷任將軍，以次奏減至數百張。放票有定額，放不足數，官有賠分，票有出山票規、燒鍋票、臥票之分。每領出山票一張，例給接濟銀二百兩，秋後交參二兩，併原領接濟銀，一併交官。不准塌欠。燒鍋票，每張亦交參二兩，出於燒鍋商人，每票一張，交京錢五百吊，包給攬頭刨夫，代爲交參。又有未經放出之票，謂之臥票，用餘參銀兩，分派攬頭買補臥票，新參交官。每年十月間，將軍副都統，督率局員，挑揀四等參五等參，裝箱，派參局協佐領進貢，謂之頭批參，挑揀餘參，准攬頭刨夫，掛號變賣，有蘇州山西參商客買，名亦有攬頭刨夫，自赴蘇州去賣者。將軍當堂過秤，給票派員，送至山海關，驗票進關，謂之二幫參。無票曰黑參，拏獲照例治罪。吉林向無收取參餘名目，因乾隆五十九年，刨夫塌欠虧空庫項數十萬兩，經欽差大學士福康安等審明奏定餘參一兩，抽收號銀，不得過二十兩，彌補虧空，謂之參餘。相沿至今，遂爲定例。除買補臥票額票之外，盈餘銀兩，抵充兵餉。

放票論分數

例載參票，如十分之中，承放官員，短放不及一分者，罰俸六個月，一分以上者，罰俸一年，二分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三分以上者，降二級留任，四分以上者，降三級留任，五分以上者，實降一級調用，若該管大臣，不行查催，各城有短放參票、三分以上者，將軍副都統等，罰俸六個月，四分以上者，罰俸一年，五分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例載私參參秧，照私刨人參例辦理。又例載一夥烏合，各出資本、及受雇偷採，或隻身潛往得參者，俱按其得參數目，一兩以下，杖六十徒一年，一兩以上至五兩，杖七十徒一年半，一十兩，杖八十，徒二年。爲從、及未得參者，各減一等。

活剝牛皮

吉林西至威遠堡邊門，有外來回民，每勾結本處窩竊者、坐地分贓，烏拉城西北一帶、深密林中，向有窩竊地穴，偷竊牛馬，事主找認，須以錢贖，或因緝捕緊急，牽牛不遂，將牛束縛，用利刀、在牛膝以上挑開，皆線以通腹下，即放起以鐵鈎鈎其背，繫於樹下，牛負痛猛奔，皮豁剝落，賊語謂活脫衣，鮮血淋漓，牛仍奔

回，越日始斃，最爲可慘。將軍富俊，二任吉林，購線緝獲，毀其賊巢，盡法懲辦，盜賊偷竊之風遂息。

查閱高麗

例由京禮部，派通官二員，行文吉林寧古塔，每年輪派佐領防禦筆帖式各一員，吉林寧古塔，每旗派領催各一名，甲兵各二名，官莊派領催一名，壯丁十五名，每年臘月初旬，帶同通官，赴額穆赫索囉，齊前往到高麗地方會寧城，其城在東山坡。主鎮官郊迎、至雲山公館，設宴款待，極爲恭敬，例應進牛一百三十四頭，分給吉林寧古塔協領十員各一頭，吉林官莊二十三頭，寧古塔官莊二十頭，吉林八旗、每旗各三頭，奉差之佐領四頭，防禦三頭，筆帖式二頭，通官二頭，每牛一頭，應賞布七疋，均於得牛名下出給。又三年一次，赴清元地方，會同琿春官員、查閱貿易，例應開市五日、通商貿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向來騍兒馬一匹，易牛二頭，走馬一匹，易牛二三至四五頭不等，其利倍焉。倘遇天災倒斃，亦多折本，又高麗清心丸，極爲靈驗，近亦有通官、自京帶來充售者也。

整飭驛站

郵驛之設，所以通差輶而行文報也。向來吉林驛站，濫支濫應，丁疲馬瘦，以致將站丁原有地畝、典賣殆盡，丁逃逋欠，不一而足，由來已久。歷任將軍查閱，總以積重難返，無從調劑。嘉慶二十三年，將軍富俊，清查四路驛站典賣地畝，共一萬五千餘晌，示諭典賣官產，例禁森嚴，分別年限，查典賣十年以後，即行收回。如未滿十年者，自稱、減租二成，倘有拖欠，逐佃另招，該典賣民人，赴京控告，星使定讞奏聞，部議將此項地畝入官納糧，復經將軍富俊條奏，作爲八百五十站丁隨缺之地，每丁得隨缺地十五晌零九畝，以次准站當差。又伯都訥屬，沿邊隙地，荒蕪可惜，自登依勒哲庫站，至五家子站，沿邊餘荒，計有二萬晌，給北路站丁，招佃試墾，所得租價，分給三十八站，充公丁力饒裕，驛務日增起色矣。

粥廠

吉林土著民人甚少，而外來者、謂之跑腿兒。大抵永平府、關暨山東人居多，非挖參爲業，即砍木營生。近年人民稠密，五方雜處，內中遊手好閑，以及老幼廢疾者，遇冬不免饑寒，常有凍斃倒臥街衢者。將軍富俊，查知此情，於城隍廟施設粥廠，勸諭五街各鋪商捐資，共襄善舉。每年自十一月初一日起，至開年二月十五止，賑施粥廠，活人無數。

功德院

吉林城內，雍正年間，有孀婦石熊氏，年九十餘，家道殷實，好善樂施，無子嗣，將住宅改爲功德院。遇冬、貧民老幼廢疾無衣食者，往功德院依歸，晚間熱炕，日飼粥飯，至四月初一日爲止。石熊氏壽至百齡，生前將家有良田，盡施於功德院，招徠行僧經管，永遠奉行。迨石熊氏身後，僧與貧民，咸感其德，即於功德院殿之西隅，另建一間，塑像奉事，香火相沿，至今遇冬，貧民赴同知衙掛號，送功德院收養。又相傳乾隆五

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城內火災甚熾，逼近功德院，人力不能撲救，該僧與鄰人彷徨失措。忽院內有一老媼，白髮蕭蕭，曳杖迎火而前，顧謂救火人曰，功德濟人，天所佑也。言訖遂不見，頃刻間反風火滅，功德院無恙。噫，一婦人之善念，周濟貧民，感動人天，雖無子嗣，香火不絕，石熊氏宜乎有靈，死且不朽矣。

木有軟硬

每年官處給票砍運，修造船隻，及八旗官兵蓋房燒柴。承領票頭，謂之木頭老羈，砍存過多，謂之打凍。乘冰雪拉運及開河至江口，謂之赶洋，總由拉發河、蛟河，趕至拉發口登廠，穿排入松花江，到城江邊。如絕木、柞木、紅継勁子、女兒木、青岡柳等，謂之硬木，煉火成炭。至沙松、黃木松、紫椴木、榆木、秋木、楊木，皆謂之軟木。可作器具蓋房之用，燒無火勁，各隨木性，利用咸宜。

採煤

吉林爲產木之區，家家柴薪堆積成垛，不但蓋房所用梁柱椽檩炕沿窗櫺，一切大小木植，即街道闌擋，無不悉資板片。近來生齒日繁，廛民雲集，產木山場愈伐愈遠，將軍富俊念及旗民日用，柴價昂貴，生計拮据，前後奏請於營盤、荒山子三道嶺二台及西南山坡等處開採煤窰，以濟旗民炊爨，價廉於柴。

圍獵

打牲獵戶，稱爲炮手，虎稱爲老媽子，熊名曰黑瞎子，此村民語也。熊、虎，吉林諸山中皆有之。虎嘯風從，熊

出爭鬥，山鳴谷應，兇不可當。炮手潛放冷箭擭取，先斃其虎，熊不知避。蓋虎猛而熊愚也。熊亦入蟄，或鑽土穴，或臧空樹，稱爲坐硐，氣炎蒸蒸，霜雪中一望而知，炮手知其在硐，擲柴塊於硐口，熊掌接入，填塞硐門，旁鑽小孔刺斃之，頗不費力。至野豬，大者有六七百觔，齒如象，齒外出而又灣捲，利逾鋒刃，護領羣家。出山覓食，虎狼不能犯，且遍身日擦松油，厚有寸許，名曰掛甲，鎗箭不能入。炮手能以鎗箭取中其七竅者，始斃。

耙犂用兩轅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許，上穿二橫木，或鋪板，或擺木，坐人，拉運貨物，皆可。前轅上彎，穿以繩套二馬，服籠輕捷於車，若馳騁，更換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並有作車棚於耙犂底上，設旁門，套麅皮闌，謂之煖耙犂。

操練

道光二年，將軍富俊奏，吉林與京城暨各省駐防綠營兵弁，情形皆不相同。吉林兵丁，散處各屯，率以務農打牲爲業，惟春秋二季調集省垣，先令本管協領、督率各佐領，演練步射騎射鎗陣各技藝，又復專派協領輪看，後乃擇日分旗，於教場大操，分別獎賞責革，其春季有差使外出者註冊，秋季補操，毋許兩季不到。騎射爲旗兵長技，弓不勁不能及遠，故挑缺時，則以制準六力官弓爲合式，操練時，則以八力爲上等。又以鎗尤軍中利器，吉林漢軍參領所轄八旗，爲烏鎗營，尤加意訓練，至官爲兵之表率，操練時比較

十旗五十六佐領兵丁技藝優長，分別獎賞之外，該管協領佐領等，一併分別記功記過，以示勸懲。每年小雪節後，揀選各城官兵一千名行圍，採捕貢鮮，即以比較技勇，分別記註功過。每遇陞轉缺出，先較技藝，技藝等，再較軍功，軍功等，再較清漢文字，三者俱優，然後入選，此歷年操練之舊規也。惟於常練之外，酌擬操練之處，連日再三熟商，務農習勞於田間，打牲訓練於馬上，二者均不可廢。惟每年春秋，以仲月彙調操，至季月杪罷操，嗣後以仲月朔調操，每季加展半月，俾資肄習，將軍副都統跟班兵丁，向係輪班當差，暇時飭令在門前演射，以期造就等因具奏，奉旨，吉林乃我朝根本重地，本處兵丁，素稱驍健，朕所深知，然必當安不忘危，培養人材爲要，我滿洲舊俗，總在弓箭鳥鎗馬上，此三項尤宜並重，而其中又以強壯便捷挽強有準者爲最，斷不可沾染時俗，工於式樣架勢，式樣架勢，終無實用也，汝可遵照定章，留心訓練，日久不可稍形廢弛，勉之，欽此。

吉林外記卷九

古蹟

古蹟

吉林

大金得勝陁。即額特赫噶珊，金太祖誓師之地。國語額特赫，勝也。噶珊，村也。

得勝陁頌，

奉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太常博士、驍騎尉、賜緋魚袋、臣趙可奉

敕撰。

儒林郎、咸平府清安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孫侯奉

敕書丹。

承直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充　國史院編修官、雲騎尉、賜緋魚袋、臣党懷英奉

敕篆額。

得勝陁

太祖武元皇帝、誓師之地也。臣謹按　實錄及
睿德神功碑云。
太祖率軍渡淶流水。命諸路軍畢會。
太祖先據高阜。國相撒改。與衆仰望
聖質。如喬松之高。所乘赭白馬亦如岡阜之大。
太祖顧撒改等。人馬高大。亦悉異常。
太祖曰。此殆天地協應吾軍勝敵之驗也。諸君觀此。正當戮力同心。若大事克成。復會於此。當酹而名之。
後以是名　其兆云。時又以禳禬之法、行於軍中。諸軍介而序立。戰士光浮萬里之程。勝敵刻日。
其兆復見焉。大定甲辰歲。
鑾輅東巡。
駐蹕上都。思
武元締構之難。遂
孝孫光昭之道。始也命新
神御。以嚴穆穆之容。旣又俾刊貞石。以贊輝輝之業。而孝思不忘。念張閎休、而揚偉蹟者。益有加而無已
也。明年夏四月。詔以得勝陀事。訪於相府。謂宜如何。相府訂於禮官。以爲昔唐玄宗幸太原。嘗有起義
宰頌。過上黨。有舊宮述聖頌。今若倣此。刻頌建宇。以彰

聖迹。於義爲允。相府以
聞。制曰可。臣可。方以文字、待罪禁林。然則頌成功。美形容。臣之職也。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遼季失道。　腥聞於天。　迺眷東顧。　實生武元。
皇矣我祖。　受天之祜。　恭行天罰。　布昭聖武。
有卷者阿。　望之陂陀。　爰整其旅。　各稱爾戈。
諸道之兵。　亦集其下。　大巡六師。　告以禍福。
明明之令。　如霆如雷。　桓桓之士。　如熊如羆。
先是太祖。　首登高阜。　鑒視自天。　事駭觀覩。
人仰聖質。　傀如喬松。　其所乘馬。　岡阜穹崇。
帝視左右。　人馬亦異。　曰此美徵。　勝敵之瑞。
諸君勉之。　往無不利。　師勝而還。　當名此地。
神道設教。　易經著辭。　厭勝之法。　自古有之。

我軍如雲。　戈甲相屬。　神火飫飫。　光浮萬□。
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　國家將興。　必有禎祥。
周武戎衣。　火流王屋。　漢高斬劍。　素靈夜哭。
受命之符。　孰云非眞。　□彼宗元。　遂評□明。
得勝之祥。　如日杲杲。　至今遺老。　疇弗樂道。
聖金天子。元傳提行。　武元神孫。上空四格。　化被朔南。　德侔羲軒。
眷言舊邦。　六飛戾止。　六飛戾止。　江山□是。
念我列祖。　開創之勤。　風櫛雨沐。　用集大勳。
聖容旣新。元傳提行。　聖功旣□。上空四格。　永□厥志。　以爲未也。
惟此得勝。下空四格。　我祖所名。　詔以其事。　載諸頌聲。
文王有聲。　遹駿有聲。　潤色祖業。　惟時聖明。
帝王之符。　千載孝治。　配姬輿劉。　詔於萬世。
大定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立石。
背面

羣羊关芊
天永兑市女尚奎專
天乔岗乩遂帝仵吴反
天不受华反互庄杀米末吞充序禾
末兂市乜娄益勇更夯条㦝
朿水宋光
早戈旻末乱甬夆朿岸卒米
夹朿友△米亥非太羍米字斗芳乏
竝△△米宋宋疢岸乏父咎父圭另虽
米尖支由凤兵凤戈凧杀△臾不
天夫单托容更乹虫化酋太
香太厉失佡字疋更夯阜家岗舌𡨴

金太祖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騎前導。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後使人視其渡處。深不可測。故老相傳。渡處即今五家子站門前松花江。未足憑信。五年春。將軍富俊。奏准伯都訥閑荒招佃認墾。取程勘丈至五家子站北荒。見此得勝陀碑碣。今鈔錄入記。始知故老遺傳有所本矣。

坎卦圖石。乾隆五十六年。理事同知文王森。自書此地。舉在北門外元天嶺上。建坎卦石。鎮壓火災。嘉慶十一年。城內又被回祿。延燒旗民房屋八十餘間。鎮壓無驗。十數年下。見此圖石不知何所取義。恐人不識。

芍藥池。在吉林西南四百餘里。有芍藥一本。春發花開鮮艷。相傳乃偏初時所植。花池蹤跡依稀可辨。

顯德府。在吉林城東南。新唐書渤海傳。上京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地理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　按顯州即顯德府。唐先天二年。賜名呼爾哈州是也。遼史謂即平壤城。又以遼所置東京之顯州爲本顯德府地。皆誤。

長嶺府。在吉林城西南。新唐書。長嶺營州道。又渤海長嶺府。領瑕、河二州。遼史地理志。東京長嶺府。遼史本紀。太祖天顯元年。詔康默記、韓延徽攻長嶺府。八月下長嶺府。　按長嶺府遼志不詳沿革。或仍渤海之舊。長嶺亦作長領。古字相通。今吉林西南五百里。有長嶺子。國語謂之果勒敏珠敦。南接納嚕窩集。北接庫勒訥窩集。山爲長白山南一嶺。發脈至此。爲衆水分流之地。東北流爲推吉魯輝發河。入混同江。西北流爲英額赫爾蘇等河。長嶺府之名當取諸此。瑕州、河州雖亦有長嶺。皆不如此之最著。則渤海長嶺府地爲吉林長嶺子無疑。

雞林州。唐書新羅傳。龍朔三年。詔以其國爲雞林州都督府。授其王金法敏爲都督。新唐書。王居金城。環八里。麟德元年。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咸亨五年。王金法敏略百濟地守之。上元二年。劉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吉林烏拉四字國語。今以古雞林作證。從漢字音也。

寧江州。在吉林城北。混同江東岸。遼史地理志。寧江州混同軍。清寧中置。統縣一。混同縣。金史本紀。太祖進軍寧江州。十月朔。克其城。又來流城。來流即今拉林河。大金國志。太祖十三年。起兵攻混同之東寧江州。次高仙磯。敗矢寧江州。遼再遣蕭嗣先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眞兵對壘。女眞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於松漠。紀聞。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每春冰泮。遼主必至其地。爲縱鷹鵠。金祖起兵首破此州。　按遼金二史。金太祖起兵。先攻寧江州。遂守節爲鳥納。敗遼城。渡混同江而西。是州在江以東矣。高士奇扈從錄云。大烏拉虞村。八十餘里。即遼之寧江州也。

河州。在吉林境。遼史地理志。河州懷化軍。置軍器坊。　按明人地志云。顯河州。在黃龍府北。遼置。河州有軍器坊。又引一統志。開元東北五百里有濟河。源出防州北山。北流入松花江。所謂坊州疑即河州矣。故遼金無坊州。蓋因河州有軍器坊。而遂以坊州名之。亦恐未足爲證也。又按黃龍爲開原境。則河州在吉林境內無疑。特舊址今無考。

寧古塔

金上京宮殿。大金國志。國初城郭散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中原州縣廨宇。制度草創。又云。皇統六年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內太狹。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並倣汴京。

嘉蔭侯廟。金大定中。封上京護林爲嘉蔭侯。立廟。祀今其地大木甚稀。

皇武殿。金世宗打毬校射之所。金史本紀。大定二十五年。上在會寧府。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祖宗舊邦。不忍捨去。後數日。宴宗室於皇武殿。曰。朕將還不飲酒。今日正欲沈醉。此樂不易得也。宗室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弟子皆坐殿上。聽朕自歌。其辭道祖宗創業艱難。皆稱萬歲。

八角井。在古宮東北。石甃八角。井欄猶存。舊有光自井出。掘之得鐵砧二枚。古錢二圈。有正四年井中淘得銀牌一面。鐫人姓名功級。

歐孝子里。在寧古塔城東。舊志。明盛朝。歐某家有妖狐爲患。有善治者。爲死數狐。老狐乃引黨類作祟。已魅殺戮十餘人。後望言將殺歐某之母。歐某危殆。歐某刺股以進。飛鳥狐聞曰。此人割股孝親。天已贈其壽十年矣。遂去不復爲患。後十年。以壽終。

渤海上京。在寧古塔城西南。新唐書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爲震國公。其子祚榮建國。自號震國王。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先天中。爲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呼爾哈州。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子武藝直大國字。私改年號。天寶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呼爾哈河之東。地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此爲龍泉府。故地曰上京龍泉府。賈耽曰。自安東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王城。城臨呼爾哈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其北經德里鎮。至南黑水靺鞨千里。又曰。自神州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　按新志謂渤海上京在烏拉境內。今以唐書考之。當在寧古塔西南。與金上京相距。明一統志云。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是也。

會寧府。在寧古塔城西南。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勒之地。金之舊土也。國初稱爲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大定十三年。復爲上京。會寧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之周特城也。後廢。又金史。會寧府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路提刑司。戶三萬一千二百七十。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南至海蘭路一千八百里。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爾鋪。四十里至拉林河。四十里至巴爾達貝勒寨。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北與契丹出榆關以東行。第三十八程至拉林河。終日之內。山無寸木。地不產泉。又五里至矩古貝勒寨。蓋女眞人第三十九程至館。去上京尚十里許。亢宗奉使行程記。混同江四十里至呼勒寨。第三十六程自呼勒寨東行五里。契丹南女眞界也。八十里至拉林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渡河五里至矩古貝勒寨。第三十七程。自矩古貝勒寨七十里至達河寨。第三十八程。自布伊寨行六十里至局令昂寨。又三十里至館。此去北庭尚十里。高士奇扈從錄。沙林東南十五里。有火茸城。金之上京會寧府也。廢四十餘里。中間禁城可辨。三殿基址昔在。禁外有兩門。其北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許。蓮花承之。前有石塔。向東小數處。大城而西則黃溝瀰漫等處。沙林而東八十里。爲寧古塔。　按金史國文云。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曰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考國語。金曰愛新。金史所解以金爲按春。國語耳墜也。耳墜以金爲之。因轉爲金。林按出虎水。亦無此名。水改之當係阿勒楚喀河。若按金源紀聞北盟會編及大金國志諸書。金上京行程過拉林河一程。即至上京。在東而阿勒楚喀。不過百餘里。阿勒楚喀河源在吉林城北。拉林河源在吉林城東北。而金上京宮闕。在混同江二百六十里。拉林河一百七十五里。較之即阿勒楚喀之阿勒楚。自金太祖實錄云。契丹以銀牌爲國號。後遼終有消敗。惟金一色。最爲眞實。自今本朝可號大金。亦偏未有云金水源出。又據舊志云。寧古塔西南六十里。瑚爾哈河之南。有古大城。周三十里。四面七門。內城周五里。東西南各一門。內有宮殿舊址。即今寧府之遺跡也。今考之松漠紀聞北盟會編。參倫行程錄所載里數俱同。可見金上京之地。確在今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二百六十里。與今道里案之。當在

塞齊窩集左右。塞齊窩集嶺上有故城址，相傳爲金時關門。道自船廠東十里，渡混同江，至尼什哈站三十里，至交界四十里，至額赫穆站十里，至納穆窩集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發站七十里，至推屯站三十里，至額黑窩集，又三百九十里至寧古塔。塞齊窩集在吉林城外，混同江東二百四十餘里，而拉林河源之拉林山在城東北二百四十五里，阿勒楚喀河源之札松阿山在城東北三百里，俱屬相近。本朝康熙十六年，寧古塔將軍巴海布顏以國初測量里兩，崖悠丈百八十丈爲里，自寧古塔西關門至吉林東關門，凡九百八千丈，爲五百五十里，後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里，雖古今里數未必盡同，然正約略可見耳。又按瑚爾哈路，爲寧古塔，今自吉林至寧古塔城，凡程站里數亦約略相同，正無可疑也。

瑚爾哈路。在寧古塔城東，渤海上京地。金史地理志：瑚爾哈路，初置萬戶，海陵例罷萬戶，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邊界哈喇巴圖千戶一千五百里。又金太宗天會六年，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八年，徙瑚爾哈路。元史地理志：瑚爾哈，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瑚爾哈江，并混同江，又有海蘭河，流入于海。

曲江故縣。按志：在故會寧城東北。金史地理志：大定七年，廢鎮東軍，置會寧府，十三年，改曰曲江，又有宜春縣，亦大定七年置，隸會寧府。元初興府俱廢。按曲江初名鎮東，以在會寧之東也，以其水曲之地，故名曲江。今寧古塔城正當瑚爾哈河灣曲，疑即曲江縣也。

白都訥

肇州。在白都訥城南。金史地理志：肇州防禦使，舊名出河店，天會八年，以太祖兵勝遼，肇基王績於此，遂建爲州。金史本紀：遼都統蕭嗣先副都統蕭撻不也，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陣，遼兵方潰，陵道獲壯士十輩擊之，大軍繼進，遂登岸，與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斡鄰濼，殺獲不可勝計。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今白都訥城東南阿勒楚喀河西岸古城，二十里內子城周四里，南北古城，三百四十步，其外郭城，六百步，與金史遺址所合，疑即肇州遺址。又按北盟會編：遼天慶四年，金太祖會兵諸路，至發軍二千餘騎，首破混同江之寧江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三千。又敗蕭嗣先於殊林店及拉林河，黃龍府、咸州、好草峪四路都統，殺斬不可勝計。據此則肇州在拉林河之東，吉林之北，益明矣。

長春州。其故址應在今白都訥地，及杜爾伯特扎賴特轄州之北境。遼史地理志：長春州韶陽軍，本鴨子河春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置。統縣一，長春縣，本混同江地，戶二千。金史地理志：泰州昌德軍，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二年，復置於長春縣。北至邊四百里，南至肇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四十，縣一，曰長春，即遼長春州，天德二年，降爲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大金國志：太祖十四年，遼天祚帝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分五部，北出駝口，太祖親與其末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太祖乘勝，進平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三姓

五國部。在寧古塔城東北，亦曰五國頭城。遼史營衛志：五國部，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元一統志：混同江，發源在長白山，北流經渤海建州，西五十里，會松阿木，東北流，上京下，經五國頭城北，又東北注於海。明一統志云：五國頭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也傳宋徽宗葬於此。高士奇扈從錄：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曰鄂爾呼喇，會松花黑龍二江合流處，此有大土城，疑云五國城。按五國城之說不一，或謂寧古塔東、松花黑龍二江合流之處有土城者，或以爲在朝鮮北境近寧古塔，有故城在山上，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里，西至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或謂寧古塔相近，據頭街有石城址，疑即是也。按金太宗本紀：天會六年，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八年，再徙瑚爾哈路，則實在寧古塔地。宋史稱韓州五國城，俟合爲一地。第諸書皆約略之辭，未有

實據。今三姓地方有五國城遺址。竊謂宋史載徽欽二宗初徙韓州，後移冷山，遍考不知何地。元年，將軍宮儀率命赴邊外呂磁八面城，查勘古蹟，拔得一木牌，鐫鏡周圍，內有斯外明光輝，衆夫日月心戀昭而照，雖遠而不泄，毋相忘，見日之光，三十一字，背面楷書鐫韓州刺史四字。八面城爲金之韓州，已有確據。又金本紀：克寧江州，次來流，即拉林河。松漠紀聞：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以拉林上下河口度之，冷山去阿勒楚喀不遠。五國城似在阿勒楚喀界，金太宗天會六年，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八年，徙瑚爾哈路。五國城似在寧古塔界，高士奇扈從錄云：大烏拉去船廠八十餘里，即遼之寧江州。五國城似又在吉林外，自臨奧割，徽宗由京從吉林正資證佐。頃至今五十餘吉林人皆心考古，輒此城基，嘗見阿勒楚喀三姓各官訪問，皆云阿勒楚喀並未聞有五國城遺址，及冷山之名。阿勒楚喀，即今寧賓，與吉林相同。惟三姓城東北一千餘里，松花江南岸，有五城遺址，地極寒冷，不種五穀，北岸有一大山，疑即松漠紀聞所言冷山也。又元一統志：混同江東北流，上京下經五國頭城東，注於海。　按松花江發源於長白山，北至吉林，折而東北，出法特哈邊門，至伯都訥，又東北至三姓，北受黑龍江，東入於海。五國城近臨松花江，非寧古塔界，可知奚高士奇扈從錄松花黑龍二江合流之處爲五國城，與元一統志所稱之地無異，致啓古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高士奇記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似不足爲證，姑識於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

阿勒楚喀

雲錦亭。又有臨潢亭，或金世宗建爲龍潛之所。金史地理志：在阿勒楚喀水側。

賓州。在阿勒楚喀境，本渤海城。遼史地理志：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十七年，遷烏舍戶，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後升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司。金史本紀：太祖十三年，命布呼哈攻拔賓州，烏舍雅古爾蘇率衆降，遼將戰敗於賓州，布呼敗之於睦王，以所部降。世紀：遼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遼時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靺鞨以其族之長爲千戶統之。又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守禦，女真與契丹國志、宋政和五年，金太祖攻遼，破賓州。元一統志：上京故城，古肅慎氏地，渤海大氏改爲上京，金既滅遼，即上京建邦設都，後改會寧府，京之南曰建州，京之西曰賓州，又西曰黃龍府，又曰祥州，在賓州西南。遼史地理志：祥州瑞聖軍節度，興宗以渤海戶置，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司，統縣一，懷德縣。金史太祖十三年，烏達布復取祥州，齊伊蘇於祥州東，傳爾蒲降，又攻威州，在賓州南，遂並亦曰武寧軍，屬黃龍府。契丹國志：宋政和五年，金太祖攻遼，取祥威二州，遂攻益州。　按賓祥江一名益州江，賓益州實與賓祥江近，當在長白山西南，但遼史不載，仍渤海之舊，今故址無考。

琿春

東海窩集部。在琿春城東南，凡沿海林木茂密，皆爲窩集。明時有瑚葉、綏分、雅蘭、西林、錫赫、額赫、和聶、佛訥赫、那木都魯、綏芬、寧古塔、尼瑪察等路，我太祖於丁未戊申年間，俱克取其地，撫降之。

吉林外記卷十

雙城堡

伯都訥屯田

雙城堡

嘉慶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奉旨。八旗生齒日繁。京城各佐領下。戶口日增。生計拮据。雖經添設養育兵額。而養贍仍未能周普。朕宵旰籌思。無時或釋。前日舉行大閱典禮。各旗營隊伍整齊。在南苑先期訓練。祇遵約束。朕嘉旗人服習教令。更念養先於教。爲之謀衣食者。益不可不周。國家經費有常。猶設甲額。現已無可復增。各旗閒散人等。爲額缺所限。不獲挑食名糧。其中年輕可造之材。或閒居坐廢。甚或血氣方剛。游蕩滋事。尤爲可惜。因思東三省。原係國家根本之地。而吉林土膏沃衍。地廣人稀。即近來柳條邊外。採參山場日漸移遠。其閒空曠之地。不下千有餘里。悉屬膏腴之壤。內地流民。並有私勤耕植者。從前乾隆年間。我皇考高宗純皇帝。軫念八旗人衆。分撥拉林地方。給與田畝。俾資墾種。迄今該旗人等。甚享其利。今若仰循成憲。斟酌辦理。將在京閒散旗人。陸續咨送前往吉林。以閒曠地畝。撥給管業。或自行耕種。或招佃取租。均足以資養贍。將來地利日興。家計日裕。旗人等在彼。儘可練習騎射。其材藝優嫻者。仍可補

挑京中差使。於教養之道。實爲兩得。著傳諭賽冲阿松寧。即查明吉林地方。自柳條邊外。至採參山場。其閒道理共有若干。可將參場界趾移近若干里。自此以外。所有開曠之地。悉數開墾。計可分贍旗人若干戶。並相度地勢如何。酌蓋土墼草房。俾耕棲止。其應用牛具籽種。每戶約需若干。再該處現有閒散官員。是否足資統束。抑或須增設佐領驍騎校之處。一併詳細妥議章程。並繪圖貼說具奏。候朕酌度辦理。欽此。將軍賽冲阿松寧勘得拉林東北閑荒。可墾五千餘晌。東南夾信溝。可墾二萬餘晌。近年吉林收成不豐。請俟三五年後。從容籌辦等因。具奏。奉旨。該處收成不豐。此時原不能即將旗人移駐。其一切墾荒計畝章程。則須預爲籌辦。不必推延時日。著即檢查從案。詳細酌核。先行籌議具奏。欽此。將軍賽冲阿。未及查辦。奉旨調任。將軍富俊莅任後。檢查從案。悉心妥議。移駐京旗。蘇拉通盤核算。先於吉林所屬無業閑散旗人內。令各旗共揀丁一千名。出結保送作爲屯丁。每丁由備用項下。給銀二十五兩。官爲置買牛具。自行搭蓋窩棚。由阿勒楚喀公倉內。賞給籽種穀二石。每年給補倒斃牛價銀。一千三百三十六兩。於前勘定拉林東南夾信溝地方。每丁撥給荒地三十晌。墾種二十晌。留荒十晌。試種三年後。自第四年起。每晌交穀糧一石。貯倉。移駐京旗蘇拉時。分給京旗熟地十五晌。荒五晌。所餘熟地五晌。荒五晌。即給原墾之屯丁。作爲恆產。免其交糧。亦不補給倒斃牛價。將來移駐京旗到時。得種熟地。與本處旗丁。犬牙相錯。易於學耕耨種。所有屯田章程。並屯丁用款。繕單呈覽。奉旨。所議試墾按年徵租。及派撥官兵約束。一切章程。著照所議辦理。欽此。遵即劄飭各員。置辦一切農器。將軍富俊帶同委員前往詳查。原勘夾信溝之

荒地。雖沃衍。大勢窪下。詢係前勘時秋深草茂。未能辨別。試墾創始。必須詳愼。隨往阿勒楚喀拉林西北八十里之雙城子一帶。東西約有一百三十餘里。南北約有七十里。地土平坦。洵屬沃衍。可備移駐京旗閑散二三千戶之用。即在適中之地駐劄。派令各員週圍履丈。分撥通計四丁四牛之數。核算成屯。每旗設立五屯。鑲黃正黃二旗。每旗住屯丁一百二十八戶。計住二十四戶者三屯。住二十八戶二屯。其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六旗。住二十四戶者四屯。住二十八戶者一屯。北屯丁一千名。每戶房基東西寬二十丈。南北長二十丈。屯丁寬用九丈。留十一丈。以備將來移駐京旗蓋房之用。每屯房分三路。街一道。寬五丈。巷一條。寬三丈。除房基街巷外。每屯丁。核給荒三十大晌。按屯附近分撥。八旗四十屯適中街內。建蓋公所。及協領左右翼官兵住房。仍在公所附近。留建倉地基。計共用見方三十四丈。相度木植。創挖井眼。並派員前往邊外。採買耕牛。本年備齊。分給屯丁。先爲運木割草。搭蓋窩棚。即以雙城子。名爲雙城堡。咨報禮部。鑄給委協領關防。左右兩翼委佐領鈐記。二十一年春。委協領等。督催開墾。是年雙城堡一帶。於七月十四五日。連降大霜。將軍富俊親詣查勘。收成止有四分。實係成災。所得穀糧。僅敷當年糊口。次年春。尚須接濟。奏懇將二十四年起徵之糧。遞緩一年。在於阿勒楚喀倉貯穀內。借給口糧籽種二千石。責令秋收。照數還倉。以資接濟。原議四人一具窩棚一間。四人同住。不能接取家眷。應每人各給一

間。屯丁千名。除前已給二百五十間。仍須添蓋七百五十間。每間銀四兩。共用銀三千兩。卽於庫貯備用銀內動支。仍以計種十年糶穀價銀歸款。奏蒙允准。卽咨行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並飭雙城堡委協領過。領取蓋房銀兩。派員帶同屯丁。赴拉林東山砍伐木植。春融搭蓋窩棚。屯丁各使於棲止。並令於耕作之前。赴阿勒楚喀、拉取接濟口糧籽種。將軍富俊。於二十二年二月。奉旨。調任盛京。奏八旗數十萬衆。聚積京師。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於官。勢所不能再四籌畫。惟有移駐屯田。因天地自然之利。使自耕種爲養。方資久遠之計。因查雙城堡。尙有荒地二分未墾。擬於盛京吉林八旗。無論滿蒙漢軍各項旗人內。揀丁二千名。置買牛條器具。刨挖井眼。搭蓋窩棚。於二十五年春正。前往墾種。名爲雙城堡左屯右屯。將前墾處所。名爲中屯。其一丁一牛。竭力耕作。一年止能種地十晌。必須丁力稍裕。加雇牛條長工。方能開足二十晌。中屯所墾之地。請於二十五年。先徵十晌糧石。其餘十晌。再緩二年。至二十七年升科。以裕丁力。新墾之地。二十八年陞科。先徵十晌糧石。其餘十晌。請於三十年。一律陞科。除建蓋官兵房間外。其餘一切。均照初次設立章程。畫一辦理。共屯丁二千名。每搭蓋窩棚一間。應用牛隻器具等物。合銀三十兩。共需銀六萬兩。屯田官兵。住房辦事公所。共計房三百二十間。應需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每年支給補實倒斃牛價銀二千六百七十二兩外。發給一年籽種倉穀四千石。以上統計需銀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兩。卽在吉林庫存備用銀內動支。若俟糶穀之價歸款。需時較久。請在吉林及奉省參餘項下。先行陸續歸款。至移駐京旗。不必盡待糶穀價銀辦理。二十八年起。每年移駐二百戶爲一起。每戶用蓋房銀、一百二十兩。由京起程。官給治裝盤費銀三十兩。雙城堡置買牛糧器具銀五十兩。每起共用銀四萬兩。除治裝盤費銀六千兩。其餘銀三萬四千兩。暫由吉林備用銀內動支。由雙城堡糶穀價銀、吉林奉省參餘銀內歸款。每戶給車一輛。由順天府僱送。至奉省照數備辦。轉送至雙城堡。車價均照例報銷。計十五年。卽能陸續移駐三千戶。該蘇拉等。各得田產。安居樂業。內可分八旗戶口之繁。外可聯邊城聲固之勢。擬給官兵心紅隨缺荒地數目。及每戶應給房地牛條器具。分別開單呈覽。奉旨。著交松筠詳查妥議具奏。俟定議後。再行會同富俊辦理。將軍松筠。旋奏。每丁添給砍木衣服。搬家盤費車輛。並按年給與種地接濟銀兩。奉旨。富俊現已調任吉林將軍。著將松筠所議章程。再交富俊覆加核擬。松筠所定銀數。是否豐儉合宜。屯丁得此。是否卽可養贍家口。盡心開墾。務期國帑可以按限歸補。不致多糜。而於旗民生計。亦實有裨益。方爲經久良策。將軍富俊。遵旨。細心詳核。將軍松筠、所議添給砍木盤費衣服、並盤費銀兩。前未霑及。似應增添。奉天金州復州等處。至吉林雙城堡。將及二千里。窮丁自力前往。誠有不逮。每丁擬給盤費銀八兩。其吉林各處。至雙城堡。不過二三百里。亦擬給銀八兩。未免遠近漫無區別。吉林屯丁。每名應給銀四兩。又請添給每丁車一輛。査莊農人家。多係一車二牛。服駕一具四牛。前已給車二輛。足敷使用。似可無庸再行添給。至升科。旣請照旱地第六年征租。該屯丁等。已有花利。不必按年給與種地開荒

接濟銀兩。以重帑項。而昭核實。以上每丁。合計需銀四十七兩零四分五釐。其奉省撥派官四員。遠赴雙城堡。每員請給盤費銀十二兩。領催兵四十名。每名盤費銀八兩。吉林撥派官四員。領催兵四十名。應照奉省減半給與。前設中屯屯丁。現多未攜眷。請給盤費四兩。其餘無庸增減。建蓋新添二分屯田官兵住房辦事公所。共三百二十間。應需銀一萬一千二百兩。買補屯田兩分倒斃牛價、預買之年二千頭內。卽撥有倒斃。請於開墾之年支給。以十年合計。需銀二萬六千七百二十兩。連前開中屯荒地、屯丁還交一分。共需銀四萬六千三百六十兩。統共三分荒地。以十年合計。共需銀十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六兩三分荒地。自升科徵租起算。每年得穀六萬石。每石照奏定原價。減銀一錢。以四錢爲準出糶。計至十年。可得穀價銀二十四萬兩。較前動支數目。有盈無絀。至現動銀兩。帑項攸關。不可久懸。請於吉林參餘項下。按年抽收。先行歸補。計十年所得穀價。另存備用。至開墾徵租年分。委協領佐領等。改補實任。裁撥兩省官兵。增給隨缺心紅。砍木蓋房等事。均請照松筠所擬、及富俊前議章程辦理。應用各款銀數。繕單呈覽。奉硃批。戶部議奏。經戶部議准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於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接到。卽派員先赴雙城堡。分丈左右二屯地基。並咨盛京將軍。將應撥派雙城堡左右二屯閑散千名。並彈壓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領催甲兵四十名內。均照奏定章程。先酌派佐領驍騎校各一員。領催二名、甲兵十五名。帶領閑散五百名。於四月內由奉省起程。五月初一日以內。至雙城堡。飭令搭蓋窩棚。安置棲止。以備次年墾種。其應給盤費銀兩。咨行盛京戶部。就近在該處發給。並咨禮部、鑄給雙城堡、改爲實任協領關防。中左右三屯、六翼佐領圖記。開寫官兵住房辦事公所房間式樣。派員發給銀兩。購料趕緊修蓋。以備官兵到時棲止。又發交理事同知銀兩。照奏定款目。置買一切器具。驗收運交雙城堡協佐領等查收。以便屯丁到屯發給。派員前往黑龍江。採買耕牛二千頭。限於九月內。趕赴雙城堡收養。以備次年春融耕墾。將軍富俊。臨於九月間。攜印親詣查勘督催。查驗建蓋官兵房間。屯丁窩棚。收買牛隻。分給各丁。並發給每丁棉衣棉褲。宣諭皇恩深渥。俾衆丁咸知勸勉力田。査有原任署承德縣寧海縣知縣賈心傳。山西人。年五十二歲。係嘉慶辛酉科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用知縣。選授江西新淦縣知縣。調繁豐城縣。丁憂起服。揀發奉省。題補寧海縣知縣。奏署承德縣。二十三年。皇差承修道路泥濘。被參革職。該員有才有守。請照直隸廢員辦理營田之例。令賈心傳赴吉林雙城堡。勸課屯丁三年。期滿照例。送部引見。於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具奏。奉旨。准其照直隸營田之例。以已革知縣賈心傳。飭赴吉林。勸課屯丁三年。著有成效。奏明送部引見等因。欽此。遵卽調取賈心傳到吉。委令勸課屯丁。籌議一切屯務。於二十五年春融。新立左右二屯。所撥盛京吉林旗丁二千名。均已到屯。派員前往。同該翼佐領等。按名分交地一段三十晌。並令於開墾時。計地二段橫直。俱留六尺荒隔一條。以備開濟地畝。秋收拉運禾稼。毋得任其連段開墾。日後致起爭競。給圖劄。令該管協領佐領等。分交各丁遵照。隨據雙城堡協領等呈報。惟寧古塔撥來閑散。往往潛逃。詢因

寧古塔地方山深林密該閑散等多藉打牲爲生彼處地亦肥美不願輕離鄉土亦係實情隨將寧古塔閑散全數撤回咨明盛京將軍於奉省願來屯種閑散內多挑二百名送屯將軍富俊巡查各城完竣由拉林赴雙城堡按旗查勘該旗丁等比屋環居安土樂業合具者多係一族同屯者半屬姻親犬牙錯壤鱗次分疆頗有井田遺風男畊婦饁俱極勤勞將軍富俊酌加獎犒迴環周歷千數百里分撥地段繪圖呈覽奉硃批滿洲故里畋田宅宅畝善事也欽此又查前議未備籌議奏准三屯屯丁三千戶戶口繁庶在叅餘項下動用銀一千八百兩每屯增添井一眼以裕食用協領處添設無品級筆帖式二員委官二員三屯佐領每處添設無品級筆帖式各一員委官各一員以資辦公差委由領催甲兵內挑補仍食本身錢糧筆帖式照例支給米石管理一旗五屯總屯達賞戴金頂以資彈壓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遇閏加增亦於叅餘項下動支報銷協領處准其支領銀三百兩存貯公所以備兵丁遇有婚喪事件照例就近給領仍令隨時呈報查核年終造送冊結藉以杜挪用侵蝕之弊每年除去用項仍補三百兩之數奏奉諭旨富俊於開墾屯田一事認真辦理著有成效部議給予紀錄二次尚不足以示優獎著賞加一級欽此將軍富俊屢飭雙城堡協領佐領督催開荒種熟原任知縣實心傳挨屯確查勸課左右二屯新撥屯丁均各安靜樂業惟中屯屯丁內間有未攜移家眷及攜帶農器脫逃者查明無眷者催令該旗派兵送屯俾令完聚脫逃者令該旗佐領挑補有眷旗丁送屯嘉慶十九年初奏設立諸多從簡每丁合

銀二十五兩四丁窩棚一間復奏恩賞給每丁窩棚一間遲收銀四兩器具內如缸鍋鍬鐝等項均須四人一分現各接取眷屬勢不敷用連年豐收糶賣穀賤無力添補查有歸補屯田項下叅餘銀二萬四千餘兩請以二萬兩分交殷實鋪商每月一分生息酌量添補中屯屯丁器具五年歸還原款每年用項取具雙城堡協佐領等冊結印領送部核銷以歸核實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遵查叅餘銀除動用外賸銀不足二萬兩於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分交殷實鋪商銀一萬五千兩於次年二月二十日續行分交殷實鋪商銀五千兩共銀二萬兩每月一分生息所得利銀酌添中屯屯丁農器之處咨報戶部人少不能多種牛少不能多開地畝三屯屯丁雖皆攜帶家眷弟男子姪在屯耕作均無力添買牛條仍不能多開地畝議於節省備存銀內動用銀一千一百三十七兩六錢咨令伯都訥副都統派員採買乳牛二百四十條分給三屯種地多有餘丁之屯丁嗣使傳資利耕以裕孳生小牛酌賞種地多之屯丁中屯於嘉慶二十一年設立除因稍災展緩一年應於道光二年起徵租左右二屯嘉慶二十五年添設應於道光五年起徵租三屯旗丁三千名每名穀二十倉石每年共徵租六萬石來春出糶自道光四年起每年移駐二百戶每戶除由京賞給治裝盤費銀三十兩外其蓋房一百二十兩置買牛條器具銀五十兩暫由吉林備用銀兩項下動支以抽收叅餘及糶穀價銀陸續歸款不致虛糜帑項道光二年砍木備料三年修蓋二百戶住房八百間四年正月移送閑散二百戶每戶閑散應給房地牛條器具及添設官兵建蓋

公所一切章程籌辦具奏奉旨富俊奏自道光四年爲始每年移駐京旗二百戶分爲四起送屯該處協於道光二年伐木築室按戶給與房間地畝牛具盤費等項遞及纖悉並移駐後添設官兵蓋房給地及該官兵升調挑補各事宜其計畫甚爲周備均著照所議辦理其揀選著發交八旗滿洲蒙古都統副都統等曉諭所屬旗人使知遷移之樂願移駐者各報明本旗屆期咨送授產力田以厚生計不得以勞籍不馴之人充數致擾淳風各該旗仍將報名之戶咨報戶部每屆年終先行具奏一次欽此安設左右二屯旗丁二千戶妥立章程屯丁俱各安業所有砍木相度地勢蓋房招募商人就近立窯燒造磚瓦及赴屯開鋪置辦器具以省運費種種一切均須籌議調度尚賴實心傳經理懇恩將實心傳知縣原銜開復以示鼓勵俾有頂戴辦理一切較爲得力俟道光四年移駐京旗安妥後送部引見等因於道光元年正月十一日具奏奉旨允准原擬給雙城堡官兵隨缺地畝俾資當差但地因隨缺該官兵等無力開墾亦難強使必行至今空有隨缺之名不得地畝之益乾隆十三年大學士公訥親等議覆盛京將軍達爾當阿奏隨缺地畝章程每地十晌給牛一犋估銀九兩置買犂鏵等項估銀一兩共用銀七百餘兩在生息銀兩利銀內加展扣還在案所有三屯隨缺地畝協領一員八十晌佐領六員每員五十晌驍騎校六員每員三十晌領催十六名甲兵一百二十名每名二十晌以上本地官兵一分共三千二百八十晌加京旗官兵一分共六千五百六十晌援照盛京章程每地十晌賞給牛犂等項銀十兩共需銀六千五百

六十兩暫在抵補費用叅餘項下先行動支任於前次奏准添補中屯農器動用叅餘銀二萬兩加展生息三年所得利銀內歸款不動帑項並援照移駐阿勒楚喀拉林蘇拉滿洲成案每年應派砍伐蓋房木料兵二百名按各城差務繁簡兵數多寡核計每年阿勒楚喀拉林派兵一百名輪派吉林兵四十名伯都訥兵四十名烏拉兵二十名以足二百名之數至道光二年冬季派寧古塔兵五十名三姓兵五十名均與阿勒楚喀拉林二處官兵會同核計木數砍伐遞交按年以次輪派照數發給鹽菜銀兩令各城出派砍木官四員每年每員請賞給鹽菜銀十二兩具奏奉旨允准移撥兵丁雖有隨缺地畝乃係隨缺交代者遇老病革故革退便無容身餬口之處將雙城堡北面閑荒東西長一百二十七里南北展寬五里挖立大封堆一百二十七個分定荒界以備日後革退兵丁作爲恆產具奏恩准道光二年八月十五日奉旨松箖奏查明雙城堡中屯地畝已經墾種之地共六千五百餘晌應照六年升科之例令其納糧惟此項地畝內有因屯丁殘廢病故脫逃另補以致已開復荒續挑之丁到屯未滿六年自未便令其一體完納著該將軍詳細確查其實屆六年者即著於本年秋收後按晌納糧餘著暫行展緩其修蓋京旗住房不應預備過多致有閑荒損壞著按現願移駐京旗戶數修蓋住房此外均著緩辦將來京旗續有咨報由戶部知照該將軍再行興工不致遲悞松箖接奉此旨即移知富俊遵照辦理欽此遵即停工詳咨共實動用銀一萬六千二百六十二兩零未動用銀二萬零八十二兩七錢七分二釐二毫飭令委員等

交庫歸款。前因中屯屯丁。屢經脫逃。更補新丁。甫經到屯。口糧不接。於籌畫屯田節省項下動用。修建義倉九間。買穀二千石。陸續支借接濟。現僅贍存穀五百餘市石。遇青黃不接之時。不敷三屯接濟。而左右二屯。拉運還交。亦屬窵遠。又籌畫左右二屯。每屯添建義倉九間。置買市石穀三千石。中屯義倉。連前僅存穀共存市石穀一千五百石。左右二屯。共存市石穀一千石。俾資接濟。所有設立雙城堡三屯屯丁。共三千名。所給窩棚牛條器具。及修蓋公所倉廒。倒斃牛價。並修京旗住房。置買器具等項。原奏內均係按照物價、扣合銀數。嗣因市價長落不時。飭令承辦各員、籌畫妥實。委員砍伐房木。尺寸不敷之小木。估變價值。前後節省銀錢。除陸續接濟中屯屯丁。冬日入山砍伐房木。買給皮襖。三屯窮丁。踰冬製給棉衣棉褲。墾地添給鐵耗齒。殘廢病故各丁。添給遞費器具。中屯公所。添蓋檔房。添挖井眼。修建牌坊。三屯修建義倉堆撥房。置買穀石。並孳生乳牛。共動用銀一千一百三十七兩六錢。制錢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串外。共剩存銀四千一百五十兩。制錢一萬二千八十七串。三屯義倉。現存穀八千七百五十倉石。三屯屯丁。分收孳生乳牛二百四十七隻。小牛八十八隻。此項錢糧剩存數目。每月戶司立稿。將軍副都統公同畫存。孳生牛隻。每屯分收二隻。每年孳生小牛。除補足二百四十隻倒斃額數外。即可賞給種地最多之丁。以示鼓勵。惟銀錢一項。於奏准開銷之外。屯丁每有不時之需。日用日少。擬交吉林理事同知。發給殷實鋪商。每月一分生息。以後儘此利息。接濟屯丁。毋許動用原本。以上三項。每任列入交代。其奏一次。原係籌節之項。毋庸報部。以歸簡易。將軍富俊。補授理藩院尚書。隨行具奏。奉旨。交新任將軍松箖。會明實存

數目。遵照妥辦。務期錢糧不致短絀。屯丁永資接濟。欽此。將軍松箖。到任後。以知縣衛寶心傳。辦理屯田事宜。勸課屯丁。認真出力。已滿三年。別無經手事件。奏請送部引見。奉旨。寶心傳。准其送部引見。該部知道。欽此。將軍松箖籌議。由撙節生息項下。奏准中屯屯丁窩棚。已經八年。均已歪閃。每年給修費銀三兩。三屯義倉。各添買黑豆五百石。按年春借秋還。以資接濟犋牛之用。並建蓋京旗住房。擬於距屯附近閒荒內建蓋。屯丁京旗。各不相擾。俾日後人丁蕃衍。免生嫌隙。飭令屯丁補修房間。並採買黑豆。至九月。將軍松箖病故。奉旨。簡放原任大學士松筠。到任查勘三屯情形。奏懇移駐閒散宗室。緣宗室有月餉。地方銀錢漸裕。商賈自通。布疋等項物價。漸自低減。地方饒裕。而京旗聞風。知爲樂土。再行移駐。等因具奏。奉旨。交軍機大臣宗人府王公議覆。未准行。四年。各該旗咨報移駐京旗五十四戶。即照原奏給京旗器具等物。預備妥協。先蓋房四十所。不敷棲止。將已修官兵房十九所內。先令居住。並查前備料物。趕緊修蓋房十四所。以便棲止。繼將軍富俊。奉旨。復調任吉林。於道光四年四月到任。赴雙城堡。奏京旗閒散。素未習耕。初到必借屯丁、照拂指領。易於學習。且在在地方。均係旗民雜處。未見生有嫌隙。今屯丁與京旗。均係旗人同處。更無嫌隙相擾。應請仍照原奏。在原丈地基、建蓋京旗住房。奉旨如所議行。將軍富俊。又籌議。奏請敕下各旗。將願赴雙城堡閒散。務於十月內報齊戶部具奏。十一月初。即行知順天府尹、直隸總

督、盛京吉林將軍。凡有應辦事件。地方皆得從容料理。定於次年正月初五日以後。初十日以前。立爲準期。凡經過地方。皆於未奉咨行以前。已得預知其事。可以計程籌備。庶辦理不致緩急失序。先後參差。嗣後由戶部應發給每戶治裝銀三十兩。俟抵吉林後。由備用銀兩項下發給。作爲屆覓工價之用。各戶得以全獲其利。庶可以日臻充裕。其荒地五晌。各有自雇長工。亦可隨時開墾。至彈壓護送之大臣。由京簡派。必須乘郵而來。年年往返。勤勞驛站。皆關經費。嗣後由東三省年班入覲回任之將軍副都統內。簡派二三員。順帶彈壓前來。伊等係回任之便。無須用驛供給。各有隨帶官員。足敷照料。仍令各該地方官。隨同護送出境。則途次仍是大臣彈壓。可免動關。並可節省官力。至京旗所需車輛。此次係四五套大車。所領例價不敷。按站爲之津貼。關內州縣。不過支應一二站。奉省地方官。即有接連數站者。吉林竟有應辦十餘站者。久必藉詞賠累虧空。且車輛直抵雙城堡。該處非商集處所。無貨可載。空回小民。不無艱窘。凡此似應通盤籌畫。務使旗民無虧。地方無累。方可經久。查該閒散等。每戶大小。不過數口。行李無多。春初地未融化。道路易行。嗣後移駐京旗二三口之戶。給予席棚二套車一輛。三四口之戶。給予三套車一輛。由京送至山海關。由關送至錦州。由錦州送至奉省。由奉省送至吉林。由吉林送至雙城堡。分段遞送。相距皆不過數百里。車可祇予例價。無庸津貼。換車地方。供係商賈輻輳處所。車戶旋時。可以載貨。不致空回賠累。庶官民均有裨益。再本年修蓋京旗住房一百所。其工價、係奏定每間用銀三十兩。本係撙節估計。春夏道路泥濘。運腳倍增。靡費實有支絀情形。所有明年應行修蓋住房百所。今冬備料。即於本年領

銀。預辦料物。可以節省運費。少抒工力。其六年應蓋房木。亦於今冬派員。發給鹽菜銀兩往砍。以備明年河運。預爲晒晾候用。又京旗沿途飯食。此次係官爲預備。第當未定成規。以後願來者衆多。地方官既難免不以賠累藉口。京旗等亦難保必不借端滋事。自應立定章程。使旗民地方。彼此有所遵循。嗣後京旗每日早尖。各該地方委員。每人給制錢五十文。晚間住宿。即喫店飯。京旗飯食住宿。仍爲得所。定有章程。而地方官照辦。亦覺易於從事。再一路村落店口無多。如百戶前來。每站可分二起。前後行走。不至擁擠。店飯備辦亦易。等因具奏。奉旨。著照所奏辦理。該部旗知道。欽此。又原奏。每兵賞給鹽菜銀八兩。砍辦一所房木。柁檁椽柱二百一十三件。內有長二丈二尺五寸大柁。又有鋸板之橔木。以及串排挽運上岸。勢不能一人砍辦。必須雇募民人幫做。八兩鹽菜。實不敷用。歷年均係各城津貼。名爲以兵幫兵。實扣兵餉。有干例禁。籌議每兵再加賞鹽菜銀四兩。每年如砍二百所房木。加銀八百兩。不動正項。請於吉林義倉糶穀價銀內。動用銀一萬兩。交商一分生息。每年可得利銀一二百兩。給加添砍木鹽菜銀八百兩。仍剩銀四百兩。歸還原款。如此砍木。即可從容辦理。無詞推卸。並不致再扣兵餉。應請立勸懲章程。砍木委員知懼。可期不誤。修蓋京旗房間砍木委員。果於年前照依尺丈數日。砍伐齊全。次年八月內交足。咨部請給紀錄二次。或雖運到。而尺寸不敷。除將細小木植入官。罰其照數補砍。趕運交納。功過相抵。如當年不

能交納。遲至次年方交者。罰俸一年。如次年仍不全交者。請降二級留任。仍罰俸一年。以示懲儆。奉旨。允准。道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奉旨。容照等所奏。每旗屯適中之地。建蓋義學。及嚴禁該屯丁冬令過江樵採。俱著富俊妥議具奏。欽此。吉林奉省官兵閒散。移駐未久。京旗閒散初到。幼丁無多。暫於中左右三屯公所各建義學三間。其該管官。亦易於稽查。除中屯前已由邊荒官租錢內動用。修蓋義學三間。其左右二屯。應建義學各三間。亦由地租錢內、撥給錢四百吊。以資修建。於甲兵屯丁閒散內。擇其通曉清漢文者。作為教習。自明年起。遞年撥給三屯束脩膏火等項錢、各二百吊。並責成該協佐領等。嚴查課讀。不致日久廢弛。至雙城堡西北一帶。松花江北。為蒙古郭爾羅斯地方。可覓木柴。右屯左翼四旗。去江岸三二十里。該屯冬令樵採。難保不滋生事端。自應嚴行禁止。以杜流弊。如有私行過江樵採者。即照私出邊例治罪。具奏。奉旨。允准。遵飭該屯協領等。動用官租錢項。修蓋義學。選擇教習。於次年正月開印後。開館課讀。中屯兩翼移駐京旗閒散五十四戶。每翼四旗。擬於京旗閒散內各放總屯達一名。副屯達一名。以資約束。查報滋生戶口。遇事赴公所呈報。仍照以前奏准三屯設立總屯達之例。賞戴金頂。每名月給工食銀一兩。遇閏增給。由參餘項下動支報銷。副屯達、不給工食等因。具奏。奉旨。依議。將軍富俊。於八月二十二日。擕印親詣雙城堡挨屯查勘。始到京旗、秋成收穫。度日光景。家家糧草堆積。足敷用度。並查原奏中左右三屯屯丁三千名。每丁給地三十晌。五年後、徵租二十倉石。中屯於道光二年起徵。左右二屯。於五年起徵。道光二年六月。原任將軍松箖。遵旨赴任黑龍江之便。奏請雙城堡地畝、屯丁種地。實屆六年。照現種晌數。按晌納糧。以紓丁力等因。奏准道光二十三年。僅徵收中屯兩翼屯丁等交納倉石穀七千七百三十餘石。本年按丁種地。實數核計。已滿五年。應徵糧四千七百餘石。其左右二屯。明年已屆六年交糧之期。若仍照原任將軍松箖、酌劑章程納糧。是勤苦者多納。懶惰者少輸。未免苦樂不均。似未平允。該丁等、覺有多種少報地數者。而遞年核數。加增徵糧。實屬繁冗。亦難稽核。現在屯丁種地。七八晌、至二十餘晌、三十晌、不等。遇年豐收。一晌地。至少打糧四五市石。交官一倉石。合市石只用四斗。已有餘資。應籌議酌量丁力。請於明年起。除交京旗地畝之丁、不納糧外。將中左右三屯屯丁。無論現種地畝多寡。五六兩年。每年每丁、納倉石穀十石。合二萬八千餘石。至七年。按照原擬章程。每丁各納倉石穀二十石。以符原議。而昭核實等因。道光四年十月初五日奏。奉旨。允准。道光五年二月。欽差黑龍江將軍祿成。寧古塔副都統和羅彈壓帶來京旗閒散七十四戶。詢明有與上年移駐京旗。係親誼者。使之共居一屯。就聚照應。每戶由阿勒楚喀拉林閒散內。先已雇給長工二名。預為燒炕擔水。京旗一到如歸。將地畝牛條口糧器具。俱照數按戶交領。查每年砍運木植。按屯建蓋京旗房間。以及戶婚田土。詞訟案件。一切公事。較前倍增。文移絡繹。原設兵丁無多。步遞公文。實形竭蹶。請添設一站。第應設馬牛草豆銀兩。國家經費有常。未便加增。籌議於吉林所屬、西北兩路三十八站內。通融抽撤官馬十四、牛十頭。連飼養草豆銀兩。一併

撥給。仍歸北路站監督管理。並據該監督呈報。遇近各站、窮丁內。情願移駐雙城堡者七戶。照各站設筆帖式一員。即於雙城堡協領處辦事。貼寫內挑補。僅給俸米。仍食原餉。由北路站外郎內。揀放委領催一名。外郎一名。五年後。遇各站領催缺出拔補。站設於雙城堡南門外。以便牧養。於閒荒內。每站丁撥給地二十晌。以資養贍。所有站房及站丁、每戶房三間。以及棚槽鞍轡器具打井等項。籌款捐辦。不動公項。奏奉諭旨。所辦好。依議速行。遵即照辦。鄉政行而兵力息。籌計無所不到矣。移駐京旗隻身閒散內。不必拘有妻室。只有父母子女。或有伯叔兄弟及伯叔嬸母。願同來者二三人以上。均准算戶。照原定章程。應得各項全分給與。自必踴躍願來。奉旨。富俊等奏、雙城堡移駐京旗章程。請於隻身閒散內。量為變通一摺。前據戶部奏、移駐京旗章程。隻身不准算戶前往。與調劑窮苦旗人本意未協。請將隻身閒散。或父子兄弟均係隻身。俱統作一戶。分別給與房間器具等項。通融辦理。當交富俊覆議。茲據奏隻身閒散一人到屯。既恐舉目無親。易致遊蕩。且每戶應得房間牛具等件。亦難減半分給。諸多窒礙。惟隻身閒散。有父母子女。或伯叔兄弟、伯叔父母、同往者二三人以上、作為一戶。尚屬可行。著照所請。嗣後京旗隻身閒散內。不必拘定有妻室。但有父母子女。或伯叔兄弟、伯叔父母、願一同移駐者。二三人以上、均准算戶。照原定章程。給與全分地畝房間牛條器具等項。其治裝銀兩。仍由吉林給發。以資耕種之用。欽此。又奏准修蓋京旗住房。派協領二員。分左右翼監修。派佐領防禦八員承修。一旗五屯。如照定式做法。於八月內修竣者。給予紀錄二次。如泥工完竣。木工於九月內完者。功過相抵。如修不合式。或院牆未築。未鋪牆頂者。罰俸一年。如至九月底。仍修不竣者。降一級留任。仍罰俸一年。如有偷工減料者。嚴參治罪。兩翼協領督修。於八月內修竣三旗者。給予紀錄二次。如至九月。尚有不齊全者。罰俸一年。嚴定勸懲章程。委員等。依限興修。不致有悞。戶部覆咨。道光六年。願往移駐京旗。共一百八十九戶內。因該處蓋成房屋不敷居住。按冊開出戶止二百。現食錢糧之四十一戶。歸入七年移駐外。至京旗閒散。咸知雙城堡安居樂業。願往者日漸增多。若每年限定二百戶移駐。必致有拔撤、阻其踴躍之忱。著該將軍。多派幹練員弁。將房間一切。廣為籌備。勿致臨時周章貽悞。本年應添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議三千戶。共設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協領一員。此時移駐。不至十分之一。暫毋庸添佐領。著先設驍騎校二員。即於三次移駐京旗內。該將軍秉公挑選充補。俟移駐足五百戶後。添設佐領一員。即由此次挑補之驍騎內揀選。奏請陞補。所遺驍騎校員缺。再由移駐內閒散挑補。未設立佐領以前。驍騎校、仍令三屯佐領兼轄。將來移駐足三千戶時。再由該將軍、於佐領六員內揀選。奏請升補協領一員。俾移駐京旗人等。咸知上進有階。更為踴躍。所需俸餉。仍照該將軍原議。在吉林備用銀內動支。其應添領催二名。亦著該將軍、於移駐閒散內挑選充補。嗣後移駐京旗。皆常年辦理之事。不必再令年班來京之將軍副都統、管帶前往。每年移駐屆期。著直隸總督。於文職道府、武職副將參將內。每起各遴派一員。輪流沿途護送彈壓照料。出關以後。著盛京將軍奉天

府尹、錦州副都統遴派文武員弁、接管前進。所有應給住房車輛、及飯食錢文。悉照原議章程。隨時給發。遲即分飭照辦。道光六年正月初二日。奉旨。富俊奏辦雙城堡移駐屯田事宜。妥協周詳。現在移駐各戶。安居樂業。京旗人等。聞信願往者、日益增多。該將軍、經理其事。不避嫌怨。盡心宣力。著有成效。深堪嘉尚。富俊、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宮銜。以示朕優獎藎臣至意。欽此。將軍富俊謝恩。奏稱設立雙城堡。移駐京旗。均仰賴聖主、不惜帑項。辦理有成。富俊蒞任此地。與京旗閑散。誼關骨肉桑梓。伊等度日一切用度。皆議妥備。係分內之事、毫無功效。乃荷聖恩。賞加太子太保宮銜。不勝感戴天恩。等因。具奏。在案。二月。移駐京旗閑散。到吉。派員護送至屯。安置妥貼。將軍富俊。隨於四月初一日。搭印赴雙城堡。按屯而論。京旗各戶。咸知感戴皇恩。勤力耕作。麥苗出土寸餘。禾稼耕種方完。視爲樂土。隨有鑲黃等八旗閑散富珠隆阿等、四十二名。呈稱、仰蒙聖恩。賞給房屋牛條。器具周全。地土肥美。足可成家立業。懇請行知本旗。令伊等父子兄弟戚誼。明年即來團聚。共享樂土。等情。伏地跪懇。除咨行各該旗查辦外。復至中屯公所。傳集三次移駐京旗閑散面試清漢文字。馬步騎射。秉公選驗。有本年移來告退刑部司獄伯勒克圖。五年移來馬甲。現充委官德明安。均能騎射、識滿漢文字。補放驍騎校。披甲倭克金佈。領催舒成。弓馬嫻熟。亦識滿漢文字。挑補領催請成。分管左右兩翼。仍歸該屯協領佐領等兼轄。同日附片。奏懇京旗陸續移來二百七十戶。分撥中屯兩翼四十屯居住。計一總屯達。經管二十屯。道路紆遠。勢難兼顧。雖有副屯達。並無頂戴工食。徒有差使。毫無鼓勵。遇事每多退縮不前。請照原設中左右三屯。每旗五屯。放總屯達一名、副屯達一名之例。由京旗閑散內。再添總屯達六名。副屯達六名。連前共各八名。分管八旗。其總屯達。請賞戴金頂。每名月給工食銀一兩。計添六名。每年共應添工食銀七十二兩。遇閏加增。仍由參餘項下動支。年終報銷。其副屯達。亦請賞戴虛銜金頂。不給工食。與總屯達、一體稽查戶口。呈報事件。移來京旗閑散。多係赤貧。且不諳耕種。初到此地。甚業未立。不免拮据。請援照拉林阿勒楚喀閑散滿洲之例。每年十二月內每名賞錢十二吊。以爲粘補農器衣服之用。每名只給五年。以後各習慣種地。毋庸再給。嗣後陸續挑減。此內鰥寡孤獨。尤爲堪憫。亦請照拉林阿勒楚喀閑散滿洲、每名月給銀五錢之例。按名每月給錢一吊二百。此項賞錢。請由吉林稅銀項下、動用銀三萬兩。並前奏准粘補三屯屯丁農器、交商生息參餘銀二萬兩。共五萬兩。交吉林同知擇殷實鋪商、一分生息。計每年應得利銀六千兩。足敷應用。再商民納利。惟恐平頭銀色不便。請按市價交錢。具奏。奉旨。允准。遵即發給同知銀兩。交商生息。得利備賞京旗閑散。以資接濟。後接准戶部知照。道光七年。願來京旗戶數。即派文武員弁。於二月初旬。赴威遠堡界。接到京旗八十五戶。詢明凡係父兄子弟親誼。安置一屯。以便互相照料耕作。隨將伊等應得房地牛條、一切器具數目。刷印執照。各給一紙。到屯照數撿收。發給三屯六八力弓各三張。交協領佐領。按季操演。不廢騎射。兵農並重。度土開荒。至此而經營大備矣。

一九四　一九五

伯都訥屯田

道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將軍富俊。遵旨籌議。復奏開墾伯都訥空閒圍場。既無林木。又無牲畜。約計地二十餘萬晌。天地自然之利。可資旗人萬年生計。查吉林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現有納丁納糧民、八萬九千四百餘戶。此等民戶。安居已久。生齒日繁。地不敷種。亦冀認荒開墾。當必爭先。恐後。所有認墾荒地。牛具籽種農器。均係自備。每人准領地三十大晌。四人聯名互保。第六年升科。每晌地徵制錢三百文。小租錢三十文。俟移駐京旗閑散到日。交京旗地二十晌。其餘十晌作爲己產。仍按數納租。現當認墾之始。曠野之地。應預墾井蓋房。請照雙城堡章程。每丁賞給蓋窩棚銀四兩。三十戶爲一屯。每屯打井二眼。每井給銀十八兩。聽其自行打井。建蓋窩棚。計每丁、共合用銀五兩二錢。在雙城堡中屯升科穀價。暨備用項下支領。至起租之年。每丁地三十晌。合納制錢九千文。一年歸款。尚有敷餘。統計地二十餘萬晌。不無稍裨帑項。即將來移駐京旗閑散。費用裕如。較之辦雙城堡旗丁墾種。事半功倍。所有附近旗丁。情願認墾者。悉照民人一律辦理。惟移駐京旗。交地二十晌。其餘十晌。作爲己產。免其納租。此項地二十餘萬晌。創墾之初。陸續招認。不能同時並墾。所需經費。辦理尚易。且僅離伯都訥城百餘里。所有詞訟、以及升科徵租各事宜。均交伯都訥副都統督率該廳理事同知。妥爲經理。將來招集民墾。或須派官蓋房。臨時再行彷照雙城堡章程。妥議具奏。並咨伯都訥各城。出示曉諭招墾。派員丈地分屯。申畫經界。以道光五年爲始。其所徵小租。作爲各項弁兵書役工食。心紅紙張費用。每年招有佃戶名數。領地若干。及動用銀兩數目。統於每年秋成後。彙奏一次。等因。具奏。奉旨。均著照所議行。欽此。遵即咨行伯都訥副都統等衙門。出示曉諭。名其地、爲新城屯。分八旗兩翼。每旗立二十五屯。每屯各設三十戶。以治本於農、務滋稼穡、八個字爲號。每一字。各編爲二十五號。共計二百屯。初報之戶。積至三十戶。爲治字第一號。即令歸入鑲黃旗頭屯。撥給地段墾種。續報再積至三十戶。爲本字第一號。歸入正黃旗頭屯。以後依號。按旗挨撥。周而復始。八旗地界。可以同時並墾。五年。已認佃一千一百二十七戶。按八旗分撥四十三屯。嗣據伯都訥委員。勘丈新城屯閑荒。僅敷一百二十屯。即將五年所招佃戶分撥字號。均改每旗十五號。六年。認佃九百十七戶。分撥三十一屯。七年。認佃一千五百五十六戶。分撥四十六屯。前後綜計、一百二十屯。星羅棋布。與雙城堡爲表裏。旗無徵糧。民有恆產。將軍富俊爲生民計。爲京師旗人萬世計也。後之蒞屯田者。得此卷以爲準。由則事不紛矣。

一九六　一九七

新刊吉林外記跋

甲午夏。程訪重黎兵備於鴉江。時兵備欲流傳古籍。及近人經世實用之書十數種。先以嘉慶閒、長白西濟研齋、所撰黑龍江外記八卷。屬爲校刊。是年冬完工。復以道光初、吉林堂主事、滿洲薩英額吉夫、所撰吉林外記相授。與研齋之書。相輔而行。其書十卷。分門別類。均有條理。自序有云。事必徵實。言皆有據。實能副之。特其足跡、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疎略。與研齋之書。亦約略相等。重黎云。研齋之書第二卷。述城堡有云。石晉末。胡嶠陷遼。爲宣徽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余於光緒初。傳鈔此書。即知此說之謬。比疑此城、近會寧府。當在吉林烏喇寧古塔之閒。終以茫無實據。不能確指爲今之何地。彼時漫注數語。聊以存疑。後乃知乾隆閒。有副都統綽克託。築吉林伯都訥城。得紫檀匣。中藏宋徽宗畫鷹一軸。墨蹟如新。並得古銅瓷器多端。又有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曾經數載。考宋史徽欽二宗入金。初徙韓州。後移冷山。皆不出今吉林內地。終徙五國城。故址即今伯都訥城。乾嘉閒。老輩考求地理。頗有知之者。而汲修主人。曾載諸嘯亭雜錄。潁川逸士。亦載諸東省記聞。雖互有詳略。而資據無殊。今吉夫之書第二卷。記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爲五國城者誤。第九卷。古蹟三姓條。五國部下。據遼史營衛

部族志。考得五國頭城之名。亦爲詳核。蓋五國城。古名五國頭城。亦曰五國城頭。當時並設節度使領之。又吉夫於五國部下。徵引宋金諸史。及元明一統志。洪忠宣松漠紀聞。并近代高士奇扈從錄等書。參考五國頭城。故址所在。均未有合。且云。自其高祖、由京陞吉林正黃旗佐領。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又曰。考論古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扈從錄。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不足爲證。姑論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蓋吉夫著此書時。汲修主人、及潁川逸士之書。尚未行世。雖能辨阿勒楚哈城南二里白城。謂爲五國頭城之誤。而又以爲在三姓無疑。終曰俟後之博覽君子。亦尚不失古人著書慎重之體。余前以研齋之書。屬爲校刊。未及將此段公案。詳注於彼書城堡所論五國城條下。今吉夫之書亦不能自明。子其詳書。以彌兩書之疎漏可也。重黎所述如是。按以吉夫之著此書。上距乾隆閒、綽克託築伯都訥城時。上下不過五六十年。當時故老。或有見而知之者。或有聞而知之者。何至如其所云。自其高祖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而竟一無所聞邪。由此類推。吉林全省故事。當詳而不能詳。當載而不及載。且不知凡幾矣。推東三省之地。除盛京通志外。記載寥寥。賴有研齋吉夫之書。講求輿地之學。有備經世實用者。不能不深有所取焉。此則重黎校刊兩書之微恉也夫。

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夏五月桐城蕭穆書於春申江上

吉林外記刊誤

卷一

第二葉六行　賦詩二首。(四字誤上行詩。致爲文另行誤。)

第四葉七行　乾隆四十三年。(六字宜注題下。以歸畫一。)

卷二

第一〇葉五行　以後吉林烏拉書吉林、布特哈烏拉、皆烏拉。從漢語。省文也。(凡二十三字。係著者發例之詞。元鈔本。另行低一格。誤刻誤。)

卷三

第二三葉十一行　以此傳家者。(者字衍。)

第二六葉七行　十八年。添設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十四字。均衍文。)

八行 驍騎校十員。（脫十員二字。）

十行 添設滿洲協領八員。（脫設字。）

第二七葉六行 添設協領二員。（添設二字衍。）

十二行 編三姓新滿洲。（脫編三姓三字。）

添設佐領四員。（脫添設二字。）

設立琿春協領。（脫設立二字。）

編庫爾喀氣。（脫編字。）

添設佐領三員。（脫添設二字。）

十三行 設三姓站帖式二員。（脫設字。）

六十年。改驛站監督。作爲七品。由無品級筆帖式補放者。作爲八品。（此二十六字下。乃接雍正三年云云。今刻皆脫去。）

第二八葉二行 副協領一員。（脫副字。）

五行 協領一員。（脫員字。）

編打牲人。（脫編字。）

添設佐領六員。（脫添設二字。）

添設。（二字衍。）

編八姓打牲人等。（編字等字皆脫。）

添設佐領十員。（脫添設二字。）

第二九葉二行 副都統一員。分爲二城。（脫分爲二城四字。）

第三五葉七行 小注在城大東門外。（脫東字。）

卷六

第一〇二葉末一〇三葉一行 御書璽著爾歧匾額。（入字照紅背。與錢文皆宜擡一例。下行御書璽作大東匾額同。）

卷七

第一一五葉十九行 下中則地各九萬三千三百六十三畝。每畝徵銀二分。米四升四合。（此二十六字皆衍文。）

第一一八葉一行 不足額數。（脫數字。）

卷九

第一六一葉八行 敕撰。（元刻敕字僅空一格。不應擡寫。十行十二行同。）

第一六二葉九行 其兆。（兆上行屬文。錯行誤。）

第一六七葉二三四行 小注吉林烏拉四字國語。今以古雞林作證。從漢字音也。（按雞林本非吉林。趙氏此條蓋引盛京通志之文而改之。故自吉林烏拉提行。其文曰吉林烏拉。國語也。從漢語稱吉林。已誤。今又以漢唐雞林州作證。與說彌誤矣。元文如此。此則既述上寫文而又改易其詞。大失趙氏之本意矣。）

灤京雜詠

楊允孚撰

灤京雜詠上

元吉水楊允孚和吉撰

北闕宮庭若氣詩，神堯聖禹繼昇平。今朝建德門前馬，千里灤京第一程。此以下多述途中之景，行幸上京，並道邊景也。

納寶盤營象輦來，畫簾氈殿九重開。大臣奏罷行程記，萬歲聲傳龍虎臺。龍虎臺，納寶地也。凡車駕行幸宿頓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鉢。

宮車次第起昌平，燭炬千籠列火城。獨入居庸三四里，珠簾高揭聽啼鶯。

營盤風軟淨無沙，乳餅羊酥當啜茶。底事燕支山下女，生平馬上慣琵琶。

列瀛山陰射白狼，太平天子狩封疆。峯巒頻轉丹梯穩，寶輅初停白晝長。

居庸千古翠屏環，飛騎將軍駐兩關。南口北口。萬里車書來上國，太平弓矢護青山。

穹崖幻出梵王宮，雙塔中間一徑通。四月雨餘山更碧，六龍行處日初紅。至正年間，始作雙塔，宮闕遺存，直過經歲。

朝廷王侯部落多，香風簇擁錦盤陀。燕姬翠袖顏如玉，自按轆轤驚駱駝。轆轤，車前設木，使之則輕重前後適均。

紬帳穹廬水木多，別離見月奈愁何。題名石壁塗金字，宿雨殘風半滅磨。彈琴峽也。

猿山山下曉風酸，掩面佳人半怯寒。倚戶殷勤喚賣粥，正宜僧客宿征鞍。賣豆粥。

榆林御苑樹林林，昨夜宮車又黑圍。宿衛一時金甲卷，翰竿珍重白雲飛。此地有御苑。黑圍，地名。大駕經由之所。皆云鶴上杆竿，是皆御駕不出此處。

灤陽遺址古長城，一逕中分萬柳青。年少每攜春酒奕，詩人偏減綺羅塵。

汲井佳人意若何，轆轤渾似挽天河。我來濯足分餘潤，不及新豐酒較多。此地無水佳也。

黃蘆檐竿危復危，有人家住白雲西。兒童采蕨巖崖去，杜宇傷春盡日啼。

李老谷前山石難，何年此上遂民居。老僧若作三更雨，頃刻荊溪數尺餘。

馬上頻看尖帽山，山頭無數白雲閒。皇家天子興龍地，坏土長陵篤設關。遺跡后妃之所，設衛奉焉。

北去雲州去路賒，駱駝殘步憶京華。塞風淅瀝山無數，樹影參差月未斜。

萬古銅門銅兩京，瀛崖飛銅一般清。天遺翠疊千尋險，路繞寒流百折橫。

塞北殘陰無子規，縱看山色不勝奇。堅冰怪石猶邊路，殘月疎星馬上詩。

東京亭下水濱第，勸賜遊觀兩兩紅。回紇舞時杯在手，玉奴歸去馬嘶風。

南國鄉音漸漸稀，朔風吹雪上征衣。邊鴻飛過桓州去，更向窮陰何處歸。

寓名豹子果何如，野草黃雲入畫圖。弧矢縱懸仍覓侶，塞前香臍笑人迂。

騙車偏逐客南還，始見胡姬笑鶯鬟。誰信片雲三十里，寒暄只隔此重山。過入紀頂之北，面不可洗，頭不可梳，冷極故也。過此始有暖氣。

寒暑各殊，寒暖止隔于此，良可怪也。

李陵臺畔野雲低，月白風清獨夜嘶。健卒五千歸未得，至今芳草綠萋萋。此地去上京百里許。

駕發陂上是行宮，又喜臨岐象馭通。芳草撲人香撲面，白翎隨馬叫晴空。由黑谷至此，始合驛路，即察罕腦兒。白翎，草地所產。

夜宿氈房月滿衣，晨烹乳粥椀生肥。滋君莫笑穹廬陋，男是公侯女是妃。

獻壽坡邊賀禁城，鸞翔鳳翥舞雲詩。舉杯一吸灤陽酒，消盡南來百感情。此以下數詠京之景，及駕起往還與故之大宴。

鐵番竿下草如茵，淡淡東風六月春。高柳豈堪供過客，好花留待踏青人。斡耳朵，皆宮人也。

先帝妃嬪火失房，前期承旨達灤陽。車如流水毛牛捷，鞍韉黃金白馬良。毛牛，其毛垂地。火失房，乃累朝后妃之宮車也。

聖祖初臨建國城，風飛雷動蟄龍驚。月生滄海千山白，日出扶桑萬國明。上京大山，舊傳有龍居之，奉白龍逝。

北闕東風昨夜回，今朝瑞氣集蓬萊。日光未透香煙起，御道聲聲駝鼓來。謂駱駝鼓也。

撒道黃塵輦輅過，香焚萬室格天穌。兩行排列金錢豹，欽察將軍上馬駝。

又是宮車入御天，麗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稱賀天顏喜，壽酒諸王玄第傳。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徒行，獨至尊騎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導，且歌且舞，出天下太平字樣，至玉階乃止。內門曰御天之門。

九奏鈞天樂漸收，五雲樓閣翠如流。宮中又放灤河走，相國家奴第一籌。灤河去上京二百里，走者名貴赤。黎明放自灤河，至御前。已初中程者上賞。

得寵觀王馬上回，朱門繡閣一時開。淋漓未了金錢宴，中使傳宣御酒來。

大安閣下晚風收。海月團團照上頭。誰道人間三伏節。水晶宮裏十分秋。（大安閣，上京大內也。別有水晶殿。）

四傑君前拜不名。輪番內直淡辰更。蓬萊山下羣仙集。得似王孫世祿榮。（四傑，即四怯薛也。或稱也可怯薛者，即大怯薛之稱。是之謂不名。當三日，凡所以淡辰一更者也。）

北極修門不暫開。兩行宮柳護蒼苔。有時金鎖因何啓。輿鑾棕毛殿裏回。（棕毛殿，在大斡耳朵。）

曙色蒼茫閶闔開。相君有奏入蓬萊。須臾宣擁千官出。又帶天邊好雨來。

結綵爲樓不用扃。角聲扶上日初明。棕駒河北千來覲。直入金門下馬行。

相國門前柳未花。不多嫩綠便藏鴉。東風吹得濃陰合。散入都城百萬家。

千官萬騎到山椒。箇箇金鞍雉尾高。下馬一齊催入宴。玉闌干外換宮袍。（每年六月三日，詐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

錦衣行處狻猊習。詐馬筵前虎豹良。特勅雲和罷絃管。君王有意聽堯綱。（詐馬筵開，盛陳奇獸，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稱吉思皇帝禮撒。于是而後禮有文，飲有節矣。雲和署，隸儀鳳司，掌天下樂工。）

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儀鳳司，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

麗日初明瑞氣開。千官錫宴集蓬萊。黃門控馬天街立。丞相簪花御苑回。

聿來新貢又殊方。重譯爭誇自越裳。馴象明珠龜九尾。皇王不寶尚無驕。（虞裳山有九尾龜。）

嘉魚貢自黑龍江。西域蒲萄酒更良。南土至奇誇鳳髓。北陲異品是黃羊。（黑龍江，即哈八都魚也。鳳髓，茶名。黃羊，北方所產，御膳用。）

太平天子重文章。開建奎章選俊良。一自六龍天上去。至今黃帕御牀高。（文宗建奎章閣於大內，年深酒椅，睹御榻之巍然，感而賦此。）

內人調膳侍君王。玉仗平明出建章。宰輔乍臨閶闔表。小臣傳旨賜羊湯。（御廚常膳，有曰小廚房，曰大廚房。小廚房，則內人八珍之奉是也。大廚房，則宣徽所掌，湯羊是也。由內及外，外膳既畢，羣臣始入奏事。每湯羊一膳，其數十六，宴時必侍左右大臣，日以爲常。予曾職此，故悉其詳。）

曲曲闌干兔鹿馴。雨肥綠草度青春。主來不避韓盧獵。借識金衣內貴人。

銀鼠天馬衣氍毹。肉食詩常斗酒俱。可惜東遊巡海者。不教騎看試何如。

仙娥隱約上雕鉤。笑倚欄干出殿頭。鸚鵡臨階呼萬歲。白翎深院度清秋。

宮人兩兩憑闌干。又喜新除內監官。金線壓花韃靺小。免教纔襪步輕寒。

淡墨輕黃淺畫眉。小紅褂子翠雲衣。君王又幸西宮去。齊向花陰鬥草歸。

灤京雜詠下

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別院笙歌承宴早。御園花簇小金桃。（凡車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車中，雖后妃亦然。）

鸞鷺仙姝出禁闈。小西門外綠楊隄。五陵公子多凝縱。縱勒驕驄不敢嘶。

鳳樓春暖翠重重。內禁門開曉日紅。寶馬香車金錯節。太平公主幸離宮。

侯王甲第五雲堆。秦虢夫人夜宴開。馬上琵琶仍按拍。真珠皮帽女郎回。

湯羊內膳日差排。紅帖呼名到玉階。底事金吾呵不住。腰間懸得象牙牌。

東城無樹起西風。百折河流遶塞通。河上驅車應昌府。月明偏照魯王宮。

宮妓平明直禁闈。瑤階上馬月明歸。宮花飛落春衫袖。辛苦桑麻入步稀。

內宴重開馬湩澆。嚴程有旨出丹霄。羽林衛士桓桓集。太僕龍車款款調。（馬湩，馬妳子也。每年八月開馬妳子宴，始奏起程。太僕寺，掌馬者。）

鸞輿八月啟高翔。玉勒雕鞍萬騎忙。天上龍歸纔帶雨。城頭夜午又經霜。（每年駕起，此夕即霜，異哉。）

南坡暖翠接南屏。雲散風輕弄午晴。寄語行人停去馬。六龍飛上計歸程。（南坡，乃納寶地也。故遊人望玉輦。）

月出王孫獵兔忙。玉驄拾矢戲沙場。皮囊乳酒鑲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櫃蹄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逸角羊。逸散未詳，以其角之相對，故曰。）

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俎延。于以見天朝之玉食，有等差也。良爲續胖拾遺。

雍容環珮肅千官，空設番僧止雨壇。自是半晴天氣好，螺聲吹起宿雲寒。（西番喇嘛不一，每祈禳祓，遇旱大會則設止雨壇于殿陛，時因所見，以發一哂。）

正元紫禁肅朝儀，御榻中間寶帕提。玉母搖詞歌未徹，雪花片片彩雲低。（此以下，多歲一年之景，并雜詠之物。）

元夕華燈擁雪看，佳人翠袖自禁寒。生平不作蠶桑計，只解青驄繡轂鞍。

試數窗間九九圖，餘寒消盡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冬至後，貼梅花一枝于窗間，佳人曉妝，日以胭脂圖一圈，八十一圈既足，變作杏花，即暖回矣。）

脫閣娉婷意如何，羅綺香風漾綠波。信是唐宮行樂處，水邊三月麗人多。（上巳日，燕京士女，競作禊宴，臨水集之，即修禊之遺也。）

蒲萄萬斛壓香醪，韮尾神仙意氣豪。酬節涼糕消未已，內家先散小絨絛。（重午節也。）

百戲遊城又及時，西方佛子閱宏規。綵雲隱隱旌旗過，翠閣深深玉笛吹。（每年六月望日，帝師以百戲入內，從西華入，然後登城設宴，謂之遊皇城是也。）

紫菊花開香滿衣，地椒生處乳羊肥。氈房納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糞歸。（紫菊花，惟燕京有之，名公多見留品。地椒草，牛羊食之，其肉香肥。納石，鍋茶。）

當愛琵琶調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涼州曲，彈出天鵝避海青。（海青拿天鵝，新聲也。）

海紅不似花紅好，杏子何如巴欖良。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後蔗菰香。（海紅、花紅、巴欖仁，皆果名。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尖山產蔗菰。）

四月東風漸漸和，流波細細出宮河。詩人策馬紅橋過，御柳今朝綠較多。

偶因試馬小盤桓，明德門前御道寬。樓下綠楊樓上酒，年年萬國會衣冠。（明德門，午門也。）

怪得家童笑語回，門前驚見事奇哉。老翁攜鼠街頭賣，碧眼黃髯騎象來。（黃鼠，京師珍品。）

一曲琵琶可奈何，昭君詩裏恨消磨。可憐西地黃雲起，不似連天芳草多。

翠樓紫閣盡崔嵬，花落花開不用催。最是多情天上月，照人西去又東來。

承恩留守是何王，錦帳成圍促宴忙。卻怪西風頭不順，一般吹送滿頭霜。

不須白粲備晨炊，乳酪羊酥塞北奇。泥土炕牀銀甕酒，佳人椎髻語侏離。

東風亦肯到天涯，燕子飛來相國家。若較內園紅芍藥，洛陽輸卻牡丹花。（內園芍藥迷望，亭亭直上數尺許，花大如斗，揚州芍藥稱第一，終不及上京也。）

賣酒人家隔巷深，紅橋正在綠楊陰。佳人停繡憑欄立，公子簪花倚馬吟。

白白氈房撒萬星，名王酣宴惜娉婷。李陵臺北連天草，直到開平縣裏青。

東風吹暖柳如煙，寄語行人緩著鞭。燕舞巧防雅鵲落，馬嘶驚起駱駝眠。

時雨初肥芍藥苗，脆甘味壓酒腸消。揚州簾卷東風裏，曾惜名花第一嬌。（草地芍藥，初生軟美，居人多采食之。）

霜寒塞月青山瘦，草實平坡黃鼠肥。欲問前朝開宴處，白頭宮使往還稀。（文宗曾開宴于南坡，故云。）

雖然玉宇桂無花，秋比江南分外佳。絃管非樓人散去，舍郎攜妓剖香瓜。（俗以月下邀瓜果，上京不產桂花。）

御饌官廚不較餘，金門黛膳意勤如。更分光祿瓶中酒，爛醉歸時月上初。（凡御膳及內開者，謂之頁餘；光祿寺，掌御酒。）

別卻郎君可奈何，教坊行令趣興和。當時不信郵亭怨，始覺郵亭怨轉多。（興和署，教坊司屬，掌天下伶人。）

娉婷誰家女未笄，日高停繡出旄帷。背人笑指青霄上，認得宮庭白鴿飛。

百事關心有許忙，秋風掠削鬢邊涼。曉來爲憶西山雨，怕看行人歸故鄉。

灤京九月雪花飛，香麝貞囊與夢違。鴈字不來家萬里，狐裘旋買換征衣。

雪深迎月與爭齊，誰把新吟向客題。一字成時筆如鐵，不如載酒畫樓西。

出塞書生瘦馬騎，野雲片片故相隨。凍生耳鼻雪堆理，冷入肝腸酒強支。（凡凍耳鼻，即以雪擦之方回，近火則脫。）

氈茸貂帽豁雙眸，欲識吳儂語轉求。土屋人人愁出戶，書生日日懶梳頭。

與客飛觴夜討論，夢回猶自酒微醺。一天星斗三更月，白雪飛花何處雲。

宮監何年百念銷，冠簪擬見紫宸朝。挑燈細說前朝事，客子朱顏一夕凋。

買得香梨鐵不如，玻璃椀裏凍潛蘇。書生半醉思南土，一曲鐙前唱鷓鴣。（梨子受凍，其堅如鐵，以井水浸之，則味回可食。）

始我來京一布衣，故人曾見未生時。等閒只作江南別，官有清名卷有詩。

我憶江山好夢稀，江山於我故多違。離愁萬斛無人管，枉得殘詩馬上歸。

強飲驅愁酒一卮，解鞍閒看古祠碑。居庸千載興亡事，惟有天中月色知。

塞邊瓶牧長兒孫，水草全枯乳酪存。不識江南有阡陌，一犁煙雨自黃昏。

急管繁絃別畫樓，一杯遲遲一杯愁。洛中惆悵三千里，塞上淒涼月半鉤。

帝里風光入夢頻，鳳城金闕一般春。故鄉不是無秋雨，聽過江風始愴神。

試將往事記從頭，老騎征衫總是愁。天上人間今又昔，灤河珍重水長流。

玉京慣識別離人，勸馬雲關隔世塵。不比江南花事早，家家兒女解傷春。

後跋

世所貴於能言者。非以其能自爲言也。穹壤之大。古今之異。生物之情態。殆萬變而無窮。能者言之。如水之鑑物。燭之取影。如傳神寫照。短長肥瘦。老壯勇怯。其神情意度。邪正醜好。或得之一覽之間。或索諸冥搜之表。要各有以極其趣而後已焉。夫豈有窮乎哉。百年以來。海宇混一。往所謂勒燕然封狼居胥。以爲曠世希有之遇者。單車掉臂。若在庭戶。其疆宇所至。蓋日之所出與日之所沒。可謂盛哉。楊君以布衣從當世賢士大夫遊。襆被出門。歲走萬里。耳目所及。窮西北之勝。具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與凡奇節詭行之可警世厲俗者。尤喜以詠歎記之。使人誦之。雖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於陰山之陰。蹛林之北。身履而目擊。眞予所謂能言者乎。予索居閩鄉。聞見甚狹。間獨竊愛中書馬公祖常。奎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貫。時能以雄辭妙筆。寫其一二。今得楊君是集。又爲增益所未見。俛仰今昔。又一時矣。君其尚有可言者乎。而君困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方日與田夫野叟相爾汝。求以自狎。兵變所過。莽爲丘墟。回視曩遊。跬步千里。吾知君須鬢敗豎之下。擊瓦榼、倒鄰醆。取予編與知己者時一諷詠。未必不爲之慨然以永歎。悠然而遐思。歲在室困子敦。里諸生羅大已。敬書於其集之末云。

灤京雜詠百首。元楊允孚所賦。讀之。當時事宛然如見。亦可爲善賦者矣。揚文貞家有錄本。環嘗借錄於表叔司務公。錄時草草。此本則舍弟璟爲予重錄者。允孚。字和吉。吉水湴塘。蓋文貞公故族云。

成化十三年丁酉春三月望。　羅璟志。

辛卯秋八月。鈕闓手錄於周氏榮古堂。

乾隆己丑十二月廿一日。阻風廣山。閱市購此。

灤京雜詠通百有八首。羅璟跋云百首。舉成數耳。秀埜草堂選元詩。遂乃刪去八首。以符其數。舉世遂不見其全。中如故鄉不是無秋雨。鴈過匡廬始悔歸。及不比江南花事畢。家家兒女解傷春諸作。在卷中尤極風韻。概竟不錄。不知操選之意何在也。頃爲刊定。以還舊觀。

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八日。通介叟鮑廷博識。

出口程記

李調元撰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四月初三日酉刻，接制軍檄，委熱審熱河所屬之承德府七州縣。本年秋讞，即揆彼於初四明黎明，自通州啓行。嗣惟熱河旗民交處，地方遼闊，周環二千五百餘里。向未設有州縣，惟設理事同知通判管轄。乾隆四十三年，奉旨、改六廳爲六州縣，改熱河同知爲承德府知府以統之。其六廳、一曰喀喇河屯，今改灤平縣。一曰八溝，今改平泉州。一曰塔子溝，今改建昌縣。一曰三座塔，今改朝陽縣。一曰烏蘭哈達，今改赤峯縣。一曰四旗廳、即土城子，今改豐寧縣。向例、各道秋讞，俱解省審勘。熱河所屬，以途遠解囚爲難。每年由臬司詳請隣近口北道，親詣各州縣審錄。已委永觀察，係以避嫌。委新昌許觀察攝。又以護送兵差。改委通永道代之。秋審大典。覆勘者、所以慎重民命。恐有寃抑。而六州縣山川風俗，向所未經，非因公不易至其地。用是夙夜匪懈，不遑安息。秋讞之餘，所有道里風土，隨日記載，亦觀俗之一端也。以在古北口外，故曰出口程記。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雨村記。

出口程記

清 綿州李調元雨村撰

辛丑四月四日，自通州發，五十里渡白河，至順義縣，食。縣古范陽地。二十里至牛欄山，宿元聖宮。宮向稱華嚴，先大夫爲北路廳同知，送密雲縣時，余來往省親所宿之地。今不戒於火，廟棟摧殘，而花木尚如故也。得詩一首云：寺當火後花仍放，山入春來草自榮。惟有大椿枯臥後，更無消息望重生。

初五日，二十里至螺山，三十里至密雲縣，食。密雲古檀州地，即漢魏之烏桓，明爲重鎮，設提督軍門駐之。城東八蜡廟，有戚繼光燕山紀功碑，形如八卦。侍郎王道昆撰文。東潮河、西白河二水來會，潮河源出口外興州，白河由土城之西發源。是日，縣令李棪湖南舉人，偕前令呂奎曜，四川人，候送於此。爲言密雲城爲予先大夫監築，崇墉屹如，而道民半非矣。爲之潸然。二十里至穆家峪，向在銓部與同司文選員外鐵冶亭、主事姚李門、宿此作詩，命有數家臨水住，一鳥下溪行之句。二十里至九松山，山多松故名。山下有廟。廟頗潔可憩。壁上有崔大司寇應堦詩，因和其韻。橋南小寺偶停蹤。璃傲居然膝可容。人愛綠陰眠一榻。天將青色染諸峯。百年不老墻前石。萬里長思屋後松。莫道道民半非舊。瘦僧雖老尚能筇。二十里至石匣，宿。石匣以城北有石如匣，故名。古金溝館也。

初六日，二十里至南潮河，山溪通狹，亂石峭倚，似棧道中行。十里至南天門，北望遙巒，繚繞峯巔，南對諸

山。皆如塔墩。十里至古北口。食。萬山巉巉。中通一線。形勝甲天下。提督軍門駐此。重鎮也。按昌平山水記。古北口水淺則從潮河。水大則紆迴從山頂行。故石匣至古北口。計程爲六十里也。宋沈括言。自金溝館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時道出其西。故云然。其曰灤水。即今之潮河也。古北口城。在山上。周四里二百一十步。三門。洪武十一年立守禦千戶所。三十年改密雲後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其後以參將一人守之。唐書。檀州燕樂縣有東軍、古北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眞河。奚王牙帳也。金史。古北口。國言曰留斡嶺。元史。古北口千戶所。於檀州北面東口設司。唐莊宗之取幽州也。遣劉光濬克古北口。遼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滅遼。希尹大破遼兵于古北口。其取燕京也。蒲莧敗宋兵於古北口。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古北口。撒敦追上都兵于古北口。禿堅帖木兒之入也。太子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嘉靖中。俺答之犯京師也。入古北口。出古北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阨塞者。古北、喜峯二口爲城北門外有楊業祠。業以雍熙中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於雁門北陳家谷。力戰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雁門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於斯者。誤也。朱竹垞云。按古北口亦名虎北口。而太原汾水之北。亦有虎北口。通鑑。石晉天福元年。契丹主至晉陽。陳于汾北之虎北口。開運二年。趙延壽部曲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是太原之虎北口也。王沂公上契丹事云。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阨契丹之所。最爲險束。出口度得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考蘇轍集。轍古北口詩。有魂歸故國爲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句。又塞北小鈔云。古北口僧寺。刻宋蘇文定轍古北口道中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宋史。元祐間。轍嘗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此蓋奉使時所題也。四十里至兩間房。偶憩觀音菴。題詩於壁云。關門初出客程賒。四月垂楊綠漸添。溪布雨餘穿石罅。邊嶺雲裏走峯尖。兩間房小何妨憩。一盞茶粗已覺甜。農事正忙僧未返。佛龕拋卻破榾簾。三十里至青石梁。凡口外呼嶺皆曰梁。沿巖詰曲。大石垂額。歷十餘盤。始躋絕頂。山下即馬圈子。十里至長山峪。宿。兩山多樹。是日聞有虎食驢事。爲之戒心。

初七日。二十里至三道梁。二十里至王家營。食。自古北口外。皆新設灤平縣所管之地。十二里至鬼子峪。十八里至灤平縣。宿。縣舊名喀喇河屯。譯漢言、灤水平處也。縣令翊嵩額。旗人。由易州通判調任。灤水發源於千里外之弓家島。經多倫諾爾。流入灤州以歸於海。諸峯至此稍平坦矣。形勝濟秀。宛然縣治。沿河楊柳。依依向人。是日始見燕子。桃花初開。

初八日。十里過雙塔山。石筍對峙。高三丈餘。卓立山頂。天生二浮圖也。十里至三岔口。十里至廣仁嶺。十里至承德府。即熱河也。皇上每年巡幸。水陸所駐蹕之地。遙望山莊園林。蔚然蔥鬱。是日食府署。太守名實保。予故人也。劇談久之。送至河干別去。過熱河。望磬槌山。上豐下銳。石形如之。故名。東行二十里至平

台子寺。後有火燄山。壁立天半如屏風。中二層可通人行。故名。內有鴿子洞。深廣丈餘。閒野鴿常數千百巢於此。五里度紅石喇梁。坡陀宛轉。直入雲中。回望古北口衆山。都如土贅。嶺上有關帝廟。廟中古松一株。虬蟠陰森。甚可愛。爲坐其下久之。廊間有碑文甚俚。云此去永平府遷安縣之喜峯口。不過百餘里。便可進口。下嶺五里。望見天橋山。形如橫琴。亘長數十丈。中空露天。宛然虹梁也。三十里至黃土梁。宿。是日桃李雜花。開遍山谷。聞鶯啼聲。出茂龍泥壁間。瑣瑣可聽。按四十三年於新設州縣添學額各四名。府學六名。非經立學。而口外編氓已臻臻向化。不負聖天子作育至意如此。益見我朝文教之遠也。是日得詩二首。度紅石喇梁云。巖巖一嶺亘虹霓。回望南天盡嶂西。日落行人千嶂上。雲開立馬萬峯低。薄雲不禁風聲剎。村屋多娥雨色迷。記得去年梅嶺路。依稀只少鷓鴣啼。黃土梁云。翠巘迎人路百盤。一重山矮一重山。漫言春已堂堂去。開遍桃花四月間。

初九日。三十里西柳溝。食。是日寒甚。得詩一首云。水細不成河。山巖漸作坡。民居依樹密。驛路傍溝多。酒甘如醴。居民多山東人流寓。臭榻薄似羅。喜聞聖化遠。到處有弦歌。三十里東柳溝。宿金氏館。詩云。松蘿一逕下遙岑。雲外幽居悵素心。瓦雀啼翻窗外影。隴牛午臥樹中陰。麥因畦淺芽方茁。柳爲風搜葉未深。一椀茶甘留香本新詩寫就自閒吟。三十五里至鳳凰山。二十五里平泉州。宿平泉書院。州舊名巴溝。兩山退分。翠嶂東橫。上通錦州。下通喜峯口。街長十六里。瓦屋鱗次。商賈輻輳。人煙稠密。口外最繁華處也。

初十日。平泉州接署中包封批回。始發。自過熱河。皆由東行。至此始轉而之北。三十里大廟。食。二十里楊樹梁。始見蒙古營。名三十家子。門牆各以小旗標之。旗上有蒙古字。爲嗎彌什。以奉佛法甚謹。故家家有之。家子云者。如部落之稱。四十里至北宮。宿。自平泉赴建昌途中云。撲面風狂未禁當。廉纖小雨點平岡。山無向背隨人轉。路有高低仗馬強。樹發鋪欄知寺近。桃開野店覺村香。不須抖擻衣塵遠。難擬歸時十斛囊。又題平泉詩一首。平泉在州治之南十餘步。其泉終年不增不減。故曰平泉。旁有碑刻平泉二字。詩云。細脈何年沒。泉名冠一州。涓涓雖自出。混混總中流。鏡任來人照。錢當飲馬投。夜闌風雨猛。疑是老龍湫。是日申刻大雨。

十一日。晴。三十里至雙廟。食。居民三五家。店壁有通州糧船門題一絕句云。誰將尺幅寫通州。城郭樓船眼底收。此日關心催運急。風沙千里尙巴溝。三十里至宋家莊。村廟有演劇者。三十里至建昌縣。宿於書院。規模甚宏敞。縣舊名塔子溝。縣後雙峯峭拱。中嶺凹伏。烟雲繚繞。彷彿蓬島。街市整齊。頗稱華富。

十二日。大風。復向北行。四十五里至王爵子店。食。四十五里至公營子。南有小山。形如覆釜。上有小塔。土人稱爲小塔子山。二十五里過會濟山。上有小白塔。是日始見喇嘛寺。五里至土里根。宿。出白菜。不讓安肅。此處麥皆無多種者。而獨白菜初秀。地寒故也。

十三日。早行。十五里渡大凌河。河發源於塔子溝。諸溪至此始大。由義州入於海。十五里至木頭城。食。商民繁庶。一大鎭也。西有金寶山。上有泰安娘娘廟。山東流寓人所建也。東山有塔甚高。三十里中房。三十里長閣兒。懸崖盤路。下俯大凌河。上臨絕壁。壁間有碑。皆蒙古字。三十里至暄堂。三十里至朝陽縣。宿。縣

舊名三座塔。以塔有三故名。今只存二座。其一於乾隆七年傾圮。市人建關帝廟補之。基阜尚存。縣南有鳳凰山。嶔崎秀削。山下有朝陽洞。縣得名以此。洞中有石臥佛羅漢。峯頂有二塔。塔下有延壽寺。寺前卽大凌河。爲一邑風水之冠。是日通判管縣事成公安來會。得詩二首。渡大凌河云。攬轡大凌河。風聲滿樹柯。天連沙磧遠。水入亂山多。苦霧蒼蒼合。流雲浛浛過。不知邊士客。鄉思竟如何。又木頭城云。萬鴉盤陣處。遙指木頭城。人雜牛羊氣。山多虎豹聲。家家番字幟。戶戶梵文旌。莫謂邊風惡。香醪異樣清。是日理藩院差官員外郎七十五來會。又佑順寺管事大喇嘛四楞腳來獻奶茶。並遜哈達。華言手巾也。以此見長官爲最敬云。是日宿關帝廟。卽古靈感寺。

十四日。雨。仍駐朝陽。按口外州縣金石文。唐宋以前。多不可考。惟關帝廟內有新出土碑一座。高五尺。係元遼時所建。碑石間多剝落。而文字端楷可誦。今將全碑備錄於此。前一行書大遼興中府靈感寺釋迦佛舍利塔碑銘并序。新授尙書都官員外郎遼西路錢帛判官張（失其名） 夫塔古無有也。本出於浮圖氏。自佛教東被。始有之。是謂佛廟。蓋聞不遷者性也。性動者情也。性情而能有者生也。生不可常。必至於滅。滅不可已。復轉於生。於此流轉中。能解生死之尊。而得不生不滅者。惟釋迦而已。故超然特立於羣聖之上。可謂天人師者也。然大𥫗既至。終顯有爲。金身示滅。當此之際。六種震動。如須彌傾摧。使諸天無所依也。嗚呼。去聖雖遠。靈蹟不泯。故所有舍利。爲八國以寶塔分葬之。其數凡八萬四千。爾後歷載彌久。隳廢者甚衆。人心（闕一字）恐（闕一字）齊。益復興起之。或發諸寶函。或緘以玉粒。或葺其舊制。或擬以新作。故塔廟之多。

跡於是也。雖殫其筋力。皆不爲勞。然竭力貨財。亦不爲費。至若累寶爲絡。珠網接甍潢而起。皆不爲高。併闔閭夷井。寵有鄂郭之半。亦不爲廣。其人心勤厚有如此者。皇朝定天下以文。守天下以武。太平既久。而人心日善。故此教所以盛（闕一字）。凡民聞建立佛者。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闕一字）城人梁氏之所建也。氏兄弟二人。長曰守廉。次曰道隆。素（闕一字）願力。自童子時。已有聚沙彌儀。後果志於出家。既受具大通。宗乘先覺。於龍岫之一蘭若。後爲城中人請居此寺。一日於缽中忽出異光。不散者久之。既而乃得舍利二粒。玉彩晶熒。不可正視。人爭傳載之。由此乃舍衣盂。特興塔像。復求化官長并貴戚暨蕃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車服。或諸珍玩。計獲數百萬錢。共爲成辦之。於是火其塼。廣若山積。募其工。龕如蜂合。負土於墖者。若蟻之累垤。設泥於簷者。如燕之巢房。凡一十三級。通百有餘尺。珠函之靈瑞以在乎其中。觀夫有金搏以銳其上。有廣陛以豐其下。豈徒然哉。我所貴顯出三界而爲解脫之場也。有千歲燈以燃於內。有百練鏡以懸於外。亦豈徒然哉。我所貴遍照十方而破其黑暗之獄也。且風鳴寶鐸。盡宣妙法。時（闕一字）聽。禁墖亦成無上道。故一塵所霑。一影所覆。其利樂僧不虛矣。嗟彼土木有窮而崔嵬者。勿謂小。我小有可觀。彼金碧有燦爛而隆崇者。勿謂我儉。我儉能中禮。愆勿克偷逃。徒止於此焉。復嘗有光數見。或有五色氣以覆之。因上聞之。以精誠有感。故靈應必通。乃敕其寺曰靈感。至大安中。有先師之弟子通教師賜紫沙門恩旌。頂怪以潤色之一先師者。蓋愚之祖。世故河南太君之伯父也。塔初成。曰。我先人嘗欲觀志之不意早沒。故弗克遂言。今通教師素與我先人有甥舅之愛。每一見必以此事爲託。師既誘

我以先人之志。能弗繼之。我復成師念先師之德。可弗述之。此者。蓋早爲其肯構也。故不敢讓。乃強爲記云。其頌曰。既生必滅。惟性不遷。不生不滅。惟佛能然。金身雖往。靈跡可傳。舍利所至。塔廟興焉。在昔所建。八萬四千。益遠益敬。至於無邊。凡厥願力。非小因緣。有僧梁氏。獲此舍利。千佛共輿。一日自至。鉢中有光。玉粒者二。苟非精誠。格茲靈瑞。乃舍衣盂。願作佛事。以情淨心。置琉璃器。藏此塔中。以福萬事。後有門人。以增以新。長令淨白。不生埃塵。敍我以舊。託我以文。乃強爲述。昔吾先君。後一行書云。天慶六年歲次丙申八月壬戌朔甲午十三日丙（闕一字）建。先君朝散大夫守少府少監、甜水縣院都監、前知東京警巡使、兼遼陽府少尹、特進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建塔先師講經律論沙門守奇。同建墖弟講經律論通法大德賜紫沙門道鄰。東平呂又碑陰文云。大元國懿州路興中州大通法寺常住上下院地產碑記云。鄉山晚進東巖樵隱安恩道撰并書。佛氏之道。肇興西竺。繼入中華。綿亙往古。其所由來者漸矣。時或乘滅復興。稍微盒熾。稍諳前史而有定論也。余少時常陪緇宿。避爲方外遊。日相親好。一接清談。胸臆灑然。終日忘倦。尋閱經文。粗知其略。大抵如來示教。一方便爲門。利生爲本。使學者獨善背惡。去彼取此而已。故其化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夫如是。歷生滋久。其法彌彰。俾世之俗。成願歸依。奉香火而結靜緣。崇祠宇而徼福利者多矣。夠夫黃髮捨身。服膺是教者。尤難槩舉。推原其理。良有以焉。眷此名藍。第爲壯觀。襟龍岫而帶猿河。接松嶺而雄柳鄴。詢及創始。罔克周知。傳聞祖師琛公和尙。棲息於茲有年矣。元風以之而振。佛日以之而明。自時厥後。生徒接（闕一字）。代不乏人。嗣法僧、曰深曰孝。琛公之崇

仍也。前後歷典寺事。殿宇堂廡。摧圮者力爲修葺。一旦添興孝稱相謂曰。僧務（闕二字）井（闕一字）條爲本。派上下院常住地土多寡肥瘠。隨宜播種。歲計所入。粗供齋粥。尙慮陵谷遷變。迷越畛畔。殆非貽厥後（闕二字）良謀也。曷若刻諸石。昭示空門。永爲張本。固不懿歟。二僧謁余以記文見屬。添俗姓胡氏。水郡人也。爲余有里閈之舊。義不能辭。謹據其實。姑述始末云。本寺。[illegible] 西南常住莊田。[illegible] 和龍山華嚴寺。[illegible] 松巖寺。[illegible] 祖塋北墳山。[illegible] 靈感寺。[illegible] 莊子三處石匣。[illegible] 黃山子坡下地。[illegible] 水峪店地。[illegible] 北靈山寺。[illegible] 北南峪莊子地。[illegible] 西靈山。[illegible] 寺。[illegible] 玉泉寺。[illegible] 歸山院。[illegible] 增福寺。[illegible] 寺。[illegible] 深非寺。[illegible] 崇國寺。[illegible] 西山寺。[illegible] 黃（闕一字）寺。[illegible] 靈峯寺。[illegible] 崇巖寺。[illegible] 石門山寺。[illegible] 龍泉寺。[illegible] 洪福寺。[illegible] 清修院。[illegible] 迎國寺。[illegible] □□寺。[illegible] 三教院。[illegible] 華梨院。[illegible] 觀音堂。[illegible] 龍院。[illegible] 合家講院。[illegible] 以上皆碑兩面全文也。所載寺名。

今皆基址不可考。而尙可想像。存此以備典故。是日。僧照鉢求詩。爲題顧堂山水畫二首云。一幅青山綠水隔。居然筆意近黃蘇。不知絕頂松根寺。可有番僧得到無。細雨勾留駐此間。顧室心與白雲閑。興中州外朝陽洞。試問何如燕裏山。

十五日。大雨。仍駐朝陽。題朝陽洞詩一首云。怪石嶙峋下。朝陽洞共傳。門前常見日。樹密不遮天。臥佛翳居古。飛仙羽易遷。年深人罕到。時有磬聲圓。

十六日。晴。自朝陽縣向西行。三十里大廟子。食。四十里過青溝梁。山溪迂回。登頓頗高。溝邊有花數株。葉似水楊柳而稍團。花單瓣白色。土人呼爲山丁香。二十里憩牛膝河屯。五十里至林家地。宿。有楊姓二舉人來謁。頗嫻禮文。以上又爲建昌縣所轄。蓋各州縣所管蒙古四十九旗。以旗分不以地分。故往往犬牙相錯如此。

十七日。八里過熱水塘。相傳水可療疾。蒙古人常相率於此沐浴。是日始見蒙古包。以熟牛皮爲之。象置之圓。用氈蒙頂。上有穴以通烟爨。前開小門出入。行則用大車以牛馬馱之。並載帳房。各帶幡旗。以載家小。是曰野宿。候沐者十餘家。十二里至孟哥店。食。自店轉向西行。六十里至五十家子。午食。所見蒙古。多騎駱駝。五十里至漢溝。宿。

十八日。五十里過老河。源出諸山泉水。東流入海。橋壞無船。人與馬亂流而渡。十里至建昌營。食。四十里過沙爾瑚河。譯漢音。言河之源也。發源自圍場內大山。曲折而下。由遼陽入海。奔湍甚急。以車輪橫鎖爲橋。上加黍稭。實土如浮橋然。河邊卽步步屯。五十里至赤峯縣。舊名烏蘭哈達。譯漢音。言山勢之紅也。其峯在縣西南。紫翠峭側。如冠如雲。返照璧間。稜角愈見。是日通判管知縣事那公穆塔來會。公廨潔麗。修整。廛市寬廣。人民繁庶。

十九日。微雨。自赤峯向西行。山愈遠。地愈平。沃野數百里。晡。雨大作。六十里至大碾子。食。沿石碑溝河行。河發源於毛金壩。東流歸老河入海。二十里至木匠營。稍憩。行榆林中。雨益大。始聞雷。二十里至公爺府。宿。以地有蒙古公府故名。抵旅舍已漏下一刻矣。

二十日。晴。由石碑溝泝河而行。平川青草。兩岸榆林。羊牛遍野。過蒙古喀喇親王府。樓閣崔巍。瀏瀾府居。與內地無異。環以蒙古民百餘家。其中紅牆紺宇。喇嘛寺也。五十里至瓦房。食。雨復作。寒甚。聞王子方亦圍逐虎。得詩一首云。塞上清和候。寒多十月同。空山一夜雨。老屋四邊風。面襯貂裘黑。燈添獵炭紅。更聞人較獵。逐虎出林中。自此三十里之兩家兒。四十五里至馬廠。有茅屋一間。旁築室三楹。爲蒙古王出獵棲息之所。亦不堪託足。少憩。大雪寒風射人。得詩一首云。大雪從風下。邊荒四月天。花開無葉樹。徑穆未鋪氈。毳帳人何往。羸驂馬可憐。沉霾何處豁。見晛出雲烟。四十五里至毛金壩。宿。是日所過。溪流淸淺。四山多樹。異花徧地。啼鳥時聞。但爲喀喇親王圍場。禁人樵採。亦無內地佃民耕墾。是以一百二十里並無居人。而沿溪柳尙未葉。桃初含蕊。風氣亦異。薄暮始抵毛金壩山嶺。借宿山神廟。樹柵爲籬。狐嗥狨嘯。一燈睒睒。寒星在戶。是日始覺有行役之苦。

二十一日。大霧。登毛金大梁。在天之半。懸巖大壑。層翠重巒。大風吹衣。白雲繞足。坂作之字。徑出而得羊腸熊耳。不足爲險矣。其道平治。因月前阿米都布魯孚初過。華言活佛也。有花滿山。如錦如火。花四瓣。借紫色。木本。高二三尺。無葉。幹似梔子。不香。而土人呼爲大紫香。又有小白花。木本。葉似榆。高亦二三尺。一莖十二朵或十三朵。每朵五出。黃蕊似稻花。俗呼爲馬蓮腿。然皆不知究何名也。乃知奇花異木不刻擺含草木狀者多矣。下嶺向南行。有溪出嶺下。奔輪激石。活活有聲。亦向南流。而沿溝榆柳。又皆葦葉相隔一嶺。而天時不同如此。此後始有居民村落。午後。雲變爲雨。時止時作。六十里至七家兒。食。三十里至黃舖營。過楊樹溝。三十里至章家營。宿。是日得詩一首。毛金大嶺云。曲折峯頭下。濃雲鬱不開。卻從平地看。始覺自天來。花滿千山雪。泉奔萬壑雷。非言同叱馭。馬首正東回。

二十二日。晴。四十里至十八拉。十里庭喀牛驛。過行宮。卽皇上出哨駐蹕之所。十里至黃姑屯。食。有巡司得署報。闔省試題名錄。知舍弟驥元下第。會元爲饒槃。吾鄉中式者四人。三人係解元。亦奇事也。十里過驛馬兒河。發源於哨下。由遼東入海。三十里至兩間房。四十里至灤河沿。午食。此水下流。卽灤平縣也。四十里至豐寧縣。舊名土城子。又名四旗廳。通判管縣事託公諱倫來會。是日共行一百八十里。

二十三日。自豐寧縣署食罷。順舍利塔河南行。河在兩山之間。曲折作之字。故凡過二十餘渡。午。當前大作。兼雹。須臾復晴。五十里至波羅腦普惠寺。食。寺卽葺新。金碧輝煥。爲口外招提之第一。飯罷。過波羅腦梁。從山半曲折而上。頗爲險峻。二十里至興州。古宜興縣。城址尙存。土人云。有帖木兒相紀功碑在城北。字多不可識。又有天啓年碑。晚未得訪。三十里至鞍匠屯。宿。有巡司。是日得詩一首。波羅腦普惠寺云。沙際波羅腦。禪房一徑分。僧眠半榻月。馬渡一溪雲。紅藥何人賦。淸談未有羣。南山誰得雨。已覺殷車聞。

二十四日。二十里至十八盤。迴路逶迤。如蛇之蟠於山麓。三十里至三岔口。食。二十里至巴克什營。台數河大道。十里至古北口。接承德府當太守信。並寄熱河土產。花楡根小几桌各四。茶盤各八。盒各二。進口拜提督當公青。十里至南天門大悲菴。有聖祖仁皇帝御題洛迦仙境四字。寺壁石刻詩數首。有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扈從經南天門大悲菴恭睹御詩敬賦。翰林院編修勵廷儀詩云。闕樹絳旦塞垣邊。紺宇穠煌插碧天。佛榜輝開珠貝燦。奎章高并日星懸。千春阿護煩神力。五夜光明照法筵。當代以來今點筆。山靈呈瑞自年年。翰林院編修汪灝詩云。層門巖壑翳南天。梵宇巍巍御墨鮮。貝葉遙臨秦塞側。普陀飛落漢關前。河流夜急聞吟字。樹影朝翻舞鳳烟。歲歲鑾輿巡幸過。鐘聲嘹喨祝堯年。翰林院編修蔣廷錫詩云。雲護殿宇挾飛仙。海上普陀在眼前。境似落迴塵路宇綱一。相同水月法輪圓。風高鐘磬經聲遠。露溼蛟龍御墨鮮。當有靑祥雲護繞。長明燈火盛千年。三十里。大雨復晴。過潮河至石匣。宿。口內柳絮飛花。麥穗垂矣。

二十五日。自石匣至密雲六十里。食。七十里至順義縣。午食。五十里回通永道署。

西陲聞見錄

黎士宏著

西陲聞見錄

清　長汀黎士宏媿曾著

歐陽公五代史四夷傳，杖自甘州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始可行。今甘州郭外即黑河，自甘州九驛而達酒泉，如甘之高臺、肅之鎮夷，種宜稻，宜粱，宜麻，宜菽。春夏之交，綠樹清泉，溝洫衢路，稻鍼鳧雁，阡陌成行，遊者不知其爲塞上。所謂載水騎駝非絕無之，蓋在趙宋時，自枹罕以西地爲元夏，其執筆者既未親至其地，而傳述者又詳不詳焉。以歐公一代史才，而見聞有盡不盡，今車書萬里，而予得親至其地，且見古人之所不見焉，所謂士生三代後，未始非幸也。

甘州誌載萬曆三年修城，至南面，劇削垣牆，有小木棺五百餘具，形骸各長二尺餘，男女衣冠貴賤老少一一可數。極爲駭異，或謂爲外國焦僥之類，不應有五百棺之多。博識者又測爲前代厭鎮之術，然或削木斲石爲之，何乃骸骨儼然。天下事理外意外，不知可者奚不知其幾。

唐書，甯寇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杜工部詩，其題曰留花門，是時回紇留兵花門，故杜詩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意義甚明，而甘州誌中竟云古蹟有留花門，則不考之謬。

甘州人謂笮曰生活，謂陝以東人曰豹子，姊妹之夫曰挑擔，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

慧之子曰爪子。殊不解所謂。後讀唐書，賀知章有子，請名於上，上曰：可名爲孚。知章久乃悟，上謔之曰，以不慧，故被孚字爲爪子也。則是爪子之呼，自唐以前已有之。

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徧地皆產，不獨甘州有也。惟涼州鎮番衛臨江石所產獨佳。臨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夷作牧地，土人取之者，率邀結數十人，晝伏夜行，採之不數粥，即返，少留則恐番蹤路也。道遠而得之艱，故絕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珠，即富非貴人，歲所得亦僅升合而止。余曾目見之，真奇種也。近甘州王生廸簡家畜一株，曾摘生者百粒見貽，大如指頂，甘香之味，沁入心脾，七載猶夢得其異味。蘇子瞻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民。此固不足自恕耶。枸杞根，金光明經曰苦彌，附記此。

前明典制，甘肅一鎮，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零，又巡撫都御史楊公博區畫邊事疏內開，甘州一鎮，歲合用糧一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零，料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五石零，草二百八萬三千八百零。今自裁兵之議下，一歲所支糧料，曾不滿十萬，一線單微之將，番夷雜種，在在宜防，變起危則，恐不當以減兵爲勝算也。

甘州木屬多柳，草之屬多馬蘭，果之屬多杏，多白梨，多楸子。白梨頗類梨而小，味亦濃，楸子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爲巢罷，糜泥澄濾，薄如油紙，南人不多識也。惟其楸乃堪作器，非此種，洮岷諸州始有之。

張臘邋，即明初所稱三丰道人，永樂休佳甘州張指揮閣最久，乃適西域，所住小庵在城西關，耆老云，庵中固有草鞋坐具，因亂後庵焚，并失。今其像乃新塑者，然道貌清臞，猶足令人思。西域入貢者來云，三丰現在爲某台吉所供養。仙跡奇蹤，固非常情所測耳。

甘無魚，鯽數寸者，間有之，溪澗中無鱗者，不可食。嗅之作泥氣，且染下。鄉紳中民有老死未經見魚者。傳一捍婦數笞其夫，他日夫偶持一魚至門，婦望見，惶恐叩頭，夫因紿之，若不更所爲，且爲屬收若魂魄。婦

自誓改過，遂爲善良。癸丑夏，予從役鄰璜作見碧入都門，見市鬻郭索滿筐，鄰役惶怖眦睨，不敢正視，攙至沔涼，與客話其事，有壺士李印在座曰：是水裏大蜘蛛也，那得不怕。一座閧堂絕倒。

甘州極邊，經歲無雷，無日無風。郭定襄所謂山遠四時皆見雪，地高經歲不聞雷也。其風大者爲黃風，更大者爲黑風。黑風一起，則咫尺不辨人，空中火光如電，頗以爲異。後見施顯欽天文記云：風爲陽氣，本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然後知不讀書窮理，不無多見少怪耳。

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德從秦主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段氏逃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後東奔，襲備德位，呼延平保孤一節，何異程嬰公孫杵臼，超分問位，事不甚傳，而甘州地僻誌殘，又不見於記乘，故特表而出之。

甘州城西南隅.有忠武王廟.俗呼爲土主廟.其封號不知所始.舊碑傳爲西夏神.其神羊首人面.郡人事之甚謹.前明定襄伯郭登鎮甘肅.辨以爲丁甲之神.謂丁未神號縣比仁至眞君.故戴羊頭冠.偶讀西山海經云.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則土人呼土主.甚爲有據.惜定襄見不及此.

甘山署左爲度春堂.因多隙地.宜菜.引水通池.時其灌溉.有葱有韭.有芹有芥.有胡荽.有苜蓿.有蘿蔔.有枸杞.有瓠.有茄.有赤根.有紅白芍藥.有莧.有扁豆.有萱.有葵.葵、土人不解食.閏五月初七夜.與兩兒及吳人朱文玉食會堂中.命奴子引燭.摘而煮之.流匙甘滑.匕箸爲空.因憶子瞻在黃州.與子過種菜半畝.終年飽食.爲作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當斯絕塞天邊.干戈密如麻竹.猶得父子友生.燒羊沛燭.說閒話.飽啜菜粥.侈矣哉.天之相吾子也.因雜記之.他日亂定歸里.聚首邱閭.閒數往事.取其日月而覆按之.亦可引首而一想也.

言邊產.曰野馬、黃羊.黃羊毛不堪織.肉味比家羊稍淡.又有石羊一種.矯捷騰躍.非羅者所能取.多以火鎗獲之.其皮細膩如絹.染色久不毁.爲衣襪材.輕且輭.非江以南麂鹿可比.若葉文莊所云.甘肅一帶有變羊.取其腹脂.而羊復生.則目所未見.即問之土人無有也.比見甯波顏六息云.涼州爲人牧羊者.擇羊肥腯者.私剌其腹.流脂可半合.取爲膏燭之用.羊雖瘦損而無害.則是隨羊皆可取.又不獨變羊矣.

哈密在前朝爲衛.雖爲要荒.朝貢皆隸兵部.近今則羈縻而已.其入貢有期.貢之物爲玉爲馬.非獨充廷實.其意多在擕彼國之物.貨中土茶布以歸.利不貲也.康熙十二年.貢使過甘來謁.余察其一二人色似通漢語者.再三詰之.則云原係漢回.因亂後還本國.且有妻在肅.數年來一覲之.貢玉有重至六十斤者.肅川河亦產玉.人多取之爲器具.形質較玉少麤.其温潤者.亦竟亂眞.尙書三危既宅.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疏.以爲琅玕.石似玉者.恐即此也.

古燉煌.即今瓜州沙州城.去肅州九百里.玉門關在肅州西九百里.當時皆有亭障都護.是在漢時張掖酒泉皆在內地.若老杜秦州雜詩云.遥遥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又云.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觀其感嘅若此.是其胸中不但視陽關玉門爲徼外.即視甘肅已如絕域矣.

晉末.五涼呂光據姑臧.即今涼州.乞伏據金城.即今蘭州.禿髮據張掖.即今甘州.方圓不過二千里.地當時各自立國.俱有百職官司.且史家稱其宮室殿亭女謁賞賚華靡之費.且彼此交師用兵.或至十萬二十萬.又各歷月經年.其財力必不能取資中土.不識當時何所措辦.歲康熙乙卯.逆賊踞河東.河西大師進勦.兵不滿三萬.協濟之餉不至者.緜七月.而官師告匱.運輸難于鬼工.借貸幾如戶索.乃古今不同如此.

乙卯.平涼變起.逆據秦州.禁旅合圍者五閱月.城中糧盡.殺人而食.時吾友甯波顏六息從軍幕府.嘗來云.聞城中初食馬.馬盡食人.肉價八錢一盤.食人固不忍聞.而賣肉者以八錢定價.不知此錢得錢.更從何處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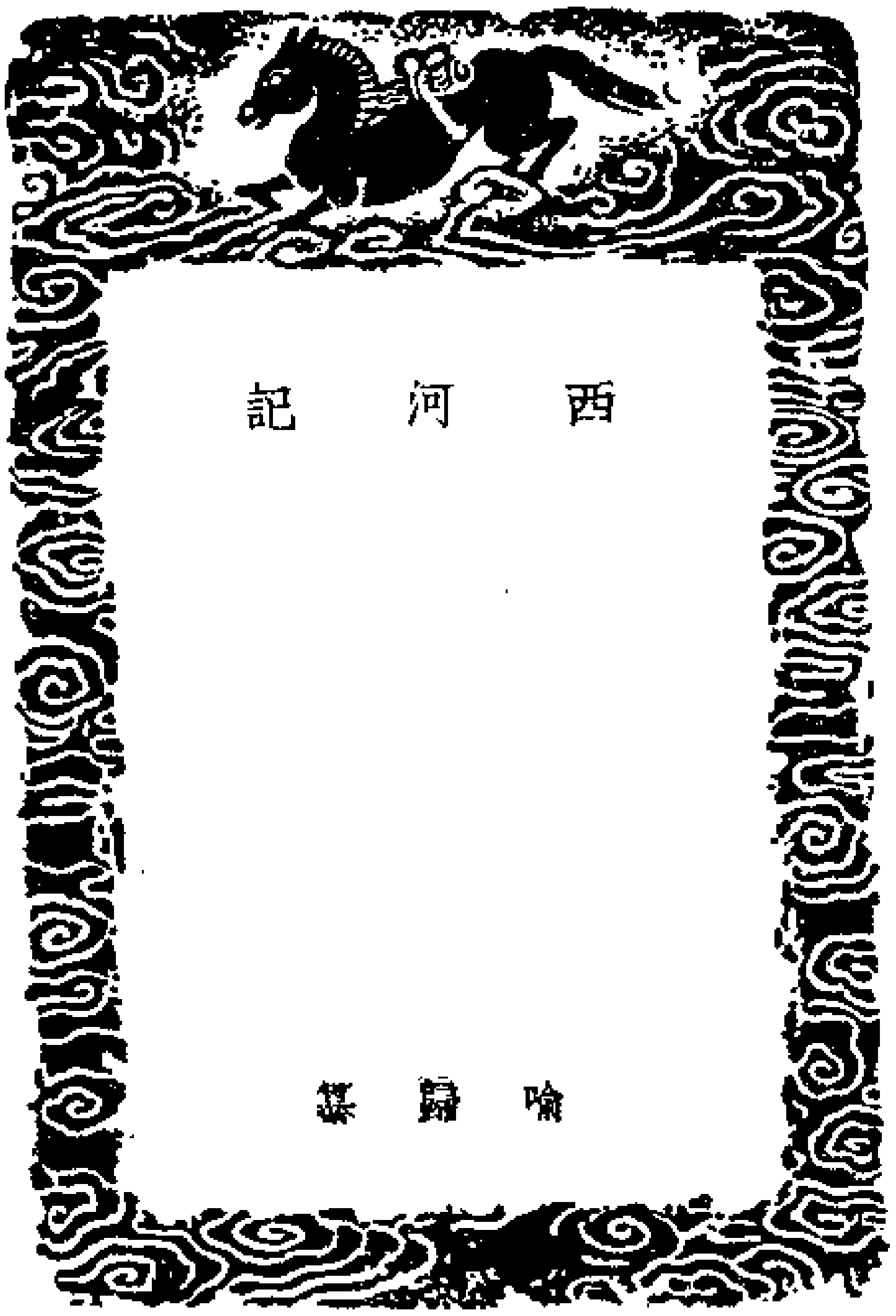
衣帛中見火.人多以爲祥.今靖逆侯張公曰.此不足異.貂鼠被服.寒夜偶拂拭之.則火星數百點隨手迸發.後余在甘州署.與西江周生長如各親見之數次.新羊皮及新絨衣皆有之.乃知又不獨貂皮爲然.

乙卯蘭州之變.其首逆爲馬洪、吳承印.先是平涼提督兵潰於甲寅冬十二月初四日.殺督帥經略莫公洛於甯羌州.隨返戈而西.據秦州.繼據平涼.遊騎已抵伏羌會甯間.南北路皆斷.河東西一日數驚.叛人意欲待蜀兵大至.恐河西兵猝起.乃貽撫軍及提鎮書.抄其待罪疏稿云.已約束兵馬.靜候處分.計實緩師也.又適奉詔旨許其湔宥.撫軍恐進師逼之.亂將愈速.乃止援師境外.然各路之兵.抵內者已五千餘矣.正月.遂陷鞏昌.二月之一日.守將曾文耀叛.又陷臨洮.撫軍遣左右營守備馬洪、吳承印.領兵駐防沙泥站.站去蘭一百二十里.文耀、撫標守備也.與洪、承印同國密.文耀叛而洪、承印遂亦陰與賊通.來稍稍聞.撫軍防之急.時將兵在外.又勢不得即撤.遣左營遊擊張大選.即其營撫慰.洪與承印各出不遜語.且刦大選歸賊.大選詭計得脫.然猶在沙泥站.未敢遽逼蘭州.馬洪者.回種.精悍善騎射.爲隸甘肅總鎮孫公思克標.與吳承印則靖逆侯張公勇家奴也.多計數.亦便弓馬.皆撫軍親所拔識.置標下.久歷積功至守備.歲時且受撫軍裘馬金錢之賜無算.因憤撫軍不見信.遂自疑貳.與賊附.緣二月之四日.各路兵在蘭州者.咸洶洶無鬬志.適聞城外砲聲.遂相率倡言賊兵已至.東關破矣.少閒又曰.賊已離城三里矣.撫軍華公善臬司伊公圖計曰.即在此.誰與守者.徒死耳.曷若西而請兵.遂渡河而西.時河凍久拆.春冰初解.男女奔潰號呼.而不得渡.且有溺者若干人.洪與承印於初六日始引兵赴郭外.猶未敢入城.繼見市里空虛.與承印頓足曰.上官西去.幣藏一空.即非我叛.而罪莫坐我等.我等死不能白矣.遂與一二叛將據爲城計.時河西提鎮三路之兵.俱集莊浪.會商并進.西甯鎮王公進寶先引數騎至安甯堡.堡去蘭州僅四十里.公欲乘賊謀未定.出奇計.潛兵渡上流.破賊.諸將卒以河流洶湧.公大將.勸公少留.公慷慨曰.使國有靈.我當得濟.如天意佑賊.我死亦分也.沸洄橫流.縛木作栰.跳身先上.諸將士不得已.隨尾從之.賊據馬十數.猝相遇.不意王公身來也.猶問西邊兵何時可至.公手起刀落.復長驅抵城下.賊始斂兵入城.三月三日.提督張公遂揮兵內薄以登.城上矢石如雨.不克.上.我兵隨移營龍尾山.可俯瞰城中.賊故示閒暇.日奏鼓吹.擁蓋巡城.傳呼之聲達城外.又令數婦人靚妝侍左右.彈琵琶送酒.時令一二無賴踞坐城口慢罵.憤怒我師.將軍與諸將計曰.急攻之.且傷士卒之半.莫若先剪其援兵之路.若不過自守遊魂耳.何能爲.乃合兵環圍之.而別出奇計.商王公潛兵取臨洮.適孫公亦自蘆塘渡河取靖遠.而洪與承印固守益堅.城中糧料具盡.取新木屑.其秕和兩庫官茶以飼馬.斗米至十餘金.盜斧城中公廨以爲薪爨.城中飢民有欲翻城應者.洪稽察嚴密.卒不得出.洪又有心腹數人.每夜泅黃河面渡.從間道走平涼請救.六七往返.平涼覆總之曰.且固守.援兵不日即發矣.平涼實自救不暇.無能遺一卒也.至閏五月二十七日.我師復秦州.提督張公逼鞏昌.賊亦聞風輸款.洪與承印力竭.乃以六月二十七日舉城降.七月初一日.馬洪自恐罪大.不能苟生.單騎出城.謀遁去.塵兵追八十里.至柳林溝及之.洪馬蹶.乃下馬持刀坐.詬追兵曰.來來.吾死命.若等何苦相迫.每前.輒傷一人.追兵皆遙立百步外叢射之.乃死.斬其首以報.

數其屍中七十六箭。初三日。承印見洪死。亦先殺其妻子。自刎死。計自二月之三日圍城起。至六月二十九日降。連閏計一百七十有六日。是役也。一偏裨小卒耳。倡亂據守。逡巡六月。非諸將帥之力。先剪其援師。計窮自縛。行間將士勞勩不必言。而河西千里供輸之苦。亦息肩何期哉。洪與承印負恩助叛。雖叛命或少可緩須臾死。而卒以疑畏自戮其身。逆亂小人。亦足以爲鑑矣。

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月支即今甘肅地。涼鎮志載。并無所謂戎王子者。而土人亦不曉其名。杜註云。戎王子即獨活。然獨活亦此地不產。或云本草日華子即獨活。一名戎王使者。然杜詩云。神農竟不知。而今謂本草云云。豈不當面蛇足。古人詩文有不必穿鑿求解者。類是。

蘭州渡河以西。人重氣尚武。起戎行、服金紫者。比屋皆是。故每科鄉試于甘肅時。設聿字號。甯夏設丁字號。榜各中式一人。陰寓右文意。士夫溫文靡靜。不喜聲華。至于挽強弓騎駿[音]馬。三尺童子生而習之。然實質朴有古風。官長稍能自愛。數十年後猶樂舉其姓字。凡官長車騎所過。百姓聞呵殿聲。即曲室委巷。必起立垂手。候過盡乃敢安坐。否則父老群相譏誚。此內地所絕無者。責成於公庭。一謂折角。率俯首受杖。退無後言。倘非心所服服。挺身直視。不難飲恚捐生。蓋易靜亦易動之國也。大率仕宦其地者。既不耐寒苦。僥倖遷延歲月。考滿得除善地去。而撫綏大吏。又以邊庭窵闊。襲承平久。不復多所規畫。數千里用武之鄉。處一線華夷之界。邊瘠民窮。百無可恃。雖聖人在上。荒服咸賓。當事者不可不爲先事之計也。



西河記序

校隋唐志．西河記二卷．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廣韻作二卷．喻作諭、晉樹．唐志、缺撰人名．蓋記張重華事也．十六國春秋晉遣侍御史喻歸．拜張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華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西河記作於此時也．今存者秖數則．余掇而錄之．以備佚簡．姑臧記二事．並附于末．

西河記

晉　侍御史豫章喻歸撰　　清　武威張澍輯錄

故臧．匈奴故蓋臧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初學記．）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駿免其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登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綠色．駿因作銅龍以厭之．後卒不勝此殿．（太平御覽．）

澍按．吳淑事類賦注．引末句云．駿尋卒．又一本引池下無水字．登下無日字．因作師．勝作升．

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加細布裳．著纈裙襖．以外國五色綵爲衿褶．（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澍按．一本引布裳下有且爲戎狄姓五字．

貸我東牆．償我白粱．（漢書注．史記索隱．齊民要術．）

趙倫妻死．遺孳竹擒顛階下．不數日化爲楊梅．華朶如撒．時人異之．（太平御覽引姑臧記．）

饑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太平御覽引姑臧記．）

涼州記

段龜龍撰

涼州記序

考隋志。僞涼右僕射張諮。撰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唐志作十卷。世說注。引張資涼州記。又僞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涼書十卷。亦記張軌事。史通外篇云。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軍將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又云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各著涼書。昞卽敦。唐諱昞改景。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闕漏。謙之乃修涼書十卷。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上獻涼書十卷。史通又云。宗欽涼記。記沮渠氏。隋志有拓跋涼錄十卷。無撰人名。唐志入編年類。史通外篇云。失名記禿髮氏。若段龜龍涼州記。乃記呂光事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或作西涼記。或作涼州記。隋志八卷。唐志云十卷。余輯得二十餘事。內有張諮涼記二則。耨達氏涼書三則。蒙遜涼書二則。亦附於末。

涼州記

北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　淸　武威張　澍編輯

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貢印。性沈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太平御覽

澍按光略陽氏人。呂婆樓之子。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遂以光爲名。貢字當作肉。肉字古作宍。因形近而譌。

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南城。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光伐龜茲。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城南五里爲營。肘肉印成文。此止云征南城。未分析。

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貢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太平御覽

呂光時。敦煌太守宋欽獻同心之梨。初學記

澍按十六國春秋後涼錄。宋欽姑臧人。藝文類聚引無宋欽二字。此係太安三年事。

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於陽川令藍敏宅。太平御覽

澍按藍一引作郭。誤。後涼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賦及詩者凡百餘人。

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元麟嘉。太平御覽

謝校。後涼錄。作金澤縣。藝文類聚引元作年。此時爲晉孝武大元十四年三月。光卽三河王位于南郊。置百官改元也。

呂光太安三年。白燕游酒泉郡。黑燕列從。（藝文類聚）

謝校。太平御覽引三年作年間。又校後涼錄。作太安二年秋七月。白燕翔于酒泉。衆燕成列而從之。此作三年誤。

呂光稱王。遣使市六璽於于闐。（太平御覽）

謝校。此麟嘉元年事。又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

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西寧太守。往年螽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發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滅。幸揚川、潢水北。大爲所到。蟲尋殄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藝文類聚）

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太平御覽）

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郭黁反叛。黁以箋書招誘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直、不慮黁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於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太平御覽）

謝校。後涼錄。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于休屠城。與黁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爲盟主。程肇諫云云。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郭黁略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黁遂盡殺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視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黁意氣閑然。（太平御覽）

謝校。郭黁西平人。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性褊隘。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爲太史令。爲興殺。

呂光時。州人陳沖得玉璽。搏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謝校。後涼錄。陳沖作陳平仲。博作廣。光澤無文作直看無文字。又校此太安三年事。

呂光時。有任射者得罪。（謝校後涼錄無此二字。）自言爲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爾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任射運巧致思。土木俱正。（太平御覽）

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纘立。戲弄羅什。或共棋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後纘弟字曰胡奴。果斫纘頭。（太平御覽）

謝校。纘後涼錄作纂。爲呂超所殺。超光弟寶子。小字胡奴。一引作秦記。

呂纂咸寧二年。夜見龍出東廂井中。行大殿前。蟠臥。旦見其鱗甲足跡。尚有溼處。（太平御覽）

謝校。呂纂一引作慕容氏。誤。又校後涼錄。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改爲龍興門。

呂纂咸寧二年。胡安據等發張駿墓。得真珠簏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瑪瑙鍾、黃金勒。（太平御覽）

謝校。後涼錄。胡安據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誅璩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緒修其墓。太平御覽又引云。盜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瑪瑙。又引云。有人發張駿墓。得真珠簏箔雲母屏風。又引云。胡安璩等發張駿墓。得瑪瑙鍾、白玉樽、受三升、琉璃榼。

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恒。纂曰。不有直亮。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太平御覽）

謝校。後涼錄。咸寧三年春二月。纂嗜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穎諫云云。

呂纂常與左右因醉馳騁遊獵。或馬奔於坑塹之間。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橜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宜慎哀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

謝校。初學記引云。纂漸馳遊獵。或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慎袁盎攬轡之言。所引不全。據十六國春秋補之。宜慎、後涼錄作遠思。

隱王張美人生。色壯麗。出家爲道。呂隆逼之。乃自投張掖門樓。變股頓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太平御覽）

謝校。張氏敦煌人。隱王呂紹之美人。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爲沙門。

呂纂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謝校。呂纂一引作呂光。

永嘉五年。枹罕令嚴兗妾產一龍一鵝。鵝尋飛去。龍十五日風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北堂書鈔）

謝校。太平御覽引作前涼錄。

李翕三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翕爲之序。（太平御覽）

先酒泉南有銅駝山。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太平御覽）

謝校。一引作北涼錄。

焉支山在郡西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一名刪丹山。（太平御覽）

謝校。郡指酒泉。西陽雜俎。言祁連有四味木。末句卽五木否。又一引無末五字。

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太平御覽）

謝校。西域記云。西海南有青鹽池。鹽方半寸。食味甚美。真臘記云。山間有石。味勝于鹽。可琢爲器。梁杰公傳言交河之間。掘磧下數尺。有紫鹽。如紅如紫。色鮮而甘。其下丈許。有墨珀。北戶錄。張掖池中生桃華鹽。色如桃華。隨月盈縮。今寧夏涼州地。鹽井所出青鹽。四方皎潔如石。山丹衞卽張掖地。有池產正鹽。色紅。此二鹽卽戎鹽之青赤二色者。

祁連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酪特好、酪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渴者、輒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見、太平御覽

澍按、唐書、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修仁獻百年酥、云、飲之可延壽、

昌松縣有鸞鳥城、魏改爲神鳥縣、張軌時、有五色鳥集於其處、築城、藝文類聚

張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値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尙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澍按、晉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甚附侍中、又按世說新語、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澍按、此二則係張諮涼州記、世說注引之、附于此、又按晉書、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于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赫連勃勃北游契吳而嘆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淸海、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壯麗者也、太平御覽

可藍山一名都盧山、皆涇水源、與笄頭山連亙、赫連定勝光二年、敗於涼州、登可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乎、太平御覽

澍按、可藍山在平涼縣、接百泉界、

赫連定據平涼、登此山、有羣狐繞之而鳴、射之、竟不得一、定乃嘆曰、咄咄、此亦怪事也、太平御覽

澍按、以上三則、係赫連氏涼書、附錄之、

沙州記序

按魏書、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宋新亭侯段國所撰沙州記。即唐志之吐谷渾記也。原二卷今亡佚甚多。特就所見鈔之。又錄太平寰宇記吐谷渾始末。以補其闕。

沙州記

宋　新亭侯段　國纂　　淸　武威張　澍輯

澆河西南百一十七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焉。太平御覽水部注。

澍按。澆河城一名故廓城。相傳趙充國所築。晉永嘉時。拜吐谷渾主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城公。即理此地也。水經注。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又云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犄角。

彊城東北三百里。有屏城。城臨洮水。建初三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水經注。

西宏城東有西彊城。因山爲名。可容八百餘人。太平寰宇記。

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水經注。

澍按。後漢書馬防傳注。東洮即索西縣故城。在今岷州政和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水城。又按後漢書注引。百上有一字。

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彊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初學記。御覽。）（太平。水經注。）

謝校。太平御覽。卽作爲。則作卽。又校酈注長說。墊江卽山海經之白水。山海經。白水出蜀。郭景純注。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彊臺卽西傾之異名。

洮水出彊臺山東。彊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太平御覽。）

枹罕城西有麻壘。壘中可容萬衆。（水經注。）

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階。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相鎮壓。兩邊俱平。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水經注。初學記。）

謝校。酈善長曰。橋在湟水川東也。

仇池山號百頃。上有百頃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回。（初學記。）

謝校。回宜作向。

六月二十六日發龍涸。晝夜肅肅常寒。不復得脫襦袴。將從七十二人。面黧黑。口唇青皴。（太平御覽。）

自龍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肅肅常有風寒。七月雨便是雪。遙望四山皓然皆白。（太平御覽。）

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八人關險。雖萬夫亦不能前。（藝文類聚。）

塞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䶉。無尾。（太平寰宇記。）

鳥鼠同穴山。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黃而無尾。凡同穴地皆沃肥。壤甚輭弱。如人耕。多生黃紫花、紫草。（太平御覽。）

謝校。洮納宋鄧。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花紫草。便有雀鼠同穴也。寰宇記引。色小白作而小白。盡作盡。

羊膊山多巖石。少樹木。甚似岩國南鄰山。傍山北行三十里。遠眺。顧瞻百里。但見峻嶺巉巖。無尺木寸草。（太平御覽。）

謝校。寸草、寰宇記引作把草。羊膊山、寰宇記作羊脾山。

羊膊嶺東北二百里。有大山。遙望甚似東嶽。俗山極高大險峻。頗有靈驗。羌胡父老傳云。是西王母樗蒲山。（太平御覽。）

謝校山有鹽池。在敦煌縣西南。

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渡三十里海。卽此女國也。（太平寰宇記。）

謝校國在蔥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主。王姓蘇毗。字末羯。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以丈夫。惟以征伐爲務也。

大白蘭千二百里。有可蘭國。風俗卑陋。從開闢來。口不知肉味。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西戎中不減者。土無所出。直大養畜而已。戶落萬餘。其人頑弱。見異人舉國便走。（太平御覽。）

白蘭國人。年五十以上、齒皆落。將因地寒多瘴氣也。（太平御覽。）

謝校。白蘭國西羌別種。後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叱利模徒。東界郡鄯。風俗物產。與宕昌同。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自大嶺嶺北乙沸界。屈海。海西南三百里。有鹽從橫半寸。形似石。味甜美。無黍河東也。（北堂書鈔。）

乞弗虜之地。不種五穀。惟食蘇子。（本草注。）

謝校。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回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惟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

寒北有數山。皆培塿小山。（北堂書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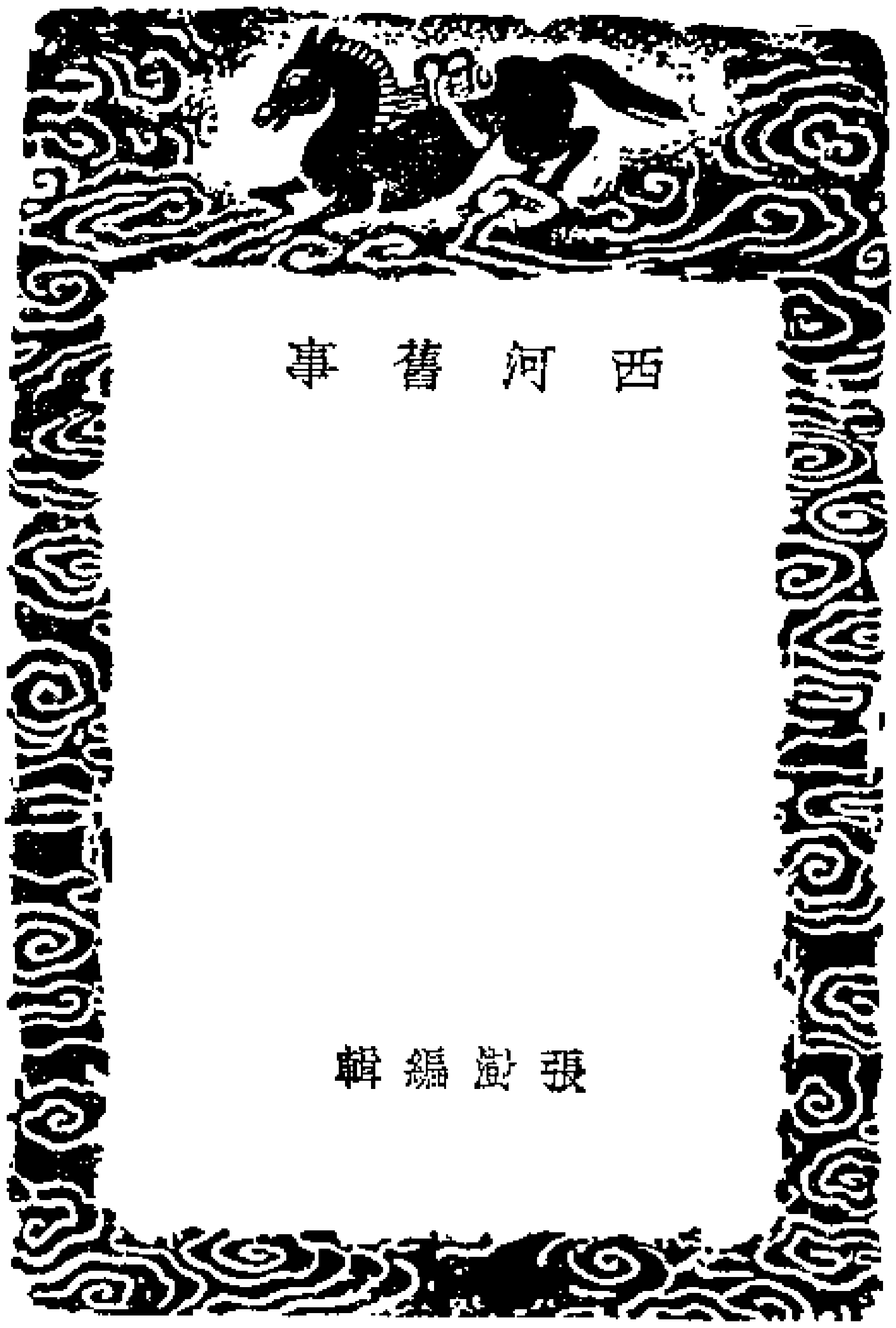
附錄

寰宇記云。吐谷渾卽遼東鮮卑也。西晉時。有帥徒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鬭相傷。廆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鬭。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鬭。鬭起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之北。）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其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其松山在今合州郡地。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州郡之地。）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自吐谷渾至孫葉延。曾孫視羆。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兼幷羌氏。號爲強國。遣使詣宋朝貢。阿豺死。弟慕璝立。遣兵擊乞伏茂蔓。茂蔓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爲後魏主所敗。擁戶口十萬餘。西次罕幵。慕璝大敗之。後弟慕延立。太武帝遣兵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元孫夸呂立。爲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湟水。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其主椎髻。以皁爲衣。其妻衣織成帬。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華。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䍦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

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為扶州。（今同昌郡）二年。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隨開皇中。夸呂復寇涼州。（今武威郡）遣上柱國元諧擊之。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遂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親王雄出澆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餘萬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隨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今在西平郡之西。臨洮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郡也。）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党項。隨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趉（巨凤反）胡呂烏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稱疲弱。而吐蕃彊盛。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中間叛去。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部落或擬移就秦隴。或欲移近豐靈。（秦今天水郡。隴今汧陽郡。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宜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或免背叛之虞。臣以為此是偏見之一端。未為長久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如在豐靈。復與默啜密邇。必以盛其羈復。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就還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及其逃叛之日。殺掠馬郡。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索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失小許吐谷渾耳。豈以何貴之為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去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為制。勿輕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繫戀之心亦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降者。（今酒泉郡）則宜於甘肅州左側安置之。當瓜（今晉昌郡）沙降者。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谷渾所降之處。皆是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羈戎狄之權矣。何必要擺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為害忠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谷渾所使。若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臣愚輒以為勝策。如允臣見。在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强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易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撫。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以為羈縻戎狄之良策。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小許吐谷渾。終無以傷中國。今此蕃心悠揚而無定主。未知所安。必在早安定置之計。無令猜擾。速生邊患。至垂拱四年。諾曷鉢卒。其子宣超嗣立。聖曆三年。授宣超左豹韜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

汗。宣超卒。子曦皓立。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安樂州。其部衆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為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寰宇記又云。其地四時恆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天晴則氣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圍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吐谷渾常得波斯草馬。放入海。馬因生驄駒。皆日行千里。故時盛稱青海驄馬。　扜泥城。一名東故。一名樓蘭。都在國西二千八百里。故鄯善國都也。魏書西域傳曰。眞君三年。鄯善王比龍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樓其後為吐谷渾所併。　扜零城。小宛國王治。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土十三州志。小宛併於鄯善是。　龍夷城。漢西海郡治。右國西北三百里。故契翕房所治。　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魏眞君六年。遣高涼王那討吐谷渾。渾至曼頭城。即此邑。在國西南五百里。隨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已上城見梁載言十道志。



西河舊事序

按漢武帝太初四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太初元年、開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是年、又開酒泉郡、俗傳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即古瓜州地、允姓戎所居也、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初築城得金、故名、一曰稱金、取其堅也、此所謂河西五郡、當時以斷匈奴右臂者、式觀豬埜大澤、禹蹟猶存、龍夷荒城、陝流自繞、彌干川土肥如髓、時羅漫酪美爲酥、市日四合、畜牧蕃滋、信浩穰區哉、而瓜大容狐、海深出馬、雪積百丈、沙流萬里、駝鷀鸞卵、羔羊鼓臍、帝江歌舞、神鳥圖形、鱳得千金隄、居延遮虜障、石漆濃如脂膏、金山石成牛馬、抑何荒怪瓌奇與、若乃玄阯燕陵、箭還卵吞、敦煌蕩飛、吾般楔鑿、軒皇拜道于空桐、王母梯几于縣圃、魚澤障前、雀不意效瑞、龍勒山腹、李廣利刺泉、以及周生然明之經學、趙歐郭瑀之藝術、郎侖氾諧之忠孝、日磾文和之才幹、並皆靈幻殊特、聞之者咸欲命觚往綠、討幽采異、何可筆舂淺者之多寡乎、隨唐志地理類、有西河舊事一卷、不著作者姓名、今其書已亡、予搜集若干條、彌惜其闕略矣。

西河舊事

清 武威 張澍 編輯

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漢書注）

澍按、應劭風俗記云、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遷于冀、晉徙治此。

福祿城、因謝艾所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太平寰宇記）

澍按、十三州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飲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是金泉即酒泉也。

鱳得此地、本匈奴鱳得王所居、因以名縣。（太平寰宇記）

澍按、地理志、鱳得有千金渠、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應劭曰、鱳音鹿。

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水經注）

澍按、天山一名折羅漫山、見元和志、而括地志作初羅漫山、或作時羅漫山、皆字形相近而誤。

天山最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台、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類海東一百里。（後漢書注）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鐵下無台字、又一本引、末句作在蒲類海百里之內、又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引、

末句有云。卽漢武帥擊右賢王之處。或引脫類海二字。誤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也。

祁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輒得之。可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太平御覽)

澍按。輒得之可飽。太平寰宇記引云。飢渴者食之則飽。又按。廣韻。祁連山上有松柏五木。美木茂草。冬溫夏涼。又有仙樹。人行山中。飢卽食之輒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可見也。此殆與羅浮山之楊梅。歸美山之橘柚。同其幻異。

焉支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太平寰宇記)

澍按。五木。本草別錄謂之蜜香。陶宏景謂之靑木香也。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卽靑木香。一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葉閒五節。故名五香。燒之能上徹九天。古方治癰疽。古樂府云。氍毹㲪毲五木香。指此。蘇頌曰。修養書云。正月一日。取五木香湯以浴。至老須髮黑。徐鍇云。道家以靑木香爲五木。金光明經謂之矩琵佗香。別錄又云。木香生永昌山谷。陶宏景曰。永昌不復貢。今從外國舶上來。云出大秦國。人以療腫毒。蘇恭曰。消惡氣。有二種。以崑崙來者爲佳。葉似羊蹄而長大。花如菊花。結實黃黑。涼州異物志。靑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也。隨書言樊子蓋爲武威太守。車駕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靑木香。以禦霧露之邪。是五木爲涼州之所生矣。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畜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正義引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歌末有其愍惜乃如此六字。太平御覽引云。祁連山與焉支山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字句與索隱少異。又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薊。華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曰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他方人采取其華。染緋黃。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爲面色。可愛。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又按索隱以西河舊事。謂白山卽天山。祁連爲非是。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有松柏五株。水草茂美。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

澍按。五株宜作五木。

祁連山。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致解散。一斛酪略得升餘酥。(太平御覽)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云。祁連山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致解散。作

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字句微異。

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草上。都不解散也。(世說注)

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二十里。俗亦謂昇雨山。(太平寰宇記)

澍按。昇雨山禹貢錐指作卑羽山。蓋以翻本史記註誤也。括地志作昇雨山爲是。

葱嶺在敦煌西八千(一作十)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曰葱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水經注)

澍按。廣志。葱嶺山其上生葱。茂于常葱。西域諸國志云。葱嶺高千里。十二日可至嶺。釋法顯佛國記。葱嶺冬夏有雪。釋迦方志。葱嶺高可千餘里。兩邊漸下。南北暨嶺。行數極多。百餘條矣。多有山葱。崖峽奇絕。因以名焉。又按漢書注。藝文類聚引無河源以下數句。寰宇記引。無逕休循國以下數句。又按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與此書相發明。

沙州天氣晴明。卽聞沙鳴。聞於城內。人游沙山。結侶少。或未游。卽生怖懼。莫敢前。其沙或隨人足頹落。經宿卻自還山上。(太平寰宇記)

澍按。或未游。太平御覽引作或不曾游。

流沙磧。在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呼爲三隴。(太平寰宇記)

澍按。寰宇記。沙磧自縣之西。皆沙磧。磧內時聞語笑歌哭之聲。尋之卻不見人。蓋鬼物也。

漢武帝聞大宛馬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爲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齧斷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馬蹄谷山下。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太平御覽)

澍按。寰宇記引云。漢武帝遣武師將軍伐大宛。得天馬三匹。後思歸。遂頓裂羈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師。食時至敦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此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大武馬蹄谷石上有馬蹤之跡猶存。字句微異。

綿蒲海。肥美良田。水草沃衍。(初學記)

澍按。敦煌實錄云有高昌壁。故尉敦煌下八字。宜補。美原引作每。田原引作出。今改正。

魯般。敦煌人。與公輸子同名。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佛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伺得木鳶。楔十餘下。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于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酉陽雜俎)

塞外雜識

馮一鵬撰

塞外雜識

清　馮一鵬止園撰

日月山。在木爾烏蘇東。乃唐公主遠嫁烏孫王。經此。對日月于山前。以望父母。并以分中外之界也。

晾經臺。在通天河岸。傳是唐時三藏法師入西域取佛經回。晒經于此石上。狂風忽作。諸經漂沒無存。惟賸心經一卷耳。

星宿海之下流爲通天河。再下則金沙江矣。康熙庚子夏。大兵進藏。過此河。巨浪翻騰。既無舟楫。又無竹木。緣以牛皮吹氣。名曰昆侖。入水不沈。牽連如筏。乘風掛帆而渡。然人馬驚惶。十渡之中保全僅半。一夜忽然水乾淺見底。佇而望之。上游橫鎖水積如山。三軍乘馬前進。軍過水來。依然洶湧。天子神聖。山川效靈。豈虛語哉。

青海在西寧鎮海堡西二百里。亦曰苦苦惱兒。遙望水高於地。溶溶碧浪。周圍六七百里。中有小山。一二喇嘛修行於此。無舟可通。臘冬海凍。開有人往來。沿海而居者十八家王子。即羅卜藏丹津等。自雍正開大兵洗蕩之後。已乏居人矣。

吐魯番又在巴里坤大營西。只隔大山一層。便屬準噶爾地界。大營之兵。每歲夏秋。移駐於此。十月後仍歸巴里坤。此地產大瓜如斗。味甘如蜜。即西路出兵之人。有數十年不得一嘗者。

回回瓜。乃哈密瓜之變種。形圓扁。蒂深凹。瓤白色。味極香甜。藏三五日。則味變而瓤壞矣。是以不入貢品。產回紇地。瓜名回眼。取形似也。

哈密係沙城。地不過千。人不滿萬。即回紇種類。我朝西域用兵三十年。皆從此起營。自大兵萬里遠戍。彼始安堵無恐。今城中樓高垣厚。金帛多聚。婁妻滿前。而軍行過此。糧草反索重價。

天山之下。大鹿成羣。自西北來。官軍排列鳥鎗數十桿。各張弓矢以待。鹿竟至人前。悠然而逝。鎗無一響。矢無一著。或曰此地除牛羊之外。皆屬天帝放生。

余於康熙庚子五月。同將軍宗査布出師西寧口外。於塔布寺下營畢。閒步小溪頭。見無鱗魚擁擠而行。隨手取得數尾。將付庖人。將軍適來立止云。此地山神水神。不服王化。凡網魚獵獸者。雷雨立至。頃刻果如所言。令人釋解乃止。穹廬之外。冰雹已堆尺許。亦異事也。

駝背皆有兩峰。此野駝前後合成一峰。有大力能負千斤。且可半月不飲水。日行千里。性最慈。每產胎或偶子。必哀鳴百日。胡人唱胡歌彈胡琴以娛之。則止。不可多得。進貢者七駝而已。

昭木哆。華言百枝木也。西方金氣盛。樹木絕少。此地有樹百本。因得是名。康熙三十二年。聖祖親臨沙漠。逆夷噶爾丹之妻。領兵接戰於此。我軍一砲殞之。金鎧黃袍。橫屍道左。老成將士昔在行營者。猶能道其梗槩云。

西夷準噶爾等。與蒙古四十八家地界相隔。中有瀚海數千里。信息不通。是天限之也。惟噶斯一路爲稍近。夷使騎駱駝負水而來。則一月可至。有水草處。然噶斯亦不能駐兵。是以大營駐於柴旦木。

雪蝦蟆。出巴里坤雪山中。醫家取作性命根源之藥。軍中人爭買之。一枚價至數十金。且不易得也。

雪蓮花。千年不化。元雪處有之。形似蓮花。高可丈許。取以釀酒。倍增春色。蓋陰極而陽生之意耳。亦產巴里坤等處。

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乃漢霍嫖姚將軍所闢地。築長城。夾道二千里。橫截匈奴右臂。正所以斷西北兩方之連結。長城之內。城堡相連。軍民居之。但寬闊處不過二十里。狹隘處僅三五里。長城之外。西番雜處。西番內附中國。而外通西虜者也。變亂叢生。奸宄百出。皆此種類。

莊浪。古伊吾地。路最狹。羌戎逼處。標掠行旅。乃其長技。尤爲四郡及各路大營之要區。當年備設參將一員。綠旗兵五百。今添設滿副都總兵。各領重兵。庶足以資彈壓耳。

西寧。古湟中地。亦名河源。羌戎土司。繞其東南。喇嘛回夷聚其西北。黃河於此入口。向設大兵重鎮。逆夷羅卜藏丹津起兵犯順。全力攻打西寧。我兵固守城中及東路一隅耳。提督岳鍾琪自蜀赴秦。先搗賊巢。逆捲東來。逆夷恐怖而去。去後一月。年羹堯之追兵始出青海一帶。不從賊而來降者皆捕除之。

西寧之西五十里曰多壩。有大市焉。細而東珠瑪瑙。粗而氆氌藏香。中外商賈咸集。一種纏頭回子者。萬里西來。獨富厚於諸國。又能精察寶物。年年交易。以千百萬計。

佛氏相傳云。文殊舍利化身爲宗哈巴。而達賴喇嘛爲宗哈巴大弟子。闡揚佛教。法力宏深。托胎變化。已

六輩人世今世名噶拉藏嘉謨撒年甫十三.在西寧塔兒寺.登寶座說法.凡貴賤人等羅拜臺下者.何啻盈萬康熙五十九年奉旨封以國師.賜以金印.大兵護送起行.住持西藏.聆其謝恩語有云.我本童幼.豈知前身是否佛子.今旣邀封.諒已無差.可謂謹而知禮矣.

方言呼脫脫.華言再來人.蓋嘚爾其名也.住苦苦腦兒東專窺清俊少年.神魂出舍之頃.彼卽以神投其舍.少年魂返無歸則死.千百年來不知傷幾許人命.自元明以來皆有國師之封册.想借以懾服無知之番虜.然蛀之終不能成.天意存焉矣.

武威郡.卽今涼州府.雍正元年冬.青海反.虜酋撥什格兎大靑領十萬衆犯邊.鋒甚銳.是時提鎭將弁.及兵備道俱進勦桌子山番賊.未還.城中武職.惟遊擊把總二員.兵不滿百.倉卒無備.官吏賓佐.紳士民壯.一擁上城.日夜護守.廟內旗施軍器.盡列城上.防擊奸細喇嘛八人.卽行梟示.一面請援於西寧大營.一面訓習民兵.旬日之間.得馬兵三百.步兵一千五百.虜兵駐營二十里外.遙望壁勢.逡巡不進.援兵又至.解圍而去.

山丹縣界.有水一勺.停泓山下.大碑屹立.書大禹導弱水處六字.

涼州砂磧之區.近城四面皆沙石.大小磊磊.無一寸土壤.掘地至丈許.尙皆大石.然頗宜于菓木.而梨爲最.三春花似玉盤.八月菓成金墜.形長而味美.收藏至冬.及春則皮黑.劃破一指痕.吸之入口.清沁無比.滌盡人閒烟火氣矣.

山丹縣城.築於山麓.古云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卽此.遙觀山色.如一片晚霞相映.萬樹桃花亂落.走馬垂鞭.應接不暇.

祁連山.卽天山.在甘州城南.插天高峙.延袤不斷.番虜往來孔道.靖逆侯張勇提督甘州時.遊巡四出.邊境肅然.一時名將如王將軍進寶等.皆出麾下.雄風偉槩.可以想見.

張掖郡.卽今甘州府.池塘寬廣.樹木繁茂.地下清泉.所在湧出.張侯帥府之旁.有園.池沼曲折.可作水遊.亭臺山石.佈置得宜.皆出笠翁李漁手.名將風流.有此遺跡.

甘州城中.大石磊磊.膩琢之皆成綠玉.俗名噶巴玉.嗤其似是而非也.余曾令玉工製一磬.可二尺許.臨發不能攜.至今惜之.

張掖山丹.百里之中.皆產林檎.菓甚甘美.居民收而搗之作成單.印爲龍鳳花卉之形.宮中以爲餽罝糖菓之單.遂得是名.

西番.卽犬戎羌戎是也.不住房舍.惟於窰穴藏身.男戴白氊笠.衣白褐衫.婦女衣色褐.當嫁時.通身穿掛螺蛤之殼.亦曰頭面.遂服之終身不解.以西虜爲主.呼喇嘛爲王.每年納貢於二處.名曰天巴.邊將嚴明.則奉法惟謹.邊備稍弛.則乘閒而起.康熙之末.肆橫異常.賴涼莊兵備道蔣泂.親率民兵進勦.民閒受其荼毒.歷有年矣.及鋒而用.一以當千.番人至今戰慄.

台吉.齊桑.蒙古之親族也.官長也.喇嘛.蘭占.佛家弟子之通稱也.

畢齒之僧.多半茹葷.莊浪以西.則偕妻子而住廟中.全不爲怪矣.俗名火居僧.

酒泉郡.有泉香之異.因以得名.卽今肅州.地冷沙飛.河西絕塞也.惟有古鐘二口.一懸北門.一在嘉峪.每夜五更自鳴.聲聞六十里之遙.無間隔也.西方之金.迥異凡響.

燉煌郡.卽沙瓜州地.今設安西鎭.出嘉峪三百里.乃至其處.向爲荒壘.今稱雄鎭.爲河西之鎖鑰.

康熙初年.降將王輔臣.原名馬鷂子.叛據臨洮府城.奮威將軍王進寶領兵進攻.黃河巨浪無舟.賊人不備.將軍一人躍馬渡河.兵亦隨之.頃刻登城.一戰而復得大城.輔臣又降.遂成千古奇功.至今邊民圖其酣戰之形於寺壁.

高臺隸甘州.乃來往大營必經之路.縣雖小而多泉.居民頗諳稻米之性.播種得法.此地開屯.田最宜.

靑海會長.大靑和碩氣察罕丹津.原授親王爵.額爾得尼額爾克托托鼐.原授郡王爵.雍正元年春.與親王羅卜藏丹津.貝勒撥什格兎大靑四人.一同對天盟誓.約會同犯各邊.將軍宗查布領兵駐紮旦木巴得實在情形.并有出首之靑海世襲公爵某某等呈狀.備細上聞.是年二月朔日具奏.適總督年羹堯在京.世宗傳詢之.羹堯云.靑海之人必不叛.此宗査布欲生事立功耳.是年秋.大靑和碩氣.領二萬衆進河州口.額爾克額爾得尼領二萬衆進甘州口.皆聲言羅卜藏丹津燒我兩家之佛像經卷.是以進口躲避.名雖內附.將爲外應.羹堯各給口糧衣食.糜費不少.幸羅卜藏丹津在西寧敗走.撥什格兎大靑在涼州觀望而去.此二假降之猾酋.亦竟寂然而去耳.羹堯授撫遠大將軍.進封三等公.其在邊誇獎類如此.後以欺誑伏法.靑海于雍正元年十月反.次年二月.將軍岳鍾琪削平之.

汗血馬.從波斯內藏而來.瘦骨稜稜.其行如風.乘者但聞耳中有聲.不知座下有馬.桃花血汗.點點如珠.只此一觀.仍由靑海歸藏去矣.

玉門.卽漢班定遠屯兵處.漢兵至此而止.今大兵直駐巴里坤.且滅吐魯番.已過二千餘里矣.

瀚海.有數十百里者.有千餘里者.但有沙石.而無水泉.石中明亮.多山川人物之奇形.五彩雲霞之變色.光華燦爛.莫可名狀.蓋無形之水.皆藏於石中也.又曾於御史某處.見瀚海石胡珠一串.中皆水草魚蝦之屬.無不酷肖其形.

康熙庚子夏.平逆將軍貝勒延新奉旨領兵護送達賴喇嘛進藏.皇十四子大將軍於木稜烏蘇餞送.旌旄戈甲.寶蓋幡幢.金鼓號令之聲.鈴鐸宣揚之器.一時並發.列隊以行.允稱盛事.

磚井.在陝西榆林定邊之間.村中有此一井.四外皆五十里.方有泉水.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過此.人馬十餘萬.日需水數萬石.守土者先期備辦運送.僅供人飮.馬渴不能如矣.是日午時兵到.大營方定.山水忽來.滔滔不絕.滿溢皆盈.皇十四子大將軍遣飛騎遠尋水脈.在磚井村東北三十里山中.忽開一石口.水從此出.流至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磚井堡外立無量壽佛寺.勒碑特立.頌聖天子功德.以垂之永久云.

黃河自西寧入口.流至寧夏.復出口.環遶二千里.至山西保德州.陝西府谷縣.兩山夾峙處.復入口.套中

二千里地一片膏腴，周遭平坦，可耕可居，可漁可獵，中原之所必爭也。今已歸誠，邊民出種，無分彼我矣。

賀蘭山在寧夏西百里，向無人居。康熙間，固始可汗之曾孫阿保首先內附，仁皇帝憐而遷之，命大學士明珠教習滿漢書，尚和碩莊親王郡主，使世居賀蘭山。今青海諸會皆叛去，惟此獨存。

元太祖陵在河套中，閉不封不植，深埋于地下，葬後放馬十萬匹，使土平草長，了無痕跡，然後舉去之。

方言鄂爾多斯，華言上帳房。河套之中有穹廬十頂，係蒙古諸王奉元太祖春秋享祀處，至今蒙古人過此，皆為下馬。四十八家各派宗支官屬守之，分為六旗，皆服本朝衣冠，受爵祿。丁查拉史者，即鄂爾多斯之台吉也。康熙五十九年，自領蒙古部落五百人，隨大兵進藏，歸至甘州，余因問其曾讀漢書否，答以蒙古語曰：默得黑烏歸，即漢語不知道也。細詰之，則盤上歸詞，句解字識，方知口外有藏書，乃元末時帶出，至今有傳之者。

石花魚出保德州府谷縣，兩山中閉黃河深處，但食巖上落下之翠苔，肥美無比。

歸化城南二十里即大青山，萬壑潺湲，群峰疊疊，樹木叢茂，烟霞變幻，疑入天台路矣。行過數里，轉入一區，則峭壁凌空，青綠之色出自天然，峰腰石榜有四大字曰大嶽雄意，而不書姓名。

康熙六十一年夏，余出皇甫川口至歸化城，望大青山下萬家巍峨，翠屏環列，細草茸茸，輕烟渺渺，標致不同。詢之土默忒人曰：此昭君冢也。因下馬息于旁舍，題七古一篇于壁上，詩載此園集中。青塚之草，四時皆有，人皆知之，尤可異者，冢在平地，朝朝暮暮青烟繚繞，或如寶蓋結其頂，或如裙幅拖其足，或如美帶繚其腰，或上下左右，傍空半掩，皆靄然整齊，無一些拖帶處。余在歸化寓居最為高敞，軒窗之外，即望見之，且久留五旬餘，是以見之甚悉。噫，此天地山川之靈氣，特為昭君表其奇節耶。

胡女之已嫁者，左右各垂一髮辮，未嫁者髮辮皆垂下。已嫁而夫亡者，則倒捲其辮以繩扎之，各戴帽帷。入招時，則皆脫帽長跪，摩頂受戒。招者，華言寺廟之類也。歸化城有大招小招，藏經在焉，喇嘛居之。朔望日，婦女求嗣者，入招禮拜。

土默忒婦女，已半改內粧，惟入招禮佛，則繫紅黃紬一縷於胸前，謂之胡巴三什。其男子亦有拴紅布囊於腰間者，謂之胡巴什，皆華言在家修行之謂。

婦女上塔週行，手持數珠，宣揚佛號，謂之轉輪，求免輪迴之厄也。

余於康熙後壬寅五月，在歸化城，見野外桃花正開，花深紅而艷絕，然皆高不滿二尺。少陵詩云：短短桃花臨水岸，想蜀中桃花與此無異也。

望鄉臺在雁門殺虎之兩口間，乃李陵宴蘇武於此，望鄉臺因以得名。

李陵碑在歸化城西南百餘里荒草中，頹然而峙，人猶呼李將軍碑，然字跡已不可彷彿矣。

花園在宣化懷安兩邑之間，傳是蕭太后避暑時所建，有洗妝樓，今已悉燬，其地山回水曲，風景甚佳，當年福致可想見耳。

山西邊外長城關鎮，自秦漢以來數千年，防守至謹。本朝應天順人，坐定中原，蒙古四十八國，皆我藩籬也。

一片石在遵化西北，高山疊疊，長城倚之，片石巖巖，直關為口，有明之所恃以為險者。王師既入，流寇遠亡，任人往來矣。

三屯營在豐潤界玖忠山下，乃明帥戚繼光屯兵處，其時紀律明而修築整，此營為最。

船廠之東有拉泊石山也，四面平坦，中閒一山，突然而起，上有石樓，樓中有石鼓，鼓在空處，行人一望可見，但聞木魚聲，無路逕可上，週遭綠水環之，水冷入骨。蓋石山之來自長白，綠水之源出鴨綠江，宜其清且秀有若此。

鴨綠江水綠且如鴨頭，中多珠蚌，其殼厚且長，產珠極光潤，微帶青色，有官監採擇其合度者進上，用餘皆一撒江中，以山海關禁嚴，不得私帶顆粒入關故耳。

威虎者，獨木船也，以大木刳而鑿之，坐以浮江，甚穩便。松花江出大鰉魚，亦以此船施網得之。

自寧古塔北上往三姓，路中有小石窖數百閒，其高不滿三尺，沿江而居，傳是古小人國處，室在而人不可問矣。

石頭店在寧古塔之南，生成一片石，橫亘十餘里，絕無土壤，能生松柏，下聞水聲渤潑，破隙開投以小石，丁東有聲，或曰昔仙人鍊丹於此，傾其爐，化為此大石也。余亦疑而未決云。

洗北之人，即魚皮達子是也，住伊蘭哈郎、烏蘇里一帶，不生五穀，但知漁獵，然魚多於獸，不須網罟。每歲魚大來時，逆流而上，一擁萬萬，至灘淺處，皆躍而過焉。人排立於灘上，以棒擊之，魚被傷順流而下，乃於下灘截取，堆積如山，風乾曬晾，為半年之用。人食之餘，即以喂馬喂犬豕，并取其皮為衣裳，顏光耀奪目。

阿機，即樹林，自船廠至寧古塔，經過兩樹林，一在拉泊南，長七十里，一在拉泊北，長九十里，彎彎如弓狀，其實兩林即一林也，行者適逢其兩弓梢耳。延袤數百里，林中蔽日遮天，獸蹄鳥跡，在在皆是。中有小徑僅容一車，然高低坑坎，艱難萬狀，創登者爭趨之，不知有性命之憂也。林樹皆杈椏屈曲，惟松樹直上沖霄，無一旁枝，有類於杉，結果大如半升，松仁生則草氣，晒乾則可食矣。自寧古塔之北，犬多於衆畜，且大而有力，冬春之際，冰雪載道，凡薪米之物，皆用冰床裝載，縛犬數十拉運，長鞭以驅，犬行疾而冰更滑，日馳數百里，犬之有功於人若此。

自烏蘇里以北，家家使鹿，亦猶三姓等處之使犬也。不特駕車，亦可乘騎，野獸也而馴服若此。昔有扶南國以鹿駕車，見之南史，今信然。

北海人多數百齡者，百歲而死，便為妖矣。其三時亦如平人，惟冬至之日，一家男女老幼，閉藏窖室，共為長夜之蟄，至來春雷響，則起如蟲入蟄然。有烏蘇里男子娶妻於北海，即家焉，又將往他處，至臘方歸，啓戶視之，妻已熟睡，不忍遽別，以臉相喂而去，夏月又來，妻竟傷其面矣。

五國城在寧古塔東北七十里，俗名搜黑，金主遷徙宋徽欽二宗，即其地也。

國語哈郎，猶言聚族而居也。趙家哈郎在五國城之北，金人遷宋二帝，自五國城來居於此。冷山在其前，河流繞其後，陰風慘淡，積雪瀰漫，至今人猶呼趙家哈郎云。

寧古塔有彈丸之城。副都統鎮之。城外卽松花江。沿江而居者。皆未入關之滿洲。凡崔蜂、烏蘇里、三姓、紅旗街、黑龍江、新城各處所之人。參、東珠、貂皮、元狐、一切箭桿弓料之物。每歲秋冬皆貨於此。江南各省之人亦萬里而來。乃一小都會也。

採蔘之人。過寧古塔則分三路。北曰烏蘇里。東曰雀蜂。西南曰紅旗街。數千部票。各分頭採取。有得數十斤者。有僅得數兩者。交官之外。聽其自售。

船廠今改永吉州。伐木爲城。倚江爲險。發各省刑徒充配於此。設將軍鎮守之。蓋關外各鎮之要區也。顧刑徒俱非善良。生聚日衆。不惟約束當嚴。亦宜開屯田。興學校。俾風俗日進於淳可耳。

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本朝發祥之地也。聖祖仁皇帝遣大學士索額圖等十人前往致祭。山高而深。鴻濛杳渺。雲氣長浮。從未有人登其巔。十人虔潔拜禱。頃刻之閒。川巒峰嶺。無不朗照。祭畢下山。忽見大鹿十隻。從高墮下。如束縛然。十人知爲山神所賜。各載一鹿而歸。十人中有孔公古禮。乃滿洲鑲白旗參領。爲余言之特詳。

屏風十二。在白山之頂。江源之旁。屹然高峙。屏上細草如茵。繁花似錦。纈錯周匝。錯采鏤金。天工人巧。莫可名言。

三江水出東西北三面。如船廠、新城、齊齊哈郎、三姓等處。江水皆可灌地。地亦滋肥。發生最易。其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居人稀少。漁獵爲生。不知畊種。偶見刨參人帶出粟子種之。每株重二十餘斤。地脈之厚可知。

三江源在長白山頂。週圍幾及百里。泉源如沸。清可見底。荇藻參差。纖塵不染。乃鴨綠、松花、黑龍三江發脈之處也。

負義侯田份。伊祖田雄。乃前明靖南伯黃得功之中軍。得功陣亡。雄挾福王出降。是時世祖封以侯爵。重信賞耳。加以負義。使天下後世共喩君臣之分也。及其孫應襲。聖祖存其爵而革其俸。永爲船廠水手之長。有客過江。則以名帖拜而求助焉。

黃龍府卽金東都。在石頭店之東北。故壘猶存。城西有水濼甚寬廣。魚肥美。鯽魚一尾重五斤。卽關東亦推爲珍味。

紅旗街在寧古塔西北五六百里。江沿之際。水亦淸淺。江北乃朝鮮界。併望見其城。

鹿肚石從鹿肚中剖出。形如雞卵。見風卽硬。斧鑿不能施。色微黃。閒嫩綠。綠者皆成竹葉紋。採參商人。得之進上。頗溢溫語。始知其爲祈雨靈應之物。

護拉以阜皮爲面。以鹿皮爲底。卽韋履也。內塡白草。草茸而軟。卽名護拉草。穿之踏冰雪甚宜。興王之初。無分貴賤。御寒必穿此履。

哈石螞卽水雞也。在石隙中。皮黑而油珠滿腹。以香糟製之。則油不化。鮮而且肥。關東口外有之。

扛珧柱。其殼如蚌。而一角長舒。只在春分前後三五日開江邊有之。過此則不知所在矣。士人呼爲獨角

蟒。

紅旗街已接海島。海螄隨潮而上。大者横長丈許。小者亦徑數尺。與犬貓等物遇。則張螯夾之。必折其股。居人素不識其爲何物。見其來。則辟走而避之。余知其爲蟹。令人以石擊之。蓋碎脊流。煮食之味至美。至今爲居人添一食品云。

遮鱸出松花江。四鰓。大尋丈。入貢者衣以布。縛以荊。專車而送之。爲上膳之珍。京師市上無有也。惟有塔廠者。俟入貢後。開得一二尾。

松花江多鱘魚。大者二丈許。漁人以游絲細網。横江截之。鱘魚入網。自愛其身。不敢用力。漁者幾十人。乘小舟。左右牽網以行。至一日夜而魚力竭矣。則順手一拽而起。否則有裂網沈舟之患。

瀋陽城中向多僧尼道衆。本朝初定關東。選僧尼之少壯者一千人。卽成婚配。後所生子女。編籍曰千丁。

諸外國奉貢職惟謹。莫如高麗。一歲之閒。使者不絕於道。且衣冠禮樂。有古風焉。

山海關外四十八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悉皆元代後裔。受爵本朝。奉正朔。依服制。世爲婚姻。歲歲接踵來朝。因得安居近塞。存其宗祀。

蟒式乃國家逢大典所行歌舞之式。蒙古皆能之。

俄洛斯地處極西。過此則爲回子國矣。亦一二年閒使臣一至。帶來皮張貨物。頗堪適用。其人喜食胡椒等熱物。又每於冬月中入冰中洗浴。盛暑時仍戴貂皮暖帽。

纏頭回子國。在俄洛斯準噶爾兩國之閒。郭以銅磚壘之。城以玻璃砌之。郭外行四十八日。而始一週。其中宮闕之巍峨。衣冠之美麗。珍寶玩器之多。與馬僕從之盛。實爲西方第一區。歷古今無二主。鄰國來犯其境。其君使人謂之曰。爾國倘有乞丐偷兒。吾不與較也。亦從不通使於中國。其貿易交易。至西寧多墻口而止。

喇嘛一教。有黃衣者。如達賴喇嘛等。修身養性。來去明白。寥寥數人而已。有紅衣者。如地母地藏等。呼風呼雨。遣將驅雷。亦止數人而已。我聖祖仁皇帝常治地母以法。而彼竟無如何也。此以下更不可問。總之諸蒙古信其法而歸其教。紛紛迷惑。莫可救矣。每見其念經作佛事之日。則晨起絕食牛羊酥酪。封壇則播鼓弄鈸。打鬼跳叉。駭人耳目。以爲娛樂。都人謂之喇嘛戲。其經咒皆西番字。試問喇嘛中能解經義者幾人哉。

西洋人知歷法。通天文。更精黃白術。到處開點。誘人入教。而終不傳於人。器用雖多。不過奇技淫巧。供玩賞而已。非中國所必需。惟酒味淸冽。善飲者數杯卽醉。

黔志

王士性著

黔志

明　天台王士性恆叔著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彝會有火濟者從諸葛武侯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不失爵土洪武初元宣慰使靄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仍官之爲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爲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爲田茂安盤鎮等隸湖廣普安鎮甯等州隸雲南靄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曄以都督鎮守其地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漢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彝爲兵端諸彝果怒欲反劉氏止之爲走愬京師上令招奢香至問曰汝誠苦馬都督我爲汝除之何以報我奢香曰世戢羅彝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願刊山通道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后曰吾知馬都督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馬斬之遣奢香歸諸彝大感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靄翠後

貴州設山上中高而外低如關索乃貴鎮山四水傾流內無停蓄北二水一出涪江一出瀘江東一水出沅江南二水一出左江一出右江有水源而無水口故是行龍之地非結作之場也

貴州多洞壑水皆穿山而過則山之空洞可知如清平十里雲溪洞水從平越會百里來又從地道潛伏流雲洞盡處水聲湯湯如溪流洞右偏土人又累石爲堤引支水出洞南灌田甚廣新添母珠洞發衢

六七里陟降高崖即見流水入山椒穿洞過出水處亦一洞乃名母珠皆有樵者至洞中數石子隨一大石似子逐母夜有珠光故名也最奇者普安碧雲洞爲一州之鑿州之水無涓滴不趨洞中者乃洞底有地道隔山而出洞中有仙人臼高下可數十畦石膛迴曲界限儼如人間登神仙所皆稱玉禾者耶其無水而嶄如者偏橋飛雲洞由月潭寺左拾級而登仰視層巖如蜂房燕窠緣窮上小平臺石欄圍繞崖後忽嵌入巉絕巖上如居人復簷覆出而石乳懸實怪詭萬狀洞前立二石突兀更奇他如鎮遠陵圍洞清平天然洞安莊雙明洞與平壩呰客泉安莊白水或道左而未過或輿過之而未窮其勝不能一一紀之

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貴竹地鎮遠清浪偏橋諸衛舊轄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線之路入滇兩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雖云五六十里實百里而遙士夫商旅縱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則無宿地矣其站皆以軍夫辰州以西輪無大小官無貴賤輿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霧雨十二時天地闇晦閒三五日中一晴霽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每出必披氈衫背篛笠手執竹枝竹以驅蛇笠以備雨也諺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其開設初只有衛所後雖漸漸改流置立郡邑皆建於衛所之中衛所爲主郡邑爲客縉紳拜表祝聖皆在衛所衛所治軍郡邑治民軍即尺籍來役戍者也故衛所所治皆中國人民即苗也土無他民止苗彝然非一種亦各異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竹龍家曰羅羅曰打牙犵狫曰紅犵狫曰花犵狫曰東苗曰西苗曰紫薑苗總之盤瓠子孫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種樵獵爲生殺鬬爲業郡邑中但征賦稅不訟鬬爭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

本朝勾取軍伍總屬虛文不問新舊徒爲民累惟貴竹衛所之軍與四川雲南皆役之爲驛站與夫糧不虛廩而歲省驛傳勤以萬計反得其用

彝人法嚴遇爲盜者縛其手足於高桅之上亂箭射而殺之彝俗射極巧才糸其心舛不能頃刻死也彝性不畏死惟畏縊死故不敢犯盜貴州南路行於綠林之盜防禦最難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驛夫馬厨傳皆其自備巡邏干掫皆其自轄雖夜行不虞盜也彝俗固亦有美處

貴州土產則水銀辰砂雄黃人工所成則緝皮爲器飾以丹朱大者箱櫃小者筐匣足令蘇杭卻步雄黃一顆重十餘兩者佩之宜男士宦中有爲盤爲屛以鎮宅舍者砂生有底如白玉臺名砂牀箭頭爲上牆壁灰之雜曰辰砂實生貴竹

關索嶺貴州極高峻之山上設重關掛索以引行人故名關索俗人誤以爲神名寵之旁有查城驛名頂站深山邃箐盜賊之窟實繁有徒縉紳商賈過者往往於此失事嵩以一衛尉統邏卒護之

安宣慰唐時人家渠帥歷代以來皆止羈縻即拒命難以中國臣子叛逆共論故時作不靖弗安禮法其先宣慰不遜陽明居龍場時向貽書責之其後安國亨格詔旨朝廷遣使就訊之令其因服對簿赦弗征而國亨後亦桀驁如故院司弗能堪今安疆臣襲又復悖戾不遵朝廷三尺如貴竹長官司改縣

已多年。而疆臣猶欲取回爲土司。天下豈有復改流爲土者。故江長信疏欲勵之。未知廷議究竟何似。

養龍坑長官司。有坑在兩山之間。停蓄淵深。似有蛟龍在其下。當春時牝馬游牧。土人插柳於坑畔。取牝馬縶之。已而雲霧晦暝。類有物蜿蜒與馬接者。其生必龍駒。

鎮遠滇貨所出。水陸之會。滇產如銅錫。斤止值錢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値者由滇雲至鎮遠。共二十餘站。皆肩挑與馬贏之負也。鎮遠則從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中間沅州以上。辰州以下。與陸路相出入。惟自沅至辰。陸止二站。水乃經盈口、竹站、黔陽、洪江、安江、同灣、江口共七站。故士大夫舟行者多自辰溪起。若商賈貨重。又不能捨舟。而溪灘亂石險阻。常虞觸壞。起鎮遠至武陵。下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

思石之間。水則烏江發源。播之南境。下合涪江。陸與水相出入。此川貴商賈貿易之咽喉也。即古牂牁夜郎地。思南府西有古牂牁郡城。漢末所棄者。古牂牁郡領扶歡。夜郎等縣。或云夜郎在珍州。珍隸播。與今思明接界。

播州東通思南。西接瀘北。走綦江。南距貴竹。萬山一水。抱邊縈迴。天生巢穴。七日而達內地。然其地坐貴竹。而宦繫川中。故楊應龍伺川中上司則非見貴竹。則詬川議賞貴議勦。非一日矣。及王中丞繼光倉卒舉事。挫辱官兵。於是天討難留。而又加以七姓五司。素被傷殘。赴闕請勦。然彼皆畏懼天兵之至。情願囚首扶服。聽勘處分。蓋彼皆因子死巴獄。而又防七姓之傾陷。故死不敢入重慶。而不悔因服了事者。其情也。何敢輒萌他變。而此中以曾拒王師。故心疑之而不敢前。余弟圭叔守重慶。覘知顛末。單車入往諭之。彼遂出松坎來迎。松坎者。此入三日而彼出五日程也。其後乃於安穩塔查衙門聽司道費查入勘撫餒而罷。是行也。實賢於數萬師矣。

黔書

田雯 編

序

嘗考載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隴窒，財賦之豐嗇，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鮮有登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攄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新條，感變遷之衰颯，亦復淒涼悲慨，嗚微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為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內為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鄉，無不自稱為寓客。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獞狆狫之種，劫掠仇殺，獷獰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恃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杖竇之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沈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為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道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偵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周圉也。夫苗蠻微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無以啓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

入之門戶，熟悉其叢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句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撫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雖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閒，羣苗勿慈於撫綏，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啓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直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綢繆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專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為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即可永為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為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沈之識，具雄奇而推奧博者，又皆為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鑿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草、砅硍、雄黃之屬，皆臚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讀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為昔儒之無識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慮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嵇含之狀，酈元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場之祠記，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婆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攝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美者，莫踰於此矣。因樂為之序，以附不朽云。

康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為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為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為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撫，將以撫恩為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鷙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為變革者也。使徒事於撫，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效也。然治蒙之道，以教育為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蠢蠢之甚者也，芒然閉塞而弗率厥迪者有之，桀驁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為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者耶。若夫以養正為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蹊，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於此，殆又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嘉炎又題。

黔書

卷一目錄

黔建　改隸
設科 建學蔵附　定黔
苗蠻種類部落　苗俗
黔風　土官
方言　治苗
平亂

卷二目錄

糴穀 米價附　鹽價
餘火　救火
山水　牂牁江
紫池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扁豹泉 賦附　白水巖
柳院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卷三目錄

人物名宦 孫文恭郭青螺祀附　竹王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壯繆辨附　奢香
詹廣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丰　月溪
南霽雲康保裔　黑神廟
夏禹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卷四目錄

革器　朱砂 賦附
硃硯　雄黃
蒟醬　邛竹
石花　脆蛇
蜜筩柑　藥弩
蘆笙　蘇草
凱里鉛　羊桃藤
雞㙡　刺梨
達　紅梅丹桂
五九菊　魚
武侯錦　鹿
虎　紙
石　砂牀

斷腸草斷腸鳥 牡丹
紫薇 疊壽
瘴癘 旱
土飯 竹米
芝妖 螞蟥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黔士制藝

黔書卷一

濟南 田雯綸霞 編

建置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施。矩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平彝。樂民。廢兆。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爲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爲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爲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爲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襄。修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荊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黔。亦西南之奧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霧

瘴嶺。蔽日尋雲。一綫羊腸。鳥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椎髻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矢。響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鬭。故雖以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蹻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祇爲鑿空。即或璧帶來王。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閫。寔然稱審焉。然其閒貳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棄交阯。乃欲效公孫宏。實指之之議也。夫棄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召公爲政。日闢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荒落之壤。無翠羽。蚺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聖天子柔遠之道如是耳。

廩君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曋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尺餘。階陛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徼。戰國隸於楚。秦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荊。益二州。唐隸黔中。荊南二道。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道三年。分隸荊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入黎平。銅仁府。萬歷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中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即省鎮遠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設縣治於省城。以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於襄。息烽四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

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安州。偏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蓋未可膠也。黔之幅員。亦甚褊矣。在昔截楚杪播而後成。有如水田之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骭也。稽戶口。考租庸。不足從邾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青炎之餘。民不餘什一焉。賦不敵東南小郡。嵩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沅蜀之遵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爲縣。軍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附請建學疏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入中卷。我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迨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分。因額數之定。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蹤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謝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甎以售。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屢告加隆矣。夫輪囷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臃腫脯腊。尚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爲聖德普洽寰區。敬請修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陬。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皇上道隆德盛。興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撫黔。以教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總將蹕升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尚係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荒塞之士。勵志藝聰。登進無自。臣偕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生。查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考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考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撥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漸廣。另議專官。又按新疆鎮西。興隆。烏撒。亦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爲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連名訴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向可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即以貴定等五學教官兼率之。此確有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既裁。或議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滋冗贅。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仰籲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蠢爾有苗。當無俟七旬而咸

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舊係黔屬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陸。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既艱。而波濤洞庭。險巇難濟。士心恆多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制。以示作養綏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題。

丁煒曰。興起文教。爲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疏。輒邀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爲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殆盡。衆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値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可望率衆犇黔。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黔洞平越。威寧。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寧。參議武右文率衆拒守。城破被屠。遂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鑛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衆反。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僞忠國公王祥。與皮熊搆釁（羅聯芳）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敗於烏江。爲祥所敗。己丑。正月。僞總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爲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皆崖。白納燕樓等箐洞破之。旋撒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詣永曆。請封爲秦王。設

行營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收其部數萬衆。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曆於桂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曆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爲馮雙禮所擒。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曆還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萑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孫恩死而盧循尚存。祿山亡而思明復熾。兇焰虐焰。所向無前。民靡孑遺。尚可問乎。寢其意。繼盜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憐。僅餘殘喘。蓋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在舟中。蠻觸互爭。虎兕遊於柙外。累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尚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軍。遂平爾銑。由於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驅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舞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鄢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盧鹿。莫悍於狆家。莫

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衆而地廣。故力亦强。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狆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青狆。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狆。而安順鎮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藺。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薑天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漢或土著之齒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慕役之白猓。平伐。平遠之犵狫。都勻黔西之木老。歸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阡。黎平之佯獚。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僰人。皆可以羈縻使者也。其部落有轄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番。上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韋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山。木瓜。麻響。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場。修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有西堡。寧谷。鎮寧則有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慕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屬平越縣。則有楊義。甕安則有草塘。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邛水。偏橋等司。至於銅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蠻夷長官司。沿河朗溪土百戶。縣丞主簿。覃韓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婺川之土百戶。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隸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素。施溪等司。亦屬於府。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蟬聯而世衍。爭奪而世攻。苗蠻之患。率屬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撫綏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尺傳百濮者。遲其詳盡。苗蠻之患。蔓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曾披山海之經。丞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視記。未若今茲。雕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旣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頗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施。卽間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獨虎之倫。刷齒縛髻。本是斷雕之習。布簪籠髮而爲角。（在額）肩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貴。（頭目名宜）頂冠竹笠。食無鹽味。盤盂皆用漆皮。病不延醫。巫除但從祈禱。行軍則率然相應。掉尾斷頭。（鬼云蛇斷頭擺尾）相其（書其）作字。則蝌蚪遺文。稱先則古。（文字類蝌蚪）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作齋時其）比屋貿交關。刻木堪爲約信。重巖密箐。自云虎豹在山。勁弩長矛。專畏車騎滿埜。烏蠻如此。羣猓可知。腰圍織幅布。不假鍼工。（花衣）喪祭就屠牛。祗思欲飲。（狆家不居喪。居喪不食牛。但食魚）茹毛飲血。鏖勵之物咸嘗。（白猓）飾藝結螺。堅植之竿共繞。（龍家婚者）[illegible]圍爐臥塞。夕夢魂飛去。不向衾枕搜求。（苗俗但夜火無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來。亦自觥籌交錯。（坐無）

（貴鑄學酒師飲）於新鬼大而舊鬼小。（諾任奚婆。鬼名）赤降缺而白降祥。卜瀝雞骨。（卦書雞）持斧林間。踏拾標。鑿牛坡卜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豎以人罵漢之鼓）冷吹蝸息之管。連袂踏歌。（編竹爲笙以跳月）短裙纔至軒。雖拖六幅瀟湘。窄袖偏齊腰。豈識五銖纖縠。然而盤絲繞蠟。亦自可人。（以蠟畫花於布。取花）抹粉塗朱。當多憐己。（自照水銀）環鐩安蠟似旋鉤。（大而長且）髲髮一叢。葺金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爲髻而續之）雖采陋附芍。爲古聖之所不删。而撩蘆澥閧。亦國人之所共畏。舉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鼓髻雙精徒弄。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覓鉛槧以搜求。聊爲雜俎之詞。用發掀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領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斂馬鬃尾雜人髮爲髻。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旣染去蠟。則花見。飾重以錦。故曰花苗。其人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無文字。刻木爲信。轉結侏離。陟岡升巖。荊棘捷如猿猱。散處山谷。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構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爲爐。爇柴而反側以炙。雖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埜蔬。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敎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埜。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爲月場。及期。男女皆更服飾粧。男編竹爲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爲節。竝肩舞蹈。迴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貲以女之妍媸爲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爲歲首。屠牛醵錢以祀犬。有喪則宰牛。召戚屬。遠近畢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恐之。或宰牲禳禳。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椎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衣。無襞。惟遮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擇懸崖鑿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恆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屨。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強悍。好爭鬬。同於羅鬼。然不敢爲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性戇而厲。轉徙不恆。多爲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

子斜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藺苗

谷藺苗在定番州。性寬願。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樹蓺皆毀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綰髻。祭鬼殺犬。死則瘞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爲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饕餮。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爲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橫掩及骭。

夭苗

夭苗在陳蒙爛土夭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爲上服。衣短裳。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埜外處之。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爲務。畜不宰。多搶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梳。同類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則中分之。遇殺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浙水沃髮。浴溪之瀾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爲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臧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錫鏤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駕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

若角狀。行則荷氈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鬬。皆攻擊。尚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匕一枝。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匕躍入口。食已。必[illegible][illegible]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插以蘆管。咂飲之。男子薙髭。婦人束髮。纏以青帶。裹報旁通。覡不瘳也。疾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死。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若戰。以錦緞氈衣披死者。尸焚於埜。招魂而葬之。張蓋於上。登鄰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卅木刻爲信約。尚盟誓。凡有反側。刳牛以論。頒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標槍勁弩。置毒矢末。著血卽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頂作髻。業紡織。種稻穫稻儲之。刳木作臼。曰椎塘。每臨炊。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爲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錯血。無論鼠雀蚳蝝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爲業。

打牙犵狫

犵狫。其種有五。蠻而淫者。輕命死黨。觸之則鼎沸。得片肉巵酒。卽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襞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爲打牙犵狫。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爲棺。葬之路傍。

翦頭犵狫

翦頭犵狫在新添。男女留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犵狫。身面經年不靧。與犬豕同牢。得獸卽咋食如狼。在清平者頗通漢語。聽約束。右附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之。

狆家

狆家。貴陽。都勻。鎭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躧屣。好樓居。有姓字。衣尚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狀。長裙。襞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蹁躚亦於孟春跳月。用綵巾編爲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淫而不禁。嫁乃絕之。以

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鏤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白樂天有西涼伎詩上句即用白句)鑼搥手拍銅綽板。揶揄調笑隨白猿。傀儡登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南驛。山市敢嗟羅鬼語。雪消且寄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鑾鼓拜狪鄉。

(春盘雜句)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柑價賤。一枰醋醬豆傳來。　濟火祠前賦綺羅。寄香驛下雞婆婆。夜郎塞路人如蟻。大半番童婺女多。　城北城南接老狨。細腰社鼓不停撾。踴歌角觝蠻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　白納烏紗舊有名。水西柳畔是龍阮。奚官金勒迦鞬馬。串作花鐙蝶蹀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珠簪銀牓太平歡。小蠻鸚鵡鬭香粒。一老獼猴挂釣竿。　雪後梅梢小雨涼。滇胃挪揺鬬新粧。街泥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　米家燈樣巧功夫。記得熙筌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枝紅淚作珊瑚。　江郭風流未可期。紫泉春冶似當時。廝將鐙火年年事。話與烏蠻木老知。

土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勳兵征剿。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爲群奸撥從。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院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敢犯朝廷。今彝族自相仇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乃遂奏轄兵掩殺。彝人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殺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讎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上疏辨冤。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幸新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安位以叛。攻陷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述及前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斂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獨猓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朘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側可原。況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爲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也。嗚呼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爲後事師哉。

方言

拔、父也。一曰龍。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黜忽。往飲酒也。一曰阿。交努擬。食肉也。阿巴。飲茶也。阿應。食煙也。養。米也。歹。火也。沱。亦火也。喪。水也。大送。舂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武。商說。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已。趕集也。大弄。日午也。條。漢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雅道。不得也。雨曰躲。其。

父爲包。母爲蔑。祖爲大。食爲固縣。飲酒爲固停。食肉爲固窩。啜茶爲固喬。雞爲麥。豬爲阿。馬爲唐。犬爲脈。一爲序。二爲掩。三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遞。七爲紫。八爲遮。九爲枝。十爲完。織布爲陶打。備工爲陶買。趕集爲拜其。喪祭爲白號。

父謂之家。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朔捷謂之良捱。再餉謂之良林。夕飧謂之良舂。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坐謂之攤。行謂之丹。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盥菇。備工謂之巢登。貿易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汝到。晴謂之汝良。官謂之貲。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句業。管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纂施。伴儅曰必蘇。媒人曰梅折陌耕。

丁煒曰。侏儷之音。譯以爾雅。知援引異類。當不讓治城公耳。

治苗

何溪者。清平衛苗。桀驁多智。雄觀諸苗。有費子曰阿剌。多膂力。被甲三襲。踴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落。苗之弱者。歲分畜產。俗謂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懼。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訌官苗。以收鷸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囁囁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溪爲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揹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

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參。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詭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居閒。辯而不服。吾且死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叩頭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覓善牛。牽從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都堂何如。曰。儒夫。無能爲也。溪曰。聞有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路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者何。溪曰。事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

鍵適之溪曰。第往觀之。崗阿鵝同行。瑞曰。須豢公家牛往鬪。優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言夢大網披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勝公矣。遂牽牛驟騎而出。至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啗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以為不利。溪刺去刀見會。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備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會大怒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會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讓始寧。

論曰。苗蠻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者非畏賊而偷安。即養賊以自重。甚至匃賊以為利。其事之壞。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衆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會瑞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取賊。固得要領。而其廟己從人。為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後之欲弭盜者。絕其嚮路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弭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劉。旣授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徽關之兵大集。然後啓行。最

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肅。與散夫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為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素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為應龍婚媾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隴澄懼。其脩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烏合之謀。駐兵旣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黨。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囤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即懦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標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

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為易與。而欲解散赴黔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邀。再抵大方。又欲反標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諳。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恇怯之魯欽馬爌。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師逾年。中隔渭水之阿。聲援已絕。儲糧六廣之岸。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疐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搥而勢屈。況為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獨子埜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為饑握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為孤注慮者。兵法云。圮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慢嘗於一擲也。況水西之地。十倍于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為崗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為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故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册書之。黔人寵之。雖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三公成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溯往事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儼如充國談兵。動中窾會。

黔書卷二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其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穡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以黔之規制繩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為粟米之所出。不勤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悝有平糴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糴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糴糶之弊。蘇轍逆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擾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況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深。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猓玀狆犵。椎髻鴂舌之徒。而行旅之蟻穴於閭閻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恆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儋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旦雨暘愆時。作廢金死粟生。衢蘊和望。即為之求轉移于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甯惟是。明天啓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淡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

箕洌鑿齒.方今逸騃綏靖.苗猶向化.仰賴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虞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尉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能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先生始至黔.即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歸資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處.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壞.遂寧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瀘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瘠趾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淘苦矣哉.三之月忘獨饕覓腸哉.欲其餘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即遇其饒.亦止沾脣而哉腹.如水之沃.不在輸藥也.尙安問其爲紫爲赤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錐刀.故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鍾不能易一斛.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毋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數未講耶.不然.即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嚴居奇之蠹.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筴黔鹽者.蠲征嚴蠹而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時之地.莫不產鹽.調下正味.夫豈獨靳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滂洽.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甜滷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茆以爲居室.似連鱗次.竈廡偃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率蕭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劇處城市者.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爇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嘗其將火也.木先鳴.木在城南曰南明河.致黔志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劵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木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弟.攜所具香盂犧牲.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幷禱於南將軍之廟.畢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衜遠.人衜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衜.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尙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衜人衜之旨歟.且水以剋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歐陽脩曰.自古賢智之士.忻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宣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

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老子弟而審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宜土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可也.況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木止災.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固俗是法.則安石新法.何嘗不本周官.撫亦泥古之失.反逆得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而預爲救火之難.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徙龜告廟.鄭之大爲社祈於四鄘.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十人爲率.分衢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瀋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謹物.魯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焰伐屋.魯之去表之蓋.衢避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衢.行火所焮是也.曰倉庫囚獄.魯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虞儀.鄭之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戒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做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略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非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爲禦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半社稷蒸祚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欃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儆之治鄭者治黔.故曰放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宄發難.每以救火爲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詘矣.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議.事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陴授兵之說者.其亦火烈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陸步皆山.然亶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鑿之觀耳.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雖攢叢列.舉確而爲趾轍之妨.皆無足衢.然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寶.夾岸逶迤.負鰲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匯其南.杜若洲遊.扁趵泉上.偶一登臨.爲之房皇追賞.自誠乎而上.山莫大於雞背.關嶺.尾灘.水莫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勞.梵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蠍蛾.熱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印木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赴荊門.未嘗不溯崑崙而趨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物安.碧雲.滴崖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詠於昔人.而百盆.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一邱一壑.惟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鈷鉧之潭.遊之客兒.誰闢石門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產中州.韻士高流.屐齒無停晷矣.以遠在荒陬.不獲齒遇方幅.山靈亦若有不幸焉.是篇昔擬佳勝.爲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

矣.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蠻.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鬱林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即今日之烏江.自遵過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邛.郤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既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衢.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道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即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辨白翹而識惡谷.遷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賞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唐爲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綫.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黎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一.入橫州曰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即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爲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黎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閩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剟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甕安.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潯梧諸誌.不欲以疑非予黔也.鬱江.遯水.牂牁.均爲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樓記並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冠爲漢侍中.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爲有之誤耶.縱或有之.不過一偏稗耳.何以遂廟食

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從.曾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爲率.後遂訛率爲索.莫之改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其說.以聳蠻獠.畢既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丁煒曰.壯繆次子興爲侍中.既爲武侯篤愛.征討未嘗不從.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今非有殊伐殊勳.何廟祀所在不絕.即滇黔諸郡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說也.通帥爲率.訛率爲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拾遺之誤爲十娘.非尤其鄙陋可笑乎.或曰.黔人呼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二說者.煒皆未之信云.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峻.岸高淵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獲飲.窮黑山昏.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昔人鑿石疏衝.縣絙以渡.九驛所絕.滇之張塞.廿英皆不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踰蹻.而思卒棄焉.既建旋圮.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娥之神.徙置之竊.挈妻子飛牲.釃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悲.其誓堅.如包胥之入秦庭.荊軻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殺僅爲之感勸.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窳窳齰齰者衆矣.而矢死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斷.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趣.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家無聞.反不若草莽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羞也.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匠夫也.即不爲此橋.而自顯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況鏡之毀家立名.百折不撓者哉.事雖渺小.然戚戚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奕者.抑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敘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寡婦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欖二十四.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道.舉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湍激迅悍.頹天設以界滇黔.不知非踏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覆溺.明天啓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彷瀾滄之制.冶鐵爲絙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絙長則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身亦爲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危.其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臥於兩岸.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強幹.附縱而加橫.疊以出.舒其本使固.及兩本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則又選圍可

丈之木變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貫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轄之以版尾，塗之以丹腰，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爲西黔勝概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耳，況於沉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曰鎮寧鋪，徑西行，渡花河，歷普安，貫草塘，入奔音鮓，名地亦資音孔，名驛木淺而路平，赴滇差使乃何以萬里尾明會垣途而就艱阻也，明初傳諭舊人伐山闢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爲烏撒郎岱地，不欲其奇險是恃，故深思遠計，爲驛使往來之衢，以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望踮踮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墟，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罷攸臨，猿啼清晨出深洞，虎嘯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石，矩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盤旋黃，雨氣蒸江揚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會敗軍，守臣祇知貪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勳，英雄謀策自有術，丙寬婚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迎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釃酒自酣樂，傳箭遣弓尚驚喜，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居邊下皆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冤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敞烟瘴俱已荒，牧童驅羊上丘冢，田夫牽牛耕戰場，惟有行人長歎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絙鐵縣渡耳，近奉給水衡錢，構造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莊矣，夫土壁之後，繼以豆蓬，皮弃之餘，飾以黼黻，天下鉅事而工，豈獨一橋哉，先生明眼匠心，歷敘結構之工，如共般倕擬指，至合鎮事坦道而務涉盤江，昔人說驛黃有深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中一筆道破，駁與朔祠不殺者香而令通九驛同意，孰謂一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卬，石垂烟接，方沈淵心，突凌峯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登嶂嶠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以謝客卒徒千夫魚貫之，如犀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首坡迢峨，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露翳沾人，滿布垂巖，縣河注壑，沿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稻熟，陝人牽彼婦子，挽裳以稷，小積在旁，矜疑遠訓客過輒起立，去則倏離盱睢相對語，獰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謳可聽也。 上山牛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簪紅，牛滑牛乾石當路，乍晴乍雨笠搖風， 千搆幽腰布裹頭，猿啼鵲叫四山秋，下來千尺商說牧牛也，道，個麥蕎賣呵交酒飲好自由， 柰此翻蠶白汗何，趕場大弄午日，不停梭歹雞坐也，後嶺望前嶺，雅務離不行好，小坡憖大坡， 孱下蘆鳴月下跳，搖鈴一隊女妖嬈，阿婁母何孛父門前立，果蠻行役人來路不遙，由意亦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類耳。

丁煒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易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駿嶮聯接得名，地爲苗蠻出沒之所，過客每疑伏莽，先生撫黔威輕遍加，篝結弭耳，畏途今坦途矣，故以已巳夏過此，擬有申詠，以攷紀行，而鬱紓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伏崟崒之致，恍在目前，文之曲折如意，極類坡公，末附蠻歌，亦不減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爲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衆矣，半月之言，明祖蚤知其不終，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爲行遯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旦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既殂，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戀此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尚在，何至煩飲食於鱗蟲神鬼耶，豈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帝，鞫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著，得免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剋耶，事之有無，俱未可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人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蹤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況乎胡濙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之正矣，如必執行遯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作，君行地道，臣出水關，瘠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雖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遨遊，爲岑瑛者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免之歸妹，既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逐雞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占相大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已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故也，觀紅篋之陳牒，實千秋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直書於貞輕，燭影斧聲，只可依違子輿，國且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寘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丁煒曰，建文行遯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牢落西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帝久駐錫處也，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爲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可疑者，明祖之不爲唐高，西平之不爲敬業耳，夫立嫡以長，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鋒哉，惟歸稱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剌謬，而吳亮自經，或與壽終之說牴牾，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

篇翻棨文字，蹈史氏欲加述文以泰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安得起從亡十數君子與之論嘗日情事哉，

扁趵泉賦 附

貴陽城西，閩栖砌復，石徑縈紆，衆山之開，有泉一泓，瀏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中設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名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爲扁趵，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趵突泉，清泚噴吐，湍飛瀑立，爲歷下奇勝，然濟水復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簏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凉草塞，既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聰遊人之屐，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晷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峯迴逕轉，蹬紛駢闐，在彼中阿，有流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湲湲洄洄，瀯瀯涓涓，虎鬣方聚，魚目更煎，閱寒歷暑，不知歲年，資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沈，罔越罔愆，寔爽謝榮，璣衡曆旋，重黎解致，常羲能占，鏡景徒測，葭灰徒然，蝣逕周髀之磨，儀渾鎖項之天，廑朴僧豎而未精，郭許斷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閒，甫除甫乘，倏滿倏涸，何必登觀象之臺，臨蠟勒之漏，商度於登遂，較盈虛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流行，及其退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覓其委，孰鍵其關，孰翰其臾，大旱湖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圯，日逝日夜，日施日閉，見兮塵遊，隱矣鳳舉，神龍之皆屈皆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尺度必軌，不可得而抑，其可能而徙耶，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之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黃老騐炁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疑陰，華池滋液，湧泉引伸，皆從尾閭，瓶漏金壺，百篇一洩，吐故納新，散華斂樸，翕虛闢滯，按之澄泓，汲之困渟，節宣輔和，權經調劑，繇此而推，猶未可勝測，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廢乘之而去來，蟄候之而蟄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溢，嵩州之瀧，烏龍二池，武陽一掬，巫山之峯，並此爲六，更讀鴻書，亦云扇灼，語其情狀，比於趵突，惟厥傳之難，益斯佳名之屢托，無怪乎聞至錦鞍，時停華轂，墊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濯躅，

丁煒曰，安寧之溫泉，一日三溢，連州之甘窟，終朝十竭，要不若扁趵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其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異時構亭隮以君子命名，而表扁趵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並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滙洪怒，濤湧波騰，雷轟雲拽，縈紆帶皁，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

舒光，以至於層巖之巔，與石相齒，盈爲三而後下，謂高作浪，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漢倒傾，雖郭艾綃崖，天孫織錦，豈述奮地，不足過也，十丈之外，濺珠跳沫，時時浣人衣裾，風颺傳響於青林之下，嶽猿流聲於白雲之上，行李所遇，驂停馬立，常若目不周觀，憾不給賞，下有藍潭，泳游出沒，澄碧澂晶，固太真之所不照，古冶之所勿挾者，每日曦欲吐，兩霽上騰，榮光塞河，遮掩映，遙看紫練，跡倏有無，如冰綃之瑩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嘯絕，不知何人鐫二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既奇，斷骨尤巧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閣濟楚，俛印流連，茆屋數閒，依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與林徒栖託，與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盧山谷簾而止，然皆飛流直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霹靂之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藍犀吼地，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畫摹寫，曲盡惝怳心駭目之觀，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遒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阬

黔志所載養龍阬也，在養龍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江，蓋以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盡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中，泓渟深深，淵闃鬱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土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晝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旁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繫其蒭皂而節宜之，所產必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自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蘊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養沙四百勅騎之，人跨馬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爲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月之所入，無不梯山航海，獻其琛琛，遠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雜雜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鐃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嗣斧，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杳冥冥，太乙翕聚通精靈，龍姿鳳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殷流赬，振鬣嗚，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山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北廷，

出入天門儷龍軿太蹴五彩滿瑤京茫茫埏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閑武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遐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皆致唐明皇時鑒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鬣毛猴目肉蹙唐帝閉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龍蓋亦類是矣然而晻悵莪窟陳跡猶存熳露不與驊騮寂寂過其地者留官柳斜陽有味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阬行以代招天馬之吟非效王子淵諸也

附詩 騶虞出柳春三眠風時絮飛歸白鼈兩山夾岸生楚煙栗園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沼清且漣下有萬丈蛟龍淵化驥下嫁柔綠春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旬運神駒朱鬣烏江邊粤昔貢自洪武年啟拜稽首鑾玉簫其毛如雪鱗如拳首高九尺花連錢歷沙八駿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閑十二人皆謂爭誇此馬眞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越峯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爾將徒然武師將軍絕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鞭鬼樹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披圖索駿空盤旋老臨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詞更有許藤篇

丁煒曰阬號從龍則龍極當復不絕何今開家家也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臣故設點卽得奔馬瞧不以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段一寫慨嘆使覺全體生動昔王荊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於茲篇亦云 柳阬行篇掩抑低佪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此神致

象冢

明天啓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諸猓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龍鋒銳莫可當八鮮闘志黔省戒嚴閩陶士司兵會勦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搗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擲天墜地蹴踏如糜賊咸披靡有裨將乘機逐北遂奏勝及暮收兵象尙勃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鐵鏃三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爲封瘞立碣於馬龍南山之陽余爲之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櫳鼻長齒巨肉兼衆獸臍隨四季生於曠埜育在坊肆動若雲徙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代舜耕亦奔尾燧殺彼金闕舉足披剌道以拜舞瞠目不踞何讓莫實無嗟異類卽此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手爾獨捷僥羣寇褫魄三軍吐氣峩峩高邱疊疊古碣血化爲燐骨埋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雲黃轄憑敵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受鏃三升鐵有闘志此與面中六矢不動者何異昔明祖有將某不如象以愧元臣者斯冢存還愧將帥可以媿矣異事傳以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勝爲曹蜍李志作譏甚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瀠漾風日迴回縠紋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閒想上爲鑑磯石梁亙之昔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繪蓋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維摩

閣徽南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唄聲吟近遠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岸柳乍垂芹芽正香覽漁舠之泛泛洗盃斝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離可倒安問習池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荊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一謂其發揮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篇實附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之間手胼足趼濂夙擲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聽嶠揭而生悔謂此藏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迤衣至此則心目開霽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殢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亙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潺潺然餘溜風吹維衣相綴過橋躡級升之印琛空際插天雄豎競勢爭高若擭闘之托寄上忽而騫龍煙接緊絜閒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飛雲也既陟則兩旁怪石揖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蛇獅象由君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鱗甲皆動面前三峯拱立高與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內紅各殊森拂相招向人欲語閒巖性好潔昔有信宿於此而身垢者既去則瀑水突至瀰漫山椒而滌之再垢復滌庚何米倪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本樛柯盤迷橘刺藤梢繚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譚側王陽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云殢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千尋草艸登臨日下春眞信人間唯五嶽須知天末有三峯秦灰漬壁尊仙宅雲陣花輕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 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閽瀑布遮鬼斧神工峯口石紅舸白靜寺門花客兒遊屐何曾到支遁禪栖便是家趾步從前應自笑眞同井底一窪蛙將行又偶閱巖壁之詩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易窮技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出其右孫題若蘚積拂拭勞襟袖劇餡眞宰泣掉頭疑不受安得鬼斧利一爲洗瘢垢余立誦久之自媿急就章唐突茲巖必不免水琮之譏滿矣

丁煒曰天地精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若飛雲天巧極而人工拙矣煒嘗縱眺巖巔遍捫碑碣竊嘆作者雖多能括鑿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未一二屈也鴻篇不作纂才硬語而瀟遠蕭疏自爲茲巖添毫類上

雙井

習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唐人汲左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嘗閱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習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爲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蘇子瞻所以歎酈道元

之猶而笑李勃之陋賦。又習安有膩脂井。炊稻飯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取。蓋與宗陽宮畔同名而異實也。

丁煒曰。井以攔分色以鑑別。此豈與淯瀆之水殊其利鈍者比哉。問難以裔元之刀。劃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眞不可以常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黎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翻綠浪。環溪繞陌。淸見赤鱗。沿緣曲徑。直造巖陰。有洞邃焉。飴谿忽裂。幽姬智露。不知洞穿何年鑿也。一屏當門。遮青抹綠。遊者摩拂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瀰瀰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之淸越以長。始入昏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戛人踝趾。坐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隙漏日。下射卅深。毛髮可數。黃虺下垂如斗。豐盤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歸褒。或踞石跏趺。或蹯屋仰觀。叢貌如生。絕壁千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崩雷。奪人氣魄。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从窅欲。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蟻附蝶旋而後達。丹竈栾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羨門耶。何以含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一塔。拔地粘天。鬼斧雕工。邈難著想。漸進漸深亦漸窄。不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異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公洞記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淸。地發人文。丁溪成[illegible]。山川之靈。與運會卜。水入洞爲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既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捷羅薜葛。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遶廊西入大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闌。凭闌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茂峯。萬壑縈迴。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覩此闉闠。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普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聖天子止戈講和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道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眞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嘗曰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

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情。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辟館歟。夫事之始也。有規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嘗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故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臨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嬴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開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苟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者。借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甓提釘於匠。與功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蔚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益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丁煒曰。斯道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儒有守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學理學。隱然以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道大弘黔士也。

黔書卷三

人物名宦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撰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肖其籬下。故凡爲志乘之者。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爲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卽別抒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爲韓通立傳。後人譏之。令狐德棻所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蓋言覈實之難也。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鼇。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顒。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蹻。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樸。史永安。劉錫鉉。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肯嬛爲之冠。吾嘗思之矣。士君子崎嶇仕路。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詬病而怨讟者。以視夫中原善地。捧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爲。相去不啻蓰乎。余是以採摭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於瞽宗者。並志以不朽也。嗟乎。襄陽耆舊。尙有典刑。召伯甘棠。各令勿伐。五君之咏。每致歎於延年。八哀

之篇。會與黔詩杜甫余羞景行仰止而不自已云。若夫其人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孫文恭公祠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爵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恆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優稱。亡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湮沒。抑勢使然乎。亡論往故。如我祠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諡。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諡。家徙遼陽也。鄭寔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鄭不諡。雖云秩庳。亦其嗣斬也。人臣生留太常之勸。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故。卹其私。誰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斷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諡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諡忠肅。少師夏公言諡文愍。中丞海公瑞諡忠介。尚書孫公應鰲諡文恭。文恭之諡。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諡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啓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師。督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鄙秦士也。溫公曰。弟子卽誦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皋縣人。占籍清平衞。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蓋木拱矣。萬歷庚子。章等爲請諡於朝。壬寅詔下。諡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清平城中。予按諡法。恭有九義。諡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壄。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來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諡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爵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鄭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諡及建祠顚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長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郭子章

附郭青螺關索祠記 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繇然兩峙。水西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廷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閫。萬歷二十七年。春三月。奉敕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阽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充兵實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斷補文武將吏。參勍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

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總兵。首擒賊鋒。宣慰安疆臣斬歷先發。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偏冠七路。與師至鹽海龍坻。殺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挫屍傳首。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擒從一百五十八。俘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記。天子費軍興百四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鎰。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請旨款閣。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真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剿禽斬。俘獲與播略相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包茆。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鎭雄。公命堯臣絜洪孥還黔。代兄爲宣慰。而鎭雄遂戢。人皆公盧遠謀深。功尚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廕仲子生員孔琵入監讀書。及敍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吳世襲錦衣衞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劍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年五月。敍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吳晉錦衣衞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寵恩。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敕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其載祠錄。宣慰安堯臣獨建祠大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爲其行。有石相祠。欒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欒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章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崇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司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公。而幷祠之。眞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迕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限蠕蠕。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豎垣墻而植爼豆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亡惆。予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慽。何也。爲其深也。羅甸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極也。祠以柱史甫海馮公弈垣左方伯通政使寧國趙公鍾配享。置左右。郭公施德於黔省。例得幷書。郭青螺撰

丁煒曰。尚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詰乘通病。陳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爲敬禮立傳。欲釋慽於武侯而謂將略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卽以黔論。蔣道父之嚴毅精明。撫黔實有異績。前志且不爲立傳。至包氏誌草而後添入。王靖遠之冒賞邀功。三舉兵而不獲寇首。至爲苗發前藏後窋。僅以身免。而演志侈大其功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明驗乎。

竹王

予過楊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魈木客魍魎之

倫。及閱郡志而後知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足閒。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已。請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沿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槃瓠蠶叢杜魄荊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妄以傳妄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在雅頌。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賢斯之爲龍種也。寶誌之育鳥巢也。蜀妃之爲山精。盧志之爲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勝紀。烏可以恆情測夏冰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衰。鬼方尚鬼。大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記云。桂竹之埜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疏。每日一出。羅紈金翠。竹譜又作筆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筆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石言於晉。神降於莘。爲齊諧以志怪。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煒曰。竹王之事。與水化九隆相類。蓋蠻荒尚鬼。又民皆愚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矣。存而不論。所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濟火見史。一作濟火。蓋從土語云）

濟火。牂牁帥。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黧面白齒。以青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

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夏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蠻。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大成二年。普寧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士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畫爲武略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陬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隅。爲蠻王長。其亦賢臾肯羌之儁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機達變。宣力效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爲羈縻而姑縱之也。天啓壬戌之叛。罪惡貫盈。旋即挫衄。崇明邦彥。同時殲殪。雖王三善之督師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燮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爲益部之宣慰。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附朱燮元條陳便宜九事

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使一。地盡闢。疆日熾。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輸輓之勞。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

衝。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使六。訓農制兵。據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使七。從軍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句軍之累。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使九。又召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啟亂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境。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慮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滇與吳遠者也。黔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非曉順逆斷大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謂率乃祖攸行者歟。崇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殄滅。於安氏何利焉。至本朝而黔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者皆奉之矣。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蹤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路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已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并魏吞吳。身將殁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蹴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咸以侯之處此。痛思先主之顧命。勢必奬率三軍。首出祁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兔罝[illegible]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雖議遠圖。彼雍闓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愼。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輸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略。亦遠識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遂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闓悉平。擒孟獲爲蠻王長。蒙生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漢渠川而北。縣[illegible]州盤甸而西。以暨乎縣國木鹿都魯背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沽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審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識。爲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淚。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

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警。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卽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困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狡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遯。蠻之非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迹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蹤閟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丁煒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先生史學爛然。故尙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柢。譬如萬斛湧泉。不必擇地而皆逢源。豈獨是篇之綜核獨卓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公崇褒起封武安王。明萬歷庚子。郭公靑螺所建也。壇半畝。殿兩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矣。可辨。而劉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鄙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志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旦之苑節。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實爽。不宜橫加惡諡。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敵。今來有額。靑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予從而致之。祠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靑螺受命討夜郎。離酉昌之日。夢王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護黔疆。而勉之以剏平賊亂乎。抑亦靑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

卽窮陬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諢。則失之褻耳。靑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删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靑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盛爽。而靑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讚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靑螺之志也歟。而況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槪見矣。予才地不及靑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諡。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見諡。陳祗特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諡。於是追諡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諡也。諡法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救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聲。繆。莫六切。諡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數。通作繆。諡法布德執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偁皆注

秦晉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穆穆公顯。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彼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諡穆可。諡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假節鉞。後主十年。追諡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啻先主之拜。而曹曾之表。失其實矣。予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禮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諡。兩得之矣。

論曰。靑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奄與淹。偕與盤。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閒。不妨各持一說也。諡法所關最重。假使當日諡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諡。或者追諡之時。後主繼位十年餘矣。黃皓專政。顚倒錯亂。善善惡惡。尙有公論存乎。誰作僞者。而爲此諡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諡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諡武盤壯而諡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蓋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穆。將來亦可通壯爲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諡時作僞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諡。伸其義。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靑螺何未辨及此。蓋已疎也。

丁煒曰。漢壽沿稱。壯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平播之夢以啓靑螺。而靑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删曹封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關公之亟於感夢靑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諡也。惟唐敬宗。秦曾之得此。爲宜耳。以關公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顚倒是非也。無疑。一字失實。而令傳疑千古。秉議禮者。可不愼乎。辨論透闢。足補靑螺所未逮。此王遵巖所謂深一層法也。若神骨之埒諄辨。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靑繆穆二諡。往往通用。故靑螺据此以爲說。然終剔膸剛。先生據何曾許敬宗事。以壯繆皆爲下諡。讀史論世。援据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術廨中藥。主昏臣闇。卽文士如譙周。皆佞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尙云將略非其所長。當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平。等於靑螺。而其立言之愼。則靑螺不逮也。

奢香

靄翠妻也。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死。奢香代立。欽死。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曄以都督鎭守其地。政尙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僞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

不敢爲亂。上曰。此故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曄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曄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靄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爲患。夫人而知之。卽馬曄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値令設驛以爲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設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餒矣。然後爲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曄以爲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遠犇。一聞召而卽至。先機之智。臨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翠方女子能之乎。觀其設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設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崗之釁。逆酋烏之焚。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設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曄之所以誅也。

附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皇宮。承恩一諾九驛通。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牂牁僰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夜嗚咽。猶哀奢香死。中州男兒忍巾幗。何物老嫗亦靑史。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雖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川走。誰衍奢香一婦人。

丁煒曰。奢香。劉氏。蠻方二女子耳。一則乘間遠犇。一則聞召卽至。其智勇不遠過大丈夫哉。明祖爲除馬曄。而寬令置驛。洵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擾遠人心也。若夫誅求暴虐。激而走險。末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計矣。嗟乎。梁毗抱金以哭。而西寧酋長爲之解散。徐申不苟常賞。而南詔琛賮絡繹咸歸。官蠻土者使咸得是人。雖萬世無弊可也。

詹廣文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諸生時。見器於巡方使者。每召見。必款語移時。聽其言。歎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尙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驥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機發卜發。復據孟養爲患。復命驥督宮聚。張軏。田禮軍十三萬征之。踰孟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一二百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索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又輒故違詔。擅用閫剿之刑。以進御爲名。實圖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蹴踐傷殘。路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撇負艱辛。

以致有自縊死者。又指獸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稱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御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致爲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蔽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參其軍。公詣闕辭。公卿爭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統己巳之先幾未發也。而四方亦旣騷動矣。乃疏遠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盡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得以盡言無隱。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禮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教職人臺省。自宏治鄒淸始。前此尙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菴集。孫恩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於議。王振庇之也。麓川之役。振倡之而驥禍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南騷擾。苗寇乘閒竊發。攻圍城堡。踰年不解。驥殺無辜以邀功。師還猶增祿賜券。未幾而土木之變作。孰非麓川之役啓之哉。使當時因詹公之言。悟前後捷奏之皆妄。亦不至爲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爲曲突徙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爲足重已乎。

丁煒曰。廣文以疏遠小臣。輒敢昌言靖遠。攻權豎之私人。而略無避忌。懍懍之節。洵足多哉。原夫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尙在。振寵雖奸。未敢盡逞。設當武宗時。禍不旋踵矣。篤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難。基於麓川。洵爲篤論。蓋狃於戰勝則侈心生。此晉之上卿。所由欲釋諸侯以爲外懼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爲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爲人。愛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韓愈。而縱橫跌宕可喜。尤別成一家者也。迄今芙蓉泉西有讀書樓在焉。癸亥。春。余過其地。題詩壁上曰。晴簷飛不斷。湖水余泓澄。一叢白菡萏。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冷冷。今閱黔志。方知殿卿曾謫官於永寧。遂搜摭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至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一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懸門帖。春風勸夜郎。一新添驛詩曰。楚館孤燈半滅明。江城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瀟瀟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曰。西南蠻徼萬山隈。昔日誰教漢帝開。楚烏當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藹惻和平。得風人之旨。當其將之黔也。過順德。値于鱗爲郡丞。留衙齋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荊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欲墮。五馬踟躕官道旁。問君胡爲萬里去。小臣

彈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羈旅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官椎髻見朝吏。鱗鬱醉鼓村中甕。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為豔黃。壯遊須令百粤盡。探奇覽得浮沅湘。永寧自恐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鄉。康熙己巳。桐月下浣。小雨初晴。風姑徵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回。既得殿卿詩。因拉雜溶演此篇。

丁煒曰。從來詩人文士。不數無藉以傳。賈島孟郊。得昌黎而名愈藉藉。殿卿詩才清新。故自可傳。況有于鱗為之推轂乎。既官於黔。則當日之詩。必不僅此寥寥數絕。無亦蠻荒僰僻。采輯無人。益以世遠年湮。遂概付荒坦斷簡歟。先生嗜才若渴。片善必錄。殿卿鄉之前哲。風雅與味。尤有曠世相感者。微歸深情。直與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攷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投畀於蠻鄉。或竄流於海外。潮陽儋耳。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蠻地。而播州非人所居。尤蠻瘴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壤於柳播之版圖。則本隸於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後上書漸移。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官為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臯略同。而黔之士相與俎豆之無已。蓋其學關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殆無出其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及也。方先生之至龍場也。苗蠻丼衣鴂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憾猶未已。學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死生一念未忘。乃為石槨自誓。居易俟命。從者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嗚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皋比。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丼衣鴂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並問答語錄。俾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流傳以訖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歲時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搖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窮巖茂箐之間。以何陋名軒。賓賓為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遺跡歸然。遺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傾慕其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況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水西安宣慰二書。當是時宋氏之叛亂未平。安姓之奸謀欲啟。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雖司馬諭蜀。仲連射書。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禍亂。講吾儒以正人心。實大有造於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愧而知勉矣。迨乎平茶寮。端岑黨。浰頭八寨。猺峒革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勳銘於景鐘。大名垂於宇宙。皆自龍場之石槨悟道始。奈之何謂其學鄰於佛老而輕詆之。然而光鋩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為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專吉猶豈不聞之。顧乃甘為蠡測。不惜為先生所病。抑且為南臯所不受可知也。余于撫黔之明年。重脩陽

明祠。既告厥成。援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夫祠之亭榭竹木。因革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不道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石槨而悟。雖謂困窮憂患。非玉汝於成乎。後來貪滲桎梏。平茶寮。剛桶岡。獄揭事業。皆從此出。如此方是有體有用真正道學。彼執區區成見以與良知辯者。猶然章句訓詁之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淮陰侯後

客書淮陰侯傳後曰。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替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盍跳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己子。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堧。有酇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勤之鼎器。謂其說得諸楚張蓬。今定番有韋番司。其先亦出於廣俯。晉大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南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率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豈聞其受姓之自與酇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得無感淮陰之無後。姑為此影響疑似之說而妄言之。人遂亦妄聽之而妄逃之歟。然世之韋姓多矣。即云誇妄。胡不托之鄖皋之流。而顧有取於蠻佗之類也。抑其從來者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為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知。然韓淮陰以震主之功。遭鳥盡弓藏之慘。千古痛之而無可奈何。乃欲於墟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影響疑似之說。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煒曰。客之匿淮陰兒也。事與程嬰相類。然晉不再世而立趙孤。終漢世未聞敢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嚴而少恩哉。若以韋為韓後。似近于誕。彼酇侯之書。尉佗之誥。客何言之鑿鑿也。

張三丰

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履。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為邋遢仙。自於高真觀後麓地結茅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弈。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侯。自敘云幼年慕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凝理之深詮。所著大類參同契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世所云浮邱洪厓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一池似石盂。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邋遢手植。三百年故物。永樂間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謂企川之役。蓋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遜國者之逸蹤也。即孫文恭留仙臺詩亦云。留仙臺迥草花飄。邋遢真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曾踏在。誰知不為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坡字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西行。儼然畫圖。梅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余過而慕之。作歌紀其事。

附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乘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欺世夸潛都。劉安雞犬事頗怪。錢鏗

年紀言多舛。漢武不讀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皆僨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木穠秾山水窟。其間或有煙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祕。寸田尺宅理豈迂。地產丹砂大于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三丰僊佺侶。擧蹻道士輩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嵯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句展兩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屩。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濯纓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雖人結搆巖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瑰寶不去坐日晡。長生恐假六禽戲。鄜村微雨鳴鵓鴣。

丁煒曰。達磨面壁。影存少室。三丰鍊形。神寄嵯峨。亦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赤水。投於陳百戶。棲馬廐中。夜輒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唐朝壩印山。見林麓洞壑。負氣爭高。含霞飲景。幽窅差互。中有磨刀溪。大石橫亙。水流其旁。聲若雷鳴。變巉壁北立。瀑掛爲簾。三盤而注於溪。遂結庵曰永洪。居二載。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緇衆。毋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佛經於地。覆以錦襴。諸衲皆履而入。月溪獨趦趄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籍經爲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故。對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緇流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死。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眚。莫能踰其數。黔中稱爲異僧。首月溪焉。

論曰。凡爲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教。遂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於幻矣。爲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顚。固所不廢也。

丁煒曰。欒巴噀火。葉令飛舃。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於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麈可也。

南霽雲康保裔

南霽雲之得祀於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爲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於婺新。以其子繼英之爲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自有其可祀者。唐書霽雲與張巡同守睢陽。射賊臨淮借兵。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攷宋史保裔爲高陽關都部署。亦以戰死。其人謹厚好禮賓客。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鏃相連而下。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鬻器玩以償。此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貴陽壬戌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登陴而哭。賊忽見旌旄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萬曆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三尺。介胄赭面。舁夫躡踏流汗。雷雨隨至。歲以大有。是則康公之禦災也。況其擅門書號。靈蹟不一。郭青螺跋鳳皋禱君子嘗稱道之矣。寧見貴陽新婺之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伏節死義之士。生歷其

地。沒則爲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於壺頭。張桓侯神於閬中。柳儀曹神於柳州。理或有之。無足怪者。若夫二公者。一宜神於睢陽。一宜神於天雄。於黔無與也。使不有令子爲之。後宦於黔。以顯其父之賢。則詩書所載。世之雄英往哲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奚取渺不相屬之二公而爲之立廟乎。則謂二公之祀。以其子也。又宜矣。愛其人尚不伐其樹。況愛其子矣。而有不俎豆其父者乎。承嗣歷三州。多惠政。繼英入覲眞宗。歎其世篤忠貞。二子亦人傑云。

丁煒曰。南康二公之祀於黔。第當論其有功於民與否。不必計所從來也。然原夫肇祀之初。必因二子宦黔。爲厥考立廟。禱而有靈。遂崇享勿絕耳。

黑神廟

禳火之役。首告祝融之神。高辛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從黔俗也。次又詣黑神之廟而致禱焉。神姓南。名霽雲。廟在黔城之內。凡水旱災祲。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能有功德於民。而民受其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幾百年。士人以其長冠載髯而貌之黝也。故曰黑神云。攷南公范陽人。行八。爲唐名將。射賊將尹子奇。喪其左目。立功睢陽。生平未嘗入黔也。黔何以有公之廟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爲清江郡太守。歷婺。施。涪三州。多善政。後自請討王承宗有戰功。豈士人之所祀者其子而非其父歟。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爲父立廟。遂相沿數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歟。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令公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首無分災救患之義。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偉矣哉。宜乎其爲神之聰明正直。能大有功德於黔民也。夫有功德於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役。禱而祭之。而遂無不靈。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蓋黑神之靈焉。故並書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死。一段勇烈之氣。千載猶生。宜其爲神而有功於民也。前篇既與康公合敍。此復更爲引伸者。黔苦火患尤劇。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弇州別記云。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鎭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夏上少畫。當作處音讀。遍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談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舍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乃爾。不足信也。予攷貴州入南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夏。顧成平貴州。贈夏國公。非顧玉也。成初封鎭遠侯。子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普定衛。久餘。

碑

黔永寧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軒二碑。又有羅文恭寄題陽明祠一碑。

水西馬烏蒙馬

馬之良者唯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渥洼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敵百金。中亦半之。其鬻于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官鬻。亦不頻騎。惟作冢也。鳥隨陣適用之。斃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睎雞鳴。後顧犬跱。膈闊膊厚。腹平背圓。秣之以苦蕎。啖之以蠻隨焉。渴孳喝。又飲之以醬漿焉。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蹠嶺。逐鹿獵䳚。蹦蜷蠨而笑螻蜓也。龍逸兔驄。肉角蹦筋。志倜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蒼筤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盂。齒若黃區。耳則桃記。以平塗試之。巨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發晦也。爲鄣撫正。九方臯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蓋多購以握商價者。孰謂烏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啇其母。時饑渴而潔凝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遺而使溢厚其子之氣而無閼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繫其母於巖巔之巔。置駒於下。馥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房皇躑躅。奮迅騰踔而直上。不知其爲峻矣。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犇衡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爲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縶夜絆其蹄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蟻封之上。礨㵎之間。金鞭一下。欲斷不成。則陟太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逵。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況馬乎。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哉。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所以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謹之於睹聞。所以全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蠋目超光。元章大馬之賦。無此神肖。

黔書卷四

革器

盤盂盅盞之屬。凡數種矣。登爲𥁕犆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夷也。若碁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或宜箭箙馬韝。韉之被之。等于障泥玫瑰也。若鈿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亞焉。闊者貴。狹者賤焉。堅者上。皺者次焉。以水浸之。爓毛剸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稽文縷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留定之。以刀頮之。而後膏以椵鬆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磨之。以土磨之。以石磨之。石出威寧。而後繪以文采焉。繪之其色四也。四色皆髹漆成之。首則黃。蓋色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讒義是也。黃以石黃。綠以灌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碌靛而三之。雖車鐵筆。花鳥賦形。蹢輪承蜩之技也。雕蟲鏤犴。運斤成風。崔青蚓邊鸞之手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方人有此淫巧耳。

丁煒曰。奇峭如考工記。

朱砂

自馬蹄關至用砂場。十里而近。自用場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爲箭鏃。爲箇子。用場之砂。爲䓘䓘。爲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

而入曰壁。直而高者曰天平。壁而斜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爲版以爲廂。而後可障土。舂錘鏨斧鑿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亡子。控金頭而逐原鹿。夜以爲旦。死生愁歷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後止。有猨猊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梧椿焉。甚餓焉。務珥焉。要亦趨之。廂而重者爲砂寶。伏土中。呴呴作伏雌聲。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成以晶熒爲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之汰之。搖以牀。漂以箕。既淨盡而漉之。不即乾。以吹之。其水或瀦之池。或引之竿。越岡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眡虛命。地之啓閉眡虛時。砂之楛良眡虛質。不可強亦不可倖也。銅仁萬山。婺川板廠。皆有之。

附賦 攷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啓於吳會。合浦有夜澂之珠。番洋有醋浸之珥。精鏐美璗。林邑盛飛。黃鵠青雅。錫崗流澂。西域之苜蓿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爲奇。有以爲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砥砮而並稱。入髹漆以成用。鍾乳質近而形分。紫瑛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瑰奇。餌而服之。十洲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晉祕枕幽。杖藜照翩。稚川句漏是求。香山廬峰見弄。衛公以之鍮鼐。昌黎因而兆夢。石可點兮通黴。金可化兮采送。訪邵陽之嶺。道井尚存。過洞庭之埜。鑄鼎猶頭。匪怪匪迂。宜棠宜重。千稽所產。不一其鄉。二酉之藏。淵出湯池之下。深藏雖習聞而未睹。今乃見於黔陽。阡江盤水。婺邑銅崖。咸可掘而可採。然忽閉而忽開。未有若開陽之夥者也。於是奇贏之徒。殷阜之士。指煌扇以爭趨。驅舟車而來至。相與募保傭工。讋壩列肆。追一綫之蜿蛇。探重泉之幽邃。壁高支以忘天。貽親賓以覓地。悵曉夕之莫知。置死生於非意。乍吐微鋩。儼獲大貝。雜土石以同居。凝礦牀而聯綵。或如矢鏃。或如斧劈。或瑩如鏡。或黯如漆。鞅鞅比光。火齊較色。燦矣離披。斂然嫣媚。是爲離精。非鍾火德。細若輕塵。巨等拱璧。鑄魂陸離。尺量斗計。謂之砂寶。辟邪驅魅。蹇客名家。連城背易。舖入春出。梯升繩墜。附蟻引猱。携肩負背。禐檢裁披。且淘且汰。審厥楛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韞藏。彼貿遷而闤市。別有沿邨楚老。掇澗孤嫠。措斗引竿。漉末拾零。是浸深而蝕趾。日注粒而損睛。波濤爲之盡赤。襟袂爲之惱頳。苟錙銖之可取。雖纖忽其敢輕。爾迺作竈支鐺。置礮施杵。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坐闈璣之走盤。任點易而滴露。更呼爲汞。改號曰銖。其實則一。其變則殊。噫嘻。此一物也。既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於官牒。遂覩爲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貢神仙。賜下令而長禁。砂其奚產山谷。何爲害此一方民。

丁煒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噫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追采者既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二詠。幾下捕蛇之淚。

硃銀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層。次八之間。以稃秕布錸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周凸。覆以釜。差殺之。揉鹽泥而塗其唇縫之。乃煅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滉漾熣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縫子。既實之。掩以錫甑。甑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

穴。其上覆以小甑。亦鹽泥固之。而後煅。灶爇可成。汞登於甑。溜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斂之以椒。聚集如故。啓釜甑者必含醬或嚼汁。乃可避。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儀之筆。始知九還在御。頑鐵皆可成金。

雄黃

產安籠之逼興。邇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末次之。皎者爲上。黯次之。扈植仙佛皆可鑿。塊不恆得。則聚瑣屑而熔之。熔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者香蘭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髹漆。可以合離而萃渙。黃有雌有雄。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譸張爲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曰黃堂。論藥物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虺螫見之則骨靡。黃之精爲至寶。其光可奪日。佩之宜男。賈是用售。迯城不足多也。

丁煒曰。簡勁如古篆疏。陸離之光。黃精長色。

蒟醬 居矩切 音舉

蜀都賦曰。蒟蒻茱萸。吳都賦曰。東風洋泻。所謂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曳曳以猗猗是也。蒟花如流藤。葉如華撥。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矣。陽霧陰放。腐日皮爲。其味辛香。近於桄榔之麪矣。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爲蔞蒟。亦蔞也。又爲九真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星而大。黔之人食檳榔者。購於滇。斷破之。長寸許。與石賁灰並咀口中。赤如血。又漉其油。醢爲醬。故曰蒟醬。揚升庵丹鉛錄所致非謬矣。二物微不同。然賁之以調燥溼。疏積滯。消瘴癘。功則一也。

丁煒曰。蒟蒻與檳榔合食。調燥溼而消瘴癘。功誠有取。然不知漢武當日何嗜於是。而爲特開西南邑。人主好奇之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悼嘆。或曰。蒟醬即雞㙡醬也。梁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蔬菜。蜀獻蒟蒻。敕覺美。曰與肉何異。勒復禁之。姑附之以備參攷。

邛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曲水涯。風亭月觀之側。見此君之風梢雨籜。青青猗猗。輒爲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邛竹。以其名致之。自產於蜀之臨邛。或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爲羅漢竹。蝸腹蛇跗。鶴膝龍脛。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子瞻嘗取以況太白。余於邛竹亦云。斷以爲杖。藏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爲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丁煒曰。邛竹磥砢之節。一經寫照。便爾傳神。試於月落庭空時披誦數過。襟韻瀟瀟。彔晉瑣玕之贈。

石花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昔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嶺。往

往探趨奇拳石如卵。貫洪荒時，岩澤國乎？水漸行而爲陸，廣爲烏江，縈紆遠折，入蜀合岷水而爲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瞿塘灩澦以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十餘里，有河曰□岩嵱峻，河亦信驗，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洄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爲一片，大者輪，小者掌，鮮明爛若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澹，倏歸烏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奔觸，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稱奇絕爾。雖好事者無羽翰飆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藤蘿不施，苔蘚不生，瑩瑩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者，豈山川之氣蒸鬱所成乎？而溝水漲，東岸溪澗溪之間，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思蜡，兩崖峭削，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恆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矣。

附詩 瀕瀕三岔河，矗矗萬仞岩。劃然地勢開，烏川合一派。兩崖古所劈，峭立山不壞。清和四月半，湍流怒湧湃。斑斕石上花，初發卷如蠶。望之塗朱紅，晴霞落天外。奇葩三五夕，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亦城罨青崗。或圓如羽輪，或高如颺旆。經旬色微黃，淡寂餘殘瀊。天女采之去，辦盎不可丐。水漲共蛟鬬，觸舟多水怪。泊夫水落時，花空已難再。石青壁蘚光，離離無根蒂。獨於遠眺宜，巨靈何狡獪。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曇林。安得淩首夏，洄溯一相尋。擎烟繫漁艇，泛泛斜陽沉。渦巨息浪鼓，高柳鳴幽禽。繫花衣帶間，紅豔滿清襟。汲水胭脂井，晚炊還孤斟。月上沿厓行，往聽三湖音。

脆蛇

長尺許，闊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斑可翫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恆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蛇。之使乾，已風去痺，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於蠱蟲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也。蛇毒而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蜜筩柑

或曰：即南海之蜜羅橘，亦佛指而少孿，指形悉具，屈而不伸，剖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實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咀嚼之際，流齒頰矣。其子離離可疏，盤州以上咸有之，蓄之樹以浹歲，遇之杵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丁煒曰：數行可當橘頌。煒向嘗有詠柚二語云：應訝苹爲實，從呼橘作孫。移贈筩柑，有當弋獲。

藥弩

黃帝作弩，其臣夷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矢則有絜矢、鍭矢、增矢、茀矢、庳矢之不同。矢，指也，言有所指向也。其體曰鏃，其旁曰羽，其末曰栝，栝

傍曰叉，總名之曰箭。箭，進也。盛矢器曰箙，以皮曰箙，織竹曰笮，木曰步叉，以箭叉其中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弩與箭之謂也。秦昭王作白的之弩以射虎，舉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以射粵軍，武鄉侯損益連弩作元戎弩，一發十矢，以拒魏兵。李陵千弩俱發。昔之用弩者多矣，然未聞有藥矢也。耿恭守金埔城，以毒藥傅矢，語曰：漢家神弩，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肉皆沸，於是大驚。此藥矢之所自也。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狆家，謂之補籠藥，采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雞犬婦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夠者合之，塗諸矢，插步叉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死。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自頂至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夠藥產粵西，類句金皮，不得夠則藥不驗。賈夠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

丁煒曰：向從黔中來，讀先生禁挾弓弩文告，凛若秋霜，建威銷萌，原有妙用。禁夠之說，聊亦以迅其流耳。

盧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簧，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女匏笙簧。黃帝命伶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皇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鵠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緱山之事杳矣，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笙截蘆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翼，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徑尺，銜綰於六管之衡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鸞鵠之噭漢，每至看場既圓，歡情欲浹，則遏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響銅爲之，恆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云：管滑難袖拂，聲合朱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嫺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睹之，其狀如此。

丁煒曰：天地中聲，自在人心。荒裔遠屺，截竹于喁，亦自成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異時采白狼慕義之歌，試以盧笙吹而進之，當續入蘇祇之科，傳此盛事也。

蕁草

蕁草，即蕁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毛刺，螫人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蠆蝎蝮，殆不爲過。鋤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疝，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以章子厚而治軍，以韓侂胄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之者何如耳。宋祁益部方物志於蕁草亦云：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信哉。

丁煒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未經製煉。皆能殺人。譬如使貪使詐。馭之失道。必至衝決。蘇草以沃而奏功。害人者能養人矣。

凱里鉛

鉛。青金。禹貢鉛松怪石是也。產於蜀。而黔中蠻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揚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蘇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扑始皇。又見于史記。若夫龍汞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余所不諳也。惟近日以療蠱毒爲功甚大。取之者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躍其壁。斸其臁。揮其鐺而後影見焉。或印以升。或俛以絚。傴僂焉首與膝並也。蠽除焉足與尻張也。又厲士之崩也。木皮楮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舂之連機之碓。淘之麥沖之河。炙之栗林之炭。鎔之洪冶之鑪。庶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漫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余故爲黔人傳之。

丁煒曰。蠻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采鉛之法。與采砂類。文獨另出機杼。更饒古峭。如米老袖中怪石。以最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崩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梟蔓來。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萇楚。今之羊桃。引蔓似藤。今人以爲汲灌。爾雅云。長楚。銚芅。羊桃也。鄭箋云。萇楚。藤生。子亦一名鼠矢。又云。銚芅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似又與陸說左矣。陸佃云。萇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實根莖耳。而未及其梟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未及於固石也。夫石堅確而崎嵚。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綿合而成交。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既以名棗。又以名桃。而果蓏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爲牛桃。菱之名牛蘄。蕁之名牛藻。藂之名牛棘。藿之名牛藪。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惟矣。故箋之。

丁煒曰。辨一羊桃藤。而本草箋疏。方言雜說。無不備考。眞陶貞白所云。一事不知。引爲己恥也。

雞㙡

負色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蟻樅。所生之下。多白蟻。氣所蒸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晷則粉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㙡。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僞以亂眞。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躡而采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雨暘之意。若爲消耗。以之充庖。甘鮮殊可悅。熾而臧之。膏而漬之。漬以永昌。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滇。煒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集韻壞土菌也。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眞必有僞。如鉤吻之類黃精。蟛蜞之類螃蟹。誤食必至傷人。黔滇雞㙡之美。久爲中州膾炙。篇中特著亦白之辨。爲食經炯鑒。學者何可讀爾雅不熟也。

刺梨

楚生。夏葩秋實。榦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荼蘼。實如安石榴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漬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亦有貴賤。鬻之輩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樵。貽之貴者。名爲送春歸。春深吐豔。大於菊。密蕚繁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豈亦踰淮之橘耶。又普定爲最。蒙黎不下建陽宣城。亦有梨甚佳者。不下河間。

蓮

黔中虞少庚午。臬司曹君署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蒂一枝。予亟往觀之。蹤三月。曹君擢矣。

紅梅丹桂

黔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蕃而香烈。與黃桂花異。

五九菊

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黔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都勻亦有鱘。味不佳。鯉蟹俱尠。不堪食。鎮遠有木鯉。日捕魚數十。以能捕魚者爲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侯教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之名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羗犵村。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犵犵以火器斃之。舁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虎

關索嶺下蠻村中一婦人。化爲虎。虎文炳如。奪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日必來顧其子。少頃。垂頭快快而去。

黔紙

石阡紙極光厚。可臨帖。

石

黔多洞壑。洞中多垂乳石。里人斷之。舁入城。爲石筍。太湖英石不讓也。普定石似玉。琢之可研硃。思州石有銀理。琢之可研墨。黔工不精。故硯形不佳。

砂牀

銅仁箭鏃砂。色比靺鞨。大如琵琶。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絢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爲砂牀焉。

丁煒曰。右數條記注該備。可補稽含陸璣之闕。

斷腸草　斷腸鳥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如參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蘂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葚。黔地多有之。署園中百叢也。紅鬚內點。頳牙外標。華燈之映翠幕。丹璃之扇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有燹兒自毒甸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鹹也。辛未夏。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鬚之綠衣鳥距。似倒挂幺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燹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鉤吻。一名菫葛。一名胡蔓。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人腹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繆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菫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之間。花扁如梔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菫葛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沙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櫸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櫸柳迥殊乎。雖亦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宏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道。獨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詮。旁引曲喻。不見於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翟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蘵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道之責者。往往遇此毒草。不知鋤而去之。而反按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

丁煒曰。蘭之不無莠也。楩柟松梓不無枳棘也。足足般般。不無窮奇檮杌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道者。區別主持之耳。草名斷腸。其毒已甚。鋤之唯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木懷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未嘗及於黔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和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若夫黔則牂牁黑水。爲方輿之所不屑載。一望頑石禿巔。並草木而尠之。況花乎。而況花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

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夫地之和氣。宜偏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嗟。文忠之爲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忍牡丹之獨靳於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兼而有之也。仁人之言。爲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僅見於吾署之東齋。不幾疑以妖且怪駭。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栽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栽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湮沒零落寂寂於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板白。一曰程

紅。一曰軍容紫。其開之盛也。在穀雨之後五日云。

丁煒曰。黔滇地當西南。後天卦位屬坤。寄旺夏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靳於牡丹哉。推之士雖樸皆服詩書。民雖愚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都官詩。薄膚癢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是也。以指搔之。便葉皆動。可用麻姑鳥爪矣。赤莖光膩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皺。蠟跗茸萼。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能。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上又有薇垣。宜其稱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秘書舍人。申鳧盟先生贈入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簷表。離奇輪囷。傑幹喬枝。數百年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於此。每過風日晴好。爛漫鋪張。幾於明霞繞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署時。見此颯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麗目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況別。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曰。宦況如此。似亦不惡。顧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儕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藉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臨表。是爲黔署奇賞。故興致不減微之。延矚之餘。遂有清篇。

蠱毒

從蟲從皿。蟲之聚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敝。故欲幹之。其爲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雲貴閩廣則有之。苗狆欲致富者。多畜蛇虺蜈蟆諸毒物於甕缶中。滴其涎沫於酒食以飼人。中之者絞腸吐逆。十指皆黑。吐水不沈。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驗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腸有生魚。食雞則腹有生雞。又有金蠶蠱。夜則飛出飲水。光如匹練。金彩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與人有隙。或代人報怨。故以餉之。遠則十年乃發。近則俄頃。一爲所中。覺其有異。即服白蘘荷汁。可以無患。蘘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差肥。春初生根。可爲菹。白蘘菹。性好陰。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閑居賦云。蘘荷依陰。謂此也。白者爲貴。神農經云。

蘘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禬之。嘉草攻之。即此物也。

丁煒曰。蠱毒之害。多中於人不及知。知而療之。猶有瘳也。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著周禮。則知聖人防民之患。固或弗至。固不獨爲三苗百濮致備也。宦貫巨方島亟錄而珍諸肘後。

瘴癘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即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晛。丹碧彌漫。非虹非霞。氣如蒸糝。則瘴起也。遇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瘧瘴。久則黃疸臌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

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達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寨苦瘴，近用火器震之，即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丁煒曰，昔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爲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之方，可以轉敗爲勝者也。居巳達書之道備矣。

旱

黔中柱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草木黃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茁生，三日青蔥如故。氣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潤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土飯

明萬歷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星冠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碧色，微有穀氣，饑者啖之，下咽甚適。因共爭啜，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成窖廣數畝，深可二丈，隔歲麥將熟，羽士俯地若有所拾，窖忽滿，再掘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爲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閏，江北大旱，鳳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閱黔志，數年前歲大饑，居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不遇旱，往往食之，亦足以見黔民之貧也。余閱而憐之，乃覓視焉。白膩若米糝，嘗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沉滯，入腹則飽悶，多食有壅遏而至死者。大都饑學之下，不暇揀擇，略可充腹，即同甘美，要爲旦夕計而已矣。其不死者，或別有他物以雜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噫，慘甚矣。道家者流，倘能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倉庾而視民饑死者，咎可勝道哉。

竹米

竹花爲草華，實爲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未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菁華竭，囊橐去之，根是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離朱采之，以飼鳳，故鳳非梧桐不棲，非琅玕不食，則琅玕又第以供鳳食者。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類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年。唐大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夫五行志過乾封之歲，鑠石流金，草木皆焦，禾稼蠹槁，而竹乃效靈，如散籽出粜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爲之計，而起其瘠，敢誘其責於筼簹之谷乎。

附宋江湖長翁竹米行　竹君元宗禮楚娃，一一俯聳山澤臒，風流秀發與世殊，楚俗食息皆爾須，薪之離之且逢除，筍笛箭簾籬籃籔，溝瓦厭粗甕其軀，隨索斯廢援諸涂，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麥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士夫，著花結實千林俱，密砌玉粒纖旒珠，株株纈取雜錙銖，彌頃亙畝無間株，磑磨蒸炊勝雕胡，鄰里乞索水火如，坐令饑腸與歡呼，埜叟好事能分吾，香清而冽甘而腴，此君行能不一書，此惠及物旋就枯，脫頂放踵忘其軀，所學無乃墨者徒，老子苟祿天之隅，袖手無策蘇焭孤，投匕三歎

吾慚渠。

芝妖

芝，名菌，一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皆生於土，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於屋柱者。漢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唐肅宗三年七月，延英殿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製玉靈芝詩三章。天寶初，臨江郡人李嘉應所居柱上生芝草，太守張景獻，截柱獻之，未聞以爲妖也。而杜陽編則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爲善，白赤諸色，馬牛龜蛇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爲善，亦不盡然。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如拳，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滿漿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祥桑雊雉之類，惟德可以勝之，良有以也。

丁煒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彼割據將帥，類皆橫暴武人，雖芝雖異，德何有焉，其以咎徵宜哉。

螞蟥

元偶士啓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日已暮，驛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岸，麻色須盤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偶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喇亦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答。偶於是下馬祝之曰，某爲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尚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曙抵前驛，吏賀曰，是何麻色乃若是。偶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蟥精也。偶後官禮部尚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喇赤，驛之牧馬者。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氣之雜揉乖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螞蟥殆類是歟。黔，鬼方也，日瘦山焦，毒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樹亦稀，狰獰狖狨之倫，侏儺猙獰之態，斯何必山魈木客，魍魎現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兩面之士，海濱獲長臂之衣，而後謂之怪也耶。噫，檮杌爲黃熊，彭生即大豕，九尾之狐，猶能善媚，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世之貝錦作譏，人含沙如鬼蜮者，擽揉乖戾之氣，故不獨黔之螞蟥然矣。然既曰螞蟥，復稱螞蚌，又生於溪中，則其爲蚌之大者可知。岳陽風土記云，洞庭煙波中有蚌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文昌雜錄云，孫莘老郡居高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螞蟥者，不過困蠢水族耳。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啖人。與柳子厚所謂黔之驢者何以異。惟其如屋，可駭也，土人誤以爲妖，偶君不察，過之輒懼之，而復祝之，無乃懦甚乎。倘有鷸之大者，兩相持而啄其肉，其不入於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螞蟥亦幸免矣哉。雖然，于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撰博物之名，志怪之書，君子不廢，溫嶠然犀於牛渚，爲鬼所嫉，退之驅鱷於潮州，其文可誦。余述螞蟥一事，亦欲學陶淵明之飲酒讀山海經，且以代郭璞之註，借蘇之繪而已矣。

丁煒曰，說者謂物歷千載或數百歲，則虫豸花木之屬，皆足以爲祟，大約以歲時既久，蓄毒已深，故一

發洩焉，而觸之者遂罹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怪，有水土之怪，至觀齊諧之書，亦理之所有者也。然而剛直者往往能勝之，昌黎之驅鱷，道輔之擊蛇，顛顛正氣，浩然莫當，彼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區區者何足為哉。黔之山，窮巖絕壑，人跡罕至，則所謂蝄蜽也者，亦其所宜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英靈之氣，鍾之偉人傑士，而顧以毒螫之害，縱之異族，造物疑不應若是，豈欲故產此類，以待如昌黎道輔者出，震駭人耳目，以鼓舞天下之為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下馬一祝，雖不若韓孔之赫赫，而彼即旋避，意其人亦非碌碌者流歟。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俞賢者，小卒也，勇而善鬭，入伍十餘年矣。一日點兵，賢牽馬堂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禿皮皺，骨瘦而首下垂，老矣，尚可戰乎。賢曰，馬齒六十，誠老也，其壯如故，雖三歲之駒，八尺之騋，莫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歲月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存，日秣豆糜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御之弗顧矣。以之登山，如入康莊之途也，高下疾遲，東西南北，諳之而飄燧，無不如意，羈絡所不加，箠策所勿用焉，不惟此也。一夕馬病，且嘶且顧云，其四蹄之劇甚也，於是延馬醫而療之，陳薦於地，馬徐徐坦腹臥其上，欠伸者再，嗚嗚作痛聲，療左蹄則予左，右蹄則予右，前後亦如之，如是者三日，病既已而後起，立於櫪側。又曰，昔者天塌之戰也，履層崖，逐虎狼，犯瘴毒而芻糧絕，衆馬困矣，馬之老益壯如故。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而可用也。此矍鑠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趙充國之於金城，自謂無踰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於馬，愛少而惡老，嗟嘆焉廢，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魯頌駉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才與德並可比擬於賢士君子之林，而況於通人語乎。王子論衡記廣漢楊翁仲事，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証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禮貉隸掌與獸言，王莽有解鳥獸語書一卷，蘇長公詩云，長髯奚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余故取以贈賢云。

丁煒曰，獸畜之狎於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達耳。俞賢世與老馬習，故能識其性，通其語，謹其芻秣藥餌，以永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固以賢為伯樂哉。昔朱忠亮為四鎮節度，不汰老卒，而曰，吾於老馬尚不忍棄，篇中與忠亮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秦，必及臣之壯乎。

黔士制義

黔三苗鬼方，習格鬭，審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蹻唐蒙拓疆通道以來，治黔不乏名賢，曾未聞有興之稱詩書崇儒術者，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山連川交，牂牁犍為，邛㟲巴渝，諸郡縣迢迢烏江，一衣帶水耳，蜀郡賦言錦江玉壘之奇也，劍門灧澦之險也，橦華邛杖翡翠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萇宏之血，鳥化杜宇之魄也，可謂壯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揚雄之儔，摛藻秀發，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歟，若夫黔數千百年以迄今日，英流達士，寂寂無聞，徒使西蜀公子笑人，良可歎也，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石墝土瘠，鬱荒天末，其地不靈，即偶有奇瑰倜儻之才，生乎其閒，而書籍不逮登

州，載籍[illegible]酉四庫，況兵燹之餘，家貧智短，志懸學疎，鮮不拘墟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為黔不當若是也。遂於撫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語之，見其人多磊落通脫，其文亦緝精深沈，如玉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苟無以濯磨而騰踔之，求其清輝發越，追風逸群也，難矣，雖然，黔士亦曾聞之乎，通今服古，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豈盡雕蟲之技，八股制義，須根柢於先民，道德功名，宜無慚於衾影，余昔嘗以斯言告東吳之士矣，今日宜揚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三苗干羽之格者，正余之責也。自此人才日盛，文章一新，又余之望也。顧黔士無以曹鄶邾莒小邦自囿，彼魚鳧蠶叢之山川，不復睥睨夜郎，稱雄長可矣。

附錄　黃山谷跋秦氏法帖內云，黔安斗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嘗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置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勵里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云云。余於辛未秋離黔時，留書數百卷予黔之學宮，經史詞賦理學類書之屬，無不該備，後五年，遇黔人，詢及諸生，云提學某以瘟亡，書盡散失，學宮無復存者。

丁煒曰，材不擇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與無人，斯廢然沮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為師，張叔盛覽，已豈無人乎。

續黔書

張澍撰

續黔書自敘

武威張澍纂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簽得黔之玉屏。客有過予寓者，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煙瘴雨，黔之地則鳥道蠶叢，其人則紅狆紫狫，其俗則鵂張鼠伏，宦斯土者蹀蹀鄙夷之顧，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今子何眎之易而樂往焉。予曰，予誠不知人之何以褻足於黔，而予之眎黔，則猶齊州也。昔者莊蹻盜兵，唐蒙略地，而道通滇臥，臣屬斯檢，迨夜郎銜王，牂柯侶守，馬忠典郡，東謝請朝，雖羈縻廢，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部，李唐乃有貴州之稱，八番十八衛，明世而有專藩之設，洎入聖朝，易椎髻而冠裳之，刊榛莽而郡縣之，劃邛籠而守圉之，百餘年來，蓋浸浸乎濟美華風矣。且其鐻鍋兜僑，可圖王會也，蘆笙箭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巃嵸龍洞，幽邃可探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禱牙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珍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匡，可題襟而散煩胸也，豈儻睠懷遷謫之李白。客曰，我之所慮者，以其地苗獞叢聚，鎟割左言，不知文字，悍驁好殺，攻劫作亂，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而子又年少，吾是以云。余笑曰，子奇之為阿邑令，子其知之矣。虞詡之為朝歌宰，我其試之矣。夫犵狫狑狪之屬，亦人耳，昔也聞干羽而格，今則恃爪牙為雄，吾未之能諶也。倘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可以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乎。馬平主簿孔性齊之言曰，谿洞蠻獠，雖常梗化，亂豈無因，昔陳景文為令，猺獞皆聽差徭，厥後撫字乖方，始乃反

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厲禍，亦嘗革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戢亂，非有守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是誠治夷之寶鑒也。予不敏，竊竊孟晉之矣。客喜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為黔中紀聞，以田蔵綸先生著黔書，故曰續黔書，次其言為敘，以正鴻筆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續黔書目錄

卷一

星對
地界
擇水藏
苗警
驛站
夫馬
治盜
毒蠱
假銀
訊盟
茂學篇
修文昌宮記

卷二

祭三閭大夫文
竹王
莊豪
馬王辯
黑神
北陰神
柴沖大王
李白至夜郎辯
懷白亭
王昌齡墓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十八先生墓
盤瓠
紫姑

卷三

黔中
夜郎
龍標
廢牂柯郡
牂柯江
羅甸
八番
銅仁
苟扇洞
豚水

卷四

萬卷書巖
游紫氣山記
游東山記

重游東山記
飛鳳山
游白雲山記
梵淨山
游飛雲巖記
游黔靈山記
游牟珠洞記
鮎魚洞
諸葛洞
響琴峽
相見坡
聖泉

卷五

多雨

岐舌
醫方刻石
石刻
俗字
川字
鸞字
生六男
化虎
呪尸爲魚
石棺
人痾
風鬼
鐘鬭
馬化石
雷擊六人

卷六

官錢
鹽
茶
女酒
革器
洞錦
鐵笛布
金星硯
神黃豆
鮓答
燕麥
羊肚菌
降眞香
卷七
梓楷

柤
邛竹
重臺蓮
蘭
長壽草
朱草
海棠
蠟樹
卷八
孝獸
靈彘
水馬
小羊
竹雞
人面魚

鰱魚
小蟹
間蛇
鄂鄂
九香蟲

續黔書卷之一

武威張　澍撰

星野

漢武帝設益州。領越嶲。犍爲。牂柯三郡。今越嶲。犍爲。屬蜀。牂柯所隸二十四邑。貴陽以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入參五度。而班固謂東井輿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嶲二州。皆宜屬焉。常璩華陽國志云。牂柯上當天井。則自平越以上。其爲參井無疑。沈思克獨以鎭遠。銅仁。思州。黎平。爲柳星之餘。夫全楚之分。沅湘。長沙。武陵。桂陽。零陵。以及白帝。房陵。南郡。江夏。皆屬翼軫。黔實近楚。則思州。思南。銅仁。鎭遠。石阡。黎平。六府。當爲翼軫之餘。非注張也。

地界

玉屏舊隸楚衛。田止軍屯。自國朝雍正五年。裁衛設縣。始隸黔。劃麻沅兩屯歸楚。僅存一平屯。分爲兩甲。一甲二十戶。二甲十三戶。共三十三戶。亦甚畸零矣。而田疇或隸於楚之芷江。或隸於銅仁。或隸於淸溪。或隸於思州。毋亦非分疆畫井之道乎。然予稽察輿圖。不獨玉屏也。黔之州縣皆然。有所屬鄉都。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有此州之地。併入他縣。他縣之地。併入此州者。又有管轄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城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而地丁名糧。亦隸於他縣者。又有衛所之屯。與民地相連。浸久而

迷其版籍，遇有審訊案件，提拘不至，則曰，我某縣籍也，及於某縣有犯，則又曰，我某縣籍也，盜賊之越貨殺人，有司者捕之，輒欻忽往來，莫可蹤跡，適足以藪奸藏逋，雖有保甲，不能行也，甚則越佃占產，訟牒不已，至於爭鬬殺傷事，總胡可勝言，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誠使留心國計之大吏，檢閱人告為之，改其幅員，均其大小，正其錯互，清其軍民，吾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有司亦獲以盡其撫綏之方，則訟獄息而風俗淳矣，昔子輿氏告戰國之君，猶以為經界不正，則土地不均，穀祿不平，然則正經界固仁政之首務哉。

附升抵玉屏城詩

書巖環芷水，風叔敓雙旂，樹杪變帆影，山中答櫓聲，蘇塗石寺小，井幹竹樓輕，江上乘舟客，回頭嘶使旌。

捍水議

玉屏雖叢爾邑，為黔門戶，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城瀕大江，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啓元年，雄被潰決，入國朝，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暨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年，並遭洪流，民居蕩析，近者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之三月，陰霖日久，漁江暴漲，驚濤潰溺，水不入闉者僅尺許，心甚憂之，蓋江流自清浪入龍谿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當巖逆峯，隔江夾峙，兩岸既狹，疏瀹未易，勢亦遄奮迅，倘山洪衝溢，則水必不能陵山以行，而與城為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移城以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以與之則殃民，殃民則咨妄怨，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垌，相地勢，思有以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為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以壯江身，俾廊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為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恣汎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議，以俟後之克舉者。

附鎮平山詩

關若背江開，題襟避暑來，犖峯青巀嶭，一水綠莓苔，慈竹縈裙帶，猺花落酒杯，坐深寰宇靜，長念咒龍才。

苗警

楚南鎮筸，與黔之銅仁接壤，箐深地阻，紅苗盤據，性獷悍甚，攻鬭劫殺，無日無之，每扇爛銅苗，輒與之犄角，壬戌，年穀不登，越貨於路，殺之人咸裹足焉，屆歲莫，鳩合醜類，刑牲壯盟，號其魁為大王，期以正月十六日犯銅仁，玉屏與銅密邇，汛兵五十，前撥三十駐正大營，存者僅二十耳，城垣傾毀，無險足守，邑之人習於竹山之役（嘉慶二年事），咸覷覷焉，余謂屏邑雖小，苗不足憂也，龍塘當印水之衝，界牌扼鬼廠之要，地險既得，防守斯宜，城北六十里之蠟巖，苟選鄉兵數百，占據山梁，則銅仁施谿，六洞水銀等山之苗不能牽，城南六十里之塌坪，苟選郡兵數百，排布溯谷，則南路革谿，天塘之苗，西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授命，北有小江，鴻波瀰漫，不可以厲，撤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能飛渡耶，余既以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部署粮糈，執梃以為殃徒先，會鳳凰廳傅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擒之，餘各鳥獸散矣，聞遘者荊

疊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碑，有火龍飛入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讖，既而仲苗起興義，延蔓數郡縣，掘據屠戮，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定，歲月悉符，蠢兹天奪魄，雖苗未斂，吾亦謂吾圉耳，猶使水札羣飛，布巾爭舞，銅之苗觀釁蠢起，而清江台拱之九股復響應之，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勢必燎原，誰其捍海，當事有李化龍，郭子章諸公，庶可以釋冰弭燹，臥鼓安邊，以紓九重宵旰之廑哉。

驛站

黔之地，跬步皆山，上則屏霄，下則九淵，其驛站之苦，有萬倍於他省者，如貴陽之東至湖廣，玉屏以至清谿，五十餘里，中有樓頭坡，三家橋坡，清谿至鎮遠九十餘里，中有蕉谿坡，梅谿坡，白羊坡，鎮遠至偏橋五十餘里，中有沿沙坡，乾谿坡，谷定坡，施秉至清平九十餘里，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落磴坡，中隔一重安江，清平至平越八十餘里，中有臘梅坡，三十三坡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平越至新添驛一百餘里，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卯陽坡，黃絲坡，羅羅坡，打杵坡，望城坡，又如貴陽之西至雲南，查城驛以至安南驛一百餘里，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哈馬坡，安南至新興站九十餘里，中有馬跑泉坡，烏鳴坡，臘茄坡，江西坡，泥納坡，新興至普安驛八十餘里，中有望城坡，羅漢坡，烟橋坡，鸚哥坡，軟橋坡，僅普安坡，鋸增坡，倒馬坡，或石壁猙牙，或峯成劍鍔，或立壁如削，或抽筍如簇，又或盤旋屈曲，鳥道羊腸，又或嶔崟嶻嶪，魚鳧蠶叢，太行孟門，匪茲匪險，蠕蟻匍匐，對此則喪，見者駭愕，聞之怵心，然皆顯著奇坡，而佗峻嶺不計也，今雖於重安，楊老，新安各設腰站，以紓下游馬力，於毛口，楊松，列當各設腰站，以紓上游馬力，又將上游舊設之盤江，江西坡二驛裁去，以關嶺，查城，尾灑，新安，軟橋，湘滿，六驛，改設於新路之坡貢，郎岱，列當，罐子窑，楊松，劉官屯，又裁下游黃絲一驛，移平越驛於酉陽塘，而亦非坦途，馬之報勞傷斃死者，殆無虛日矣，盖每驛額馬僅五十匹，夫僅一百名，每馬日支稻穀僅五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僅一倉升，銀一分五釐，是以馬不能飽秣，則無以致遠，人不能果腹，則無以應役，又況古人驛馬三十里一置驛，多則行速而馬不疲，後人持節費之說，歷次裁併，多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役逃，又何怪乎。

夫馬

玉屏為入黔門戶，東至湖廣沅州界十里，西至思州，鎮遠，清谿，麟雞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南沅州界三里，北至思州府界二十里，東西廣三十五里，南北廣三十三里，疆域畸零，田疇磽瘠，彈丸黑子，不得與於郡邑之末，而差務甚繁，兼滇黔兩省郵站，夫馬俱有司應付，並無幫貼攤派，且民人赤貧，畜牧甚尠，一遇大差，有馬之家，遷避居奇，每站索價至一兩餘，且不能敷用，又募僱於湖廣之谿洞，而差役路費，馬僅口食，咸於官乎取給，是一馬用銀至一兩四五錢也，兼之戶口寥落，散處山陬，附近城市，夫役無多，不得不招之遠方，或離城七八十里，或百餘里，皆奔命應募，雖官為給價，亦僅敷扛擡一日之程，其餘遄反守候，則皆失時廢事，不獲償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使即稠，不過苦自賠累，而無良之徒，且借此以獵民，既朘其脂膏，復疲其筋骨，良可吁也。

附爽夫謠

山劍鍔。石狠牙。多罅短。郵路險。肅穗履。澗前爬。口無食。身無衣。豈樂此。忘剝膚。破茅屋。蓋也無。柴面媒。嫗
形婦。三歲兒。嗷嗷口。一思之。心猗曰。害敝塗。風吼地。嶺遙高。防顛墜。寒皴瘃。孫敢泣。村苦穿。足苦棱。大山
坡。兒歲獄。多虎跡。僅不免。晚回歸。得百錢。買米去。溼薪煙。復未果。饑伏眠。蘇姜來。勢破壁。步模糊。驚怯魄。
出符粟。拴求騾。

治盜

黔之地。縣峯林立。崩日抉雲。怪石堪嚙。酷疑虎。散無統紀。如仇相避。又山枯水瘠。剛柔數觳。逐隊束馳。
環繞不定。生理窘蹙。而衣食以掣人。儀亦形勢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遁至不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
抨弓注矢。探丸飛鏃。散則收犢飲羊。摩娑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鄰圉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蠻餵
履纏。委之而去。儘以身免。懸險衝危。蹑路呼籲於有司。弁役疾馳而至。則蹤跡消滅。是故始於剝商。漸則
宦被劫奪。始於攫貨。近則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猵狚。池魚勞。國有豪強。齊民消。如之何其
貽之也。遵義幅幀遼闊。統轄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烟火輻輳。地勢險阻。其民桀驁譎譎。染楊酋之餘習。而
里甲多巨猾。值趁墟日。輒聯外來獷客。擄掠錢貨以爲常。余代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
聞其在玉屏聲。觀望不敢動。然予之治盜。以虛不以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支體。欲以懾讋其
目。竊傷其愚而卒莫之能戢者。賊以爲法盡於是。吏亦以爲法盡於是。役亦以爲法盡於是。且識其忍也。
而不肯捕盜。因是發燄。余則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桀驁者。斥之。遴立恩怨滅論之。以杜絕徼博。
謹守堡寨。北容匿匪類者。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皋無赦。其有被盜而匿不報者。皋無赦。惟里甲
借僨而又於鄰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懾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偵。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偵則
密。捕則眞盜或走匿。而役以局外者當之。巨盜或遠颺。而役以鼠竊者惡之。偵則羣竊何氏。竊窠何所。肆
劫何地。窩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冀偵役之給我也。復擇役之誠謹者覘之。
耳目既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以爲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偵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
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值趁墟之期。微服遣察之。伏壯士於側。近有肆致者即禽之。罔不獲。役有
不用命及賄脫賊者。褫獄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賞之。其巢賊吳賴頭。賽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禽。
無良之徒。乃恫鰥儵悅。延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過桐梓令
衛君天民。問曰。子其以鄰國爲壑乎。余曰。子甘爲逋逃藪乎。衛未有以應也。

毒蠱

周禮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鄭康成曰。地慝。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即瘴氣。蠱。即蠱毒。
人所爲也。是古昔隆時。即有假此以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禮注。賊律曰。敢
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得而知矣。宗懍曰。周禮庶
氏以嘉草除蠱毒。即蘘荷也。神農經亦云。白蘘荷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蓴。一名蘘荷。史記相如游獵

賦注。闕咽云。猼且蘘荷。與叔師注同。猼且。漢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邱瓊山集羣方鈔。不知蘘荷爲
何物。楊用修引急就章注云。白蘘荷。即今甘蕉。蓋誤以芭蕉爲蘘荷也。司馬賦既有諸蔗猼且。又有茈薑
蘘荷。猼且非蘘荷章矣。古今注。蘘荷似芃而白。膩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
實矣。藥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蘘荷依陰是也。夫蠱之於人毒矣。中之者嚼
豆不腥。含礬不苦。則腸絞嘔吐。數稍遲則斃。而金蠶爲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彗。鮑明遠詩所謂吹蠱
痛行羅也。案干寶搜神記云。蔣士先中蠱。一作得士有僭 得疾云云 其家密以蘘荷置席上。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
乃強小二也 一作蠱我蠱者 自是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
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芎藥。交廣猺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
夏李俁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得是草。俁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俁因此濟人。遂以爲名。
此草想即蘘荷。特因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蟹蛙之歸魚。帝臺之五色石。遊戲之三足。皆
能已蠱。然其物如龍肝鳳髓。渺不可得。今則磨鉛汁散之。即立愈。無俟尚藥法於柳州矣。南桂州出蠱蛙 物類川蠱毒黔
桂如大指甲有命根是解蠱藥西滿葉汁云服石榴根 鉅汁飲之即吐出蠱又云以白蘘荷根搗末冷水飲之

假銀

銀有十七種。美者有黃銀。出蜀中。其天生牙狀如亂絲。生銀狀如硬錫母。砂銀色理赤光。與鉛銀得子母
之氣。成眞銀也。其假者。有水銀。銀草。曾青。石綠。雄黃。雌黃。硫黃。膽礬。靈草。丹陽。銅。錫。白錫。諸名。皆以藥製成者。
黔市通用銀名票絲。其潮低。而江西流民。巧詐滋甚。日造僞者。非惟結鄉愚。且用以欺官長。所謂爲盜不
操矛戟者也。有得者以視余。然白精好。鑿之則鉛。實僞而皮爲銀。然薄如蟬翼。眞鬼工也。以較慕容超之
鐵胎。奚翅過之。案漢孝景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唐文宗太和三年。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
錢變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假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變易。宜比前代之
法。嚴之寘典。庶可以革奸而返樸也。

詛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黔之民類然。儆冤廝髮。盤說鬼笑。耆老引經。投
石結草。偶然負盜。便祀鯢君。撅竈李殺。戴傳盦月。其起於鴟義矯虔之有苗。而至今習焉擴乎。或者曰。小
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焉。觀聽
所接。賞罰爲昭。豈豈之僞。其投王鉞也。常不如其投鬼責。而君子猶有取焉者。謂可以輔王政之窮也。昔
蘇公罹暴辛之讒。則出三物以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何況於里巷
之人乎。余曰。惠吉逆凶。福善禍淫。經有明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佛氏因果之旨也。聖
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彝常。彝倫攸敍。範其褻志。敬之遠之。莫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其鬼亦遂不神。是
即所謂神道設教也。而豈聽命之云哉。

茂學篇

余攝篆威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學者條流紛糅。訓辭模像。由其采掇陳言。罔知督學也。乃倣古人讀學勸學厲學之文。爲茂學篇以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澂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猶於振而鍛於窮。顏之推曰。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晝曰。人不學則才智屈於心胸。由數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夫燕粱之溫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剸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遊風之翼。欲凌滄溟以泳游。必泛艇艦之靈。是以寶之不琢。則素絲蒙矣。目之不紊。則吳幹壞矣。海蚌不剖。則隋珠隱矣。崑竹不斵。則元音闕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仞之隋。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重之深也。而顓蒙詬無志。諧窟無情。疲神於世務。違午於微細。不勤萃掌之勞。甘受盲心之誑。未省牛毛之功。輙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雌澤之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弟泥訓詁。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命已哉。走嬀泥笠。天胡爲而倚杵。斷矗步亥。地胡爲而懸撰。日月何以有朓朒。山川何以有朓目。鬼神何以有形聲。制氏之樂。何以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以祇通於縣蕝。非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爻以畫卦。燧人因鶉咮以鑽火。有熊聞鳳鳴而制律。倉頡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輅。芒氏效鼂蛛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矞宇嵬瑣之是急。謏聞偏隘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讓爲樝櫨。仁義爲桎梏。詩書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俶回冗。華誣脅衆。分徒疑聖。衡言墜乎典誥。誕思飛乎邪室。妙門爭谷之譚。黃振鷰喻之旨。競扇風規。徒尋纖微。勞思竭慮而不知道。夜晝暑而無成功。是猶甑瑤釜。無爨炊之用。繁弓飯箙。無支屈之能。故曰。不聞九乳之音者。不知鉌竹之消剛。不服六章之麗者。不知蟲蠹之釋義也。夫文公多藝也。而翱翔百篇。尼父底度也。而鐵鑰三析。羽烏周歷。書殺從車。句踐發勞。晦誦覺且。董謁方外。筆摹寫儀。秦游說。股錐業題。兒寬帶經以耕。路生截蒲以緝編。黃霸下廷尉以受業。邢顒廬複壁以劬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文蔚入叢。先試斧之挂樹。用能洞精道奧。窮測微言。且太公望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況五十遊學。卒爲老師。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翼桑榆之效。假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瞭。世將戲獻之矣。是以六藝備則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遜於貴游。故曰。視姑據之枝。足以知其本之修巨也。窺汗識之波。足以發其源之淵邃也。雞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蓬日者伸相日之知姿也。猩狗之知雨也。龍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螣蛇無翼而翔空。蛣蜣無鼻而聞香。蝨蠶無口而擬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蝦。帝江無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綠而商弦絕。貫星墜而渤海決。銅山崩而洛鐘應。峣山阤而錦落端。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問之有罕漫者矣。其何能詳威斗而辨藻兼。注紫葳而答梏四哉。昔敬仲賜命兒。新公知治狸。疊倚喻畢方。廣川識重常。中壘通貳負。劉杳審仲師。元遜曉很羅。壯武嘆海兔。方古洞章武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皓析羊腸之坂。敬宗核顓頊之虛。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考汾題之邦。張喜測金兔之飛。伏儼悉石針之用。江

海。推科斗於周宣。斯微解錞于於干寶。東之引影娥於洞冥。貽孫賈婦跡於渤海。鄭欽悟山銘於卅里。寶儀對乾鵲於四年。張蒼歎黃霧于狄泉。陸侯定瑤盂于東夷。以及辨鮫鯉之獸形。聆角端之人語。數白馬之祠祭。驗黃蛇之阿堅。鑒蟄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識龍門之鳥篆。解苗夷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即桂露飲能言之龜。女乳灌碑尉之尸。老桑漬元緒之筋。古水宮賈誼之珠。若羅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若酒漬白魚之鮮。折蟻節蛇蟲之辨。燒石投獮猴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雖前聞。情疑浮誕。然精驗游効。有同響答。亦由沈研鳥册。鑽習徂經。故能濬情源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儁擣心揖志。刑礪就業。則精神暁泠。鈍闇條達。猥俗不足以撲蘇。浮名不足以營惑。咸能洞知能之叢秘文雅之英雄矣。夫雷霆之聲。可寫以鐘鼓。風雲之變。可通以律管。而聖心賢肌。著在往錄。抱風合劾。距離黨朗乎。故曰。谷繇雖瞽。而與辯者同功。子野鎬瞽。而與離朱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修文昌宮記

今上即位之四年。九塗樂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爰允禮臣之請。於載句首善之區。建宮以祀文昌。仍布綸音。飭十三省大吏。暨學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崇祀。並頒祝告之詞。用妥神靈。凡以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蹐洽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旋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郊圻。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烟。慨然興歎。思有以新之。以培風脈。而地僻差繁。供張竭蹶。力弗能敷。適邑紳士咸欲捐貲重建。且謀卜地城內。以承歲時用享。原任綏陽鄭璜文。洪孝廉並文學諸君。造余以碑記請。且謂余之不鄙夷其地。而樂與敷衽講藝也。舞序子弟。莫不爭先淬礪。思執衿道德之圍。涵養文雅之場。倘更得昌言以啓其顓。不獨覩表之不安規聞。斯有以規於道大。卽後來者聞風興起。雕就範陶。不至偭規改錯。亦所以成延墳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君而語之曰。凡人之學。學爲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遠遜函夏。然漢時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與司馬相如爲友。作合組歌。列錦賦。知賦家之心。毋斂尹珍。字道真。自以生於遐裔。未識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栗。研窮理學。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文經世。爲時所宗。夫以獉狉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奕祀。而微言懿旨。復有以啓後人之蠶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禮遜福。謂可以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所期望也。衆曰。然。工竣。遂詮此言以記之。

續黔書卷之二

三閭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土人傳其國初兵燹時見形。水畜賊爲辟易。故祀之。案涉江篇有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又曰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古爲沅辰地。諒當日者徂徊溆浦。淹水容與。乘芷沅江。即大夫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捫斐砌岩。進謁遺像。乃爲文以弔之。其詞曰。痛九天之夢夢兮。懲皇輿之敗績。孽又不旨夫忠謇兮。放江潭而疏過。光不能偭矩逐時兮。衆女謠諑以言色。鯀婞死于羽山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幼猗安肯淈淈兮。豈鑒紛筵遵之能古。時幽昧而捷徑兮。紫吾道其何嫌。漁父既莫我知兮。又誰能與黨人爲緣。瀕于危而不顧兮。終滿淪乎汨羅之淵。惄皇折厥翼翮兮。讓鸞鳳之追隨。躑躅騑驦於艱阻兮。駑羸騰驤以驕馳。神龍困于泥淖兮。亡鱗甲之被覆。枳棘棲棲而梗塞兮。不得罪若衡而發秋菊。嚴霜忽冒季夏兮。芳荃萎華而彫夭。扶桑鬱其危樸兮。誰縱轡以消搖。睇高丘而無女兮。求處妃之所在。陽侯乘以素波兮。彭咸騰以飛鮫。雖不能遠游延齡兮。爰傅說而騎箕尾。曉正則竟澄亡兮。留謚諡之嘉藻。何儃鳥斷我高明兮。謂揚才以競華。小臣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於常道。睠顧舊鄉以歔欷兮。不忍三戶之煙突。並世既遷夫椒蘭兮。今又何啻乎過忠。緊余企仰嬋媛兮。覽道則搦慨涕。欲唱小海之曲兮。次夷舞于波際。爲堯舜之超軼兮。以耿介爲天姿。何末俗競昌

披兮。反離騷而撝詞。斥鵩鸕測蜩鷃兮。鳩搶榆而笑之。我齎椒糈兮哀日月。志佩芳蕖繽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儼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高駝而遐寄。

附謁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讀。深悲正則忠。芳情鑒不察。蟬翼竟何從。壯志彭咸託。讒言鄭袖工。翻來女嬃詈。誰輔大王雄。精魄天涯雨。幽篁鬼嘯風。懷沙兼捐節。鵩弔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粳米筒。失圖在黃棘。（黃棘地名。懷王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回風篇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爲寶歷棘刺誤矣。）遺恨滿青楓。沅芷遙遊魄。雲冠奇服空。魂兮郢都戀。歸些巫陽迷。三戶蒲城沒。千年典祀豐。肅瞻蕉萃像。白日麗琳宮。

附水月菴詩

香阜何年拓空門面大江。滿城佛座。花雨落禪窗。碧苔文繡。旋題雁字。雙鷲尼翔鶴樹。甘露滋雞腔。梵唄林中響。湖音水外矼。青蓮寶燄。碧穗隸金缸。坐久禽鳳心。清閒吹起天風吹我幡。延佇望闌雙。（寺外即平江。船艇往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夷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曾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祠祀維謹。田山薑著論。以爲與盤瓠。蠶叢。杜魄。荊尸。悉屬詭悠。嶲竊以爲不然。夫鯀亶趫斗於符寶。長虹曳朵于華胥。東遇吞玉雀之燕。姜嫄履巨人之跡。載在遺籍。雖云誕矣。卽徐偃破卵於鵠倉。（括地志鵠倉一名后倉）朱蒙感精於河伯。難林之子。紹統椎君。朱耶之先。殺育枯樹。著有前聞。皆可證驗。至若齊頃棄野之誕。羆乳羊媼。蹤雖東明之生。豕噓馬嘘。烏係王鬼莫之娜。飛鳥銜肉以哺之。世稱倭。比北之降。雞胎䲭墬以出之。凡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竹。於埜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目劍擊石。石卽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予曰。六合之內。其仩遠矣。幽致沖妙。難本目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背夸父棄策。蔚爲鄧林。蚩尤委械。叢爲楓樹。孫子之經可案已。彼貳師征敵。嶺出飛泉。姜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怛靈照。又況范文之鯉刀祈郡。魔君之土舟浮流。沙壺（後漢書作沙壹）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鼈橋飛濟。悉是類聞。雖比夢說。知乎此。則啓生母石。棘瓠空桑。事同日習。言非空誕。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二語出史記注。竹姓出於黔苗中。竺竹氏後漢侍中竺曾尹孫也。夜郎竹王劉宜本此。其不改姓加擅。）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王滇池。後漢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迥異。案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立。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取滇。黔中地。中歷懷王之八年。頃襄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爲威王時事。則蹻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曰稽久不歸。攷頃襄王之立也。在赧王十六年。距秦奪地十九年。蹻之奉使至滇。値楚道不通。當在此時矣。荀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

曰。莊蹻爲盜於境內。曰爲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立篇。莊蹻暴郢。高誘注。曰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前。皆非也。史記作莊蹻。前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豪。華陽國志作蹻。云楚莊王苗裔。通鑑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蹻是也。亦作豪。古音豪即蹻。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爲蹻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王屏邑西北有營砦遺蹟。相傳爲馬王遺蹟。馬王俗謂馬援也。案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於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策上將軍。末帝時加殷遂安。遂昌。靜江。寧遠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希範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溪州刺史彭士然（案溪州銅柱記作彭士愁。五代史作士然。非）率錦（今編）獎（今編）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案銅柱記無劉全明）等擊之。士然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暠（案銅柱記作師杲）率諸蠻酋降於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案李宏皋見溪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皋。非）蓋屏邑在五代時爲溪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召。糾衆於此。安營立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弟也。伏波於漢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査希範自言爲伏波將軍之後。豈援爲昭靈王耳。溪洞之民。安知曰王呼之。

黑神

神姓唐。名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曰其長冠載須而貌黝。稱之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與關壯繆等。而其威靈則挺也。亦幾與壯繆埒。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爲至德二年。城中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雲苦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昧捍國之義。懷嫉敵之心。坐擁強兵。無援救急。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留。公憤激慷慨。痛生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齧指進明。曰忠臣義士之爲。嚙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壯矣。死而爲神。豈虛也哉。顧黔人之祀之者。或曰其子承嗣爲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曰其子曾立廟貌也。因相沿而俎豆之。然當壬戌苗變。貴陽受圍。城陷砥炊枲時耳。而旌旗甲馬。忽見睥睨。蛾賊辟易。城獲以全。𦋐夫蒞滌惡陽。火災癘疫。有祈必應。黔之人荷賜良多。其漏響於黎犇走而恐後也。固宜。

附播州道中謁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鵂鶹訓㗽嗸。烏雅亂飛烏臼樹。雲中甲馬翻蹬旃。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髯袍襲。黝面長牙倒豎眉。猙獰怖人鼻欲歛。短碑斜臥羅煙草。苔蘚紛堆待洗掃。歡喜貞爲已殘。殺池似昔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焚香一炷插前楹。神案有籤風雨節。稱禾種粟多歡聲。合聚斫牛答神意。紙錢滿酒鶩白翅。斫割銅鼓旋遶村。嬰女蠻童走如鷙。殊亦盤檢羅稽首。敬祝舞蹈無整容。彷彿似有神有音。林林瞽離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年。五溪蠻句合烝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靳州衛指揮洪榮領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勦。榮領兵二千五百爲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難。苗忽蠭至。時大軍未集。榮被陷重圍。身被七創。逃衛五次。不能出。日將昳。苗忽號駭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詭謂有援兵至。及印醒。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上有北陰二字。鬨鬨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苗由五開天柱。追至清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咎等百餘人。軍門上其功。奉召陛見。奏聞神助。封鋤而歸。授平溪衛指揮。及歸。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近敦煌一國爲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爲北陰神。并念爾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來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聞諸人咸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民。即爲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雞縣之祀。故瑤國妖泉。虔奉古饋。決河腿所敬祝。木瓜蓍在卉間協于群望者也。余至玉屏之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中神號柴沖大王。禱雨輒驗。即乾封年亦必少貲潤潤。邑人士言禮者神爲天柱縣。請去祈每不雨。余曰。旱既太甚。苗就枯。余當篆之以蘇吾民也。乃宿齋一日。豕酒楮帛之類。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蹊逕。延緣於腰脅。再進。則有壁崇立。丹崖百丈。趾跕墜踣。履石角。逼仄險奇。不可自足。余手繫聯香。趨行而上。孫甘爾舉博王縣尉。尚後于五百弓許。不能屬步也。至是刑牲釁血。奉爵酹。盻翳來兮復幹。罔敷祀曰徽祠。不知神之鼻鑒否也。仍步至署。遂還丙溪勘地。歸途次野雞坪。忽山雲樸起。苑風樹鳴。急鐙馬返。雲隆大出。曰將其雨。礔礰電影。昇河俱傾。泊入關。見闔闠之民。愿者以慰。病者以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霑足。歲以有秋。非余誠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昔祇黔首用館吐膝垂澤。不使無鳩也。

附禱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遍田龜圻裂尺五。嗟我稼禾然焦枯。農夫坐視淚如樓。肥遺爲矢旱魃舞。未見商羊雌金虎。捉來蜥蜴甕底苦。冗他雲與澀霧吐。小兒持枝擊鼗鼓。蹤將肥豕祀田祖。涔涔數點甘膏乳。驕陽猶自披甤紐。嗟我農人饑無詬。何暇網繆破牖戶。安得力敎千鈞弩。射殺應龍飛霧雨。

附埜雞坪遇雨詩

攬轡高岡上。郊遐夕色迷。狂風吹樹蓋。凍雨振洗泥。遙樹冥飛鳳（山名）。孤鐙下野雞（河名）。歸來父老迓。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辨

夜郎漢屬牂牁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遵義府。唐屬珍州。在今歐羅棄。李白曾謫戍於此。今桐梓縣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臥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存井跡存焉。余謫篆遵義之日。暇遊桃源洞。洞莾旋屬乾然。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濟流蟻酒醅初綠。暖入鶯聲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

末至其地。據附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將去三湘遠。今來萬里餘。謂白詣三湘將上夜郎。即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夜郎也。蓋久而後奉命歸矣。其秋浦桃花舊游詩所云。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曰。擔妻莫邪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旋鄉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迎娶棄贈辛判官聞酺不昇巴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斯賢全集。輒摭一二語爲譏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說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附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倚人間。鄉書未剖豫章鯉。明月空瞻飯顆山。蜃龍終期翔爽樹。鈞天那復聆雲髮。我來未值春風變。倚酒狂歌舊徑攀。

懷白亭

遵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建也。其曰懷者。不知其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與吾意之所懷同。但曰千百世之下。尚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憶九土之橫潰。念二聖之游豫。嗟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羊。非徒作豪語以自快。蓋其窮理亂情。涉爲王略。故有此箭落旄頭。弧貫天狼之壯志。迨至氣負貂裘。吞吳莫訴。乃思栖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高飛不爲弋人所慕之意。而蹇卒於日之再中。辰之居正。是仍抱大國之憂。誕沽纓之誤也。而人之懷之者。輒目其詩思之不羈。抑末矣。余甚目爲之論曰。

昔高蓮目龍蟠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襟期可蓋世矣。洎乘醉應詔。倉卒對御。目至尊寵倢彼飛燕。居然納諷諫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實乃天庭。用能嘉謀入告。正色立朝。必不肯倚楊氏之山。失林甫之手。以孤主知。且可令微權之徒。惕心思志。即不然。試於聖易。授之戎麾。其時薊門烽火。鼙鼓震天。白也夙嫻劍術。訓練士卒。亦足目捍國敵愾。摧漁陽之鋒。何至大河目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而洛流嗚咽。河瀰染腥。天下事竟諸軍舞航沈乎。即使霓裳舞破。玉輦雖回。而身許楚草。亦當殉杲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烈。共享榮名。乃卒蹇偃不振。飛黃伏阜。空名自愧。竄身蠻荒。其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目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附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瀟瀟秋滿楚岸。幀此登高鬢插萸。隨菊詩題禹錫餻。江山供斗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嚴城郭。人家十萬當。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讒死葬此。案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以鄉里爲刺史閭邱曉所殺。是此間之冢。顯係附會也。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山鄉。楚人耿定力爲作誌銘。[illegible]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謝官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容。宋甫蹛拔。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適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目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然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洞物情。直示人目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黠譎詐之不作。庶與章禮樂。宮室軒裳。可措之目行。不然。是無軌觀之車也。又目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以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爲功易而爲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間。鬻風酒爛。醇源浸媮。變空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以教之也。誠使爲司牧者。倣古猷射讀灋。而教之目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目戢其椎魯獷悍睢盱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目與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髻卉服鴃舌獸心之敝。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赴也。乃有司者。罔知輻利。競爲貪黷。且目夸之蚩蚩也。而誅求之過甚。夸之人目爲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詐。致其本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嚮瞻廟貌。道範斯在。念先生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猶用是惕矣。

十八先生墓

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倚可望爲之安插所。（興義府新改）無人臣禮。從臣吳內侍等咸憤甚。欲泣討吳李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舉者是也。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頎朱議雯鄭允元趙賡禹蔡縯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也。[illegible]

論曰。國運値陽九之會。爲臣者賈首蹙軀。無有攜貳。距不稱義烈哉。又或潛孤偕亡。援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陽銅駝。不淪荊棘。步廣飛烏。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觀周王奔彘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籙復昌。漢宣系獄之禍。蒙養於丙吉。而卯金再振。獨惜當日諸臣之未發晦也。然天既厭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跋涉犬豺。犯疾風而表勁。突寒松而孤節。雖杜鵑魘蠢。難延魚鳧之封。楠衛衡殘。無補窮桑之盤。而此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藍。萇宏徒凝其血。魂偕碧翡。窆罰若晏。數百年之間。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遙集。能不爲之銷神墳末追魄天涯乎。

盤瓠

狝。牂。犵。狪。獚。貓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即盤瓠後。余謂此本依附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致其原也。伯

登山海經云：卞明（史記正義引作弄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之曾孫也。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七女（搜神記州縣矣女五人生三男六女非黃帝之女也），自相夫婦，是爲南蠻，拊安矣。夫公子變發，誣誦阿房，大夫嫉諂，何畏蠻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虎豼，矜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眞是貊非素，護跖憎堯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搏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儁爵號是縣號，必然卯氣，則景升兒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伺，曾赴上蔡矣。夷考鑼錫，證諸羣經，猿言傲狠，被目蠻狻檮杌之稱，則狗苟蹤跖，比之韓虞朱離之族，未爲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騁衾貴之側，遷遑廟貌其像，卯槽而祭，是猶掀伍子胥之髮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案槃瓠之說武陵辰溪神郎非一笑稱畜瓠之後今且奇）（乃黔後又鰲黔中五溪蠻沙閩爲盤瓠其在蜀中巴梁閩者爲君後）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間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婿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懍荊楚歲時記云：望日之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占衆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首，箕以花朵，兩手托之，問衆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案白澤圖云廁之精名倚狀如美女而五書又玉廁神名後帝推神記云附俚見之行）

續黔書卷之三

黔中

黔中之設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爲周赧王之三十五年，取楚之巫黔中地而設也。（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縣長）漢高帝四年，改黔中爲武陵郡。（後理義陵今辰州敘浦縣居）始元二年，分天下爲十三部，武陵郡屬荊州部。後漢時，武陵郡屬蜀。昭烈沒後屬吳。晉平吳，州郡雖屢有變易，而武陵常屬荊州。劉宋時，武陵領於郢州刺史。隋開皇初，廢郡爲朗州。大業初，復設。唐武德四年，設黔中。（唐黔州本漢涪陵縣地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思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太宗三年又改爲黔州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漢黔中地犬牙離辟見元和志）貞觀元年，復以黔州之都上縣開南夷設夷州。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設播州。十一年，罷黔州都督府，設莊州都督府。先天元年，廢播州都督府，復設於黔州。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設黔中道，設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大曆五年，改巫州曰敘州，改業州曰獎州。元和二年，廢珍州入溱州。思、夷、費、播、溱、錦、敘、獎八州，皆隸黔中採訪使。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入於彭水。是則秦之黔中，即漢之武陵，兼今湖南常德、辰州、沅州、寶靖諸府，並包今貴州思州、石阡、銅仁、黎平、思南諸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鎮遠、遵義、思南、銅仁之地也。若宋之黔中，並及四川重慶、彭水諸縣也。胡渭生以黔中專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谿七部，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而呂杜佑說爲誤，不考之過也。

擬黔中曲十三首

南來步戰楚莊蹻，水下牂柯起怒濤。一自滇池有王屋，夜郎印綬委蓬蒿。

衣皮散髮是烏蠻，鬼主家家號祀還。四譯難通七部落，阿羊卜籥异蠻山。

婦娟者子好樸屑，髡髮如雲髻翠翹。十二珠璫墜耳後，竹筒何似擬朝杭。（苗婦高髻常額比象）

紵布褚衫腕地垂，做做卯女賦梅遮。門前蘆吹如塞豹，莫是蘭郎叫竹籬。（苗俗不女私奔不禁）

合婆聲嗩說砍牛，阿婆抱得負薪蒸。文康集有良方在，鐵石曾聞富竹郵。（有疾不醫惟設牛禱鬼）

老雅關上老雅覷，瀧勸林端日已西。間道行人歸休未，舞披華嗚路高低。（關在安南縣南里許入峕路剛嶌之閔蠢舟船）

梔子坪邊是春光，雜花生樹鬪叢叢。短裙窄襪龍家女，踏月吹蘆空斷腸。

斗大山城景物熙，雨風瀟雨竹王祠。迎神一曲鳴銅鼓，響遍滿谿倒接羅。（竹王祠在猜牛牲老）

蠻翁山上碧雲關，釋淵河邊白鷺飛。莫道羅施風土惡，芊毛翦尾鱖魚肥。

椎髻不復趁斜曛，白些撲金各飽分。皆踏強弓休貫矢，舞筵拾得聖婆餅。（苗多健人家病□土人皆拾得聖婆以爲儀賓苗戰耕做去）

山雲如墨水如湯，竹箬橫空鳥路長。開向焦谿看瀑布，蠻娘兩足白于霜。（跣襪羅蓮苗不纏足）

誰家花樹最葳蕤，鐙火元宵處處跳。隊室歌小男女，觀燈不是鬪蛾兒。（小花苗春月立木竿于野名花蠻男女跳歌堂畔客歌私婚）

瑤寨圖圖少晴天，吹笙黃鼎偶然見說紅花浮瘴氣，端髯卯酒疾難痊。（溪節端午詩曰其飲卯時酒今黔人以早飲火酒爲能消瘴云）

夜郎

南夷君長以十數，獨夜郎爲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之，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之，遂留王滇。旋夜郎仍自立爲侯。漢孝武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夷，侯迎降，錫以王印。後仍設之，設牂柯郡。後設益州，以牂柯屬焉。荀悅云：夜郎雖爲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阯，漢爲縣，屬牂柯。正義云：今遵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隨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設夜郎縣。貞觀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設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設渭溪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渭溪二縣設舞州，具今石阡、思南爲夷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鎮遠爲龍標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爲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邛筰，東接交阯，地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遵義之爲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擬阜筴坪詩

（遵將軍寨駐畢巡將軍杜興寨自灘寃充辰能聞屯皆此地取貴州云）

將軍旗鼓此屯營，燹洞風煙蕩播濟。我抱蒼茫懷古恨，揮鞭一問夜郎城。（盧監十九年定遷平窟大將軍旦子聞婁陵征鬨將畢鼎占後）

龍標

黎平，秦爲黔中郡地，漢爲武陵郡地。至梁於舊巫縣設龍標縣，隨屬沅陵郡。唐武德七年，設龍標縣。貞觀八年，設巫州。析龍標設夜郎、朗溪、思微三縣。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設渭溪縣。長安四年，分沅州之夜郎、渭溪設舞州。舞州即今鎮遠。是沅州即巫州，巫州即龍標縣，在沅州之上，鎮遠之下，壤壤相錯。

即龍標縣地也。又案開元十三年，復改沅州為巫州。大曆五年，改巫州為敘州。敘州，即今黎平，亦即龍標縣地也。玉屏舊屬沅州，其為龍標縣地無疑。蓋王昌齡所為今黎平之龍標，非沅州之龍標也。

廢牂柯郡

漢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夷，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以牂柯屬焉。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部，武陵屬荊州部，牂柯屬益州部。後漢州郡因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夜郎二郡。劉宋時，牂柯、平夷、夜郎屬寧州。隋開皇初，改牂柯郡。廢帝陵為明州。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牂州。貞觀元年，以隨之牂柯縣置朗州，並析置恭水、高山、貢山、郎施、柯盈、賓燕六縣。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今平越所轄數處，即故郡地也。案牂柯字形，各書不同。前漢作牂牁，後漢作牂牱，常璩華陽國志亦作牂牁，隨志作牂柯，郭忠恕作戕戕，蜀杓作牂柯，或作樁柯，亦作牂戕。然漢書西南夷傳及宋晉志俱作牂柯，亦當以牂柯為是。管子中匡篇有南至吳越巴牂牁之文，是牂柯春秋時已有，或係後人附會。

牂柯江

十三州志云：牂牁者，江中山也。水經注云：牂柯江中兩山名。異物志：牂柯，繫船杙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可以繫船，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石高不似山，望之似為一株樹在水中也。班史以牂柯為楚莊蹻伐夜郎，椓船處，遂初即於是地置牂柯郡，持以地屬荒服，桑欽、酈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委略而不詳。後之人或以烏蒙七里關水當之，或以烏撒之盤江當之，或以定番之濛潭當之，而總未覈也。夫七星關之水，關東出烏江，不注可渡河矣。可渡源發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之麗江塔城關入中國，歷鶴慶、姚安、東川、武定諸府，至四川之敘州，與瀘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南海也。且盤江南山夾峙，波濤湍激，蛟龍魚鼈之所不窟，而謂可操舟耶？若定番之濛潭，雖注泗城州而入粵，而不能入

番禺，且涓滴流也，亦异史記所記廣數里者不符。吾聞唐蒙之風諭南越也，蓋嘗蹤跡之，以為夜郎臨牂柯江矣。孝武帝遂拜為中郎將，從巴蜀筰關入，因見夜郎侯多同。總蒙約束，還報，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從僰道指牂柯江。今播州夜郎地也，僰道又與播近，則牂柯江即烏江無疑。余觀節遵義，至城北九十里有渡橋，為黔蜀要路，父老傳其即蒙發卒治道處云。常璩南中志云：談指縣有不津江，江有瘴氣。不津江即今之丹江，源出貴城南高坡，又抱朴子所謂牂柯有沈羽之流，不知當今何水也。

羅甸

季漢諸葛亮南征，僰長濟濟火佐禽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此羅甸立國之始也。唐元和六年，羅羅鬼主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王阿佩內附，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甸國王，世襲。宋開寶中，普貴納土，襲封如故。元至元十五年，羅施鬼國主阿榨內附，詔授安撫司。十七年復叛，左丞李德輝諭降其酋長阿察，奏鬼國為順元路，以阿察為安撫司。至阿畫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為順元等處宣慰使，加羅甸侯，世居水西，有爵土。靄翠，即其子也，後為安氏。明洪武四年，靄翠歸附，授貴州宣慰使。翠死，妻奢香奔訴太祖，願效命，遂率諸羅開偏橋東水道，以通烏蒙烏撒

及容山草堂諸境，且立龍場九驛，以通巴蜀，而西南益闢。即濟火之裔也。入國朝，安坤搆亂，討平之。以水西為黔西府，今改州。比喇為平遠府，今改州。大方為大定府，烏撒為威寧府。今改州。蓋自濟火至安坤，歷四千四百餘年而亡云。

明楊慎羅甸曲四首

山國羅甸國，水繞澹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惜無闌橈。

豐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城。

寒鐙閟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恆思曉，久雨恆思晴。

林開山胡鳥，聲聲喚我蒞。何似故園裏，花亭聞杜鵑。

八番

八番者，大龍番、小龍番、臥龍番、洪番、程番、石番、舊誌合試石番作金石番。盧番、韋番也。五代時，楚王馬殷遣八姓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谿洞，至此留軍戍之，遂各分據其地，號八番。宋初以來，有龍番、方番、張番、石番、羅番，號五姓番，世奉職貢，受爵命，龍氏於諸番最大，其貢奉尤頻數。元符二年，又有韋番入貢，詔以進奉人韋公意、公利等為郎將。諸番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又號西南七番。元至元十六年，設順元路宣慰司，隸湖州行省，遣兩淮招討使楊歷劉繼昌招降八番，俱授為安撫司。自宋迄元，龍番分為三，而張番之裔無聞。明設程番府，後移府於布政司治城。萬曆十四年，改州，領長官司十七。國朝康熙五十年，革盧山司；五十七年，革大華司；雍正七年，革洪番司。今設者，程番司、韋番司、盧番司、臥龍番司、大龍番司、小龍番司、金石番司、上馬橋司、小程番司、麻響司、方番司、木瓜正司、木瓜副司，凡十四也。

銅仁

郡之西南隅有銅巖，巍然高峻，异雲氣相連接，下有銅仁江，白沙如米，青石似魚，淘嵬境也。省志言：昔有漁人沒江底，得三銅人，挽而出之，郡以此得名。又載播州銅佛寺有七銅佛，一夜皆失，思南漁者得其四，建金仙寺奉之，銅仁得其三。想即以江中之所得者為播州之所失也。然銅之得在元時，播之失則明嘉靖十四年，歲月不符。且江之得者三，播之失者亦三，仁者二人也，何錫名又不實乎？蓋郡舊為錦州，元始置銅人大小江等處，其曰銅仁者，則明洪武初改之之誤也。或乃以播州之失者牽合之，何其謬歟？

荷扇洞

令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巔，寬敞幽僻，人跡罕到，相傳葛洪煉丹於此。余案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至韶州，為鄧嶽所留，不得進，乃止羅浮山修鍊。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為有藥竈之遺？夫臨賀之石，宮公磨刀；涇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于鼎湖，委波皆是；重華播琴于陂畔，類皋都君。大抵皆好事者所傳也。一統志：句漏山在梧州府北流縣，石峯千百，從平川中特起，其巖穴皆句曲穿漏，故名，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蓋句漏山以在梧州者為是，貴州羅斛與春四拔而不爽北流相直，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鍊於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附會之言，未質之本傳也。

豚水

海內東經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案鬱水。卽豚水也。漢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郎豚水。東至廣鬱。又云。鐔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又云。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水經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員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卽夜郎豚水也。又案豚水。亦卽牂柯江水。華陽國志云。牂柯江水出南徼之東。逾四會至番禺入海。是鬱水卽豚水。豚水卽牂柯江水審矣。牂柯水卽鬱林江。卽駱越水。亦名溫水也。豚字班氏西南夷傳作遯。蓋字通也。遯又作遂。故歸匿易遯卦之遯之作遂。山海經豚作逐。郭注。逐古豚字。案逐當作遂。易之彖爲豨。神豨。卽大豕也。可知逐之宜爲遂矣。

續黔書卷之四

萬卷書巖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縣巖多石室。室中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室之內。時有神人違遁。武陵記云。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云。皇天塢古陶穴。窺書二千餘卷。異苑云。百丈山中有石房。內有石案。設書二卷。荊州記云。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也。余藏念前言。每思御飈輪而上窮瑯嬛福地。揩守門之犬。讀玉京紫微金眞七映（一作暎）丹書紫字諸秘籍。而過當緣慳。末之或覩。又念之壯哉之方聞。嘶安世之善記。卽有玉版奇文。瑤壇怪牒。亦嘗覩之眥矣。夫羽陵蠹簡。牧德蠶符。華玉爲扁咸之策府。宛委有高密之元經。是名山者固儲書之石室。貯典之蓬觀也。玉屏邑東一里。高峯陷壁。壘石千層。儼若牙籤萬軸。橫亙江左。則萬卷書巖也。余既不得讀中秘書而來此。何敢薄民社爲粗官。但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每當簿僕犯塵牒訴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爲之一洗。是亦懸官之至樂也。

附詩

祖龍劫火不到處。長恩藏在深山詰。怪牒靈文雖是墳。不計渾沌何年貯。天昌層石作金題。蠹害不擾勞

黠鼠。獰獠詎識靈寶方。徒墜蠻荒譙企佇。壬戌之夏我濟𨗆。一笑此中字堪煮。擬將闕斧借巨靈。鑿破幽崖之岨峿。龍威偃走赤雀飛。舁出尊盧古時楮。水煎胥鐵磨除䙐。寫遍雲腴字如麌。詰奇文與笑鬼神。借人可博束脩羜。執董將窮妒我心。鋸斤未試風霾阻。誤㸃洞兮龍鎗封。濤聲日夜雜江渚。

游紫氣山記

昔柳柳州之記遊也。曰奧曰曠。竊謂此兩言者不獨窺山之景。兼得山之理焉。黔固山國也。而玉屏之西境。險黎平。舁粵爲鄰。迤峯嶺巘。彌望不絕。然或則魁父無丈之材。或則單椒無曲之勢。求所謂奧如曠如者。不可多得。今夏伏日挨鬱。行齋𡺋深。赫曦逼人。王尉壽謂城西隅紫氣山雖宜遊暑。遂觸熱往。不字里。見陂陀回互。岡巒起伏。雜花叢於層石。古柏蔭於盤崖。涼飆徐來。煩襟頓滌。實仙靈之窟也。爾其滑谿環鳴。瑟雞叶韻。荇藻漾漾。游甲浮空。樹入林前。横藤礙路。山光鏡裏。鳴鳥依人。予亦不自知其何耳目不周甄。情不給賞也。嗟夫。千圍銅柱。君山玉壘。姑射尋仙。空桐訪道。誠棲霞之逸志。或幽嚴之寓言。孰若此山。境鄰城市。不染囂氛。杖不待遙。日自隠離。田鋤芝而鳥耨泉。挂鶴而烟霧哉。假令子厚來此。必悔其愚谿名錫彼鑛區也。

附紫氣山詩

淙淙流水隔橋聞。靜坐蒼苔鬱翠雯。陽雀夜號千嶂月。蕙蓀閒鎖一溪雲。曾傳白雪飛初地。（有寺名瑞雪禪林）有肯牛立夕陽曛。幽境獨憐隔驛路。馳煙誰勒草堂文。

附衙齋苦熱詩

晧旰風光侶蒔麻。無能消暑效浮瓜。金丸我欲彈鶼鳥。好植瓊南孔雀花。

游東山記

出玉屏東門。循山麓而行。石磴盤曲。路才容軌。牛叩馬蹄。覩此郁夷。方里許。延緣於田畔。時新雨初霽。畦水漲汛。秧苗抽鍼。平綠如罽。穀犬亂吠。殊足喜人。再進則一徑雲深。層松撑柏。列若夾道。松柯蹊幾交。路脩篁。清籟鳴條。山極窈窕。雅可遊目。澀檢悟真。散寘山之右爲寺。正殿倚巖。結構雖未宏麗。而眞容巨壯。亦稱雄刹。兩廂有樓可眺遠。下則遊人憩息之所。旁穿小徑。蒔莪雜花。有洋絨毛二株。爛如雲錦。溥午鬱蒸。予倦甚。沈睡多時。起呼酏則績陽已栖軸矣。出山門。振襲延風。神志爲豁。牛下遠邨。炊煙在樹。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俯瞰大江。回縈如帶。覩往來征帆。不啻鳧雁也。

重游東山記

今夏三月杪。余曾策杖來游。玆以巡稼之暇。復問途焉。時金風初扇。而餘炎猶勺爍。乃於林際趺坐散髮。趺足松濤竹韻。猗若學笙。舉頭一笑。宛喝都消。俄王尉閒予游。亦來相與踞盤陀。甄鑑鎭聽。鳴禽之上下。俛視遠水空明。皓同積雪。卬瞻白雲。翛然天外。容與如而遠峯北眢。疊巘重鬟。剡露滴秀。恍訝舊遊。無幾而風景頓殊。猶然塵鞅。儼山靈笑我也。乃朗吟曰。青林倦鳥語縣蠻。侶說白雲返故山。日月幾何風景換。鏡中疑我尚朱顏。蓋予是時有退志矣。遂循芯逕至寺後。見碩不森井闌。稜沈池澂渟鏡澈。浮萍含

綠。徽颸乍拂。汾迴生文。畜金魚二三百尾。曝景斜注。則相聚呴風。撥為戲。又或銜藻徑去。游閒遠放。若避世士然。低徊者久之。乃昇玉尉聯騎歸。回視嵯嵯。如讀圖之托靜上矣。

飛鳳山

昔向長欲男女婚嫁畢。裹糧游五岳。是其勝賞神嚮。秀情超拔矣。余疇昔亦心栖白雲。遐想霞嶷。今遠宦來黔。始入界。所過巖壑。殊無慰藉望者。蓋謂天下山半在黔中。實疑昔人謬詞也。泉抵任眠事。稍暇。凡境內山川。亦每觸轍延賞。傾洞懷煩。而人士多嘖嘖飛鳳山之奇。其言曰。山之高。森峯限日。峭壁爭盤。俛瞰城郭。猶匹帛之繞叢花。險巇蘇度。累梯乃升。下則楚雞河濟流見底。游鱗可數。沙如積雪。石似琢瓊。架木為路。約通之磵。苺被徑。送馥懷芬。榜曰衆香國。蓋僧某卓錫時之所顏也。玉皇閣倚雲結構。渺如仙居。梵響凌虛。遠山相答。轉側十餘武。丹崖翠嶂。點黛飛瓊。石隙中瀑布激素漱濟。如委幅練。微折入何聲瀨害轉。循崖東而左。仄徑難容。援亦須翼。攀蘿蒔蔦乃躋絕巔。其上異花不落。古樹侵春。蚰挂松紋。岑交竹影。流風叩阿。宛若彈絲。自下望之。澹冶如笑。蒼翠如滴。明淨如妝。慘淡如睡。四時之景。豁目醒懷。又風胎雨鷇。戲弄羽毛。飛鴉栖鶴。乘煙歌嶮。信可目眙鉄笙簧。跨躡管籥。予耳之神。思飛越。覺西麻玉笏。恍過目前。急欲逕遊目盡。吾胸會差至不果。瓢形廖寐。後踰地丙。踰途次楚雞坪。去山里許。見層巒嵯峩中。一峯高聳。旁有兩山夾拱。如鳳舒翼。愜此山之得名不誣也。爾時觸雲影鼻。陵雨潤流。路淖而滑。又不得從游目探勝。恍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然予有濟勝具。俟秋高爽涼。餘歊稍退。終當凌越高峯。造幽峻。看博芙蓉之石。調鶴栖格之松。聆風泉之虛籟。嗅巖桂之清香。不使予手獨稱物留也。聊記此言目為券

游白雲山記

廣順州東四十里。有白雲山。層巒盤嶂。如渴驥奔泉。至此而止。白雲為峯頂。陰晴皆見。為建文帝荒遯之

所。上有羅永菴。菴前古杉三株。長數丈。其一經帝手摩。至梢無枒枝。又有蹕井。舊無水。龍神為之涌波。恆雨不溢。恆陽不涸。時有魦鯉出沒其間。取水者必跪汲。乃可得云。余於癸亥之二月。攝篆斯州。暇日命駕從游。欲向寒煙蔓草間。卓錫之遺蹤。至則鹿蹟猶留。靈泉息脈。林雅空際。巖壑無聲。惟嶺上白雲。尚依依似舊也。道旁臥一石碣。鐫帝詩三首。係州牧韓之屏所刻。其中率落西南一詩。作於滇南。後二詩作於羅永者。鋟刻於此。則韓君之疏也。余既剔蘚讀之。遂策馬歸。歸途少轉。有蒼嶺橫亙。挾雲欲飛。懸崖背石。如婦人回首顧盼。鬟髻宛肖。相傳有神鯿每夜至帝所服役。後被人覩。竄化為石。又有沈潭。瀲渟瀰瀠。涵碧無波。相傳帝昔經此。忽一鱉躍出。陸伏道左。若蹲若策者。嗟為翼決。辰虎乳鬭斑。金狄酒淚。泥馬騰波。蛇銜斷頸之蒭。燕墳隱江之濱。神獻管涔之劍。龍脊寄奴之藥。推詳遺跡。則影徵紀史。考驗興怪。則叶符圖籙。雖詞趣涉誕。而昔旨非誣矣。既作此記。復繫之以詩。

何年脫帝構。曾駐玉皇蹤。鐵匣歸大數。金川避賊鋒。滿心黃屋杳。滿目白雲封。草木挺旌節。嶽巒換袞龍。虬供石洞米。鹿聆閣梨鐘。受詔犀分水。服勞蝙化蜂。經途無白鳥。（一宿河亞今無蚊帝曾留此）直幹有青松。江海闌瓢寄。關山程濟從。臨眺鶯竹裂。鶴唳猿烟濃。我至尋遺跡。悲填萬古胸。

拊建文帝君臣論

余嘗讀史至金川門失守。而王鉞言高皇帝有遺誡。匠得緘函鐶柙度牒剃刀。竊嘆緊弧箕箙。妖讖亡姬。舊熱女溜。天心制漢。似有定數。不可以人力爭。亦由聖祖不建青宮輪翊。俾作皇覺寄餘也。又念少康中寶。終乘元圭。宣王潛闕。仍杖黃鉞。五年而天節反。一旅而中興奏。則忍辱圖存。乘機觀變。未始非識時之俊杰。撥亂之鴻才。方其成皇死沙場。昭帝居窮肯。俺答鳴鏑。戈鋋鈍於邊關。高煦磨牙。蜂蠆伏於肘腋。固孰孤注。人情狐疑。必不能長偃遐馭。皋牢萬里之外。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強。假令劾物蘇顧。庭威公泣血。自能發勇氣於仲禮。唱義聲於濟陽。濮單出荊門。即襄鄧可搖。戈船下漢南。即長江可據。衝青邱之神劍。返紫宮於黛庚。仁義之鏡重明。雲臺之仗復設。握符闡珍。當不其難。或者謂夏桀浮舟。是為失位。夷吾返國。終辱先君。故文叔受符。不愿成帝復生。元聖而歸。苦謙忠王繼統也。豈知惠王居櫟。殺子穨而返都。襄王居鄭。誅太叔以奠位。伯者克正其難。春秋不目為非。況未虜勝人。翻同流徙。未覩賊。覺爾崇墉。反謂三鑑故卜。九廟弛縣。豈竄丹穴。目求故君。忠乃不足。闕沙邱而餓主父。事固有名。昇無如斷韹難期。荒野永邁。嚏痕浸淫於枕席。黃屋寄寓於闤闠。不知晉鄭之依。時為共和之計。黃岡赤縣。蹈之罔論。毋亦諒精衛不能塞海。愚公不能移山。遂甘心於霾雨蠻烟。罔篤夫貞風燼火。哭迎鷁鷁。寓公誰迎。詣廟豆田。出帝不返。羅亡圖大夫。不足昇音事。而千秋直史。何未嘗夠房乎。昔者牟羅降祇水而容昇。杜宇禪開明而遠放。要皆榮遺松楸。罔念萬國衣冠。膾視玉璽。何斟三泉艷履。乃翻楞嚴而白髮鑿鬍。散梵聲而天門獨游。聖人寶失。虛想早朝之雅。法王輪空。倚戀茶毗之骨。毋亦備嘗險阻。精力銷亡。魂將斷於祖龍。方思山鬼銜璧。運已去於佛貍。又恐帝羓貿臘。思歸葬西山。故明廷自刎乎。至若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亡之二十二士。沐雨櫛風。胼手胝足。四十餘年。忘其勞勩。吟不動於龍蛇。走自効夫牛馬。雖無仁傑之偉烈。返金輪於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羣馬穀於盤井。所謂朱炎鑠石。不雕節邱之木。凝冬慘栗。不凋款冬之花。義悲六

合。仁威萬祺。目覩當日之暗面授衣。閉門延歡。味銜蘆之洪義。拜殿下而主臣者。豈可同年語哉。

梵淨山

黔之郡凡十三。而山接鎮遠。江通雲夢。扼百蠻之要害者。曰銅仁為最。銅仁之山凡數十。而巖谷幽異。峯巒階列。壯三江（江也銅江仁江鎮）之形勝者。曰梵淨山為尤。玉屏舜銅密邇。余恨局於墨綬。不得蹤一間。辟支佛之遺蹤。然數數輒聞其奇。默想其景。彷彿其境。亦不啻目擊之也。聞絕巔有寺。風厲不可瓦。治目鐵。疑崖靡為之。歛炭。飛鷂為之鼓鑄也。寺側有磐石三。曰拜佛。曰說法。曰煉丹。疑鴻衣羽裳練精餌食之夫所宅也。有井曰定心。水寒沁肌骨。滌塵毛髮。疑飲之者可洗躁進之懷也。山後有池曰九龍池。皎焉沖融。淨無斥草。疑有翠鳥銜其淪滌也。登之者。先由金刀峽而上。峽之高千仞。中如斧劃。隔五六尺許。有飛橋相接。疑巨靈之所闢鑿也。左右皆立梵宇。廣闊可容數十人。陟者攀緪上下。若蹈空而行。疑上落雁峰千尺之蟻也。至其椒。千里風煙。可一覽而盡。疑登岱宗日觀。可小天下也。然周圍僅四丈。突兀陡絕。疑損徒喪其捷巧。鯢族謝其輕工也。又有香爐峯。綿絮巖。滅經巖。羅列競秀。下有九十九谿。紆折環繞。匡廬武夷之勝。

天台雁蕩之奇，亡以逾也。余於黔之銅巖殊壑，祕洞靈淵，亦旣遍踏矣。疑此山不獨銅仁之壯觀，且爲全黔之勝槩也。何必泛螺舟而渡海，棨毛車以翔風，登𡸣搖頳迊于大荒，探羲炎蹤來于泰遠，然後詫譎殊靈朵標怪秀以爲異乎。

游飛雲巖記

天官家言周雲、輪。魯雲如馬。衛雲如犬。秦雲如行人。齊鄭（一作）雲如絳衣。宋雲如車。趙雲如牛。楚雲如日。韓雲如布。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蜀雲如車。而不聞黔之雲爲何狀。余來黔，見𡼏嶒溢莽，嵐瘴之所蒸鬱，爲鬱雲，類符陽之怪氣。無所謂花葩糺縵，錦繡縹緲，縣垂曜漾，覆蓋細縕者。乃至黃平，游月潭寺，睇瞻巖石，則爽然失，愕然驚，且娍娍然目不周覽也。則見奇執闘詭，不可名狀。或如鳳凰而彭湃，或輪囷而屈蟠，或遼巢而叢鬱，或逆豎而倒縣，或龍蟠而虎尿，或鵬翥而鳳軒，或鮫騰而鵠逸，或獅蹲而象狂，或羈引而旗導，或纓絡而帶翩，或乳坐而煙結，或浪擁而濤漩。而且高者礙日，下者洄嵐，巨者勹谷，空者隱潭，皺者牖發，漏者竅含，瘦者骨削，溍者數三，墜者星落，鬣者毛氄，立者如睞，欹者如蹻，踞者如怒，斷者如虧。輒嘆曰，此巖之石，何其譎也，何其似雲之欲飛去也。雖然，造化之工之奇，能以黔之荒僻而閟此靈巖，復能使磊磊之石，變態而不可究詰，卒不能使雲之東西絡繹，南北油滃者，如此巖石。殆此巖已竭造化之巧，彼蒼無復餘情以什疊歟。故此巖遂得獨擅飛雲之奇也夫。

附飛雲洞詩

幾年伏劒尋龍子，孰意飛來石洞潛。嘘氣成雲作霖雨，寬身僻陋亦何嫌。（相傳洞內有龍，大雨時聞出。）華不雁蕩督巫閭，似此靈巖總不如。留命客兒誇木屐，那知天外步雲車。

游黔靈山記

古城李孝廉芬逸，曠士也。余引疾閒居，日偕游雪厓洞，因爲余譚黔靈山之勝，約共遊。遊旋，孝廉返鄉去，不果。時屆初秋，炎都囊埃，妟寫燥氣，遂䇄輿步出陸廣門。石迳紆曲，形似書字，寒路沙行，靜無溷漯，遠樹空碧，哀蟬激響，恍助予之鄉思。約行三里，衆山迴抱，中露出羊腸一綫，盤旋直上，若鳥狖猨，天風振棧，足履波濤，仰際蔚藍天，蒼蒼如石壁。泊造巔，則阿平開朗，四徼中縋，若未始有山者。脩篁萬个，青翳成林，㩢暉側注，金影璀碎，延佇凝睇，青翠蜿蜒，綠痕上衣，據蕊蕊出。遂入淨室，茶飲少憩，由正殿側右至一院，斜峯入隔，由沼環堂，樹擧飛嘤，附叢花藥，則游人匡坐之所也。壁多題時官詩，獨鄂西林相國近體二章，絜予心，據石和之，擲筆舍去。抵寺後，見攢木千章，團欒如幄，長卿緣坡而飭翠，簡子拊枝而凝紅，謫錯振羽於草根，蝴蚪引嘯於林杪，扶老之禽，弄焚唄相答，石寶之水，共松濤偕鳴，余亦乍覺其秋色之上眉也。裵裵者久之，日巳入，蒼林梵烟，漠漠微辨來時路，望見明月，宛宛如故人。偕游者，予弟淑也。

附追和鄂文端公詩

烏紗新脫却，鄉杖問仙蹤。袖攬嶺雲白，眼爭山骨青。鐘鐘林表度，驅鹿宛迴經。（寺僧翼，廕子二。）默念銅文頌，商飈入廣庭。

一孤鳴玉筑，萬綠聳金莖。似此山如買，當爲智者營。聽濤松蓋偃，顛影月波傾。俛印九峯嶼，軒渠鶴鶬生。

附元詩

弓衣馳小隊，紆遝入黔靈。隔岸竹林紫，擧頭天骨青。釵居騎上座，梵貝理殘經。問訊峨眉老，瑪瑙認祖庭。（主僧西川人。主曾瑪瑙。）剃髮東三宛，莊嚴草一莖。衆人殊狗苟，吾道亦蠅營。活潑從渠會，泥沙迥自傾。底緣返初服，安養證無生。

游卑殊洞記

卑殊洞在貴定縣西十餘里。洞內有羅漢大士石像，皆天生自然，妙麗莊嚴。石筍一株，堆削鮮潤，倚如瑤簪。余壬戌至黔，徑來且幽，數過其處，乃呼道士燃炬深入，則見石乳結撰，嵌空瑠瓏，闢闔麿峪，天開別境，雲譎波詭，莫可名狀。有若象者，蹻足而蹷踞；有若龍者，擢爪而蜿蜒；有若虎者，磨牙而躍趣；有若豹者，豗舌而攫擬。蹲者若羊，眠者若牛，逸者若馬，齕草而伏者若禹猿，負扆而暮者若麋鹿。又有十丈蓮花，亭亭扶疏，翠色欲滴，如仙掌之金莖也。稱船類屋，橫亙天漢，波濤奮森，如博望之星查也。石梁鋒崪，如彩虹跨臥。上有僊官鵝蹔羽衣，童子持幢舟導也。又有樓觀宮闕，結構穹窿，如入建章之宮，而千門萬戶也；如造閬風之巔，而銅柱瑤林也；如游蓬萊方壺圓嶠三山，而羽人出沒其間也。有石鐘焉，龍牢生動，蟲文斑駮，叩之如木，勝周景王之無射也。有石鼓焉，擊之則軒乎鼚乎，如奏鈞天廣樂，其聲動心，無端觸郡之桐魚也。道士燃火指地上曰，此梅花也。际之轟䔢鮮妍，皎瑩如玉，疑天女之所散，釋迦之所拈也。忽有聲自中來，冷冷然似琴，冥冥然似筑，琮琮然似敲玉，嬌嬌然似彈絲，復杳杳然似湘靈之鼓瑟，嬴女之歎簫也。頃之，砰然如雷霆震山，訇然如巨鐘崩岳，淜然如康回觸不周，其澎湃振蕩也，如天風海濤，其凌厲呼兮，軒天蹴地，如昆陽之戰，猛獸吻怒，屋瓦皆飛狀。余方愕眙驚詫，莫知其所以狀，道士則曳余䟦出洞，指洞門曰，向之聲不一聲者，水哉水哉。余曰然，乃記之。

附卑殊洞詩

洞內森仙佛，瑤幢瓔珞垂華鬘。洞外森樹木，類伽婆羅翔紫竹。落花滿地證般若，流水空山悟眞如。來游兮鐘鐘鼓鼓，仙佛頷手紛告予，察我方外之人兮宜巖居，何事人間金碧精吾廬。

鮎魚洞

洞在玉屏大江右，石壁百丈，中凹一洞，碧水珠迸，大如宮廩，產鮎魚焉。或曰，洞中一石壑爲鮎形，故名也。案說文，鮎，鯷也。爾疋釋魚注，鮎別名鯷，江東呼爲鯷。昔陳蔡之厄，作崇以弄季路拇者，即此物也。夫鮎之爲言黏滑也。鱯魚似之，鮀兩目上陳，方頭腹中，鱉若囊身，微紫色，無鱗，一名人魚，其脂然之不消耗，秦始皇常以其膏爲燭。又似鯢，鯢偃額大首，長尾四足，一名孩兒魚，生谿澗，能上樹，含水上葉覆身，鳥來飲水輒取之。王會篇穢人前兒，即鯢也。爾疋鯢大者謂之鰕也。知鮎鯢之狀，鮎形如鯰，毛傳說文以鮀爲鮎，以鯷爲鮎，殊闕於訓稽矣。周益公記宜興洞有四足鮎，宋乾道六年，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旁，各具五指，則鮎妖也。玉屏城西二十五里，又有鱗魚洞，產鱗肥美。

諸葛洞

偏橋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一名甕蓬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水象。遇時曾出為祟。地勢於湊夾岸飛巖。望似染黛。上下距縣五六丈。巨石臨危。若墜復倚。濤涌波灑。蛟跳鼉躍。渾浩奚怒。響振谿坻。潛流洑起。迄於下口。雖雞翎洪之險。亡以險也。舟至此遂止。冬月水勢稍殺。多人捧曳。可至偏橋。其上雜樹交蔭。翠見曦景。立泉飛流千丈。似布濶激之音。奇為壯猛。睨禽莫獸。哀鳴相和。亦僥楚花丹葩綴谷。若紅雲秀天。龍焱飾巖。若銀燭眩目。觀者思雖周賞。情之圖狀矣。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過中至施秉。汜舟經此。因潛漲水漲。白波如山。霽日又值大雨。鴻流尾輸。環濤竅轉。桀石橫互江中。窮巖似屋。一葉輕舟。時時觸之。遑悽灑潛。日燦星覆。恍天吳為之咀歘。奇相為之颸飁也。然延飀飛湍。魄末之駭。後為友人言之。輒咋舌去。

響琴峽

平越西陽驛之東十里。攢峯剌漢。古樹蟠虯。斷壁中分。陷如斧削。而碧流飛注。激宕轟雷。其聲泠泠然清越且長。非箏谷之金絲。吳筵箭之楊柳也。吉林龔觀察隆楞石曰。響琴峽蓋得其似矣。余系之目詩。

雪浪琮琤響玉琴。空山寂莫誰求音。倏來風雨蒼鬣會。寫出成連海上心。

相見坡

吾鄉隴東之六盤山。森聳軼雲。竦巖造漢。峯巒虛岫。嶔巇積磵。路若絕而復通。石將墮而更挂。所謂窅窈而曲。岑嶸其高者。歲甲寅。經此。下車山麓。挽衣荷笠而上。後人見前人屐底。前人見後人之頂。如蟻累重人矣。延緣拗折。幽明互錯中。乃躋絕巔。俯視人馬如蟻。行者憩者。遠近逶迤。陟降涌卒。然矣。復盤折而下。石磴苔滑。樹杪雲橫。深壑小語。高峯如響。風息長佳。峻邈林巒。然羅交錯秀。澗響泉飛。劌覺忘飢。今至相見坡。勝遊陂陀。下瀏深潘。曠宛蠕蠕。上虧日月。極天之閫。實在於斯。是目行者望風謝路。而異嶺共製。別峯同兩。恍如盤山之在我前。田山叢云。陟首坡則尾坡見。陟尾坡回顧。則首坡見。立中坡而望。則首尾俱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力洑瀾心。突凌峯頂。行者此目手招。彼目口呼。癸鰥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形容可謂逼肖矣。余也有客兒之豪情。江山助興。無柳州之嘉藻。林澗貽羞。聊綴長歌。目當游記。

上坡面在山下。坡山在面。相見令人愁。不如不相見。昔誦吳江施武詩。令我胸頗心滋疑。今年春檄權施國。陟坡正值芳春時。春雨霏霏泥滑滑。輿夫邪許肩為疲。一步一顧上高嶺。遙遙樹杪人闢影。須臾不見猶幽坑。呼聲宛如在深井。斜飛瀑布巖半懸。亂綴雜花盤照雙。批頰側聽桂之樹。清蛟舒嘯河之鹿。黃犢哀鳴。鷓鴣叫下。輿四望風飂飂。葛藤鉤衣足欲蹶。拍手嬉笑來覺兒。椎頭鑢耳語啾啾。似說前而朔林凸。我曾攀緣上仙掌。涉此九牛之一毛。襄鑣白雲迷眼界。碧雞金馬嗤王褒。下視行人相勞苦。肩遹號血多商賈。脊籌倒裏赴州牒。黑苗斜插鷄子弩。颯颯楓林吼虓虎。山王祠前燒一縷。

附七律一首

九折千盤相見坡。擴家茅屋結山阿。誰其云者飛黃鵠。若有人兮帶女蘿。邨酒柔情玉膩語。蠻童拍手烏

蠻歌。商祉苗言牛也。故搖笑愁華角。鳥路斜陽自古多。

聖泉

寰宇源泉。何管億選。而効靈膚堪者。殆難更僕數。目予稽職方所載。奇詭尤著者。如洽州之滸綠泉。泛金石不沈也。允街之泉水。交旋如盤龍。攪之亦成龍狀也。廣陽之妒女泉。婦人炫服靚粧。必興雨甚也。雀山廟之泉。鼓動則流。聲絕則竭也。江乘之湯泉。半冷半溫。共出一壑也。多宮山之雄雌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右竭左盈也。安豐之喚泉。大呼則大涌。小呼則小涌。咄之則涌益甚也。是皆別具靈奇。壯坤輿之觀。不僅飲石上寒蜓。娛雲邊楚客已也。而要目黔之聖泉。可驗潮汐。為尤足異。夫濟浦蠡湖。侯官潮泉。鐘山應潮。連州潮泉。倘亦消息有時矣。然彼則地瀕海隅。緣海為潮汐。而於泉無與。又若嫣亭石穴池湯湖泉。亭頁三湖。安寧溫聯。連州斟溪。樂平鳳游。荊門蒙泉。郴州潮泉。肯城潮泉。龍場驛潮井。去海絕。似與此泉為伍。第彼之潮。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盈百竭。不爽晝夜。如此泉者。王韶之始興記云。貴州有滿汋。一日百盈百涸。應潮刻。殆指此也。余曾再履其地。見一泓自石罅迸出。噴若玉寶。瀦為瑤池。淨若醍醐。登成琉璃。試目錢置石上。即潮涌而與錢齊。不遲不疾。則信乎此泉之得擅聖名也。宜共橫竹引之。調符取之目錫瓶瀡塵。珍於玉酒瓊漿可也。奈人之飲狂掬食。或且漱盥而去。此若泉者。亦獨何哉。

附楊慎聖泉詩

龍國天生水。蠶叢山出泉。降丘鷙沸流。簇自混沌年。盈涸在頃刻。消息同坤乾。應利變潮汐。僦拔無留帝遣蒼虯下。神攜靈嶺巔。冰雪姑射質。風露綽約仙。寶雲麿滿滿。泓月涵涓涓。鑑須穿缺鏡。盤眼眺滄洲蛟鷉行游墅。坳舟喻思乎。迷蹤鬼方露。蕰眞羅甸烟。距逢陸羽品。那遇桑欽傳。名公紓勝引。嘉招陶芳廷折簡聞香鞋。飛觥延碧天。玉珂鳴輭轡。金艾明華田。翠瀲灑柔翰。翠微鑒洞絃。臨淵稱泥泥。倚谷望矜矜麗闆發鼓動。同歸黃燭然。荒途欣長會。興言遂成篇。

續黔書卷之五

多雨

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自小而大之也。楊用脩云。黔人謂雨爲濟露。自多而少之也。余辛卯之嘉平月入黔境。即霪霖。自玉屏至貴陽。凡十程。僅得一日晴。故有漏天之號。山海經曰。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氏注。龍。水物。以類相感。余竊謂牂柯分野。上當天井。是多雨徵。非必如隤歆之所云也。

坿愁霖賦

蘇利何驕。焦明舞翅。蜡爾雲垂。汙流霧織。苦雨連旬。陽烏引避。人不堪憂。天何徑醉。中庭梓渡。炊竈煙薶。昔耶上壁。胜過翔階。百廢泥滑。千井鼃排。門無款馬。戶絕吟鞋。茹愁獨臥。散漫傷懷。若夫蠲山縣亙。久埋征轍。雞聲店冥。人影橋邊。寒颸霞蒻。怪鳥盤碆。衣沾骨冷。髮沐鬚縣。沈陰斷地。積水連天。長塗躑躅。故國茫然。別有儒生御旅。詞客鄉亭。短垣傾圮。敗瓦飄零。蕪長物。案有餘螢。檢書泣鶴。讀曲淋鈴。草元寂寂。枯坐寘冥。裏糧無友。餽饎自馨。於是石決花當。林於葉結。潤浴青貉。浪浮赤鼈。鳩婦不來。稠魚宜餓。后土難乾。屏号尚泄。假盍誰憐。墊巾可折。三日佳晴。（諺云天無三日晴也）云胡不悅。爲之歎曰。銅鼓山前。芳甕蓬水漩濆。八番秧苗爛。六額蟣猪蹦。牛肩拭泥血。鵝鼻解銀環。朱帶從此去。爲我洗愁顏。借得穆王笛。吹徹此荒蠻。

岐舌

呂氏春秋功名篇云。反舌。殊俗之國。高誘注。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其語與中國語相反。因謂之反舌。淮南子墬形訓云。東南有反舌民。高誘注。語不可知而自相曉。海內南經有歧舌國。藝文類聚引作反舌國。其人反舌。爾雅云。軒渠之國。其人四舌而三臨。通考謂之三重國。拾遺記云。因霄之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金筑、苗狆之巢穴。余代庖之日。苗有訴牒者。令伸舌視之。宛如王子年所說。蓋舌主心。苗火旺。於己巳爲蛇。故蛇歧舌。南方歧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也。

醫方刻石

宋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余壬戌至黔。過道旁殘碣。必剔蘚讀之。無有也。大抵年代遼遠。非風雨剝蝕。即沈翳藍草。否則爲牧豎敲火。牛礪角。日致毀湮耳。

石刻

修文縣二里。旧陽明山。鐫陽明玩易窩五字。洞口鐫陽明小洞四字。王文成貶龍時講學之地也。都勻城北有石壁。鐫仁智之情、動靜之理、樓此盤谷、飲此泉水十六字。張鶴樓遺戍是邦。許茅嶺嘗題此。以自慰也。黔西州北六十里。有方石厚闊各尺許。長二尺。數揉即起。踏則多人不能動。上鐫天合二字。都指揮馬諱之遺跡也。貴陽東山翠微、推覽、琳宮、縹緲、鶴君山讀書處五字。郡人楊大賓習業之所也。安平之蹟珠泉。以掌暗噼。珠璣迸出。鐫冒客泉三字。參政焦希程之所題也。永從之石芝洞。鐫石芝洞天四字。副使徐九皋之所題也。又皮林洞有皮林山。一名過化山。參將鄧子龍題過化二字。寨民相傳。藏巨石灰塡之。否則多病目也。龍里縣南之關雲洞。奇石怪壁。巡撫郭子章題之曰雕雲也。餘慶有古洞。自雲封洞口。則雨立至。邑令韓任甫題之曰慈雲也。龍泉北三里岩上。刻天河洗甲四字。劉綎小楷凱旋經此勒岩也。麻哈江之橋。葛鋐建。屢爲水沒。三建乃成。廢金巨萬。總督張鶴鳴題碑曰葛鋐橋三字也。安南縣文廟旁有石方廣數丈。總兵鄧子龍鐫欲飛二大字於上。鐫寬尺許也。又縣南雅關下有飲馬泉。傳漢將軍關索至此。人馬渴甚。泉忽湧出成池。參政林喬勒碑池左。曰甘泉聖跡也。（國朝撫臣蔡毓榮勒且以飲人咒字）桐梓之葫蘆洞。清幽深邃。石狀龍蟠。邑令萬侯廷額曰天外資。大學士王騭題有北幽岩三字。俱鐫於洞口也。永寧之觀音洞。有白石如瓟。鐫神龜玉液四字也。天柱之千佛鐘鼓洞。礎叢叢。清流潺潺。邑令朱梓題石曰天下第一奇洞也。黎川之蟠龍洞。壁鐫蟠龍化雨四字也。銅仁之東山。突兀奇峭。俯瞰大江。絕壁鐫雲彩江聲四大字也。都勻之夢遇山。有碑鐫仙人張三丰觀瀾處八字也。平越城西五里。品上有張三丰遺蹤。郭子章於高處鐫神留宇宙四字也。遵義城北三十里石壁上。鐫十二字云。山高高。水滔滔。有飛仙。到此也。凡此石未剝落。字皆可辨。皆明人之遺跡也。至遵義之白縣保。鐫石曰。如能相從。則世享福壽。宋忠烈公楊燦且十訓刻石示子者也。龍泉縣東五十里。有山高數十丈。上刻仙羊巖二字。相傳唐人之書也。又夜郎古甸四字。相傳李白經此所題也。若鎮遠之香爐巖畔刻浒流光三字。相傳爲漢忠武侯所題。疑未能

信也。又永寧之酉節洞，石乳凝結，上有字如蝌蚪，不能識也。永從之碑，摸崖尚數十丈，上有仙書紅字。又仙崖數處，皆有大篆。嘉靖時酉陽司來侵地，寇入鏟去也。畢節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碑，相傳武侯所立，文漫漶不可讀也。此皆余足跡所至，耳目所親記，考之於地里，崧之目聞見，信而有徵者也。其他奇巖附壁，幽崖邃洞，或有祕擘異蹤，余恨無嶠卑未之到也。然皆不能擬岳碑，文不能比嶧山，猶筆之赫蹏，不忍棄者，志余黔中之所得僅此也。

俗字

黔南各郡民苗訟牒中多俗字，亦有字書所載而音迥不類者，詢之亦有解。如㚢讀為卞，言揹勒不與也。𡛞讀為擺，言行止動搖也。嫑讀為戀，言婦女善淫也。又𡘙讀為紐，言以蟲置火上狀紐動也。（集韻切音……入貝……）偒讀為刁，言人形短矮也。（廣韻有𡧘字，音與……同，獸文為依人小鳥也。）𡗕讀為綣，言馴晦之斜側者也。（……）孖讀為鴞，言水之分流者也。（……）

川字

黔之人呼牛馬之竅為脊，余莫知其解。或又曰穿。思之知當為川。始信土俗方言，果符訓詁之指歸也。案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郭注云：川、竅也。而姚旅露書引山海經川作穿。蓋穿可訓川，故釋名曰：川、穿也。顏師古漢書李尋傳注云：川者、水貫穿而流通也。裴氏廣州記云：南海龍川縣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号，是川之訓穿，傳記多有之。又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亦當是川字。畢中丞沅山海經校本疑川當為州，蓋据尒疋之白州驠，不知郭氏彼注亦以為竅，則州為後人所寫無疑也。張揖廣雅亦云：川、臀也，可證。

釐字

黔之人儕輩相呼其偶，不往赴，則唉曰：釐。僧問之，則釐者、不來也。案古釐字本有來音，劉向引詩來牟作釐麰。郭顯卿字指，釐字从𠩺，徐仙民讀與來同。鄭康成儀禮注曰：貍之言不來也。徐廣云：貍、一名不來。天子設貍侯，所以射諸侯之不來者，取此意也。是黔人之言不來為釐，獨貍名不來為反切之音。如并夾為鐷，終葵為椎，邾婁為鄒，勃鞮為披，舉矩為莒，勃蘇為胥，蒲夢為蘖，石驖為殖，顓孫為申，蒺藜為茨，茅蒐為韎，扶須為輔，於菟為虎，不聿為筆，軒轅為韓，俠累為傀，邳盧為壺，鞠躬為芎，丁寧為鉦，僻倪為陴，和同為降，句瀆為穀，明旌為銘，大祭為禘，蒩無為須，于居為邾，蝍蛆為螂，蝳蝫為蜴，蔾為疾，蔽膝為韠，側理為紙，扶搖為飆，狻猊為獅，不可為叵，奈何為那，何莫為盍，者與為諸，之焉為旃，徒格為斥，如是為爾之類，皆以雙聲合為一字。其學起於孫叔然。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往往詳其音讀，而韋宏嗣注國語，亦有音切。今人相承以為始樂安孫叔然者，誤也。

生六男

癸亥二月，余在會城，一日晨集公廨，同僚有言黔西某里王氏一胎產六男者，子母皆無恙，或以為駭。余曰：此謂黔之已事也。昔吳終氏娶鬼方女嬇（音潰，又作隤，一作女隤），久孕不育，啓左脇，三人出焉，啓右脇，三人出焉。譙周疑戍以為誕，以今況古，知記注者不妄也，而又何怪焉。曾聞𥙿朝遵義天旺落六寨土女酥即孿產牝牡，而獸尾，衆以為女與畜交，故有此。三度關守者白之，總督馮侯將訊之，岳曰：蠻族本穴居巢臥，人獸相雜，即此㹊狐馬人之故習也。遂令攜所產而置女不問。

化虎

括地志：越雋之人，老者化為虎。博物志：江陵之貙（一作䝙）人能化虎，好著葛衣。天中記：雲南蠻人呼虎為羅羅，羅人老則化虎，有羅羅山。今黔之夷俗，亦善變虎。王漁洋記定番土司事，非妄也。土人言此事多有，其子孫入山，頗識之，虎亦數蹲其家，巡視。余竊怪焉。夫齊姜化螟螢而吟，帝女化蕃草而媚，弦女填海為精衛，嫦娥奔月為蟾蜍，是皆幽思煩冤，鬱而莫發，化為異物，假憤鳴情，若伯熙之為黃熊，如意之為蒼狗，黃母之為大黿，杜宇之為萬周，仲明之為王鮪，殆又所謂強魂骸圖倫化假誕者矣。乃孟貪牝釁，而忽斑其皮，鋸其牙，旋其聲，是猿齒鯁耳之倫，皆牛哀與李耳也。蝦首巢股之類，咸左飛與封狶（一作狶）也，不必見蛇始以為杜預，不必見盤始以為彭越。人之化也，小大無變，劣善惡無常，體皆佐給下，且見之爻象矣。淮南子所謂志與心變、神與形化者矣。茲猶是廩君務相之餘風也。或曰：蠻人有術，能使人化為虎，受此法者，以三尺布巾，數升米糈，一赤雄雞，一斗酒。又聞其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作羊豕驢贏之屬，習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土官重其法禁，不能止。或捕得，輒生瘞之，名曰鬼方，良以是夫。

呪尸為魚

西南國風土記云：邪術有卜思鬼者，婦人習之，夜化為猫犬，遇病者攫其肉，唾水中，化為魚鰕，取而為之。今黔南諸苗能以術呪尸為魚而食之，亦此術也。又有蛊手持蛇咒之，采樵歸，捕蛇滿籠中，蛇亦不能去，僵即西京賦所謂水人弄蛇者與。聞雲南迤西南夷人，婦人怪者，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猫狗，至夜伺夫寐，以短木置夫懷中，夫不能覺，即化去。獄魂魄至死，食其肉，有守者逐得，則夫家必出金往贖，否則殺之。又猛密人工幻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即牛馬亦然。

石棺

玉屏縣志云：玉屏城西北，隆萬間欽天監奏其地當產草寇，遣使七晝夜往至，掘之，石棺蓋半啓，其人一手握髮，一足躡棺，執將躍出，急以銅釘釘之，乃斃。聞初葬時係木棺也。此與汪藩年發開賊塚墓內有金蛇鐵鏈事相類。余考唐中和三年六月三日，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曰：本州直北牛山，有黃巢谷金桶水，今大寇之帥黃巢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僭國大齊，亦金統歲，王氣必在此山，伏請奏聞，獨京發卒伐掘，則巢賊將敗。堯封遂與州官點諸縣丁男萬掘之，月餘，山後崖崩數丈，有一石桶，桶深三尺，中有一黃腰獸，菊蹤鹿虎，劍長三尺，黃腰見之，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奏聞，至秋黃巢果衰，中原䢖平。此又與宋永嘉末吳猛殺建昌巨蛇，而蜀賊杜弢即滅事相同也。嗟乎，古今來巨憝大猾，皆山川之戾氣鍾之，安得迅霆霹靂、巨靈鼓斧，摧深山之虎豹，殲大澤之龍蛇，以免斯民於塗炭哉。

人痾

龍里縣東門內短垣數堵，築門前斜立一人，年約四十餘，衣甚須捷，面鎮而容有癡，左目修翹，右目內有因釘挺出長幾三寸，粗如小兒臂，充滿眼眶，有橫痕，略似鹿目形，而肉色殷紅。余於壬戌十月初四日過，見之。爾時細雨濕沐，其人負廧猶張目而睨际也。噫，異哉，儻即所謂人痾者歟。

風鬼

十洲記，風生獸似豹，青色，狀如貍，在南海大林中。張網得之，燒之不死，斫之不入，鎚鍛其頭數千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仍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又謂風生獸喜食蜘蛛，以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常持一杖，指飛走則不能去，人得之指物，所欲如意。診豬皆說，即廣州記之平猴，嶺南志之風母，抱朴子之猾獺，炭衡志之風貍也。又禽經風翔則風注云，風禽類趕人，測之風伯。淮南子羿繳大風於青邱之野，許慎注，大風，鷙鳥也。異物志云，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蝨子而小，色白，食之發風毒。是風獸、風鳥、風蟲，皆有之矣，未聞有風鬼者。陸次雲峒谿纖志云，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目旋風攝人為害。余至黔，輒以此聞人，咸云無有，不知是次雲當言抑昔有而今無也。

鐘鬪

平越城南有高真觀，觀旁有洞，幽邃莫測，內有物若牛，時出見之。相傳明正德間，忽一夜洞外雷吼，僧驚恐，起鎖鐘，失鐘所在，有孔出鐘一路負聲而來，繞遶林木。詰朝眡之，凡鐘皆上下甬紐左右悉黏水草，乃寤曉昔之夜鐘與牛鬪也。後露之乃止。大凡物歷年久遠，能為神怪，木西之金鑊，閬月查城之石虎噬人，石龍麟甲而鼓吹聲，（亦在晉安）桑木被斧而雷震至，（事在蜀縣水中）悉有證驗，非同假誕矣。

馬化石

貴定城南四十里，有白馬山，上有古池，深不可測。人迹罕至，至則風雨晦冥。相傳有白馬見於山下，一黃冠呪之，馬上山化為石云。案水經注，靖始縣有石豬子母數千頭，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為石，後人遂不敢牧。然未聞有異人之迹也。蓋黃冠者毋亦饒初平叱石為羊之術歟。大抵神仙好遊戲，嘲飯成蜂也，飛履化鳧也，擲杖為龍也，水噀紙鸞、肩牽茅狗也，向井呼錢，於盤噬鱠也，彈橘裹之棋、渡江中之扇也，是乃麻姑所謂狡獪變化也。

雷擊六人

考京房易傳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振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則雷以節暴人，威暴則雷電殺人。是則謝仙行火，巨棲走精，蒼旻之賞罰，所以補刑戮之所不及也。癸亥六月，余謝病閒居貴筑，有自玉屏來者，言月之初七，值趁墟日，郎城悠易者咸集南明樓下。時天晴霽無雲，忽迅雷大震，雷火自樓隙穿下，市人咸驚惜，霎時煙散，見六人仆地，嘔血而死，樓柱失牢，其剝買棗傭，餧殇旋蘇焉。（雷神錄，雷說劈死者，蚯蚓擒獨劉霹郎殘）後察實其四人常沃米巳水，攙糠售之；其二人則習用鍮鐵白鑞諸假銀以誑人者。嗟乎，博陵血練，無雲而震；叔卿刻胸，其警卒甦；屈夸隱匿，死距能覓；武乙戮橫，生來可逭。在其人方謂碧翁之聵瞶，而天卒殛之，

使不得傳其術以有其身，然則世之倚張為幻，倖王法之所不能及者，雖復服聲琶而佩香蘂，食正過而挾半石，亦難免於辟歷之誅，其亦可以抗心矣。

續黔書卷之六

官鑄

黔中錢局二，設於貴陽大定，局事即以知府領之，采辦滇銅，鼓鑄搭放兵餉。余初至黔，見市錢猶肉好完具，厥後省局私鑄小錢，不可用。余上書署藩蓋澈觀橋前並言之，其略曰：國家嚴私鑄之律者，所以防奸民也。今不聞奸民之盜磨取鎔，另起爐竈，而峨峨守牧，行同匪僧，顯犯王章之所不赦，市廛之中，充然堆積者，無輪郭，無字畫，一千之貫不滿五寸，比於鵝眼綖環，同其薄劣，入水不沈，隨手破裂，斗米萬錢，指貨千錢。小民日用，難權子母，擬之不可為泉，行之不可為布，甚非所以愛養閭閻、通惠商旅也。昔高恭有言：私鑄薄濫，有司糾繩，鮭網非一，以為既示之以深利，又臨之以重刑，倘非故縱，姦殺雜為巧，以期得贏而逞邪奸者，即官司也。彼小民亦既聞之矣，而遞登曾莫之問，以為不知乎，則職居廉訪之謂何；以為知之乎，知而不克糾，則人不疑錢之不通，神不可得矣云云。旋司局某告病，坐擁巨萬，將入都為貲郎也。

鹽

鹽曰鹹鹺。伊昔官立司鹽，縣設海鹽，其為利博，而用亦宏矣。自然印成者石鹽也，瀉滷未凍者鹽鹽也。其曰鹺者南海鹽也，其呼鹵者蜀鹽也，其稱餘者越鹽也，其謂鹺者河內鹽也，其名鹽鹺者戎鹽也，其目渠展者齊鹽也，最下則并州之末鹽刮鹹也。其他為白為烏為紫為黃為黑為紅為綠之異其色，為苦為飴

爲散爲形爲寒石之別其味。爲卵爲印爲乳爲馱爲虎爲兔爲巨枕（者作醜枕）爲水晶爲橄子爲馬齒之殊。其狀。正復繁賾難紀。羹而調之。齏而飴之。自不患其鮮鹽。是以鹽有澤于關隴之。鹽有池猗氏販之。鹽有山。夔峽掘之。鹽有井。九龍食之。黔介滇蜀之中。獨不產鹽。惟仰給於蜀。來遠而價昂。洗金之物。與金爭價。黔之民有不如西域之駝桂平之牛者矣。儻卽伯益之經所紀無鹽之國與。（常璩南中志。晉寧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也。案滇卽且闌三郡。卽建寧牂牁平夷。）夫鹽之生也不擇地。或出於鹵。或出於井。或出於崖。或出於石。或出於木。或出於泉。或出於草。黔水號瀞耳。自不能熬波出素。而邃洞幽崖。深林密箐。固所饒也。倘司事者精求牢盆之術。廣募亭戶。濬掘天藏。而與民同味。將地不愛寶。靈壓志瑞。鮮之竅之。脊將溫給。則蚩尤之血。可漬於鬱鄉。而蛤蜊之波。可流於蠻洞。彼夙沙瞿子。豈得獨擅資海之功哉。

茶

黔之龍里東苗坡。及貴定翁栗沖、五柯樹、擺耳、諸處產茶。而出婺川者名高樹茶。蠻夷司鸚鵡谿出者名晏茶。色味頗佳。近俱不產。大吏歲以爲問。有司咸買他茶代與之。

論曰。茶之名。見於神農食經毛詩爾雅。飲於漢魏。盛於唐宋。至今而錄而譜而經。人人皆陸羽矣。嗜之者以爲釋滯消壅。脈之者以爲瘠氣耗精。二者各執其說。是猶邾莒小國。不肯降心於齊晉大邦也。雖然。金蕾珠蕤。玉濤素塵。香含雪尺。秀起雷車。采之擷之。收英斂華。爲酪蒼頭。代酒從事。固足以滌煩消暑。而不知鬪蝗成俗。盧燧泉刀。而非徒斛瘦增熱。徒肌爲害已也。比見近歲上下競贖。情欲縮華。甘思露液。乳煎碧玉。雪翻銀絲。鼎鐺或煩於嬌女。旗槍至誤夫老兵。烟翁毛縶桑之蝦。神仙嚴礙之餘。似榆雨松風醍

蘭遜味。窮春秋覽河圖。不如藏茗一車也。而鄉邵靡盛之夫。尤致羨於寶文初詣。雞陀蹙衆。往往賤售新穀。間西園之價。希北苑之珍。廣術曲閔。茶肆櫛比。飲者肩摩足疊。昕夕不絕。何異海上逐臭。里中效顰乎。而商旅懋遷。經山川之險。博錙銖之利。每以絲緺相易。不知涑水雕文之難。以爲疏蠲新桂之娛。歲費百萬。仙靈莫通。苦口爲師。療饑無術。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考金史泰和五年。光元二年。尙書省臣並奏禁之。自七品官以上。方許食茶。不得賣及饋獻。亦裕財足食之政也。今之留心民事者。倘可踵而行之乎。

女酒

黔之苗育女數歲時。必大釀酒。既漉。候寒月陂池水竭。以泥密封罌瓶。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亦復不發。俟女于歸日。因洩陂取之。以供賓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謂之女酒。又有審酒。色紅碧可愛。余初至黔飲之。經日頭熱涔涔。後畏之如雲白鉤吻。問諸人。言此酒用胡蔓草汁漬也。（周禮序官女酒三十人注女奴曉酒者）

革器

案蒼頡七章。有鞄䩉一篇。言治皮之事。今其書簡已逸。函人職闕。不復見古人察革之道矣。乃濱逆鬼方。覺有絕技。不知者疑以爲鬼工。言不能及也。有閒於精手者。則告之曰。凡革鍛不藝則易蠹。治不約則易斷。不蠹之水。摩其皺膜。則無以皴澤。不炙之火。舒其皺槃。則無以被張。不礪以石。則文理無由細緻。不審

以土。則鐵孔無由堅緻。反是而攻焉。而後削之裂之。皴之。厥爲韉苓焉。可以注函牛。厥爲螺盃焉。可以穤嘉味。以之爲棋局。雖無雞跁之濟。溫而滑膩足珍。以之爲馬韉。雖無錦障之光華。而柔韌足甄。以及爲盤爲奩。爲卮爲舟爲鈿奩。皆積緻可倚。不必鏤鏃黎而鏤鱗趾。不必雕沈檀而燒宜窯。列於市廛。黝如純漆。赤如雞冠。黃如蒸栗。又或隱綠蔥青嫣紅油碧。羊之肝。鴉之血。蝶之粉。鹿蜀之五采。粲然滿目。雖邊鸞花鳥。崔蛸蟲魚。不是過矣。作麤者膠榖楮爲之。飾以漆。皺以采光澤華麗。猶夫革也。觸之淺之。不月而消退矣。嗜者不察。蜉蝣肖妖與朱提。是殆以皮相也。

峒錦

錦之以花木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蘘荷也。櫻桃也。茱萸也。林檎也。芝草也。皂木也。以鳥獸名者。對鳳也。翔鸞也。翩鴻也。仙鶴也。孔雀也。鶖鶿也。飛燕也。麒麟也。金雕也。天馬也。辟邪也。獅圖也。象眼也。走龍也。蛟文也。龜背也。虎頭也。以器物名者。樓閣也。摴蒲也。綬帶也。銀鉤也。盤毬也。簟紋也。魚油也。博山也。迦壁也。雜珠也。答暈也。方勝也。閑婆也。皆所謂敷五色而極思。耕羅執以發想者矣。黎平之曹滴司出洞錦。以五色絨爲之。亦有花木禽獸各樣。精者甲他郡。涑之水不敗。漬之油不瀦。是夜郎苗婦之手。可與堯時海人爭妙也。又有諸葛洞錦。出古州。皆紅黃絲紗所織。甚麤。不可用。

鐵笛布

永寧鎮寧二州出鐵笛布。其纖美似蜀之黃潤。其精緻似吳之白越。其柔輭似波戈之香荃。其縝密似金

齒之緤㲲。余不知其何以織也。或謂卽桐華布。績白桐爲之。或又謂緝桑爲之。如嶺南容州之用句芒木。新會之用鉤縶藤。高昌之用婆羅樹。惜未問之猓猓。又有紋布。可爲巾。定番苗婦所織。潔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彌年不潰垢膩。又有斜文布名順水斑。蓋模取銅鼓文以蠟刻板印布者。出獨山州爛土司。

金星硯

孔方平硯銘云。縠理綺文。金星玉質。以言墨海尙潤也。思州之架鎔潭產石。有金銀點者。可琢爲硯。唐秀才源以一枚饋。石色既未匹垂露。匠工復未能斷雲。以之殺青草聿。易於損毫。雖注以婺川香墨之水。恐不能斑采散色。濡潤瑩澤也。嗟乎。石墨相著而黑。紙筆圖匯爲章。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旨哉是論。惟爵不磷。涅不緇。乾然雅操之君子。方露圭角。非佔佔較評郎官樣鴝鵒眼者所知也。

苗刀

苗人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鋒銳無比。其試刀嘗於路傍伺水牛過。一揮牛首落地。其牛尙行十許步纔仆。蓋犀利之極。牛猝未覺也。爲之贊曰。劍能斬馬。鏃工殪虎。遯水鑄刀。剸牛委土。𠛗不留手。猶然步武。切玉昆吾。厲布析縷。驕然鋸鋒。無缺容棐。萬辟千灌。試可匪貯。

神黃豆

神黃豆。產黔之荔波。形如槐角子。臙常豆稍巨。服之可永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爲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案二十四氣服之以

二十四粒爲度。先用箬瓦火焙。去其暴宂。碾作細末。白水下之。

鮓荅

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宿偏橋之黃絲驛。逆旅主人馬受暑死。腹孕肉甕。割驗。有物狀如雞子。色白。推之甚堅。非骨非石。層疊周裹。多至升許。不知爲何。倩人以示余。余案本草有鮓荅。生牛馬諸畜肝膽。此宜是矣。西域蒙古祈雨。以鮓荅石浸水中咒之。輒有驗。其人亦名鮓荅氣。鮓荅在畜腎尤良。形如鸚武嘴者爲最。重大可如拳。或黃或白。生剖得者爲靈物。或言能治奇疾難名者。是又不止祈雨也。又聞牛有黃在膽。黃一名丑寶。馬有墨在腎。狗有寶在肺。鹿有瑞在首。羊有蹢石在腹。驢有蝒在口。

燕麥

尒疋。蘥。雀麥。郭注。雀麥即燕麥。有毛。案即穆天子傳之埜麥。內經之迦師。郭義恭廣志之析草。孟康漢書注之斯禾。張華博物志之蒯草也。楊升菴以江淮所進之烏昧草當之。謬矣。羅鬼國禾米亦佳。土人以燕麥爲正糧。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粞。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蠶苗以此爲麪。每人製一羊皮袋。盛數升麪。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麪。其地賴此甚多。古諺曰。兔絲燕麥。徒有其名。殊未然也。博物志謂人食燕麥骨節斷解者亦妄。

羊肚菌

尒疋。中馗。菌。郭璞云。江東名土菌曰馗廚。孫炎云。地蕈亦曰地雞。又有獐頭、猴眼、雞㙐、松蛾、桑鵝、楮雞、榆肉等類。皆補香而可食。黔之深箐邃洞。人跡罕至。往往爲苗猺所踞。采食山毛。古樹內多生羊肚大菌。潔白如雪。重或一二斤。食之雖元都綺雹、碧海瑱菜、千品甘露之饌、百花珍藥之羹。不是過也。余代庖古城日。苗人曾獻之。又有木蕈。實如胡椒。味辛可佐食。

降眞香

名香多出古木。若鷓鴣斑生於木玫。迦南生於黑木。艾納生於栝松。奇藍（一作南。亦作男）生於榕樹。安息生於辟邪樹。腦八生於木屑。篤耨生於眞臘之杉木。金顏、打魔、迷迭、薰陸、返生之皆爲樹脂。又如蜜、沈、棧、雞骨、黃熟、雞舌、馬蹄、香桂八香。同出於一樹。黔之貴陽府境出降眞香。燒之可感引鶴降。醮星辰宜焚之。凡宅舍怪異。瘟癘刃傷。燒之立驗。小兒尤宜帶之。蓋此香在深林窮箐懸巖之古藤上。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經歷歲月。肉皮俱爛。赤心如鐵。故其香勁而遠也。以生於藤。又名紫藤香云。

續黔書卷之七

梓楠

黔中昔饒梓楠。播州更番。以桐梓名縣。猶酸棗之姓瀆。豫章之氏郡也。近者采伐濯濯。無能化牛矣。余至播。所見拱把數株。殊無巨抱者。案梓亦有數種。木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似楸有角者名角梓。黃色無子者名椅楸。楸之小葉者爲榎。榎即說文所云櫝也。梓之實。古今注云。豫章也。梓之桐皮梓實而美者爲椅。尸子稠荊有長松文梓是也。又有鼠梓。一名楰。詩云。北山有楰。即此木也。又有虎梓。江東是植。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廣云。材。漢書作萩。樂彥云。萩。梓木也。左傳伐雍門之萩。字又作楸。晏子春秋。景公登寢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即萩也。梓亦作杍。尚書梓材。古文作杍材也。楠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狀。葉似桑。子似杏。今作柟。爾雅以爲枏。

柤

貴陽鄧玉峯（書甲寅料房師）先生之居。花卉頗饒。有樹焉。秋時結實。較木瓜微大。摘啖之。似梨而酢澀。或謂即楂。余案蓋柤也。夫柤、榠樝也。李時珍曰。榠樝乃木瓜之大者。樝子乃木瓜之小者。榲桲則樝類之生於北方者。三物與木瓜一類而實不同。詩之木李。通志略之蠻樝。埤雅之木梨。皆謂柤也。

邛竹

昔我家博望侯至大夏。得安石榴蒟醬。並得笻竹。賈人言市之身毒國也。身毒、索隱音乾篤。或曰賢豆。亦曰天毒。漢書作天竺。後周書作天竹。杜篤傳作天篤。或作天督。通志略云天竺即捐毒也。用山谷以爲邛竹出蜀之臨邛。謬矣。夫黔之氏貴竹也。以生筀竹也。筀竹亦作桂竹。容陵記所稱桂竹之筀。桂竹是也。考山海經雲山(竹譜引作龜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竹譜云。棘竹一名芀竹。扶疎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又交趾有簩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皆桂竹之屬。亦生笻竹。劉逵注蜀都賦云。笻竹出興古盤江以南。即山海經之扶竹也。余至黔中。經歷數郡。凡過叢薄幽窈。颯爲之拂。升斤崎嶔巉旁。皇其下。賞赤箬綠筍之修篁。叛有蟲雲母之嫩籜。然未見梢雲百尋。磨月千尺。望之似幾。剖之爲舸。遂之爲船者。毋亦土薄水淺。霧重煙荒。不能畜此碣硐之奇節乎。而其萋荷高原。叢毓重谷。楢欒夾木。據巖圍塘。淸風運帚。碧空橘煙。浮筠之籜。上蔵蕤而防蹊。嬋娟之篠。下蕭瑟而來風。予也吟句對青。舉仙服汁。納千畝於胸中。傲淸貧之太守。非得竹王之胎。鬱爲茂林。何以有此平安之報哉。

靈蓮

世間花卉。無論扶蕖者。蓋諸花皆藉膩風餘月。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淸涼。雖葉亦自馥也。周濂谿比之君子。曾端伯稱爲淨友。洵不誣矣。余至黔。聾濵池中產衣鉢蓮。有赤白靑三種。即梵書所謂頭波摩芬陀利優鉢羅也。而玉屏署前後。繞白蓮。月白風淸。雅足幽賞。癸亥之夏。印江梁秋澗明府書來。云衙中蓮菡盛拆。皆千葉。三出。凡六房。房中擢出之花。叟明豔可人。無慮數千朵。雖太液之華。革銅池之望舒。難以方矣。其友人周嶁虎有池中蓮詩寄余。

附周嶁池中蓮詩

山之盤兮中阿。芙蓉池兮水瀲波。待朝曦兮花明。襞高柳兮翠煙橫。午風初兮雲爛。含芳華兮倚舒以半。望美人兮不來。劇歔欷兮碧瀲漣。寂莫兮誰親。饒郎夫兮弗可與鄰。中惆悵兮難言。白萍飄兮若無根。有君子兮水之央。遠不可接兮顧瞻而襄羊。恐我兮光澤。倘無遠兮我思積。思積兮情憐。怕聽蟬兮夕陽。蟬蓄蓄兮莫色。欲晏兮恐難息。自今兮相期。永追隨兮切莫我遺。

蘭

楚詞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注。蘭爲都梁香。與澤蘭似。澤蘭又名虎蘭。譜云。春蘭葉細。夏蘭葉細而長。秋蘭葉大而澤。冬蘭葉差大。葉皆不多。凋春蘭一莖一華。夏秋冬蘭皆一榦十數華。山蘭搿而小。建蘭肥而大。丫蘭最貴。莖葉生歧枝也。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鄭樵曰。即零陵香。葉可代香。非今之蘭蕙矣。後人不識蘭草。蘭花爲二種。遂以一榦一花者爲蘭。一榦數花者爲蕙。號曰蘭蕙。謬矣。黔雖荒徼。亦有燕尾魚魫。披拂於長坂曲谿。樵者輒隨衆草刈之以爲薪。余於馬鞍山(在廣州)采得六本。栽於庭前。蘭之甚蘙翳。與朱子所謂葉無氣質易萎弱者迥不同。乃眞王者香也。爲歌離騷一章。

循谿谷兮襄羊。聞幽蘭兮歎香。言采采兮紉蘭。芳菲菲兮彌章。搴蒙茸兮擥綠葉。光羅生兮山之曲。琢翠羽兮回翔。氾光風兮蒨嵗接。忽反顧兮浩歎。公子去兮雲端。無同心兮當門。忌秋風敗之兮。余涕汍瀾。戶

服芰兮益裳。曾不知脩潔之淸高。豈其未見兮九畹。實秉德之不昭。藏吾遐兮塗吾局。如遊南洋兮登蘭亭。顧芳馨以自愛兮。長無絕此靑青。

長壽草

廣順署後即馬鞍山。古樹叢林。虬蟠雲結。而縣崖隋陂。尤饒奇草。鬱鬱蔥蔥。要皆神農所嘗之所未嘗。莊武博物之所未志也。暇日搴衣而上。柔茵綠鋪。敗人眉宇。爰藉之賞玩。見有葉舒如梅瓣者。圍莖脩枝。段即抽於葉心。枝各一花。花分五瓣。色深碧。中蘂須挺紅。亭亭稽秀。不與羣草伍。問之小隸。對曰。長壽草也。余獨異之。夫員邱有不死之樹。食之延壽。郭璞純游仙之所詠也。洛陽光明殿前有長生樹二株。晉華林園植長生樹二株。皆樹也。惟周髀算經言中衛左右。各有不死之花。漢武時日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死者。將草覆面即活。又河圖玉版云。防風之二臣。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皆與窮異宅。靈嶽名山。乃產此嘉卉。供仙夫之餐。黔、苗獠郷也。毒霧蒸霧。嵐蒸生瘴。莽莽延充塞。道茀難行。每思如薛氏法刈蓍蘊祟之矣。無論無朝虹之垂輪。芳荄之畿鳳。洞冥之燭夜。望舒之隨時。吉雲之飼織雛。馬地日之招三足鳥。即御睡迎涼之葉。護門懷夢之裳。組綸布帛之英。功德文章之秀。槪未之見。顧安得長壽名苑。姚廬洲返魂之香。瓊苑奎神之芝哉。或異域音訛。稱僞未可知也。然嘗今廣西柳州亦有不死之草。如茅。食之多壽。此草疑即山海經之䔄草云。

朱草

黔南巖石之間。有草焉。如小桑狀。枝莖似珊瑚。長三四尺。刺之如血。與援神契之言朱草無異。諒即朱草也。或據三禮義宗難之。謂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與紫脫朱英皆爲上瑞。安得叢生於蠻域。余案抱朴子曰。今西山逃母所種之朱草。頗異他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是此草可種。不必其嘉祥也。彤古人皆以之染絳乎。

海棠

舊聞海棠無香。惟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之。余至黔。聞大定海棠極蕃。其香最淸烈。蜀之士人良信。

附詩

萬朵晴雲簇蜨霞。高燒銀燭仙姝家。春睡方濃慵少力。紅屑卷袖烘輕紗。覷臉恍如醉宿酒。臙脂零粉抹纖手。綠脣惟笑桃李蠢。說夥但覺芙蓉醜。何圖名花出蠻鄉。造物有意洩且長。遙選佳人在空谷。天然絕色生淸香。從今可消淵材恨。李舟定幸佳郡留。香國鑑得香闍高。臨風底事嫌家遠。

蠟樹

天下無無用之物。蠶之醫桑作繭。蜂之采花爲蜜。棉木作㬐。㬐葉作醬。夫人而利賴之矣。又如桄榔木有麪。文欀木有粉。都句木有屑。羊刺草有蜜。椰子核頓遜樹加崇嚴樹。櫨木蝦蟆丹樹有酒。女國產鹽草。滇南生酸角。西蜀出糖樹。均足適用。又波斯有齊暾(一作果)。西域出摩廚子。眞臘種成平樹。亦可調羹。以予所見之蠟樹。爲尤足貴。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

捲抱樹枝。塋白成片。九月間采取。煎遂作餅。各夷洞慣畜蠟蟲。滇民亦聞畜之。每二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函史謂之水蠟樹。似女貞而異。但蟲必俟一年方收。蠟則平歲可得。故滇民輒於收蟲。蟲與蠟俱。蠟蟲所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豆。上而赤色者爲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也。本草會編云。蠟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粉敷樹枝。人謂蟲糞著樹而生。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則凝結成塊。炙文理如石膏而瑩徹。可和油作燭。羣芳譜云。蠟蟲微時。白色。大如蟣蝨。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甕螵蛸之類。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卵。如細蟣。一包數百。凡寄子皆於夏前三日內。從樹上連枝翦下。去餘枝。獨留寸許。令抱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翦之。翦訖。用稻殺浸水半日許。漉去水。剝下蟲粒。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箬虛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包。勒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併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翦去角。作孔如荳大。仍用草緊樹枝間。其子多少。照枝大小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寄後數日。閒鳥來啄箬包。撥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蟲漸出包。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即附草不復上。又防蠟食蟲。樹下須芟刈極淨。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嚙皮入。嚥食其脂液。因作花狀。如凝霜也。

續黔書卷之八

孝獸

思南有甑峯。盤亙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大木礙山。莫不茂者。騰林拂雲。幽煌冥邃。穹崖造漢。亢石無階。杳無人居。人蹤亦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焉。形類獼猴而大。尾長四五尺而歧。端色蒼黃。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爾雅所謂蜼也。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稍出。子孫搜巖得巢。即傳遞而上。爲老者食。食已。然後傳遞至下。上者未食。下者不敢嘗。先王用以繪於尊彝。取其孝也。案寓屬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小於猴文采蔚然者果下豹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九眞人号歌然。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一名蒙貴。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猢也。似猴而長臂者蝯也。似蝯而狗首以蝯爲雌者猵狙也。又名獦狚。似蝯而金尾者狨也。似蝯而大能食蝯者獨也。食猴者㺄也。卬鼻者狖也。狖即蜼也。南人名之曰仙猴也。郭景純贊云。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縣。塞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余廣贊曰。蟻穴蜂房。君臣道章。鴇行雁序。兄弟燕處。鴛邅雖呼。朋友印須。鳩摯鵹別。夫婦綢結。惟烏能哺。惟羔能乳。愛深養隆。曰母曰父。云何斯蜼。念厥顧復。嵩巢摘來。爰薦羞苛。嗟嗟世人。誰無二親。商賈逐末。畢轂空陳。士也遠宦。鐘鼎自榮。繫昔子輿。金母長歔。亦有周豢。咸懷魴魚。衙祭雞盆。奉檄斯旨。甘蒼者天。菲薄者地。罔極鴻慈。豈惟酒食。此而不辦。媍媻所戲。

豪豬

物之自爲雌雄者。亶爰之類。亦帶山之鵸鵌。或云即鷄。雕陽山之象蛇。火眼之猨。狸而豪彘亦然。其爲狀如豚而白毛。如笄而黑端。夾脾有麤豪。長數尺。能以脊上豪射物。郭景純謂之貆豬。長楊賦注謂之豪豬。通志略謂之山豬。唐本草謂之蒿豬。亦謂之貘貐。吳楚又呼爲鸞豬也。大定府有之。俗名刺豬。苗人拾其豪以爲簪。猶海蝦之用蝦須也。閩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爲豪豬。夫豕爲魚。故爲豕。異幾爲狄。理或然矣。注穆天子傳有豪馬豪牛豪羊豪豬注豪豬也與此不同

水馬

西域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繫地內。及長。驚以木聲。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物之至奇者也。而人或未之信。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劉郁西行記亦言之。黔之鎮遠、蘭山相夾。深池涵焉。嘗出神馬。明洪武四年。偽夏明昇獻馬十。其一白者。首高九尺。長丈餘。乃得之於此也。夫蕃毗文臂。渥洼蒲稍。余吾龍友。青海驄駒。往牒可稽已。滇志宗元和中。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魏黃初間。於上黨得澤馬。晉孝武太元十四年。滇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唐明皇靈昌郡得異馬於河。皆水馬也。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澤出馬。良不誣矣。再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隱遁。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一異也。唐書南詔傳越睒之西多霞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馬出於草。更一異也。庶物之生。假詭萬變。魚非羽族。文鰩翔風。獸爲毛羣。鑿駼戲水。而且谿邊之狗。巢木地下。亦復買生。罔嶠之蠶眠穴火中。又復鼠產。誑外之事。何能具言。昧者不察。徒執游牧攻駒。畧與之循。會無而涉元謀之訶哉。魏略海西國之六畜皆出水其用水羊毳爲布名海西布也亦見西域傳

小羊

吾涼出封羊。其背如駝。高者六尺許。春夏之交。青草豐茂。毛澤而肥。食其肉可以壯身。飲其酪可以養性。眞俊味也。余來黔一載矣。雖日飾廚傳。給供驛使。未嘗自求口食。以快端頤。有部民饋一羊。辭不獲受之。不忍無故而殺。養於驛內數月。偶至牧所視焉。輒未依衣裾間不去。稱之則十三斤。如六七月之羜羔也。案杜預奏事言。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廣志云。墟羊似鹽。今黔之羶。竟無鹿狀。大者而羊復幺麼。抑又何耶。

論曰。余聞之卜式云。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其人雖不足取。而言則不易。今之牧民者以神自畜。既不能禁觝譎之朝飲。復不能如胜龍之觸邪。而肉食者鄙。反視狼首之民而不恤。是何異狠牧羊也。

翬雞

逸周書王會解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孔晁注云。鳥有文采者。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臨淮異

物志云。杉雞常在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青。如垂綬。今水西出青雞。高尺許。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而長尾白羽。羽之周遺黑文緣之。如淡墨所畫。是青雞與杉雞同。亦文翰之類也。

人首魚

癸亥之五月。鎮遠淫霖。漁江暴漲。上流夾岸人居。蟻聚牢家。悉被沖汎。鎮之漁。咸飛櫂爭取。忽洪波卓立。盤渦雷轟。見一巨魚人首。長徑丈。鬐鬣殷紅。銜網駛去。趙子海涵自鎮遠來。親見爲余言之。皆考竹書云。禹治洪水。觀於河。見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徐鍇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婦人出沒水中。腰以下皆魚。述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紅鬣（一作紅）。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乃人魚也。說海異聞云。人魚長四尺許。體髮牝牡人也。惟背有短鬣微紅。注。即山經西海之陵（亦作鯪）魚也。鄭元錫物性志云。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夫鮫。皆類人首。手雜類人足。咸軍類人。男陰文嘴類女陰。亦名東海夫人。凡此瑰異。悉產巨浸。黔江何以有此。如以元錫之言。見則有風濤之異。今夏大潦。妄浪無覩潛蹤。未嘗起颱颶而驚衍溢也。殊不可解。

鱸魚

金虀玉膾。舊稱東南嘉味。六書故謂其肉益者尤美。案亦有二種。肥鱸。海中有之。皮堅而肉厚。煳鱸。江海俱有。比肥鱸差小而味淡。玉屏之平江產鱸。巨口細鱗。肉白如雪。不疹片。色不變。而有四腮。天生膾材也。然不能如北固山下。一出手。便釣得四十九枚。如謝半所云。或謂天下之鱸皆兩腮。惟松江鱸四腮。非也。不知盧清臣。殆亦伴於營廷之魚矣。（三山志有鱸）

小蟹

夢溪筆談云。關中無蟹。俗收得者。怖其狀。以爲怪物。有病瘧者。縣諸戶。則立瘥。言鬼畏之也。黔爲鬼方。即無腸公子。郭索橫行。從彭蜞蟛蚏之倫。且易而甑之矣。余來斯邦。暇則徵風采俗。訪之無有也。後乃知鎮遠之鐵溪產小蟹焉。與鏡魚沙蝦潛响沫於澗石。而鎮寧之清泉中產異蟹。或赤或紫色。鮮斬難洛木文蝭。珠溪石蚌。亡以儉也。夫波斯之蟹與神擬江南之蟹。與虎鬪。海陽之蟹。身車女丑之蟹。千里而北溟之蟹一螯。加於山澤。莊國之蟹長九尺。百足四螯。尤爲足異。若鼓之鐵鐵。其不足籍火以尋也審矣。儀徵戮螃蜞之觜。蚆沙踏縣而虎豹之蹄擁劍。牂江當霜天菊黃壺竹之客醪。縱都云之香。橘左持彭越右把長卿。駱吏部之疏狂。覩鹽州之跨蜺。矣蔡謨之營職。嗤陶穀之妄評。則予也藥脅前風味。忘口裏雌黃。亦可以無菜域之歎。乃冠裳之狙。竟與毒霧而不生。或生之而大僅如指。不能供老饕之一嚼。豈不傀哉。

蚺蛇

蛇之毒者惟升卿。其惡者曰博叔。然予蛇食龍。蝮蛇噬鹿。巴蛇吞象。活褥捕鼠。要皆形狀宛若。可爲趨避。未有蹤跡詭異。厥毒奇酷。如圓蛇者也。圓蛇產古州八萬土司中。圓如卵。有五采文。或山水花鳥竹木。歷歷如繪。狀同六合石子。人見之。無不欣愛。拾而撫摩之。不忍遽舍去。少頃。得人氣。於中心迸出一頭。口目畢具。舌如火輪。齧人無幸免者。人斃。歲草木枯槁。泥土焦烈。人不敢由此行。皆迂道以避。三年始復。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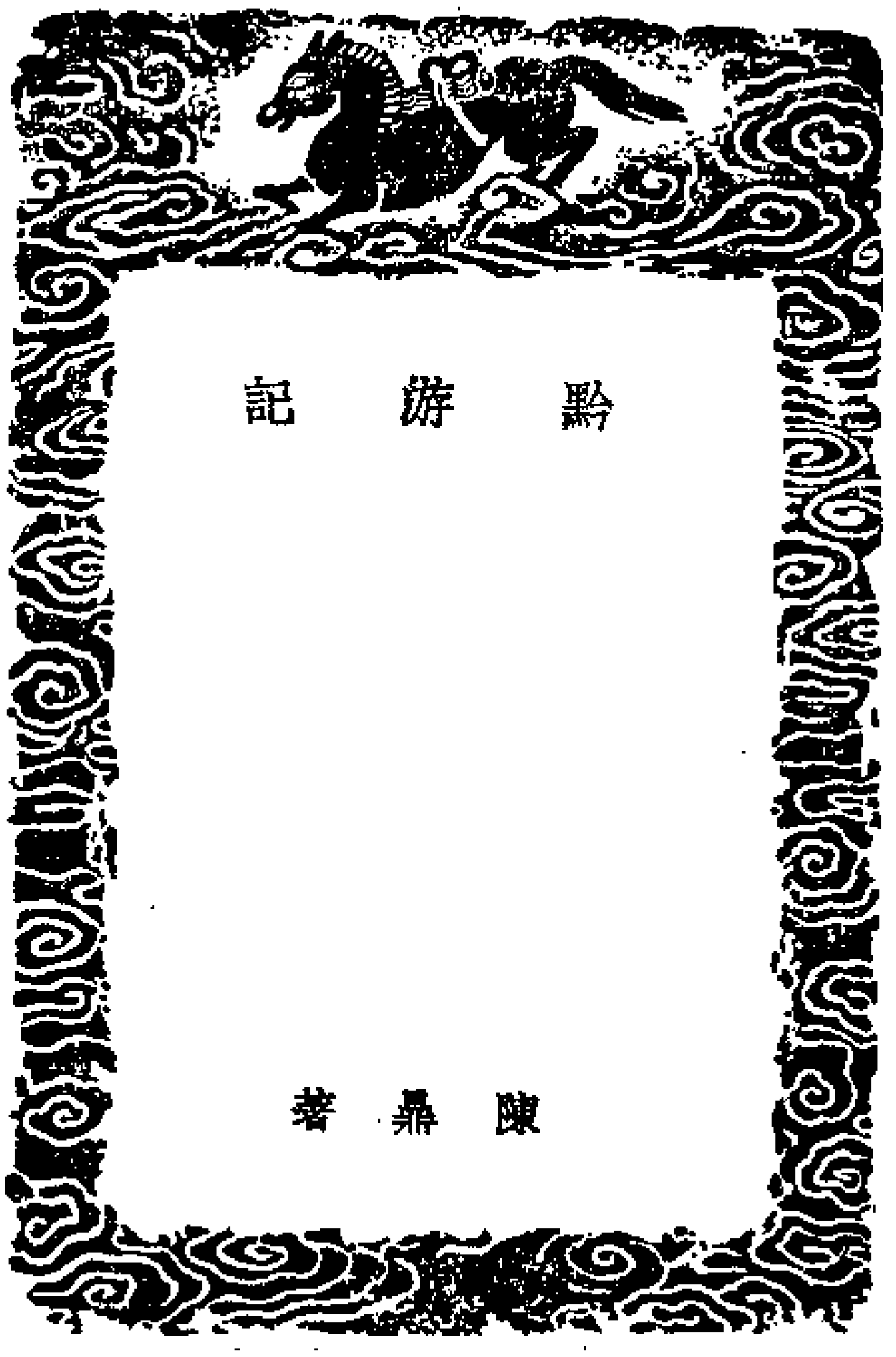
土猶毒。苗人以竄毒矢。插其處。七日夜。射人即殪。酷於狸子雄銅之鏃。又有短蛇。長尺有二寸。見人輒躍起數尺。跌爲十二段。須臾復合爲一。即淮南子所謂神蛇也。田山薑紀之特詳。

螂螂

山石之間有物焉。形似蛙又似鮎。色青味鮮美。苗人得之。進上客。呼之爲螂螂。案字書無螂字。其從土者。土精也。宋時徐廷評監廬州酒稅。河次得一物。如小兒掌。無指爪。而埋之。或曰。此白澤圖所謂埔也。食之多力。又一名封。與此形狀縣殊。案交州記。陶璜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數丈。大十圍。蠕蠕能動。割取肉如豬脂。以爲醮。香美。道中開山圖。雲師生崔山。長五六寸。有毛似兔。雨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炙食。或曰石蠶之類。即雨虎也。本草云。石蛤在石中。藏蟄似蝦蟆而大。黃色。能吞氣飲風露。可食。疑螂螂即石蠶石蛤之類。又白澤圖云。千年木中有蟲。名賈詘。狀如豚。食之。味如狗。尤奇也。（賈詘即彭侯）

九香蟲

余昔年在外。馬足車塵。開闢萬里。得勞疾。恨無寧蘇之我遺也。目見滇池弄兵。粲渠舞羽。黔首洗冗。得痛疾。恨無萊菊之我惠也。詖冒於外。無吏才。牒訴倥偬。啟揆喧呶。耳遂以聾。恨無文翬之見贈也。民陜騐而苗剸。輟上下。鞠獄。是非區釐。憤放手者之類起貪也。則忿之甚。思得帝休服之。握符銜塗。日惟供億。稱妮之是急。無暇暑展卷。幼時所誦經書。茫如夢寐。是爲忘疾。思得逃穀佩之。時復補袍巡稼。登峻冒嵐。萊飲不時。得痔疾。誰則投我以赤箭之欒鳥蛇尾之虎蛟者。兼此六疾。百里何堪。乃者挂冠引退。蕭然無聞。塔飢無洗耙。飢腸時作。鏇球鳴也。暇輒覽列仙傳。慕葛稚川之爲人。便有意縱志舒節。以馳大區。與造化者俱。又念夙無仙才。未必有仙骨。私覬逍遙文負局。食我以黃散。飼我以紫丸。鹿蝎甲渦穢。拾階霄飛迅千鑑於一朝。方蟲劫於俄頃。玆聞畢節之赤木。出九香蟲。服之身輕喜甚。詢之土人。言蟲生澗水中。春夏出遊木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澗石。土人掀石得之。售人。服法用十四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三次俱可。用完十四枚而止。儻余得是蟲也。不羨苟陽之丹砂矣。或曰。服之尤宜子云。



黔遊記

清　江陰陳　鼎子重著

鎭遠府。河勢紆曲。水　黃平州萬山中來。峯巒聳拔。上出重霄。無城郛。依山爲衞。隔河有衞城。今省衞入縣。實以守兵。誠控御良策也。水路上阻諸葛洞之塞。止可到此。故舟車輳轅。貨物聚集。下十五里。即兩路口。乃通黎平之道也。黎郡北連楚境。南接西粵。中有九股黑苗。聚落於古州。八萬方二千餘里。泉甘土肥。出五金礦。民物豐阜。俗以十一月爲歲首。其地家蓄肥牯。織五色布。每元旦。殺牛焚布以祀天。自古不服中國。今爲仲家誘出。焚掠邊境。黎平受害特甚。出鎭遠西門。即油榨關。雖不甚險。實鑿開一綫之道也。過關平路十里。至相見坡。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程有三十里。登首坡則尾見。立中坡前後顧則首尾見。陟尾坡則首見。行旅者此以手招。彼以口答。應對若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

華嚴洞中有大士像。儼如雕琢。洞深數十里。諸景畢具。大有洞天之勝。

飄城坡。登其巔可望偏橋衞城。故名。南里許即諸葛洞。相傳武侯征蠻鑿開運糧者。然非洞也。乃兩山陡立。中夾一溪。後爲大水所衝。兩崖巨石梗塞中流。舟楫難行。明黔撫郭子章開通。直達黃平。旋復窒。國朝制軍卞三元復濬通舟。民稱便焉。今復巨石擁斷。即如葉漁舠不能行矣。諺曰。若要此洞開。除非諸葛來。豈其然歟。傍有半蓮洞。狀如半朵蓮花。妙高臺在其北。今廢。崖半有武侯、高公、姿公、楊四將軍石

刻像。郭卞二公碑記在焉。

偏橋本衞。近省入施秉縣。移治治焉。下七八里有白雲洞。深十里許。中有蛟龍獅象石牀石凳等景。頗可遊觀。

飛雲巖。玲瓏奇絕。巖下有溪。石梁亘之。度橋歷級而登。仰窺雲際。覆如華蓋。乃飛雲巖也。蛟龍獅象。碧乳滴成。上垂下伏。鱗甲宛然。巖外三峯壁立。高與檻齊。有亭翼然。臨於峯上。飛泉潺湲。冬夏不絕。或曰。巖性好潔。昔有穢者信宿于此。則瀑水突至。滌盪淨盡。再穢復淨。巖下有洞。深不可測。或云。達鎭遠後山西。即月池上有月潭寺。松杉遶屋。蒼翠參天。內有王陽明先生碑記。言天下之山。萃于雲貴。連亘萬里。極天無際。往來之人。日攀援於重巖絕壑之間。雖素有泉石之癖者。一涉雲貴之途。皆蹐跼煩厭。非復夙好。至此。即傭傒俗侶。曾不知有山水之觀者。亦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可謂善寫此巖者矣。

興隆衞即古牂牁郡。今省入黃平州。移州治于內焉。歷三十里。渡重安江。江之上流接新添衞諸山之水。合平越葛鏡橋麻哈江。下入古州八萬。經生苗地二千餘里。逕黔陽。合大溪。越洞庭以入大江者也。

大風洞。即道書所謂時黃洞天也。又名雲溪洞。後門在楊老西。與平越接壤。蓋深二三十里矣。中有蒼龍白虎石。鐘可扣。石鼓可撾。入里許。則涼風颼颼。砭人肌骨。雖六月。須披裘以遊。至半有天穴如斗。斜逗日光。照見一切。洞外有亭。殊可遊眺。

竹王祠在楊老驛。去清平縣三十里。三月間香火極盛。相傳漢時夜郎女浣於遯水。忽有巨竹三節。上流浮下。中有兒啼聲。剖得一男。育之。及長。有材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能以威德撫諸蠻。蠻皆歸之。武帝平西南夷。侯迎降。封夜郎王。後乃殺之。蓋猜其欲叛也。蠻思之不置。請立後。牂牁太守吳君以聞。乃封其三子皆爲侯。俱能以德撫衆。既卒。蠻立祠祀之。黃絲驛亦有其廟。香火亦盛。

葛鏡橋。跨麻哈江而造。兩山壁立千仞。相束一江。水黑如膠。有風不波。霧霾山昏。鮮見天日。昔皆懸絙以渡。沈溺者衆。明嘉靖間。里人葛鏡建橋以濟。旋圮。再建復傾。乃齋戒沐浴。率妻子刑牲以誓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江。遂破產經營。即成。至今賴之。

平越郡城內有張邋遢修道故跡。邋遢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爲邋遢翁。於高眞觀后結茅爲亭。閉戶靜坐。與指揮張某善。嘗與飲。傳指城南月山寺地曰。葬此可封侯。張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今亭前一池。冬夏不涸。旁有一柱。亦其手植。府南五里。即武勝關。隔溪絕壁。有三丰遺照。戴華陽巾。側身攜杖西行。儼然圖畫。旁有明撫軍郭青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下有夜滴金橋。雖陰夜亦閃爍數點。又有晚霞斜照。不計晴雨。俱有斜暉。

濕塘洞。去新添衞十里。衞省入貴定縣矣。洞深十里。中有瀑泉。聲如雷吼。俗呼母珠洞。下五里甕城橋。長百餘步。其水入蜀。

古稱洞。深四十餘里。中有大溪。水聲如雷。昔有持炬入遊者。見蒼龍偃息溪中。鼾聲如雷吼。懼而返。余入遊時。當冬月水涸。溪水僅尺。遂褰裳以渡。其中景物。眞天造地設。浮圖高十六級。每級三丈餘。皆玲瓏。

有隴可登．每級俱有羅漢像．香爐炬臺．皆天生成者．石鐘石鼓．擊之聲聞洞外．萬山俱響．百谷皆鳴．數十里都匀勸．苗人蠢驚砭舞祝．次日下午．從後門出．迂道百五十里而抵龍里．餘從者尚伺于洞口矣．中馳騎召之乃來．

龍洞本衛也．後改爲縣．南關外有留人洞．幽靜可愛．客至每留戀不忍去．然淺迫止可容數人耳．

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從洞中行．秉七日炬．可達都匀城．從來少人窮其穴者．明有直指方君曾盡遊焉．余有好奇之癖．因具十日炬糧而入．初數里甚宏敞．愈入愈窄．止可容一身．若是者十餘里．乃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則可馳五馬．貂嵩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鳥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泓．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銅釜一．可容十升．壁上有題句云．隆慶三年鎮撫方紹宗於此煑泉．筆墨淋漓．字畫遒勁．大可愛．是蓋直指公所書也．余亦續題云．康熙十年江陰人陳鼎亦於此煑泉．行十餘里．則不復嚮邇矣．覺行九日半．始得達後口．乃都匀府之東彝垅窐麻地方．再五里即苗嬰中矣．

龍洞去貴州省城五里．淺窄不可遊．省城之水．皆流入陸廣河．下烏江者也．自省以西．山川迥異．皆箇箇自生．不相聯絡．無復蜿蜒依迴之狀．或如鐘鏞特竪．或如鉛槊矗天．或如烽墩孤立．俱平地突起．遶道而生．遠山則連亘插天．童然不毛．田皆石底．上惟尺土．五日不雨．則苗枯槁．世所謂兩師好黔．言黔中無五日不雨也．兩師豈眞有所好哉．良由彼蒼愛人之至．惟恐禾荒民饑．故無五日不雨耳．

棲霞山．在省城東二里．孤峯特立．峭壁崚嶒．由北坡曲折而上．至巔．則平坦如枰局．四高中洼．遶廊西行．入大士洞．登捨身巖．穿紫竹徑．西升傑閣．遙瞻會城．烟火萬家．歷歷在目．

涵碧潭．在會城南．合定廣威平之水．而入南明河．越霽虹橋而東行．將折而西北．至此渟而不流．即涵碧潭也．上有釣磯．跨以石梁．明郭撫軍築以障水者．磯上有甲秀樓．左武侯祠．右維摩閣．俱近芻泗．頗可遊覽．南明河水鳴．會城必有回祿之厄．

相寶山．在會城東北里餘．上有屏山寺．寺西一巖．周擁大樹．踞巖西望．可窮千里目也．

朝陽洞．在會城銅鼓山傍．文筆峯側．幽深四十餘里．頗可遊覽．秉三日炬．則盡其勝矣．

龍井．在會城內西北隅．冬夏不竭．大旱三年亦不涸．泉甘而碧．合城皆賴之．

紫池．即紫泉．發源於鸞江．乃盤水與牂牁江之源也．流入洞庭．匯于大江．而入海．

屛趵泉．在會城西十餘里．黔靈西南山中．廣不盈尺．一晝夜百盈百縮以測．莫之或爽．俗呼百刻泉．又名百盈泉．又名聖泉．味甘而洌．久服可愈瘋．黑髮駐顏卻老．

黔靈寺．乃撫軍曹升吉所創．初荒山也．寺在山巔．盤曲而上者三里．有泉一泓．可供百衆．大旱不涸．寺后一池．冬夏不竭．周多竹木．頗幽勝也．

白雲山．在會城西南定番州境．乃明建文帝晦跡處．有流米洞．米自洞中流出．以供帝．帝去米絕．跪接泉．相傳龍神獻帝．在峯半峭壁開．須跪而汲者．

谷水龍．在會城西南五十里．有大寺．容衆數百．去寺十里．有泉從石壁流出．甘美清碧．居人咸飲之．遇有兵變．則色赤如血．

黔省苗蠻種類甚多．有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白苗．青苗．谷藺苗．紫姜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天苗．紅苗．生苗．羅漢苗．陽洞苗．黑羅羅．白羅羅．八番苗．打牙犵狫．剪頭犵狫．木狫．仲家苗．土人苗．羊黃苗．蠻人苗．楊保苗．狗耳龍家苗．馬鐙龍家苗．爽人．狪人．宋家．蔡家．共三十餘種．風俗各異．惟宋家．蔡家．馬鐙龍家．乃戰國時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爲苗者．知中原禮義．衣服祭祀婚嫁喪葬．揖讓進退．一稟於周．而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四種淳朴外．其餘皆不可以禮法教者．惟土司官威刑．始得以制之．諸苗中仲家最惡而險．通漢語．知漢書．到處皆有其種．蓋其商賈於諸苗之中．如徽人．紹人之於中原也．然秉性匪良．專造藥弩．種蠱毒．樑結生苗．劫掠百姓．爲害最烈．捕則竄入深箐．無從追緝．生苗者．無頭目．不服土官．黔東雄而強者．即爲長．或聚至數百人．即僭號稱帝．儼然冕旒黃衣．而端拱于荒山之巔．以受數百人之朝賀．而呼萬歲．官兵至．則遁而之他山．逢人即殺．見物即劫．去．司官或統人四面截殺．則盡之矣．他日又有羣聚者．仍然焚掠．而仲家多通諸苗之言．多識㮚文之人．復誘而入內地．劫殺商賈．爲害不可勝言．田綸茁先生撫黔．設鵰剿法．始不敢出．四境獲安．苗俗．每歲孟春月．男女各盛服相率跳月．男吹蘆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鐸於後．以爲應．迴袂把臂．盤旋宛轉．各有行列．終日不亂．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貲視女妍媸而定多寡．必生子．然後歸夫家．惟紅苗爲甚．每至立春日．擇男女之麗者．扮各故事以遊于市．爲樂．男子之麗者．即古之潘安．宋朝．有不及焉．女子之麗者．漢之飛燕．唐之太眞．亦無能出其上矣．此種女子．欲贖之者．牛馬嘗以千計．而始首肯．男子皆不樂爲龍陽君．有犯之者．輒自殺．

刺梨．野生．夏花秋實．餘與果多芒刺．味甘酸．食之消悶．煎汁爲膏．色同楂梨．四封皆產．移之他境則不生．每冬月．苗女子採入市．貨人．得江浙楚豫客買之．苗女喜曰．利市．得佳客．交易也．本省人爲之買．則倍其價．江南人或物色之．則舉筐以贈．曰．愛莫離．愛莫離者．華言與你有宿緣也．或有調戲之者．則大怒曰．嗲勿那．嗲勿那者．華言沒廉恥也．所謂物色之者．非有他意也．乃婉容愉色以問其出處．故喜悅也．山峒中諸苗男女．見吾儕鮮衣奴馬僕從．呼擁而至．舉家皆出而膜拜．有不知者．輒大聲呼之而出．曰．睨漢郎．睨漢郎者．觀也．漢郎者．漢官也．或下馬過其家．乞水火．必舉家男女跪而奉之．其愛慕中國如此．惜乎無有以化之者．苟有化之者．皆相率而入禮義之域矣．

騰蛇．出土司中．長尺餘．伏草莽間．見人輒躍起．跌爲數段．少頃復合爲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愛．愼拾之．觸毒即斃．其出入有度．捕者置竹筒徑側．彼以爲穴也．而入其中．急持之．則完．稍緩則自碎矣．故名騰蛇．暴乾以去瘋癩．視其身上中下．以治頭腹脛股．罔不効也．又可接斷骨．價值兼金．

圓蛇．狀如石卵．斑斕可愛．誤持之．得人氣即化爲蛇．嚙人即斃．尸不敢收．五里內外．人不敢行．觸其穢氣．歷脹而斃．苗人三日後取竹矢插死所．七日取用．中人輒斃．

蒟醬。味辛。乃蔞蒻所造。食可消痰。羊桃藤。取汁。可膠巨石。他處斷而膠處如故。山中造石梁者。常以之相續。恆數十丈。駕空以渡。所圮者輒非所膠處。或中斷而兩頭磊然不墜。苗人以木板續之。行旅往來無恙。

雞㙡。黔中亦產。但不如滇之蒙化者佳。有紫白二種。白者恆殺人。初秋生蔓草中。始奮如笠。旣如蓋。漸則披紛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中出。故曰㙡。

蕁草卽燖麻。生於澤畔。多刺。螫人手足。輒腫脹痛不可忍。逾日方平。人比之蜂蠍蚪螫也。土人採以沃湯。可療瘋瘃。

凱里鉛。可治蠱。中毒者取以浸水作汁飲之。卽愈。與蘘荷葉同効。

清鎮縣。故威清衞。有兩尖峯。平地突地起。俱高千仞。上各有廟。每仲春。遊者絡繹。

安平縣卽平霸所。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如沸。客去則否。十里沙竹。有珍珠泉。又名貪泉。平時無水。焚楮帛則泉湧如沸。高噴數仞。

天台山上有艸女廟。女冠所居。翠樹葱葱。頗可遊。院有泉一勺。卽十萬人飲之不竭

羅漢洞。深十餘里。中有泉一泓。其色如黝。甘香清冽。煮茗則色如渥丹。飲之腑臟皆赤。七日乃復。羅漢山有石羅漢。遠望酷似。

安順府。自清鎮抵滇界十三驛。俱爲所轄。乃黔西孔道也。出西關四十五里。有龍井。每年立秋日。井內發聲如鼓。鬨數十里。名龍打鼓。主來歲雨多。

鎮甯州。本安莊衞。今省入州。移治於內。此路山川。又一變矣。山亂如麻。俱高萬仞。山巔突起尖峯。如槊如箭者。指不勝屈。

白水。自東北高山半流下。懸數十里而至白河。懸崖數仞。寬十餘仞。白練飛流。怒濤翻湧。隔岸有碑。題雪練晴川四字。崖半潭有五色雲起。潭有伏犀。水從峭壁直下。兩水相激成霧。飛濺數百步。游人衣裾。相傳潭中逆鱗時解。俯官棄金十餘萬於內。人多垂涎之。有善泅者。沒水以求。一犀熟睡波底。邊皆珍寶。遂擇巨者攫之以行。犀覺。逐至岸。泅者與之鬭。力竭。擲還。犀始退。頗齊東之語。然山陰呂秦名士也。作歌以記其事。彙寫極工。好事者書于廟壁。姑妄聽之耳。潭西有望水亭。可凭眺其勝。此水合盤江而趨粵西以入海。

靖陵橋。卽鐵索橋。水從西北萬山來。亦合盤江而趨粵西以入海。鐵索嶺爲黔山峻險第一。路如之字。盤折而上。山半有關壯繆祠。卽龍泉寺。中有馬跑泉。甘冽可飲。相傳壯繆少子索用鎗刺出者。寺內大竹予竿。青葱可愛。寺外道旁有啞泉。今已閉。碣曰巨石啞泉。西巔卽順忠王索祠。鐵鎗一株。重百餘斤。以鎮山門。按陳壽三國史。壯繆長子平。從死當沮之難。次子興。爲侍中。數年歿。未有名索者。意者建興初。丞相亮南征。從者其索乎。有功于黔。土人祀之。黔人呼父爲索。豈之至而以父呼之耶。相傳索從亮南征。爲先鋒。開山通道。忠勇有父風。今水旱災癘。禱之輒應。故血食于古。一路至滇。爲關索嶺者三。而滇

中亦有數處。似爲壯繆子不謬也。或謂關鎖嶺之訛。程江夏滿江紅末句云。當年陳壽是何人。史獨缺。誠爲千載疑案。然正史缺者頗多。不獨索一人已也。但不知王貲甫作三國演義。據何稗史而忽插入索乎。是皆不得而考也。下嶺卽關山驛。自此以西。俱高峯插天。煙雲無陰晴彌漫山谷。

象鼻嶺。兩峯壁立相夾。一嶺如象鼻然。闊三丈。長百餘丈。登其西畔高峯。黔東諸山如培塿矣。

永甯州。俗呼頂站。本驛也。今移州治於內。城北二里許。有觀音洞。深十里。秉燭快遊。亦勝事也。內有石牀一。光潤如大理文石。坐臥則錚錚有聲。反側閒如有絲竹亂耳也。好事者鐫題于石曰遊仙榻。三十里外新鋪。西有潭。深百丈。潭旁石壁高千尋。如千層餅狀。亦奇觀也。

鐵索橋。爲盤江而造。江源出自烏撒苗境深山中。冬日水涸。始見其泉凡七十七處。俱匯於一谿。遶曲靖道。畢節而注安南縣。合粵西烏梅江而下海。入滇所必由也。兩峯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飛流如駛。蓋天設以界黔滇者也。往往舟濟多覆溺。思明天啓間。監司朱家民始治鐵爲絙者三十七。長數十丈。貫兩崖巨石間。覆以木板。相類棧道。然絙長力弱。人行其上。升降不已。身隨搖撼。不克自持。車騎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接武而行。益增其險。遂蹙於逆。今則兩崖甃以巨石。柱以強材。經以鐵絙。緯以平板。上覆木屋。工程牢固。人可騈肩。馬可聯轡。卽魚貫列伍而行。亦不驚矣。上坡不過里許。然陡峻難行。不亞上關嶺也。

安南水衞。近改爲縣。城東里許。有州牧曾公異撰墓。公四川重慶府榮昌人。前朝安南衞與永甯州同城。丁亥賊薄壘公帥衆禦之。兵潰被殺。同城指揮某求尸葬此。墓旁有峯插天。上有元帝廟。南關亦有一峯相類。上有玉皇閣。俱可登眺。閣下卽南豐寺也。語云。熱盤江。冷頂站。行至安南討火向。八十里閒。寒熱三變。天地之閒。至此獨異。境近粵西。多瘴。行旅須愼。中者急覓黃花根。取汁服之卽愈。自南關上坡。至關將軍飲馬泉。歷五雲坡。過仙人洞。經老鴉關。皆斜盤百曲。但石道寬平可行耳。道旁石刻朱書烏道千重四字。頗壯麗。度萬人橋。至江西坡。山嶺差平。然曲折紆迴而上。深淵大壑。心目茫然矣。

普安縣。本新興所。改設治焉。出南門上坡。至觀音洞。過九峯寺。徧山皆羅漢松。黔山俱童。自此始有林木。山檻樹高數丈。谷中多白雲。陰晴皆然。度破橋。平鸚哥嘴。嘴嶺甚險。有鸚鵡寺。聯額皆制軍王繼文先生書。大殿。制府蔡公一聯云。一峯天半聞鸚語。萬籟松間只馬蹄。語佳絕。自此以上。俱山上生山。大山之水。俱注溪澗。小山之水。衆道環遶。無趨洩之道。俱由地中行。或流入洞。當春夏霪雨。山巔汎濫如湖。秋冬水涸。又成陸地。

白雲坡。甚峻。兩山壁立萬仞。中夾一澗。橫流淙淙。俯而視之。心目蒼茫。普安州當黔滇之交。高山萬重。俱出雲表。關嶺雖峻。亦無出其右也。

碧雲洞。在郭外數里。石屏當門。遊者撫摩。光潤如玉。幽泉旁流。聲如擊筑。內有石磬。扣之錚錚。入洞甚黑。行百步。豁然開朗。卽一線天也。石罅漏日。洞見一切。黃匏大如斗。裂發大士羅漢各一。或倚屏獨立。或傍榻跏趺。或踞崖仰視。鬚眉宛然。絕壁數仞。有龍上升。鱗甲欲動。爪牙若舞。再進則巨浪排空。驚濤洶

地。一溪橫流。然炬以照。旁有一徑甚窄。側身可入。盤旋數轉。丹竈藥爐在焉。轉湖。一洋居中天。玲瓏巧絕。再行里許。有石田千頃。石關五楹。石榻石墩具焉。出洞。則在峯頂。俯視萬山。覺同邱垤。

雲安坡。俗呼雲南坡。高萬仞。極其險峻。至巔西道闊僅數尺。如一線相連。止可一騎單行。稍一失足。則人馬俱墜。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矣。仰視諸峯。皆邇霄漢。諸蠻多聚族而居山半耕鑿焉。

亦資孔。蠻語也。有驛在焉。其地名有革納撒麻蛾螂魯尼多羅矣納者綵。皆苗中鄉談。

平彝里。前朝平彝所屬境也。過此十里。即滇南勝景。則雲南境中矣。諺云萬里雲南。自江甯至雲省。皆五千餘里耳。然道里遼闊。每百里抵江南二百餘里。諺曰。貴州沒天理。十里當五里。統而計之。則萬里之說豈虛耶。

梵淨山在銅仁思南之交。下小上大。土名飯甑山。高數千仞。有古刹六。春月進香者日以千計。

銳山亦在二郡之境。有石如銳。相傳八月十五夜子時。萬國九州之影。悉現石銳中。

黔中諸郡皆荒涼。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貨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觀。較之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矣。烏江臘月晦日夜。水中見圓月影。其光不減望日。而鬖髿樹影亦明灼如月中。

天花產崎壁間。大如車輪。色亦如火。光映兩山。皆如渥丹。四月以後即謝落。

威甯府本烏撒衛地也。國初吳三桂平安氏地。開四郡。設府治于烏撒。土產馬。高猛殊他產。餘無所紀也。

黔記

李宗昉著

嘉慶十八年、今少宰山陽李公以贊善督學黔中。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寡、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疑士民田多隱匿、擬奏請全省丈量田。公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得增多、賦倍出、爲
國家計久長、意自得、銳甚、時時語經歷、調劑吏、議設官局事、奏請卽行、有日矣。公初至黔、時以黔中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無以稱
聖天子一道德、廣文思之意、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金石圖史歌謠志乘涉黔事者、故上學使、鈔錄發還、而遂得錄御史包祚永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得
俞旨。公得此奏、則大喜、示某公、曰。丈田議。學臣嘗奏之。駁不行。今公發之。必援前議解其駁。議乃得申。不然。部議必駁公、如遊時。且以溷前駁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見奏、蹙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君黔人。固無由知。請勿復言丈田事。立廢局、能所調吏。後他巡撫來。以事遠、文書多遺失。恐後萌芽。故列上其事。而公爲少司徒。乃得援前議、詳復之。事定不行。方公檄學官上人家所藏書。惟網羅放失舊聞。將編爲黔記。補田侍郎黔書之缺而已。而遂得包御史奏以回某公之意。以安黔中之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稼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上下之手。而丈其高下不可準之地。使斷成於胥吏。民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蹙、而官田遂增。推剝其膂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則一朝而伏萬世之殘、不難矣。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殘。非公之功哉。此一事也。於是

書、是千古矣。若夫鉅細悉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風。覽是書者。當自得之而有取焉。道光十四年甲午二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黔記卷一

清　山陽李宗昉芝齡著

貴州通志。近今八九十年。未加增葺。以今所見聞考之。纔十得四五耳。余歷試六郡。惟興義府見南籠舊志刊本二卷。亦多缺略。草志、則有平越府志。已缺一卷。餘惟安順之安平。興義之安南有草稿數冊。仍抄撮通志。殊無新得。荒略如此。考古者將何所徵信焉。

省城外。東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爲陽明也。

海昌、沈文學毓蓀。號蘋洲。字于湘。僑金筑。能詩。其謁王文成公祠曰。荒涼祠宇對斜曛。儒術千秋大雅羣。朱陸之間分一席。孫吳而外有三軍。牂州古驛生春草。越國青山鎖暮雲。當日龍場曾瘞旅。他鄉誰忍讀遺文。旅店曉起云。荒城一夕小淹留。喔喔晨雞動客愁。五夜霜風消宿酒。四山烟瘴壓征裘。清衙此去依嚴武。逆旅何人識馬周。閑裏金錢如問卜。春分前已過思州。

河陽、張遊濤錫穀。署開泰縣令。有秀才辟上國。案不至縣廷。忽通謁、長跪而泣。問何爲。對以從來一瞻好官。越日上國死。悅手書遺子姪。戒毋爲不善。中曰。縣公淸廉寡欲。其後必有達人。所藏張鳩腦銅花瓦硯。可持贈公子、勸其學。遊濤受其硯。以名其齋。

早熟稻。名蟬鳴。俗呼早市香。

雞蹤所生，下有白蟻，聚土如蜂房，又名蟻樅菜。時人必跡，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羊肚菌亦生細草中。

刺梨，野生，幹如蒺藜，土人多植下籬落，可辟猛獸。其花如荼蘼，結實如小榴，色黃多刺，味甘微酸，小兒食之，消積滯。搗汁入蜜，煎之可爲膏。各省皆產，越黔按乃無。又一種重胎臨花，紅紫間色，可蒔爲玩，名送春歸，或云刺梨熟，虎來食。

蕁草即毒麻，其葉如麻，多毛刺，生溪澗溪崖間。刈並搗煮飼豬甚肥。沃湯浴體，可療瘋疥，見非漫錄云。

一種惡草，蘿生於野，土人呼爲蕁麻，其枝葉挿人肌肉，即成瘡疱，潰爛久不能愈。

白香山詩：蕁草四時香，俗名火麻草。

前胡，遍生山谷間，春初吐葉，土人採爲菜，味極香，俗名雞鬼菜，又名姨媽菜。黔中婦女好遊，相識即通往來，呼爲姨媽，假則必設此，故名。

木芙蓉花，一日三變，由白而紅、至深紅，極艷。

女紅極精，繡蟒不減于顧氏露香閣者。

夾酒，初用釀燒酒法，再用釀白酒法，乃成。

咂酒一名重陽酒，以九日貯米于麴而成，他日味劣，以草塞瓶頸，臨飲，注水平口，以通節小竹，插草內吸之。視水容若干，徵飲量。苗人富者，以多釀此爲勝。

黍豆腐，入碎菜于豆汁成之。又一種名連渣菜豆腐。又有苞灰豆腐，以荍梗燒灰淋過宿，食之極嫩。又有魔芋豆腐，劚天南星醃臘，以石灰荍灰水點成，性寒質勁，能袪風化痰，解煤毒，造者每閉戶避人，有說鬼者，則不成矣。又名鬼芋豆腐，或云即藥品中土芋也。

黔人好食臭腐物，每歲三月，洗白菜，鋪巨桶中，加以小米，層菜層米，滿則以巨石壓之，至五月始開，氣極惡，沸湯食之，頗以爲美也。其汁治泄瀉痢疾甚効，土人呼爲醃菜。

貴陽竹枝詞三十首，作者不知誰何，擇錄數首，以志土風。鼓堪憑眺是東山，放着晴天好去頑，今日遊人定多少，倩郎幫妾理釵環。方言放着，巧趕現成之謂也。清明上冢近城隈，縞素衣裳淡粉腮，聽得阿誰憐少婦，汗巾揩淚首重迴。中秋月色最清佳，鑼鼓喧闐笑語諧，喬扮仙姬來送子，背兜兜個大倭瓜。妾輸迎郎拜堂，郎忙去謝妾爹娘，合歡三日娘辭妾，滿月回門妾伴郎。板凳條條坐綠鬟，嬢嬢廟看豫陞班，今朝比似昨朝好，拷火連場演下山。嬢嬢廟在指月堂，拷火下山，花戲也。

杜鈞，字景宋，號穎莊，江西新建人，以進士爲雲南太和縣令，改易門，擢鎮雄牧，以事謫戍貴陽，能詩，讚軍劉永安、雲夢嵩、化成、大增、饒重慶，並以州縣罷，日相與吟詠，重慶作落花落葉詩八章，威齡和，鈞成八十章，人傳誦之。

王發遠，字夢白，號醒齋，貴筑人。初，發遠父母皆祈子於旌陽宮，倚夢老嫗、手持折枝白蓮與之，乃生發遠。生而俊慧，父母異之，三四歲，指字與識，以多自喜，其父壯、欲其繼家業爲賈，至五歲，自請讀書，過目成誦，出語驚其師長，教之文藝詩詞，若素習者，共稱爲神童。其補諸生、中鄉試，未冠也。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數遷階，父母皆受封，以致仕，至詹事。

安南縣、龍翔山，一名猴山，在縣東北五里，山頂有洞，洞中有天成石碓石爐。

安南縣東哈馬關，南老雅關，極險峻，外有盤江以爲門，與義有營滿卡，爲南面之遠隘，眞天險之地，而昔未有能守之者，足見險不足恃。

安南學舍傍有欲飛二大字，在巨石上，明總兵鄭子龍所書，莫忙亭、亦子龍建。

庭聞錄載吳逆在滇，開科取士，有中式某，任雲南某州知州，大堂署聯云：皂隸排衙，渾如一天星斗；本州坐堂，好似五帝朝天。又顏其廳曰渡梵軒。余往大定，過鎮西衛城，道衢有節婦坊，新鬭石爲之，坊極高，石柱大書深刻朱字，聯云：閨清冊數條，蕊蕊乎人所難也；披請題幾幅，熙熙然衆皆悅之。又於某城見武弁署其營門曰：柳細風清。

黔西州署西偏有海棠一株，老幹偃蹇，人言花時極香，軒亭位置亦佳，州牧會稽陶廷淑、有聯云：名友冠群芳，未知杜老當年何獨無情不詠；紅香飄四座，若使淵材到此，亦應有恨俱消。

安平道中過蘆荻哨，數十家皆土娼，其西五里有山，象婦人坦腹，下有竅，東南有大石，如人口口銜之。

黔人用潮銀，名吹絲，炙以火則鉛出。

借短票銀，市商謂之銑。

黔中婦女作背兜、負兒於背，每歲中秋夜，以少年裝束如女子，背瓜鼓吹，送至親友牀上，祝生子，名曰送瓜。

省中街市，皆砌以石，雨後極滑，婦女雨行，穿毛底鞵，或用糭底，鼓蹬且快。

市人醵銀錢爲會，每月藉之，團飲爲樂，曰上會，婦人亦多爲之，其始蓋皆各省流寓之民，雜土著者，故醵銀錢以成俗，輕去其鄉，隨地遷泯，上古淳質之世所不爲也。

豬肘、呼曰胖（讀胖上聲），煮爛曰名（讀怕平聲）。

酒一壺曰一棒，故呼酒壺、曰棒棒。

夷人、稱漢官曰大老黃，吏士曰小老黃。黔俗稱人、皆曰公，老者、曰老祖公，稱長隨曰二公，凡女、皆曰婆，婦、曰奶，曰太，老者、曰老奶、老太，其尤老者、老祖太，間稱婦女通曰老太，其大公、二公、三公、大婆、二婆、三婆，則依次爲稱，小者、曰么、曰滿，至稱女爲妹，則賤之矣。父母於兒亦不名，皆曰大爺、二爺以次呼。

男婦做客，俱取席果糕餌之類，包裹攜回，曰兜包。

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轉窩子，轉窩所生，名門斗子，再傳則土人矣。轉讀去聲，江西人尤多。

凡妓所居，濫者曰站子，濟羅者、曰私門子，男女往來者、曰做客，稱游妓、亦曰客，俗稱最小者曰么婆，幼妓、爲小么。（多在角塘井子、三板橋北）

省城東、相寶山，樓上有鏡，相傳能照前世，名照妖鏡。余於消夏時、過寺見之，昏昏不能辨人媸妍。其厚二寸許，兩面皆有光，又有銅牛在佛座下，缺一耳，亦古物，疑二者皆合爲一，然後可用，俗人誤置二處耳。

黔靈、相寶、棲霞諸山，並有吳達高、劉藻二制軍詩，最佳，余欲錄歸，以行不果。

張遂謙有五禽言，其辭一曰，昨日雲陰，今日雨涔，昨日山陷，今日水深，水深猶可，泥滑滑，愁煞我。二曰，吁可怖，山下路，齒齒者石，浧浧者霧，東西上下無着處，不如歸去。三曰，陂陀陂陀，左崖右阿，崎嶇過仄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四曰，山有草木巢居樂，田有稻粱啄不餓，得過且過。五曰，孔雀山雞，炫毛自禍，我竄其美，時至則可，吁嗟鳳凰不如我。

黔記卷二

包祚永，字成美，號存齋，貴筑南上里陳家寨人。自幼穎異，力學能文，年十四、補諸生，二十三、登賢書，雍正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廣東道監察御史。性明愨，不慕浮華，切究民生利弊，有意經世之業，敦本務實，遇事敢言。乾隆初，楚鹽騰貴，官引不銷，大臣會議，祚永言應照兩粵官運官銷，則私鹽可絕，而價自平。又言滇省銅廠收買正餘銅，宜以辦銅底本餘息銀，酌量加其價值，以卹廠民。又言黔省苗獞，頗能自衣其力，而漢人惟資楚布，歲需千餘萬疋，兵民窮困，職此之由，請立法勸以紡織，並言八旗婦女多工刺繡，耗力而無益於用，亦宜學習機杼，以資生計。又言古州新入版圖，諸險要之地，建立城汛，安設屯軍，而窮伏未遠之苗甚多，深山窮谷，提罪逃刑，雖從前猖獗難容，其目下困窮可憫，多傷失所，咸切思歸，但聞田土已別經傾種，村墟多改為城堡，向隅轉盼，疑慮不前，誠恐異日，消散有虞，莫若此時、招徠設法，近經督臣張廣泗議，凡已剿苗寨，所有投撫苗衆，酌其人口，撥給土田，歸并安插，應再加詳酌，務盡招出潛藏餘苗，分配各寨，漢三苗一，俾漢苗雜居，強弱相制，即實無土可給，亦堪備佃營生，撫恩束法，自可漸革獷凶，以厚藩蔽。並言滇省近開麗江、普洱、昭通、東川等府州縣，裸夷偪處，須調兵防，而地廣兵單，調多額少，督撫提鎮，以糧餉歲資協濟，而經費有定，勢難議添，竊思助兵之不足，莫如留心團練，素稱精悍，夙著勤勞，但團制者循舊而行，必事難而累民亦甚，惟有變通其法，略無紛擾妨農，不必設衛屯田，不必集衆操演，

遂以保固之要，免其奔應之繁，按州縣戶口多寡，每選壯健數百名，給予本省優免註册示籍，一逢地方有事，或令防守隘口，或令扞護城池，此不增餉添兵，可期內安外附，祇以向來團練，或統之武職，則遣官兵役使，弁員虛設，或屬之文官，則又為武職大員所脅制，謂當慎重其事，請於滇東迤西兩道，並加兵備職銜，以資率之，庶得文武和衷，遵率惟謹，若遇調用出征，支糧賞卹，概與官兵一例，如此，則與戎政大有裨益，疏上，議如祚永言。七年二月，因前任貴州提學監察御史鄒一桂條奏，清丈黔省田畝，逐坵繪形編號，設由單以給業主，立官册以杜訟端，其有丈出餘田，祇將原賦均攤，不必加增賦額，部議未上，祚永具疏爭之，其略曰，臣黔人也，備悉民俗，丈量一事，徒滋擾耳，他省且然，臣省尤甚，奏者之意，以為黔田從無頃畝，不知歷來頃畝，未嘗不清，康熙元年五年八年，皆有開墾畝數，報官成賦，九年，經撫臣佟鳳彩，請畫行清丈，定額升科，十一年、竣事，載入賦役全書，是黔省並無不丈之田，豈得如一桂所云，田地但計穀種，而無畝數之理，且謂丈量為清訟而舉，攤賦不增，但無知愚民，易惑難曉，初聞清丈，已覺倉皇，繼見差官，尤生畏懼，彼窮鄉僻壤之間，保無有胥役乘機嚇詐，倡為既丈之後，實欲加賦之言，因而臨丈之時，高下任意，行賄者將多報少，缺賂者以少作多，遂致富室勢紳，勾稽弗確，貧民夷戶，稽算偏精，釁孽叢生，田畝淆混，兼有奸猾頭人，串通衙蠹，暗折夫馬，明索酒殽，册結紙張，巧造名目，或照煙戶，或依田畝，逐需挨派，共飽私囊，再或農隙之時，小民趁營生務，故於旬日之前，追集合村多人，行其苛索，候丈無期，以致廢時失業，即有能員覺察，日久敗露，而閭閻受累已深，若夫編坵繪形、發執由單之說，揆之黔省，更屬難行，夫田界有定，坵形不常，黔民多貧，產業無幾，或有兄弟析居，將一坵分為兩三，則由單不能各執，黔田多依山麓，故俗曰梯子田，或有夷高培低，合數坵而平為一，則又與由單不符，其窮民典質，或有數坵一單，減半轉售，則由單又需分給，更換繳領，民則剝削費財，官亦殫繁案牘，又其甚者，清丈田畝，則通省寸田尺土，俱當履畝親勘，而全黔上下游、沿邊地界，接連滇粵湖南，半屬生獞生苗，冥頑易駭，倘奮擁循，遽加丈量，恐致滋事，在一桂謂立法務詳，意非不善，而臣竊鰓鰓過慮，誠見黔省乃刀耕火獵之鄉，素稱瘠薄，苗蠻雜處，當思因地制宜，使果田無定畝，即不緣民間爭訟，亦必徹底清查，若久料畝升科，又不得一二控爭，輒至累及通省，應令督撫將從前業經丈清、現在按則起科者，概免丈量，其有近年開墾，實在未丈之田，各令地方官查明轉報，以憑清丈，分別辦理，則黔省民苗，感戴萬世矣。疏入，部議如祚永言，從之。尋以病乞歸，授徒里門，主講貴山書院數年，勵諸生以純樸之學，家庭謹飭，操行如寒素，冬戴皮冠，俗奕穢見處，以青布綴之，牕紙破，補以卷牘廢餘，其節儉如此，年六十有八而卒，子必明，雍正十三年舉人，官武寧知縣，曾孫錦榮，乾隆五十四年，以郡籍、中鄉試第一名，錦燦，先其兄一年，亦以郡籍中式，嗣裔多守家學，入郡邑庠者，祚永卒後，所親官奉天歸，謂奉天有包御史祠，蓋祚永嘗因公辦事其地，吏民建以報功德云。

張仙，一字元元，俗名仲猷，號三丰，又號斗蓬，又呼邋遢仙，閩縣人，又云羊城人，廣州志云，留侯後裔，七歲能書，人無敵者，十歲習儒業，有小婢餽魚於塾，為闔業者棄去，而仙不知，歸撻婢，婢縊，遂入山學道，遊歙

州值歲旱從者死過二老人迨之餌乃得活乃入香冢華林三十年出山渡洗沙禮邱長春歸未至閩途遇鄭思遠授以道鄭謂曰一魚之事子必往了俗緣也歸閩補刑曹吏辟因越獄逆坐戍夜郎至平越與千戶張信交信不勝信忽夢老媼授子法乃勝仙大笑曰驪山老媼大饒舌後授信葬地曰卜年後位至封侯既而果然明史載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又名君實又天順年三丰有自具供狀稱貴州遼陽人遼懿相近閩則遠矣或寄居之地歟

明陸燦高眞觀禮斗亭碑文曰平越之地因山爲城有老氏之宮曰高眞觀據其西南隅在昔仙人張三丰棲遲於斯作亭以禮斗焉先生既超離人羣遁居大滑元蹤日邈道構遂泯惟先生之道廣大神明形骸外垢天機內朗若夫遐標曠識卓爾物表雖萬乘傾想躡蹤追聲而隱見猶龍終莫覊致蓋軒后訕下風之從廣成堅南首之臥未足以喻也當其寓形城中此焉遊息振挹斗極與相周旋時則斯亭者固靈輿之所降觀百神之所萃集矣而翦焉隊落鞠爲茂草令仙聖臨睨而欷歔龍鶴迴翔而不下元學之士無以緊其戀慕斯非吾徒之責與燦雖僑寄是邦心存高蹈竚矚廢址慨然興壞於是屬其觀之黃冠師馬崇寶俾經理焉而率諸同志者助其費數月亭成道俗環瞻咸共歎賞議鐫於亭以示無極適稽首階前勉爲之銘其辭曰蜿蜒之山形穹隆兮虬蟠結蟠鳳臨江兮扶輿宛延靈淑鍾兮言言元宮直崇墉兮亭宇密清樞斗中兮至人天遊此從容兮澄心儲精與神通兮淸夜警然星輿降兮魁旋杓回玉衡度兮遺蹤寂寥厥構仆兮百年於玆復其故兮棟桴高騫翬橑布兮神居祕閟燦然觀兮鸞鳥騰告列仙赴兮羽軿翛旌紛騰路兮元冥在後踏巖右兮飛廉望舒後先俟兮天樂博衍客倚嘯兮盤旋遊遨行遲遲兮揖阿山靈時守視兮風雨攸除無阤陊兮惟仙日長昊天久兮刻銘斯亭與終始兮

平越守滿洲阿林詠回生桂詩云仙桂扶疏挺石崖孤根拔地倚雲栽金枝一樣超凡劫玉斧多應恕散材香滿秋空長不老光生明月靜成胎返魂七寶娑羅樹太息三丰爲汝來禮斗亭云五夜朝元禹步停默叅元相合心銘觀空分野星何在度極周弾數尙零自有眞人歸紫府更餘俗子誦黃庭黔黎百萬皈依切頂禮支天一斗亭浴仙池云逍遙塼莫記年不因離垢不知仙呼茶率爾嗤湯竈濯足夷然恥盜泉到處傳流風作影幾人踏破水中天竭來指大空饒舌誰研何勢白石邊留影壁云天外青山山外人虛空留相不留神東來故作飛凫幻西去安知脫屣眞橋上溜金猶點石水中撈月已生麈須彌絕頂超然立雨袖淸風萬里身

去平越城西三里山中斷石壁奇峭有張三丰影象戴笠杖策側身西行狀郛背鐫題神留字宙四大字於巖上乾隆五十餘年時忽有厮役某姓者於留字宙字下斵石作魁字形狀可怕其時官民俱無止其事者污壞靈巖妄作不經亦恨事也

青柳池在高眞觀前無名氏有詩云回廊婉轉水雲寒柳絮吹飛春色殘玉笛不聞黃鶴遠何人同倚曲闌干

黔靈山在貴陽城西北三里許有一峯蜿蜒從西北來爲杖鉢峯水淼淼繞山麓爲檀山澗水中峯矗立

卽黔靈正峯山口有楊柳泉甚淸冽又進有天生石橋翠竹掩映過此則宏福寺也寺北一小徑可通棲牧卽大羅木村村前有溪抱山後折而東轉有蝕參天昂藏回首乃獅子巖也巖下有峒洞下有溪皆名檀山自寶塔峯右特起一嶺自南而東綿亘內向與師子巖對峙如從闕者象王嶺也又其外則師子山昂伏爲案上有雲蓋三峯標挪天際登象王嶺望貴陽城郭歷歷如指掌山後可眺聖泉

宏福寺爲赤松和尙建和尙名道領浙江人後遊長沙又移蜀中居瀘川姓韓父中軒母謝氏和尙生而好佛不茹葷飲酒明末避亂至黔爲杜氏後棄儒業投盤藥和尙剃爲僧遊滇蜀歸遂闢黔靈山爲祖師云

古州同知毛振翧秋日登黔靈山寺留府參之上人詩云石磴紆回到上方開軒風露撲衣涼白雲冉冉巖僧閒黃葉紛紛墜佛牀身臥盤山觀自在心馳碧落笑奔忙諦圍坐話非容易況復高僧是故鄉說法臺前花雨迷遠公一話夕陽西題詩未敢誇蓮社送客還看過虎溪清磬數聲空谷杳紅塵十丈下方低逃禪不覺歸來晚滿逕松陰識馬蹄登拱南閣再題贈參上人云雲樹杳茫望渺然凭欄秋思滿江天孤松幹老多巢鶴衰柳枝殘不挂蟬目送飛鴻懷往事人臨逝水恨流年桂花開盡黃花放幾得偷閒一扣禪芳杜洲前草色齊萬山飛翠日沉西觀風臺上蕭蕭葉丞相祠邊嚶嚶雞少女淬衣秋水碧牧童牧犢暮雲低坐來時思淸如洗短紙重張筆再題

銅仁舉人楊光褒登黔靈山訪赤松師不值詩云歷盡巉巖路危梯挂石關凌空人似鶴望遠市如寰攝掩孤扉迴風高六月寒護須尋勝跡緩步已躋攀不圖塵濩外竟結涌珠宮軒森森高下盤旋入窅霱餘芳草綠霞落碧匡紅坐覺塵機息悠然憶遠公自來峯頂上石逕細玲瓏落落松千個離離花滿庭鑑歸僧舍碧煙鎖佛頭靑想像天台路奇觀殊未經不盡君山興遲遲日已斜淸香餘茗椀佳味飽胡麻院寂森丹木庭空鳥啄花主人歸路晚明月照袈裟

黔中多黃果樹卽柑也

田山蘿過平越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仙人影像然闘畫作歌曰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目睹象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厭世詩淸都劉安雞犬事顚怪銘鏤年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信佛皆儉夫草木疵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煙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祕寸田尺宅理豈麤地產丹砂大於斗彭亨鼎大鉛汞腴吳哉三丰偶侄侶遨遊道士羣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嶇峨城市吹都廬石鉢洗泉淸且旨廟祠老桂榮不枯郛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勾履與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屩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黏鬍鬚凝眸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構盜峭壁巧匠斵削饒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徘徊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龠歲前村微雨鳴鷓鴣

平越城南三里仙人影厓前地名武勝關有橋每夜有微雨濺之橋常溼土人呼爲夜雨濺金橋

犀牛洞在平越城外月山之北高眞觀南內有石牛明正德間高眞觀有鐘夜出與牛闘如雷吼早起視

之鐘上皆水草.

平越西南五里許.有仙人洞.余自平越回省之日.冒雨往尋.在山半、徑仄且滑.至洞.則豁然開朗.如萬間大廈.其西畔、別一門.山且深.入其中、又一洞.然炬視之.其上若尾然.水點滴落石池中有聲.酌以烹茶.味甚甘.僧搆木於巖間.爲小樹.下臨絕澗.水聲如萬馬奔騰.境殊奇絕.西畔又一門入梯磴.上出僅容一人.側身仰出.忽見明.則其上有一小圓穴.窺見千仞峭壁.下俯急湍.亦奇觀也.

遵義西門外.山頗秀潤.渡河至山麓.爲桃源洞.其上有謫仙樓.相傳李太白流夜郎.曾至此.郡守趙君遵律建樓.又以太白有白田聽猿詩.而山下有村名白田.因以爲太白聽猿處.謫仙者.崛晴芬前輩、督學黔中時所命名也.今典史陳名丙者.天長人.亦能詩.著有什一集.復煽衆於樓之左右.循山麓構、軒亭十餘處.丹匡紅樹.重閣飛甍.掩映於翠微煙靄中.頗具勝槪.

黔中丞尉中有三風雅人.一遵義縣典史陳丙.號吉甫.卽著什一詩者.一大定府經歷董達.號瑜蘇.華亭人.文敏六世孫.善書.能詩.宗儲王.頗新雅.今署貴陽府經歷.一黃平州吏目李炤祿.字申之.號乙闍.江陵優貢生.亦能詩.事親甚至孝.搜輯飛雲洞詩文、爲一編.名遊巖小志.近又爲婺安生員傅玉書、刻黔風集.黔風者.傅生採錄黔中詩.合爲一編.其書未成.余未之見也.余試大定遵義時.董與陳爲巡捕官.皆勤敏.黃平則往來驛路所經.李申之來謁.恂恂讀書人.下僚中、豈無賢者.患不能知而用之耳.

董瑜蘇.有和余贈沈蘋濱詩.其序云.嘉慶甲戌仲夏.芝齡學使.試士大定.遂承之郡參軍.晨夕趨陪侍從.

雅蒙禮遇.秋半調貴陽.逢公內遷大司成.將治裝北行.率獻一章.以證知己之感.不專贈行也.時公有贈蘋濱詩.卽用元韻云.夜郎地遠五溪水.唐有寓賢供奉李.越千餘年逢吾公.江東獨秀眞才子.手持使節來一年.邊土文風蔚然起.鄙人幼學荒三冬.東髮畏見名儒宗.秋風十載傷龍鍾.饑驅出門愁滿胸.南北奔馳寒復暑.名流許我披雲覩.儒生爲貧甘折腰.一官來聽滇天雨.羅甸城邊山瘴深.四月五月如秋陰.熟梅風裏輶軒到.窮巖大壑龍虎吟.耿耿文光燭霄顥.持衡力挽狂瀾倒.幕府參軍趨下風.公之接余不草草.建康山色蔣侯祠.故鄉遊迹曾題詩.是時凡鳥奮雙翼.思與鳳凰頡頏之.公當快意遂失意.華林未共神仙醉.荒陬相見隔雲泥.回首當年汗浹背.憐才彷彿信陵君.一月欣陪大雅羣.秋半省城重謁見.朝朝思近蕙蘭芬.遂不負承丞余負.卑官落拓誰爲友.黔山忽返使星軺.歇驪忍勸郵亭酒.瑜蘇又示余過畢節威寧途中詩.七星關云.馬首南荒外.蛇盤石壁間.地周八蠻硎.天近七星山.蜀漢風雲氣.祠堂虎豹關.徘徊羈旅處.夕景照孱顏.當年濟濟火.卽此効前驅.龍臥留壇宇.盤高化陣圖.同槽三馬戀.諸葛百蠻呼.想見南征日.星文射魏都.三道水云.鑿井空騷馬.鉛山亦汗牛.如何三道水.不濟一行舟.野馬川云.兩地均爲撒.中分野馬川.湍流趨沙岸.客路與迴沿.箐古時窺日.雲游易障天.行行三十里.何處有炊煙.七家灣云.枳籬竹瓦屋三間.迴合清渝倚半山.搭枕山腮一夜雨.曉來水漫七家灣.門外一灣平.有客山行復水行.忽漫泥觸石上過.怪來一路只礰礰.瓦甸云.瓦甸原無漏.其如客路遙.聊停蟋杯茗.莫假雨瀟瀟.篩水塘云.借問水何深.其端不在水.川尋能納汚.澄之斯見底.石牛口云.回看野馬川.忽入石牛口.

前世龍門公.今生牛馬走.石板房云.尋山不知遠.活石化爲板.一板兩板縱復橫.重之百板魚鱗生.板板雲連瞰天庭.差少琉璃布地平.長文弗下羿.茂濡爭知愛.海嶽與華林.古情隔幾代.此邦石數恆河沙.不點黃金卽作家.多錢善賈是袖舞.聚族於斯館行旅.莫訝天無三日晴.古來幾費神媧補.杜鵑花云.野花零亂草蒙茸.幽豔從看血淚中.底事多情生鬼國.殘春猶染徧山紅.(土人以杜鵑爲徧山紅.)金絲桃(一名過路黃.)云.青當初生穉雨寒.未花蹊畔已無言.春來斗豔黔山富.拋擲黃金過路看.桐花云.簇簇桐花受露濃.最嫌掠蕊是胡蜂.寄聲五色桐花鳳.莫惜西川萬里蹤.大定往蜀道.余未之見也.都錄其詩.以備考證.

因錄鄰芸、瑜蘇、和余贈蘋濱詩.並錄蘋濱和章.平生奇癖耽山水.萬里羇網歇行李.蠻牙粹語詩一囊.逢人敢自誇才子.李徵君文飛將軍.角逐難言與起.(謂鄭芸.)輶軒隣隣來前冬.剛西鉅儒風雅宗.如圭之品如椽筆.光芒衆宿羅心胸.玉尺衡文歷寒暑.株櫟刪除蘭芷覩.入幕者誰乃徵君.公之今雨吾舊雨.古槐夾道試院深.楩材難循桃李陰.故人袖詩作燕雁.之黔留黔長短吟.風雨連朝送西嶺.旅館閉門傷潦倒.蕭蕭鬢白布袍消.遠志在山亦小草.浮玉樁通丞相祠.一過再過孃賦詩.(入秋後曾兩過城南丞相祠.)別有好山入夢寐.足未着屐心先之.貽我一篇慰我意.公瑾醇醪令人醉.先標詩品後招遊.字字麻姑爬癢背.買絲欲繡平原君.折節下交今無羣.國士之感從隗始.夜郎衆口揚清芬.登臨有約肯相負.公是名師徵君友.黔山權當子雲亭.從遊願載侯芭酒.

遵義蠶事最勤.其絲行楚蜀閩滇諸省.村落多種柘樹.繭客至春時.買其樹放蠶於上.繭成來收取之.廣

東程鄉繭.亦遵義絲也.居民無男婦大小.手中皆持一撚絲墜子.余在郡時.見執事役伺應之暇.就懷中取木墜子.撚絲不輟.可云勤矣.

遵義、貴陽以烏江爲界.烏江之西.山色秀潤.樹木蔥籠.過江則皆童阜.多醜陋狀.一水之隔.而風景迥殊.烏江上名大王坡.其假借極可笑.又有黑神廟.余有聯云.省曰黔省.江曰烏江.神曰黑神.緣何地盡南天.却占了北方正色.無能對之者.

鎭遠溝水.流爲沅江.諸山谿水多會之.東北二十餘里.有一溪.名潮水溪.其水濁溷.相傳發源處.有伏犀焉.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五里大道傍.洞口爲石門.上有古松一株.門內有觀音蓮座.石乳所凝也.其上一圓洞、透天光.再入、則必播炬火.有石鐘石鼓.亦鍾乳垂結.輪囷如象.舁擊之.其聲類金革也.又有羅漢像.在巖下.如僧寺所塑尊者.其他石佛石魚.因形似而命名者.不可悉記.又有千頃田.則平地似方罫.石骨隆起.如陌阡然.傳此洞可通人行百餘里.詢諸寺僧.則云中有水.不可行矣.

華嚴洞.在施秉東北二十五里.洞口懸崖.刻西時飛來四大字.洞中亦有羅漢像.燃炬入.上如屋水點滴四散.滑不可行.其通人處.亦可二十餘里.遊者罕能窮其境耳.

遵義縣署.有方池.池水綠色.其旁石穴中.有巨蟒.時或見之.府署有綠蛙.長二尺.大如斗.

安順參將署後、有井.其水炊飯.白米皆成紅色.如晚稻.

威寧州、有泉從地出、甃石爲池、其泉自泥沙中湧出、如貫珠、池中凡十數處、終日沸起、俗呼爲葡萄泉、

飛雲洞、有宋芷灣湘題詩、有句云、一般九月秋黃葉、兩度三年人白頭、蓋芷灣曾典試黔中、復以京察出爲雲南守、故言之慨然、癸城旅店、又見其題壁五詩、悲歌慷慨、經衡陽荒歉後、不覺聲淚俱下矣、詩曰、十日河南路、年荒不忍看、青苗收稿易、黃土葬人難、(苗或抽穗而稿或拔而稱皆刈作芻秣道殣不絕可傷)不雨自何日、有田同一歎、草根能幾許、過客亦登盤、三十萬糧賑、饑民殊未知、君恩如此厚、福運到何遲、盜室驅兒女、隨風轉路歧、馬頭南北望、無過是流移、亦知死不遠、且自望生逃、道路無人哭、春犁有夢操、乞憐濕婦見、徘徊止兒號、恨少神仙術、多金散汝曹、昨過古昆陽、連村夜劫糧、平時春社肉、今日虎牙羊、(鄉縣地方三日內劫人村莊矣)此雅原指盡、爲官何策長、(畢時邑宰方領而出)天河無限水、安得化成漿、保富談何易、原貧法亦難、古來惟積貯、大地不波瀾、帝德同天大、民流歎海寬、監門圖一幅、誰奏九重看、時癸酉七月十六日也、兩閱月、遂有滑縣之事、旅行見此、能無怡然、

黔記卷三

猓羅、本盧鹿、在大定府屬、有黑白二種、黑者爲大姓、其人深目長身、黑面鉤鼻、薙髭留髯、其俗尚鬼、又名黑鬼、造堅甲利刃、鏢鎗勁弩、畜良馬、好射獵、習擊刺、其兵爲諸蠻魁、

羅鬼女官、即猓羅正妻、稱曰耐德、編髮爲髻、用青帕蒙之、多以銀絲花貼額、耳垂大環、拖長裙三十六幅、子年幼不能主事、即耐德爲女官、代理所部、

白猓羅、在大定、安順、二屬、

宋家苗、在貴陽、安順、二屬、男耕女織、今多讀書入泮者、

蔡家苗、在貴筑、修文、清鎮、威寧、平遠、等州縣、俗翁媳不通言、居喪三日、不食稻肉、惟啖稗粥、夫死以婦殉、非婦家奪去乃免、

卡尤狆家、在貴陽、安順、興義、平越、都勻、等府、穿青布短衣、婦女以花帕蒙首、衣短而下圍、踰寒盛暑、衣無添換、長裙細褶、勾雲合角、中以顏色相間、以六月六日爲大節、每歲孟春、聚會未婚男女於野外、跳月歌舞、彩帶結毬、拋而接之、謂之花毬、意既洽、彼此互擲、遂私焉、凡祭祀、貧者用牛一、富者數牛、親戚族友各攜雞酒致祭、遶牛而哭、祭畢、屠牛分肉、食畢而散、

箐籠狆家、一作普籠、又作補籠、在貴陽、定番、廣順、二州、安順、興義、二府、以十二月朔爲大節、相傳武侯南

征時、所遺銅鼓、若掘地得之、擊以爲獻、富者常以重價爭購、喪則椎牛、招戚友、以牛角飲、孝子不食肉、惟啖魚蝦、故祭亦必用之、葬者以傘蓋墓、期年後始焚之、其性慓悍、出入必帶利刃、倘有睚眦之仇、必報、近今禁戒、漸循禮法矣、

青狆家、在古州、清江、丹江、等處、以青布蒙首、穿青衣、女子色白而皺、工織紝、善奕棋、以擲毬爲樂、所私者、曰馬郎、夜則與之飲、父母知而不禁、惟避其兄弟、婚姻苟合、娶者以牛酒致聘、不知正朔文字、以木刻爲信、田山鹽黔皆但載狆家、未分卡尤、篋籠、皆三種也、

曾竹(黔書作曾竹)龍家、(黔書云龍家有四在康佐曾竹者爲狗耳)在安順府屬、婦女穿白衣、緊桶裙、戴細布方巾、以馬札一尾、名曰鬃尾、用豬油塗之、遇親戚喜慶、則負酒牽羊、幷隨帶新衣數襲、以誇其富、死則殮服骨而葬、每七月七日、祭奠先塋、

狗耳龍家、在安順、大定、二府、及廣順州之康佐司、有之、男子以布蒙首、婦人辮髮、以布束結於頂、餘布旁結兩指、如狗耳狀、黔書云、男女旋躍而擇對、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今亦知通媒致聘矣、

馬蹬龍家、(黔書云一曰大頭龍家)在鎮寧之谷爾、係頂營司之間、以耕種爲業、

大頭龍家、鎮寧、普定、有之、男子戴竹笠、婦人衣土色衣、繫青短裙、斂馬鬃於髮、髻如盞、男女勤耕力作、

花苗、在貴陽、大定、安順、遵義、屬、皆無姓氏、其性戇、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衣用敗布、緝條織成、青白相間、無領袖、黔書載其跳月事最詳、今亦知用媒妁、惟婚娶必男至女家成親、越宿而歸、仍舊俗云、

紅苗、在銅仁府屬、

白苗、在龍里、貴定、黔西、等屬、衣白衣、男子蓬頭赤足、婦女盤髻長簪、祀祖之先、必擇一肥壯牯牛、頭角正者飼之、乃聚闔寨之牛鬥於野、勝則吉、即卜祭期、屠之、主祭者白衣青套細長裙、祭畢、合親族、歌飲爲歡、

青苗、在黔西、鎮寧、及修文、貴筑、等處、黔書稱其強悍好鬥、今則馴良、在平遠者、又名箐苗、

黑苗、在都勻、八寨、丹江、鎮遠、黎平、清江、古州、等處、族類甚衆、習俗各殊、衣皆尚黑、男女俱跣足、陟岡巒、披荊棘、其捷如猿、性悍好鬥、頭插白雞、出入必攜鏢鎗藥弩環刀、自雍正十三年剿後、凶性已斂、孟春各寨擇地爲場、跳月、不拘老幼、以竹爲笙、人死、則生前所私者、以色絲繫竹竿、插於墳前、男女拜祭、

剪髮犵狫、在貴定、施秉、黃平、州屬、

東苗、在貴筑、修文、龍里、清鎮、及廣順各屬、有族無姓、婦人衣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後、穿細褶短裙、男子蓄頂髮、短衣背搭、中秋合寨迎鬼師、以祭祖、及族屬故者、屠牛陳饌、以次呼鬼名、祭畢、集親族暢飲竟夜、每春獵於山、所獲禽鳥、必薦其祖先、守法畏官、循禮服役、

西苗、有馬謝何羅雷等姓、在貴陽平越、二府、新娶、必別經私通、孕產後、乃同室、秋收時、即合衆牛於野、延善歌祝者、披大寬氈衣、腰間周圍細褶、戴氈帽、著皮靴、導者在前、衆男女著青衣彩帶、百人歌舞、吹笙隨之、歷三晝夜、屠牛以祭、豐年名曰祭白虎、性情樸實、畏法不訟、

天苗、在平越、多姬姓、性情柔順、婦人工織善染、以仲冬朔日爲節、其在陳蒙爛土塌者、俗詳黔書、按平越

華志云，天苗周之後裔。（志作旦冬至日爲年節）

猳苗在貞豐、羅斛、冊亨等處，原隸廣西。雍正五年改轄黔省。勤耕力作，薙髮服飾俱如漢人。惟婦人蘊髮，短衣長裙，仍苗裝也。

打牙犵狫在黔西、平越、清鎮等屬。髮梳前披，取齊眉之意。

豬屎犵狫在石阡、黎平、古州、平遠、清平各屬。極臭穢。出入佩刀弩。有讐必報，若獨力不能行，則備牛酒以款有力者。鬭死，則納牛償之。

紅犵狫在廣順、平遠、清平等處。

花犵狫，又名犵兜苗，在施秉、龍泉及黃平等處。男子惰耕作，好獵，逐鹿羅雀爲事。婦女兩袖繡五彩，周身飾以蠶繭蚌殼如貫珠。

水犵狫，亦名犵兜苗，在施秉、餘慶等屬。善捕魚，隆冬猶入深淵，不畏冷。男子衣服同漢人。婦人細褶長裙。婚姻喪祭，俱循漢禮，知法畏官。

鍋圈犵狫在平遠州。男子自織斜紋布爲衣。婦人青帕髓髮，名爲鍋圈。衣青衣短裙。男子有病不服藥，用虎骨一具，上纏五色絲線，置竹簍內，延鬼師禳之。性好酒，惰於農事。

土人各處有之。性好鬭。今亦漸淳。

披袍犵狫在黃平州。男女衣外披一袍，前短後長，髮盤爲桶髻，羊毛織成。性純謹，勤耕作，多爲鐵工者。又或以種梨爲生。

猍猪苗，有王、錢、金、文、鄧姓，散居各府縣。冬則掘地爲爐，臥牛羊皮席，無衾褥。遇時節，以草札龍船，上插五色紙旗，於郊外歌舞祭鬼爲獻。在清平、都勻者，衣服與漢人同。親死，用長子居喪，七七之內不沐浴，不踰戶。如長子貧，或以長孫次子代之。遵師教，多有入泮者。

犵獞苗在荔波縣。男子善耕作，婦人工紡織。短衣短裙，僅以遮膝。親死不棺，反歌唱，鋸木板殮而停之。及葬，子女哭必出血，守墳三日而返。

[illegible]人在普安廳各營司，性淳、佞佛。凡猓玀、狆家等苗言語不相諳者，常賴[illegible]人通之。

蠻人在新添、丹江二處。男子披草簑，婦人青衣花布短裙。喪葬殺牛歌舞，性獷悍，愛漁獵。以十月晦日爲大節，祭鬼。（黔書作朔晦）在思南府之沿河司者，俗亦同。

洞人皆在下游，而洪州尤衆。性多猜忌。夫婦出入必偶。冬採蘆花御寒。

猺人，黔舊無之。雍正時，自廣西遷來荔平、貴定、獨山等處。居無定址，喜傍溪澗，以樹皮爲連筒灌水至家，惰於汲也。耕作之暇，入山採藥，沿寨行醫。所祀之神名曰盤瓠，所藏之書名曰旁瓠，圓印篆文，義不可解，且珍秘之。風俗議厚，甚道不拾。

楊保苗在遵義、龍里二屬。性多狡獪，抗官司，苦拘而逃，鄉老約束。

犴獚苗在都勻、黎平、石阡及施秉、龍里、餘慶、龍泉等處。有楊、張、石、歐等姓。

九股苗在興隆、凱里，黑苗類也。此種武侯征滅之，僅留九人，故名。地廣族繁，散處蔓延。性多悍，頭戴鐵盔，前有護面，後無遮肩，身披鐵甲，及脅下，鐵鍊圍身，鐵皮纏腿，左手持木牌，右手持鐵鏢，口銜利刃，行走如飛。三人共弩，名曰偏架。自雍正十年撫剿，搜繳甲兵，建城安汛，至今風稍戢矣。

八番苗在定番州。其俗勤，男日出而耕，女日入而織。穫稻則刳木臨流作臼，水自推而舂之。以十月晦日爲大節。（黔書作十月日爲歲首）親死，夜靜出葬，曰不使吾親知之。

紫薑苗在貴平、清平、丹江等處，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輕生好鬥，遇讐者輒生啖其肉。有在平越州者，多出入行伍，大力善戰，及讀書應試。見之多不識爲苗者。

谷蘭苗在定番州屬。男耕女織，所織布最精細。諺云：欲作汗衫褲，須得谷蘭布。婚姻用媒妁。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府屬。男子耕作貿易。女人盤髮散綰，插木梳於額上，富者以金銀作連環耳墜。長裙短褲，或有裙無褲。好潔，身常洗髮。沃苗類之最近人情者。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之金筑司。耕作不用牛，用鐵鈀代犂，鬆而不芸。男女躧笙而偶，生子免懷後始歸財禮。親死不哭，反笑舞浩歌，謂之鬧屍。次年聞杜鵑聲，則舉家哀哭，曰鳥猶時至，親不復來。

洞苗在天柱、錦屏二屬。擇平坦近水地居之，種稻花爲業。男子衣與漢人同，多衣漢人傭工。女人帶藍布角巾，穿花邊衣裙，所織洞帕頗精，通漢語，聽約束。

箐苗居山箐，在平遠州屬。種山糧爲食。男女衣服均自織。

黔家苗在荔波縣。十月晦日祭鬼爲節。男女均以藍花帕蒙首。未婚者，其帕稍長。每仲冬，男女相聚歌舞，所歡者，約而奔之，及生子後，方歸母家，名曰回親，始用媒妁通聘。

狪家苗在荔波縣。衣長不過膝。每歲首，雜魚肉酒飯聚盤甌。擇居近水，善種棉，女自紡織。男子雖通漢語，不識文字，以水刻爲信。

水家苗在荔波縣。自雍正十年由廣西撥隸黔之都勻府屬。男子好漁獵，婦人勤紡織，有水家布之名。桶裙短衣，四圍俱以花布綴之。每歲首，男女成羣，連袂歌舞，相歡者遂爲婚姻。

六額子在大定、威寧二屬。有黑白二種。結尖頂髻，婦女長衣無裙。親死時殮之，葬亦用棺。歲暮卜之吉，則延親族至墓前，以牲酒致祭，發墓開棺，取枯骨刷洗，以白爲度，用布裹骨復埋。過一二年，仍取骨而洗之。七次爲止。遇家人有病，則曰祖先之骨不潔，仍取骨再洗，所謂洗骨苗是也。近今禁戒漸止。

白額子在貞豐、羅斛二屬。男子梳尖頂髻如螺，女長衣無裙。其俗與六額子同，但祝鬼而不洗骨。

冉家蠻在思南府之沿河司。好漁獵，俗與蠻人同。

九名九姓苗在獨山州屬。性狡而悍，每多假捏名姓。喪葬婚事，殺牛聚飲，醉必相鬭，輒及干戈，受傷者納牛以講和。婦女以種山爲業，俗與紫薑苗同。

爺頭苗在古州下游，亦多有之，與洞崽同類，皆黑苗也。性喜戰好鬭，耕以鐵鈀，人力爲之，不用牛。每歲冬月朔日爲大節。婦人習俗，綰髮爲髻，近多銀系扇樣，冠用琵琶長簪綰之，耳墜雙環，項圈數圍，衣短衣，以

五色錦鏤遂。姑之女。必適舅之子。聘禮不能措。則取償於子孫。倘外氏無相當子孫。或無子。姑有女。必重賂於舅。謂之外甥錢。其女方許別配。若無錢賄賂於舅者。終身不敢嫁也。

洞崽苗。在古州。先代以同鄉同類。分為二寨。居大寨為爺頭。小寨為洞崽。爺頭使喚。婚姻各分寨類。若小寨私與大寨結婚。謂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則聚黨類。盡奪其產。或傷命。其俗善舟楫。

八寨黑苗。在都匀府屬。性獷悍。女子以色布鏤衣。胸前銀繡一方。護之。謂之遮肚。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曰馬郎房。未婚之女。晚來相聚。其所歡悅者。以牛酒致聘。出嫁三日。即歸母家。或一年半載。外氏向婿索頭錢。倘婿無力措辦。則將女改適。有婿女皆死者。向其子索之。名曰鬼頭錢。

清江黑苗。男子以布束髮。頂帶銀圈。大環耳墜。着寬褲。男女皆跣足。種樹木。與漢人通商。往來稱曰同年。愛着戲箱錦袍。漢人多買舊袍賣與之。以獲倍利。未婚男子。稱曰羅漢。女子曰老倍。春日晴和。攜酒食於高岡。男歌女和。相悅者。以牛角盛酒歡飲。奔而苟合。男子生子後。乃曰有後人。方事耕作也。

樓居黑苗。在八寨丹江。男子耕種。性剛而悍。婦人以羊角綰髻。愛居高樓。人死。殮而停之。為期合寨共卜吉。以百棺同葬。公建祖祠。曰鬼堂。其地什物。毫不敢犯。犯之以為不祥。性最信鬼。愛養牲畜。人居樓上。畜養樓下。

黑山苗。在台拱、古州、清江三屬。以青布束髮。居深山窮谷。不事耕作。每以擄劫致富。能卜茅草卦。預知吉凶。今安靖矣。

黑生苗。在清江屬。性凶惡。訪富戶所居。則鈎連惡黨。明火執杖。刼而奪之。自雍正十三年。改漢人服。今亦守法。

高坡苗。在平遠、黔西等處。衣黑衣。喜種山林。婦女以木板尺許綰髮內。故又名頂板苗。婚姻苟合。男婦善染。力耕作。勤紡織。

平伐苗。在貴定之新添營。

黑狆家。在清江屬。廣植樹木為業。其寨多富。與漢人往來熟識。可央鄰近富戶作保。出樹木為本。合夥生理。或借貸經商。歸不應付。倘不能償。不妨直告其故。即致虧折。可再添借。倘被人誆騙。又不能出外追討。則訪原保祖墳。掘取骸骨而去。謂之捉白放黑。又謂扯白鬨黑。使原保之子孫。拘查誆騙之人。追借項。贖取骨骸。所有鄰近墳墓。常受其害。今設以保甲。此風息矣。

清江狆家。台拱有之。婦人耕勤。男子頭纏紅布。腰佩大刀。聚黨出寨。捉拏過路孤客。將長木為枷。枷進寨內。索取財物。名曰贖身錢。如不給者。終不能脫。多受害者。近今嚴懲。挺法者。不敢為也。

里民子。在貴陽、黔西、大定、清鎮、等處。男子多貿易。婦女穿細耳草鞋。勤儉耕作。閒時則紡毛布作衣。愛養牲畜。常帶入山作活。每歲節。與漢人同。

白兒子。在威寧、及滇省有之。各有宗族。男子多習漢人風。女人猶苗俗。漢人多娶苗女為家。生子後。仍歸漢者。故名白兒子也。

白龍家。在大定、平遠、二處。衣白衣。入山採漆。售於市。凡物皆背負。婚喪頗循漢禮。

白狆家。在荔波縣。男子頭戴狐尾。以耕種為業。女子身小而多慧。穿淡藍色衣。細褶勾襞裙。紅綉花鞋。經帶銀圈。五色布褲。每孟春。擇平壩。豎大木一。空其中。名曰巴榔。男子各執竹片擊巴榔。其聲悠似鼓。名曰打戮。又曰同耍。凡同耍男女。抱腰相戲。父母在旁觀之。以為樂。有漢人通苗語者。亦與焉。未婚苗女。故多與漢人往來。名曰外郎。俟女正配有夫。酧以苗布一二疋。謂曰斷郎禮。即不得再往。

土狫狫。在威寧州。男子披草為衣。專與猓玀雇工。每日用油燒熱擦足。故入山如猿猴。

鴉雀苗。在貴陽屬。女子以白布鑲胸袖裙邊。最喜居山。種粟為食。親死。擇高山為佳壤。其言語似雀聲。故名鴉雀苗也。有事時。在官惟聽鄉老之言。

葫蘆苗。在定番、羅斛、二處。性凶暴。連羣聚黨。專以搶刼為業。不事耕作。今以法嚴。亦守分矣。

洪州苗。在黎平。男子與漢人同。勤耕力作。女子善紡織。棉葛布頗精細。多售於市。故有洪州葛布之名。

西溪苗。在天柱縣屬。女子短裙不過膝。以青布纏腿。未婚男女。攜饈相聚而戲。愛者約於野。歌舞苟合。生子後。以牛過聘焉。

車寨苗。在古州。男多藝業。女工針指。未婚者。於曠野為月場。男歌女歌。聲最清美。與諸苗不同。相悅者。自為配合。亦名跳月。此種乃馬三寶之兵。敗落六百名。聚此皆苗家。故有六百戶之稱。

生苗。在台拱凱里黃平施秉等處。多野性。所食畜生物。即魚肉。亦以微熟為鮮美。故名。

黑脚苗。在清江台拱地方。男子短衣大褲。頭插白翎。出入三五成羣。持鏢帶刀。以搶刼為能。凡作事。以二螺螄盛盆中。觀其相鬬。以卜吉凶。每多廝騙。呼曰軍師。婦人夫死。不能再嫁。如男不行搶刼者。有女則不嫁之。今亦知畏法矣。

黑樓苗。在古州清江八寨等屬。鄰近諸寨。共於高坦處造一樓。高數層。名聚堂。用一木竿長數丈。空其中。以懸於頂。名長鼓。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樓擊之。各寨相聞。俱帶長鏢利刃。齊至樓下。聽寨長判之。有事之家。備牛待之。如無事而擊鼓。及有事擊鼓不到者。罰牛一隻。以充公用。

短裙苗。在都匀八寨。男子短衣寬褲。婦人衣短。無衿袖。前不護肚。後不遮臀。不穿褲。其裙長只五寸許。極厚而細摺。聊以蔽羞。採紫草以營生。性嗜酒。醉則常臥山凹。隆冬浴於溪澗。且云可以助暖。

尖頂苗。在貴陽府屬。男女梳尖頂髻。每仲冬朔日、為大節。夫婦耦耕力作。

郎慈苗。在威寧州屬。其俗更異。婦人產子。必夫守房。不踰門戶。彌月乃出。產婦則出入耕作。措飲食以供夫。乳兒外。日無暇刻。父母將死。俟氣初絕時。將首扯向背後。謂曰好看後人。今則此俗漸改矣。

羅漢苗。在八寨丹江。男子戴狐尾。披髮於後。最敬彌勒佛。每三月三日。男女攜食物供佛。歌舞三日。不食煙火。似有寒食禁火之意。

六洞夷人。在黎平府屬。短衣色褂。細花尖鞋。未婚男女。剪衣換帶為憑。卜吉嫁之。鄰近女子。執藍布傘往送。名曰送親。連袂歌舞至男家。飲唱三晝夜。攜新婦同歸母家。新郎每夜潛入婦家。與新婦同宿。及生子後。

方過聘而歸夫家。母家以苗布數疋爲嫁資。女則紡織勤勞。男亦多讀書識字者。喪葬禮。悉與漢同。

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間有板刻存滿署。今無存矣。田山疆黔書。僅有三十種。茲圖說。較山疆爲詳。惜其言不雅馴。復暇時。再爲潤飾成文。凡山疆書所已詳者。俱紀其名節不具錄。

苗婦畜蠱者。多得財。蠱多必須嫁之。或月一嫁焉。不知者。往往於山僻小徑。拾得金銀衣包之類。取之歸。而蠱亦隨至。至家。則朝夕供奉。稍不厭其欲。必爲害。甚有破家亡身者。秋間。苗婦織布裝貫剩梨、與小兒食。多中蠱者。久爲醫兒識破。貿時先呼而問曰。中有蠱否。答曰無。則不爲害矣。狆家子畜者尤多。

黔俗、家有病者。婦人以米盛鷄子於上。蹲門而禳之。名曰叫魂。不愈。則召端公祈禱。端公亦道士類。作法與演劇相似。衣服亦號行頭。且有選少年作女裝、爲神仙者。觀者若狂。殆亦巫覡之遺風歟。

黔人婚娶、新婦至。即拜堂。新郎即往謝妻父母。三日新婦母來看視。滿月回門。夫婦同在外家宿。

余自黔回京。壬戌同年。涇縣朱蘭坡學士珔。所記黔中志乘草藁。勉以長篇。且送余視學浙中。閱二十年。蘭坡掌教吳門。以所刻小萬卷齋詩集、郵示余。重見是詩。不第作今昔之感。其詩亦足爲黔生色也。錄於記中者。非以題茲記重也。爲黔故錄之也。詩云。太史陳詩古有訓。觀風往往輶軒乘。隨時載筆博蒐訪。留傳後代爲明徵。牂牁夜郎極荒遠。欲據簡籍嗟難憑。蒙齋先生近持節。原註田侍郎雯著錄乃以黔書稱。細及禽魚鉅疆里。羅縻藉可舉長綱。其中閱歷各殊異。豈若閱見堪加增。星軺到處易攝取。淮陰學士當年曾無多卷帙辭劃護。試校志乘非因仍。苗獞種列八十二。像繪較若分淄澠。圖功數安念尤篤。守吏莫漫荊舒懲。驅安故俗迹使易。何妨尺土皆嶒崚。戢戢六郡即稟召。惜未區逼徵廬丞。茲冊收藏亦珍物。補苴且俟他人承。平生撰述不擇地。胡拋又艦浙江徵。從昔越中號才藪。借資領袖君其勝。搜文考獻倘闕意。皆彼姬諲肯餉贈。雅左右供編使。條看竹溪盈行滕。陳編塊我久跂伏。斥鷃那敢追搏鵬。舉名官職奚所羨。合任下上如風鐙。顧惟孤懷獨傾注。山水嗜已成痴癥。快君此去清賞得。隱近白傅臺嚴陵。偏於俗偬覓閒暇。策杖猶砍天臺藤。揭來搜採宜倍富。吉金樂石挐挐臍。鴻蹤卻憶濟陽岸。競等晉楚卑邾滕。車笠宿盟幸勿忘。寄郵先付鈔胥謄。一篇跋尾兼敍別。長勺再鼓吾差能。

蘭坡又題余所繪黔苗圖詩曰。洞庭彭蠡間。古苗多根蟠。三危既丕敍。地合牂牁極。胡爲迹後世。窟穴仍叢攢。當由負其君。蒂戶原未殲。久之遂滋衍。宅里粗能完。牂牁種遂繁。散若星羅盤。遺兵六百人。乃以他族摻。漸成鬼方俗。荒陋倖貓犴。正朔勢率遵。蠢彼猴而冠。跣足蹋芒屩。趫捷升巑岏。於中別生熟。畢竟殊殊蘭。大都寡恩情。親死昧置棺。舉尸焚諸野。歌唱相追歡。枯蛻即埋瘞。怪出除垢瘢。祭豐亦椎牛。腐肉供饕餮。迨夫兒子女。鵠血偏洗瀾。豈誠天眞漓。顛越吁可歎。馬郎事尤醜。絲革私聯鞶。跳月樂吹笙。誰克懲婬奸。惟宋家蔡家。聊作翹楚看。居與飯稗粥。汻水築袍襴。餘者頗力耕。倉廩新禾積。谷蘭織貢布。青狆織齊紈。始知同食息。術良非難。斤斧毋遽持。輕擊牌與鞍。衣冠但防患。庶免踰貿繇。前明鉀索時。搆禍開端。[illegible]安邦彥。焰熾幾何年。果否忱輸丹。

昭代極光被。西域遵疆寬。況此猶腹內。奠定應如磐。乾隆歲丙辰。妄爾蠢揭竿。吾宗有英傑。經略張公廣泗入陣披忠肝。戰西寨殞身。於今華悲酸。驅讓靖紛擾。崩角皆壺簞。將永戢蝝蟄。助哉親民官。柔惠宜使懷。井閭勿凋殘。德威宜使畏。文網勿扞干。守土嚴且靜。淨洗心絲寒。熙熙春臺登。那致勞沸湍。忠似蜀相。鍋鼓聲留讙。君昔視朝車。若曾負闘採風偏鄉邑。節隨吟鞍。魑形並詭習。一一歸雕剜。紫盈紐山經。目睹無夸謾。動念關國計。飛鴞變翔鸞。畫爲職貢圖。拜手呈朝端。他日著勳業。名足垂範韓。緊余苦株待。幸獲從旁觀。繙笈重推詳。塗灕痕初乾。香焉壯志乜。遐壤封泥丸。

黔記卷四

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李定國。治兵相攻。可望降與三桂。自四川進兵貴州。四月克遵義。五月入貴州。糧乏兵疲。遁罪熄烽。縣距省百三十里。與修文開州倒流水相去甚近。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流水。六月。水西今黔西州宣慰司安坤。貴州宣慰司奔保受降。七月。還遵義。定國部將白文選以三桂退保重慶。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十月。大兵分三路。俄奉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乃令初三昇出中路。營雞公背而出東路。扼黃草壩。十一月。三桂返遵義進兵。白文選退保七星關。十二月。三桂敗文選兵。關地險峻。前臨赤哈江。兩岸石壁陡峭。僅一小木橋可度。其南岸石城木柵。還排巨礮。積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可攻。乃由水西至西溪河。得捷徑至以烈渡。旋渡關下流之天生橋。抄出文選背。文選兵潰。至烏撒。今威寧州可渡河入滇之道定國將馬寶。三桂降後守可渡河。文選敗走。寶與俱奔。時定國軍盤江。永寧州地江水流入盤江城潤城土官岑繼祿。導大兵入。定國回軍拒戰。敗績。十六年。三桂入滇。康熙三年。水西土目安坤謀反。初坤旣歸命。有常金印者。自云開平王後。自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寧、倪生龍、丁調鼎、李化龍等。至阿塔牛場言海上已立新君。國號平順。皆王李定國尙在。諭令起兵。坤遂聚衆數萬。以升如鼎爲總統。通貴州土司羅大順等。約共取雲南。坤師張獻之妻父皮熊。本江西羅縣孝廉也。嘗爲國公。爲孫可望所敗。遂視登水西。可卜河。亦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給散劄付總兵沈應時。遂進才以報。三桂督雲貴兵分兩路進討。三月。自率滇師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鋪宗。直入果勇。

令總兵劉之復駐兵大方，遏其衝逸，檄貴州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鎭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劉屯擬三岔河，期首尾夾攻，而檄文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於陸廣鎭西，以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絕，外援不至，永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夷勢益張，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偵黔營虛實，爲本深所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爲鄉導，鼓勇進兵，副將白世彥手斬夷目，以罵於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既斬，夷衆遂潰，總兵李如璧亦率精兵從入，兩路兵始合爲一，既敗之於阿作峒，又敗之於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紅巖峒，坤挈其妻祿氏奔本弄箐，由烏撒至烏蒙，不納，坤遣謀把會經投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擒坤於大方之杓箐，十月，又擒皮熊於烏撒，皮熊時年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絕食十五日而死，水西平，三桂請建郡，疏略云，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明王守仁辨爲傲象遺裔，至漢伐大暨，唐宋元明之世，日益強大，諸郡莫不稟承順旨，於滇爲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痕，於黔爲腹心之蠹，崇明天啓年間，發長安邦彥構難發端，遂困黔一載，城中殺人爲食，市坊骸骨如山，會首西寇馬龍，志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經年永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鬪六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剿，先後二十年，竟未能克，今者渠魁既殲，黨羽全芟，設流之制，請得陳之，竊照滇黔十郡，提封要不過中通一線，此外皆生苗部落，故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即黔之爲省，亦得以稍展幅員，是向之害黔者，今且益黔矣，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數十州縣，但恐經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可先設三府，以試其治，擬將隴跨的都壩侏阿架四則溪，設爲府，建府治於比喇，將法戈大著木胯架勒四則溪，設爲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頒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司，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盤飭三府分巡貴東道，兼管事永赤畢等衛，駐劄比喇，比喇一府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再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水西爲稱，宜改新名，三桂疏載南昌劉健庭聞錄，其書未刊，傳寫多訛舛脫漏，按貴州通志，康熙三年，安坤與烏撒土知府安重聖謀反，討平之，以水西十一則溪地設三府，以大方爲大定府，木胯火着架勒化各四則溪屬之，以水西爲黔西府，則窩以著雄所三則溪屬之，以比喇壩爲平遠府，的獨朵你要架隴跨四則溪屬之，則溪、羅鬼語，猶華言唐之州宋之軍也，改烏撒爲威寧府。

錢邦芑，字開少，丹徒人，官都察院，初由閩至粵，既由粵至滇，滇破，祝髮雞足山，號大錯和尚，三桂子應熊省覲，過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見正墮其計矣，命並釋之。

癸丑年，三桂反，十二月，貴州兵譁，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能支，謀東扼鎭遠，初八日至鎭遠，知府張維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令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者，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曾詢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遂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

縊，子某等，帖式雅圖蔡吉從死，兵部郎中、黨古里、戶部郎中席蘭泰、戶部員外薩木哈、兵部主事辛桂先，在貴陽爲三桂夫馬芻糗備，反聞至，黨古里等馳出赴京上變，惟桂先不及行，與筆帖式薩爾圖俱爲李本深所害，三桂至貴州，以本深爲貴州總督大將軍，巡撫曹申吉先削髮迎，召見，與蒲超先張文德等俱以原官用，次年正月，至鎭遠。

三桂死，吳世璠僭號，至貴州，舉會試，以陳循爲一甲第一人，循修文人。

四川提督王之鼎援永寧，賊衆我寡，被圍數匝，三閱月，糧盡援絕，賊以火藥轟城，城陷，之鼎被執，自刎不殊，舁至貴陽，夏國相等說降，不從，被害北門川主廟前，同時死者，總兵何成德、王永世、劉森、傅汝友、副將楊玉虎、傅富、遊擊陳田、陳先鳳、兆藏保、劉應科、從征廕生潘濟世、從征立功陳應科十二人。

二十年，世璠遣雲南大兵遊行而前，偽將軍韓天福拒戰平越，敗績，世璠遂逃，偽大學士郭壯圖遣線緘援黔，拒戰江西坡，提督桑峨前鋒陳珀中殺、不能軍，將士損傷過半，大敗，其實與賊未交鋒也，江西坡山崇隆險峻，曲折盤旋，繞山而上，如螺紋然，賊負山險，以象迎戰，我師見象出，即驚潰，蔡毓榮遣紅旗督戰，衆崩不可止，紅旗亦不返，兩日夜方止，死屍山積，大約死於賊者十之二三，顛踣死，踐踏死，捷足者先奔，奔者纔至，後者已謂追兵，自相格鬭，殺死者十之六七，今坡下犁鋤間，往往猶見白骨也，是役也，我兵雖挫，諸軍繼進者日衆，綫賊不能支，棄險西走，偽將軍何繼祖等拋黃草壩以守，而征南大將軍賴塔偕都統勒貝、都統希福、馬齊、趙璉、護軍統領額黑里、副都統洪督欽、副都統祁樁、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由泗城州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繞出賊後，遂大破之。

王四喜，吳商也，恃三桂勢，在貴州所爲多不法，總督甘公治其罪，逐之出境，及反，所掠廬舍子女，三桂不能留也，以上七條，載庭聞錄。

蔡毓榮平南記略載其統兵入黔也，曰、康熙十九年四月丁丑，賊望風宵遁，我師會次沅州，廣樹先聲，徧爲招撫，將路思南，御銅仁，取石阡，出印江，攻塘頭，出思州，發老烏滿，以乘勝入黔，而挈賊、力守鎭遠，夾鎭遠、圍黔中一咽喉地也，駐沅以來，糧充器銳，士馬飽騰，十月甲午，師次周倉坪，賊憑高恃險，抗衡如舊，丙申，分兵三路，一由秀地取石巷巖門，一由鎭遠縣旁出，攻其腹地，而予帥官兵、正擊其面，賊不能支，是夜漏下五刻，各亡命去，我兵追殺，過油榨關偏橋，至與隆而止，壬寅，師次重安江，癸卯，進清平近地，賊營開風解散，十一月辛酉，全師駐貴陽，先鋒抵安順，惟鐵索橋江勢湍激，崖岸壁立，浮渡尚難，賊焚橋負嵎，以冀復振，己巳，我軍飛渡仰擊，大敗賊兵，所謂要害之處，咸我有矣，行師至此，我馬疲敝，稍爲養息，二十年，師至安南，至沙子哨，與賊大戰於江西坡，轉鬪而前，得勝鋪坡，賊敗走，收新興普安，其諸郡縣、皆歸順。

威寧多鉛礦，礦產鉛不旺，且每歲夏時，中多積水，車戽之費，較昔日增，又從前官鑄不足，則買商鉛以補之，商先領官本，從容繳鉛，頗以爲利，故樂於輸送，今則發價漸少，輸官之餘，無多利息，商鉛可買者稀，官鑄所得不足，使公項盡歸實用，猶患貴州之繁，倍出半入，而奸胥蠹役，欲借開采爲名，縱其私橐者，更甚於前，運務之壞，較然可覩也，每歲四運京鉛，一運楚鉛，恐其兆給，勢必議開子廠，但此事非可促辦，向

來產鉛之地．土人覘其可開．具呈報州縣官．批准．令其自備資本開採．一年有效．然後州縣官申報官辦．一年有效．然後申請領官本經理．必三五年乃有成局．如未開之地．聽商人言其有鉛可採．遽發官項與之．則一年無效．或不甚旺．便已賠累巨萬．州縣官豈肯為之．卽富商大賈．其取利之途甚多．亦不樂於一試也．故子廠之說．亦屬迂緩難行．誠使司事者能以數萬余之美缺．不肥己．嚴禁吏胥家人侵漁諸弊．於現採之礦．設法經營．實力辦理．多招商人．擇其可信者．先發官本．令其陸續交納．則於運務廠務兩無貽誤．如廠中常有三年之餘．何慮誤運哉．新開子廠．入礦不深．可省腳費．亦無戽水之勞．仍聽商民自報自開．悉如舊制．多一處不為無益．但目前所急者不在此耳．

鉛廠中亦多可怪者．商民開礦．視其命運．有見鉛苗並得其穴．而勞苦經年．費用巨萬．而無所得者．礦中或沙或水．開閉不常．此亦陰陽之理．不可測耳．有富者買一山．鳩工開鑿．入其中．無有也．視其苗則決必得之．於是罄家資親往督理．資盡矣．乃持鏈向石而咒曰．我為汝亡家．今與汝并命矣．鏈落石破．而鉛出．就其穴採之．復其財．而穴乃罄．又有兄弟二人共開一山者．山有兩穴．其弟先私開之．一有鉛．一無鉛．乃與兄鬮．兄得有鉛者．夜半往掘取其鉛置己穴．而以己穴之土石置兄所鬮得處．既開礦．弟乃陽言曰．兄之穴皆土石．願以弟所得者讓兄也．兄曰．吾與弟均耳．弟曰否．遂互易其礦．及開數日．兄礦益旺．而弟竟銖兩無所獲．

每鉛一爐．或白金一塊．或數錢．或一二兩．啓爐時．工人必合掌禱曰．汝速死．汝速死．言不絕．而啓之．則一餅躍出．弗言則無所得．金之畏言乎．好言乎．雖有智者．莫能喻其故也．

興義守某有婢死而埋之．數日過其處者．聞棺中有哭聲．走告某守．出之．復活．

永寧州署三堂有鬼．崖州牧某杖斃其妾婢三人．瘞於堂之後．每為祟．今州牧別為室數楹．於二堂之東偏以居．而以三堂為驛館．過客宿焉．知者多移宿於城南二十里之新鋪．然其地湫隘．不可居．余往興義去來皆住州署．僕從畏甚．點燈後俱逃往主人閽者之所．余與幕友李鄴芸、楊擴荃飲酒縱談．至更餘就寢．天明乃起．毫無所見聞也．堂三楹．余獨寢東一室．軒臥如常．而李與楊同處西偏．竟夕不能寐．

黔署修屋．毀舊垣．及半得瓷盤一．缺其邊之半．安置甎土中．盤貯茶油滿焉．莫測所由入．遂止不毀．夜有宿其旁者．燈下見巨鼠一．自背至尾皆油沾濕．就盤缺處刮其油注於盤．畢乃去．少頃復來．刮如故．乃悟垣中舊有一盤．鼠每夜就油餅以身漬油來刮之．皆以為糧者也．福方伯親告余．余謂此鼠智則智矣．顧垣已毀而猶不知．又何其愚也．

省城一女子．父母歿不嫁．豪俠善騎射．獨處一室．時或反鍵其戶．匹馬男裝．遊湖湘間．人不識其為女也．數月歸．則閉戶不出．精於刺繡．得遊貲則又躍鞍出郭．不知所之．幕友李鄴芸為余言．鄴芸曾見之．鄰居不敢與言婚者．亦不知其姓．

貞豐州羅斛册亨皆多瘴氣．人病瘴者多死．江西之賈於羅斛者．必經三瘴．乃可保．有賈某姓．已十八病矣．

俗稱妻父為泰山．以有丈人峯也．因此遂稱人妻母為泰水．更可哂者．謂人妾父為邱坯．妾母為行孩．黔中納寵者．母必隨以來．久則驕恣詬誶之聲不可聞也．試用令某在黔納姬．其母頗悍．時為所窘．令與余善．余於端午日在黔西道中遇驟雨．山水陡至．幾被漂溺．及返會垣．令迎於道旁．慰曰．別來無恙乎．余曰．惟天中節為行孩所虐耳．令大笑．

黔人生小兒多寄人為乾子．呼其義父曰保爺．至有寄於巨石者．於石上鐫其兒名．呼之曰石保爺．

諺云．清平豆腐楊老酒．黃絲姑娘家家有．今清平縣豆腐尚佳．楊老土司城有白石數枚．立於城南．頗奇峭．而酒則甚薄．黃絲去平越四十里．為官路所經．有數百家村落．較他處略整潔．而當壚冶豔殊未見之．蓋風化之轉移久矣．

諺又云．大定水城女如花．黔西兒郎賽過他．畢節姑娘家家好．惟有威寧苦蕎粑．蕎粑者．以蕎麥麵為粑．言其黑．威寧地瘠．人皆食蕎故云．

郎小山一桂．自作楚黔山水冊．筆墨精妙．題句皆關考證．雞公嶺詩云．山行稍深是晴天．牛背兒童帶雨眠．此日齊驅喜若足．數峯烘出米家顛．誰將潑墨顯前蹤．遠近煙鬟試淡濃．我是九龍山下客．短歌多半雜吳儂．涵碧潭卽城南甲秀樓詩云．休論闢棘自唐蒙．聖代車書爽粵通．陶遥娛賓聊假日．庾樓成唱紹高風．捲簾花色三秋候．邀檻波光萬嶺中．試躋雙虹看題柱．衰衣今日正思公．閣前有樓柱記西林相公平雙橋朗照如君眞月鑑．餘波將我亦天紳．偶於黔撫歐三舉．並想燕臺少一人．薄宦自憐增白首．亂山猶喜隔紅塵．回瞻帝闕無多別．遙約梅花綻早春．戊午九日登甲秀樓遂賦主試胡鐵臣韻照壁山云．山勢裁成幅．帆開未見舟．遊人帘面壁．落日好登樓．萬井容窗隙．千峯插案頭．卓然環雉堞．拱卓彌疊扇秋．拂蘚尋題句．憑欄悉遠眸．嘯空宜舞鶴．飛杖欲乘虬．新月城笳動．疏鐘梵唄幽．歸來衫袖窅．攜稿上鳴騶．題東山十二景和潘橡亭元韻八首云．青歸楊柳枝．紅入桃花面．獨有歲寒松．春來自不變．幽閣上層巔．忽然身入海．擬作幻蜃觀．淘波成髮鬟．山居看朝日．飲露還餐霞．蔚然藍靄間．爛漫垂天花．雨來聽其鐙．風度有餘悲．銅鼓本無聲．千秋自靈爽．卓立一屏開．螺黛千松點．蒼翠佛頭深．紅塵豈能染．深柳亂紅橋．澄波挂天影．何來南海潮．吹上西風嶺．翠竹蔽崖背．白雲穿窅窱．提筇入行行．清風散炎歊．谿火猶未明．梵唄生虛室．庭樹何蒼蒼．回頭見落日．右阡云．孤標凌太虛．受氣變霜露．叢木不能附．點綴一切．稜稜表寒谷．子子挺高節．山為仁者樂．世乃太勇洪．那知堅壁中．泉脈出自穴．盧中涵智水．流潤生脊澤．外樸內文明．此岡可觀易．豈徒誇石筍．椽筆書天闕．白水河云．吾吳富水黔富山．有山無水山不活．深林祗覺嵐氣重．多穴繞與狐兔竄．十里一匊泉近果已成渴．涓涓伏流山草沒．縱有清駛無人撥．轉闊忽聞萬馬聲．荒山鐘鼓何鏗鍧．遙看始見白一線．匹練皆驚妖虹橫．兩旁水氣浸石骨．濺跳碎玉煙霏輕．天紳長垂不可卷．白霓歸繫山風鳴．觀瀑亭中頓忘乏．馬翁僕僕進行旌．山靈怪我笑枯渴．獻此血脈流其精華．峯巒穴皆曾到．莫炫怪異欺先生．飛雲巖云．黔中跬步皆巑岏．龍煙接霧如星攢．連岐陟降疲征鞍．苦對荒阜無奇觀．茲巖腹豁誰所剜．流膏垂乳出肺肝．淋淋漓漓狀千般．虎豹蹲立蛟龍蟠．背虬玉蜿

牽紫蘿。遶花倒放孖鷄酒。旌幢華蓋何嫏曼。一峯參嶐對面看。檻外珠玉飛來滿。月潭疎磬隨谷塞。松杉
百道清蔭圍。我遊心曠足力酸。怪此山破精神。究山僧常住無驚歎。具相非相隨人觀。相見坡云。偏橋
東相見坡。行人聽見苗子歌。吹蘆大踏月皎皎。搖鈴時拍聲吻吻。前坡草長苦雅務。（田山種雅務。苗人罷行也。）後坡
石滑愁商訛。（言牛放。）阿孛父。（苗呼。）阿交也。（飲酒。）在前店。阿崇母。（苗呼。）歹鷄也。（坐。）方陟巘。回頭相見不足奇。去去忽然還
對面。山坳固麥（煙飯田之山麥）趁泉流。山前果貸（行路頂之果貸）人不休。鵑啼鷓叫颯風秋。辰溪云。四字城頭丁字溪。沿
溪水閣亘高低。朝來遊漿和風裏。不是桃源亦自迷。一路花枝間柳枝。客來剛是早春時。好山只合船頭
看。若在城中恐未知。羣洞云。三壺在海裔。風烈不能舟。秦皇覺不見。漢武將焉求。物理近可皆。此山卽神
洲。鴻濛未歸繫。激盪成離鏤。一朝變桑田。陸海膠浮鷗。宛如白蓮朵。出放含清秋。上結寶花臺。疎磬鳴松
楸。得非壺公宅。如此遨浮邱。盤旋轉蝸舍。往返閬華不。峰勝附蜷盆。縉佩飛蜉蝣。對岸立蜂哉。冠纓曬兕
甃。湯湯灌古礎。底柱滄溟流。雀蛤以時變。蜃蛟憐其儔。女知吾不化。鼓翅隨莊周。天柱縣云。喜得兒童滿
手踏。遍山穠豔勝桃花。似颺風急延春燒。豁見波明誤晚霞。別有洞天開峰幌。始知黔地蓄丹砂。遐荒近
得陽和沛。萬芴參雲耀日華。（自註天柱峯聳時機水遶楚驛其間多花舊山麓叢紅翠上下俗謂之滿山紅。）四面青山四面樓。一樓高出衆
樓頭。雨餘遙見清江路。欲趁長風駕兩虬。喜得齊雲倚日開。不愁前去有崔嵬。何人便說南天柱。我亦蓬
山頂上來。雪匡洞云。創岸聳傑閣。突兀傍城隈。曲磴盤雲上。朱楹耀日開。遠煙清簿谿。秋色在搖梵。隱刹
閒笙鶴。仙人自去來。元洞何年闢。穿幽透碧穹。暗苔侵古佛。落木響晨鐘。壁淨塵難到。龕深膝可容。有人
詩白雪。題詠最高峯。辛酉秋深。又當瓜代。諸公設餞於此。又題云。看破登山屐。朝來得勝遊。雖環千堞峻。
虹護一溪流。漁艇晴波暖。霜楓落照秋。碧雞何處覓。咫尺是丹邱。筇竹枝爲友。祥舸月是家。六年邊地客。
一席小春花。倚檻臨清瀨。停杯看落霞。遙程計歸雁。萬里愧星槎。序云。一桂以雍正乙卯。奉命督黔學。隨
冬就道。逾大河。歷江漢。刧風欺髮。未暇觀覽。丙辰春。抵湖南。泛舟沅江。花柳爭媚。沿流峭壁。頗覺動人。乃
稿而笥之。俟暇欲爲圖。以副身遊之册。既入黔。則萬山穿鑿。巖壑匡洞。稱奇勝者。不一而足。顧以巡試。匆
匆未暇。及戊午冬期滿。作楚黔十二景一册。友人爭題之。方伯雁門馮公見而攜去。再索一觀不可得。圖
又蒙恩。留任三年。重經所過。如遇舊知。然欲圖之。卒無其隙。壬戌還京師。從禮垣。涼秋夜直。宮漏方永。靜
憶在黔六載。披荊涉險。如在夢中。而林壑在胸。不能去。乃追而圖之。得景十二幀。譬如夢醒說夢。而疑幻。
不妨姑聽也。嗟乎。卽以山水論。圖中所列者。可謂旁人未諸奇特。如圖中者。豈少哉。不遇知己。過而輒忘
已爾。在山水固無求。亦無慽也。然人不觀山水。山水日起而觀人。人之往來於黔山者。豈少哉。是册也。余
將以之爲伯牙焉。故題之曰山水觀我。乾隆八年七月。既望。錫山鄒一桂書於獨樹軒。小山此册。於道光
三年。爲卓海帆少京兆所得。海帆觀余黔中記。遂以贈余。因全錄其册中詩文。以資考證。

龍沙紀略

方式濟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龍沙紀略一卷

國朝方式濟撰式濟字屋源號沃園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是編乃式濟之父登嶧謫居黑龍江時式濟往省因據所見聞考核古蹟勒爲九門一曰方隅二曰山川三曰經制四曰時令五曰風俗六曰飲食七曰貢賦八曰物產九曰屋宇初名曰龍沙紀略考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坦步葱雪咫尺龍沙章懷太子注曰謂葱嶺雪山龍堆沙漠也遂

書匈奴傳曰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孟康注曰龍堆形如土龍身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在西域中又酈道元水經注曰都善國東垂當白龍堆則龍堆在西不在東又漢書武帝本紀曰衛青復將六軍絕幕顔師古注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絕後漢書西域傳曰孝武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幕又竇憲燕然山銘稱絕大漠李陵別歌稱經萬里兮渡沙漠則沙漠逸繞西北亦不在東自劉孝標有賦得龍沙宵月明詩李白有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之句始誤以龍沙爲一地而詩家遂沿爲塞外之通稱式濟記東北之事而以龍沙爲書名蓋沿用舊文之故不知自唐以來渤海大氏遼有諸土已久爲城郭宮室之國豈可以龍沙爲目哉然白山黑水之間古來輿記大抵得諸傳聞即近時修志乘者秉筆之人亦未必親至其地式濟久住于斯又閑居多暇得以遊覽詢訪究其詳悉如辨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土人呼爲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東北受黑

龍江又南受烏蘇里江源注于海因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蓋松阿里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歷二千五百里之遙兩江不得混稱其上游未會時仍當稱松阿里江云云此足證金史混同江一名黑龍江之誤又辨金志宋瓦之訛松花又搜討黑龍江源與塞外入江諸小水及精奇尼江諾尼江諸派亦多向時乘志所未載圖志與圖者所必考舊附述本堂諸詩集後今以所載悉屬地理故析而錄之史部焉

龍沙紀略

方隅

桐城 方式濟屋源

邊荒沿革傳聞異辭黑龍江尤爲絕域古史書而不詳

聖朝大一統之化方隅日廣余備極搜討得梗槩焉蓋自奉天過開原出威遠堡關而郡縣盡外有七鎮曰吉林烏喇曰寧古塔曰新城曰伊蘭哈喇屬寧古塔將軍轄由新城之伯都納渡諾尼江而北曰卜魁曰默爾根曰艾渾屬黑龍江將軍轄皆在奉天府東北

廣輿記載沿諾尼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按後魏有黑水部唐有黑水府府治在今開原縣而今之吉林寧古塔新城隸焉以黑水名者因黑龍江尾也黑水部四至無考今諾尼江在蒙古境內

卜魁站名（土人謂驛爲站）在新城之北八百里距七站或曰大力人爲布庫會有布庫居此故名今曰卜魁誤也或曰有達呼里人名卜魁耕於此或曰元置軍民萬戶府五一曰布固江今卜魁枕諾尼江而布固江未知所在舊站去城十五里地名齊齊哈爾立城後移站於城城因站名官文書皆稱之

默爾根河名鎮城依河西在卜魁東北四百二十里距六站相傳康熙初年掘井得石有奠東耕三大字題唐年號余按唐遼宇不及此且非誥誡勒石語也

艾渾在默爾根東三百四十里距五站一名艾滸言可長也鎮城在黑龍江西岸江之東有舊艾渾城相傳元黑龍衛城也自鎮城西北千一百里爲雅克薩城舊趾過此而西又千餘里今與界立有界碑

按輿表黑龍江將軍境東至海五千里西至喀爾喀界

一千八百里南至松花江八百里北至俄羅斯界三千里據卜魁言也其言松花江指伯都納之左與諾尼交會處俄羅斯自西北袤延至正北爲地甚廣今界碑在西北昂班格里必齊河之東而北有山爲限

考四境元時盡隸版圖明代皆蒙古錫伯達呼里紅呼里索倫散處之

國朝之初悉歸附焉後俄羅斯侵入境內築城曰雅克薩又順黑龍江而南擾呼麻拉康熙二十二年

上命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率舟師由松花江泝黑龍江上流伐之彼自呼麻拉退保雅克薩城大兵於艾渾古城與之相拒康熙二十八年圍雅克薩城攻之急彼遣使閒道詣

闕願請

命解圍聽其去而雅克薩城廢西距千餘里立界石艾渾遂永爲重鎮以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從征軍士自寧古塔遷婦子家焉復於默爾根設參領卜魁設副都統分兵爲協鎮康熙三十二年薩帥以默爾根居兩鎮閒首尾易制奏請移節而艾渾改駐副都統康熙三十

八年復以默爾根地瘠不可容衆奏移卜魁而默爾根增置副都統今將軍仍稱黑龍江者沿艾渾立官之始也

俄羅斯古大食國歷今一千七百一十餘年元太祖與其弟分收地其弟滅俄羅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白爲察罕汗即可汗之稱國仍舊名元入中土沿諾尼江黑龍江置驛蓋與察罕汗通問嫩江岸廢址猶有存者其王都曰脫博斯奇城近邊曰尼布楚城色楞額城納古爾和斯城納古爾和斯有總管駐守入通市者皆尼布楚人別其種曰羅刹訛老鎗又訛老羌

卜魁城之南諾尼江以東鴻恩河以西爲蒙古圖伯特地輿表云圖伯特地東至黑龍江將軍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札拉台界三十里南至郭爾羅斯前國公界一百四十里北至索倫界一百里

圖伯特以南至松阿里江北岸爲蒙古之古嚕蘇地按輿表云古嚕蘇地東至圖伯特界八十里西至本部精國公界一百四十里南至烏喇將軍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圖伯特界一百二十里蓋圖伯特地形纍曲尺與古嚕蘇交錯故東北皆河也

卜魁城西渡諾尼江蒙古扎拉特地輿表云札拉台東至圖伯特界三十五里西至古嚕蘇地鎮國公界二十五里南至古嚕蘇地輔國公界一百五十里北至色衣綠山竿交界余按西至當是科爾沁鎮國公界古嚕蘇界似誤輿表載科爾沁鎮國公地東至札拉特界可證

黑龍江以南圖沁河以北諾尼江以東鄂爾固納河以東八固人索倫地

黑龍江以北精奇尼江源以南使人鄂倫春地其衆夾精奇尼江以居

鄂爾固納河以西庫倫海以北鄂倫斯使人也

庫倫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

山川

卜魁以南至新城數百里皆平漠其三面之二百里內亦無山過北則嚴巒環疊多從興安嶺發脈而溪澗陂湖之水瀦洞於境內者以數百計皆蒙古名莫曉其義最大者三江黑龍精奇尼諾尼也寧古塔志之松阿里烏蘇里二江與諾尼黑龍會爲混同而至境內諸水流

故通紀之江曰烏喇河曰必拉湖曰諾爾海曰鄂模

黑龍江源明一統志云出北山　盛京通志亦祇云出西北塞外今按江源出俄羅斯境其上游爲鄂諾河鄂諾源出安巴在興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爲黑龍江北會尼布楚河經尼布楚城東又三百餘里北流至昂班格里必齊河界碑入我境東北察哈盤峰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流六百里經多斯峰呼瑪拉故墟之閒至額蘇里與精奇尼江合其合處猶未至艾渾數十里也過新艾渾城東門稍東南流經托里爾峰博果里山西北至薩爾嶺峰之北又折而東經茂峰嶺木之間至蘇爾博和河與松阿里江合西北視艾渾城已千里矣江在俄羅斯境內河之自西而東入江者九曰巴爾稽曰阿哈楚曰塔爾巴哈泰曰圖爾泰曰塔拉巴爾集曰特楞曰額克頓曰額倫曰昂依德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三曰布拉克爲集曰圖里格曰渥多

其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西北而南入江者九曰阿集格格里必齊曰阜爾克奇曰昂班格里必齊曰俄羅

曰鄂龍多苑曰烏里蘇曰博倫穆達曰額爾格曰必勒畢也自南而北入江者四曰鄂爾固納河曰穆河曰額穆勒河曰多庫河鄂爾固納爲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滙此而入江者十有一曰依木曰諾爾曰默里爾克曰特爾布爾曰根曰開拉里曰伊寄曰特納克曰魁曰默爾根曰札敦而伊密特納克魁莫勒根札敦五河又滙於開拉里以入鄂爾固納達於江

庫倫海週廻千里在黑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其南有烏里遜河烏爾遜及俄羅斯之克稜倫河皆北來滙

於此由鄂爾圖納達江克魯倫河發源之山與黑龍江
源安巴野家南北相望亦大川也
庫倫海東南八百里內又有鳴爾必海烏蘭海市首里
海以受南北山之水其支河七曰安巴哈爾禪曰伊圖
色楞曰喀爾札布魯克圖曰訶爾訶齊曰西巴拉泰曰
呼魯思泰曰察爾喀各以距三海近者入之而仍由烏
里遜河北注以庫倫爲歸宿
江自蔡哈嶺峰而南也至呼瑪拉城始有支河曰呼瑪
拉河由西北入也其瀦入呼瑪拉之小河四曰塔哈曰

龍沙紀略　七

呼集里曰額勒科曰呼爾其發源多斯峰下者有河曰
模林發源阿拉爾山下者有河曰默勒爾由東北入也
斜與默勒爾相對由西北入者曰庫鼎河又新艾渾城
之前曰昆河梓果里山麓曰孫河入孫河滙流者曰占
河皆由西北入又朱勒德山發源者曰默里爾克河阿
勒爾山發源者曰寬屯河皆由東北入與孫河相射
江自嶽爾喜峰復折而東也峰之左曰尼滿河峰之右
曰哈拉河又茂峰之左曰吉林河茂峰之右曰扈穆蘇
河又有米春河康稻爾河撤對河必占河由東北而入
江者八也又臥龍旗河烏爾嘎爾河錫里穆第爾河西
雅滿河滙尼滿以達於江者也與尼滿斜對曰科爾芬
河過此又有五吉河豪里河富河辛河葉爾博和河由
西南而入江者六也
盛京通志云黑龍江卽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金史
云混同江一名黑龍江水微黑考混同源出長白山舊
名粟末江遼改爲混同江土人呼松阿里江金志載宋
瓦又傳誤松花其流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其與
黑龍會歷二千五百里之遙則兩江不得混稱明矣松

龍沙紀略　八

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折而東北受黑龍江又南受
烏蘇里江滙注於海因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則其
上游未卽於諾尼仍當稱松阿里江也金祖伐遼將攻
黃龍次混同江無舟楫乘赭白馬竟涉世宗大定二十
五年封混同江神立廟致祭蓋神靈所鍾由來舊矣
精奇尼江　盛京通志不載精奇尼形容之詞如云誠
哉是也江源出境內極北之山在察哈顏峰之北南及
千里江形如弓東南流八百餘里合錫里穆第河復折
而西三百餘里至額蘇里與黑龍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東南入於精奇尼江者二納爾秘蘇所
河托喀河也自東北而西南以入者十有七最大者曰
阿爾集曰寧尼曰錫里穆第也其小河由阿爾集以達
者額爾格也烏龍也烏拉喀也由寧尼以達者勒都也
帖牛也由錫里穆第以達者陰鏗也畢沙也陽奇爾也
納喇也鄂爾穆爾科也穆敏也翁額也外此曰烏爾格
曰托瑪曰貝敦烏爾格與江發源一山雙汊並下百里
而合托瑪貝敦發源於都立奇山後迤邐以入而江將
盡矣

龍沙紀略　九

諾尼江卽腦溫江　盛京通志作納尼蒙古謂腦溫爲
碧諾尼意同今呼嫩江明一統志云源出西北邊外不
可考蓋江之在明爲隔膜而一統志載之者第指其與
松阿里合流處故不知其源今按江源出宜呼爾山山
在黑龍江之南與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察克達奇
山之東額勒克爾山之西循默爾根城北門復稍轉西
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東注諾尼者十有八曰東郭羅曰喀諾
曰孤蟄鏗曰納都里曰多布科爾曰謳鋄曰甘河曰雅
窩兒曰諾敏曰必魁曰格尼曰阿倫木曰庫爾奇魯曰
雅爾曰機勒曰哈岱坎曰綽爾曰圖沁也東郭羅發源
于與安嶺與江源斜並遥望水光夾瀉近接宜呼爾山
故與謂諾尼兩源並出也至諸河互有支幹雅窩兒由
甘河達江必臘格尼由諾敏機勒由庫爾奇魯河哈岱
坎由雅爾河圖沁由綽爾河
河之自東而西入諾尼者十有一曰納玉爾曰喀魯爾
曰鄂多曰密奇爾曰默勒爾曰木納爾曰赫魯爾曰默
爾根曰羅拉喀曰納木爾曰塔葛爾也密奇爾由默勒
爾達江木納爾由赫魯爾達江羅拉喀由納木爾達江
又納玉爾喀魯爾之間有湖曰依克車勒克奇湖不通
江

龍沙紀略　十

境之南界松阿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四百餘里經吉
林烏拉城之東又西北流二百里出法塔哈邊折而西繞
曰都納城南西北三而凡三百餘里與諾尼江合其上
游之支河不具載自合諾尼東北流一千六百里北會
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
爲寧古塔其北爲境內地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六曰
拉林曰阿爾楚喀曰非克圖曰奇普拉曰默哲曰呼蘭
皆西北入江而流長者曰伊克河其小河由伊克以達
者曰希喇勒曰博和里曰發爾圖渾又有鄂罕河音達
穆河安巴河皆西北流以入焉河之自北而南入江者
曰呼倫河其小河之由呼倫以達者五曰通恩曰納錣
曰額濯曰額密集曰呼拉庫其呼倫以東河之南滙於
江者曰碩羅曰富特庫曰穆淋曰阿濟格富勒渾曰昂
班富勒渾曰西林曰昂班烏納渾曰錫伯曰昂班呼特
亨曰巴蘭江之北三百餘里有圖海發源汪洋出坎進

龍沙紀略　十一

小河十有三東達於江曰烏穆爾曰哈木奇曰依春曰徹里曰必罕曰窩集曰活曰屯曰洪果曰穆遜曰圖曰哈羅曰阿西克灘

烏蘇里江發源西喀塔山之北在寧古塔之東千餘里歷千二百里北與混同江合將入之數十里東西歧而為二自是東北流合黑龍精奇尼諾尼松阿里烏蘇里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北千餘里內河之自北而南匯入者二曰奇穆尼曰庫爾河之自西而東匯入者十有九曰諾雷布拉布曰克赤曰富達爾塔拉哈曰默爾奇塔拉哈曰格林曰爾根曰科爾古曰卓羅曰多林曰赤克圖哈曰必古曰犀陳曰梅庫曰亨滾曰齊林依曰喀圖密曰約密曰里赤曰法特海其由格林河以達者為多斯密河由亨滾河以達者為喀達烏爾河額密勒河河之自東而西匯入者二十有三曰鼓敦曰巴拉見曰必勒古曰由特曰哈爾集曰希拉河曰粘達哈曰合里曰達幹曰希爾巴希曰納木登特曰哉穢曰約敏曰奎瑪曰夏里曰瑪喝爾齊曰赫勒里曰發停曰器寧曰河科起曰巴喀曰敖達里曰科齊按黑龍江發源俄羅

斯境自西至東凡七千餘里精奇尼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餘里百谷萬派莫不循度朝宗重潤之慶軍號斯同誠哉王會之大觀也

興安嶺一曰新安嶺或曰惠嶺之支絡也盤旋境內數千里縈帶三江之左右為眾流發源由卜魁至默爾根艾渾設驛嶺上巡邊者渡諾尼西北數百里則陟降取道松柞數千圍高蔽日力穿林而行午不見日石色班駁若赴千里畫幅間物有石洞洞中几榻天然如琢行老圖草得之稀少慰焉

察哈顏峰在黑龍江東北隅山形如削壁面西南背東北峭削千尋根插江底土色黃赤無寸草腰巨兩帶深黑火光出帶間四時隱燄不絕大雨則烟焰入雨氣中延蜒波上巡邊者舟過其下續長竿取火為戲兩帶相去數丈許竿止及下帶也山背萬木蔥鬱翠藍異狀雖窮冬不凋

經制

卜魁將軍副都統各一員統八旗旗各協領一佐領五防禦一驍騎校五火器營參領一員值訓練八旗鎗礮

官佐之無定制先鋒營佐領二選於八旗非特設也默爾根副都統一員八旗並協領四防禦二旗各佐領二驍騎校二惟鑲藍旗佐領驍騎校各一無火器營而先鋒營如卜魁制艾渾副都統一員協領與默爾根同旗各防禦一佐領三驍騎校三火器營統於卜魁參領訓練如卜魁制先鋒亦然

卜魁兵二千有四十滿洲漢軍暨索倫達呼里巴爾虎充之艾渾兵一千二百無巴爾虎餘同默爾根兵九百皆索倫達呼里八三城佐領滿洲二十有九又鄂雅喀別部籍入滿洲者佐領三索倫十有一達呼里二十有八巴爾虎四漢軍六計八十一員分轄其眾歲於九月大閱

卜魁戶口二萬有二十七默爾根五千七百三十八艾渾一萬三千有二十四漢軍達呼里巴爾虎兵役以及站丁縣隸皆與焉商賈往來無定亦立冊以稽

三鎮二十驛各千總一筆帖式一丁三十名馬三十匹牛二十頭管驛官二各司十驛一駐卜魁一駐默爾根土人稱為站官

卜魁水師營總管一四品官二五品官一六品官二四品五品六品者猶之佐領防禦驍騎校也皆漢軍為之艾渾官制同而統於卜魁總管水手皆流人充役卜魁三百一十九艾渾四百二十七流人漸多或老弱者則輸役正役曰幫丁水手食兵餉之半故一正子一幫

戰艦舊隸黑龍江者六隸諾尼江者四送於水師營庫八月將軍副都統率水師揚旗鳴鉦鼓使風於中流凡三日

戰艦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就材吉林故吉林又名船廠凡几案氈罽之屬皆附船致之卜魁艾渾諸城

卜魁艾渾官莊各二十默爾根官莊十一莊一十夫夫輸穀十石準制斛三十石草五百束歲歉則計分以減今貯倉者卜魁積十二萬石默爾根艾渾各三萬石卜魁初立城值歲饑將軍沙納海盡發倉穀以賑撥附來珠船以濟布特哈烏喇引罪 入 奏議於來歲屯種還倉請敕蒙古助牛力

上允其請溫語褒之邊人至今感述其事

索倫本名索我羅地產貂以捕貂為役居地詳方隅分八圍共四千九十餘人就用其人為佐領六十九員轄之更設烏和里達依里奇達統焉烏和里達猶總尉也依里奇達為副皆八旗人其在城之索倫兵七十餘人則初設鎮時收入八旗者不在八圍之內亦不應捕貂役

達呼里索倫屬俗謂打狐狸語言與蒙古稍異間雜漢語皆是元代軍民府之遺索倫達呼里諸部涵沐

聖化貢身朝廊近頗以材武自表見有為近侍者遐人榮之

三城兵籍達呼里居數之半卜魁滿洲兵五百八十漢軍二百一十四巴爾虎二百四十達呼里九百二十五齊齊哈爾滿洲兵五百八十漢軍一百二十索倫與達呼里共五百墨爾根索倫與達呼里共九百
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居地詳方隅其成此者闌入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遂編入旗今尤兵者二百四十八即以其人為佐領
三城軍器之散在兵者以時修補新舊相授弓火器貯官庫操練時出之
卜魁官馬千牛千羊萬歲計其孳息均賞三城軍卒獸

龍沙紀略 十六

醫根艾渾各遣人來廳打草役皆腰長鐮背樺皮冠
五月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邊至鄂爾固納河河以西俄羅斯地察視東岸沙草有無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諾尼江指西北過特爾庫爾峰與安嶺涉希尼客河開拉里依木等河草路瀰漫無蹤跡辨方而行斫大樹皮以識歸路默爾根往者亦渡諾尼江西北過興安嶺旋折嶺中其路徑為易識艾渾往者從黑龍江溯舟北上折而西過雅克薩城故墟至界碑　路多蚊如蜂其長徑寸夭無風或雨後更熾行人營處廬帳以納蚊而佑于外常十數蹲下人始得餐驚馬牛流血身股盡赤馬軼覓深草間見蚊高如邱知其必斃棄不顧矣　囊餱懸於樹歸時取食之近爾為捕生者所竊乃埋而識之　渡河伐樹為筏馬憑水以過　俄羅斯居有城屋以板為瓦廊廡窿起層壘望之如西洋圖畫耕以馬不以牛牛千百為羣故於野欲食牛則射而仆之曳以歸邊卒攜一鎌值三四金者易二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
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衙

龍沙紀略 十七

龍沙紀略

江之西官居頭等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緞罽為之秃袖方領冠高尺許頂方而約其下行坐有兵卒監之所攜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易緞布烟草椒糖諸物以去　俄羅斯來文二函一彼國字一蒙古字賣官與商賈名悉載康熙丙申歲來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蓋溯自有城郭人民始也署銜具先代官職於前重世祿也將軍以其文達兵部理藩院
楚爾罕者兵車之會也地在卜魁城北千餘里定制於草青時各蒙古部落及虜人行來通市商賈移肆以往艾渾默爾根居沽亦皆載道輪蹄絡繹皮幣山積牛馬蔽野集初立劃沙為界各部落人駐其北商賈官卒遊人駐其南中設兵禁將軍遣貢卿役始聽交通凡二十餘日
貂產索倫之東北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處者往窺當白滅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即貂穴也伏伺搗之或騖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戕動納于囊係侯其死人歲輸一於官各私識毛色彙佐領處五月將軍至墟場選以貢

龍沙紀略 十八

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等者聽鬻
紅呼里索倫屬俗獸紅狐狸應捕貂役隸八圍之丙
鄂倫春與俄羅斯接壤隸籍者五百六十五八十佐領轄之輸貂如索倫制
混同諾尼諸江汶產珠布塔哈烏喇歲有打珠船來采以貢有珠之河水冷而急以大船夾威弧植篙透底數人持之泅者負袋緣篙而下得蚌滿袋貯威弧中官督剖之未成珠者仍棄於水私采之禁綦於剮篸威弧獨木舟名
打鷹流人役也人歲輸二鷹以海青秋黃為最貴無定數多不踰二十常備之以防追警艾渾默爾根各三十架遣卜魁將軍歲選之
江水始凍縈領以下獵無將軍獵野徒於通鋞河備貢數通鋞蒙古地先期移文告之
正月冰板黃羊乃大集水師營卒水手步獵之梃擊輒中
築城不以土視隰地草土糾結者掘之尺度如墼曰垡塊厚數寸高不盈尺圯則按地分旗修之

時令

龍沙紀略 十九

四時皆寒五月始脫裘六月署熱十數日與京師略同夜仍不能御重衾七月則衣棉矣立冬後朔氣砭肌骨立戶外呼吸頃鬚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溫耳鼻少懈則鼻準死耳輪作裂竹聲痛如割土人曰近頗稱暖十年前七月江即冰不復知有暑也
默爾根山城寒益烈臥炕必為通夜之火更設大爐然薪于側爐稍盡則寒氣入室臥者驚而起矣數益薪始及旦
春夏多風四月下旬草始芽間亦早霜而激風乍寒輒復稱牧馬屆五月乃能飽齧也
雪有遲早卜魁常在八九月艾渾八月默爾根七月
雪不必蓋也晴日亦飛霰或皎月無陰忽起而簸還已封旭光晃漾雪未已也
雪化脩無其漸偶墜三五寸慕以茲卜盡歲
積雪在地氣嚴則潛消而無流潦視所積日益耗而其蹟然向日者仍堅凝如故也
冬月窗壁挂冰皆滿凍樸闔如飾晶玉午後稍與不能作字火炙之與紙俱落春暖乃自消蓋爐炭氣所構

龍沙紀略 二十

也空室則否

秋分之後微霜已降著花減色名爲甜霜更十餘日一霜而百卉皆萎如由湯釜是名苦霜

九月地皮裂

望後月上時與中土異日落月隨上也廿二三夜如中土十八九時

南風則雨不雨亦陰晦北風晴

風俗

族類不一容貌尤殊華人騃從旗者悉爲未化所稱新治者法嚴無所怨畏不敢肆耳官府文案防偷甚謹而無設爲奸黠者又其風之近樸也

一夫力作數口仰食而有餘而炊飪浣滌舂碓之事婦女並習勤者故居人畜奴婢價常十倍於中土奴婢多者爲富以其能致富也

婦偷春婦女皆勇決善射客至腰數矢上馬獲雉兔作羹以餉教兒於窗裂布懸項上射則標懸於背旋迴便捷兒亦不驚

索倫人以射獵爲生挽弓皆踰十石背負縛於樹射能

虎洞身曳之而歸尤善躡蹤人馬有亡失者躡之即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

上元燕神比戶懸燈歲前立燈官閫屬僞名於神前拈之領印後一方之事皆所主文書可達將軍揭示有官假法員之語鄉事扑罰惟意出必鳴金市肆肅然官亦遊觀開印之前夕乃自匿去

臘月八日達呼里紅呼里男婦並出獵兔取腦爲速產之藥

除夕懸弓矢門楣聞相傳我太祖皇帝因於除夕克強敵帝業由此以成故滿洲因亟頌之至今沿爲俗

降神之巫曰薩麻帽如兜鍪緣檐垂五色繒條長蔽面繒外懸二小鏡如兩目狀著絳布裙鼓聲闐然應節而舞其法之最異者能舞馬於室飛鏡驅祟又能以鏡治疾遍體摩之遇病則陷肉不可拔一振蕩之骨節皆鳴而病去矣

多魅爲嬰孩患者形如小犬而黑潛入土坑惟巫能見之巫伏草間伺其入以氈塞突執刀以待縱封坑門然

燈於外魅知有備輒衝煙而出巫急斬之嬰頓甦婦著魅者面如死色喃喃如魅語晝行有小犬前導巫亦能爲除之

病家東草象人或似鳥獸擊鼓作厲詞以祭喧而送之果其首子道曰送鬼

失馬則亟訴毛禱聞於官得馬者不敢匿當官歸之酬以匹布

馬病燃草於路牽馬側立口喃喃作呪詞

飲食

三城之地艾渾爲最產粟黍大小麥蕎麥稗糜稷必卜魁土最宜唯產糜糜似小米而黃即稷也關西謂之稷夏秋間以未熟者入釜炒熟焙以烈日培以坑火碾而炊之香軟可食冬則生碾香稍減

稗淡莖厚而粒即燕麥也其穗下垂如鈴又名鈴鐺麥卜魁人曰移鎮之初此爲常食賦餉不能盈石價倍今之稻米十年內始種廣而鈴鐺麥從賤因根來惟以飼牛馬間取作粥斗得粒三升頗香滑多食作脹達呼里貴之以其易飽也

稻米甚貴販自瀋陽用以待賓客食病者

三城並產蒔麥甘香如雪宜糕餅中土所未得有

卜魁四面數十里皆沙少耕作城中數萬人咸資食於蒙古蒙古耕種歲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則終不破土故歲儉恆多雨後相水坎處攜婦子牛羊以往相度孤立布種輒去不復顧逮秋復來草莠雜穫計一畝所得不及民田之半竊見國家立官莊給牛種一兵卒之力歲納糧十石則地固非蕃而力亦可用今流人之貧無者且倍於兵依而行之則歲徵糧不啻萬計而粜稿之費使皆斂手歸農又策之至善者守土者宜亦計及此也

茶自江蘇之洞庭山來枝葉粗雜函重兩許值錢七八文八百函爲一箱蒙古專用和乳交易與布並行

掃土爲鹽味稍苦色黑去卜魁東西各百餘里地名蝌嘛寺產此三城皆食之白鹽則來自奉天

黃米釀米兒酒閱日而成糜亦堪釀味甘而薄祀神用之取其速成而潔有醴酒之遺意焉

艾渾產蘇子榨油南人食之輒嘔久乃可容也

東北諸部落未隸版圖以前無釜甑罌瓿之屬熟物刳木貯水灼小石淬水數十次瀹而食之兩貿初通時以貂易釜貴釜令滿一釜常數十貂後漸以貂蒙釜口易之三十年前猶以貂圍釜三匝一釜輒七八貂也今則一貂値數釜矣

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柏蓊鬱江冰後作炭者乃往故直賤於冬

貢賦

貢莫貴於貂與珠已載之經制其黃羊野豬雉鹿之獲

於黔者作邊土之物貢宜矣至於盡其土貢厥篚惟錯納於王家即蕞節稃苡之微並宜志懷方之盛焉

海青即海東青出遼東鷹鷂之最俊者明一統志云小而儁能擒天鵝今出黑龍江左右

職雞雉屬出艾渾深山中及札頼特地雌者毛色若灰雄者微赤訛呼黑雞歲捕生者入貢

遮鱸魚類白魚而首銳無骨味若鱸一名鱔鱸一名細鱗歲貢百尾九月棲江濱捕而畜之

歐李子柔條叢生高二尺許花碎白實如小李味酸澁

寧古塔艾渾皆有之

花水出艾渾色赤望之如豆入口成液離枝十餘日輒化為水以蜜收為膏充貢

老鎗菜即俄羅斯菘也抽薹如萵苣高二尺餘葉出層層削之其末層叢葉相抱如毬取次而舒已舒之葉老不堪食割毬烹之略似安肅冬菘郊圃種不滿二百本八月移盆官弁分畜之冬月苞紙以貢

麥六稜而小產諾尼江去皮乾之

蕎麥麪更三四磨者白如雪

艾渾麥麪甘香勝中土所產作餅餌美

白堊如粉入水十餘日制其塗壁不裂

物產

杜實產艾渾小而赤似桑椹味酸

葵蘭蘑菇生卜魁城東草地內七月入市今擱者種屬樾木所立之周遭也木氣入土生蘑故名今因其白色黑關名為花關乃強解耳

老鎗穀莖葉如雞冠高丈許實如栟櫚子深赤色取粒作粥香美

花有蜀葵兔葵蓋參鳳仙長春刺梅金錢土人呼兔葵為鬼臉葵

雀兒花色翡翠似鴛鴦菊而單蒂附橫枝上如鳥之翔

閃緞花以色名似龍爪而小山丹而曲

草芙蓉不知何以名葉細如皁莢花黃同菊蕊視高者亭亭二尺許

萬年菊花葉類草芙蓉色黃枝柔叢密延蔓一本可百餘花或曰即層瓣高麗菊也

高麗菊產朝鮮枝葉類萬年菊單瓣色黃亦相似如虎皮

日奇花類蝴蝶花而小一莖十數花辰收申放數必奇故名葉如萱

萵苣蓮即罌粟六月始花高尺許葉如萵苣單瓣微紅中土人摺千層五色種布之輒變

菊亦畏霜五月茁芽枝瘦弱八月移盆入室臨南窗下十月花大如錢

棠梨郊圃閒有之土人繫綃條於上曰神所憑伏臘祀之有戕其枝者則怒不知何所取義

城南三十里有柳叢生細不及指高不及肩杳亦然無成樹者花小不實土人老死不知鮮果為何物也

藥味有益母草赤白芍藥防風黃芩百合木賊蒺藜甘草車前子麥虋冬五味子薄荷黃精艾渾產黃連然皆雜烟莽中蔘於霜雪無採劚者

羊草西北邊謂之羊鬍草長尺許莖末圓勁如松針數色油潤飼馬肥澤勝豆粟處甚居人於七八月間刈積之經冬不變大宛苜蓿疑即此中土以苜蓿為菜蓋名同也

索倫產馬身長足健毛短而澤

鄂倫春無馬多鹿乘載與馬無異廬帳所在皆有之用罷任去招之即來有殺食之斯不復至

鄂倫春地宜樺冠履器具廬帳舟渡皆以樺皮為之

黑龍江產魚惟鯽一種諾尼江無蝦蟹而魚屬皆備五月魚軍號路長二尺許者值十餘錢六七月水漲則大魚不入網江凍鑿冰取之價十倍夏多鯉冬多鯁鱖味淡而腥

勾星魚鱗斑然如列星長喙漁者間以誓採其口醬之

至死不釋投刃之釜中猶躍躍也腥臊不可食

堪達含騾鹿也項多肉陸佃埤雅云北方有麃形如驢即此色蒼黃無斑角堅瑩如玉中有黑理橫截之錢為決使理周於外一線勻圓週一決於數十角直錢萬錢吳世莊有詩曰膝腫頷端斑鹿角郎當項下剛狼胡可憐骨碎三軍指倚助天山一箭無

沙雞鳩形鵪毛足高二寸許味勝家雞

老鎗雀一名千里紅與雀無異惟頰有紅毛產俄羅斯地至以十一月因而化之炙食甚美籠畜之輒死

無蟻

蚊不入室

五色石產黑龍江諾尼兩江岸通明如瑪瑙紅圓者最含桃或取以飾念珠

瑩青漁人間得之不敢私匿將軍酬以值遣官奏進或弁卒自得之即遣送京師奏其名例得賜綺帛

龍骨艾渾江岸數尺下恒有之或曰龍蛻或曰蟲能論而死者

屋宇

屋皆南向迎暄也日斜猶照故西必設窗開有北牖八月墐之夏始啟

土垣高不踰五尺僅可闌牛馬門亦如閑穿橫木以爲啟閉中土人居之始設門相傳未立城時惟屬其宅之西面爲界

拉核牆核猶言骨也木爲骨而拉泥以成故名立木如柱五尺爲間層施橫木相去尺許以碱草絡泥掛而排之歲加塗焉厚尺許者堅甚于甓一曰挂泥壁

工匠皆流人技拙而直昂土著人架木覆茅婦子合作成之之能匠事者助而不傭

草屋茅厚尺許三歲再葺之官署亦然擾於瓦也壇廟則瓦

卜魁植木爲城將軍公署私第皆在城柵大木中實以土寬丈許木末高低相間肖睥睨四門外環土城累倍爲之周六里西面二門近南者臨水寬廣可數百畝江漲則通流默爾根艾渾兩城皆植木爲之

龍沙紀略終

嘉慶戊辰春三月 邵文涉錫鴞校梓

四庫提要補正

龍沙紀略一卷

胡玉縉撰

式濟字屋源號沃田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是編乃式濟之父登瀛居黑龍江時式濟往省因據所見聞考核古蹟勒爲九門一曰方隅二曰山川三曰經制四曰時令五曰風俗六曰飲食七曰貢賦八曰物產九曰屋宇總名曰龍沙紀略考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坦步葱雪咫尺龍沙章懷太子注曰謂葱嶺雪山龍堆沙漠也漢書匈奴傳曰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孟康注曰龍堆形如土龍身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在西域中又酈道元水經注曰鄯善國東垂當白龍堆乃龍堆在西不在東

又漢書武帝本紀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顏師古注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絕後漢書西域傳曰孝武願長久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幕又竇憲燕然山銘稱絕大漠李陵別歌稱經萬里兮度沙漠則沙漠遠綿西北亦不在東自劉孝綽有賦得龍沙宵月明詩李白有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之句始誤以龍沙爲一地而詩家遂沿爲塞外之通稱式濟記東北之事而以龍沙爲書名蓋沿用舊文之故不知自唐以來渤海大氏已有斯土已久爲城郭宮室之國豈可以龍沙爲目哉如辨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土人呼爲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東北受黑龍江又南受烏蘇里江國注於海因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滾松阿里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歷二千五百里之遙兩江不得混稱其上游未會時仍當稱松阿里江云

李慈銘祥琴室日記云式濟後以被倖公櫬事會封光祿大夫其父登瀛官工部主事康熙辛卯戴名世南山集事發以登瀛之父故學士孝標嘗著滇黔紀聞登瀛坐是全家戍黑龍江是書式濟隨其父在戍所時作紀載詳核有法於山川尤考證致慎爲言北徼者所必需其辨混同江源出長白即松阿里江西北流二千六百餘里始與黑龍江合黑龍江出俄羅斯境興安嶺山之南而金志誤云混同江一名黑龍江又誤宋阿爲宋瓦爲松花皆得之目覩有功史學其名龍沙紀略者四庫提要譏龍沙二字始於後漢書班超傳贊其地在西北不在東今東北自唐以來已久爲城郭宮室之國不得以龍沙目之其論誠確然式濟言寧安城曰東衡之支特盤旋境內數千里則西北東北輻員本相連接又言卜魁（本站名今黑龍江將軍駐此）以南至新城數百里皆平漠是北荒未始不可稱漠且漢世匈奴國境包括東西漠書所稱絕幕固亦兼東西言之耳玉縉案提要譏沃田下脫桐城人三字舍譯誤作何秋濤朔方備乘亦作登譯自注云作舍譯誤也戰中稱以黑龍衛爲元制俄羅斯爲古大食國耶律紀年爲立國之年元太祖長子爲弟所傳斯矜封爲王都以及黑龍江源出俄境克魯倫河爲俄水之類何氏並訂之足補提要所未及

東三省輿圖說

曹廷杰撰

東三省輿圖說

楚北曹廷杰撰

吉江二省舊地現屬俄與東海濱省各處屯站數目

自伯利順松花江至廟爾共五十三自伯利入烏蘇里江過穆棱河口入興凱湖至紅土崖共三十六自紅土崖順電綫道至海參崴西南與甯琿交界抵圖們江合紅土崖北一屯共二十六自雙城子北第一站以東興凱湖入烏蘇里江東以南盡海濱阿勒幹諸地共三十六七自伯利西溯松花江北岸至黑河口即浜黑河東岸北至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處共七十二自外興安嶺東索倫河口向東至沿海渡河盤恒渡河共十二自廟爾沿海順海岸南至因彼納斯竟地方及沿海岸至烏共十餘通共大小屯站二百四十有奇此光緒乙酉廷杰遊歷時按俄圖訪得之數其新屯不與焉

貢貂諸部說

吉江二省舊界貢貂諸部落若木倫一作居烏蘇里江兩岸若奇雅喀喇居尼滿河須若赫哲喀喇居烏蘇里江口下混同江兩岸即今不剃髮黑斤若剃髮黑斤若飛牙喀居額登喀喇東北七八百里若奇勒爾居甯古塔東北三千里又有使鹿部倫春一作一二部又索倫畢喇爾都喇爾打狐狸各部皆分見於宜書圖說特部落遷徙未盡翔實至混同江口之濟勒彌及庫烏中之庫頁費雅喀丹萬陶洛祉瓦狼此三部則從未見諸記載前年游歷該處都之順為詫異因恐於古無徵未審之游歷記內竭考金史濟刺一作吉里迷元史吉烈迷皆在東北海濱實即今濟勒彌地方與庫頁費雅喀丹萬陶洛祉瓦狼各部亦必有可考因按各部所處地方圖之以俟博雅君子取證焉按畢喇爾都喇爾今通稱索倫打狐狸即達呼兒見

中俄東邊界段說

康熙二十八年與阿羅斯分界自安巴格爾必齊河口溯源至外興安嶺東抵索倫河海口其南皆屬中國其北皆屬阿羅斯所立界碑在安巴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訥河西其東順黑龍江抵黑河口復由黑河口順松花江至東北海口凡江以北地方屬俄羅斯此咸豐八年愛琿約也其由烏蘇里江口折而入松阿察河過興凱湖由白棱河口至瑚布圖河口再抵圖們江口其東屬俄羅斯其西屬中國此咸豐十年北京約也至於圖們江口內去海還三十里之處立土字界碑其南屬朝鮮其西俄與朝鮮接壤其北屬中國則光緒十二年勘定

特林碑說

按遼志載甯古塔東北二千七百二十里殿山又稱殿山嘴上有二碑楊賓柳邊紀略載康熙庚午與阿羅思一作斯分界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至威伊克阿林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邊入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略文今特林二碑一刻永甯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甯寺記皆述明太監亦失哈征服奴兒干海及東海苦夷事其小碑之陰有二體字兩旁又各有四體字或即巴海等分界時所刻也

嫩江　陀喇河　喀魯倫河　黑龍江考 [illegible]

嫩江一作妹江又名諾尼江古名難水亦曰那河明人謂之腦溫江又曰忽剌溫江謂沙紀略蒙古謂腦溫為碧諾尼音同發源內興安嶺之宜呼爾山南流一千四百里入松花江陀喇河舊作陀羅河亦曰洮兒河有二源即陀喇河古名帖越河發源烏珠穆沁右翼旗東北之索岳爾濟山東南流數百里會歸喇里河入嫩江太平寰宇記東室韋部落在帖越河之北其水東南流與那河合是也南源曰歸喇里河古名完水發源烏珠穆沁右翼旗東之瑚蘇圖山東北流數百里會陀喇河入嫩江寰宇記完水在烏洛侯國西南其水東北流合於難水蓄中記云完水即烏桓水是也奮烏桓本據今西遼河兩岸及歸喇里河西南地方歸喇里河出其境內故稱烏桓水又稱完水自來史論家俱指黑水為完水又指欽繼河為室建河殊費步步致室建河之名始於隋唐其時大室室韋部落傍河建室而居故以為名寰宇記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瓦部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按俱輪泊即今呼倫池云室建河源出於此是明明指今之喀魯倫河為室建河自發源東流經西室韋大室韋蒙瓦部落俎室韋入俱輪泊又東北流入今黑龍江又東流東南流入今黑河口皆稱室建河始與那河忽汗河下流之水相會又東經南北黑水靺鞨東北注於海紀載甚未能詳通耳按黑龍江本有二源俱發源於庫倫東之肯特山喀魯倫出山之東南所謂室建河額爾河是也鄂嫩河出山之正東一作鄂倫河金元時謂之斡難河是也二河相會之後自古通稱黑水或名室建河今呼黑龍江圖語稱薩哈連烏喇俄稱阿穆爾音

近略木承知此與元魏之烏洛護地足千唐之室韋二十餘部及蒙瓦部凡附此水南北居者皆可按圖而得矣杳喀爾倫河又名臚朐河遼之北境極於此盛京通志乃謂上京臨潢府當在今呼倫布爾車臣汗之間又謂烏爾繳河即涞流河諸家多從之是臨潢府反在邊外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張氏蒙古遊牧記又謂今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會和戈圖綽農河之處有波羅城址周二十里內有三塔久毀疑即古之臨潢府又以史云涞流河繞京三面疑古城當在和戈圖綽農河東岸巴林與阿嚕科爾沁接界處不知遼史曾涞流河繞京三面東入曲江其北東流為按出河所謂曲江即今伯都訥松花江屈曲之處按出河即阿勒楚喀河古稱按出水是涞流入今松花江可知若在巴林地界則入西遼河於史文不通矣攷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太祖取天梯蒺藜等三山之勢於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又祖州天成軍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幅員九里門四西北隅有內城金史地理志臨潢總管府地名西樓遼為上京國初因之天眷元年改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為臨潢府路貞元元年以大定府為北京罷臨潢路遼志臨潢府有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東入曲江其北東流為按出河今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有西伯城亦作錫伯又作席百席北城在陀喇河歸喇里河相會之南岸亦周九里門四西北隅亦有內城陀喇河亦自西北南流繞城三面東入松花江正當屈曲之處是錫伯城即臨潢府陀喇河即涞流河可知已揭竇柳邊紀略席百城在船廠邊門外西南五百餘里凡自船廠往墨爾根璦琿黑龍江者由此按今由吉林伊通邊門赫爾蘇邊門向西北往錫伯城約五百餘里里數尚合而所云西南則非又自直隸喜峯口奉天法庫門等處往黑龍江省則由錫伯過若自船廠往者斷不出此楊氏親歷吉林黑龍江境乃至錯訛若此宜乎閉戶著書者於臨潢龍會甯各著名之區皆影響游移迄無實據也錫伯城東約四百里為郭爾羅斯前旗界當陀喇河入嫩江之處有他虎城周八里有奇門四蒙古遊牧記謂遼置泰州金史上京有他魯河金史上春縣有撻魯古河遼聖宗四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巳未駐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又遼史地理志長春州韶陽軍本鴨子河春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置統縣一長春縣金史地理志泰州昌德軍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太定二十五年罷承安二年復置於長春縣北至遼四百里南至隆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縣一曰長春即遼長春州金史收國元年正月太祖自將親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留羅索尼楚赫守黃龍上自率兵趨撻魯噶城其時遼天祚帝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太祖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太祖乘勝遂克黃龍平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按以上諸說是陀喇河即他魯河亦即撻魯古河撻魯噶城本即遼之長春州韶陽軍治金復置之泰

州邑儗軍長春縣治所在也蓋按北至遼西百里擬之金之北境與遼至遼濶河正岡由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推之今自他虎城東至遜扎保站東北之珠赫城城里本符且陀喇河即喇里河合流之後東南流數十里即分爲二派一南流西岸錫伯城在焉一東南流十餘里又分一支先合南派又東南流二百里至喀沙圖站之東南復合而東流百餘里又折東北經科爾沁右翼後旗南界又東至扎賚特旗南匯爲納喇薩喇池蒙古曰月池也池西南有他虎城爲郭爾羅斯前旗地又東流入嫩江又東南入松花江查納喇薩喇池在他虎城東北數十里今通呼月亮泡與盛京通志所載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縣東北三十五里適相符合故曰陀喇河即撻魯河他虎城即長春州也或問於錫伯城則設陀喇河爲洮流河於他虎城則設陀喇河爲達魯河一水二名於古亦有徵否曰今之西遼河古人於上流則曰潢河於下流則曰遼河古之晉遂水今人於上流則曰葉赫河於下流則曰開原河山水隨地

易名古今未可枚舉何足異乎　按宣宇記完水在烏洛侯國西北本北史烏洛侯國西北有完水此皆誤也宜作西南另有辨

扶餘府　黃龍府　夫餘路　扶餘國考

後漢書扶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三國魏志扶餘去漢元菟郡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新唐書扶餘契丹道也扶餘故地爲扶餘府遼史東京龍州黃龍府太祖平渤海次扶餘城有黃龍見於城上更名黃龍府金史收國元年正月太祖自將攻黃龍府八月次混同江無舟乘馬徑涉遂克黃龍天眷三年改濟州利涉軍以太祖來攻時涉濟故也大定二十九年改隆州利涉軍貞祐初升爲隆安府明一統志龍安一禿河在三萬衛西北金山東全遼志龍安城在一禿河西金山東明設城周七里門四址尚存旁有塔亦名農安今吉林省西北二百八十里農安城在伊通河西二里城基與冊說合西門外半里有農安塔知農安龍安皆治隆安而易其字者也是扶餘府黃龍府即今農安城無疑至金之扶餘路當在今齊齊哈爾城東呼蘭遼北一帶金史扶餘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東至胡里改路一千四百里是也按新唐書云扶餘故地爲扶餘府是渤海平扶餘時以今農安城爲扶餘府獨非扶餘國王城也遼史地理志通州安遠軍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太祖改龍州聖宗改今名統安遠歸仁通遠漁谷四縣金廢州縣併入歸仁屬咸平府遼東行部誌歸仁縣遼史爲安州一統志歸仁縣在遼中府北衛安州金皇統三年改爲縣後廢故址猶存全遼志開原北陸路第一站曰歸仁站即歸仁故縣也據此是歸仁縣即遼之安州亦曰通州後遷軍事扶餘國王城所在知扶餘國應在今昌圖府奉化縣界內不得以渤海之扶餘府混扶餘國也

開元開原考

元史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

服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又其後渤海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元一統志有載長白之山北流爲混同之江三京故國五國舊城亦東北一都會也遼元開元路條曾有射獵有狗車木馬輕捷利於水馬形如弩長四尺闊五寸一左一右雙於兩足激而行之雪中冰上可及奔馬狗車以木爲之其制輕簡形如船長一丈闊二尺以數狗曳之此二者皆行於冰雪中續地理志開元路即黑水府是國元在今黑龍江地面續一統志三京五國狗車木馬云云謂由長白山至黑龍江凡東北濱海諸地皆隸屬元路也狗車木馬今自三姓以下尙仍舊俗又按元初乙未歲立南京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四年更遼東路總管府二十三年改爲開元路是黃龍元於今農安城又非海水之黑水也後徙治開元盛因遼河以東早已劃隸開元路籍爲遼東保障明洪武中改元字爲原於此設開原衛今爲開原縣續史者每以今之開原當元之開元則失之遠矣

庫葉島考

後漢書北沃沮海中有女國唐書日本東北限大山外即毛人國明聖祖志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其郭吉迪即諸勒哥日本萬國史記所阿彼甸本蝦夷韃靼身毛北海蝦夷府本全島皆即此庫葉島也

庫葉島說

按唐書流鬼國南鄰莫曳部明開原志苦兀在奴兒干海東明一統圖東北海有兀列部特林碑有東海苦夷之語吉林輿圖作庫葉島一作庫頁島莫曳苦兀兀列苦夷庫葉庫頁皆國音字也

懷德縣即信州考

全遼志信州原東北至信州三百十里今有城周一里門八土人猶呼爲信州城松漠紀聞由濟州一百八十里至信州北蒙古遊牧記信州故城在科爾沁左翼中旗東南三百八十里據此是今懷德縣治即故信州城也一統志據遼史

信州自是古越喜地在今開原南傳殷全遼志非是誤矣懷德縣今土人遙呼買賣街

八面城即韓州考

蒙古遊牧記科爾沁左翼中旗東南四百七十里有阿拉馬圖城周六里三百步有奇門四一統志謂此城近開原邊外疑即爲韓州城考案盛京通志韓州本藁離國舊治柳河縣爲遼韓州領縣二州爲渤海因之遼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聖宗并二州置韓州東平軍領柳河一縣金因之領臨津柳河二縣元廢明於此置站在開原縣城之西北又案金史遼以河爲名有杞河柳河今改其河即縣界之內遼河外遼河也遼河至此分爲二故有杞河柳河之稱南流近承德縣界合爲一今無杞河柳河惟稱巨流河耳　按道光元年吉林將軍富俊赴昌圖查八面城查辦地畝案件得一出土銅鏡周篆內有斯外昭明光輝象天日月心忽揚而願然壅塞而不泄長毋相忘見日之光三十一字

背面鑄有韓州刺史四字是八面城爲金之韓州無疑

蝦夷島說

蝦夷島即蝦夷國寰宇記蝦夷海島中小國也其人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貢前年遼縣陽傳聞此島於康熙年間屬薩摩藩時人至三姓下松花江南貢貂是蝦夷島今入日本

石碑嶺說

石碑嶺在吉林城西一百十餘里伊通邊門內金世宗碑也碑有葬於濟州之東南奧吉里一語查濟州爲黃龍府即農安城今由石碑山嶺向北偏西行一百六十里至農安是與碑文相符也楊氏柳邊紀略載其墓在船廠西二百里之諢也山川道里不甚懸殊乃謂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豐勝河之間則失之遠矣說詳黃龍府考及得勝陀瑤碑記內

挹婁國越喜國攷

鐵嶺縣南六十里懿路河一作奧婁河通志謂即挹婁國秦漢時有肅慎氏舊地六朝及隋自立爲越喜國唐歸渤海爲興州今設懿路站

得勝陀碑說

得勝陀金太祖誓師之地也攷金起混同江按出水即今阿勒楚喀地方金史太祖十三年始起兵攻遼先次寧江城諸路兵皆會於拉林水進軍寧江州十月朔克其城明年收國元年克黃龍府遂平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此碑蓋大定二十五年追述太祖會軍拉林水時誓師之事一面刻漢文一面刻女眞字不可識舊俗女眞字在拉林河西岸七里距入松花江處四十里舊名額特赫噶珊滿語額特赫勝也噶珊鄉村也今呼石碑崴子另有記

金會寧府攷　即古肅慎白城附

金上京會寧府據金史及松漠紀聞北盟會編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所載道里考之即今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白城故址通志謂在寧古塔城西南其說實本於明一統志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高士奇扈從錄沙林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金之上京會寧府此皆誤也志又謂舊在塞齊窩集左右塞齊窩集嶺上有故城址相傳爲金時關門今張廣才嶺即塞齊窩集綿亘數百里嶺上並無城址則其說尤不足據案金史會寧府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號上京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東至瑚爾哈路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扶餘路七百里東南至率賓路一千六百里南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松漠紀聞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三十里至會甯頭鋪四十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滿鋪四十里至拉林河北盟會編出偸關以東第三十八程至拉林河終日之內山無寸木地不産泉又五里至矩古貝勒寨查女眞人三十九程至館去上京尙十里許亢宗奉使行程錄過混同江四十里宿呼勒希寨三十六程自呼勒希寨東行五里契丹南女眞爲界

也八十里至拉林河行㕔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擔水以行逾河五里至矩古貝勒寨第三十七程自矩古貝勒寨七十里至達河寨第三十八程自布達寨行二十里至烏舍郎君宅又三十里至館此去北庭尚十里會金史所謂萌曹路路卽今三姓南一百七十里小巴彥蘇蘇地方牡丹江西岸古城㕔州卽今溫札僅站東北珠赫城率賓路卽今綏芬河雙城子地方海蘭路卽今圖們江北海蘭河海蘭城自白城按之道里皆合松漠紀聞由城西行渡拉林河北里會寧行程錄由拉林河東行至白城所記道里皆百四十餘今由白城西行十里有土城名點將臺又三十里有土城名小城子又三十餘里有雙城子又十里爲城子又十里金錢屯又三十里烏金屯又十里花園地方有舊土圍又五里過拉林河亦約百四十里路皆平坦衢見甬道形迹知花園地方卽矩古貝勒寨金錢屯卽阿薩爾鋪雙城子卽達河寨亦卽布達寨小城子卽會甯頭鋪亦卽烏舍郎君宅所在點將臺卽當日館客之所再東行十里至白城西門門外偏北有大土阜今呼斬將臺查北盟會編第三十九程至館去上京尙十餘里翌日馬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又一二里云近闕去館纔北百餘步有阜當指此斬將臺也白城西面南面各十里東北隅縮進五里作乙形北縮邊之隅至西城過中之處復有橫城乙邊橫城南有子城方約二里其南面有二土阜對峙各高二丈餘過二十餘丈由阜間北行有高阜七層高各四五尺長約二十餘丈卽宮殿基也兩旁均有高阜南北直向卽兩廊基也外又各有橫亙高阜數層皆在子城內北盟會編宿圍繞高丈餘皇城也至門就龍臺下馬行入宿圍例見卽排閫書白山揚東入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以五綵間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殿七間甚壯額曰乾元殿高四尺許階前作壇方數丈名龍墀據此知子城卽所謂宿圍南面二阜卽所謂桃源洞紫極洞中間卽翠微宮北行卽乾元殿也又金史至獻祖徙居海古勒水始有棟宇之制遂定居於阿勒楚喀之側今阿勒楚喀城東

北二十餘里有海古水卽海古勒也俗呼大海溝小海溝合流入阿勒楚喀河至白城之稱雖史無明文然金太祖實錄云遼以鑌鐵爲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有損壞惟金一色最爲眞寶金之色白完顏色尙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金蓋因建號之初色尙白故呼此城爲白城其時本爲會甯州至太宗始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始號上京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卽海古勒之地此皆可見矣按白城國語呼珊延和屯通志作薩鄂洛城謂不知何代所築蒙古遊牧記又謂卽會甯州故址此與明一統志爲氏屈從錄皆不足置辨者也

渤海建國地方攷

新唐書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渡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郛婁河自固武后封爲震國公其子祚榮建國自號震國王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先天中爲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子武藝立大國字私改年號天寶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據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此爲建國故地曰上京龍泉府實敗日自安東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王城臨呼爾罕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其北經德里鎭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按今烏拉城西北數里有土城呼曰高麗城方里餘當卽粟末靺鞨舊地又按唐有涑州亦當在此新唐書涑州爲獨奏州皆直隸州不隸於府專傳專達也遼涑州以其地近涑沫江得名查所謂粟末水也遼史地志東京涑州渤海置此可見矣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則徙至舊挹婁國境內在今奉天界查其時高麗黃菲支爲亂唐太宗親征不克高宗遣李勣討平之故粟末得以南徙也自萬歲通天丙申至先天壬子共十七年舍利乞乞仲象父子渡遼水闢地五千里以所統爲呼爾罕州應由今奉天渡東遼水至吉林鄂多哩城建國查鄂多哩城在今牡丹江源西岸牡丹卽俟許忽汗之轉忽汗卽呼爾罕之轉與所謂

鄂倫河者乃忽汗河之本名因先天中賜名呼爾罕州始有忽汗河之稱又以呼爾罕海爲衆水所歸故稱海以別之武藝徙上京龍泉府本挹婁舊壤城今稱東京城亦稱佛納和城自鄂多里城至東京城實三百里故曰直舊國三百里呼爾罕海之東也遼考此外距東京城三百里者別無城基可查查武藝於唐元七年稱大武藝始暨號仁安不用唐室正朔故曰私改年號自僭號至天寶末徙上京已三十七年其先皆由舊國徙居顯德府亦曰顯州今長白山西北那丹佛勒城地方新唐書渤海傳上京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興榮六州地理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舟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今由鴨綠江口舟行三百餘里又陸行四百里卽至那丹佛勒城再由此東北行六百里卽至東京城武義於天寶年間徙居龍州不久復從上京故曰天寶中王所都又東北六百里爲渤海王城也按今土人呼鄂多里城爲敖東城其音亦近於鄂哈城又呼阿克敦城似皆鄂舊之轉也

窩稽說

今遼水東北盡海濱諸地凡林木叢雜夏多哈蚋人馬難以通行之處皆稱窩稽亦曰烏稽一作窩集阿集知兩漢之沃沮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皆指此也查兩漢沃沮有南北之分當以長白山爲限在山南者爲南沃沮在山北者爲北沃沮舊志在高麗者非也北史勿吉粟末部與高麗接伯咄在粟末北安車骨在伯咄東北拂涅在拂涅東白山在粟末東南以地理考之粟末部卽今吉林烏拉一帶松花江舊名粟末水也白山部卽長白山伯咄部卽今伯都訥金史作部涅凜皆伯咄之轉也拂涅部卽今甯古塔西南八十里古城俗稱東京城亦稱佛訥和城案遼史東京遼州始平軍本拂涅國城明時有佛訥赫衛皆指此也安車骨部卽按出虎路據通志在阿勒楚喀之西號室部應在今綏芬河以東一帶又有黑水部在安車骨北卽今黑龍江

地也隋唐靺鞨各部與勿吉同唐之渤海大氏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先天中爲渤海郡王始去靺鞨號已盡得靺鞨各部地天寶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都呼爾罕海之東臨忽汗河此爲建國故地曰上京龍泉府亦卽拂涅部地故至今吉林各古城土人通呼曰高麗城蓋因渤海皆附高麗非高麗實有吉林地也

五國城考

按五國之說不一或謂甯古塔東松花黑龍二江合流之處有土城甚大以爲在朝鮮北境近甯古塔有故城在山上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里西至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或謂甯古塔相近街有舊城址五疑卽是也此皆影響之談考無實據查遼史營衛部族志五國部博和哩國鄂羅哩國伊埒圖國伊勒希國是五國自當分居五地必非一處可知今自三姓至烏蘇里江口松花江兩岸共有城基九處一三姓爾郭藟城一三姓下八十餘里北岸國木訥城一三姓下三百五十餘里南岸瓦里和屯卽通志幹里城一斡里城下四十餘里南岸希爾哈城一希爾哈城下約百里北岸有大古城一希爾哈城下百六十里南岸富克錦城一富克錦下約百里南岸烏斯科地方有大古城一烏斯科下一百八十餘里南岸額圖地方有古城一額圖下約五十餘里南岸齊爾林卽寄林地方有古城基攷遼史五國於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鎭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契丹國志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東海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歲歲求之女眞至五國戰鬭而後得不勝其擾北盟會編五國之東接大海出海東青女眞每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接東海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鬭而後得金史本紀景祖時五國博諸部節度使叛遼鷹路不通景祖襲而擒之又遼咸雍八年五國沒撚部謝野勃堇叛遼鷹路不通景祖伐之舍音敗走元一統志開元路三京故國五國城東北一都會也又云混同江發源長白山經胡海建州西五

十里會諸水東北流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又東北注於海明一統志五國頭城在燕京北三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舊傳宋徽宗葬於此合諸書觀之是五國故址不外三姓下九城也攷宋史建炎二年金徙二帝於韓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里四年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查韓州爲今八面城去燕京實一千五百里上京爲今白城東北至三姓五百五十餘里由三姓東北四百餘里至希爾哈城云去上京東北千里似卽徙於希爾哈城也然攷大金國志宋二帝自韓州徙五國城城在西樓東北千里查西樓爲臨潢府卽今錫伯城云在西樓東北千里實卽三姓城與明一統志所稱五國頭城者相合總之三姓當爲五國頭城自此而東乃四國分駐也又按五國城遼隸黃龍府都部署司金隸胡爾喀路金史地理志胡爾哈路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天會六年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八年徙胡爾哈路是也

綏芬耶率賓考

新唐書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遼史東京率賓府興史故率賓國地金史上京率賓路嚳時爲率賓府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里西南至海蘭路一千二百里金史又有蘇濱水一作恤品明一統志作恤品河在建州東南千餘里又訛爲平江又訛爲江平以地望證之率賓蘇濱恤品即今綏芬河也其府路故基即今雙城子無疑

阿卜湖考

阿卜湖唐稱呼爾罕海金稱阿卜薩湖明志作鏡泊河圖語呼畢爾騰湖今仍通呼鏡泊湖通志謂與鏡河即鏡泊非也

牡丹江考

牡丹江唐作忽汗河金稱瑚爾喀又訛和囉噶胡里改又稱布爾噶爾原作僕幹國初稱虎爾哈今稱牡丹江皆音之轉也

肅愼國考

肅愼國者及晉書肅愼國在不咸山北實杭謂渤海王城臨呼爾罕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愼城今東京城西南三十里有古城基傳即肅愼國也唐賈耽曰息愼爲曰肅愼南漢時屬挹婁南北朝屬勿吉隋唐屬靺鞨後爲渤海遼屬女眞地方數千里

長白山考

長白山在吉林城東南六百里國語稱果勒敏珊延阿林朝鮮呼白頭山頂有潭曰他們泊爲鴨綠混同圖們三江之源古名不咸山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肅愼氏之國晉書肅愼氏在不咸山北是也又名徒太山魏書勿吉國有徒太山是也又名太白山唐書粟末水源於太白山是也

鬱陵島 島在北極三十八度五十四分東經十三度三十分

按鬱陵島即古于山國東藩紀要于山國在蔚州正東海島或名鬱陵島輿地勝覽鬱陵島地方百里土地饒沃一名武陵又名羽陵在蔚珍縣正東海中又紀要輿地說江原道下鬱陵島即于山國都後屬新羅東附于山石不蕃土民不堪耕其南有蔚山島有明經略鎬爲敗倭於此境之北倭由蔚珍耕東十里波濤培口地方向東舟行百里至鬱陵島其島東西六十餘里南北四十餘里

對馬島 島在北極三十四度三十分

東藩紀要由朝鮮東萊而南至日本之對馬島水程四百七十里康乾之間島中日人至釜山僧互市其先代日高遷兵皆藉此島太近之故

濟州島說 島在北極三十三度三十分

東藩紀要全羅道南界一島設濟州治之幅員四百餘里初有高梁夫三姓人分處其地新羅法興王賜國號耽羅後事百濟再事新羅後屬於元復還高麗明末爲李氏增置旌義大靜二縣西北爲黑山島宋史由浙江定海縣入洋順風五日可抵黑山按濟州島距海南縣海程約二百餘里

威海

威海在文登縣北九十里有爲長峯口西爲邪慶口皆可泊海舟而長峯口之外有劉公島衣島黃九島對兩夾峙名曰雙島口足避海浪北部陵口尤勝明人於此設衛備倭今與煙臺口一作登州衛天津第一重門戶

煙臺

煙臺在福山縣東北二十里有故城明人備倭設奇山守禦千戶所即此東北有罘地攔連海中之罘島東南有崆峒芙蓉幢子嘗屬各島連峙海中足以遮蔽風浪與奉天金州之旅順遙爲犄角可以泊大艦爲天津第二重門戶

國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

恭査我 朝 天元年發祥在今敦化縣東鄂多哩城興圖作額多力城今通呼敖東城本作呼一作克敦城地方 國號滿洲爲開基之始至 太祖高皇帝居瓜爾佳城舊名赫圖阿拉在今奉天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其時滿洲國五部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棟鄂河曰完顏曰哲陳皆相距不遠天命天聰崇德年間以次削平各部如長白山國屈倫國東海渥集部扑勒察部薩哈連部索倫部 神武 聖功皆足震耀千古者茲長白山嶺二部曰鴨綠江部居鴨綠江兩岸曰訥殷部有珠舍里即松花江上源額赫額因三音額因地方額因一作訥殷即訥殷之轉珠舍里即烏蘇里城也屈倫國四部曰哈達即今奉天海龍輿輝發城其威遠堡門外達城今稱南城子地方乃明之南關哈達也曰葉赫即葉赫站曰輝發即輝發河源之輝發城曰烏拉即烏拉城三部皆在吉林境內東海渥集二部曰虎爾喀即今牡丹江兩岸及三姓下數百里松花江兩岸地方曰瓦爾喀其地自圖們江源抵圖們江口自烏蘇里江源抵烏蘇里江口皆是瑞蓋二部皆屬東海渥集非此外別有渥集部也魏氏源謂東海窩集部三有窩集部瑚爾喀宜至謂瓦爾喀河入鴨綠江濱海兩岸皆瓦爾喀部尤屬支離東海扑勒察部在今伯都訥境東海薩哈連部即今黑龍江愛琿城以下至黑河口兩岸及自三姓音達穆河以下至烏蘇里江口

松花江南岸各地方也索倫部即今黑龍江兩岸及齊齊哈爾全境是

松花江

松花江水道自格林河以下逕向東北入海無折向北流又西北流再折而東南之勢

考定里數

由甯古塔向東偏南行四百八十里至三岔口中間過穆稜河又過小綏芬河然後抵瑚布圖河即三岔口也 由甯古塔西行八十里至沙蘭站東南三十里爲東京城正南三十里爲阿卜湖 由吉林東北行四百八十里至雙城堡偏北爲多 由吉林東北行四百九十里至阿什河偏東爲多 雙城堡正東距阿什河一百三十里 呼蘭廳西北距卜魁六百餘里西南距雙城堡一百八十里東南距阿什河一百六十里 綏化廳在呼蘭東北一百六十里巴彥蘇蘇在綏化廳西方一百二十里西距呼蘭一百六十里 由卜魁東北行七站四百三十里至墨爾根由墨爾根東北行五站三百四十九里至黑龍江站由伯都訥東北偏東五百餘里至卜魁由伯都訥正東偏北行一百六十里至得勝陀由得勝陀正東偏南一百二十里至雙城堡 松花江自三岔口東北流二百五十餘里南岸爲拉林河又二百里北岸爲呼蘭河口又東北五十里南岸爲阿什河口又四百餘里爲瑪延河又一百餘里爲牡丹江三姓城在焉

以上考定里數再按甯古塔吉林伯都訥之處列入經緯度數爲綱山水爲目庶幾圖與地合不致貽笑方家云

吉江二省輿俄交界圖說

吉林甯古塔三姓伯都訥黑龍江墨爾根雅克薩各城議建康熙庚寅辛卯間臺臣奉旨定北極高度列入緯線東西偏度列入經線每方一格畢經緯各一度每度縱橫各當地三百五十里其吉省之琿春阿勒楚喀烏拉拉林長春雙城廳

五常綏賓州伊通州敦化縣等處江省之齊齊哈爾呼倫貝爾布特哈墨爾根呼蘭廳巴彥蘇蘇等處則各以方隅里到通之自安巴格爾必齊河河源循外興安嶺直抵索倫河海口北所豎紅線係康熙二十八年議定界外興安嶺以南屬中國以北屬俄羅斯自額爾古訥河入黑龍江處起順黑龍江入松花江至伯利即瑚烏蘇里江入興凱湖至蜂蜜山南折至瑚佈圖河西南止所豎紅線係咸豐時兩次議定界興龍江以南以西屬江省以北以東屬俄羅斯由黑河口至伯利松花江以南屬吉林以北屬俄羅斯瑚烏蘇里江入興凱湖至瑚佈圖河西南以西屬吉林以東屬俄羅斯所有吉江二省水道皆從湖北督局所刻輿地海緣出圖有里到不合者改之至俄界水道則從俄羅斯地圖參以遊歷訪問實係確鑿故多與舊圖不同

韃說

自黑龍江順江至海濱約六百餘里沿江兩岸居者通稱頭勒頭即齊喇敏也赤雅費雅喀奇勒爾二部人自阿吉大山下至黑勒爾約八百餘里沿江兩岸居者皆不剃髮黑斤亦曰長毛子即額登喀喇也傅達里即烏達哩金史金之撫地封疆東極濟喇敏烏達里諸野人之境蓋指此也

咸豐以前伯利東北黑斤費雅喀俄倫春濟勒爾奇勒爾庫葉奇雅喀喇貢貂諸部歲時於此處頁貂山三姓派員往受賞以烏綾

臥牛河即和羅河 特牛河即多羅河 齊得林河即窩倫林 撓力河即諾羅河

自伯利至阿吉大山曲折約一千二百餘里沿松花江兩岸居者皆剃髮黑斤即赫哲喀喇也

自通江上至晉建本河千餘里舊皆奇勒爾人等所居現經新設富克錦協領統轄

牛滿河即斗滿河　外與安嶺南俄倫春皆服來四不像所謂使鹿部也
鶴愛琿城東南北三面有旗丁四十餘屯杭名段山屯長百餘里寬數十里不
等不入俄界
精奇里江通呼黃河俄名也也　海蘭泡俄名不拉好窩十穀四克一名把拉
云省斯克
額木爾河今稱漠河　博克訥付克俄屯俄人新設兵　哈拉爾河通呼海倫
兒　鐵嶺道東通海傷泡伯利海參崴爾等處西達該國京城
呼雅河即瑚葉河　錫林河今呼西拉河
庫爾布新河即烏爾固辰路　興凱河俄稱海堪
馬得克即趙老背　蜂密山爾姓二城阜路門戶最爲緊要
金史拉必阻嶺枝水保固險阻即穆稜河
巴和里河今呼鄂肯河
自晉達木河順松花江兩岸東盡海中庫葉島各部俱用狗車即狗爬犁所謂
使犬部也
古城即瑚爾哈路　瑚爾哈河今呼牡丹江
拉林河即淶流河
渤海上京龍泉府即國遼金東京路今呼東京城　珠赫城即涂州
三道街即金曲江縣　阿什河即按出虎水　農安古黃龍府　錫馜城即蘇
濱府白城金會甯府　拉發老爺嶺即那木窩稽　阿勒坦額墨勒即大孤山
張廣才嶺即秉齊窩稽　破城子古寶麗都城　伊穆遜即旺清河
長春廳撫民通判稽巡檢一員農安分防照磨一員本郭爾羅斯前旗輔國公
地界向與公旗納租並無徵收設官專理民事歸吉林統轄
昌圖府領縣三懷德奉化康平府屬八面城照磨一員康平鄭家屯主簿一員
本蒙古博王達爾罕王二旗地界向與王旗納租並無徵收府縣各官專理民

事隸奉天統轄
伯都訥同知駐孤榆樹
遼路古挹婁國　葉赫古葉赫國
伯利俄名哈留諾付克
哈拉蘇蘇水路門戶　蘇克蘇城俄名阿瑞巴金
水陸險要
威海　烟臺　天津　大沽口　北塘　旅順　楷運灣　營口　山海關
鳳皇門　仁川　鎮川海口　濟州島　慶興　會寧　小綏芬河　牟窩山
土門江　鳥島　鬱林島　釜山海口　廓爾　通江三姓　伯才　徐
爾留　哈拉蘇蘇　黑龍江　海蘭泡　蘇克蘇城
電綫線路
自旅順至牛莊有金州　復州　熊岳　蓋平　營口

自山海關至牛莊有西林　寨水河　東關集　南道　塔山　小凌河　十
三山　閭陽　廣甯　高平
自牛莊至鳳皇有海城　遼陽　浪子山　甜水　連山　通遠堡
自牛莊至吉林有海城　遼陽　十里河　奉天　鐵嶺　高麗鎮　開原
榆花街站　赫爾蘇　伊巴丹　蘇斡延　伊勒們
自吉林至甯古塔有尼什哈　烏拉　額赫支　拉發老爺嶺　退搏　伊克
蘇　鄂摩和索羅　塔拉　畢爾罕沙闌
自甯古塔至琿春有新官地　瑪爾瑚里　老松嶺　稀奇庫　瑚珠嶺　哈
順　火炊子　穆克穆和　密和占
自吉林至黑龍江有尼什哈　烏拉　金珠　鄂佛羅站　舒蘭河　法
特哈　騰們勒哲庫　蒙古　阿勒錦站　遜北堡　蒿子　舍里　伯都訥
爾磴　新站　古魯　塔勒哈　多爾　溫托琿　特穆德赫　黑龍江省城

塔拉爾　甯年　拉哈　博爾多　喀穆瓦　伊札喀　科喀爾　喀爾喀
圖　庫穆楞　額葉爾　黑龍江
驛
自蒙古向北偏東轉南至甯古塔有騰們勒　哲庫　蒙古喀倫　多歡　蘇
庫里　費克圖　賓州廳　寨勒佛特庫　伊新亭　富爾琿　崇古爾庫
鄂勒國本索　廟嘎珊　三姓城　太平莊　武斯河　小巴彥蘇站　蓮花
泡　三道河　綱鎮河　沙河子　饅頭窩　佛爾濟城
自伯都訥至呼蘭有蟠溝　新站　博爾濟哈　察布齊勒　鄂爾多圖　布
拉克　札喀和碩
自廣甯至奉天有小黑山　二道井　白旗堡　新民　巨流河　老邊
自新民至法庫門有蘇千戶屯
自奉天至興京有噶布拉村　寨菲　穆喜
圖說
輿地之學非圖不明非說不顯非準之經緯度數則方隅里到必多不合湖北
書局所刻東三省輿圖於奉吉二省交界之威遠堡門外一帶吉江二省交界
之松花江一帶皆鹽錯不相接且松花江水道自格林河以下迤向東北入海
無折向北流又西北流再折而東南之勢俄人所繪東海濱省圖又皆詳於彼
界而於我東三省地方則俱從略此圖雖取齊氏水道提綱何氏朔方備
乘張氏蒙古山房所繪測定各處經緯度數列爲大綱然後參合各圖所繪山
水作爲細目似較中俄兩圖爲勝顧於未經測定度數之處不免稍有參差稿
註既成以是質臣管舒明年幸獲正其紕繆更益考訂里數附錄於左以便重
刻更正至圖中各處地方沿革險要因紙幅太隘不能徧爲之說容俟續刻用
公同好楚北曹廷杰識
自日俄構難講邊防者僉以　陪都根本爲重曾大令廷杰嘗奉檄勘

界俄界著有西伯利東偏紀要一書爲議外部余求之見此是編亦勘界
時所作觀其辨證古今雖未敢經生考據家而指陳三省疆里險要瞭
若如親歷其境實有裨於今日兵防屯墾之用蓋有爲今僅存其識略
於後亦可見其用心之勤有前輩專家所不及者光緒戊申夏胡思敬跋

建州女眞考

撰人不詳

陳眉公訂正建州女直考

天都山　臣　輯

王以緒子長
王以純子建　校

按今女直卽金餘孽也　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定每歲以十月入貢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

建州女直考　一

之朝鮮併失印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右衛割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益強恭虐日肆誅之邊備日嚴乞叙貢而董山凡察後皆得襲顧特以報董山讎爲辭寇害塞上又襲破之後其酋完者秃貢馬請與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聚爲

居二十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得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諸夷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搆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不許顧得爲障扞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諭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利其土地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

建州女直考　二

徐以私外好名殺之仍以女許猛酋長子吉兒子歸我內地以甘塞前請邊臣因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堡邊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攏唐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自三十四年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而要其賊邑之勢已成於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淸河邊

外寨宮塔塞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鞑靼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猛酋亡矣那酋僅五千餘騎勢必亡亡則建酋與北虜通矣勢豈小哉且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揖夫北虜善陸戰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賴大海爲阻越乃建酋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由此言

建州女直考　三

之奴酋一日不死不可一日弛履霜之戒也敢考之以俟謀軍國者

跋遼陽圖女直考

自天厭夷德降生
真主北竄胡元我中土始得光天日月之蓋
皇祖另闢乾坤於遜伐之外其德固駕唐虞三代而上之矣乃邇歲建酋以旣熖之灰鴟張跋扈始則詭併部落繼則要挾不庭甚而駸駸乎敢疆也豈唯授鉞者寓目卽荷犁執鞭岩叟敗夫有弗裂眦而呼亟欲顛其壘穴者乎顧不稔察其境之透折不歷遡其類之從滋亦何異望洋興嘆自茲圖考出而虜在吾目中矣跡奴兒哈赤之吞猛酋也假女爲敵餌委妾爲賄貲雖狡黠百出哉無過一狀饞之獸耳我
皇祖不階尺寸一朝而蕩腥羶豈以金甌鞏固

建州女直考　四

之日控弦幾何儲積幾何猛將謀臣幾何而顧難彈一丸哉吾儕食土之毛忠憤横臆然有志窮未之逮唯同志者披圖而起長於謀者輸謀長於力者輸力長於財者輸財共識此黠獸而擒之也庶不孤傳梨之意

天都山臣

陳眉公訂正建州女直考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九五
作者＝
页数＝６８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